叢書集成三編

三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www.duxiu.com

叢書集成三編 第五六册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清

鹿洲初集二十卷㊦自卷七至二十……清 藍鼎元撰……鹿洲東海 〇五六 〇〇一
陶退菴先生集二卷卷首一卷……清 陶貞一撰……海虞三陶 中研所 〇五六 二四五
藝苑古文稿一卷……清 董開宗撰……董氏台大 〇五六 三三九
小倉山房文集三十五卷前附袁起繪隨園圖一卷……清 袁枚撰……隨園 〇五六 三五五
續同人集四卷……清 袁枚輯……隨園 〇五六 五〇一
袁太史稿一卷（又名：袁太史時文）……清 袁枚撰……隨園 〇五六 五七九
小倉山房外集八卷……清 袁枚撰……隨園 〇五六 五九七
潛研堂文集五十卷㊤自卷一至四……清 錢大昕撰……四部 〇五六 六三一

鹿洲初集

下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鹿洲初集卷七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傳

寒支先生傳

先生李姓勝國諸生也寧化泉上里人名世熊字元仲自號曰寒支子少豪宕不羈視天下人讀書無足當意者自經史子集以及秦漢唐宋近代百家靡所

不覽獨好韓非屈原韓愈之書故其爲文沉深峭刻（翔實）雄偉淒麗奧博離奇（文集直以數言括之）如悲如憤如哭如笑如寒泉烈日如暴風雷雨雖非盛世和平之音蓋自稱其（切當）所遇也時當天啓崇貞間金甌未鈌若預知有甲申以後事者每論古今興亡儒生出處及江南北利害備兵（有心）屯田水利諸大要未嘗不慷慨（人無處不留心自然若燭照數計）欷歔惓惓有所屬望柰數奇困頓諸生九試冠同列典闈闥者莫不欲一物色李生爲重竟不可得　大清定鼎閩中尚擁唐王未歸命故大學士黃道周何楷並薦寒支尚志博學徵拜翰林博士辭（高見）不赴反復上書與道周悲憤時事及道周死義走福州請褒卹咋問其孤嫠存沒廬舍完燬輒嗚咽（多情）不置丁亥　王師入閩序應歲貢辭自是杜門絕迹城市有齮齕於郡帥者帥遣某生移書逼入郡寒支復之曰天下人無官者（平情之論）十九豈盡高士來書謂不出山慮有不測之禍夫死生有命寧遂懸於要津且余年四十八矣諸葛瘁躬之日僅少一（高自）年文山（位置）盡節之辰已多一歲何能抑情違性重取羞辱哉時蜚語騰沸勢洶洶不測寒支矢死不爲動疑

謗亦釋寒支既以文章氣節著（承上起下筆力最古）一時名聲大震辛卯壬辰間建昌潰賊黃希孕剽掠過泉上里有卒摘寒支園中二橘希孕立鞭之駐馬園側視卒盡過乃行粵寇至燔民屋火及寒支園其魁劉大勝遣卒撲救曰柰何壞李公居室是時天下人雖盜賊亦知（好不熱鬧）有寒支矣寒支積有壘傀於胷中每放浪山水以寫其牢騷不平之概嘗詣西江泛彭蠡登廬山絕頂追維闖（宗社履于流寇）獻橫行事痛悼欲絕（不能不嘆息于明代君臣）淚下如泉湧不能禁也乙卯耿精忠反遣僞使敦聘絡繹踵門寒支嚴拒之（此等人自然）自春徂

冬堅臥不起（不肯從逆）乃得免寒支自甲申以後山居四十餘年鄉人宗之有爲不善者曰無使李公知也晚號媿菴顏其齋曰但月所著寒支集寧化縣志錢神志史感物感本行錄經正錄各若干卷年八十五以疾卒於家

論曰余聞先生少時嘗單車走泉州出安海潛觀鄭芝龍（看明室有匡扶否氣脉盡否）其意念深矣及唐王據閩明數已終日月出矣熸火不容於不息宜先生之不應聘也（不能匡扶亦必殉節）使先生早年得志癸未甲申間必有可觀者一腔熱血付之清冷之鄉悲夫文章如韓心事如屈志節之清高與管幼安伯仲矣

寒支勝朝遺士目覩闖獻交馳京師盜覆不能不盡然傷心其不應唐藩之聘是知明數已終天命有在不復爲無益之跋涉亦識時務者也至不從耿逆則稍有人心者能之豈足爲寒支異乎竊怪懷宗末造需才孔亟如此人而棄置草莽亦獨何哉

黃太常傳

黃太常名性震字元起號靜菴福建漳浦人也家貧年十二怙恃皆見背煢煢拮据從父子完以倜儻不羈奇之取史傳古文命讀一目數行皆不忘遭時莽伏變起四鄰黃族多遇害幾不免者數四幸得脫自信爲天所生（抱負）必有所用之也客遊三山靡有合困窮益甚然不肯作受憐意（豪傑舉動）人莫能測其淺深慨然嘆曰丈夫生際擾攘當以盤錯顯利器但世無常何孰識馬周吾長此落落乎歲丁巳閩督姚啓聖入漳籌海時軍興旁午才略之士多欲出見所長又聞啓聖虛心求賢可與共事於是仗策軍門進平海條陳十便啓聖奇之與語大悅（遇知己）恨相見之晚每引入卧内談機密促膝借箸至夜分乃出凡練兵遣將用間用奇劃撫機宜無不竭謀盡智動輒有功其出龍虎山復長泰縣奪江東橋小港洲水晶坪諸處招撫五大鎮皆出區畫（有筆）啓聖上其功廷議以同知用奉　旨從優議叙加僉事道感激知遇益思報稱（苦心厚力）念敵勢蟠結浩大非離散其黨羽陰亂其腹心未易猝圖請建立修來

館（妙算）以收納歸誠將士來降者無眞僞胥善待之夏屢美衣車馬僕從炫耀街衢由是海上諸黨多潛來歸順具白啓聖分別授以官可用者竟實用之至者如歸皆大喜（妙用）過望得海上閒諜悉不殺厚賜之恣其往來即用以偵海上事凡敵人舉動罔不知者覘島中良將及所信任腹心有才幹智謀者（此著太狠了累功成之速都在此）或大書其官爵姓氏標之公館餙備供應偵者以爲實然輒陰報海上疑而殺之由是賊人自相疑貳來歸者日益衆一鼓而平十九寨復海澄克厦門金門將帥有利剿者

性震密白啓聖禁（仁人之心）戢安民全活數十萬衆捷聞優叙軍功三十二級加正一品壬戌授北直霸昌道建義學立義塚治悍驁旗丁以響馬賊爲害莫知踪跡密謀隸役中可任者二人陽以法斥去之俾充賊黨（亦爽快）因得悉知賊姓名及其居處出沒以次執縛械送刑部咸寘法政聲大震　車駕幸密雲召見褒嘉　賜蟒袍宮紵寵異之尋擢廣西提刑按察使於署側設省刑所二鍋竈器皿薪米被帳皆備解差犯証至者寢食其中按名分給訊結即去沈冤滯獄多所平反有

崔玉枝一案牽累多人皆久定大辟察其可哀矜者覆訊得實力請廣督吳興祚具疏開釋賴以全活者（解澤弘敷亦一大快）數百人纍纍盈庭爲具酒食給衣服賞賚還家一時呼天動地以爲于定國張釋之復見也計典入　覲

上粵西瘴癘一疏　兪旨嘉納未幾遷湖南布政使清革陋規剔包收詭寄諸弊詢民疾苦用緩咸宜憫長沙郡河洶湧商艘屢淹相度地勢別開一河于側（厥功甚偉）使得安泊楚人以爲百世之利云武昌夏逢龍作亂變起倉卒陷沒四郡人情洶洶廷臣以湖南爲慮

上曰有黃性震在無慮彼佐平六十年海氛何況于此果胸有成算知草寇無能爲晏然如故不數月而賊徒殲滅（綸巾羽扇而指揮之）更修葺書院作興士類正己率屬撫安窮黎瀟湘雲夢間頌聲洋溢翕然稱善治焉辛未春得嘔血疾遂以病乞休優游林下漳浦學宮歲久將傾圮重修文廟明倫堂輪奐聿新置義學田租爲邑士科舉公車之費復建文昌祠敬一亭修梁山鍾秀坊濬泮池傅公河浦自前明以來人文甲于漳郡形家謂雙溪二壩收帶山梁山諸水朝宗城下富庶莫京

後以年久壩壞二水背流氣運稍減今欲興復其故需費二千餘金僉謂非常工役非黃公莫能舉此則毅然起而肩之獨力塡築疏通內河俾諸水仍舊朝宗邑士大夫高其義鐫石學宮誌之家居故在湖西先世所聚族者（希文心事）兵燹後晨星散處一望蒼涼每潸然涙下有敦族立宗之志顧謂所親曰倘得一命之榮施及三黨是余願也甲子司臬粵西遺族子太學生賜旋家董其事鳩工庀石築土堡爲藩籬（井井有條無不周到）俾族衆咸有寧居中立大宗廟以示報本次立小宗廟聯五服之親各置祀田租千餘石以供烝嘗立義塾令闔族讀書其中置書田租四百石爲膳脩膏火之資復置義田租八百石以贍族中冠婚喪祭孤寡貧窮無告者仲兄都司僉書性昂遠居蜀沒巳久遺人挈其家扶櫬歸葬功兄太學生性祥久居粵亦爲挈家旋里授宅分產兄沒爲置祀田凡羣從兄弟之子皆視若（季世所難）己子婚娶田宅次第均分五服皆有分產多寡以服制爲定居鄉由由弗與人爭角卽有犯者亦不校嘗曰君子與小人校不惟不能勝亦不可勝雖勝亦非

也甘淡泊食無重味與鄉士大夫立敬簡堂公約以尚淳風時率園夫灌花蒔竹自鋤採以爲娛每逢勝景偕好友三五輩出郭遨遊芒鞋竹杖談詩對奕有洛社耆英之致（如司馬公歸洛時）巳卯冬名督永定河至京師奏對暢春苑荷 溫綸總理錢糧工料事務河中要地在清涼寺口舊爲沸水衝陷深幾二丈許興工之日以天子命爲文禱告河神次日沙淤數尺不五日衝塌悉平渾河性多不測洶湧恣肆堤幾潰者再三躬督視防護朝服屹立無所畏狂瀾卒安人皆以爲異河道長數百里爲設五里一旗一砲（良法）旗書督工官姓名以專責成有急則施火砲便于聞聲馳赴沿河安置物料省臨時搬運之費日夜奔走勞勸衝冒風雪廢寢食舊疾閒作從子尚錦從旁寬慰曰憊矣稍休息焉瞪目視之曰不强不遠不勞無功任 君國事卽委致其身也庸知勞乎不四閱月大工告竣 車駕臨幸放水一日名見五次慰勞殷渥未幾遷太常寺卿辛巳冬卒年六十五生平好善（此是實錄）出於天性屬吏搢紳有文學皆隆禮待之尤好扶植單寒海寧學士查

昇未遇時一見如舊相識不惜千金資其成立四方名士登門締交或延爲諸子師束脯至以千計如江南進士黃暉烈陶自悅福州翰林嚴宗溥皆所羅禮以訓蒙者時人服其藻鑑卒之日士無論知與不知莫、不咨嗟歎悼謂斯人不可復得云

論曰世無常何孰識馬周豪傑所扼腕也當其遇知已奮風雲不五年遂臻方伯雖馬周知遇亦何以過於斯鄭氏父子祖孫竊居海上者數世地利人和未易猝拔所以離散其手足撓亂其腹心啓聖力也啓

聖得力專在修來一館司館者之功不待問矣運籌決策績在封疆數政宜民聲施金石至其宗族鄉黨之間仁深義篤直與范氏希文頡頏千古豈馬周僅購佳宅所敢望哉士大夫履豐席厚如斯人者不乏試以斯人自比擬吾不知其何如也

排宕激昂沛然若江河之莫禦也當是蘇長公得意文字

月湖先生傳

先生姓陳、名汝咸、字莘學、號悔廬、浙江鄞縣人家居月湖之濱學者因以名之也父錫嘏、舉乙卯鄉薦第一丙辰進士官翰林編脩有文名先生幼聰敏日讀書徑寸年十四通十三經廿一史諸子百家里中前輩以神童目之二十一登戊午賢書（鄭重）辛未魁禮闈選翰林庶吉士丙子夏出宰漳浦浦故閩南劇邑也多詞訟丁糧版籍歲久混淆胥役因緣爲奸弊官民胥困焉先生正己率物勸民親遜設紙皂懲訟師聽斷

明決莫之能欺由是公庭肅然念編審爲賦役大政（先生心[illegible]）非精詳整頓不能使宿弊一清日夜焦心勞思躬自核算編糧均户人丁各歸現在之籍令民自具親供實計丁口產業自立徵户自封投納除户長承管之弊歲省民二千餘金均保甲清屯糧併寺畝除根租行滚單之法使糧户自相催納不用啚差方舉行時豪强不便吏胥陰撓至上官亦爲搖惑勸以勿事紛更先生毅然不可回（惟斷乃成）條分縷析三年而法立弊竇悉除差役袖手胥吏無所施其技民歡樂稱便鼓舞輸

將秋冬之交歲賦全完閈有絲毫逋負者濱海習俗輕生詐語小故輙服斷腸草自盡圖賴先生力懲其弊令當刑者掘草根贖罪或出俸錢以市積堂下燬之革相驗花紅夫役飯食不避臭腐周屍上下反覆諦視以手指按雖仵作謝弗及也（精細）邑多山虎白晝常出攫人捐貲令鄉民多設虎牢復募善射者伏强弩毒矢要之潔誠齋戒牒城隍默相驅除自是虎悉入牢又多爲毒矢所殪值歲旱朝夕步禱夜宿壇登深山絕頂觸龍湫備歷崔嵬紳士行四五十里多不能從先生葛袍芒屨不辭勞瘁甫下山而靈雨四郊霑足人以爲精誠所感云丁亥夏霪雨溪流驟漲高及雉堞南郊廬舍爲巨浸民皆升屋而號先生力疾登城樓與錢數十緡募船拯救又多爲木筏懸賞格每渡一人給錢三十諸生蔡衍鋗黃尚柔皆與錢以助男婦老幼蟻附登城者數千人分糜粥飼之次日復賑以米多方撫恤故民雖災而不害（此亦功甚傳）興文教設義學在邑中者一在雲霄銅山杜潯者三延諸生有學行者爲之師月於初三十八日會邑中士大夫及鄉之

俊彥集明倫堂講經史性理諸書（知見廣淵規模）繭絲牛毛終日論辯酬答娓娓無倦朔望日課時文二詩古文各一浦人士濟濟奮興文章經濟與海內相角先生之教也（功不可沒）大修文廟造祭器樂器俎豆鐘鼓煥然一新雲霄銅山向皆有朱子祠祀典久廢先生以漁船二十戶暨公溪泥泊稅羨充祭祀及諸生鄉試之資東郊明誠書院故黃石齋先生講學之所禿廝寄寓漸忘其故幾爲浮屠窟宅先生撤佛像盡逐僧徒以黃氏子孫主之浦故有教堂四所男女羣聚茹蔬禮佛名曰無爲教先生籍其居爲公所爲育嬰堂西洋天主教流毒至浦將開堂以惑四方之人士先生峻拒之無敢容納有西洋人奉　欽差道經浦邑以好言浼先生（泰山巖巖氣象）繼以威挾先生弗顧屬諸上官爲先生言先生仍弗顧也城東東嶽廟廊廡立功曹祠旁有鬼卒能作祟邑人無識者香燭酒牲晝夜不絕先生命毀其像隸役皆悚愓不敢前先生怒令鞭而碎之村民信巫禱病者輙舁土木神鳴鑼擊鼓採藥以療先生亦厲禁之有奸匪百餘人潛伏七星洞招黨入海發兵追捕

遁聚丹竈山掩擊之走平和山中豎旗集衆謀再至浦先生遣鄉長黃利見密致賊黨（青[illegible]濤）林大札啖以重利誘擒巨魁曾睦及其從蔣卿江貴等奸徒悉散復獲海賊徐容等十餘人搜所剽掠白金二千八百八十兩珍珠四十六顆瑪瑙二顆綺紵羅紗千餘疋洋鐲洋簪盃斝之類不可勝數始知海上巨賊有仁義禮智信與六號徐容卽信字號賊首也細詢行踪直陳不諱併賊中情形作何剿撫機宜言之甚悉先生以所獲金帛悉歸藩庫因條陳撫捕以靖海氛利商船請赦徐容以致其餘黨无幾　當宁遣大臣巡海招撫諸賊皆歸誠惟禮字號賊目尚作海上遊魂耳南靖宵小恣肆督撫大吏僉謂非先生莫能了此交章調宰南靖浦人相率赴會城籲留不可歸取田器塞縣門晝夜環守久之行有日矣民扶老攜幼數萬塞街巷環跪泣曰公毋去活我百姓擁肩輿不得行先生下輿步入李太學家夜半假城守二騎作巡邏者（皆是真）閒道從北門逸去士民追思不巳卽於北門搆月湖（遺愛與他人譽[illegible]做[illegible]者不同）書院塑先生像其中歲時瞻拜靖邑積年逋寇多伏

深山旋剿旋聚或始撫而復跳梁聞先生至相謂曰此漳浦陳公十三年矣善治盜我等出沒彼皆知之將安所逃顧其人長者能自諳歸誠必無患也於是前後數月悉受撫先生開示威信皆革面終不爲盜頌聲大作己丑內召庚寅補刑曹主事辛卯擢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疏陳臺灣事宜及更定命案條例　旨嘉納之除西門外白蓮教訪私雕假印僞造貢監照劄者徐德孚傅雲生等二十四人皆執赴刑部置之法壬辰秋七月聞海賊焚燒營汛舟楫因之熱河行宮上防海事宜一疏蓋先生在閩日久熟（向來通病）悉海上情形又以商船被刼多由沿邊掛號水路屈曲礁嶼錯雜賊船遂得截刼于必經之地而當事皆以掛號稽查爲良策商民苦不能自達先生至艮始痛切言之沿海數省利賴焉是日在熱河復陳弭盜事宜一疏　旨皆嘉納　賜克食鹿條魚脯小菜慰勞之是冬海賊陳尚義遣周錦赴兵部求撫先生謂尚義必係禮字號賊目陳老大當年海賊徐容稱此賊久在海上肆刼今就其求撫請率舉人候選知縣

阮蔡文千總王三駱南左其彪等往鐵山鳳城島入海撫之　諭旨慰勞以風濤不測但駐鳳城着蔡文等坐船前往不必親自下海復以兵部郎中雅奇爲副未幾颶風大作駱南等船飄失無踪蔡文一船飄折大桅先生馳至天橋廠遣舟往會文南等俱至盡山花鳥遇陳尚義并其黨百餘人（海波澄矣）皆招致詣京師明年春正月擢通政司右叅議尋遷左叅議夏奉使入楚祭炎帝臣農帝舜有虞氏陵及頒賞楚省綠旗兵丁先生自裹行糧不擾地方官一絲一粟之境卽頒賞賚不忍多擾驛遞隨至隨行湖南山川險峻或請僻遠營汛可調官代領給發先生艴然曰　王命屬我何敢憚勞披星蒙霧卽峭壁危崖馬不容騎輿不（留心經世）容肩者亦必捫蘿附葛徒步而行且遍訪紅苗窟穴情景利弊以籌撫乂久安之計祭二陵皆跼誠盡敬見虞帝寢廟傾圮捐貲屬令脩葺陵逼諸猺峝峝長（知體王命國）率男婦百餘人拜謁男帕其首擊長腰鼓吹笙嗚嗚舞蹈而導婦女辮髮纏三小竹于髮爲椽繡紅絨布覆其上連袂而歌爲靡曼聲譯其語乃蜜蜂飛來千

文高纍王子孫在山好等句先生因改著竹枝詞四（得天使體）章備揚　天子萬年太平有道使之習而歌焉楚使告竣遷鴻臚寺卿又遷大理寺少卿甲午春三月奉命赴甘肅勘視荒災見饑民襁負蜂擁皆鳩形鵠面鶉衣百結餓殍縱橫先生目擊傷心不復茹葷飲酒會同陝甘督撫發倉賑恤尚慮窮鄉殘黎或未遍沾（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實惠徒步郊野汗淚交并時值癘疫炎蒸遂一病不復起以四月二十五日卒於固原之海都喇嘛畱之（慘然）際語不及私惟恨饑民情形不得上達地方有司檢視其橐衣一襲錢一緡而已年五十七所著兼山堂遺稿漳浦政略行于世

論曰先生出宰十四年入於人者最深一生事業此爲顯著宜漳人之尸而祝社而稷之也固原訃至自士大夫以及農工販豎莫不咨嗟太息刑牲設醴奔哭于月湖書院數十日不絶復劇金置田春秋饗祀事之若私親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先生可無愧也已立朝日淺措施未暢使天假歲月共經國遠猷必更大有可傳者惜夫

討核樸老不必造作經營而先生鬚眉躍躍楮上併一生精神心血俱爲寫出良吏之才非時賢敢望項背

儀封先生傳

先生河南儀封人姓張名伯行字孝先號敬菴諡清恪學者稱儀封先生從所居邑名之也先生七歲入小學恂恂有儒者氣年十四丁母喪二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康熙辛酉舉于鄉乙丑成進士讀有宋五子（後來）（許大本事皆從此處立定腳跟耳）之書以聖賢爲必可學辨義利闢異端墜緒茫茫有毅然搜紹之志一時學者歸重焉壬午官內閣撰文中書甲戌改中書科中書舍人是冬丁父喪越三年（提講學）建請見書院于邑之西郊與鄉人士講明正學奮興者甚衆己卯夏大雨北關堤決水汎濫入邑中居民憂之先生募人夫囊沙土塡築得無患總河張公鵬翮異之題赴河工効力以勞績懋著遷山東濟寧道（提賑饑）値歲荒傾家財運穀以賑并載錢及綿衣數船分給凍餒者俄有旨賑濟先生奉檄賑汶上陽穀等縣以擅動倉穀數萬石將挂彈章因申辯其略曰賑濟乃奉恩旨非本道敢于擅動也動倉穀以推廣皇仁非希圖名譽救濟饑民非私侵肥己也使奉旨賑濟不動倉穀坐視各州縣之流離死亡而不救倉有餘粟

野有餓殍本道之罪其可逭乎昔漢汲黯過河內以便宜持節發粟賑貧民武帝賢而釋之今本道以擅動倉穀題參理應順受第恐將來山東各官皆以本道爲戒視倉穀重民命輕害有不可言者矣事得寢在濟四年多惠政於河務尤所盡心濰河每當秋溢淹民田數十萬頃先生疏濬弘深又築五岔口使鄆城等十五州縣皆安流士民至今尸祝之啓利運閘注水南旺糧艘得遄行遷江寧司臬

聖祖南巡以先生爲江南第一（伏）清官遍問大學士督撫以下皆推奬無異詞天顏大悅曰汝等何莫保舉朕保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主臣相知一生事業基）朕爲明君若貪贓壞法天下笑朕不識人（于此矣此是篇中大關鍵）至松江授福建巡撫入閩值旱荒疏請動支庫帑貿米賑濟（賑饑）民得不饑而永安漳平無賴陳首魁吳海等煽誘愚甿竄山谷爲孽先生密諭漳守趙完璧撫平之褒廉糾墨訪猾吏奸胥之爲民害者悉中以法由是訟庭一變教化大行崇獎孝弟嘉惠農商置社倉興積貯建鼇峯書院（講學）延九郡一州才品卓越行誼端方之士讀書談道其中爲明體達用

之學設藏書樓置古今經籍四百六十餘種膏火之資捐創獨厚視山左時所建清源夏鎮濟陽數書院（帶補一筆手法絕妙）又迥然不同矣福州有所謂五帝者瘟神也廟祀遍城鄉士人惴惴崇奉先生悉毁之或改爲義塾祀朱子核省城尼僧令所親贖回匹配其崇正闢邪多此類云在閩三載風聲日上當宁以江南重地移先生巡撫江蘇庚寅春抵任適維揚一帶荒歉疏請海高等十三州縣暨徐州乏食軍民設法賑救（賑饑）又以江蘇等屬帶徵災漕一年完年半之租民力有所不贍請暫緩以紓其困皆報可上動帑平糶疏與閩事後先一轍但拜疏即日舉行謂臣因災黎窮迫恐俟命下部文往返遲延時日專擅之罪伏望鑒原占嘉納之（持）是夏赴常州會審欽件多所平反與總督不合總督者噶禮也（提鄭重）性奇貪以先生抗吭未敢動先生直己行道興除舉劾如恐不及噶禮惡之每掣肘不得行所志先生以疾辭請解任奉旨張伯行操守清潔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蘇重地不得以衰病辭因勉强復視事辛卯秋江南大比物議沸騰姑蘇士子迎財神

入文廟事聞詔尚書張鵬翮出偕江南督撫案驗先
生奉命如揚州會鞫（性力形害）弊端畢露總督故驕橫張威勢
欲過之衆慹視莫敢攖先生奮然上疏劾督臣抗旨
欺君營私壞法請正國典以彰公論其略曰
皇上臨御以來內外臣工罔不奉法兩江督臣禮受
豢養不爲不久蒙委任不爲不專稍有人心自當仰
圖報効不謂督臣自履任後文武屬員逢迎趨附者
罪跡昭彰亦可包荒藏垢守正不阿者雖廉聲素
著難免吹毛索瘢此在聖明睿照之中無容臣再爲

贅瀆可異者江南今科鄉試盛傳總督通同監臨提
調攬賣舉人臣以督撫藩司皆朝廷大吏豈有喪心
病狂至于如此之極迨後榜揭不公主考臣左必蕃
疏內有或發督臣嚴審之語又聞總督要銀五十萬
兩保全無事臣雖未敢遽信固已心竊疑之及奉旨
會同察審則舉人程光奎吳泌供稱關節是實藩司
書辦李啓供與家人軒三買賣舉人是實督臣大怒
不容直言臣再三勸解歷詢諸犯皆有確據及提訊
軒三語多曖昧事涉督臣夫國家設科取士以供將

來任使必科目之中有正士斯朝廷之上有正人我
皇上諄切訓戒以期風清弊絶不謂賄賂公行自有
制科以來未有江南辛卯之甚者奉命徹底詳察而
督臣必不肯詳察奉命嚴加審明而督臣必不欲審
明推其抗違　聖旨始終庇護之故則以前通同監
臨提調攬賣舉人以後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之
說情眞事實不爲無稽之浮論矣其欺君壞法之罪
督臣雖百喙奚辭若不請旨解任一併發審則通同
作弊之人爲奉旨察審之人眞情何由得出國法何

由得伸哉故自督臣震怒之後至今要犯一名不能
提眞供一句不可得皆由督臣驕橫之氣足以震懾
人心臣實有欲提不能欲訊不得者不得不大聲疾
呼煩瀆聖聽我
皇上明見萬里無微不照而督臣敢于欺
皇上
皇上待督臣高爵厚祿何等隆重而督臣竟忍負
皇上擅作威福賣朝廷之官賣朝廷之法復賣朝廷（正氣羽勃滿紙風霜）
之舉人惡貫滿盈兩江之人知之在朝之人知之天

下之人無不知之祇緣權勢赫奕莫敢攖其鋒以貫
禍臣非不知此言一出天下之人無不爲臣寒心但
臣自念一介豎儒倏補中書數年之閒超遷巡撫受
恩之深無過于臣圖報之難亦無過于臣故在督臣
敢于欺
皇上負
皇上臣則斷不敢顧慮身家畏避權勢同爲欺君負
恩之人貽譏天下後世是雖言出禍隨亦所不惜況
臣之功名予奪出自朝廷性命死生亦有定數督臣

雖甚殘險亦豈遂能加害無辜臣又何憚而不言哉
仰祈
皇上大奮乾斷將兩江督臣禮解任發審俾狐鼠之
輩失所憑藉而承審之官亦無瞻顧庶眞情得出國
法得伸振千古之綱常培一時之士氣除兩江之民
害快四海之人心將見天下後世咸仰
聖主除奸燭弊之神明億萬斯年永享國家賢良喜
起之福澤矣疏入噶禮亦誣先生他事以互訐俱解
任詔遣張鵬翮赫壽並案之士民聞先生解任罷市

轂業扶攜集公館號泣失聲環當道籲保畱倉皇奔
走數十日山蔬野品各持獻不受則膝行前曰公在
官止飲江南水今將去無却子民一點心固跪弗起
先生亦弗能遏也五月審案上以先生所劾全虛例
革職治罪噶禮免議部覆如之詔尚書穆和倫張廷
樞再出確審審如前覆奏部議又如之
聖祖以先生爲天下清官第一此議是非顛倒命九卿
臺諫矢公據實再議九卿持平上
聖祖復諭曰治天下要于至公朕御極五十年諸事以

公心處之張伯行居官清廉天下所共知噶禮操守
朕不能信微伯行在彼江南將削半矣朕自幼讀書
研窮性理如此清官不爲保全（保全正學）則讀書數十年何益
而凡爲清官者何所賴以自安乎初次遣官往審被
噶禮制定再遣往審與前無異汝等既係大臣知張
伯行清官當會議時何無一言及朕有諭旨始同聲
贊其清亦已晚矣汝等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
正人無所畏忌則海宇享昇平之福翼日命先生仍
畱原任噶禮革去科場作弊諸人[illegible]亦正法有差方

是時噶禮聲勢蟠結浩大舉朝莫不悚息而先生孤（復前提句呼應全神越振）
忠獨立自分無救不意當宁撥曀霾而揚日月得至
于斯也江左士民歡聲遍郊野牓于門曰（寫得聲光爽爽）
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結綵拜龍亭呼
萬歲者至數十萬人復有數萬人赴京師暢春苑跪
疏謝恩願各減一齡益 聖壽萬萬歲以申眞實感（帶一筆妙）
激之誠而閩省士民亦不謀而合若赤子之慶父母
也先生念有宋五子發孔孟之藴于千載不傳之後（再提王學）
使聖道如日中天其所論說足配六經語孟因輯粹
精可誦者爲訓詁詳釋以示後學號五子書集解又
作續近思錄廣近思錄皆獻之于朝所建紫陽書院（插帶妙）
集諸生講論正學規模次第如在閩時極江左人文
之盛鎭江故濱海承平水師戰艦多入主者囊或寮
驗以民船支吾聽點無所別先生條陳海洋舟楫分
營哨商漁編列號數又奏免揚州落地稅民皆稱便
先是奉旨出海搜捕逸賊鄭盡心等與蘇松提鎭查
緝防範先生慮海疆任重勤愼有加動輒奏聞同事
慍之甲午乙未閒以奏報張元隆張令濤等海案詔

尙書張鵬翮之江南按驗劾狂妄自矜解組嚴訊擬
置極刑羈候鎭江城隍廟中俟朝命先生讀書著述
晝夜無閒纂脩四書周易正宗爲子姪講解經書積
有講義數十篇置死生度外俄奉命進京陛見當事
者以同知胡某監之行仲冬二日渡江自瓜州至維
揚父老數百人焚香拜岸上士民夾兩岸隨舟行四
十里不絕乞暫停一見爲胡同知所格弗得近越日
過邵伯高郵亦如之至淮安總河來會見先生所乘
舟朽蠹將潰敗大驚曰曷坐此若渡河洸爾以己舟
易之行暮將泊淸口胡同知不許督舟子乘夜渡黃（摹寫小人情狀可爲寒心）
河急雨怒風周天如墨濤浪湍急人對面不相見皆
曰命畢矣然不得不行俄而雨霽浪靜星斗燦爛如（光景如繪）
晝遂渡黃河舟人皆大喜相慶賀先生亦不以爲意
也至京召對乾淸宮明日召講民可使由之一章復
召講太極圖說糶倉塲總督發倉平糶貧民得沾實
惠奏請設立社倉依朱子社倉法增損條例十六欵
奉旨赴永平經畫社倉事宜丁酉典順天鄉試晉少
司農辛丑主禮闈所得士來謁必告以聖賢之學不

可汨沒勢利實心報國無負科名河南馬營口決條
奏黃河水勢情形旨嘉之冬十月以母病乞假命于
臘月旋京便道閱河南武陟決口壬寅春召赴千叟
宴畢賜坐諭羣臣曰汝等皆大臣大臣職分當仰體
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爲巡撫是眞能以百姓爲
心者也後召對澹寧居論事久暈眩色變命大臣扶
掖以出
皇帝嗣位體恤舊臣眷注逾格外會議大政保舉大
員皆命同親王大臣在乾清門預議晉秩一品封三

代廕一子員外郎未幾遷禮部尚書先生以濂洛關
閩五子書集解進呈
上親書禮樂名臣四大字賜焉復進續近思錄廣近
思錄及宋儒文集數種皆蒙嘉納凡朝端衡文如搜
羅鄉會遺卷考試官生翰林咸命按閱祭祀大禮如
郊壇視牲辟雝祭告向皆王公大學士之事悉命先
生行之丙闕里一役追封　先聖五代命以便道旋（堆砌）
省家鄉尤異數云錫賚便蕃有加無已緯冠蟒袍錦（得妙崇光榮耀）
綺珍玩龍飛鳳舞之書玉振金聲之文松花之硯花

金之扇西洋之鏡內造器皿囊香之飾繹絡頻頒炫
黃于道以及南方鮮荔西域異瓜大內新棗參苓茶
膏時果節物鹿羊雞魚天廚之饌罔不充牣几席滿
車滿家每召進乾清宮以年老諭旨免跪嗣後請安
諸事多以不能久跪免勞頓或奏事跪久輒命內侍
扶之起雍正三年春二月十有六日以疾卒年七十
有五歲遺疏請崇正學勵直臣爲千古第一首出之（一息尚存）
君綿萬世無疆之福無一語及私家事
天子悼之遣王公大臣臨奠加太子太保全禮葬祭

謚清恪於邮典常例外加祭一壇詔舉朝公卿臺諫
咸臨其喪及殯亦如之所著有困學錄續困學錄五
子書集解近思錄集解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居濟一
得學規類編家規類編道南原委伊洛淵源續錄性
理正宗正誼堂文集凡若干卷藏于家

論曰先生之於學可謂醇矣流俗滔滔沈溺滅頂科
舉訓詁詞章皆謂之學彼其志不過取富貴利達而
止去聖人之道遠也或稍自振拔無賢師友之撤其
障蔀又不免陽儒陰墨近似亂眞爲學術人心之害

悲夫先生自幼毅然以聖賢爲必可學志趣固已不侔崇尚程朱薪傳獨正排異學之爲程朱（結出要領）難者大聲疾呼欲與天下共正之即治水賑饑刑兵錢穀紛呶糾錯之會以及坎陷交訌死生危急之秋罔不敬業樂羣守道自娛所謂造次顛沛於是者乎自古大儒罕竟其用先生際兩朝明聖極千載一時之盛與伯彝后夔爭埒矣

崇尚正學是張公一生得力處篇首提明全文線索在于入後絲聯繩牽處處不離其母備極結構

之精

曾叔祖孝廉玉書公家傳

公諱銘璽字玉書福建漳浦人家貧落魄以族兄侍御紫濤公占籍粵東之普寧往依之遂家於普性好讀書立志節（本領）爲人冲雅無疾（涵養）言遽色弱冠補弟子員登順治辛卯賢書潮帥郝尚久叛聞公名使人召致之公蹙然曰作亂（嚴正）也此豈可哉其人曰非也復明耳公曰我天朝舉人不知（不迫）其他固强之弗赴人還報郝逆怒遣其黨以兵蹙之公守義不屈集鄉壯（自分必死）據守東山寨賊晝夜環攻寨破（忠烈）死焉闔門皆遇害鄉壯同死

者（忠義俯感）八十餘人子士旌在外得免邑人哀之

論曰公守義嚴正而詞氣不迫眞可謂冲雅矣出之以和平行之以果決至于闔家殉難鄉閭手足亦皆視死如歸抑又何其烈烈也名敘于城庶幾無愧

不爲激烈怒罵卻能殺身成仁此學養功深見義明決者文亦簡淨逼肖

叔祖宜侯公家傳

公諱忠字宜侯福建漳浦人也生有膂力讀書知大義能孝於親（平日居是孝子）配孺人卓氏尤盡婦道宗族稱之所居村曰墩內在萬山之中故有虎患歲甲子有巨虎奇橫往來百里內傷人不可勝計臘月十二日抵某社爲伏弩所傷甚憤（一憤字生出許多事）四顧無人跳踉大叫聲裂山谷所觸草木皆糜爛直奔墩內村過土地神廟張牙舞爪（虎發）齩泥像（狂矣）碎之居民閉戶懾息莫敢有出聲者公父元章公叔父裕公（所以甚叉）比屋而居時漏下可二鼓皆已熟睡虎既碎土地神猶咆哮不肯已衝撲附近人家倒其門攫二豕啖之裕公夢中大喊虎怒撲其門以世居山中防虎患門內植兩柱衛橫木擎之（極寫門之固以見虎之橫）虎竭力衝撲不可入裕公恐益大喊虎聞喊聲益大怒狂跳登屋破瓦桷直下斃裕公糜爛其體公父元章公聞弟有虎患發聲助喊虎復狂跳（竟是飛虎）破公屋撲元章公仆地公持長刀（更勇）直前鬬虎卓孺人携杵從之虎舍父撲公公舉刀刺虎中其咽喉刃入腹中三尺許拔刃不得出手餘脫柄虎負痛復撲公孺人從後抱虎（不顧性命亦見大力）雙手搤虎頸虎內既重創不能自脫公持手中柄連擊數十惶急中卒無以斃虎孺人呼曰斧（神清氣定）公急從門後取斧竭力連劈之比雞唱夫婦氣力皆疲瞪目熟視則虎已（快暢）死矣急視父尚臥地呻吟乃共扶入寢所以藥敷治之天明村人屠虎得肉二百有餘斤越翼日元章公竟死公及孺人哀痛激切喪葬悉如禮觀者莫不下淚里中父老士大夫謀欲白其事於令長（應請旌表）請以上聞公泣且謝曰忠不孝獲罪於天致使父叔喪於非命忠雖苟留殘生此心已死久矣若又因以爲名（大孝純孝直是聖）是幸災而樂禍（賢學問）忠尚得爲人類乎敬謝尊長切勿復言殺虎事諸父老持之再三公辭愈益力僉曰姑置之無傷孝子心也天道有知大節（亦是）豈終泯沒尚留以有待焉公長於韜略後爲武諸生以卒

論曰哀哉宜侯公之爲孝子也非獨公之賢卓孺人尤不可及矣舍生救父避旌表以爲名幸災樂禍數語聞之而不墜淚者非人也當殺虎時鼎元幼未能知後十七年從族兄唐民先生受業始得其詳距今壬辰秋又已十有三年矣家乘未登懼將湮沒不揣

固陋粗爲敘次以俟載筆者採擇焉幽光潛德歷久彌新公雖不欲以孝名而名卒不可掩人亦何靳而不爲孝哉

敘殺虎處亦如鉅鹿之戰觀者股栗矣摹寫入神淋漓盡致殆顧虎頭王摩詰之畫乎○孺人呼曰斧筆法從史記荊軻獻地圖來妙妙

叔祖福建提督義山公家傳

公諱理字義甫號義山福建漳浦人少桀驁自大不屑與羣兒偶長益卓犖偉軀幹虎頭燕頷巨目豐頤口可容拳力舉八（繪出英雄圖像）百鈞足追奔馬曳其尾倒行刀盾鎗砲靡不精絕時拊腹跳叫曰丈夫不封侯拜將非人也年十六無以資生或勸之業染笑曰君子固窮吾姑試爲之設缸置靛收里布躬染濯一日遇族叔贊皇于道見手青問何爲以實告贊皇怒舉扇撲其（激厲之）額罵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立功萬里外作此不肖可鄙公瞿然歸持斧擊（爽快）靛缸破之集族中雄健者十五人謀曰我欲爲國家出力顧世莫我知無尺寸憑藉今海寇盧質（亦是正論）擁衆岱嵩井尾間荼毒生靈我與若往殺之官以我爲能必聞於朝用我矣皆曰善遂行出洋尾橋招邀得五十人至岱嵩屯駐盧質居井尾隔一江遣二小賊遊巡公傳（閒場奇特）言吾欲與質鬬令質來質聞率衆三百至公虓然大笑曰人言盧質英雄僞耳質曰若何名公曰豈不聞藍理質曰乳臭耳（數語調）吾安得聞之公曰吾素聞若勇今始知若非勇若所恃

二三百人耳假令二三百人弗動手獨若隻身與吾（開[illegible]句人最爲高着）鬭吾擒若矣質喜曰有是哉令軍皆壁立毋擅動質與公各攜籐牌短刀躍出沙場鬭百合不分勝負盧質有名劇賊身長七尺餘白面長鬚揮刀盾如閃電（極寫盧質之能）百夫莫能當其勇見公少年心易之至是始知爲勁（則對千可知）敵悉殫其技不能勝公度質氣餒忽虎吼大呼曰着（用騙法勝）矣質愕然趾出盾外公截其趾顚遂斬之謂其衆曰（之）（敍大神似左國）降者免賊衆皆降其副王都聞之亦降公議馳詣郡獻功都請緩數日言有仇欲報實潛出剽掠後以傷（中計了）

卒公始自詣郡郡中當事方疑公作賊又慮海寇侵（遲矣）擾戒嚴公指天誓日言屠賊狀弗信逮公于獄雜羣賊中鞫治之爰書置極刑届期將斬計王十有三人議留一人緩死待後來者令掣簽公曰死則死耳何（壯士氣）掣爲羣賊向前競掣之遺一簽于地公曰地上者予我官揭視之乃生字由是五十二人皆斬而公獨留（亦奇）久之同繫有謀越獄者事洩當斬將及公迅雷忽作（更奇）晝昏似夜當事度其冤乃止然終不能出獄公亦晏然無出意日束芻捆屨以爲食康熙甲寅靖藩耿精忠叛悉縱繫者令更衣赴藩下授職公曰我豈從賊（忠義氣）作亂之人哉間道走上游出仙霞關聞親王統大師討逆星馳迎之具陳平閩策王嘉其忠令隨征爲前導屢立戰功奏授松溪營遊擊未幾遷灌口營叅將灌口地當孔道軍興旁午供億甚繁閩督姚公啓聖駐漳籌海每使過有誅求公不應且執而鞭之由是（孟浪）諸使皆譖公姚糾公虛兵冒餉革職永不敘用公有卒鬭殺人當死公憐其母寡無昆弟白之官曰殺人（俠士）者我也卒無罪得免死置公于理公在獄又經年始（氣）

獲釋歲癸亥　朝廷以鄭氏父子竊踞澎臺數侵擾（[illegible]）泉漳爲邊患議大興師　命靖海將軍施公琅往剿滅之施名宿老將善用兵聞公英勇奏請隨師平賊（古筆）檄署提標右營遊擊領前隊先鋒公喜得遂報　國志日在厦門練習水戰教演行陣有二卒出市薪蔬遇將軍標噶叭什觀劇使酒擒二卒撻之併詆公革職之員不可爲將卒歸愬公笑曰汝曹鬬毆常事且（忙中著閒）問汝勝耶負耶卒曰受撻耳何敢爭勝負公怒命斬（大奇）之曰汝二噶叭什不能勝何能殺賊卒呼冤曰我等

以主帥内標姑讓之請復與鬪如不勝願斬公縱之（以○殺）再鬪（其○氣○）曰勝矣大勝矣喜命二卒仆（更○奇）門板上刺一雞淋之㫄以隨往見將軍請發噶叭什二人者付懲治施公不可公固請曰今行軍用人之始（侃○侃○而○談○辭○嚴○義○正○）士卒不敢愛軀命爲將軍出死力將軍宜一體撫恤之惟公惟溥可服人心噶叭什小輩恃將軍親暱無故鞭撻士卒且當衆大言謂其輩職之員不堪爲將損先鋒威重搖惑衆心將軍不發此二人付某懲治（道○以○不○得○不○發○）恐軍士人人解體也施公不得已付之公馳至營遣卒賚公文（此○着○出○心）飛報

（讀○州）將軍曰今日上吉先鋒啓行殺賊卽詣海岸祭江纛噶叭什二人斬之（如○穰○苴○之○斬○莊○賈○此○時○軍○威○百○倍○）轟然大砲九聲順風揚帆而去施公聞之不悅旣而曰虎將也必成功命治裝統諸軍繼之公帥師直抵澎湖鄭氏將曾遂等以數萬衆迎敵戰艦蔽江公奮勇與戰自辰至午益力忽有賊砲斜飛過公腹公偃（急○着○）曾遂呼曰藍理死矣（辟○易○萬○人○）公夬弟瑤從背後扶公起立公空拳虎吼大呼曰藍理在曾遂死（如○觀○垓○下○之○戰○覺○項○王○未○是○）矣喚草茵持刀來連呼殺賊者三聲如巨雷舟中軍（英○勇）士皆氣壯無不一當百草茵族子法別號也持刀授

公見公腹已破腸流出外爲掬而納諸腹中（寫○出○倉○皇○光○景○各○人○神○氣○逼○眞○）公四弟瑗傳以衣五弟珠持匹練連公腹背交裹之公大呼殺賊不暇顧伊時賊舟競進（危○急○之○秋）以鐵鈎鈎住公舟我師亦飛鈎鈎賊舟火箭火龍火罐彼此對擲烟燄漫天賊中有飛天鼠者沿大桅而上伏篷陰啣刀捫繩負篷而立羣賊轉篷向外則持刀飛跳下我舟公弟瑤揮刀斬之賊人氣喪我軍賈勇先登公命以火藥桶盡傾賊舟燔斃賊無數沉其二艘賊大敗逐北數十（酣○暢）里棄械浮屍盈海面遣弁赴將軍報捷施公大喜拜

疏上公首功親至公舟慰勞有紅彜醫藥極神效命醫公醫言須七日勿動氣乃可平復施公曰大功已成安臥十日可也其後施公將戰戒左右勿使公知將帥齊出千艫競奮賊悉銳拒我師日中小却施公以大衆犁之過猛艦擱淺沙不能動羣賊環焉施公（寫○出○老○將○本○事○）故善戰神閒氣定不以遇淺故挫衂賊見篷上書中軍二字弗知其爲施公遥望總兵吳公英一船高牙黃纛甲帳甚盛以爲此眞將軍多趨赴敵然潮漸退淺益甚施亦未得突圍出諜者飛報公左右偶語曰

將奈何公聞問故紿曰無之公拔劍起大驚乃言將
軍遇淺被圍狀公傳令往救左右弗能止遂行時諸
將所乘舟皆書官爵姓名篷上字大二尺許遠難辨（摹動總不猶人）
獨公舟止書藍理二字字方廣各二丈賊遙望見相
謂曰藍理來矣稍却公追擊大敗之奪賊舟請施公
更舟施執手慰勞曰愛我也但醫言七日勿動氣是
以戒左右無令公知今方三日奈何遽動公笑曰主（是笑雖人語）
帥被圍吾安忍偷生卽瘡裂以死亦有天定無悔也
於是與施公乘勝殺賊賊大敗死傷不計窮追至西

嶼頭賊退守城壘不敢出施復拜疏上公功數曰公
瘡平復與施謀出輕師以擾之賊數敗首尾不能相
顧大困弗支鄭克塽聞之懼遣使納降我師入臺灣（大功成矣）
百姓安堵海疆底定　朝旨以公血戰破敵功在首
先遇缺先用而公以二親且老乞歸省弗赴（孝）未幾丁
父艱服闋又越二載戊辰始入都過趙北口遇
聖駕出水圍將迴避騎疑立道中弗肯行鞭之數十
不動乃舍騎步入梁園中
駕至遣侍衛問誰騎公乃出曰臣藍理從福建來者

上問是征澎湖拖腸血戰之藍理否公奏曰是（[illegible]愈見一介小臣千古僅見）
上曰來何遲也名至前問血戰狀解衣視之以
御手撫摩傷處嗟歎良久復名至　行宮極慰勞
廷議授官部臣以公革職閒員擬守備弗可擬遊擊（革職閒員驟遷大鎮足見待功臣之厚）
參將俱弗可乃擬授陝西神木副將　賜帑金三百
兩未行　特授宣化府總兵官挂鎮朔將軍印越三
載以海洋多盜調補浙江定海鎮在浙十餘年四署
理提督事兵民相愛山海肅清修定海文廟祀忠烈
墾荒蕪築道頭通洋船海外蒼黎欣欣大有起色焉

尤重斯文禮賢士諸生單寒者必周恤培植之（難得）究會
大比皆賫行李之費浙人士籍籍弗衰每遇
上南巡接　駕或入京　陛見恩眷之隆羣臣無比
上常向諸王大臣言公拖腸血戰狀又引見
太后曰此破肚總兵也蓋愛公如家人婦子（是武人氣）　賜賚優
渥不可悉數公每敷奏侃侃指畫或手舞足蹈
上嘉其眞率（聖恩）　手書所向無前及勇壯簡易匾額
賜之尋以天津爲京東重地調公鎮守公以畿輔產（此是絕大經濟不意）
米無多而天津一望平原皆沃衍開墾可濬河引水

開灌稻田（千載人稱之）率兵疏鑿躬胼胝負土築堤市牛種農具募民耕種得水田數百頃歲收稻穀上俱以賜公丙戌遷福建陸路提督調公五弟獨石路叅將珠赴天津接管營田事公至閩見桑梓父老欷歔太息道及微時顛沛事（得志時回思苦境素昔交集）慨然有廣厦千萬間盡庇寒士之意地方鼠竊盜賊搜除廓清盡撤街巷欄柵曰此非弭盜乃弭捕盜者漏下三鼓城門洞開民間夜户不閉行旅戴星往來遺貨物于道無敢拾取（不可無此一番整頓）叢郡人民安樂之時詢疾苦聞文武胥役弄權舞弊以及勢豪大惡（鋤根萌矣）訟師土棍朘削人民悉關白當事按法區處親近者竟自治之堪輿家言漳郡人文鬱塞乃後山仙殿壓學宮地脈東南田裏港未築水門直瀉所致公毀仙殿大興工役（勇于爲善）塡築田裏港又以江東橋被賊斷後險渡狂瀾民若病涉倡修江東大石橋二役費須鉅萬公偕諸文武官紳捐貲不足則以郡（此亦美舉但權出有司則無流弊）人之不孝不弟爲富不仁者罰出鍰附益之（此可不必）又狹小市廛制度築漳州浦頭石碼泉州新橋安海沙溪塗嶺行鋪千百間大開街衢便民貿易常曰以地方不

義之財爲地方萬民之利（大高興了）可以勸孝弟抑豪強轉移風化莫善於此或曰此有司事非所宜公怒曰天下官管天下百姓腐儒何足以知之（兵驕者敗速禍斷宜）由是告訐不法事者日接踵差弁勾攝絡繹於道而假威藉叢之輩紛紛四出富人重足而立矣公左右親暱多陰交泉郡土宄偵訪素封詭稱公令恐嚇之獲利無算或遇豪黠不聽從則以抗拒爲大辱又不敢明目向公言伺公遊行處隔牕偶語（時人謂之告壁狀）故作嗟歎不平聲公聞問故則故匿不言再問尚吞吐其說（奸巧極矣）似絕不經意者公性急不能休乃（說鬼話）言其其爲富不仁極害人不堪之處或暴橫孤寡諸非人類所爲事公曰豈有此理世間無官法耶復極言勢力浩大（是激之動氣）官吏莫敢攖公曰（中計了）治之則後此諸事皆公所爲其人不能支必請托左右納賂求解凡出入公門者皆致富而惡名盡公受之泉郡勢豪妬公者刻匿名帖繪一虎以比公多列條欵傳播京師聲名大壞辛卯秋以漳平陳五顯盜案解任壬辰入都值覺羅滿公保出撫閩據虎帖叅劾上命侍郎覺公和托廖公騰煃偕總督范公時崇巡

撫滿公保並按之左右不肯承公曰吾大臣何必辯（○奸○濮○）舉筆署曰皆實擬極刑追贓八萬家產皆籍入官（聖恩）上念公功免死挈家歸旗俄以西藏用兵 命之軍前効力有進戰退守移營就糧數事合機宜上深嘉之赦免所追贓而閩中家產俱經有司變鬻（○天○道○絲○抄○不○差○足○見○徒○勞○）一空（○無○益○）無復有立錐地矣越數載以老得 賜還京康熙五十九年卒年七十二公生平躁急性發如震霆過即忘之無藏怒宿怨劇談大笑聲聞里許惟好自尊大不服人尤善罵（○背○神）凡權勢赫赫位在其上者多倨侮挫之以示天下莫已若遇才人傑士雖寒賤微骨（○此○乃○幸○人○）亦必折節禮下以此人服其藻鑑（○所○及○）教家勤儉衣食粗糲無所擇家奴悉珍饈自奉草蔬敗肉皆留以待公（○實○寫○得○有○趣○）公亦甘之好書大字濡毫伸紙有求無不應者（○豪○興○）諸弟皆以平臺功加左都督最著者次諱瑤公功烈居多未仕卒四諱瑗公仕至福建金門總兵官亦喜書大字拳能入口揚盾一躍三四丈五諱珠公累官叅將英勇不讓諸兄（○奇○特○）而好學聰敏能背誦朱子綱目始終（○此○是○學○者○所○難○也○見○）不遺一字文人畏之公有子六人長國英歲貢生次

文魁太學生早卒三國庭辛卯科副榜貢生以軍功候選郡司馬四國定歲貢生五國柱六國桂皆効力禁門並授京營千夫長康熙六十一年壬寅秋 賜（○聖○恩○深○厚○全○始○全○終○）公家屬出旗仍還閩省爲民籍護其喪歸葬

論曰公一代虎將也（○非○阿○）起草茅建奇勳生平舉動種種異人可不謂非常之傑乎使公稍謙慎自持（○所○可○惜○處○在○此○）或官非梓里急流勇退千載猶將慨慕之以好大喜功卒爲左右所蒙垢晚節弗完深可惜也然公之奇氣終不可沒拖腸血戰功在社稷未可以儒者潔清之操（○武○臣○所○重○不○在○飲○氷○茹○蘗○）墮國家干城之彥庶幾乎論得其平哉（○衞○霍○韓○彭○李○郭○皆○然○此○爲○平○心○之○論）

寫得英雄神氣如龍虎不可捉摸中間收盧質斬噶叺什拖腸血戰入閩發揮數段俱極非常出色起司馬子長于今日握管叙次不知作何鋪排恐亦是項紀後有數文字未必可多得也

阮驍騎傳

阮蔡文字子章號鶴石閩之漳浦人父曰魁居下魏鄉以海氛遷徙苦傜重轉之江西生文于南昌寄籍新喻文幼警敏年十一卽能屬文然性剛以膂力（勇）自負喜弄刀盾隣兒皆畏下之子三補新喻諸生以貧甚隨父耕作父購得蠹壞綱目授文讀冬無絮文攜（孝）村童以養其母二十四登江西庚午賢書數上春官不第留心經世所至南北山川阨塞險易沿海島澚斧斸樹根（古峭）累百斤者負歸坎地爇而圍之父沒教授遊魂屈穴以及東南諸蠻夷情狀利害無不瞭瞭胸其鄉語（閩情）楚咻吳越閩廣（致清新聲光）方言苗猺鴟鳩侏儒之音入其鄉卽與之化肖其聲調口角莫能辯爲何方之人也既落擴無所用周遊餬口與武人（提出知己）吳郡交相善文族父欽爲爲台州副將拜興汀總兵官偕郡往依之文任書記郡爲小校兩家母通往來飽飯坐之堂上擊皷長歌以爲笑樂郡事文母如母（英雄至性並足千古）郡母亦視文如子雖親昆弟無以逾也未幾文以母沒扶櫬挈家還浦時浦令陳汝咸率邑人爲講經之會月兩期文攘臂前席高論古今治亂得失救時急務同學避之丙戌後讀書都門己丑被放南還抵三山閩撫張伯行邀入鼇峯講洛閩之學（學術）分纂先儒諸書或勸文離家五載宜遄歸文曰正學失傳久矣斯會可多得耶顧吾方謀葬母亦當歸耳還至海澄距家不百里芒鞋布襪遍歷山原爲母求（孝）葬地風餐露宿四閱月得地于陳坑將發紖之前二日（陳上声平系世）乃返舍其明年漳泉諸郡饑文將有姑蘇之行傾囊以資族人之在下魏者酌親疎計口多寡分給之謂其子曰吾非不念汝曹顧此皆吾祖宗之子孫吾與汝同源共本者也脫二日不舉火非塡溝壑寧免散之四方哉時吳郡（陡援古法）已爲定海大帥　詔截江浙漕米三十萬石由海道入閩分賑文自姑蘇趨加浙偕吳郡分運五萬石揚帆先至漳泉之人賴焉以功晉秩一級壬辰冬十月海賊陳尚義遣其黨赴兵部乞降時陳汝咸爲御史奏請自往招撫薦文與俱　詔御史駐錦州　賜文帑金衣裘加二級偕千總駱南左其彪等入海遇颶風大作駱南一船飄失不知所往文船折檣幾覆溺數四舟

人大恐文怡然曰我等爲（鐵○骨○） 朝廷招逋寇靖海疆雖
葬魚腹不猶愈死兒女子手耶至登萊易舟踪跡所
在則遊奕盡山花島間文直上賊艘見尚義開示威（大○將○象○）
信聲（勁○）情慷慨賊黨有疑貳欲刼文颺去者憚文手裁
未能決文陳說利害遂悉衆降由寧波登岸則吳郡（又○陸○）
已爲（妙○）浙江提督遣官弁護至京師 名見便殿
上問文書生此行良苦頗驚怖否文奏言臣仰仗威
靈頑梗革心無所怖更（與○上○恰○然　應）問沿海事宜條對甚悉議功
晉州牧選雲南之陸涼未行改授福建廈門水師中
營參將則以文材武可大用而大學士李光地亦奏
稱其猷略故也廈門距家百餘里利獘纖悉無不知
通關梁除盜賊動合兵民意紅彝市舶故驕橫迕者
貪其利多爲所玩一日有互市者負賈輕重不相中
一船拔刃以譁軍吏惶急不知所爲文單騎往縛譯
榜之爲訐其直皆羅拜次日其酋率衆謝承筐多儀
免冠以獻文大陳武威坐堂皇名之入語以（不○貪○財○） 朝廷
威化呵責甚厲皆不敢仰視復椎牛置酒饗之庭廡
所獻儀物悉遣還由是諸彝畏服（不○嗜○殺○真○英○雄○器○量○自○是○不○同○）明年調臺灣北路

營參將諸羅令周鍾瑄才名吏治爲海疆冠文一見
如舊交和衷共濟戢吏卒撫番黎捐金助建學宮城
隍悉除所轄陋規部伍器甲簡閱整齊躬巡歷沿海
增置要害營汛北路地方千里半線以上民少番多
大肚牛罵吞霄竹塹諸處山川奧鬱水土苦惡南崁
淡水窮年陰霧罕晴霽硫黃所產毒氣薰蒸鄭氏以
投罪人庚寅始設淡水防兵及瓜生還歲不能三之（指○陳○險○要○聲○與○淚○）
一（青○）巡哨未有至者文決計往部曲皆涕泣彊諫文曰
不然臺雖彈丸實閩之安危淡水又臺之鍵鑰也由
淡水至福州利風一日可達民番錯襍亡命者日多
不熟知其里道情形何以控制調度自齎帳落具脯（一○生○得○力○在○此○）
糒日或于馬上成詩夜燃燭紀所歷地里山溪風候
土俗爲文以祭戍亡諸將士悽愴激烈聞者感泣山
谷諸番具牛羊酒食迎餉道旁文悉慰遣無所受名（儒○將○風○流○）
社學番童坐幕下與之語曰我汝師也勿懼能背誦
四書者旌以銀布爲講解君臣父子之大義反覆不
倦諸番皆感悅竟以中瘴氣歸而病痞遷福州城守
副將赴京道劇卒于宿遷年五十文偉軀幹黝面闊

口好劇談大笑鬚眉俱動讀書忘寢食有時賓朋滿座朗誦高吟或展卷喜動眉梢失聲揮淚戟手怒罵嘗曰吾見古人之忠孝節烈恨不起其人於紙上而（英風浩氣動行間是真文家傳）拜之跪之也（神妙筆）見古人之悖逆奸回恨不起其人於紙上而烹之磔之也爲文章不假思索對客揮毫數千言立就詩以韓爲宗然其志在經濟事業欲以設施見長故著述無多所遺淡水諸作南北海道盡山花鳥等記耳（補筆妙）平生無留錢或贈之千金以葬母輒盡在官二十有四月未嘗取兵民一粒一絲運米及招撫時所過當道以文需次閩員爲國宜力慮資斧弗繼輒贈金帛文悉却之曰吾不以妻子之使受人憐也沒後妻孥饘粥不充無一廛之宅然素淡泊亦不見爲苦云

論曰阮鶴石全才也粗豪曠爽有湖海之氣望之知爲英雄耳其沈幾權變肆應詳密非與共事不可得窺測也使竟其用經濟事業豈必多讓古人天奪之速則不解其何故矣世所傳造物忌才吾始不信悠悠天下人才難得又困苦沮抑之不使展盡底蘊是天既不肯多生才生之復不愛惜之則謂之忌也亦宜（古今同慨一一指實然）

筆筆傳出英雄本色面目如生毛髮俱動九原有知當必掀髯大笑曰知我心也

游遊戎傳（蔡章琦附）

游崇功字仲嘉福建漳浦人也幼喪母事父以孝聞兄尚功任湖廣辰州守備終廣東肇慶都司崇功材力雄健有遠志操行不苟（伏志節）年二十九從蔡老虎鎮襄陽老虎器之拔右營把總老虎亦漳浦人名元屢任總兵官以善戰爲敵所懼故海內稱蔡老虎云（并讚老虎史求長技）崇功既得官益勵志節（二生本領）歷千總秩滿遷福建長福營右軍守備分防長樂縣縣濱海有磁澳爲賊艘出沒之區崇功廉得其狀以兵二百伏仙峽塘要口復率兵捕

之賊棄舟登岸伏發擒十七人獲其舟自是島澳肅然癸巳夏長樂水災民艱食崇功憫焉躬之會城見巡撫覺羅滿保請發粟平糶（勤民事）許之即遣往羅源轉粟回縣濟民食邑人始安滿保以爲能比遷閩浙總督即以調補臺灣北路營守備訓練兵衆輯和其民人（勤民事）諸俗健鬬動輒梃刃相加歲旱爭水如臨大敵崇功親爲和解均水道競者以平協修學宮建無祀壇凡勤民事多此類諸羅之人深德之三載瓜期遷海壇鎮右營遊擊海壇故多盜崇功巡緝外洋遇賊舟窮（能）追力戰擒賊陳阿尾等六十餘人滿保益器之復題調臺灣水師左營遊擊康熙六十年辛丑夏四月臺灣土賊朱一貴作亂逼郡治崇功方巡哨北洋月之廿八日在笨港聞報以兵還赴安平次日至則羣盜已大猖獗而文武守臣眷屬悉在舟中矣崇功曰官者兵民之望官眷登舟則兵民心散大事去矣（眼前道理時人情貴何也）急登岸赴敵其壻蔡章琦叩馬請一過家門區處眷屬崇功厲聲曰吾此身已許　朝廷今日遑知有家哉（真忠臣）躍馬麾衆竟去前後連戰殺賊甚多五月朔日黎明賊

衆數萬戰于春牛埔總兵官歐陽凱失利及副將許雲皆戰死崇功從容無懼色（志節已定）突圍衝擊手刃百十人乘馬被創遂死焉時年六十及臺平　朝廷贈秩廕子以旌其忠

蔡章琦字又韓游崇功子壻也其先浙江餘姚人隨父宦湖廣之穀城因家焉援例充太學生家中落以康熙五十九年僑寓渡海就食崇功官舍章琦爲人（本領）慷慨有志節能爲詩崇功甚愛且敬之朔日既暮聞（有志節）崇功陣亡喟然嘆曰吾嘗讀聖賢書今日可不死哉

遂赴海而死

論曰游崇功歷官三十餘載未嘗營一畝之田數椽（補筆）之屋以武職而勤民事所至有能名是不必待沙場馬革之日早知巍然志節丈夫矣蔡章琦太學諸生（惜出路窮且屍不忘）蹈海成仁殉無忝游家壻也同時北路叅將羅萬倉戰死有妾蔣氏投繯完貞德盛化神之世士女皆知（狀○泯 苦衷）忠義立志節豈不偉歟余欲爲羅蔣立傳不能悉其家世里居及生平事蹟尚闕有待

敘次簡淨覺精神躍躍行墨間是史家擅長處

李介傳

李茂吉本姓江福建漳浦人也（有○大○志）㑹落不覊家素貧弗屑治生業與弟江尚皆從戎邊省將帥相沿懶更兵籍每名募入伍則指一空名畀之以故茂吉姓李而江尚兵名侯鵬皆不得姓本姓云茂吉由海壇鎮隊目以班渡臺屬水師副將許雲麾下雲一見大奇之（英○雄○識○英○雄）康熙五十八年秋九月薦于鎮帥歐陽凱凱考驗材技出衆轉薦提督施世驃總督滿保授安平鎮中營把總（有○本○領○人○不○在○官○之○大○小○也）茂吉不以官小自卑奉職甚力岸然有大志稍（所○以）

（能○劃○策）委靡事皆不爲朱一貴之亂茂吉自請于副將許雲乞一旅率弟侯鵬爲前驅殺賊時羣賊蜂擁逼郡郊雲聞警欲躬赴援遂以茂吉從四月晦日戰于萬壽亭茂吉虎吼雷奔直入賊陣左衝右突所向莫能當（精○神○活○現）賊退屯竿津林五月朔日復隨雲在春牛埔迎敵杜君英朱一貴合兵圍殺鎮帥歐陽凱死焉守備胡忠義千總蔣子龍把總林彥石琳皆戰死獨水師弁兵不少挫許雲游崇功自分必死率千總林文煌趙奇泰力戰茂吉奮刃大呼賊披靡僵尸匝地自黎明

戰至日中矢窮砲盡雲崇功文煌奇奉皆戰死茂吉亦力竭被擒矣賊擁之演武亭見渠魁戴穆茂吉挺（不）立（委○靡）昂然穆怪其不跪叱之曰若兵耶茂吉曰官（自○重）穆曰把總微官耳若壯士降當以汝爲將軍茂吉瞋目厲聲罵曰死賊我（兩○字○諱）　朝廷命官豈肯從汝作賊遺臭萬（地○維○賴○以○立○天○柱○頼○以○尊）世耶舉足踢其案案翻奮力斷縛直前欲奪刀殺賊（睢○陽○齒○常○山○舌○今○復○見○之）賊衆舉刀共斮之頭腦破裂尚痛罵不絕口賊怒碎其屍時年三十九侯鵬被傷不死潛匿民間覓兄屍數日不可得大師入鹿耳鵬隨軍殺賊遍訪諸埋屍所發視皆非遇與茂吉同擒之舊兵蔡爵乃得其詳以茂吉妻許氏及三歲兒江忠還漳浦總督滿保出帑金賞恤之拔侯鵬把總復姓名武明年奉　旨旌忠廕一子

論曰官以盡職爲榮李茂吉雖末弁萬户侯安足道哉罵賊不屈百世下凜凜如生常山睢陽當睘然儒子可敎矣臺變殉難諸臣惟茂吉最烈若許雲歐陽（無傳者亦）凱叅將羅萬倉遊擊孫文元守備胡忠義馬定國千（存其名示不○忍○泯沒之意○）總林文煌趙奇奉蔣子龍陳元把總林彥林富石琳

皆捐軀報國不爲苟且偷生欲一一爲之立傳惜乎未由知其生平事蹟也（爲之子孫者愧否）

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史筆傳神亦極酷肖

鹿洲初集卷八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傳

林元戎傳

林亮字漢侯福建漳浦人也生四歲喪母八歲失所怙依從父撫養甫二年從父又沒事從母如所生未幾從母亦棄世伶丁孤苦難名狀然性不羈好結納當世賢豪嘗曰男子桑弧四方安能屈守鄉閭長爲農夫沒世哉屬濱海多事決意從戎習騎射擊刺留心海務（大將心事）島澳險夷舟航利鈍營陣戰伐靡不講求熟悉識者覘其有將才矣康熙丙戌擢臺灣水師右營把總壬辰遷福寧鎮左營千總丙申授桐山營守備其明年以熟諳水務調澎湖協右營守備辛丑夏臺灣土賊朱一貴作亂竊踞全臺文武守臣或殉難戰死或逃歸澎湖澎臺相距一水居民洶洶澎協將弁以孤島難守僉議撤歸厦門各出家屬登舟亮力排

衆議按劍（大將膽識）厲聲曰　朝廷封疆尺寸不可（是）棄我等皇昇平食祿稟捐軀報國（是）正在今日焉有鋒刃未血而相率（是）委去之理丈夫死忠義（是）耳寧能駢首市曹爲法（是）吏所辱耶請整兵配船守禦要害賊至決一死戰戰不捷而亮死（爽快無比）公等歸亦未遲皆曰諾願死守亮馳出江干申主將（硬坐在主將面上得體）號令驅官民家屬各登岸敢言退厦者斬衆心始固（大將本事）又以臺米弗至慮行間（周到）乏食捐家財買穀碾米給軍製造戰攻器械及諸軍需以俟大兵進剿共圖（壯甚）克復水師提督施世驃南澳總兵官藍廷珍統師至澎以亮膽識超羣忠勇出衆委爲前隊先鋒（得人）領舟師五百七十人自澎進發六月十有六日黎明大師咸抵鹿耳門外賊目蘇天威據鹿耳砲臺發大砲以拒我師百千奔雷飛轟海面亮奮勇爭先以六艦冒死直進（忠勇）盡銳攻擊遙望砲臺火藥桶堆積如山命施巨砲專攻（得竅）其火藥桶中之火起烈焰冲天燔斃賊不可計數（爽快）賊衆大敗奪取鹿耳門砲臺（平臺第一功）焚賊營壘乘勝進攻安平鎮賊目鄭定瑞悉衆抵敵亮復先士卒登安平城（所向無前）竪大軍旗幟遂克之鹿耳安平皆天險

臺之要害一日而兩大捷百姓歡呼舁酒饋食知賊不難平也十七十九兩日我師鏖戰鯤身亮駕舟夾擊橫衝賊陣賊大敗入水淹斃斬獲殺傷無算自是賊人退保府治不敢復出晝夜固守以老我師（賊亦利害）施世驃命亮及董方魏大猷洪平率兵千二百人分兵閒道從西港仔暗渡出府治之背藍廷珍復統大軍繼之二十二日黎明大戰于蘇厝甲賊死傷遍野夜戰犁頭標又大敗之（勢如破竹）次日窮追敗之于木栅仔復敗之于蔦松溪遂克府治七日之内恢復全臺紀功第一

總督滿保手書褒揚勞以白金四百兩方之古賢將馮異曹彬云雍正元年春授南澳鎮左營遊擊秋八月擢臺灣南路營參將俱未之官以議敘平臺功加都督同知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再加一等九月引見溫綸褒嘉　特擢臺灣水師副將　賜孔雀翎寶刀貂皮緞疋火鐮包帑金二百兩蓋異數也途中聞邸報奉　旨特授臺灣鎮總兵官臺灣海外重地甫離兵火亮撫恤窮黎正己率屬整飭（大將本領）水陸兵防和衷文武創建郡治木城民歡樂之南北路内山生番未

習教化性嗜殺時出沒爲民害亮設法招撫傾心歸（老成謀國非僅將帥才也）順者一百八社男婦一萬八百八十七人於是附山居民咸得安堵事聞

上大悅賜金一萬兩從優議敘特加四級亮仰體

皇仁因番性所嗜購色布漳烟鹽糖等物遣官遍歷各社宣　朝廷德意（得封疆大臣體）賞賚諸番歡呼之聲震山谷計動用賜金一千八百九十餘兩尚八千一百四十兩有奇封貯臺庫流交公用絲毫不私爲己有也（廉）雍正五年春奉　旨移鎮浙江定海定海四面汪洋爲浙

東吭扼亮殫心綢繆訓練卒伍日率戰艦弁兵巡防周歷南抵溫台北窮盡山花鳥不敢一日自暇逸積勞成疾卒于官年六十有四賜祭葬

論曰林元戎名將也人知其平臺先登功第一不知保守澎湖尤爲節之大者門庭寇逼僉謀委去獨以一末弁排衆議仗劍奮呼遂固疆圉不特忠勇冠三軍於大義皎然星日矣以此制敵何敵不摧宜其虎吼雷奔鹿耳鯤身莫之能禦也分兵西港永奠東寧千秋百世之後扶桑日出之區言臺澎遺事者不能

不爲此君屈一指嗚呼可不謂奇男子哉

平臺首勳赫赫在人耳目至保澎大功大節則有知有不知者澎湖爲臺厦扼吭一失則内地動搖賊得所據我師安能飛渡鹿耳七日奏捷是澎湖一守於平臺功已過半況封疆之臣効死無委去之理徒知享升平食祿廩緩急毫不可恃 國家安賴若輩哉仗劍數言忠義直貫星日彼縮頸奔逃者能無慚愧入地名手於此處獨寫得有聲有光所以勵臣節而維世道非徒在文字之佳也以

下歷叙血戰成功如觀垓下繪圖簡潔明快允稱良史

先兄福建水師提督襄毅公家傳

公諱廷珍字荊璞福建漳浦人世居茛谿鄉爲閩南著姓曾從祖莘濤公諱銘球明侍御歷宣大三邊湖廣巡按有聲族祖義山公理以平澎臺功累官福建陸路提督諸弟皆將帥公少樸拙耕于野作苦忽有所懷喟然曰吾其爲持戟之士乎（不敢奢望）義山公移鎭舟山不遠二千里渡海自請入伍（有志出力）日習騎射舞戈揚盾趫捷如風又善爲火攻鎗砲無虛發義山公壯之康熙三十四年擢把總越四載遷磐石守備又六年授溫

州鎭右營遊擊追賊于南麂外洋乘風縱擊獲其人船賊械復在鳳凰外洋巡捕賊艘晝夜窮追至青水大洋沈其一舟又獲其一斬首十五級生擒二十七人當事以爲能調溫鎭中營遊擊甲午夏在官山外洋捕賊復追至青水大洋斬首（忠勇）二十一級奪二巨艦擒六十四人凡汪洋絕島險遠僻深從來官兵不到之地窮搜靡遺洋賊聞風破膽皆曰謹避老藍他鎭協如嬰兒（禍根）女耳自是威名日盛諸將多忌嫉者上官（好鬥）亦惡其形已（上官）讒于總督滿公保將劾之提督吳公陞

固爭謂此兩浙第一良將滿公未信也會關東大盜孫森等竊遼陽巨砲戰艦逸入海
聖祖震怒責成沿海封疆諸臣滿公入覲面奉
諭旨由海濱巡行南下提督偕至溫州時方憂逸盜未（令語殺）獲溫帥來迎問將弁賢否及藍某安在帥曰彼在家（人勝利乃）觀劇未暇也滿公怒據帥揭密繕疏明晨將拜册次瑞安公跪迎于江滸滿公曰觀劇忙耶何爲來此聲色俱厲公從容言某於某日乃自海面緝賊來在黑（此劇頗可觀）水外洋與賊大戰斬級落水甚多擒逸盜孫森等九十餘人盡獲其戰艦贓物砲械滿公愕然曰有是哉（如夢初醒）幾失吾良將也名入册厚撫之提督吳公繼至笑曰（得意）何如余言不謬乎於是改彈章爲薦牘時丁酉夏四月也己亥春超遷澎湖副將夏秋間授南澳總兵官尋攝理碣石潮州二鎮務辛丑夏土賊朱一貴陷臺灣五月七日警報至即簡師徒治軍需慨然以征討（是當時第一要著）爲己任條陳進兵事宜首請總督駐廈就近督師時（英雄）滿公聞變屏指浙閩諸大帥惟藍總兵可任已飛檄（所見不約而同）調公而自兼程趨廈途接公條議意見脗合大喜委

令總統水陸大軍領戰船四百餘號官兵一萬二千員名前赴征剿六月十一日到澎湖用閒諜得賊中情狀謀于提督施公世驃曰羣盜皆烏合不足憂一攻即靡但其衆至十數萬誅之不可勝誅且多殺生靈無益今但張檄止殲巨魁餘勿問皆令自新則人（是平臺第一良策）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可不血刃平也施公從之十有六日黎明師逼鹿耳門賊衆扼險迎敵前鋒林亮董方冒死直前攻擊公率大軍繼之遂敗賊衆奪取鹿耳門乘勝進攻安平鎮拔之戒將弁入郡之日無妄殺掠徧檄市里門書大清良民者即爲良民自是（攻心效驗）賊脅從者多解散各爲自全計十有七日鏖戰于四鯤身大敗之追至七鯤身瀨口詰朝遣將以小艇載火具敗賊于塗墼埕水仔尾燬其戰艦十九日賊以數萬衆蜂擁牛車架砲列盾爲陣來戰公親督大砲連環迸發指揮將士賈勇爭先遂破其陣復遣舟師以小艇附岸夾擊賊衆大敗淹斃千餘人於是賊退保府治不敢復出施公用降者計夜遣林亮董方魏大猷洪平率兵一千二百名從西港仔暗渡出府治

之背公曰此誠奇計覘賊衆兵（料敵如神）單脫有失賊難制矣即馳入施公營謂曰公宜遣將弁于瀨口塗墼埕等處分道夾擊某當親率（要著）大軍疾繼林亮等之後方可萬全賊聞我師北來必棄營遁府治恢復在此兩日間耳遂乘夜進發抵西港仔二十二日黎明在竿寮鄉登岸令空舟悉回安平左右曰登岸棄舟何也曰示軍士必死（孫吳兵法）無有還心今日戰勝明當直抵府治耳言未已諜者報賊在蘇厝甲與林亮魏大猷決戰勢甚張公分兵八隊爲四正四奇而自將中軍馳赴之賊望見驚曰此老藍（破膽）旗幟也公縱兵大戰賊稍却急乘勝崩之賊大敗薄暮至犁頭標屯劄料賊必夤夜刼營漏初下傳令撤去帳房（此著高）捲旗幟露刃伏芒蔗間夜未半賊至弗見大營方驚顧忽金鼓大震我軍突出四面擊之賊大亂自相攻殺比曉追敗之于木柵仔復敗之于蔦松溪朱一貴率餘賊逸去遂入府治秋毫無所犯（王者之師）民大悅計自進兵以來先後纔七日耳（神速）於是分遣諸將復南北二路二十八日敗賊于大穆降朱一貴走灣裏溪大軍追至茅港尾鐵線橋及賊于鹽水港朱一貴走下加冬公密購楊旭王仁和楊石楊雄等給與守備千總銜劄令糾合庄民誘致朱一貴於溝尾庄閏月八日朱一貴及王玉全（如縛雞豚）翁飛虎張阿山等皆就擒復擒獲吳外、陳印、李勇、陳正達、盧朱於是林曹、林驀、林璉、鄭惟晃、張看等皆向大軍乞降南北二路弁兵擒斬賊目顏子京鄭定瑞楊來萬和尚安撫各處庄社民番臺地悉平公奉檄署理臺鎮總兵官事仍統征兵秋七月南路阿猴林餘孽繼起復討平之降江國論、鄭元長等遣千總陳章渡海入郎嬌招降劉國基、薛菊散其餘黨已而陳福壽等後先俱至皆渠魁也爲之美衣服恣其出入炫耀以動逸賊使悉來歸（妙策）九月望日提督施世驃卒公奉檄署理提督印務招撫杜君英、杜會三、父子獲黃殿、黃日昇、郭國正、張岳盬水港六加甸紅毛寮諸孽先後思逞悉皆擒滅梟楊君、林君、李明、黃輝、卓敬等于市石壁寮餘孽復叛發兵擒獲蘇清、林阿尾、王敎等十五人皆斬之又擒獲賊黨陳戍、鄭文苑等十三人康熙六十一年廷議改設臺澎總兵官于澎湖臺灣府

治設陸路副將調公赴澎鎮守將行南路下淡水北路八掌溪奸民相繼作亂復發兵剿擒併遣諸將分道搜山先後獲林亨、顏煙、李慶、黃潛等二十一人六月以提督姚堂奏奉（細針密縷）旨總兵官仍駐臺灣公遂爲臺鎮從征將士以次班師雍正元年春逸盜楊合復謀作亂遣外委陳栩等捕之又遣千總何勉擒獲王、忠、劉富生等臺灣匪類根株（酣暢）盡絕冬十一月奉旨特授福建水師提督加左都督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既抵任將弁行陣整頓一新立巡防之法數千里波恬浪靜商賈晏然凡關係地方有裨軍國事務竭智殫誠不遺餘力信賞必罰雖親故無所私一草一木不以擾兵民而於賢才則深加愛惜必力爲揚薦引與同升（可謂大臣）嘗云人才難得不爲國家愛惜培植而媢疾壅閼非忠臣事君之道也以故汲引多至節鉞者偏裨以下難更僕數然靡有德色也提師六載始終一節兵民愛之以雍正七年仲冬二十有七日卒于官年六十六自幼失學壯力農將略似有天授指畫[illegible][illegible]皆合古法居官以政學征臺後益諳練胸中朗朗點竄幕稿皆中窾會教兒曹讀書明理盡脫弁韐氣習焉雍正三年入　覲恩禮有加久而益隆先後賜予蟒袍翎帽人參貂裘綺紵綢紗弓刀硯墨白玉素珠珍玩器皿菓品食物之類凡二十四次病聞遣太醫院劉君裕鐸馳驛診視至省遇遺疏乃還賜帑金二千兩治喪　贈太子少保全禮葬祭賜謚襄毅蓋異數云

論曰公一生忠勤好捕賊勇敢善戰常爲士卒先他事恂恂如不及虛心自下功成名立令終有俶非偶然也（無限深情一唱一嘆）夫讒嫉之於人甚矣哨海稱戈可云在家觀劇含沙之口何所不至所恃當權勿輕以耳爲目而已（至理名言）使其時無提督吳公之保全大盜孫森之急救則良將已失誰復爲　國家建勳業垂不朽乎征臺大役所關甚偉滿氏實式憑之雖骨肉手足未足喻其相需之殷得無自嘆前此幾爲小人所悞否（是以難也）妒賢害能小人常態非聰明仁智公忠爲國者其孰能知之

宮保一代名將得千秋名史筆以傳之亦是絕大造化卓卓乎垂不朽矣

黃廣文小傳（子陽復附）

黃業字新江廣東平遠人所居鄉曰寨背明末設鎮平劃以屬（并以載鎮平志）今則為鎮平人矣業嘉靖間歲貢有隱德世守文公家訓居喪不作佛事援湖廣鄖西教諭力持正學闢浮屠（訓當銘座右）常言釋氏之教虛空謬妄無益於世（全然實）有害人心學者當如虎狼蛇蝎以避之不可為所搖惑若誦法程朱踐履實地彼詖邪者將不攻而自破也在任數載清白著聲去後人思其德立祠祀之子陽復邑庠生敦行嗜學親喪廬墓三年悲號不輟撫異母弟及兄弟之子皆自教之濟濟克有成婚娶畢悉分以腴田而自取磽瘠者事載平遠縣志潮守吳頴修郡志有傳康熙丁卯守林杭學再修則削之孫恆亦庠生萬曆丁未歲歉捐家資賑濟全活甚衆

論曰鎮之有業景星慶雲也必力持正學始可為澤（一語破的）宮師儒前志逸其傳則以闢浮屠之故耳於何知之於他傳知之（有証佐）澄海林孝廉佳相者吳志傳曰喜浮屠學林志改曰精浮屠學比事觀之義自見矣（春秋之法）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朱子云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

矣名教中自有樂地何事浮屠喜之且害況精乎佳相蓋有托而隱者（好回護）未必眞溺浮屠林志一字之褒銛（文亦銛）於斧鉞（于斧鉞）豈春秋之微詞歟因業而惡及其子則又何其已甚也業持正學闢浮屠居喪不作佛事在任清白著聲此鎮邑第一流人物余故特為闡幽以為崇正之的

此鹿洲修潮志作也惓惓衛道之心溢乎胸膈見有與己脗合者則深嘉而樂與之雖按劍亦所不辭黃廣文父子得無為一吐氣乎

楊湘陰小傳子州俊附

楊開字悅之廣東大埔人崇貞間以舉人授湘陰令流賊張獻忠擾湖廣陷岳陽癸未八月至湘陰火攻其城開集民兵突烟出拒賊于白鶴洞長沙陷不支爲賊楊天桂所執至湘潭誘之降不應授以長沙知府開罵曰我豈受汝賊官者恨不能爲國殺賊得從屈原遊（好同伴）幸矣挈妻子六人同沉湘江（竟是挈家從遊）將投時賊奪其冠開曰吾豈可囚首見先帝仍冠而死（從容）次子州俊順治辛卯舉人郝尚久之亂謂同年生黃標曰吾等受國恩何論祿仕與否義不爲逆黨所汚（至言）遂棄家之廣城至鐵江值他賊不屈死之標亦遇害蓋父子前後殉節（可敬）云

論曰湘陰罵賊沉湘江從屈原遊得死所矣乃子州俊復能不爲逆汚鐵江遇害何楊氏之世忠節也受國恩何論祿仕與否二語可爲千秋之寶訓其說行天下無復有不義者（可以風世）

兩世忠節凜凜如生敘次亦簡潔有味

姚烈士小傳

姚霽雲潮陽人明季諸生也性嗜學好古立品端介（一生學問人品以上）工鍾王書法（數字括之）崇貞十七年闖賊亂懷宗殉國雲聞報大慟數日不食逢人輒跳呌衆以爲癲（可憫）又數日赴和平橋投江而死（烈）

論曰李自成起潢池覆明社當時臣工迎拜道旁上表勸進者有之（羞死）即號稱名士儼然爲倫物所宗尚不免有四海歸心較湯武而無慚德之頌（名士風流掃地矣）非我朝特申天討洗穢濁而清明則衣冠皆爲盜賊矣霽雲邊海書生如此其忠且烈也即以和平江爲汨羅誰曰不可（可喜）

傳僅六十餘字而一生學問人品臨難慷慨激烈以及夢夢世情無不寫到簡潔雄健非秦漢以下筆墨一論淋漓痛快尤堪震發聾矇

黃攝尉傳

黃新德（能）海陽縣吏也讀書僅識字涉獵故事出語好（是中道人語故）遣文人皆笑之家故貧義不苟取或勸以稍趨勢得周急新德曰原憲之縕袍賢於季孫之狐貉宣孟之（如此遣文亦不既）魚食甘於智伯之芻豢時人異焉康熙辛亥授廣西梧州府賓家寨巡檢弭盜有方郡守稱其才乙卯夏攝藤縣尉值滇黔叛逆山寇蜂聚圍藤邑時兵少議降者半遁者半新德曰棄城非守土之義（名言至論）降賊受戮社之誅不如死守脩雉堞整樓櫓身先登陴鼓舞衆志相持者旬餘新糧內絕外援不至呼其子日禱曰忠孝不能兩全（如此便是兩全）汝扶我老母旋歸後此奉養諸事皆汝爲之汝孝于祖母即汝之孝于我也城陷被執賊欲授以僞官新德曰何面目見天下人王彥章且不（始終是好）肯降（清文）唐況天朝臣子從賊乎賊欲屠民新德曰倡守城者尉也誓不與賊俱生期滅汝曹朝食者尉也死賊殺尉（烈腸仁心）足矣於百姓何尤賊怒斮之新德罵不絕口刃斧交下碎其屍家人四（亦[illegible]得）婢一皆死焉日禱負祖母得脫隱跡丐食越兩載始還至家事聞

賜祭褒卹贈南寧衛經歷

論曰新德微官耳以死勤事可謂大臣矣彼擁節封疆平居赫赫莫已若未見敵而棄城去者厥官居何等哉況於屈膝從賊貿狗彘之不如新德將叱而奴之敢曰孰尊孰賤耶

么麼小官竟作乾坤柱礎可敬可愛文亦寫得凜冽如生

李張白何列傳

李成功奉天鐵嶺人登順治已丑武闈歷官潮陽遊擊調潮州鎮中軍以叅將管左營事訓練有法能得（本事）士心康熙十三年總兵劉進忠叛成功仰天呼曰天步方艱臣心不改倘可誅賊九死何辭潛與城守遊擊張善繼續順公標防禦于國璉謀戮進忠（討賊大義）進忠覺執之誘以同叛不可刼以兵刃弗懼進忠偪之成功曰頭可斷志不可奪（有死無二）進忠曰汝為中軍我以猶子待之何無義至此成功曰祿山叛國死於豬兒朱泚叛國死于韓旻汝叛國賊臣不知死之將至我何為從汝反哉（至論）進忠令斬之罵不絕口而死時甲寅夏孟二十有一日也事聞　贈驃騎將軍　賜祭葬廕一子奕桂守備

張善繼直隸彭城衛人幼習儒博覽羣書長為孫吳學登康熙丁未武科鼎甲第二人己酉授潮州城守營遊擊甲寅吳耿盜兵善繼赴省請餉為出師備潮帥劉進忠陰遣腹弁楊希震赴閩獻欵耿逆授偽寧粵將軍印剪辮歸與進忠謀曰張善繼剛方固執深

得（本事）眾心宜亟散其卒進忠然之遂以所部眾分隸上承業李雲陳璉約束焉迨善繼歸而麾下已虛無人矣謁進忠曰（好證佐）公不聞晉王敦乎武昌犯順直抵江寧威勢未嘗不赫也兵敗身死發瘞斬屍自古未有叛國而克令終者若至崩騰蓄莽震懾旄麾之下繫頸求活晚矣進忠怒羈之馬王廟有明經林應璧者亦被羈善繼與談古忠孝事相得甚歡並披覽史書不輟若不知刀俎之及也（力量）進忠屢遣人諭降終不屈令斬之善繼臨刑嘆曰生未統師誅叛逆死為厲鬼復深讐遂遇害事聞　贈叅將　賜祭葬廕子張大陞守備

白虎陝西秦州人久典戎行著勞績康熙十一年授澄海協右營都司簡閱戰艦製火攻諸具纖悉畢備文武同事者嘆為奇才遐邇咸稱虎將云劉進忠將叛調虎與其子崇質入郡虎臨行謂妻張氏曰滇黔閩楚相繼盜兵（忠臣心事）吾父子當立功以報汝善撫幼孫無以我為念蓋未知進忠有反謀也（可憐）及至而進忠待虎加篤左右防範甚嚴越日乃知其事嘆曰我以出

師征討星月馳來豈虞變生意外悠悠蒼天彼何人哉因潛焉涙下進忠傳虎見令易帽虎曰頭可斷帽（棠洲）不可易（萬古存）令剪辮虎曰頸可截辮不可剪隨責進忠曰付託全潮任重榮極不圖報　國甘爲叛首（辭嚴義正）恐皇天弗宥也一旦師敗勢窮竄身茅簷亦不可得悔何及矣左右以虎搖惑軍心請斬之進忠愛其勇不忍刑曰此愚人不識時務耳復拘虎妻張氏孫士俊爲質（忠義之氣自不可少）虎與同志者密遣人赴省請兵恢復約爲內應謀洩將就刃謂崇質曰食君之祿死吾分也委身存祀惟在汝崇質曰父爲忠臣子從叛賊烏乎可苟就義以（賢子）全貞豈不因忠而成孝孟秋朔日縛至西市虎望北叩首曰君臣大義盡于此刻父子至情亦盡于此刻生不能提三尺手刃逆賊上報（百世下如聞其聲）　國恩臣虎有餘辜矣百姓觀者爲飲泣張氏士俊窮無歸貧無爨襤褸衣衫行乞于市事聞　贈秩恤典如禮廕其孫白士俊守備

何亮、潮州程鄉人澄海協右營千總也少充健兒每薄伐虓闞身先諸校戰功甚偉得授千夫長善馭兵量 洪策頗洞中都閫白虎以腹心待之資籌畫焉

劉進忠將叛檄全潮將士赴郡城亮隨虎至進忠以僞寧粵將軍印行事亮曰以逆犯順者亡進忠忘國厚恩敢爲叛逆亡在旦夕耳誓誅此賊方快我心或告之曰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如其敗天下之事死不足以塞責如其成天下之事生亦可以有爲亮曰否君猶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怨人固有志不可强耳虎遣亮訂李成功于國璉張善繼密請援師恢復謀洩進忠縛亮叱之曰汝何敢作亂害我耶亮曰背義賊臣人人欲誅豈獨亮哉（正論快論）我一片精誠上訴天帝當於冥曹待汝對質遂遇害亮之兄弟妻子被殺（全家）者九人（死難）觀者多嘆息泣下事聞奉　旨賜卹廕其子

何閣龍千總

論曰、劉進忠之逆也同城將士爲賊犬馬者多矣慷慨激烈取義成仁獨李成功張善繼白虎何亮與防禦于國璉耳（于國璉、奉天人、爲續順公沈瑞旗員、進忠作亂、瑞命璉偕都統宋文科鄧光明攻進忠、戰于太平街鏖鬬三日、璉身先士卒、射傷進忠左臂、賊披靡、衆寡不敵、終爲所敗、瑞縛光明、璉以降、璉不屈、縶之幽室、諭降、終不聽、乃斬于市、尸僵立不仆、數日面不改容）舊志爲國璉立傳而李張白何皆闕焉余竊嘆進忠叛逆

（當與司農笏並傳）呼吸死生威勢赫赫而成功面斥爲祿山朱泚善繼比之王敦所以挫亂賊之鋒褫奸人之魄非淺尠也白虎曰頭可斷帽不可易頸可截辮不可剪虎子崇質曰苟就義以全貞豈不因忠而成孝之數語者可以垂千秋登金石矣何亮末弁一則曰國恩再則曰君父罵賊至死舉家殉之使天下守土之官人人做此四君子雖有亂賊其誰與爲亂哉禁天柱礎端賴斯人余故表而出之

四君子精忠勁節烜赫天地間父老至今能言之

潮志略而弗書只載于國璉一傳而國璉不屈之處亦不言及但云力屈被殺而已鹿洲旁採他志藝文兼詢耆舊特爲表章以勵臣節九原有知當必囅然笑也

李都閫小傳

李其昌字遜伯廣東程鄉人父成材爲善于鄉貺貧濟乏里人德之以爲其後必有昌者因以其昌名昌偉軀幹喜韜略補武庠弟子員慷慨自矢有棄繻請纓志值鼎革　王師入粵仗策隨征以功署平鎮營守備時潮疆初定土弁恣睢握兵雄鄉里昌弗之善（有見識）也請於幕府願戮力疆埸得題授武昌守備再補直隸楊村營遷隰州專防都司康熙十二年告病回籍其明年潮帥劉進忠叛賊黨聞風響應脅其昌從逆

昌正色曰　天朝用兵如神汝輩不知　君恩亦當畏懼　國威奈何背亂頑抗自取滅族吾受　朝廷爵祿豈從而賊反耶賊怒掘坎活埋之終不屈焚殺（忠烈）其全家時仲冬二十有一日也子以猷方十五歲得（孝子）脫告之官官無如何越四年以大赦弗究猷呼籲不（愉快）已當道憐之許自行緝捕卒得賊首以雪仇恨

論曰其昌明於大義舍生取之忠矣假當年畏死從逆賊平之後終亦不免一死泰山鴻毛相懸奚翅萬萬哉父爲忠臣子爲孝子百世而下凜冽存焉嗚呼

其可敬也

活埋不屈焚殺全家忠亦苦矣剩有一子報仇天不忍絕忠臣後也讀之肅然起敬

黃龍泉小傳

黃仙春原名中通字理卿潮陽人淡泊守禮慨然有（所以）志于濂洛薪傳（立傳處在此）潮揭人多師事之順治辛卯舉于鄉授龍泉令涖任九閱月引年歸優游林下以詩酒自娛卒年八十四

論曰言濂洛於潮幾乎資章甫而適越（可勝悼歎）溺于禪者不（一害）足道中離講倡岐入姚江（又一害）墜緒茫茫尋者鮮矣仙春獨慨然有濂洛之志（眞有生據）可不謂豪傑之士乎惜所學弗（難信）傳而邑乘又言其詩酒自娛則亦未知其果濂洛否（更難信）也彼駿而骨猶享千金況夫眞濂洛者（主意）

龍泉一生行誼事業無甚表見因潮陽縣志有濂洛薪傳二語便爲立傳此鹿洲講倡正學誘人向道之意即千金買駿骨也無限深情流溢行墨間

林藍田小傳

林世榕字可亭海陽人明司徒熙春元孫也父應璧昌化教諭榕九歲喪母事繼母以孝聞登康熙己酉賢書授陝西藍田令值歲荒一意噢咻（一意噢咻）以寧靜寬仁爲主日巡行原隰閒勸耕耨捐牛種助民墾闢建義學延名士爲之師躬進諸生與論文有課士論文一書行世復葺文廟新呂祠求四呂先生後以主祀事改建昌黎祠合祀柳州以柳州故藍田尉也在官十二載謝病歸閉户著述隻字不入公門建宗祠增祭業周親故之貧乏者病世俗停喪不葬嘗著歸厚録（有功）二卷（世道）以垂勸戒蓋推論風水（正理）之無憑親骸之不可棄以悚動人子於至性至情（激心）而激發之廣推遠引靡所不周至於治喪不用浮屠尤三致意焉又著有死江草世範纂家禮等書卒年七十四祀鄉賢子八人長元振化州訓導以善教稱長于詩早世次元擴北城兵馬司副指揮元貴訓導元掞縣丞餘諸生

論曰世俗信青烏家言停喪者衆矣余讀林氏歸厚録悄然悲之歸土爲安古今正理若富貴福澤則關

手作善降祥（仁言藹如）惟子孫之自取之不信理而信術以親（世人慎）爲市（讀何也）殊可痛也如世榕者眞仁人孝子之用心哉

藍田歸厚録可與家禮並行關係世道人心甚大作者特爲標出以表其有功風化叙次亦簡核不煩

陳鄭二生列傳

陳脩字擴潛廣東惠來人邑諸生家貧嗜學棲山巖刻苦自勵其學以程朱爲本（學正）又喜讀遷史莊子書舉子業規撫王唐不肯逐喧闐（文雅）以從時好屢不得志于（遇窮）有司脩亦不以此爭得失抱負益豪（志壯）一時文人執贄（知己）者爭（亦多）先後有土弁者聞其名以百金聘却弗受曰阿齡雖飢弗食陶粟吾豈（絜介）與鳫鶩爭哉晚歲文益古而道益窮嶔奇歷落竟不遇（可惜）以辛年七十七

鄭國光字闇生惠來歲貢生也性勤敏諸子百家寓目成誦日求詩屬文者踵相接順治乙酉邑舉人林學賢嘯聚作賊圍攻惠來縣孤城無援絕糧四閱月邑中皇皇（邑急）國光晝守城（有本事）十策邑令沈惟煌悉舉行之凡請援請剿請增旅請餉師前後血書二十四次授盧和從閒道達者皆國光一人所爲公牘秘函口授手書搦不停管（才捷）人稱其倚馬才危城賴以保焉（功偉）丁卯預修惠來縣志事竣始絕筆年八十

論曰陳脩鄭國光皆負才不遇坎壈以老豈所謂命（理或然）薄者（也）歟脩兀傲不合時宜窮且益堅固其志也國光搖筆千言危城贊畫功在桑梓亦不克用於世（有心世道）悲夫士之處巖穴不能自表見如二生者恐亦不少有此一傳二生可不朽矣雖數奇不遇何傷特不能不爲需才者惜耳巖穴中尚有其人否吾將搜林皐而問之

陳明經小傳

陳復丕字虞章澄海歲薦士也少孤哀毀骨立事寡母以孝聞順治乙酉海寇踞澄欲羅致之利餂威脅皆（志士）不屈賊怒囚之八日伺懈得脫載木主負母逃于金砂寨乙未賊破金砂得之脅以從不可殺其妻蔡氏以脅終（堅貞彌篤）不可賊義而釋之甲辰以海氛不靖遷沿海居民于內地平僑居郡東與生徒講明正學先品行（正學）而後文藝親戚乏者分束脯贍之播遷之餘耕具多缺平鬻產分給雖困不悔展復後捐廩以修學宮置祀田築潰堤鄉人賴焉生平不事干謁年八十猶鍵户窮經學博養粹卒祀鄉賢

論曰陳復平可謂有道矣身可囚妻可殺而賊必不可從此之謂志士與生徒講誦程朱先德行而後文藝此之謂正學孝親敦族至老猶鍵户窮經不事干謁一舉一動皆足訓方型俗明經二字平無愧焉

簡潔明快不蔓不支高手也

蔡廣文小傳

蔡叔度字介士廣東海陽人康熙壬子歲貢也以孝友著于鄉兄弟親愛（古風）白首無私財家訓嚴肅（[illegible]下）病不問巫（爲鄉俗所囿）喪不延僧婦女不踰閭閾司訓石城振文教勸輸將在宮十八載多士彬彬禮法焉手植木泮宮比引年皆合抱人方（老健）之南國甘棠

論曰潮有叔度空谷足音也（南方風氣）俗尚鬼病者弗巫則心危僧（處處皆然）有地獄喪弗佛人稱不孝叔度能以正勝邪不長人非鬼責獨信其親爲篤行守道之親不敢文致其罪假禿廝以超度之權可謂仁人孝子矣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洛有化者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姻家或數十年未相識惟以信命贈遺通慇懃風何古也我思古人忽于叔度得之善夫

士大夫所爲漸成風俗使天下郡邑皆有二三君子如蔡廣文何患風俗不正耶作者惓惓世道之心于此可見

陳廣文小傳

陳王猷字良可號硯村海陽人也祖衍虞平樂令父周禮太學生世（以實心學）有詩名猷年十九舉于鄉至性於友異母弟四人祖父（孝性）遺產悉與之昆季節嫠皆立孤爲撫養諸喪皆爲殯葬族祖百年絕祀者亦繼之歷曲江連州司鐸遷肇慶教授所至講經（無忝師席）史明禮義多士負笈從學者廡舍爲滿絃誦之聲達街衢文風翕然丕變焉曲江射圃爲權部馬廐汙及殿廡莫敢問猷力請上官得清還舊例廣文見權部皆羅拜庭下猷

以爲失賓（中流砥柱）師體挺然長揖時人韙之連學傾圯猷捐貲倡建醵金千餘成其事端州丁祭典禮闕略爲置爵斝俎豆祭器及樂器舞器集生徒學（可爲太學師表）禮習樂入廟雝雝郡人以爲創見云卒于官年六十八生平篤學力行敦友誼周（肖肄）窶助喪更僕難悉數文章推淹雅尤工詩詩得力子美昌黎參以歐蘇黃陸卓然成一家吟咏至老而不輟所著有蓬亭詩（北北是也）文行世

論曰風雅一道難言之矣補鍋之匠妄鑄湛盧不有君子其流將於胡底乎海陽陳氏以詩學世其家推

敲者甚夥頗自負潮人多宗之猷其表表者也猷詩成一家言能淑其鄉之後學爲人有至性敦行誼在學盡職無忝人師權庭抗禮凛凛乎臺諫風裁非復苜蓿先生舉動也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吾於斯人亦云

平淡出之自覺老樸擅塲廣文眞學問眞人品無不畢露視世之以浮詞混贊掩本來身分㴻相去遠矣

蔡文學小傳（子長焞 孫同高附）

蔡相體字任士海陽諸生也事親以孝聞有兄三人白首奉之惟謹家訓嚴肅僧尼巫媼無敢至其門者（正上家風）婦女終歲不出閨雖親鄰喜慶遊燈觀劇如雲喧鬧扃扉寂寂與潮俗迴不相同也（又一異人）長于詩工書詩宗岑嘉州書得顏魯國片楮寸箋人珍重之子長焞長熹熹以庚子副車貢太學焞字明如舉康熙癸酉武闈授千夫長防守普寧汛清介盡職四壁蕭然若寒士有以錢十緡進者焞駭問何來其人曰無傷也但屠牛勿禁賭博勿禁則月以此爲恆規可養廉不竭耳焞曰不可以養口腹不義之食也以遺子孫是誨之賭也（名言至論可作語錄）其人笑曰汛弁微官奚事矯廉爲焞曰非矯也（正養廉然時人想不到此耳）官雖小受祿於朝豈敢以貧故自污如犬彘不擇食哉母病目焞舌舐復明孝友有父風能守家訓工書（家學）法時游神於顏柳間（淵源）焞子祖坤同高高字世廣偕坤並學祖父書（祖傳秘鑰）能率教臨摹唐帖各極神似而高尤篤好敦孝弟好學忘貧能赴人之急雍正癸卯兄弟同膺選拔而高以丙午省試卒于羊城督學惠士奇賻其喪以歸里有癩者王明聞其櫬歸也哭之慟人怪之明曰誰謂子癩夫豈不識君子耶（結有別致）

論曰蔡氏父子祖孫皆孝友清介正士也而皆以工書名美矣書於六藝一也不可不學（引人學書）顧海濱時尚以趙董爲宗見軟媚則悅之未有講晉唐風格者蔡氏傳家其殆得中原風氣者歟

書法一道海濱講究者少特傳蔡氏家學以樹之標此鹿洲一片熱腸以晉唐風格望潮士也

徐孝廉韓小傳

徐韓字景之潮陽人少失怙母黃氏明敏嗜學通子史百家言堅貞守義（賢○母）授韓以詩書紡績篝燈課誦弗輟韓亦克孝力學副所望（孝○子）康熙丁卯舉於鄉教授生徒以倡明正學爲已任（盛○事）出其門者多一時英俊數上春官不第以孝廉終未竟其用（可惜）生平負氣節不謁權貴長吏之庭未嘗投一刺也雖環堵蕭然漠不爲意（清○高）士大夫重之

論曰韓教授生徒以倡明正學爲已任（着○眼○在○此○一○句）余聞之喜不寐焉惜著述弗傳其造詣不得而知果所學出于正又能以正淑後學則大偉矣內承灰荻之教心志筋骨從嚴霜密雪中錘鍊而成操履清高矯然流俗之表覘其行可知其學以正許之可也（有○分○寸）

與黃龍泉傳同一引人向學之意衛道苦心隨感而發不肯放鬆如此

徐孝廉夢麒小傳

徐夢麒字忠移潮陽人少孤從叔父明經轍受業博極羣書以五經中辛卯副車甲午登賢書性剛方不屑治產業家貧甚處之泰然所得脩脯悉與轍子均（亦○人○所○難）分事叔母如母邑人推孝友焉先是麒爲諸生教授於其地達濠有寒士陳姓者邑之華里東人亦訓蒙於其地兩人交相善也（交○情）已而陳病且死與麒訣曰死不足惜但無後負不孝罪耳（可○憐）昔有某蛋婦一男頗佳願爲某嗣有成議今已矣言訖嗚咽而卒家不能具殯斂麒拮据爲之經營窆焉（友○誼○篤○矣）訪所謂蛋婦男者則陳外遇產也笑且詈曰豈子作此不切事今死矣弗足責無後爲大猶愈於他人子也（不○可○少○此○一○罵）詢其狀非六金不可麒徧貸親朋得金六取其子躬抱送至陳家里人聞輿中有（情）呱呱而泣者（形○如○畫）以爲女客來矣比至門停輿皆駭愕不知爲誰氏親眷羣趨覗與夫揭簾見抱兒者出則龎（好○女）然長髯昂藏一丈夫也（容○貌○如○黑○旋○風○此○時○着○實○好○看）里人皆大笑麒從容呼其父母告以故舉兒畀之里人皆感激或泣下相謂曰此義人也麒仍時省視周其困乏今兒已成立（可○喜）且生孫

矣麒生平慷慨好義大都類此

論曰、麒爲人孝友方正敦品行重廉節鄉人以未克其用惜之獨詳細事何予存孤也事莫大于義敦師厚友風化所關況繼人絕世乎使一鄉一國聞風效尤則鄉國之民（作者深意）歸厚矣麒生平大節無踰于此烏可以細行目之

孝廉存孤千載義舉此傳曲折周到寫得鬚眉欲活竟是一幅送子圖連中間許多人臉嘴神氣無不寫出史筆化工也

賴逸民小傳

賴應、字紹庭廣東鎮平人篤學高尚不求知于世超然有古（品）逸民風宅邊有大榕樹手書一卷（快活）坐卧窮年爲人度量洪雅無爭競里黨間怡怡（和氣）如也鄉有賃其牛而耕者牛疲行遲鞭牛背詈曰賴應何不速行應適經其處若爲弗聞也而過（妙）之鄉人覺而謝罪應曰戲言耳無足怪邑有邱甲者好訟應嘗買其田十畝俄而甲訟焉將赴郡待質甲貧甚囊無一錢求附（無恥）應舟往應許（妙）之復飲食（妙妙）之甲對簿理屈不伏辜復他訟連年不解往迈（有）皆隨應應待之無改（妙）于初人莫知其爲仇訟者或以爲從行（妙妙）之僕耳後甲悔踵門謝罪應欵之還其劵甲得（此舉不可少）田大喜稽首稱謝及應卒甲哭之慟如喪所生

論曰、賴應古之君子也以此風世則民無所爭或曰既如此曷不還田于未訟之先省僕僕公庭乎曰刁風不可長恐人人（是是）效尤磬田宅無以爲繼耳積誠以感之俟其倦而歸之（此等極高有儒者氣象）亦善處小人者夫固不以一訟累其（老勁）逸

賴應鄉間長者耳其事甚小寫來覺身分甚高可以風世皆緣作者滿腔在人心風俗上理會是以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宣化農小傳

宣化農者陳其姓孟壯其名（本色）潮州饒平人也世居宣化里事農業目未識詩書然性狷介家貧絲毫不苟（廉介情底）取里人異之一日往黃岡買米負以歸量之多一斗愕然曰咄嗟彼悞也（分明）我不可受家人曰天賜也悞自於君何與（亦有理）且當其時則還之今已負至家相距二十餘里何辭爲壯曰不可非其有而取之盜也（大義凛然）彼雖自失悞我奈何欺天日乎卽負斗米疾走（伊尹之一介）至黃岡送還之與人渡澳山樵採爲颶風所阻不得歸衆競竊園間番薯以食壯獨否或勸之曰非義也寧餓死（伯夷之操）日日風不息或又勸之仍不可餓三日而歸其生平行事多此類

論曰孟子言人皆可爲堯舜若壯者眞堯舜之民也身爲山農（聖人之徒也）日不知書立心制行不欺天日如此雖伊尹伯夷猶將揖而進之敢以凡民目之耶士大夫居其位朘其民（此輩無愧地矣）欺其君蠹其國者視陳氏子何如哉

山衆一行可嘉便爲立傳此誘民覺世意也

盧壯士小傳

盧和、潮州靖海所人居惠來縣東郊涂頂身長七尺（好）黧面長鬚（漢圖）爲邑壯（小用）丁順治乙酉邑紳林樂賢爲寇攻縣城圍困數月援兵莫至內外信（危急）息不相通縣令沈惟煌與紳士謀求救夜名和入計事命突圍赴郡乞師和曰（壯甚）諾胸藏血書懷二（奇甚）鴿從城南縋出夜暗如墨人對面不相見和匍匐膝行十（苦甚）五里至神泉遵海而東從守禦所過潮陽入郡至則放鴿（示信）爲號夜或遇賊則蹲伏似狗又或（善變化）似棄尸賊竟以此給去書得達如是者二（艱難）十四次援兵至圍解（快活）

論曰、盧和壯士（定評）也義士也煢子匹夫能爲國家出力救全城旦夕之命厥功偉矣包胥秦廷霽雲斷指亦不過此忠此誠耳人有貴賤忠誠則一誰敢以壯丁目之

邑紳爲寇壯丁解圍千古異事如此忠肝義膽好漢出入萬死一生救全城旦夕之命不薦于上而官之使寂寂以壯丁終尤爲千古恨事此傳表微闡幽盧和死不朽矣

黎京兆傳

黎致遠、字寧先、福建長汀人名所居曰抑堂門人因以爲號父士弘、字媿曾歷官參政以文章（省筆）吏治名於時致遠年廿一登康熙丙子賢書時參政已大耋矣長兄文遠辛酉舉人仕山東新泰令參政卒致遠遵遺教喪葬悉依古禮（空谷足音）不用浮屠時人異之戊子春應閩撫張公伯行聘居會城修書講學者一載己丑成進士選庶常壬辰授翰林檢討時士風猶尚干謁通聲氣以詞臣當（當時以爲）持衡門多如市致遠獨峻弗納終日扃扉（異事）絕奔競時人以爲高不可攀莫敢以私語者公卿間雅慕才名冀投一刺不可得大學士李公光地己丑會闈座師也方宣白麻倡正學教誘後進門墻甚盛以致遠同鄉植氣節獨加敬禮致遠淡然每進謁起居數語輒負墻而退或以爲太冷不近情李公獨喜曰賢者（可謂知人）也張公伯行任倉場總督屬吏有知致遠與張厚者願納交餽問慇懃致遠峻却之戒閽者曰彼爲倉場張公來非爲我來也張公以正人待我我豈藉張公以爲利且我生平自命居何等可於此

兩失之乎丁酉典試粵西願納交者踵其門詭云與太史公面言留白金四十兩家用家人辭不獲置笥中致遠粵還甫踰閾行裝未卸詢家事家以爲言則大驚命送還家人請俟卸裝不可且詈曰吾旣知之矣此豈可片刻存哉（如此方是若遲回猶豫便苟且矣）聞者歎服庚子冬奉命督楚學政痛抑奔競（着意）先品行而後文藝一時拔擢稱得人成進士讀中秘書者甚衆雍正二年甲辰還朝復命上䟽通言路加意詞臣欲使敭歷中外明體用以備任使授致遠吏科給事中致遠忠誠愼密每奏輙焚

草雖至親（此方是）不得聞丙午春以保舉山東巡察引見上大喜謂廷臣曰此人可大用山東巡察未足展其長湖廣係兩撫地大事煩命巡湖廣改奚德愼山東上又言此人大有見識前歲年羮堯方盛他人未敢（足見）言獨密（愼密）陳請加裁抑深爲可取（實在可敬）蓋致遠此奏留中舉朝無有知者至是皆竦然起敬且服致遠之果不猶人也致遠奏請馳驛遍歷荒州僻縣　旨俞之　賜紫貂錠子藥以行單車赴所部弊絶風淸驛站塘汛皆肅然盜賊屛息靖州有謬冲花衣苗怙險爲寇截

商旅抄村落守舍苦之然畏及兵戈多遷延觀望致（老成有見方能綏靖地方）遠慨然謂宜亟治無使羽翼日多根柢深固爲害滋大移檄督撫提鎭言謬冲花衣苗焚刧抄掠毒害州邑小民痛恨深入骨髓環輿泣訴咸謂該州詳請會拿民皆鼓舞以爲更生不虞黔省稽延推諉徒費文移肆惡猖狂日甚一日方今天子聲靈四訖澤被遐荒當事文武兼資壯猷偉畧蠢爾不悛難于寛宥所當殲而殪之以示創懲之威（四語確不可易但庸才聞之咋舌耳）不徒驅而去之僅紓旦夕之憤不知黔省官弁何以

稽延推諉一至于斯以封疆之嫌耶則　天語煌煌（行辭以對）罔分彼此以山峒之險火鎗之毒耶則楚人粵人亦重身命況苗性至惡莫甚于謬冲毋論在黔在楚總宜發兵勦捕懲一儆百化梗還淳倘再濡遲觀望致使生靈遭殃貽悞封疆咎將誰諉（筆下老辣）於是諸當事感動奮發齊聲勦擒粵黔兩撫提督以兵四面阻絶湖廣官弁冞入進勦渠魁就擒旬月平定（地方之福）楚人嘖嘖歸功致遠不任受也明年報政命往江南稽察河工錢糧未幾遷光祿少卿復遷奉天府丞俱未行比役竣則

丁母艱奔赴京邸哀毁不自勝復拜大理寺卿給資扶柩南還己酉命典江南鄉試庚戌夏六月授奉天府尹兼盛京刑部侍郎奉天爲　國家龍興地勳貴莊屯禁網疎濶屬吏多因循積習不能自奮致遠極力振飭以興起士風民俗爲己任案無停牘官無玩愒遠近肅然又修舉文廟禮制鄉飲酒禮刊圖式頒行各州縣講習在刑部則常以欽恤爲心多所平反飭各司無濫刑出俸錢資囚米罪人多賴以全活年五十六以疾卒于官囊橐蕭然無百金（可歎）之蓄屬吏士民助其喪以歸舊屋數椽不蔽風雨蓋致遠嘗言吾仕宦二十餘年不敢他有所積（此之謂善繼志）以玷先人清白惟大黎公文集失序編次訂訛刊刻成書吾願已畢子孫貧寒非吾所及也（清風介節非人所及）是以畢生未置田園半畝先世所遺亦于巡察湖廣及查河時鬻爲資斧不少留今妻孥饘粥不充而家聲弗替

論曰京兆性端介立氣節（太過人處在此）一生無所依附座客或涉勢利言其人遷某官則笑曰何足道或舉杯飲之曰後（尚處在此）但言立身行己人以爲孤高絶物不可攀躋矯矯亦雲中之鶴也然和平謙雅與人無競（所以爲君子）舉動豁達開誠直爽以此人多愛慕之（可慕者更難）歷顯仕官九列無半畝田（視人）宅以累子孫可不謂大丈夫乎

敘次質樸不事鋪張而京兆一生介節覺奕奕有聲有光不止雲中鶴而已論贊尤高古可傳

鹿洲初集卷九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傳

郭賢婦傳（媳莊氏附）

郭氏、字眞順潮陽周伯玉妻也伯玉名瑤以字行少負志節好讀書元至正中舉茂才異等不就（伯玉原非常人）隱居自樂與郭氏相敬如賓時稱海濱冀子郭幼聰慧父教諭授以書輙不忘通經學旁及子史（是一生出色處）百家能爲詩尤長於古爲人有智識善談論當世是非得失事了了胸中片言斷決雖老於謀者無以過也元末大亂盜賊蠭起從伯玉避居村寨寨衆方潛思嘯聚以聯絡守望保鄉村爲名聞伯玉故長者羣推領袖將奉以主寨事（看破）伯玉許之歸以告郭氏郭曰不可（卓識）寨中諸少年方驍桀自用其氣不可下勢皆不能爲人丁而公爲禍首不亦愚乎（左國筆味）夫矜能衒智者敗輕敵寡謀者亡不度德量力而先於衆者禍外負智勇之名內收敗

亡之實公何爲一至於此伯玉曰吾已許之矣奈何郭曰第稱疾勿往請得爲公謝之居數日衆果詣伯玉所伯玉佯臥不起以病報衆頗失所望然猶以爲稍瘥卽視事也郭氏因斂衽再拜辭曰公等不知伯（善于）玉無能（詞令）謬推重寄光榮已極雖駑劣不堪猶思矯首自奮勉慰衆望不幸福薄災生當幾疾作此天所以限伯玉也願公等熟計更立賢者無爲伯玉猶豫致失事機衆然其言遂引去別求主立之未幾以意見不協殺所立者（不出所料）自相雄長寨中大亂爲鄰賊所陷伯玉幸不懼丁難人咸服郭氏先見云初寨中多農賈儔相尚積粟郭獨勸伯玉分散之無餘藏日暮索綯（奇）人莫喻其意至是賊入盡燔所積聚伯玉引繩繫妻子併自縛如被掠者（妙計奇）賊不以爲意也乘閒得脫至溪頭寨居焉明太祖定天下命指揮俞良輔帥衆南征時寨人尚未歸附俞以兵至將勦之郭氏乃作頌俞（爲）將軍引一篇遮道上之（保寨計）其辭曰將軍開國之武臣早攀鳳翼附龍鱗煙雲慘淡蔽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羣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

氷灑向江南作晴雪潮陽僻在南海瀕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子亦念遐方民將軍高名邁前古五千健兒猛如虎輕裘緩帶踏地來不減襄陽晉羊祜此時特奉聖主恩金印斗大龜龍紋大開藩衛制方面期以忠義酬明君宣威布德民大悅把萊一笠誰敢奪黃犢（詩中有畫）春耕萬隴雲麓尾夜卧千秋月去歲壺陽戍卒時下車愛民如愛兒壺山蒼蒼壺水碧父老至今歌詠之欲爲將軍紀勳績天家自有麒麟筆願續壺民歌太平磨崖勒盡韓山石良輔得其詩大喜郭因力言寨人無反狀良輔曰此賢女所居其民必馴麾兵去溪頭寨得免誅夷郭氏脩辭之力也洪武中（始終一篇）舉伯玉賢良方正徵書至郭氏又止之於是伯玉辭不就以山林終有子三碏、礪、礦皆以儒術顯祿于朝少子彥器卽礦也以字行舉名儒第一歷官河南布政司叅議終朝列大夫郭氏百二十餘歲時伯玉與礦俱先卒里人高其行崇祀鄉賢而郭以年老一省母家作歸寧自敘其辭曰天甲年來度二週暮桑榆景雪盈頭五經立業儒家雅三子成名壯志售橋梓有光聯俎豆柏舟無憾泛橫流階前蘭玉森森秀斑綵扶來到首坵又數載卒年一百（好大年）二十五歲長子碏字彥敬爲棲霞縣令其妻莊氏亦讀書知大義居常以禮自閑元末盜起鄉民多依山谷間賊至挈（奇）妻孥入巖穴避之一穴多至百十人男女無別莊氏獨不入彥敬促之莊氏曰男女授受不親行則（言言正論）異途居不雜坐禮也今以亂離之故混處巖穴之中（見有迂拙氣）雜然無辨廢禮甚矣妾不敢也彥敬曰然其如賊至且擄何莊正色曰無禮（理正）而生不如死卽不幸見掠君

謂妾不能死耶請先試（誠烈者）之引刀自刎而死後三日賊大舉破其鄉無保全者君子謂莊氏賢而且智云彥敬感其義終身不娶

論曰郭眞順閨中豪傑也其賢智則合陳嬰母辛憲英爲一人文學禮法曹大家之流亞也其志行清高則老萊陳定王霸之妻差堪上下其享大年一百二十五歲則古今未聞有此不得不推貞壽獨絕矣二子皆賢流芳奕世得天之厚至於此乎（不可無此一段議論）婦莊氏有賢德以禮自閑殺身明信在當日良人與偕卽入穴不

畏無別遠爾捐軀似爲賢智之過由三日後觀之則後先均屬一死莊氏之智爲不可及矣是姑是婦可爲禮宗誰謂巾幗場中遂無蓋世豪傑哉

眞順千古異人莊氏亦非常婦得鹿洲史筆以傳之奇人奇文可稱雙絕

洪烈婦傳

烈婦洪氏漳浦杜潯農民薛燕妻也父洪仁母吳氏禱北帝廟神而生氏氏生顏色有光因名艷娘性警敏寡言笑數歲習女紅工絕年十八歸燕燕故族微又以大父父避亂江西往來遷播家產零落饘粥或時不充洪氏處之宴如（甘淡泊）也姑早故事翁以孝聞及居翁喪哀毀如禮營墳奠祭必與燕偕遇家中妯娌大小和睦無間言（眞誠迫切）二十八歲不宜子抱養又不育朝夕慘然勸燕置側室曰但得有宜子者吾以身下之燕以貧辭而薛門祚衰替燕兄弟相繼淪亡燕亦染血症臥牀褥洪日夜扶持湯藥不離側燕不食則與俱不食及病篤絕粒亦如之舉家惶懼勸之餐進粥數口而止蓋度燕疾必不起有殉亡之志矣（勢不可爲無如何矣）先是洪事母孝母吳最鍾愛之家既相近時來往饋遺每見母及門欣然竟日至是聞壻病劇來視女與處六十日洪獨不喜辭令去母微叩之答曰生爲薛人死薛鬼（正論不刊）耳吾上無舅姑下無嗣續從夫而死義也母爲好言勸慰之則曰我死正也（知大義）毋毋戀我毋一日攜菜乾來

馮秉

遺洪棄諸地曰我與壻食不盡矣姒吳氏在旁私謂曰嬸素孝何遽如此垂淚答曰母極鍾愛我最者嘗（一片苦心乃爲全）云女若死則我與俱我果死母必哀痛成疾是重我（母讀之聲淚俱下）不孝也今故拂逆令異時不我戀也母終不忍去因勸立嗣姒吳氏有男三願以手抱者爲繼洪貇之曰幸次者與我稍長易成立也燕疾篤湯藥多不能盡輙自飲之母遽阻曰藥豈可苟飲曰生死與共藥何有焉且夫所食也不可棄地（亦是正理）一日呼小姑綾曰汝嫂來爲我計世間曾有大棺可兩人同殮者否嫂曰

我與汝繼汝當撫兒子成立安得死則陽笑曰謝姒繼我我戲耳焉有許大棺可舁出門者乎時掌生虵頭瘡腫及於臂日夜抱持其夫略不覺痛楚逮燕疾已革難久留反陽言夫症漸回且瘳因强食言笑以（許多委曲只要紿母去耳）慰家人日紿母令去母憂亦稍釋乘間謂母曰母離家久宜往視明晨北帝誕祭訖再視余是晚母去洪氏盥櫛沐浴家人未喻也夜二鼓燕氣絶洪獨抱坐牀哭聲起家人奔救移時復甦比雞唱衆皆倦因放令穩卧辭家人回息獨小姑綾侍留不去紿之曰汝

兄睡矣我亦將息片時無留此綾出少頃燕沒洪氏爲燕揭寢帳端蓋衾自著新履緊束内衣服嫁時裳（何等從容）服取緇帛交頸懸牀楣端坐而死天欲明綾叩門無聲擠户入見嫂頭頸低向殘燈未滅呼之不語方知與兄俱逝時康熙壬辰莫春三日也夫婦年俱三十歲鄉人哀之浦紳士言於汪令君以其事上聞請旌焉、

論曰杜瀞薛氏世未有通顯者至明孝子薛大義垂邑志族始有聞燕故農家祖父四世同爨代有令德（補筆妙）

又得洪氏爲之婦亦足榮矣洪少不習詩書乃能勇於取義如此孟夫子所謂性善不其然乎人苟能自樹立巾幗猶堪不朽爲丈夫者鑒諸

洪烈婦處心積慮成於死者也上無舅姑下無子女一死亦極妥貼但母女之際殊難爲情耳讀至垂淚答曰一段令人腸寸寸斷矣

賴烈婦傳

賴烈婦名媧娘平和士人張習妻鄉飲賓賴天向女幼端莊不苟言笑年二八歸習夫婦歡相得也事舅姑極誠敬居處肅嚴（平日工氣）動有禮法已亥秋習病服事惟勤多竟夜不就寢庚子夏四月習卒賴氏哭且號曰我事君曾未幾日胡遽舍我去耶屏水漿絕粒朝夕哀奠家人慮其有引決意頗防之時以習父母在堂靈座置內室賴嫌几案狹小涕泣請舅姑大之從焉檢習所讀書整齊卷帙供座右（事死如事生）一日抱二歲女至姑前情詞悽惋若寄託狀亟請（責緊）爲夫立嗣五月之四日嗣定（可喜）設祭畢拜謝舅姑遂怡然（心事畢矣）加餐飯姑與之桃劈其半嘗之以美者奉姑家人謂其哀稍節也不知賴已先期令婢子向鄰人假薙髮寸刃爲自裁計矣和顏入內引凳坐靈座旁（造次亦齊眉）從容自刎將刃置几上（從容殺矣）姑闖房闈內有哽咽聲亟趨視死矣血淋漓注衣端坐不（亥刻）仆時年方十有九也姑爲理髮盥洗則見刃痕已聯（酉入午）合無間止一線微紅翼日殯殮顏色如生邑人士奇之以告于大尹談君請旌奬以勵風俗

論曰賴氏不待終喪急於死者也然不死絕粒屏水漿之日而死怡然加餐飯之時殆明于死易立孤難者耶宗祀有傳（九原可慰死者有功）從容就義不造次矣若夫端坐不仆刃痕自合則正氣精誠團結鬼神陰呵護之非人力矯强所能然也乾坤柱礎（推維賴以立）得之蛾眉嗚呼偉哉

三載夫妻矢志殉亡可傷殊甚然必待立嗣旣定而後引決則一片爲夫存祀苦心更可憐也欲死之速不待終喪卽嗣定之後亦不能再延一日非勇于取義者能之乎有此傳烈婦死不朽矣

林烈女傳

林烈女名萶娘漳浦烏石人也幼頴異從女師李氏（原從學問得來）授曹大家女誡通達大義稍長好筆墨晨夜不輟其父呵之曰汝欲作女博士耶婦人勤織紝宜酒食足矣於是學女紅亦軼儕輩性孝順無疾言戾色足不踰閾羣從兄弟有終歲未嘗覿面者蓋其貞靜（德性）然也年及笄許配雲霄人吳鶴鶴爲邑學生珩三子二昆相繼殀沒未幾鶴又病女聞以爲憂多托故不食夜則焚香禱于天乞減巳齡益之庚寅某月日鶴竟死女聞訃哀慟（貞志已定）請命父母乞奔喪父以女未見舅姑行婦禮且烏石去雲霄百里餘弗許（弗許亦是常情）因悲甚中夜自經母呼家人破戶救之良久乃甦自是寬慰百端許以（爲立嗣）不再適人而女亦若有所待者布衣蔬食屛黜鉛華凡親族婦女喜慶宴遊諸務概不與聞矣在父母前或勉强笑語每當風朝雨夜嘗以吳事爲憂流涕哽（所以未死）咽枕畔淚痕至透牀褥不敢令父母知也其意在吳（者爲此耳）家立嗣歸而撫之而吳之二昆既殀繼母所出者尚幼久之寂然女度吳家終無立嗣意乃決計完貞與

女伴訣曰吾命薄不如人而諸姊遇我厚不忍遽別（慘然情不令吳翁知之）吾今無他望矣吳嗣不立吾其死也衆駭愕未信女曰若第視之室中有井吾畢命之區焉女伴多方勸解不可回因相對欷歔潸然淚下一日母語其父以（議嫁）（此時不可）女終身事爲謀父應之曰吾已名媒妁有成議女默（不死難得如此爽快）然歸房中衣吳家納幣裳服投井以死時辛卯仲冬十有八日也年二十歲出其屍笑容可掬衣帶中有（妙妙）屍歸吳三字乃聞於吳合葬焉邑大尹汪公白其事于上憲褒之

論曰余觀林女奔喪不得立嗣不能其志誠可悲也彼與吳鶴初未謀面乃能引決自完可不謂知大義（推本學問）者乎心同皦日骨冷寒泉郤其德性固良亦得力於（之功欲天下婦人皆讀書明理也）班氏女誡者世俗動言教女不令識字何其謬哉

不死于夫亡之日而死于議嫁之時可謂不造次者使吳家肯爲立嗣則歸而撫之可也使父母勿奪其志則長侍膝下可也從容就義慷慨完貞非學問涵養者不能

貞節汪太君傳

汪太君八（提）旗名媛也年及笄歸覺羅爲宮詹某公繼室撫丈夫子三慈愛篤至持家有禮法戚族欽閫範焉覺羅天潢懿親宮詹（叙境遇之艱）弱冠授職累遷詹事府少詹事以剛獲戾遭籍産蕩析流離全無立錐地汪左右支撐佐宮詹敦睦宗黨（轉接字法入古）晏然若素歲丁卯宮詹卒汪矢志殉亡哀毀絶飲食已復念死易立孤難恐藐諸無所倚賴有負亡人臨終丁寧之托因强起襄葬事含痛撫孤時年二十有二也家既中落茹荼集蓼甚

艱辛（密而筆極疎宕）惟望三子學業有成勉强延名師截所居（叙事詳）斗室之半爲家塾鬻衣飾市經書楮墨饔飧脩脯備極誠敬已而貧益甚漸不能支命負笈就外傅又不能乃躬自課督風雨（歷歷如繪）篝燈聲淚俱下其後併無賃屋資棲身靡所因賃地結篷編籬爲屋以居或晨炊不繼朝夕教諸孤感動奮發讀書立志無替祖父家聲諸子偶息學嬉遊則號泣搶地（簡峭）痛刻責如不欲生皆哀懼長跪請改然後已由是大加愧勵癸酉秋闈伯子逢泰季滿保同舉于鄉甲戌庚辰先後成進士官翰林丙子仲子元旦亦舉于鄉三孫皆成名辛卯冬滿保授福建巡撫乙未總制浙閩汪就養官舍凡地方大事民生休戚惓惓詢問或拯溺救焚減餐分食冬則命僕婦製綿衣數百給（頌佳）繫獄者戊戌逢泰督學西秦汪遠賜手書訓以公明二字克遵母教赫然有聲名庚子秋朝命博訪（一筆該括）八旗貞節以汪氏青年守志懿行可嘉更從艱苦勞悴中閱歷年歲者甚久不可泯沒特加旌表海内榮之辛丑夏疾作聞報臺灣土賊朱一貴倡亂急命滿保星馳厦門調水陸諸師征剿復

時時寄語勉以竭力王事且常作手札示老人康强無爲湯藥分心六月捷書至喜動顏色焚香告家廟謝神庥謂人曰臺灣平地方寧社稷無疆之慶兒能了此吾無憾矣閏六月十三日卒享年五十有六

論曰乾坤不敝賴有爲之柱鍵者匪獨丈夫然節婦亦其一也顧立節各别烈易而貞難守貞者富易而貧難若汪太君生長富貴猝處窮約則其難爲更甚矣鐵骨凌霜（聲光滿紙）丹心貫石雖有偉然大丈夫未足方兹梗概也重陰雨雪而後復見麗日和風景星卿雲之

美又三子皆成名能建非常之事業造物者亦以其難報之矣當宁褒旌流芳百世人顧可不立節哉

叙撫孤處瑣而能雅散而能整具此妙筆顯幽發潛有功風化不小

薛節婦傳

節婦薛氏河南懷慶府脩武縣民薛道生女也年七歲許配邑人傅文鳳文鳳能讀書遊泮水康熙辛卯薛年十九歲議以臘月二十六日于歸將及期文鳳病篤父母舅姑咸議且遲之薛勵志已定（四字見全身）詢其母曰病何如母曰危甚恐不起故欲改吉期也曰期改而病可痊改可也改而不痊置我何地（一語潸然寸心刀斷矣）父母哀其志如期遣之入門趨視疾文鳳家素貧卧病土榻已大劇手足不能動移湯藥須灌乃入口薛晝夜侍側終不寐舅姑諭令少息垂淚對曰夫一息尚存（淒其欲絕）婦尚爲有夫病勢如此欲長在榻前能乎如是者十有四日而文鳳卒矢志殉之（三字見薛氏苦心）舅姑哭曰兒死次子幼風燭何所依幸留養我二人婦曰諾頃之所親或勸他適得聘金以爲養正色曰是玷傅門辱舅姑也（關得斬截）躬紡績織紝粗糲自安市甘旨以奉又三年舅沒拮据衾斂哀毀盡禮夫弟年稍長爲納婦每以儉勤孝養訓誨之居數月見叔與婦可以事姑也（婦教之也）（一死有道）慨然曰吾無身後憂可從夫地下矣（薛氏節孝完全無虧矣）遂絶食八日而死臨死謂姑曰婦不能

終養與不孝同姑年老無悼傷且家貧餬口維艱幸勿以新衣斂遺婦以不安也姑從之時丙申夏四月二十有二日婦年二十有四歲

論曰薛氏之志可哀也十四日湯藥夫妻五年中荼蓼子婦義盡仁至（四字斷得確）吾無閒然矣世道昌隆風化盛美貞孝節烈所在多著未有如薛氏者見之定守之固出之以從容成之以果決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誰敢以巾幗目之

夫死而婦不死爲舅姑也舅死而姑未死婦何以便死婦能教叔娣以孝而代養有人也將薛氏一片苦衷曲曲傳出使人仁孝之心勃然而興此爲情至之文

朱貞女傳

朱貞女江西人高安朱氏女建昌李家駒未婚妻也幼絕異不喜華綵服或衣之輒啼脫去（貞女之性便自過人）乃已束其髮以絳絲亦捫起擲地比長好讀書通四書小學周易毛詩小戴禮歷舉傳疏悉能窮奧義（詳述貞女之學）旁及史漢唐宋八家姊妹篝燈唔咿弗輟諸妹喜爲時文貞女獨不曰非閫內事也性至孝事王父母父母咸得歡心每膳必躬進食必立侍暮必手整衾席出立户外俟臥（貞女之孝叙次入古）乃去晨則立户外問安否起乃入庶母諸母胥敬愛之凡家庭事惟貞女是聽女亦善事庶母諸母詞和雍睦內外無閒言貞女父奉命督秦學遣家屬自京師還母陳夫人卒于道貞女扶櫬抵里治喪極哀毀嗣後每日必哭哭餘操家撫弟妹親授課業少閒復（詳寫其孝）哭如初喪者三年奄奄骨立見者莫不哀之所許字李氏子家駒以康熙辛卯舉鄉闈無何遽疾卒訃至家人秘弗告也貞女覺泣三日不食謀奔喪王母諭之曰若知禮者俟若父來也及父歸自秦恐傷父心承歡如平日居久之乃因王母語父請之李終喪父

以常理勸慰貞女流涕哽咽志堅決不可回絕食三（毅然）日乃許之將行問何服父曰於禮無之汝裁之以義勿問我遂行並齊乃喪服比至李氏舉家白衣冠號（一詩情景令人心惻）慟出迎鄰里皆雪涕貞女從容謁祖姑舅姑如禮然後適喪次慟幾絕廟見後克盡婦道奉養畢周暇則手一卷自娛脫粟飲水安如也家遣人覘之則謂曰歸語大人兒無苦也百年瞬息未亡人待盡耳毋以（愴然）爲念久之薦紳士大夫高具行誼傳當道議表閭貞女力請舅姑峻拒之且書告父曰兒事非中道自行所志而已庸求名乎脫以名加之死矣事得寢已而（此處更不可及）素食不茹葷父曰何苦對口偶不喜耳行且復矣其實權詞也父丁王父艱詔奪情再疏辭不獲日夜卧地哭嘔血復草疏賓朋皆諫阻貞女泣曰大人不得歸雖官柱國年上壽猶無與耳彼諫阻者非所以活（大義凜然）我父也誠無不格當邀聖鑒旣累疏請卒得歸甲辰元日京邸鄰舍火延燒數十家勢甚烈闔室倉皇遷避貞女獨不出曰死吾分也宋共姬何人哉反閉户坐室中姑熊夫人破户入持出之火遽熄得免是夏

仲父西鄉令君卒父聞訃悼傷過甚復嘔血貞女歸寧驚痛不能寢食每夕伺安否或流涕坐達旦以是嬰寒疾不令父及翁姑知及知爲醫藥弗肯曰吾女子何可令醫人診視父强之固以無疾辭弟員外郎必堦孝廉堪泣請貞女笑曰吾豈畏死者寧死必不（可爲引）於醫人腕下生也臨終謂兩弟曰死無恨矣但吾父（斧斷劈亦緣看得道理透耳）吾舅姑勿以我死爲痛則瞑目耳又曰我一生未嘗以寸金尺帛加于身死毋負我遂卒時雍正甲辰冬十月六日也年三十有四歲

論曰朱貞女壼內完人也少惡紛華知奉養德性固已殊矣凜凜節義從容乎以禮出之則亦由於學哉（結出）貞女爲今相國高安朱公長女少司空建昌李公子婦余恐以貴盛掩其賢故于傳中不敘父翁之名位非闕也

貞女至性過人又能深之以學其純孝大節豈惟閨壼中罕見其匹即鬚眉丈夫應亦聞之驚悸矣寫情寫景可歌可哭固是有功風化之篇

盧烈姬傳

盧氏、潮州鎮總兵薛受益妾也。先是受益仕閩爲建寧副將清明日出遊于郊遇婦女結羣祭掃先墓有女郎衣黑衣跨驢（眾動羨人）巾帨裙履皆如墨飄飄不類人間媛也受益以爲異縱馬觀之（天作之合）風來帨起奇麗非常詢從者知爲府小吏之女年及笄未許人受益屬郡守求爲貳室強委禽焉入門受益遷潮帥盧隨任之潮旦夕事主君甚（可愛）謹動止皆有禮法受益及嫡妻屠氏皆愛之受益多內寵好交遊客多拜受益爲義父者於是諸姬皆有義男年節帨辰稱觴上壽甚噪盧獨拒不納曰焉有（詞嚴而婉）二十歲之母得三四十歲兒乎時仲坑山開銀礦鎮轅月有陋規每至盈千百諸姬攫臂競攫之受益以爲笑盧凝立不動即與之亦不受（廉靜寡欲）曰無所用此居久之受益以疾卒諸姬慟甚盧從容如禮舉哀數聲而已見嫡氏哀毀反勸慰謂死者不可復生夫人幸爲兒曹強自愛勿過悲傷恐生疾妾當從地下侍巾櫛（常情）耳諸姬掩口揶揄之越翼日盧櫛縱笄總衣紳綦屨（心護了絕怨）內衣縫紉相連極緊密上堂向嫡再

拜曰妾不才事夫人不克終今將隨先君於泉臺矣屠夫人泣曰若年少毋自苦若未有子女盧負一生（徒是）吾當爲若善處之盧謝曰妾志決矣諸姬猶竊笑且（爭妍故態耶亦淺不得也）志曰撒嬌耳哭且不盡哀何有於死盧悉出平生所蓄積簪珥衣服朱提玩好針黹雜物遍遺室人然後及其母其父其兄皆拜辭道別衆以好言慰諭亦未（爽決）敢遽信也還入室取繒帛爲繯挂梔架上投而逝家人大驚喧傳潮郡守梁文煊聞之遽往視曰烈哉風（郡守亦得）化所關不當置屍側室命舁出中堂視含斂拜而奠之司馬別駕海陽令丞尉各營將弁及鄉士大夫皆往拜、厝其棺于受益之旁時康熙四十一年秋八月二十七日也受益山東人事母孝時稱薛（孝筆妙）孝子盧氏閩之建寧人殉節時年二十有八歲

論曰婦人以立節爲（千秋鐵案）尊分位非所計也使盧不死不過尋常一麗姬天下豈少美人哉從容就義骨有餘（嗟乃揚厲以風立節）香雖泰山之重褕翟之榮無以加於此矣世有身爲大臣高談殉國而或呼家人飼猪或遍辭墳墓親戚終不克死者對北方（罵盡人）知盧氏之貴也盧非上著海陽

邑志逸其傳余聞之山人（不沒人功）陳瓊特表而出之

烈姬舉動種種出色却又周到細密從容慷慨兼而有之作者慘淡經營極游龍矯潔之致太史公得意筆也

許門節婦列傳

吳氏南靖崎溪儒家女許逢桂妻也逢桂明進士留卿公祚昌從孫世居漳浦之西郊景文里兄弟四人長逢春桂其次也三逢龍四濤飫于庠皆醇謹力學能承祖父教在舊閥中最號有家法（老勁）桂年十八娶吳年十四春結縭冬舉子時泰（一頓）未幾桂沒吳年十七自矢守孤親戚哀之而懼其難也吳從容鎮定喪次外罕聞哭泣聲惟孤兒飢飽寒暖飲飼衣服是節家中（專志于孤不問貲產節婦中之最得體者）貲產出入大小諸務悉聽翁姑及伯叔處分不參一毫己意時泰既就外傅猶躬爲執巾沐垢撫若嬰孩泰性孝能自立悲母之苦節也念非讀書莫可以成（孝子）名報母者稍長善屬文娶婦蔡氏西林士人女與泰生同年亦純孝相得甚歡週年而有子一堂之上三代怡怡衆謂節婦功成矣（一頓）亡何而泰卒年二十有一蔡晝夜號哭不欲生人勸之不止每哭輒嘔血謂姑曰母年甫三十四可撫孤孫成人兒夫婦不孝負罪（可憐）相從地下耳血淚俱盡後泰一年而卒遺孤能振方二歲吳撫之衣食浣濯教誨視撫兒時加謹能振舞

勺象每言及父泪涔涔（又一孝子）事祖母奉命惟謹所親皆爲歡慰吳亦竊復自慰謂此子之庶幾有成立也（一慎）年十九將授室矣忽病沒吳拊膺呼天大慟曰吾年十七哭夫守子三十四哭子守孫謂孫在子與夫俱在耳（聲淚俱下令讀者亦）今孫又亡（爲嗚咽）三世拮据惟我一身我更何守哉絕而復蘇自是哭不輟時輙昏暈與語多不省夫弟濤攜其子時彰告以爲嫂立繼領之而已（可憐）遂不復起以雍正癸卯夏卒年五十四行道聞者莫不隕涕欽其節而哀其遇云時彰入繼時方十齡今成立矣（可喜）

吳氏性娘逢桂妻族妹也年十六歸逢龍性和而能敬動止言笑事事有禮法似承理學家閨訓者逢龍沒氏年二十四遺孤時夏方五齡次時旭未及二歲自以孤幼舅姑在堂不可頃刻離凡十餘年不歸父（得體）母家雖父母强之不往也姑有疾氏籲天願以身代視湯藥臥起扶持痾癢抑搔徹晝宵衣不解帶者五（純孝）閱月或夫弟從子侍問歸己室然漏下三四鼓輙起有呻吟聲即立至姑喪數日不食乃啜糜粥過時而哀漸成疾久益病見者皆知其不求生（可憐）時夏長授室

既彌月吳扶病喟然發嘆吾今日可歸寧父母矣亟命駕之母家比還病益甚名二子曰昔不從汝父死者爲汝兄弟幼代汝父奉二老餘年耳今吾事已畢有婦可理中饋沒吾寧也汝兄弟事叔父母宜如父（數語可垂爲家訓）母愛諸兄弟宜如同胞敬守先訓勿替家聲吾與汝父含笑九原矣時惟季娣林氏齊眉多子而長姒林氏仲姒吳氏皆青年撫孤氏將與之永訣也命兒婦皆肅以來談竟日悉處家格言可爲兒孫世世法又（情不盡傳）言我等妯娌同事數十載未嘗聞一間言不知後來（讀者亦當爲淚下）

人肯如此否灑淚握別家人旁觀無不泣下者以康熙丙申冬卒年四十二（長姒林即逢春妻也逢春沒撫其四子尤少子時盛又殁林併撫孤孫今年近七十矣孫支蕃衍傳姑闕之以待來者）

鍾氏邑文學鍾重華女年二十歸時盛有賢德內外井井時盛力學有聲年二十八而殀鍾矢志柏舟撫二孤八載以哀毀成疾而沒

論曰兩吳立節皆足撐持宇宙大吳之事自古鮮聞哭夫哭子哭孫五十一年之間三歷奇慘孫亡何守聞其語而不墜淚者非人也小吳純粹可爲禮宗功

成瞑目鹿水梁山此二氏大足增色矣蔡與鍾皆之死靡他以哀毀孀年不求合未亡人觀之何許門之多苦節也（必然之理）余聞大雪之後必有陽春苦節之家當有達者能無望於其後之孫子乎

一門五節厥境已不可問况有撫兩代而無成者何辜于天俾至斯極同一苦節之中却又有幸有不幸也沈痛雅潔情文備至令觀者淚下涔涔不忍卒讀

海陽陳烈女傳

陳烈女名寶娘廣東海陽人府小史陳子頡女也幼聰敏有弟讀書旁觀輒成誦通孝經內則以古賢女（有志）自期代母操井臼食貧作苦循循乎大家風範焉（學問涵養決然）年十二許字邑人黃士振（知禮）士振父開春太學生也辛巳捐館舍女聞撤簪珥疏衣粥食越朞未嘗一華飾（牢空霜露）里人方嘖嘖孝行以爲賢且知禮未幾而士振訃至矣時在機失梭昏仆坐地拊膺慟哭少間請奔喪父母不許女嘆曰夫者天也既失所天有死無二然必親治三年之喪始盡未亡人之禮今二親既不我行死且留餘憾夫母劉氏勸慰之泣曰兒非不念父母自甘不孝顧婦人以貞信爲節虧節辱親不孝尤大（至理嚴正）伯母侯氏孀守者教以在家守義可慰父母心完貞志（此說亦是）節孝兩得女曰伯母苦節乃爲孤弟在懷宗祀爲重兒所處不同各行其是而已（堅決）遂絕飲食三日水漿不入口出笥中手迹少時珍玩雜物悉焚之書籍筆墨付諸弟勉以讀書泣數行下父母防之密不得死佯改容機聲軋軋若無事者舅氏劉亮夫至多方寬喻

慨然許諾父母以爲信防稍疎治觴欵舅忽而雷雨（感動）大作家人晒衣服者急走收之則見女已自經瓜架間疾呼不應急解下死矣（了當）雖甚雨而衣裾無沾濕且形神不改於篋內得遺詩一首有奔喪違妾願迅步逐郎踪之句時康熙壬午六月廿有二日也年十八（今新）署海陽令安定枚潮守梁文煊白其事于上憲以格于例（例合矣）未題旌檄遣致祭給匾褒之夫家迎其喪合葬于百丈埔之原

論曰陳女幼知書通孝經內則以古賢女自期立志固已不薄矣泮冰未迨鵠偶分飛使其長侍膝下未嘗不可扶植綱常增鳳城山川之重然曠日遲久事更艱難不如一時烈烈舍生取義之爲快也人生百年總有一死患不得其所耳陳女雖死猶賢于生嗚呼可謂明哲也已

烈女當日一決耳寫得有學有養秉禮守義毅然不可回細微曲折無所不到論曰死賢于生其得斯文之謂耶

潮陽陳烈女傳

陳烈女名菊娘廣東潮陽人農民陳錫謙女也幼端重不妄笑語孜孜以紡績爲事鄉閭俗樸無紛華惟春社蜡臘梨園歌舞婦女羣趨視爲遊樂女終日靜（貞靜）坐（還人）不出房闥固强之亦弗赴衆謂陳氏女不好遊云年及笄許配隣鄉萬阿一一故農家者流敦本尚實孝弟力穡兩家門戶既相當情性亦頗相宜雖男女（爲下文往視張本）未迨氷父母往來固歡然周洽也俄而阿一病女聞之憂形于色少飲食及病篤益憂甚竟日無一語（憂亦得體）寢食俱廢一日晨起忽訃至其母以壻家相距不遠且平昔過從習熟倉皇走視之女沐浴更衣（從容就義）正襟坐牀上取素帶爲繯挂牀楣間以頸投之凝然不動聲色比母歸則見其端坐弗起呼之不應頗詫異就視之死矣（不可少）時康熙辛丑秋七月五日也女年十有七歲夫家求其屍合葬焉鄉人義之（鄉人亦可嘉）醵金爲立嗣且共磨石表其墓

藍子曰往余攝篆潮陽陳女事已越七載矣寂寂未有聞於余耳者蓋時當頻年荒歉後軍士方脫巾而

呼萑苻遍野獄訟充斥未暇一爲訪求而邑士大夫亦弗遑以此見示事機錯過旌典未膺深可惜也（真可惜）庚戌秋有預修郡志之役邑孝廉陳君能夏共相晨夕始爲余言之因屬君確訪事實列入郡乘併潮陽邑志亦令載筆者修補陳烈女所以得傳于世孝廉君（歸功孝廉不沒人善）力也余既重自愧且更爲烈女幸焉

不事雕鏤自成文采以烈女從容就義事跡本佳無所庸藻繢耳作者好善之心盎然行墨之表

鄭烈婦傳

烈婦鄭氏（提清）廣東澄海縣儒家女海陽縣民梁至良妻也至良繼母所出有前母兄曰梁某爲諸生繼母亦鄭姓孀守撫孤視前子如已子（賢母）生與至良兄弟怡如也婦年十八歸良（賢弟）良性孝友任勞勤藝圃力田以衣食其兄使專儒業婦事姑尤謹睦娣姒（賢婦）井臼操作澣濯掃除之役皆獨力爲之姑喜良夫婦之能承歡又生得釆芹列於士類（好箇士類）儼然詩禮人家可以娛老矣雍正三年乙巳至良卒遺孤女三歲姑痛子傷心慮婦

年少家貧必不留哭之慟婦矢志養姑（孝節）且云有五月娠倘得男可延夫祀姑曰如窮餓何對曰婦自爲之所即餓死（新鮮）亦甘心耳居無何而梁生有（渾身毛角）不可問之意婦堅貞自持俯首飲泣生不能容迫改醮婦不可生故促之雪涕哀求（可憐）請俟腹中兒誕育生不得已暫聽既產男不數月復迫益力以爲必將累已婦曰我自求食一絲一粒不以相累也家有田八畝生悉踞之婦分得圃畝許襁子（早已一嘔苦節圖卸擔后心肝亦爲）牽女荷鋤種溉於羣從娣姒間爲針黹（墮淚）爲磨舂易侖米以奉姑養子而自食糠粃時

潮中歲歉米斗至數百錢（大有力量）丙午丁未洊饑流亡載道婦拮据幸延殘喘姑及子女皆無恙人咸重焉生憾其無去志自計窘之値族女與生之女鬭族女走依婦生女遂而行兇（可憐）婦阻之遂懟於父母皆鬨擒婦出撻婦曰我知罪矣無以寡弟婦軀體辱尊拳也（積逆極矣）生猶不肯已擢婦鬢毛用猛力連拔之（此時惟有一死）婦旣歸房中念所親毒虐無已勢不可以復留潛然默坐（詳細）夜出平日所績麻及敝衣裳投之火恐火光爲所覺手持小釜火起卽覆之又以衣裳各一付女曰此猶可蔽體若留之明晨母將去若善視幼弟（令人腸寸寸斷）早起跪姑前泣曰婦不能復事姑矣姑哽咽不能語又遍辭羣從娣姒皆欷歔歎息而別家命一原媒偕之去媒卽姑鄭族子也（婦節全矣得其所哉）婦行至廣濟橋仰天一慟呼其夫者三遂躍入韓江死時雍正六年戊申六月朔日也婦家無父母昆弟（狀不可泯）生蠲原媒以失水欺鄭族而泯其迹焉雍正九年辛亥海陽尹張君修邑志憐婦節烈爲次其事於遺軼（春秋書法意味深長）完貞與諸難婦合傳曰雖非遇盜也情與相類傷哉

論曰余讀海陽縣志至鄭烈婦事不禁三太息也其旨遠其詞嚴蓋尚有春秋書法焉婦女守貞綱常底柱奈何强使易志全無惻隱之心天地間有此毛角人乎余悲鄭氏之志哀其遇欲詳其事蹟博問諸正人君子久且確而後論定（愼重）秉彝好德人心同然貞魂（應爾）能終寂寂哉（旌表）將直書生名則生不可以立于人世余（得大）職在彰善不在癉惡姑爲諱之卽鄭也亦志爲夫立節耳（士膽可爲貞魂釋憾）之貞之烈皆足爲綱常底柱且烈較烜赫則逼之乃所以成之何必復留遺恨於毛角之親含笑九泉可也

鄭氏苦心苦節聞者酸鼻偏有此等不仁之親可恨極矣然年少守貞閱歷艱難不如烈烈一死較爲直截廣濟三呼聲聞千載誰謂烈婦不凜凜如生耶逼之乃所以成之最爲確論

陳烈婦傳

烈婦陳氏名貞娘海豐縣民陳英芝女同邑黃允卿妻也年十九于歸甫一載而允卿卒氏號天慟哭絕而復蘇者數次決意殉之（堅定）有遺腹娠數月矣（從[illegible]古篤）舅姑勸之延夫祀婦矍然輟泣曰諾及月辰產得男家以爲慰婦抱男拜舅姑（性急）哭而納諸姑懷中曰婦不孝不能事毋反以藐孤累老人婦死有餘辜也卽絕粒不食（如恐不）所親皆泣涕多方勸解婦且哭且拜曰夫巳死義不能獨生所不早從地下者以身有數月之娠耳玆幸

得男吾願畢矣絕食七日（果決）而死時年二十歲與夫合葬于大安之原

論曰陳氏之死何其急也舍生取義若恐人之奪巳而過此卽巳無及也近世丈夫作事多遲疑能如斯之堅定果決者有幾哉（不多得）海豐詩禮之邦士敦品行女尚貞烈沐浴　國家化行俗美非偶然也邑有節婦許氏爲黃元輔之妻年二十一而寡遺孤週歲矢志柏舟事姑盡孝教子成立今年八十有一六十載淩（[illegible]）霜苦節亦壼內之完人乎諸節烈皆以家貧弗聞於遠今辛亥冬舊令尹天長王公臚厥事蹟以言于郡守吳公吳公欣然爲請旌表余是以知之王公在豐日淺適丁饑饉盜賊之秋邑人士未遑語及今去邑四年猶留心風化惓惓不忘若是則君子之所爲可（見任而傳舍其官者聞之何如）知矣許氏尚稱未亡人應俟後之載筆者

敍次簡質不事捕張而烈婦通身精神奕奕楮上論中帶出許節婦尤見苦心生人無立傳之例得此齒及巳不啻預爲立傳矣顯微闡幽維持風化不淺

貞烈張女傳

貞烈張女名愼娘廣東海豐人諸生張有惠女也許字謝復開之三子曰錫川復開與有惠同庠兩家皆詩禮門户相當意氣相投合錫川年少能讀書衆謂東牀不偶矣年十八未于歸而錫川病没女聞訃悲慟慨然有殉亡（成句在胸）志哀告父母請奔喪許之蓬頭易服涕泣詣夫家執喪禮舅姑妯娌皆憐之念夫嗣未立（七有見識）未可死且父嬰痼疾（方不是一死了事者）恐以女故傷父心強啜粥朝夕哭奠久之無所言人莫能知其意也迨百日泣拜舅姑請為夫立後（有大主腦）復開以次子之子繼之女仍歸母家（得體亦）侍父湯藥（以全孝）孝養周至及期年有惠疾已愈女復泣告父母請舅姑為夫求塋地（此亦要着）地既得女聞之欣然曰夫有後而塋有地吾事畢矣是夜投繯死（了離）時康熙五十有六年仲冬朔日也女年十有九歲兩家父母義之與錫川合葬焉

論曰巾幗為名教之干城吾於張女見之為夫立節貞也不忍傷父心孝也汲汲求為夫立後為夫擇塋地仁也夫有後而塋有地慷慨赴死烈也女没後之十五年海豐舊令尹王公廞共事于惠陽太守為請旌表余始得聞其詳嗚呼如此人者豈可以不膺旌典哉

張女大有見識步步從容無一毫激烈氣及得死所慷慨直截無一毫兒女氣可謂巾幗偉人

程節婦傳

程節婦福建漳浦人儒童許琫妻諸生程憲淳次女也年十九歸琫克盡婦道事舅姑祖姑甚（婦道）敬謹逾年琫卒婦哀毀欲以身殉姑及祖姑弗忍也苦勸之婢清勤有遺腹娠請俟其產得男可延夫祀若女也（爲夫宗祧計）別立嗣（是其心事）婦曰諾已而果得男婦喜曰夫有祀矣（願足）潛製新履及衣飾送終之具人問何爲答曰自備耳不孝不能終子職不以身後事累親也（至孝）夫既小祥婦經營家事從容整楚人莫知其意尋自經死（爽快）時康熙六十有一年秋七月也邑人士以告于蕭令君給匾旌之

論曰程氏之死不激烈不濡遲抑何其和平中節也良人有祀自足含笑九原喪至小祥雖於禮未終於殉夫則已（却當）可矣從容慷慨兼而有之巾幗偉人名教柱礎特兩家門户之光云乎哉

僕實直書不事鋪張潤色自覺雅潔可傳

鹿洲初集卷十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訂

記

棉陽書院碑記

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提綱）余謂非必天下也即一官一邑亦然欲正風俗必先正人心息邪（扼定主腦關竅）說距詖行（喚醒）賢才不可多得當培養而玉成之然則化民成俗之方興賢育才之道莫先於明正學（斷然）潮邑介嶺南文獻之邦昌黎過化趙子助教而後英賢代興文章星炳號稱極盛獨正心誠意之學濂洛關閩一綫相承之道統則杳乎未有聞也（風俗之壞只緣此處不清耳）余以菲才代庖茲邑適當頻年荒歉之後脫巾而呼者五營持梃而奪者遍野伏庭攀輿繁言相告訐者日千七百有餘人盡瘁經營鋤荊斬棘兩月而始稍就緒不[illegible]靡恥道喪有林妙貴胡阿秋之孽以後天教流毒遠近歷多年所招誘四方無賴爲徒數百人駕言能書符治病爲人求嗣又能使寡婦夜見其夫以故城村風動澄揭惠豐之人無不篤信其術重趼而至余聞而髮指躬詣禽之庭鞫其所爲多不可問乃斃二渠魁從犯以次杖儆餘黨數百輩皆人其人邑紳士方以殄孽消妖洗穢濁而清明爲快余則皇然內慙謂教化不興使吾民泯泯棼棼以至於此實官斯土者之咎今羣邪滅息醉夢初醒此風俗還淳人心返正君子道長之一大機不可不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也（捺勒有大力）籍其盧于官毀其奸竇更其門牆以爲闔邑人士讀書講學之所榜曰棉陽書院棉之風俗將於是乎正（篇法）棉之賢才將於是乎得之矣顧惟書院之建必崇祀先賢以正學統正統不明陽儒陰釋之徒皆得竊其似以亂吾眞（循名責實不朽之論）宋有白鹿書院亦有鵞湖書院明有河津餘干之講學亦有新會姚江之講學同學孔孟同談仁義而操戈入室甚至詆紫陽爲洪水猛獸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夫非天下後世之大憂歟周程張朱五先生上接洙泗之正傳下開萬古之聾瞶宜妥侑斯堂春秋祀典勿替俾學者識所依歸而異端邪說不能淆

亂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自書院既建以後邪說息詖行消人心正風移俗易禮樂可與余亦幸茲雨暘時若百室盈寧得于簿書鞅掌之暇與諸君子橫經講學溯白鹿之淵源（立腳跟在此）塞鶩湖之坑阱雖不敢謂廓清摧陷可能於斯道有功亦庶幾茲邑之風俗人才由斯而一大振起哉希聖希賢自是儒者分內事世多聞之震驚則不學之故也吾所謂（言言着實此喫緊爲人處）學者非窮高極遠幽渺難行之謂卽在爾室屋漏人倫日用之閒爾心無邪則爲正爾意無妄則爲誠爾爲善人無爲惡人則可以爲聖人尊君親上祇父恭兄爾之能事畢矣（文勢騰躍不可捉摸）文行忠信是爲四教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吾所以移風易俗者在此所以興賢育才者亦在此願諸生發憤自雄以聖賢爲必可學登五子之堂讀五子之書行五子之事（章法）濂洛關閩將復見於今日夫寧獨一鄉一邑風俗人才之關係也書院爲屋三中祀周程張朱五先生前爲諸生出入行禮之所後爲閑存堂凡學舍十有八院左有隙地可擴充尚遲有待余忝一日長敢不揣固陋而爲之記若春秋典禮祭享田租同學諸子姓名另書他石

其氣味似曾王諸記而其精詳醇雅庶不從唐宋大家中得來故是古今不刊文字鳳凰五色備舉見卽天下大安寧此文之占驗亦如是

重脩潮邑義學碑記

自古美玉必藉良工美才成於師友（使責成教者）師道立則善人多濂溪豈欺我哉化民成俗之原惟在師嚴道尊人知敬學是以昔賢殷殷立教澤宮之外復有義學之設責之專任之重也潮邑義學在縣治譙樓之東始於康熙二十四年前令臧君憲祖創成之爲齋舍凡二十間迄今將五十年牆傾椽朽瓦桷頹敝春雨漏淋無地容足諸生猶勤勤於學聲琅琅（文情彬秀）出金石閒余愛之因捐清俸設法興脩先小學次大學幽齋曲徑靜几軒窗雖在闤闠之中而有山閒靜穆之致不可謂非讀書之善地也士爲四民之首一舉一動關係鄉民風士習端則民生觀感興起日趨于厚不端則鄉里效尤放縱日競于邪故士不宜妄自菲薄當以言坊行表（要旨）爲己任潮邑文物之邦民風未盡淳美今盜賊廓清豪强斂跡訟師棍蠹漸次驅除加以歲登大有萬井盈寧正我民安居樂業興起教化之秋也余不佞不能家喻户曉惟有隨事誘掖樹之風聲使知孝弟仁讓爲官斯土者之所樂聞而所藉以身體力

行爲鄉閭孝弟仁讓之矜式則所望於諸生助我者非細也余以闔邑人心風俗（關懷學校情詞充沛）分寄其責於諸生而又以諸生立心制行學問文章分寄其責於司義學擁臯比之一二人可不謂專且重哉明經姚子先登篤學能文之士也根柢深厚不同流俗可爲諸生師表茂才鄭生大釗醇謹好學足跡不輕造公庭以之師小學課童子克稱其任義學之脩二生籌土木董工匠悉心經理備極賢勞余又念學租微薄清出前人乾沒官租文會張陂沙港濟糧歲共穀二百餘石以爲棉陽書院及大小義學師生膏火之資循例詳請不知上官其許余否倘邀嘉惠亦斯文之慶也自笑寒酸力微規模窄狹未能恢而大之睠茲義學之側有前令彭君未成之廢祠牆垣露立基址頗寬以之擴充義學建講堂齋舍當必大有可觀者（藝[illegible]憎摯想其心）此與棉陽書院之左柯家廢地如出一轍余曾向柯生購求爲書院增亭臺講室（力之存）而生以外出未歸阻余之興二者皆余心中所欲爲之事未知余之駐此有幾月日木强顏拙爲人所忌而上官憐我狂愚欲改調他邑以

去恐土木工程非旦夕所能猝辦後之君子有與余（吾望殷矣）同志者不獨諸生之感亦余所厚望也（來者感自奮矣）義學諸生濟濟技彥皆一時之選而趙生世成林生愛霖與書院之劉生峯銳林生之檻鄭生炳文尤其矯矯出羣非復尋常士也附書于石以志一時人才之盛

此與棉陽書院後先告成者也下車以來惓惓庠序不期月而士奮于學俗趨於淳至誠動物孰謂風俗難變哉

文光雙忠祠祀田記

棉陽之祀雙忠自宋熙寧間始也（有來歷）邑志載軍校鍾英入貢京師道出睢陽拜張許二公之廟已夢神告以將偕南行指寢殿笥中遺像示之鍾事竣還仍過廟如言詣寢殿探篋笥果得像及銅軋以歸一夕而至棉人素欽仰二公忠義謂靈爽所依必致佳祥千百載城池可保無患乃建廟祀于東山之麓（棉人大有見識）於是香火遍棉陽窮鄉僻壤皆有廟而文光寺後一祠則因明末寇亂薄城城中諸紳士於嶺東古廟請二公神像（文光祠來歷）入城捍禦者也賊望見忠魂金戈鐵馬率神兵殺賊遂遁去城賴以安於是立祠祀焉顧祠惟田乃可久獨此祠向未有議及者左近文照堂有僧靜會晨夕奉香火恐後來未必能繼僧乃請于邑之紳士捐貲置產爲歲時薦享香燈之費得貴山都八畐中田一十三畝二分有奇請余書于石余惟潮俗多淫祠自（以昌黎文山作陪客本地風光至當不易）昌黎公建邦啓土而外獨雙忠大忠爲正大忠祀宋丞相文文山先生雙忠祀唐睢陽張許二公皆可使百世下聞風起懦維千秋綱常於不墜者也使當日

（二公功）睢陽無二公扼守則賊勢披猖河朔潰盡誰保江淮以障東南半壁中興二字夫豈易言前輩謂唐之不（然為唐室撑持半壁江山功實不細）亡二公之功不在李郭下蓋非阿所好者矣二公平生氣吞逆賊忠憤常周宇宙亘萬古而不為少衰使見戎馬近郊梯衝乘墉必怒髮裂眥殄殲醜類不畱（此亦二公所必然之事）遺子此理之必然而不可移易亦為民禦災捍患之常非棉人之好為語怪也棉人敬祀二公當學二公（無限深情）之忠義食祿不分憂乘馬不濟難吾知免夫思忠義（所屬望于棉陽風化者更非淺鮮）之為美凡一毫非忠非義之事皆不敢為則孝弟由此而生而風淳俗美為太平教化之助則崇祀二公捐貲置田者之功亦不細也靜會為棉陽好義僧賑（好義自是可嘉）饑埋胔不憚煩勞庶乎韓公所謂頗聰明識道理者（瓜田李下之嫌不可不慎）而余絕不敢與之遊恐蹈昌黎大顛故事貽後世不白之譏而其有功於斯祠則與諸紳士一片苦心均不可泯沒也是為記

張許二公忠義關係千秋臣節祀之為宜作者遂欲藉此以化導棉疆可見民生風俗惓惓在心無一時一事肯放過也

遊夢筆山記

夢筆山在浦城西北郊距邑可半里相傳江文通讀（地以人傳）書處也余童時即聞茲山為浦城名勝思欲一遊不（渴想）可得乙酉春從學使沈心齋先生至其地出郭眺之心甚喜行愈近而興殆索然遠望有二三古柏亭亭可愛既至則奇止此矣柏之下為寺寺之旁為文通（所見不如所聞）祠俗僧數輩荒草一坵非有他景也其為山也卑而小既無巍峩壯偉俯視八州之槩又無奇峯怪石幽（似殷深源當日）泉曲徑爽人心目之間徒以頹然一拳土久享芳名余甚惑焉豈所謂地以人傳者非耶不然何其負重（如此者僅多）望而中無實也將江郎才盡而茲山之勝亦隨之余（解得有趣）終莫得其解請以問後之來遊者

世間負重望而無實者何獨此山為然而藉人以傳附驥乃顯則此山亦其一也高步遠眄古雅絕倫

遊茗川記

丙戌仲春既生魄何子馥庭從余遊茗川茗川者馥庭家別業也（點出主人）在郡之東南蔬圃數百弓環可二里爲巨園園有巨池池有亭亭後有竹循竹而下池之東（蟬聯）也有梅花閣閣外梅樹繚繞實纍纍如貫珠葱蘢邃密宜避暑池之西老椰偃蹇倔立小草芊芊散花雜木繽紛蓊薆皆可愛行三四十步有小池荷錢方出水從池上過石橋（篤過）卽南溪草堂也極西又有池無奇景取其水便于種菜云折而北更十數椽風送花香烟飛嵐色鳥雀語桂蘭閒如笙簧聽之忘倦轉而南則高堂大厦難以言景稍轉爲篆松軒臨巨池投罟于水魚應手至豪歌放飲攘臂談天下事不知身之在何境也（前幅敘茗川之境此下寫遊人之志）嗟乎如斯名園其可易得乎哉單寒阜犖之士類能爲山水增光而天若獨嗇其遇甚至欲求容膝之安以與古人相晤對如在三島十洲可望而不可卽而膏粱貴介名園深美不爲鷹隼犬馬之場卽爲呼盧陸博之地而天每樂畀之而不吝吾不知其何意也吾子年少未知得斯景之難則未知不負斯景之難夫惟知其難而後能長保其有有之而負之未見爲能保也余忝一日長烏能已於言哉遊興酣作記示之

清音幽韻歐公所以起五季之衰也是作頗擅其勝

遊武彝山記

閩中山水幽奇以武彝爲第一（定評）余之結想遊茲也十年矣（欲遊之久）武彝居閩北之崇安去江西爲近余家漳浦在閩之極南地鄰東粵相去千五百里吾漳能遊武彝之士百未有一不獨余爲難也蓋非有力者不能遊即有力者非有便道經歷富沙潭陽之間欲其窮數月之力出千五百里之外以遊名山亦未易覯斯豪舉哉（見得此遊之難）己丑夏吾師沈心齋先生重來閩嶠送之至崇安因得以從遊武彝殊快甚（安得不快）登問津亭入古觀參天丹木夾道繁陰遂邀堂上遶後庭摩娑斷碣以爲娛遠望高岡彌天石壁有幔亭二字大可二尺許黃冠云方廣各二丈乃紫陽夫子手書（恰是遠望）采茗童叟復嗚嗚歌唱相上下洵可樂也出迴廊臨清溪土人編木爲桴畀余乘之由一曲溯流九曲兩岸奇觀目接不暇大王峰巍然高拱玉女亭亭若迎若送其餘羣峰（省筆）羅列拜舞俯仰進退皆似有眷戀情緒大抵海內名山多奇在石木如此山渾然石骨儼似人工削成巉巖（古雅不俗修向他山不稍）昂首頭大於廬小泉從石木迸出瀏瀏竹樹間如天半飛花滴歷澗底峰峰皆然峰下溪流縈洄坐水遊山飄飄有仙意（照應自然）所以老氏之徒號爲洞天而吾鄉山水無復有能出其右也余乃舍桴而步遍陟高巖訪名賢遺蹟拜紫陽夫子於精舍謁定夫諸先生祠至接筍峰而余懷不知何適矣（生出後半篇文字飄忽之極）峰高插天周環陡絕昔人以十圍之木長十餘仞者爲梯梯窮復接如登天之勢至上梯復窮則過雞胸石石僅容足（奇險）右壁立左臨淵谷不計丈必手捫鐵索斜行不敢反顧行可三十步稍坦古有亭今廢從石畔排闥入過劍脊小失足則墮崖從人多猶豫有半途而返者或竟坐峰下以須（關鍵）黃冠爲余言昔人多避兵於此若城高巖晚對峰金井兜鍪大小藏三姑石小桃源皆避亂勝槩而天遊閣一覽臺九曲諸峰歷歷足下尤遊人所托跡云（有遠神）余是以知昇平之樂而登臨之自適也假使余生當海宇未靖之日即有力好遊且無由一至於斯就令生長斯土而緣崖遁谷惟恐見獲何暇尋奇問勝聖人在上宇宙肅清（太平景象）山川木石倍加妍秀此日吾師弟子從容暇豫攀躋徜徉於此間可不知所由來與（鄭重）

抑余又有私焉（師恩乃是一篇骨）余與茲山相去千五百里藉非吾師之來得以追隨便道經歷於此則余之來遊亦止未卜何年耳因執筆而紀其事以志君師之恩於不忘（結出本旨）若夫奇峰怪石之位置幽巖洞壑之隱淪仙舟虹橋御園之故蹟前人之說詳矣余皆不贅

紀遊大略不過山水洞壑之會心耳獨寫太平清亭推本君恩自是滿腔忠愛念念不忘勿僅作柳州諸記讀也

除庭草記

己丑夏余歸自武夷過三山留中丞儀封張先生官舍西園桐陰之下有軒高爽窓几明淨余樂焉庭前荒草蒙茸多灌莽名花怪石沒其中余惡之顧謂童子斬之薙之集其桀驁多刺者烈火焚之蕪穢既清佳景畢露（耳目一新）余方以爲快友人陳尚友李鱗蒼靉焉而來尚友曰濂溪窓草不除子奚爲者鱗蒼曰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發難若至）余曰噫嘻善哉然吾亦聞之矣（雋逸）稂莠不除反害嘉禾槎蘖不翦終成斧柯振古如茲今亦然耳夫濂溪窓前細草芊芊紛披可愛未如灌莽之害也故留之可觀造物生意焉今斯軒之庭荊棘蔓延而其中古榦異卉奇石假山參差布列皆數十年之内所羅致於數百里外者吾不爲表而出之蓬蒿之下也可乎哉譬諸治心去私克己而後天眞復焉（名言至論可入語錄）譬諸治國屏邪遠佞而後正士昌焉若陳蕃者明於大而略於小雖有掃除天下之志而疎於爲謀語以洩敗是亦大言欺世者耳古之人夙興夜寐洒掃廷内小心愼密（孔明所以小心謹慎也）無地不然未有忽近圖遠不能治

其一室而可以平天下者也（眼前道理無人說到）虎狼在野凡人操戈而逐之蜂蠆入袖壯夫爲之動色天下之禍常發於細微而困於所忽可不愼與嗚呼一室雖小可以觀大今人含垢何所不容而余獨斤斤於此亦迂且褊哉然使聽其滋蔓而莫爲攘淸則心目之間常存茅塞（照應周到）雖使濂溪居此亦不能以終日二友喟然嘆曰有是哉盍書以記之

除草細事却說出許多道理所謂小中見大也試觀古來當大任者無不小心愼密未有忽近圖遠而能有成此文實實見到非是好說大話

餓鄉記

醉鄉睡鄉之境稍進焉則有餓鄉王蘇二子之所未曾遊也（以二鄉陪起筆勢爽朗）其土其俗其人與二鄉大同而小異但其節尚介行尚高氣尚淸磨礪聖賢排斥庸俗則又醉鄉睡鄉之所未能逮也昔者伯夷叔齊嘗造是鄉（先提出鄉中主人）愛其境婆娑不忍去鄉之人留之羣奉爲主凡有過客悉稟命辨别去留孔子去衛適陳（絶大貴客）道經是鄉伯夷率鄉人郊迎伏謁禮甚恭欲以主位讓孔子不顧然亦重違其意乃偕諸弟子爲停驂者七日（絶糧七日妙）其後孔子之徒

如曾子子思原思輩嘗竊往遊焉或三旬九回或并日一歸大抵與夷齊兄弟甚相得於陵陳仲子矯廉於齊齊人疑之仲子投是鄉三日欲親伯夷夷笑而麾之曰若避兄離母非吾徒也（辭得有趣）仲子慚而去漢周亞夫慕是鄉高義棄通侯之尊徒步欵里門伯夷蹙頞曰亞夫粗人豈足以居此但彼旣來亦不可拒（不可去）者顧左右卽於里門别搆數楹與之亞夫樂焉未幾而幸臣鄧通亦貿貿然往（恐爲此輩穢已不得不拿來撲殺）伯夷叔齊勃然大怒曰吾鄉固淸白世界也豎子敢來相辱命左右擠出數十里外

撲殺之而延晉處士陶潛（好清客）以高風蕩滌羞穢潛亦舍彭澤令與夷齊交稱莫逆（彭澤好酒者妙）焉然潛性放誕不能安每越境與王無功遊夷亦不禁梁武帝爲侯景所迫逃入是鄉伯夷不納因叩頭力請不肯去卒免侯景之刃夷懼爲天下逋逃藪（不得不示新整飭）爰集鄉人更訓典嚴條約日出數十人要於路以覘客凡有聖賢豪傑孝子忠臣高人義士辱親儆鄉迎之致敬無敢失禮其爲賤隸鄙夫亟撲殺之（絕好條約）里門之外至於富貴庸人亡命至止亟遣之去無辱辱齒自是之後遊者日以衆不得入者亦日以多爲所敬禮周旋去來任意者若唐韓愈（全然是門）宋呂蒙正（外漢）范仲淹而外代不過數人焉近世士大夫罕有得其門而入者也吾友黃越甫（知己）嘗遊是鄉歸爲余言此中佳勝非俗人所知余初未以爲然年來偕越甫聯袂而征（初飢似難忍）未半途覺道路險巇（飢渴了）苦不可耐復勉强前行忽爾氣象頓寬別有天地其山茫茫其水淼淼其民渾渾噩噩忘貧富貴賤三光如飛彈大塊如（反說得快活人如此可嘆妙）轉圜俯覘王侯卿相不啻螻蟻之尊持粱齒肥醉飽欲死殊覺可憐莫甚焉伯夷叔齊皆爲余言是鄉來

歷及君子之至於斯者且言彼未入時虞帝大舜及（現有餓其）商臣傅說膠鬲（體貼一句非無因舉從也）皆嘗流連是鄉後又有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諸公謁吾徒而來請蓋天將有意於是人必先使閱歷是鄉以增益之二君其亦然乎余笑而不信（不信妙）但樂其鄉人之不余拒也輒數日一往往則與夷齊上下議論盤桓盡興而歸深以爲二人獨得之秘恨王無功蘇子瞻（收煞完密）之不獲從吾遊也士之不自菲薄有志是鄉者自行束脩（是要驗吃）吾將誨之

此非遊戲之文乃鹿洲庚寅歲實遊是鄉作也經日不食寫此拼遣意謂孔子大聖尚且在陳七日不食曾子子思諸賢或三旬九食或并日一食我亦不過餓鄉中遊客何敢怨尤又恐世間小人而餓者藉口故特以夷齊作主分出等第或辭去或撲殺竟似絕妙佳境不許庸人問津者惟彭澤昌黎諸君了可常往來耳然徒餓亦甚氷冷故又舉出舜說諸公將降大任者便覺此餓是造物深意大不寂寞卽此可見其氣之雄志之壯不爲困窮束縛學者常存此等胸境則無入不自得矣

盤陀宜城記

出浦南二十里許（蒼然突起无物色風塵情緒）無象盤陀之間有地寬曠彌漫數里置之荒煙荊棘者千餘年矣昔人就其西爲市市亦寥落今未廢附近居民若晨星十數里外亦無薦紳賢達鉅公名儒地瘠薄而人鮮少覘風景者（老氣）之所不道壬辰夏五余與李君遜唐遊展南下至斯境心甚異之（敘形勢）氣象開豁山川犖秀遠近地無可與比者其高而潤者如圭璧錯而列者如旌旗昂然插雲霄者如鎗如筆坦然圓且厚者如鼓近者不逼遠者咸朝

土田既多溪水縈帶吾兩人顧而樂之謂（露出馬脚）其宮府之才廢置閒散因相與度地（無所設想亦是遊中經濟）指畫窮原竟委允宜築城而居爲東南第一勝槩城西（以下俱設想經畫）因舊市恢廓規模以來四方之商賈西偏瀦水爲湖大開書院集四方學者相師友其間城北行二里許有雙澗從大山負石飛下境幽奇清絕種梅竹成林搆別業於中夾道植楊柳直接北門城南跨水港當孔道爲闤廣往來之衢種松陰三十里下接蒲葵關上達浦邑（渲染得妙）東臨綏安溪縱舟順流亦達邑治兩岸桃柳聯綿紅綠參錯依稀

江浙風致城之中祖廟廨庫居室社倉家塾（周到）樓臺各有位次花塢果園沿沚卉木各有等差凡內外宜高者築深者浚亭者亭榭者榭橋者橋閣者閣凡花之類無不蒔果木之類無不植不十年間棟宇連雲菁蒼暢茂人民多則田地肥美詩書盛則名賢奮興（有此）人傑地靈遂爲東南一大都會嗚呼何其快也關東部語曰（一段自朝至篇精神俱動）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嚼其吾兩人之謂乎然以茲山形勝（別有寄懷）不生於大江南北之間爲王公貴人所識拔徒偃蹇荒徼見渺

於田夫牧豎（所謂借不澆壘塊也）而吾邑士大夫亦無有獨具隻眼相賞於風塵蓋亦兩有不幸者矣顯微闡幽是誰之責也作宜城記

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斯文豈眞作是想知其胸中別有寄懷不覺于宮府之才廢置閒散八字露出馬脚可見借題發揮固不在此地之宜城不宜城也

七賢圖記

此吾老友鶴石翁所貽也（高老）時雍正己酉春余以公忠爲國獲戾上官待罪潮陽鶴石聞之驚悸輕千里遣一介來視余既縷縷相慰藉併惠此圖以供玩賞良友高情於斯爲摯惡可却也拜而受之則所謂七賢過關者蓋唐時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孟浩然鄭虔也隆冬雪後興會飈舉偕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奮筆圖之（筆有遠神）嗚呼可不謂千載韻事哉元虞集題孟浩然像詩云風雪空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又張輅詩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韓）筆底清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即畫圖之證也倣鄭虔筆意（摸入古）譜斯圖者曰靜菴明浙西錢塘人姓戴氏名進字文宗又號玉泉山人山水人物擅一時之望鶴石曾祖宦浙江時得斯圖以爲至寶傳家四世（見珍重）今鶴石割所愛以畀余余敢不珍而重之時披此圖如對鶴石行將入深山結草廬徜徉林皋之勝當挂此圖于幽巖邃谷竹亭石厂之間如晉接曲汀青蓮六七（精神團結）公一堂尚友又若七人之外隱隱有鶴石一翁追隨上下於其際亦庶幾不寂寞矣乎濡毫作記以示子（如此）孫俾後之觀斯圖者千秋百世而下無不知有鶴石併鶴石祖宗之精神亦儼然不朽焉斯弗虛良友之賜也已（方不虛良友之賜）鶴石姓陰氏名念玳字琫素閩之寧化人鶴石其別號也辛亥莫春十有八日記

故人情重一紙千金況家傳手澤實實珍重者乎低回唱嘆意緒纏綿想當年伯玉交情與坐問使光景有非筆墨所可言盡者鶴石此畫可謂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陳玉山畫記

海陽山人陳玉山高士（二字品遒）也以善畫名一時余耳熟焉顧余于畫素少所許可又所見皆時流俗筆堆青砌墨無一可人意者因以此輕量天下含毫士（足見所許者之高）卽聞玉山名弗信也庚戌秋以纂修郡志之役得與玉山游見其端方靜穆無世路脂韋之氣心異之時余方博訪舊聞以顯微闡幽爲己責玉山爲余言潮郡盧烈姬殉節事（烈姬得傳于世功不可泯）余喜而筆諸書以爲有心世道者益甚愛且敬之余結想林皋躬耕自樂玉山爲余作課耕圖山水人物皆閑雅有致視世所謂繪事者相懸若千仞之淵余於是知此中有人矣（爲天下含毫士生色）造其廬幽齋數椽結搆金山之麓出北門不過數十武負郭臨流草亭右榻懸崖曲徑登眺而上下則有名花異卉脩竹茂樹參差錯雜於其間亦城市山林之勝槩也考槃在阿碩人之邁非所謂有道而隱者歟（高士之廬）遊憩之餘復縱觀其筆墨布置神色種種高妙翎毛花卉之工尤其超軼絕倫者玉山以余爲知己畀我杏林春燕圖兒曹余寶貴之四兒雲翼來謝玉山復以斯圖見惠蓋竹

物入神幾莫能窮其涯際余於是遂酷好之深（能移我情）駸駸乎有畫癖矣夫畫神鬼易畫人物難畫鳳麟易畫雞犬難雞本俗物天下最難著筆者一經玉山點染遂不見其俗而見其高惟其傳神入妙也雄雞卓立顧雌若有情雌雞見雄似奮彌伏（得髓）羽毛森豎氣色如生雞雛（雞雛）歷落母側或出翼間或隱毛下遊行飲啄渾噩（方是）神情靡不曲肖雖使化工賦物亦何以過于斯佳哉技乃至此乎使玉山生長大江南北之間或遨遊京師齊魯豈至今尚爾寂寂僅馳聲譽于荒陬余以此悲玉山之不幸也（以爲高）然蘭生幽谷豈必待人而後芳（孤芳自賞所）玉山筆墨自足千古（玉山千載知己）傳不傳固非所計余獨有以信其必傳蓋非阿所好也聞余言者幸及玉山之未老多購其畫而藏焉他年一縑片紙皆足爲海內寶貴始知余說之不謬云喜得斯圖爰書以記之

貴耳賤目是古非今自是世情常態眞巨眼者誰耶玉山筆墨確乎可傳知者亦衆但東坡云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有此一記玉山傳不朽矣

高隱屛小記

石（妙爲新解奇）則高而隱於樹下似列屛因以名焉陳子玉山高士也不朝不市倚金山之阿以自適飄然有古逸民（品詣）風其爲人端靜樸雅操履狷介韋脂凉炎之氣淘然淨矣（清高）好筆墨渲染自娛肖物工妙余所見海內名手頗多如若者甚少是以獨深嗜之敢劵其必傳耳傳不傳非玉山之意世情貴遠賤近未必能知其所以然數十年後當有饑渴思之者（就此以爲左劵）人生一藝可傳即不與草木同朽況其爲隱者也品之粹行之高併所居（顧毋）之地皆足以傳耶於戲自有潮即有金山有金山即有此景有此石千餘年無賞識者獨留以待玉山且（可見知己之難）待余之磨琢造物者可謂無意乎考槃碩人於今如昨高隱屛足千古矣（一語千鈞）雍正九年八月十五日記

古淡之色和平之韻渾灝之氣靜穆之神兼而有之文以最高貴者

怪尹記

丁未冬余在潮陽聞海豐有怪尹焉（二字怪）不知其何所謂明年春便道豐邑問諸其民曰而之令君是何如之怪耶對曰不然愛民如子理邑如家（就民口中寫出循良）吾豐循良僅見也然則曷爲以怪名曰布衣蔬食不事上官好直言觸諱忌官以此怪之（可見民不怪）余聞愀然曰布衣蔬食何害於人不事上官事國事民以廉直爲怪余不知之矣薄暮宿豐郊尹來視余果衣古布衣騎羸馬以兩隸筆行余曰噫善哉清操逼人君獨不畏夫媢嫉乎尹曰然嫉者多矣吾行吾素耳嫉我不過去一官吾徒步歸何害（此一束絕大力量全神俱振）蓋是時嶺表廉能吏無出尹右者尹目中亦寡所可獨與余相得甚歡先是五日前撫粵中丞楊公騶從過尹境尹惟掃一館以待他無所有（亦徵有怪意）楊公曰吾所欲劾者三人一曰貪二曰庸三曰怪（怪來）尹夷然長揖曰前二者下官無之三恐不免請受劾楊公不悅詰以地方事條對了了（了了）在尹境內行三日數問田間民乃知尹爲政明決折獄如神嫉惡嚴而待民恕祿（就中丞耳中目中寫出尹之廉能）俸外一錢不染地方大小事務無不辦楊公喟然太

息曰吾幾失子子之守連馳六稟謂子怪誕貪墨請出彈章糾子（中丞亦爽快）不意子之賢若是吾今知子子勉之自是始有謂尹非怪者（世人耳目亦無定）然是守終不能容必欲去尹而後快而豐邑向來陋規尹俱革盡獨雍正五年稅契溢羨未奉全解之檄存貯邑庫凡上官公事捐輸修造戰船砲臺之類就中支解俱用公文（此却不怪）一錢不私入已守弗知其詳卽思以此中之乘尹之省遣官籍其帑攝其家人尹聞摭守受賕事（此亦非怪）列狀通揭遂以互訐並解任中丞公議於鞫明之後特疏薦尹不謂尹事未了中丞奄逝（運會適然）祖守伐尹者遂稍稍出矣然守已自伏其賕又受尹庭折拊膺憤恨未幾以病卒由是亦被尹不白名凡所存庫皆目爲贓支解公用令償擬極刑追贓九百司臬樓公少之爲增至一千三百有奇尹若爲弗聞也者讀書談笑不改（具見本領）其樂比秋審復以戇直觸中丞（又怪）傅公怒當事皆爲尹危尹昂然侃侃不少讓由是怪名（至此而怪乃成）大著海豐士民懼尹之終受累也倡義樂輸爲尹償應追之數尹乃獲免尹自解組後屛去從人獨以孑然（本事）一身出入禍難之際險阻不知

勞苦不避時或賃一僕爲炊油油自得粤東郡邑人士無不慕尹之名（共知非怪）爭欲一見尹面尹亦若爲弗聞也藍子曰嗟乎尹未嘗怪也上官以爲怪（可見怪不怪亦無一定）則怪名甚哉居下位之難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上官豈可不事哉（正理）尹精神勃勃不可遏抑行當復用用必大且顯願從茲稍避怪名焉清操直節（此却變不得）必不可變要惟斂之於內勿使觸人耳目則免禍之道也我輩天生鈍才旣不能阿諛攀緣違道以干當權之喜悅豈可復炫廉逞能以技彥（此是篤論）不啻自口出槩望之三代以下老氏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怠色與驕氣（可作箴銘）尹其奉爲韋弦乎雖然余自病不能醫而爲鐵漢謀藥石尹且笑之尹去位未幾余以上官侵漁西穀弗能措充代償平空飛禍視尹有加所賴潮普士民及當途諸君子好義同聲爲余了此重累余未嘗怪也而禍難（可見居下位之難）則一然則尹之得罪亦豈必盡在怪名歟且兩人之禍譬諸遇賊尹見賊之將（兩喻極）殺已也（切當）先揮一拳擊賊首斃之從者撼而擠尹於水余拱手與賊較論賊剸刃而顚之水死不死雖皆有

天亦以見余之不如尹遠甚也使當時亦如尹之怪（可見尹不是怪是有本領耳）（悔之是也）爲一方除蠹國巨賊雖自落水不亦善乎抑聞之窮愁險難乃君子進德修業之資（是眞學問人語）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之學三載以來讀書閱歷所得頗多余將拜仇（妙妙）人之賜尹亦自此勉之矣尹姓王氏名者輔字近顏江南天長人以諸生舉賢良名見特授海豐縣令京兆尹孫公嘉淦督南學時所薦士也粵人謂孫公知（贊得妙）人。

王君未嘗有怪意只廉直二字太狠了惹出許多怪話鹿洲既明知上官之不可不事奈何弗自事之三千之穀弗賠又執上官之人置法雖不怪猶之怪也當時嶺表廉能吏二君齊名受禍亦不相遠大抵報國之心太切凡事過於認眞未及檢點細膩二君皆不能免乎雖然亦時爲之前後皆光風霽月恰恰値此兩截造物所以磨鍊英雄也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惟二君均勉之

高叟洞可堂記

浦邑東郊五十里有高叟洞洞之名不知何自昉或曰晉仙人葛洪棲隱處或曰宋高東溪先生讀書于此紀傳皆不載余意後說爲是而梁山之上東溪書屋存焉有不得不姑闕者（還他闕疑）洞處萬山之麓三面峻峭獨開其南爲門戶門內兩山拳然從大峯迤邐而下似雙鵞鶩形雌鶩曲項在田際雄鶩昂首若向天鳴者（地狹）巔坦平可容一屋余曩爲諸生規模闊大以其陋也（情爲勢遒景以時佳）置之宦海風波孫忠靡騁遙憶澗巒如在天上思欲移家入空谷耕山而食守先聖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訓命長兒雲錦相度之結茅數椽名曰可堂（出題）堂廣一丈四尺深丈有七尺房廣九尺深如堂之數東西小屋三楹深廣各不過十尺棟桷諸材出伯兄敬菴所助其陶瓦則良友黃澤齋賜也土木工匠之費鬻一婢充之既落成輪耶奐耶柴扉不具土堦不築編（廉吏可爲而不可爲）籬爲捍聊存內外而已夫何可之有哉雖然可不可在心者也心以爲未可則甲第連雲亭臺數里尚覺若無容身之地以爲可則管寧藜床嵇康鍜竈坐臥

且有餘適況如斯之綽綽者室雖小山則大地雖狹天則多田雖少岡可稼木雖濯根可劚是造物者藏（反見其富妙）（筆酬墨舞）富之區也何不可之有哉余將壑蓬蒿闢峭壁種黍稌薯芋薑瓜錯落石罅外蒔松杉竹木内植橘荔棗栗諸果之品以百數嶺上梅花澗邊桃梆以及蘭桂薇荊諸花之植以百數參以畜牧五七年而成富家（此是眞富）陶朱公可坐致也東西兩澗至鵞鸞合流甘棠白石間淙淙然大有佳趣堰爲池可釣可濯澗畔松陰掃地布席焚香煮茗可展卷作竟日坐坐則濡毫著書或集子弟親友講經史小學近思錄數章客至則摘園蔬烹筍蕨射雞取魚放飲盡醉醉則枕一石以卧（山中仙境不足爲外人道也）覺而徐徐然起命兒曹援琴而鼓之以清客懷操畢舞劍數周以壯客氣復令諸子並攜巨硯對客揮毫較臨摹工拙隨興賦詩或聯吟一二首投壺對奕復挐巨艇持弓矢登觀德之坡以中且貫革爲勝負又（令人應接不暇）相與陟危巒窮疊巘居高眺遠目極天地之廣大天地間之樂復有過於斯者乎世途險阻官場爲甚欺（眞是無可奈何）君父則不可以對天日顧君父則不可以對上司安

所得適可之地而居之惟此堂名可乃眞可爾拂袖還山將坐卧於此堂尋濂洛關閩之統緒脩宋元二（此是著實工夫看實受用）史改陳壽三國志縱讀生平未見書隨筆撰述爲世道人心之助更推求民生利病經濟設施使後生小子皆可出爲世用無處士虛聲之誚庶幾不負此堂（抱負宏深不覺勃勃）焉古人躬耕畎畝隱居以求其志豈僅坐茂樹以終（春風沂水）日濯清泉而自潔而茂樹清泉其當前受用者也則以此高叟洞爲李愿盤谷也可南陽卧龍岡也可紫陽白鹿洞也可何必深辯東溪之果否來學及沈淪（收束完密）神仙荒渺之說以滋人世之惑哉爰書以爲記

一圖報國無家可歸昔人所以致嘆于廉吏不可爲也小中見大苦中見樂此内重外輕無入而不自得之候非學養精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未足語此

遊惠州西湖記

辛亥冬十月余將之羊城留惠州聞城西有湖爲天下三西湖之一心羨之旣生魄偕友人散步出西關一望澄然延袤十里許山靑水綠橋閣參差依稀武（精神爽豁）林圖繪足未至而身已馳初不意嶺外之有斯景也循蘇堤過西新橋遂登六如亭弔朝雲墓望孤山臨西子池蘇堤孤山皆本杭州西湖之舊傳會雷同余（看東坡面上故亦許之）所弗喜但東坡遠謫專賴此湖歸善錢塘若合符節雖盡舉山川而姓名附麗亦君子所不厭況金錢犀帶旣資工築侍兒魂魄尚眷戀茲則謂蘇家之私有（確當）以朝雲當西子可也前山有浮圖曰泗洲下爲表忠祠祀建文殉難御史王度以洪熙初謫江州判劉簡配忠節相同故表而出之前爲崇道祠祀濂溪周子今不見從者曰卽景賢祠原祀周子以博羅主簿豫章羅子配萬曆間會英祠圯雜祀諸賢于崇道祠則（不祀陳龔佐何也）（可異）唐平章事張錫宋崇政殿說書陳鵬飛學士蘇軾提刑楊萬里博士唐庚御史陳次升丞相吳潛文天祥（無謂）益以明人何眞王守仁乃改爲景賢祠今則惠守皆

躋祿位作生祠矣百十年後牌位山積謂萬賢祠可（嚴于斧鉞）也憮然下山麓趨烟霞橋橋介豐鰐二湖間截豐水（此明東坡）而堤而橋其內爲鰐湖東坡所築放生池自謂少有（之陋也）功德者置之勿復道耳上有永福寺浮屠所居今惠守吳公簡民建惠陽書院于則以居學者取逃墨歸（賴有此耳）儒之義大可人意又北爲豐山山前歸雲洞明興寧令祝允明有辭鐫諸石訪平遠臺故址湖橫槎溪溪（書法）故豐源所自出還睇湖中古觀巍峩黃冠所宅倦於（此下是指數諸景）行從旁指數芳華洲荷花浦平湖堤明月灣澄心亭湖光亭點翠洲落霞榭尋坡詩望湖樓故處仍返西新泛漁艇遊湖心亭陟黃塘徜徉于留雲亭上遠望黃崗石埭諸山半徑樵歸水簾飛瀑彷彿天台武陵不復知瘴海氣象從人指前面有桃花源龍塘水最（俱是遠望光景）佳宜茶唐子西有烹茶說又有淸醒泉甘太守欽采飲之而甘以爲不入世味故名泉上爲榜山中有鳳棲洞韶華石石埭之東爲飛鵝嶺西南有澗曰濯纓遶石環瀉逸韻鏘鳴東南沙子步爲子西嶺以博士（周例）唐庚所居名之迆對峙南隱堤有鐵陵橋大通橋集

鷗渚縱觀荔浦泛菱溪釣臺經浮碧渚披雲島而歸（一縈林煞省汚筆墨）則斜陽已在山矣黃冠禿子之巢窩老兵俗吏之祠堂余未暇爲悉數也嗟乎以斯湖之景位置姑蘇燕臺之間點綴作輿豈杭潁二湖所能過（一彈再三）不幸遠棄遐荒（嘆俯仰有餘哀）摧殘濯濯於蠻烟瘴雨海天寥落之外僅遇東坡一爲知己于西留相于時卜居亦不能有所發明爲此地壯山川之色況今四五百年又更寂寂斯亦宇宙間一缺憾事也（相須）余家行潦珍若蓬瀛恨不能移此（般而相遇跡）湖於高叟洞中作東南半壁之名勝又慮此間世情日巧心計日多將有以妬爲愛議決塞而田疇之（勢所必至）湖不從余以偕隱余安敢保其厭終弟爲莊誦陶魯過茲之言曰嚮使此地不湖萬兵可屯爲受敵之地（語有萬斤之力）庶有所憚而不敢廢則斯湖之幸也夫

樸茂與折有許多春秋書法在內紀遊僅見也末幅感慨情深筆筆入古

惠陽書院碑記

惠陽刺史吳公治郡之數月風清政肅民氣和舒（治象）乃推本化原留心士習（治要）萃十二邑州成人小子程文藝而觀其行能一時甄賞彙征皆邦之望郡人咨嗟嘆美謂百年來不多見公曰未也士行爲民俗之根牖（可謂知本）民以淑士爲鵠君子之教有本有末君子之學匪專不精于其建書院開講堂育我士子俾皆範圍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大講求氏生匡濟爲　國家有用之儒（聖賢爲政不過如此）吾民觀感興起日日遷善而不知（老勁）乃相豐湖北鰐湖東就永福寺旁隙地恢而擴之取逃墨歸儒（有意思）之義弗厭其偪築惠陽書院若干楹講堂學舍亭軒樓閣畢具凡四閱月而告成中祀濂洛關閩五夫子（正學之宗）俾南方學者不謬所宗創置書田若干頃爲春秋祭祀師生膏火膳脩之費歸善海豐等十二州縣咸有之不專一地示至公且溥而可久不廢也延名師講正學諸生百十禮樂彬彬藍子曰於戲美矣空谷足音非襲黃小補所及也（史傳體氣局一新）凡民雖智不能自爲風俗端士習以作之倡不啻家喻戶曉轉移最捷惠之民其

一變至道乎公閩南宿學以經濟見重于時曩刺湖州廉能之聲震兩越今之來也未期月而謳歌匝道知民間之疾苦念周窮簷雪數載之沉寃人稱孝肅（俱是實事非等浪頌）其於士習民風又若此可謂知所本矣從茲惠陽士子皆敦學行必有鴻才偉品出爲邦家之光而農工商賈又各守法奉公尊　君親上相化於時雍風動之俗公之功其可忘耶宜誌所由鐫諸珉石俾他年治惠者勿替引之（所以作記之訣）其費金錢若干緡出公廉宗暨好義諸君子共成者爵里姓氏及書院屋宇間數田地頃畝處所糧租佃名具刻碑陰

樸實簡潔之中却有昌明博大氣象是得力六經文字非秦漢以下所及也

遊珠江閣記

五羊城南大江中小渚拳然昔人謂之海珠此珠江所由名也宋前哲李忠簡昴英讀書其上鄉人肖像祀之（前人卓識）　國初砌墉堞爲砲臺用資守禦城南恃以爲固然世俗通稱曰海珠寺則粵人崇佛尚釋而李祠有僧主掃除因以寺名歸之耳（正出混名來歷）余入粵數年舟過其下者屢矣以浮屠所宅懶於一遊壬子夏初偕友人泛舟江上由日近亭溯海珠巨砲周羅勢甚雄壯中間高閣接天丹雘巍雅曩所未嘗見者因問此閣由來從者言方伯王公倡建余曰噫善政也附城砲臺以海珠爲最要東西犄角作省屏藩地利得焉第處江心不能居高望遠是其所不足者自建斯閣靡遐弗矚（建閣自不可少）四面八方一人一騎無能飛跳而越直作大江望樓爲　國家磐石之衛（關係緊要）非僅騷人逸士遊覽登臨之所方伯公之功斯爲大矣拾級而登窮最上一層東望虎門南望順德香山汪洋萬頃歷歷足下白雲西樵羅列（可謂大觀）西北山川之要害形勝之阨塞人民土田番舶梯航之衆盛胥於一覽收之下爲李公祠旁後

住僧小屋有唐吳道子繪佛像鐫諸石並無所謂海珠寺（可見）乃知前此傳聞之悞也（世人信耳不信目）返舟浮大白盡興而歸

居久之偶論海口兵防及諸修舉廢墜事稱珠江閣之勝制府鄂公曰然附城砲臺此爲最要頓時方議毀予亦曾聞之乎對曰未也公曰王方伯精堪輿學以海珠震砲不利議撤砲臺建呂洞賓許眞君廟爲粵東造福（此議新奇）吾弗敢信持不可乃建高閣資遠望列砲住兵如故（賴有此耳）余曰噫善夫海宇昇平夜户不閉去砲臺而果能福粵東方伯公之見善也降祥降殃惟人自召建一廟而卽能轉移方伯公之術又善也雖在盛平不忘武備（如此方可以爲大臣）存天理篤民彝而弗乞靈于地理總制公卓識正論足大破千古之惑斯又善之善也非古大臣孰能及此此遊爲不虛矣遂記之

世人憒憒傳訛爲尋出箇根底則斯名斷不可混遊覽登臨細故說到望遠關繫則斯閣斷不可少末後不置低昂使讀者自定是非是尊敬上司之體

得平蠻碑石刻記

出端州東門可一里（見得在眼面前）有平蠻碑焉明萬曆間平粵西八寨新安汪道昆爲之文吳郡周天球書也碑高丈餘廣丈有五尺字大如拳鈎勒甚工緻神廟庚辰以迄於今（鬱久）未有過而問者雖在闤闠之中閱江樓側宴遊之地等之荒煙蔓草也久矣（可嘆）余兩至端州未有聞壬子夏仲從制府鄂公巡海口相江堤泝峽而上復至端州吾友江濆野人（知己至矣）爲余言平蠻碑故蹟命工備楮墨搨之書法堅勁秀雅有晉唐人遺意子贍所謂剛健含婀娜庶幾近之端人士觀玆鑒賞如破天荒挾楮携墨伺碑下日不知凡幾人（原是隨聲附和）此石駸駸生色焉閱端州高要郡邑乘藝文棟充獨斯碑闕而弗載尤不可解竊怪世人貴耳賤目（由來如此可勝浩嘆）百千萬里之外僧墳寺塔珍若球圖以玆大役豐碑文無紕繆字追古人屹然市中萬目共見偃蹇一百五十有餘年（沉鬱頓宕氣味入古）曾不得一人知己至於郡邑志乘併罔紀及當亦汪周二公所憤懣不平者也然粵中字學好尚趙董文蘇中士人携古金石度庾嶺多廢然而返有章甫適越之嘆斯

碑所處既（無怪其然）非得地又弗能從時俗之所好寂寂固宜二公其又何憾焉今遇知己紙貴洛陽固玆碑之積厚流光應當出爲世用然風塵物色發自何人則僉曰江瀆先生之功（此功自不可忘）先生亦笑而任之不辭也

市井耳目埋沒多少英雄要亦顯晦有時耳積厚流光自然不可掩抑即使終于不用百十年後亦必有知己如江瀆者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君子所以貴有不朽之本事此石可舉一隅

坐七星巖記

端州七星巖名勝也嶺西山水之奇此爲第一隋志謂之定山余閱端州志七區連突形勢（山形註釋）如北斗故名最著者曰崧臺（第一巖）即石室巖聳石廣二十餘丈高二百丈有奇下爲石室南北二門似人功闢成生風煙中（大可）高五丈餘寬廣可坐百人左右各有穴入（深邃）以燭前爲高星浦西壁有石如懸鐘擊之鏗然以石擊地作鼓聲所謂石鐘地鼓者是（點景若劃）也唐李北海邕書景福二大字及石室記鐫諸石又有璇璣臺水洞副墨巖抱珠井諸勝唐宋以來遊人書名氏紀歲月鏤石間不可（總括大槩以非親歷也）悉數連逾瀝湖犂巖匝布如列星曰屛風曰閬風曰天柱曰蟾蜍曰仙掌曰阿陂（將六巖一齊點過）六巖相距或一里半里或二里皆不出十里之外合石室巖而七之瀝湖環其下可通舟春夏之交湖水盛長（妙有分寸爲後半篇埋坎）雖蓬瀛無以過也

余丁未入粵結想遊玆再至端州騁目未能壬子後五月約同儕治遊具詰朝命駕狂喜連宵（欲遊之切）坐待東方之一白又以尼者中止（掃興之極）心不能平乃命長兒雲錦邀江瀆野人登制府東樓（山瓊）而望焉雉堞之外奇峯森立

（是望中景）如雕如削如假如繪鬱蒼磊砢在水中央方之武夷覺九曲乘桴嫌其水小較杭州之西湖又覺土山擁腫不如玲瓏蕩漾信乎雖蓬瀛無以過也中原山水若斯之勝者寡矣雲錦曰聞老兵言瀝湖水淺至冬多涸爲陸此不足恃江濱野人喟然而嘆曰在人耳（有經濟人開口）浚其淤疏其源築堤啓閉以時蓄洩（便見本事）又爲之花柳竹木樓閣亭臺以點綴之左右田疇皆資潤澤佃漁之利惠及貧家何中原名勝之可比余曰噫非我與若其誰肯任之（肯任亦要山川當得起深情無限）吾儕一遊一展玆巖且莫之能當他何論焉以素有山水癖如余不免有對面不相逢之嘆牧豎禿厮齷齪冥頑偏若與此巖結知已事不可解大抵如斯此則存乎山川之福命於我與若無與也（所以素位而行耕釣若將終身）雲錦曰今日樓頭一望已足爲山川增色以此當十日遊也可江濱野人曰然請記之記然後能增色不然後誰知者余笑而下樓作望七星巖記

結想一遊不可得至于登高以望可謂熱腸極矣山川福命自薄君子本領自厚固無傷於山水癖也

鹿洲初集卷十一

論

叔孫通起朝儀徵魯兩生不至論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事有各行其是者君子不必執一端以相律譬諸音（引）（細妙）聲趙人鼓瑟秦人彈箏因時地之所尚皆足快一時之耳目不相妨也亦不必相非余觀叔孫通起朝儀而東魯兩生矯然塵埃之外後之論者紛紛莫決夫漢高殘刻嫚儒非能興禮樂之主（斷定）叔孫通阿世取寵非能興禮樂之臣兩生拒之誠是也然天下初定君臣草創諸將飲酒爭功至於妄呼拔劍擊柱不有禮法以繩之恐有天下不能一朝居通之功亦未可少者矣蓋通所定者朝儀也（確論自足不朽）生所論者禮樂也禮樂必百年而後興儀節不妨量能以救世各行其是又何責焉嗚呼禮樂之爲用大也通竊其似猶足收功一時若使朝廷之上賢聖相遭興先王之禮樂其爲效

更當何如也先儒或責通以訪求遺老講明三代是又待通太過矣

可知兩生即至禮樂終不能興也漢高非興禮樂之主叔孫非興禮樂之臣此漢唐所以萬不能媲三代也朱子力斥同甫亦於此等處見得眞耳

漢以周昌爲趙相趙堯爲御史大夫論

漢高帝既不果易太子憂趙王不終乃用趙堯策爲置貴强相以御史大夫昌相趙而拜堯御史大夫嗚呼帝之愚甚矣堯畫是策非爲趙王母子（泠峭）計也爲御史大夫計也呂后殘忍險毒戚姬奪其寵又幾危太子位勢不兩立久矣豈一貴强國相所能鎮壓者且相雖貴强臣也趙王亦臣也呂后太子則君也君欲誅臣誰得而止之昌且不保何救於趙哉帝不能愼之於始善處嫡庶之閒及其殺機已成又無保全之術憂心悄悄作兒女態卒使趙王不終以成人彘之禍天下後世謂帝以英武定乾坤而不能制一婦是（可爲汙下）古今之大恥也若趙堯之貪位慕祿斯亦不足論矣（抹煞）

趙堯直是無策勉强獻納則謂之朶頤御史大夫亦豈枉哉英武不能制一婦可爲漢高三嘆

韓持國服義論

伊川言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與泛舟潁昌西湖有上書謁韓求知已者伊川不悅云大資居位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范夷叟謂正叔過執求薦章常事也伊川曰不然必其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故致人如此持國便服由是事觀之（一語秋霜）此宋之所以南也三代以上席珍待聘多嚚嚚不肯輕就漢時猶有古風雖不類如公孫弘猶待强起乃就對是當時自媒干進者尚少而在上持衡亦未有不求則不與之見流及唐宋風遂邈耶求人於道左塵雖受人之求於廣衆遊觀之地廉恥道喪全不知（此是正）（論不可以爲苛也）惻隱羞惡爲何物時事尚可言哉潁昌西湖直同東郭墦閒則公朝私室應接不暇可知韓維范純禮如此舉國習尚可知伊川正論僅能使持國一服則風氣不可挽回又可知也昔者所進昏夜乞哀今者所（世風日下宋室安得不傾頹）進白日路旁薇欽之禍已兆於此豈待明者而後見之高宗南渡猶存奄奄一息則一二正論如伊川者有以延之也嗚呼賢才爲國家之寶以鷹犬奴隸之

愛待之將遯世以養高況令其卑躬屈節啓口以求一薦達（正是世俗所謂賢）是不肖鄙夫之所爲而謂賢者爲之乎自媒求嫁安有貞女君子雖吐握需人（此君子亦不易得）不汲引卑污求薦之士此非可與肉食者言也

求薦非士也待人求而後薦之又鄙夫之尤者也廉恥道喪則時事可憂持衡者當發深省

貴州全省總論

臣按黔省本西南荒徼入中國版圖最後古以蠻彝（先爲）目之然鬼方懷服于殷宗髳微聽誓于牧野固已沾（黔彝出聞聲教來）三代聲教矣後王失馭廢爲狉獉莊蹻畧地如同過客夜郎之知漢大則自武帝始也東漢末牂牁尹珍（次爲黔彝出聞文學來）自以生于荒裔未知文學從汝南許慎授經還里教授傅寶尹貢之徒並有名德號南州人士而周公仲尼之道亦漸漸及之矣後帝建興閒丞相諸葛亮南（次爲黔彝出聞忠義來）征蠻酋濟火刊山通道聚糧以應王師功成表爲羅（此餘妍爲）甸王是出谷遷喬識漢家得統之正賢於鄴下江東（黔生色）（此下言）昧義而扶漢賊者遠也山川之靈秀將開惜晉宋隋（黔地未興由撫黔者不脩政教）唐以下莫有起而振之朝貢時通因革時頻亦視爲蠻苗羅鬼偶爾羈縻而已趙宋中葉始名貴州然分隸楚蜀而政教無聞元時稍擴而大至明永樂閒設貴州布政司始自爲一省亦未立學校興教化宣德（黔地稍振）中始命合雲南鄉試嘉靖十四年始開科本省有成進士讀書中秘者孝義節烈亦遂犂然以興人文風（此下歷叙黔之兵戈蹂躪見政教）氣駸駸欲上然地多蠻獠居民鮮少雕結侏㒧不

通語言文字（亦不盼倚）盤踞深山密箐中累累作孽蓋自建省以來終明之世蠻彝土賊叛者三十有三中閒圍省城陷府州縣衛者十有四殺巡撫藩臬道府州縣總兵參將指揮都司守備等官先後百有餘員小者隨時撲滅或一年半年即平大者三五年或十數年如米魯不過一蠻婦六年乃平金石蠻石承寵臥龍蠻王阿倫或十年或六年乃平銅苗鎮苗陷思州石阡十餘年乃平播酋楊應龍抗王師六七年合川湖貴之兵乃平安邦彥水西餘孽圍省城一載合湖貴援兵僅得解圍曾不旋踵而六廣內莊全軍覆沒巡撫（一氣奔放不可捉摸）總兵高塗原野披猖至七八年傾五省之甲乃克平之又五六年而餘黨始盡凡皆連歲兵戈瘡痍未起嗚鏑又至二百年閒曾無生聚休養敎訓之日安望其人文物采與上國絜短長也（六字絕大眼力筆）明社屋流賊橫丁亥戊子年閒（可扛萬斛鼎）僞秦孫可望陷遵義入貴陽屠貴陽城屠定番安莊安南普定諸城而人烟絕數百里哀鴻甫集王祥皮熊搆釁相攻復圍貴陽孫可望復自滇中遣黨白文選襲入貴陽李定國繼至蹂躪抄掠居民相率投彝反以苗峒爲安身之所哀此十餘年閒生靈塗炭極矣順治十五年我

世祖章皇帝命宗室大臣帥師臨黔羣盜風捲居民始（黔又一振）見天日俄會師取雲南明年勦馮天裕又明年征馬乃康熙三年平水西版圖式廓流寇叛彝以次殲滅然郎岱黎平烏撒田心定番廣順都勻諸苗蠻猶相繼伏莽頻血天戈而逆藩吳三桂舉兵反復陷貴陽天不容逆殛死衡州孽孫世璠尚據貴陽黔民在湯火之中幸

聖祖仁皇帝廟算神威迅速誅鋤康熙二十年以後宇宙肅清（黔至此大振）恩膏慶沛黔省民彝始知太平之樂於今四十餘載負耒橫經嬉遊含鼓其民庶朴陋有古風士（此段見黔改敎之易循）大夫亦質直而知廉節至於苗蠻婦女閒有貞烈可不謂過化存神速於置郵而傳命乎乃當今仕宦尚以黔爲畏途謂其山高地僻土瘠以荒民貧以鄙無文獻之足觀有異類之難馴夫湮鬱之開在人不在（此下言俗改之故）地轉移風氣在官不在民（全在治黔之人）苟實心經理行力農務本之攻磽确可化爲膏腴曠土荊榛悉令墾闢寬其戍

賦課（養之之法詳悉）其惰勤鑿山疏泉堰澗谷爲水利崇原廣阜可灌而耕樹藝畜牧竹木果蓏牛羊雞豚之利可貨可飽不出十年其民大富教之以孝弟忠信急公奉法寓軍政於保甲之中聯絡鄉村守望相助飭營伍勤訓練生苗他盜莫敢相侵則弱可強作興學校多置書籍（教之之法詳悉）明聖賢之道以道之以蘇湖安定之規育經義治事之才爾陋文風日振日上而苗蠻亦薰以絃誦漸爲衣冠文物之人民生苗亦樹之風聲將爲戶口貢賦之黎庶山川險阻乃足壯國家藩籬夫何嫌於鄙僻哉吳越之初皆爲蠻彝而（治貴成在人）至于今乃能若彼地固不能限人豈於黔而獨限望官斯土生斯土者共勉之

治亂頻仍之故言之鑿鑿總見得政教之不可不脩而又不難於脩文勢雄渾浩瀚信乎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極力爲黔省擡高身分而責成於撫黔之人是作者留心經世處

貴陽府總論

按貴陽一府爲全黔腹心（重提）重地東西與平越安順輔車相依南北（此腹心之憂）無齒唇之邦粵西巴蜀杖戟可撞從來省會未有若斯（此皆腹心之害）單薄者也內則蠻獠雜處卉服鳥言毒矢標鎗喜則人而怒則獸七州縣無處無之民居寥落戶口田賦不及中原一中邑（緊承上文又見得）然阨塞要害有（貴陽單弱而關係甚大經畫愈不可緩）所必爭歷代以來頻勞師旅非無故矣蓋黔於滇爲咽喉貴陽於黔爲腹心無黔則無滇斯貴陽重也貴陽本牂牁蠻徼漢武帝通夜郎置郡其後蠻叛相尋戎馬蹂躪無已至明之末又特甚焉水西僞秦屠殘最酷幸我聖朝洗滌甲兵起殘黎而噢咻之休養生息以有今日嗸嗸安宅雖其子孫未敢忘帝力于何有也生齒日蕃人物日興富而教之（治黔盡此四字）非官斯土者之責歟理苗之道無他謬巧綏以恩使不忍睽峻其法（要言不煩）使不敢犯安生樂業於函蓋之中無鈔盜殺掠焉足矣禮教之漸摩徐以俟之

綏以恩峻其法誠如所言可萬世無苗患矣理苗之道即帝王理天下之道也一結見經濟之宏

潮州建置沿革總論

潮在嶺東山海雄郡也屬縣十有一不亦多乎所不得不多者因地制宜有臂指相聯脈絡相通之道如人之肌膚筋骸血氣有一之不周非所以爲安也諸邑居重馭輕無庸更易獨惠潮交界之間竊有欲叅末議者其山廣綿不亞五指（見得其勢可畏）淵谷礦徒有逾黎峒自東北而南則普寧至海豐相去三百里自東而西則潮陽至龍川穿山四五百里自東南而西北則惠來至長樂穿山三百餘里自北而西南則程鄉至永安穿山五六百里介此八縣之中深箐廣阜川原大谷（如此情形那得不急爲經畫）外人足跡之所不至禮教信義法令刑威之所不及奸宄大於夜郎礦徒橫于豺虎潛滋暗長可爲隱憂（要緊）而揭屬河婆實當其吭雖處萬山四通八達南界與海豐犬牙相錯地闢民聚可以設施（確不可易）宜割左右山場併海豐一二都附益之建立一縣重以兵防爲八邑山中鎮壓關鍵庶農民畬户知所向方而奸宄礦徒皆化良善似當一爲籌畫者近議于海豐東海滘添設一縣最爲長策但止爲海豐地廣起見控御海濱

未爲山中謀也（道破）即東海滘添設新縣距河婆尚二三百里可遂云周密乎普寧一邑距揭陽太近東去潮陽一百二十里而出城十里之洞仙陳洞二徑已爲潮陽界矣西至揭陽棉湖寨南至潮陽大壩墟皆僅止十五里從來邑治單薄未有若斯左右肘腋皆屬（亦不得不更）他人（張）雖有龔黃豈能越境而治哉稽潮陽縣志謂惠來千秋鎮水逺山盤宜改置普寧縣于此而普寧士民又以潮陽之減水貴山二都爲卧榻患請割入屬（要緊）由前之説似覺安土重遷由後之説已爲據情申達侯院司上憲斟酌其宜可也

按山中形勢以立言扼要補闕至當不易想見巾羽指揮一腔熱腸非他人所能及也

潮屬城池總論

城郭溝池以爲藩衛者也不必中規矩貴乎扼險而可守管子言之矣郡城扼要在湖山置之城外苟爲（前人原失策）捷足先得茲城豈可守哉築陴固壘（小補）其上亦庶幾知道者東北跨金山據江爲濠險莫京焉西南平曠自古戰場司築鑿者至此能不加之愼重乎潮陽澄海橫迫大洋人民繁庶城郭規模尚須恢而大之（是惠來要害）惠來要地濠隍淺狹勢亦乾焦顧安得深池百步如揭陽之雄壯哉普寧雖腹裏郤當孔道內外溝池急宜疏深而城亦太狹合東安昆安附益焉可也（示稍極矣）程鄉爲北路要衝斗大之城殊不相稱饒大平鎮皆處萬山爲江閩阨塞南澳海門黃岡大城達濠靖海均作海邦（四語精當）鎖鑰城池之固亦有心者所亟籌畫乎修之以時則力省而費不奢備之以豫則本固而邦以寧諸君子（不盡可作設池金鑑）撫有提封幸於斯懋哉懋哉

熟于形勢侃侃而談無一膚詞弱調犯其筆端

兵事志總論

潮自建邦啓土以來用兵者百數矣賊在山者十之七在海者十之三而海之爲禍較烈焉倭奴入寇與明代相終始而嘉靖慶曆之間沿海生靈頻遭塗炭（往事傷心）竟似島彝窟宅全在此邦哀哉明之爲治也其他海寇不可枚舉許朝光吳平曾一本劉香等皆有名劇賊而鄭氏芝龍父子祖孫一門相繼播虐海上潮疆修毒殆不可言舊志目擊心傷痛定思痛所以有山魈易撲海寇難靖之悲乎然自唐將軍陳元光宋少保岳飛提舉楊萬里皆爲山寇而來而有明伏莽尤甚憲孝兩朝屢下赦撫之詔世宗以後萑苻四起張璉一賊害及汀閩至傾二省之甲乃克平之（山賊利害）么麽五總鄰省震動在山者亦豈易易哉

聖朝德威赫濯千古百十年負固之賊剪滅廓清九彝八蠻匍匐入貢不論山魈海孽俱歸無何有之鄉陬澨敉寧烽煙永息孰難孰易斯亦不足辯矣雖然（一篇主意）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山海均當預防不關乎有無魈孽知斯說者其於道蓋庶幾云

從來策潮事者詳於海而略於山以前代受海氛較酷也不知海備已經周密山際空虛尤爲當務之急況自唐宋迄明伏莽之害甚爲不小雖在太平無事亦有不可忽略者山海均當預防不關有無賊草竊得綢繆未雨之意

人物志總論

志所載潮郡人物若干人皆（有分寸）一鄉一國之善士也雖豐功偉烈卓絕寰區希聖希賢力扶道統者尚猶有待而敦節礪行足樹倫物之坊表文章科名潛脩自好之士村村傑出濟濟衆多蓋亦不勝枚舉矣擇其尤著登之方策將百禩以爲傳信寧敢虛詞溢美使人嘆左氏之浮夸乎（以第一等人物望潮人）夫求木于蔬圃拱把猶將珍重取材于鄧林則必千尋喬幹足爲國家棟梁而後入工師之選惟潮地人才之多是以余特奢其望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倘余不割愛盡加收錄既爲旁觀巨眼所揶揄亦恐潮中人士以（一片苦心原欲引之聖賢之域）鄉黨自好爲極則而不以聖賢待其身余罪安所逭焉據實直書不爲粉飾誣敢曰一字之褒足以爲榮亦庶免于搢紳家譜之諂夫

郡邑志乘歷來是搢紳家譜一望蕪穢令人首疾不知錄收太濫則華袞弗貴蹠蹻列于仁賢正人君子反將羞與同類此事可容寬假乎作者特加愼重詞嚴而婉可爲載筆典要

孝義志總論

潮之孝義指不勝屈爲卽其尤著者書之山村海角之間事蹟湮沒民無得而稱其名姓余惡乎紀諸所紀者皆可傳否予亦不得而知也但鄉評所推則肅然起敬若陳孟壯之不欺天日盧和之冒死急難尤古所稱君子人者乎介節忠心有功世道以此知（扯本）（所出來引起下文林元卿）聖化流行風俗盛美非偶然耳平遠里民林元卿者有至性父歿葬畢母以爲出就外傅也卿攜一箬笠詣父墳日夜悲號露處達旦旬餘鄉人頗言狀母趨視之曰兒歸此間有虎甚可怖卿曰吾知有父耳何畏焉結草爲廬以居哀毀不輟朔望還家省母省畢復往雍正七年邑令劉延泰造廬唁之明年鄉士大夫憐其孝爲計其居巳三十有六月矣於禮應畢共迎之以歸路人嘖嘖稱道之卿年甫十有八歲少木便爲立傳附書其事以俟他年採風見此日治化之隆云

化行俗美奇人奇事往往有之元卿年十八有此至性自不可泯沒也

隱逸志總論

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滄桑變易不事二姓則隱逸可隹識時將亂知大厦不支于一木亦欲潔（正論）其身者之所爲若夫當明盛之朝而矯語高蹈君子以爲誰欺乎其才其德果足爲時所利賴豈有泉石（想見志民心地）重於蒼生獨貽君父以焦勞如秦人視越之肥瘠哉文無經邦之猷武無鞏苞之略顧安所得高位而居（道着心窩）之惟有托於隱逸而已矣雖然堂陛之上皐夔布列（此一等是自）草野之民熙皥成風自知厠名仕版如黑子着面何（知之明）關有無姑肥遯以養高君子亦無惡焉（此一等是不得已）或不得志於有司安分守拙借山林闃寂自文固陋不爲牢騷憤懣之所爲則亦有足取者因其逸而逸之文之以美（妙有分寸）名曰隱也何不可

筆下鋒鋩儘着見血總不肯輕易放過此太平招隱書欲激之使出仕也

流寓志總論

右所載三十有八人潮之寓賢可謂盛矣濂溪紫陽（兩仙人主）先後（人矣）並至吾道南來之日也龜齡角聲其事近怪曲江盤桓誠齋嘯咏東坡一代文人留詩鑱石皆足令百世下聞風興感況文山陸相（俱是陪客）鄒劉林陳杜蕭諸君子（鄒鳳劉子俊林琦陳龍復杜滸蕭資陳槩俱從文天祥提師至潮先後殉節者）間關播越忠貞炳宇宙者乎對斯人而不興忠義之心吾敢以人類目之哉其他或以經濟顯或以忠孝傳或以廉節稱或以詩文著洋洋濟美有功世道足跡所屆草木留香（所以不可不）將高（志）標其姓名以增十一邑山川之重夫惡可泯沒也士君子寧爲良臣文陸諸公遭時不幸（好推卸）非堯舜之民所比擬（知人）乃所願則濂溪紫陽耳竊嘆楊龜山自洛還閩（另請補大陪客）遂開百代閩學之盛大儒接踵直甲中原濂溪紫陽造詣已幾於將聖乃當日命駕至潮不聞潮中學者孰爲周子高弟雖郭叔雲鄭南升受業朱子之門其學亦不傳於世豈惠照大顛之異說（過出講學）浸淫蟠結于人心而不可猝變抑停驂未久教澤未深雖有橫經講學以隨其後者耶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孔

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後人以講學爲迂闊遂有（道功世情）避其名以浮沈于世俾後生少年懵然若夢之弗醒悲夫其賊夫人之子也使濂溪紫陽留斯講說一二載道南統緒不得專美於閩矣一時寓公（所學如此）爲全潮正學之祖庶幾不負來遊之意尋常遊客不過以詩自鳴肯關心風教誘人爲善則當代之山海鳳麟也望君子之（一片苦心）至於斯者勿虛遊寓一行皆有裨是邦風土民物焉漳浦蔡梁村世遠嘗於辛丑歲至潮流寓澄海集蔡氏宗人講明正學潮士以爲空谷足音從遊者甚衆今官少宗伯見任無立傳之例附書以志不忘俟他年載筆者採錄云

足跡所至便欲有裨人國此鹿洲素抱也諄諄望人明道講學把龜山做大証佐覺當年周朱二夫子南遊時潮人果是錯過機會後有作者能無慨然

古蹟志總論

蹟以人傳（主意）固也舊志載王莽南海亭爲古蹟之冠異哉南海亭不知在何所據云員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東歷揭陽縣則南海亭之不在揭陽縣也明矣即使至今果存以亂賊宴遊之地猶將壞其屋（誅好回于）汙（說死）其宮而瀦焉忍復張之爲勝耶又潮僧大顛墓唐時被發舌根朽化未盡復瘞之宋至道中鄉人再發視則無矣此亦傳爲古蹟何潮人之好爲語怪也使舌至今尚在亦可以云怪物而自宋即已無有何蹟可言郊野山原之地荒墳纍纍骷髏（仁人之言所全實多）豈皆悉化此而誇爲美談將大長椎埋發塚之風使既寂僧徒不得安居窀穸誰實階之厲乎潮中勝蹟惟鄉校有昌黎教澤拙窩有濂溪遺意覽勝亭紫陽手書鐵漢樓元城勁節皆足令百世下聞風興起若太子樓北殿山千秋鎮和平墩聞雞亭則有宋君臣播遷顛越不勝感慨係之今舍鄉校聞雞亭弗書而張南海瘞舌之荒誕是輕大儒而重亂賊（嚴于斧鉞）且視帝子之芳踪不如死僧之臭壞傷壞名教莫此爲多不可不一較正者也

其他古蹟備數而已遊山摩石題名傳後不以人而以官中雜銘鐘竟同梵偈以其爲好學之鄉先生尚不忍削去之然則人可不好學哉莽賊自比周公妄擬典謨訓誥曾不得與好學而未聞道者較一日短長旨哉唐陽城之言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是作書者本意）忠孝所在寸土皆香自後人慕之則見爲古蹟矣然則古蹟亦豈易言哉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余亦曰是書成奸邪之勢孤矣人皆把古蹟看作遊覽細微此獨寫出如許關係教人忠孝之書也

物產志總論

世皆稱嶺南多珍異土物之產甲於中州非潮也潮所有者鹽絺海錯布帛菽粟尋常服食器用之需而已黠民覬山礦竊取土砂懼啓釁端久經厲禁銀銅鉛錫之類遐哉尠矣程繭鳳葛潮毡潮紗初何嘗有甚佳美空負重名（地力之累）奔走遠近求之者若天降地出貿之者如大貝南金貨之者聲價日高品質日下非官斯土者之所樂聞也（切中時弊）其他常產皆益生民樹藝畜牧可以致富成家生之者衆爲之者疾猗頓陶朱在乎人之自取之加以司牧留意爲民間撙節愛養則熙熙攘攘着用之不竭耳（此王政也）前輩云地方產一異物則爲地方之害奇技淫巧不如勿產之爲佳信夫

極言潮地無奇產非貶潮也爲潮蘇無窮之累也留心民瘼者讀之則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潮州雜記總論

雜記雖志乘緒餘亦不可專務索隱致傷名教（得大主腦）交趾道士仙花嶂叟雖荒誕不經未至壞人心術若舊志載梅州異僧爲定光佛化身庇護宋旣事深可駭焉宋旣爲秦檜用人以鷹犬而致大位檜敗被劾安置梅州遇聰明正直之神將痛心疾首爲天下誅殛之恐後何勞老佛化身（佛應自笑多事）不遠二三千里指示前程許陰助於數十年之先則何不教以勿附奸邪併此陰助而省之爲奸伏辟乃天道王法之常豈可以建庵慈報終爲庇護俾復顯官享遐齡佛之乖謬竟一至此極乎（宋室傷心在此數事佛何得辭其責）李綱廢棄趙鼎放逐宗澤沾襟岳飛被害佛何不助之庇之豈尚不知有忠良邪佞之別耶何所見而黨惡何所因而佑賊使後世奸諂小人安心病國恃有佛而無所顧忌所關于世道人心匪細也又載巫師張法星以葦席作舟載米穀一日爲三山國王召風覆之巫師怒與神鬬聞妻哭不能師令以鐵嵌棺首置廟前潭水漲棺浮擊壞其牆三山神乃讓居座左鄉人肖像合祀之不知誰爲好怪造此齊諧曾

是堂堂民牧亦篤信（[illegible]）而筆之於書耶譬民間載米穀出海司牧治之其民不服徑至堂上與牧鬭牧亦將讓居座左與之偕尊一堂乎（眼前道理一照自明）好勇鬭很可以並神何怪乎民之操戈動衆相爭相奪所關于世道人心又匪細也其無傷名敎之事雖隱怪纖微足資談笑即膽怯無能如吳大理之類亦皆臚存弗削焉若劉元城之節概鍾元濬之自表莊淑禮胡世和之勤事陳添桂之舍生全主皆忠誠轟發宇宙間足爲名敎干城者（總以名敎爲主）鄉厲誓文可化風俗周妻雷震可懲不孝大書特書何所庸疑議哉讀是編者勿徒以游戲視之

著書以維持名敎爲主不可矜奇信異致壞人心茲篇議論正大聖人復起必不可易即使神佛有知當亦無容置喙

留智廟紀聞論

潮州舊志云梁猶龍庚戌計偕行德州道上宿留智廟旅店自言夜夢傳呼玉旨召星君四人遣行至廟見宮闕巍然四人者入止猶龍侍命食頃乃出云玉旨敕勞星君真靈不昧一生正大光明多行好事端的不負科名猶龍遜謝稽首四人相顧指點有若語此間是星君坐次者有若諾星君始子科名事業者既魁南宮第十八悟前身事歸爲兄弟述之未幾卒後其甥入都門兄應龍囑其詳訪癸丑秋還報廟始自前朝展敬岱宗中使以神光示現請建中尊冠帔如帝后即東嶽碧霞元君旁列散聖第一位丰采鬚眉恍似猶龍云海陽縣志不載其甥入都往訪事云弟夢劍公車往廟瞻拜訪廟始自前朝展敬岱宗中使以神光示見請建東嶽散聖等語俱與府志所載其甥之言一字不差但夢劍有題壁詩云崔巍廟宇夕陽中路絕天人忽此通十八星羅姜被冷七千關塞鶴魂空羨兄朝闕雲霄樂愧我造家鼠雀攻君父深恩俱未報可能安坐玉清宮題畢覺其神顏赭若汗云

偶然夢寐何足憑信（二語破的）況其荒誕不經如女巫見鬼釋子之說投胎轉世俚鄙可嗤至此極矣神道雖泥塑木雕不能離人之形以爲形耳目口鼻鬚眉顏面偶與相肖何處無之因其肖已而遂以神自居疑爲轉世（當日恐是如此）疑斯夢夢愈疑此常人之情也勿論轉世之事幻妄無稽借曰有之生爲正人沒爲明神神復爲人亦理之常（大儒正論）有何可異人顧樹立何如耳豈必以神之轉世爲榮而玉旨星君數語又甚醜而寡趣言之者不以爲羞聽之者直神其事吁可以知風俗已（不如說箇明白）昔人大書志乘今宜削去恐夢夢者仍然莫覺其非反以爲

掩前人之美而乃弟夢劍詩詞有君父深恩俱未報可能安坐玉清宮二語稍爲近正是以姑存弗刪耳考梁猶龍一生未嘗有所表見甫成進士卽賦玉樓（四語敘倒）果係神靈降生不應歸去之速弗令樹立於世則又何因而來豈神之志願僅一進士足乎進士（道破世人眼眶小）朝廷之名器既叨名器當報（神亦何以自解）君恩奈何冒竊而逃焉鞠（傷心刺骨）育顧復棄若敝屣不忠不孝之譏吾何以爲兹神解耶潮俗尚鬼竟嘖嘖爲美談亦司風化者之憂夫

立論崇閎屹如山岳筆鋒犀利凜若氷霜此爲正人心息邪說有關世道之文非好譏彈人短也神而有知當亦啞然自笑

平臺紀略總論

臺灣治亂之局迥出人情意計之外（起勢奇警）其地方數千里其民幾數百萬其守土之官則文有道有府有縣令大小佐貳雜職若干員武有總兵副將參將遊擊守備大小弁目若干員其額兵七千有奇糧儲器甲舟車足備又當國家全盛金甌靡缺而朱一貴以餵鴨小夫欻焉倡亂不旬日間全郡陷沒此豈智能所及（殊出意外）料歟太平日久文恬武嬉兵有名而無人民逸居而（無怪其然）無教官吏孳孳以爲利藪沉湎樗蒲連宵達曙本實先撥賊未至而衆心已離雖欲不敗弗可得已然鹿耳鯤身夙稱天險鄭氏一踞其間遂歷三世國家圖之數十年費錢糧幾百千萬而後能收之今不動聲色七日恢復巨魁就擒孽從授首卽使孫吳復生亦（功成之速亦出意外）未敢望功成若斯之速也良由

皇祖仁皇帝德福齊天神威遠震將卒用命海若效靈是以摧陷廓清不勞而邊疆底定（實情實事）

諭旨遙頒白叟黃童無不感激流涕蓋至仁厚澤淪浹人心者深也諸臣或運籌帷幄出力疆場克敵致果

功在社稷欲以鼓勵將來收千秋百歲用人之效則不得以其爲日無幾少之矣亂不久禍不深削平者之績不大此衰世之言也賞罰明則民易使今日之酬勳他年之龜鑑知此說者其知未雨綢繆之道乎（生下無數波瀾）臺灣海外天險較內地更不可緩而此日之臺灣較十年二十年以前又更不可緩前此臺灣止府治百餘里鳳山諸羅皆毒惡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則南盡郎嶠北窮淡水雞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若鶩矣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爲野番嗜殺今則羣入深山雜耕番地雖殺不畏甚至傀儡內山臺灣山後蛤仔難崇爻卑南覓等社亦有漢人敢至其地與之貿易生聚日繁漸廓漸遠雖厲禁不能使止也（緊接入古）地大民稠則綢繆不可不密今郡治有水陸兵五千餘人足供調遣鳳山南路一營以四五百里山海粵區民番錯雜之所下淡水郎嶠盜賊出沒之地而委之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固已難矣（南路兵少已弱）諸羅地方千餘里淡水營守備僻處天末自八里坌以下尚八九百里下加冬笨港斗六門半線皆奸宄縱橫之區沿

海口岸皆當防汛戍守近山一帶又有野番出沒以八九百里險阻叢雜之邊地而委之北路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聚不足以及遠散不足以樹威此杞人所終夜思而不能寐者也（北路地廣兵單更爲可畏）臺民好爲盜賊不因饑寒方慶削平又圖復起去歲平臺大定之後尚有布散流言嘯聚巖谷復謀作亂者數次屢經撲滅歲餘始殄而王忠一賊伏匿深山至我

皇上卽位乃克就縛可見地方廣大搜捕弗周雖平臺僅在七日而拔盡根株東擒西剿亦有兩載艱難（老臣謀國）欲爲謀善後之策非添兵設官經營措置不可也以愚管見劃諸羅縣地而兩之於半線以上另設一縣（絕妙經濟今已舉行卽彰化縣）（是也）管轄六百里雖錢糧無多而合之番餉歲徵銀九千餘兩草萊一闢貢賦日增數年間巍然大邑也半線縣治設守備一營兵五百淡水八里坌設巡檢一員佐半線縣令之所不及羅漢門素爲賊藪于內門設千總一員兵三百下淡水新園設守備一營兵五百郎嶠極南僻遠爲逸盜竄伏之區亦設千總一員兵三百駐劄其地使千餘里幅員聲息相通又擇實心

（此更要緊）任事之員爲臺民培元氣寇亂風災大兵大疫而後民之憔悴極矣然土沃而出產多但勿加之刻剝二三年可復其故惟化導整齊之均賦役平訟獄設義學興教化奬孝弟力田之彥行保甲民兵之法聽開（實心行之便非）墾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此亦（尋常）尋常設施耳而以實心行實政自覺月異而歲不同一年而民氣可靜二年而疆圉可固三年而禮讓可興而生番化爲熟番熟番化爲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顧或謂臺灣海外不宜闢地聚民是亦有說但今民

（此是滅破邪說）人已數百萬不能盡驅回籍必當因其勢而利導約束之使歸善良則多多益善從來疆境既開有日闢無日蹙氣運使然（理勢必然）卽欲委而棄之必有從而取之如澎湖南澳皆爲海外荒陬明初江夏侯周德興皆嘗遷其民而墟其地其後皆爲賊寨閩廣罷敝乃設兵戍守迄今皆爲重鎮臺灣古無人知明中葉乃知之而島彝盜賊後先竊踞至爲邊患比設郡縣遂成樂（名言至論可使天下庸才盡）郊由此觀之可見有地不可無人經營疆理則爲戶（昔備首）口貢賦之區廢置空虛則爲盜賊禍亂之所臺灣山

高土肥最利墾闢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不歸之民則（不易之定理）歸之番歸之賊卽使內賊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不可不早爲綢繆者也間（沈痛極矣）居無事燕雀處堂一旦事來噬臍何及前轍未遠可不爲寒心哉殉難諸臣雖功過不一然大節炳然足以增光宇宙褒其後而略其先崇奬義烈用慰忠魂亦因以爲鑒可也

全臺形勢了了胸中古今治亂瞭如指掌此絕大經濟絕大筆力非經生所能步其後塵

粵中風聞臺灣事論

連日風聞臺灣復有小警北路土番作孽南路客子竪旗同謀拒敵官兵此異事也南北路相去遥遠民番情性不相聯屬何以北路土番不軌而南路客子卽肯竪旗遥應或者起釁之處不在土番而在北路客子所以南路竪旗似因北路官兵討逆未先慰安（用兵之道安民爲先）無罪訛傳惶惑之所致也臺灣土番有生熟二種其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爲生番皆以鹿皮蔽體耕山食芋弓矢鏢鎗是其所長但止能穿林飛箐暗射殺人不敢公然出至平地與官兵對敵且性畏砲火轟（深知對性不能爲亂）然一聲抱頭遠遁此生番之不足爲慮也其雜居平地遵法服役者爲熟番相安耕鑿與民無異惟長髮剪髮穿耳刺嘴服飾之類有不同耳雖矢鏢便利而（最中）各社言語不通里門之外視若秦越非有漢民指揮迫嚇其勢亦離而不合（有條）但除去莠民一振軍威則番害自息此熟番之不足爲慮也廣東潮惠人民在臺種地傭工謂之客子所居庄曰客庄人衆不下數十（激怒則有之力而是其本意）萬皆無妻孥時聞強悍然其志在力田謀生不敢稍

萌異念往年渡禁稍寬皆于歲終賣穀還粵置產贍家春初又復之臺歲以爲常辛丑朱一貴作亂南路客子團結鄉壯奉

大清皇帝萬歲牌與賊拒戰蒙賜義民銀兩功加職（眼前証佐）銜墨瀋未乾豈肯自爲叛亂愚意北路起釁必繫一二無知客子作奸拒捕自料法網難逃誑誘土番混（此匪類激變之計）擾分罪造出盡勦客子之謡言傳播煽惑使在臺客子畏死惶亂羣相響應是以南路無知有竪旗同謀（如此則民心服）之舉但當開誠布公慰諭無辜客民各安生業止戮罪首附和之人以儆將來其餘並免株連不必自懷（如此則民心安）疑畏竊計臺平以來方經十載瘡痍甫起既非作亂之日兄當　國威方盛武備正強

皇上深仁厚澤淪浹人心極島遐荒感激愛戴雖在至愚不肖亦無忍爲從叛之理（一字不差）不過二三莠民食飽福薄自尋死路此輩惟俟竿首藁街其他何能爲哉（此中有經濟在）令在臺文武各官出兵勦捕苟稍假以便宜勿拘牽文義過爲掣肘旬日之内自可立見撲平按法行誅一勞永逸不足煩

當宁遠念也惟是海外嚴疆立

方雜處狼子野心賢愚參半似不可無善後之策（此最要緊）曲突徙薪綢繆未雨亦盛平所不廢乎有留心經理前席願聞者請正冠肅容爲之談笑而道之

熟悉民番情形指揮揆度不差累黍此局外閒談意在善後而眼前綏靖之策已在其中目光如炬經世良才也

粵彝論

粵東居彝非計也（直截）自明嘉靖間割澳門畀紅彝種類不一源源而至築城樓設砲臺蜂房蛸聚以長其子孫奄有斯土廣州香山郊關之外遂爲鬼國異域之（慄然可畏亦慨然可憐）區矣紅毛乃西島番總名其中有荷蘭佛蘭西大西洋小西洋英圭黎干絲蠟諸國皆兇狡異常到處窺覘圖謀人國（是其素性）如噶囉吧本巫來由地方緣與紅彝交易遂被佔踞爲紅彝市舶之所（一證）呂宋亦巫來由分族緣國人習天主教遂被西洋佔奪爲市舶之所（天主教之害如此）（又一證）今天主教盛行于中國（大可隱憂）湖廣河南江西福建廣西無處無之雍正元年浙閩總督滿保以西洋人行教惑衆大爲地方之害請將各省天主堂改作書院義學各省西洋人俱送澳門俟有便船歸國廣東督撫市恩奏請彝人老病不願回者聽其在省天主堂居住不許招致本地男婦行教誦經違者治罪逐回功令煌煌（甫禁便犯目中尚有王法耶）曾幾何日今省城天主堂八處招集一萬餘人矣（今人氣塞）又有女天主堂亦八處招集二千餘人矣羞辱中國（即寸磔市曹未足）傷風敗化凡有人心罔不切齒此豈待教而後誅之乎（以快人心）

萬里經商本爲求財無故而輕數百千萬之銀錢買人歸附此其意欲何爲哉（試想一想）今日萬人明日萬人不胥全省而買遍不止豈尚可掩耳閉目陽爲不知而不問先民有言防微杜漸涓涓不息將爲江河而況狂瀾四溢人心蕩漾在省郡者旣實繁有徒在澳門者（此豈細故而可不）又居然天險（爲經書耶）內外交通銃砲非常脫有前此呂宋噶囉吧之謀不知何以待之今　聖德方盛威靈暨訖于遐荒自萬萬無所容其癡想然曲突徙薪亦有心者所宜熟籌也

道理止在眼前豈皆慮想不到特不肯一着想耳老成先見如中宵明燭爲將來省無數隱憂是所望于當局之君子

鹿洲初集卷十二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說

福建全省總圖說

宇內東南（尖亢）諸省皆濱海形勢之雄以閩爲（老勁）最上撐江逝下控百粵西踞萬山東拊諸彝固中原一大屏翰也（一路）自浙入閩以仙霞關爲孔道由浦城泛舟下建寧過延平抵福州水口皆崇山狹流亂石布水面急灘險絕篙（奇險）師失手鐵船亦碎自浙東海岸溫（一路）州入閩由福寧州寧德羅源連江至省城皆羊腸鳥道盤紆峙峻日行高嶺雲霧中登天入（奇險）淵上下循環古稱蜀道無以過也自江西入閩一（又一路分爲三路）由河口踰崇安過武夷山下泛建陽會于建寧一由五虎杉關踰光澤下邵武過順昌會于延平一由瑞金踰汀州（此第三路中又分三路）泛清流下九龍灘如高屋建瓴從（奇險）山巔跌船下幽谷奇險甲於天下其欲避九龍灘則走將樂與建邵二溪相類皆會延平一由汀州陸路至漳州必經上杭永定嶺高徑（奇險）危與福寧道上相彷彿可由漳州同安泉州興化抵省城自廣東（又是一路）入閩由分水關過詔安漳浦從漳泉興化一路直達省城雖不通河棹又有坡嶺弗利輪轅然閩地坦夷僅此途千里而已其廣東（又是一路）又有小路由三河大埔踰石上入上杭水淺舟小滿載不過三四人鞠躬桎足行者苦之然經連城踰小淘順流下延平徑達省城仕宦商旅多由焉自海（海路）入閩則上起烽火門下訖南澳中間閩安海壇金門厦門銅山無處不可入也全閩九郡一州以福州（九州郡位置清楚山海未分）爲省城興泉漳在其南爲（明）下四府福寧州在其東北皆濱於海汀州在其西延建邵在其北爲上四府皆處深山臺灣一府又在大海千里中全省東南之保障也山則高峰萬疊俯泰岱若培塿溪則自關源泉（總論山溪大海氣象非常）不肯受鄰省涓滴而汀州餘流尚以分潤潮粵是以其人亦剛方倔強好大喜功蓋山川之氣然耳大海汪洋萬里無際江浙登萊關東天津視若户庭琉球呂宋蘇祿噶囉吧暹羅安南諸番若兒孫環繞膝下氣象雄壯非他省所可

比倫山多田少農圃不足於供（仁人心事）則造物難平之缺憾也所賴舟航及遠逐末者衆邇日南洋禁開海外諸島稍資內地倘臺灣歲歲豐熟則泉漳民食亦可無虞是臺灣一郡不但爲海邦之藩籬且爲邊民之廒（歸重臺灣亦是理閩要着）倉經理莫安使民番長有樂利九州郡咸蒙其福矣沿海要地防維周密提鎮協營重兵匝布但人人皆實心爲國亦不必更爲區畫也（更爲要着）

全閩形勢如指諸掌浙廣江西入閩來路水陸險夷無一處不清清楚楚明晰透亮末段歸到經理乃是仁人心胸大有關係之文也

貴州全省總圖說

黔爲邦居天下之西南（突兀雄健）據荊楚上游爲全滇門戶（一抑）羊腸一線東西千里有奇朔南不過三之一（見黔之可畏）輿圖似蜂而小腰當中原一大郡爾貴陽爲省會之區平越一帶則黔中腹裏往來咽喉之地安順半壁鎖鑰滇南都勻一隅襟帶西粵思南石阡威寧與巴蜀犬牙相錯黎平鎮遠思州銅仁接連荊楚沅靖閉蓋四省之（一揚見黔之可）屛藩百蠻之控阨箐崖僻壤屹然與十五國分封並峙（可恃）何其壯也若稽形勢銅巖灘溪阻其東赤虺蟒山踞其西盤江關嶺控其南西望烏江限其北懸車束馬倅踝穿蹄蜀道之難無以加焉（一揚見黔之險）顧山皆崇岡疊嶂如萬夫林立無挺拔羣倫類五嶽四鎮之槩者水皆懸崖穴地橫恣詰曲如龍蛇狹處僅容獨木舟而深（一抑見黔之僻）或至十數丈其山川奇險則有餘而正大寬舒之氣則不足造物所限固亦無如何矣聞昔人建議欲以湖南川東益此版圖在楚蜀不見少在黔省式廓而（文勢洶湧洞心豁目）大若然則東割靖沅北割遵義南割泗城此爲裒多益寡有心經世者最善之規畫第靖沅去長沙雖遠

距貴陽亦不甚近尚在乎可有可無之閒若遵義泗城宜通宜變則有確乎其不可易者遵義去成都二千餘里距貴陽止百餘里泗城去桂林千餘里距貴陽止二百里長鞭無及腹之技卧榻有他人之雜彼（議議者且以爲更張非便矣）此事權均非利便則何如截長補短使各易撫御之爲得也然此第就黔言黔若統中原而論之短長無非臂指大小總一封域今宇宙恬熙民苗安堵無伏（無限深情中藏許多經理在）莽乘墉之慮披輿圖而思保乂留心於地瘠民貧焉可也

前幅一抑一揚全圖如繪入後統中原大勢以立論一事權而壯金湯卓乎仁人之言也

貴陽府圖說

府建貴山之南故名貴陽山在城以北二里蜀道所經俗謂之貴人峯環府皆山參差㟪崒靡有（抑）正大雄厚作鎮於近其東二里爲銅鼓山常有聲相傳諸葛武侯平蠻時藏銅鼓於巖未敢信西里許爲獅子山明傅友德屯兵將臺故址在焉南二里爲高連與城東六十里之石門皆竦拔（揚）自古著名者唐地里志牂狪有高連石門二山即此其他崇岡沓𪩘難悉數密箐懸崖處處險隘所謂一（揚）夫荷戟萬人趦趄亶不誣也其大川最著者曰烏江次爲清水江烏江源出水西流經大定黔西入脩文縣繞府北二百里湍流洶悍厥岸有烏江關西（崝勁）境恃以爲固清水江在郡東北百二十里水清深兩崖壁立崎嶇難行乖西巴香諸部負險爲梗明景泰中南和侯方瑛剗爲坦途苗獠由是奪氣牂狪江自漢著名源出府南四十里流經定番州入廣西泗城界府北有水自彝箐遠來入城中曰貫城河下流入于南明河南明源出定番流經郡城下富河濟番諸小水皆入焉北流合烏江入蜀

府西北百二十里有陸廣河當水西驛道明末安邦彥竊踞總督朱燮元駐師（道逸）破賊處也府屬州縣以貴筑縣爲附郭龍里貴定在其東脩文在其北定番州雄踞于南元人所謂八番歷歷可指西南爲廣順州東北（揭）爲開州獨府西止三十里卽屬他境未免稍（抑）蹙然絕長補短方三百里縣四州三星羅碁布巍然爲十一府領袖亦足稱雄藩矣覽此山川念我民彝（愴然心惻）深有望於經理者

屈曲頓挫其古全在神氣筋脉與貌古者迥別

漳州府圖說

漳於閩地爲極南負山臨海（起見地勢關係）介閩廣之衝控引番禺襟喉嶺表唐總章間玉鈴衛將軍陳元光平崖山寇及~~諸~~蠻開屯漳水之北疏請建州漳州（古郡治）之名自此始開元四年光子珦以地多瘴癘徙州治於李澳川卽今漳浦縣治德宗中徙龍溪乃爲（明晰）今漳州府南界潮州北接延平延袤八百里西距汀州地東連泉州入海亦五百餘里在海者倍焉屬邑有十附郭曰龍溪直南百里屏梁山九十九峰環鹿溪九十九曲者爲漳浦東南五十里（邑位置遠近俱各瞭然）扼溪海之吭者爲海澄西四十里當郡右翼者爲南靖東北三十七里當郡城左輔者爲長泰又西三百一十里爲龍巖西北三百二十里爲漳平西南二百有五里爲平和極北四百里介巖平之間者爲寧洋四邑皆在萬山中（山總一筆）極南二百五十里爲詔安則境連百粤矣其山則有九龍天寶梁山竈山太武大帽歐寮良岡天宮天柱九仙碧靈大峰九牙九侯金鳳之屬不可悉數其川之入海者（川入海最要故詳言）十有一（之）附郡曰西溪北溪西溪自平和南靖合流蜿蜒繞

郡治出鎭門爲福河與北溪會北溪源出延汀界合寧洋龍巖漳平之水下華峰注漫潭併長泰南出柳營江與西溪合爲三叉河遂東爲錦江江心浮二洲間之支爲三港其洲曰許茂曰烏礁其夾以許茂烏礁者爲中港烏礁之南夾以石碼海澄者爲南港（港道分明）許茂之北夾以玉洲者爲北港經白石青礁石美東與中南二港合納南溪浮宮之水入于海南溪在郡南四十里合漳浦巖前溪南靖馬坪之水出橫口（要口）過龍井至浮宮入于海是三溪合流其出皆厦門也漳浦鹿

溪合平和五寨南靖龍嶺崎溪之水繞邑城而東過舊鎭入于海其出則陸鼇（要口）也自西林出者爲西林溪合平和河上之流南過雲霄鎭納梁山以南諸水入于海卽古所謂漳江其出則銅山（要口）也浦邑之東有江曰鴻儒納臺山佛潭橋之水出井尾白石入于海其出則鎭海也平和之水其自西出者曰河頭溪南流合蘆溪由赤石巖出三河壩從潮州入海其自南出者曰徐坑溪雙溪會于大溪過詔安爲東溪入海詔安走馬溪出五都由銅山大京門入海大陂溪繞梅

洲經漸山由懸鐘北港門入海港頭溪經平寨至象頭入海其海中島嶼（島嶼詳晰）可名者四十有奇在海澄者曰浯嶼曰丹霞曰荆曰梁曰嵩曰長曰圭在漳浦者曰竹嶼曰魚腸曰石城曰將軍曰大柔、小柔曰大澈、小澈曰鴻儒曰連集曰東鎭、南鎭曰橫曰菜曰雙洲門曰烏石平山大甘山小甘山曰東門嶼曰鐵釘嶼曰雞心曰五嶼在詔安者曰虎仔曰南村曰犬眠曰崎曰內外嶼曰七洲嶼七洲者蛤洲、獵洲、敏洲、紅洲、臥崗洲、陳洲、蛇洲也又有黃芒山青嶼臘嶼洋嶼則在

詔屬南澳者也其屹然于大海之間爲東南巨鎭者自厦門而下則有鎭海陸鼇古雷銅山懸鐘（沿海要緊大島嶼）下迄南澳周環羅列而藩籬固焉大抵漳州之地大山大海幅員雄壯士敦氣節女尚貞烈被服于禮教信義爲（極易治而不可忽）天南第一名州苟或馭失其道則鹿挺登山蠭騰入海強悍好勝未易安集富而教之斯其時矣統計十邑陸地爲山者十之七爲田園成郭廬舍者十之三（山多田少最宜仁）人多地狹豐年猶苦不贍故每仰給吳越惠潮臺灣之米資海運以無憂撫摩噢咻蓋其難也漳平龍巖

之間深山密箐數百里人跡罕到（詔平要害）奸民往往嘯聚邇者陳首魁陳五顯前後招納亡命皆在此間非得重兵鎮之未易永絕根苗爾平和南靖亦多深山民剽悍樂鬬睚眦相加卽操戈動衆以敢殺爲榮又每穿窬攘奪姦宄成風離縣旣遠吏亦難治前議者欲于山中設捕盜同知兼戢數縣良亦甚當第其議未行（此議似不可少）俗難猝革（漳浦要害）漳浦盜賊多出南靖之車田平和之三角徑車田去靖邑最遠往返四日不服靖治距浦邑不過十五里又以非在疆域之內不得而治是以一方之民家屠牛畜户抗官租專爲盜賊毒流遠近前靖（此議尤爲要緊）令劉君宗業議割車田十五保歸浦以清盜源浦令惡其爲藏垢納汚之所未免畏盜案叅罰有狃于便安之見堅意不納坐失事機今不幸劉君捐館車田終無寧靜之日也三角徑距平和往返亦須四日離浦邑僅三十里近者旣非其屬無所顧忌遠者鞭長不及殺越人於貨暋不畏死非其天性習俗之固然亦未聞法令之過也誠得留心民瘼之君子割遠就（不可緩須臾者）近不過數年盜源永清三邑皆受其利詔安烏山九

侯之東有橡林山焉廣遠深險龍從盤礴多石屋可爲巢穴（詔安要害）俗稱十八洞者明末爲患數矣今姦慝逋居作逋逃藪實爲南詔要害設守備彈壓之亦不可少此全漳形勝之大槩也一州之地以龍溪爲元首長泰南靖漳平其肩背也漳浦海澄其腹心肺腑也平和詔安龍巖寧洋其四肢手足也方今海晏河清無伏莽乘墉之患如人安坐於家中大疾不作肢體便（比喻極切是在司牧者加意耳）利惟有時其飲食無致饑渴時其衣服無傷寒暑時其沐浴無俾垢穢將不久而自肥何必借重於蔆苓藥石哉渾身皆是肉無處可容錐刀是所望於調養（創言切論）者

全郡形勢瞭然要害經理亦俱周到而車田三角徑尤爲地方第一要緊後必有舉而行之者責成司牧噢咻調養自是仁人之言

瓊州府圖說

瓊郡周環皆海也屹立萬里汪洋中爲全粵西南之保障內則萬峯峻拔黎母五指山儼若天柱外則十三州縣星羅匝布廣袤千有餘里上拱神京下俯諸夷占城眞臘交趾直可以足蹴之形勢之雄中原未有也（果然雄壯足爲海外屏藩）郡北十里爲海口渡海六十里爲徐聞距廣東省城一千七百里附郭曰瓊山居海外全島之極北崖州居島之極南東陲萬州西陲儋州實分四隅而峙焉（四隅位置方正整齊）由瓊山東行八十里爲定安百六十里爲文昌二百九十里爲會同三百五十里爲樂會四百七十里爲萬州五百八十里爲陵水一千一百一十里爲崖州（分路清楚）此瓊島東方諸州縣惟定安爲腹裏其餘皆濱海也（詳細）由瓊山西行六十里爲澄邁二百三十里爲臨高三百七十里爲儋州六百五十里爲昌化九百里爲感恩一千一百里爲崖州此瓊島西方諸州縣皆遵海而西而南者也（周列）其海道周環俱通東行由清瀾頭調懶博敖蓮塘李村諸港五日可至崖州臨川港西行由東水博舖洋浦烏泥抱羅諸港六日可至崖州保平港俱有港汊可以灣泊（周到）大抵十三州縣民黎雜居峝窠舫屋無處無之居近地者爲熟黎供賦役極忠順（此是治瓊第一要務）居深山者爲生黎又深者爲生岐皆不服王化舊常出爲民患五指山謂之黎母竟若蠻獠私家漢人不得過問一隅之地如分秦越非　國家之體也（嚴正）瓊莞古誌云瓊郡由定安過南閭入光螺峝四日達崖由白石村過風門嶺三日達萬又自郡城由澄邁黎中二日至儋州自儋州東踰黎峝二日半至萬州由是觀之瓊崖相距不遠特黎岐中阻遶途一週

是以千里而遙其當開通黎道無疑也（至當不易）曩日五指大山人跡罕到不知中間黎峝情形今則採辦木植官吏窮極幽深來往無礙　聖化翔洽湮鬱將開（是亦氣運將通之候）寧復鬼窟視之乎吳會期云自府至沙灣三百里自崖至羅活三百里俱爲坦途其中未開通處不過二百里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豈有十三州縣衣冠文物之王民反爲蠻鬼藩衛僅居邊陲之一綫（實在可笑）獨虛其中以讓黎岐爲聲教不及之地（此是要害）腹心弗治四體雖安欲保百年無病斷不可得稽古志乘黎獠叛服不常是以

昔人建議紛紛欲開通中間十字大路非無見也（後引衆論見得十字大路最爲要緊不可不開）此路一開四通八達黎岐無險可據脫有蠕蠕思動臥榻左右皆爲捉賊立功之人自不得不陰消其桀驁鋌走之氣彈丸黑子所關正甚大耳明韓俊請立州縣屯所撥在外軍民雜處於中引開五指山十字路均通四處往來立甲約束楊理請俟五十月禾熟之際以兵據其收成妨其耕種脅使開路吳會期亦請以兵威削平開通十字大路建置城屯海瑞請設治黎專官招民置軍立里學創縣所諸議非不甚善特（仁人之心）用兵未爲得宜建縣設學分防戍守須待經理之後（建置太早恐其反致生事）亦非可驟而致撫之以恩綏之以道以黎招黎俾生化熟（數語盡之）潛移默化而不知一二年內此功可成惟有經濟之君子不動聲色而辦之開萬古未開之版圖與舞干格苗同其休烈非見小欲速者所知也（此等人最悞事）

全瓊山海大勢十三州縣周環位置遠近情形以及黎中要害經理之要俱已瞭然在目何須聚米畫沙乃可徐議措置哉明白顯易此爲第一

潮州府總圖說

潮爲郡當閩廣之衝上控漳汀下臨百粵右連循贛左瞰汪洋廣袤四五百里固嶺東第一雄藩也附郭曰海陽爲十一邑領袖潮陽在其南澄海在東南惠來在西南皆海國（叙次不煩十一邑方隅山海俱了明白）揭陽普寧爲西南內地大埔在郡北程鄉鎮平平遠在西北饒平在東北五邑皆介萬山中而饒疆亦大半海國焉近海諸邑多平原沃衍宜稼圃佐之以魚鹽謀生較易入山諸邑人稠地狹崇岡大阜種稻黍薯芋如懸崖瀑布尚苦不給多傭力四方則亦末如之何矣（各邑地方情形居民生計瞭如指掌）由閩入粵以分水關爲要害（此言鄰省入來要害）由贛入潮以平遠八尺爲要害皆坦夷周道戎馬所經由汀入潮以大埔石上爲要害溪險灘高舟行石阻販夫之所往來也若鄧艾入蜀則此途已爲康莊而上杭亦有山徑可達程鄉武平分水凹可達平遠未可以羊腸而忽之自惠州長樂而來則畲坑爲門户（此言本省往來門户）自海豐而來則葵潭爲門户自海豐甲子所而來則龍江覽表居然天塹自海而來則南澳澄海達濠海門神泉鎖鑰固之內溪水道以三河爲要害三（此言內河要害）

河堵截則程大平鎮與郡城聲息不能相通獨由隘隍出畲坑爲山行捷徑耳（此言山中要害）其半途有通判府在羣山中最爲要害縱横離縣治皆數百里守備空虛倘有窅人伏莽則心腹之疾也（八縣交界處）揭邑極西有河婆大山深（此言大山要害在兩府）僻爲從來盜賊窟穴礦徒出沒之區莫有知其要害者經之則惠潮之樂土置之實兩郡之隱憂曲突徙（老成）薪於斯二者加之意乎（謀國苦念深矣）海宇昇平四郊若繡襏襫如雨絃誦之聲相聞富而教之固官斯土者之責夫

全郡大勢了了胸中而出之以經濟之筆遂覺十一邑地方情形居民生計行軍要害門户苞桑未雨綢繆之處無不瞭如指掌管葛而後未見其人也

海陽縣圖說

郡城北二十里有海陽山縣治所由名也海陽爲附郭自邑跨金山入我城内韓山峙其東塹以大江鎖（附郭情形）廣濟湖山屹其西若虎伏築陴高壘爲西南環衛勢稱雄矣由韓山東行五十里過白石嶺爲饒平分疆（各路分界）則入閩孔道也出西南三十里爲萬里橋接揭陽界（旱路明白）從此陸行七百里至惠州順流而下三百六十里達省城所謂南路者是也其北一百二十里爲大埔界三河之水出焉西北二百二十里與程鄉犬牙相錯郡北水程起城下惡溪韓文公驅鱷之處（水路明白）泝三河而上由程鄉踰岐嶺歷惠州抵省一千五百餘里則所謂北路者乎城南六十里爲庵埠通海溢烟火萬家商賈百貨之所集也（庵埠情形）過此爲澄海界東南三十里則澄饒之壤脊接矣大抵一縣形勢（總言形勢結上起下）後依山陵前臨水澤南方多平疇沃壤一望無際村落整齊桑麻茂密北方多崇岡叠嶂澗谷畲佐以蕘芻瘠土之民所嘉者嚮義耳頑山深地僻莫如豐政一都（要害）潘由仲坑伯公隘皆要害明季嘯聚者多移通判鎮撫之爲通

判府關山之壯田七之饒地闊民稠居然一都會也（可關）南望縣（二險）治北望程鄉東望大饒西望長樂皆二百里有奇雖難之長不及馬腹今以潘田一巡檢寥寥塘汛十數兵處之泰然太平道治自古未有也閒暇綢繆盛王不廢通判府（顧名思義妙不費力）雄據上游實拊邑治之背仍應顧名思義移郡倅彈壓其間以守備一營爲專汛仲坑伯公隘添設防兵而仲坑巖谷深邃尤爲藏奸之窟礦徒窺伺宵匪易集更當力爲防閑苞桑之固不外乎此庵埠已移縣丞分治內外周密山海敉寧惟東南廂登雲登隆隆津江東諸都承韓江三河之流汀贛循梅來源千里高屋建瓴奔趨而至雖支分數條洄溪蓬洞大牙並經澄饒入于海然兩岸田疇俱（堤岸爲海陽第一）屬低窪（大政）年年有堤決之患倘修補不時雨水驟漲蟻穴一開數十里非疆皆爲魚鼈則官斯邑者所宜加之意耳農田水利亦經國之遠猷夫

附郭沃衍無他謬巧惟豐政山中尚須經畫沿河堤岸及時保固則亦盡海陽之要務矣筆端清楚自其餘事

潮陽縣圖說

古潮陽縣在臨崑之麓唐元和間潮州刺史韓愈移建棉陽即今縣治也左右皆山前後皆（川筆遒異）水形勝視他邑特奇其前之水曰前溪即練江由滄州出海門其後之水曰後溪由濘洄出牛田皆海若也其左爲東山怪石嶙峋邑東之屏衛乎山外海汊橫截磊口河渡分南北二門淵乎若天塹然過此爲達濠招收砂浦兩都邑東之外衛也邑之右爲龍首山蓋自鐵山迤邐百里入縣治者鐵山在貴山都爲邑治諸山之祖騰躍奔放疊聳層巒直抵曾山下龍首飛舞蜿蜒有矯若游龍之勢稱地靈者指屈焉山南山北皆百里平（杰）疇故產穀之區也凡邑田賦皆在坤乾二方其（鄭重田賦他生計亦可曉）餘非山即海魚鹽芻茭爲業耳其地廣一百七十里袤一百二十五里獨城之前後爲最儉自濘洄泝流穿城渡江抵草蕪統計不過四十里澄海惠來（此亦）犬牙逼于胸背卧榻之側（正論似不可少）鼾他人矣裒多益寡當以惠邑之徑口關爲界關北四十里咸歸潮陽草蕪田心永得寧靜則亦還所固有耳其隨山左右之水分南北

二條南條合貢山洋溪之流經林八渡過臨崑山和平橋由練江入海北條合海陽普揭之流滙南砲臺出門闢石井二砲臺過桑田入海南砲臺在縣北稍西九十里當海揭之衝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寒婆徑當葵潭之衝自寒婆徑迤南有鹽嶺雷公嶺徑口關當惠來之衝邑西與普寧連界貴山溪水兩都壤相錯焉麒麟埔樟岡、狗眠、厚山、北山、果隴、埠塘皆强悍所宅穿窬奪攘之患普罹其殃逋賦抗租魚肉田主（今已奉檄更張知仁言之利溥也）毆差拒捕邑亦大受其困官斯土者不可不振起精神於此間一整頓之也沿海要害有海門達濠二營水師雄踞城垣堅整足遏外來艘船之衝錢澳、河渡、廣澳、蓮澳、放雞山、諸砲臺皆分兵戍守戰艦星羅安所庸更議哉（此是潮陽第一要務）潮邑時務惟在版籍混淆地畝不清有糧無田之弊累靡終極盍于此加之意乎城左濠溝隨潮出入爲邑東小河前溪後溪脈絡相通之處轉運諸舟皆賴之所慮沙淤水淺推挽維艱則疏濬深通（大爲邑利）因民所利亦輔相天地之宜爲王政之一事夫山環水帶疆理井然覺聚米畫沙尚屬多事

揭陽縣圖說

揭陽縣治在河之洲四郊皆洪流斷岸環城內外胥澤國也（筆情妍秀又是一樣敘法）平疇無際綠稼如雲舟楫從橫依稀三吳風景潮屬十一邑推最勝焉北條之水源發程鄉長樂分水界流經貴人飛泉諸山東合石碇循梁大羅諸水過楓口分東西二流夾縣治會南溪出砲臺入于海南條之水源發海豐長樂分水界沿河婆百折而東過湖口合古溪經南城下會北溪出砲臺入于海二溪餘流貫穿城內縈洄繚繞昔人詩云城中竹樹多依水市上人家半繫船（詩中有畫）可以想其概云其地廣二百八十里袤八十有五里北控海陽南連潮普東鄰澄海西接豐樂黃岐紫峯桑浦瘦牛四山環列其邑四維之望鎭乎揭陽山在城西一百五十里爲邑治諸山之祖飛泉嶺壁立萬仞卽秦時戍五嶺之一先賢晦菴朱夫子嘗遊其上有落漢鳴泉故蹟焉東南北疆域或七十里二十里五六十里純乎水鄉西二百里西南百二十里西北九十里與長樂海豐相錯則自二三十里外純乎爲山陬矣西北侯子洞險隘

峻絶直出長樂與寧爲惠潮要害西南河婆諸山綿（[illegible]）（邑第一要害故詳言之）亘深遠高原大谷田園孔多接連海豐永安諸礦山爲奸徒竄穴盜賊窩巢歷來抗法之區近雖極爲斂戢不可無善後之經畫其地藏匿萬山四通八達西南一帶距海永河龍各縣治遠至六七百里在左右者亦二三百里防守寥寥伏莽潛滋深爲可慮似宜（另設一縣確不可易）添設縣治彈壓其間割海豐一二都附益之設叅將一營防兵一千分守要隘庶蠶叢鳥道可得寧謐而惠潮兩郡無礦徒山寇之憂亦未雨綢繆之急務也

揭邑去海尚百有餘里南北砲臺扃其内青嶼石井二砲臺鎖其外潮陽澄海爲之障蔽此不足煩區處（此是一大關係）惟邑治落地稅十縣所無而揭獨有之始于明季閩省海船進港市糴而設迨後閩商不至稅無所出權就通邑貿易抽分補之歲額一千八百六十二兩有奇院司道府縉頭規例各如其三之二雍正四年裁革陋規不爲限額隨所收多寡爲賦民稱便焉但揭邑非商賈輻輳之區北溪舟楫上止萬里橋南溪舟楫上止普寧棉湖貨物所出甚爲微渺其自外洋至者必經砲臺海關榷稅在焉此二十里内之落地稅（仁人之言不必論其可行與否）似屬重出之征可否略爲變通使揭邑郊坰得與十縣商民均沾樂利是所望于大力之君子

揭邑河山景物寫得分外出色而山中另設一縣尤爲經國遠猷至雜稅雖似偏枯但相沿已久恐未能即爲通變存此議論以見仁人君子之用心可也

程鄉縣圖說

（程鄉來歷）程鄉者南齊處士程旼所居鄉也旼以匹夫爲善化鄉人其後人思其德因以其姓名其鄉隋大業間郎其地設縣治因以名縣南漢劉鋹割置敬州宋太祖改爲梅州以漢將梅鋗封邑也（梅州來歷）梅程變更歷代非一至明省州入縣而程鄉定矣嘉靖崇貞間屢分其地（頓宕）設平遠鎮平二縣而程鄉小矣雖然不小也廣二百二十里袤一百九十里踞郡上游當江贛入潮之衝（說得大有關係）遏閩汀揭粵之路爲三省之扼吭兼六縣之輔車可不謂巖邑重地乎東則上井銀子隘皆接上杭爲萑（各處要害了然）苻逋萃藪南則馬頭山八郎廟路通海揭越人手貨者所憑依也自西自北則平遠鎮平之石窟樟抗腰古鐵山嶂皆向來匪類窟穴爲我隣封鼾我卧榻（此段言山）時際盛平亦不足深論也環邑皆山在城之内者曰金山外曰東巖曰西巖皆培塿止供憑眺遠且大者曰明山陰那山王壽山皆高揷天峭壁幽奇索隱行怪者宅也銅鼓嶂高亦如之則蹠徒舊窠與海陽大埔共之黃沙嶂天馬山聳秀峯九狼雙筆諸峯雖高

僅三四百丈亦表表可多者相公坪曲江風度則不以高卑較矣（以下言水）其大川曰梅溪曰程源亦名程江溪從鋗江從旼也梅溪源出龍川長樂合七都興寧之水曲折而東繞城南邑治之襟帶也程源出義化鄉郎旼故里今在平遠境内由石坑韓莆逶迤二百里歷西郊而南滙梅溪邑東四里有周溪源出平遠西流小因濂溪書院得名也又十里有自東而西流者曰西洋溪又有小河引之東滙則鎮平水口也凡邑之（總挈高老）水皆會松口下蓬辣灘出三河趨郡城入海崇山邃谷孔道所經舟輿絡繹商旅紛如奸宄潛滋之患或亦逸豫所不免專城重寄僅僅千把未弁數十分防之兵可恃爲干城乎粵中武備密於海疆而踈於山（二語乃粵東通病）券似宜加之籌畫夫

敘次簡淨要害形勝了了靡遺文之以高潔勝者

饒平縣圖說

縣治在萬山中所屬南澳又在大海中（起手推開出新又一好轉）黃岡柘林海山鴻門皆汪洋浩漫驚心駭目大山大海控扼全閩屹然嶺東鎖鑰焉饒之爲邑也雄哉（句法炫健）廣一百九十里袤一百八十里南澳渡海水陸又七十里泱泱大國未可以貢賦無幾小之城北之山以尊君爲名教忠近望海嶺在其東天保山在其西天馬繡衣在其南皆作鎮于近（老勁）西南待詔山產土茶潮郡以待詔茶著矣鳳凰山高壓羣峯邑西巨鎮亦郡城之望乎尖山在東洋屯連閩漳多險阻爲伏戎之區白鵬山險亦如之（帶出賊窠）土賊陳弔眼擁衆處也縣北六十里爲九峻山通大埔鳥道崎嶇張璉所巢縣東五十里爲老虎關通詔安東北六十里爲柏嵩關通平和均在分疆之閩漳潮巖險要隘也西北五十里爲張公嶺與大埔畢竹坪連界有山路可達高陂西七十里爲南嶺棟與海陽石坑接壤有小路可達陥隍西南九十里爲秀才徑饒海分疆當郡城孔道自邑抵郡一百六十里抵省一千八百里饒邑要害之在山者止此矣濱

海重地以黃岡爲最要黃岡在東南九十里當閩廣之衝副將巡檢防之而不足復移潮郡同知彈壓之由黃岡東行三十里至分水關爲入閩孔道自關抵福州省城九百五十里耳（郡省里道亦清）東南三十里爲大城所又十里爲柘林水寨故明置重兵於此黃岡之南渡海爲南澳南澳四面大洋山崖險峻周迴三百里爲閩粵兩省咽喉重地自古海賊盤踞之區朝光跳梁倭奴肆虐大爲邊患今設總兵官鎮守之分隆深雲青四澳雲青屬閩隆深屬粵宋少帝泊舟其南（帶出古蹟）丞相陸秀夫有墓在焉鴻門海山在澳西北東石浮墩與井洲蠔嶼皆內海星羅也沿海港汊以草尾港爲大南洋竹木穀米諸貨之所通也五塘、六澳、灣港、樟山、横山、下岱諸港弗可悉數海波不揚魚鹽蜃蛤之利無處無之千秋百世太平常如此日循良可坐而理也（有未雨綢繆意在）

饒邑大山大海頭緒紛然寫得明白透快遂覺山海皆清成竹在胸設施何難此不可作文字觀也

惠來縣圖說

惠來西北萬山東南大海形勝與饒平相類饒控漳潮之衝惠當惠潮之界吭扼險阻亦相類饒有黃岡南澳重兵環其外故邑治建萬山中惠來向若百千里上下茫茫杳無障蔽故邑治必濱海隅因地制宜昔之人固有道也時丁明季寇攘奸宄析潮陽之隆井半都大泥酉頭惠來三都海豐之龍溪一都作邑建城嘉靖四年間事也廣一百七十里袤五十有五里後枕五朝前臨海若百花虎頭二山峙其左葵嶺石牛兩峯列其右諸溪繚繞田疇平曠附郭形勝之大觀也東則金剛雙髻聳秀一方黃崗華古高隱之所宅也西則達三埠氷山頭虎頭寨盤紆險峻山寇之所巢也千秋鎮在邑西七十里水遶山盤宋處置使鄒渢駐兵銘石處也又有千秋鎮石在葵潭之西十里宋少帝屯兵其上有永鎮千秋四字題石與邑西南三十里許之閘雞亭山皆當年元兵偪近間關播越故蹟也望天石山在西北九十里嵯峨揷天上多水湖北麓三坑肚潮陽交界盜賊向來窟穴人跡

罕至之區也鹽嶺雷公嶺徑口關三途當東北三面拊背穿心潮陽入我之要害也黃山徑在縣西八十里通海豐狹不容車宵小所出沒也葵潭在龍溪都萬山之中當閩粵孔道奸匪潛滋長鞭之馬腹也近裁北山驛改設巡檢於葵潭行旅往來之所便攘竊私梟之所畏也自海豐甲子所而來以覽表渡爲扼吭風濤偶作洶湧莫當龍江西南之天塹也自海而來則東有靖海所築城駐防水師戰艦之所守也縣南十五里有神泉城神泉港口有砲臺足壯金湯水師兵防把總巡檢所駐劄也東南石碑澳赤山澳澳角溪東諸砲臺武震雷轟沿海折衝之屏翰也內地諸溪皆細流惟龍江可容舟楫上通葵潭合梅林南陽之水會溪口而下出神泉入于海祿昌溪源出鹽嶺流經白沙繞赤洲亦達神泉光華溪在邑東四里源出大峯山經虎頭合龍潭洋之流亦出神泉神泉一港衆流之所歸也山海交錯厥田中下岡阜高而溪流淺一日大雨山水驟至平地皆化汪洋兩涯之間不辨牛馬十日不雨膏腴龜裂禾稼焦枯以足蹴

泥如櫻利刃農夫之所踦蹰也疏山浚泉修陂池水澤之利時其蓄洩田間鑿井教民桔槔人力補天工之缺太平司牧之事也（貪戒）山川閉氣蔚爲人才作邑多年精英未洩鼓之舞之誘之掖之使士皆闓詡（大儒經濟）不爲邪說所動搖人盡奮興不爲勢利所汨沒作忠孝以興仁讓經濟文章皆爲有用實學移風易俗之先務也海防周密山莽肅清不於富教（反襯）二字殫厥心力雖卓魯龔黃無所施其巧也

局陣愈出愈奇敘次愈精愈密排山倒海之氣綸巾羽扇之度非時手所能夢見也

澄海縣圖說

縣爲海氛設也故名澄海（起筆入手又是一法）取澄波之義云明嘉靖四十二年析海陽之上中下外三都揭陽之蓬州鰐浦鮀江饒平之蘇灣建澄海縣在郡治東南六十里卽古闢望司故地也大海之濱沮洳之宅平沙四望洲渚無數溪港從橫參差繚繞洋洋乎水鄉也哉綠樹晴波依稀一小蘇湖鹹潮斥鹵（對勘精確）海風猛勁景物微有不同爾幅員所屆東西三十里南北六十有五里絕長補短成周一子男國也環城之水四圍如帶爲玉帶溪源出北港流出南港南港在城南五里北港在城北五里（明晰爽快）其源皆出于韓江自韓江下橫隴溪分水東流經東林、程洋岡出南洋、東湖、南灣入于海者北港也自橫隴溪南流至大牙東分一派經上窖、沈洲、外沙、入于海者南港也二港爲附郭屏翰前後金湯（於水道中見形勢）包羅固焉南港之南自大牙西分一派經蛋家園漁洲、富沙、橫窖、諸村入于海爲新港自蛋家園分水西南流經漁洲、隴尾分一支東流入于海爲東港又分一小支西南流入于海爲西港自漁洲隴尾西分一

泒經湖頭市舉登諸村入于海爲溪東港凡水在邑（南流結束）南入海者有五五港皆本于大𠂢則韓江橫隴溪之右泒也其橫隴溪左泒至程洋岡亦分兩支一從北畔山尾溪經東隴烏塗尾入于海爲東隴港一從南畔下北港者至南洋又分四支皆在北港之北一爲蓬子港一爲大洲港一爲飛錢港一爲旗嶺港皆入于海旗嶺港距城十五里洋艘所泊凡水在縣北入（北流結束）海者有六六港皆本於橫隴溪則左泒也其山皆培塿不足數獨蓮花昂然三百丈爲邑治後扆在城北

四十里半屬饒平神山低小巖景佈置頗可觀與龍船巖之石室均遊人所托足也大萊蕪小萊蕪二山皆在海中邑東之保障也海洄山在西南內洋中與潮陽接壤自邑視之如拳然一縣形勢以大海爲要害海寇蕩舟乘潮可入故於沿海港汊設砲臺以控扼之在海中則有大萊蕪放雞山二砲臺在各港則有溪東沙汕頭三灣東湖下洲山頭子東隴鹽竈諸砲臺星羅棊布可云周密（句中有意）南洋樟林蓬州所鷗汀背皆有城堡阨塞藩衞有形之險阻不過如斯矣盛乎

化洽島嶼風清武備兵防徒爲壯觀之具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此王政也）使人人尊君親上祇父恭兄是無形之干城也

澄邑溪河港汊最爲錯雜寫得支分泒別井井分明如讀禹貢水道爲之擊節稱快

普寧縣圖說

普爲邑故潮陽分地也明嘉靖間以潮陽地廣埂治析洋烏滅水黃坑三都置普寧縣以貴嶼爲治所萬曆三年移厚嶼即今縣治越十年潮陽復以洋烏滅水歸僅存黃坑一都以履畝丈糧一都遂贏賦額故也（贊嘆一段章法入古）絕長補短方四十里山川之秀土田之沃民俗之馴猶可以爲善國焉輿圖似圭而單薄（單句老）左十里與潮陽貴山都連界洞仙陳洞二徑爲門户右十五里與揭陽棉湖連界邑南十五里爲大壩墟與潮陽貴山滅水二都連界當海豐惠來孔道從茲至省九百四十里耳北十里有洪山爲邑治後扆東北二十里入揭陽境由揭抵郡一百二十里耳西南七十五里爲龍根磜與揭陽惠來海豐三縣連界大溪自河婆下鯉湖出湖口合雙溪朝宗于揭此揭普分疆之流獨（棉湖宜歸普邑不待言而）棉湖市鎮二三里地越入溪東似贅疣在普界内殊（已見）不可解城南之水源出鐵山而細微流至東門百里橋始通舟楫經石潭過林兜出古溪口合棉湖大溪亦入于揭地無他產百貨不生穀米薯芋嬉嬉樂業

有勤儉而無驕奢官斯土者樂培之所慮褊小太甚鄰封偪迫果隴北山麒麟埔樟岡狗眠强悍所聚皆在卧榻穿窬攘奪探囊拾芥追之則越境乃免捕之（地方爲痛不料不病更）則法不踰域去疾防閑莫先于此宜劃滅水一都貴（漢非僅裒多益寡也）山半都洋烏都三分之一以赤肚嶺貴嶼湯坑鹽嶺爲界歸之普邑則在潮無長鞭馬腹之虞在普無隔越掣肘之患兩邑吏治民生均有裨益而雲落吉安兩巡檢亦可裁去其一斯一舉而三善備矣顧或者以舊案洋烏爲請則不達兩邑形勢又或以得地爲榮失地爲辱皆一片私心非爲民爲　國之道也

王土王民短長無非臂指地方大小何足介意惟吏治民生要緊病痛所在不得不爲更張耳一片公忠正論兩邑俱當欣服

大埔縣圖說

縣小賦薄而以大爲名（新穎）埔邑是也其地廣二百二十里袤一百七十里洵不小矣山多田寡磽确崎嶇名爲大而實未大爾介閩粵兩省之交東鄰永定西瞰海陽南接平和北控程鄉西南與饒平錯壤東北爲上杭連界六縣脣齒輔車相依雖曰僻處山陬實汀潮間一樞軸可不謂雄且壯乎（正大精確）天下治所多面南獨埔邑朝宗北向恭山形勢如衆星之拱辰極蓋有敎忠之意焉東西之山若風波嶂陽石峰皆邑望鎭文峰屹其南赦文峙其北天梯華表壯三河之勢閣羅石爲閩粵之限陰那山在邑之西北半屬程鄉郡治諸山之祖也其川之大者有三（水道明晰）曰大河曰小河曰小溪大河在縣西上接神泉河合大靖小靖諸溪之流凡水自平和南靖永定上杭來者皆入焉潮人赴閩汀江浙必由之水道也（路徑亦清）小溪在縣西南自平和赤石巖而下合清遠黃砂諸流曲折北注與大河交會潮人由平和入漳州必由之水道至赤石巖而陸矣小河在縣西北源出惠州之龍川合長樂興寧程鄉鎭平諸溪之流下三河潮人赴江西廣省必由之水道也（結上起下最爲高老）凡邑之水皆滙三河三河在縣西四十里爲四郡往來要衝明季設三河司巡檢築城守之至今不廢烏槎巡檢司距縣百里在高陂有山徑可達饒平大產司在縣南百里密邇平和界皆盜賊出沒要害也罙險峒巖不一其地若楓朗平砂虎頭砂陰那口鵶鵲坪天門嶺諸要隘萑苻作孽咸在此間九峻山羊腸九折爲饒平捷徑山寇張璉之所巢也長窖在縣東北十里許土賊鍾七鍾八跳梁處也銅鼓嶂在縣西八十里程鄉海揭與埔邑各分一面古爲盜窠明末鍾凌秀弄兵于此皆留心防禦者所不可略哉時際隆平山無莽伏講孝弟力田墾闢蒿萊之政（太平王政不過如此）修陂池水澤之利澗谷岡阜皆種竹木槎蘖伐夭並爲厲禁財用足而禮義興雖彈丸小邑泱泱乎大國風矣

疆域山川位置脉絡井井分明而要害苞桑太平經畫俱在其內可謂簡潔周到

平遠縣圖說

平遠在萬山中故程鄉與寧分地也介三省之交與江閩接壤者半東鎮平南程鄉西南興寧東北武平自北而西皆章貢疆域矣廣百里袤一百三十五里舊志侈言之廣袤皆加一倍按之無有也項山聳其北鳳山屹其南東西阜巒迫峙俯臨雉堞周迴如蜂擁求一二里平原之地弗可得已（爲後半篇論張本）鐵山、燕子、五子石、諸峯懸崖窑箐爲山匪窠巢探丸弄兵者屢矣石馬嶂梁畬徑則接長寧冊竹樓偷牛棟壽風逕則連興寧大帽山蘋藤逕沿繩峰則近武平分水凹石正鄉則迫興寧竹牙寮皆亡命出沒之藪爲邑要害分兵設防扼其吭而鎮壓其邪心詎可以盛平而忽諸山高水遠舟楫之所不至（易地則不然）溪澗涓涓無足道者人民土田亦號繁庶食力衆而豪富稀磽确多而平疇寡鉎鐵之利江閩所資其餘百貨不出不聚儉嗇褊急得無有魏風乎禮敎信義培而廣之廓如也（是移風易俗本領）竊怪平邑百里內山川形勝無如大柘一鄉其地廣平數十里畝皆膏腴居極殷庶遠峯插天環羅若城郭止大寬（絕好縣治）舒之氣蔑以加焉建邑築城於其中固巍然大縣勝槩也且距墟頭沿舟處不過十里商旅亦便即大柘一河略浚數里大河舟楫可達城下又當筠門嶺程鄉孔道衝要足爲潮贛鎖鑰（不可不設縣治）當年作邑之人不知果何所見（識不）舍大柘而問豪居豈避衡繁求僻靜厭喬木入幽谷耶（可解）今欲移縣治則安土重遷因陋就狹則鬱塞不暢始信披荆剪棘必須開闢草昧之才庸夫見淺狃於小而暗於大貽悮可勝言哉賦僅三千人稱桀黠周行不遠供億亦煩未可以曹檜無譏遂弗留心於民瘼惟官斯土者勉之（當銘座右）

邑治局促大柘寬舒形勝相懸何止十倍且要衝之與偏僻近水之與枯山相懸亦何止十倍舍大柘而邑豪居刺謬極矣但二百年來無人道破鹿洲足跡一經便已看透筋骨可知其參前倚衡無一不是民生經濟也

鎮平縣圖說

鎮平作邑爲萑苻也三省之交山峒深阻明季屢爲賊巢遠遁生靈橫遭塗炭崇貞六年始割程鄉之龜漿松源平遠之石窟得地四啚遂建鎮平縣治儼然與十邑比肩稱雄斯亦偉矣（語有分寸）封域廣八十里袤七十里自東而南程鄉屛之自西南而西平遠藩之西北而北武平衛之東北一路上杭障之四塞之國皆山川所盤踞也斗大城池環桂嶺于內能容烟井幾家哉後擁三台前峙九子天馬踏軸鳳山龍嶂森羅列翠不勝名狀大嶂峰屹立于東山半有湖平洋寬廣可容萬人奇花怪石山城之勝槩也胡椒逕在縣東三十里直通上杭永定諸山奥折鐵礦所生奸宄窟穴古稱要害大密逕在縣北三十里崇崖深箐伏莽跳梁者屢矣鐵山嶂半屬平遠天門凹與五子石連界梅子畬與武平平遠連界皆有名奸藪諸賊入寇之要害兵防捍禦豈堪緩須臾乎西北之水長潭爲大長潭源出武平與綠水湖相通平原中獨出一湖蓋奇觀也東北石窟溪亦出武平皆滙馬鞍潭合橫

梁徐溪之水東流入于程鄉其他細流無足數者（如讀異書）田少山多人稠地狹雖有健耜肥牛苦無可耕之地羣趨臺灣墾闢成家臺中客子庄數十萬衆皆程大平鎮人民而鎮平尤倚賴之竟以臺灣爲外宅如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之意今臺禁森嚴宜留心防範（此是鎮平第一要著）化導約束無俾爲非查縣志有禁墟之說是益促其謀生之路匪類要結豈必墟期苟平其政何難稽查況使閭邑人民一蔬一粒必赴城市恐亦不勝其煩何如使墟地皆化市廛齊之以日中之政百貨流通（此中有經濟在）餬口較易又令百里山川盡種杉松竹木官爲巡守（切務）厲禁侵盜十年之後有不富饒者乎忠信甲冑禮義干櫓庶無負作邑者曰鎮曰平之義則良有司之責也

鎮平土滿人稠謀生計處全賴臺灣疏通臺禁既嚴則游手無所復之自宜留心防範此探本塞源至論不可以常談目之

潮州海防圖說

潮郡東南皆海也左控閩漳右臨惠廣壯全潮之形勢爲兩省之屏藩浩浩乎大觀也哉春夏之交南風盛發揚帆北上經閩省出烽火流江翺翔乎寧波上海然後窮盡山花鳥過黑水大洋遊奕登萊關東天津間不過旬有五日耳（迅速可畏）秋冬以後北風勁烈順流南下碣石大鵬香山厓山高雷瓊崖三日可歷遍也（四通八達關係甚大）外則占城暹羅一葦可杭噶囉吧呂宋琉球如在几席東洋日本不難扼其吭而擣其穴也茫茫大海無樊籬之限守之有道則萬里之金湯防之偶疎亦衆敵之門户膺斯任者難矣（危言至論可當法銘）全潮海疆不過五百里上自南澳下迄甲子門中間島嶼澳港歷歷可數（潮海界限）柘林大城所居南澳上游有雞母澳後澳虎嶼獅嶼紅螺雞冠西澳諸山及横山青山鹽漏上里諸砲臺與閩之銅山懸鐘接界明人防海知設水寨于柘林而不知南澳之不可棄遷其民而墟其地遂使倭奴紅彝盤踞猖獗（失策之極）吳平林鳳林道乾許朝光曾一本先後盜兵（流寇縱已）邊氓塗炭萬曆年間始設副總兵守之 國家鎮以

元戎遊魂永靖蓋閩廣上下要衝阨塞險阻外洋番舶必經之途内洋盜賊必爭之地（利害晰言而決）去留明效固彰彰若此也南澳四面大洋周迴三百里分隆深雲青四澳雲青屬閩詔安治之隆深屬粤饒平治之左右兩營分守各疆亦以福廣名（詳細）青澳在東濤流險惡無泊舟善地雲澳在南近岸皆沙水淺風飛巨艦亦難停頓是以左營舟師必分深澳駐泊以深澳鎮城所在元戎旌節之區也深澳面北半倚山阿外險内寬千舟可聚若北風狂發則不如隆澳之安隆澳在西南颱驟起則又宜于深澳（熟悉風汛）深澳之口爲青嶼爲蠟嶼青嶼石峯奇矶有海闊天空四字古蹟蠟嶼砲臺有兵防守與長山尾汛皆捍門要地也黃岡之南爲大澳爲獅頭爲鴻門爲信洲爲柏洲爲井洲南澳西北四十里爲海山海山雙峙汪洋中與南澳黃岡相犄角溪南防汛爲東石溪北防汛爲浮儛各港洋面鎖鑰固焉（點綴）下此爲侍郎嶼爲三嶼爲五嶼水際卷石嶨然（亦還）小星賊艘偶衝亦有不攻自破之妙澄海洋中爲大萊蕪小萊蕪爲放雞山放雞屬潮陽境澄海協弁

兵守之過此爲達濠亦在海中潮陽東方之保障也自明以來屢爲寇壘許棟張禮邱輝憑陵肆毒而輝殺掠無已慘酷最甚康熙二十年設副將兩營屯劄今改專汛守備城池戰艦屹然稱雄藩內則磊口河渡分南北兩門外則放雞蓮澳廣澳砲臺羅列其誰敢攖之下此爲東嶼爲西嶼西過龍潭鼻爲錢澳砲臺則海門營出口之要害也（蟬聯有法）海門城據山臨海有水師叅將駐劄猷灣河背兩岸砲臺皆在城下爲潮陽東南保障出口迤西爲靖海所靖海有城有砲臺屬惠來境海門守備分守之靖海而南以石碑澳爲要害賊舟屢泊登岸剽掠赤山鉛錫石井諸澳皆苦海氛而神泉爲尤甚神泉登岸十五里則爲惠來縣南門上下舟航皆入此港爲惠邑第一要害築城港口駐劄防兵左右砲臺威武震疊華清甲子作我屏翰而海濱有長城之勢矣（形勢炳然）甲子爲惠湖樞軸有碣石水師專守不容越俎代謀潮屬海面如此而已港澳雖多沙礁暗阻風濤不測舸艦輒碎非熟諳港道者弗敢輕入商艘往來不過旗嶺汕頭神泉甲子他皆非

所戀也奸宄潛浮雖不擇地亦在附近島澳可以泊（盜賊亦在情理中）舟之所不能日夜飄飄外洋且其意在刼船遠出安用必有垵澳可以棲身乃能窺伺商艘之去來必待風和浪靜乃敢駕駛出洋以行刼好生惡死（妙論）盜賊所同豈曰不如官兵之甚乎官兵哨巡但出稍遠畧覩港口島澳雖有賊船何處停泊豈果必發矢開鎗而有拒敵之患乎（切中時弊）大帥小弁分哨會哨非不耀武揚威帛然身登戰艦張大其事名曰出師乃南澳出師不過長山尾澄海出師不過沙汕頭達濠出師不過河渡海門出師不過猷灣碣鎮出師不過甲子天妃廟坐守數月及瓜而還罕有離岸十餘里試出海面優游者商船被刦雖城下亦諉之外洋雖營邊亦移之（弁員心窩一一寫照）鄰境彼此互推經年不倦若其海菜魚蝦微利所在戰勝攻取如臨大敵太平無事習與性成亦不足爲怪也

聖主德威無遠弗屆海波不揚陬澨肅清（太平佳話）居今日而談防海等之一幅西湖圖耳然朋暇綢繆聖人以爲（不獨其直）知道文武寅僚同舟共濟善相勸過相規協恭和衷

之誼也百爾君子共勉旃哉

海外情形瞭如指掌古今得失歷歷胸中併盜賊弁兵行徑一切時弊亦寫得無微不到如見肺肝經綸神手非書生所能道隻字

修志雜說

志者記也所以記沿革廢興盛衰臧否亦古史之流也在國爲史在郡縣爲志則亦有學有識未可以補鍋之匠鑄湛盧哉竊謂方隅紀載皆關政治隨事提撕當與道鐸不殊非徒沿襲舊文登記簿牘已也（注意世道人心從來修志無之卓識）舊志雖佳未能於史乘彷彿且歲月滄桑諸事非昔難膠故轍將以垂法戒而昭治理遂不覺守舊之鄰於創新亦不得不然之勢者若謂有意更張則聽之知我罪我也夫

郡邑疆域城郭各有圖舊矣顧圖必有說舊志無之猶畫龍而弗點睛有形骸而不能運動泥塑木雕強命之曰人耳至所謂疆域形勝關隘紛紛布列按其實皆前人膠柱也歲月遞更陵谷變易則又當有因時制宜者茲欲便于觀覽統以方輿槩之有圖有說（如此方爲有用輿圖不是山水）提封遠近大牙接錯形勢阨塞要害經畫綢繆之討（畫卷）披卷瞭然亦庶幾少補於治乎潮郡故稱海國邑濱汪洋者殆半明季島夷盜賊蹂躪不堪今雖極波恬浪靜亦留心經濟者所不忍略也補海防圖以益前

志所未備

山川蜿蜒奔放起伏實關郡邑形勢必由原遡委（如此方能成）肢節脉絡井井分明精神方得生動（文方得山川眞面目）若但登記某水某山名目處所直一屠酤簿賬耳（千手皆坐此病）茲編以迫於期限未遑躬歷巘原難爲遥度就舊志略加增潤粗成章句而已草率之譏所不免夫

學校所以教也舊志止載儒學處所及社學書院名目而已（自不可缺）無學中之人無學中之禮無學中之教於自古立學之意何居乎茲編備載十二庠官師諸生名

額恩援歲薦鄉飲鄉射養老讀法諸典　國朝臥碑製訓飭士子文以及書院義學諸儒條規講儀學田等類弗厭繁瀆誠以此地爲人材所從出風俗所由成不忍不加之意也（得大主腦）

祀典之設所以崇德報功舊志文廟簡略無丁祭儀注無陳設圖位無樂制舞節無執事贊禮人數皆非也（大儒經世之言久矣無人道及）禮樂廢缺有司之過況郡僻在海濱性習喬野豈可不明先王之度數以文之潮屬諸生至不能舉禮樂之名號即問之捷南宮通仕籍者亦懵然弗知爲

何物若復併志乘而闕之則後有留心好古之君子安所考究此不可不補者也（一片苦心有功世道）名宦鄉賢壇壝城隍凡廟祠之在典禮春秋官祭者皆附于文廟之後非此族也散見廟宇

國家大政莫如賦役兵防舊志簡略太甚止載奏銷數目不知户口算賦代多重出之征田畝均輸亦有累加之弊詎可不考究原委彰我　朝寬紓之仁乎（非博通今古者不能）

潮郡水陸營汎雖云周密然山深海濶要害孔多亦竊有苞桑之鞏綢繆未雨之慮一腔熱腸妄抒臆見（非留心經濟者不能）

皆前人所未及也

人物爲一郡之柱礎鄉邦之光耀多多益善敢云採擇顧必實係有德有功忠孝卓越文章品行確有可觀無論山林韋布皆足增輝志乘若徒以科名官階爲人物謂貢舉南宮便可立傳則吾不知之矣（此是世俗通病）至於閨貞潔節風化攸關顯微闡幽尤爲當務之急然亦必期核實不以夫榮子貴遷就濫收一片苦心神明可對

風俗之成與時變易何爲而列于志乘蓋將使官斯（眼前道理）

士者酌劑轉移俾咸歸於醇厚也（[illegible]人見地）則不徒勤襲舊聞亦不必諱澆漓悍健惟就近來氣習據實直書列入聖諭廣訓以爲移風易俗之本[illegible]使郡邑鄉村家家遵奉時雍風動不過如斯矣諭訓之先風俗若何既聞之後風俗又若何（是才是整頓風俗）以此覘官吏牖民之誠否以此覘良莠變化之難易則斯志不爲苟作矣

災祥關乎人事列之方書欲士庶共知修省咸召天（前人列入志乘原是）和不得獨諉其權於　君上也（此意）川原物產無在非厚生利用之資古蹟廢興安往非立廉起懦之地可曰（[illegible]有關係）無關名教隨意點染爲乎舊志古蹟載王莽南海亭是教人叛亂也載僧墳未化之臭腐是教人發塚也（如此方）其他此類槩爲削去要使登吾志者皆有益於世道人心不爲悖理亂常之隱怪詎敢以其細而忽之（是聖賢中正之學）舊志廟貌淫祠槩入祠祀非古也特標廟宇一目以别於春秋丁祭者寺觀附廟宇之後從其類也琳宮梵刹布滿天下先儒常欲人其人廬其居矣若儼然與學校祀典並列欵目便似爲郡邑所不可少逃墨（千載卓識一片苦心）

歸儒之機安有期乎寺先書其廢幸之也修志不書其爵貶之也使一方皆去邪歸正分此泥沙之金錢（快論）以祇父恭兄周恤其族戚鄰里則修志者之意也

仙者何奇不過曰長生耳而其所謂長生者又不能留塊肉以行於世必稱屍解夫屍解則非生矣（喚醒）佛者何奇不過曰空耳無耳夫既空且無矣又安有所謂佛乎山澤之民奉　公守法終身不犯刑辟之條期頤（此是真活佛）耄耋皆仙也存善心行善事一生無欲害人皆佛也（聖賢實際）倫常之地自有仙佛何必從事於幽渺不可知之途彼所謂仙與釋吾惡乎知之不知而謬爲牽引則妄也吾惡乎敢斯志也非敢黜仙釋也闕疑也（詞婉而意嚴）

漢書志藝文後世郡邑乘咸宗之然必其辭其旨有關是邦風土民物者始堪選載他文雖佳未遑也腐生代斵稱功頌德之碑豎儒無賴佞佛逃禪之語觀（此世俗所謂文也）者欲嘔可命之曰文乎若夫陽儒陰墨虛寂良知似是而非之異學尤爲陷溺人心之大害舊志珍若詰（學中論幽了多此派）敕併其斷爛殘缺之篇亦皆緣載正學不明一至於（大有障川）此良可哀夫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害道之文豈忍

（回。瀾。之。功。）助其燄而張。之

修志一事近多視爲具文誰能認眞着力一清從前訛謬作者惓惓世道人心以扶持名教禆益吏治民生爲主一筆一墨不肯輕下此古來志乘第一巨手也使無人掣肘得觀厥成豈特嶺南信史莫之與京哉惜夫

鹿洲初集卷十三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說

江瀆野人說

海豐君既以不合（起筆峭厲）時宜爲當途所嫉於是當途號爲異端或名之曰（從怪字說來）怪物君曰異端非聖人之道疑與二氏混迹怪物何傷乎遂篆其章曰怪物鹿洲山人聞而笑之曰咄怪物不可以爲號請爲君更號曰江瀆（匿處所居）君曰何謂也曰隱之也文之也而不見（振衣千仞）昌黎書大江之瀆有怪物乎業已負其異於衆安能與常鱗凡介爲匹儔則亦任世人之怪與不怪耳我固不必以見怪（聖賢中正之言）易操亦可不必以居怪自炫青波泥淖則存乎天矣仰首鳴號早知君不屑爲也君家天長距大江爲近人以地名亦固其所（一解）且瀆爲大防江流（又一解）滔滔或虞泛溢所賴以砥狂瀾奠井疆蒼生無魚鼈之患厥功偉焉嶺外蠻江隨波曳泥已成風尚獨君以一怪挽（滿目蒼涼全幅中流砥柱）回頹靡立世道人心之防使吏治由之潔清文夫胥存氣骨障百川而東之功豈在禹下哉君曰以若所云則吾豈敢顧余山野之性家近江瀆即謂江瀆野（領人以地名一解）人也可鹿洲曰此夫子從先進（深情入古）意也善夫作江瀆野人說

矯健峭拔高唱入雲如神龍行空不可摸捉此種文筆文心亦天地間一怪物也

王用九字說

江漬先生有令子曰錫疇請鹿洲山人字之山人曰（書法乎）諾（應）先生曰疇年十一通五經（骨子）自幼桀驁不衣冠者命之揖弗能也山人曰然是又欲存氣骨者弓而箕冶而裘各有所肖君之子也（可謂克肖乃父）而桀驁固其宜先生曰爲我誨之卽名或未佳併改之山人曰佳哉吾聞諸箕子天錫九疇彝倫攸叙疇之功用大矣彝倫爲天地經緯邦家理亂氣運盛衰所分在叙與斁耳錫則叙（能大闡儀）不錫則斁此名所爲佳也雖然疇有九自五行而

下皆以（着眼）一用貫之字錫疇曰用九可乎道存於天壤不用則虛而無寄治心脩身經世理物皆有至當不易之宜踐而履之爲德行措而施之爲事業墨守訓詁茫然不知所位置無用之儒也有體無用不可以言學（以上是張之使大其用以下是翕）有疇不用不可以言錫惟用九之勉之矣抑用九（之使善其用）之義又取諸易亢龍有悔天德不可爲首也用九既年少有奇才恐挾持過盛賢智先人或不能免是在（大儒純粹之言）涵養渾厚以學問陶淑其性情無使稜稜圭角觚攖人世之諱忌斯乾元用九之意乎余（當前指點）與乃翁皆以

剛直取禍氣骨二字可爲前車然欲使子韋脂求容奄（氣骨二字畢竟不可少）然媚世又非君子之道爲宇宙立綱常爲名教存柱礎在乎子之善用之也（兼用二說自然無弊）於書而求彝倫之叙於易而識悔吝之幾吾所望於用九者蓋有深焉先生曰善夫請書之以爲錫疇勗山人曰（予應）可

尊所聞則高明養其氣以剛大後生少年必不可易乃當加鍛鍊精純之功使溫潤縝密粹然儒者方爲得之此聖賢中正之學持身涉世至理非徒在免禍上講究也筆如游龍不可方物

涂守謙名字說

黃子向自梁麓來爲予言盤陀涂子交相善也其爲人沈厚好學倜儻有大志將來所就殆弗可量予曰然吾邑內外山村海角人物鬱蒸忠孝節廉理學經（以山川氣運卜之）濟文章之彥（當有賢人出）所在多有獨梁麓西偏無象盤陀二十里許自唐宋迄今少概見焉山川之湮鬱既久靈秀日開固當有人出也頃之子向介涂子於予予得交甚喜出自意外涂子原名邁倫以童試不利更名學（敎孝）詩又不利屬予向請予更之予曰名者父母所命不

可更也邁倫善哉（敘以立志）丈夫生當世上不可無出類拔萃之思吾立心制行事事求爲聖賢則聖賢爲豪傑則豪傑馳心於聲色汨沒於勢利卑陋齷齪俛首蓬蒿自安於愚不肖則愚不肖而已矣志所存則氣赴之故學莫先於立志立志既高發奮自易振拔流俗超（確是邁倫）邁羣倫在一鄉高乎一鄉在一國高乎一國固其所也最愛一武人語云我輩卽爲人奴亦應作羣奴長此言雖粗可以喻精學者常存此等意趣砥礪激昂隨在皆可出人頭地予願涂子顧名思義仍名邁倫無疑也是時邑大尹汪公月課多士遂以涂邁倫冠童子軍予戲謂子向曰涂子今果邁倫矣（貼近子戲郤是正理）曩之不利於試者固知名不任咎也子向復請爲涂子字予固謝不敏既而曰涂子既名邁倫則有不可一世之概（此一進不可少）懼其尊己傲物也道在守之以謙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每見世人小有才華輒驕盈夸誕陵尊長侮朋儕無論輕薄淺陋非有成之器卽其面目可憎不啻拒人千里外此學者之大患也故立志必以聖（數句是聖賢學問）賢豪傑自期而待人接物常凜乎有匹夫勝予之懼

所謂位置愈高而檢身若不及謙謙君子眞能出人頭地者乎欲爲邁倫字莫如守謙宜子向以爲然屬予筆之予既喜子向之能擇交又自幸得交涂子知涂子之立志矯然不隨流俗波靡將爲盤陀山川開（照應章法）湮鬱焉故樂爲之說抑予聞涂子大父江伯公爲吾邑名薦紳尊人長源先生烟霞高寄而好善樂道庭（始終敎孝）訓有方涂子當以信友者順親以繩祖武者養父志庶幾無愧乃翁命名之義予與子向亦有榮施焉涂子勗哉

正其名以振其志氣爲之字俾入于謙虛以聖賢豪傑望涂子也先以山川湮鬱期開氣運後以家學淵源期繩祖武是步步引人入勝處誘掖警勵與宋儒一鼻孔出氣足見道義之交

程子篤字說

乙巳中秋余在太學助教程枳軒先生語余曰小孫名傳曾應童子試矣其爲我賜之字且書數言勗之余曰嘻善哉斯名也其旨深其義大其望子以聖賢（領起全篇）有振刷流俗之意乎聖門之道惟曾子獨得其傳越千數百年而河南程氏夫子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說姓名學出淵源恰好發端）今君也程其姓而以傳曾爲名可不顧斯名而思厥義哉凡人之生皆可以造於聖賢卑靡小夫以科名富貴爲止境聞言道而怪聞學聖賢而舌撟不能收若而人者余何暇與之言耶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傳其道者曾子此程子之言也程子又曰顏子默識曾子篤實得聖人之道者二子也又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蓋淺露輕浮非有成之器虛憍夸詐非大受之才余今字君曰子篤君無以余言爲迂篤之字義訓厚而力君立心（指迷節要）制行待人接物之間務皆從厚凡所當爲之事必認眞着力爲之徹始徹終登其峯而造其極無使留餘憾焉則他日之學問文章經濟事業可預知其遠且

（入聖切近工夫）大而爲乎篤孝爲臣篤忠爲兄弟篤友恭交遊篤信義遇民篤仁物篤愛實心實力無虛假而無閒斷（推廣言之其義始盡）雖聖賢無以加矣夫忠孝信義仁民愛物皆道也造其極則爲聖賢畱其憾則爲不肖冥然無覺悍然不顧（危言悚聽鈍僕亦爲警悟）則獸與禽學者不敢爲聖賢必將自安不肖流于禽獸而後止嗚呼可不懼與余語君以聖賢之學或必以爲迂且怪不知聖賢之道卽在人倫日用之閒（至平至易乃）夫何迂何怪之有而曾子所以爲聖賢不過篤實二字（有甘自暴棄者何也）學曾子曰我不能學篤實亦曰我不能乎自欺欺人飾名務外以奸巧爲作用以刻薄爲聰明近今學者之通病也夫惟賢哲不逐波流願子篤無負而公命名之意則吾說未必無小補云

覓出一個絕大世系恰好爲初學下針砭子篤固應自愛讀是說者亦當躍然興矣

隂子儒字說

酉春放廢待罪棉江鶴石老友自翠華千里專伻馳書慰唁且以其次孫延宗屬余字之余曰噫宗之義不一古之以宗聞者亦衆不知鶴石所取者何居也（宗字層層駁去逼出箇儒宗來）徒綿衍宗支爲朝廷增户口此無能之士備人數耳謝超宗稱鳳毛則詞藻之末也范蔚宗有史才作後（所期者大）漢書至今不朽然亦不過文史之傳非吾所望於隂（儒宗引線）子五鹿充宗講經嶽嶽爲漢名儒渠雖未聞聖人之道是亦能學聖人之學者鶴石所以名孫不知或取諸此與否但宗之一字每爲異教所剽竊命名之義（不許異端混冒足見衞道之嚴）不可不清余觀晉室習尚虛浮猶稱賀循爲世儒宗（儒宗來歷）則宗必以儒爲正而鶴石所望於乃孫之延之者意（逼出箇眞儒來）在斯乎雖然循不足道也晉安得有儒循亦未足以宗也先王之道具在六經坐而言起而行日用倫常（實學踐履方算得讀書人）終身由之而不盡讀書不講求實學當躬踐履汨沒于清談誕放與沾沾八股制義科名得失之閒其荒陋不甚相遠也公然命之曰儒可乎儒者之學有體有用自身心性命之地推而行諸家國天下而準可

久可大可以紹往聖藏名山而開來學如此之人乃促當儒宗而不愧余願宗之爲君子儒也字延宗曰子儒宗其顧而思厥義焉正學昌明大儒輩出若宋之濂洛關閩則宗孔孟元之許魯齋明之薛敬軒胡敬齋羅整菴則宗濂洛關閩（人儒正宗）此皆君子儒也不宗程朱則爲異學金谿姚江白沙之徒皆以陽儒陰墨見譏有道況彼浮屠邪說所謂五宗尤離經畔道（鳴鼓而攻不遺餘力）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余將火其書廬其居（歸出宗旨）肯聽後生小子墜入其阱中而不悟耶學者宗濂洛關閩則不爲異端邪說所搖惑而孔孟之門牆可進余願子儒之識所依歸無負乃祖命名之意不知鶴石以余言爲然否也

就一宗字發論明正學闢異端誘掖後進粹然儒者之言也余讀此文亦曰爲世儒宗

族子曰仁字說

曰仁字近哉求仁當自近始也（註疏老）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可知仁非外鑠當前求之卽是世俗因聖門不輕許仁雖顏氏子亦僅三月不違遂疑仁爲古今絕德高遠不可能之事無怪乎天下之不仁者多而一二不昧天良若景星鳳凰之不數見也夫仁之爲道廣大悉備而切近精實造乎其極而安而純之雖大賢有所不能（分出聖人學者身分見得人皆可能）盡隨其所見而存而體之卽中材亦擴充而不竭是何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明白透快）人敢曰吾獨無惻隱之心乎孝弟卽爲仁之本人敢曰吾獨爲不孝不弟乎近哉年少力強正當以仁爲已任不可汩沒世情而甘自暴棄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實用其力於事親從兄之間（是從近處做工夫）推之而忠君愛國推之而濟人利物滿腔皐惻隱之心而仁溥於天下矣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復仲弓問仁夫子告以敬恕克復敬恕不在外求皆近也莫近於視聽言動而非禮者勿之則爲仁莫近於持己及物而如見如承不欲勿施則爲仁天下無明知非禮而

（畫道之以不屑不爲仁令學者無可援卸）故犯之學者無立意驕慢而陵人之學者於此求之其庶乎抑夫子有言剛毅木訥近仁非剛不足以任道非毅不能以致遠非木則病於浮華非訥則流於誇誕近哉（見得所少是剛字病藥分明）養成剛德遂兼四者此亦天生一近仁之質也近哉勗諸

說理明亮透闢如哀梨并剪爽快異常中間處處敲擊不啻耳提面命深得聖人循循善誘遺意

長兒雲錦字說

長兒雲錦冠而字命之曰倬文中庸引詩言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然則字錦者宜有取于絅于闇而余獨命之以文何哉蓋實有是錦之美於胸中則宜韜宜斂使無即於淺露而中未嘗有是美則又當濟之以所無守先聖博學於文（拿出大拳頭）之訓反求之六經陶淑乎禮樂而後有章美內含之具錦少不嗜書好走馬擊劍彎弓習礮以爲樂余惡之長而從軍海外逐北獻俘浪嶠居諸戎伍間歸始皇然自愧欲一肆力於學復奔走弗遑兼騖爲詩歌喜古金石泛濫琴書玩物喪志於道茫未有得焉若又命之絅與闇是益其疏且陋也昔張橫渠好談兵范文正勸讀中庸卒成大儒（對症）兵武事也不可不以文藥之倬之義何居則取乎其大耳文之大者在天爲日月星辰在地爲山川草木而在人爲綱常名教臣忠子孝兄友弟恭立身行（文字）己待人接物莫不燦然秩然有法有則所謂道之顯者（真諦）謂之文非浮夸粉飾欺人媚世之謂也勝質之文不可爲文風雲月露雕繪詞章之文詹詹渺小亦非

吾所謂文也錦其歸而求之六經淑乎禮樂自日用（此是下學上達工夫）飲食灑掃應對進退之地居敬以收放心讀書窮理以擴充其知識致力於脩身齊家之要而講求乎經（豢味醲厚）世理人有體有用之學篤實輝光日新月益斯可謂天下之至文矣華國者以此章身者以此倬雲漢而章天煌煌乎弗可量也雲錦勉乎哉

文字說得有關係是聖學入手工夫自小學以至大學極之經天緯地乃斯文在茲之文大之至也以精理爲家訓可補武侯戒子書

次兒雲龍字說

雲龍字虞颺或曰大皡軒轅雲龍紀官孔子之學於郯者可遠也抑孔子稱老子猶龍而東漢荀氏有八龍管邴三人爲一龍諸葛公爲卧龍龍之可學者多（警撥）矣而獨虞也耶（一辯）曰居吾語汝上古之世荒邈難稽儒者讀書尚論斷自唐虞始老子猶龍之說不見於經（二辯）未敢信且釋老異學將擯斥之不遑豈可復求其祖而師之荀氏諸子雖有八龍之稱予觀其學問人品（三辯）未有東於道者東京習尚好相標榜君子不貴也管（記言）邴三人爲一龍而華歆狗彘厠其閒則名士風流掃（四辯）地矣南陽卧龍乃眞名士迄今讀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數言猶將中夜以興再拜而私淑之但其遭時匪盛弘濟艱難則非堯舜之民所願比擬者也（五辯）今

天子神聖遠紹勳華百僚師師嫓休臯益當茲草茅誦讀惟夔龍足慕耳我思龍之際（歸宗）虞賡颺盛美爲帝喉舌遭逢之盛千載無比雲龍幸生聖世得爲堯舜之民不學斯人愚之下矣（又作辯也）東考龍生平事史冊不多（表解）見意其人必善自韜斂不矜才不好名類乎斷斷無

三兒雲翔字說

字雲翔曰仞千取鳳皇翔於千仞之義也世途險阻（開門見山）矰繳孔多非特枳棘不可以棲安知梧桐之下不有挾彈攝丸之子自古及今殊尤見嫉雖上聖大賢且不能免況末學之戔戔者乎（氣韻蒼凉）惟有高飛遠舉足以全身遠害君子於是有知幾之學而余方自悔其前此之昧之也三子雲翔質最魯才最庸無足爲時所妬嫉賦性高搴有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之意向固非余心所喜者公忠獲戾後始器此子之不汲汲於榮名與世人無爭患也（閒敘人情好杜門）將遂使高蹈烟霞勤四體分五穀鑿山爲田堰淵爲池嘯歌自得於清泉白石之間（羲皇上人）與巢父被衣相上下庶幾古人所謂名可聞而身不可近德可仰而形不可覩者鳳皇于飛凌霄絕漢雖有矰繳將安所施可爲翔也信之矣（奇情）虎豹在深山人人聞聲而惴恐以之遊五都之市則販夫孺子皆持瓦礫而逐之（至理石破天驚）是以麟出大野足折鉏商龍入魚羣豫且見困英雄失路今古同悲孰與夫鳳兮鳳兮獨往獨來於千仞之上併梧桐亦不棲竹實

技者堯舜所用之人既非無才者比況乎秩宗之讓（解）優於禮樂又爲同列所共推則其沈深厚重之概可（[illegible]）師也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此何如之重任則其剛方正直之氣足以鎭壓奸回之邪心又可師也納言之（此是龍之眞面目絶好）命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夫允信也卽誠也龍之必誠必信（爲學龍者針砭）不在出納帝命之日而在平居伏處之時學者有志賡颺爲夔龍之接武其必自立誠始乎誠則日用動靜之閒一言一行無有不實而浮華標榜之弊不覺自消異端曲學不足以搖惑心志居敬弗怠涵養日深讀書窮理（層層逼緊）知識日明講求有體有用之實學無使賡颺虛處士之聲則所以爲盛世夔龍者在此矣無媿虞颺之字惟雲龍之勉之不然而德之不脩學之不講悠悠忽忽坐廢居諸將學龍不成（痛言）不爲虞之颺蚓竅蠅聲貽羞大雅猶畵虎不成而類狗也可不懼哉

因龍之官知龍之學就一允字而暢其說此是唐虞相傳心法卽學龍者楷梯也文亦駸駸乎與古爲化矣

亦不食確乎有以自全不致貽德衰之誚哉閱歷日深識見日益倘樊籠之可脫卽奮飛以爲期余將振翮入山求所謂千仞者而居之自耕隴上而妻子耘（如畫一幅高士圖）於前則翔也爲克家之肖云

驟觀之似志微噍殺粗厲廣賁之音實則閱盡人情世故言言見道和平廉直勁正莊誠之響也山林自在廊廟憂危高士傳原不可以不讀特念切蒼生者未遑一思及此耳讀斯文可長學問

四兒雲翼字說

莊生言大鵬不知幾千里其翼若垂天之雲嘻大矣（眼目）凡物不徒貴其大（一針見血）以大而有用者爲貴翼而飛則有用之用也大展其能於青漢之間依日月（身分高）躡風霆數千里山川民物（發布廣）皆在肘腋覆庇下其爲用也大矣四兒雲翼自孩提卽高自位置稍長顧其名翂翂然自以爲大也余欲其勉爲有用字之曰展青青者何霄（精卓下磨）漢間氣象也與溟海迴別則位置獨高展之爲義有積厚發弘之意焉志立而氣赴神動而天隨非胸中

大有蘊蓄（經濟學問）腕下大有設施者詎足以與於此顧余聞儒生常談有長莫展迨當可展之時履得展之地靡不臨（脉深源之筆）局倉皇薾然沮喪是何也抱負無多鼯技易窮擧之莫能勝也行之莫能至也此亦如鷽鳩決起展在榆枋烏足與言青青之上展運大翼者哉其平居（此是學養工夫）不動聲色匪潛匪伏養翮思奮幸際天清日朗鼓壯氣以騰霄直上九萬里橫飛九萬里東西南朔皆我適意之地天下共仰展布之非常莫能測其精神力量之所屆斯鵬之爲大所以異於凡鳥而君子之善（一語有）

其用者亦若是焉則已矣立體以致用積厚而發弘
雲翼勉乎哉

学皇高朗冠冕正大玉振金聲之文也

五兒雲鶚字說

北海有言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以鶚性方嚴好搏擊爲羣鳥所畏又鷙鳥而有別立不妄動古人以比御史大夫立朝凜凜風裁焉余獨喜其善跱有卓然自立强毅不移之槩（說得切近）可爲後生小子求道入德之方字雲鶚曰立甫取此意也吾夫子十五志學至三十而後立又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若是乎立之難也蓋篤志固執不爲事物所搖非知之明而守之定其孰能與於此故學莫先於立志以聖賢爲必可爲不以游移委靡蹈庸愚不肖之轍以千駟弗視萬鍾弗屑爲立品眞實無妄忠信不欺爲立誠卑汚苟且私僞牽引之譏吾知免夫自古及今未有悠悠忽忽而克有成者能立則日進高明以幾聖賢非難事不能立則日淪頹靡至違禽獸無幾希（危言怵惕應爲汗）於戲可不懼哉抑立之爲義兼有樹立之意焉道德功業可傳於世者是也世風日下士子以科名爲樹立茫不知聖賢事業爲何等居官以尊顯爲樹立杳不識堯舜君民爲何事皆未聞道之故也天下王侯

（三點）將相當時則榮沒則已焉烏可以言樹立若叔孫氏（探驪得珠）所謂立德立功立言斯可傳之千秋百世而不朽者乎是以君子不論窮達常志在此三者出則立功處則立言立德無間於出處立言亦功在萬世有一於此足以屹立千仞爲世道人心之柱石況其兼脩而並致豈不爲聖人之徒歟鷄其夙夜黽勉克思所以立哉

樹議崇閎說理明快如入鹿洞啓臯比片言隻字皆可垂爲語錄若徒以文字觀之則淺矣

六兒雲燦字說

今上聖德光昭卿雲疊見郁郁紛紛蟠成異采緬想虞廷爛縵百工相和而歌光華復旦亘古獨盛自非（悠然神往亦復躍欲而興）堯舜之民何能身親見之今茲所覩乃與符合幸得瞻被祥輝分映麗藻於光天化日之下可謂千載一（毫不費力）時燦之生也會逢其適則亦今之堯舜之民也字雲燦曰舜民燦其顧思厥義無輕視此民乎均是民而獨爲堯舜之民則必立心制行無背勳華風動時雍（說得精細深得敎戒之體）先爲表率有一事一言不可以對堯舜則非矣顧民之等不一燦當勉爲其上者天之生此民也有後知後覺則有天民之先覺君子以其身全盡天理爲天之民則當思上天所以生民生我之意是故得時而駕則能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使其民爲堯舜之民卽所遇或窮而躬耕畎畝亦能抱堯舜之道樂堯舜之樂而非道非義之一介不輕取與千駟萬鍾弗屑顧（此中有工夫在）視養其志以有爲而後可以當天下之大任而不懼孟子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此民也孔子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者亦此民也其

次則文不能自立待上之鼓舞敎化而後興凡民也雖不可語於豪傑之士亦庶幾不自暴棄者（下可垂[illegible]戒）又其次則（食[illegible]食）不識不知耕田而食鑿井而飮併帝力而亦忘之蚩蚩蠢蠢之民余不能爲燦也數矣若言非禮義而行涉浮華立志不敢以聖賢自期擧動偏欲與庸衆爲伍此則聖世之苗頑其違禽獸也不遠（危言可畏[illegible]自汗下）舜不願以之爲民也燦也思無愧舜民之字當先思堯舜所望于民之心爲臣則忠爲子則孝爲夫婦敦禮法兄弟篤友恭知交全信義立心制行事事可以對勳華之主協風動時雍之化併以其身爲四民之首而躬行表率不遺餘力使百姓親五品遜（[illegible]舞）今之堯舜從欲以治（肇[illegible]）亦曰此國家之天民矣夔龍元愷固堯舜之民也伊萊望散亦堯舜之民也惟其道在焉而已（妙妙）雲燦勗諸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則爲堯舜之民者亦不過臣忠子孝兄友弟恭事事可以對堯舜而已切近精實易知易從非等寬皮天話

從子雲樞字說

雲樞字德辰樞本北斗第一星爲政以德者如之宝此何居欲小子之據於德耳（切近）志道據德學者所同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人有生卽有德五常百行聖凡皆所當修（見得不假外求）豈必論爲政與不爲政哉出諸身謂之德加諸於民謂之政獨善其身兼善天下有遠近而無大小（有身分語）惟在學以修之而已講學以修德則道明聞義能徙不善能改則德立司馬溫公自言去惡從善若轉戶樞（又[illegible]一箇樞戶來說）似爲汝小子砭也（任[illegible]切）抑大易云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汝曹謹言愼行無使有累厥德寡尤寡悔祿在其中於從政乎何有（融成一片天衣無縫）秉鈞軸佐太平固爲政也一官一邑亦政也政行而人嚮慕之窮居修德而不孤有鄰（精解）皆北辰星共之義也小子勗哉

貼切下學身上方不是寬皮大話

從子雲路字說

雲路字汝由孟子曰夫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又曰舍其路而弗由哀哉以是知義爲天下古今所當行之理在由之爲貴耳世人弗由路而由徑舍光明（突兀離奇）正大之周行而趨邪暗屈曲之蹊間或枉尋直尺苟且以倖功名或汨沒異端以索隱行怪爲學問吾不（廉正斬截）願汝由之也又有不由徑而由竇阿權勢媚要津以（又是一種）患得患失之心希一階半級之榮昏夜乞哀驕人白日栩栩然竇中之智未必不笑竇外之愚吾不願汝由之也君子以仁爲宅以禮爲門而以義爲路坦坦（議論妙）康莊如砥如矢何羨他人之徑與竇爲耶澹臺滅明行不由徑高子臯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彼謹小而愼微懼毫釐以千里是故畢生無邪曲之累循途漸進幾造聖賢之域後生小子安可不則傚之且古未有（此是希賢門路）行不由路者馮河超海立見滅頂之凶適燕而南其轅勢將愈求而愈遠惟君子由所當由如規矩準繩之不可易由所不得不由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離是何也曰宜也宜在斯爲義義在斯無不宜爲臣宜忠（原是聖賢中正之途不是另條）

爲子宜孝皆義也皆人所當由之路也凡言不忠信（[illegible]出下條路來）行不篤敬皆自投荊棘陷阱之中無所往而可矣或曰雲路鵬程科名美事命字者宜有取於此吾獨以爲不然讀書本期用世豈不願以科名望汝惟恐（此是至情但欲其高出一）汝曹以科名自域視爲登峰造極之品詣不復求進（頭地耳）於聖賢之道耳科名得失有天者存卽得之而不足齒于人數者多矣聖賢之道不以窮達加損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與千秋百世共由之斯天下之正路（是古今一條大路）非區區功名富貴之途所得較遠近廣狹也汝由勉之

頗似伏波誡兄子書而道理較爲醇備廣大精微

直造聖賢之域當於濂洛諸君子中求之

從子雲鳳字說

雲鳳字譪臣昜鳳也鳳棲梧桐食琅玕美矣棲與食（句中有骨）世人知之而不飛不鳴則德有所不足也卷阿之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蓋有道來儀天下大安寧之象是以言之不已而重言之繼之曰譪譪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譪譪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媚愛也悅也非諂也（釋媚字精細）譪吉良臣維上命使明良會合拔茅彙征之象也媚于天子則愛君（所以非諂）媚于庶人則愛民竭忠盡以報國家賢者惟知有君民耳高岡一鳴朝陽菶萋車庶馬閑翽翽徵聘原非以榮臣子之身家將使弟祿康純嘏常泮奐優游千百年如一日也嗟乎世人但能務居棲美飲食耳既飽既安則斂翼緘口雖鞭策之不能動（說盡世人病痛感慨淋漓）其巧焉者媚于權勢而已矣受重祿而弗知其君處高位而弗恤其民蟠結營私牢不可破此齷齪鄙夫之所爲不可以士人目之鴟梟鴟梟傳虎而翼覗兹譪譪勤相國家其臣品相去何如也（此句可入語錄）鳳不喜詩書而好以武功自詡余故以譪吉進之仕途無用媚之區惟媚庶人以媚天子則可耳聽命使于私家附權奸之黨羽早知鳳不屑爲也溫文爾雅使天下稱愛國愛民干城腹心之良士有功世道匪淺矣譪臣昜諸

士君子當爲鸞鳳不可悞入鴟梟一羣此關頭最爲緊要讀者當發深省

東洋學藏書

鹿洲初集卷十四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考

經學考

六經聖人經世之書也有天下國家身心性命之人皆不可一日廢者也爲治而不本六經必流爲刑名（儒佛老莊）法術雜霸小補之治爲學而不本六經必流爲異端邪說支離固陋之學（混紫一塗皆緣經學不明耳高者入於虛無卑者流爲功利此中不究不可不精）故自古今以來名爲儒者無不以窮經爲要然經有五有六有九有十三之稱何昉乎致堂胡氏曰孔孟之門經無五六之稱其後世分禮樂爲六合爲五歟余謂稱五經自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始也稱六經則莊子天運篇已有之其始于戰國可知也漢儒變其說曰六藝董子所謂簡六藝以贍養之史遷所謂六藝於治一者皆經也禮樂何以可合言漢文帝時竇公獻樂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司樂章則固在周禮中也河間獻王與毛生等作樂記

一篇其後又在禮記四十九篇之中是以或五或六任乎稱者之分合耳九經之名始于後漢至後唐明宗刻九經板印賣之自是始廣其傳十三經之名始于唐貞觀之世即今所傳之十三經無疑也（漢儒）說經之家漢儒爲最至宋而指歸乃定（之功自不可磨淺數語精當不易）易有連山有歸藏連山作于夏其亡已久隋劉炫僞造以獻被訟削籍歸藏作于殷漢初已亡晉時忽有之惟載卜筮鄭氏夾漈尊信之則好奇之過也（播郄糾紛）周易文王周公孔子之書故其傳至千秋不廢漢時說易者分爲三家一曰田何之易乃商瞿受於孔子六傳至何而大興何三傳至施讎孟喜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一曰焦贛之易無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不類聖人之經京房習之別爲京氏學一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始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東京荀劉馬鄭皆傳其學康成註之王弼最後掃去象占之學弼註出而餘家皆廢然雜以異端之說啓魏晉玄虛之弊范甯謂其罪深于桀紂也唐孔穎達作正義以弼爲本鼎祚集解排弼而宗康成其後郭京陸希聲胡瑗

皇甫泌蘇軾等解易者不下百十家朱子謂秦漢以來攻象辭者泥于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于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伊川先生（把握）易傳而已然世謂伊川之易精于義理而略于卜筮於是言象數者宗康節至朱子作本義啓蒙兼二家之說（折衷）而易學始大備焉書有古文今文今文伏生所授數傳而至歐陽高謂之歐陽之學又有夏侯勝及勝子建爲大小夏侯之學三家並行至東京而歐陽特盛古文得之孔壁中經孔

安國編定以巫蠱事起不得列學宮至晉梅賾上之唐衛包合古今文爲一而書始全然蔡九峯謂今文多艱澀古文反平易疑安國之序不類西京文字朱子亦疑之歐陽公日本刀歌有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天下無人識古文疑此書今在日本國此亦近於好奇未可據爲定論也陸德明孔頴達蘇子瞻等所作書註疏解不下數十家獨蔡九峯（把握）集傳折衷衆說就正朱子自明迄今皆用之漢初言詩者亦有四家魯人申公訓詁爲魯詩齊人轅固生爲齊詩燕人韓嬰爲韓詩趙人毛萇獨云傳自子夏爲毛詩先儒亦謂詩序子夏所作而毛氏衛敬仲又加潤色者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康成作毛詩戔何胥全緩又註之齊詩亡于漢末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無有傳者惟毛詩鄭戔獨立學宮朱子廢小序作集註後人雖遺議紛紛（禁以朱子爲斷）然終不可易也春秋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至王莽之亂鄒夾俱亡獨公穀立于學宮左氏之書最晚出久乃大盛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至晉

杜預又註之與公羊何休註穀梁范甯註俱立學宮自是三傳並行而諸儒多宗左氏獨朱子謂左氏考（左氏紀載之功不小其文章亦非公穀所及）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經生傳聞不曾見國史漢唐以來言春秋者大抵考傳而不知經至胡文定公作春秋傳按左氏之義取公穀之精採孟子以下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二程橫渠之說以潤色之聖人筆削褒誅之旨至是大明雖中閒亦不免有牽强處然議論正大今貢舉取士必宗之則亦無以易矣漢

初未有儀禮之名始于高堂生十七篇朱子疑學者見其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嘗曰儀禮禮之根本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鄭康成作儀禮註黃慶李孟悊爲疏唐賈公彥刪二疏而自爲之然先儒多苦儀禮難讀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爲士禮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疑非高堂生書但篇數偶同朱子謂淳不深攷劉說所訂之悞又不察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于天子蓋專指冠婚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然則儀禮之爲高堂生無疑也（定論）周禮一書起于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失冬官募以千金不得乃取考工記補之至劉歆校秘書始得序列多爲諸儒所擯斥何休謂爲六國陰謀之書惟杜子春能通其義鄭衆鄭興皆讀之康成獨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故其學遂行于世論者以王莽安石一再用之而亂天下疑非周公之書五峯胡氏（到處細碎處）辯之尤力而朱子稱其廣大精密中間細碎處雖可（畢竟多儀書讀者自領之）疑然非聖人亦做不得則伊川所謂有關雎麟趾之

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抑亦理有固然而不必以莽安石爲周禮累也禮記出于漢儒所輯錄其書多雜而不純始自河間獻王所獻劉向校定戴德刪爲八十五篇所謂大戴禮也戴聖又損益爲四十六篇爲小戴禮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總四十九篇今大學中庸入于四書所存者四十七耳鄭康成王肅皇甫侃熊安生孔穎達衛湜之徒註疏不一而學者宗陳澔（不容易）恨其書未經聖人之筆削則所望于後賢（讀禮記要）者不僅在註疏也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王吉貢禹等傳魯論者龔奮夏侯勝等至張禹始合爲一刪問王知道兩篇孔安國爲之傳諸儒註疏訓解不可枚舉惟鄭康成何晏立于國學後世以問王（確論）知道二篇不見爲憾然聖經豈禹所能刪必二篇出漢儒之僞作故不傳也孟子始註于趙岐而揚雄韓退之以及伊川橫渠等解釋不下數十家然自朱子集註出而百家註疏論語孟子者至是始集大成雖有王充之刺孟馮休之刪孟（一條據郡）司馬溫公之疑孟蘇子瞻之辯說皆無損于日月之光而陸筠之翼孟余允

文之尊孟併亦可以不煩也孝經遭秦火之後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獻之凡十八章長孫氏博士江翁后倉翼奉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尚書同出而長孫氏有閨門一章其餘大較相似又有衍出三章合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篇爲定鄭氏馬融並爲之註鄭註或云康成其立義與康成所註他書不同梁時孔鄭二家並立學宮唐明皇復註之元行冲爲疏宋邢昺作孝經正義朱子作孝經刊誤然觀其跋後數言則當世之疑者甚多而語錄又云疑非聖人之言則以其說得不親切但言孝之效如此（亦存乎學者之精擇耳）因有欲掇他書發明其旨別爲外傳之意爾雅一書不知始于何時據郭璞序但稱興于中古隆于漢氏至唐陸德明作釋文始謂釋詁爲周公所作其說蓋本于魏人張揖所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餘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梁文所補解家相傳疑莫能辨（闕之可也）舊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學今惟郭璞註邢昺疏

行于世隋唐以來此書不課于舉子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註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宋初稍稍出後有以爾雅問題者以能辨鼠豹不識蟛蜞爲對驚嘆博聞陸佃爲爾雅新義自謂可使郭璞擁篲道跋望塵躅然大率不出王氏之學與劉貢父不徹薑食三牛二鹿之語無以相過其爲玩物喪志也甚矣要而言之易書詩春秋俱經聖人手定論語孟子孔孟之徒所記述後聖有作亦等游夏之一辭莫贊詩集註有廢序之疑胡氏傳有牽强之處儒者吹毛求疵或好論說以自鳴一家固亦聖人所弗禁然度德量力保無遺議而欲以一偏之識試蠡測之技（正論）徒見其勞而罔功爲紫陽文定之罪人則亦可以不必也三禮之書多出漢儒所附益其義理未盡粹精言詞篇章一望蕪雜不能不有待于好學深思之士（刪者多矣其當否尚難知也）定其指歸刪其繁惑無使綜彙不倫庶幾有合乎周公孔子之精意夫亦吾黨之責也孝經雖未必曾子所爲然其書關係甚大必不可廢採輯古今大義嘉言推而廣之發明至德要道之旨爲曾子之功臣可

耳公羊穀梁皆傳也而列于經此推尊之無謂者則亦仍傳之而已矣（要當之論）爾雅決非周公孔子之書所謂叔孫通梁文者近是此乃字釋小學列之于經無益於身心性命天下國家之故余以為可廢已甚歸之字說音韻篆隸說文之流為學者游藝覽觀之一助足矣好古無識而為古人所愚亦非古人所甚願也（孟子所謂不如無書也）

堅僻者臆斷拘牽者附會經學所以貴考之精詳也漢儒闡述六經厥功甚偉然其不精不詳處亦難禁後人指摘大抵讀書到義理貫通後胷然冐有特識如今學者須遵朱子讀書之法不必躐等若筆削之權譚何容易也

史學考

古之為史者有專官班馬皆世其業故其書出一人之手成一家之言自唐太宗命廷臣共為之後世因為成例意見錯出言人人殊而其書踳駮不可問矣（故宜詳考）古之作史者以春秋編年為正體自司馬遷創紀傳後世宗之蕭梁閒又特起一例曰實錄雜取編年紀傳之法而為之則以備史官之採擇無制作之意（斷盡）不足道也編年最古所載一國治亂事最詳而人以紀傳便于披閱號為正史則有不可解者矣今所傳為正史者二十一家則皆紀傳之體（總傳）祖司馬氏史記者也史才以遷為第一後世著述之士皆莫能及朱子曰遷才高識亦高但麄率則束于道言之東萊稱太史公指意深遠寄興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若魚龍變化不可蹤跡是其行文之妙固亦有然者也班固譏遷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此誠遷之所短然當其時武帝窮奢極修海內凋敝反不如文景（論亦允協）尚黃老人主恭儉天下饒富也武帝用法刻深而當刑者以貨免遷遭禍家貧

無財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蓋其意有所感憤故其言不無過當而能推尊孔子序列世家（推尊亦未得體然其意可嘉）譏聚斂而終平準則亦未可輕議者乎遷沒時史記尚少十篇褚先生少孫補之然景紀疏略武紀全錄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辭禮樂書謄荀子禮論河閒王樂記傅靳蒯傳與漢書同餘皆猥釀（確）不足道則不及遷書遠甚孟堅陽薄子長而陰實宗之所著漢書自高祖至武帝盡用史記自昭至平則資于賈逵劉歆其八表天文志則妹昭踵成之昔人謂固書皆因遷及王商楊雄歆向舊文潤色之中閒有冗瑣處㠯商之才不及數子耳鄭夾漈極詆孟堅謂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又云遷之於固如龍之於猪則抑班太甚史所重在剪裁褒貶不以無所依據爲高而或又謂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諧後之爲史者莫能及其髣髴是以諸史棄遷而宗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則又推崇過甚不知孟堅之史僅可爲子長之續（允當）而紛紛議論皆未得其平也范蔚宗後漢書自謂體大思精方孟堅而無媿蓋類次齊整用律精

深馬班以後誠宜位置一席但見識有限體致局蹐其序論欲于班固之上增華積靡鏤貼錦綺（其誇張在此其不濟亦坐此）論後作贊附贅懸疣自以爲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則宋齊閒文字風氣日降無如何也世譏其創立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于傳抑節義（大節）之董宣于酷吏升忍恥之蔡琰于列女（長處在此）則踏駁亦所不免哉陳壽三國志敘事高簡有法張華王通皆善之但帝魏寇漢大綱顛倒因父髡故妄短（斷得）武侯又以求丁氏米弗獲不爲儀廙立傳則亦等之（不許）魏收穢史不足爲君子觀也昔人謂三國志當更脩定最爲確論鄭知幾陳亮皆有志未成廬陵貢士蕭常爲續後漢書起昭烈終少帝炎興而止既正其名又擇註文之善者併書之惜乎壽疏略于前（書畢不可遺）使常無所藉手發揮于後今其書不傳則亦壽掩抑漢事之過也晉書隋書房喬魏徵等總其事合褚遂良長孫無忌于志寧李淳風顏師古孔穎達李延壽等共爲（集思廣益之功大矣）之隨其學術所長分授區處各當其用類例出于敬播天文律曆淳風專之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太

宗所自爲隋書序論皆徵之作所以晉隋二志高于古今然晉書猶取沈約誕誣之言雜采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語而隋書則鄭夾漈稱其極有倫理本末兼明（隋書長處）可以無憾遷固以來莫能及也沈約撰宋書以何承天書爲本旁採徐爰之說頗爲（此）精詳但本志兼載魏晉其體煩雜非復前人比又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史家大病痛）創立符瑞一志荒誕不經無益甚矣（一語抹煞）蕭子顯撰南齊書天文戶口莫能詳也其爲文喜自馳騁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變尤多風斯下矣姚

思廉撰梁陳二書以繼乃父未成之志雖同事者有魏徵然徵惟著總論筆削序次皆出思廉思廉父名察仕陳時卽爲此書經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成成又久不顯至宋始列于學者蓋其難也後魏書成于魏收直借史以爲酬恩報怨之具自謂舉之則使上天按之則使入地其良心（痛罵）不存久矣爾朱之惡可減何傳不可以爲佳穢史之稱千載不易其後齊亡竟遭發塚棄骸之慘劉知幾謂其陰慝所致信夫隋文帝命魏澹等更撰魏書九十二卷皆不傳而收

書獨行于世則澹等文章之陋也（可恥）李百藥撰北齊書乃因父德林所撰述續成以獻但其避唐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議者少之令狐德棻撰周書因蘇綽牛弘之舊務清言多非實錄李延壽撰南史北史刪煩補闕敘事簡勁司馬溫公所稱佳史者也然好迷妖異兆祥謠讖持爲繁猥則其所不足耳舊唐書出于石晉宰相劉昫因韋述舊史增益之繁略不均是非失實甚以韓愈文章爲大紕繆（抹煞）至宋仁宗乃命廷臣刪定之歐陽脩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自言事增于前

文省于舊而議者謂永叔學春秋每務褒貶子京惟刻意文章用字多奇澀復采雜說往往牴牾則新唐書不出一手（確）亦未爲盡善也歐陽脩五代史深得春秋之法褒貶謹嚴依稀子長一體但天文不載變異韓通不爲立傳亦微疵也宋史立傳惟計官階敘述止詳遷擢序道學則詮次失倫述盜賊則繁猥無紀濫漫紛沓莫此爲甚遼史失之蕪雜承訛襲舛不可勝窮揭傒斯有心術宜正之規故所爲金史簡質殊甚非宋濂之元史忌諱不明所可比擬者也要而言

之史家之學前莫善于子長後則推夫永叔蔚宗抱負遠遜孟堅其他數子得失參半姑以備一朝之事（貫馬甯缺倚）蹟雖極穢如魏收未若陳壽三國志之三綱淪斁冠（史者與讀史者俱應從此發往省）履倒置讀其書而不痛憤必其人已無惻隱羞惡是非之心甘爲亂臣賊子而無疑者也宋史靡蔓已甚卷帙繁多如邸抄雜錄有待採擇脩定未可公然命之曰史也邵氏弘簡錄剪截枯槁如拙匠初學塑雕略似人形而聲音笑貌精神意氣槩乎未之有焉世人畏宋史繁浩不得不趨邵氏之簡便亦出于無可奈何也余謂三國志宋史二書當更新脩定（定論）若畏難苟且以俟後人後人又俟之後人不亦吾徒之恥乎抑又論之編年之史本于春秋左氏涑水司馬溫公祖述其法（溫公應難辭其咎）輯成資治通鑑一書治亂興亡瞭如指掌而義例未精予奪失當紫陽朱子憂之因作爲通鑑綱目大書以提要分註以備言表年著統起威烈終五季千三百六十年間義精事核卓乎可繼春秋紹先聖筆削之旨元儒金履祥斷自唐虞爲補前編明憲宗命儒臣商輅等續宋元以成後紀萬曆中渭上

南軒又雜采宓義以來核而可信者列于前編之首可謂至詳且備獨有明一代（深情）闕如焉脩補釐定鐵往開來是亦吾徒之責也夫

若述之才何代蔑有第騁才者只辦就一幅錦繡迷人眼目其中疵瑕儘可遮掩得來要知此事何等關係一字之差名教蕩然豈可被他瞞過史學考之所以作也作史貴忠貴恕綱紀不明不忠極矣是非不確不恕極矣人面獸心而欲論列古今人物可乎史所難者在褒貶然所謂褒貶者據事直書而善否自見非有意褒之貶之也春秋之作祇以存信褒貶二字夫子亦未曾承認歐公自謂褒貶精嚴九原可作余欲與細商之

歷代曆法考

古者聖王仰觀俯察敬天勤民（參出源頭）於是有治曆之法分周天躔度置閏月定四時成歲使民有所準節以各遂其生出入作息農桑畜牧諸務無差忒焉故自開闢以來曆法至（道勁）今不廢軒轅黃帝始命大撓作甲子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隷首理算數命容成造蓋天儀著周天曆度作調曆以建寅春正月爲歲首復迎日推策作十六神曆積餘分以置閏此古今治曆之祖也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以治神人萬物有序民安其生爰及帝嚳式序三辰堯命羲和治曆象授人時（老氣）東作南訛西成朔易分而理之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成周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馮相氏掌歲月辰日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秦火以後三代儀器蕩然無存欲求古者治曆之法（結上起下）其詳不可得聞也漢曆凡五變而司馬遷之太初曆本于黃鍾晦朔弦望序皆不忒唐曆凡八變而僧一行之大衍曆本于蓍策章蔀紀元皆與易合元郭守敬許衡共成授時曆測景驗氣定爲歲差其法頗精古今稱善曆者此三家爲傑出而三家之中前輩以授時（獨推授時）爲善謂其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專主晷景爲最密也古今改曆不下數十家自黃帝迄秦凡六改漢凡五改下迄隋末十三改由唐迄周十六改宋十八改金熙宗迄元末凡三改蓋日月有盈縮朓朒星辰有遲留伏逆出入于二道之間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四（知此爲得不爽）五十秒年久數盈漸差漸遠有不容不改者爾嘗考堯時冬至昏昴中日在虛七度躔元枵之子至明嘉靖間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躔析木之寅計去堯三千九百餘年而差者五十度矣若執滯不改將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啓閉乖其期何以行令訓民哉漢鄧平改曆洛下閎謂百年後當差一度晉虞喜立歲差之法定以五十年久而驗之弗合也何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僧一行以八十三年久而驗

之又弗合也宋統天曆則六十七年前輩謂邵堯夫差法冠絕古今却于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盈虧求之元郭守敬許衡定以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前（亦惟授時最善）輩又謂授時之制度越前作至明大統曆猶仍其舊洪武中博士元統請以洪武十七年甲子歲冬至爲曆元雖不用授時消長之法大約名異而實同未有以易之也然行之既久仍又弗合如正統十四年己巳朔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正德九年八

月朔日食曆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數俱不合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起復時刻又安得同夫天道之可驗者莫顯于日月之交食而舛錯訛謬一至于此此鄭善夫華湘載堉邢雲路之徒所以嘵嘵不已也萬曆末年太僕少卿李之藻上西洋曆法述龐迪我龍（西洋曆法自明卽入中國矣）化民等條陳曆算十四事皆中國天文曆志諸書所未嘗及崇貞間開設曆局尚書徐光啓薦李之藻共事徵西洋陪臣湯若望羅雅谷等供事曆局闡幽極微一破從前訛謬明社旋屋未及頒行我

朝握符凝命八荒爲宇西洋臣子得與朝叅聚精會神晝夜推測一時象緯曆算之學迥出尋常今所頒行時憲曆誠千古以來盡善無弊者也前輩謂漢自太初出而一十七家之曆皆正唐自大衍出而二十三家之曆盡廢玆

本朝時憲曆出而上下百家俱不足言矣夫西洋習（此一段議不可少）天主一教惑世誣民不可以令而用其長以治曆則班孟堅所謂專門之裔精算之士者仰見我

國家隨材器使知人善任度越前王煌煌乎文治之

盛也抑聞之曆有理有數古今明曆數不少而明曆理者極難朱子亦曰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蓋舍理以求數雖窮極微秒必有不能盡合者君子用曆亦究其理而已數學靈臺掌之非有大人之事者所暇及也

古今曆法暸如指掌筆勢雄健暢茂條達文之最明快者

錢幣考

人民之生資百物以爲用而農工藝業各專所有不能相通聖王於是（探原）以適用之物制爲貨幣以權之有無相濟貴賤相資天下無一物之不足所謂財者生民之大命自太昊氏以來卽有此矣太昊高陽謂之金有熊高辛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齊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虞夏商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又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然珠玉黃金得之爲難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常行者惟錢而已（適用而可久者惟錢）故九府圜法自太公以來未之有改也九府卽周禮所載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内職幣職金九官是也圜謂均而通也金計斤布帛計疋錢輕重以銖凡貨物出入以圜法均而通之（縷析）故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金者言其質刀者言其器布帛言其用泉言其形古錢形如篆泉字後世易以錢字故泉之文借爲泉水之泉取流行之意焉（字義）周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寶貨錢之有文自此始（錢文之妙）秦

作八銖錢文曰半兩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漢興令民鑄莢錢薄如榆莢米至石萬錢文帝時更鑄四銖錢除盜鑄令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五年罷三銖鑄五銖錢元鼎二年鑄赤仄錢以赤銅爲其郭也未幾廢仍行五銖王莽之亂鑄大錢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既而以劉字有金刀皆罷之（契刀有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十錯刻字也）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令敢挾五銖錢者投四裔（見五銖不宜廢）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建武閒允馬援之請仍鑄五銖錢以第五倫爲督鑄掾昭烈入成都鑄直百錢重四銖文曰直百孫權鑄大錢一當五百又鑄當千錢民閒患之（不可通）晉初仍用五銖錢元帝渡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曰比輪中者曰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宋文帝仍鑄四銖議者以國用不足欲禁私銅范泰諫止之其後有二銖錢無輪郭不磨翦鑿者謂之來子尤輕薄者謂之荇葉沈慶之啓通私鑄錢貨亂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極壞）是謂之鵞眼錢劣于此者謂之綖繯錢入水不沈隨

手破碎斗米一萬至萬錢不盈掬明帝太始初乃禁之梁武帝鑄女錢徑寸五銖無輪郭郡縣皆通用又有太平定平稚錢三吳行之又有對文錢豐貨錢謂之男錢言婦人佩之則生男也普通中盡罷銅錢鑄鐵錢人以鐵易得私鑄更多所在山積交易載以車不復計數陳初始廢之改鑄五銖宣帝大建中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民以爲（不可通）不便嶺南諸州多以米布交易俱不用錢隋文帝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又于揚州并州鄂州益州各立五鑪鑄錢奸猾愈多錢益（極壞）輕薄濫惡大業以後或剪鐵鍱裁衣糊紙以爲錢相雜用之唐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錢每一千重六斤四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歐陽詢書時稱其工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廻環可通流俗謂之開元通寶錢肅宗時以第五琦請鑄乾元重寶錢憲宗以錢少禁用銅器武宗廢浮屠法（快舉）李郁彥請以銅像鐘磬鑪鐸皆歸巡院鑄錢周世宗令民閱銅器佛像悉輸官給其直謂侍臣曰卿等勿以毀佛爲疑（快事特爲詳述）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

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不惜也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宗時親書淳化元寶作眞行草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一束）鑄以年號元寶爲文仁宗中改號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詔學士議俄特命以皇宋通寶爲文慶曆後復冠以年號神宗中皮公弼請鑄折二錢未幾又請鑄鐵折二錢皆從之徽宗令陝西鑄折十銅錢大觀中改爲當三孝宗鑄當二小平錢寧宗即荊州鑄當五大錢皆不如五銖之便（歸到五銖之善作結）故自元明以來不可易也楮幣起于唐憲宗時飛錢合券特以通商賈之厚賫貿易者蓋執券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爲錢也（明斷）宋眞宗時張詠鎭蜀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高宗時侍郎錢端禮造會子内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邱氏曰宋朝交子至是更名會子又謂之錢引謂之關子謂之關會其實則一蓋（不能通）直以紙爲錢矣金循宋四川交子法置交鈔自一貫至十貫五等謂之大鈔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謂之小鈔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其後不拘年數字有昏者

方換之元世祖始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後又造中統元寶鈔行之既久物價騰踊民用匱乏至以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明時猶以銅錢及鈔相兼行使而錢之弊在于僞鈔之弊在于多則以其用紙爲之所費之直不過三五錢而以售人千錢之物宜其用之（一東）不能久也錢法貴得其中秦時八銖失之太重漢初榆莢失之太輕惟五銖爲最善五銖之後或爲赤仄爲當千爲鵝眼綖環爲荇葉不知幾變惟唐之開元（取其中）爲最善夫重錢之患在于難用而難用爲無累輕錢之患在于盜鑄而盜鑄爲禍深自古以來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顗所謂不愛（刷）銅不惜工（弊之法）二語誠萬世鑄錢不易之要道也銅無所惜工無所愛則其錢之爲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本多而費重雖驅之使盜鑄亦不爲矣瓊山邱氏欲拘盜鑄之徒以爲工收新造之錢以爲銅本孔顗之說別爲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革天下之宿弊非無見也漢法非上林三官錢不行崔浵謂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余謂官錢多則私鑄（拆本）

自息（之論）惟其流布不廣故奸民得因以爲利我國家錢法盡善體質厚重磨礪精工宜其行之無滯而近局之地或壅塞而不流遙遠之處或流通而不足如閩廣江浙等省皆苦錢貴雲南又苦錢賤欲將滇銅購運則慮道遠費繁似當于湖南（此論不易）特設錢官開鑪鼓鑄以銷滇南之銅裕江浙等省之用廣東銅礦亦可開採即于閩廣之交命官開鑪併買洋銅鼓鑄以裕沿海各省之用部頒錢文體式（以杜弊端）無使參差選方正清望（責成）之臣領之如第五倫爲督錢掾長安無奸巧劉晏第五琦領鑄錢使而江淮政平任得其人何奸弊之足患民殷國富海宇蒙樂利之休其爲利也溥矣

如彼泉流不流則民受其困然源之不清其流必壅法制不可不善也篇中原原本本斟酌停當君子之留心國計軫念民生也如此

潮州風俗考

潮郡依山附海民有雜霸之風（風氣使然）性情勁悍習尚紛囂其大較也蘇子瞻作昌黎廟碑謂潮之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號稱易治當時樸陋初開旋登彬雅（變化）海濱（亦易）鄒魯之稱所由來乎歷年既多流風日下文士漸趨浮華習奔競先名後實而鄒魯爲之一變矣武士恣睢倖擁節旄搊剝富民摧殘桑梓衆皆欣而耀之充健兒結黨類橫行市里行伍貴于詩書而鄒魯爲之一變矣不農不秀竄身公門鄉民獄訟恣其魚肉遂至煬竈藉叢威福橫于士夫而鄒魯爲之一變矣行伍之餘流爲闖棍似俠非俠瞋目銜杯酒可代殺人一呼而聞百諾胥役之餘流爲衙儈爲訟師間有衿監靡然慕傚而刀訟之風熾不可遏矣鬻產告爭賣妻告奪丐屍權爲父命（俱是當時實事）蹻跖舉作賓賢樓閣空中千奇百怪至於水落石出鷸蚌俱傷尚懵然不知訟師之害已其亦可憐甚矣既不懷刑遂輕憲網而有包侵國賦抗拒征輸積逋連年妄希肆赦（此風亦行久矣）負氣喜爭好勇尚鬬睚眦小嫌卽率所親而鬬至以刀兵相

格如臨大敵强者陵弱衆者暴寡而歃血拜盟之風村村傚傚多以豪爽悞致殺人因或藉命抄掠自殺圖賴覩爲奇貨投繯飲鴆刎頸沈河曾不少顧惜焉世家大族輕蔑孤姓呵叱若僮僕之不如及其積糞成家交遊恐後婚媾論財弗遴坦腹（若是乎財之不可不殖也）雖有賈董韓歐未可與素封者子較一日短長也好酣歌新聲度曲燈宵月夜傳粉嬉遊咿咿嗚嗚雜以絲竹管絃之和南音土風聲調迥別千金買笑視同泥沙遂有遊妓蕩婦駕一葉以當青樓又或締戲蛋婦風流自詡廉恥道喪未有甚於斯也羣聚酣飲晝宵沈湎無貫無賤見賭則殉千金之宅萬金之產刻燭方寸揭以授之他家而有所不吝輿夫菜傭襦袴蕩滌至于赤身沍寒衣蒲向火（親見其事）紙牌在手不忍棄置大抵士庶之家十人九賭兵役之家九人十賭通都僻壤無處無之蓋習俗之浸淫久矣賭博之餘流爲盜賊攘雞盜牛穿窬胠篋謂卑卑未足比數也（丙午丁未年閒事）截途剽剝取其貨而劃其膚足底黥紋曰防追捕或則操舟溪河禦人于郊關之內結隊出海擄客于重洋之外又或入山招

匪盜刧礦砂金銀銅鐵鉛錫擅爲私家之故物逞强
相奪霸踞壟口流毒地方（此害更烈）爲害靡有涯焉酷信青烏
家之說謂富貴出自墳墓沈迷風水爭訟盈庭椎埋
盜骨凶惡無所不至而程大平鎭相尙屢遷葬後數
年必發塚洗骸睇瞻凶吉至數百年遠祖（此俗最惡）猶然洗視
不休雖讀書明理者亦恬不自覺其非則貪癡之陷
溺然也（如此）信巫覡不重醫藥風寒暑濕動云命運（家家）衰低
衝犯鬼物三牲酒果鼓角喧天富者連日貧者半晡
士大夫家亦然耳罔極之喪置酒召客延僧禮懺開

冥路打地獄云爲死者滅罪資福雖有賢良方正之
親亦必文致（忍心害理）以剉磨舂燒之罪告哀於佛自以爲孝
不知其爲大逆不孝之甚者高堂無菽水之歡而齋
僧布施盈千累百（此風已數百年竟牢不可破矣爲之掩卷太息）生死之交一錢推刃同胞骨肉半
畝訟庭獨捨田入寺千頃不以爲多建刹泥金萬鎰
猶以爲歉世風至此可痛極矣自昌黎公貶謫無聊
偶與大顚一接僧徒藉爲口實謬擬三書甚至肖形
廟壁誣以折腰拜服之狀士大夫（無惻隱之心）不知忿恚隨聲附
和以爲實然共尊大顚爲祖師甚者凡遇禿廝皆呼（無）

師父（恥之心）不思此何人也而師之父之所謂人心不死者
安在乎佞佛之餘流爲好怪石或能言樹或能靈廁
間古柩亦神亦仙酒肉香紙男婦趨若狂焉於是有
白蓮敎天主敎無爲敎又有後天一（此敎專出潮陽闢）敎獨闢新奇男
稱仙公（惡孽尙有之）女稱仙姑書符呪水治病求嗣寡婦見夫悶
香迷藥毒流遠近其敗壞風俗不可言也鬼怪盛（必）而
淫邪（熾之勢）興廟祀多而迎神賽會一年且居其半梨園婆
娑無日無之放燈結綵火樹銀花舉國喧闐晝夜無
間捧木偶以遨於道飾裝人物肖古圖畫窮工極巧

卽以誇于中原可也婦女入廟燒香朔望充斥然皆
中年以上者及歲時應節踏青步月觀劇賞燈少艾（此風自石太守放燈起三十年不可破矣）
結羣直排守令之闥擁擠公堂沸若鼎溢遨遊寺觀
跳叫無忌不復知人間有男女之別矣海濱之婦女
捕魚蝦拾蛤蠣以資生計山城闉闍日陟岡巒（程太平）樵蘇
爲業（鎭皆然）蓬頭赤脚多力善耕雖昧踰閑之戒然瘠土民
勞亦其勢然也秀妍頑蠢諸邑不同霜貞勁節（節烈最盛）比比
皆是歌黃鵠殉所天陷賊濺血視死如飴誰謂巾幗
場中遂無乾坤柱礎哉下戶惡習慕富憎貧貌寢非

甘糟糠弗顧良人朝出蹇脩夕來則不當以人類目
之者也總之風俗因時變遷亦隨長上爲（責成有司）轉移彰善
癉惡樹之風聲實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唐虞之
世司徒教以人倫夏后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豈
好勞哉我
國家重熙累洽
聖祖仁皇帝六十載德盛化神生民未有
皇上宵衣旰食惓惓以民生風俗爲首務
聖諭廣訓一書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

萬世開太平雖使堯舜復起亦無以易守令小臣何
幸身親見之自奉
諭訓以來海澨山陬共仰蕩平正直之王路每當城鄉
市鎮朔望宣講父老扶杖而觀童兒翹首以聽歡忻
蹈舞共興于孝弟仁讓之風潛消其獷悍囂凌之習
日新月異（此近時事）漸幾淳美向之耰鋤德色箕帚詬誶貨財
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者今則肥甘娛老處處皆然
刲股和藥廬墓爲哀海潮揭饒之間不可勝數也知
兄友弟恭之爲美雖未必皆眞情篤摯而一錢尺土

胞乳操戈亦駸駸乎鮮矣則敦孝弟以重人倫之
諭旨爲之發蒙振落也營宮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繼絕
嗣重祀田鄰省鄉親望門投宿罔有所靳歲時戚屬
樽酒言歡率以爲常其於宗族鄉黨雖未必盡皆雍
睦盡息爭訟亦庶幾有遵道之意焉農力于耕女勤
于織高山亦種禾苗（山景如畫）薯芋生于崖澗程繭潮紗潮氈
麻葛諸布流行海內服食器用亦稍以驕奢爲戒若
夫一擲千金傾家結客則十一邑中未見有其人也
工不甚巧而業（切中潮習）則專商競刀錐航海者衆福建臺灣

寧波上海交廣海南日本諸番視若戶庭行險逐末
雖非中道而志定于謀生靡有非分之叵測重農桑
尚節儉務本業涵濡于
聖訓者深矣曉事耆耇含哺嬉遊牆陰樹下說古談今
講法律以儆愚頑者有之父戒其子兄勉其弟勿干
法網各保身家訓子弟以禁非爲者有之宵匪竄投
鄉閭側目旗人入境里社驚惶誡匿逃以免株連者
有之一朝之忿忘身以及其親兩口檳榔（此俗甚好可無害）登時解釋
其（惡）有深讐宿憾亦可杯酒言消邇者命案已少其十

之六七解讐忿以重身命者有之明季士大夫驕橫太甚雷轟虎猇莫之敢攖及乎亂離之後摧殘剝落小卒賤隸皆得易而侮之儒冠辱于泥塗迂腐供其談笑（句來積習）俗不重士士亦遂不自重同流合汙不可問矣

聖諭慇慇士習遍方州而隆學校優其禮貌養其廉恥（如此乃可謂之士）有司以澹臺爲貴士子羞奔競勵名節非公不至長吏之庭即有一二傖習未除嗜訟結黨皆爲鄉曲所不容避匿他郡赧還故土矣曩時潮士好以禪學爲（此句）詩文貝葉梵音傾心高妙（來第一惡習）昌黎原道而後莫有以道爲言者郭鄭二子（郭叔雲字子從鄭南升字文振）從學紫陽雖著述不傳于世已爲嶺南絕響他若中離黃岡或從姚江講學（此最可惜）或遊白沙之門其學以良知致虛爲要不外陽儒陰墨之宗旨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自是而後高者習爲雕蟲卑者沈于制藝茫然不知正心誠意爲何物子臣弟友爲何事濂洛關閩爲何人弋獲科第而已矣（幾於醒祟）（可與）今則棉陽士子濟濟以聖賢自期待朔望衣冠而拜先儒飭躬勵行而講正學（已是升堂之夫）妖書邪教殄滅廓清不特儒佛之介辨之甚明且於朱陸異同言之歷歷

海陽學者亦多志道幸黃冠之消亡冀緇流之歇絕謂安得邑之寺盡如一邑之觀澄海遊僧鴟張說法一朝就縛士林稱快（果是快事）揭陽普寧程鄉惠來諸邑皆知程朱之正傳不爲異端所搖惑斯則經正民興吾道昌明之一大元會也（以手加額）文風之盛冠於嶺南三陽一鄉澄海饒平竟有經經緯史矩矱先正公然與江浙爭雄者即以科名而論亦當百粵之半言忠言孝言禮言讓儒門恥於爭奪風尚爲之日躋則（繼化有由）

聖諭所謂黜異端崇正學者蓋已服膺親切而明禮讓以厚風俗亦穀然油然庶幾欲求無悖於煌煌

大訓哉曩時健訟成習刀誣甲于寰區潮陽詞狀日投一千八百楮海陽揭陽五七百楮其他或三四百或一二百多寡不同未有在百以內者今已各減其十之八訟師藏頭靡耳有散而之四方者（妙妙）

聖諭再迪數時誣告可以盡息而善良咸歌樂利也曩時竊劫盜賊從橫遍野水陸皆戒心之地今則狐鼠革面郡邑俱已肅清行旅恬於戴星夜戶可以不閉保甲之效亦既彰彰若此矣曩時逋賦成風紳衿大

豪較小民爲更甚是以捐籍雍膠亦甲天南諸邑監生多者至二千人次者千餘人最下亦數百人恃護符攩催差捨命催科不能完十分之五六今則紳士皆踴躍輸將急公以爲民望本年糧米如普澄惠埔平鎮諸邑或入秋卽已通完或冬臘並可廓清海揭程饒皆在九分以上雖以潮陽之積逋難追亦于十月之內清至八分有奇比及奏銷報最綽綽此從來未有之事皆由

聖諭深切著明有以大發其羞惡之心天良一動嚮化如流以至此也（向來此三者最盛）向來惡俗洗滌淨盡者有三曰賭博曰私宰曰盟歃賭博之弊拔根塞源造售賭具者無有矣私宰之輩投刀改業卽以一金市一觔牛肉無有矣盟歃之儔雪消見晛併強宗鬬俠好勇鬭狠之風亦大爲斂戢矣遊娼戲婦咸逐出境私蛋外淫並爲厲禁蕩舟沉湎歌舞嬉遊皆自知羞愧焉惟喪事（數年浸淫已久雖以猝變姑徐俟之）供佛飯僧信巫尚鬼遷塚洗骸賽會燒香遊燈奸戲重富輕貧趨炎附熱此則習俗所未盡蠲者力行

聖諭仁漸義摩沐浴于道德齊禮之中有不回心嚮道以幾時雍風動之化無是理也敬錄

聖諭廣訓書永垂方策以爲移風易俗之心傳俾千秋（刻入此書具見移風易俗一片熱腸古來脩志者無此巨眼）百世爲司牧者知所準則焉

前半言潮俗習染之深後半言潮人變化之速自是天成杼柚大開大闔無微不到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於今見之

鹿洲初集卷十五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賦　檄　銘　箴　贊　節略　事錄

賦

臨漳臺賦

試登漳城萬象縱橫停驂四望（登開養易）百慮環生地轄揚州之域野分牛女之星羣峯繞翠一水澄清雉堞崒嵂烟井喧轟門因貢珠著堂以尊道名樓有喜雨之頌閣有齊雲之稱郡判曾爲留珮君子於焉建亭凡皆錯落部屋之（齊跋聚勢）間共藏風而聽月未如雄踞高山之頂獨結瑤而構瓊緊惟臨漳之臺實擅丹霞之勝基跨龍首形開鶴頫規天矩地踈峙方正嵬峩岌嶫莫之與競遂偃蹇而上躋過雲霞（琢句）於膝脛可以望氛祲察災祥順時敷政時觀遊節勞逸省風布令覩茲下土之有斡有年何妨耽樂（太平清麗）而以觴以咏爾乃東望岐山竹節清泉萬松鳴鶴蘄巖蜿蜒鐵甲之崖方陗壁鷲鶩之樹欲參天赤嶼流丹來海嶠白雲舞練於日邊（點染極工絕無脂粉氣）

至如南望郊關清溪橫帶雙橋臥波似（琢）龍兩大霞山環水雲之館洲荷張刺史之蓋綠楊垂柳恍忽章臺虎洞獅巖備極一方勝槩又如眺望西北岡巒騰複湖光瀲艷山際流瀑天寶珠飛龍江漁匱圓山康叟之祠北溪安卿（六朝高手）之屋騁天柱如培塿俯歐寮若寸木皆迴環於臺下使我臨風而躑躅於是思今弔古設想噫嘻紫陽涖漳之日吾道南來之期則斯臺也爲講學明禮之區（獨取其大具見標格）固與靈臺重壁互相等夷而非一柱九層敢共馳驅若夫登斯臺而恤民隱則有柯判感鵲之精誠登斯臺而談兵事則有姚侯平海之戰征劉表呼鷹未足方其意趣項王戲馬（沈雄老健）詎足比其英聲亦有倒懸之士羨黃金於易水愛花之客慕避風以徙倚歲時士女逍遙容與管絃嘯歌雜遝羅綺汝酒既清汝殽既美我呼得盧子呼得雉絕類桂宮走狗之風依稀（擺去一切）廣陽鬬雞之鄙余獨立臺上兮忽超然而（極感慨歷落之致）徜徉覗千峯之俯伏兮神欣欣而樂康疑日月之可接兮羗舉首以昂藏望鵬鯤於北海兮振鳳凰於高岡覬萬家之烟火兮（太平衍意景象）喜桑麻之青蒼但覺耕食鑿飲（神味）

（[illegible]然）羣黎之皡皡兮孰辨夫堯臺與臨漳

有文選之華而不至於靡迴異六朝胭脂氣習後幅說到講學明禮民隱兵事具見滿腔熱腸絕大本領固不徒與登高作賦者爭榮華於旦夕也

擬諸葛武侯伐魏檄（建興五年）

蓋聞君臣大義萬古爲昭不臣當誅千秋常典（名正言順不同大雅奉子）是以蚩尤作亂軒轅有涿鹿之兵防風弗懷文命有會稽之戮少康一成一旅亦滅過戈名虎來旬來宣遂平江漢趙盾縱賊董狐筆曰弒君陳恆作奸孔子聞而請討誠以天冠地履分位截然見無禮於其君如鷹鸇之逐鳥雀不容亂臣賊子胡行於光天化日之下也（西京氣味）曹操以譙東梟雄逞穿窬之智假倡義兵暴寡脅弱逼遷乘輿覬覦神器跋扈專權陰鷙浮於董卓憑陵造孽跳梁等之黃巾乃自爲將軍改丞相封魏公進魏王目中全無君父矣復自加九錫僭車服建宗廟立社稷天下有此人臣哉桀驁之形日甚一日（繪出老瞞神氣）篡奪之勢夕不俟朝滿布爪牙摧排善類中外惶惶若挾蛇虺雖齊田魯季晉室六卿未有若斯之橫也於是孝愍先皇帝切齒痛心密傳衣帶之詔（精卓有情）百官裂眥怒髮共議市朝之誅方謂刺趙高於秦廷殲少卯於魯觀殄除逆黨肅整朝綱詎意偶洩機謀頻遭反噬董承死節耿韋竭忠甚至操戈犯闕弒后妃於天子（寫出老瞞窮兇極惡）

之前仗劍入宮（丁寧沉痛淋漓）戕皇嗣於朝廷之上罪逆滔天古今無比猶且妄擬文王汚蔑先聖哀哉無忌憚也拔舌有餘辜焉雖賣履分香如鬼如蜮豈天下後世可堪欺罔賊子丕世濟兇虐繼操之志（確切）行莽之事攘奪王璽傾覆金甌華歆王朗之徒舐糠齅餌賈詡陳羣等輩澤吻磨牙遂使巍巍御座上據野狐濟濟王官下拜閹孽二十四帝沐雨櫛風（聲淚俱下）之社稷一朝頓移四百餘年尊賢養士之國家萬死莫贖嗚呼痛哉猶幸天未絕漢民思舊德我昭烈皇帝繼統西川存復祖業即欲捲旆（斡旋得好）北征誅夷叛亂而國家多故匪遑離局大志未遂中道崩殂是以吞舟漏網未正司敗之刑負嵎稽誅致玆夜郎（老勁）之大亮受先帝托孤之重夙夜氷兢誓討國賊而老奸天殛小猾數終無由馘操禽丕傳首以謝天下惟當滅曹興漢鞠躬以報聖朝曹叡黃口乳臭冥頑無知襲父祖之餘（故寬一步以欣動其自新）兇孽非已作忘宇宙之名器情亦可原但文繡雖華非犧盧所應婁曳八珍雖美非蛙蚓所得嚂酣自有開闢以迄今茲未聞跖蹻終奸天位誅寒浞於窮門非得已也（愈逼愈緊以見）臠新莽

於長安此其時矣（不可不自新）亮奉皇漢威靈嗣王明命大舉貔貅以除螻蛄鼓鞞動地雷厲而風飛刀戟連天日臨而月照将（是蜀漢將）以忠義勝吞強寇如屠匹雛兵（是蜀漢兵）以節制強靖邪氛若掃秋蘀逆不敵順暴豈當仁震疊無前蕩平有日爲此特申大義布告中原凡汝從賊官民孰非大漢臣子或膺累朝之寵命或受先帝之弘恩因迫脅而事仇知非本願相事機而報主寧罔懷忠倘能殺賊來歸即膺上賞若将全城獻納且錄崇勳前徒倒戈血流何須於漂杵首稽崩角迎師（王者之師仁人之言異樣精采）無藉乎簞壺苟曹叡能蓋前愆自知罪戾乘天兵之未至去僭號而乞降則解縛焚櫬貸厥餘生畀之侯封以存先祀亦非（得體）大漢之所吝嗇也司馬懿父子及諸夏侯等吠堯非主皆忠所事本朝寬大咸與維新並虛上卿之位待以家人之禮幸即幡然悔悟叩我軍門無以曹氏親暱自生疑畏烈崑岡之炎火予亦何敢爲此心逞螳臂以當車汝甘自罹于死地哉其師旅所過地方秋毫無犯農安隴畝賈安市廛如舊營生（如見湯武行師氣象）不必驚悸凱旋之後復爾征徭第殲渠魁以洩九廟祖宗

之憤式除逆醜用慰萬方億兆之情俾遠邇州郡悉知此意早圖革面免致噬臍此檄

陳琳一檄止罵得半截曹操未足以快人心是作淋漓盡致併其子孫亦罵及之可補陳檄所不逮後幅和平寬大而有駿厲嚴肅之氣自是王師體裁

巨硯銘

鐵面石骨磨礲一世吐（墨之任者也恰切是硯）納煙雲揮灑天地既以重而（是巨）威（硯）者固吾學復縝密以栗而潤澤之光被禮樂刑政蘊諸中而裕如仁義道德取之懷而咸備遇堯舜則安安以陳謨逢湯武則戛戛而作（奇情煥發）誓在杏壇刪述六籍磨而不磷（精切）實居弟子之班及考亭註疏經書沈浸醲郁若（而云然）好友之不可須臾離胡為乎入塵坱之羣任（似有所為）童兒以磨涅猝焉擲地作雷聲保無瓦全之是悴吾將借羲之之池濯爾顏之俗氣爾其息交絕遊與吾偕隱於深山茂林之際（將註經而修史）理杏壇之故業追考亭之高（著述藏之名山）志唾珠噴玉乖華袞鈇鉞於千秋將使龍尾馬肝若夏瑚商璉彝鼎球圖之重器

此是非常之硯乃唐虞三代法物無所不裕如者聖賢為徒豈畏童兒磨涅哉守先待後專在此矣字字精切匪夷所思

墨海銘

壬子夏仲余之端州長兒雲錦從將遊七星巖而不果（追思猶覺悵悵）購得一墨海以歸甚樂之（勝于星岩多矣）乃爲銘銘曰

端溪石出巖嶰雕爲圓硯名墨海潤澤起烟雲觀者疑鼎鼐形似太極（精切）分陰陽又若中原環四瀰雅量要寬深可爲世模楷容墨數斗筆如椽大書特書生光彩何羨乎崧臺室七星巖對茲片石足千載（中有不朽盛事在）

古雅遒逸實大聲宏

古琴銘

童年有志琴學苦無師長欲聞聖人之道覺日夜孳孳不遑復他及矣（自然不暇他及）己酉夏日獨坐土室鄉人寄古琴贈余梅花斷紋遍滿腹背中間有文曰碧泉不知爲何代法物俾余學之以解慍余曰噫何慍吾自樂其（古妙）樂非人所能使之憂造次顛沛心常自得不啻太和洋溢宇宙也（此是聖賢真學問）雖然古琴難得不可以虛人之賜命兒曹學之既成而鼓我心益陶陶然乃銘曰

我自賞音不問鍾期高叟洞中白石澗湄焚香靜坐（高雅）結想黃義一彈再鼓我心則怡（噫是黃義以上人）

和平靜雅有光風霽月玉色金聲氣象

劍銘

少時好劍弗可得命工鑄青萍尺許佩之友人嗤焉旋亦棄去己酉遭難誦古人欲請尚方斬馬劍之語（忠臣義士乃有此種血性）甚壯之適有以紅彝劍（豪氣）見惠者名曰秋霜光閃閃如掣電喜不自勝遂抜起舞覺胸中浩然爲之一快乃銘曰

心有懷請尚（慨當以慷）方誅奸黨掃欃槍美人贈我紅彝劍（本事）極目閃電名秋霜但把太阿持在手僉壬膽落民庶康千秋太平如此日挂（善頌善禱）之壁間汙善藏

寥寥數語有剸犀斷蛟手段

持敬圖自箴

夫夫（奥響）也少不自量藜崗爲徒先人教之誦法程朱循（先訓精純體是要）分盡性（同三昧）匪蹶匪拘從容深造爲君子儒長遭坎壈牛馬馳驅學殖荒陋浪擲居諸縶心民物罔顧揶揄流離顛沛謬學著書兢兢寡過惴惴昏愚立誠持敬寢食與俱試思天地之廣大載籍之紛如（大道浩浩何處付有）至道之弘遠聖學之菑畬雖假汝彭聃之歲尚孳矻不見其有餘（所謂學如不及）何半生之碌碌（也）至此始愧汗於勤劬雖然猶未也（古爲）古人寸陰是惜旣耄而好學不渝（悚惕）尚及今夙夜黽勉庶幾乎不自暴棄以明善而復初

孳孳好學望道未見苦衷躍躍紙上粹然儒者之言也古雅清健自其剩技

訪道圖箴

陳雙山海陽詩人也年七十六矣篤於學爲潮中老名士鄉人多宗之然好浮屠（大顚流毒）自以爲得其秘私謂余同年友蔡世厚（蔡君豪傑之士聖賢之徒也）曰藍公惜不信佛我當攜佛書示之世厚曰先生欲焚佛書則可不然不可令藍公見也雙山乃止然猶有援入意一日出訪道圖小像命書數語余曰善遂爲之箴云

此老不聊圖新面目遊心浩渺崆峒之麓文繡弗華曳彼道服杖頭錢盡葫蘆繩束駕言訪道徘徊躑躅道不遠人當身自足（王一道不待外求數語盡之）日用倫常放則彌六至誠盡性其次致曲用舍行藏與時伸縮胡爲遑遑誰訪誰逐此老聰明有書滿腹長吟短章稿幾盈屋豈厭盛名（明王其奉不可一）將趨靜穆（口姑容）抑昔詩人逃禪成俗彼學虛空如入幽谷人人火書惟恐不速此老大賢詎爲所梏（硬把聖賢塞在仙）寫意適情不拘方幅左無黃冠右無緇禿固知二氏非其所欲（身已不被走入天竺去）春風沂水亦翻新局觀者無誤謂求天竺

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既倒此維持正學一片苦心非苟作也

畵鷹欺熊箴

余所見古今名手畵鷹者衆矣大抵類正鵠繡羽毛（俗畫時手）鮮可觀也玉山佈置超脫有勢有神鐵幹梅花踞棲得意又作一熊趨樹下彼此相照似極惶急余頓怪（奇情）此鷹强梁不覺動抑强扶弱之興（動聲見平日血性）援筆袒熊主反爲客此則玉山之能移我情也筆墨之妙一至于此可愛也夫爲箴曰

鷹犬之才眈眈熊羆之彥得無有妬心乎（熊也）汝既居高（在樹上）臨下（在樹下）可肆搏擊彼亦自忘雄健羆然而趨豈其智不足力不敵哉高卑之勢懸也試思如熊如羆（見得非鷹所能搏）則折衝禦侮非熊非羆則帝王之輔豈汝輕薄羽毛所能攫挐而吞噬況彼多力趫捷肯困草莽泥塗間誠恥夫飢附飽颺（此等人儘多）如汝輩饞口惟利是視耳梅花初放春色（就畫景點綴）方來且各息爭機從容相睇各自樹立（切樹上下）何如

熊豈鷹所能搏但上下勢殊有此惡狀小人得志如此鷹君子失勢如此熊若使平立交手孰勝孰負吾不得而知之矣

曾叔祖侍御紫濤公像贊

於戲此吾族祖紫濤公遺像也（一起悠然）公弱冠遊學粵東入海豐庠登賢書粵人訐而削籍崇貞元年詔改還閩籍成進士以家于粵不忍去卜居潮州之普寧子孫遂爲普人矣雍正五年鼎元奉（不愧名族）
簡命出宰普邑普中父兄子弟皆體諒遠嫌鼎元亦未遑款一本之誼幸各守禮法興仁讓無獲戾於普邑士庶然此心缺然（情詞藹惻）亦足見俗吏之不可爲也罷官之後乃步入祠堂啓公像瞻拜焉歲久蠹蝕命工人

整而新之爲贊曰

赫赫直指蹇蹇王臣公忠爲國康濟生民觸邪排佞不憚批鱗明末宦寺勢傾紫宸公疏搏擊大璫王坤羣閹屛息朝廷始尊薦黃救魏（薦起黃道周論救魏呈潤）威鳳祥麟海內拭目治平可臻法行自近戚里元勳驕驕權貴望風而奔三邊驄馬九野懽訢大同宣化遺澤今存梁督廷棟失馭辱軍公糾其罪將士氣伸出按三楚時事棼棼萑苻遍野藩封腥聞民生其間如溺如焚公心憂傷不寐忘飧日撫流寇夜籌脫巾王不可治（精語可）治其私人（垂金石）他藩猶可貪虐惟岷岷藩長史聽者驚魂吳氏從哲其惡無垠擢髮難數天日爲昏請誅諸市以快羣倫遭王反噬禍幾及身民懸可解身家遑論逆賊獻忠妄肆邪氛禽斬未能權施撫循既撫復叛（此着更爲艱難）叛後更馴極知養虎非可相親冀獲掩捕如縛雞豚殫心竭血兎爰頻頻天不祚明人謀空懇鞠躬盡瘁（臣力竭矣）可告蒼旻公之忠誠衝霄貫雲敬瞻遺像嚴厲直溫子孫珍重千秋不泯

小序簡質贊詞悲壯把侍御一生剛腸熱血氣魄鬚眉俱一一繪出紙上可謂傳神之作

叔祖司馬時山公像贊

時山公富於學博通今古典故尤以詩名仕明爲職方主政見時事日非急歸田絶仕進（見幾而作）念順治八年詔起復原官以母老辭不赴（孝）逍遙山水（受用）年八十餘猶飲酒賦詩自樂鄉人以爲有陶靖節先生遺意（庶幾近之）云贊曰、

聖人之學時中（時山二字義本取此）而已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公在勝朝宦情如水甫入中樞投簪還里急流勇退見幾知委盛世蒲輪翹翹趣起有母年高難堪陟屺陳情終養人稱孝子從茲息遊談經論史寄傲東郊閒觀耘耔（確似靖節）崑山片石坐臥徙倚有酒則醉登舟則艤隨興賦詩以蕉代紙遇景盤桓不知遠邇八十餘年靖節相似與時偕行江流嶽峙

脩潔俊逸有瀟灑出塵之槩

懷遠將軍劉輯侯圖贊

將軍楚人也分節潮陽潮之人安樂之余以丁亥冬兼攝潮令篆與將軍同城值頻年荒歉之後軍士乏糧者半載懸釜嗷嗷民間岌焉（時勢艱危方見本事）賴將軍威德深入人心約束至善是以軍士雖枵腹而罔敢越思（此是劉公之能處）得以待余之來也萑苻遍野水陸道梗將軍與余同心協力（和衷共濟）晝宵擒鋤二三十年漏網之盜靡不搜治廓清共事歲餘未嘗以私干瀆（行誼）惟地方利害侃侃商謀佐余不逮者甚多今潮人夜扉弗闔商旅晏然兵民相親如同昆弟皆將軍力也（[illegible]功若氣）余以狂愚致觸權鋒遭吏議軍士憫西來粃穀累余身家願于月餉搭支免余賠墊（道憲樓公運來西穀一萬四千石積貯潮陽運官船户沿途盜賣買粃穀攙和、應爲賠補三千餘石余查出奸弊拿獲賍穀併盜買犯証逐船户等以法致豪憲怒揑款揭參時方賠過一千二百石尚有粃穀二千餘石弗能代賠潮陽海門達濠三營目兵憫余受累願于月餉搭支於是署事接任陳閔二同寅亦與余分賠一千二百石其餘分配營兵支完方得免累）古道之風猶存行伍（行伍古道大爲[illegible]存自是德教）知將軍之德教深矣（所致）今　當宁留意人材將軍一舉一動皆超羣類之表旦夕遷大鎮節鉞封疆自其分內事耳余既（到底不）愛將軍材武重將軍之行誼喜將軍惓惓民生爲余綏靖地方（忘地方）之知己也於其圖而爲之贊曰

偉哉將軍孔武且仁威鳳丰姿能馬精神強弓大戟絕類離羣出入行陣虎吼雷奔五羊勞勤黃岡悉勤自來潮邑山岳生春伏莽革面夜吠無聞兵曰師保靡梗弗馴民曰父兄藹然以親惠澤公溥投醪飲醇帶牛佩犢沐德維殷樸誠迫爽不事虛文言言要道步步率眞胸有血性于無汚塵瘴江蜃蜮變幻煙雲風清日朗僅見斯人他年積茂追古大臣將移此圖繪之麒麟

平淡中有老潔之氣舟誼交情彼此關着非世人

一味浪贊者可以問津

壬午忠節略

建文壬午燕王棣陷京師羣臣不從逆而死者百餘人文學博士方孝孺斬衰哭罵不肯草詔抉口錮獄燔削先墓戮其九族皆不從乃并坐其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爲十族然後磔於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謫戍死者不可勝數二少女被逮過淮連袂投水弟孝友亦慷慨就戮有取義成仁在此間之句兵部尚書鐵鉉背立庭中割耳鼻爇肉令啖不肯一顧寸磔至死罵不絕口以油爇其屍令內侍以鐵棒夾使北面油沸丈餘內侍手糜爛走屍仍反背老父母安置海南二子編伍充匠壻皆見殺妻楊氏并二女發教坊楊死二女終不辱後赦出適士人左都御史景清植立嫚罵抉其齒血噀王袍剝其皮實以草繫長安門碎磔其骨肉燕王過長安門索忽斷所械皮趨前搏王王驚命燒之已而夢清仗劍遶王座赤其族籍其鄉村里爲墟禮部侍郎黃觀聞變投水死亦束芻冠帽剄於市籍其家連姻黨百餘人皆謫戍妻翁氏并二女配象奴翁及二女家屬十餘人俱投

淮清橋下死監察御史高翔喪服不屈沒產夷族諸給高氏產者悉加稅令世世罵翔（大リハ無理○恐後世○未必罵翔）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賊行）以其地爲漏澤園右副都御史練子寧斷舌不屈血書成王安在宗族棄市者百五十一人九族抄戍者三百七十一人大理寺丞鄒瑾京師陷自殺亦夷其族四百四十八人僉都御史司中名見不屈以鐵帚刷（賊○行）其膚肉至盡姻婭同死者八十餘人大理少卿胡閏衰經不更夷族不屈命力士以爪落其齒齒盡而罵聲不絕剝皮實草殺其家二百十七人監察御史董鏞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禮部尚書陳迪抗聲指斥與六子同磔於市宗戚被戍者百八十餘人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其衣帶中之句也袁州太守楊任籍產族誅親戚百餘家皆遠戍戶部侍郎卓敬以不爲管仲魏徵夷三族太常卿黃子澄少卿盧原質監察御史魏冕王度巨敬盧振宗人府經歷宋徵皆以不屈夷其族御史鄭公智以不屈故戍其族左拾遺戴德彝不屈將赤族嫂項氏聞變令盡室逃獨身留被械焚炙遍體無一言戴族乃全其不及宗族親戚而被殺戮磔械棄市者刑部尚書暴昭去齒斷手足斷頸而不悔郎中王高大理丞劉端俱滅鼻捶殺而猶謂有面目可見皇祖侍郎盧迥長謳受刑御史甘霖從容就戮連楹引頸受刃白氣冲天而僵立不仆張彥方暴屍譙樓暑月經旬而顏色如生戶部侍郎郭任父子俱死兵部尚書齊泰駙馬都尉耿璿兄弟俱死副都御史茅大方父子祖孫俱死青州教諭劉固父子兄弟老母俱死漳州教授陳思賢率六生哭於明倫堂亦俱坐死六生者（憐○點○姓○名○古○事）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也又有尚書侯泰侍郎黃魁胡子昭給事中葉福陳繼之韓永御史丁志駙馬梅殷長史程通龍鐔博士黃彥清按察僉事湯宗知府姚善葉仲惠陳彥回黃希范（結く上）同知周繼瑜知州蔡運神策經歷周璿皆被殺戮磔械棄市以死其不屈而自殺者吏部尚書張紞侍郎毛太太常卿廖昇僉都御史程本立衡府紀善周是脩谷府長史劉璟御史林英夫婦孝子高巍自經死給事中黃鉞赴水死龔泰投城死翰

林王艮伏鴆死郎中譚翼（敘法錯落入古）赴火妻子自縊死浙江按使王良自焚死其妻先投水死中書舍人何申慟哭吐血死都司斷事方法投安慶江死樵隱指揮張安棄柴投水死工部侍郎張安國及其妻豔册自沈死寺丞周宗起及其子俱投琴川死永豐鄒朴教授劉政吏目（著史一敘法）鄭華不食死浮梁教諭王省觸柱死含笑於（有詩）地下不愧文天祥而御史曾鳳韶夫婦死矣翹首謝京國飛魂還故鄉而刑部主事徐子權死矣周粟豈不佳所乞良獨偏而脩撰王叔英及其妻二女死矣至於燕山衛卒東湖樵夫或日夜涕泣（補算）不食而斃或仰天大哭投湖中皆死者也其最可恨者身死而妻女分隸教坊配象奴若鐵鉉、黃觀、齊泰、茅大方、胡閏、陳繼之、姚善、侯泰、董鏞、郭任、謝昇、胡子昭、陳彥回、牛景先等十數人皆遭此虐焉

論曰嗟乎此豈有人心者哉毀體磔身熬屍剝皮慘（論斷大公至正沈痛淋漓足令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於炮烙隸教坊配象奴辱於剝剔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嬴秦雖暴族不過三不聞其以十也發人之墓辱人之妻女盜賊之行也甲申之變完節者六十

餘人不聞李自成以此施之也忠臣義士何代無之未有若斯之慘且衆者也開天闢地以來弒君篡國之賊喪心滅理至燕王棣極矣因誌其大略以爲萬古之戒

千古第一暴虐之案讀之而不傷心痛恨怒髮上衝目眦盡裂者非人也千古忠臣義士百折不回亦以諸公爲第一讀之而不肅然起敬恨不得起其人于九原而拜之跪之者亦非人也

臺將劉得紫陷賊不屈事錄

劉得紫字樹公其先直隸文安人有明中葉七世祖指揮均寓居遼陽遂籍焉我朝龍興遼陽首附收入正紅旗得紫伯父清泰總制八閩父朝英以甲午副榜授湖北江夏令卒于官（提出射字作眼）得紫時方十二齡家徒壁立孫苦好讀書尤工騎射（綠）康熙四十七年八旗以騎射選引見得錄用由步軍校牛彔章京累遷至侍衛上神武善射（妙過大知己）百步穿鼓子百發百中顧羣臣罕有能及者命得紫得紫惟 上意所適視鼓子中邊上下（寫得）左右命中不差毫釐（有來已） 上大悅自是每射必從明年補石匣守備未幾遷山海關都司復遷汀州鎮右軍遊擊五十九年調臺灣鎮中軍遊擊秋七月抵任訓練有方子兵守民臺人敬且愛之（重提）在臺九閱月南路崗山土賊朱一貴倡亂夏四月二十有一日聞報請出師親往勦賊（惜不早遣得紫）鎮帥弗許遣右軍遊擊周應龍以行越七日兵敗賊陷南路營乘勝直趨攻府得紫偕鎮帥率諸將弁分劄春牛埔禦之晦日大戰得勝賊退竿津林五月朔日黎明賊衆漫山塞野分路俱集得紫獨當一面（壯）鏖戰中路口須臾兵丁王福冊奔報鎮帥兵敗得紫急殺回春牛埔救應則總兵官歐陽凱水師副將許雲遊擊游崇功戰敗死矣（全軍覆然應悔不早任得紫矣）賊四面攻圍得紫猶賈餘勇左衝右突奈衆寡不敵所乘馬爲賊所殺遂被擒引頸受刃賊素重其名不忍殺得紫從容謂之曰吾爲（生氣）天子命官今日萬不宜有生理但求埋吾師屍首死亦瞑目（恩誼並至）賊首黃日昇嘉其義聽之已復羈學宮朱子祠（字法簡）求死不可得賊與之言弗應遣其徒進食弗食餓數日不得死（壯）同難漳浦人陳上珍見其不食不語日永難卒度貽綱目三卷自卯至酉不釋手（恬雅雋妙）賊勸之降厲聲曰汝輩要我順從快把刀割了頭去（生氣）賊相謂曰劉公忠義人從其便但戒守者不令出（賊亦可謂）凡良民入省視弗禁（情厚矣）得紫猶不食七日仍不死（奇）把總張文學賫禮生陳時遇揣其不食賊之食親爲煑粥勸進得紫泣曰食祿不分憂乘馬不濟難縱賊憐而生我何面目見東寧父老（得紫眞不死矣）是時羣賊不和將吞併諸生林皐劉化鯉等言諸賊皆攘雞盜牛椎埋烏合之衆亡可翹足

待乃稍稍進粥食延性命以待王師貢生黃國英民（一得紫遭際多）人鄧世祿（奇）楊鼎龍等餽金錢（奇）衣服物食日相繼（更奇）有不識名舊兵見得紫卧地移一床與之又有泥水匠贈氊褥亦不知其名六月十有六日大師攻克鹿耳門復安平鎮得紫聞知大喜然守者益戒嚴十七十九兩日戰鯤身賊復大敗得紫陰散賊黨去者半焉越三日守者盡逃得紫因得出遂叩統師軍前請帶罪立功募丁壯百五十人隨師征勦北路（士氣勃勃）二十八日遇賊于大穆降得紫奮勇先驅衝殺大敗之所向無不

一當百斬賊徒無算奪其旗械窮追至鹽水港閏月七日領兵接應溝尾庄鄉民圍捕賊首朱一貴等巨魁脅從皆就縛南北二路悉平臺郡士民以得紫爲奇也白其事于總統大帥請旌之以勵臣節

論曰劉得紫可謂從容就義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結出論事）嵩山之役早以斯人行當必不至于此悲夫東寧禍殃蓋亦有天定焉士君子遭際不同或舍生取義而死或取義求死不可得而生其忠貞一耳得紫德容睟盎望而知爲端人正士余東征得覩丰裁愉快不

能自已於其去也思之深因珥筆而書其事雖然君子愛人以德得紫今後或出或處俱不可知當念名節既成以第一等人物自命無使後之遜今則余文藉不朽矣吾友何峯山將還中土此行必見得紫以斯言告之

不降亦不死天不忍棄東寧也得紫所全多矣好事者或猶以不死爲疵議人之不樂成人之美也甚哉

鹿洲初集卷十六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讀傳　書後　跋

讀西門豹傳

西門豹以河伯娶婦故沈巫嫗三老於河千古大快近郤國賢乃以爲任術而未仁（通篇辯駁此一語）何哉夫仁莫大於愛民愛民莫若順其欲而除其害除數民害以生千萬民（大道理）何所爲而不可且巫嫗三老歲歲爲河伯娶婦斂民間數百萬錢而瓜分之所沈女子不可勝計天道好還絲杪不差（天道王法總不可赦）殺人者死古今常法也今如國賢言不教而誅乎抑教而遂赦之乎教而誅之其身總無改過之日（奇趣）教而赦之是殺人之過可改則人皆曰吾今日殺人明日改過不知爲令者將何以待之（老吏斷獄）孟子曰是不待教而誅者其斯之謂無疑也雖然使豹明牽巫嫗三老而戮於市亦未大快人心而蚩蚩者民或以得罪河伯是懼惟漸次投之河若曰彼固歲歲

爲河伯娶婦者亦可因此（想極奇極是情理）以爲河伯酬恩之地河伯有知當必善待之終送之出無令其死也（妙妙）至於良久不出而巫嫗三老竟死矣則河伯之無能爲可知矣（妙妙）而後民心大快羣疑盡釋故豹是舉雖近於戲而以其人之術還斃其人之身至當不易（老勁）非婦人之仁所可同日論也

古今第一快暢事尚有從而訾議之苟非迂腐不堪則不樂成人之美耳數語折倒爽朗絕倫

讀田子方傳

田子方高士也（一揚一抑老氣無敵）然未聞大道遺子思狐白裘而曰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曰某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魏武侯爲太子時出遭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非常）禮由斯二者觀之殆亦不學之士乎君子將以物與人（道理）必使之可受奈何欲使人受棄物無禮甚矣且禮尚往來謙尊而光匹夫而非我奴隸苟以禮來將善視之焉有君之適嗣（此語纖案）下車伏謁而不爲禮之理哉貧賤驕人之說是未免戰國遊士習氣也聖賢舉動決不如此雖曰子方嘗師卜子夏吾將以爲未學云

聖賢行事總在情理之中矯枉過正便非中道起子方於九原當亦無以自解

讀郭崇韜傳

（陡然而起全神俱動）拙哉郭崇韜之與故人子弟謀去也莊宗取天下崇韜以謀議佐命功第一位兼將相而宦官伶人用事將迷其君敗其國此大臣去邪遠佞盡忠報主之秋（緘默是做不得）也崇韜自度其力能則誅之不能則以死諫又不能則挂冠出國門惟恐不速胡爲乎委曲觀望於其間（筆下斬截當推絶）而乃與故人子弟謀去耶欲去則去何待謀謀而後去（唱）豈眞欲去者哉市里野人挺身將鬬復從容而解衣則旁觀一勸輒止矣明胡靖欲盡節呼家人飼猪君子知赴義之不果也崇韜之不可不去豈待智者謀之莊宗耳淫於聲目眩於色宦官伶人不可斯須去也我不能使之去而又不肯自去鰓鰓若陰柔婦（道破庸）寺（人情狀千古悞事多在此輩）妬嫉之復口中喃喃危言以惕之彼自度邪正不兩立且畏禍及身欲其不先謀我也難矣故爲崇韜者去則生不去則死去而速則生不速則死不謀可決也故人子弟何爲向使崇韜早乞骸骨歸田里優游巖壑絶口不言功雖少伯子房亦何以過而戀戀雞肋百計彌縫尚欲立功以自固不思此日之功也

復有加於開國佐命之上老饕顛倒（眞堪一噱柴船有知當亦啞然）一至於斯吾揆籠頭猶不知覺直至奸人矯詔五子同殃然後悔之無及其寃可憐其愚更可恨也雖然功名之際見機明決者有幾惟有道之君子（大賢身分）斯用舍而皆宜余于崇韜曷怪焉

筆如百鍊鋼鑄作青萍劍犀利老辣所向無前而議論又極醇正起崇韜于九原亦不敢以爲苛也

讀桑維翰傳

桑維翰在晉爲功之首實則罪之魁也（二語斷案）少時臨鑑自奇賦日出扶桑鑄鐵硯以明不改業其志可謂遠矣惜未聞事君之大道耳（推勘來路是定罪根由）蓋本正而後末順源清而後流長自古以來莫之能易維翰結契丹以興晉棄鴈門十六州譬（譬喻切當）養虎而依之以食其遺犬彘犬彘盡則已亦隨之興邦之初大本已失又貪戀富貴善政無聞百計彌縫招權納賂其源不清故張彥澤利其貲產而束帛加頸景延廣一肆狂謀而負義侯封而晉亡矣則末不順流不長之明效也悖而入者（理所必然）悖而出非此謂乎茅鹿門曰使出帝能傾心維翰未必不可轉危爲安余謂此說大謬（此理甚明非高論也）維翰興晉之日已爲亡晉之日豈至此而後知之卽使傾心維翰毋絕契丹亦不過苟延旦夕曾奚益之有哉無維翰則晉不興晉不興石氏亦不亡先哲謂縱不得帝猶於帝室爲甥舅無論其僅不得帝（議論正大切當聖人不易）卽使見殺於唐尚始終不失臣節何至辱身賤行稱兒稱孫爲契丹陪臣奴隸又爲契丹所滅亡貽天下萬世之唾罵以養虎之犬彘自

居哉功不足錄罪不容誅余不能爲桑維翰恕也晉不與石氏不亡卽使見殺于唐尚始終不失臣節議論正大純粹可息萬世跋扈邪心是大有功於名敎也

書淮陰侯傳後

淮陰侯之寃前輩論之詳矣余謂當日情事高帝未嘗不知之特畏惡（刺心）其能不勝褊刻之見姑爲是昧心舉動耳不然以謀反大逆之人恨不得立膏斧鑕豈容赦罪（首惡）封侯又與從容談論遲至五六年始殺（訊出）於婦人之手哉敎之反者尚可免烹帝固知信之實心事主不聽人言也然則信非呂后亦未必遂夷（鈎取心肝）三族蓋帝雖惡其能猶知其心后惡其能則直恐爲他日外戚之患將使劉氏不可危呂氏不得措手足所以切齒忍心必急急焉除之也觀於彭越之死亦由呂后高帝甫崩卽（確証）與審食其謀族諸將意可知矣女子小人之禍人國必先毒螫其羽翼墮壞其柱礎然後可以爲所欲爲而無復顧忌惜高帝在其術中而不覺也以一念之褊刻釀惡婦之亂階社稷宗廟幾至覆滅嗚呼可不懼哉

　爲當時君臣夫婦定讞語辣極快極固是有功綱常之文

書諸葛武侯傳後

武侯去顏孟五百餘年蓋當道統復續之秋應聞知（千古定）（論）景運而起者雖遭時不幸弘濟艱難不得專一（推原允當）其功闡明身心性命之學然行道之君子又不必與明道者較論議短長也況戒子書精微廣大正議二表百世可師直補經傳所不及哉出處似伊尹忠誠似周公學問似顏子三代以下第一人之目明道君子咸推之即以蹐之（不阿）皐萊望散之班吾未見其不可也是宜從祀至聖廟庭俎豆萬世乃千五百年之閒未聞有議及此其亦不可解已然斯道斯人（先轉定案）不容泯沒後當有舉而行之者

伯仲之閒見伊呂第不識伊呂處孔明之地又從何處措手此亦鄙人難破之疑團也孔明若在終當一統先儒應不欺我陳壽之推尊曷足道哉○從祀廟庭今果然矣足見盛世之無幽弗闡而當年握管時亦若有先見之明也

書王弇州完璧論後

藺相如趙之能臣也歸璧一事余亦無取弇州之論可謂先獲我心矣一璧何足爲重輕（一語揭破）而行險以徼幸耶孟子曰諸侯之寶三璧不與焉又曰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趙豈未之聞與趙有璧而秦生窺伺之端璧之能爲國禍也（劃然以解）璧予秦猶之嫁禍於秦趙未爲喪寶也使趙自度能支秦則璧可無予自度不能支秦璧何必不予而相如純以詭詐用事也何居雖秦虎狼（縱一筆）之國（趣妙）不足言理義然君子不可使（矯捷）曲在我相如既使之齋戒設九賓又懷而逃之當是時秦未嘗明言不（篤）予城也業名有司按圖指十五都予趙雖詐也而詞實順是曲仍在（令妙）趙也秦不得璧又不殺相如則秦寬（予秦）弘甚（妙）矣萬一秦王大怒立誅相如殺身無益於人國（有何抵對）且有反覆之名亦足羞哉趙之有璧與有相如（步步逼緊）孰緩孰急何不思之甚也君子不貴幸成（應起處）之功余終不謂之智而謂之不知本

怨縱怨擒句轉字折直令狡儈無處躲閃矯若游龍快如疾隼文筆固不可測

書伐魏檄後

平生最惡曹孟德每聞三家村豎儒稱爲魏武帝必徵色發聲唾其面而奴之（着實可惡）操雖覬覦漢鼎終其身未嘗爲帝無端千百年後奉以武帝之稱何其善媚亂賊耶（無謂極矣）帝者天下之主豈可以此名爲盜賊之所好而遂如其願而稱之在丕家臣僕以媚丕者媚操則然（絶好証佐）後世讀書君子何因而媚則王莽李自成之父皆將以帝稱之乎丕雖自帝亦莽自成之儕偶學者不帝莽自成而獨帝丕蓋狃於前人之悞未及改正不知紫陽綱目大書特書千載名分已定豈應復因循謬戾自居名敎之罪人（筆下斬截）故以直則曰曹丕愛其詩文則稱曹子桓論其國事則稱魏主丕無仍稱文帝之理況操本未嘗自稱又何煩小輩之魏武之耶竊歎漢家不造（感慨悲凉聲淚俱下）昭烈之賢弗亞高光孔明天生王佐伊周呂召之徒又有關張熊虎諸將爲之輔翼終不能興復一統僅存正朔於巴蜀南蠻之間則以中原地利皆爲賊人所據無一得展手足耳（千載餘恨）忠臣義士百世下猶爲傷心曹氏父子之罪不可恕也明矣陳琳一檄余所最喜恨其時操惡未著僅詈及三分之一尚爲千古憾事因思武侯出師仗義正名似當移檄州郡一數賊惡動海內臣民之心（此檄自不可少）豈當時鞠躬盡瘁未遑及此耶讀史無聊戲擬伐魏一檄自知學殖淺陋不足爲武侯續貂亦聊以補陳琳所未及使小儒知帝魏之不可云（結出本旨）

稱曹瞞爲武帝直是全無人心夜氣不足以存者得此發蒙振落應開豎儒許多茅塞矣議論嚴正筆下斬截有功名敎不小

再書伐魏檄後

余讀三國史戲擬武侯伐魏檄既成六日矣夜夢一（此夢奇）丈夫自稱曹孟德叩扉請見命之入見其濶面多鬚不冠不帶素衣而薙髮嫌其無禮不命坐戲之曰孟（更奇）德公亦薙髮耶又欲來作征西將軍曹侯耶（清談勝于鞭撻）今聖明在上恐無地可以容君其人黙然無以應若有羞赧狀（必有所求）向余連作五六揖余笑曰不冠而揖仍是賊輩禮文耳指几上檄使觀之閱數行面漸赤至操戈犯闕弑后妃於天子之前即肉顫手亂不敢卒讀欲懷之而逃余攜其袖止之曰無若茲吾稿必欲存也（欲存稿奇）其人慌甚將已閱者扯碎（拙甚）僅存三分之二余仰天大笑曰桓溫有言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君之（老賊平生厚顏至此亦知畏憚可謂天後見矣）謂與君作惡一生不畏天下人議論復何有於余文哉且語云欲人勿知莫若勿爲君何不戒慎於生前（注）而思掩飾於死後無乃惑乎吾文自能記憶吾稿必（必欲存稿賊亦將如之何）欲存也其人大慙而去余亦蘧然驚覺取筆索燭而記之時康熙丁亥五月二十七日也嗚呼亂臣賊子所以敢悍然不顧者謂天下皆可欺耳使知千秋百

世尚有人焉欲正其是非即形銷骨化而後（不啻剖棺戮屍足寒萬世奸臣之膽）且無所逃於鈇鉞誰敢復爲犯上作亂哉操而有知定當赧然沮喪勿以無稽之夢嗤余也（寓意深遠）聞斯言者忠孝節義之心油然生矣

雖是偶然夢寐却亦在情理中使操而無知則已耳操而有知能不慙愧無地自容哉末後一段見得維持名教誅亂賊于既死起後人忠孝節義之心不當以遊戲視之

書潮志方輿卷後

按是編輿圖諸說提封阨塞疆界遠近旣已靡所不周詳哉言矣尚何疆域形勝關隘之紛紛乎舊志所存删之可也然歷來志書未嘗廢此三者今欲便于觀覽盡入圖說之內聚米畫沙原原委委雖可一望瞭然其體亦嫌于創（所以要變通）未敢自以爲然耳海宇昇平非復向時之舊昔人所謂疆域形勝關隘者十已不符二三戰塲化爲中閨兔窟栖于雞豚（如一幅太平圖）滄桑改易徑途亦異欲仍循故籍經畫防守以爲遠猷難乎免於刻舟求劍之誚也書而弗削懼掩前徽列于小註示不可用以俟後之君子焉

圖說已精詳明白舊志所存尚欲以質來者可謂才大心細

書風俗志卷後

臣按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即

聖諭廣訓書之意也（志以此爲移風易俗之大原）夫風草之機捷于影響人非木石豈有不可訓化者哉宋儒謂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必謂俗刁民惡如蠻髦盜賊無可如何亦非有道者之言也古云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又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濃眉四方且半額（極言其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變化之易自昔如斯今豈伊異人乎細民之則傚士大夫之倡也（責成士大夫）化導之不勤弗能宣上德意使人人遵路近光有司之責也（責成有司）潮俗已去太甚爭趨淳美雖一時之勉強將習慣而自然風會人心日躋日上鄒魯復見于海濱庶幾仰副

皇上平章協和之治臣不敏願與地方官吏士民共勉之

天下無不可化之民責在宣化者耳地方司牧皆能如此存心何患風俗不厚耶

司馬溫公文集跋

古所謂大臣者必有正學以爲之本領而又有經濟（學術經濟是溫公身分）宏才足匡社稷利蒼生毅然以身任天下之（擔當世道）安危由是事業顯爍於古今聲名洋溢乎中外吾於宋司馬溫公見之朱子曰溫公可謂智仁勇其治國救世何等次第公亦自言去惡從善若轉戶樞余讀宋史見公正色立朝直言敢諫扶綱常植國本除新法恤民命進君子抑小人有旋乾轉坤之力忘身殉國之節至大至剛浩然不可撓之氣竊謂三代而下本正學以發爲經濟而擔當世道無如公者雖通鑑一書是非議論間有謬於聖人不過史識有所不足無害其（通鑑候處原不必爲護短要自取不揜瑜）爲大君子也已丑夏中丞儀封張先生以公文集授余又見公以經濟爲文章忠愛懇忱流露翰墨有古大臣以道事君之意益歎公學術之正道德之隆規模宏遠條理詳密非大儒而能若是乎今人讀書逢茅中胸有所得恨不得位以行及位果可行則又顧慮身家委蛇遷就不曰君王明聖愚昧何知則曰福先禍始古人所戒舉平居慷慨磊落陵轢宇宙之精

神一立朝班反奄奄欲絶徒以守雌守默博休休有（可勝浩歎）容之狀如此之人是國家大蜮也雖千百輩何益于天下哉溫公一生過人止是肯任天下事見義勇爲（所以不可及）禍患不計忠誠上貫天日利澤溥于方州是以人民思慕田夫婦女皆恐其去朝廷及其沒也市人巷哭鬻衣致奠四方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則公之爲公可知矣學者讀公之文當蹶然而起思公之學術經濟乃公擔當世道之所由鄙夫脂韋皆坐在不學耳庸（切論痛快道破世俗病根）庸多厚福非儒者之所願聞也

世人畏首畏尾只是身家念重甘心做個庸庸多厚福所以把天下事都丢開了鬚眉化爲巾幗國家安賴有若輩作者把溫公擔當世道抬出以爲人臣榜樣可想見他日立朝節槩

鄭母輓詩跋

余讀鄭母林氏狀泫然悲之既而猶幸其遇也婦人立節貞與烈不同烈者慷慨一時大事定矣其節易見故得名較赫守貞之苦則終身焉（孀閨苦境傷心難盡）風凄月冷喚鶴啼鳥悲悼何極采風者又未敢卽爲標榜必遲至髮白齒落老且死而後論定（數十年積累工夫豈是容易）嗚呼蓋其難也然或不幸不遇肖子復不獲當代鉅公爲之傳信荒山僻澥之間湮沒者何可勝道（此等尤爲可嘆）鄭母守貞三十年有子成立厥功懋哉蓋棺以後其子陽豐述其狀而號泣吾鄉諸君子哀其志爲詩歌以揚厲之凌霜勁節沒有餘芬（鄭母之節傳矣）鄭母之遇其亦可幸者乎名教二字閨閣同之余病女教無專經乃輯經書古訓爲女學六卷竊不自揆（證佐）欲爲風化津筏今觀鄭母得力於孝經內則列女傳（一片化民成俗苦心於此）諸書益信學問之功大也化民成俗其必由學豈獨（可見）男子爲然哉余既幸鄭母之爲名教光因書數語附焉時丙申又三月也

潔静雋永耐人尋味而平日顯微闡幽以風化爲己任亦於此見之

臺灣後遊草跋

臺灣後遊草吾友陳君少林征帆三渡之作也其初渡臺以聘修諸羅縣志君既有遊草矣（別出後遊）辛丑再渡臺以制府滿公屬叅軍事隨師平賊歸舟遇風賦天風數章未幾而復有癸卯之遊殊非其意（未遑）憶昔征帆諸詩所爲作也（先輩數語古筆）深情雅調雄壯蒼涼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中丞沈闇齋比之少陵宗伯蔡梁村以爲卽子美北征諸將之什而廷尉黎抑堂復以一言題之不許他賢置喙君之詩定矣（突起一拔）余何言顧念君之才之遇則亦有不可解者（文勢開拓）少壯迍邅名場馳驅楚越滇黔間戎馬江湖俯視一世歸而講經學誦洛閩分修先儒諸書則恂恂儒者也征臺一役慷慨從軍運籌決策屢縛魁渠海疆甫定長揖言歸制府薦授郡守之約（初陳君臨行時制府滿公約曰賊平當薦子於朝授以郡守）直與童兒瓜果付之逌然一笑（疎老高明原不可少）中初不知於己何涉者蓋位置其身于三代以上過人遠矣竊歎造物生才甚難君相求才若渴深山窮谷老死隱淪者不具論既出其經濟之能以表見於世尚終棄置乎巖穴鮮不謂當途之過也（此中有天在）雍正六年

上命內外臣工各舉有猷有為有守之士中丞閻齋先生以為無逾君者亟草疏欲薦于　朝稿已具而中丞疾作（不遇一）乃寢余不自量人微言輕復欲以君應詔梁村宗伯來書亦以君讓余蓋度余必不肯舍君而他求方數友朋知已萬里同心毅然以推轂為已任不謂速君未來而余已陷于非辜事（不遇二）又不果明年春撫堂廷尉復欲薦君以手札趣君赴汀並轡入都而君又不行（不遇三）撫堂別君二十餘年或言君且老難見至尊及期君弗至復中止梁村宗伯既以君讓余別有汲引至是（不遇四）亦悔之無及可見君行藏遇合（總挈大力作）自有天定非人力所能為也（應上非常達之遇）君子所性不為窮達加損廊廟巖阿均有不朽之事業（身分語）第以昂然七尺應為　國家驅馳不敢就泉石之安駕言高蹈耳守先待後事功且及於百世豈與一時利澤較菀枯高下云乎哉（非他人所能道隻字）君歷久不遇正造物所以厚君不欲使安於小成君必夫有以副造物厚待之意不以有用光陰消磨於牢騷憤懣此余所信之於素者也（陳君身分亦見）君學殖深沉非世人所能窺測後遊一草不過偶爾緒餘使讀者知當時情事想見雄浩奇偉之氣欲以一辔敝九鼎（君可傳處尚不止此）君且笑為不然矣君年六十有八精神益壯將之楚遊以辛亥九秋晤余于循陽客署促膝連床者三日（聲情）數年來一大快也索君詩文開余茅塞為書數語于卷末明年此日又將讀君楚遊草君其教我勿吝

陳君用世之才終老巖阿可為浩歎中間敘述許多不遇具見出處有天非人之所能為惟高自位置以守先待後為已責便覺造物苦我之處無非厚待玉成之端此鹿洲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本事不止為陳君發也

鹿洲初集卷十七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壽文

陰琫素壽序

汀州數百年人物惟李元仲先生最奇其爲文殆有（筆出一簡大壽仙作時客妙）天授淵然而深鬱然而峭浩然陵轢宇宙驅役風雷鬼泣神驚莫可名狀恨予生晚不得及見其人[illegible]

泉上檀河之閒開擴心胷礪世磨鈍不謂吾亦以[illegible]君（君峭）琫素何其幸也始予未與陰君交辛卯之秋君持其尊人醒菴先生行狀輕千里造予求爲文以表其墓（拖定）予始知君非常人徐而扣其蘊則得力於李先生者已深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君之謂與君于李先生遺事記憶極詳與予談竟日忘倦凡先生著述君皆寶之一言片辭殘編逸稿罔敢失墜即先生平日所交遊若寧都易堂諸前輩往來著作君皆手錄而珍藏之於戲君可謂有心人矣當今學者自勢利而外不見有人自舉子業而外不見有書以故魁奇卓犖之士遁迹蓬蒿即有經天緯地傳世不朽之文亦僅僅可藏名山俟千百年後之知己使天下人人如君（壽在斯文）斯文何患於喪乎君好古多聞於書無所不覽爲文章簡貴渾厚閒居教子弟讀經史先後本末井井有條若先正格言脩身讀書之要每樂付棗梨嘉惠後學其大者在尊祖敬宗廣祭田脩族譜譜例數則精詳馴雅可傳歐蘇之流亞也君年長於予宜爲父執而不恥下交願結蘭契予亦愛君才識高曠學問淵

源留心文獻物色天下奇士兩人知己不介以爲且將從君窺元仲先生全豹（頌每又妙）未可爲近世有胷無心者道也乙未冬十月爲君五袠懸弧辰君之親友各抒詩文侑觴予何能已於言夫諛詞頌禱予弗能爲文章意氣下古不敝雖有喬松豈能加焉李先生年八十餘尚著書不輟君年甫逾艾知於此道有以自樂便爲頤養沖和延年益壽之方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固無有窮期也予聞元仲先生令子允慱與君聯兒（又筆出一箇俯俯人）女婚姻君每爲予言允壞高尚有父風閉戶躭書屏

迹城市當道者仰其名求一見不可得於戲賢者有後天道之常君師（聯壽入刻極文章能事）其父而友其子亦獨何脩此日稱觥介眉允懷不爲當道屈恐不能不爲君屈也西河讌集將成千古佳話書此以質允懷先生不知以爲何如

至理至情勃勃行間想見古人侑爵俱根天性非若末世之風斯下也大家筆墨從無浪費於此亦見一班

漳人之浙西祝前學使沈公壽序

古未有（起便撇脫一切膚詞）越疆數千里而祝人壽者貴顯當前望風而趨及其去也則忘之矣其既去之久而猶有人焉跋涉數千里稱觴上壽則必其入爲卿相秉鈞軸于廟堂或出爲制撫威權震耀以故人情多所希冀若夫勤勤欵欵非有所爲而爲思慕之深歷遠如近此必有浸漬乎人心淪洽於肌膚骨髓莫知其然而然者如我漳人之於宮詹沈先生誠大異焉先生以癸未歲督學閩中丙戌事竣還朝又三年請假歸省墳墓今庚寅仲秋爲先生六衮覽揆辰閩人持幣張軸羣造浙西慶祝之吾漳紳士郵書來京師命某爲文以侑一觴之酒某侍先生久親見行事最詳竊以先生之清風介節彪炳宇宙勤慎公明寬仁誠恕藹然被於閩海之間兒童野叟能道之又且搆祠勒碑遍九郡一州（別）而皆是奚容某更贅一詞哉（撇開得妙）近聞漳江之京（敘情）重念梓里之艱而益信先生之係人思者摯也商羊不舞自夏徂秋禾枯於原人菜其色當此倉皇急迫之中尚惓惓於先生而不忍置踰山泛水遠赴三十

里外躋堂獻曝苟非有大不能已於懷者胡爲而至此（好轉接）因思曩者先生在閩苦境非人所堪比回京師行李蕭然今長君植廷公車徒步而先生恬然（特從人）安之蓋當拜命之初久置身家度外而精神心血全注於閩（知關切處言之亹亹埽盡卮詞）兢兢業業惟恐一士失所上負聖天子之知故其視閩士如至親父子一舉一動疾痛相關思其利復思其弊憂其拙更憂其巧誨爾諄諄舌敝髮禿至今七八年來士無論遇與不遇語及先生無不感激流涕者乘茲暫憩邱園之暇不携盂蔬斗酒稱觴函丈之前即日徵書責隴入贊綸扉先生又將寢食不遑以慰蒼生屬（情文並茂）望吾黨小子即欲優游清讌追隨上下於白蘋紅蓼之區其可得耶越疆數千里不爲無因稱觴上壽不爲獻媚情有必至理不可易且使天下知爲善之優而吾鄉風俗之古先生當亦欣然舉爵矣某久離庭闈方將請假南歸若獲從所願便道雲水與吾鄉諸同學趨蹌拜舞共進岡陵之杯斯亦生平一大快至於浮辭諛頌諒非先生所樂聞亦非某所敢出也（到底擺得乾淨）

此先生代梁邨先生作也閩人士稱觴之日梁邨適自京抵雲水躋堂仝慶筆墨之有靈也如是哉抑文章志氣之感召神矣

壽字畫圖記

工人爲巨字一着丹青繪畫其中雜列仙歷代（古健）老者爲一圖遠望一壽字耳睇而觀之其景有山有水有石有日月雲霞殿閣其草木（目迷五色）有芝有桃有松柏雜樹其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當中坐者一人手攜鐵如意據白鹿南面左右各兩童執杖焚香盤桃引鶴採芝餌鹿各從其事前八人侍立傾葫蘆者拂塵尾者花者帚者進爵者吹笛者按拍板者弄蟾者環向一人而舞蹈焉又中披軸咨諏者三人聚觀太極圖者五人或扶杖或抱膝或奕或談或展書卷者九人有偸蟠桃捧之以手者（描寫俱佳）有獨坐深山酣睡不知年代者有持仙籍從二童子立雲端者有婦人薦桃馭鳳從女捧籍隨二婢自西方來者有觀小鹿奔馳偕童舉手若招若送（妙筆）者有挈伴天台兩婦人攜兒子喜笑相迎者雙童捧梨棗前進者有老人共披一幅握筆作欲寫狀或舉杯自飲有奉書幣欲聘四人出山者有乘檥槎泛萬里溯河源若一字之閒（前面幻極賴此存本色）具有無數烟景人物可謂奇矣其位置牽合有當於道與否余不得

而知也甬上管君明川客吾鄉者歲餘矣今五月二十四日爲君懸弧辰吾鄉人之相交好者命繪師作斯圖爲君壽屬余文以記之余旣喜君之才品卓越操行不苟與余交最厚又幸其謙恭和藹有以深入乎人心致吾鄉人愛且敬之如此故欣然而爲之記若夫彛常祝壽頌禱諛詞則知君厭聞之亦余筆端（仍還他一箇幻）素所無有也其圖中人物出處姓氏觀者自得之余亦不贅（妙妙）

手揮目送滿紙烟雲子厚以來罕見此種筆墨至其文之有當於道與否余與作者俱不得而知也

柯扶三壽言

正陽之月十有九日柯子扶三初度也親朋畢賀遠邇咸集余忝爲賓無以贈聞之老子曰仁者贈人以言余於仁有志未逮者也（激開一層）然亦請以言贈夫年少生日亦事之至常無足賀者柯子當亦思其故乎閭里阨窮之士耄耋而初度寂然（頓挫入古）豈其生之日獨異哉其地異也且壽各有差等尤不容混何則丈夫生當斯世紹往聖之絶學以斯道覺斯民或佐天子政令於廟堂或提兵萬里立功閫外躋一世於三代之隆此上壽也否則砥行於家脩節於身以孝弟忠信爲己任亦足維持風俗又或載籍閱博覽古今之奇窮百代之奧著書立說自成一家亦可以歷千百世而不朽（規戒真切）若夫庸碌無聞徒美衣豐食以終其身雖有彭喬之壽君子弗齒焉柯子生富貴之家非閭里阨窮者比異日或佐令廟堂或立功閫外俱未可知而脩節砥行博覽載籍則及今不可不勉也柯子其歸而求之若以余言爲然而克自拔於流俗在家則爲孝子悌弟在國則爲藎臣名播於時學成於己即受天下

之賀可也而何論親朋若其不然方且對懸弧之日而滋愧即耄耋未可晏然受賀也（到底不作諛頌語）而況於年少故壽有上有下惟柯子擇之是余贈言之意夫

贈人以言不爲諛而爲規以之侑爵其造就之功大矣

陳母許太孺人七十壽序

（高唱掃盡多許）

天下文章皆可傳惟壽文獨否則以其詞諛其事俗（開提）非識者所樂觀有道君子不為也雖然在人耳為公卿要人壽則諛且俗若蓬茅閨閣顯微闡幽之為則（大家筆墨所以有功風化也）不妨大書特書樹風聲以端風化蓄生人無立傳之體託諸侑觴稍述畸行有道君子亦樂之此余于陳母許太孺人不禁有言也孺人為予翁陳公淑配鄉（全文發）里稱舉案如賓篝燈佐讀皆彝常無足異獨刲股和（耑在此特提暢寫）藥以療翁疾一端此則人情所甚難者夫割股事親

在男子不可訓在婦人則可取彼孝思誠切無矯情干譽之念知翁姑而不知有己苟親疾可瘳即剝膚（推原一筆愿函）至痛亦弗敢靳則平日之養志承歡極誠盡敬昏視此矣予翁負才困于遇携數寸不律遨遊燕趙宛洛閒三十餘年弗內顧孺人獨支門户綜家計謀饔飧延師課子長大婚嫁若撫孤集蓼之憔悴而能以餘力推解所親為猶子撫育呱呱二弱息及笄遣嫁裝送如所生此又人情所甚難者予翁老而病乃歸里七載湯藥晝夜靡閒喪葬盡道孺人之於事夫亦可謂無憾矣為婦則孝為妻則順為母則兼父師之良（總收）是何必黃鵠早寡截耳明貞乃為壼德之可傳有光於名教哉（再將割股）（節透發）夫箕帚誶誶之風久為世俗所不免身外之物切膚視之況實在操刀而割之交謫之聲北門興嘆況有父之孤有夫之寡內外兼寄手口卒瘏乃（又將遭遇之窮透發）能循禮守義相敬終身以此坊民吾知世道人心當必為之一正乎今年屆七十所親咸踵門稱賀乞一言以侑酒余將為人倫風化樹風聲姑于孺人之壽（繳轉）發之若文章之傳不傳則亦非所計也

刲股愚孝也特從倫紀風化起見故就其事而暢言之君子之不忍掩人善也如此

遥祝張逸夫八十壽序

壬子仲春余在東粵念老友張逸夫年（清緖悠然）且八十矣戊申別後莫悉起居不知尚（險語）存與否長兒雲錦曰健甚容歲嘉平聞諸余楚白言先生獨坐小溪甚自得余曰噫善矣顧安得一見乎因憶是月三日（介壽旨）為君懸弧長二千里外情同几席乃命奚（更奇）童酌巨觥東向舉手為君遥介壽焉代君飲與君獻酬稍間為文以侑之余性不喜為壽文王公貴人求一言侑觴不可得以其徒富貴而無可傳也今君不富貴又可傳借君之壽侑（侑得有趣）余之觴奚為而不可君家小溪距余之舍二百里各在萬山中素不相聞余弱冠受知學使沈心齋先生時君年已五十矣並受知（年老方受知）始相識面余見君剛毅有奇氣心異之以從師校士周歷八閩者三載歸始訪君于黃立仲之他山草堂曠談天下今古是非滔滔若江河之東注刑名治法韜鈐行陣鑄山煮海之規靡不講求洞澈始知君盛年有志當世而困抑（深為惋惜）之久為可惜也君不第又三十年老矣鬚髯如銀朱顏酡若膂力健强猶昔意氣甚壯每豪飲放歌（想見）彎弓

擊劍傾墨數斗（擬按顏吻時）揮椽毫以為樂不知天地間有衰老二字蓋渾身雄浩之氣充塞洋溢勃勃而不可遏豈偶然哉君書法高妙以巨字徑數十圍者為勝（此真無敵）愈潤大愈見神力嘗言此道世人無有知者（切中時弊）以小楷妍秀之格局當山凝岳峙之規模婢作將軍差之千里矣余初聞其語未能知其所以然見其字筆力沉雄如石琢鐵鑄（盡大字之能事）步步有法變化精妙有不可以言傳者乃知君書法本之紫陽目中人未之及也閩人得君匾額珍若拱璧浙東西亦多求者然君自信其必傳（自信不差）每愼擇人而後書以此世益重之君為余書無所吝余出以教諸子惟雲錦探索有味頗能識其旨趣倘得君朝夕提命必有可觀不知此事在何日耳人生無一可傳（冷水澆人背）雖彭喬之壽終與草木同朽君書法不可泯沒即為壽世不朽（確不可朽）之一端其他無所不傳矣百世下見君之書憶君之品覺君之生平奇氣磅礴鬱積于龍跳虎卧之間恨不得生同時而親炙之此則君之（此方）眉壽無窮期（是君子之壽）而不在世俗添籌之說也君得斯文當浮大白自今以始每十年為君一介壽永勿替君其

許我否。

二千里外老友關心足見用情之厚中間脫盡頌祝恒蹊獨把可傳處標出勝于頌祝多多張君自此傳矣然張君之字實確可傳作者道其實而已並非阿所好也

鹿洲初集卷十八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告文　祭文

請黃石齋先生崇祀鄉賢文

蓋聞人生大節不外忠孝兩端儒者傳心惟有文章（忠孝文章四字盡黃公之生平）千古既已著書立說奥學貫乎天人亦且竭力致身精誠篤於君父屹然乾坤之柱礎偉哉名教之干城

百世下將聞其風況夫同里鄉先生可祭於社端在（端莊老勁）斯人伏見故明漳浦黃石齋先生諱道周兩間正氣一代名賢十歲能文推倒嶺南豪傑丁年喪父遙續屈子離騷邑大尹曾拔冠軍在制中求見若渦邦人士咸稱至孝謂守禮覿面爲難迨筮仕于朝端復剛方而謇直經筵側權閹之目典試摧宵小之心抗疏陳言救故相而坐貶濵行極諫論時宰以掛冠廬墓毕親仍然孺慕聚徒講學若將終身不意名復故官（確是當日心事）又使分校多士久旱脩省有建言清獄之譏晉秩司經上四恥三罪之疏批逆鱗者非一怒權要者百端至發秉鈞擯宮僚于推讓三俊下吏因支飾以株連劾嗣昌奪情天下遂無無父之子論新甲邪徑中樞應少不祥之人名對平臺特伸理欲之辨至干聖怒（忠直鯁節至今猶可想見）猶聞忠佞之爭既以直而謫官復因薦而削籍廷杖詔獄雲雷屯蹇見精忠草圖傭書地火明夷徵用晦葉呈秀初未相識（亦奇）因服而通姓名涂仲吉藐焉（更奇）諸生折指而無挫衂幸劉尚書有毋殺直臣之議得戍廣西周相國有宜用博學之言遂還故職家鄉念切築

書院于鄴山守墓情懇開講堂于浦邑衣冠鐘鼓先王之禮樂將興贈答歌詩前哲之典型可繼月令廣（千載盛事）義儒行集傳補經曲之精微三易洞璣革象新書探文周之閫奥鈎深致遠天文曆數讖編繼往開來洪範孝經之作著述宏富充棟足徵經史異名更僕難數蕃淹博似有天授將敲金戞玉於百年乃貞烈本自性成遂取義成仁於一日丹心貫河嶽庶幾無忝（讀之凜凜有生氣）所生浩氣塞蒼旻方爲不負所學傳之奕禩足令懦者立而頑者廉矧在梓桑寧無家爲尸而户爲祝執

事曠世偉人全闆師表膺世道人心之寄秉綱常名敎之權顯微闡幽將小善之必錄報功崇德忍大典之久遺行如黃公世所罕見天下之善士（稚○切○鄕○賢）何況一鄕國人皆曰賢允宜從祀故敢瀝實敷陳懇行兼祀郡邑庶春蘭秋菊丹霞之黍稷（絲○應）維馨鹿水梁山大賢之俎豆不泯則後生小子聞忠孝而奮興大夫國人式文章於不朽矣

東坡詩云端莊雜流麗可以移贈此文

祈年告城隍文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社稷亦爲民而立所以祈年之典自古有之神所憑依旣在我民禦災捍患民亦於神是望焉溯自雍正三年以來禾稻不登殆將三載饑殍盈郊流亡載道不知吾民何辜（爲○之○慘○然）以至於此神實降災必有其故豈官之不職民之不良乖戾之（撤○開○得○體○方○是○更○新○氣○象）氣形爲旱澇在某未任以前不敢知也某今旣來將與神約官有不職禍當在予無再凶荒爲我民累民卽不良不過百中一二無盡皆不良之理盜賊奸宄干人神之怒縣令有法足懲之頹風薄俗傷天地之和縣令有教足化之法之不行教之不振降災於令（民○之○過○亦○令○之○過）足矣必以凶荒遍及無辜之士庶非上天好生之心非神所應出此也神欲諉之昊天降災非可自主則（神○亦○無○可○推○諉）神於天有君臣之義可以爲民請命挽回天心不應袖手緘默止顧享祀之犧牲弗恤民間之饑餒吾不知其於神職謂何矣神司茲土猶某之令斯邑也禮（各○有○職○分○自○當○各○盡、其○道）敎政刑某之責任廢而不修則令爲失職水旱疾疫神當驅除歲比不登則神爲失職敢絜誠齋戒拜稽

上聞請以今年今日爲始風雨調順螟蝗不生冬稔大有百室盈寧俾我民得藉神庥神亦永享明禋於勿替不然久荒之後難再洊饑今冬弗稔將靡孑遺旱乾水溢變置壇壝之憂吾不能爲尊神保也（危言以惕之）神其鑒茲慰我民望謹告

眞誠迫切辭理嚴正自足感孚冥漠所以是冬卽獲大稔薯芋蜩蛤山海俱豐繼以年年大有潮普傳爲美談亦一時快事也

講學告五先生文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率性脩道至人立極自精一執中開萬年之統緖遂見知聞知綿三代而不忒尼山木鐸事功遠邁乎唐虞戰國轍環發蒙更慇于饑溺遙遙千五百歲之閒（墜緒茫茫至此復續）惟我周程張朱五先生奮賢關而入聖域旁搜遠紹薪傳獨得六經四子發明如日月中天邪說異端斬絕若門庭荊棘允孔孟之功臣爲後學之矜式鼎元（擔當世道）待罪此邦朝兢夕惕非苐鞠謀康乂之司兼有世道人心之責思民風之還淳惟士習之宜亟爰開書院敬奉典型立醇儒以作之師俾舊染於是乎洗滌因相與講明正學論道窮經（實有所見非等押韻浮談）凡綱常倫紀日用行習之地無不知之眞而行之力（毫芒必辨不使近似亂眞）掃釋老之謬談併嚴辯乎陽儒陰墨似道似學之奪朱尤是擯而是斥從此經正民興鄉無邪慝士希賢而賢希聖孝弟仁讓所漸摩靡不風移而俗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言有大而非夸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傳之久而不惑吾道南矣將棉邑化洛閩之區斯文在茲庶海濱復鄒魯之迹邦家有慶吏民

增色拜手致辭精誠上格謹告

講學必告先師禮也禮以將敬不厭其煩朔望二舉不嫌其瀆使四方來學之士儼然親受五先生之教百世與起亦私淑之徒矣文之整飭雅馴固不待言

茗南書院公祭內閣學士前學憲歸安沈公文

（公諱涵號心齋浙江歸安人丙辰進士）

嗚呼惟公稟二儀之正氣成一代之偉人（鋪張揚厲）生爲天下所瞻仰沒爲士民所酸辛其宏功盛德閩山不能喻其高遺澤入人之深遠滄海不能際其垠方弱冠之餘五魁觀國之浙賓隨戰勝乎南宮偕伯兄而拜紫宸金馬門前羨弟昆之聯轡禮闈分校誇桃李之彬彬洊歷宮坊侍從講幄

天子嘉其學行顧問維殷命持玉尺視學南閩三載茹蘗啜粥曾不染乎一塵其徹底清操爲閩中生民（俱是實事非阿所好）以來所未覩其衡文詳愼雖在擯斥亦必沈吟三復或恐離奇闇汶之自掩其殊珍其氣象巖巖嶽嶽如烈日嚴霜儼然其不可犯其性情溫溫藹藹（如畫沈公行樂圖）與諸生痛癢相關切善雖微而必悅過雖小而必嗔滿腔眞摯固結而不可解如父子骨肉之至親其所賞識多鄉國天下士卓卓乎羽中之鳳毛中之麟（此更難得）其所遺棄亦奮勵感泣自附門牆而稱道之津津是以公之去也遍九郡一州絲繡像設歌頌永勒乎貞珉而我漳

又於十年之後狹小前規更遷祠宇于龍門傍名山依怪石丹雘（書院縣漆）輪奐花木繽紛諸生以文會友于其中春秋牢醴上壽事公如神聞公晉宮詹轉閣部典鄉會兩試則莫不顯首加額謂巨麻可致將堯君而舜民及其辭廊廟歸林臯則又夷然相慰悅（俱是家人父子至情）以爲功成業就急流勇退得以杖屨優游而高臥乎茗雲之濱當宁以公才能望重爰俾督視版築爲　國家壯鎖鑰於密雲關中父老子弟自閭巷以暨縉紳謂公勤勞王事無忝藎臣吾儕亦欲服勤師事捐土石之費樹幟投匭不日而歛數千緡（二千兩）環呼制撫特疏入陳輦（已）（經題達）邊疆以代役使天下知廉吏可爲而吾鄉古道之未泯嗚呼孰謂泰山梁木忽然其頹壞德容道貌杳冥而晝昏豈天道之無知抑所傳之匪眞戊戌九月聞公事竣旋里巳亥夏五或有言其凶信乃出行路之風聞廣詢博訪皆曰無根秋初會集茗南書院又以湖州人來言公尚存是以遲遲至今直待三山報訃乃始相嚮而哭烹羊擊豕澆盃酒以薦明禋山川草（一字一句一淚沈痛極矣）木俱爲公而慘淡兒童過客亦拭淚之沾巾嗚呼人生如大夢宇宙如轉輪自古聖賢豪傑莫不有寄有歸惟不朽者爲尊如公事業在天壤愛慕在人心歷千秋百載而不敝豈功名富貴之士之可與同羣況乎昊天眷德福亦相因令子聯翩而登第文孫接踵不異南溟之鵬鯤公之食報未有艾亦可含笑于九原之下不留餘憾乎蒼旻嗚呼哀哉尚饗

字字是沈公實蹟字字是漳人思沈公實情無一語可移向別人身上此道義文章意氣精誠團結所謂性命之文是也沈公爲有閩學使第一此文是祭於書院自致其情非祭於其家飾人耳目者痛切眞摯此風亦古

月湖書院公祭大理少卿前邑侯四明陳公文（公諱汝咸字莘學浙江鄞縣人辛未進士）

天下最傷心之處（月湖遺恨爲之慘然）莫大乎事業垂就一身先死嗚呼我公而竟若此公自丙子歲由翰林出知漳浦十有三年調南靖浦人攀留不得乃建月湖書院塑公像于中距今六七年士女歲時登堂瞻拜擊鼓張燈届公懸弧辰必名梨園慶祝（是設祭書院來歷）方期千秋百歲此樂未央不謂甫至于今而固原都喇遂爲月湖傷心之地也嗚呼痛哉公在浦時良法善政不可勝述大約推心置浦人之腹（體貼極盡）以饑寒疾苦爲己任吾民匹夫匹婦無不被公之澤吾黨後生小子無不受公振興培植者公在京邸精神猶注吾浦遇漳人倍加親愛凡紳士民生休戚一一問訊憂喜相關（曲肖民情）吾民雖去公六千里家家户户注意于公如慈父宦遊京師子孫無刻或忘者聞公補比部則喜聞擢御史臺則又喜聞海洋招撫功成益喜聞叅銀臺使三楚遷鴻臚晋廷尉尤喜之喜方顒首望公節鉞吾閩福星重照俾父老子弟得遂饑渴瞻依不謂陜右之訃突如其來也嗚呼痛哉聞訃之日童輟其歌婦嘆于室道路咨嗟涕洟（民情愛戴皆日）窮鄉僻壤（實事）野叟田夫隻雞樽酒來哭公祠甚者齋佛爲哀數十日不絕某等謬叨門牆素蒙教誨曾不能一走浙東哭奠靈輀之側登斯堂而瞻公像思公十三載精神心血畢萃吾鄉則知千秋百歲公魂魄猶應戀此雖捐置祭田以時享祀是區區者亦何足報公之萬一不過欲使吾民子若孫得世世事公勿替（真摯）而向之冀見公于京省望公之重來者（無限悽愴）今則徒仰瞻道貌于几筵榱桷之間笑語提命皆不可復得也嗚呼痛哉公事業著吾浦爲開邑第一賢令數年之間洊歷卿貳上布 皇仁下達民隱 當宁眷注方深將大用以竟其生平所學公亦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年不能待爲可悲也家有令子庭有賢孫繼公之志曷其有極公亦可無憾矣尚饗

陳公爲浦邑第一賢令浦民愛戴之情亦曠古僅見此文字字從肺膈中流出血淚交幷令人不忍卒讀

祭漳倅葉公文

嗚呼沙場馬革壯士所期況乎勞勩服官以死勤事正合古人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道學）之素持豈曰天道之幽渺可知而不可知惟公稟中州清淑之氣具羽儀王國之資出判漳郡十載于斯其廉靜也若公綽之寡欲其好賢也若桓武之緇衣（排偶中郡饒古宕）其馭下也精明胥役隸役無舞文玩法之弊其催科也不擾二月五月無賣絲糶穀之悲其弭盜也以嚴萑苻盡殺除稂莠以植嘉禾政不爲水而爲火其撫民也以寬刑措不

用敦禮讓以培元氣教不爲母而爲師（長句妙不生硬）蓋深入於人心者有素故民情亦共相關切而不忍其一日之離兹曩歲河帑虧空解組當行闔郡紳衿耆庶若嬰赤之失嚴慈傾囊倒槖環向噫嘻捐輸代賠補之數不崇朝而裘成集腋泣請移咨遂得長借寇君免逍遥於河上因而兼篆巖邑廕甘棠之脩枝方冀大年永享躋耄耋而陟期頤胡爲昊天不弔欻令騎箕瑞鵲（情詞慘潔工秀異常）堂中淚灑杜鵑之血丹霞境內風淒薤露之詞自上官以及僚吏莫不咨嗟惋惜況余泉漳浦靖處處有

同舟共濟之思忽覩此痛心焉如割其惡能已於泣涕而漣洏嗚呼自古皆有死而得其所者幾誰竭力致身成臣子之大義盡瘁以歿愧竊祿之行尸重以身後有人食報未艾魂亦可以含笑九京乘飄風而（絕好風）歸（神）中土不畱遺恨於歐山之巔與漳水之潛濛我牲牷酌我金卮頹然一哭與君長辭靈欣欣其來格鑒吾誠兮勿疑尚饗

慷慨悲歌如聽江上琵琶中多排體妙出之以古雅遂覺板處皆靈

祭大宗伯儀封張公文

嗚（緊）呼惟公清風亮節百世下猶將立懦而起廉（領出全文綱目有振衣千仞濯足萬里之）矧學術之醇正踐履之沈潛不爲異端邪說俗學功利汨沒濡沾方少小而入學志已希夫聖賢及其行成名立益以濂洛關閩五子自私淑居安樂玩而不捐旁搜墜緒遠紹薪傳闡宋元明以來諸儒之閫奧著述不遑或輯綴而重編自居鄉至宦遊在在建立書院授餐講業樂（養士一層）以英才爲陶甄於儀封則有請見於濟寧則有濟陽夏鎮與清源撫閩撫吳則鼇峯紫陽爲

最著皆學行極寰區之選亦曲江鼇禁之聯翩所至下車未遑他務輙以民饑民食（愛民一層）爲惓惓發倉動帑平（裁繁就簡筆筆遒上）糴散賑此燕閩四省莫不皆然而頌聲籍籍實始於濟寧傾家財以賑饑粟麥襦袴分罄數船政蹟之懋閩吳赫焉所屬文武大小吏罔不滌慮洗心澄貪濁而汲清泉士歌于庠農忭于野海波不揚山莽無伏凡所興革悉協乎人情之所欲宣爲人所不能爲言人所不敢言履尾不啞褰裳涉川卒能培一時之風（一氣貫上如萬馬之騰萬牛之奔）氣除民生之患害致萬姓之懽闐蓋其勁節孤忠凌霜貫嶽暗室屋漏之謹凜無一不上達乎帝天夫是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極磨湼而磷緇無患任衆石之齊下而陷阱得以自全立朝丰采卓卓可觀總一念之勿欺遂覺位彌高業彌廣而操彌堅飲水茹蘗自初仕以迄上卿日用蔬菜米麥寸絲尺布皆自其家運載之官未嘗染指地方之一錢受聖祖之知遇若披雲而撥烟遭皇上之眷注錫名臣之扁額稱本朝之醇儒豈徒晉秩宗而任子與光前是宜年越期頤使海內後學永

親炙而願爲執鞭乃壽考而令終亦僅七十（堅勁）有五年天子覽遺疏而震悼賁卹贈謚備優崇之渥典且命公卿大臣咸臨祭殯親紼引而贊豆籩可謂生榮死哀極全受全歸之至不留餘憾乎坤乾嗚呼隙駒易逝聖哲不免惟道德與功名亘萬古而弗湮偉哉公（總繁見大力）也可以見周程張朱五先生于地下亦韓范富歐諸君子並談笑乎九原某等念公不見出涕潸潸溯鼇峯之講業偕諸子以周旋不特飲食教誨視他人而（述）有加獨期許深造乎遠大尤屬望之拳拳愧學植之

榛荒徒失聲相嚮而行哭更何處得仰模範之廣淵陳牲設醴齋戒告虔儀有盡而心無已用親肹蠁於几筵尚饗

介甫祭歐公文當時推爲獨絕似此雄渾雅健應有過之無不及也

祭潮帥尚公文

嗚呼惟公禀西州清淑之氣具王國干城之資沙場馬革固畢生壯志之所期而況晏享昇平鞠躬盡瘁（太平將帥以死勤事足矣）尤大合公忠勤事之素持其事親也則宗族稱孝友于兄弟也則鄉黨見推幼習彎弓穿楊既精于百步長魁武舉及第殊越乎等夷遂膺侍衛入直黃扉一出而專城南詔再遷三遷而寧海象山所至威望之巍巍値制府之巡邊見行陣之精微調中權以佐理更薦牘之紛披　當宁以嶺東重地非智信仁勇嚴如公不足以建此節鉞而鎮壓蛟螭命作元戎于潮之澮廓清伏莽訓束健兒有制之師凡刀鎗矛盾坐作進退靡不畫一整齊無一人一械之參差見公軍容（尚公兵法肅然整齊此是權實寫照非阿好也）之肅知公兵法之奇雖方之名將若武苴頗牧亦不過用法之精妙更何能以加茲乃公愛民如子不岐視文武之所司當巳午頻年荒歉獨加意乎窮黎伊時斗米錢至五六百富者閉糴貧者傴尫逃亡不可以數計胥蕩析而流離公惻然心傷會同文武官紳義士捐貲貿穀作粥賑飢南郊列廠百十處日就

食者四五萬人狼狽相扶攜男女以班東西上下無擁擠踐踏顛仆泥淖之悲（此中有經濟在）出則車前馬後令兵役負錢數十貫以隨又于饑民病臥之寺觀就近煑粥飲食之疫氣間作爲謀良藥以醫治是以饑癘並臻而（畢是文武室）弗至大害災祲屢告而民猶可支（力却公之功居多）自是年年大有斗粟止二分之價皆公協恭和衷文武精誠所感召而天貺之留貽慈父之歌溢于四境望公之撫循斯土俾林林總總樂業而安居夫何大星遽隕欻爾騎箕鳳凰山巔淚灑杜鵑之血鱷溪渚畔風凄羊叔之碑凡在僚友庶民莫不咨嗟隕涕將弁軍士相與泣下之漣洏況某久親輪轅獨蒙顧盼處處春風頰下而嘉許之孜孜目注心維覺知己音容如昨而號呼不（真情追切）應當前之笑語已非念公事業在潮疆無尸位素餐之貽愧遺愛在嶺表較昔人以死勤事其庶幾公亦可以含笑九原不留遺憾于金山之麓韓江之坻將我牲醴再拜陳辭靈鑒其有知來格勿疑尚饗

細柳軍容監門圖繪兼而有之令人神溯峴山碑

鹿洲初集卷十九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哀辭

閣部沈公哀辭 有序

康熙五十八年二月朔日。皇清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右侍郎前提督福建學政心齋沈公以疾卒於歸安之竹墩里第。嗚呼哀哉。閩中紳士先後聞訃。各就其郡所建立爲公生祠者。發喪。（各郡發喪具見遺愛在人）鼎元因得從諸君子後。哭公于漳之茖南書院。臨三日成禮而退。退而餘哀弗忘。不自知涕泗之涔涔然貫也。憶公癸未歲由掌坊侍講來閩視學。甄拔俊乂以千數。獨于小子鼎元。謬加國士之知。（知己銘深）且命隨軺車校八郡三載。從遊情同父子。己丑以宮詹乞假。重來三山。鼎元星夜馳謁。鼓棹送之武夷。拜別于崇安郛外。自是以後。燕閩迥隔。赫蹏之上。時惠德音。而顏色不可復見矣。人生知己難之。又難鼎元正在穉騃。性狂學陋。公遽以遠大相期。許慇懃敎誨。皆不止爲一身一世之業。（筆力沈厚）每中夜激昂。思欲有所樹立。以慰公望。迍邅草萊。有懷莫展。何望經世遠猷。以能如公之志。不自度量。思垂空文。就正白蘋紅蓼間。釐訛定舛。亦足表見一二。揚公敎澤于將來。不謂公之見背如此其速也。嗚呼哀哉。道路阻脩。奔喪無力。生不能副其望。沒不能送其終。（真情痛切一字一淚）視予猶子。不得猶父。悠悠蒼天。抱恨曷有極乎。素旗述德。泣下泉流。土壤無益于泰山。知不足闡揚萬一。亦聊陳其大槩。寫余小子哀思云爾。乃再拜稽首而爲辭曰。

嗚呼夫子。一代偉人。生榮死哀。名播乾坤。家聲源遠。吳越所尊。侈談世系。恐掩其眞。（省筆妙）先皇辛卯。降嶽生申。弱冠偕兄。同捷丙辰。聯鑣金馬。分搜鳳麟。已未人才。萃于弟昆。春坊歷掌。啓沃儀宸。天子曰咨。惟乃馨聞。汝學旣茂。汝行更醇。汝持玉尺。（古雅）視學八閩。惟清惟愼。如朕詩云。（上御製考試嘆詩分賜各省學臣）公拜稽首。星馳日奔。甫入閩關。盟天告神。一錢不取。愛才如珍。鴻篇傑構。翻閱夜分。有劣在擯。把卷酸辛。冀矸羣

空幽谷生春公之待士若子若孫欲加諸膝敎誨諄諄士（切泣利）之視公若萱若椿旣喜舞蹈亦淚沾巾有閩以來無此學臣清操第一巨眼銖倫還　朝報政僉曰忠純宮詹内閣晋秩承綸恩科禮闈掌試衡文甲午三秋楚才復掄英雄入彀朝野懽欣泰山北斗譽望日新佇宣白麻用秉國鈞忽焉勇退於茗之濱林泉詩酒娛老忘貧坐席未煖　名起密雲築城浚湟保我黎民三載役休歸家十旬天不慭遺大命遄臻嗚呼哀哉公昔離閩九郡謳思各建書院設位立碑漳曰茗南舊在西池近嫌簡陋龍門是移小山律崒危（點染甚高閑）石爭奇（情達歟）名花古樹蔽芾紛披輪焉奐焉佳景四時諸生每歲上壽于斯何期今日聚哭生祠爲公喪次易主當輀嗚呼哀哉憶公巳丑乞假歸里瞻念閩人節遊建水山川增色童叟有喜僚史闐迎車騎成市諸生雀躍親愛鮮比（如家人父子之親愛亦是一時盛事）日爭名勝擁公授几浩歌浮白談文舍矢欲去牽衣彌月不止解珮獻芹亦薪亦米千人一心古未有此而今而後不可得矣號慟天涯奉公拍紙嗚呼哀哉庚寅之歲花甲初周公時在籍覽揆于秋闈中多士踰山涉流持幣張軸爲公添壽（三千里跋涉上壽亦所稀聞）庶嘗蔡子自燕馳郵如期恰至公樂油油天南地北一室朋儔賦詩百首搖嶽凌洲期公七十勝會重遊彼蒼吝嗇六九彌留失聲相嚮慘淡林坵嗚呼哀哉公之密雲人思助役謂茲重任匪廉能克九郡齊聲樹幟共白設匭醵金日投千百紳士傾囊工商集腋樵子菜傭（感動）錙銖表赤羣萃會城環呼蔡戟乞疏代陳輸（義舉創見）公土石中丞不可衆淚泉滴雲集轅門跪朝而夕因茲入　告克底乃績方欣公還俄聞易簀典型遽謝摧肝裂膈嗚呼哀哉公有二子聯翩登第文孫奮翼青雲自勵猶子彙征茅茹並馨德聚一門業隆一世壽考令終諸福畢備遺愛在人千秋弗替含笑九京何歉何恚惟予小子有懷未遂平日思公恨無兩翅滿腔抑鬱彌天塞地今日思公幽明路異望北拊膺（具見抱負）心焉如刺追惟敎澤宵不能寐終當努力以成公志握管述芳垂之來裔嗚呼哀哉

知己感深哀思悽惻此爲情至之文

黃越甫哀辭有序

康熙五十九年春王正月元日戊辰漳浦處士越甫黃先生卒嗚呼哀哉先生諱元美字越甫居浦邑之高岑先世以詩禮傳家有令望厥考長民先生學行冠一時爲薦紳名士所宗仰與先君交特厚先生生而卓犖長有文名受業先君爲師徒中知己立身行事不謀而合先君最愛重之其性情品格在太邱叔度之間其文章韶令俊逸可行于世而名心早淡在蠱之上九（高品）其爲詩工絶古體尤長有六朝風味韜光隱曜不輕以示人其持家有禮法門內雍雍穆穆閨越矩矱教子博通經籍先行誼而後科名（是越甫一生）其家雖甚貧胷懷浩蕩無寒猥局促之態見利不苟得而爲人謀必極周視親朋憂患坎坷怡愉歡樂不啻以身共之（出色處）其識趣高朗臨事燭照舉天下紛攘糾錯鬼蜮離奇可驚可愕之變態無不了了胸中辨義利觀人品邪正決事機成敗指揮論列百不失一（其智不可及也）使先生幡然用世必有可觀乃蹈河檀之遺跡追衡泌之高風皮裏春秋汝南管簽羣賢影附（爲一時名士所宗仰）若毛羽之宗鳳麟不亦

休哉正月元旦賀者在門先生正襟危坐瞑然告終賓客衣冠須臾盡白自名公貴人市兒賤隸莫不咨嗟痛惻揮涕失聲工匠趨蹌勞不受直斯可謂存榮沒哀匹夫爲善分量至此而極者也（極力揚厲）鼎元與先生既屬兩世昆弟之交又最知心莫逆忽覩此痛肝腸如割不揣荒陋抆淚稽首而爲之辭曰

驎士織簾君平賣卜（隱士陪起）槃阿碩人永矢弗告嗚呼先生高岑蟄伏泥塗勢利遐心金玉昔自妙年孝友嫺睦營葬祖墳千山繭足喪致乎哀養誠且肅文秀春華名澹蕉鹿作爲詩歌駕潘追陸韜晦自珍如蘭在谷人中之龍雲中之鵠（高不可攀）樂天知命歸眞反璞宜躋遐齡皤皤名宿百年方半物化迅速嗚呼哀哉先生有母白首在堂敬姜晝夜涕泗汪汪父塋則備而柩未康幼男弱女繞膝徬徨婚嫁未了遽往何方嗚呼哀哉（此下二段言未可以死以見其哀）先生有子既賢且孝讀書立品無忝而教伯也才能繼述有耀仲也醇謹克家之肖叔子冠軍蜚聲學校四郎五郎資皆可造又有賢孫濟濟佳妙加爾數年其興可料如何昊天弗俾瞻眺嗚呼哀哉先生之存

鉅公盈門（此段言生榮死哀以見其賢）唾咳珠璣舒嘯風雲品題佳士口頰生春論事寵燭大惑解紛先生之沒閭里酸辛元旦臨喪車馳馬奔貴者賵賻賤者服勤感及工匠拭淚沾巾彷彿太邱芳躅未泯匹夫爲善至此極尊嗚呼哀哉元與先生通家昆弟兩世交情骨肉不啻念我（交情真切）阨窮憂我家計勗我勳名規我經濟痛癢相關心血相繫我愧不才蓬蒿困滯恐負所期中宵不寐豈虞先生忽焉長逝月犯少微摧肝裂肺緬想芳型歷歷可憶憒亂不文執筆隕涕素旗誄德悲傷無既嗚呼哀哉

越甫一時高士此作情文備至若爲傳神寫照者遂覺其人躍躍楮上呼之欲出

林元白先生哀辭

（古法）南詔詩人林元白先生以辛丑王春九日考終于敎忠第姻家猶子藍鼎元趨而哭之曰嗚呼先生死矣（開口淒絕）老成遽凋典型長謝風雅道喪廣陵響絕宇宙閉黯然可恨事豈不痛哉（聲出）先生忠烈子孫詞壇名宿以烟霞詩酒東一生忠孝鬱勃雄浩崚嶒之氣投之所向隨境而安其發爲文章超宕俊逸有霽月光風入其胸次余嘗序其詩以爲得微之之神而兼樂天之致字曰元白實稱其名先生亦以余文爲有當於道凡所著述輒擊節玩味歷久不忍置嗚呼可不謂知己（敘情淒惻）與先生殁年八十有一箕疇次（再敘一筆）九五者皆備所痛後生小子失所瞻依而余又忝附姻婭之末兼有知己之感將從長君彥伯朝夕受敎言忽焉觀此傷心特甚乃刑牲設醴再拜陳詞匪忘荒陋用寫余哀云爾爲誄曰

自昔灣川地連東粵明割南鄉詔安是設詔安著姓惟林最傑五都康美如爪似瓞先生曾祖高第煥發祖忠簡公西陲節鉞罵賊不屈剔膚剮舌有死無降

氷天淚血厥考錦衣有父風烈誕育先生明聰俊哲學富縹緗心操氷雪不驚時名不趨炎熱不入江湖不登魏闕浩然存眞儆（工○峭）屣若脫孝友廉讓至性肫結穆穆雍雍夷險一節如松之蒼如蓮之潔一鄉善士欽茲大耋宜壽彭聃兒撫莊列胡急脩文與世遽別

嗚呼哀哉先生少年遭時變亂挈家避賊東奔西竄所至皆安寇不能犯數居天城異景特擅清泉怪石（提○出○詩○酒○開○下○面○許○多○文○字）詩酒留戀晚歲重遊謳吟感嘆彼已荒烟此亦閃電

嗚呼哀哉先生于詩直窮奧妙聲情曠朗詞旨幽峭屈宋衙官鮑庾同調騷壇主盟牛耳有耀將俾風雅盛行海嶠其集則存胡天不弔後生小子將安則做

嗚呼哀哉先生于酒獨得豪致負抱奇磊藉斯寫意日嘗糟邱呼朋共醉坐花對月浩歌揚觶庶幾淵明與江咨議劉伶畢卓呼爲兄（巧○不○墮○纖）弟昔醉竟日今醉竟世大夢不醒破笑爲涕

嗚呼哀哉先生室人實賢且淑詩徑傷時（先生示内詩云句不驚人語不奇山妻但恐我傷時）（涉○筆○成○趣）使歸渾穆客歲先驅夜臺獨宿顒望駕臨惟恐不速兼有好友九原馳逐（雋○雅）李君踐約蔡君酒熟（先生祭李丕躬文云九原若遇蔡習孚爲我告曰十年後幸酌酒相待）先生此去朝朝宴樂惟憐孝子終天慟哭濟濟蘭孫號呼躑躅余忝姻親方資追琢忽焉聞訃心傷淚落濁醪一樽生芻一束珥筆傳芳素旗方幅嗚呼哀哉

以浩落之筆繪浩落之人別具一種風韻詠中暢寫詩酒豪情筆筆雅雋可謂以笑當哭矣

林母李太君哀辭

康熙五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戊戌太姻母文懿李太君卒嗚呼哀哉太君吾邑侍御寶弓先生女也幼聰慧能讀古詩樂府兩漢六朝三唐諸家斻筆墨有澹泊寧靜之致年十五歸林元白先生先生南詔世家曾祖莫凡公故明萬曆進士列官於朝祖忠節公（敘明）崇貞閎以大中丞建節西陲遭李闖之亂罵賊不屈而死（作伏筆）父錦衣公持喪還閩完葬事亦死於賊先生八歲而孤母楊夫人撫之居長泰之天城依舅氏也（古致）年二十入贅漳浦太君以天城隔遠不得奉侍姑嫜爲憾（孝）迎楊夫人來家於浦竭誠孝養鄉里稱之甲寅閩變先生獲戾守將避而他之太君百計脫浦邑奉姑（孝）復入天城同時避亂者多不得謀生鶉結甑塵饑寒疾苦太君極力賙恤賴以全活者甚衆天城高踞山巔奇峯嵂崒爲武安第一名勝楊夫人大父方伯鵬遙公所經營怪石清泉名花異木參錯佈置于崇臺（忽將天城鋪張一段洞心爽目）危閣天梯窈洞之間當春桃紅柳綠好鳥送音同時婦女如入天台武陵不復知有亂離慨嘆每聯袂遊觀以爲娛樂太君獨齋居小樓足不踰閨閾（歸題）而是時（轉）侍御公爲賊帥羈縻海澄督餉慘毒毋氏在浦未知安危太君涕泗交頤日夜焚香祝天願父母晏然無恙（孝）未幾得釋越三年丁巳夢乃翁告曰寇且劇亟去天城（孝感）未幾天城陷殺掠鮮遺獨太君以先期奉姑還浦不與其難人以爲孝感所致云（一結）先生年近四十猶艱子嗣太君爲置側室未幾嫡庶皆舉子楊夫人晚得風疾坐卧不離床太君日夕奉養恭敬益篤歷久無懈容辛巳喪姑哀毀盡禮與先生拮据經營極力襄葬事（應一筆寫出元）先生早歲學成名立以父祖忠貞隕難悲傷慘怛（台之孝）磈礧塡胸兼時際變遷荊榛塞路奔馳兵火之中靡有寧宇功名世故視若浮雲日與二三知友賦詩酌酒一切牢騷慨慷忠孝鬱勃感憤不平之氣皆于詩焉發之每客至則太君潔壺觴腆殺饌（歸到太君手法敏妙）先意承志隨其所宜惟慮先生詩詞有傷時嫉俗之意婉轉勸導使歸和平憶先生示內詩云句不驚人語不奇山妻但恐我傷時可知識得詩中否細步偷來檢我詩則先生閨房之樂相得之懽于此可想見矣今先

生年方八十康寧未艾而太君尚少五歲溘然長征嗚呼哀哉某與冢君彥伯締爲婚姻犬子雲龍太君之孫婿也今歲登潭府從蒙師受學太君愛之如孫子方幸兒曹得承敎誨忽焉遭此何能爲情不揣固陋再拜稽首而爲之誄曰

猗歟太君澚川鍾秀延平裔孫隴西華胄迺祖孝廉家傳忠厚父寶弓公持斧衣繡嘉濟廟中禋祀弗子誕育掌珠聰明誰似既勤女紅亦習詩史（古峭）四行兼全芳規備美曰嬪于林增光南詔忠簡之穆錦衣之肖

元白先生詩名有耀案則齊眉吟則賡調吁嗟太君事姑純孝妯娌和諧親鄰則傚周窮恤乏感者懽叫賓至如歸酒旨殽妙（韻新）吁嗟太君大亂弗傷七歲隨父被圍清漳易子炊骸十人九僵獨能不死餓以徜徉甲寅逃浦載道劍鋩釵鈿可賂賊不能戕天城避兵四載安康一朝棄去寇墜巖疆天之所佑德實克當廣嗣重祖側室是將趙姬女宗眞堪頡頏佳兒成立嫡庶相忘伯也才茂芹藻生香仲也學篤辟雍上庠蘭孫濟濟出地新篁胡爲太君寶婺埋光驂鸞上漢散魄泉鄉嗚呼哀哉緬惟太君婦道無闕奉養竭誠送終淚血斂憑其棺窆臨其穴馬鬣雙封松楸揭揭從茲一去翁姑則悅承歡地下與世永訣嗚呼哀哉吁嗟太君而今已矣（情致入妙）其奈先生空房靜几興來吟咏孰爲伸紙語卽驚人孰規孰喜入旣傷心出亦隕涕嗚呼哀哉昔柳下妻諡夫曰惠黔婁之妻以康爲諡易名雖私（閒情別致）于傳有志先生效之諡曰文懿匪學無文太君書笥令淑孔彰純懿無累斯名稱情太君罔媿吁嗟太君亦復何悲某忝戚末猶子比兒繐帷瞻拜

泣下漣洏何以誄德表之素旗嗚呼哀哉

寫天城之景寫元白之志奇峯秀出逼眞古文仙境未許洞口外人問津

黎母魏太君哀辭

皇清誥封淑人黎太姻母魏太君以雍正六年戊申秋八月三日卒于京邸官舍之內寢嗚呼哀哉令子使君致遠方以光祿卿持節巡察河工事竣言旋還大廷尉忽遭斯變慘痛異常　上眷戀孝子方深不忍聽其遠離又重違孝思特體下情得自都門奉太君靈櫬旋歸故里由張家灣泛運河過青齊經魯國踰淮泝江越吳楚豫章以明年己酉之春至長汀爲程百有餘日道旁觀者咸欷歔歎羨謂賢母孝子其（敘歸程光景宛然）榮其哀非尋常所能及也同鄉親朋多不遠百千里重趼弔奠元與令子使君爲忘分之交二十餘年四載京邸蒙太君飲食教誨有逾骨肉復蒙不棄寒賤（卹哀）締爲婚姻自應躬赴靈帷舉觴一慟而元以粵東下吏孤忠爲　國不合時宜慚無見幾之明致投娼嫉（抱恨百憂交集）之網羈縻於兹不能一造汀郡趨蹌執紼少盡猶子之情臨風想望涕零如雨鬱此哀思何能默默四兒雲翼太君之孫壻也敬遣一行代進三爵乃刑牲設饌陳帛獻楮於庭哀而奠之曰

嗚呼太君生長西秦代有令德育是掌珍四行備美芳規絕塵父母鍾愛弗輕薦蘋大叅黎公爲世偉人適宦邊疆名動四隣英豪物色願事櫛巾荆茗箕帚夙夜惟寅伊時逆藩相率倡亂閩粵滇黔羽書飛箭岌岌關中鎭臣復叛公時觀察手槳泰甸偕張將軍同心靖變夕理軍糈朝籌守戰太君佐之罄撤環瑱紉縫征衣三軍袪絢（情景如繪）旣平逆賊復軫哀鴻勞來安集中閨更恫賙饑恤寒疾痛相通民忘兵燹萬井融融感公功德望報羆熊果邀天眷誕育夔龍少而穎異長則亢宗太君之福與德偕隆公澹於名急流勇退惟耽詩文林泉不廢濡毫伸紙太君意會井臼親操辛勞罔懈上事尊長下和儕輩各得歡心馨聞中外令子成名文驚海內望重木天猶勤教誨遂操玉尺出掌文衡太君教之惟公惟明三年楚澤兩袖風清海珠靡遺連茹彙征還朝復命司諫彤庭太君教之（連疊入妙）惟忠惟誠毋傷刻薄毋涉沽名丰裁凜凜爲國典型帝念楚邦澤弗下究特簡巡行持斧衣繡太君教之民依在宥萑苻跡絕風淳俗厚

帝念黃河數省馳驟大利大害往巡弊竇太君敎之稽工察漏兩載安瀾厥功殊懋天子曰都晉卿光祿治裝未行奉天推轂甫及脂車廷尉掌軸一歲九遷幾將枚卜何期太君遽登仙籙（轉落潸然）弗念令子拊膺躑躅泣血呼天百身莫贖山川墮淚歸怨亭毒嗚呼哀哉

帝謂孝子國家柱石體爾孝思假爾休息扶櫬還鄉治喪祖祏六千里路哀榮嘖嘖大開弔堂兼營窀穸親友趨蹌悲傷痛惻元也不才備官海僻

士恩深重圖報涓滴一念不欺一介不忒蹇逢監司狼貪虎嚇侵欺　天庾命予補塞賠穀三千寒儒何（精）力況復捐金二千一百毒虐百端如鬼如蜮止合挂（庭黯抑塊千行淚亦凄涼亦悲壯）冠難堪虺蜴大吏憐子孤忠拙直調我番禺避茲仇敵謂受憲恩得伸報國其如怨深橫加霹靂欲快雄心昧良羅織上官有權下吏當阨幽獨無慚任施鋒（音節蒼凉）鏑可對帝天詎終屈抑悵望靈幃趨拜未得以斯耿耿涕泗沾臆太君何憾泥金鳳翟五福備膺恩綸洊錫濟濟孫支邦家圭璧含笑九京榮華曷極敬遣豚兒千里匍匐奠獻一觴用將悃愊靈其有知歆然來格嗚呼哀哉

死者之魂可慰生者之憾難消萬點血淚徧灑行間眞令人不忍卒讀

鹿洲初集卷二十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行狀　墓志銘　墓表

先王父逸叟先生暨王母陳孺人行狀

先王父逸叟先生諱繼善字逸淑世爲閩之漳浦人曾祖處士毅叟公生三子長諱初芬次諱初茂以文學著名先生其季也本名初蕙生于明天啓元年辛酉二月之七日性好學博通經史及天文地理諸書深沈不露童年應試屢不得志于有司將北遊取道南粵見時政日非急走還（見幾而作非時人所及）慨然有高隱之志時族父紫濤公巡按三楚楚寇張獻忠漸横撫按治理諸院方羈縻招撫爲息事寧人計先生聞之頓足曰撫獻忠如養虎子終非可馴及其長大將搏主人食之矣（如九齡之識祿山惜當時不見柄用耳）此曹亟誅之尚恐不死何撫之能爲吾叔父其不返也家居官塘鄉湖墘里與先王母陳孺人謀曰天下將亂此處非避兵之所（明哲）萇谿山母頂先世故居左右數十里皆吾宗族且深邃在萬山中無他患當徙宅焉孺人曰善先生往鳩工庀材結廬甫就中原大亂土賊肆横孺人負姑逃難遂走入萇谿山中（註解）孺人同邑大坑陳氏女世爲宦家（夾叙史家合傳筆法）素纖弱不能任重姑黃太君雖老病甚頎碩料孺人弗勝負荷謂曰吾老且死死于賊與死于家等耳若年少當急逃勿以戀我受累我死不瞑目也賊且至里婦皆倉皇竄匿孺人襁負姑行十五里跳淵踰嶺如飛不自知其苦（是一幅孝婦圖）及至萇谿再扶姑不能動族人大笑稱奇以爲勇生於孝蓋孺人平居婦德閫範爲宗族所推（既周到亦有筆）而孝行尤嘖嘖著聞者也（古筆）先生既隱居命童傭闢地開山種竹木花果數千樹每當桃紅李白涉趣行吟孺人釀秫爲酒（山中樂事）舉杯對案相敬如賓教子讀書聲琅琅出金石不復知有人間利祿事矣康熙甲寅三藩繼叛耿精忠傳僞檄郡縣割髮辮示降鄉人恐請先生議之先生曰作亂也不可聽（靜忠）　國朝王氣方盛雖十藩亦無如何況耿逆如行尸安能以兵加我於是鄉人竟不割辮耿逆亦不能來時臺灣鄭氏聞耿盜兵亦大舉入寇攻

擾漳泉僞署吳球爲漳浦縣令駐劄長谿沿鄉徵糧球聞先生名求一見不可得直造先生廬先生遁入老虎洞球蹲駐先生巖野齋數月（高潔）終不得一面嘆息而去先生以虛名太著（所以改名之故）非自全之道乃改今名更號逸叟深自晦匿縱讀堪輿書逍遙山水等求地脉窮數月不返人莫能測其所之由是先世隴塋多所自擇若官塘、江東、霞嶺、蓮花諸祖墳其表著者蓮花山形勢特奇初求之不得則爲施姓者購去使人請之價十倍弗可居數年閒行油柑嶺見山麓僵屍度遇盜捕而仆者就視之不識何許人氣奄奄未絕先生命僕（難得）負以歸延醫調之得不死然傷重弗能行養之月餘盡老酒數石晨夕（難得）雞豚如事所親比復初問姓名感泣而去不知其爲卽奪購蓮花山者也施歸與婦謀無以報再生恩遂獻蓮花山爲謝先生厚其直售之以葬我高祖母蓋吉穸云虎朝徑生基今先生安厝之所亦早年自擇者也先生爲人忠厚誠篤寬和澹定平生無一言欺人無憂愁（句句實錄似傳神小照）無畏懼無盛怒無與人爭見人有非則從容勸戒橫逆之來亦笑而受之教先君讀書必令爲（本領）聖賢之學先君幼極博負奇才爲多士弁冕名震閩粵學者多宗之先生淡然不以爲喜年三十二不祿哀動里閭族戚友朋如壞梁木先生寂然若無所事者不孝孤時方十歲號慟欲絕先生惟令讀書繼父志（有來）耳不孝鼎元既稍長爲時文頗自負先生曰程朱曾爲時文否鼎元曰非是無由得科名先生曰皐夔尹說皆得科名否鼎元不敢復言既學爲古文詞繕以進先生曰此亦近日之空谷足音也道以文（引而進之）傳但爲其有用者可耳庚寅秋鼎元著女學一書告成先生閱之大喜謂孺人曰五百年無此矣不意吾孫能如是此有關風教爲世道人心不可少之書確乎可傳也蓋先生生平無狂喜惟此舉頗爲愜意鼎元由是益黽勉正學後此著述（有趣）先生俱不及見矣先生年九十始扶杖俄則曳之而走（高品）若忘其爲杖者尚喜遊山日行四五十里當道屢欲見之皆不出及鼎元移家邑城迎就養邑令汪公培祖行鄉飲酒禮以先生爲上賓始一見焉康熙辛卯冬十月二十有三日覺微疾遽呼孺人曰子夏云君

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終矣夫孺人曰未嘗疾何至此先生曰是矣爲我喚諸子孫來旣咸集笑曰吾平生所爲無一事不可對天日全受全歸更何所憾惟願汝輩勉爲善人而已（大儒本色）遂卒孺人治家有禮法閨門之內肅若大庭方正整齊而不爲苛刻至老猶紡績織紝罔憚勤勞家中上下大小皆化之無敢舍業以嬉者生崇貞元年戊辰春二月十有三日少先生七歲後先生五年卒則康熙四十五年丙申冬十一月十有三日也先生享年計閏九十有四孺人享年計閏九十有二壽考齊眉孫曾繞膝孟德耀梁伯鸞不足道也子三長諱宗明生孫鼎欽鼎恭鼎銓鼎錡鼎溥鼎陶六人曾孫雲鵬等十七人次卽先君諱斌生不孝鼎元鼎光二人曾孫雲錦等十二人又次諱宗哲生孫鼎輔鼎弼鼎藩三人曾孫雲沛等四人女無之孫女七人曾孫女九人聘娶皆名門不具述

高賢石隱矯若游龍明見卓識堪與論世望而知爲勝朝碩果耳至以程朱正學惓惓教訓子孫則宋儒之流亞也叙次質樸靜穆自是史家眞味

先考文菴先生行狀

鼎元生十歲而孤先考行事不甚知其詳惟憶五六（先敘少時庭訓就所見者言之）齡時最爲先考所鍾愛嘗攜與步月中庭從容問曰汝長大作何事業鼎元對曰讀書先考曰汝讀書何（此宋儒教子法）爲欲爲官乎爲聖賢乎對曰皆欲之先考曰奢官弗（是敘以直任聖賢）可必也得不得其權在天聖賢可必也爲不爲其權在己鼎元曰吾爲之喜曰善他日鼎元問曰人爲官不得爲聖賢乎先考曰居官正好爲聖賢致君澤民皆聖賢事如伊尹周公俱是聖賢孔子亦是爲官者但官難期必得顏子閔子不必爲官皆聖賢也由是日以聖賢自居先考亦隨事誘迪之（循循善誘）松陰乘凉見小竊負尨而趨抵掌大笑先考曰非禮勿視汝此一看便不是聖賢非禮勿動汝此抵掌亦不是聖賢後當戒之鼎元曰諾一日偶拂意跌地而啼外王母攜之不起固勸之（亦趣）啼愈厲忽先考至佯爲不知者但呼曰今日聖賢何在卽躍起急對曰在此先考笑曰聖賢不哭也拭淚曰無之七歲從外祖入學讀書先考指（實是）所讀示之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汝欲爲聖賢當從

此章（到之方）書做起若不能孝弟便非聖賢爲人不謹慎說話不信實便非聖賢遇衆人不能廣愛遇仁人君子不肯親近有閒暇不肯讀書皆非聖賢汝將此一書記熟擴充馴致至極處不患不造聖賢地位也先考時授徒邑中每館旋必令背誦所讀書及十歲五經（詳詳）讀畢則大喜以爲可教臨終執鼎元手曰汝無忘爲（在此）聖賢之志我含笑九原矣是時鼎元正在經駭所記者如此而已不能狀先君行事後聞之先慈又以問（妙有根據以下就所聞者言）先王父乃得其槪先考諱斌字郁人學者稱文菴先生先王父逸叟公仲子也少聰敏一目數行皆不忘九歲通六經史記左氏傳以能文見稱比長益刻勵晝夜攻苦理學經濟諸子百家以及天文地理禮樂（自絕）律曆韜鈐行陣奇門演禽星卜諸書靡不講究精微（大本領）欲以措諸世用雖恂恂不露圭角實自命爲一代人物云先外祖子興許公物色當世賢豪士無一可意者見先考與談論驚爲偉人以先慈歸焉先考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爲一庠弁冕自後屢軼其羣然數奇不遇先王父逸叟公隱者也視世態如浮雲笑謂曰（實學[illegible]濟）人生何必科名學聖賢焉足矣汝讀書太博正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宜屏去一切專講求理學經濟即使不用亦不失爲伊川之徒也先考悚然受命由是專以程朱之學教授生徒而文名太盛漳潮間談文之士多從之若但知先考爲文人者初臺灣未靖閩督姚公然聖駐漳籌海設修來館以招攜鄭家將士凡歸誠者無眞贋皆納之視其才可用實授以官有薦先考于制府者名見大悅將附入歸誠例授官先（聖賢矩矱）考辭曰官者吾所欲但不可以欺而得之請仍還清白書生應制舉同邑前輩黃太常公時叅制府軍事以此重先考行誼延禮於家俾族子受業焉其族黃長民先生與先考友善亦遣子元美來就學元美字越甫人品器識迥異時流爲先考高弟受業最專且（又一）久觀人論世定事幾成敗當否與先考脗合每喜談（能談道事者）先考遺事以爲後學式栩栩得意鬚眉俱動嘗述先考言王仲淹爲晉宋隋唐數百年間第一學者無師無友崛起塵濁之際儼然自命爲聖人可不謂豪傑之士乎中說大有意思非揚子法言所敢望其萬一

使天假之年（李是留語）確乎可入聖人之室也天生此才不予（其實可以）之壽亦獨何哉（情）言訖凄然淚下越甫意先生懷古情深不料其自知不永年故有感而悲耳先考易簀時謂越甫曰窮達命也修短數也吾無顏子之學適符顏子之壽（令人）既用自愧一生懷抱弗得少展不知天之生我何意也（腸寸寸斷）豈尚蘊釀以待子孫之發洩耶及卒越甫號慟如壞梁木遠近聞者莫不欷歔痛惜之不孝鼎元幼年失怙追憶音容依稀在目奉持遺訓刻骨鏤胸中夜輾轉涕零惟恐稍自暴棄無以慰吾考于泉臺之下倘天牖其衷略開一隙之明得以望聖賢（悲可志）門牆而識所從入之方（進事緊關在此）無負先人臨終丁寧之囑是則不孝鼎元之上願也夫先考生于大清順治十五年戊戌夏四月二十有六日卒于康熙二十有八年己巳秋八月十有八日享年三十二歲配吾母節孝、許太君自有狀、子二、長不孝鼎元、雍正癸卯科選拔、內閣一統志館纂修、　特授廣東潮州府普寧縣知縣、娶許氏、先慈姪女、次鼎光、南澳鎮標外委隨征守備、娶陳氏、女三、長適癸卯科聯捷進士吏部候選知縣李杜、次適戴承恩、三適林宗岳、俱先慈出、孫十八、雲錦、福建水師提標功加都司僉書、娶林氏、浙江定海鎮總兵官諱亮女、雲龍、業儒、娶林氏、甘肅巡撫贈尚書諱日瑞公曾孫庠生諱從龍女、雲翔、未聘、雲翼、聘黎氏、己丑進士奉天府尹兼盛京刑部侍郎諱致遠女、雲鸎、雲燦、俱幼未聘、俱不孝鼎元出、雲樞、雲路、雲槐、雲衢、俱幼未聘、不孝鼎光出、女孫三、長適都司僉書江諱藎臣子沛然、次幼未許配、俱鼎元出、又次幼未許配、鼎光出、曾孫成德、幼未聘、雲錦出、成功、幼未聘、雲龍出、餘未文。

幼年失怙諸事俱得之傳聞先敘述少時所見庭訓諄切最爲有味不知者疑其瑣屑實爲先人寫照聖賢本領全體呈露以下就所聞樸實鋪敘而身分位置已在河汾而後一人矣文有體要足見高手

先慈節孝許太孺人行狀

先慈姓許氏邑西郊景文里人外王父諱世昌公明太僕寺卿諱祚昌公介弟也博學好古遭亂不仕先慈生有異徵外王父最鍾愛之授以書過目成誦稍長通載籍嫺吟咏嘗賦落梅詩有銀鱗香大地（若有）鐵骨（先凄）闘寒風之句識者已占其兆矣然片紙隻字未嘗留佪曰（得體）閨中字跡不欲令人見也年十四絕不復吟善女工外王父益奇之而是時先君年少行卓才名聞遠近外王父造廬相訪驚爲偉人遂締焉先君家世讀書不治生業及先慈于歸去華飾鬻粧奩食貧作苦以供孝養善承翁姑意（孝婦）飲食衣服起居不待詔告動中窾會相先君經理內外俾得專志讀書孳孳以遠大相勗閨門之中若師友焉歲己巳先君染寒疾秋八月六日病篤謂先慈曰勢不可爲矣若當柰何對曰相從地下無他說也先君愀然曰雙白（竭以）在堂不（代盡子職）克盡子道死難瞑目翁姑之愛若實甚若死益傷翁姑心是重余不孝罪也言訖氣絕先慈捫膺大慟昏仆移時不甦進湯藥不得入口外王父以刀尖格先

慈齒灌之夜半先君復蘇顧先慈曰吾未死若先死耶若執性（慘然）如此何以慰吾魂于泉下須臾先慈亦蘇與先君從容議後事甚悉越十有八日雞初鳴度先君不能至旦更問所欲言先君瞪（語如泰）目視之曰上事舅（山不可轉移）姑下撫兒女前言已盡願毋我違遂卒先慈哀毀如禮尚刻刻有殉亡志喪畢之日閉户自經大母率家人擠户救之乃免先王父泣而詔之曰若立志死節是也吾夫婦老矣兒死遺以二孤（說到此處便死不）若在尚冀成立也（得）若復死誰當撫之且吾兒臨終與若作何言語息壤在彼而忍忘之耶先慈矍然垂淚曰兒今不死矣時年二十有九也不孝鼎元鼎光方懵然惟瓜果是利諸妹終（此段描寫苦境血淚俱下悽愴沈痛令人不）日呱呱厨無宿舂先慈以女工經營家計市番（忍再讀）薯給饔飧種蔬爲糜以佐不逮時或具甘脆承舅姑歡心親教督不孝兄弟講授詩書反復開導終日不厭夜則篝燈自課女工于旁覗不孝倦或思睡則縷縷述先君遺事以感動之且勗以立身成名繼述顯揚之大不孝鼎元或不率教先慈不忍加箠楚但涕泣責讓不食鼎元因憂懼不知所爲急引咎請改

乃許之由是稍有警悟始不敢不讀書雖隆寒盛暑苦雨凄風機響書聲朮夕互答道路聞之無不傷心流涕者癸未秋鼎元受知邑大尹今廷尉四明陳公以五經冠童子試先慈頗有喜色復誡之曰汝無萌幸心此不足當毫髮數也（訓詞有體）吾所喜者陳公有知人之鑑爲所賞識將來學問或可有成汝必勉之冬鼎元受知學使者今內閣學士歸安沈公且命隨軺車校士先慈復馳書誡曰沈公當代大賢所取閩士千數汝獨見器重如此亦謂汝自幼孤苦當激昂自奮勵

欲朝夕左右俾至大成此（冲朗遠大）千載知己也勉之光陰如駛學業無疆暇則詳審世務留心經濟毋長傲偷安吾之望也丙戌夏沈公憫先慈清操苦節欲特疏題旌以年方四十六未合例手書霜貞衍慶四大字旌獎鄉人榮之未幾大中丞張公撫閩漳紳士僉採先慈節孝事實請于中丞公而郡刺史山陰趙公邑大尹悔菴汪公掌教蔡公及通庠人士左右鄰里皆以先慈節孝可風合懇旌獎各加美詞申詳其事張公題之是時先慈年四十八猶未合題請例張公因檄

郡守鏤飾節孝流芳匾額邑大尹汪公親具彩幣設鼓樂牽羊舁酒（情可開顏）到宅褒旌先慈撫匾愀然曰節之一字足矣孝豈敢當且家素貧不能備養翁姑耄耋之年弗飽雞豚之奉念之傷心（苦心真切非徒諷詞）今妄得美名徒增罪戾無益也先慈念王父衰老常憂懼不自安（若撻于市）望不孝鼎元成名甚切每誦歐公言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二語鼎元流汗沾背及秋闈被刖念無以慰老親先慈則又寬之曰人生科名不宜太早再加數年之功造物（名言至）厚意也其鬱深者施必暢其積久者發必弘顯達之

驟聲問易（論可入語錄）減增益不能大器乃成不孝因復黽勉淬勵又屢以貧困不能家食飄泊風塵歸囊偶有所得必問所由曰寧可清饑不可濁飽（家訓）蓋恐或從非道來也辛卯冬十月王父棄諸孤先慈哀傷過憊得嘔血疾然旋起旋止亦不爲意事王母益辛勤癸巳春不孝鼎元將應恩科省試先慈欣然譚之曰昔汝父臨終謂汝必能有立今蹉跎二十餘載矣大母年高望之甚切勉之是時先慈起居無恙言笑甚懽不孝鼎元亦遂安意就道嗚呼孰謂臨別丁寧之語卽爲不

孝與母永訣之日哉暮春落第策蹇將歸以大中丞覺羅滿公再三慰諭留省讀書重違長者命而不孝鼎光音問往來亦不云先慈有所患苦中秋後四日忽接八月五日家信云先慈痰氣大作勢且危不孝鼎元始憂懼急辭回家二十八日過海澄則聞初六日之訃嗚呼痛哉不孝鼎元終年飄泊情事未伸生不能備奉養歿不及憑棺衾天地罪人抱恨何極雖曰覥然入面曾羊烏報本之不如矣自先君沒後距（紙血痕　一字一淚滿）今二十五年先慈千辛百苦莫可名狀近來喘息甫定方私幸來日正長庶幾得徼天之佑少報罔極於萬一嗚呼孰謂其竟如此而已耶洒血問天我罪伊（嗚咽失聲）何即使苫塊餘生或得藉先人餘慶大烹列鼎以享以祀亦無補于終天之恨矣嗚呼痛哉先慈平生恭慎治家不嚴而整待妯娌大小咸得歡心對女婦終日寬和無疾言戾色早年極懦弱及撫孤井臼操作娓娓弗倦自奉極不堪而祭祀必豐潔賓客往來極力供奉親戚有困乏者分所有周之鄰婦或以爲言則曰我家常在苦中亦不爭此區區者也二十年來

嘗爲疾所苦自辛卯歲一染血症隨亦平復今秋八月朔痰氣始盛覺寢不安席然猶整頓家中器具及小大斂衣躬自補綴之越五日知不起乃命馳書之三山名不孝鼎元及暮正襟危坐與舅氏霞山公談家事甚悉夜二鼓鼎元婦許氏侍旁先慈低聲謂之曰吾自而翁沒後常刻刻欲殉亡爲子女所累延我（貞志得矣其知孝子之情何）二十五載今吾事已成將報而翁于地下矣不孝婦慟哭曰祖母年老遊子未歸願少遲之先慈搖手曰不能待矣問遺囑則曰元兒能理會無俟吾言時不孝鼎光及舅氏霞山公暨諸男女幼孫俱至側先慈一一注目視之遂終則雞巳鳴矣是爲八月六日也嗚呼先慈性情寬厚舉止端莊無一毫局促之氣平生苦節不克食報于厥躬固已痛矣又不能姑待數日使不孝鼎元得親醫藥含斂悠悠蒼天此恨何窮（使蒼者天真不可問）期耶天道而無知則已天道而有知其以此報施先慈乎哉先慈生于順治十八年辛丑二月二十五日巳時卒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八月初六日寅時享年五十有三配先考文菴公子孫名字具載先考狀

中不復贅

守節撫孤自來是非常苦境然使家不貧則苦尚可當或子祿逮養當身食報則苦亦少酬玆篇所以拊膺傷心嘆恨而不能已也字裏行間純是血淚令人不忍再讀

李求可墓誌銘

憶余辛卯秋讀寒支集爲元仲先生立傳時向汀友問檀河後人寧化陰君瑧素爲余言先生令子求可公有父風閉户讀父書屛迹城市心韙之丙申遊汀偕瑧素之泉上始得見求可公時公年六十有七老矣（爲下不能從張本）翼日余登茶窠山拜李先生墓公命子琳甡暨諸孫從離檀河可里許樹木鬱蒼山岡環抱天然一安樂窩墳前搆饗堂數椽頗幽雅蔬畦曲沼皆潔淨有致（即此見孝）余顧謂瑧素曰求可公之葬其親也能子矣瑧素曰公天性至孝事先生極盡子道嫡母邱孺人病且死委頓床席者累月衣襦數澣公以手承其惡藥餌必親不假婢僕是墳先葬白沙坳族人所贈先生壽域者有水患公乃改葬此經營布置極苦心焉余徘徊瞻審不忍去左臂有墳昂然稍異趨視所鐫石大（篇目）（驚心奪情入古）驚曰嗚呼此吾故友上杭劉先生鼇石也曷越五百里而來葬于玆再拜畢與瑧素諸君席地坐始知劉之尊人嘗師事李先生劉尤爲先生所器重癸巳五月五日客檀河病篤求可公（雖得）舁諸家中爲易簀以沒

衣衾棺椁皆公所備欲自用者復遣使周其孤煢葬之先生墓側春秋祭掃如禮余爲劉痛心潸焉淚落感人人口道高義謂眞不媿李先生子也琫素曰公見（卽高義而推廣言之）義無不爲恐恐然慮弗克繼父志四方遊客及君子之至於斯者必誠敬欵留致其歡以去去則酌人品高下遠近量餽以贐一如先生在時父執交遊有晚景不如意者尤慇懃遣使問遺不倦楚人劉某遭亂爲兵所掠父子祖孫離散者久之友人述其事公拮据多方斡旋俾其骨肉復聚未嘗有德色至于待宗族解紛難處兄弟著友恭據苦辭甘推財讓產又公（間句結上起下筆致蟬聯）平日尋常事令名籍籍里黨間以爲必有後福者琳甡曰家君言爲德非以倖福併非以邀譽也但行吾心之所安與力所得爲而已余曰嗟乎此有道君子（以下目覩）之言世人安得聞之一日將晡偕諸君下山歸目覩檀河精舍琴書卷軸花石亭池皆守先生之舊有增新無廢失家廟土堡廬井橋梁先生所建置者咸井然不墜余益嘆公爲能子而公悽然以悲謂丁亥冬不戒于火土堡所藏書籍器物頓盡先人手澤灰燼傷

心余以先生生平心血全在著述公既次第登棗梨傳播海內他長物何足繫懷信宿公家公之仲孫俠以所爲文相質余嘉俠之爲令器且喜公之子若孫（忽成）皆不類尋常也盡歡而別己亥嘉平復會琫素於粵（隔世能不痛心）中則言公已沒甚痛之念茲哲人有禪風化思著其美以勵頹俗而琳甡奉公遺命以庚子秋七月携公狀造余屬爲文以志其墓嗚呼余安敢辭而安忍辭哉公諱向旻字允懷後更名子權字求可世居寧化之泉上父前朝徵君諱世熊卽元仲先生生子三人公其季也幼力學諸子百家皆研究稍長隨先生遊豫章泛鄱湖登匡廬五老諸峯謁天下遺逸名宿咸以國士期之弱冠補弟子員戊午以貢入國雍例當授職辭不就其生平大致如此諸懿行芳規未易更（此段高人一着）僕鄉之人能道之余特就丙申所目見耳聞於公生（具見愼重）前最確者叙述其事而其餘槩從闕焉不欲多爲諛詞傳信也公生于順治庚寅九月三日卒于康熙己亥八月朔日俱亥時享年七十元配邱氏年六十四先卒側室陳氏子三人長琳甡、邱出也娶于母族次

是恒娶張氏次葆光聘張氏陳出也女七人長適陰
承天邱出次適陰承德卽琫素長男也次適邱夢陽
次適將樂伍其元次適歸化馮廷楷次許字清流雷
超士次許字清流鄒登龍俱陳出孫五人俍娶陰氏
俠娶楊氏俅聘張氏侅聘邱氏俱琳生出佴幼未聘
是恒出孫女四人二適伊肇炳一適張豐一適歸化
葉國撫一適清流王雲鳳俱琳生出曾孫三人長堅
長璧俍出長榮俠出曾孫女四人俍出者二一未字
一許字清流曾聯蕣俠出者二一許字將樂伍開天

一未字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葬于某里曾坑山坐
某向某銘曰

檀河水清且漣彼君子兮能承先孝友道義無欠闕
曾坑杯上隴岡盱昌厥後非偶然

先叙交情就所目見耳聞實事痛快言之其餘槩
從簡略此爲高手可脫誌銘窠臼

誥贈奉政大夫夢巘戴君墓誌銘 代

先民有言窮達命也出處時也時命在天君子聽之（擴起全文綱領）
苟有心于世道安往不可以濟人利物勵詩書立志
節敦氣誼挽頹風皆儒者素位而行之學必拘拘身
致通顯而後有所表見陋矣余曩歲撫綏兩浙以天
台戴令有異政升諸朝今歷郎官攜厥考夢巘君行
狀涕泣請余銘其穸因乃子而知其父之賢亦余所
樂爲誌者按狀君諱某字夢巘江左建平人少孤力
學弱冠坐皐比教授其鄉之俊髦多所成就而君顧

數奇困童子試者久之逾三十始補博士弟子員省
試又數報罷慕范文正公作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
留心康濟講求民生利病（有據當）上書陳言佐當道所不及
鄉之人咸嘉賴焉先是建平正賦外多雜派有所謂
兵豆米者苛若尤甚君條陳制府檄清釐得豁免民
困以蘇又建邑土產皆秈米而功令徵白糧民貿遷
他境以輸苦煩費亦以君條陳入告得請改徵本色
秈米又學圃爲豪民兼併數十年莫過問君昌言于
官遂復之（接法入妙）君既以文章意氣名一時士無論知與不

知皆浩然歸重邑令李君蓼莊尤忻異之延爲子師君早暮談經術不預外事李益服其品高以爲時賢莫及也李浙人以遷去不通音問者二十年而李物故久家亦零落其子以仇陷縲絏乘守者懈忽颺去（詳叙）念浙東西皆法吏所及莫能容間道走君家亦不爲君言其故君遇之甚厚未浹月以病死循無歸我殯（叙情叙景淋漓情）之義棺衾含殮如禮令巳子制緦麻友生之服朝夕（惻）哭奠走一介訃其家而其家挈孺親黨巳皆被攝錮獄蹤跡李生去向及使至則遣吏隨之啓棺驗曰是

也（到底得免爲善之報如是）然幾以逋逃藪及君大吏聞君言始嘆服君因厝其柩先兆側歲時祭掃如私親十餘年乃名其子資之扶櫬歸吳越間嘖嘖君高義而君居鄉多隱德不（香叶妙）欲人知人亦莫能盡知也有陳某者負君券累累復以官逋急將鬻子婦以償君惻然名之至出故券毀（寫景）之且贈數金輸官逋陳感泣率子婦羅拜君所君引避無德色他行事多此類云君事兄如父恤宗黨重然諾嚴取與敦本尚實無浮華刻薄之氣使得志于（承述處時命一語頓折妙）時當卓然有所樹立乃時命迍邅五十始餼于庠七

十以明經老一生不得持民社尺寸之柄亦獨何哉然君也素位而行濟人利物之心不徒空托之懷抱固亦有足多矣脩德獲福之談儒者所不道而或者又有不于其身于其子孫之說吾以君之子其驗之始信理有不誣乎君生于　云　云　乃爲之銘銘曰

珠韞匱玉在璞（銘亦古峭可愛）身雖隱矣道自足問汝佳城惟玆吉卜氤氳精氣見山川子子孫孫世式穀

當時隱德言之亹亹拳拳好善之衷盎於楮毫以之品題人物廣植善類厥功偉矣

寧化文學翠菴王公墓誌銘

寧化翠菴王公將葬乃子鷺以書來京師請余誌其墓余與鷺爲同年友於公有通家猶子之誼況吾鄉名卿偉士肩相摩而鷺弗之請獨不遠六千里以屬余余安敢辭（先敘作誌之情）公姓王氏諱如綸字右箴號翠菴系出宋丞相文正公之後有評事君者從南渡轉徙入閩居寧化之龍上里久而蕃衍名其地曰王坊（并詳居址）世力田爲家法迄明中葉而義菴公饒于財好施予捐千石賑饑直指使者旌其義以鄉飲酒禮賓之（次敘世澤）五傳至二魯公有隱德則公之父也公幼聰明讀書必求根柢（次敘學術）識者知其與俗學異矣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髫年應童子試署郡守盧公異其才拔冠一軍旋受知學使山陽陸公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次敘廉孝）盧遷辰州守邀楚遊敦趣再三許厚贈公以二親且老不忍離晨昏固辭弗就時人以廉孝目之公讀書立品不事干謁性嚴毅無所阿手采爲鄉邦所畏愛（次敘其孝之苦）甲寅藩變毒巨室索餉狼戾羅公父于獄公涕泣請以身代不可固請乃可晝夜坐縲絏極苦楚至皮骨僅存不能堪公方以脫父爲幸安之不悔也及事平家亦零落然所保全者大矣（總括）公之孝如此勇又如此不以禍難怵其志不以利欲動其心有學有品實足風厲一世蘭生幽谷不爲王者之香惜夫今

天子重孝廉方正之士徵詣京師量其能而授之職使公如在縉綬在所必先其如命之不逢何哉（勸）然讀書自樂老而彌篤敎子孫能傳其家學覬徼幸得志于一時不爲人所稱道者又倜倜乎遠也公生于云云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龍下里察逕午山子向兼丁癸堪輿家謂其地形爲荷葉蓋金龜云銘曰

生龍上葬龍下翠華朝察逕夜扃汝穸安汝舍荷葉青青出清漣國寶家藏重聲價子孫世守天庥迓（雅秀）

作古文詞不拘篇幅長短其筋脈必團聚結搆必精嚴大家擅場處在此凡有筆人多騁才須從此等處細加體驗

太學仲謨周公墓誌銘（代）

公諱天榮字仲謨姓周氏福建海澄人系出唐開漳進士周匡物自高曾以來世有聞望族祖起元前明大中丞精忠亮節忤權閹魏忠賢以死公生而頴異童孺若成人父景文最鍾愛以大器期之不幸早失怙恃遭兵燹弗得卒舉子業以太學生老未竟所懷（筆致高擧如雲中白鶴）族人悼焉某獨喟然而嘆曰躬有天爵足以榮其身行推孝友能爲致于家全受全歸毀傷無憾何不足之有哉緬思在昔海氛不靖公兄弟轉徙流離季遭

寇掠公與伯兄踪跡十餘年乃得之而季已歿僅存遺孤一人捐重貲贖以歸此則公之友也喪亂既平祖廟傾圮公協謀更新捐貲襄事輪奐巍然又置祭田若干畝俾世世子孫皆奉烝嘗以無忘祖父此則公之孝也性渾厚無虛夸狙詐之習見義必爲聞諸子讀書聲輒油然以喜好親近名公鉅儒極力延致（老氣無敵）爲兒曹矜式孟子曰有天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惟公有焉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公又有焉公享年五十有八順治乙未康熙壬辰

公生卒之歲也七月廿二四月廿三公生卒之月日（敍法亦不襍）（人）也辰公生卒之時也待封孺人林氏公之元配也丈夫子七人曰歲貢生楙曰正健曰樸曰相曰柱曰櫝曰橋孫一人曰泌女子二人外孫男女四人公之嗣續也九疇五福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前半是德後半是福屢屢提綴作証高古異常）命如公其庶乎世之居高位糜厚祿事業無所表見沒世而名不稱者其視公何如哉公卒之七年戊戌其長子楙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于郡北茶園先期請誌銘京邸某公之族弟也義不容辭故爲書其事于

石銘曰

丹霞城北有茶園從今以後植芳蘭坐丁向癸兼未丑仲謨塋域在此間相戒松楸勿翦伐子孫世守磐石安

脫盡誌銘俗氣簡潔高搴如天半朱霞可望而不可卽

陰醒菴墓表

寧化爲邑介汀邵萬山之中奇峯嶔岑清溪溜瀝地多隱君子（山水清幽宜有隱德）自李元仲先生翹然傑出一時風教潛移有志之士砥行脩身好行其德厚彝倫而薄財利勤學問而淡功名歸然以古道自處不爲末世浮囂之習（如入蘭室與之化矣）如陰氏醒菴先生弋其矯矯彰著者先生性孝友能篤於親三歲而孤母雷孺人撫之先生感念劬勞牓其齋曰烏夜刻苦自勵及居母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遇先人忌辰歲時伏臘展像跪拜淚涔涔下念

父柩未葬徒步千里走江西造豐城訪形家楊震宇以歸既得吉拮据襄事凡先世塋壠無不脩祭祀無不舉昆弟戚屬無不存卹（數語簡括）今先生雖沒而其孝友婣睦嘖嘖里黨間尚有稱其分產從弟推愛堂姪及撫謝氏孤成立故事則先生之天性可知矣先生爲諸生者二十餘年爲太學生者三十餘年中間棘闈數蹶連不得志於有司澹然不以爲意孜孜好學老而彌篤當甲寅閩變僞帥索餉狼藉毒流薦紳先生爲從兄株連滯獄半載一時同患諸人俱相對號泣悲不自勝先生讀書獄中晨夕不倦聲朗朗若出金石（從學問涵養得來）手抄較錄一如無事非其涵養精深置死生於度外而何以能此先生素簡樸寡嗜欲不喜聲伎嘗衣大布衣方領闊袖古貌岸然舉止言動悉中規矩繩墨望而知爲有道者間從賓客飲他人酒酣耳熱譃浪歡呼先生正襟危坐終席無惰容後生小子或目以爲迂先生弗顧也見人有過必面折不少假借人亦諒之間居無事洒掃庭除蒔花澆竹娓娓然若有所樂於中者（清趣自得）課兒曹讀書立品無墜家聲嘗曰吾見世

人刻薄殊甚每因財利而傷同氣吾甚痛之汝兄弟後日子孫切不可蹈此轍又曰待人接物須寬厚平恕遇事以知足忍耐爲主嗚呼先生此言眞季世之藥石也（上數語果是）（有關風化非溢美也）使先生得志於時出其言坊行表維末俗而挽頹風豈不足爲天下矜式柰何窮山僻處獨嗟肥遯蓋亦有不幸焉者乎歐陽公曰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先生子若孫克自振拔所以慰先生者方興未艾而長君琫素不遠千餘里跋涉山谿持行狀徵言於小子故敢不揣固陋爲之表以

碣於其所俾寧之人士有所觀感焉先生諱卿月字省孺醒菴其號也以太學生老享年七十五歲生歿年月子孫名字其載墓誌中不復贅

以古筆浩氣運化事實絕無斧鑿之痕而醒菴隱德俱已曲盡可以託於無窮矣

陶退庵先生集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陶退菴先生墓志銘

王

先生姓陶氏諱貞一字改之晚自號退菴其先自崑山徙常熟世有隱德六傳至先生之父昌化公諱元淯康熙戊辰進士以文章政事擅名海內世稱子師先生終廣東昌化令先生其長子也性識聰悟少就家塾與令弟太常相錯礪聲聞浸遠康熙戊子舉順天鄉試壬辰成進士選庶吉士讀　國書如素習明年散館授編修念母鮑宜人年高思致菽水歡投牒乞假部彙疏上奉特旨槩予休致而先生名居首初請假也　聖祖謂諸詞臣不共官次干謁滋擾將有所處分大臣有知之者謂宜少緩先生曰若以養親獲罪復何憾遂歸　世宗

嗣位前休致者悉起用大臣薦先生才與修明史至則條列纂修事宜上之總裁并示同館諸君皆唯唯議以全史之半相屬先生度諸公終不能行其志分纂仁宗朝紀傳稾具復投牒歸時房師桐城張公方得政暨同里蔣文肅公固留之許以推挽先生對曰卽官如老師亦非某所願二公乃止家居十餘年及今　上初元發號施令民氣和樂先生曰吾其庶觀德化之成乎就職半載會徧試詞臣仍予休致通籍卅餘年立朝不滿一考意泊如也先生始浮湛里中縱酒不羈已乃折節自厲然磊落俊爽引義慷慨與時俗脂韋干進之習鑿枘難合其見幾明決固有大過人者惜乎未獲施於用也初昌化公歿於官先生奉太宜人萬里扶柩歸暨祖母葉太孺人下世遺貲讓不取苛歷潛消本支益睦先後執喪及葬立祠宇共祭祀具有儀則居鄉久凡有關邑中利病者必向當事侃侃言之賴先生斡旋者甚多其於文字尤有天稟初習舉子業崑山徐司寇會課輒居前列至十六歲所爲文已爲人借刻及在海外早夜精思文格益進何義門先生尤所咨賞熟於史事漢唐宋事迹與其治忽之幾皆能疏舉晚而學易頗有所得爲古文詞波瀾意匠最近廬陵然不規規近似今所存二百篇許易簀前手自刪定者也余在都與太常爲古道交最深歸里後見先生精神如少壯時心氣益和平盃

酒相邀必勸盡歡問談及經史娓娓不倦方意里閈過從藉以析疑解惑而先生遽病且不起矣悲夫先生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以　萬壽覃恩加一級階承德郎配俞氏吳縣丞諱健說女封安人性賢明事姑以敬養佐治家有法度年五十六前卒子二承宏承勛俱太學生女三一適諸生王來節一適太學生趙尊光一適諸生郭兆蓀孫五壎塤墀塏堉女孫一以今年月日葬先生於大河之新阡承宏等奉其叔父太常所撰行述謁銘於余同里後進不敢以不文辭銘曰維昌化公學者所尊位不稱德乃耀後昆英英先生少挺頭角肆力於文汗瀾卓踔詞垣再入人樂久居先

生日嘻賦我遂初拍浮酒船徜徉山水時或直言以衛
桑梓吁嗟先生與世超然謂宜難老隕也忽焉有文在
篋可以不朽我銘其藏徵諸永久

翰林院編修退菴陶先生墓表　　韓孝基

易稱君子或出或處或之者不必於出不必於處度可
而行相時而動盡其所當然而不必然者聽之乃至屢
進屢退而不隕其名不貶其操蓋達心曠度素定於中
故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羣也若吾友
陶君其近之君以文章選入史館歷三十餘年凡三進
三退其始退也以乞假視其母鮑太宜人壽且當盛壯
時沈滯十年君遂以退菴自號意殊安之無幾微不平
見於言語文字其終退也以
乾清宮召試詞臣中或以稱
旨超擢或遂置閒散而君與焉凡此皆非人所能爲也

若其再進而退則繫乎人矣初君等以
特旨休致雍正初元通起廢籍君以才名被薦修明史
當是時
世宗方急才卿佐自下僚登用者衆而大臣雅知君期
許推轂苟少需日月卽顯榮可坐致君顧堅辭以去强
留不得其言曰卽官如老師非某所願嗚呼觀君所不
願可以知其所願矣由中古而降其爲可願者幾何人
此固未易一二言也記曰事君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士
無難進易退之節亦何以尊主庇民異時詞林故事尤
重恬退如陸文定鄧文潔之徒皆以宿德堅臥公望彌
崇誠以大臣不可則止之義期之也以此爲坊猶有貪

祿競進爲詞林玷者矣決其坊而去之乎資俸之易序也夫己氏之爲也所得於程功積事者少而所失者大也如君斯足繼前亘貽後範矣論者或以君最後復起爲病夫生逢堯舜世自度其身不必無補於時必概以投淵洗耳之行可乎君之詒無所試則所謂非人所能爲者君其可無悔君居家事親及喪祭具有儀則而微時讓産睦族尤人所難其居鄉不爲劉季陵而爲杜周甫苟利桑梓輒以身先其被召歸也士夫尤畏功令率卷舌固聲君獨侃侃無所鰓避分縣議起老吏與猾胥比而規利傚君力持之百里之壤瓜剖豆分民間雞犬無安栖矣嗚呼君之退也猶足以及於物使進而得償所願其及物者豈微哉君諱貞一字改之康熙壬辰進士官止編修階止承德郎世爲常熟人考曰子師先生學者所宗君與弟太常皆有文或擬諸眉山蘇氏師承則一而徑術各殊君之文蓋逼似廬陵也維子師先生與我先公俱出東海公門俱蒙國士知先公固未嘗附麗以進而先生成進士力求外除其志同也余與君同以史事徵君既抽簪余亦返服雖不敢希君高躅抑草木臭味庶無差池焉太常以是率諸孤謁余表君之墓余既不獲辭則著君之節概與其志之不求白於人者俾揭諸阡其他已見太常所撰行述及侍御王君之銘悉不復書

先兄編修退菴府君行述

嗚呼天降割於衰門俾吾兄退菴府君無祿卽世藐孤煢煢迷伏苫次懼無以揚前人徽靖衰遲困厄舊事多忘遘此痗瘥心悲語咽顧惟後死者之責不可以辭用追溯生平略爲詮次冀乞銘於有道而文之君子蓋我陶氏自崑山遷常熟隱德不耀傳六世至我先大夫始克振起文學政事海內宗仰位不配德齎志以歿歿十餘年而君始繼起康熙戊子薦京兆壬辰成進士選庶常習
國書匝月而通念曉晰越明年散館授編修乞假歸奉
特旨凡翰林告假者悉予休致而君名居首
世宗嗣位知君等無他過悉予起用大臣又薦君才宜任史事部檄趣上道君至則條列纂修明史事宜上之總裁并示同館諸君皆唯然曰願受教且屬君任全史之半君度諸公終不能行其志分纂仁宗朝紀傳稾具復投牒乞歸時房師桐城公方得政暨蔣文肅公固留之許以推輓君對曰卽官如老師亦非某所願兩公乃止其後文肅公主丙午試喟然謂諸同事者曰世乃有不愛官爵之人蓋恨不得君爲助也及
今上臨御發號施令民氣和樂君忻然曰吾其庶幾觀德化之成乎乃復起就職乾隆元年遍試詞臣君力疾與試奉

旨原品休致者自學士以下凡若干人君亦與焉此君先後出處之大略也君始授室從先大夫官海外尋以應試歸已復萬里省覲甫度嶺而先大夫歿靖時未及弱齡僮僕鮮少水陸長途彷徨顧慮而君從兩蒼頭至悲喜如夢遂奉先太宜人扶匶歸雇僦舟車行止遲速雖由太宜人指授君參決爲多先祖母葉太孺人之喪或設謀甚悶將啟釁端君察知機牙遽言曰先人已登仕籍凡祖母所遺篋篋纖微吾兄弟請無分及先太宜人亦深善之由是苛慝不行骨月間迄今雍睦君初浮湛里中縱酒落拓不治細檢已而感激自奮西遊泰北適燕行役少休輒肆力於學遂取科第其初請假也實

以太宜人年屆七十思致菽水歡於蒔中朝士大夫猶敦風義知君素貧萃醵金佐行裝且爲太宜人壽君抵里及太宜人設帨之辰奉觴上壽太宜人爲開顏其明年初夏太宜人病歿於靖所居山塘逕靖先以貧困應年丈劉海觀招入閩中聞訃星馳已在三旬外凡飾終治喪洎合葬先墓不愆於禮緊君是賴君自南市析居再遷得今處漸次修葺經營祠宇奉安先世神主參攷家儀家禮酌以時宜雖不備物粗如法式歲時薦事秩然憮然先墓三處並加嚴護松楸滋殖靖繫官於朝十有餘年宗祀之不墜亦惟君力比君遊中州而北山祖塋幾爲奸人侵占矣此君行已居家之大略也康熙丙

申歲大饑

詔發粟賑濟官吏因緣侵尅君察知其弊凡亟致書邑令推言

皇仁勤卹民隱至於流涕太息縣境東沃而西瘠析置昭文也署居城東宜東西分治令惡取瘠奸猾欲緣以爲利建議割裂之使華離不屬若貧家析產之爲錙寸必均君曰此大悖之道也再三力爭大吏卒從君言疆域以定民用不擾白茆以久湮議濬君曰無益也法宜濬白茆之裏河至北港口導之使北歸徐六涇入海建巨閘以拒渾潮則費省而功可久當事者不能從專濬白茆故道公私勞費以鉅萬計民言其利者才二三年

而潮汐積沙今且淤塞如故矣滸關使者欲設柵於大義橋靖曰是安所得商旅而征之不過重困農民耳君是其言於是趙君太原邵君益公奮筆爲牘徧投所司君復偕諸士夫造縣庭力請縣以聞諸撫軍撫軍尹公委曲持之事得暫已其他有益於桑梓之事知無不爲委信太過浮言以滋然君濟物之心固質之神明不愧也邑中古蹟尤所留意破山寺歲久頹廢寺田盜賣幾盡僧徒星散君偕杜林恒山暨幼清諸君延名僧住持悉力營護稍還舊觀君歿而僧哭之至慟此君居鄉之大略也君於文字尤有天稟甫習制舉業里中才俊從先大夫課藝君已能推排其間先大夫從東海公修統

志君隨侍者三年東海公會課輒冠其偶至十六七歲所爲文已爲人借刻及在海外早夜精思者三月文格一變縱橫馳騁彌見清眞匠心獨運動中規矩執友義門先生最愼許可於君特加浴賞今歸雅集所選刻竝先生手批朱墨猶新與靖少同硯席塾師課業之暇輒閱書漢唐宋事跡及名臣姓氏賭勝負故熟於史事晚而學易於易理頗有所得爲古文詞筆力簡要指畫分明而迴翔容與無艱難態雅近北宋諸家易簀前手加刪汰僅存二百篇未能付梓世有知而論定之者庶幾可以不朽此非某一人之私言也若其陳古義剴末俗憂閔悱惻之意亦略見於文字中令君得位未必能行

其志欲行其志未必能充其言抑其意則已遠矣唐賢有云蕭之道行欲以中古易近世其然乎其將不然乎靖與君同根並植踰六十年小年嬉戲家塾咿唔若形影之相從也旣而各以飢驅君恆在北予恆在南或一兩年或三四年至七八年始得一相見不久亦輒別去迨靖以左官歸省先墓君亦自中州返里握手歡然謂自此可以久聚孰知未久而成永訣也靖以積勞早衰而君素善攝生鬚髮容顏略如壯時見者皆謂必臻上壽孰知竟未及古稀也君初病噎誤治之而劇就醫郡城少間歲之新正飲啖雖減步履如常人靖以下旬將赴郡館再往告別察君神色有異忘甚危之比從弟謹

函信至以危篤告終夕不寢質明命買舟而家人來告凶矣予不及視含殮也傷哉君精神詳審綜理微密平居作書付子弟未嘗潦草暨病困豫命治棺處分諸後事從容不亂吉祥就逝牀蓐無纖毫沾漬者初先太宜人多孕女兄及君在娠心頗憂慮夜夢神人披畫圖一丈夫容貌儼然被服都雅指謂曰此汝子也及君之生形惟肖焉斯固有宿根者耶君諱貞一字駿文又字改之退菴其號也生於康熙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卒於乾隆八年二月初二日亯年六十有八以

萬壽覃恩加一級階承德郎娶俞氏

敕封安人事先太宜人能以敬養佐治家有法度先卒

子男二長承宏太學生娶孫氏次承勛太學生娶席氏女三孫男五女孫一弟正靖謹述

陶退菴先生集目錄

卷上

讀易偶識四十三則　論語集註疑義五則
說性二篇　傳心說
讀漢書雜說四十則　白虎通說
晉史說　讀顏氏家訓說
書李習之奏　書正統論
漢魏二孝文優劣論　爲君難爲臣不易論
明史紀傳論十三首　與邑令某書
黃氏節孝祠記　邵氏家園圖記
送龔茹量之崖州序　蘇母朱太恭人七十壽序
書檢討王先生　書馬烈女事
書吳浩然　王孺人墓表
贈兵部尚書雲貴總督甘文焜傳
書禁海船軍器疏　分縣條議
兩縣分管議　常熟水利說
書昭文東鄉築壩濬河議　開白茆議

卷下

虞邑先民傳略十六篇　自敘一篇

陶退菴先生集

卷上　　常熟陶貞一改

讀易偶識（四十三則）

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本義遇此卦者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以主利爲訓似非聖人立言之旨坤道固主利矣臣道亦主利可乎折中以文言爲據謂坤者地道臣道而乾其主也居先則無主故迷居後則得所主矣得主句絕而以利字貫下兩句至當不易至論得朋喪朋義尤明備西南東北之義復於蹇卦暢其說實足補傳義所未及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利字亦貫下兩句此卽虞廷戒之用休董之用威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之義也書論治化故先言用休而後言用威先言承之庸之而後言威之此論發蒙故先言用刑而後言說桎梏其理一也王氏安石謂若說桎梏而縱之以往則吝是一於用刑千古無此治道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繼屯蒙之後而爲需治平有象矣然九五位乎天位而曰需于酒食何也象傳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雲烝而成雨澤陰陽和羣生遂所謂天道任德不任刑而以生育長養爲事也王者承天意當勝殘去殺之時務在簡法令杜紛更清靜不擾以養民於無事之福宮庭之上有醉酒飽德之歌草野之氓有含哺鼓腹之樂此需于酒食之義也然君子雖處逸樂之時而其心不敢怠荒故曰貞吉言得正則吉故象傳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若不知此義而以躬親細務爲能以講求利弊爲明欲速不達而叢脞日甚及退省其私則又溺於酒色而不知節需待之義與貞吉之理交失之矣故觀於此爻之象可以得治道焉不然聖人豈以宴樂垂訓於後世哉

師或輿尸凶　輿尸當從程傳訓衆主爲是易之言凶者謂如是則必至於凶也若曰輿尸而歸則師已敗績而凶字爲贅文矣凡易一卦而專主一事者則必舉一事之得失而著其法戒之詳如師卦九二其將也六五

其命將者也初六謹其始上六謹其終而於三戒以不專之害於四許以善退之宜用師之道盡之矣輿尸之戒復於命將申言之謂之曰弟子蓋輕躁喜事之人耳上六論功行賞而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亦卽指此輩故折中謂非旣用而不封亦非旣封而不用自其出師之始而已然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傳義皆以復爲上進而王氏申子謂自守以正不爲所畜龔氏煥謂知幾不進而自復于道且謂易及諸經無有以復爲上進者其義精當折中取之蓋卦惟六四一陰雖柔順得正而以陰畜陽固未可爲得志行道之時也九二之牽復卽指初九也

漸近于陰已有彙征之意以其剛中卒能與初九牽連而復至九三比近六四相說而不能自制過剛而不能無爭於是有說輻反目之象故觀於九三而後知初與二之爲有見也四五皆言有孚以明畜道之成至上九則陰盛而抗矣楊氏時曰夫陰陽和則雨而婦以順爲正雖畜而至於雨以是爲正則厲矣月幾望則與日敵君子至此而猶征焉凶道也顧氏炎武曰陰畜陽婦制夫其畜而不和猶可言也三之反目隋文之於獨孤后也旣和而惟其所爲不可言也上之旣雨猶高宗之於武后也然則狄梁公雖有旋轉之功其不死亦幸耳盖蹈征凶之咎焉當此時其必以初與二之知幾爲善乎

武人爲于大君 履之六三王氏申子所謂體暗而用明才弱而志剛者本義以武人如秦政項籍得志而肆暴然九五夬履乃是體乾履尊六三則非其地也王氏謂惟武人用之以有爲於大君之事則可顧氏炎武亦謂惟武人效力於君其濟則君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是當勉爲之而不可避耳其說當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履卦以處危而不傷爲義危莫危於履虎尾矣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是履虎尾之時也九四之愬愬終吉其羑里之四乎卒也獻地削刑受命爲伯臣節無虧而王業以興非所謂其旋元吉著乎後世履危地者固有以智術自衛僥倖得脫若履危而終始无疚至於元吉非文王不足以當之

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 治泰之道盡此四者迹若相反其實相須而成或謂政尙寬大而以包荒爲主然曰得尙于中行則不得有所偏重明矣歷觀漢唐宋明其衰也未有不以過於包荒而失之者過於包荒則決斷之氣沮明公之用弛百職廢而萬事隳後雖欲復振而難爲力矣象傳曰包荒得尙于中行獨擧包荒非省文亦非偏主也正以包荒之合乎中道尤難也聖人之爲後世慮深矣

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折中引沈氏該李氏簡何氏楷諸說以此爻正陰陽交泰之時三陰皆翩然來從不待教戒以孚乎陽與程朱傳義異合諸象傳象傳之旨則諸說爲得之自昔盛世之良臣非必其性皆賢良亦以衆正盈廷之故盖賢不肖之進退旣莫可混淆則中材以下亦將洗濯其心以自奮於功名如裴矩佞於隋而直諫於唐是也此其義在解之六五有孚于小人小人深信上志之不可移易自然輸誠效忠所謂不戒以孚也若小畜之四五皆曰有孚而以陰畜陽固未得爲明良之盛至兌之九五則以陽剛之君而反孚於上六之陰柔日引月長陽消陰勝君子日以退國是日以非夫是之謂孚于剝也然則世之泰也陰柔之類進而孚于陽及其否也陽剛之君退而孚于陰有國者其

知所戒哉

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本義戒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折中以爲若守常而用師則吝非以告邑爲可吝也此如後世當危亂時不量力而用師至於一敗塗地者固多矣若本義之說則如襄王之不許請隧王孫滿之對楚問鼎雖詞命獲伸卒亦不能自振爲可羞吝是二說可並存也

大師克相遇　五二剛柔相應同心者也然六二爲同人之主柔中而居臣位固未能合天下於大同爻辭同人于宗其道不廣矣三之伏戎四之乘墉所自來也以伏戎爲敵上乘墉爲攻初似俱不若傳義以爲爭六二之應者近是蓋觀於九五之爻辭而知其有爭也同心相遇而必號咷以求大師以克非有以間之不至此唐代宗之於李泌君臣而朋友也間以元載載誅而後復召周太祖之於晉王君臣而父子也間以王峻峻去而後得歸小人之難克如此程傳謂五專以私暱應二而失中正之德若然則三四之爭爲攻其私暱乃是正理而九五用大師以庇其所私乃悖暴之至聖人奚取著之易象以爲訓於後世哉且象傳明其中直繫辭贊以斷金亦可得此爻之義矣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爲衆陽所歸旣以誠信接之又以威嚴濟之尊卑明而上下協所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者其氣象如此自古上下之交固貴以孚信然如小畜以一陰畜衆陽其言有孚但以柔道相感雖有攣如之固亦僅血去惕出而已非所語於都俞吁咈之盛也威如之孚孚道乃光象傳所謂剛健而文明其謂是歟家人之上九亦曰有孚威如治國齊家固無二道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四居大臣之位得志行道彖辭所謂利建侯行師皆四之爲也然剛而不中處多懼之地而爲動之主自非誠謹之至鮮克有終卦之所以不言吉亨也下履羣陰上承弱主周公猶有流言之避孔明猶有引咎之辭當斯任者厥惟艱哉後世如李德裕張居正之徒固具有爲之才而稱救時之相矣由不能開誠布公故卒用以敗勿疑之戒吉凶之所由分也惟其如是故初六以應於四而遽鳴其豫則凶六二有見幾之明而吉六三處進退之間而悔益君子小人之去就具瞻於四也六五亦以乘剛而得疾至有渝而後可以无咎四之克終厥美誠難哉夫謙豫之卦皆以一陽居臣位似無大異也乃退而居三則六爻皆著亨嘉之美進而居四則六爻皆有危疑之象觀象玩占可以審所處矣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傳義皆謂以陽剛之德處於无位而亦爲下所觀然觀卦四陰皆以觀仰九五爲義

不應另設一无位之君子竝列於上以爲觀於天下也當從折中之說承九五而終言其義爲是兩爻皆就君心言之故但曰君子无咎而不言其吉賢聖之君已治而猶謂未治已安而猶謂未安觀我觀其總以見其憂勤省察不敢康甯之心故象傳曰志未平也易中以上爻終五爻之義者甚多

小利有攸往　賁飾也而六爻之義皆不徇飾賁其趾賁其須只就身之容止而言三之濡如質有其文亦澤躬而已四之乘馬雖異舍車仍然無飾之象五以柔中爲賁之主有邱園之美有束帛之儀漸進於飾矣而規模在繩尺之中非有加於外也至上九則反本而復於

無飾所以然者賁卦內文明而外艮止文近於飾飾之流弊無窮飾而能止斯無往而不返之弊故彖辭曰小利有攸往六爻皆此義也君子觀象玩占以之處己則持身如玉葆其璞眞而毋務於華其於出處則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常懷永貞之戒以治道言亦琢雕爲樸之義也末世文勝但知賁之可以亨而不知攸往之不可過過則賁且有時而窮何亨之有

朋來无咎　復之初九以一陽復生爲復之主至上六居復之終而終迷不復設卦之義此兩爻盡之矣二三四五以羣陰而知復之美相助爲理有功於復者五亦更不論君位彖所謂朋來无咎其此四爻之謂歟以後世之事論之唐明皇初平內亂其不遠復之義乎及其晩節非迷復之象乎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屬相繼登用而成開元之治李林甫相而釀天寶之亂前此皆朋來无咎之功也君子之朋失小人之朋進故終迷不復而禍敗隨之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此爻之義爲說不一程傳曰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此一說也然天下固未有穫而不由於耕畬而不由於菑者傳又曰耕必有穫菑必有畬事理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似又一說也然旣耕且菑矣而謂意中絶不著穫畬之想亦非情理之當至本義則謂無所爲於前無所冀於後

合二說言之以明其無私心是又一說也然旣無所爲無所冀則耕穫菑畬皆非所有事亦不必言利有攸往矣何氏楷曰人之有妄在於期望不方耕而卽望有其穫不方菑而卽望有其畬學者之除妄心而必有事焉當如此此說於理爲長至顧氏炎武引楊誠齋易傳曰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初耕之二穫之初菑之二畬之其曰不耕不菑者前人之所已爲也言治術則如畢命之書所謂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是也言學術則如孔子之聖但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也夫使有始之作之者而無終之述之者是耕而弗穫菑而弗畬也其功爲弗竟矣六二之柔順

中正昇能獲能畬者故利有攸往也未富者因前人之爲而不自多猶不富以其鄰之意其說益精矣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程傳以爲履險蹈禍之小人本義以爲殺身成仁之君子折中以本義之說爲長而又謂如申屠蟠郭泰之流委蛇免禍者君子亦有取焉蓋於本義之說亦未愜也愚以爲申屠蟠郭泰亂世一布衣不與於凶亦易耳必身處過涉滅頂之中乃合此爻之象則意者如箕子之佯狂微子之行遯始足以當之不過屈以求容不過剛以取禍蓋猶是殺身成仁之心而卒免於難斯凶无咎之義也

納約自牖　處險求濟非誠信不爲功誠信之至則樽酒簋貳至約之物自進於牖而可通於神明誠信則通通則明牖之象也或解爲由間道以通於君與睽之遇主于巷同意殊謬于巷言其委曲自牖言其專一也誠信專一何險不出至九五不盈而適得其平則出險就夷矣蓋四五剛柔相協以濟險亦猶渙之四五君臣同功以濟渙也彖辭所謂有孚心亨行有尙者此兩爻當之

咸其輔頰舌　感人以言非獨女子小人之常態也君道亦有之古之聖君一堂吁咈只是互相儆戒高宗恭默而商道中興誥誓之煩皇風遂邈漢初復歸醕樸文帝詔令千載下讀之如見謙和惻怛之衷自玆以降詞

頰而意濇矣北魏孝文唐太宗令主也而皆好以口舌勝誠有如劉垍所云飾詞以辨理援古以排議者治道所以日薄也太宗云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不知夫以言勝者能折人之口而不能服其心卽嘉猷善政意在令聞之布則行之必不力而感人亦不深易於咸其輔頰舌而不言凶者蓋此賢哲之所不免也出於賢哲之口苟其意誠美自不至有凶咎然於至誠動物之理則已失之遠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本義以爲有必遯之志然艮三爻皆非決於遯者程傳及諸家之說以爲二與五應而不可遯然五旣不論君位而亦曰嘉遯矣則二豈有不可遯者孔穎達謂處中居內非遯之人衆皆棄己而去欲以中順和厚之道固留之愚以此說爲長卦之所以爲遯者以二陰浸長君子見幾而欲退也然二以中正之德處於內見善類將空宜有調劑羈縻之術執之云者如詩遵大路之欲留賢而摻其袪白駒縶之維之之意也莫之勝說孔氏謂能用此道則無能勝己解脫而去殆不然蓋遯者之志已決雖固留之而卒莫可挽也艮主於止而二有中正之德故爻義如此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　本義云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於勇者也程傳云罔猶蔑也以其至剛蔑視於事而無所忌憚也夫至於無所忌憚則視用壯之小人更

甚矣何以爲君子京房曰壯一也小人用之君子有而不用而胡氏瑗郭氏雍諸家亦謂君子不以壯爲用視傳義爲優象傳小人用壯君子罔也俞氏琰曰孔子慮後世疑爻辭有兩用字以爲小人之用與君子同故特去其一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晉之爲義宜進者也然於初而曰摧如於二而曰愁如明其不敢輕進也中正則衆允而悔亡不中正則如鼫鼠而貞厲人臣欲得位行道豈易言哉必也如五之失得勿恤斯往吉无不利矣折中以五爻當康侯之位而爲卦主是也雖然高位不可以久據也晉其角則進而不已是指視之所集而尤悔之所叢也維用伐邑自治以求無過庶乎其可耳然如是遂可久據而無愧乎諸葛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以受顧託之重當分裂之時也不然則以阿衡之聖猶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而召公誼殊於周公則亦且汲汲求去後世庸臣不知此義而孔光張禹韋元成之徒但以恭謹小心爲持祿保位之計夫其恭謹小心似亦能自治者于是人第見其吉无咎爲可慕而不知其實可羞吝也厲吉无咎已明伐邑之意復曰貞吝終言晉其角之可恥耳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程傳以此爻爲奸邪之能蠱其君心者然六四固柔而正者也本義以上一爻爲闇君而下五爻皆君子極爲有理初九之見幾明決戢翼遠去其最善矣然亦惟初九之地則然耳六二爲明之主則思有以救之九三以明處剛則思起而除之至六四居坤體之下去明入暗豈能無傷入于左腹視夷于左股傷尤切矣此爻之義殆如屈原以同姓之臣曾任腹心而遭讒被放至於行吟澤畔則出門庭之謂也六五地益近而情益親其見傷害必益甚則必如箕子之晦藏庶幾可免故曰利貞蓋五爻皆君子而所處不同如此讀史至昏亂之朝君子之處其時者此五爻之義盡之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傳義皆訓假爲至謂極乎有家之道而諸家多訓爲感格之格引書詩假格互用爲證當從之蓋家人卦自初九爲取婦之始六二則婦道之正至六四富家大吉而婦道成矣而三五上九則夫道也嘻嘻之吝毋甯嗃嗃然猶不免於悔厲者以其過剛也五剛而得中爲能範身及物有以感格乎家人之心而得勿恤之吉而感格之道在乎誠正故上九以有孚威如終言之蓋有孚則情志相洽威如則褻慢不生保家之終如是而已故曰終吉

大蹇朋來　國家當無事時中材以下皆得竊高位而人主倚以爲腹心及一旦有事而知其不足任也于是有非常傑出之才出而宏濟艱難朋來之義也朋來固

指六二二雖中正而陰柔之力或未能濟蹇然其蹇蹇匪躬之節忠誠足以感人是以六四曰來連上六曰來碩羣策羣力同心共助盍朋非一人而其來未始不由於六二之應也卦之上爻多處事外無隨從之義獨此反而相從而有利見大人之辭則所助者多矣然後可以稱朋來然後可以濟大蹇

田獲三狐　解當難之始平去小人最急狐陰類其類非一故曰三狐或以卦之四陰除六五君位而以餘三陰當之鑿矣必以三狐指三陰則上六之所謂射隼者又何所指也大氏陰柔之小人爲狐其强梗者爲隼獲之射之所以解小人者備矣而小人卒未可盡去其惟六五之有孚于小人乎傳義訓孚爲驗謂以小人之退爲驗而鄭氏汝諧顧氏炎武謂當使小人深信上志之不可移則必革面易心而無復覬幸之私其說最精宋世如元祐之朝南渡之始君子非不林立而狐隼之類迭出而不窮互爲消長而君子卒不能勝者由用舍之志不堅往往陷其隙以族小人之彌縫也

已事遄往　本義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宜輟所爲之事而速往益之程傳則謂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宜速去而不居其功觀六四使遄有喜之辭則本義之說爲長臣之匡君友之規過及其機之將發而速救之乃易爲力而聽言者有轉圜之美則其疾易損而人亦樂告之以善矣初之遄往四之使遄兩相得者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傳義皆謂小人窮極無所號救蔣氏悌生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則仍是卦辭孚號有厲之意耳以五陽決去一陰其勢似易而卦辭危厲若此者小人機深事變難測一不慎而禍敗隨之九三之壯于頄過剛也九四之行次且居陰也必也如九二之惕號乎九五之中行无咎亦賴九二之應助耳然五爲決陰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取喻莧陸者以感陰氣之多小人當窮極必多方乞憐以惑主聽或更陰有所附乘間抵隙禍福在反手間耳獸窮則搏能無懼乎觀於寶武陳蕃之事可見矣故於上六而戒之无號有凶

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姤之初六一陰始生而二與之遇二之剛中固有以制之若包之有魚亦何能爲害此畜臣妾之道也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不遠不近之間包有魚之謂也不利賓卽初六有攸往見凶之意縱之卽漸不可制矣而程傳謂二之遇初難得其誠心必固畜之不利賓者遇道當專一不可更及外人是直與女子小人固結而不解而後可无咎也無是理矣蓋有見於包无魚之失在不能容而不知包有魚之容之者正所以制之也畜臣妾之道豈專一之謂乎

以杞包瓜　程傳以瓜喻賢才言九五能降尊下求玩

卦中無求賢之意本義以瓜甘美善潰杞之高大所以下防始生必潰之陰視傳說爲優顧氏炎武引劉昭五行志云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一陰在下如瓜之始生勢必延蔓而及於上五以陽剛居尊如樹杞然使之無所緣而上故曰以杞包瓜義尤切當矣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萃卦以得所聚爲善故六二以虛中上應而吉九四以上下交比而吉九五居尊以萃羣陰而无咎悔亡初之號以遠於正應也得其應則轉號爲笑矣三之嗟以上無應與也近比四則亦可无咎矣惟上六處萃之終求萃不得故不免於憂懼方氏應祥黃氏湇耀以孤臣孽子當之是也葢將積誠以求萃

者也而程傳謂小人處高位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齎咨涕洟見絕于人由己自取而誰咎夫小人處高位其朋類至多正人雖莫之與彼固不求萃於正人也方且意氣盈溢以衆正爲讐而何窮而嗟涕之有故折中以方氏黃氏之說爲長

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易於事理無所不該而於人之情態亦無所不備此爻所云冥升者其人雖異嗜利干進背公營私之小人然居其位非有謇諤之節而其才亦不足以有爲國家不幸有事晩節必無足觀者幸而無事則亦能奉職循理而爲无咎无譽之人但昧于止足之義知進而不知退耳冥升卽不息也奉職循理无咎无譽是所謂不息之貞也升爲賢人得時之卦何以有此不知此輩未始無賢名如東漢之季多有以清節淑行或由察舉或以徵聘洊登大位卒之無所表見而在朝且以爲老成碩德故曰利于不息之貞上六以陰柔居升極宜有此象程傳謂以求升不已之心用於貞正而爲不息之事則爲宜者似於冥升之義不相蒙也

改邑不改井　程傳邑可改而之宅井不可改是改井乃難於改邑無此理折中謂井無異製者是也愚又以爲物之有常而用不竭者莫如井其或舊且廢則治之而已不必改也故李氏過謂三井渫渫初之泥四井甃甃二之谷旣渫且甃而井道全矣王者養人之政亦然

不必多事紛更但修舉廢墜其功已及物而不窮此不改井之義也故曰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革言三就有孚　革言三就有孚者如盤庚遷殷而話民之弗率至於再三欲其分猷念以相從也反覆開導故卒以有孚非謂自審其言至於三而皆合也後世如北魏孝文之遷都譎以動衆雖其宏才遠畧足以濟事固已蹈貞厲之咎而失有孚之義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豹變蒙虎變來亦不定指繼體之君只是治定功成後又加一番潤色耳至是則小人亦能革面矣革面折中之論得之程傳以小人不能革心而極論其才性善惡之故與卦義

無涉革道既成當與民休息若武王放牛歸馬光武口不言兵是也唐太宗逞志於高麗明成祖黷武於沙漠其不至顛蹶者幾希故易戒以征凶而居貞則吉程傳以深治革面之小人爲征凶失其指矣

艮其背不獲其身　朱子語類云身是動物不動自无妄然身固不能無動者也凡有作爲及進退俯仰之間皆動也惟心有主則不役於動雖造次顛沛而我身處之泰然靜而止動而亦止也若惡其動而欲强制其身則必先强制其心是告子之學也其心爲無用之心其身亦爲無用之身矣九三之列其夤是也然則六四之言艮其身何也曰此以位言以陰居陰在上位不能以

身率物而猶能善其身故得无咎而已

上九鴻漸于陸　陸字與九三重故傳義皆從安定胡氏改作逵以合韻顧氏炎武云詩儀字凡十見皆音牛何反不得與逵爲叶而雲路亦非可翔之地仍當作陸爲是漸至于陵而止矣不可以更進故反而之陸朱子發曰上所往進也所反亦進也漸至九五極矣是以上反而之三楊廷秀曰九三下卦之極上九上卦之極故皆曰陸自木自陵而復至于陸以退爲進也巽爲進退其說並得之愚按顧氏所論最爲精當不可移易

勿憂宜日中　盛極當衰宜有憂道然徒憂無益也能持滿而常如日中之明斯其豐可永二三四爻日中見斗日中見沫明有所蔽也而猶得吉无咎者所謂主昏於上政清於下也若能致天下之明則來章有慶矣然六五柔暗雖有其應而實無其義故程傳謂聖人設此義以爲教耳上六之蔽則不止見斗見沫矣闚其戸闃其无人明極而暗處動之終至於無一人相助爲理蓋至是雖憂無益矣嗚呼其明崇禎末年之象乎[illegible]

巽在牀下　二與上皆云巽在牀下而吉凶迥殊何也大傳曰巽德之制也何氏楷謂凡巽之所以致亨皆陽之爲也所謂申命乃陽事也牀下者喻言陰邪之伏肘腋二以剛中而遇陰邪始伏去之易耳史巫祓除焉而已上九處巽之極過於巽順失其陽剛之德而令陰邪

深入蓋非一朝夕之故矣二之牀下言其近近故易去上之牀下言其深深故難克蓋既不能如九五丁甯揆度於事變之前及事至而又失斷割之用所謂喪其資斧也當斷不斷而太阿之柄下移申命行事之權盡失之矣

上六引兌　兌之所以爲說以三上二陰也三在下位上無所應以求說於人爲事所謂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權勢之途者也故曰來傳義謂來就二陽其實居二兌之間左右逢迎無所不就幸而得志亦凶道也上六成說之主朝之所謂耆舊世之所共推重者也而性本陰柔其行己也甚恭謹其與人也甚和平其處事也

若老成其事上也若忠信非之無非刺之無擧盍不獨軟媚之人相得甚歡卽公正之士亦不違與爲同異衆皆說之故曰引兌也惟上之人亦且深信而尊任之九五之所以孚于剝也陰消陽之謂剝上六一陰耳夫何能爲不知夫陰柔之類其性易入其氣易染旣相引于說久之而師師濟濟者悉化爲同志而剛直之氣消骨鯁之臣退矣孚于剝之所以有厲也然則上六何以不言凶曰九五孚于剝而知其危則可轉危爲安不知其危則凶在九五若上六者享容容之福以終其身如馮道居五代事昏主而安遇英主如周世宗而亦安盍衆皆說之故也何凶之有

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先儒多解嗟爲嗟悔謂能悔其不節則有補過之心故得无咎其說善矣愚謂制節謹度葢有道焉六三陰柔固不失之縱奢然不中正則不得其道于是焉而咨嗟以求節若云者有商度未安之意如是則人亦諒之矣象傳所謂誰咎者言以不節爲嗟誰其咎之也六四柔順得正故曰安節此爻勉爲節而六四則安也若程傳无所歸咎之說竊謂未允凡易之言无咎變例而解爲无所歸咎者愚皆以爲未當也

翰音登于天　中孚之義取中有實德而人自信從九二之鶴鳴子和好爵爾靡豈外求者哉六三陰柔不中正而欲求信於人人信之則鼓而歌或疑之則罷而泣憂樂自累其心何孚之有然猶非凶道也上九志在飛揚求孚而不知止其爲人也詞華外著而不衷於理聲聞過情而了無其實是全失中孚之本也翰音之與鶴鳴相去遠矣鶴鳴止於在陰翰音乃欲登天其可謂不自量者歟窮則如東京太學之標榜終遭黨錮達則如殷浩房琯之徒一跌而不復振矣故象傳曰何可長也

王次山曰諸篇或推廣折中之說或出獨見並義蘊宏深辨析精當非淺學所能窺測至如需于酒食咸其輔頰舌晉其角引兌數條尤究極古今之情僞利害使讀者悚然足以爲戒信所謂有物之言不可磨滅者也

論語集註疑義

直哉史魚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史魚之如矢雖欲卷而懷之不可得也愚謂聖人尙論全是表章感慨意思未應有此曲筆其並擧而賛之正以見並行不悖之意必若所言則將曰直哉史魚非君子也君子哉伯玉猶未得爲直乎固不可也楊氏之說由於視直爲粗淺而以君子爲精微故强生軒輊耳

子謂子産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産君子之道四是也此論殊謬凡稱美只是標擧大槪如孟子稱禹湯曰惡旨酒而好善言立賢

無方豈得謂此外無可稱乎有君子之道四則君子矣其所未至不更於言外有未滿也臧文仲夫子每致微詞其意曰文仲之失甚多就其不仁不智已有此數端耳人而不仁不智且有此數端則直不仁不智之人矣其餘自無足觀不得謂所善者正多也聖人之所惡則曰所善者多聖人之所取則曰猶有未至何其好拗也

雍也可使南面程子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心中如何無物所行如何自簡居敬則念念操持事事檢點豈如所謂靜觀法界徧照虛空者而云無物哉所行雖擧大綱其中條理次序輕重緩急正費斟酌今曰自簡則是無假作爲而有不可思議之妙矣此與仁者安仁註謝氏曰仁者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語病正同顧亭林直謂之莊列之言非吾儒之學也

博施濟衆程子曰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不贍耳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不及耳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此言非也少者雖不衣帛食肉亦自有所以飽食煖衣者在施之不博非謂帛與肉之少也天下大矣衣之食之之道雖甚備具至於煕煕皞皞亦只是大段如此七年之水

九年之旱其時必謂無一夫之不獲實亦斷斷不能所以云堯舜猶病也聖人正慮九州之內濟施有弗及耳何暇問海外乎後人想堯舜三代時不知如何境界若向實際理會便見治化之難

陳成子弑簡公胡氏曰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擧先發後聞可也此論未允又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是以力不以義也此亦不然用兵固必以義亦豈得不量力而處之使其勢必不敗一擧而覆宗國孔子甯亦爲之乎如謂以義則必勝而無敗天下固無是理如謂但出於義不必復計成敗

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成敗且不計何事於懼何貴於謀又云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當是時非獨天子式微而方伯亦已無人獨越句踐爲强耳其往告之乎子畏於匡註胡氏亦曰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此說尤迂仲尼之在古今則聖人也其在春秋則匹夫也而羣弟子爲泰庭之哭天子爲之馳檄諸侯爲之投袂乎何其闇於事勢也

願閔子之志程子曰學者須識得聖人氣象此語乍看甚覺高妙細思之未敢以爲然子曰回之爲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聖門之學如是故其無行不與只在日用常行聖人未嘗教人觀其氣象天何言哉之

喻正恐人舍其日用常行而但求之言耳非以天自居也子貢比之天與日月所以曉愚人而溫良恭儉讓亦就動容周旋上看得親切雖形容語無夸詞至如顏子高堅前後皆在工夫上說非氣象之謂昌黎云孔子之道大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惟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當時親炙者不過如是去之千百年讀其書一句兩句終身服膺猶未竟其業乃欲觀其通體氣象竊所未喻氣象與道俱也學道者有一分地位方有此一分氣象到得五六分地位自有五六分氣象所欠雖只幾分不曾到得亦便不能識得假使識得亦終不能到得兀然端坐而深思之自謂得之一舉動而迂疎褊陋之習自如故知聖人氣象非可以空言求也程子曰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聖人之同於天地亦旣知之矣而無益也不如實在去想老安友信少懷之事是事也自聖人賢人以至鄕黨自好匹夫匹婦人人有之日日有之量則聖所獨也事則人所同也不求踐其事之所同而求識夫量之所獨無益也子曰朋友信之曾子則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一事也而語有安勉之異矣夫以顏曾識力親見聖人氣象何不學他說話卻只近裏著己豪不敢溢蓋誠有見於工夫地位不可假借而放言高論之爲非也此之謂實學此之謂虛心今不理會曾子勉然之工夫而摹擬夫子安然

之氣象無益也但講氣象道理便涉虛虛處不可著脚登山巔窮河源力不足而後止若只終日望嶽便謂氣象都已領畧雖是第一等胸襟亦未免太省力矣

說性上

天下至不齊之數莫如人而聖人以三言蔽之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後之論性者不出此矣程子慮與性善之說岐而曰此氣質之性非其本又曰此語其才聖人之言猶有滲漏須彌縫耶又言人苟以善自治雖昏愚之至無不可移程子之意固以警庸流然亦似是而非人能知以善自治則亦不得謂昏愚之至矣謂之曰昏愚之至則必不能以善自治者也使其猶有可移聖人肯以此言絶爲善之路耶程子亦曰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所謂下愚之不移也然則天下自有此一種不移之人但亦如上智其數少耳惟其數少則與性善之理並不妨礙不必曲爲之說韓子三品之論亦就聖人之三言而衍之然亦終不若三言之簡而盡

說性下

人性有氣質之偏使其得聖人以爲依歸而化其偏以底於純粹之域何如曰是不能聖人於狂狷之士屬望之甚至而卒不能化狂狷爲中行大約去其已甚斯已矣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孟子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他日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然則使夷惠而遇孔孟吾知其雖相慕愛而隘與不恭自如天地靈異之氣固有所偏鍾非獨夷惠也且如汲黯之戇周勃之木彊孔融之跌宕李膺范滂之徒之激豈非偏到至處然使天不生此一種人物卽不成造化世無此一種人物卽不成世界矣聖人懸一中行之道以庶幾狂狷者之從我而去其已甚是其範圍斯世之苦心耳有國家者必欲痛折一世之人材而使戇者激者木彊者跌宕者悉俯而就我此則不知其何說也雖然有說焉爲若人之不便於我也乃若尙論古今人物初無不便於我之處而痛折之尤甚以爲麤才末節屛不得與純粹者齒尊性命之儒抑氣節之士而人材不逮古人遠矣噫吾見今之純粹者矣

傳心說

日知錄引黃氏日抄云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舜以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辭也堯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永終之上所以警切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辭也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幷其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之者以命禹耳豈爲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指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卽心是道其後乃以三聖傳心爲說矣亭林先生曰心不待傳也斯破的之語也愚嘗推而論之傳心二字乃後儒

論治之病根其意以爲爲人君者苟能專治其心而得其相傳之統則冕旒垂裳而天下治矣天下有一君者出兀然於深宮中與其理學之臣執策案序參誤訂疑以日夜研窮於此研窮之未熟而天下且已大亂奈何然則是無事於心耶曰心者理而已矣而理者卽事物而存不可以空言求也又非求之之功竟而後出而爲治也自一心而達之家國天下隨事考驗隨時省察常懷永終之懼而已未有專言治心而可以致治者也孔子之論爲邦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而論語卒章歷敘治統述堯舜之言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述湯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述周曰大賚曰權量法度興滅擧逸其詳如此莫非此心之所貫徹而不言治心心至虛也言正心則可言治心不可故曰六經孔孟之書不言心學學者終日治心自謂功夫已至及出而小試而所行已不免乖違或旣誤而猶不自知者虛不可以爲據治虛則必至窒滯而不知變通醫之有方弈之有譜閉門而熟習之擧手而不可救矣善醫與善弈者百變而不窮豈非其心之爲乎豈其治心之爲乎故使堯舜而生漢唐必有所以爲漢唐之治者覩殷周一變矣生於宋明必有所以爲宋明之治者覩漢唐一變矣使孔子而生於今則於漢唐宋明之治亦將有取焉爲

邦之問必不自韶舞而止堯曰一篇必不至周政而絶後儒覩堯舜世界一若胡寬之營新豐有不可移易者非獨不知心亦不知治道耳夫道不變而因時則有變故道可傳而用心不可傳要以審擇厥中使事事皆合於理以爲致治之本而弗至於困窮而永終焉此則先聖後聖之所同而非傳心之謂也

讀漢書雜說四十則

漢初人材所以獨盛者以其不設科目不分文武科目不設則質訥强毅之士進天下惟質訥强毅之士然後能任重致遠是國家之元氣也文武不分則吏不至擁空城而人習於鼓鞞無恐懼失措之患司馬相如嚴助皆以文士任軍旅單車持節功效偉然若在後世天下且騷動矣老泉所云爲吏而吏爲將而將惟漢人能之

漢世極重薦士故衛霍武臣耳而傳贊以其不能招選譏之司馬遷太史令耳既被刑辱任安猶教以進士而張湯以酷吏史稱其推賢揚善鄧通乃幸臣史亦譏其不能薦達夫惟文武之臣大小之職皆以推薦爲首務故下無遺材而得人獨盛唐宋已下以此爲大臣之盛節矣嘻使司馬相如在後世烏得不爲狗監門生耶

漢世大臣類多伉直魁閎之氣鮮雍容俯仰之習然有負重名而懷大姦者兩人韋元成匡衡是也元成希宏恭石顯指劾劉更生不忠劾朱雲暴虐無狀史於本傳隱其事而載詩二篇觀其詩前以隊顯爵爲愧後則曰無媮爾儀以保爾域又曰我之此復惟祿之幸其竊祿希寵情態宛然匡衡諂附石顯力過陳湯之功顯敗卽條奏其惡非無恥小人不能爲且其始進以史高高傾陷蕭望之不聞救正之言則安知不陰助之也世徒美其奏疏本經術天下有經術之士而昧邪正之義者乎匡衡元成繼相而漢業衰矣張禹翟何足責哉後世鄙夫用儒雅緣飾雍容俯仰爲苟全之術則二人實開風氣之先

霍光傳奏昌邑王罪有曰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是時雖霍光秉政而昌邑固新天子也食監太官職之至微者敢於格新天子之詔而天子亦無如何漢之士氣臣節於此可見符璽郎不肯授璽又豈足異乎此雖細事然後之宰相尚書有必不能行者矣

霍光初甍弒后之事未著也而魏相已有破散陰謀之說蕭望之引季氏擅權卒逐昭公雖曰忠計亦近於譖矣盍兩人皆有憾於光者也惟張京兆雖亦以正忤光而當霍氏罷侯之後所上封事猶云羣臣以義固爭明詔以恩不聽斯爲平允

魏其武安廷辨曲直此卽令會議之局顧惟汲鄭是魏其鄭後亦不敢堅對者以太后故也至哀帝時會議丞相王嘉罪皆承上指以嘉應迷國不道法龔勝獨異議明日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無所據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適劾之時西漢欲末鄙夫在位而勝以經生風裁若此汲鄭且有愧矣雖然汲鄭之不堅對雖以太后故嘗亦不滿於竇灌耳夫武安固小人而竇灌亦非長者也

漢初不尙虛名至孝景時竇嬰最貴重通賓客始以名相傾動如袁盎輩皆附之以成名獨鼂錯爲人陗直又自以結主知必不附嬰此嬰所憾也盎之譖嬰實助之故盎傳曰兩人素相善長安士大夫爭附兩人錯傳曰嬰與錯有隙又云會竇嬰言爰盎著之兩傳以罪嬰也蘇氏論鼂錯以錯欲令上自將而已居守爲非計按此語獨漢書有之歸震川曰此盎傳致之辭當時因難以削地爲錯罪也故史記弗載愚又謂令上自將此寇萊公所以勸眞宗也若錯果有此議亦未得爲非計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吏治莫盛於漢趙廣漢其最著者鉤箝以搆民鉤距以

求情此猾賊之所爲烏足稱治道乎界上亭長戲語何自而知不過多寄耳目於小人以得之如後使人爲相府門卒司不法事用此術也最鄙淺可笑而史稱其發擿如神此曾足爲神明歟雖然衞嗣君以此治其國唐宣宗以此治天下矣於廣漢何誅

明人評史率求之起伏照應之法此不可以論先輩大家之時文況史漢乎先君子嘗言予弟幼年看通鑑先盡屏宋人之論斷讀史漢必盡埽明人之批評眞至言也

孚格非論文謂馬遷之視邱明如麗倡諧笑異於絕代之姿班固之視史遷如壯馬服重而不能一騁千里韓愈之視班固如蓬蓽儒生鏘鏘記誦遇不學無術之公卿子弟而體已下之矣文叔通人也然此論直是不讀書人語非但强作解事而已

史記敘垓下之戰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淮陰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文僅六十餘字而軍容之盛兵律之嚴爲從來所無此敘戰極筆也班氏畧之殆不可解

食貨志中間敘武帝時事皆襲平準書嚴太僕思庵曰平準書有正筆有旁筆其言國用不足造鑄錢幣算商告緡者正筆也其言伐胡開渠濫賞酷刑者旁筆也旁

筆所以爲正筆之襯非史公無此力量此志通體讀之文格迥別

漢書仍史記舊文而字句間有刪削者細玩之大畧舊文爲勝試舉一二如叔孫通傳原廟起以複道故此與下諸果獻由此與兩句遙對總見叔孫生將順過舉以成一代儀法漢書刪去前句便少味又如張良傳敘四皓事良曰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語特鄭重漢書去天下有三字又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前隱其名至此始自述文法奇而讀之覺紙上聲光奕奕漢書亦刪去似減色矣此類殆當時不甚檢點非必皆有意也

史記王陵敘陳平傳中漢書另爲王陵立傳而其後仍歸到陳平則不若插敘之妙矣史記此類至多如李廣傳插敘程不識又如季布傳牽入季心弁及袁絲灌夫籍福末又附以丁公旣省幾許小傳又不遺漏而於本傳倍覺精彩此法班史亦間用之後來無此筆力

班氏能詳如淮陰用兵多多益善至如霍光傳於廢立盛衰之際纖悉具備而輔政之勳前曰迄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後曰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如是而已不贅舉一事惟其能畧故詳處益寬然有餘

史之傳其人也必注意其所尤重者而它則畧焉端緒雖多必出於一如張敞傳只載霍氏封事一書已下惟歷敘其膠東相京兆尹及冀州太原之治迹而傳末猶波及其弟武爲梁相事所以然者所重在吏治也它如奏鶡雀則見之黃霸傳而其諫方士及議美陽鼎不宜薦見宗廟此二事尤偉皆立朝大節有後世大臣所不逮者而見之郊祀志皆不闌入本傳此之謂史裁後人作傳必臚列生平惟恐漏畧則適足以汨亂其體而其人之精神反隱矣兩漢以後之史類然惟五代史及韓歐碑誌之文能深得此意

張湯杜周雖不列酷吏傳而傳贊未嘗不首罪湯周且曰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則其懲惡之意已著而別與子孫同傳亦其體不得不然耳或以爲曲護之或又以爲有賢子孫贖父罪所以教孝皆妄論也諸傳中如云是時趙禹張湯爲九卿矣又云後一歲張湯亦死又義縱死張湯敗又咸宣自殺而杜周任用參錯互見皆所以不沒其實爲贊語張本或以爲二人旣不入酷吏傳不宜仍史記舊文此等當刪去者亦非也

田延年名臣也不當入酷吏樓護朱家郭解之罪人也不當列游俠

日知錄云史記淮陰侯傳末載蒯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餘味淮南王傳中伍被與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漢書悉刪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爲一傳蒯最冗伍次之二淮傳寥落不堪讀矣此論最精然此論其文耳若以史之體言則蒯伍苟非附見固不應裒然自爲一傳

史者賢者之識大也將相名臣而外如儒林隱逸權奸佞倖夷狄盜賊此皆有關係不可闕軼舍是則甯畧司馬氏發憤著書非一代之史故有刺客貨殖游俠諸篇其別爲名類者不欲混名臣將相之儔也若一代之史即無取諸此班氏仍之非史體也蒯通伍被楊王孫云敞等既不可別爲名類又不能割愛又不能附見皆自爲一傳非史體也後漢已下益宂雜矣

史記貨殖傳自漢興已下雜敘天下郡國民風土俗人情物態筆力奇縱有囊括宇內之勢班書悉刪之則是

專爲富人立傳也不惟失作者之意而文亦無餘味矣班氏敘兩龔諸人首引夷齊四皓及鄭子眞嚴君平其發端如此而傳中諸人皆爲大官自當在名臣之列與所稱引爲不倫矣惟龔勝晚節近之贊云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于是爲貴漢之清節者獨此數人而他皆懷祿耽寵者乎彼梅福二疏之屬何以不在此數且貢禹與石顯相結納其爲清節難矣而篇末又載王莽時名士兩唐仕莽封侯顧稱其忠直贊雖譏之要之兩唐及紀郇等皆不宜附龔鮑後以污簡冊且亦不類此篇首所敘者獨行之高士也中所傳者在位之名臣也末所及者無恥之小人也其體乖矣

十七史未有傳外戚於四夷之後者獨漢書爲然著其禍之甚於夷狄也敘五侯於元后傳中繼之王莽而漢祚中移史臣之戒深矣

王莽傳中卷首始建國元年及後世祖起兵不正討賊之義書法皆未當

敘傳初成帝性寬一段以明後宮外屬獨班氏無間言耳然以劉向王章朱雲之竭忠而謂之肆意犯上帝師諸舅史許之見劾而謂之被文傷詆亦爲不善持論

食貨志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言所得千百倍耳師古謂千錢百錢非也觀下文通王侯力過吏勢千里遊遨冠蓋相望云云然則千錢百錢何足言哉

劉向傳上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註持謂扶助也而日知錄云不字衍持者挾制之此說非也霍光傳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則持乃主持之意師古得之

蕭何傳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服虔應劭解爲無嫉害不刻害案趙禹傳亞夫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則非無嫉不刻之謂矣師古以爲無人能傷害之亦似紆愚謂無害者猶今人之稱吏胥謂其不壞事不作弊云爾

上林中多空地弃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獸食言令民得墾其中毋但長芻稾收爲獸食也師古謂不收其稾稅者恐非

曹參傳與窋胡治乎師古曰胡何也言共窋爲何治義未明胡治猶言何罪元后傳與何治而壞之師古註與音預言何罪於汝無所干預也語意同

申屠嘉傳上曰君勿言吾私之言君勿過責吾實私幸之耳此與下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意正同帝不敢於大臣前文過飾非且若有羞愧之意讀之可想見也師古以爲欲私教戒之恐非

蘇武傳陵惡自賜武日知錄云蓋嫌於自居其名耳師古註謂若示己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者非愚謂嫌字

之義亦未盡上文陵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陵之所感於武者深矣身與武比肩爲漢臣今武執節而身爲降虜乃又以不義之物爲賜盇亦羞之也此惡自賜之意也

東方朔傳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不足猶何足也劉攽謂不字當作亦字者非

談何容易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曲而迂以劒割肉而去之日知錄引裴松之註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蘇武傳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愚案去之爲藏又見於陳遵傳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藏也若此傳上云伏日當早歸

請受賜卽懷肉去則此去之直謂徑去耳不待詔而割肉而徑去故爲無禮懷肉非所責也

王尊傳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此因張輔以戒飭諸吏言丞等宜相戒有貪汚如輔者亦隨入獄矣師古疑丞教張輔令其避罪故以此言豫敕之恐非審爾丞亦郎時收繫何豫敕之有

田延年傳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通者從公家通理於義未明龔勝傳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後漢書來歷傳屬通諫何言皆作共字解事欲窮竟卽當與焦賈兩家共質也師古又曰光忿其拒諱故不佑之詳上霍光語亦無忿之之意使就獄得公議如田大夫所引春秋以功覆過之義庶或可免盇欲寬之非忿之也觀下延年曰幸縣官寬我此可見矣

董賢傳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師古曰家人猶庶人盇咸自謂愚謂家人子猶言僮竪直指賢耳以堯禪舜之文命賢至使長老心懼此豈凡兒所堪明其必敗也上文云咸惶恐不敢當其不敢結婚之意已見此又私語其故亦所以戒其壻也儒林傳此家人言也師古曰家人僮隷之屬

南粤王傳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上中下者當是錦綺有高下或其品式有等差師古以

爲緜之多少厚薄恐非

元后傳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此因太后語激切舜無可措詞故言臣等更有何說但恐莽必欲云云耳師古謂不可諫止者非

何武傳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異姓正指外戚師古謂非宗室及外戚者非

白虎通說

君子之所爲立言者三明道也救時也質疑也道非諸子之所及矣劉向楊雄之徒大率考時事之得失辨古今之疑義非是則不爲苟作班固善言者也白虎論著其在質疑之間乎雖然吾讀其書而疑其心彼其與於竇憲之禍也不可謂不幸爾固之言曰天子有不臣三而妻之父母一焉嗚呼吾有以知其心矣昔者聖王之垂訓也法天地定尊卑君尊而臣卑夫尊而妻卑凡以明尊之統於一也國無二君家無二尊故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父以尊崇母以厭降聖人固知夫末世之必有以外戚而干政者而抑母族退后黨以明著其禁故

家宰有攝政之義母后無臨朝之文冢宰全乎其爲臣而母后近乎其爲君惟其近乎爲君也故君在則比於臣夫亡則從其子使不得以君道自處而推之外族之遞殺而不爲薄且夫后與君體敵也而猶比於臣則亦無往而非臣矣后之父母不尊於君之諸父兄可以臣諸父兄而不可以臣妻父母有是理乎彼固之言謂其父母未及於兄弟也君於其后之父母既不得而臣之則君於其母之兄弟將不得而臣之何也妻之父母不尊於母之兄弟厚於妻父母而薄於母兄弟又無是理也是固其漸也嗚呼固以是悅於憲歟觀其爲憲勒燕然也而曰納于大麓過矣非臣子所宜言也其視董賢之册稱允執厥中者豈異哉卒以啟其不臣之端破竇而亡身言不可不愼歟或曰固之引春秋亦有說乎曰王后之尊不加於父母者后自不臣也娶於國中之無臣者正慮其弊也諸侯又不同於天子也或曰固亦溺於漢之積弊而云然未必其爲黨竇而發也曰若然者則於救時之義亦失也

嚴思菴曰逐層剝入簡潔老到直造古人

陳晃復曰公羊傳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云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此等解經鑿而俾葢班說之所因也以天子又不同於諸侯破之豁然矣禮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其證也孟堅附竇從

通德一語覷定未經人道文筆更明辨

晉史說

史之作也將以考政治之得失明善惡之勸懲是故不難於搜採之備而難於持擇之審不難於故辭之麗而難於體例之當也余讀晉史恨其煩蕪雜駁漫無紀統輒爲標摘其尤失者三論之如左其一曰史以道政而言非所尙然至於晉方以清言釀禍則固不得而遺之遺之不可悉載之不能述史者將如之何曰錄其出於名賢之口而尤足聽者以標其大槪而痛論其失一二見之其它直削之矣角剌於齒牙求工於一字嬰兒學語曾何足稱至若阮籍以殺父爲名言殷浩以夢棺爲篇論小人羣居之談有識者方掩耳而走而以汚我豪

素書之簡冊哉其二曰史之褒貶也微而顯一字之重輕不可以不審非直爲前人計也君子一言而智不智係焉是故或循名而責實或因事而表微非苟焉而已自班馬之書其精如彼然猶有如歐公之論所謂愛憎抑揚意見出入者又況隨聲附會背謬是非若晉史之甚者乎王戎慕伯玉之節何曾比文王之孝樂廣親進璽於賊臣而被以伯夷之風王湛僅見稱於兒子而許以宣尼之契名之可惜孰甚於此且夫一代風徽當時影附維持之責正賴史臣晉之重門地而貴風流也自上及下靡然從風故以陶侃之忠勤見疑於當路卞壼之幹實不列於名流謂侃有窺窬之志者非庾亮諸人

之誘辭乎謂壼無宏裕之性者非王導諸人之微論乎旣同異於生前咸排擯於身後晉紀之壞畧由於此後人執筆安可不爲闡論而亦樂助之攻也乎間嘗循其論列大較如戎衍之流所共容賞者則標玆識鑒卽以定彼品流是小人之臧否遂可爲不易之論也若其王庾之徒所共畏忌者則亦同議貶不復究其本末是權門之進退猶行於異代之史也嗚呼豈可以爲訓乎其三曰史者輔經以行者也其文則史其道則經故其體不可不嚴史之所削而後有說家以繼之義比采葑無遺下體不賢之識小說之所以爲說也識同觀樂自鄶無譏賢者之識大史之所以爲史也范史敘獨行諸君

猶曰情跡殊雜難爲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誠以貫序無統則整齊益難然則聚一代之才合百年之事或刪或附去取詳畧體有固然非意爲軒輊也今就晉史畧舉數事言之畢卓以盜飮郭象以竊注皆裦然爲一傳此何所取乎段灼訟鄧艾之功秦秀譏賈何之謚其文宜附本傳以彰美惡從而析之失其旨矣亦有不必附者何曾傳附以傅元之論周處傳附以潘閎之詩比擬失眞薰蕕異致奚取煩費也又有附之而重出者徐甯傳旣見於桓彝錢鳳傳旣見於王敦無他事業複敘姓名奚取重沓也王謝桓庾諸家之子弟多有可刪拔其尤可矣不必敘之如譜牒之詳也皇甫謐已下之

篇章類無足取撮其凡可矣不必載之比卿雲之例也他如孝友諸傳人既多慙文尤不振列王宏於良吏則事乖大雅敘夏統之高風而語同小說凡若此類未可悉數舉一切委巷瑣屑悉臚於書談笑爲資煩穢雜出若使奮筆芟除大約什可四五言乎別裁則無識言乎體例則無紀矣嗚呼史之難也誕且穢者比比然矣若晉史帝紀載記之文亦自整飭可觀獨於列傳之所未當而竊論其大畧如此以正於世之有事於史者

讀顏氏家訓說

予讀顏氏家訓歎其處末流之世傾側擾攘猶能以正訓於家庶幾乎道矣其論文體固不能無溺於時而識正誤謬考據得失亦可謂卓乎大雅者歟信哉其能以訓也獨其歸心一篇我不可以無辨夫所謂內典者吾誠不知其何如如或好之則亦同於老莊之書備其爲一家言已矣之推乃引而合之於儒爲之疏通而證明之甚之曰是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噫豈可以爲訓乎之推之謂不可及者剖析形有運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人善辨才智慧是爲極矣吾則以爲聖人之道莫載莫破天地且不能加也何有於形有何况於羣生彼法未來其所以運載者未嘗息而剖斷者未嘗晦曾未有以增益於其際也且夫既已空矣亦復何歸所歸既空何門之樹何善之入以此爲智適見爲愚以此爲辨未爲無礙仁義禮智信者吾儒之所謂道也之推曰內典初門設五種禁而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異哉之推之所謂仁義禮智信也夫以不殺爲仁庸詎知夫有以必殺爲仁者乎以殺爲不仁庸詎知夫有以不殺爲不仁者乎五常之道至粗至精其行之也有經有權彼五禁者以爲仁義禮智信之一端焉斯可耳以是爲極不若是淺也之推既從而稱之又慮其負謗於世而爲之釋則吾亦將因其所釋而釋之釋一曰夫遙大之物甯可度

量今人所知莫如天地而迄無了者若將以天地之變化驗彼佛法之神通何其謬也天地之變者時也運也其不變者道也聖人知其不變者而已就如所云則夫宇宙之內智有所不及明有所不睹而又遑知其他海外九州鄒衍之妄誕恆沙一粒彼法之元虛相提而論其儌正同談海外者其身固未嘗至海外也鄒衍何從而知之言恆沙者其身固未嘗至恆沙也之推何從而信之以天地有象之疑猶爲未盡而欲於無象者以擬議其象其亦惑矣釋二曰信謗之徵有如影響時儻差闕終當獲報此尤惑也聖人言善惡不言禍福言禍福不言報應善有餘慶惡有餘殃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其理固然也禮樂以導於前條律以驅於後猶不能使天下之人皆懷刑畏罪以就於善而欲以泯泯不可知之報應以整齊其民亦見其疎矣惟庸夫愚婦深信其說而趨之如歸乃其信而趨之者其身固嘗蹈於現在之禍而不知甚矣其疎也爲賢者之不可不明其理也賢者擇於善惡而禍福有不計者矣爲庸愚之不可不知其說也庸愚溺於報應而善惡有不審者矣兩者俱無益焉而又安所取諸釋三曰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士於全行有闕則僧於戒行有玷士猶求祿位而僧何慙供養此言可以媿吾儒而不可以爲是也士之不才猶得什取其一以爲用民食其力士食其業廢力而失業則固王者之所不容也今天下羣僧無慮數萬無事而教之不得而教也有事而使之不得而使也是上之人常失數十萬人之用也不才之臣之居於祿位也以其位之不可闕也王者易其人而不必易其位毁禁之侶之慙於供養也非謂其養之不可闕也王者禁其養而安得不禁其人是固不可同年而語也釋四曰儒有不屈王侯隱有讓王辭相安可計其賦役以爲罪人而內教亦猶是矣此又不通之論也夫儒之所謂隱者必其道誠有過人足以當朝廷之辟命而志有不屑焉故隱也豈今林林者之盡謂之隱也且彼隱者亦自有其職業不聞以山林之客而受供養之資而烏得而議之甚矣之推之惑也世名妙樂國號儴佉其地如何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其物如何必如之推之說舉一世之人盡舍其業以歸於無何有之鄉而後乃合大覺之本旨也釋五曰今人貧賤勞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以此而論安可不爲之地是故形體可死而有不可死神爽可棄而有不可棄也此尤惑之甚者矣貧賤者命之受也勞苦者時之爲也皆不足以爲道累其有怨尤此則婦人女子之所爲之推儒者不宜有是言也且彼以貧苦者宿世之愆曾不知怨尤者今世之累不思泯怨尤於今而欲絕貧苦於後其亦計於遠而忽於近矣彼其所爲修者何也爲善焉耳佛法有靈何不報

爲善之益於身令天下昭然共曉而必曰以俟後世也生乎今之世者旣不能知其後生乎後之世者復不能知其前於是則從而愚之曰此其爲前之功此其爲後之福而當其身毫無與焉是直舉其身而棄之也嗚呼尙何形神之有哉君子但知修其身是故愛其神而保其形愛之奚爲曰將以有爲也保之奚爲曰欲以全歸也可以朽可以無朽可以昭於天可以歿於地者此物此志也若舍其身而求之兀然而生寂寂然而處是其形固已死而其神固已離雖其身之存亦所謂尸居餘氣者耳之推欲援儒以入於佛而復以君子之克已復禮濟時益物者爲比以爲衍慶於天下猶其延福於將

來而不知其說之鄙且倍也嗜佛之爲書昌黎闢之東坡樂天之徒未嘗不好之闢之非謗也好之非諂也之推則諂矣之推雖諂佛而實無以窺其微大氐皆俗僧福田利益之說而又欲調停於儒釋以自掩其跡是固不可以乖訓也闢之與好之者不妨兩存若之推之說固不可以無辨也

嚴思菴曰辨折透快筆力勁爽在曾子固梁書目錄序之上

陳見復曰讀至生乎今者一段眞覺妙論解頤曾爲人删刻家訓不錄歸心篇不若辨而存之尤足明道解惑

書李習之奏

李習之居史館欲著元和實錄奏以謂凡人事跡例得取行狀爲據而行狀多不實請自今爲狀者不得用仁義禮智忠肅惠和等虛詞但指事實說直截而自見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勿受依此者乃下太常牒史館習之之議將爲史者澄其原而非有惡於爲狀者也今世居大官者其歿後必有狀大署皆虛詞而詞尤不文煩蕪如出一手令習之見之當何如雖然習之之奏亦苛矣其言如狀魏徵但實記其諫爭語狀段秀實但實記其倒用司農印及以笏擊朱泚事習之益嘗爲昌黎公狀通體無飾詞其筆力誠健耳習之之筆力旣不易爲

而昌黎魏段世豈可多得耶它有小善者不稍飾之何以成文且習之生元和時朝不乏偉人而其言若此藉令生於季世而用其議雖小善且不常有若但書其官爵姓氏遷除歲月旣不可以爲狀而奔走唯諾容頭俯躬之態又不可書於狀也則考功者安所得狀以牒之史官耶此數十年之史將獨有紀而無傳耶嗚呼其難哉

陳見復曰戲謂易紀傳體爲編年庶不甚難矣蔡中郎以碑銘著稱其文率多習之所指知虛辭相扇古今一律耳

書正統論

歐陽子爲正統之說而蘇子非之其所著論誠辨矣雖然蒙有疑焉蘇子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且蘇子之於正統所謂與之名而不責其實者也正天下之不正合天下之不一非有其實者誰能當之蘇子曰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無有如魏之强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若然是率天下而相競以力也天下之惡夫爭也庶幾其有曲直之衡是非之辨而猶懼其不顧也今而明告之曰惟强是與是教爭也且吳與魏勢不敵矣唐之亡梁晉之力兩立之勢也曷爲而與梁蘇子曰觀天下之所

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若然是尤率天下而相競以簒也漢之亡獻帝在魏魏得而廢之而簒之而當時謂之君後世與之統唐之亡昭宣在梁梁得而弑之而簒之而當時謂之君後世與之統吾甚惜夫吳與晉之不得其君而簒之也彼簒弑者或時至而疑猶慮天下後世之不我與也誠知其如是曹操不復爲周文王已蘇子曰吾輕與之名名輕故舉而加之簒君不爲過雖然名亦何可輕也且蘇子未睹夫名之爲重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試以通鑑所書晉梁之事觀之今日弑其君簒其位明日大書曰制削奪李克用官爵矣晉以兵來討大書曰入寇矣嗚呼討賊也而謂之寇唐之官爵也而亂臣得而削之有是理乎旣已加之名其勢不得不從其名以書其事言之不順孰大於是我故曰蘇子未睹夫名之爲重也歐陽之史不僞梁通鑑之不僞魏與梁皆大謬也然則爲正統之說者宜如何曰無爲爲是名也歐與蘇之論不作可也通鑑之書法宜如何曰以甲子紀年著列國之號正討伐之名如是而已

陳見復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立正統之名雖極善論終處於必窮之勢歐蘇之論不作可也知言哉

漢魏二孝文優劣論

或問自古守成之主漢與元魏二孝文最賢其德孰優曰漢文爲優問者曰夫漢文穆然無爲與民休息而已語於制作則謙讓而未遑魏文雖守成也實兼創造之勞其聰明才智之用書之史册爛然矣而子顧少之何歟曰此乃漢文之所以爲優也古之稱舜者曰無爲舜之憂勤至矣然而謂之無爲者舜葢温恭咨詢舍己從人而未嘗以其首出庶物之能沾沾自用也漢文之德固不及舜帝紀所載自詔書數篇而外亦無殊異之績然至今讀其文使人邈然思考其治未嘗不延頸企慕也延祚四百絶而復續非其至德之詒歟夫魏文英雄之主也其賢於世主者有三而用夏變夷不與焉讀書講道文采蔚然其學不可及也臨朝考績黜陟惟允其識不可及也提鞭指揮南北震動其功不可及也是誠所謂聰明才智非常之器哉乃我爲魏文惜者正在此且夫魏文固非沾沾自用恃此以拒人者也當斯之時俊乂如林親賢在位亦嘗斟酌往復兼資羣策然而人主既以其聰明才智紛紜肆應常有以屈服乎人臣下望之如神明其勢必有所不敢盡而思慮之所不及則得失往往互見而利弊亦常相因是故志欲變易風俗而事或悖於人倫威能加於四海而近已失之房闥其道足以致太平而不足以培元氣其法足以整齊天下而不足以固結人心不再傳而天下大壞豈足異哉我觀漢文欿然若不學然先王之謨訓猶有存焉識條侯而屬之景帝則社稷賴以不傾遣使詔粵而粵懼命將備邊而邊安凡魏文之所長皆出其上而不見有赫赫之迹此眞帝王之度也論者曰唐之太宗貞觀之治盛矣其視魏文何如曰太宗以才陵人葢亦相類二主者其才皆足以定亂亦足以召亂何以言之彼靈后之亂魏也武氏之亂唐也夫有所受之也彼見二主舉天下惟所欲爲竊慕效之已而人果莫敢異同則遂肆然而無忌吁此非所謂弁與其聖智之法而竊之者耶古人有言曰國之利器不可示人又曰圖治易也堅凝之難則二君之謂矣論者曰如子言漢文誠優矣其爲治尙清淨清淨足以盡治道耶曰然虞廷之戒曰元首叢脞哉夫清淨之反必至叢脞知叢脞之爲害則知所以爲治試舉一二論之齊明帝躬親庶務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啓聞取決詔敕鍾嶸上書諫帝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嚐其所謂機務者賢宰相所弗屑措意者也齊明不足道已隋文帝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過失羣臣懼罪不能自決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亦以文簿取判天下大器欲以狙詐之術獨斷行之其功業亦赫然可紀亡何骨肉相殘蕭牆變起其身僇辱而天下亦隨以亡嗚呼隋

文之功業庸詎不若魏文唐宗特重之以猜刻而叢脞益甚故其禍亦更烈後之人主志乎魏文唐宗之治而才識不逮未有不以叢脞爲得計者也則亦齊隋之續而已予是以牽連書之俾論治者知所擇焉

陳見復曰以靈武之亂歸咎二主絶似蘇家議論然不爲深文也後論治尤卓然

爲君難爲臣不易論

夫君臣之義固交儆而相成者也君爲元首一人獨運於上可以惟所欲爲顧以唐虞之聖時聞吁咈且戒其臣以面從而孔子亦有樂莫予違之懼誠知君道之難也君爲其難而臣下拱手受成則其弊仍有面從莫違之患而所謂難者何所資以出治是有君而無臣也故君道以用人爲最難請推而論之自古治術多端過寬則人怠過嚴則人離尙澗畧既失之疎覈名實又失之密此自用而不能用人之驗也有聖君者出憂勤天下欲措斯世於唐虞知夫用人之爲重矣當斯之時臣下稱職其難哉彼夫背公懷私與怠棄其職者無論矣卽

夙夜在公小心匪懈有愿謹之行而無謇諤之節者亦無取爾也今夫覘歡愠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此軟媚之士以稱使令可矣若大臣而出此括囊容身自幸無過人主樂其無過而近幸之士之立朝者見夫如是之得君也從而慕效之久之臣節隳而天下遂無任事之人人主將獨以其身任安危之寄也而可乎鮑宣有言朝廷亡有大儒骨鯁者艾魁壘之士議論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每誦斯語未嘗不爲掩卷太息也史册所紀論用人之道詳矣而其最要者有兩言焉謂當求曉事之人不當求辦事之人而仗節死義之士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用人者知此可以言治道

矣夫勤敏無過者所謂辨事之人也通達政體者所謂曉事之人也漢之盛時朝廷定大事決大疑議郎博士皆得引經義力爭是通達政體之識卽寓於犯顔敢諫之中也及其衰也而韋匡之徒負海內重名天子之所尊禮依違葸縮不敢出一辭吐一氣臣節之不振其效旋見於哀平之朝人主不可不深察乎此也雖然世誠有大有爲之主側席求賢豈不願得其人而用之而卒不可得者何也其積習使然也漢汲黯奉使河內不至而返而擅發倉以賑流民唐魏徵諫不納而太宗與之言輒不應裴諝奏事上問榷酤之利久之不對夫違命矯制則專甚也若魏徵裴諝之爲是不敬也其在後世

豈能一日容於朝廷之上哉惟明主有特達之識不責以苛細而有以激揚其氣夫然後磊落奇偉曉事之人出骨鯁之臣進得數人焉而天下可得而理矣今夫帷幄之地是宗社所由寄也而但奉職循理焉曰是亦可以無患矣風憲之任是法紀所由立也而但毛擧細故爲曰是亦不爲無補矣設諷以古之名臣如汲黯諸人之節槪則震悚色變若將陷於大戮者且以是爲過激之行沽名市直之所爲甯純臣小心翼翼而敢出此則夫純臣之小心翼翼者果何事也曰吾知辨事而已誠有如朱子所云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如吏卒之爲者苟如是則爲臣亦何不易之有苟如是則君之用人亦何難之有嗟夫世誠有大有爲之主憂勤天下不得其人而與若輩圖治不重可惜歟故用人之道得人主以憂勤致無爲不難也用人之道失人主以憂勤濟叢脞無疑也治忽之機直決於此而已矣論者曰今用人者率由選擧人材其出於是乎曰是君子小人襍進之途也夫吾所謂用人之難亦難於數人而已苟得其人其餘者將委之此數人而人主之聰明不必其徧及也雖封疆大臣亦將與數人共擇之而百司執事所謂愼簡乃僚者固將使分擇之蓋臣道亦惟以人事君尤不易耳而君之難不益見哉論者曰古今人不相及世無其人人主將誰與圖治曰王褒嘗言

之矣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

明史紀傳論贊

仁宗本紀

論曰明祖懲元之弊其政猛至於革除之間益慘刻少恩矣仁宗仁厚出於至性當監國危疑孚之以誠往來兩京因以知民疾苦及即位務崇寬大蠲賑之詔屢下雖在位日淺而惠澤旁流朝野和樂蓋至是始勝殘去殺矣爲政寬猛如循環信哉

贊曰猗歟昭帝孝友性成家孚以敬物感惟誠舊勞於外爰悉民情革除之殘繼以忠厚綱疏乃樂澤流斯富廟謚曰仁允矣克副

胡大海耿再成趙德勝俞通海張德勝汪興祖桑世傑廖永安丁德興傳

論曰宋濂稱大海歿後甚著靈響餘威猶足以懾敵其說甚怪然大海一武人死而人思之廟食於所守之境豈偶然哉其精誠貫徹必有不可磨滅者矣明之興自決策渡江始力爭於東南數千里之內然後殲陳斃張以圖中原則大海已下諸人厥功豈細哉計不旋踵效命疆埸雖勳業未竟然褒崇廟祀竹帛爛然以視功成命爵終罹黨禍而死者其猶幸也夫

胡深傳

論曰深守處興學校建橋梁通商賈可謂知所務矣然其初至募兵增田賦以給軍實曷爲出此下策哉胡大海武人尚知寒糧之病民深儒者顧不知歟其後章溢以處州軍興賦加十倍白丞相奏之詔從舊額則處民之幸也不然法立而難返如蘇松浮糧詒害且至今矣惜哉深此舉將略與吏治均失之故傳不著其政蹟而備論之如此

李善長傳

論曰明祖即位郊告之文稱帝賚英賢李善長等爲輔而制詞比之蕭何何其始委寄之隆而後輕夷滅也迹其調和諸將轉餉居守固足以亞酇侯然酇侯誠謹而善長貪權利茲其所以不免歟考之實錄洪武廿三年之獄辭與後亦小異耳而其初置不問豈非以曖昧疑

似之故耶禍機已伏老耄不省十年而復發一詞而加詳告者乘間抵隙不核而獄具嗟乎刃在其頸久矣猶流涕欲生之乎余每誦王國用書未嘗不掩卷太息也

楊憲汪廣洋傳

論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明祖初有天下而楊憲用事憲說上以用重典固有以陰中之矣身既陷敗而浙西賦額之重貽害遂至今小人之爲禍烈哉明初置中書省丞相及左右丞所用文吏廣洋碌碌不足數其深當帝意者丞則楊憲相則惟庸皆相繼誅夷於是遂罷丞相等官而流毒已及天下後世嗚呼亦顧其用人何如耳於設官何尤哉

劉基傳

論曰世傳基少遊西湖見異雲起曰此天子氣十年後金陵有王者興吾當輔之此殆誣也當元之季基方奮不顧身爲元効馳驅烏有逆覩其然自相矛盾哉基旣以書生佐命而太祖比之子房顧其所密贊者弗盡傳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彼深知太祖不樂人居功故生平絶口不道晚而逡巡引卻葢亦有辟穀之意焉世之論基乃附以陰陽風角神奇之說不已惑乎藉令如是亦不足深貴余故僅采鄱陽移舟之事關於存亡者著之其他則削而不書云

宋濂章溢陳遇葉兌范常傳（葉琛秦從龍潘庭堅郭

景祥李夢庚楊元杲阮宏道宋思顏夏煜等附見）

論曰明祖起布衣未嘗知書然渡江之初所從多儒生顧猶以爲未足而廣羅國士洎劉基宋濂陳遇等後先應聘羣賢輻輳於是規模宏遠聲教風馳王業之興雖曰天授抑亦心膂之助多矣陳遇之見禮不後於基濂而帷幄之論不著夫明祖豈崇虛名者乎彼誠欲自秘其跡也辭官至於六七與葉兌俱成其高世徒稱四先生若此兩人者超然利祿之外又曷可少哉予故論次其傳而渡江諸賓僚亦附見焉

陶安曾魯宋訥傳（詹同朱升錢用壬崔亮陶凱牛諒樂韶鳳張籌朱夢炎劉仲質任昂李原名附安傳許存仁劉丞直聶鉉張美和貝瓊錢宰蕭執趙俶李叔正孫作劉崧王嘉會龔斅附訥傳）

論曰元之季窮經積學之士何多歟當時聖道衰熄羣儒所業誠無適於用然猶講習不廢從厥攸好亦將以有待也明祖當日不暇給之時卽以禮樂教化爲務收召耆俊若將不及於是議禮者林立談經者旅進遂開一代文明之治雍雍乎軼緜蕞之陋風希貢鏞之雅化矣向使羣儒終不遇時區區抱其樸學孰爲求諸野以備文獻之徵哉易泰之初九拔茅茹彙征吉吾於諸賢有感焉

劉三吾傳

論曰三吾晚進救過不暇視宋濂等葢懸絶矣而史家言懿文太子薨太祖御東閣門謂羣臣曰國賴長君我欲立燕王何如三吾爭之曰卽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太祖哭而起夫以太祖之英斷果欲立長君豈三吾能以片語爭哉太子薨五月而太孫立太祖絶愛憐之未聞有遲回不決之意設果屬意燕王御門而告羣臣則他日革除之後必書之實錄明先皇之早眷宜神器之終歸何以置不道也且三吾者建文何以不圖其功永樂何以獨寬其網凡此足以證其說之附會矣聞之前哲實云故削而申論之

危素張以甯傳

論曰危素在元立朝有可觀者晚節不振惜哉垂老而不克以令名終也其身之不惜而惜國史斯亦傎矣同時有大名秦裕伯者官福建行省郎中亂後客揚州徵之不至再徵再辭太祖乃手書諭之曰海濱民好鬬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涕泗橫流不得已而出若裕伯者迫之而後起其猶賢於素與以甯乎裕伯以侍讀學士洪武三年與御史中丞劉基爲京畿主考官終隴州知州

陳修楊思義周禎楊靖開濟單安仁薛祥唐鐸安然傳（滕毅李信翟善杜澤吳琳趙好德滕德懋范敏費震端復初李質劉敏黎光秦逵嚴德珉朱守仁杜佑等附見）

論曰六部之設綱舉目張百世不易之規也然以太祖之威嚴果於黜陟尚書重任遷易如流初屬中書則省臣專恣及中書省革帝益以法繩其下懍懍不敢失尺寸猶懼不免烏能有所建豎哉夫吏化易俗臻於上理非有命世傑出之佐弗能爲也太祖羅元季經術之士置之禮曹國學斯稱其職矣而他所用大氐俗吏若降臣心知不足與有爲而求諸巖穴自布衣登庸者不少然樸鄙無能迂疎寡效旋用而旋舍之於是若詹徽開濟之屬反得以機智之微長投間承乏終二三十年間帝之心愈勞其求治愈急而效不過如此所謂命世傑出之才者果難其人歟抑亦求之有識用之有體而後足以致之也惜乎以太祖之規模不能簡賢任相以比隆於三代也

汪河傳

論曰予覽明祖致擴廓書諭以遠交近攻此正其取天下之大計也擴廓亦知江東勁敵盟好不足恃故拘執其使而力不暇及此殆有天焉明祖奉書惓惓至於六七其眞惜汪河輩哉固請結歡各保疆土示無爭中原意以緩其南下之師逮銳氣既竭然後以完力乘其敝也留侯遺書項王言沛公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明祖致書之意略類此嗟乎

元之臣能爲江東患者獨擴廓耳使其無肘腋之憂長驅而南則成敗未可知擴廓之牽於張李猶項王之撓於齊梁也予故曰此殆有天焉而明祖之爲謀亦深遠矣論者不察謂其爭一行人不亦愚乎

傅安傳（陳誠周讓附）

論曰洪武初嘗遣趙秩使日本蓋因其入寇而責之非得已也其後屢卻外蕃之貢誠以中國甫定不欲疲力以事遠夷云爾及其末年而有西域之使成祖繼之務勤遠略兵威四極使者冠蓋相望於道又必參以中官厥後鄭和著績西洋遂啟宦豎用事之禍而明以此亡嗚呼可不戒哉

與邑令某書

貞一再拜僕聞之天下有實心而後有實政政便於民矣而行之不力猶足以爲害况於其無政耶是故民生休戚繫乎有司之用心其才不逮而能以其心早作而夜思者良吏也嗚呼吾邑之民其不關於執事者之心固已久矣天又重困之連二歲遇澇而今茲尤酷麥腐爛且廾九此誠賢有司憂勞用心之日矣屬者皇上軫念民飢開倉以活之非細事也執事於此亦會少用心焉而略悉其利弊之所在耶詔書久下執事者不早爲之所而遲之至今農務既忙日不暇給然後使之舍耒耜而聽命於吏胥則所失固

已多矣一邑之中荒者幾處一鄉之內貧者幾家執事者不先揭榜於各圖俾本圖實在飢民之數曉然在目官民共覩而徒據揑造之冊彼冊所報之名案之本圖則無其人也前此之甲與後此之乙其實一人也奸民影附者得之强有力者得之某胥也某吏也綑載而瓜分之而窮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臥待斃之民尚未之知也發粟二萬石人賦二斗當得十萬餘人今會未及什一而奸民强有力與吏若胥又過半焉其餘則皆皇上之所欲活有司之所欲殺也嗚呼得之於九重之遠而失之於百里之近芻牧自具牛羊則踣其謂之何哉昔之商賑者必不專在城市何則夫以人就賑則勞而生怨聚而易譁亂而難察以我就人然後三者之患可免愚以爲方今耕作之始而霖雨如是民心惶惑將有怠棄逐末之憂執事者宜與丞簿尉分道於沮洳之鄉操小舟屏騶從巡行勸勉旣以鼓勵其衆而飢民實在之數又得詳核而識之因就本圖擇一二殷實之人屬其具領給發夫殷實者必稍恤身家又在本圖衆怒可畏有所顧慮而不敢則賢於吏胥也必矣而所賑之數又榜示於通衢縱有私弊亦不攻而自露矣孰與據案執冊紛雜而莫可致詰也雖然凡爲是者必其平日會留意於斯而講求焉一旦有事整頓爲易今平居不能自愛與委巷白徒酒食遊戲相徵逐士之稍自好者

卒愧恥而不前故無事不聞讜言有事莫可委任其勢不得不俯首以聽吏胥之穿鼻矣又曷怪焉抑愚有大惑於執事者夫以霖雨若此農忙若此而現摘條銀差役四出窮民固萬無完納之理而差役索費勢不能免計銀一兩費錢百文而雞黍酒漿不在此數摘銀一萬則千餘金委無用之壑矣於公家無毫髮之益而窮民有剝膚之痛利歸於役而謗騰於官此愚之所未解者也城郭者一邑之藩籬十萬戶雄邦而藩籬毀壞村堡不如西城水門徹夜通往來久矣歲歉民貧一旦草間竊發實可寒心古之救災者多儆民完城計傭與直使窮民獲利而大工以訖一舉兩得之道也曾子固所記

越州之政是已執事不此之務顧與委巷白徒創設生祠相與娛樂於池流山瀑之間以得雨爲快此尤愚之所未解者也僕與執事有宿昔之雅忠告之義固不敢忘聽於下風憤歎已久懷不能已故輒進其愚冀執事者回心易慮以庶乎吾民之有瘳也狂瞽之罪伏惟垂察

黃氏節孝祠記（[illegible]）

今春余與黃子廣遊城西過其家祠因覩壁間陷置之石得其先世節孝大略周視吟誦瞿然而思肅然而起嗚呼此豈不足爲世勸歟黃氏之先由新安徙常熟有曰家桂者其祖母孫與其母陳皆以青年矢志白首不渝於是兩世以節稱家桂幼孤皆自刻勵以承先志家桂之子曰鶴算又能表揚其祖父之烈推廣其尊親之詣於是兩世以孝稱其事則詳於家乘載於邑志見於名人之所題贈信而有徵余既考核其實退而歎曰夫所謂節與孝者斯民秉彝之德吾性之固有而賢愚之所共也而自人視之遂爲希有難能之事自黃氏之家視之則如日用飲食息息相續世世相守初不以爲異自人之視黃氏則又若景星慶雲之僅見也是獨爲一家之祥也嗚呼其可感也夫茲祠之立鶴算實創成之其言曰家自遷虞以來旅魄無依者垂百二十年而後有斯舉成之難欲其傳之久是故其爲基甚狹而制甚樸修葺非難保守或易有旨哉有旨哉祠在城西門外其地背山臨水爲一邑勝富家大族祭嘗燕遊之室相望盛爲亭臺池館以資游覽然近者或一再傳失之其故何歟先世之德既不足以垂永久又況娛嬉之意多則誠恪之志少其視之益輕豪舉之徒羨其勝而效其尤無賴之子忘其先而利其直則鮮有存者矣若黃氏

之德如是又爲之遠慮深思期於勿替雖烝嘗百世可也予觀夫廣也貌重而行修凡可以盡繼述之事者早作夜思拳拳而不忘勤勤而弗懈是又能承先而啓後者也余故不辭而爲之記以示夫世之爲人子孫者

邵氏家園圖記

始予讀曾南豐歸老橋記不知青陵主人何如人顧圖其居以志所樂而幸他日之有以爲歸縱未克遂可不謂賢哉南豐許之有以夫其後讀宋誠夫水木清華亭記乃啞然而笑誠夫言名士必振振自豪馳騖以求尺寸名其鄉有十年廿年不至者而況其良田美池噫人之出處久速果不可自主哉且夫有青陵而後樂於歸青陵不多得則往而欲返者難幸其未往也又幸有以自樂宜亦可以無他求而又不安其居馳騖無已時迨其至於十年廿年之久而藉口於歸計之難乃其良田美池故在也從而圖之從而記之猶然有待而不克遂

吁人生亦勞矣友人邵子履久居城西最勝地所占不甚廣顧其中有堂有池有亭有橋有高邱異石有嘉樹翠竹水木清華之勝略具可以偃息可以吟弄主人既有以自樂而僕之陋室適與相近時復過從觴咏其間客有馬生南坪者豪於飲工於畫興酣捉筆對景揮灑望之渺如即之曠如張諸壁間則若有輕煙生於座而清風襲我衣者圖成而邵子將有行矣余曰嬉子之不能無求於尺寸也豈得已哉夫人舍其所樂而處所甚不樂則不可以一日居子之求之也或意其有可樂也曩余固嘗求之幸而得之而不能以一日居也倦而歸矣今吾欲以嘗所不樂之境告子而子不我信無已亦

庶幾其求而得倦而歸耳雖然吾懼其忘己之樂而遂樂乎彼也青山白雲之招其在斯圖乎息壤在是毋若青陵之聊寄意焉可也

送龔茹量之崖州序

由吾吳之崖州八千里其間江灘之險未可悉數亘以嶺環以海非吏與商則不至於其地康熙甲戌之歲先君子爲瓊之昌化宰其明年署象崖州予從以往瓊崖之地內黎外海其俗彫敝其吏治仰取俯拾以浚民之生其武臣貪虐而崖營尤橫先君子爲治旣力矯其弊而於崖營則痛繩以法當是時瓊臺文武將吏皆稍稍斂手亦幾爲所中傷云先君子又嘗深惟海外之變以爲地處幽遠非大吏遙制所及宜於近海沿黎之地添設巡司互相聯絡前賢所謂巡檢裁而總督添者其說似迂而實操其本因據前明增置之例請於巡撫巡撫題其言亦弗能用去今十餘年舊遊已如塵劫猶時復追憶非以茲遊奇絕爲難繼也良以先君子曾有德於斯土而道里遼遠不獲與曩時之父老行求往迹雪涕告語是用不能去諸懷龔生茹量以家貧試爲吏得崖之巡檢生所謂屈節於是者爲貧也其遠且險固無論而微祿亦不足以給將所謂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者耶昔我先君子之仕也爲道非爲貧也道未行而貧益甚又况所治愈小則其力愈微治小而力微又其勢不相聯絡而孤寄荒隅必無以發舒其才而龔生實具有爲之才何能鬱鬱久居此乎方今吏道多端升沈莫測其視先君子時又有間矣古人投荒之所爲知不爲後人

發軔之基變通有時可徐俟耳行矣龔生瓊臺之政不足問也惟先君之遺愛猶存曩時父老或有能道其事者子則稱我名以勞之

蘇母朱太恭人七十壽序

雍正壬子之夏興化守蘇子幼清以公事至吳遂奉其母朱太恭人旋里門而其冬適遇太恭人七十設帨之辰里之姻戚賓友謀所以爲壽者而徵詞於余太恭人故沂水令苞翁蘇公之媳而受先先生之配也余與蘇氏有中表之戚沂水公余大父行也故自先君子遊於公父子間及余遊於先生父子間皆如親子弟有以悉其世德而知太恭人之賢則夫祝嘏之詞莫如余宜遂不敢以無文辭往余數歲時即識沂水公公負海內盛名然垂老始得官未能有所發紓受先先生纘承家學奮欲以功名自見而久困場屋感憤無聊則屈而爲吏

性伉直守正不撓所至輒齟齬先生亦薄其官輒棄去家故貧坐是益困先生方饑驅不能內顧太恭人獨力持門戶辛勤操作惡衣糲食如是者二十餘年旣而先生復調佐昌平挈家之任而余方旅食京師乃命幼清從余學余嘗以首春訪先生於昌平官舍圮敝寒風振四壁太恭人緝績操作不異在家時太恭人母朱孺人讀書工文翰以是嫺母訓通曉書史大義與余言具有條理爲留連累日入夜必命酒太恭人躬治飲食時出相勸勞嘗酒半語余曰我夫婦勤苦一生自度終無所就將望諸兒曹大兒以佐家政未竟學次者亦欲謀祿養慮弗克振起惟季方向學吾子爲我策勵之此而無

成則蘇氏之業已矣季指幼清也相與歎息而起久之幼清舉癸巳京兆試先生復棄其官歸浮湛里中者數年比先生遊岱而子若婦又有零落者太恭人遂以辛勤老矣余間讀歸熙甫之文其爲人母稱壽而歷引谷風鴟鴞顚覆瘏苦之辭而曰譬之寒林巨木更嚴霜之後生意幾盡而後乃復盛以至蟬緜而不絕有味乎其言之也若太恭人事舅與夫親見其成名之難得祿之不易顚悴四十年可謂更嚴霜而生意盡矣一旦幼清遭際知遇不次遷擢三四年間洊守大邦荷

天子之寵錫拜手以獻而又以其間得奉親抵家上壽親朋畢賀咸以爲昔人欲乞鄉郡以便養而有不得者今蘇子服官於閩而稱壽於鄉爲仕宦所希有也蓋君家文忠有言修德而責報恒取必於數十年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以沂水公父子積學砥行再世不振蓄積蘊鬱以貽其後人而太恭人不啻其交手相付之人也而豈偶然者哉太恭人履盛而知儆方切切然訓其子以守官廉勤以無負　國恩無忝世德既持券以付之又思所以守之允若是則蘇氏之業殆未可量詩有之自今伊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繼谷風鴟鴞之什而係是詩以進一觴其可乎若夫岡陵頌禱之詞世俗之所尚太恭人達於書史大義或非所樂聞也

書檢討王先生

先生諱邁字日斯江西德興縣人康熙癸未進士始入翰林顯親王子襲爵先生奉

命爲王授經書凡諸王伴讀皆侍立先生獨弗肯曰師道不可以輕據坐自如王背誦書或遺忘先生則搖首色變王慙必習熟乃已王時餽食物例必拜受先生使其僕跪而受之以爲常壬辰會試爲同考官先期王欲有所屬不可固以請先生曰不獲已吾且奏之王雖幼知敬從先生貞一成進士實出先生之門同門生入謁值先生病木榻布衾手破書以哦不類至術援書者既出訝且歎王之閽吏曰凡王所致服飾器用皆卻弗受即受亦弗御非王敢慢先生其意以我輩疑王慢之故云爾也後數日再往知先生病甚子從欲請見則已遣歸矣問其故先生曰君等已久仕途他日或歷任內外吾子從遊久必多造請諸君以某故弗卻則是兩敗也吾是以預絕之未幾先生遽卒王甚哀悼命貞一等呼其子厚遺之扶柩以歸嗚呼先生之操行如是所謂非今世之人古之人也貞一待於先生未久不能盡悉其生平謹書所親見聞者以存先輩之典型以致其景行之私云

書馬烈女事

蘇子幼清客武昌得江夏馬烈女事女父爲市牙與李某者同居父死弟幼母卽家贅李爲夫李固無賴子見女且長有色屢挑之女怒以母故無如何獨時憤泣夜與其弟扃戶寢盛夏不敢輒浴已而熱甚李佯遠出女使弟偵知之乃具浴闔門方解衣李猝至排闥逼之女大呼其母與弟奔救李跳女不勝憤欲死母譬解百端泣曰爲女人乃令男子逼辱如是何生爲卽不食母嚴守視之則曰兒且食矣信之怠而寢女縫其裏衣開門赴水死江流迅急尸倚岸立不動於是鄉里嗟歎相率赴郡言狀郡下諸縣攝縣事武昌令會某懼以人命爲累不深究反掠治母若弟令無言排闥事讞上事盡解久之母悔憾死弟孱然孤童流落他所而李復出爲平人女棺漂泊江上邑諸生醵錢葬之烈女死在康熙乙未之夏幼清曰武昌秀才陶初田投予弔馬烈女詩一卷予既得其實爲言於大吏以事在去年不省予讀其讞詞曰女與李以小事角口女性剛含憤死但女身上下服皆縫疑或有別情俟獲李究治之嘻以角口二字盡抹其甯死不辱之苦心而女冤不白矣卽其母不復以私情掩女大節彼靦然爲吏者獨何心歟且其疑有別情則亦未嘗不洞見委曲特以懼累草草結案耳今李某固徜徉市上也遣一卒取之頃刻而獄具矣奈何竟置不問耶天下節烈之事掩覆於俗吏之手者豈少哉余既書烈女事因憶前者江南學使某公於察舉節婦任胥吏因緣爲奸余致書規之略言學使之責在於維持風化而旌節者尤朝廷大典政教所係至窮簷匹婦衣食不給手口卒瘏勤死而靡他者尤爲難得祇此區區旌門之典差足慰酬爲一日光寵若使富厚者先之孤寒者置之則是更千百年終無表章之日也惟留意加察思所宜先不答嗚呼以詞臣司學校不能矢志激揚而以朝廷旌典爲市彼風塵俗吏有案牘牽連之慮者又曷怪哉余故因烈女事并識之世之君子當斯任者或幸有省焉

書吳浩然

明之季有遺民曰吳浩然者自新安來隱於虞終身衣白布衣寒暑不易人謂之白衣先生也其沒也鄉里高其義請於有司祀諸學宮或從而毀之謂其於本朝之俎豆非所宜享嗚呼知先生莫如毀之者先生之子元滿卒別爲專祠又數數乞言於人若表若志若傳記若贊與詩彙爲巨帙繼請弗怠而先生之潛德弗以是顯且非其志也往者睢州湯公撫吳之日亟尊禮遺佚其時碩果之存吾吳中蓋有數君子睢州虛心以求遠者致書近者式閭嘗徒步訪徐君昭發而弗納也至於再三然後得見吳人到今稱之已因昭發以物色先生而先生前卒則購其遺像爲之贊以致意睢州之道光矣然此數君子者嘗景運方新羣才奮起孤行一意於天壤間豈其有樂於此王公請之則辭徵命及之則死苟全其生則終日爲不怡得正以斃則一瞑而不顧矣彼非以爲名也彼安取如睢州之戔戔者哉然而闡幽表微固莫如睢州其贊先生曰藏名之逸吁盡之矣前此稱先生者比諸西山之義雒邑之頑其後益務於夸義也頑也猶有名之迹也惟知其名之欲藏則知夫鄉里之請於有司玷也祀之傷也毀之慊也表傳記序之文贅也吁此先生之志也夫

贈兵部尚書雲貴總督甘文焜傳

甘文焜字炳如其先自豐城徙遼陽父應魁　國初從入關爲石匣副將文焜以勳臣子通書史大義善騎射白筆帖式擢禮部啟心郎屢奉使稱旨康熙初遷大理寺少卿晉順天府尹崇文門榷稅不平文焜劾之廷議卽令攝稅務文焜曰臣言之而臣居之是利之也固辭聖祖察其廉介命巡撫畿甸奏免眞定等四郡被水秋糧逾年特簡總督雲貴當是時逆藩吳三桂勢張甚官吏懾其威莫敢枝梧文焜獨與之抗藩使所在騷動發平民佐郵傳謂之協夫文焜遽奏革之苗蠻凱里等九股四十二寨與三桂陰相結時出鈔文焜議討之三桂詭稱康東蠻叛欲紿文焜移師而令凱里等乘其後文焜率師出不意直抵凱里殲其魁而置康東不問三桂計不行亡何文焜丁內艱請終制不許請歸葬許之事畢卽趨行甫入境而三桂叛矣文焜之歸也部議督標五營兵悉赴滇就節制三桂皆啗以利故將卒樂爲用而巡撫曹申吉提督李本深等皆從逆文焜調募無應者乃手刃其妾獨與幼子國城引數騎從間道疾馳至鎮遠欲扼其銜以圖恢復而守將江義已受僞命拒不納於是文焜下馬北向拜曰臣無所施力當死封疆卽拔所佩

刀子國城大呼請先死文焜未忍遽奪刀自刎復舉刀若授父者文焜握刀屍乃踣血濺文焜衣文焜笑曰是兒勇過我遂自殺從者筆帖式二人亦死之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也逆藩平事始聞

詔贈兵部尚書謚忠果廕一子入監讀書

賜祭葬如例其後滇黔皆建祠祀之

天子賜以勁節之額而所廕子國璧官亦至雲南巡撫

史臣曰予得文焜所與李本深書詞義激烈至今讀之懍懍有生氣論者或議其無應變才是不然逆藩久蓄異志羽翼既成而文焜任事日淺其枝柱固難向使事權不移猶得而備之不幸復以憂去遂借寇兵再至而無所施其力豈非天哉當飛章告變自許與城存亡卒踐其言可謂殺身成仁者矣

王孺人墓表

王孺人者景韓龔君之配而國子教習錫遐之女兄也錫遐吾友也景韓以游俠傾其家其亡也三世猶未葬疾亟泣以屬孺人孺人泣受命是時孤子女凡六人俱幼家無一椽念惟錫遐可倚恃無何錫遐亦沒孺人於是乎無歸乃僦居壠畝間蓬首操作數年三子稍成立命其長者習吏事次者學次者耕又數年婚嫁畢遂買地北原葬其先三世而告於景韓之墓曰夫子之命我者克有成矣予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殮殮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未有累年而不葬者唐鄭延祚母卒停喪二十九年顏眞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天下聳動近世士大夫多好停喪親死則殯而置之久者數十年多者三四世棺纍纍一堂問之則曰無吉壤也不則曰貧不能舉也嗚呼龔氏微孺人三世之魂魄其猶未安乎以一未亡人蓬首操作克成先志而學士大夫則謝曰不能然則是果不能歟抑亦不爲也歟孺人既襄厥事每春秋上塚子惟一常躬挽輿以行此亦近世所難而孺人之教於家者亦可見孺人歿衞子晉玉誌其墓晉玉吾友也其於龔則中表兄弟也故其稱嫂氏之德爲詳其言爲有徵而子獨舉其可以風世而愧今之爲士大夫者以表於其墓云

書禁海船軍器疏

廣東提督王文雄疏請禁海船軍器以爲海船被劫未聞與賊相拒所帶鎗砲反以資賊請一概禁止兵部奏請行文各省督撫提鎭確議愚按此說殊謬昔先君子宦海南當時已有此議先君子獻議於巡撫略云竊恐商船之火器可禁而賊船之火器不能禁是以商委賊也巡撫高公承爵以爲然先君子之議卽吾邱壽王所謂擅賊威而奪民救者此理顯然易曉而妄庸之徒往往以爲奇策且今惟官兵遇賊或不能相拒耳若商船之拒賊不遺餘力矣大抵商船與賊船皆恃閩人若商船閩人多賊所甚畏爲其習水戰器械精利也愚隨先君子海外曾登高望商賊鏖戰移時互有勝負轉戰益遠不知所之而沿海水師亦登桅望歎不能駕一船相助也欲淸海賊上策則禁海其次召募閩人習戰攻明賞罰更番出哨毋視爲具文此其要也且今內地米糧得潛運出口接濟海賊何有於鎗砲而必取資於商船乎海口之稽查上下相蒙關部之牌票奸良莫辨不此之禁而禁商船軍器何其仇商而愛賊也商船之鎗砲不可資賊商船之財貨反可資賊乎其或名爲商船而與賊陰相通者斯又禁所不能行也封疆之臣具此籌畫難乎其禁奸止暴矣

分縣條議

分縣之議聞諸道路曰地有肥瘠必配搭而後均愚竊惑之爲是說者爲夫西鄉之有高區而欲割以分屬也邑之東西其北境皆有高區而東鄉又獨多低區割西鄉之高者與東亦應割東鄉之高者與西而東鄉之低區又應割以分屬不割則仍不均割則取田土而瓜分之有是理乎凡東西之高區不同而所以蓄水宣洩之道則一往者蘭陽耿侯嘗大興水利著有成書案而行之則變瘠爲沃在指顧間而常熟之名可以不虛今不以是屬望於賢父母而首以畏難避就爲說是以細民分爨之智而爲體國經野之規何其繆也識者徒見連旱四年西鄉被災較甚故視爲畏途設有不幸連歲遇澇則東鄉之爲害亦何異西鄉乎水利修則高低皆可熟水利壞則東西皆可虞不此之問而但顧目前斯亦愚矣然此猶未究極其害也今農家治田同段異邱猶往往以爭水起釁若瓜分兩屬則數里之內便如秦越人之肥瘠而界上之爭其何已時卽有耿侯其人欲爲民興利而咫尺相牽難以措手其或遇災請命亦必觀望推委此其爲害豈可一二計歟且制府建議分縣固謂分則事減若疆界錯襍奸宄必多每一事發動須會勘至於命案跬步可移東訴未伸西控已至文書紛然奔走不暇兩縣胥役接跡於途從此民間無甯字矣欲

尋減而適得紛擾此尤大害也常邑都圖甲分多至數千東西兩分業多更換如更結縱互置則所在破圖易甲當此辦漕倥傯欲以旬月之間推收量丈胥吏因緣作奸隱占飛灑一二萬金錢必歸若輩之壑而叢弊滋甚所謂治絲而棼之也此又目前之害而並蠹吏之所禱祀而求者歟然則爲搭配分割之說者其出於猾蠹無疑矣不佞竊謂天下事本有不能盡均者今分縣爲兩猶以一府而分縣數也推而廣之猶以天下而分十五司未聞以雲貴之瘠分配江浙之饒何則地勢固然非可强同也爲國家牧小民就令高下迥殊亦惟所命之况如吾邑東西互有肥瘠大畧相當今止就詳憲原

圖稍加損益卽未能銖兩無差然亦不甚懸絕君子爲政務宏大綱而不必算及米鹽務規久遠而不必爭於目睫惟執事深察地方之所便安而毋惑於猾蠹之說

謹條分縣事宜如左

一議大勢常邑地形北高南下高者苦旱低者苦潦必高低不甚偏枯庶水旱各有救濟利以東西分不利南北分若交叉搭配不問而知其不可

一議疆界體國經野疆里爲先必得大勢方幅界址分明則管轄易而姦弊少宜北自耿涇海口爲界南入坊浜出福山塘至北水門南出小東門逕戈莊西南由昆承湖沿湖而南轉東入洋浩涇史家浜南入廟涇又東至儒家浜又東至羅公浜南逕唐墅入尤涇出斜堰抵崑山界

一議城廂倉厫兩縣既以東西分界在城亦如之當就適中勒石使平直易曉不當仍以圖分分參差錯互致臨事推諉奸民得以避就邑中原有東西兩倉各就便分管至濟農一倉向爲春辦白糧之所應照舊公用

一議湖山常邑東西兩湖濱湖舊有敵樓設立巡船防緝盜賊應東西各轄其一華蕩與西湖相連鎭山全在西城並宜專歸西縣

一議市鎭常邑大鎭有四在東者曰梅李芝塘在南者

曰唐墅在西者曰田莊其他二三百戶者東西錯雜不下十數西縣原議止有田莊一鎭今酌以唐墅之河西益西縣戶口大略相當而黃涇以東尤涇以西水田二百餘頃亦應西屬以補瘠區

一議沙洲常邑在江海之交東曰辥家沙在海中去岸八十里西曰福長壽沙在江口去岸十餘里辥家沙應屬東縣福長壽沙應屬西縣不特地勢宜然而辥家沙糧重累多福長壽沙糧輕累少以辥家沙歸東縣庶與西縣高區相準

一議賦稅常邑舊以四科起則而灘地山塘附焉大抵近海者爲高區地瘠而糧輕近湖者皆低鄉地肥而

糧重濱海分轄則高鄉均而旱災則西縣爲甚兩淛分屬則低鄉均而水災則東縣較深如欲有利無害必如耿令之書大興水利而後可否則勢有不能如欲尺寸而計之必使錙銖不爽亦非愚之所能知也

一議差役常邑僻處海濱本無他役惟煙墩馬路時須修葺或遇海上巡閱例應供備必得彼此適均方無偏重今以耿涇爲界則煙墩四十二座各得二十一座馬路一百三十里各得六十五里最爲均平不可移易

兩縣分管議

竊惟分縣之議不出拈分坐分兩說舊縣署中據則或東或西分管俱便新縣既就防廳之署偏在城東則便於東而不便於西其理顯然此憲批所以有拈分後或將衙署互易之說也但部議原令新縣建署則互易似屬未便不若遵憲批無庸拈管竟行坐分之說尤爲妥當今議者欲參用兩說城中則東西坐分城外則拈分愚竊以爲不可何以言之新縣既在城東應坐分北水門至大東門小東門若拈得東縣以東管東誠至便矣倘拈得西縣則將越舊縣出西南門然後爲新縣之境而舊縣反越新縣出東兩門然後爲舊縣之境莫非王土不知何事爲此自擾也卽以倉漕一事言之縣雖分猶各辦漕十萬若西縣之民越境以交東倉東縣之民越境以交西倉城中河道狹小嚴冬水涸處處阻礙卽陸運交錯亦必日有鬬爭分縣本以省事便民何爲紛擾若此且又有大不便者縣令有城守之責假如盜賊竊發在城則東西分轄而城外跬步皆非吾民雖相去不過數里而呼應不靈指顧之間便失機會此於朝廷設官守土之意不亦大相刺謬歟不佞竊以縣之肥瘠詳於前議既已不甚懸殊則亦無庸趨避宜東而東宜西而西直截分明旬日而事定矣苟爲不然舍平易正直之道而多所瞻顧若民家析產惟恐失一毫便

宜於彼於此不能自決而託之公道歸於拈分有如昭文拈得西縣則縣衙苟非另建於西必當與常易署是雖不能化多事爲少事然猶爲近理異乎城內城外或坐或拈自相矛盾以貽害於無窮也夫官猶傳舍也執事者於敝邑利害得失僅在目前甚不必相爭也而不佞輩則不可以默默蓋非好爲異同欲貽地方以久遠便安之計而已伏惟虛懷俯察詳憲酌行幸甚幸甚

常熟水利說

言吳中水利者莫詳於郟氏洋洋數萬言而必以治田爲本夫爲治田計則范文正之論謂修圍濬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斯已片言居要矣趙霖之三說曰開浦置閘築圩卽范氏之論也至耿侯水利書詳載開河法築岸法建閘法亦不出此但其區處規畫至精至當則以親民之官專治一邑之事故能纖悉不遺如此其後陳瑚開江議又祖耿氏之說成書具在案册以求則鑿鑿可見施行而非可標舉一二以盡之也今福山白茆雖淪治而其他堤防日以壞溝渠日以淤不及今修治則爲患滋大邑生朱王鉉與其弟斌譚水利最悉今褋采其說數條著之

福山塘自城至江三十里常昭南境低鄉之水由白茆入海取海道八十八里不如由福山入江爲近白茆水路紆曲海口尤甚不如福山塘之直況海潮味鹹禾苗所畏江潮味差淡誠能大開此港導華蕩昆尙兩湖及七星橋唐市戈莊華匯潭塘之水俱由此入江而修復范公閘以爲節宣兩邑之田其永利乎

耿侯著書以水利用湖不用江爲第一良法此不易之論也惟北境高區不得不待濟於江潮目今浦之未塞者若大小陳浦奚浦三丈浦謂宜各建閘於浦口而縮轂於港口以爲之節宣仍徐疏其橫河小港以爲上浜

則九區十一區十三區田莊鹿苑之旱可濟矣若黃泗浦新莊港各建閘於浦口而縮轂於嚴塘口以爲節宣仍徐疏其橫河小港以爲上浜則十區八區慶安邵舍之旱可濟矣

潭塘八區河蕩叢雜其水有自西北江陰縣由尚湖來者有自西無錫縣由華蕩來者有自西南元和縣由陽城湖來者有自南崑山縣由巴城湖來者皆滙於潭塘而以崑承湖爲之胸腹以二東門城濠爲之咽喉以福山港爲尾閭而以元和塘爲兜肚襟帶須州塘石砌堅固而於諸港涇門俱設閘堰阻住外水則崑承湖所受無過南面陽城施澤北出之水又陽城湖岸皆高北出之水有限若更疏治其咽喉使皆由福山港洩之大江特易事耳今元和塘石岸傾圮諸涇港堰閘不置禦水無術如遇淫潦橫流泛溢相與屯聚於新安黃浮之間一綫城濠反爲福山塘倒灌之潮沙阻塞其禍不止潭塘八區也本縣之水利此爲最大而易辦者

知濬河而不知建閘是昧於蓄洩之道者也知河道之宜開而不知田功又恃壩堰塘岸爲命大抵高鄉凡有枝河處處截爲上浜如徐塘沙堰俱築壩一層官祿塘至築壩三層陳塘石塘楊木塘馬市河等皆兩頭壩斷甯甘跋水禁不通行彼視田禾之利溥而通舟之利約也此高鄉之急務也塘者如鹽鐵梅李元和諸塘爲分界高低之大河必須堅築高澗大岸使水不得瀉併低鄉岸者止就本處低田高築大圍圩岸以爲之防憶雍正四年大水潭塘黃涇尤涇諸處俱水高於田二三尺非不七浦貫其前白茆港其脊而地處釜底欲望越高鄉而出諸海難矣故大則築塘其次築岸舍是無禦水之術如儒家浜香界涇其低與諸處同而是年獨有收者以儒家浜有譚氏圩岸香界涇有殷氏圩岸故也此低鄉之急務也若夫取土開築之法則耿侯之書區畫盡善矣

郟氏之論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爲一橫塘因取其土以爲堤岸此卽溝洫之遺法變而通之治田之上策也其在吾邑低鄉千汊萬港卽不須復用此法止如耿侯之書大築圍岸於外而又於中開十字丁字月樣弓樣等河以救腹裏之旱澇足矣

明楊循吉記云永樂初夏尚書治水相度地勢於湖水交會之衝慮水獨從七浦入海因作斜堰障之分其流注於白茆其後堰決水遂改道無流波以衝洗潮泥而漲沙日甚記之言如此試思低窪之地方苦積潦更益之以橫流有利乎無利乎其決而去之者常熟所以自救也乃反咎其改道無水刷沙乎夫白茆之積沙自是潮勢使然與斜堰之去留何涉留則水屯注於唐墅儒家浜去則水屯注於任陽李市此地形之無可如何惟

有高築圍岸多置閘口以外拒而內洩歲時修治期於勿壞如是而已不此之務而欲引低處之水以刷高處之沙而洩諸六七十里外之海曰書生不察形勢之見也

書昭文東鄉築壩濬河議

吾邑起西際北而東皆阻江海南包兩湖高卑異形旱澇分受然而以常熟名者資水利也明萬歷中有賢令耿侯橘遍歷川原高高下下修舉無遺厥功偉哉今其遺書尚存而百年來官民未嘗措意堤防日以壞溝渠日以淤吁幾何其不爲常荒也雍正四年割常熟之東爲昭文縣吏茲邑者慨焉求水利之說而邑生朱斌條議以獻夫昭文水利之大無過白茆是上流諸水所由以入海之道也當耿侯時僅淤淺耳耿侯以爲大戚詳著於書今自北港口已下已成沙磧矣由明至本朝開濬數次工費甚鉅合郡縣之力費數萬以治之未久卽淤且塞此未易言也白茆之北曰田家壩其外爲徐六涇亦通海之口也其內支河三四條皆引潮流灌溉故水深土沃號爲膏腴康熙三十年間田家壩決渾潮闌入久之徐六涇之河日益大而支河日淤北自周涇口迤浦口梅里而西南自潮涇口迤馬瀴洋塘而西又南自王祿溝以西無不淤者凡壞良田蓋十萬畝是此一壩者東鄉民命之所關也往年里民有周某者傾貲築壩三舉而功不成仰天憤呼委身餘波以殉之匹夫之用心若此司牧者弗知也朱生之議欲大舉以復壩之舊不則徙壩於其南潮涇口爲工較易而濱海之民爭言不便蓋自白茆塞徐六涇之潮溢而南注

因藉以苟利目前不思通白茆海口則難而濬河身固易也何恃於潮昔耿侯論之詳矣其略謂潮水灌田蓋不得已而用之大旱湖水竭而潮水盛大澇潮水低而河水高不妨決壩以濟一時自非然者利小而害大何以明之潮衝則岸易崩河易淤厥害一浮沙滲入禾心禾必易枯厥害二湖水澄泥農夫箭取壅田田愈美河愈深潮沙日積而不可用徒淤其河厥害三江口通流鹽船盜艘揚帆出入百姓日受其擾厥害四愚民不知築壩濬河取湖水無窮之利而待命於潮是舍利而就害也此不易之論也然則欲爲民興利則必先於治田欲治田則必先於濬河而欲濬河則必先於築壩朱生

議誠是矣抑猶有未盡者白茆海口以其難開易塞也置之不議又築壩以斷河流上流諸水將安歸有策於此濬白茆之半導之北流使同歸於徐六涇而當壩之址建設巨閘移巡檢於此專司啟閉以拒渾潮而防海氛次第分濬內河大旱大澇亦不煩決壩則數世之利也因勢利導於計爲便朱生誠持是說以待之冀後有耿侯其人也

開白茆議

伏奉

明旨以江南財賦之區欲大興水利爲久遠計吾吳億萬生靈之幸執事者虛懷咨詢而不佞雖生長茲土實未能知其深謹摭舊聞參以輿人之誦舉其大要以備采擇明萬歷中邑令耿侯橘談水利最詳而首注意於白茆其說謂東吳之水莫大於太湖嘉湖杭蘇松常鎮七府之水咸以太湖爲壑太湖又以海爲壑而以三江爲門戶書稱三江既入震澤厎定是也三江之跡既湮耿侯直以白茆當其一而謂太湖之定否由白茆之通塞固未爲至論要之東吳水區則衆水所由以入海之

道不可不講也統吳中言之則如吳松江劉河是已若以儆邑言之則吳松江劉河等雖通利猶爲無補何以言之邑居蘇常諸府下流水自長洲無錫而下者若蠡湖若官塘若陽城傀儡巴城等湖皆會於本縣之華蕩及昆湖尚湖而由白茆以入海白茆塞遇旱如涸轍無所望救其害猶止一隅遇澇則東洩之路既絕西來之水日瀦如去歲秋冬闔邑之坻拱手而無如何矣則白茆所關誠非細也顧白茆自縣東南門起至於海長八十里而遙原形闊狹不等闊者至四十丈自明以來開濬數次工費浩繁或四府協開或一府七州縣協開既開矣遠者十餘年近者三四年漸以淤塞然則是終歸

無益也而可乎間與熟於水利者披圖指畫而得其變通之術試爲執事者陳之白茆之北有通海之口曰徐六涇前此與內水不通有田家壩以東拒潮故其西支河皆水深土沃號爲膏腴康熙三十年間田家壩決渾潮闌入河以是日淤田以是日瘠然而壩久不築者則以白茆既塞東鄉宣洩之路轉藉此也而徐六涇之河日益大今若濬白茆裏河至北港口而止導之北轉使同歸於徐六涇以入海其便利有三白茆自北港口而下已成石田平地疏鑿費且數萬徐六涇現在通利惟開北轉一段所費有限一也白茆紆迴渾潮停而易淤徐六涇異是則功成而可久二也有如仍開白茆須復築壩以蔽徐六涇之口勞費更鉅今塞彼就此而建巨閘以扼之使渾潮不進而以次疏濬內河則復成沃產永無旱澇之虞三也夫前之人所以經營白茆者舍是水無所歸也苟得其所歸則雖大禹之迹有不必循其舊者順水之性因時制宜而已矣此愚所謂變通之術也惟執事親履其地與邑之父老熟察其便告之視河之使以稱

詔指而大慰吾民幸甚幸甚至若越新縣而西則福山塘爲大南引衆流北通江海此要津也近亦且淤矣其狹處曾不容舠及其未塞也而治之猶易爲力非舊縣之急務乎他如三丈浦奚浦等皆民所資以灌溉者皆耿侯以民力治之而有餘其成書具在可倣而行之不必以

詔書從事也故不議議其大且急者冀賜採擇幸甚

陶退庵先生集

卷下　　常熟陶貞一改

虞邑先民傳略

前明陸子高張洪吳訥周木傳略一

陸子高初名冠孝一云其字也本長洲人贅於虞孫氏以常熟籍應試登洪武甲戌張信榜進士賜一甲第三人及第對策忤權要以冒籍劾奏欲置重典同榜九十八人拜疏願同寵辱太祖義之僅除名家居杜門著述有天文會象小學習成等書年至八旬卒誡子孫以貢士名其墓葬珍門涇門人魚侃撰志銘子高當成祖時堅臥不起其峩眉亭感懷詩云薊北長蛇起中原白日欹孤臣有竄地故主無歸期論者謂其懷忠植節身名俱晦遜國遺忠與黃給諫並不朽云後二百餘年令耿橘楊鼎熙並表其墓私謚忠隱

贊曰魚希直志先生墓謂葬虞山祖塋蓋其先世已家於虞登第後遂占籍焉先生既深隱不出身名俱晦致邑舊志及長洲志皆軼曾氏載之寓人非也余惟往代科名氣節之盛皆自一人開之故詮次人物以冠諸傳如創日之著面欲使有志之士知所矜式云

張洪字宗海號止庵本沙溪侯氏子生五日母死父客遊不返鞠于張氏少爲諸生坐事戍雲南都司某延致之麓川亂木邦刁孟逐其酋思倫發洪言於都司曰麓川昔擁三十六甸之衆入我郊保走都督馮誠有輕中國心今其下叛亂天贊我也宜及其未定納思倫發使復其國分宣慰司爲二以弱其勢勢弱則不敢與中國抗復國則必見德此長計也西平侯沐春善其策即奏行之以通經薦爲靖江王府教授永樂初爲行人副使日本明年頒茶馬之政於吐蕃四年使遼東其秋緬甸宣慰那羅塔殺孟養宣慰刁木旦而并其地詔洪往諭令返侵地立孟養後緬人謾曰刁木旦子孫盡矣洪讓之曰今天子神武起潛邸有天下若忿爾奸命命一偏將率數萬衆臨緬將何所逃罪且國法罪惡止其身刁干孟以罪誅子孫不失爵土蠻夷所具聞也爾奈何拏戮人設鄰境有效汝所爲者汝種類絕矣又反覆陳禍福緬人始聽命然以洪知其逆狀恐入朝舉發謀賂之不可則鴆殺之洪知其情曉之曰以使者能制爾死命耶毋汚我我具以而善意歸報天子天子必悅若受爾賂我且得罪敢言事乎緬人愧服即發使從洪獻方物謝罪洪還入文淵閣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遷行人司右司副洪熙初爲翰林修撰宣德中與修成祖仁宗實錄上命中貴賜食於史館特爲洪設醴五年乞骸骨楊士奇重其行業欲進秩勉留之洪不可乃老洪適戍十五年登朝三十年奉使東至日本西踰洮岷徑西南夷東北至遼海往返四萬餘里宣國威命咸稱使指篤信

程朱之學討論經傳會萃折衷爲文不事藻飾而理自勝所著書多逸惟琴川新志歸田稿使緬錄尙存

吳訥字敏德號思庵七歲徧誦五經稍長淹貫墳典動循禮法父任沅陵簿坐事繫京師訥上書乞身代事未白而父歿永樂中以醫徵仁宗監國聞其名命教大臣子弟成祖召對稱旨白衣備顧問仁宗卽位廷臣以經明行修薦授監察御史宣德中出按浙江其政以奉行詔條興教化美風俗爲務繼按貴州恩威並著裔人皆詣闕請留不允超拜南京右僉都御史晉左副都掌院事持大體不爲苛察而風采凜然右通政李畛奉使不謹訥徵誠之畛誣訥稽延詔書事白正統五年請老賜

宴遣歸年八十六卒謚文恪訥議論有根柢於性理之奧多所發明著性理補註小學集解北溪字義文章辨體文集共若干卷家居十六年務以文行勸進後學士大夫奉爲典型布衣蔬食環堵蕭然周忱撫江南欲新其居固謝不可嘗步出城闉遇負薪者辟易道左曰賤辟貴訥亦引卻曰輕辟重長老至今傳道之訓子弟嚴孫渲以進士拜御史理淮揚鹽法紆道歸省怒欲笞之邑宰爲請乃免其門內之政如此渲性溫厚守家法歷官有聲

周木字近仁號勉思成化乙未進士初任南京行人司副遷稽勳司郎中憲宗崩預修本部實錄時懿祖祧祭木上疏略言凡廟之祭哀與樂半祧廟之祭則遷祖宗旣成之主離合饗久安之廟而入獨居不言之室比之常祭殆樂少而哀多乞是日免朝君臣上下精一其心以供祀事會災異應詔言天下賦役繁重請敕所司條一切權制趣辦不領於度支經費者悉已之禮部災尙書耿裕等下獄木奏部災殆天意警戒人主未可專咎臣下裕等皆卿貳不宜折辱與獄吏伍出參政淛江覈杭州二衛戎籍稽隱漏辨枉抑嚴禁火葬作道南書院以處孔氏裔浙人稱之廷推河南右布政使以與察官不相能遂致仕歸自宋季以來士惟治文詞事綺靡鮮以理學爲務吳文恪訥出究切理要發明正義所得粹

然木自後起品詣相埒潛心四子之書以近思錄爲根本論建原本經術居家冠婚喪祭悉遵古儀注敦重鄉德凡先賢祀事皆自木發之有文集奏議若干卷子炯炯字光宇少撰萬言書欲上父止之舉宏治庚戌進士爲工部主事歷郎中數與中官共事炯貌偉心事軒豁而持身廉中官皆憚之劉瑾有異志使問虞衡司所儲戎器幾何炯對以數藏於庫出爲雲南參議治民夷以誠十八寨久不靖邊臣議用兵炯持不可卒如其議遷右參政終山西左布政使

贊曰聞諸故老明初學士大夫崇尚儒術束修砥行士攻帖括而不知戶外事民皆食其力而安於分無陵犯

之失是遵何術哉開國之始風氣敦龐而又有得位行道之君子躬行唱率漸摩使然也余間讀張吳諸君之著述大抵循循規矩之中以理爲歸而不求表襮其言闇如也中葉以降士氣振迅而文益肆迨其後登壇樹幟聲光爛然而俗亦日靡陵夷至於大壞故君子修詞制行而風俗之醨漓繫焉升降之故可考而知也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高山景行其惟此二三君子乎

錢甦瞿莊張信鄭思先金亮傳略二

錢甦字更生居罟里村力田務學所與遊皆名士爲人剛挺寡合洪武初與豪右有郄坐誣下詔獄者再論死子迪請代其罪得免歸十年秋以星變上書言時政又上祭元幼主文稱旨欲用之以疾辭將行上賜之杖俾奉口敕所過宣諭吏民以國家更化之意終於家吳文恪訥贊其像曰學端而專志高而毅實鄉先輩之偉人云

瞿莊字敬乎孝子興嗣子洪武初以薦授翰林典簿預修正韻遷禮部員外陞福建參政與魏鑑共事嘗刑一老吏政府劾奏之上手詔嘉奬曰夫君馭臣以禮臣馭

吏以法或謂胥吏下人何關治亂是不然吏詐則蠹政政蠹則病民朕嘗著令吏卒違法繩之以死今福建兩參政能置姦吏於極刑斯民庶幾有賴矣宋學士濂曰敬乎文學蔚茂而勵行堅凝濂甚敬畏之凡應制諸作多出其手率皆稱旨又曰君念父在遠一語及之涕泗潸然流可謂誠心愛日者矣

張信字孟乎少負奇氣通經學舉於鄉授建甯府教授規矩修飭士遵其教時不次用人擢國子司業固辭不拜授助教陞翰林簡討著作爲同列所推

鄭思先字歐仲父釆與其兄東並有文行宋學士濂爲序聯璧集者也本平陽人晚寓常熟遂家焉思先洪武

六年以儒士徵授國子助教轉磨勘司令序稱司令善承家學文光赫然爲御史爲部使者僉壬斂跡葢又以政事聞官終福建布政使

金亮字伯熙貢入太學以才優擢工部主事奉命趲山東漕運餉邊轉員外郎賜寶鈔督餉江浙採木四川再賜衣緞寶鈔仍督造承天門鹵簿金輅奏免誣援爲匠者萬計市筏龍江灣卻絕餽遺晉郎中時兩京並建調度百出以勞卒官張修撰洪稱其公忠廉介通達治體云曾孫鶚以太學生授肇慶府推官有治聲

贊曰明初網羅人材不遺岩穴如更生以纍囚之餘亦得奏薄技於前上下之情通矣諸所拔擢雖無赫赫之跡亦皆有以自見語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其是之謂歟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怠也

鄧彥章蔣欽顧大章傳略三

鄧彥章字朝用洪武中以賢良方正擢御史清介忠直以諫賜死其後從祀言子祠

蔣欽字子修宏治丙辰進士除衞輝府推官徵拜南京山西道御史數有論奏正德初逆瑾專恣逐大學士劉健謝遷欽與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徽疏言健遷顧命大臣不宜逐又言陛下宴朝廢學與六七內臣新進佞倖遊宴射獵非所以塞天變固社稷疏上瑾矯旨逮欽等下詔獄各杖三十削籍爲民已而欽獨具疏專劾瑾語益激切再杖三十間一日復上疏曰瑾蓄逆已久乘間起釁乃其本志陛下日與嬉遊茫不知悟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困臥獄中終難自默七十二歲老父不顧養矣臣死何足惜但陛下何仇於臣何重於逆賊而輕於國家覆亡之禍事在旦夕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竝生疏入復杖三十凡三受杖竟死瑾誅贈光祿少卿嘉靖中賜祭葬錄一子入監崇禎末追謚忠烈欽之父綺能詩文行爲鄉人所重年九十六乃終

顧大章字伯欽號塵客父雲程起家進士知涫安縣調嘉興有吏才以御史分巡九江降賊帥藍芳威官至南京太常寺卿會三殿災百僚捐俸助工雲程曰捐俸何以養廉遂告歸大章通經術諳掌故慨然有經世之志

萬歷丁未進士除泉州推官改常州教授入爲國子博士時黨議已成朝右以東林相抉摘斥逐殆盡大章歎曰昔賈彪不入顧廚之目西行以解其難余與東林疏正可以彪自況與朝士浮湛上下陰爲收拾人才地光宗立楊左在臺省除舊布新大章有力焉遷刑部主事陞員外郎大章精明强直明習法比遼瀋之陷扞振者以疑似作偵諜棄市無虛日繫者尚二百餘人大章請讞之論一人頸繫二人餘悉縱遣與楊東明爭叛獄反復辨難楊不能奪然要人皆側目忌之矣經撫獄起大章惜熊廷弼之才欲寬之衆不可而止越二年大章已調儀曹出爲陜西副使矣羣小嗾奄與大獄念無所得間因追論前議熊廷弼事以粥獄坐大章而以關通坐楊左諸人於是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及大章並下鎭撫獄五人既先後拷死璫計盡死鎭撫不足以厭天下口於是移大章刑部定爰書大章曰五人皆死乃借某以定五人之招某自誣服又代五人誣服何以見五人地下乎且有鎭撫原招在某復何言獄中呼酒與其弟大武等痛飲訣別計後日當復入鎭撫曰丈夫不再辱遂自縊初大章等入祕獄獄中忽生黃芝六瓣或詫爲祥大章歎曰芝瑞物也而辱於是其能免乎六瓣者殆六人之應也既六人畢命而芝亦殞崇禎改元贈太僕少卿諡裕愍

贊曰予按張修撰言氏譜後序邑有言信者爲子游六十二世孫由象賢齋弟子員擢居上舍尋遷近侍爲給事中以直諫得罪死又按龔氏私志云玉乳閑談明良記並稱成祖將靖難密使持衣數十襲察朝士附己者賜之信忤使者與它衣後遂以僞服得罪然信死太祖時事見大誥傳聞異詞皆不足據余惟僞服之說齊東野語同可弗辨信既名麗刑書而修撰稱其以直諫死且曰忠鯁著朝野則必有忤旨獲罪之由而不可考矣自修撰而外亦罕有稱述之者余因敘鄧蔣諸公而附著於此傳疑云爾

魚侃丁仁陳易吳寅盛賚汝傳略四

魚侃字希直永樂甲辰進士被命督湖廣稅歷刑工二部主事從都御史王宏巡運河河多淺漲梗漕舟侃奏置淺鋪夫時加疏濬運遂通撩淺置卒自侃始遷邢部郎中出知開封府斷獄如神苞苴絕跡人擬之包孝肅秩滿入覲遽告歸以恩例晉階三品家貧每斷炊病臥寒衾雨濡溼牀席家人進粥曰清官亦知有今日耶侃夷然自若也正統間有錢布政昕起家進士清譽與侃埒而家本饒王冢宰翺爲之語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侃有婣家曰王藺者任雲南鹽井提舉侃謂之曰此官鮮克自振如何藺曰謹奉教亦以清操聞

丁仁字明德宏治己未進士授行人司行人轉司正嘗取柴薪歲折羨銀購書千卷庋司閣中正德間持節冊封慶府王陞南京屯田司郎中故事蘆洲課銀司領出納仁請部長委吏受銀堂廡官無所預司龍江關鈔擢廣西參議督糧餉歲歉調度無闕致仕卒仁沖靜寡欲居官不染所至卻餽遺在龍江關民謠曰龍江江上月不比丁君明龍江江上水不比丁君清家居貧不能自贍夫人親操井臼爲文平實典雅邑中志銘多出其手

陳易字一元居文村父喆家貧好學行義甚高易舉天順壬午鄉試司理建昌有劫盜誣引五十餘人易辨而出之廣昌薦饑民聚爲盜易遣人入其巢以色線縫盜衣盜入城驗衣輒獲驚爲神因請發倉行賑民遂安同知黃州鄰郡有劇盜憲司屬易撫之盜聞其治行棄仗來降課最致仕歸初易之任父撰書曰居官一覽命誦之毋遺以紡織具曰以是資朝夕易敬承其訓以廉潔稱居鄉以名檢自持待族屬有恩家儀準司馬氏朱氏鄉人有化之者著栢庵集

吳寅字敬夫宏治乙卯鄉舉肄業國學工文詞擢武昌同知攝守事巨盜趙璲劉六等躪河汴入鄂寅練卒爲戰守具民恃以無恐趙璲變服匿境內寅計擒之殪劉六江中武臣專其功寅口弗道也歷常德府遷河東轉運司同知凡爲鹺司多損譽寅獨無所染御史治鹽者惡其立異劾罷之寅性狷介南門外小巷有顏曰君子居者寅宅也

盛賚汝字與之生周歲而父恩卒母王氏誓死撫孤育於王冒母姓舉嘉靖辛卯鄉試任增城令先是靈山諸峒獠阻險行劫莫能制賚汝廣設方略偵候精明賊不得出羅山猺叛督撫起兵討之檄賚汝監藍水軍擒其謀主劉智山躬率師轉戰深入鹵獲無算賊平詔賜白金故事番舶至先納賂所司始爲閱貨聽市易謂之抽盤賚汝三閱貨三卻之夷感其德乃以驪珠象壺流離杯爲獻終不受夷益喜醵金樹楔署曰卻金民間歌之曰三番抽盤不要錢增城知縣實癡顛治行當內徵嚴

世蕃索賂不得遷知崖州黎人苦苛斂謀爲亂賚汝至結保伍嚴守備罷一切雜輸黎遂安既而黎以爭田畜相仇殺賚汝用其故俗使喋血相誓申明約束又爲之角甬正概莫或欺侮黎大喜生黎皆請輸租內屬兵備王惠索沈水香賚汝拒之曰前州守以徵香木結禍于黎至今未弭下吏若私銖兩及以賂上官者有如大海遷開封府同知將行婦請市珠爲首飾賚汝紿之曰海南之珠美蛟龍愛之即渡海若風波何遂不載海南一物開封守缺攝守事有所斷決藩府弗能爭河水溢築石隄三百餘里捍之居二歲而粵撫奏其平寇撫吏牧民之效擢知漢陽府漢陽歲比惡規陂澤之利以子民

湞水塡淤反壤梗行舟賚汝在官出府羨金鐫鑿釃引渠道通而民資灌漑劉公洲賊阻江爲寇賚汝督兵搗巢俘其魁魁重賂科臣張崇倫屬勿窮竟賚汝與崇倫書曰朝廷任公言天下是非不任公爲逋逃主也崇倫大慼會富民張拱殺人捕論如法拱事急行金屬崇倫崇倫即劾賚汝去職而拱得以贖論矣賚汝歸無以資朝夕年老貧益甚或勸之干謁面發赤謝不能病瘠卒工五言詩有陶王風著詩鈔四卷

贊曰漢書黃霸以宰相入循吏此史識也予竊怪明史傳循吏不過數人如魚盛諸公皆不載詳於大僚而略於郡縣之吏非史氏之失乎顧仲恭歷敘先哲而曰清介則魚希直吳敬夫要之此數君子之清操方諸古循吏均無愧焉盛公起孤童能自樹立治行卓卓如此而一尼於政府之索賄再尼於言路之庇姦每覽其事未嘗不撫卷歎息也

施顯衞浩章珪朱驥瞿俊王宗錫馮玘蔡坤吳棠陳察翁憲祥傳略五

施顯字孟微洪武中鄉會試皆第一選庶吉士授前軍都督府斷事又署北平按察司事坐累謫遠州踰年乞留中自劾拜江西道御史以直節立朝卒官或云坐事不食死顯苦志讀書暑夜篝燈帷中帷布爲黔子緒裒其文名兩魁遺稿

衞浩字季洪洪武中起邑校以才行貢國學預修實錄永樂初擢御史奉敕照刷幽薊諸郡文卷宿弊一清仁廟守北平浩入見言事稱旨賜予甚渥會艱歸起巡遼陽風裁凜然在朝屢有陳奏上識之曰長面御史直臣

也出爲福建按察使聲績甚著以正忤巡視侍郎某遂罷歸

章珪字孟端及與張洪吳訥遊性方嚴厲名節宣德中以賢良徵授廣東按察司知事擢御史立朝著直聲莅殺重四十七人廉其冤三上章雪之巡按眞定四郡墨吏望風解綬去歲旱蝗奏蠲逋稅六十餘萬石正統間彈劾權要爲所中遂免歸初珪父煥文多隱德里人有夢神占地爲煥文子孫宅者及珪以布衣顯珪五子儀表格律楷號章氏五鳳惟季不顯儀以鄉舉官助教表格律竝景泰中進士表終廣西參議格律皆至大官格最謹厚爲政以平恕稱仕至南京大理寺卿引年告歸家無餘財嘗爲刑曹平反書生王某獄王後貴知應天貢舉謀所以報格戒二子勿應試人以此益重之律守保定律父故有憾於保定之貴人其子劫姑財人謂律且甘心焉律歎曰三尺非修怨具也其子得減死擢雲南參政安南入貢請取道臨安律曰道徑將啟戎心執不許遷廣西布政使討荔浦賊有功歷雲南巡撫晉南京左副都御史免歸珪諸孫亦宦學有聲

朱驥字漢房正統壬戌進士授行人遷御史慮囚淮南再按永平治獄無冤滯者憲廟在東宮嬖李瑠瑠恃寵倨甚適驥侍而瑠爲之斂憲廟顧曰彼以法臣故也驥頓首曰殿下既審其不恭何復容左右明日遂斥之劾

尚書金瑛竝侵執政廷臣側目爲之語曰朱驥手練綱口練亦吳人爲御史者也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備兵南贛遷左參議安遠侯柳慶鎭嶺表驥建策請城桃花江以扼賊路從之果有功受璽書金帛之褒驥爲人豪雋而有智數人多憚之

瞿俊字世用五渠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崇仁令治最擢御史出按粤西及滇南墨吏惕息還朝奉敕巡紫金等關還廣東副使引疾歸俊爲人嚴冷不與俗諧有同僚素乏清譽遺之以帶曰君庭多穢請除之僚怒捉硯擲之傷其面家居自操耒治圃時時就漁戶席地飲每入郭往還附農家小艇其清刻如此

王宗錫字元善成化辛丑進士知餘姚縣縣鄰蕭山民爭水搆訟連年宗錫爲審地勢築堰防使各保其利爭乃息擢南道御史尋改北臺理福建戎籍句稽隱脫莫能匿巡按江西病懲刁風彭蠡湖鶩渡者負險橫索不愜則虐之中流宗錫命造官艦召若輩來領一日盡置於法浮粱豪民與臺長有連多不法窮治之還朝詣臺謝臺長曰此吾所以重子也宗錫政有芒刃所至皆望風懼遷山東按察副使卒官

馮玘字艮玉成化辛丑進士知泌陽縣以治行尤異擢山西道御史請斥大學士劉吉以答天譴巡按貴州都勻獠久逆命圍楊安堡殺掠吏民玘疏請發兵曰都勻

清平苗賊當四省之交桀驁難治曹滴洞平定諸長官司彼實盡之爲患非一日夫胡寇盜邊古今所患然莫能堅久此賊坐耶民田廬爲巢穴彼無所不擾我無所不備軍不戰罷矣今議者以發兵費鉅臣竊計之楊安請堡守禦不下萬人歲費幾八萬斛自初不靖至於今三十年已二百四十萬矣長此安窮數年之後必且增戍臣恐所費又不止此誠能命大將釐以重兵勢必瓦解然後誅其首惡因地利立宣慰司以統之庶無後憂上從之明年遣都御史鄧廷瓚鎮遠侯顧溥發兵定都勻如玘策復按浙江劾鎮守太監謫戍之威行部中玘自奉甚儉浙人歌之曰食無肉美艮玉還朝有詔召胡

僭領占竹玘極言奸僭不足辱王命上嘉納焉擢福建按察司副使興化旱民爭水相攻官捕急依險爲亂有司請發兵玘笑曰何至是馳往諭之卽時解散致仕歸卒

蔡坤字一甯世居白茆七歲能爲詩成化甲辰進士擢刑科給事中時閣臣萬安學士尹直憑寵專恣坤疏列其罪不報李孜省以左道進內侍梁方陳禧等相倚爲不法坤並論之直聲震一時孝宗登極奉詔祭禹穴卻郡邑禮餽後以朝參失期謫判興國州累遷至山西按察司僉事兼督河南屯田卒官

吳堂字子升訥之曾孫宏治己未進士知蠡縣擢御史

清戎江西時宸濠方蓄異謀請復衛軍屯田堂抗論以爲不可劉七之亂監少司馬陸完伏羌伯毛銳軍討賊有功賜麒麟服遷大理寺少卿上再幸榆林堂與言官伏御道而諫上怒出爲鶴慶知府嘉靖初召還

陳察字原習宏治壬戌進士除南昌推官正德初擢南御史召入北臺時逆瑾方橫朝臣莫敢抗察屢疏忤瑾坐罰粟輸邊瑾誅而義子錢甯江彬等復熾察力諫不入移疾歸久之復起守故官上將南巡諫不聽宸濠反江彬說上親征察抗言此一帥任耳不足屈萬乘尊忤旨奪一歲俸察又言陛下卽欲自將奈何以威武大將軍之號妄自貶損貽笑逆賊不省出按雲南治敢行見

法輒取屬吏皆惴恐豪猾股栗無敢出聲中貴史泰沒利銀場鎮守劉玉與金騰帥沐崧相比爲姦利皆劾奏之時武宗無子大臣莫敢言建儲事察疏請擇宗室親賢置禁邸以豫教育不報時論韙之世宗卽位察還臺數上書言事復出按四川請罷鎮守及織造內使上頗納之聞母喪卽日徒跣歸服除仍起故官巡京營劾營帥郭勛怙寵爲不法上不得已罷勛以侯就第給事楊言糾錦衣王邦奇誣妄宰臣上謂爲大臣遊說恚甚廷鞫備五毒察發憤呼曰楊言無罪臣願得捐軀代之上目懾之弗爲動退復上書極論卒寬言獄而宰臣費宏等得全遷太僕少卿辭且薦人自代以違例謫海甯學

官量移廣信推官累遷浙江布政入爲光祿卿尋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勒騎射申約束盜賊屏跡未一考累疏乞骸骨歸察自爲諸生有堅忍操動循禮法久持風憲直節著朝野居官布袍儆帷食不兼味按蜀時命盻上驛丞稱裝輕重比反又命稱之不差銖兩家居日監司守令過從具麥飯對案作吳語剌剌是非必伸其意乃已人以是益嚴憚之弟寰字原大後兄三舉登第入翰林爲人倜儻簡易事其兄甚莊而行殊趍嘗言吾兄爲身後俎豆計耳人貴適己意何娖娖爲歷官南京祭酒自免歸

翁憲祥字兆隆萬歷壬辰進士爲鄞縣令里擇一人爲鄉老主勸導民歲終視田疇治否獄訟多寡爲賞罰鄉邑築隄捍水水旁溢爲鄞害鄞人將發難憲祥曰無庸爲濬其下流疏斗門以走漲兩邑水患皆息治最擢禮科給事中尋掌吏科當南北分部蜀維搆爭之日苦心調劑務惜人材存大體前後章奏以百數皆切直詳盡神廟方厭薄言官率不報癸丑計吏又特疏條應行事宜獨報可亦不盡行也遷太常少卿假歸廷推湖廣巡撫命下已前卒

贊曰明之臺省非能言之難言而有當當而無私之難若此數公其庶矣陳公之行當時或指爲詭激要其敢言不懾不以利害動心所謂奉職死官下者非耶與夫

容頭結舌爲固位苟全之計者豈可同日語哉

李傑徐恪傳略六

李傑字世賢號雪樵石城里人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除編修應制賦詩多稱旨賜告甯親官爲給道里費乙未會試爲同考官侍經筵遷侍講敬皇帝在東宮選充講讀官入授經書敷奏明晰進止閑雅甚有輔導益辛丑甲辰再同考會試遷侍讀學士殿試讀進士卷孝宗踐阼以春宮舊恩進左庶子掌坊事經筵開璽書獎厲賜金綺纂修憲宗實錄進一階己酉主順天鄉試遷南京國子祭酒憂歸服闋起爲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修大明會典爲副總裁毅皇帝爲皇太子出閣復爲講讀官太子好嬉戲傑正色款辭隨事匡正太子甚敬憚

之先師廟災遺祀闕里還拜南京禮部右侍郎召入轉左十七年春不雨至於夏六月受詔禱天壽山即日雨上大悅知乙丑貢舉孝宗崩充山陵使纂修實錄爲副總裁拜南京吏部尚書徵爲禮部尚書賜雕玉麒麟帶傑爲人高簡以直道清節重於朝居官多所建白所上邊務六條時稱碩畫宏治初內閣權稍重廷臣多屈意事之傑遇之無加禮逆瑾亂政陵轢公卿無敢忤意者傑正己奉職絕弗與通瑾嘗私屬以事不聽餽之瓜以嘗其意不報瑾怒然無以中也會晉府鎭國將軍槺求封郡王先是累請弗能得至是重賂瑾瑾力主之集府部科道官於左順門厲聲詰曰親王子封郡王祖訓也

前部臣不省虧損上恩罪當云何諸君能改議乎傑徐對曰祖訓親王子封郡王今將軍乃世子子不當廕王封先帝業有成命矣苟欲奸先帝之命焉用傑也瑾大怒欲中以離間罪上雅重傑不許傑恐終爲所搆陷力請致政歸瑾誅詔起才望爲瑾抑者吏部首薦傑堅臥不起家居尤以雅度推重鄉里性善飲盡一石不醉每鍵關留客累旬不倦以爲常嘗一夕獨飲繞庭徬徨行夫人再三叩之則以彗星不滅故也詩文醖古有法著石城集百卷卒年七十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諡文安

徐恪字文肅漁梁鄉人成化丙戌進士擢工科給事中慈懿太后升祔中人有異議恪與其僚魏元爭之伏哭

文華殿門不肯退彭時亦以爲言上感悟即日成禮當是時昭德宮寵冠後庭閹臣萬安附麗行威福妖僧劄實巴左道得幸外戚賞賚無節工作煩興恪累疏抗論朝右側目出爲湖廣參議分守湖南梁莊王薨奉詔錄其遺貲同事乾沒抵罪恪獨無所累鎭守監汪直責襄陽貢笱恪以非上物拒之朝賀至京獨不問遺公卿以是久不調稍遷河南右參政詔發河南粟賑陝西恪請輸銀爲和糴價省漕輓費境內饑奏請賜田租七十萬移檄郡縣民或嫁妻賣子官爲贖之徽王請開封數縣棄地恪曰甲令洪武二十七年後民自墾草山除其稅王不可恃肺腑撓法王府祿米請折銀恪又持不可宏

治九年遷左布政使秦晉歲饑流民來就食守臣慮爲亂請驅出境恪曰是速之亂也以便宜停漕粟二十萬賑之自劾擅發之罪上悅賜書勞勉河徙汴議遷藩於許恪條上五不可乃止四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會災異求直言恪上言東南財賦地織造內臣割剝侵漁新設管礦管河諸冗官十羊九牧無益於治各王府校尉勒見面錢月糧錢冤苦無訴河南鹽課久輸河東守支重困大豪兼并贖刑不平抽分以加稅爲功貴戚以增設盡利皆秕政之大者宜奮然改弦以塞天變上多從之河南負課積至百餘萬石戶部請遣使督輸恪言窮民可哀事急且啟變惟上棄責曠然與更始上爲

之追使還臺臣建議以保薊鄖漢多盜請別立一司恪曰民窮故亂心生而更煩設官吏變易版籍以益之擾乎臣愚以爲如故便事遂寢恪上言數事請釐仕籍以杜欺罔懲邪慝以崇名教起運宜節以充歲支馬政請如舊制倒斃者輸銀太僕買補湖廣總兵請仍移鎮常德俾各境聲援相接宗室有收倡婦宮婢爲妾凡所生莫知誰子宜下禮部禁止永不授封又上疏極論藩府不能卹下凡民運米麥至府往往暴露經年待其耗腐責息數倍民罹其毒感傷和氣致妖異數見宜特加申飭都御史劉大夏之治河也議者咸謂河故道不可復恪上疏略曰自漢世事塞河然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故必多穿渠道使勢有所分而不至溢涌乃可以施功今日黃陵岡之決非果不可治也患在障塞之備多而疏灑之處少塡淤反壞河浸淺隘水無所容則橫潰而不可制如臣愚計宜浚上流故道二百餘里由泗注淮以殺其怒又浚梁進口以北八十餘里由徐注淮以披其勢濯溉節宣使之疾寫不溢遲貯不壅然後石隄可立故道可通也夫舉大事不惜小費今議者以大役猥與度支不給臣愚以天下鈔關抽分稅銀各不下數萬兩宜令臣大夏都受委輸恣所爲不問其出入行水計畫不從中撓并蠲河南山東直隸租稅俾得專役其力則事易集而功可成上從之河遂爲安流嘗奉詔祀

濟瀆禮成有帛自水中浮出郡縣請上其事恪不聽置帛祠下而去恪在官悉心力整頓所論奏不顧忌諱積爲要路所嫉諸藩府尤畏惡之初徽王見沛自除吏恪奏王違祖訓王亦奏恪訐遂私名陵轢宗室上報王曰徐恪守文吏也何罪王其勉自愛大貸不可數得也頃之又立抽分奪魯山民田臨湍王同鈞廢嫡河清王同鐫廢入湯陰王見準涇陽王見溢行婬妖襄邑諸王索校尉皆據法重按諸藩多侵冒屯田皆嚴詰歸之衞所以是積不能平巨璫李興行視張秋決河置酒大會自據上坐恪譙讓之興大慙諸奉使道河南者稍縱恣輒總其餽遺或稱疾不見於是諸藩介中貴騰謗於朝而

平樂義甯二王遂訐恪減祿米改校尉諸事勘無驗坐恪入王府誤行端禮門欲以平二王忿帝知恪無它降敕切責諸王而徙恪巡撫湖廣詔下即行兩河士民爇香於頂號哭罷市者累月布政使進羨金三千兩治行恪愧謂豈吾祇行耒耶何不能使人無溝已者恪去藩府皆相慶也而楚藩亦倍徵祿米設樊城抽分恪至即禁革之獻王方之國安陸中人私載鹽百餘艘高其直抑配於民恪捕致於理中使扶安祭告眞武神道路煩費恪奏言陛下誠愛民恩澤有加則皇天篤佑之何事於眞武且眞武無神則已如其有神甯忍刑餘怙勢驛騷而享其諂祭也頃之上思恪撫河南績特賜金綺藩

府暨中人百方搆之八年中旨除南京工部右侍郎恪上疏曰大臣進用宜出廷推未可以傳奏得之似有以臣欺陛下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進臣之心跡無以自明伏乞放歸田里以全晚節上優詔慰留乃拜命會尚書闕專理部事禁勢家濫索工匠織造之役句計精密中人尤不便勳貴以恪裁減修城齎用諂部堂讓曰天下豈侍郎一人耶何爲多事遴惜恪曰老臣退地甚裕公等義關休戚獨不念乎於是再疏辭曰臣受知特深夙夜思維爲國存憲典省財費事關中貴動臣動見嫌忌不寒而栗臣尸素三十餘年涯分已踰乞賜骸骨避賢者路不許三載績上進階正議大夫資治尹求去益力上不得已聽致仕馳傳以歸病革遺命其子過蒙上恩不有靡躬竭節何以稱塞愼毋以追卹請冢宰倪岳薦恪敦重守正可屬大事會卒恪性清儉少時衣紈綺父責怒之終身不復御爲學識其大者以主一自命而慕范文正之爲人所推轂士大夫章懋邵寶等數十人皆海內知名士其在南都公卿皆莊事之日遣掾吏伺恪退食而後還第久歷膴仕田廬弗加於舊晚節操存益勵不復以名位自居文長於條奏有陸宣公歐陽子之風主一齋集及奏議凡五十卷子綎綸並有文行孫璟以蔭爲西安丞以卓異聞稱病免

贊曰成宏之際明治之極隆也二公挺生海隅同歲登

第卓然爲一代偉人豈偶然哉文安雍容臺閣職在輔導故無赫赫之跡主一長才而洊更煩劇數歷中外故功效尤著若其特立不阿之概終始一節則二公所同也論者徒見徐公所至樹怨於藩府不知藩府無能爲也必藉中貴以搆其隙蓋明世權璫接跡雖當衆正盈廷未嘗不媒孽其間二公者俱以是齟齬弗克究厥用然天下皆高其節矣

陸杲楊集王鼎顧玉柱何鈁傳略七

陸杲字孟昭景泰辛未進士歷刑曹以善決獄稱嘗錄四畿內按事河南山西多所平反推掌法司奏牘擢福建參政巡視海道有商舶通夷剽海上禽殺之築漳泉二郡海隄閩人服其威惠以譏罷杲性喜延攬篤於故舊周人之急惟恐不及嘗出行遇行乞者識之曰若非我故人某耶引歸洗沐飲食之爲畫生計使無乏居恆不問生產所至雖僦居必飾軒亭蒔花竹儲名醞珍錯以待不時之需客過必卜夜極歡以此得豪俠聲其歿也李東陽吳寬皆悼惜之

楊集字浩然景泰甲戌進士觀政兵部時郎中章綸御史鍾同疏請復儲朝上皇下詔獄集上書于忠肅謙曰奸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中上心本營脫死耳公等國家柱石獨弗能救正歟倘二人斃獄其若清議何謙以示大學士王文文曰書生不練事然有膽氣當進一階處之遂除安州進士授知州自集始集至州値災荒力請緩徵省徭役罷諸不急以便民貴戚奏求莊田內臣出畋畿郡皆力爭之集少年高科盛氣忤物卒坐累罷歸晚而懲艾閉門息機以經史娛老子舫由鄉舉知莒州有惠政攻古文詞著書多記邑中古蹟及水利舫子儀別有傳

王鼎字元勳梅李人十歲作聽琴賦甚工成化己丑進

士任南京刑部主事有指揮抵重法求尚書移獄尚書召諭鼎不從遷郎中擢湖廣參議歲澇輒下所司核實停徵豪猾或持短長捕得即死杖下遷廣東參政諸鎮帥舊設參隨藉以潤私橐鼎輒移文裁革督府閔珪不能奪而銜鼎會憂歸遂以事劾免鼎爲人襟度高邁尚氣誼家居日以水災力請於巡撫奏免徵十六萬石南臺御史何舜賓與鼎善何坐事謫戍邑令鄒魯與有怨陰遣人戕之中途又欲滅其家何之子競挈家歸鼎鼎授館衣食之競志在復仇久之競請行鼎曰汝未有子競得子會魯遷官去鼎乃資遣競求死士刺之江干不死廢其目吏當二人皆死鼎復資競母入京擊登聞鼓上訴事下法司僉議魯旣遷官非親臨比競以復讎引唐梁悅事爲證得減罪而魯論死於是鼎義聲傾江浙間至撰爲雜劇詠歌其事云鼎詩格甚高有銘庵集如干卷

顧玉柱字臺卿其先有顧立者以邑掾除烏程簿佐都御史軒輗平處州盜有勞賜鈔絹遷知雲和縣以卓異聞立慷慨有志節李東陽章懋皆重之玉柱其曾孫也嘉靖壬辰進士累官山東按察副使庚戌秋京師有警玉柱適以賀表至被命按視京營壁壘以勞致疾又不悅於嚴相嵩遂乞歸玉柱性伉直喜任事以常邑田有高下而科則未允且多詭匿議更度田攤稅乃躬巡阡

陌操尺量以定贏縮而酌其輕重之額當事雖善之不果行倭難作首捐金助城役佐邑令王鈇畫戰守倭薄城下守東南隅親冒矢石又助守白茆三丈諸浦俱有策略子耿光結客爲任俠築室村塢因地所宜變瘠爲腴萬歷中江夏段然來爲令求心計者共事衆推耿光令造廬强起之乃裒通邑田賦親自會計剔奸胥餘米八千餘石荒政不均耿光查注三等官爲合同按派滅災米五萬六百石窮民悉沾而胥吏與豪强無所與邑東南多巨浸耿光相地形曲折鑿渠築岸凡七十里耕者永利竟以勞瘁致疾卒

何鈁字子宣少與其弟鑛號二俊鈁舉嘉靖乙卯鄉試

除平陽令平陽在山海間舊有鳳浦碌壅水爲堰溉田四千餘頃元季碌廢而邑貧歷二百年莫能復鈁銳然復之爲石埭亘五十餘丈又悉濬境內河渠於是斥鹵復爲沃壤歲輸永嘉蒲門所軍糧分水陸運民力勞費鈁引漕例改折客兵之備倭於炎亭朱明兩山間者舊無寨壘爲繕石堡二營房百有二十以居戍守兵民兩便之大吏嘉其能議入薦會有沮之者僅遷南錦衣經歷再遷淮府左長史遂乞歸頃之尙寶徐貞明開畿南水田趙少宰用賢素重鈁欲因事起廢移書詢之鈁報書略謂國家兵屯鹽漕四大政皆表裏水田田邊地之法四曰清舊屯重邊引廣招募陞賞功田內地之法四曰貴力田更納贖準徭役定流配田畿南之法三曰近山用閩人級泉法近河用楚人障陂法近海用吳人引潮法鑿鑿數千言皆可施行又言方今有其人有其時何圖不就然愚有慮任事者權不與撫按埒則不能必行於下權與撫按埒則不能相安於上竊虞尙璽之不終也既而水田議竟格如鈁所料始鈁家饒其爲平陽毀家爲官性又好施與至稱貸以應求者暮年家如洗矣鑛以進士爲興化府推官禽大盜知名卒於任

贊曰儒者於負氣喜任事之人往往弗取不知緩急足倚者必是人也若楊王諸君引義慷慨臺卿父子急病讓夷豈與夫見義不爲者同日語耶以長史之才顧斂

手於功名之會觀其建畫固饒爲之長史非不能任也然而卒辭之者勢不可也赴利與赴義不同也謀國者動輒言利弊尤貴識時務哉

桑瑾桑瑜狄雲漢錢仁夫丁奉傳略入

桑瑾字廷璋景泰天順間與弟瑜相繼領鄉薦通判處州修復通濟堰以灌田巨寇吳大八等負險肆掠搗巢擒之秩滿當遷遽引疾致仕瑾有至性自以祿不逮養終身不受燕賀兄瓊病京邸嘗惡以驗差劇其之肎也與弟瑜同日拜命聯騎出都及致政同舟還一時以爲美談年踰大耋手不釋卷其文醕質尚理要詩和平清婉著讀易備忘三經易集說節義林前後集瀹齋詩文草蘿窗雜記同舟稿讀史景忠等書門人錢仁夫輩私諡曰淵靜先生

桑瑜字廷瓚少與其兄自相師友兄疾值會試不忍行通判溫州政尚慈恵屬邑泰順有銀坑歲久利微官取盈額瑜請得奏減蒲庄衞卒侵平陽民田而以租累民瑜往勘釐正之溫有鹽竈戶多逃亡課坐是虧部議以三丁充一竈戶擕老幼泣訴於瑜瑜請稽戶部舊額從其言自是二京及兩浙皆用舊額以徵課瑜政事之暇好遊覽搜訪廢跡作堂夢草池兄瑾自處來相與觴詠其上約共致政卽日解組同歸年俱未滿五十士論高之林居出入必偕雍睦之行稱於鄉里趣尚澹泊篇詠如其人有吟窗選粹諸集又輯常熟志如干卷李文安傑爲之序瑜之後無聞瑾之子翹介介之子大協及瑾兄子悅皆起家鄉舉皆有清操而能文惟介以滋陽令歸翹判泉州大協判杭州悅判長沙及柳州一門五通判亦邑所僅見云悅自有傳

狄雲漢字天章沙溪人成化甲午舉北闈選知沅江縣俗樸野雲漢治之以寬靜刑禁罕用惟時延見父老問疾苦而已久之訟益稀郊外有佳山暇卽出遊民挈果茗候道旁童叟擁輿行雲漢停輿款慰如家人父子沅有湖盜終雲漢之任盜不敢出調臨清通判自免歸歸而無宅以居沈石田爲作買宅疏棲數椽於山麓扁曰乾坤一草亭毎閉戶斷炊吟嘯不輟好事或餽之非其義不受也邑令楊子器爲置田二十五畝於湖壖因戲自號曰餘夫旋亦廢去其詩清古絕俗嘗與太倉州守李某登城遠眺賦詩云南去好山都入越東來滄海半吞吳李揖之曰先生語工若是宜其窮也年八十餘卒

錢仁夫字士宏世居東湖宏治己未進士授都水司主事改虞衡司故例輪役匠免役出銀解部歲久匠戶耗過半而官徵不已里役被其累仁夫建議召匠以補乏而盡蠲無徵者從之監稅浙江還朝遷員外郞時逆瑾方竊政仁夫知衣冠當受禍遽自引退後瑾益張屢起獄株逮一時清望多不免人始服其明決仁夫居家敦睦爲族人置義莊性好客工書畫博學多通自號東湖居士吳中風雅之會必引居士爲重所著歸閒文纂水部詩歷和高啟吳中百詠鳴鶴餘音凡若干卷晚年哀

詩稾藏劒門石中號曰詩冢卒年八十五

丁奉字獻之少孤力學正德戊辰進士時朝議簡新進者試御史吏部首舉奉奉以養母乞南曹授南京文選司主事遷驗封司郎中母喪歸特旨擢用太宰陸完與有親誼手書敦趣奉反致書於完勸其早退後完敗交遊多株連奉以前書免於累致仕時年僅三十八放情山水沈酣六籍所著五經臆言通鑑節要南湖留稿凡百餘卷巡撫某致羨金請梓其書奉念故友湯副使繼文五喪未舉卽以相贈士以此益多之

贊曰易戒知進而不知退竊以進退之義一也而知退而不知進者無譏焉斯何說歟曰世鮮有知退者也退非所禁也嘗試論之居大位而宜退者二道不行也年已至也如是而已居下位退之途甚寬時有所不可力有所不能則可以退矣不甯唯是意有所不合情有所不安則可以退矣不甯唯是君子之於仕也若遊覽然興至則爲之興盡而返悠然有餘地焉故曰退非所禁也夫仕宦之途固進難而退易也古之君子朝拜而夕辭昨非而今是若是其易也今之君子戚其易忻其難於是患失之心熾而冒進之刺興謂世鮮知退者不信然乎桑氏兄弟賢哉遠矣雖漢之二疏何以加茲東湖知幾超然事外天章無家而亦歸獻之盛年而不出斯皆知退而不知進者耶論者均有取焉

盧翊王舜漁黃時雨陸化熙傳略九

盧翊字鳳翀父琮由鄉舉爲海陽令以直道忤其守罷官翊登宏治庚戌進士知新喻縣憂歸補獲嘉縣有能聲擢山東道御史出理本道戎籍無冤抑者巡按廣西遷湖廣僉事以忤逆瑾停官瑾敗復職改任川南兼視水利疏都江堰以灌田碉門土軍以重斂致亂蜀中大震議用兵翊撫定之遷副使守禦松潘定更戍法以均勞逸治小河抵棧閣之道以通運遷雲南左參政賓州洱海之界有鐵索箐夷與熟夷合爲寇時議勦之翊謂夷未易殄請於姚安界中創大堡選將以守仍諭各堡堅城濬川夷竊發伺便狙擊使生熟夷不得合則亂可弭用其議夷不敢出武定土官鳳朝鳴父死不得襲職謀爲亂翊使人諭以禍福以便宜授冠帶爲奏請於朝朝鳴悅服洱海地苦旱治品甸諸陂築梁王山壩障水以資灌溉歲比登公私有儲粟陞廣西右布政使卒官翊洊歷邊任家無羸財爲政專務綏輯民夷樂之好著述有玉渠稿四卷都江志二卷松西奏議一卷玉渠其自號也

王舜漁字于澤與兄舜耕同登正德丁丑進士舜耕歷官御史左遷終光州判官舜漁以工部主事榷稅浙關鎭守監畢眞通賂於江彬得與分司事怙權橫徵舜漁用法裁之課入以貯縣庫眞無如之何宸濠反眞謀應

之巡按御史張滑倚舜漁備眞眞延二人飲謀戕之座上滑欲勿往舜漁曰不往則示怯吾知其人矣無能爲也遂往見兵械森列詰之曰豈備宸濠耶命盡撤之酒三行目滑先辭去舜漁遽起挽眞連引大觥飲若吸川眞氣索不能敵舜漁亦佯醉左手把其袂右手拔劒戲舞而出眞謀不得行後竟伏法入朝改刑部擢山東僉事以艱歸起分巡遼海東甯築邊牆有勞賜金綺遷副使整飭臨清兵備有巡河使者冤繫五十餘人舜漁釋之復按它不法事持之急遂爲所訐候勘回籍卒

黄時雨字化之萬歷甲戌進士爲刑部主事轉郎中出守惠州平賦減稅以清强治大盜江月照者故渊寇李文彪黨也當王文成破池仲容時獨文彪據岑岡嶮遠不可下文彪死月照代領其眾勢益橫督撫遣人招之爲所笞辱督撫怒命副總兵帥師勦之時雨請罷兵假歲月智計破賊時岑岡私人遍左右伺官府動息時雨廉得四人把其重負令取賊自贖以方寸紙用府印書免死字使持歸賊巢給降者署名爲信賊眾皆心離月照弗覺也將出掠椎牛鳴鼓聚眾如平時無應者月照自刻責益治牛酒約日復會至期鼓之又不應月照計窮乃挺身詣府降未至服毒死時雨梟其首擊斬從賊而散其黨爲良民巢寇始絕遷副使備兵嶺西再平海寇李茂陳樂之亂轉雲南左參政乞歸養卒時雨天性

卞直與人言蟬連不出口遇事明辨莫能奪所至平劇賊而官以平遷無殊擢在粵十餘年產不踰中人嘗稱仕而不貪僅如女婦不淫何足道而察察自炫耶聞者愧之

陸化熙字羽明萬歷癸丑進士爲刑曹陞工部郎中巡河夏陽鎭開滿家壩以便漕壬戌鄆有聞香賊之變一夕陷鄒滕羽書狎至化熙念鎭危且敗漕事亟塞守隘口以待援兵既而淮徐兵至者僅四百化熙遣淮兵營戚城徐兵營東關賊首劉翠華悉騎壓淮兵互有殺傷徐兵遽卻賊遂突入東關化熙單騎抵徐益請兵援計陳百戶乘夜疾馳襲賊於朱公祠退保戚城會援兵繼至滕民擒翠華賊遂散化熙無疆守寄而捍禦之功特偉擢湖廣兵備副使尋督學廣西遷湖廣參政未赴卒化熙少與其兄化洎治毛氏詩詩義並號名家化洎舉萬歷壬辰進士以工部主事治泉濟上歷守金華贛州府以敏練稱

嚴訥（子栻）瞿景淳（子汝稷汝說）傳略十

嚴訥字敏卿號養齋嘉靖辛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分典丁未會試奉册封楚藩告歸起守故官時倭難未熄目擊瘡痍死徙之狀入朝卽上疏曰陛下如天之仁覆露海內屬徐淮河決畿輔霖雨傷稼而民無捐瘠者以陛下之仁有以拯之也今江南之地殘破於倭民無孑遺臣知陛下必垂哀痛特未深悉耳賊往剽鹵蘇杭攻城屠邑燒室廬姦婦女老弱踣溝壑少壯膏刈鋒臣時蒙恩歸省亦奉父母望風潛匿幸保首領賊既得氣去今年復帥衆深入橫行浙直之境羽檄所報殺戮尤慘夫江南賦重當無事之日農夫疾耕不足於轉輸況

兵燹逃亡十家而九沃野邱虛臣不知今年田租安所出也撫按以事之殷方調兵食繕守備不暇以元元之困爲陛下言臣誠恐一旦倭幸平盪百姓戀鄉里墳墓相攜復業身未及帖席而漕卒又蝗集矣有司恐於課殿頭會箕斂傾其儋石空其機杼榜笞縲絏責其嫁妻賣子猶復不贍幽死囹圄而後已則土著復業者騈死流移者狼顧無生還之望計乃無聊聚爲盜賊劫掠公私或流入倭境告以虛實爲之鄉導非細故也事至於此則有逐捕之擾招集之煩其費皆嘗出於縣官是今日之賦於民者無益之虛徵而它日之出於公者不貲之實費孰若沛然賜復一年且以示安輯之仁杜反仄之慮哉臣非不知寇難少戢撫按終必以民艱上請然不過循免荒事例句免存畱耳夫稅糧起運之數大率十之七八而存畱之數僅十之二三民救死不贍方待振業而猶責以七八分之供與之以二三分之蠲是猶徧體傷殘而益之以一毛不知有濟於民不也伏望敕下部臣舉今年夏稅秋糧一切復除阽亡下戶輒假郡縣以便宜貰貸賑給先期諭以德意使良民安其田里無有搖心流移懷舊戀土雖失計陷賊者亦洗濯自新求生育於堯舜之世斯民生可永奠雖驅之爲賊亦不願矣江浙淮揚竈丁被寇流亡者亦宜下所司及時勞來還定無使失所以收煮海之利調募客兵如狼兵長

鎗手等及今未可散遣宜厚其廩給督將領申要束不得割剝民財毆略畜產有犯者辠無赦斯兼利軍民之策也疏上上徬徨咨嗟遂報可於是東南之民得稍蘇息矣遷侍讀主應天鄉試陞學士掌院事被命撰青詞稱旨侍祀齋宮恭謹無與比上目屬之遷太常卿主己未會試四遷爲禮部尚書癸亥晉吏部尚書初嚴嵩當國濁亂天下以吏兵二部爲金穴部臣承風指無敢違異徐相階改紀其政用楊博爲兵部而以訥長吏部訥請一洗痼蠹以弼清明之治乃與九卿之屬約曰諸以公事言者止朝房卽私吾不受私謁退而鵜其家人曰若見長安近事乎諸黠兒藉主爲奸利一旦事敗相隨

入獄今吾與若約爲我守舍謹筦鑰毋問戸外事不者毋望求活也一郡守踵故事上謁削三秩以明不私祠祭郎陸光祖有清望移爲文選郎推心委任苞苴絕跡海瑞爲仁和令注下考入覲聽調訥知其廉卽擢爲戸曹瑞不知也中外諸臣以忤旨遷謫者訥謀於徐相階從容爲上言稍稍徵用又申三途並用法以出淹滯有明銓政以公廉稱訥爲最尋召直西苑進位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視部事如故眷遇日隆賜賚無虛月然訥素畏愼見上春秋高喜怒不恆恐久而獲罪卽稱病乞骸骨非上所望也四請乃得允馳傳歸穆宗錄舊勛覃恩四世一品時二親皆無恙訥以輔臣歸子舍每侍

食肴韝曲跽陳說笑語爲娛樂家慶與李相春芳相望於江南北云訥爲人仁慈篤於親舊遇人曲爲恩意置義田以贍族人又設義塾教里中童孺嘗搆樓旣成方樂飲四顧忽愀然曰是將不利於東鄰亟撤而改作焉其惟恐傷物如此萬歷初元吳中大祲致書閣部力請蠲租至十年又災復請得蠲前後請蠲者三矣林居垂二十年卒年七十四使者視祭葬贈少保謚文靖所著文集若干卷子治澍瀓澤濟皆修謹嗜書樂善慕義治由鄉舉爲修文館舍人瀓澤以蔭爲中書瀓仕至邵武知府有能聲澤之子栻

栻字子張少穎悟工書畫篆刻有膂力善騎射崇禎甲戌進士知信陽州値流寇充斥栻練鄉勇繕守禦賊至輒躬冒矢石拒卻之督師盧象昇知其才時與商軍務轉戰趙莊邢集平關皆有功以外艱歸薦起兵部主事未任入　國朝督撫皆具疏題薦栻以衰廢固辭搆小楞伽靜室於祖祠傍究心內典禪燈梵筴焚香獨坐以終其身

瞿景淳字師道號昆湖嘉靖甲辰舉禮部第一廷對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歷侍講左春坊左諭德經筵講官侍讀學士掌院事遷南京國子祭酒吏部右侍郎連攝吏禮工三部尚書事隆慶改元召入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食祿正二品以病乞歸卒於家官給葬祭贈

禮部尚書謚文懿景淳八歲能屬文家貧授徒自給意泊如也攻制舉業專精覃思自謂天下莫能當然久困諸生比連捷而瞿氏之文遂擅天下與王濟之齊名嘗分試禮部者三主武試者二主應天試者一理詰敕總校永樂大典修嘉靖實錄諸文事無弗與者而遷轉輒後其儕隨牒在南意頗安之不自知其留滯也爲人和而介篤于禮節與嚴文靖居翰林文靖恭謹甚揖必俯躬景淳第舉手下之嚴相嵩至貴倨也與之語獨引大體慷慨爭是非嵩弗能屈爲編修日介恭順侯冊封鄭世子迎餞用重幣固卻之恭順侯不懌旣而知上遣人微伺使者乃歎曰非瞿君吾且得罪陸少保炳怙寵驕

甚欲封其最後妻屬草制辭曰此令甲所不得也介相嵩爲請亦不應橐金以投卒笑謝之其有守如此予汝稷汝說

稷汝說

汝稷字元立以蔭任中軍都督府都事遷左府經歷歷刑部員外郎扶溝令以扶宗人被逮當具獄汝稷曰宗人微服入縣庭令自責扶溝民耳何罪令得釋遷郎中歷守黃州邵武辰州歷長蘆運使汝稷以任子途出於紈袴非國家所倚重奮欲一洗之所至以實心任事才識有過人者爲黃州俗好訟汝稷手創爰書片辭決遣猾胥弗能欺爲邵武與中使括稅者忤移病去爲辰州湖南土官永順彭元錦最強與酉陽冉御龍相仇殺而保靖彭象乾者御龍之出也象乾失愛於家弟象坤爭立元錦助之兵挐不解當道議用師汝稷獨檄諭元錦開陳利害反復數百言元錦得檄悔謝象乾卒得立而象坤復夤緣求給宣慰劄汝稷謂如此必再啟爭端亟白兵使者取其劄立毀之事始定爲運使時歲大祲鳩工浚利國濠六十里與國河八里事集而饑民得贍舉廉平異等晉太僕寺少卿致仕汝稷博學多通善騷賦精音律尤嗜宗門書有集如干卷

汝說字星卿少孤力學萬歷辛丑進士授營繕司主事會修皇女府第中貴務增飾汝說據令甲郵第式裁之及議婚禮又欲增費比長公主汝說力持不可督修京城計時量工中貴無所漁亦無以難也遷都水司員外郎司事叢雜吏皆去其籍以售欺汝說摭拾往牒條具款目爲書刊布以垂永式出督學湖廣轉江西參議兼理屯田鹽法水利尋請歸汝說少與邵濂顧雲鴻瞿純仁輩結社拂水以清言名理相矜尚爲人嚬笑不苟而指趣殊遠既歸築東皋別業顏其堂曰浣溪嘗語人此一片空明是吾晚年得意文字也著皇明臣略如干卷子式耜別有傳

贊曰二公自爲史官卓然有以自見它日居位不爲苟同豈足異哉抑予於文靖一疏尤有感焉弘治中葉翰林之官雍容透迤以養相體噤不言民事至如趙文毅條奏江南財賦利弊關繫亦非細矣而當時且謂南人不當言南事寢置不問嗟乎翰林非所宜言南人又不當言非南人而居宅要職者又不言是直視斯民之死而不救也文靖爲冢宰爲輔臣賢矣而余尤三復此疏以爲仁人之利溥也

陳逅陳瓚趙用賢子士春傳略十一

陳逅字良會號魯山正德丁丑進士初任惠安縣以能調福清擢御史巡視中城會議獻廟大禮逅與同列疏攻桂萼兩御史已逮繫復抗疏救之廷杖下獄謫合浦主簿王文成方總制兩廣深器之檄所屬聘逅講道靈山書院起知新喻縣累陞福建僉事備兵福甯道古田礦盜發羽書傳警處州流民操刃來爭逅引兵入深阻俘賊黨封錮其山民以安堵遷河南按察副使世廟南幸承天逅扈從有巨璫邀賂不得銜之適上召一宮人道濇屬車不前璫從旁蔟曰此誰扈駕而稽慢若是再杖削籍後九廟成推恩復官撫按交章論薦堅臥不起家居儉約如寒素有文集曰石淙漫稿孫國華萬歷甲戌進士歷南京刑曹爲人負氣司寇吳某屬草箋賀權要謝不能由是得罪降知東平州累遷廣州守復與上官忤改調歸壽九十及見後甲戌同里嚴栻成進士戲以同年柬賀後遂爲故事云

陳瓚字廷祼號雨亭韶州判復之孫貌偉岸兩顴峯起目爛爛有光嘉靖丙辰進士知永豐縣敏於折獄廷無宿囚裁一切耗羨幾盡閩廣流賊入境設伏擒其魁爲巡撫定江西賦役句較戶口虛實則壤輕重更繇繁簡條理井然一省貫行以爲藝極入覲京師嚴世蕃方責守令賂遺瓚徒手謁之御史段某令州縣月輸贖鍰以多寡爲上下考瓚無所輸曰令已安下下考矣久之以行能高第擢刑科給事中視京營臺省視營務者體至嚴重營帥立侍唯諾而已瓚爲帥設坐從容咨訪因以悉其所能且請巡視官歲一代輒行舉劾以肅軍政既而疏請黜遺奸以重銓司采遺賢以充器使世宗以爲指意激發特爲議禮諸臣地大怒杖六十削籍爲民隆慶初徐相階當國起吏科數條上時事凡黜陟諸大政瓚實佐之薊邊被兵總督劉燾總兵李世忠不能禦顧報首功以便文自營瓚劾奏之上將幸太學瓚謂司成當坐講國家上儀儒臣之亢寵也而胡杰非其人論罷之代以趙貞吉時論稱焉尋遷太常少卿先是瓚嘗論奏高拱及其黨御史齊康會拱復相修前郄謫瓚洛川縣丞又嘗諫止大閱以爲黷武忤張居正意以故終二相沈下僚居正歿一歲五遷守故官俄遷通政晉南京太常寺卿召爲左副都御史屬大計黜陟無所徇吏治爲清左轄徐行可坐事當免時相爲請暮夜投重幣瓚厲色呵之由是大忤於時除南京刑部侍郎卒於位賜祭葬謚莊靖瓚里居時喜飲酒善度曲人樂其通脫至立朝侃侃論列不窺所嚮爲骫骳雖積忤權要不悔故論者以爲有特立不倚之節云子禹謨由鄉舉爲教諭累遷兵部郎中歷四川僉事貴州參議所至有擒盜勦夷功記問該博著述甚富有左氏兵略及駢志說儲諸

書數百卷

趙用賢字汝師一字定宇父承謙釋褐爲贛州推官强項負氣歷官廣東參議罷歸用賢舉隆慶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時張居正當國父喪臺省交章請畱用賢發憤上疏略言輔臣能以君臣之義効忠於數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先朝楊溥李賢亦嘗復起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亦回籍奪情未有不出國門靡容鼎輔而可云起復者也科道之臣所以備糾繩司法紀今乃紛然乞畱甯同諂附設異日有握爵銜憲成簒竊之禍者亦將奉符命而奉璽紱乎疏與吳編修中行同日上皆杖六十削籍時稱翰林二諫居正歿召爲贊善是時秉國者懲居正操切務爲包荒用賢議論激揚多所齟齬於是朋黨之論起用賢疏言朋黨者唐宋小人所以螫善類而空人國今交戟之內流言傾陷慘於銷骨惟陛下畱神省察毋使黑白混淆因乞歸不允晉講官分校會典遷洗馬管國子司業陞庶子掌坊事用賢憫東南賦重弊深畱意搜訪聞檇李進士袁黃悉其事就之考覈自田賦之輕重徵斂之緩急以至蠲減存積兵餉雜徭弊孔源委燭照數計條爲十四事凡萬餘言上之部議不能難也會有言南人不當言南事者議遂寢遷南京國子監祭酒奏請早建太子宥言官李沂斥內官張鯨不報數上書求退不許卽拜南京禮部右

侍郎尋徙北部兼翰林學士教習庶吉士時儲位未定將並建二藩用賢抗章極論此議果行亂長幼之序壞祖宗法失天下心必不可執政惡之召其從者讓之曰爲我語若主國之大事亦何可易言用賢狀貌魁梧疑若岳峙慷慨植節遇事卽發於死生利害之際不較也物望翕然歸之尋拜吏部左侍郎兼官如故天下望其旦夕且相而忌者側目於是吳鎮絕婚之事遂上聞矣鎮者故御史吳之彥之子用賢先與議婚會論奪情得罪之彥懼且悔故用賢請絕至是鎮以此訐奏葢有主之者用賢遂三疏乞歸而戶部郎楊應宿鄭材復力詆用賢請據律行法兩人者用賢素所鄙絕者也都御史李世達侍郎李楨疏直用賢而斥兩人并爲所攻高攀龍吳宏濟等數人繼之皆坐論救褫職目爲朋黨自是黨論漸熾執政與言事者日枝拄水火薄射迄於明亡云用賢家居四年卒天啟初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諡文毅用賢爲文博達詳贍尤長奏議有松石齋集三十六卷三吳文獻志國朝典章因革錄若干卷子琦美隆美皆仕宦有聲隆美子士春

士春字景之崇禎丁丑第三人及第授編修兵部尚書楊嗣昌奪情視事未幾入閣少詹事黃道周劾之下獄士春上疏曰嗣昌不識天倫不畏清議忍心害理舛悖至此卽使其果才也司馬之堂儘堪報效何况紙上勦

撫無救民生令下綱輸坐傷國體於封疆無補豈幾務可參將來幾務爲重必反謂封疆可卸徒以梯榮之計遂其弛擔之謀陛下破格奪情曰人才不足故耳不知人才所以不振正由愛功名薄忠孝致之且無事不講儲材有事輕言破格非用人無弊之道也臣祖用賢首論故相奪情幾斃杖下腊敗肉以示子孫臣敢背家法負明主坐視綱常埽地哉帝怒謫福建布政司檢校祖孫皆以彈宰相奪情得罪世以爲美談旋丁外艱歸遂不出

贊曰夫束縛榜笞賈生之所流涕也而明世賢士大夫往往罹此禍至於銀鐺國門血肉委地而兒童婦女爭

相歎羨以爲榮豈不異哉予往聞故老言少年時同儕嬉戲或據地令痛撲至於委頓曰須鍊一副勁骨乇日好作忠臣聞者大笑之嗚呼孰知猶陳趙諸公流風所感也古之所謂頑廉懦立者其是之謂歟其是之謂歟

黃鉞程式唐天恩錢泮瞿式耜傳略十五

黃鉞字叔揚生有異稟家貧無書日遊市肆借覽輒記不忘洪武中以生員薦爲宜章典史舉湖廣鄉試建文庚辰成進士授刑科給事中轉戶科以父喪歸靖難師至江蘇州守姚善受詔起義兵以書招鉞鉞請營葬而後赴之旣而善爲叛將縛送京師鉞聞善誅具冠服至琴川橋赴水死其友楊福者與鉞少同學同辟於縣復舉於郡皆不就鉞死福哭於橋下三日得其屍親抱而起斂葬之遂隱不復見

程式字以則宣德癸丑進士任南京兵部主事遷刑部員外郎正統己巳土木之變式扈從死難以衣冠歸葬

景泰中贈奉訓大夫天順改元蔭子嵩仕至延平府同知式從子宗景泰辛未進士歷官陝西巡撫憂歸雲南屬夷木邦與孟密爭地相仇殺受詔往諭孟密宗深入直抵其地撫定之遂留撫雲南晉南京工部尚書致仕

唐天恩字堯仁宏治戊午舉於鄉選知葉縣時大盜趙璲劉七等橫行河朔天恩增城濬濠繕器械爲戰守計賊知有備多引去劉七擁衆歷境天恩出奇兵擊之賊戰不利怒盡銃來攻葉土城易瑕固守二十餘日外無救援城遂陷被執及其父政懸之堂皇叢射殺之父妾任氏并二妹皆遇害妻錢氏子詩臥亂屍下得脫事聞詔贈光祿少卿賜祭葬立石表墓蔭一子爲國子生仍

賜子孫爲儒籍復其身巡按御史又請建祠春秋致祭

錢泮字鳴教祿園人嘉靖乙未進士知侯官縣調繁慈谿入爲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出知順慶府擢副使備兵漢中遷江西參政未上以父憂歸在比部權貴屬泮置所讎於法泮曰殺人以媚人可乎讞出之邊帥執奸細抵法泮察非實特爲執奏得不死在順慶歲饑召民修城民賴工食以活在漢中宅郡饑民嘯聚盜礦撫按議發兵泮請檄所在官司開倉賑給而勒令麥熟歸農麥熟而不歸者誅盜悉解散泮歸値倭難方熾邑令王鈇力戰拒賊泮亦躬冒矢石悉力助之未幾倭自吳門劫關稅巨萬奪民船載之取道尚湖鈇與泮率兵追之至

讓塘陷伏中皆戰死時嘉靖乙卯五月也事聞泮贈光祿卿鈇贈太僕少卿皆蔭子世襲錦衣百戶時有徐察者侍郎恪之裔統家丁拒倭戰於三丈浦生擒韓龍大王等多所殺獲王錢之難察亦死之詔贈某官錄一子入監

瞿式耜字起田號稼軒文懿公景淳之孫萬歷丙辰進士知永豐縣考最以艱歸天啟中閹人枋國式耜誓不出崇禎初擢戶科給事中居數月疏十餘上以表忠鋤奸爲務當路側目會温體仁以枚卜見擠疏訐錢謙益并及式耜遂罷官未幾復以謙益事牽連被急徵事雪得歸甲申中大學士范景文薦復原官選補應天府丞出撫廣西比抵任而　王師已下江南矣初神宗子桂王封藩衡州二子安仁永明避亂於梧式耜與廣督丁魁楚奉安仁監國時閩中已奉唐王號隆武粵西又有靖江王稱監國提兵脅式耜式耜不從授計於陳邦傅焦璉逐靖江於閩殺之　王師破閩誅唐王而安仁亦歿式耜又與何騰蛟等奉安仁弟永明號永歷　王師入廣永明走全州又走武岡走潯州象州式耜獨留守桂林誓與城存亡　王師至式耜督兵拒守身當矢石與士卒同甘苦餉不足夫人邵氏脫簪珥佐之故人無變志會廣州陳邦彥等兵起　王師解去梧桂之間得稍休息而永明無政徒擁虛名文武如水火式耜雖調劑

於外莫肯用命於是內外解體支持僅三年庚寅冬王師雲合將士皆遁走督師張同敞者故相居正孫也自靈川至謂式耜曰事迫矣將若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當死此同敞曰請與公同命詰朝　王師入城執式耜及同敞諭之降不從拘囚月餘兩人日賦詩倡和臨難時驅至城隅見一大石式耜曰我生平愛山水此石頗佳可以死矣刑者從之與同敞整衣冠就刃顏色不變閏十一月十七日也其門下士吳江楊蓺冒死斂其屍與同敞俱瘞於北門先是式耜次子元錥孫昌文先後赴粵省親元錥道死昌文負骨歸葬虞山西峯歸骨前一日有鶴集其所居坊徘徊久之乃沖舉見者異之遺

詩敎卷曰雲濤集松丸集浩氣吟遺文奏疏若干卷

贊曰顧仲恭之言曰海虞蕞爾邑耳而國有大故必有一人焉奮氣抗節於其間豈湖山奇秀地靈人傑有非它邑所能頡頏者歟余詳錄直節死事諸公知仲恭之言信矣嗚呼明命旣訖而留守以區區一隅抗斯亦愚矣雖然所謂其愚不可及者邪豈不足與文信國並千古哉

鄧皷邵圭潔陳瑚孫永祚陳煌圖傳略十三

鄧皷字文度本蔡姓父暄精二戴禮皷少育外家因氏焉正德丙子舉於鄉再上公車會母病遂不出以通經博古爲學爲文有體要歸熙甫陸子餘皆稱之邑令馮汝弼請修常熟志成十三卷論者稱其簡核而謗議騰起幾以此賈禍巡撫歐陽鐸力持之得免鐸嘗造門講鈞敵禮卽其家建尙志坊歿祀鄉賢配食虞山書院子廷薦能詩工書

贊曰書院之配食者初止四人曰吳文恪訥張止庵洪徐主一恪周勉思木其後益以四人曰桑悅朱召鄧皷鄒泉朱召者御史鉉之孫以貢爲漳浦簿遷益陽丞而署漳平篆甚久以儒術飾吏治鄒泉爲經生師學使旌其門曰名儒巡按御史造廬請定冠婚喪祭儀節四人者並以文行稱於鄉邑令耿君橘詳稽衆議而後請入者也其時鄉賢之祀以章侍御之貞聲不得入愼重如此自時厥後上無求賢禮士之風下無淸議政以賄成而祀典滋輕又其後雜濫不可問而顧臺卿至戒其子曰吾死愼勿入鄉賢祠生平不耐入酒肆鄉賢祠何異酒肆也噫嘻孰謂鉅典之辱至是哉

邵圭潔字伯如與瞿文懿輩十人爲文社時稱十傑嘉靖巳酉舉於鄉圭潔喜讀孟襄陽詩房考評其闈墨曰七篇風格何其似孟襄陽詩也爲德淸敎諭卒圭潔事

親孝撫諸弟以恩持身廉潔而篤於友誼讀書窺尋理與尤留心民瘼若水災謠築城議多爲時采用著北虞集經濟錄子鋆進士仕至兵部郎中

陳瑚字言夏崇禎壬午鄉舉甲申以後與其門弟子倡道於荒江寂寞之鄉所著求道錄切己錄講義諸書粹然經術論者謂可繼歸熙甫又有開江書一卷論邑中水利略言治水之法當先治之於堂上籌畫井井然後不勞而事集故分段有法算土派工有法堆土有法按挑有法避紆河漲沙有法考工賞罰有法其說太氏多采成規參合時勢鑿鑿可見施行

孫永祚字子長長身玉立鬚眉如畫其學貫穿經史爲諸生祭酒同時有楊彝字子常倡明儒先之學永祚稍後起聞望過之吳中稱虞山有兩子長以常長同音也永祚崇禎乙亥拔貢授推官弗赴國變後遂不出從學者傾郡縣毎語諸弟子曰文章事業不從五倫中出者要爲無本嘗講夜氣一條四座環聽有泣下者著雪屋集若干卷學者稱雪屋先生年八十餘卒門人私謚曰文節

陳煌圖字鴻文廣州守國華之孫崇禎壬午副榜除翰林典籍遽引退　國初徵召不起舉鄉飲賓亦不赴精六書學著隸釋篆韻及詩文集若干卷子逢年字方中內行修謹造次必於儒者其學務根柢而以知恥爲入德之基與人交必以道義相砥反復極論嘗書座右曰得富貴非難難於善處富貴能文章不賤賤在徒恃文章子祖范守家法今爲禮部貢士

瞿興嗣虞宗濟蔣安徐訥王韶徐明俊翁毓芳傳

略十四

瞿興嗣字華卿宋文憲濂志其墓又爲之傳曰孝子天性純懿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母患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𤋮湯洗滌執扇驅蚊蚋靡晝靡夜至月餘乃休既又罹氣疾百藥不治孝子情迫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失一日母思芰食時芰始華求諸市不獲凡川有芰者解衣入水歷覆其葉而覓之雙脛皆赤腫俄得三芰人以爲精誠所感其宅心仁厚單寠者必思賑給而不使知氈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臥疾不能興孝子晨往以錢二十緡投窗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鶉衣百結受其直倍數與之負販夫來貿遷一聽其言不與較歲大儉來相依者數十人擇旁近舍舍之會癘氣作病者相枕籍孝子每晨躬擕粥藥撫視卒賴以全道中拾遺囊必密偵其人還之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子莊宦學有立莊別見

虞宗濟字思訓祖安澤任德清尹明初父德艮以鄉師統諸閭長坐法當死與其長子俱下獄宗濟詣吏自白曰父兄不知也吏按章訊之一一引伏獄具斬東市顏色不變洪武辛亥六月也年二十二同時錢甦之子迪甦掌鄉賦後期當斬迪年十八詣闕請代詔刑迪赦甦又有徐植者字元芳父彥達罪與甦同植年二十代死臨刑賦詩曰父母恩同日月高願將一死報劬勞三杯白酒濃如鴆七尺青絲利似刀風送斷魂歸故里月移枯骨葬荒郊遥知親族偏憐我淚灑西風溼布袍嗚呼洪武之政有犯無赦所以懲元之弊也而三子者遂不蒙緹縈之貸悲夫

蔣安字伯仁洪武中其弟懋犯法當戍開平安時爲諸生去巾幘自詣御史謂懋弱不任荷戈且老母所鍾愛不若安往幸得爲國家效犬馬且以慰老母餘年御史義而許之後以老代歸子瑛亦尚義孫紱績曾孫欽皆登科立名節

徐訥字敏叔博學有高行累世聚居輯古今同居者爲一編倣浦江鄭氏遺範爲家規晨列男女長幼於堂下鳴鼓述訓警勵之已乃升堂序揖男女各一室同飮食題於楹曰永遵家訓不聽婦言躬課僮奴耕織恤其勞苦不加咎詈家量出入無二歲歉必發粟賑貧與人語依於道義言動不苟恭謹有萬石君之風子恪爲名臣

王韶字鳳儀父蘭見魚佩傳王氏之先名有家教韶尤敦孝義以率其族倡睦宗會月一輪集以申勸戒有率教者雖卑幼必進而禮之燕飮遵古儀法宅心平恕動止修飭鄉黨推重之

徐明俊字千之母病危不能食刲股肉爲羹以進母覺其腴美强食之遂愈縣令廉知其事欲爲請旌明俊固

謝無有且日卽有之奈何幸母危殆以買名聲令悚然起立歎息而止有弟無賴明俊爲諸生授經投贄歲不下百金大半給其酒食費至賣宅以償負亦不較也母歿摧毀特甚絕不火食者久之竟嘔血死明俊有才氣而死於孝人皆惜之明世惟顧坤以割股旌有葛潤者至刲肝肉以愈祖母疾而部議恐長輕生釣名風格不許自餘如沈艮張遴陳貞徐汝艮郭尚賢之徒見於邑志者不下數十人

翁毓芳字子繼少孤家難作伯氏出亡毓芳時時泣膝下母意解召伯氏還未幾伯氏復搆禍匿它所毓芳侍寢膳宛轉承順以慰母心獄方急戒左右不以聞陰售所有爲伯氏費事平不以告也生平孜孜爲善傾箱指囷日不暇給會大疫巷死者相枕藉乃斥賣其屋得八百金書其上曰非施棺而動錙銖者疫及之有名家女鬻爲婢贖歸嫁之遇被劫者僵臥雪中解衣衣之忍凍而歸坐是家如洗不悔也子叔元

贊曰自唐龔氏以孝義旌門至宋而有周孝子嚝數百年僅見明初如瞿華卿之行宋文憲力爲表章而旌典未及終明世迄　本朝順治康熙間旌者僅四人然則名湮沒而不傳者可勝道哉今天子崇名教樹風聲令天下州縣各建孝義總祠余亟採華卿以下諸君之事實具白於縣縣爲詳請入祠大

吏以諸人未膺旌典持不可余以爲自古忠義孝弟之人其得旌於當代者有幾今建祠正所以旌之也惟其沈埋既久一旦發潛德之幽光始足副非常之典以聳動天下聖朝黜陟幽明何施而不可且明之節婦猶有追表於今日者何獨於此諸人而疑之請之至於再至於三卒未有定見而止姑存是說以俟後有尚論者定之邑志所載蓋猶有人余錄其有事實而尤著者其已旌者不待表著故不錄志有歸氏二子本諸歸熙甫之傳然二子實崑山人無容闌入

張著林大同桑悅徐禎卿楊儀龔立本孫艾顧大
部馮復京（子舒班孫行賢行貞）傳略十五

張著字則明其先永嘉人元季遊學至虞道梗弗克歸遂家焉學者爭師之舉爲州學正遷淮安路教授棄官歸洪武庚戌始設科遂領鄉薦時朝廷需才急未及會試卽家授膚施知縣陞同知臨江府有治績卒於官詩文清婉純正有永嘉集

林大同字逢吉其先長樂人祖父相繼爲邑教職因家焉洪武中以耆德薦爲開封府學訓導免歸永樂初敘用舊臣入覲以疾辭大同在明初譽望甚尊徐有貞稱其學兼博約張修撰洪敘其範軒集謂其作詩之法必

嚴於律不容於苟簡措詞之妙必富於學不容於枯淡而又自謂得肆志經傳由先生之助云大同有孫曰宗曰完隱居力學尤長於禮時稱二林先生

贊曰修撰推服林君如是予讀修撰歸田稿觀其意度波瀾又與永嘉集極相似大率元季諸儒學有根柢而尤謹於法引繩削墨不失尺寸雖邊幅差狹而畔於道者鮮矣修撰明初老儒亦元之遺也予又考志乘元明之際吾邑汲古能文之士蓋不乏人有繆貞者精六書學與其二子侃佚並博雅工詩張恕者洪武初被徵試春山新水詩稱旨除盧龍令以清操稱朱桓者張氏據吳時嘗航海上書於朝授編修龔立本稱所見青陽集序以爲淹博傳著者元季鄉試乙榜文詞典則見推於時洪武初預修元史爲邑教諭歷官知州又有臨海陳基者嘗參張士誠軍卜居邑之河陽山亦預修元史其文最爲戴良所稱謂可繼虞揭黃柳之後有夷白齋稿行世其它盛或時太初鄒立誠之屬皆班班不可泯沒故並著之

桑悅字民懌讀書一覽不忘總角爲文賦陵忽一代爲諸生謁部使者書刺曰江南才子使者大駭延之較書預刊落以試悅較至不屬卽索筆補書使者乃敬禮焉年十九領成化乙酉鄉薦會試策語刺時事屢被黜三試得乙榜除泰和訓導以古學與文士相切劘學使者

召悅固不往往則長揖就列使者詞之悅曰昔汲長孺不拜大將軍至今兩賢之明公奈何薄待寥廓士耶應聘主浙楚滇三省鄉試所拔多名士秩滿遷長沙通判悅既不習爲吏以長沙地瘠民貧一切裁闊狹與民相假由是租多不入以課殿徙柳州政務綏輯民獠安之丁外艱歸遂不出悅在燕市見高麗使臣市本朝南都賦無有恥之作兩都賦慕阮公詠懷作感懷五十四章其主楚試也渡江爲文弔屈原以見志既倅長沙感賈生放廢復爲文弔之晚歲厭詞賦小伎更爲經術研先天後天範數律呂之學於易傳周禮春秋皆究其指趣多有著述而其書皆軼龔立本曰君少有狂名田父兒

章莫不炫耀而喜爲之傳故所言多過其實考其可信者著之又曰君家居數年不免飢寒疾且殆有直指使者按部與君舊契殷勤臨視適豪家獄急屬爲居間願奉數千金爲壽君雖衾裯不掩竟堅卻之此非文人所能也

贊曰先生主試拔嘉魚李承箕卷監臨不從先生上書政府論薦其後承箕卒獲雋有名於時其愛才如此爲政荒隅拙催科勤撫字至以其官徇其愛民如此卻金垂盡之日窮而益堅其愛身又如此若先生斯可謂狷介之士矣世第以爲狂也豈不謬哉

徐禎卿字昌穀天性穎異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與唐寅祝允明文璧齊名號吳中四才子屢臺試不捷感屈子離騷作歎歎集其詩標格清妍摛詞婉約而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尤集中佳句斷作詩之妙爲譚藝錄論者稱其良工獨苦云登宏治乙丑進士除大理寺副會失囚降國子監博士卒年三十三禎卿世居邑之雙鳳鄉後徙吳縣

楊儀字夢羽莒州牧觔之子也嘉靖丙戌進士除工部主事歷禮兵二部遷郎中出爲山東按察副使備兵霸州移疾歸家居以讀書著述爲事搆萬卷樓聚書其中多宋元舊本及名人墨跡鼎彝古器之屬不可勝數著南宮集高坡異纂博物通攷諸書文格不能高然江左推爲博雅性簡亢監司守令非折節下之罕見其面與邑紳會飲鄙其無文輒據席假寐不交一言御史錢籍橫於鄉縱家奴爲盜儀惡之未嘗與爲禮當事或問籍於儀儀曰此盜魁也何辱問焉籍銜次骨遂誣儀子殺人困辱至斃儀亦忿恨死外孫雲間莫是龍白其冤狀於按部御史捕籍子死獄中而家奴爲盜者論斬儀藏書盡歸莫氏矣

龔立本字淵孟高才負氣楊忠烈顧端文咸重之萬歷乙卯鄉舉爲太平教諭遷知福安縣再補崇德考最僅授南京兵馬司指揮陞刑部主事時江東烽火相望兵部日牒奸細送刑部立本提牢奮筆縱舍若干人主者

大怒立本具論情實乃解後卒坐鞫獄輕降調拂衣歸崇禎初上書言事不報所著邊事類抄雜宿將知兵者無以過古文詞初工六朝晚棄去爲古學有浿泊集松窗快筆又修邑志如干卷子易亦好學工詩

贊曰邑志始刱於州大夫盧鎮入明張修撰桑溫州稍加補緝至鄧氏出創立體例網羅放失於是始備其後則有管氏龔氏之書管氏止紀文獻亦多漏略淵孟之書取材甚富其敘事核而持論允燦然成一家言足與盧鄧鼎立無疑也　本朝繼修者錢湘靈曾一川書成之日均不理於口夫志之爲書固沿舊而補新必有損益詳略之法其於人也固錄美而隱瑕亦有去取筆削

之權錢乃放濫而無度曾欲整齊而專識較諸前人均爲不逮矣因論淵孟而牽連及之後有述者尙愼擇之哉管君名一德萬歷辛卯舉人博學多通長於議論湘靈名陸燦順治丁酉舉人屢試　瀛臺其學出入經史旁貫百家詩文意度波瀾均有法則東南壇坫推爲巨子著有調運齋集一川名倬康熙己卯舉人衍端而學正讀書破山寺垂二十年

孫艾字世節父紀以鄉舉爲南考功郎乞歸自號醉鄉傲吏艾少任俠父喪致十郡客來弔肆力爲文詞沈石田賞其落花詩因畫落花卷爲贈與長洲皇甫氏兄弟及周詩友善鑿虞山陽崖得美泉因劃崖石緣高下結

廬以待遊者鄧巘題其畫像云開門延千里不羈之客赤手鑿百仞未闢之山吳中皆傳誦之篤故舊周貧乏以此傾其家不悔詩有西川集子舟未皆有文舟舉進士爲主事未之子七政字齊之七歲能詩亦以任俠聞日與四方詞客賦詩宴賞客醉遺溺園池戽其水出諸城外復引湟水滌之費累千金家益落至賣其宅嘗爲詩曰割宅留松徑開門借酒家其風致如此舟之孫樓及七政子林森咸負異才對客賦詩叉手立就孫氏名噪吳下然七政十試不第老且貧諸子竭力以娛其父賓客日進詩酒不衰而卒齎志以歿樓與林森宦亦不達至林之子朝肅朝讓寖榮顯矣朝肅字恭甫萬歷丙辰進士朝讓字光甫崇禎辛未進士皆自刑曹出守朝肅爲兗州平白蓮賊有勞朝讓爲泉州以艱歸再補泉州泉人歡呼如慈父母復至兄弟官皆至布政皆能詩守家法朝肅年不永而朝讓壽至九十所謂本芝先生者也善居鄉終身無疾言矜色東阡北陌興至卽往兒童婦孺亦知有孫老佛詩文隨手揮灑生趣橫溢書法尤工得者皆藏弆以爲榮自解組入　國朝徜徉林泉者四十餘年世所罕有也

贊曰邑之著姓惟孫氏以稱詩世其家入　本朝其流風猶存其著者暘字赤厓有盛名舉順治丁酉被謫放歸詩格清妍社中推爲祭酒德威字畏侯肆力於古學

公卿推重詩有薊門竹西自怡諸稿它雜著又如干篇博雅好修君子也暘與兄狀元承恩皆森之孫德威則朝肅之孫而大同守魯之子也嗚呼詩書之澤遠矣

顧大韶字仲恭與其兄大章孿生子也學識淹洽靡不通貫而尤研精於詩經三禮其論詩以爲鄭箋時與毛異唐宋諸儒多與毛鄭異朱子盡埽毛鄭槩以鄭衞爲淫風世儒皆知其謬其尤踳駮者則不取義之興也既不取義矣又何興乎又有全不會小序之義妄自刪改者伐木鴛鴦二詩是也今欲刊定一書當用毛傳爲主毛必不可通然後用鄭毛鄭必不可通然後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然後網羅羣說而以己意衷之其論禮記

謂自宋以前惟知鄭註孔疏康成以耆德維辨壓折千載穎達依阿其旨無所是正自宣和有好古之主於是三代器物間出於墟墓伏匿之中學者援以證漢人之多謬而陳氏之集說出焉未有集說以前學者之患在於疑而不能明既有集說以後學者之患又在於明而不能疑不可以不深維而自得也其論周禮則地官之原隰嬴物小司徒之上中下地鄉師鄉老州長之名秩春官大宗伯之天產地產春官之世婦夏官馬質之旬內外司爟之出火內火冬官之量豆甀案以及匠人營國皆精思博考以訂補注疏之闕而小戴記是正者尤多又作五帝世繫辨以康成絀史記本紀而取春秋命

序歷爲有見王肅據家語五帝德之說爲謬歷引左氏內外傳以證其必不然且謂康成信緯書莫失於六天之說而後世乃千載遵用莫得於帝王世數之說而後世絕無信從以此知人心不同眾言淆亂而好學深思者之寡也文凡數百言它所作自定二十餘篇從弟大武亦倜儻能文

馮復京字嗣宗御史玘之孫博聞廣記好著述多未成書常熟先賢事略亦其一也數踏省門不得舉詠左思詩馮公豈不偉自首不見招往往縱飲慟哭以爲常子舒字已蒼班字定遠世稱二馮先生萬歷間詩道廢壞謬種傳染舒長於討核於近代詩人之作句搜字摘若詰盜者務獲贓證而窮根株班更溯流循源自三百篇以下一一考其根柢辨其體製明其變化所自而歷詆後人之瓚瓚正俗之篇糾謬之作讀者如撥雲霧而覩青天二馮出而俗學之爰書定矣舒爲人直腸快口不避彊勢小人嫉之如讎相與搆釁於邑令指所著書爲謗訕曲殺之班之學粹於其兄詩宗溫李生平落拓自喜胸有所得曼聲長唫旁若無人意所不可輒掉臂去及至詩文得失古今事實沿革邑子怨家執其袪詳告之人盡曰有疑必問馮二癡也著馮氏小集鈍吟稿鈍吟雜錄行世書四體皆精有日記及誡子帖論書法入微子行賢行貞皆能傳其家學

行賢字補之弱冠詩有父風書尤工篆隸行貞字服之喜塡詞性倜儻不羈善射能以後矢落前矢投石於百步外無不中嘗山行遇虎倚短槍自衞相持良久卒斃之康熙乙卯從南征單騎入紫嵐山招賊首趙鼎臣降其眾題授參將兵部吏索賂不得絀其功坎壈以卒

贊曰先君子之執友關中劉西谷灝青州趙秋谷執信二公詞林老宿清才絕世而皆心折於馮氏之學每購得鈍吟片紙喜動顏色曰此希世之珍也秋谷至自附私淑弟子論詩輒引馮先生云何其推重之如此獨吾邑後起之俊頗輕之蓋前輩師承日遠徒以才華相矜而不求其至味也詩道之不古若有以也夫

國朝錢朝鼎孫承恩蔣伊翁叔元蘇翔鳳嚴虞惇傳略
十六
錢朝鼎字禹九順治丁亥進士歷刑曹出督學廣東以
廉明稱遷浙江按察使善決獄摘發無所遁有盜掌竄
入爲吏伺官府動息疑而詰之得實遂伏其辜翕然稱
神明超擢副都御史坐累降補鴻臚卿轉大理少卿山
右有烈婦拒鄰人挑縊死婦得旌而鄰人僅議遣戍朝
鼎爭之曰戍者尚可生還異時出入節婦坊下不亦辱
國典而羞執法之吏耶乃改論死絜爲令朝鼎用法不
爲刻深亦不務縱舍時稱其平復坐累罷歸
孫承恩原名曙字扶桑自爲諸生負重名於時以選牘

文體不正除名復以明經領鄉薦順治戊戌成進士以
第一人及第先是承恩弟暘舉丁酉北闈被劾遣戍臚
傳前一夕
章皇帝閱承恩卷其頌語云克寬克儉止孝止慈
玉音稱賞拆卷見其名問學士王熙與孫暘一家否遣
熙疾馳出禁城至承恩寓面詢學士故與承恩善因語
之故上曰今升天沈淵決於一言回奏當云何承恩良
久慨然曰禍福命耳不可以欺君父學士歎息既上馬
復回顧曰得毋悔乎承恩曰雖死無悔學士疾馳去
章皇帝秉燭以待既得奏尤喜其弗欺遂定爲狀元矣
承恩秀眉聳肩目光四射臚唱時

重瞳注視
殿上皆慶得人授翰林修撰數被
顧問
眷遇優渥己亥分校禮闈
上幸南海子
賜駿馬騎從大風揚沙馬驚逸遽中寒疾卒
上甚悼惜之
遣內大臣宣
口敕唁問
賜金歸葬自宋元明至 國朝邑人舉狀元自承恩始
又二十餘年康熙己未得歸允肅字孝儀崇禎癸未進

士比部起先子也主辛酉順天試
經筵侍講進止端詳敷奏明暢人稱爲眞講官歷官至
少詹事又二十餘年康熙庚辰得汪繹字玉輪美丰儀
善談諧少年高科淡於仕進乞假歸卒有秋影樓詩集
又二十年康熙戊戌得汪應銓字杜林繹之遠族也今
以宮贊致仕 國家文明之治光被四表而吾虞尤盛
甲子一周得狀元四人科名軼前代云
蔣伊字渭公號莘田父棻崇禎丁丑進士歷知南海建
安縣政最以禮部主事歸老伊少爲諸生見義勇爲康
熙癸丑進士釋褐卽上所著玉衡臣鑒錄選庶吉士改
御史值三藩搆逆征調四出伊累疏言軍政不肅俘掠

無辜治獄之吏苛刻取威捐納一途多開捷徑揆其欲速之心莫非取償之計請分別澄汰又請撤滿兵之駐防吳郡者又五疏陳救荒事宜復繪圖以獻圖凡十二曰暴關疲驛耕耘水災旱災催科鬻兒流民暑獄冬獄讀書廢書聖祖覽之動容嘉納會京師地震復連上封事直聲震海內壬戌外遷以參議督糧廣東當兵燹之後滌煩苛革耗羨民困以甦尋以副使督學河南釐正文體杜絕請託公明推第一俸入悉以頒宗黨故舊以勞卒官有文集十八卷子二人陳錫字文孫號雨亭康熙乙丑進士除富平令關中大饑力請于上臺得邀賑卹復出家財佐之民詠歌其德擢禮部主事爲人寬然長者與人以誠敷政以和歷官至巡撫山東總督雲貴碑狀未具故治績莫得而詳焉延錫字揚孫號西谷康熙癸未進士入翰林侍直　南書房者二十餘年雍正六年以戶部尚書拜文淵閣大學士視部事如故今現任兩家子爲翰林爲司道爲曹郎爲官廕生及登第領鄉薦者凡十餘人門閥稱極盛矣

翁叔元初名楙字寶林號銕庵憲祥之孫康熙丙辰魁禮部天下傳誦其文與長洲韓菼齊名賜第三人及第授編修戊午典山東試得人最盛以俸深歷坊局詞臣敘俸自此始歷祭酒疏請復積分法勤於課試愛惜人材誘掖惟恐不及六館之士彬彬焉三遷爲少宰充經筵講官擢拜工部尚書部多積案有十年不銷算者乃請六部司官分董其役半載而清請假歸再起刑部尚書所平反全活甚眾丁丑致政歸卒賜祭葬叔元少貧困爲諸生以例除名連蹇不得志屢躓於死其族叔長庸自中州遺之金延之官舍勸理舊業於是始復有意於進取比登第年已及艾矣十餘年致位正卿歸而優游林壑者又數年故韓菼銘其墓云以振孤窮侘傺讀書之氣也長庸字玉宇起家進士以戶曹榷關蕪湖兩爲鹺使終河南參政性仁慈民間稱翁佛子致仕家居蕭然如寒素而施德不倦至其子大中家遂如洗大中長厚如其父貧困且老始得一第爲上杭令卒官

蘇翔鳳字苞九父祖蔭順治壬辰進士以戶曹督清江糧餉强項執法勢要多不便之內計鐫一級補山東藩幕官署泰安州卒翔鳳讀書講古爲文務有根柢惡佻巧不求速化屢黜於京兆試而勵志不衰嘗當食報罷遂不復飯啜粥及餅餌者數年翔鳳雖不偶然學者多師事之吳下名士皆推爲巨手性亢直議論不少假借然好稱人之長見俗士輒面斥之及過而忘其爲何人也以是人皆畏而愛之康熙壬戌始成進士知沂水縣未久卒其子佑强直類祖父久困場屋往往發憤罵坐

屈身爲小吏必以氣陵其上嘗運口外所進羊毛至武備院暴露待命又不給運費佑持狀伏闕欲奏之主者大駭即日遣歸佑之子本潔舉癸巳北闈今爲福州守

嚴虞惇字寶成號思庵明相文靖公之元孫康熙丁丑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已卯科場吏議牽連左官歷大理寺副正故事廷尉屬惟爲刑曹署紙尾不能有所執爭虞惇遇會讞務覈情實內務府二格殺人移獄於塾師某奏當將成虞惇方在告廉其寃上書爭之且曰腕可斷題不可畫也力疾強起出不意執二格訊之流汗伏罪京師稱神明辛卯典試四川同事拱手仰成三遷至太僕少卿癸巳典試湖廣搜闈牘萬餘卷榜發雖被放

者皆厭服竟以勞瘁致疾卒虞惇爲人秀眉長髯瘦弱如不勝衣及至論列是非辨文字得失掀髯抵掌能使人氣懾不敢發聲其學原本經史搜擇百家而尤精於毛鄭之學會萃羣說參互折衷著質疑若干卷凡六易稿而成大臣欲上其書不果古文詞詳贍有體經義以理氣勝後學多師尊之居閒曹蕭然四壁無酒食貨財以悅人而士之贄文字就品題者屨交於戶客退即兀坐一室丹黃不去手處窮愁而不輟至老而彌篤云

自敘

敘曰邑之人物自宋以前靡得而詳至宋始顯然其傳者亦甚少世遠零落不應復有取舍去之五百餘年亦難以臆斷也自明以來人益著志益詳彬彬盛矣先正吳文恪與張修撰論志書謂宋代惟曾丞相懷最顯然急於聚斂壞當世破分良法得罪清議其持論之嚴如此雖然志之爲書貴在網羅放失則取舍難愚爲是編特以稽往哲存典型非若志乘之必求其備故寧軼毋濫昔宋潛溪欲作先民傳以示鄉之來學予竊取其義托始於明迄於　本朝略以名行次敘而不別爲目博采舊文刪取其要誣罔踳駮之病庶其免焉它若逸人

藝士列女之屬則有邑志在毋庸掇拾傳書名而不諱存史氏之法贅語則否謹後輩之誼云雍正辛亥退庵陶貞一書

王次山侍御撰退菴公墓志稱公文手定者二百篇而前刻文集僅三十篇或合先民傳略言之耶先民傳略久單行於世茲合刻之列爲下卷仿史漢列傳目次以編而移自序於後此沂孫所更定也光緒六年九月楊沂孫謹跋

藝苑古文稿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藝苑古文稿目次

瀟湘煙雨圖記
武義文昌閣碑記
原任義烏邑侯李公倡募序
贈鮑闇齋歸歙序
留別吳仲挺序
張掄先先生七十壽序
陳日新六十壽序
秋伯隆壽序
王母周太君七十壽序
宋母周太君八十壽序
募建黃龍山佛殿引
韓宇和先生像贊
謝孺人墓誌銘
祭諸舊匡同學文

藝苑古文稿

會稽董開宗著　姪延粲若霞編　從孫鍵國門校

瀟湘煙雨圖記

歲己未余館郡城之草萍橋羅子載武來告曰錡自雍正甲寅至山左得王君若芳瀟湘煙雨圖一幅師其為我記之余因其圖何如羅子曰圖之方幅殊廣其縱丈有幾尺餘橫則稱是焉中間寫竹數十百個或遂而茂或瘠而瘁標壯修短偃仰披折各盡其致上則蒙之以煙嵐下則藉之以巖石紛紜雜沓又以夵筍參錯其間疎中藏密淡以開濃意在筆外妙兼神逸披圖熟視數四覺清冷之氣襲人衣裾蓋不啻雨棹瀟湘破簑戴笠親聆其颼颼涔涔洒滴於兩篷篠蕩間也時大中丞臨洮岳公撫山東聞君名延至府中速寫是圖數幅授一幅竟中丞擊節歎賞而王君之聲價益高天下青州太守龍什菴慕而招之署錡幸得與遇而請之君亦無吝色奮袂疾歸遽成幅握以授錡焉又曰王君青之安邱人少時甫就外傅宿齋中夢一長者修髯長軀冠服甚偉抱筍一束遺之曰試留意於此異日子聲名皆此君有以相之也言訖欲去王君挽其裾乞詳姓氏適揚眉掀

髯大其聲而自道我密州刺州也遂翛然往寤不知所謂已伏枕思曰笥後爲竹閒古有以畫竹擅名者得毋夢中長者隱語教我乎旋起焚膏具紙筆作竹狀頗肖後凡見畫中竹及山林殖竹所輒注目凝神低留不能去有善竹者聚糧謁請不憚千里博覽經史旁道典籍於雍正己酉領東省鄉薦然終以畫竹爲癖憂悲愉樂有動於心必寄之竹以發舒性情而其藝遂稱精絕云又曰王君夢所見長者稱密州刺史或云亦宋時密州即今之高密縣地與安邱鄰昔蘇長公曾官是州善竹而修髯是殆長公之靈丞陰授王君秘鑰也余少讀左氏內外傳每談夢卜鬼謀神告徵應若合符節頗疑其從後依樣附會今以王君事觀之殆未可盡非長公作石鐘山記云事難臆斷有無不其然與圖之工妙尙未及睹而先喜其足以破余五十五年膠固之見也是爲之書

　蕭郎畫手白傳詩情湘妃廟裏雨中看讀此記悄怳過之

武義文昌閣碑記（代學□□少司寇）

武義縣城之南舊建文昌閣歲久基址蕪沒錢塘姚遠翿秉鐸茲邑易地重構工既竣具其顛末請其體勢而

請記於余曰武義爲金郡東偏屬邑唐天授某年置東距括蒼西通太末壺山熟水嶔崎蕩瀁亦婺中奧區也宋淳熙閒呂東萊先生講學於邑之明招寺朱元晦張敬夫時往來相與闡幽開蘊而金華之理學以著流風漸被鼓篋庠序類多修潔博雅士迨故明萬厤年閒縣令燕秋芳爲建文昌閣竦峙巽方文風丕振甲第後先相望今則閣廢而積垣泐石不可復得士之登賢書歌鹿鳴發跡者亦絕響四十餘年矣其諸生歷試不售髮須皤白如絲者於考課之暇每言及此往往歎息者久之翻思士氣之盛衰豈盡由閣之興廢然嘗讀宋曾南豐集其記閬州張侯廟云古之爲治者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三者未有能廢其一夫教與養相表裏今水溢旱乾疾疫必禱祀山川社稷之神則文運否閉科名寥落司教者考課訓迪卒無成效其必乞靈於鬼神而冀佑助於陰騭亦理所固然也爰集紳士望重建商確便宜乾隆六年五月以事上各憲皆報曰可乃捐俸二百金以倡諸生顧學峻等共率私錢爲助建閣三楹於學宮之旁度基因址結構完密檽扉四照輝映雲衢閣中神像几筵丹雘一新庶幾藉是以厭服衆心鼓勵士志予按璧宿爲文明掌天下圖書之府

故天下學宮多祀文昌文者精英所聚也昌者揚天紀也化書所載梓潼君有七十二化世所圖縞衣素鳥青童白馬者謂即梓潼帝君之神以其出於道家言儒者不盡信然攷之天官書文昌之宮厥有六星懸象著明民所瞻仰行井坊肅蠲祖馬伯猶能因類效靈庇民福國況司中司命乃與風師雨師爲大宗伯所崇祀者乎則掞天藻以黻國華固非無徵不信而武義諸生將來掄元奪魁崢嶸浙水東無疑也且秉鐸者而修舉廢墜計及文昌其他不居可知哉爰爲文以記復綴以詩曰

蔚以文昌帝車之次斗杓並崇戴匡是似冀冀　孔廟道殖其庭爲廣文化佚祭有經廣開天門司命陰騭仙籙有書好修獲吉開道飛虹帝睟其容佑我髦士起鳳騰龍梓潼之山玉騩遙睇星象聯珠神祉載鼓

原任義烏邑侯李公倡募序

天地之大不能無憾憾而以人力補救之近可解急於一時而遠則旋乾轉坤之大用亦於是乎出焉原任邑侯李公自去年九月下車以來潔己愛民具有明徵除奸剔弊不遺餘力方覃思極慮凡不便於茲土及衆所願欲而不得者將一一革罷次第而舉行之邑之士民亦且引領跂足旦夕以觀治化之成而公顧以憂勤過

甚遠得日疾累月不瘳深懼任大責重難以臥鎭亟請上憲力辭厥職然公旣刻厲清操一粟一絲不取諸民開衣食藥餌無所資給乃欠庫項一百四十餘兩又積貯倉穀陳陳相因鼠穿雀啄芒穎消磨約減少四百擔上下新舊交盤務須完補上報而公橐無半文衣裘典鬻殆盡嘗隸北新安親族交游懸隔三四千里此亦官之窮而無告者倘所謂天地之憾非耶昔衞人美齊桓之功賦木瓜瓊琚孔子錄之以爲報德宜從其厚也公宰烏甫週一歲其設施雖未究仁心惠政已略見一斑而數奇運阨動出萬難不啻溺水爇火諸君子爲在治下詎能熟視而不動於心乎誠各隨其力解囊紓濟攢聚累積俾介庫兩項一一抵償無缺豈不足解一時之急哉況公以驟染日疾心勞事劇致喪厥明其實未甚使不以補公署債折耗亂心延名醫而投以良藥則眸子之瞭有日厥後題請補缺功名不可限量者皆諸君子協濟之力所謂旋乾轉坤者不在是歟緩急人所時有諸君子抱負有素他日躬膺簡命出宰民社焉保其必無意外之虞其待助於人亦同此情取身近譬爲仁之方也夫烏邑素稱好義曩昔黃令君罷官紳士各出所有彌縫其闕數百金立致與今豈異時哉其慷慨捐

輸爭先恐後誠不待予兩人多贅而予兩人特區區爲是言者同官爲寮情不能已亦因勢利導共平天地之憾云爾

贈鮑嗣齋歸歙序

徽人多以商爲家甫髫齔卽隨其父兄學貿易於四方近則數百里遠則千里至數千里齒豁頭童耳聾舌敝猶且營營汲汲終不券券歸計其精神之所萃造物亦往往報之子母輾轉相生或自倍蓰而至於什佰千萬故徽人之貲財甲天下而要其於父母妻子天性之趣固已蔑如矣余讀遷史貨殖傳載白圭之言曰吾治生

猶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皆不告也蓋人之專精於財利者其好無以尙其心思計畫別無所滲漏以紛雜其本志故能如鷙鳥猛獸之發而有以斷割其親戚骨肉之恩故圭與孟軻氏論稅法而軻斥之爲貉道其人貉其道又烏得不貉哉歲己未余秉鐸義烏徽歙例貢鮑君嗣齋承其舊業典質於縣之東江濱者數年東江距城二一里許君年少狀貌恂雅工詩好結邑之賢豪文士暇則杯酒談讌詞吟笑呼以適一時之樂而余亦往往與其席焉由己逮甲六年以來其生理日增月益勢駸駸不可遏抑而君顧以親老不忍數百里懸隔而欲其貧以去嗟乎若鮑君者豈局於賈道者哉義俗務本業重力田無高才捷足以奔走四方而饕吞其泉布故少豪猾厚聚之家城以內及四門外數十里無以典質爲業者君本欲富室出有餘資力以收其息包舉而蒐括之豈非爭利之一徑而樂觀時變者所必不能舍哉乃以十餘年之基業一旦棄若敝屣蓋結於天性者深則羈於財利者淺然則所謂智足權變勇足斷決仁能取予而强能有守者君殆不用之於彼而用之於此者與夫內重外輕業儒者皆能爲此說然

按其實行輒陽奉而陰違況皇皇求利者乎況徽人之所見所聞已成結習者乎故於其行邑士君子多賦詩爲別而余特作序以贈之誠以君固特立獨行之豪傑士而足爲歙休盜之以商爲家者一破其惑溺也

留別吳仲挺序（代程介君作）

昔言游氏宰武城以行不由徑非公不至二事得澹臺子羽後之爲州縣者遂以謂士必丰裁嚴峻孤標落落不與當事相往還斯爲真品專持一格鑒別人倫而去取之而余竊疑其未盡也今之列名科第出任百里者用文字章句之學綜理世務所謂未操刀而學割也而

況山川之形土田市井習俗之變東西南北各不相通其間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殆如冰炭之不入非得才識明敏有志興利剔弊者朝夕接見悉舉顛末而指陳之則官民情隔因革爲能得其宜而懷抱利器者亦欲處囊中脫穎出又安肯重自抑遏掩閉而不稍露其光華乎哉乙卯秋余承乏義烏下車諸紳衿各具刺拜謁而吳生仲延容貌語言獨磊磊不與儕輩伍余笑然異之詢是家牘條問輒命吏招至詢以俗所不便安及願欲倘不我者吳生各隨所見切磋究之略無忌諱往往深中窾卻余改容敬受數年間因得無大闕失庶幾近

古咨事爲觀之義而於言與瞻臺所深相符契者蓋變而通之焉後三歲余奉調金華金義雖接壤而余庭闈不能數睹吳生之跡會乃郎穎儒遘血癥就余習診治留數十日詳問所不問乃知吳生家非素封知足自愛居鄉以解紛排難爲己事而毫無所染指於其間或其人重受冤抑爲言當事立蒙伸釋顧面無德色勞不受酬則於所謂行不由徑非公不至者特變易其面目而過向則同用是益信余之相士乃不敢拘於墟以述狹取善之路而於自古在昔之先民實亦未嘗背而馳之也先是令義烏者黃君諱某余庚戌同年友與吳生爲忘形交顏其居曰是亦堂而署金華府事袁公諱某讀書好古所至輒屬意地方人物吳生因公上謁一見即蒙格外隆禮有鵠飛千里鵬搏九萬之目其才貌光氣輝然特見固有所見略同者吳生方娠未生父歿未娶遭母喪小試三領批始補博士弟子員六入闈不獲一售生一子終歲與參朮爲緣竟不永年僅留髫齔孫延後嗣吳生之遇蹇矣其困厄震悸亦已數矣雖然孟子曰人生於憂患維昔豪傑之士往往變動勞苦乃獲光明吳生久挫於前其大伸於後無疑也特余復調任甯海不能親睹其揚眉伸目而台與金風氣巽宜政有所

牴牾事有所乖隔彼都人士未必有如吳生者得日招致而詢問之余其能無憾乎哉吳生字帝玉一字琢莽

張掄先先生七十壽序（代口啟人作）

人之相與豈偶然哉溼則水流之燥則火就之龍虎則風雲從之非質有其內雖百物不能無端相合而況於人乎今夫世人所共喈者勢位富厚炎炎隆隆相與波馳蟻附至於寬閒寂寞口吟手披窮年[illegible][illegible]占畢無功則共吹笑爲闊迂所謂銅陵大宗遇儒冠輒指日遠去也獨吾郡張允兄不然允兄精於端木朱公之術明於貴賤之徵用貿遷起家然生平尤愛文士凡郡邑中襲

括經史百氏書騷壇執牛耳者必轉尋介紹旁搜遠致暇則置酒高會歌唫笑呼至午夜不倦或訂姻盟以愛子女託余同學中諸名宿其戚若友居大半耳其事熟私怪之歲丙午秋諸君天秩傅君亦輔告余今九月某日爲允兄尊人掄翁先生暨沈太君七十誕降辰某等將修子姓禮爲先生太君稱觥願以子文代九如祝且曰先生早歲銳志力學通貫六籍徵言大義數奇屢試不售遂補國子生又曰先生課允兄昆季朝夕講誦不令少休厥太君亦遵大相期無屑屑兒女子姑息慈後允兄因艱於家計遂棄舉子業以治生爲本又曰先生丈夫子四次公新瀛遊長安慷慨好義有古俠士風諸孫五人皆挺特稱其家兒吾乃今而後知允兄之樂交文士者其來有自而人之相與果非偶然也良弓之子學爲箕良冶之子學爲裘先生斂其精斂之姿高深之識不求閎達上規下逮薰蒸浸灌而又勤於董督凜凜如嚴師則夫承其教者淪肌浹髓胸趣閎遠其亦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者與昔馬嚴專心墳典訓教子孫後融續並知名當世李郃博學隱德厥子固爲東京大儒天之報施不爽人之儀刑不忒今張氏之後其將復有詞賦如平子博聞强識如茂先者出乎余於先生與

太君卜之

陳日新六十壽序

歐陽子謂物聚於所好而徵諸象犀虎豹之皮革齒牙珠璣金玉以爲好之深則求之必力求之力則雖至遠且難無不可購而致俾輻輳鱗集萃於耳目之前此其說固然然天下珍異之物有人力所得致者亦有非人力所得致者而好之既深則無不如其意以償之易所謂水流溼火就燥精神意氣感而通天下之理有固然也今夫鼎乂哲謀聖見於一身而雨暘寒燠風咸以時若者應之此豈有所爲而爲有所致而至人事誠於下端緒粲然天必分條析縷以答之而況祈嚮之精專貫徹於念釋寤積於夢寐有不信如四時者乎乾隆四年夏予入郡城於老友許蒼厓所遇陳生爾良狀貌舉止沖然而質蒼厓盛道其天資清妙好學問可上進甲子四月肆從遊者張生皆紳於烏邑學舍持陳生五聚文四篇代爲就正即前遇蒼厓所之弟也讀之英秀獨出光氣閃爍於行墨閒蓋二生皆大成之器予既聳然異之冬十二月嵇君甸邢告余明年正月二十四日日新陳君壽六十請一言稱觥陳君即兩陳生之父也陳君雖以賈道起家而心慕讀書必欲其子就文雅初出

塾郎咨訪再三愼擇叚先生教之今余一得之所聞一得之所見而陳生天姿精敏文詞魁岸磊落其所成就殆未可量物聚所好豈特象犀虎豹之皮革齒牙珠璣金玉云爾哉豈非流淫就燥感而遂通理有固然者哉余以槧鐸滯跡烏邑杜少陵詩云虎氣必騰上兩陳生學業日富文詞日進掇巍科登高第夫豈在遠他日還里當謁君富民坊握手談讌補歐陽子集古錄之說而以余今所言作洪範五事休徵之義疏也夫民之所欲天必從古人誠不余欺既爲陳君賀又將舉其說以爲吾郡之賢父兄教育其子弟者勸也乃不辭而爲之序

云

秋伯隆壽序　（代陳見三作）

吾越山水甲天下而鑑湖八百里又越中之冠唐宋以來浸失其舊獨常禧門外猶存鑑湖之遺自跨湖橋至畫橋宋陸放翁休息地也畫橋而西至福全山復有諸林巒擅其勝而湖光瀲灔水勢窅折彌覺拔奇於畫橋東蓋鑑湖爲越中冠而福全山又鑑湖最勝處也某初至其鄉見山水秀麗輒愛翫不忍去意其中必有高人逸士與山水爭奇顧以城鄉之隔舟至即返不得從而求之後某賃福全秋氏因得謁伯丈伯翁先生時某方及冠少年喜事思樹尺寸自表見而先生年幾五十矣驅馳南北久而後歸與某朝夕晤談古今成敗當世得失瞭若指掌先生豈無意於時者哉然先生不以富貴爲急不以貧賤爲憂秋氏山邑舊族耕讀傳家不屑屑榮利先生亦歛其材氣徜徉於鑑湖煙水閒以順其眞故今年且七十而精力雖壯夫不逮昔放翁年八十餘山陰道上題詠不輟先生之矍鑠近之矣夫山水秀靈之氣不發爲名臣必鍾爲奇士先生其盡得鑑湖之秀靈者與春二月某日爲先生嶽降辰某以官守滯阡不獲躬造敢寄不文之詞爲先生進一觴也

王母周太君七十壽序　（代作）

山陰王君子常越中篤行君子也德配周太君能孝婦道有賢聲余與王君交幾二十年頗聞其大槩今年八月某日太君七十降辰令嗣公亮公寅客京師將歸爲太君壽陳子伊仲王氏戚屬而舊學於余傳子亦輔貢予藝苑余長子志仁同年友也與公亮昆季相友善皆應試南宮因請余爲祝頌詞予雖固陋然於太君名德知之最久奚敢以不文辭太君生望族性溫而秉仁愛有禮少事父母以孝年二十歸王克佐其姑主內政余數至王君家見其庭除灑埽拭如器具整肅有次第肴

核酒醴必精以旨竊歎王君室家之遇甚盛王君不逮事父奉母太君愛與敬兼甚得母太君歡尤能友于諸兄視諸兄子猶己子喜賓客暇則集四方賢士飲酒賦詩論古今得失成敗皆太君有以相之太君達於義命不苟慕富貴王君志大才高好古力學屢應鄉舉不售太君慰之曰遇不遇時也子何尤焉用能使王君無戚戚憂太君有丈夫子四長公亮早蜚聲庠序次公亞補博士弟子員次公介公寅太君課兩幼子最嚴朝夕躬親督責務使循規矩誦書史稍自暇逸太君輒厲色曰昔爾刺史惜分陰汝輩當何如耶故公介公寅自少即

舉止重厚通經訓嵗戊子學使彭公校士二子並受知焉紹郡當故明時人文最盛列名台輔贊襄務爲社稷光者後先接踵今聖天子崇儒重道風厲學者雖閭閻巔微出而顯耀往往皆是而紹郡爲聲名地獨寂落不振幾百年豈極盛者固難爲繼耶抑將有待也公亮昆季文章德行超絕儕輩猶日相儆戒不自滿假他日爲國家梁棟黼黻皇猷一振紹郡積衰之氣以仰副朝廷作人雅化者將於是乎在而太君之名德庶以光顯矣太君和於娣姒終數十年未嘗見過待僕御寬而有法性肅靜言笑之聲不聞閫外尤好儉屏羅綺服布素無

教余謂太君於王君妻而友於公亮昆季母而師王君室家之遇固盛而公亮昆季天倫之遇尤盛余以館職羈滯不獲躬薦[illegible]稱觴太君前因陳傳諸君之請敢贅片言揚太君盛德之萬一云

宋母周太君八十壽序

家之將興也必有賢懿淑慎之美積於閫內者爲基蓋陰性吝嗇躁急恆陋隘不能包容又無詩書之訓賢師傅之陶冶故全德者尤難而天之報之亦獨厚凡世家巨室由此起者非可枚舉若宋母周太君其一也太君生而淵塞動止有則事父母以孝聞年二十歸宋事其

姑太君奉匜進膳必勤以敬謦欬躬承聽弗敢遂專姑太君所欲無不順適其意姑太君怡怡如也姑太君有少子曰某屬於太君太君慨然受之無難色曰敢不以姑之心爲心也時某方在襁褓太君親乳哺候矢溲絕少分甘自忘其口蓋恆情所甚難不能旦夕爲者而太君之恩勤歷久不衰用能使某無失所憂蓋某之依太君猶母而太君之視某勝子迨成人有室猶同室居不分異此雖其慈惠之德本於性生抑不敢忘其姑太君之所愛憐者而爲是煦煦也若太君者可謂純孝也已太君之始歸也其家尚貧太君親井臼克勤克儉相夫子

某翁先生用成富家之吉宋氏家會邑東偏其地瘠苦鄉人多終生不愉一遇歉歲輒凍餒不能自勝太君給衣棉設饘粥以濟其急或貸錢粟亟予之其尤貧力不能者不復責其償焉太君之賢聲由是益著里黨之稱好施者必曰某太君太君有丈夫子二皆醇謹克守其家業諸孫曾諸曾孫碧梧翠竹鵷峙鸞停皆特達之器廟廊之材將必大顯於世降龍章來鳳詔以報太君賢懿淑慎之德而使宋氏之興以太君爲始基也今三月某日爲太君八十降辰四方之士與其子若孫交者皆請予一言以爲稱觴藉予不辭而爲之序云

募建黃龍山佛殿引

昔黃龍山法老和尚與先君子交甚善一歲輒四五至至即作終日談每云吾自乙丑入山剪除充拓搆屋數十楹法堂僧舍規模初就而大殿未建不滿於願俟他日稍有機會即努力爲之矣宗時尚少常侍先君子側耳其事者熟焉自甲午後宗以驅馳南北家居日少先君子年益高而法老和尚又應武林諸紳耆之請提倡宗風於佛日金粟諸叢林蹤跡頗疎闊庚戌先君子辭世屈指幾十年法老和尚之解脫塵寰又先數歲而大殿終不及建也黃龍之山靈其有遺憾乎今得其心印而嗣守黃龍者曰最公慨然以爲己任於其師數十年開寢寐不忘而不得爲所欲爲者思奮其力而就之最公可謂有志者矣有志者事必成然其體勢閎大計工匠木石之費非千餘金不可豈一人之力所能辦是必有待於十方諸善信或多或寡量力捐輸河海細流之兼注而後可以竟其功也語云衆志成城非是之謂歟會邑多佳山水而諸爲黃龍尤雄秀獨出倘以踰且負之梵宮巍峙其閒不益爲天設之雄巒增其勝觀乎哉大承乞言稱自古爲難予深嘉故公之志而竊望諸善信士等先而協助故爲之弁數言於其首蓋猶想見法

老和尚落日垂辯則則然與先君子談欲建黃龍大殿時也

韓守和先生像贊

方之漢世先生其潁川諸公流亞哉建武初嚴子陵尚尚潔清卓子康務崇寬大東京人物遂分兩端或垢俗疵物狹隘不能包容或樂易敦龐溫溫然犯而不校平心持論寬大獨優而荀陳太邱輩則尤有長者遺風少讀范氏史欣慕其事謂是古善人之道行身接物宜奉爲楷模然求之當世覺不易得嗚呼先生其潁川諸公流亞哉先生愛人憂人急親舊凍餒不自存活或遺

閔凶叩門告貸立解囊槖毫無難色人有不及情恕理遣下逮賊僕不加呵詈余與先生令嗣逈文昆季交最久知先生最詳且悉氣沖神恬容舒色愉藹藹若霽月春風雖恣睢桀戾及城府深阻者相對皆渙然冰釋開接光顏則鬚髮斑白衣冠整肅恭儉好禮蓋出於天性焉其識所謂淸識雅尚至德可師者邪吾聞公侯子孫必復其始積善累仁厥有淵源長祉之臻故與荀陳鍾同郡董時一時耆也先生豈其苗裔耶後之作史者可爲傳家國長蹤跡矣

謝孺人墓誌銘

楚塘羅子巨川余總角交也其妻謝孺人最賢聲動鄉里歲丙申余館龍山羅子垂涕告余曰吾妻謝氏亡矣詳述孺人顛末而丐銘於予嗟乎予固陋安能銘孺人然於韓退之所謂發潛德之幽光者必竊慕之何敢以不文辭孺人姓謝氏廣東提刑按察使副使諱祖鄉之長曾孫女也父諱廷秀號慎庵爲福建松溪丞世家會稽孺人少端靜溫慎尤聰慧知書數事父母以孝聞母王孺人常患病問餽往來及中饋諸務皆孺人經理無失慎庵公嘗歎曰惜兒不男不然吾無憂矣王孺人中危疾孺人侍湯藥衣不解帶匝月焚香誓以身代疾竟起比歸羅不逮事姑數悲慕奉舅松巖公甚謹松巖公喜事有不決輒問計孺人孺人每籌多中松巖公性剛介面叱人非不顧無行者多嗛之己丑夏松巖公在庭族中惡少年乘醉直入拳毆松巖公時羅子昆季俱外出旁舍駭愕莫能救孺人方與松巖公從女共鍼黹閨外道從樓急趨下松巖公傷命頟幾斃少年猶毒毆不已孺人計無所出顧庭側茶爐正沸與松巖公從女取擲之中少年首水火交集其身少年卻走松巖公由是得脫謂孺人有急智能生我也及松巖公卒孺人執舅喪三年如一日免服後遇松巖公諱日獻享必豐且潔

哭泣盡哀壬辰羅子在宋中寄歸葬費爲松巖公卜葬塋壙早成屆期親友畢至時吳姓久贅羅子從叔家將迎婦歸嫌吉凶同堂操戈之說哄起羅子伯兄定三及弟蒼友躊躇不能決或謂大事中止後日更舉必多費孺人曰不然欲安先靈爲此同室相鬨舅氏有知含痛九泉矣不如止之卒易日歸羅子十五年相敬如賓事諸姑以誠和於娣姒慈於卑幼祭祀享賓必當禮性最愛潔好辛勤不自安逸自朝迄暮紡績女紅不遺餘力羅子家無擔石授經宋中爲餬口計孺人家居惡衣食出入必登簿書諸姑或勸其何太自苦孺人曰馳驅數

千里外得游資忍輕用乎生一女由產內失調護遂成虛症勉力自持甲午冬抄病勢驟加羅子尚在宋中明年羅子歸亟命醫治不效謂羅子曰吾爲婦人不能相君成家業徒以病軀累君不如速死孺人生於康熙戊午五月二十五日卒於丙申五月二十九日享年三十有九以某月日葬於某所銘曰

孺人之孝終始惟純爲女爲婦兩著芳聲宜邀天祐獲享厥福殤焉早逝吁嗟乎羅子之無祿

祭諸蒼厓同學文

嗚呼先生竟死矣憶昔戊子余入郡庠因童君牖雲與

稽山諸君子并四方君子之講學稽山者交課文素心堂月一會當是時童君愼甌姜君鑑亭牖雲諸君允良邊君礎表章君湘維華甫周君汝屏靜涵鄺君殿卜羅君孚中皆意氣豪上併心進取而先生與陳君見三伊仲元長傅君赤符尤溫純深邃其器閎以遠也閱二歲因授徒餬口各散去甲午余與傅君同膺鄉薦先生喜謂人定果可勝天志益奮乙未復舉舊會而益以邵君兼山保先柯君僅五章君泰占周君粹存殿颺史君子儀夏君人田徐君笠山畬君秋颸張君素雷劉君庭九素心聲名隱然動浙水東西先生以數奇歷試南北竟不遇余於是而歎科名之得失果有天命不在程度之合與不合也素心兩次舉會諸君子多倜儻自喜不循阡陌或縋幽鑿險或出奇馳鶩先生獨細意熨貼謹守其規矩繩尺嘗集本朝歷科解會元文指陳其氣脈意度先後若合符節自信操是以往百無一失同學諸君子亦咸謂渠嘗先眾入破壁飛去乃食餼幾三十年以歲貢終統計前後獲雋者且十有六人矣此豈非造物之陰隲乎其中而主司之衡文者特爲之奔走服役於彼於此實毫無定見也與余最服先生練達先生亦頗愛余紬誠於同學中相知獨深遂以余長女妻先生第

三子及余秉鐸義烏偕先生至署留七月以次當補司訓歸紹驗看因素患喘疾且目光瞭眛遂止則又歎天之處先生者太薄負高材績學而不得以一命榮身可惜也然先生二子緣貿易漸致殷富輕煖肥甘惟意所欲以視余常之淒清冷署茹蔬啜茗竭蹶不遑苦樂相去何啻天淵即入侍承明出領藩牧賢勞鞅掌孰若安居林下者之放身而自得也耶先生其可無憾而素心諸子三十餘年來或死或仕或遊四方不可復聚余辛酉秋送諸生鄉試到省過邵君兼山入郡城詣先生所慇懃話舊恍如昨日事今數月中二君又皆化爲異

物能無使余悽愴而盡然流涕也哉

伯祖所作古文甚富年久多散佚先嚴存日搜羅殆徧而不可多得僅得十四首吉光片羽彌足珍已從

孫鍵百拜謹識

右藝苑古文稾一卷先族祖葛巖公諱公字藝苑號葛巖性孝友邃精理學康熙五十三年登賢書與同郡徐笠山夏大田仰兼山三先生友善時稱四傑主講郡城蕺山書院十有一年士林翕服晚年官義烏教諭卒於任所其姪若霞公檢公遺稾多散佚所著學庸小編已不可得但於四鄉各塾搜羅得時文古文各若干篇編爲時文稾二册而以古文稾附後其從孫國門公序而梓之今舊板漫漶鑑重校古文稾付梓即附時文稾後之十四篇也或謂鑑曰昔年場屋功令改制義爲策論固宜輕時文而重古文矣今科舉廢策論亦廢則古文與時文已同歸於廢乃猶不廢古文而爲之校梓豈達時務者之所爲歟鑑曰否否世之有文字猶人之有語言也世不能廢文字而不用猶人不能廢語言而不講也文字之流傳豈果視科舉之興廢爲輕重乎大之明天地之道細之通萬物之志精之闡聖賢之蘊粗之達倫類之情芒芒廣輿芸芸眾庶熙熙來攘攘往孰非有賴乎斯文天下不能一日無人類天下豈能一日無文字哉且夫曰古文曰時文特由外貌別之耳若求諸實用則明理而已古今同此理即古今同此文雖歷億千萬年而理歸一轍何所謂時何所謂古世有能作時文

而不能作古文者必僅飾時文之外貌者也或能作古文而不能作時文者亦必僅襲古文之外貌者也根柢消亡而外貌僅存雖具衣冠何異優孟故時文如是者可廢古文如是者亦可廢若夫得諸心應諸手外貌雖亦猶人而不爲外貌所囿理之所在文即隨之以出則其文可以時可以古文體萬變而眞宰不變即使普天之下時文與古文盡廢而此文豈能廢哉況葛巖公生於　國初之世其時士風近古文教日盛去前明隆萬天崇歲月未遠歸黃金陳章羅諸先正餘韻猶存公所爲時文固　國初之時文非近日之時文也桐城之方

陽湖之惲各主壇坫後先輝映公方卓立乎其間公所爲古文固　國初之古文非近日之古文也人第知近日之時文古文並有可廢之道豈知　國初之時文古文實皆有不可廢者存耶不然科舉何以　國初不早廢必至今日而始廢耶蓋文苟有足以自立者人雖欲廢之而不能不足自立則人雖不廢之而其文先自廢矣然則近日之文烏能與葛巖公之文相比例哉鑑雖校梓其古文非以公之時文爲可廢也特於輕而易舉者先登棃棗以見公之一斑耳若公之時文珍藏篋笥傳諸後世如玉韞匵如劍韜匣龍氣躍躍寶光熊熊精英所蓄豈終於掩而不彰哉語未已客皇然而謝悚然而退鑑遂附記此論於簡末將以徧質諸當世士君子

光緒三十二年歲在丙午八月族孫金鑑謹識

小倉山房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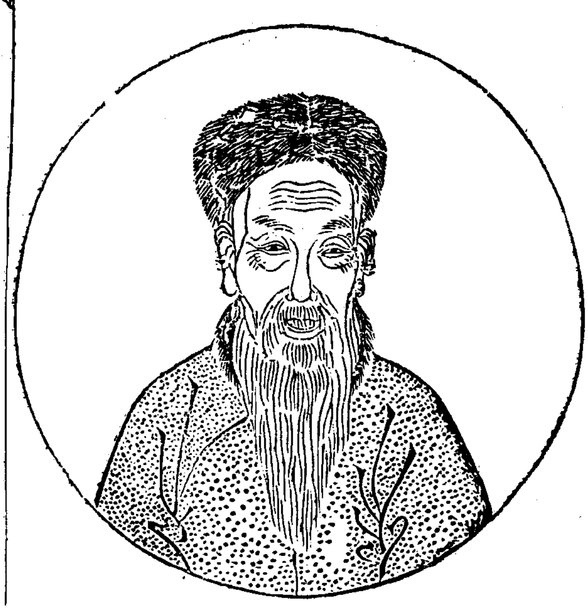
光緒壬辰年陽月

隨園三十八種

張元方書

勤裕堂交
著易堂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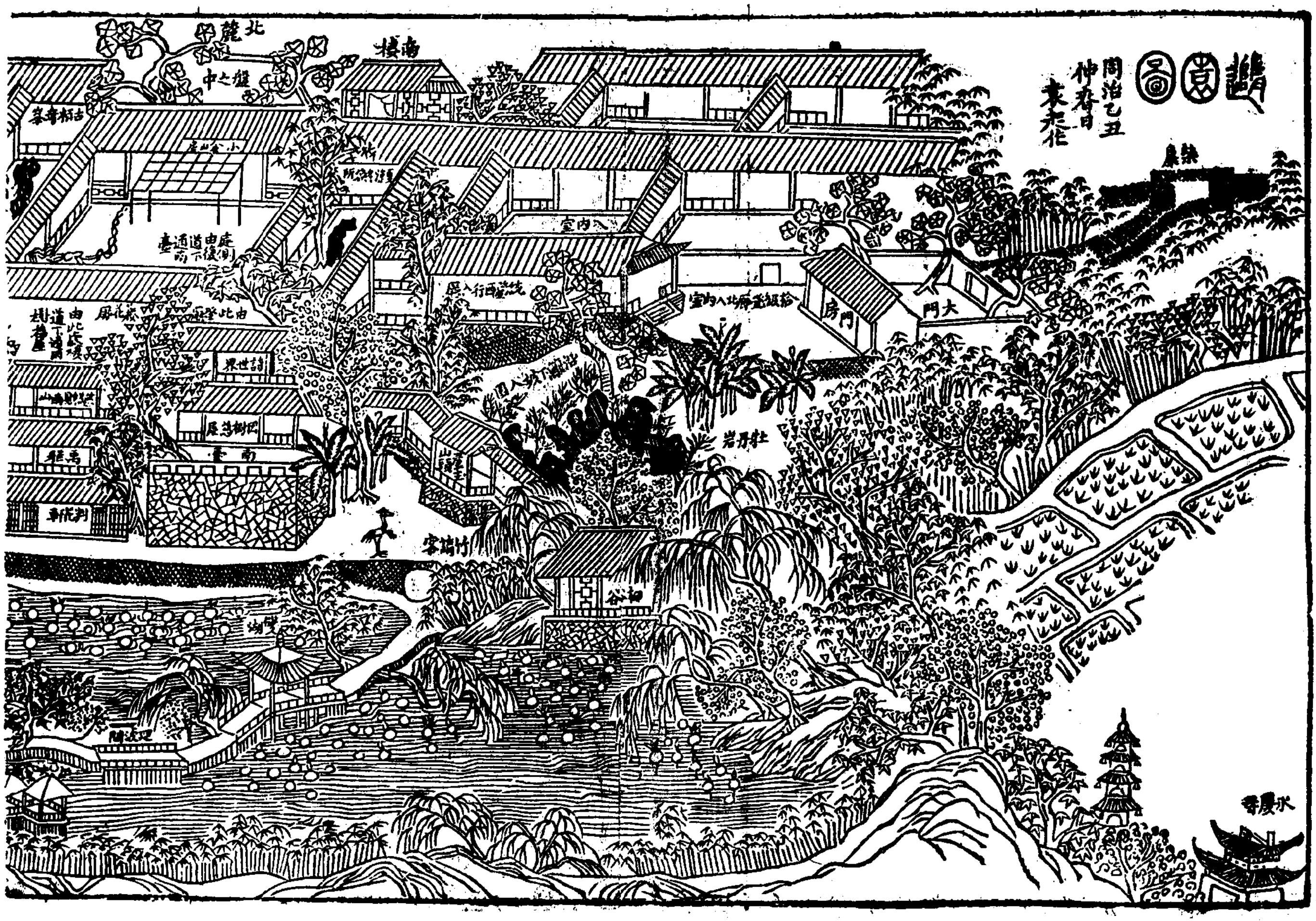
袁太史簡齋先生小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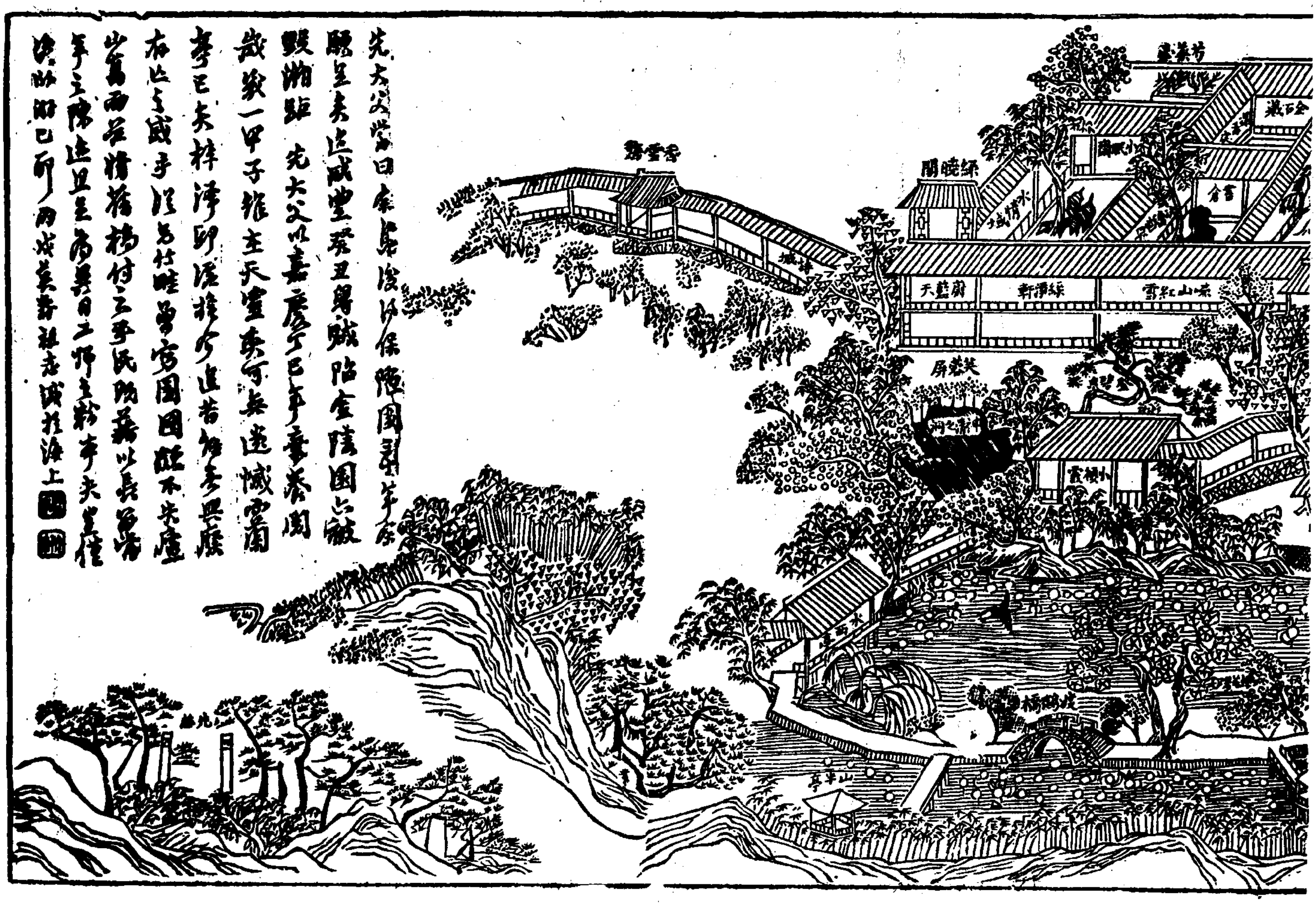


袁簡齋先生遺像

曠矣先生倖今無徒跨古少類達如劉伯倫而不好飲逸如稽叔夜而不好音樂靜如王摩詰而不好佛恬退如賀季真而不好道以名教是非自任如韓退之而不好儒志鄙王戎而不諱好財性巽阮咸而不辭好色詼奇似黨疑龍疑蛇播之爲文天談地葩或謂是太白之精所化而爲文章之宗耶或謂是歲星所寓而爲滑稽之雄耶吾莫能測之而繇其形容也

後學李憲喬


同治乙丑
仲春日
北麓
盤之中
南樓
古柏奇峯
入內室
門房
大門
牡丹岩
竹瑞客
初谷
雙湖
觀波閣
判花亭
南臺
以樹為屋
詩世界
由此登
水慶亭



先大父嘗曰余身後此保隨園卅年否驗至去歲咸豐癸丑粵賊陷金陵園亦被毀溯距　先大父以嘉慶丁巳年壽終閱歲數一甲子雖至天運亦可無遺憾當孝已夫梓浮印渡撫今追昔殊多興感右比之盛手澤為付畦留家園圖縱不失虛尚寫西莊精舍稿付之手民助蓋以長留鴻爪之陳迹且是為異日之作之粉本夫豈僅供臥遊已耶丙戌莫春祖志識於海上

香雪海
詩城
綠曉閣
水精域
小眠齋
金石藏
書倉
蔚藍天
綠淨軒
嵰山紅雪
芙蓉屏
小棲霞
水西亭
渡鶴橋
山半亭

光緒壬辰年陽月

小倉山房文集

張元方書

隨園三十八種總目

小倉山房文集　小倉山房外集　小倉山房詩集　袁太史稿
隨園尺牘　牘外餘言　隨園詩話　詩話補遺
隨園隨筆　新齊諧　續新齊諧　隨園食單
續同人集　隨園八十壽言　紅豆村人詩集　碧腴齋詩存
綱南園詩選　筱雲詩選　湄君詩選　袁家三妹合稿
盈書閣遺稿　樓居小草　素文女子遺稿　湘痕閣詩稿
瑤華廬詩草　女弟子詩　飲水詞鈔　箏船詞選
捧月樓詞選　綠秋草堂詞選　玉山堂詞選　崇睦山房詞選
過雲精舍詞選　碧梧山館詞選　隨園瑣記　談瀛錄
紅豆村人續稿　諸子啓脩錄

序

文莫古於經而經之註疏家非古文也不聞鄭箋孔疏與崔蔡並稱文莫古於史而史之考據家非古文也不聞如淳師古與韓柳並稱其他藻語俚語理障語皆非古文則　本朝望溪先生言之也詳鹿門八家之說襲眞西山讀書記中語雖非定論要爲不失文章正宗後世遵之者弱訾之者妄惟吾友子才太史掃羣弊而空之記敘用斂筆論辨用縱筆敘事或斂或縱相題爲之而大氣超超空行總不落一凡字此其志也千載而下當有定論同徵老友杭世駿序

古文凡例

一古文本無例也自杜征南有發凡起例之說後人因之例愈繁文愈敝德州盧氏刊金石三例蒼崖止仲諸君所考甚詳亦不過引韓比歐依樣標的而已並無獨見然既已有之不可廢也否則口實者多故作凡例

一古人編集都無一定韓先雜著柳先論歐分四集是也倉山文稿編者誤以碑板居先後見顏魯公集亦然遂仍而不改

一碑傳標題應書本朝官爵昔人論之詳矣至行文處不可泥論或依古稱太守觀察牧令刺史等名或依俗稱制府藩司臬使等名考古大家皆有此例其從古稱者如渾瑊以金吾衛大將軍應兼而權文公碑稱公以大司馬翼從奚陟憲贈禮部尚書而劉禹錫碑稱追贈大宗伯宋子京馮侍講行狀稱大理寺爲延尉平歐公許平墓志稱經略爲大帥皆從古稱也以故歸震川張元忠傳稱某知縣爲錢唐令淯南居士傳稱某知府爲某太守其從俗稱者如李珏牛僧孺碑稱宋申錫貶郡佐郡佐者唐時之司馬也韓文公鹽法條議稱院監巡院院監巡院者唐時之度支使鹽池監也歐公桑懌傳稱閤職閤職者宋時之六部架閣也伊川伯淳行狀稱漕司漕司者宋時之發運使轉運使也皆從俗稱也以故朱竹垞楊雍建傳稱總督爲制府施愚山袁棨泗傳稱按察使布政使爲藩臬兩司凡此在行文中不一而足至于權文公唐相也唐人宰相官名應書平章事同中書門下而韓公神道碑竟以故相二字標題沈璧建安知縣也而震川墓志竟以建安尹三字標題宋知某縣事與知縣有京朝官之分非今之知縣也而竹垞蔣君墓志竟以知伏羌事標題是則古人率意處猶之史記標題忽稱魏公子忽稱平原君也未敢援以爲例

一碑傳標題必書本朝地名亦昔人所論也然行文中亦難泥論歐公李公溥碑稱南昌曰豫章若以宋論當稱隆興震川王震傳稱震爲京兆尹若以明論當稱應天府尹湯文正施愚山墓志曰典試中州若以 本朝論當稱河南

一官名地名行文處隨俗用省字法考古大家俱有此例其序官用省字法者如昌黎劉昌裔碑應書檢校尚書左僕射云云而標題單摘統軍二字韓紳卿墓志應書錄事參軍而序事只稱司錄君三字孔戣墓銘稱容桂二管一容州總管一桂州總管省卻兩州字兩總管字又稱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晏亦省卻州字總管都督字樣宋人文集中所稱三司三班一府二府者俱包括無數官名歐公劉先之墓志稱與州將爭公事及後將范公至云云亦猶今之稱前督稱後撫也以故施愚山李東園墓志稱督撫汪鈍翁劉公墓志稱司道稱參遊稱撫提稱副左歸震川章永州墓志稱院司皆不稱全官

一其序地名用省字法者如歐公伊仲宣銘稱歷知汝州之葉不稱葉縣鄭州之滎陽不稱滎陽縣東坡趙康靖公碑稱呂溱守徐蔡襄守泉趙小二冠處歸王荊公王比部墓志稱願得蘇常閒一官曾南豐錢純老墓志稱爲尉于秀婺鄞云云皆省卻一州字以故歸震川李按察碑稱濮民乞留葉文莊公碑稱公在廣湯文正張尚書墓志稱楚撫先府君碑稱斌在虔閩之官名地名皆省卻數字

一本朝官行文書有不得不從俗者汪鈍翁乙邦才傳取太守結狀以報人稱結狀二字不典案昌黎鹽法雖有[illegible]錢之稱歐公曾致堯墓銘有支羨添解之號陳琳檄吳將部曲文稱知昭律令任昉彈劉整文稱兄及雜[illegible]皆結狀類也正宜從俗以存一朝文案

一非史臣不應爲人立傳昔人曾有此論然柳子厚引[illegible]以自解震川則直書古作者傳先賢[illegible]傳者皆非[illegible]館閣之臣公羊穀梁亦未聞與左邱明同爲某國之史臣也此論出而私傳之例始寬

一舊稱行狀爲請謚而作者不皆子女及謚法爲請墓志而作者皆之今請謚之狀久不行矣唐宋

諸大家行狀無不書姻婭及謚法者合從之

一滿洲姓氏與唐虞三代相同其冠首一字非其姓也元許有壬作鍼海碑題曰右丞相怯烈公姚燧作博羅驩碑題曰平章忙兀公集中亦倣此例閻峰尚書師健中丞本富察氏故均書富察公雪村中丞本姓白故書白公至若鄂尹兩文端公其冠首一字父子相承有類于姓宜因其俗稱若溯所由來尹祖居關外章佳地方因以爲氏當稱章佳公然以標題猶可也若行文處稱尹爲章佳公將舉世不知爲何人矣要知周公孔子亦非本姓秦始皇本姓嬴生於趙遂姓趙以故方望溪佟法海墓志稱法公未爲過也

一編古人已定之集碑傳中貴賤男女可以以類相從若自編其未竟之文則先後撰成有不得不參錯互見者

一古人文無圈點方望溪先生以爲有之則筋節處易於省覽按唐人劉守愚文冢銘云有朱墨圍者疑即圈點之濫觴姑從之

一古人無自梓其文者梓集百卷始于和凝爲人所嗤然唐以前文多傳鈔非板而行之可見古人文之不梓亦由風氣未開非盡從謙也慮門人子弟有所竄改不得不自蹈詒凝符之誚第古書有卷無頁故每篇皆連屬成文今既付之攻木之工矣倘仍用古人編卷法則改一篇全篇皆動故各自爲篇亦用今法

一文章有餘意未盡者書之於後始於韓文公宋元人有日記之例蓋示人以行文繁簡之法也集中倣之凡未竟之意不入本文者別署紙尾

一集中議論文字有偶異先儒獨抒己見者掬土頗以爲驚恭讀 皇上 御批顏魯公祠堂記云今之學者一字一句與程朱不相似則引繩批根曰此異端也不考其行乃與流俗無異又曰今士習之士習狀偶異於聖人即擯之不得爲吾徒而中才以下反可以口說得之則學問之道將流爲以文載不講學之時晦冥尤甚大哉 王言洵萬古讀書之準則也

題辭

文章代興協元會遞比姚姒承黃農屬辭比事發育左氏有選因昌其宗起衰八代賴韓子元和復振西京風降及北宋祇數子落落寥寥華恢衡當厥後豈無著作手繪鴛不稱乾坤容帝恐人間久寥闃五百年後生我公公年弱冠即名世赫若旭日昇於東鞭霆馭風織雲錦更鑿混沌開鴻濛上清小謫出爲吏巢積瓊屑傳吳儂鳳凰來儀偶一見安可久集虞廷中名園奉母謝政養著書矻矻無春冬積聚三十年含敵邱山隆先出駢體文一歸徐庾空詩集別專行授梓尚未終獨將古文編排分卷二十四寸心得失玉十年琢金千鎔賦本古文詞冠首實類從體格用相加不與唐律同碑銘狀表及傳誌義貴紀實非褒崇如衡量物鏡取影國史徵信垂無窮昌黎此體推第一尚恐諛墓難爲雄習則儷歐陽纏綿轉深衷上規大府下勗友朋閒侃侃告以忠匡時論古不忍默力挽元氣迴春融記序關掌故不涉小品跨雕蟲論必歸大醇眉山雄辯猶讓鋒其餘雜著盡超絕妙諦無上惟天通至哉原士篇治術首辟塵析弊到秋毫鑄鼎彝神工何當懸此文上列於學宮百年樹人得至計元愷復出襄時雍國初諸老事帖括繼者聲律兼駢儷汪朱獨治古文學已鬯（[illegible]）嶽鳴梧桐潛栽茂密因閎聽未究壁積由裁縫邇來學者知嗜古高揭置鄭思不躋著文亦以訓詁淪陷陣欲假偏師攻茲文一出正鵠定眞面乃幸廬山逢我朝藝苑[illegible]合樂諸子一器公贊鐘卓然不朽冠一代公所自致天無功京江舊雨儀蔣翻首先寄示煩郵筒賤子款三儀驚眭睒白虹搜覽得公文目恍光旖旎粲然新若手未觸意似不甚珍璜琮攜之竟出不返顧荊州借得還無期韓文讀本共寶惜枕祕詎可驗蔡邕飢來一字不堪煮賴換此卷忘殘羹佛燈將（燼）漏四鼓兀坐披案方呼唱颯然陰風忽入戶雲霧晦冥（[illegible]）鐘徑忽六丁下搜取斂訶爲漏藏諸曾年家子萬應馨

小倉山房文集目錄

卷一（賦雜著）
長沙弔賈誼賦
不繫舟賦
青山招主人賦
秋蘭賦
老而無子賦
山問
原士
子產不毀游廟頌
曹黃門先生像贊
朱棚贊
卜式司馬相如贊
東閣大學士張文和公像贊
儉戒
嚴敵
釋名
釋官一篇送李晴江
卷二（神道碑）
文華殿大學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戶部尚書兩江總督高文良公神道碑
禮部尚書太子太傅楊公神道碑
刑部尚書富察公神道碑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
和碩簡親王碑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
卷三（神道碑）
文華殿大學士尹文端公神道碑
武英殿大學士忠勤伯太保黃公神道碑
文淵閣大學士史文靖公神道碑
廣西巡撫金公神道碑
湖北巡撫唐公神道碑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孫文定公神道碑

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沈文慤公神道碑
江蘇巡撫徐公兩釜神道碑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裘文達公神道碑
太子太保直隸總督方敏恪公神道碑
卷四（墓志銘）
左副都御史趙公墓志銘
海州州同王君墓志銘
光祿寺少卿楊公墓志銘
江甯典史高君墓志銘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志銘
霍邱縣知縣龔君墓志銘
太子少傅河南巡撫胡公墓志銘
徵士程綿莊先生墓志銘
高母丁太恭人墓志銘
李翊菴先生墓志銘
元和縣知縣吳君墓志銘
江甯南捕通判高公墓志銘
江蘇按察使李公墓志銘
浙江按察使李公墓表
郴州知州曾君墓表
吉安府知府王君墓志銘
卷五（墓志銘）
虞東先生墓志銘
司經局洗馬繆公墓志銘
李晴江墓志銘
山東巡撫白公墓志銘
方綺亭先生墓志銘
范西屏墓志銘
吳省曾墓志銘
亡姑沈君夫人墓志銘
徐州府知府熊公墓志銘
禮部主客司郎中兼鴻臚寺少卿高公墓志銘
六合縣知縣潘君墓志銘
補蘿先生墓志銘
史先生墓志銘
侯夷門墓志銘
楊節婦墓志銘
大理寺卿鄧公夫人李夫人墓志銘
蔣太安人墓志銘
李母趙太恭人墓志銘
陸竹裴顧氏墓志銘
曾母劉恭人墓志銘
鳳陽府同知高君墓志銘
卷六（傳）
福建總督太子少保姚公傳
威信公岳大將軍傳
勇略將軍楊襄忠公傳
兩江總督于清端公傳
贈編修蔣公適園傳
高守村先生傳
常德府知府張公傳
湖北布政使徐公傳
戶部司書張公傳（書事）
倉場侍郎蔣公傳（書事）
卷七（傳）
河道總督陳恪勤公傳
涓君小傳
直隸總督兵部尚書李敏達公傳
女弟素文傳
淮徐海道按察司副使莊復齋先生傳
滁州府知府童公傳
程南耕先生傳
常孝子傳
甯國府知府莊公傳
江甯兩校官傳
大理寺卿鄧公傳
廚者王小余傳
石大夫傳
短人傳
卷八（行狀書事）

武英殿大學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
光祿寺卿沈公行狀
記富察中丞四事
卷九（書事）
書魯亮儕
書麻城獄
書潘荊山
李敏達公逸事
鄂文端公逸事
稗事二則
卷十（序）
王介祉詩序
送醫者韓生序
重修江甯縣志序
送望山相公入閣序
送陸明府入都序
西阪草堂詩序
閔若厓竹洲詩鈔序
高文良公味和堂詩序
所知集序
陶氏宗譜序（代福撫作）
張日恒遺稿序
送許侯入都詩序
陶西圃詩序
虞東先生文集序
贈黃生序
史學例議序
綿敬堂詩序
從弟穫齋詩序
卷一十（序跋）
沈玢顯太守送行詩序
女弟素文聽雨閣遺稿序
送上元范令牧邳州詩序
與旭閣詩序

[illegible]文入都序　東亭詩存序
[illegible]中丞循陔圖序　汪儀臚聖湖詩序
[illegible]光集序　兩亭公子遺稿序
胡稚威駢體文序　蕭十洲西征錄序
柴青山學子日下草序　萬柘坡詩集跋
南村唱和詩跋　野處堂遺稿跋
卷十二（記）
篔村題壁記　隨園記
隨園後記　隨園三記
隨園四記　隨園五記
隨園六記　陶氏義莊碑記
戊子中秋記遊　西磧山莊記
卷十三（記）
安徽布政司新解題名記（代許公作）　醉嘯軒記
馬汁記　史公張秋治河記
俞氏毀塚碑記　江寧府題名碑記（代尹公作）
漁隱小圃記　記句容叟
江寧訓導廳壁記　江安十府糧道題名碑記（代）
卷十四（祭文哀詞誄）
祭陶西圃文　祭莊滋圃中丞文
祭程元衡文　祭商寶意大守文
祭薛一瓢文　祭妹文
祭座主鄧遜齋先生文（哀詞）　周鎔鈴哀詞
韓甥哀詞　胡稚威哀詞
呂文光哀詞　趙舍人誄
卷十五（書）
與從弟某論釋服作樂書　上兩江制府請停資送流民書
上陳撫軍辨保甲狀　答李穆堂先生問三禮書
答金震方先生問律例書　與是仲明書
覆兩江制府策公問興革事宜書
卷十六（書）
與湖北巡撫莊公書　上兩江制府黃太保書
答陶觀察問乞病書　再答陶觀察書
答和觀察書　與吳令某論罰鍰書
答任生書　答衛大司空書
與孔南溪太守書
卷十七（書）
與清河宋觀察論繼嗣正名書　答蔣信夫論賞樂書

與江蘇巡撫莊公書　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再與沈大宗伯書　答施蘭垞論詩書
答蘭垞第二書　與盧轉運書
答袁惠纕孝廉書　代劉景福上尹制府書
答某山人書　再答某山人書
代潘學士答雷翠庭祭酒書
卷十八（書）
答程魚門書　與某刺史書
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　答惠定宇書
答定宇第二書　答莊滋圃中丞論推命書
答某明府書　答蔣苕生書
卷十九（書）
慰王麓園喪子書　與楊生書
答戴敬咸孝廉書　答尹相國書
與邵厚庵太守論杜茶村文書　答友人某論文書
答友人論文第二書　答友人論文第三書
與薛壽魚書　答某生書
與朱竹君學士書　答朱竹君學士書
答尹似村書　再答似村書
與程蕺園書　再與蕺園書
答洪華峯書　答彭尺木進士書
再答彭尺木進士書　答洪稚存書
卷二十（論）
公生明論　佛者九流之一家論
劉後主可比齊桓論　荊軻書盜論
駁侯朝宗于謙論　魏徵論
魯論論　高帝論
宋論　郭巨論
張巡殺妾論　徐有功論
卷二十一（論議）
高歡宇文泰論　張良有儒者氣象論
駁唐鑑李德裕論　姚崇宋璟論
宋儒論　駁公羊氏宋宣公議
駁蘇子屈到嗜芰議　書院議
卷二十二（說辨）
愛物說　牡丹說
淸說　玩古者說三篇
黃生借書說　後出師表辨

金縢辨上　金縢辨下
六宮辨　征苗疑
卷二十三（書後）
書鄂人對後　書王荆公文集後
書權文公郅都論後　書柳子封建論後
再書柳子封建論後　書唐介傳後
再書唐介傳後　書復性書後
書留侯傳後　書宋均傳後
書顔覲之傳後　書王文正韓魏公遺事後
書鄒浩傳後　書通鑑溫公唐維州論後
讀賈子　讀左傳
讀喪禮或問　讀孟子
書柳子天說後　書崔實政論後
書戾太子傳後　書歸子寧操後
卷二十四（銘贊問解）
鐵硯銘　斧硯銘
鏡硯銘　廊思硯銘
朴硯銘　鏡硯銘
方硯銘　攸硯銘

貨布硯銘　井田硯銘
竹節杖銘　方竹杖銘
都盛盤銘
論語解四篇　策秀才文五道
續集
卷二十五（賦神道碑墓志）
坐觀垂釣賦　笑賦
刑部尚書加贈太傅錢文端公神道碑　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
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彭公神道碑　原任湖北巡撫太常寺少卿程公墓志銘
廣東雷瓊道按察使司副使金公墓志銘　誥授通議大夫陝西按察使彖公墓志銘
原任禮部侍郎齊公墓志銘　中憲大夫分巡廣東鹽羅道衛公墓志銘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李公墓志銘　翰林院編修候補御史蔣公墓志銘
卷二十六（墓志）
大定府知府張君墓志銘　常德府知府呂君墓志銘
翰林院檢討李君墓志銘　巴里坤中軍遊擊劉君墓志銘
峴亭周君墓志銘　童二樹先生墓志銘
阜甯貢士臧君墓志銘　郡文學項君華甫墓志銘
翰林院編修程君魚門墓志銘　錢太恭人墓志銘
袁母韓孺人墓志銘　福建布政使錢公墓志銘

卷二十七（傳行狀書事）
內閣學士原任直隸總督臨川李公傳　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傳
東閣大學士陳文恭公傳　施秉縣知縣蔡君傳
雪溪李先生傳　李孝子傳
松潘鎮總兵宋公傳　先妣章太孺人行狀
書馬僧　書朱山
書傅軒觀察五事
卷二十八（序跋）
錢璵沙先生詩序　趙雲松甌北集序
蔣心餘藏園詩序　碧腴齋詩鈔序
錢竹初詩序　童二樹詩序
何南園詩序　莊念農遺稿序
程綿莊詩說序　玉井搴蓮集序
隨園隨筆序　子不語序
隨園食單序　嚴道甫侍讀五十壽序
初刻匡時文序　史閣部遺集跋
德山公手書詩卷跋
卷二十九（記祭文）
所好軒記　散書記

散書後記　洞庭徐氏重修始祖吉卿公墓碑記
銅陵永濟橋記　榆莊記
重修南捕通判廳壁記（代鄭晉事作）　重修中和道院碑記
遊仙都峯記　遊黃龍山記
浙西三瀑布記　遊黃山記
遊廬山黃厓遇雨記　遊丹霞記
峽江寺飛泉亭記　遊桂林諸山記
遊端州寶月臺記　遊武夷山記
祭孔南溪方伯文　祭李竹溪文
祭尹相國夫人文（原缺）
卷三十（書書後）
與程蕺園書　答蕺園論詩書
答平瑤海書　答沈省堂觀察書
與楊時墉書　書呂夷簡傳後
書大學補傳後　書陸游傳後
書茅氏八家文選　讀左傳國策
讀胡忠簡公傳
卷三十一
湖南巡撫陸公神道碑　竇太恭人墓志銘

廣東惠州府知府李君墓志銘　周君少[illegible]墓志銘
誥授奉政大夫湖廣道監察御史蔣公墓志銘　林君毅菴墓志銘
弟婦陳恭人墓表　原任江寧布政使內務府總管永公傳
江西督糧道省堂沈公傳　候選郎中成君衛宗傳
黃君蓉江傳　陳烈婦傳
俞蒼石詩傳　何南園詩選後序
陶怡雲詩序　重遊沭陽圖記
康方伯睢南治河記　與稚存論詩書
書楊鐵村　書汪鑒庵
杖銘　竹杖銘
藜杖銘　癭木杖銘
木拐銘
卷三十二（墓志銘　神道碑）
滁州知州何君墓志銘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右侍郎抑堂史公墓志銘
永昌府龍陵同知金公墓志銘　淮徐營遊擊加贈文林郎山公墓志銘
誥封光祿大夫奉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墓志銘
太子太師文淵閣大學士錫山嵇文恭公墓志銘
蘇州府知府楊公墓志銘　蕪湖兵備道張公墓志銘
江防同知倪君帝培墓志銘　金纖纖女士墓志銘

封公胡葆亭先生墓志銘　徐君星標墓志銘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封一等公孫公神道碑
卷三十三（傳）
吏部尚書東河總督顧公傳　領侍衛內大臣撫遠大將軍費襄壯公傳
文華殿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來文端公傳　內務府總管丁文恪公傳
浙江督糧道金公傳　吏部侍郎留松裔先生傳
禮部尚書姚公傳　方君柯亭傳
卷三十四（傳）
帆山子傳　蘇州管糧同知賀公傳
禮部侍郎海住金公傳　邛州知州楊君笠湖傳
吳縣文學蔡君勉旃傳　九江府同知汪君傳
汪存樸先生傳　鮑竹溪先生傳
三賢合傳　香山同知彭君小傳
慶遠府知府印公傳　徐靈胎先生傳
卷三十五（書後　書　序　記　哀辭　祭文）
書秦檜傳後　書張郎湖臬使逸事
與孫補之秀才書　與補之秀才第二書
答淮關權使劉公書　答汪大紳書
答倪春巖刺史書　答戈小蓮書

楊文叔先生文集序　汪心農試硯齋記
近文齋記　韓生哀辭
祭徐心梅秀才文

小倉山房文集卷一

長沙弔賈誼賦

錢唐袁枚子才

歲在丙辰予春秋二十有一於役粵西路出長沙感賈生之弔屈平也亦爲文以弔賈生其詞曰何蒼蒼者之不自珍其靈氣兮代紛紛而俊爽前者既不用而流亡兮後者又不用而挺生惟吾夫子之於君臣兮淚如秋霖而不可止前既哭其治安兮後又哭其愛子爲人臣而竭其忠兮爲人師而殉之以死君固黃農虞夏之故人兮行宛曳於先王不知漢家之自有制度兮乃嘐嘐然一則曰禮樂一則曰明堂夫固要君以堯舜兮豈知其謙讓而猶未遑彼絳灌之歎歎兮召儒生而俶東向見夫子而吠所恠兮以弱冠而氣凌其上曰丁我躬而未諧夫人世兮未免負孤衷而抱綎狀當七國之妖氛將發兮彼社稷臣無一語徒申申其排余兮余又見木索箠笞而憐汝躁兩愛而莫知所爲兮終不知千古之孰爲龍而孰爲鼠彼俗儒之寡識兮謂宜交驩夫要津使詭遇而獲獸兮吾又恐孟軻之笑人聖賢毋汲汲而蹇屯兮應萬祀而不知其故也吾獨悲吾夫子兮爲其知而不遇也明珠耀於懷袖兮忽中道而賓之淑女歡於衾席兮腰弒譖而棄之夫既干將之出匣兮胡不淬清水而試之毅召見於宣室兮近鬼神於前席猿拳拳而託長沙王兮終不忍使先生之獨受此卑濕欲嘉遯乎山椒兮感君王之恩重圖効忠於晚節兮鵩鳥又知而來告已之薄命因甘心兮又累梁王而使之翻墜傷爲傅之無狀兮自賢人之忠愛也三十三而化去兮恐終非哭泣之爲害也彼顏淵之樂道兮亦時命之不長賢者不忍其言之驗兮宜其身先七國而亡譏鳳凰爲鵝鷄兮覽德輝而竟去驅玉虬以上升兮知九州之不可以久駐逝者既無憂以雲徂兮名獨留乎此處亂曰湘湖之春水浩浩兮有美一人涉遠道兮忽見芳草生君之廟兮咨嗟涕泗感年少兮

不繫舟賦 有序

望山尙書再蒞兩江之四年政行化和風物恬美署之西小園夾池屋形如舟公葺其舊而顏之曰不繫夫舟之義取乎濟川其繫與不繫非舟之所能自爲也昔人稱謝太傅功高自辟心在一邱公之謂矣枚寀江寧從公遊而賦焉其辭曰

渺三山之在望登一室之如舟水搖光於榑壁月照影於承霤隱影影兮簾卷庭冉冉兮雲留偶搴衣於綠野恍避世於丹邱步乍入而雙鳧欲化首欲回而四顧難休爾乃八達崇明三楹藻棁牛欄中傾一琴橫列但栽清媚之花略綴飛來之石纜不泊於江湖儼橫陳而待涉體靜而櫓槳無聲心虛而波濤不入右則斷橋鎖峙小渚霜清筆舒涼室錦綜烟庭璽瑣槃停而霧掩垂櫺屈笮以天成左則牟首斜臨康主澆踞宜啟背以納涼可倚襟而拾翠高軒象君子之懷疎落得野人之趣牆低則遠景指收樹老則斜陽不去當夫夏始春餘井欄石畔竹密蕾陰草多蛙亂鳥應節以聲移巢辭條而律換唯茲舟之隆然偃長虹於天半不因急雨以回帆不逐浮萍而傍岸篙工欲撼以難搖錦纜將牽而未斷洵足以解巾遐矚退食澄懷意行緩帶小憩流杯坐蓮芝蘭之契手栽桃李之材甍檐落而心殷稽穡聽波聲而夢繞黃淮靈載香而空堦花墮牙旗颺而水面風來然而事本無常舟原不繫星自移宮泉非擇地攬物化之推遷歎人生之如寄朝離托乎中流夕不知其所至當前之彩影常青此後之華音孰繼豈沙棠之楫豈料重登賦苦葉之匏濟期共濟舟之泊也共爲物以安恬舟之行也聽江風之位置何況傍舟之草附舟之蟲本乘附之賤質涉宦海之飄蓬攀紫航而雖再忘揭厲於波中其能無繞絲綢而詠志託其物以歌風也哉

靑山招主人賦 有序

余去隨園一載辛未閏五復來樓遲見石留蕪穢屋宇黯側書史十喪七八嘆人可離園而園不可離人悵然久之時家居四紀餘祿蕩然故人戚里有以仕易農之勸余又憐茲園之不能久居也乃託爲靑山招主人之賦以自訟而自尤焉其辭曰

主人去兮胡不歸豈不見山中之突廈崇宗廟以崢嶸主人歸兮胡欲行寧不聞山中之積緡將馳檄於烟庭憶峨峨兮空谷跨兩龍兮坻伏河鼈蓑兮無梁茅誰髻兮無尾忽婉僤兮驂象輪馬沛艾兮來夫君召翳余兮測風呼謳癸兮執炬藻衆爲之運斤兮獵人爲之削稽極承璽抱壁之說文回波兮復單極落時之房風而擁雨君欲採兮果在林君欲釣兮魚在渚君欲觀大江之波濤兮吾則聳嶂峯而高舉君欲吸九霄之沆瀣兮吾則吐朝霞而待取此豈不足於君所兮胡長行而踽踽自客秋之臨發兮車哼哼而東去山鬼喑而聲恥兮白鹿愁而局顧予能忍而終古兮恐美人之遲暮也世翻覆而興雲雨兮余青青其如故也百花兮春陽滿山兮嚴妝盼夫君兮不見極思心兮偎倨奇嚴陳兮千束待君兮悅目君牆宿兮無時走白蟫兮彳亍澀然兮稅駕山之靈兮如蠹老槐趨而守宮兮薇衡搖而掃塵危石犖确以挺其去路兮山喬申申而詈君曰寘聖之皐皐兮年七十而返尼山使哲人而無此年兮何六經之能刪陶潛之掛冠兮知食祿之不如飲酒使五柳之早植兮盍不多飲乎一斗彼歸妹之翩翩兮可筮於有黃將推車之蟬攬兮保無厭迫於康莊誰輔歐以相召兮忽許由之飄動豈陝輪其營魂兮乃尹氏之多夢使果伊優與世利兮余胡偪偪以強留忍素樸清尙之倏然兮何能孝毗以體柔欲蘇世而居正兮韜沂竟一發而雖收忍所惡而甘就兮舍所愛而他求謝元祺之初志兮睇頹光之西流及少壯之不登臨兮老教牽而何以上高邱君欲知余之不忍別兮請聽此鳴鳥之啁啾

秋蘭賦

秋林空兮百草逝若有香兮林中至既蕭晏以襲裾復氤氳而繞梁雖脉脉兮遙聞覺熏熏然獨異予心訝焉是乃芳蘭胡非其時豈不知寒於焉步蘭陔循蘭池披條數莖凝目尋之果然蘭言稱某在斯業經半謝尙挺仝枝晞露眼以有待喜采者之來遲苟不因風而振觸雖幽入其猶未知於是昇之蕭齋置之明牕朝焉與對夕焉與雙慮其霜厚葉薄黛孤香瘦風影外過寒心內攻乃復玉几安置金屛掩遮雖出入之餘閒必褰簾而三嗅誰知朵止七花開竟百日晚景後凋含章貞吉露以冷而未晞莖以勁而難折瓣以斂而壽永香以淡而味逸商颷爲之損戚涼月爲之增色留一穗之孤長慰半生之蕭瑟予不解神心佈護深情容與析佩表潔浴湯孤處倚空谷以流思靜風琴而不語歌曰秋雁回空秋江停波蘭獨不然芬芳彌多秋兮秋兮將如蘭何

老而無子賦 有序

余與魚門舍人齊年交好俱五十無兒聞其小妻獲雄爲之心開乃今秋晉來又已夭殂揆其心志憚惝可知乃託爲元白相慰之言作賦寄之用廣其意亦聊以自解云爾

白太傅鶴兒不存楊枝遣嫁病染風痺不怡中夜臨山之仙闕藏詩海上之仙龕待駕乃喟然而歎曰謂地至厚謂天至仁惟混元之不慮混萬物而相因是故青曾黃頊綿綿無垠元蟲剛須息息洪鈞蛾蜋蜥子竹且生孫何況至眇者妹至貴者人賢孝道種莊說傳薪小者肯播肯構大者爲鳳爲麟且莫言恩澤之侯百世箕裘之舉千春但使仳催主器童昏應門亦足逐主裘之里尹而安登屋之游魂翳我何人偏然孤獨兒乳者殤將娩者殯雞林則萬首流傳犬子則一雄未卜有九服之華名無半行之骨肉爾乃石槨寄散琴鑾雨濛半爛斜照一個蒼蠅意愾惘其若失鬼充充如有窮齊國之貝脉之韻超家斷炊火之宗一髮之懸墜太險千年之得姓將終耳猶深閨乳燕戀烏之語心縈身後梨花寒食之風未病而嚴觽生乎四體非雲而孤影離於空中況復池北樓邊池西書庫犢鼎鱗列牙籤雲布白樸百筒青緗十部莫不物物心裁絲絲手護甲乙丹黃硏朱滴露董安于之牆壁牛腰蔡邕之房檔深藏竹素問交替與何人偏橫陳於道路于是愛先生者代爲謀祝而望前賢之得晚息焉悄先生者嘲怪詭俠而疑展氏之有隱慝爲元相公翢而笑曰是何以造物爲拘拘而不識之詩書耶夫侯鋸四兆神理爲殊箕疇五福子嗣本無宜尼大聖早喪伯魚齊桓公有子六人而於掩蜑門之扇田成子有子七十而身爲寄豭之徒

悲隸轉尸功臣隱痛綀裙葛帔名士嗟吁是故賢孝嬴博之札達稱東門之吳曾怒西河之泣孔辭顏路之車彼孝語兒之鄉而登堂子之墓者盍亦鑒於斯乎且莫言子不孝則如龍欄氏之忘情子不祭則如公索氏之亡牲就使惡種非狂胸衣懸紫高陽八才姜支三趾亦勢必暮投經書朝布筵几女聘姬姜師延崔李飴含不足糟甜無已振振殷殷孳孳娓娓猶恐縱婦勃谿誚翁軟抵賁誶不祥冠笞非禮教詒則頭觸屏風視病則竟夕十起侯婣嫁之將畢亦人生之已矣故曰爲人作父非易居之名貫奴得翁亦偶然之理又安得如此日之從容暮景孤吟青霞攘羊不作尻背無諱帶益三詞不呼百車雖在世而出世視有家如無家投懷者明月趨庭者落花承懽者猿鳥繞膝者桑麻爲樂不憂兒輩覺放言不驚長者差旋半哉則戚里拜德捨一宅則佛子矜夸無後爲名二一婢夾我而非罪有官不仕一月不醒而何嗟靜言思之老而無子福耶非耶而況心靜思精身閑學廣述作非凡知音必賞安知後世不鑄范蠡之金他邦不畫禾稷之像宗我學者即兒孫傳我文者皆族黨又何必爲孺子牛負阿侯襁褓樹醫娩懸弧擾擾盜委順於兩儀奪眞珠而在掌夫然後謂之有子哉太傅聽猶未畢心曠神全如逃禪而悟徹如御風而登仙重開玉甕再理冰絃子來不拒子去不憐終日陶然改字樂天

山問

隨園先生倉山結隣住一十有一載年方四旬山神怪之不能無言乃面先生而問曰余託體爲山與混沌俱所見隱士百千萬餘如先生者與人人殊山實惑焉願布區區昔巢由之號稱首隱也吾見其蓬累而行耦俱無猜心忘顯頷與天往來先生則早登金門身踐玉堂臨岐矩步指會規翔撤金蓮爲媚燭含雞舌作星郎夫豈蒲衣石戶之徜徉者乎其次鴟夷泛舟赤松辟穀蜀市青盲東海黃鵠是有所託而龍蟠非無所爲而雌伏先生又治此吳公表薦葛龔史澤如春民望如風聽琴者願展伯牙之指觀射者思彎飛衛之弓譬如四時之序方春方夏而逝非秋冬之成功再其次原憲以窶隔語人於陵則谿刻自處跟餇披裘東郭織履捺聾噬齋因瘖守闇避堯就枯索居孤露或能涉而閉關或足蹩而却步先生又輞錄其射斧藻其德髮若椛竿瞳如點漆音響過雲眉間容尺山立時行揚休玉色誦東方之四十萬言奪載憑之五十餘席可以坐而謀起而決備君子之九能放明廷之三揖是又非獎幽曠枯冥行坎窞者之所能髣髴是以後乎先生者方且纓天閥持衡要淮艇項夯跖朝群冠倫竊杜銓之文資其解褐疑蘇秦之名原是古人前乎先生者方且猶營棘軸赴選里鄉鮭鬣彩易鼎偃仆廢廊希飛虫之弋獲忘日暮而途長先生胡爲乎有冠不彈無雩早臥髮長心短退勇進惰嫌霄不食匏瓜空大袖巧手而看拙匠之傷沉憊抗而閱千帆之過秋蛇赴穴竟失其節雄雞司晨不鳴何閉易不就明夷之占吉而答玉女之洪鈞乎先生曰若山神所言可以語下未可以語上也徒論其理未曉其象也則獨不見夫欒鹿乎厥角嶷嶷野心濯濯騎之者身顛牽之者足躡此石隱之流非我也又不見夫犀象乎黃帔而躋載賓而初一浴之外無時逍遙此朱紱之困非我也惟夫駃騠蒻捐騄耳騄駒對大長嘶顧影自豪非不知近纍絷和鑾鑣非不能登天閑舞蘭韶然其所愛者則在乎涯涘之水黃池之沙崑崙洗紱瑤臺銜花固不能久戢乎罶豆而覊豢夫王家奈實慕之是耶非耶且夫君子之立身也才欲其大志欲其小能欲其多事欲其少故名成而身樂心安而境好其處世也居前必令人忻居後必令人思故湖上不跂魚山中不驚薪當今堯醲舜醲夔拊龍言禮明樂備雲動雷屯家家鶴膝處處瑤琨來未必有我去未必無人不少北山南仲戮星缺掌只少康衢華封鼓琴擊壤不少甄入伎曲霓項漸襟只少執鍼司草治衆縫袵與其搏髂扶毀知尋布肘易若勇夫重閑聖人不手與其王孫自厲執鐸將掇易若中年病忘瘡空而遊我是以立身乎點凝之半食飲乎清濁之間神劍小割壓箕偶鮮董父一蘇而不上卞彬十憐而仍礎周鼎者僅而戲其指楚焯改卜而奈其大竹素供奉細雲周旋逢衣淺帶稽邸老爲是既不惱大鶡鵰之宿智而亦何愁乎胡老之華顛至於沒世無稱君子所恥是有命焉何病乎已且吾四百年尚六百年豈無其人自健自賢卒皆爲而無考事而無傳我獨何人而獨憔然山神聞之冰襟而出踞骶而歌曰山之高不如子之超山之靈不如子之明將子毋悶吾失吾問收雲反風請與子終

原士

士少則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農工商後有士農登穀工製器商通有無此三民者皆養士者也所謂士者不能養三民兼不能自養者也然則士何事曰尚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緩而其果志仁義與否又不比穀也器也貨之有無也可考而知也然則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爲惟其將爲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則一人可以治千萬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亂臣十人豈多乎哉雖然其所以教之者則甚多矣古者黨有庠家有塾國有學春夏學詩書秋冬學羽籥又有三物六行六藝之名又有移郊移遂東棘西寄之法天下人知士如此其難爲也爲士者如此其不苟也於是農者安農工商者安工商相與登穀製器通化居以事其上而饒倖與逸游者無有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祿之易厚而用之亦易當也後世不然凡古所以教士者一切皆廢而所以取士者又爲而易售讀四子書習一經皆曰士其四子書與一經又不必甚通也稍涉焉亦皆曰士既曰士皆可以冀公卿大夫十室之邑儒衣冠者數千在學者亦數百天下人見士如此其易爲也爲公卿大夫又如此其不難也於是才僅任農工商者爲士矣或且不堪農工商者亦爲士矣既爲士則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妄覬公卿大夫覬而得居之不疑覬而不得慓生嫉妬造謗誹而怨上之不我知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爲天下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無士也似士非士者雜之而有士如無士也然則士何自而少曰嚴其選而嚴取之天之生才不必一類而其眞者皆不甚多如五金然皆適於用合沙礫而淘之金銀銅鐵且少然則慮其遺賢奈何曰與其倖進而蔽遺賢者今歲遺之明歲未必遺也惟有倖而進者既進之以爲公卿大夫矣公卿大夫皆任取士之責者也以彼其才取彼其

類夫然後倖倖相承而賢乃愈遺然則詩歌濟濟多士何歟曰惟其少也故若多而豔稱之以見周室人才之盛如祝堯之多福多壽多男子以福壽男子皆不易得故也使盡人而可得亦奚以祝爲予因士之太多而失先王所以治世之意作原士

周末士多故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相與歸漢末士多故頌王莽功德者四十八萬人宋末士多故淳祐景定間三學之權與宰相抗史嵩之丁大全等皆畏之及賈似道作相加以衰錢而上書者即稱賈爲周公召公士習之陋一至於此皆多之故也不知漢盛時每郡戶口十萬裁舉孝廉一人吳公所爲止賈生一人文翁所造張叔等亦不過十餘人善養士者不在多也唐設八十一科未免過雜宜法溫公十科取士而參以舒元輿一議其庶乎自記

子產不毀游廟頌

奕奕游廟當道而居將葬簡公驅黿遷杙爲火社馬更契需葬除蒐除豈子產私暱當官而行毀之毅如乃有太叔操具而立似毀不毀探剌顏色竟免得之毋乃用術子產過時有盱其容問不毀故感動於中顧曰舍之以妥其宗一之已甚太叔乃再侍巧于仁愍者亦怪子產不然稱心而待鄰僞彼術以行吾愛嗚呼子產隆赫嚴明凶人必殺刑書必成火焚不動龍鬬不驚乃至毀廟肫肫其情爲國數孝匪已求名展如之人孔子所敬執國之法順人之性其死也哀其生也處借頌爲箴今之從政

曹黃門先生像贊

儼然之容毅然之狀想見峨冠立金階上惟聖人建極四門首闢公逢其時爲邦司直奮筆奮舌侃侃誾誾吾以吾鳴匪詭隨是事惟大猷是經帝爲傾耳略見施行未竟其用左遷奪俸如華堂棟梁如朝陽鳳凰人皆爲惜救曰不然苟於世有補徐樂一眚已足千古而況公文有集如許

朱栩贊

漢有朱栩爲董賢吏賢既倮尸栩獨收視犯莽有禍葬董無名栩豈不知而捐其生栩曰不然吾行吾情至卿雖佞媞媞可矜曰君作賊篡漢有形哀賢毒莽識所重輕借曰私恩愈見至誠嗚呼世人惟勢是附覩其貴公客所景慕勢盛勢衰客來客去來時何恩從從馳騖去時何仇悠悠陌路但有避趨而無好惡矣況於賢伊誰肯赴栩之所爲義同欒布班史大書子浮隆隆當建武時爲大司空惟人至庸惟天至公嗚呼世人鑒此高風

卜式司馬相如贊

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一人知之衆人不知也衆人不知則雖千百世後亦不知當日之能知之者爲何人也而其人既已知之矣見幾而作矣則所存乎史冊間者不過其迹而已推其迹以得其心吾於卜式司馬相如有獨契焉當武帝時中國耗矣帝之雄心未已此楊可告緡之事所必有者也法網密矣帝之猜忮未已此淮南賓客之誅所必有者也卜式知家財之難保而先輸之於官師陳平之裸而刺船也相如知仕宦之難爲而愛閒多病師子房之善藏其用也帝知其無可告之緡則轉以黃金賜之知其有未盡之才則且於遺稿求之似要福也而不知其避禍似避禍也而不知其要福以武帝之雄猜落兩人度內而不悟而其忠愛之心持正之氣則未嘗不一白於朝廷又能各因其分以立言而仍不蹈批鱗之忌式官已尊寵已固故有烹宏羊天乃雨之言何其犯也相如官尙卑資尙淺故僅有諫獵之章奏雅之賦何其婉也嗟乎使式戀其財而不獻必爲郭解之徙而相如仕宦不止又安知不爲嚴王主父之續乎讀史至此爲發其覆而又笑世之鄙卜式而薄相如者眞淺士矣故爲之贊其詞曰

天之生才代不絕賢何建元五十四年而意寂然此如驕陽當天百草萎瘁或陷於法或逃乎山陷法逃田名貴不宣一式一長卿獨察機先毀家家存病身身全一信乎君而以危言譏論者一忘乎世而以高文典冊傳歿之後生之懿覓僊之仙竟別開一徑而無愧色於其間嗚呼欲知人先論世如二公如其智如其智

東閣大學士張文和公像贊（公名允隨原任雲南總督）

昔有羲叔分宅南交平訛敬致克襄帝堯穆穆張公繼羲而作秉圭卅年不離南服維彼滇南實開新疆歷漢晉唐高山始荒驕騰作鴆牧狠爲羊噫是猺獠而不叛亢愈之挺矣綏之梗矣萬洞蟻騷兵在頸旁公來至止勿弛勿震勖帥以威參和以仁如古黔嬴于殄泯敎如古吏隸與鳥獸言鑿昭通路五百餘里俾彼鋒車周道如砥鐵金沙灘百有三十俾彼方舟安行枕席蜿蒿杜松九施上平既艾輿草靡穀不登張立髹年賫疏瑤粥商旅僸然駢肩疊轂侁侁有苗金環花衣歌僸佅媚於侯邁逐征貉服罔敢彼淡嬰瓌遝球于于其來地不愛寶五金坌湧鈎考贏縮秉筆桑孔赤側既鑄如泉環流八省輸銅歲省萬牛經算姟極不可計籌　天子曰咨卿實元功可坐論道以相朕躬六十邪殿二肆歌鑣與卿樂之其風雍雍公拜殿上民泣滇中刻有聖相漢無神公五朝三名未竟其施遽殞旗翼而乘雲驥於人未啣於公無憾如此哀榮得歸亦好巍巍遺像琛版星冠盱衡振色泰表戴于華嶽立隼高梧翔翥望而氣肅對之神悲公第五子與枚通書命作贊語以永終譽枚無金管敢寫凌烟再拜稽首倣班孟堅寸莛鐘撞撮土河墳匪賀時賢賀公在天

儉戒

某尙書撫浙以儉率下過三元坊見坊者妻紅襦襦簪花立而目公公命將某婦詣轅前嚴擁之去坊者故新娶也號泣從之伺轅三日探刺不得信乃棄其屋并其妻之屋得二十金賄中軍中軍爲之請公笑曰吾幾忘引婦之中庭而高呼夫人婦愕視俄而有蓬首持奩衣七緵之布從竈觚來者曰此夫人也已公立婦而訓之曰夫人封一品服飾如是汝家坊者而若是華妝行見飢寒之將至矣吾召汝者以身立教俾語而大知也旣脫粟而遺之婦歸已無家矣乃雉經死袁子曰儉美德也自矜其儉便爲凶德蓼蟲食苦而甘彼自甘之與人無與也必欲率天下人而爲蓼蟲悖矣尙書亟表己之儉故非戴轅之婦亦譏而亦忘之有所矜乎此者必有所蔽乎彼也故曰克己之謂仁

嚴蔽

某大府御下嚴巡鳳陽奚奴召諷者侑飲事發毀其頭鷩意以警衆也嗣後每巡輦奴挾妓而博弈索州縣錢箕坐大啖大府竟不聞袁子曰是嚴之蔽也淺者謹提其綱而網疎焉故常得巨魚或捉搦於鱗蝦則吞舟者逃天下人善不善而已其善者見一罪發卽一人死有所不忍則反務爲隱匿縱捨其不善者知罪小死大亦死均死也則寧爲其大以自溢於法之外而姑快吾意故橫益甚然則士之嚴將禁惡也而乃生惡慮失入也而反失出豈非有所蔽歟既蔽之將并其嚴而失之然則宜如何曰多其察少其發此御下者之法也匪重匪輕適協其平此用刑者之經也

釋名

名非聖人意也聖人者乘其時之得爲行其心之所安殁齒而已矣伏羲畫卦使民知陰陽蒼頡造字使民備遺忘非爲名也然則名何始曰自尙書毛詩始其人皆纂聖人情不能已然後詠歌而紀載之蓋以傳聖人之名而非自爲其名也故堯典禹貢關雎葛覃皆不著作者姓氏卽論語一書亦是孔子亡後弟子之弟子記之孔子所不知也使孔子若存若知之必不敎作也何也孔子望其道行則有之矣爲萬世師非孔子意也故作論語者亦卒無姓氏下此莊荀老韓諸書皆列姓名然而非聖人矣余每讀史書若三國若南北朝僅數十年而其間之英傑才俊可喜可愕之事繁富若此然則夏四百年商六百年周之末有世本左氏以前其時事迹俱付之冥冥可嘆也今儒生掘筲勳求傳後豈以爲夏商周千餘年之人皆不已若乎噫忽矣然則余之好有所著也如何曰蠶士無思慮之事則不樂蠶之爲絲也終日綿蠕不絕死而后已彼豈望人之朱綠之元黃之袞冕而被服之哉亦不自知其何所爲而爲之耳余欲明余之無所爲而爲之之意作釋名

釋官一篇送李晴江

必天官也耳目口鼻五官也公卿大夫百官也大官五官豈我有哉天與之百官豈我有哉人與之以偶然之有逢不可必與之數而又未有而求之旣有而呢之業已無有而思之是制於與不與也夫與不與彼又有所制也天制於氣數而不敢與不敢不與人制於天而不能與不能不與吾又受制於所受制之天與人而望其與覬其不與吁其惑哉雖然有天官而后有五官有五官而后有百官以公卿大夫易耳目口鼻愚者不爲也以耳目口鼻易其心愚者亦不爲也乃以公卿大夫之故而累其身并累其心是以千金之珠易土苴也李先生昔組鳴騶之乎中州不逾年解某其冠傫然氓矣則又搖組鳴騶之乎江南不逾年解某其冠傫然氓矣邦之人甚怪之甚避之子才子曳先生之背披先生之胸槃之乎項氏之園大暑日中而眄之曰噫先生其有道者歟始吾見先生之頭棗其蟬冕以爲頭無官也先生之身解其印綬以爲身無官也今日光耀先生之方寸蕩蕩然榮華之不知奧渫之不分然則先生之臟腑百骸俱無官也以無官之先生而人必與之官先生不辭以有官之先生而人不與之官先生不悔吾知之矣我之生也是天之有求於我也畀之耳目口鼻以粉飾太虛而非我有所求於天也我之仕也是人之有求於我也畀之爵祿車馬以受其利濟而非我有所求於人也赤子之哭不願生也初生之哭是則將死之哭非矣丹穴之逃懼爲君也人君之逃是則人臣之不逃非矣今之人已無求於先生今之天猶有求於先生於是有鼻而且甘乎椒桂有目而且玩乎白雲有耳而且耽乎松泉有口而且論乎是非而且耳不隨人聽目不隨人視四支不隨人約束臥可也坐可也居可也行可也一日可也百年可也不以百官病其五官而五官全不以五官病其天官而先生全言未畢先生蹶然興曰吾聞中民之士榮官吾非中民也

而子又寔稱

小倉山房文集卷一終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

文華殿大學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錢唐袁枚子才

乾隆元年九月十四日

今天子命　車駕　親臨大學士朱公第視疾又四日公薨　天子再奠於其第加贈太傅諡文端冬十月公長子通政使右通政必堦次子翰林庶吉士瑛輿櫬歸葬剛日已卜求文其貞珉以光揚休命枚伏考史冊堯學於子州父舜學於務成昭古之聖人皆有所從遊以增崇其欽明二臣者雖訏謨無聞而要其能爲堯舜之師其人必邁皋夔而上公奉

世宗詔侍　皇上青宮最久　皇上登極未一載仁言聖政重纍而下九州八陔靡不異音同歎熙堯舜復生然則公啟沃之功可以想見而公之風概又豈可求諸唐虞下哉公諱軾字若瞻號可亭世居江西高安縣公宮聲廣顙音中黃鐘鬚數十莖羅羅可數康熙癸酉舉人甲戌進士入翰林改知潛江縣事治獄忤總督某巡撫劉公殿衡至曰吾久聞朱令賢今觀所爭獄益信爲解於督臣而薦之遷刑部主事轉郎中督學陝西尹奉天再遷左都御史巡撫浙江　世宗登極累遷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故事宰相泄任必詣翰林衙門公去而復至海內榮之其撫浙也浙西瀕海衝洋石塘多風魚之災公從舊鹽倉淤中小亹渚夏蓋山功成堤壓大安其任風憲也大將軍年羹堯以大逆誅父遐齡年八十餘法當從坐九卿俱畫諾矣公不署名

世宗責問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錄年氏家見遐齡訓其子甚嚴子不能從以陷於罪罪在子不在父

世宗頷之遐齡竟免其辦治直隸營田也以滹衛諸河爲經以趙北口兩堤爲咽喉以挽引泉閘抵衛從

溉田六千頃其督振陝西也安流庸禁遏糴勸糶粟請留漕立醫廠增驛夫雨隨禱降民與災忘公嘗射味道神識凝然而於孜贊軍國靜密詳審朝廷倚如金城故爲都御史時請終父喪　聖祖勿許在營田所請終母喪

世宗勿許公雖斯徒跣洵溯力請至於批鱗叩閽者三四上黃門近御皆咋舌慙縮奪毀奏稿九卿大臣慰勸者相環而公陳之愈力萬不得已則引古墨經禮請從征西戎　兩聖人愛其忠雖須臾離因其孝重違其意乃　詔如怡賢親王居母喪故事勿朝會勿吉服勿補原官　國家有大事公卿詣廬中咨謀性介而和病門生某餽後公呼謝者再開封稱晨舉仍還之曰以束脩問先生於誼甚古受之無所爲非第書不云乎享多儀儀不及物惜禮未藏無辭於從故稱是之則已受汝儀奚必及物耶　今上在潛邸時聞公講生民休戚歷朝治亂尤悉既即位凡所陳奏無不張施公自知道可大行輸志弊謀如恐不及乾隆元年首陳除開墾者刑罰兩疏其他語祕外不盡知然公已七十二歲鬚顏禿且盡　天子恐用公晚一切大事虛己咨詢公亦忘身殉國竭蹇蹇之忠卒以成疾輔　新君九閱月而薨其遺表曰臣遭盛世入綸扉既老且疾口噤閉矣伏念國家萬事根本君心所重者理財用人而已臣核　國儲經費綽然後有言利之臣倡爲加增者幸勿聽之至於君子小人之辨尤易混淆倘嚮逆於汝心遜於汝志二語觀　皇上時以爲念則臣魂魄長逝永無遺憾表上海內傳誦之所著有春秋詳解三禮纂名臣循吏等傳夫人陳氏先公亡合葬某

銘曰惟天以　聖清有德篤生良弼惟　帝以聖相有庸恩始榮終奕奕太傅學爲儒宗視躬何約爻物何豐孤終既協陰陽就宮變調養痾休我王風凡彼百工俾俾衡衡成才之忌或器名之攻至於太傅而曰君子覓罔不僉同梁木壞矣心支明堂舟楫朽矣處海波之或揚讀公遺表惓惓　君王身墜泉底心立殿旁皋謨說命餘音琅琅配於　太廟祀於太學書於旗常葬於礁碻松柏丸丸羊虎趨蹌永峙一碑以伉五嶽

戶部尚書兩江總督高文良公神道碑

公諱其倬字章之先世自高密遷鐵嶺父濟庵累官口北道生五子公其仲也十八歲舉於鄉十九歲登進士入詞林

聖祖奇公狀貌欲試以外事會四川有獄未決　命公往訊歸　上問打箭爐形勢公口陳手畫說詳不煩　上器之命典試蜀中督學山西累遷內閣學士巡撫粵西鄧橫苗叛公單騎入寨曉以威德萬衆投刀乞降

世宗登極遷雲貴總督公奏西藏用兵中甸乃進藏咽喉請調鶴麗劍川兵鎮撫之開墾陸涼州屯穀儲偫改哀牢山土司爲流與苗大小戰三十有二所平魯魁茅洞諸寨所擒呼呼腦兒刀光煥等以功襲拜他拉布命番福建饑民變調公督浙閩公到浙即奏姦民不可不誅饑民不可不養請撥溫台倉穀七萬石運閩寬臺灣米禁濟漳泉二府　上從之閩人大和僨自朱一貴反後番不納餉小不順輒攻劫焚殺公立民夷界址碑移興泉道駐廈門設哨船巡之苗夷懾服生番阿猫氏反公遣臺灣道吳昌祚參將何勉從竹腳寮南投峙兩路進兵擒之　上聞喜曰卿在閩朕無南顧憂矣會福建巡撫某不識字見人倨忌者欲傾之密奏福建倉穀盡虧而公又與所親山東按察使門映棨私言江浙清查無益恐累民白奏之　上以公祖同官沽名罔上不道遷內大臣史貽直等馳驛料閩穀而調公督兩江會雲南普思苗叛貴州廣西猺獞應之乃　命公總督三省公到滇即率提督哈元生等討平之仍回兩江權巡撫事

今上登極公首劾淮關榷使年希堯人以爲仁者之勇尋遷戶部尚書入都過寶應薨諡文良年六十三公揚休玉色進止凝重目睛瑩不能逼視然長寸餘無事輒瞑開則精光射人性端靜包涵蘊含一本於自然入相對如臨山海光明之中廣大無所極每奏事　天語褒嘉或忤　旨日夕禍不測而公施施如

平時雖家孥賓僚欲窺公顏卜主眷盛衰不可得也　世宗深知公性寬不能挭之使奮代人匿瑕藏疾至累及終不悔然於國寬民寬大綱必舉且望重治行終長者故雖詔書迫責而封疆重任十三年如一日西師大事必密與謀阿喇納坦降　上問公公奏宜減兵不宜撤兵宜加戍糧以彈壓兀魯特喀爾喀兩部落降人和羅爾逃　上又問公公奏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宜撫其不逃者愧其逃者　上嘉納之孫文定公嘉淦少時殺人報仇公在學時爲脫其罪故終身執弟子禮惟敬李敏達公衞爲濮南布政使與安南爭鉛廠河　上切責公引咎絕不言李李感悟折節後李眷日隆　上疑公護臃問李李奏高其倬勤過臣太慎故少遲緩耳又短視終日腐摩文案生肉胼起可驗也逾年公入覲奏事畢　上命褫公衣公驚以爲將刑侍衞摩公胸奏曰李衞不欺　上大笑補熙提督松江　上猶慮公在江久不無稗政命補察劾　旨甚嚴補唯唯到江南聞人人稱公賢乃以實奏　上喜曰熙不迎合朕樸誠可嘉即遷總漕嗚呼公與補俱不可及而　世宗之神聖誠何如也公於學靡不窺天文地理皆洞悉而詩尤工所著奏疏十卷堪輿家言四卷味和堂詩集八卷行世繼配蔡夫人亦能詩公以定萬年吉地功賜男爵葬大興縣秀才營之原子某

銘曰奉山之靈崇朝而亙何即之不高而探之莫竟扶桑之枝浴日而行何風吹似柔而雷焚不驚惟公秉夷姤之性行恢台之政抒端右之才慰闔左之愛始任臧冠來扶王風赤雲旨頂素手捫空導帝九阬罔弗棣通悅卮來遐有聆其容歸邪星出白澤神通亂矛丈八鼉鼓一中使猓村狗國匪入餉封靡不讋蠢奪歷橫草成功徵衣勞旅其聲喝喝　帝曰汝太將年而弗操刺宜淬其鋒以持劍臘公拜稽首黎收而答臣持者心臣奉者法七年教民三吾先申百辟欽之高山仰兮九乾三之終德貴兮家象所迪高一丈兮所謂大臣蓋置以爲像兮

禮部尚書太子太傅楊公神道碑

乾隆元年九月禮部尚書楊公薨於位　天子震悼加贈太子太傅崇祀賢良公諱名時字賓實一字凝齋其先出關西明初以軍功襲鳳陽衛家懷遠徙江陰世無顯者及公貴三代俱贈如公官公湛深聖學自布衣至爲尚書言動措施敷奏一不外於孔孟以事被譴入懼且不測而公攜殘火治詩禮如平時　聖祖時宰相李文貞公嘗薦公爲第一流康熙庚午舉人辛未進士入翰林督學直隸典試陝西歸授直隸巡道當是時直隸無兩司官巡道司刑名所屬見憚迎奉者相考以多金幣出巡則餽夫錢驛致者重足錯轂而至公嘗切禁絕牢籠胥吏傜通食飲姦不得發每讞決多所平反居月餘天下稱其廉　上聞喜曰楊名時不特官清且好也遷貴州布政使尋巡撫雲南時征西藏滿洲兵集省城公慮擾民爲鬆茅葺屋徹牙門西廊使居而中爲以垣遮官巡之所其馬夏不宛暍順時戢士教民農桑穀畜饑寒者收穀之所劾官雖有罪必助其歸較巡道時尤多仁惠曰昔專平巡今兼平撫故也在滇二年而　聖祖崩　世宗憲皇帝即位雍正三年遷雲貴總督五年題豁鹽課獲譴六年受代公既以道自任不與時合或以危事中公新撫朱綱來鞫不得毫毛罪坐他事修城雍正十三年冬　今天子受　世宗遺詔即位召用向所廢謫故老大臣公首被召天下想望丰采滇黔人狂走懽告老幼相率觀公或張酒宴羅拜繼以泣至環馬首不得前既入覲　天子召對良久命以課皇子遣人才秩典禮數大事既出尋賜馬賜第時公年七十六矣以禮部尚書兼管國子監祭酒事初康熙時江南翰林非二甲前勿與公獨以三甲得故事直隸學政非宮坊不與公獨以檢討往至是　天子命公教習庶吉士時未館選而　詔先下公受恩三朝異數皆此類也公既用發陳利害諸朝臣言可採者爲代奏聞所定滇省事有弊即請報罷時　天子銳意太平於潛邸時深知公公亦感上責望重欲盡所學以報諸仁政將次施行而公遽病閱庶常卷勞悴手足痛　上醫問不絕公具冠帶望遺表薨壽七十七娶劉夫人無子以弟子應詢爲子葬某

銘曰何聖非儒何事非書學之不至或拘或迂道果能宏沛然有餘穆穆楊公其學粹如禮士敬客仁人貴際大賢無色大羹無味藹藹熙熙口噓元氣用之則行投之無戾　天子曰咨汝弼三朝如彼卿雲久爛丹霄惟汝余輔以師百僚伯夷彤伯班序顯毛公拜於殿民賀於郊惜哉冬日雖和晷短遡矣春風雖歸浮遊蒼蒼九乾茫茫五施兩楹兩廡魂無不之古書照石罔或褻治路過者勿馳大賢在玆

刑部尚書富察公神道碑

公諱傅鼐字閣峯世居長白山號富察氏祖額色泰從　太宗文皇帝用兵有大功子四人次子驍騎將軍噶爾漢輔　聖祖致太平生公公眉目英朗倨身而揚聲精騎射讀書日數行下年十六選入右衛侍　世宗於雍邸毖乘持盞不頃刻離雍正元年補兵部右侍郎年羹堯以大逆誅竄其黨公謂廷臣曰元惡已誅脅從罔治鼐事上久能知　上之用心倚諸公心知某冤而不言非　上意指諸王大臣以公語平反無算岳興阿者九門提督隆科多子也隆柄用時禮下於公公不往及隆敗公爲上言岳無罪　上疑公與隆有交故爲岳地謫戍黑龍江公聞命負書一篋步往率家僮斧薪自炊先是公在上前嘗論準噶爾情形　上不以爲然用兵數年所言驗乃　召公還予侍郎銜命往軍前參贊未行仍命入宮侍起居　上違和醫藥事皆公掌之十二年春命公觀兵鄂爾多斯部落中途偵賊數萬掠地西走公即赴拜達理請於大將軍馬爾賽曰賊送死可唾手取也稍遲來雖兵疲猶能一戰惟馬力稍竭願大將軍給輕騎數千助殲事成歸功將軍事敗鼐受其罪馬嘿然再三云不應公憤激自率所部出與賊戰大敗之獲輜重牛畜萬計卒以馬病不能窮追事聞　天子大悅賜孔雀翎移佐平郡王軍謀斬大將軍馬爾賽狗於軍會賊有求降意而在廷諸臣皆欲遣使議和罷兵　上問公公叩頭曰此社稷之福也　上意遂定即命公同都統羅密學士阿克敦往時戰爭連年虜氛積惡驚沙爲里皆沒馬首行者迷向認人畜白骨而行公聞命不辦巖徑上馬馳抵策凌部落策凌坐穹廬紅氍毹爲脩金龍蟠疊五尺高侍者貂蟬持兵女樂數行彈琵琶獻酒公從容宣　詔音響如鐘酋聳伏地觀者以萬計皆膜手指夾言曰果然中國大皇帝使臣好狀貌也　詔劃阿爾泰山爲界策凌曰阿爾泰不毛之地中國奚用且我先人披荊棘履血刃與喀爾喀爭來之地豈忍棄之公曰以爲若不念先人耶若肯念先人更詳昔我　聖祖征噶爾丹通好於若國若國主伐叛助順縛噶爾丹送來在途病死若國震於天誅即獻阿爾泰地方中國受之置驛設守已有年矣今猶以爲言是非背　大皇帝乃是背其先人豈非大不祥乎策凌語塞思以利害動公乃集十四鄂託十四宰桑合而見公曰議不成公不歸矣鄂託宰桑者華言十四路頭目也公叱曰出嘉峪關而思歸者庸奴也某思歸某不來矣今日之議非集萬世和好不集三軍暴骨一言可決而譊譊如兒女子吾爲而王羞也諸酋相目以退翼日策凌如約繕表求公　奏并遣宰桑同來獻橐駝明珠等物　世宗大悅敕詔下加公三級晉秩都統　世宗崩　今上登極遷刑部尚書以誤舉參領明山失察家人兩事落職入獄病吏部尚書孫公嘉淦奏請就醫私第許之薨於家年六十二葬西山獨樹里子三人長昌齡官編修次科占次查納俱有父風公寬於接下太雜剛於事上太戇伉爽自喜好聲矜賢簡節而疏目以故無卒不陂福與禍俱丙辰會試榜發公奏請搜落卷　上允之復取中三十餘人有廣東劉起振者年八十八以公薦入翰林爲一時盛事所居稻香草堂有白雁峰紫峰東皋南北諸勝積書萬卷招四方人與遊性理經史詩文醫卜日者悉萃集焉果親王任事時聲欬所及九卿唯唯公在坐侯王發聲聽未畢輒迎拒曰王誤矣王不能堪　世宗責公曰汝知果親王何語而又誤耶公亦不能答也

銘曰公如劍其下將乎誰不欽以其光乎卒以折奸乃剛乎迷陽迷陽傷吾足乎固不如赤堇之錫而脩山之藏乎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

禮部尚書王公薨於黃岡陽羅六十年墓無碑其孫廷泰來言曰先祖遺命弗爲碑碑缺至今廷泰出先生門下讀先生金石文字於古無讓然則安知非先人之靈不欲以姓名爵里草草託人必待後世之能與夫班馬爭者然後紀傳之耶銘我先人補子孫之憾先生其奚辭余諾按其狀而書之曰公諱澤宏字涓來一字昊廬家本瑯琊十世祖東平侯遷於黃岡公父用予崇禎進士任淮安推官內擢檢討以公故封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有子五人公其長也玉色揚聲風采儁異八歲侍封公於淮封公指簿案戲曰兒他日亦掌是乎公搖首別手一書曰兒讀此願掌此擲之禮經一部也翁乃大奇之年十四補博士弟子中崇禎壬午副榜當是時流賊四起黃岡氛甚惡公避亂九江路遇賊劫其家屬公逃深箐中三日不食譚爾恢者九江豪也夜夢朱鳳翔竹間旦伺得公餓色焦然憐而衣食之公說譚曰某祖父母父母俱陷賊中某義不獨生公仁人能活某一家乎譚問計公曰賊衆烏合無遠志又無刀斗之設每夕豬啼而醉必置酒高會乘其醉襲之克矣譚許諾料鄉勇百餘雜持鋤盾公操戈而先衆從之直斫賊營賊大驚手不及格皆逃公殺數十人扶祖父母父母出其他子女得脫者泣謝環拜求見主帥就視乃書生儒冠美而文者也時公年二十一矣甲申　世祖章皇帝登極天下大定公歸里讀書辛卯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入翰林督學京畿再遷吏部侍郎左都御史禮部尚書既貴爲譚爾恢納粟得官同知所以報也立朝專持大體御史某奏流人宜徙烏喇公不可　聖祖駁問公奏稱烏喇死地流非死罪果罪不止流當死死不必烏喇罪不當死故流流不可烏喇舉朝無以難事竟寢後　聖祖巡烏喇嘆曰此非人所居王澤宏其引朕於仁乎先是江西徵漕每米石輸水脚費若干相沿爲正供會江督奏入九卿議者多持兩端公力言洪都地瘠民貧除之便　天子以爲然歲省浮額十餘萬西

江税關舊設湖口湖口灘石森立商舟待驗往往漂沒公奏移九江嗣後泊者晏然無他虞往來商旅建生祠癸未以老辭位歸居金陵之大功坊角巾散服徜徉山水若忘其爲國老者然　鑾輿南巡公三逢盛典每見則賜坐賜御藥勞問優渥歸里以爲榮年八十三薨子六人長材升次材任己未進士官副都御史次材成官江西南康令次材獻材信材振材振即廷泰父也先娶陳氏繼周氏俱封夫人

銘曰天開虞廷先生鳳鳥來舞來儀爲國初老公之誕生神骨珊然禮儀三百幼顧學焉　帝曰嘉汝汝作秩宗爲帥以敬克相朕躬飄翟築饗罔或不供吉凶軍嘉必度於本末而後立喪公拜稽首舍舒急寵斟酌六典損益百王執大玢圭而佐烝嘗亦咸有一德以格於穹蒼侃侃霜霜清滑水止無赫赫之功不沾沾自喜老而安焉三山二水廷泰甚文貴中通理補徵元石永光鄉里祖德訪孫碑文助史公侯之裔必復其始

和碩簡親王碑

乾隆十四年簡親王神保往以事削爵天子命鎮國將軍德沛襲封王名德沛字濟齋祖福職罔封貝勒父福存封貝子王以嫡出應襲封鎮國將軍讓與從子恆魯而已託足疾入西山讀書世宗以某親王薦　召見問所欲曰願側身孔廟分特豚之饋世宗重之授兵部侍郎遷古北口提督巡撫甘肅今上登極遷湖廣總督調浙閩再調江南王面額無鬚髯頤留如矢道氣盎然服侍皆內監官者每見屬吏南面坐臨司以下長跪白事外於周孔仁義一不關口聞人善則信聞人過則疑以和顏接士士之曉經術能吏治者尤篤愛如子弟然甘肅欸收多不上聞王到兩月不雨報旱實振之甘肅報災自王始衙永樂道某修枕桿州於洞庭湖便文自營夫役多溺死前總督邁柱庇之某故大俠有氣力知王來必不

相容走關節京師凡貲人識王者聽請暫月以百數王積尺許一切不開視先劾奏某褫職拷問服罪然後聚而焚之御史朱續卓劾福建巡撫某受韶州守某賄　上疑不實命朱往會同王鞫時巡撫與太守俱未解任聞朱來欺其孤遣猾吏鉗伺之風影甚危人亦疑王與巡撫同城不先舉發而爲朱所奏必護前朱以小臣犯衆怒行萬里外勢必不能自脫王竟自伏失察罪奏直朱而置巡撫太守於法天下服其公越俗尚禨有五通神爲祟王毀其像將軍隆升貪縱王劾去之民大懽爲建生祠乾隆七年淮揚大水王慮漕粟往民不及炊乃煨餅千艘蔽河而哺兩岸噴聲若流菜色立變謂府縣放手開倉庫振寧役侵可宦領可務使恩流於民凡留養資送煮糜張廠加恤各色目纍不舉是歲奏動地丁關稅鹽課銀共一千萬官吏襲駭或色不相許王颯然曰堯舜在上必不以活民獲罪縱爲活民故罷歸於心不更安耶論者謂江南是年災實非常然數百萬札瘥捐瘠鮮溝壑死又不相寇災賊殺非王之勇不能肩非　皇上之仁不能容也議河事與總河高文定公不合召補吏部侍郎兼國子監祭酒尋遷尚書封王一年薨王宅心遊目恆在三代上入學謁聖必摩挲其俎豆鐘簴懷而慕思不忍訣捨居恆危坐番番雖矜莊而虛己己巳春嘗詣成均講大學橋門俯聽者千餘人皆悅服獨助教王之銳前曰猶未盡王請益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節要緊畢矣其本亂云云須重申之以見吾儒所以異於二氏之義王欣然下階三揖而謝助教者河間人所稱仲穎先生者也袁枚宰江浦時王過境儀從索供頓勢甚張枚以實啟王嚴檄禁督嗣後肅然以此受知尤深王所著有周易解八卷實踐錄二卷薨年六十九謚曰儀無子以從子恆魯嗣

銘曰彤魚昌僕分姓姬軒河間東平卓爾不群惟王兼之爲　國宗親聖涯稅駕元淵澡身吁茶萬物拱押天人純終領聞悟悟好學六爻陰陽三雍禮樂咸精其能爲民先覺洽日九披卿雲五朵高峯遙瞻皐於四海天災已極乃見　帝力　帝座雖通乃見王功華黎報王立廟烝嘗王不能到王在孔廟溫明祕器八綍龍輴同哀共嘆葬王幽燕遙知冢旁太極流泉定無雜草靈蓍芊芊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

枚幼時見里巷坐八九十翁說賢太守必曰魏公或新太守甫涖里魁過必問得如魏公否枚問公政何若曰公至海不波旱必雨浮糧捐盜賊竄野無停柩寺無少尼嘗過市有旗廝強匄毀器拆屋揃之不服曰我周山子也公怒命縛與後責將訴於將軍與夫急馳牽烈日中公賄賓謁廟故紓其道周山子不能堪叩頭曰願受公責毋訴將軍公曰公子安可責哉且公子世家知禮義當不爾必家奴教之耳枷其奴四十狥於市自後八旗肅然撫軍黃叔琳獲罪有蜚語構其弟叔璥爲御史巡漕過杭擾民民罷市世宗命將軍總督會訊訊日觀者如堵牆黃公囚服憔悴將軍呼三木脅之公率錢塘楊令歷階上抗聲大言曰府縣司地方地方市罷而府縣不知請先劾府縣再訊叔璥且　天子惟不信風聞故命大臣鞫竟若奏不實而周內之是欺　天子也竊以爲不可今孩兒老母萬千在庭下尋將軍玉聲一問則叔璥與府縣俱無所逃罪將軍目外望諸百姓匍伏呼曰如魏公言黃竟得釋公所行此其犖犖大者枚聞而識之後十餘年枚知江寧公爲安徽布政使得朝夕見矜寵甚盛公時年六十餘朴而和疑不稱其風力者蓋公之爵已尊年已高養愈粹也今年公薨將葬其次子內閣侍讀允迪來曰子先君竹馬兒童也長又受先君知然則銘先君惟子是屬枚皇恐辭讓懼文不稱德爲屬驪羞繼又思銘公可無愧詞而枚文或將藉公增重及按其狀而書之曰公諱定國字步于號恂齋大父諱壽官中書舍人居江西建昌之水斗營鼎革時守將欲屠營素善舍人給與箭一枝曰保而家舍人不可曰願與全營同死將誼而許之活者千餘家子方泰官禮部侍郎生公公舉康熙乙酉科登進士宰應城得民和他郡訟者走應城如鶩大府知之遇民變必檄公往雲夢孝感皆以守令故閉城罷市他官徘徊不得入望見應城縣旗幟呼曰我青天至矣皆解散羅拜事聞擢知霸州　世宗登極遷守杭州再遷河南按察使當是時督臣田文鏡政尚猛上奏令某括田勢倘張公首劾之田怒力未有以傷會調直隸與布政使張适拷人致死議伐罪謫

江先是兵部尚書傅鼐謫爲公到之前夕傅夢魏徵來翌日公至傅心敬之而未言亡何同步江上一丈夫來汲熟視公曰公毋姓魏乎曰然丈夫跪叩頭泣曰民冀州人也公刑我公不記耶公曰然則應恨我而何以泣曰民從人爲盜法當死公爲減流雖遣發公意猶若其不欲遣發者然故感公語畢再泣再叩頭傅亦愴然不自禁直前握手曰殺之不怨公孔明耳豈僅魏元成哉乃逆前夢大歎矣　今上元年公與楊名時魏廷珍等同召見授西安按察使大將軍查郎阿從蘭州歸衆官郊迎日已暮查下馬問誰是魏觀察公趨而前查手燭照示衆官曰此傅閣峯爲我言八年塞外友刑人而人慈者容顏尚未老也再陞山東布政使調安徽先是司胥居奇苛駁各屬冊籍公命代造檄發乃相視閣手州縣奏銷輒以尾數被部議公代解而償還之遷安徽巡撫入爲刑部侍郎再轉吏部以老乞休歸七年薨壽七十有八公在浙時浙有南北關南關素贏南司請撫臣入奏公在坐曰不可若以稅贏爲殿最則今年南勝北明年北勝南如物力何汪景祺以大逆誅子女坐流一女許配中表大府以無媒故欲坐之公不可曰中表爲婚何事於媒爲除其名其持大體如此夫人曾氏再娶蕭氏長子涵渾知鎮遠府孫若干以某月日葬某

銘曰一檄擒斬四十賊一歲殺虎七百隻公之吏術廉且傑赴道若渴義若熱即之溫溫如不克畏之烈順露之決西江之西巖巖石其生也榮處公碣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終

小倉山房文集卷三

文華殿大學士尹文端公神道碑

錢唐袁枚子才

乾隆三十六年二月文華殿大學士尹公薨於位天子震悼加贈太保諡文端崇祀賢良次年三月公子慶玉等扶柩葬於遼東遵公遺命屬勿爲碑其門下士袁枚泣而言曰古勳華之盛皆於皐夔之訏謨中見之我國家治隆唐虞天生文端公熙 帝之載垂五十年四夷九州聞公慕公萬頸胥延矣倘生平忠勛灝然就湮於公謙德可也其何以佐 聖清之光明哉第公奏稿焚密勿諮外罔聞知而枚又生晚辟能記憶謹就受業以來隅坐時齒牙所及諸軍民吏所祝稱者鋪揚之以礱於貞石或亦左氏所謂遠而道者耶諸公子曰唯唯乃撫其梗概而銘之曰公諱繼善字元長晚自號望山滿洲鑲黃旗人世居遼東父泰能祭酒家居 世宗爲藩王祭長白山召與語悅之問有子仕乎曰第五子繼善舉京兆曰當令見我及公試禮部將謁 雍邸而聖祖崩 世宗即皇帝位乃中止公亦登雍正元年進士引見 世宗喜曰汝即尹泰子耶果大器也選入翰林而召祭酒公爲工部侍郎尋遷東閣大學士怡親王請公爲記室 上許之天寒衣羊裘從王王憐其貧賜青狐一襲奏署戶部貴州司郎中當是時廣東總督孔毓珣與巡撫楊文乾不相中舉高廉道王士俊者楊所薦也飭楊入覲劾王下獄公承 命往鞫得其情 世宗深嘉之未復命授廣東按察使甫抵任遷副總河未半年遷江蘇巡撫仍兼河務尋時雍正六年也江蘇漕政玩弊公奏衛丁州縣貽各有需嗣後請米一石收費六分先給官丁使無不足然后一裁以法又奏平糶羨餘非公家之利應存縣庫又奏撤水師營而增沙船巡海又奏鹽院伊拉齊不法詔褫職鞫問 世宗恐允所請懼聲按於衙七年署河道總督九年署江南總督未一年雲南元江普洱反調雲貴廣西三省總督公白皙少鬚豐頤大口聲清揚遠聞睛紅瘢如硃砂鮮目秀而鬚長寸許釋褐五年即任封疆年裁三十餘遇事鎮獨犀剖八面鏊敵而和顏接物雖素不喜者亦必寒暄周旋常一月間兼攝將軍提督巡撫河漕鹽政上下兩江學政等官九印彪列簿書填委而公判決恢然無猝容亦無驕色猶與諸生論文課詩以故民相傳折服聞呼驛過爭欣欣然走一二里道與望影以爲天人其督南河也 上命開天然壩公不可適浙督李衛入覲過清江傳 旨飭且云衛已奏明黃水小開固毋妨公覆奏李衛不問河身之深淺而但問河水之小大非知河者也倘河淺壩開宣流太過則湖水弱難以敵黃之強方草奏時幕中客齊爲公危有治裝求去者公不爲動 世宗嘉曰卿有定見朕復何疑 御衣冠賜公而加公太子太保其調雲貴入覲也江南災河東總督田文鏡欲考所屬之豐請漕東粟助振按察使唐綏祖密奏東省亦災粟宜留 世宗問公公奏如綏祖言 世宗曰如卿言山東諱災第綏祖由文鏡所薦不宜異議公曰臣聞古人有申公黨以報私恩者若臣作田文鏡只知感愧不知嫌怨時唐綏祖幾不測以公解得免而公初不識唐也公既到滇知前督高其倬雖受譴而老成有識乃虛己諮詢高亦感公意備告欵要遂率總兵楊國華董芳等分路進兵破之擒其魁老幣小等元江平今 上登極之二年補刑部尚書四年教習庶吉士五年總督川陝八年江南災調兩江十三年調廣東不果補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金川用兵乘傳與忠勇公傅恆詣軍前受降畢仍督川陝十六年調兩江十九年河決 命督南河河平 命視師伊犁半途追還仍督兩江二十九年 上召公爲壽七十賜讌於第拜文華殿大學士仍攝總督次年還朝相 天子七年薨公毅而能斷機牙四應 上深知之凡糾紛盤錯事他大臣能了者不命公既命公則皆棋危枰險萬口禁聲人方怯公無下手處而公紓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帖妥又如東風吹枯頃刻改色凡一督雲貴三督川陝四督江南而在江尤久前後三十餘年民相與父馴子伏每聞公來老幼奔呼相賀公亦視江南如故鄉渡黃河輒心開隨入閣時吏民環送悲號公不覺悽愴傷懷過村墟野寺必流連小住慰勞送者不侵官不矯俗不嗇怨不通苞苴嚴束傔從所過肅然將有張施必集監司以下屬曰我意如是諸君必駁我我解說則再駁之使萬無可駁而後可行勿以總督語有所因循也以故公所行鮮有敗事所理大獄雍正間江蘇積欠四百餘萬乾隆間盧魯生偽稿及各郡叛逆邪教等案皆株引萬千而公部居別白除苛解嬈不妄戮一人先是十六年 天子南巡黃文襄公盱衡厲色供張辦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公三迎 鑾熙熙然民不知徭役供張亦辦人以是服公之敏也公清談于雲而尤長奏對 世宗嘗詔公曰汝知有督撫中當學者乎李衛鄂爾泰田文鏡是矣公應聲曰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亦不學其愎也江蘇布政使某妄奏司胥侵歷年正供自矜嚴察公偏劾其寬縱曰某既知庫虧百萬而不能科別窮治何耶 上意釋命大學士劉統勳會同按覆事果虛俗傳公貌頹佛而不喜佛法聞人才後進則傾衿推轂提訓摯挈每公餘一卷一燈如老諸生寒暑勿輟詩成喜人吟聽至頓挫處手爲拍張或半字未安必嚴改乃已以故清詞麗句雖專門名家自愧不如 上嘗下詔云本朝滿洲科目惟鄂爾泰尹繼善二人嗚呼榮哉故事宰相抵任在翰林衙門公入相時所坐處即公先人之位公母徐氏側室也以公貴封一品夫人公側室張氏以第二女爲皇八子妃亦封一品夫人充丙戌會試總裁先一年而降 旨皆異數也公本姓章佳氏先娶鄂氏再娶鄂氏俱封夫人子某某

銘曰一事未行權聲雷鳴問厥所由相感以誠一令裁布趨迎滿路我知其故信之有素大哉夫子金粹玉溫仇怨低首羌戎扶輪五行中土四時中春惟其育物所以歸仁公嘗訓人人如燥地不留有餘鮮不頭蹶人亦指公如大樹安寢其下使人可據羊腸犖确公能游之虎目獰獰公能伏之玲瓏藏兵公亦鑿之摘果未熟曰且留之及其穀矣轉相咨矣公亦無言笑而受矣昔且彌綸乃誦乾乾日稷扶我皇風大鐘勿考大廝勿表官久胡貧惟天了了十事要說姚崇忠愛公欲云云探懷存心元齡遺表諫征高麗公覓生前抗顏陳詞易簀猶覗殘編斷紙曰性所耽惟文與史七十七年大星歸矣如待宣尼可止則止有子十三鄧家金累罔不束修教詩說禮遂水湯湯繞公墓塋江水悠悠望公來遊二水之間知公俱到所到孰多江南有廟

武英殿大學士忠勤伯太保黃公神道碑

公姓黃名廷桂字丹崖正黃旗人年十九以材官引強從聖祖出塞獵控飛猱落雙雕者二十餘年

世宗登極授宣化總兵四川提督甫至官即奏設局辦治槍礮鉛丸時西土無事而公豫籌同仕者笑之未幾西藏阿爾布託反公往敵下敘川軍容山立賊大驚散走事聞 世宗知公可大用命討雷波土司楊明義等擒其魁餘黨悉平亡何滇苗阿驢反圍參將謝某於赤衣寨七日公率兵入大小涼山攻殺降下之乃還秋滇省烏蒙又反公軍川滇接壤處四路堵遏卒縛其酋 世宗大悅命總督四川川省地丁每兩耗二錢民苦之公請每兩減一奏上報可即

今皇上即位之元年也俄而總督缺裁署天津總兵遷古北口提督再遷甘肅巡撫其時邊省倉空地瘠饑新渠寶豐幾不毛矣公符縣買籽種耕牛招民授田浚昌潤渠灌之行二年兩邑富如初十三年春署陝甘總督冬調 江南十六年仍調陝甘十八年調四川二十年加太子太保補武英殿大學士仍督陝甘當是時 國家念達瓦齊方開關伊里威震萬國而投誠之阿睦爾撒納叛入哈薩克回鶻騷動伯鄂容安兵部尚書班第死之 天子震怒命大將軍永常兆惠等相繼出兵公以爲先安內而後攘外外夷跳梁國無大損若因軍需擾騷致內地有事則金甌玷矣乃命運糧車十家抽一厚其值齊帶什物貿易民踴躍爭先恐牛運妨農奏買縣分布口內外民耕如常又以爲凡事豫則立糧待餽而後運則士饑馬待缺而後補則戰翮乃命安西至哈密沿路開池畜豆馬到行且喂以故馳千餘里愈壯駐防置站月

需米數千日費前撫蘭時曾買穀三百萬石分貯河東西正爲此耳識者方知公遠謀董安於不是過也逆回已瑪等叛截臺驛信不通沙克都爾慢吉一支就振蘭州逼近肘腋巴里坤大震公遽發兵三千餉撫之奏出半月而命下如公言布政使蔣炳共事蘭州公檄令回蘭州督振奏出四日而命下如公言公又擬奏大將軍兆惠以孤軍守阿克蘇無益宜早令回軍相機再進奏未出而命下如公言公每有謀箕動符 聖意雖隔萬里如在目前以故眷寵日隆加太保封忠勤伯世襲雲騎尉賜紅寶石頂四團龍補服公素患咯血既理軍務中夜輒起或張目達旦致積勞成病病劇囈語猶以馬駝糧運進剿擒賊諸務喃喃不絕官吏文武縱橫環聽爲之涕泣漏下一鼓而薨年六十九 天子震悼賞賻無算柩還 車駕親奠誥文褒崇祀賢良公陰重強毅常稱事矣主有法若先有市惠好名黨援諸病爲 上所知便行一好事不得故生平寡笑語所在芒角事以招怨謗忤懷貴爲務孤行一意奉 主而已及事關重大旁人平素舒緩邀名者束手不敢動而公輒以二疏得之或直陳其戚里或保留入於臨斬決時或請豁軍需數百萬奏上即行海內駭服貌清奇長身鵠立額上瘢起如佛頂懸珠者然見屬吏無溫顏質詰其過高坐不冠斜睨而涕唾司道以下寒毛惕伏甚至股弁然容人強項愈駁辨愈喜理屈則從之或以此受目色督西川是外夷准噶爾入關禁茶有誤奏入寇者 天子命公發兵公封還詔書奏不可已而果以誤聞調肅州馬駐防兵命將軍勢或不時給公奏之 上命滿洲三品以下官許公杖決由是令無不行居恆無他嗜好放衙畢手通鑑一編而已子一人某福建糧道先公卒以某年某月葬公於某

銘曰吾未見剛次莫如猛惟我文襄秉此以還起肅化終涼甘利西北不利東南莫獅獨付摧楷貉子過老羆臥天縱其鋒爲李橫衝孤搴紅日以行於空如繫虎髯牽不得動嗚呼竟以始終世之過入不厭影

而光豫奪常者其視此碑表之穹隆

文淵閣大學士史文靖公神道碑

乾隆五年 天子命刑部尚書史公教習庶吉士枚習 國書免課而公命擬奏疏一通褒許甚盛嗣後趨困吏不待啟輒入得與聞 本朝文獻 仁廟 世廟兩聖人所以致太平之隆與公生平受知恩遇談洋洋盈耳於古大臣中酷愛姚元之籍自況也後十年枚再拜公於 賜第時公已作相而枚起病入都公教之曰聞汝宰江寧有詩政誠不負所言惜杜牧之未免風流耳遺到者宜戒也嗚呼言猶在耳而公自此訣矣今年五月十三日公薨於位 天子贈太保諡文靖命翰林立傳樹碑於墓公之勳 天子爲揚其聲光銘公者有大手筆在何俟門下一舊史官哉然弟子傳其師各有所心得而不能自已謹廣其事於狀外而擬爲銘曰公諱貽直字敬弦號鐵崖系出東漢溧陽壯侯世居湖埭里徙夏莊父夔官宮傳以文學清望伏海內公貴贈如公官公十歲能詩十八舉京兆十九登進士入翰林典試於滇督學於粵所至有聲爲掌院湯公右曾所抑由檢討而贊善而論德而侍講而庶子而學士優游清秘不遷一級者二十三年雍正元年大將軍年羹堯平青海歸勢張甚黃韁紫騮絕馳道而行王公以下膝地郊迎年過目不平視獨公長揖年望見大驚遽掖之下曰是昔同年鐵崖耶扶上己所乘馬而己易他馬並轡入彰義門翌日補吏部侍郎尹順天 世宗寵日三接咨詢優獎公亦布露所蓄勤施於四方乘傳訊淮平道王寵閱令梅庭謨清釐直隸河南積案甄別閩省官雖事祕外不能知而考覈平反輿論翕然公在 世宗時總督福建再督江南授都御史巡撫陝西在今上時總督湖廣再督直隸加經筵講官戶工刑兵吏五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吏部尚書公生而

術通神識超妙周巡六曹出入九鎮又復六十餘年以故所涖處如日破黑湯沃雪批亢擣要動中機宜常言天下辦事人多解事人少深刻非明察弛非寬交際非私協恭非黨故公爲政行己無心寬猛恥矜善康一以持大體安社稷爲務先是戍臺灣兵武弁送往勒索番社頗擾公改委漢鎮木櫻縣遂絕漳泉卑溼穀朽公奏臺灣例給兵米即以四府穀運廈門嗣後無角尖耗西安無邪倉公糶軍需剩穀十六萬爲此歲餘屯民受振如一昔盜池賓山據梘頭山叛稱十稔未平公設方略命總兵李椅擒其魁餘黨悉散容美土司稅輕改歸流後稅增公請仍征原額撫猺歎呼聲直隸未半年所題結事九千六百餘 今上登極公首奏停開墾以杜浮冒禁勸捐以正國體循資格以息奔競用科目以重科道吏禮四衙門疏數千言 上在藩邸習聞 世宗稱公及是愈信其賢悉允所奏因公入謁 梓宮召見溫諭良久賜 世宗所遺鵝黃蟒衣四團龍補服曰此 先帝意也今朕君臣所共事即 先帝事也卿其始終一致公感謝嗚咽 上亦泣下不止公清標玉立眉目如畫舉止詳雅靴塵不沾衣圭袍程式皆內裁性強記尤善清言雖非詩危論必多譬引饒風趣每早朝立宮門槐柳下諸王貝勒卿貳翰詹環聽鐵崖相公道 三朝舊事耆臣言行以至輿服車騎之微適羅縷明暢如鳳鳴九霄下風傾耳聞所未聞他大臣或懼言溫室言吶吶不宣而公肆意遷詞談噱流速忌者亦不能中也乙亥歲次子奕昂娶甘肅布政公通書於巡撫鄂昌事聞 天子休公於家公出學舍後未嘗家食至是乃得掃墳墓到兒時釣弋處召族人數千分俸置酒爲二疏故事里中負襲笠者見公鄉音如故嫺睦有加歲從從奔趨來看真宰相乃未幾而 天子南巡仍召公入閣矣公尤長奏對年羹堯伏誅窮治黨與 世宗問汝亦年某薦乎公免冠應聲曰薦臣者年羹堯用臣者 皇上 世宗默然常奏事拜起舒遲 上問卿老矣乎公曰 皇上到臣年當自知之 上大笑時公年八十一矣公少時撤金蓮燭成婚中年督兩江開府鄉里晚年再宴鹿鳴瓊林周科甲六十年之數 天子賜詩褒美觀 太后萬壽入九老會圖形內府近古以來所未有也

上察令張球誣陷同官邵言綸總督田文鏡庇之 世宗命公往豫案覆發其奸田大懟大學士邁柱請開歷丹河運米公力持不可浙督李衛約爲兄弟公嫌其不學也謝之三人方柄用時攖其鋒者皆僨公獨棘棘不阿其守正如此晚年 恩禮愈隆肩輿入紫禁城陪祀不與大寒暑不入閣湯沐小休即賜物賜於家患風熱數月曰吾本無疾而此中竭矣即鞾道裹冕子三人長奕簪官翰林次奕昂廣東布政使次奕環知潞安府夫人許氏先公卒合葬某

銘曰天球河圖西序雙陳阿衡太師朝不兩人奕奕史公維嶽降神道嶓風骨華重冠巾天生公來作亡官表表上頭銜公身可考 帝賜公履作九州圖圖中禹甸公趾馳驅勿矜勿隨有猷有爲雷霆之下歎笑指麾乘老稚容黃扉供奉 主聖臣逸物希衢事路西盤匜簋杆蘋蘩但陳於庭四方風動何必琱琢再嚼其用伏波談論王公意消奚斤老去乾說先朝八十二年委化而卒帝子奠酒千官執紼太常大孫與國無極惟予小子奉 詔受經隅坐請業有訓則聽褒其文才揚於王廷小謫蓬山公爲溯昇望窮淵池以振馭聲一朝星隕吾將安仰絲竹前生山河音響見而知之典刑未爽私製碑銘以質泉壤

廣西巡撫金公神道碑

乾隆元年春枚起居叔父於廣西巡撫金公幕下見公公奇枚狀貌命爲詩大異之當是時 天子詔舉博學鴻詞之士四方舉者無慮累數人多老師宿儒公獨專疏一奏稱某年二十一歲賢才通明羽儀景運應此選克稱語多溢美天下駭然想見其人廣西自高爵以下至於流外驚來問訊亡何枚報罷公亦以事去官後二年枚乞假歸娶拜公於安慶曾日暮天大雪公聞其至也喜曳杖走出及門迎且笑曰果然翰林耶枚再拜公答拜命入見夫人五年枚再入都公之兩子來曰巽玉振不孝不能延先君之年今先君棄養有日矣惟貞石之未鐫翰林其銘先君哉枚乃泣而言曰公仕宦垂三十年然業若干枚與兩郎君俱年少知之雖文之尤雖然就所聞以光幽宮翰林事也亦門生志也不敢任亦

不敢辭諱按公諱鉷字震方一字德山祖友騰本姓金襲明金華指揮世居山東登州流賊破城友騰死之存三歲兒名廷祚太夫人余氏將死屬諸側室趙氏曰守節經也存孤權也我行經汝行權趙氏泣而領之挈兒至遼陽轉適郭氏既長從　本朝入燕歷任工部侍郎生公及公貴始復姓公通易理善兵法爲粤西布政使奏州縣向例雖有繁簡兩調而於所治處分析未備則人地難相宜請分衝繁疲難四條許督撫量才奏請　上嘉納焉今直省所行自公始西隆州八達寨苗反公討平之奏免泗城六年舊稅以汛兵少粤土蕪不治乃行屯田法設都司官駐柳州與民牛招之耕教之技勇每名給水田十畝公田一旱田三十畝公出一存公田租於社倉行之朞年粤萊田萬餘於是天下人皆曰公以一廣昌知縣蒞任五年蒙　世宗皇帝擢太原知府纔三年遷廣西按察使纔一月遷布政使纔三月遷巡撫今入粤者望氣葱葱然政行民和大異疇昔然則　世宗非用人之難也其知人之深也公之自太原入覲也方廷議耗羨歸公公奏不可　世宗不悅曰朕已定養廉矣汝在官私官乎公叩頭曰臣非爲官游說也從來財在上不如財在下州縣爲親民之官盡使留其有餘養廉者養其家使知廉恥也家有大小所定數詎能皆足一遇公事勁致倘張　皇上之意豈不曰凡是官辦皆許開除正供但從司院案覆以至戶部層層隔閡報銷甚難從此州縣恐多苟且之政　皇上意在必行臣請於廉外多增公費或存縣或存司倣北宋留州之法庶於事有濟會左都御史沈近思持論與公合　世宗乃勅山西巡撫核公費章程巡撫希　上意定數較他省爲優公撫廣西九年　今上登極召補刑部侍郎治行時印務借司庫千金後任巡撫楊超曾劾之罷職離治所月餘楊猶摭不已　上怒曰朕以金鉷撫粤久恐有他故故置之獄今楊超曾數來奏搘摭細事是金鉷平日無可參也免鉷罪以所借銀賜之即日釋公於家五年春薨從

天子念公賢授河南布政使吏部以爲公存也文書下其家叩門不應鄰一叟出曰公亡三月矣乃奏明收　詔嗚呼罪之罪也害之者必有人而公以加擠而得脫黜而起也起之者必有人而公以身死而得官然則公之孤直與　天子之明聖可以見矣性仁儉而靜嘗古鏡一枚擊之以招僮豎侍者聞鐘聲始往遣人至大同買妾臨爲宦家女厚其資歸之嘗謂雲貴總督鄂公爾泰曰改土歸流非計也異日當思我言公享年六十有三先娶戴氏再娶陳氏俱誥封夫人

銘曰得一少年薦於皇天我愧賈後公居吳先公之勳旬宣海所知灘水湯湯我初見之牙旗雨收南衛齊長每接從官稱窮廝旁口畢王事誦我文章行止饑狀猶屑夸張辦裝非過借祿非貨受彼擠擠甘茲折挫　天子有恩用公之魂豫民泣溯待公不至僂指平生第一知己豈圖報公如是而止嗚呼蒼天使我如此我心匪石墜於泉底

湖北巡撫唐公神道碑

惟唐氏世居海陵再遷揚郡唐公季如知鹽山縣鼎革時輸金贖兵中子女天祐有德大昌厥宗再傳生公公行六諱綏祖字稼懷號義村諸昆歷翰林視察司馬諸官而先生官尤尊舉康熙丁酉科舉封邱受知河東總督田文鏡從縣令遷歸德守濟東道山東按察使田以苛廉聞天下而公又精神淵著修下而馮人皆見畏之以故共事者爭相搆嫌凡四落職三對簿沒產頌繫勢洶洶疑不能再脫而公卒無恙卒起用以官壽終知封邱時兩漁戶報盜失一衿一斧公疑之拘漁戶往勘漁戶即盜也柘城盜供火伴某公疑之命侍者易衣就質盜指曰是也公大笑鞫之乃爲役所教並盜非是守歸德時睢縣民羅二被殺妻張氏訴賀某仇害獄已具矣公廉得張與叔姦手絞其夫賀得釋聊城民傅世友擒兒摘裘傷臥道旁過者詢之曰俺兒聲終氣絕人縛其兒嗚官獄已具矣公廉得樹上所毆呼俺兒者蓋其子也兒免極刑爲山東按察使時鄒城某殺人詭家奴自縊獄已具矣公疑券所縊他奴死者故石匠非奴也毆非縊也冤始雪爲廣西布政使時粤西桑江苗叛撫軍猶僞軍師黃某議遣官招安公不可曰彼若執官而欲易其軍師奈何遂進兵既而識者言苗已張網待矣撫軍欲遷外城民爲堅壁清野計公不可曰苗不渡會城也若遷民而示之弱將薄城矣從之苗果平公雖出田公門而遇事不阿江南災出奏運穀助振孝東省之豐也公密奏東省亦災穀宜留

世宗疑公負田恩沽名命白衣領職漕粟江南會雲貴總督尹公繼善入覲奏山東災重於江南事得釋入爲太常寺少卿　今上登極出爲廣西按察使尋遷布政使公在山東時劾濟南知府金允彝後金弟榮爲桂林同知搆公於撫軍伺公入覲劾公公歸官罷家籍沒矣　天子命廣東總督策楞往訊事得釋起用爲浙江布政使浙撫常安因災公爭之常爲總督喀爾吉善所劾疑公反劾公公官罷家籍沒矣　天子命大學士訥親總河高斌往訊事得釋起用爲江西巡撫調湖北布政使嚴瑞龍老而耗公不禮焉嚴搆公於總督永興劾公公官罷家又籍沒矣　天子命河南巡撫鄂容安往訊事得釋起用爲西安布政使未二年薨年七十嗚呼非公清節無虧百務有條必不能行險徼如康莊至於再至於三循環終身而無咎非生遇　聖明亦不能太陽麗空沉冥必害然公能知人用人能得人死力在朝卿貳在外岳牧州郡其賢者有意氣者雖不通縞紵序次勸褒入子苟有才必折節下之噓枯吹生悱惻肫摯未幾所目色提掣雲霄豹變百不失一雖日者筮人皆有愧不及而公亦頗以能相士爲己任枚弱冠試鴻詞下第落魄長安天大風雨衣單衣謁公於順治門里第公與語奇之次日屬今學士朱公佩蓮來欲妻以女枚以聘定辭而公憐之每過必賜食且撫其背曰毋寒乎每暑必賜浴且以指撥盆曰湯未溫宜少待是時公爲太常卿朱公亦未第事隔二十三年至今枚爲人言猶泣下公葬邗江某原夫人吳氏祔焉子三人長晟衡官同知次倫衡官南安知府再次秉衡蔭生

銘曰誤海爲深疑山必險闢者嘲嘲使公屯邅公曰聽焉禮義不愆福自天祐禍爲道遣人望巨航忽沉忽漾誰知舟子其心蕩蕩人聲囂囂忽涅忽磨惟其如斯光乃益多坐如舒雁行必圈豚言無枝葉腹有精神以人事君可謂大臣而況其才抑忽紛綸謂余不信視此銘文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孫文定公神道碑

公諱嘉淦字錫公一字懿齋故爲太原縣民自代遷興居邑之臨河里父天繡以俠聞殺人吏持之急公年十八與其兄日行三百里出奇計脫父於獄中康熙癸巳進士雍正元年公以檢討上封事三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

世宗壯之立召對授國子監司業遷祭酒再遷順天府尹工部侍郎先是工部吏奏銷爲姦公領工程科比而先以物價咨外省督撫臨期料覆拔籍而已吏相弔於家十年遷吏部侍郎仍兼祭酒事爲教習某

世宗不用公爭益堅　世宗擲紙筆與之曰汝書保狀來公持筆欲下大學士某呵曰汝敢動　御筆乎公方俯捧筆叩頭　世宗怒反縛置獄擬斬已而謂大學士某曰孫嘉淦太戇然不愛錢可銀庫行走公出獄不抵家徑趨庫所果親王疑公故大臣黜必嗛於懷不屑會計事又聞蜚語謂公沽名收銀有縮無羸乃出不意突至庫視公公方抱持衡傴僂稱量與吏卒雜坐勞苦均共問所收銀有不足平曰某所收別置一所請覆之王喜權良久無絲毫縮羸如衡而止王大奇之即爲轉奏　上亦愈重公命署河東鹽院　今上元年擢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大旨以爲人君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自是之根不拔則機伏於微而勢成於不可返黑白可以轉色東西可以易位臣願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引文王望道未見孔子可以無大過爲喻　天子嘉納之遷刑部尚書三年轉吏部尚書總督直隸直隸旗民雜處多豪强聞公往先聲讋服引水漑田開五百八十支河使溝水通道道水通河河水通淀交注遞洩無所滯留晉州小兒被殺同村紀某衣污豆汁有司誤爲血刑訊誣服最後眞定府知府陳浩來白公而勾決之　旨已下公奏雪之又奏直省酒禁太嚴以日用飲食之故使天下騷騷非政體也弛之便一時解縲紲者三千餘人又奏給旗人屯田墾治古北口山海關外荒土數萬頃六年調湖廣總督前撫開橫嶺三洞議者以路太險欲棄之公曰此

地於國家原無所可惜但諸苗俱入版圖而獨留此巢穴或不逞者聚爲則震驚竇靖城綏矣奏設參將募兵鎭撫叢峒廓然調撫福建以前孰糧道籌濟世事不實死九年冬補宗人府丞公請老許之十四年召補副都御史尋遷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公內峻外和相對者如登泰華坐春風非不陽和熙熙中在顏間而業已將入對青雲上雖有下界謠諑語不特不敢出於口亦并不能生於心好靜坐退食之餘一經相對兩朝 聖人知公所學深能扶文運故 命再督學五典鄉試兩總裁禮闈四任分校再領成均再任翰林掌院教習庶吉士充經筵講官行走上書房又 命日進經義一章纂毛詩折衷成復 命註易傳象爻甫畢而公病矣門下士卿貳百辟布列中外銘旌歸送者縞素如雲朝爲之空彰義門內外車馬塡塞數十里皆哭音以過喪 天子震悼 命皇子奠酒諡文定公既負直聲履蹈厓起晩年物望愈隆朝中略有建白天下人咸曰得非孫公耶遂有匪人僞奏疏一紙語甚悖託公所爲窮治經年裁得主者名天子知公忠無他賜籲遇從令而公終不自安以爲拾他人而我假必其致之者有自自此食不甘寢不寐情懷忽忽一切所以補塞愛參密勿者彌口不宣即家庭間亦寂然無復聞知故所狀公者止於此薨時年七十二子孝愉蔭刑部主事葬某

銘曰鬱鬱崵谷卿月孤明峨冠烈朝儒者孤行穆穆孫公惟嶽降靈目營四海心醉六經撫剛爲柔惟誠故形三揖在下九奏在廷咸有欽式閨手仰成北鎭幽燕南臨荊楚如泰山雲膚寸而雨 皇帝曰來卿擧如古古聖有作交朕與汝汝其發明朕爲汝主公晝夜領籲精思探取易極道藏詩窮齊魯宵夢孔周日賀羲爲每奏一經黃封旁午孔明淡泊豈惜登聞無如民愛溢美紛紛以致名尸走索其門讕語寬言直達九閽 帝曰徐之俾是究是陳鏡湛愈瑩絲漉愈純保一个臣終始於恩惟予小子受知最早欲永公名金石是考所聞者稀所覩者少嗚呼恐大行山高不如華表

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沈文愨公神道碑

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七日禮部尚書太子太傅沈文愨公薨於家余之科同年也故其子種松來乞銘余按其狀而不覺嗚咽流涕曰詩人遭際至於如此盛矣哉古未嘗有也在昔卿雲賡歌則有八伯首起居歌則有皐陶鶱阿矢音則有召公其人皆公侯世卿非藉詩進者唐人或以單詞短句受知而目色偶及恩眷已終即晚遇如伏生桓榮亦不過蒲輪一徵几杖一設而其他無聞焉惟公以白髮一諸生受 聖人知三十年位極公孤家餐度支遠封榮祖近蔭賢孫薨後 皇情紓眷賜諡賜祭賜葬賜誄附太子太師崇祀鄉賢嗚呼如公者古何人哉古何人哉然而皆天也非人也公諱德潛字確士自號歸愚吳郡長洲人弱冠補博士弟子丙辰薦博學鴻詞廷試報罷戊午舉於鄉己未登進士入翰林壬戌春與枚同試殿上日未映 黃門捲簾 上出賜諸臣坐問誰是沈德潛公跪奏臣是也文成乎曰未也 上笑曰汝江南老名士而亦遲耶其時在廷諸臣俱知公之簡在 帝心矣越翼日授編修屢和 上詩稱 旨遷左中允少詹事典試湖北歸 召入上書房再遷禮部侍郎校戊辰天下貢士公自知年衰薦齊召南自代而已請老 上許之命校 御製詩畢乃行 上賦詩以賜曰朕與德潛可謂以詩始以詩終矣辭後晉秩宗凡三至京師祝 皇太后 皇上萬壽入九老會圖形內府而 皇上亦四巡江南望見公 天顏先喜每一晉接必加一官賜一詩嘻乎海內儒臣耆士窮年兀兀得 朝廷片語存問覺隆天重地而公受 聖主賜詩至四十餘首其他酬和往來者中使屑項相望不可數紀常進詩集求序 上欣然許之於小除夕坤寧宮手書以賜比以李杜高王海外日本琉球諸國走驛爭求沈尚書詩集盛矣哉古未嘗有也然公逡巡恬淡不矜矯不干進不趨風旨下直蕭然繩床皂帽如訓蒙叟或奏民間疾苦流涕言之或薦人才某某展意無所依回或借詩箴規吁咈兢務達其誠乃已諸大臣皆色然駭而 上以此愈重公公既老所選詩或不能手定庚辰進 本朝詩選體例舛午 上不悅命廷臣改正付刊而待公如初此雖 皇上優老臣赦小過使人感泣而亦見公之樸忠有以格天之深也公嘗訓其孫惟熊曰汝未冠蒙 皇上欽賜舉人亦知而翁十七次鄉試不第乎公鄉舉時已六十有六其時雖翁夢幻想必不自意日後恩榮至此而從來人主之權能與人爵未必能與人壽倘 皇上雖有況施而公不能引其年以待之則亦帝力於公何有矣觀公之九十七歲方薨然後知蒼蒼者有意鍾美於公以昌厥 古詩人之局而 皇上與天合德先大而天不違公之年與恩俱亦有莫之爲而爲者嗚呼此豈人力也哉公醇古淡泊清臞藝立居恆怡怡如不能言而微詞雋永無賢不肖皆和顏接之有識其門牆不峻者夷然不以爲意詩學主唐音以溫柔爲教如絃匏笙簧皆正聲也所著古文詩各三十卷詩餘一卷先娶俞氏後朱氏均贈夫人以庚寅二月二日葬元和之姜村里

銘曰古松得天靄萬木先雖槁翳於前而償以後澤之綿綿則較夫早達者轉覺藹藹皤皤沈公杖朝而走 帝曰爲哉朕知卿久朕有文章待卿可否殿上君臣詩中僚友公拜稽首老淚泫泫從古傳人半仗君王蕘 陛下將臣置日月旁以星雲色爲名姓光生論定吳死何勿彰吁嗟乎宮爲君商爲臣宮商應聲先生之詩之神

江蘇巡撫雨峯徐公神道碑

公諱士林字式儒號雨峯世居山東文登縣父農也公幼聞鄰兒讀書聲慕之跪太夫人膝前曰願送兒羅村塾中許之遂舉康熙辛卯孝廉癸巳進士補中書遷刑部主事知安慶府再遷江蘇按察使以失察私鑄左遷汀漳道漳俗齲殺人捕之輒聚衆據山或請用兵公曰無庸命壯丁分捉要隘三日度其食且盡遣人深入誅以好語曰亟下出山者免如其言果逐隊出乃伏其仇於旁仇大呼曰爲首者某也立擒以徇衆驚散嗣後捕犯犯無據山者遷江蘇布政使丁父憂 詔奪情巡撫江蘇公不起服闋入都天子問山東直隸麥收如何曰旱且麥問得雨如何曰雖雨無益問何以用人曰工獻納者雖敏非才昧是非者雖廉實蠹 上深然之補江蘇布政使尋遷巡撫未一年病病中念太夫人年高不能迎養三上

疏乞歸 上許之行至淮安薨 天子震悼命崇祀賢良壽五十有八公要路不通一刺而於鄉會師門惓惓不忘曰此人生遇合之始也治獄如神任刑部時有二人伐木塞外木標乙名有司訊結矣越三月乙弟以謀殺控甲逃公曰當場死者之妻子不問而以三月後局外之人興獄乎甲逃懼累非懼罪也甲聞即出獄果虛知安慶時宿松楊田氏事姑孝兄公利其產逼嫁之與舉匪篡搶婦刎於途誣以墜水公坐堂上見黑衣女子啾啾如有訴召兄公質之則毛髮析灑口吐情實公深悔以鬼道設教而滿庭胥隸皆有見問不能掩也凡讞決慮於顛垣絕人影射守令謁者具獄命判試其才教曰深文傷和姑息養奸戒之哉夫律例猶醫書本草也其情事萬端如病者之經絡虛實也不善用藥者殺人不善用律者如之性廉儉而絕不自矜賀長至節天寒裘禿霜與渴俱臬使包括以貂假公公披之如忘謝唯交揮家人耳語曰此包公衣也公大慚謝過少頃論公事快揮灑如初聽訟飢大呼點心家人供角黍且判且啖少頃髭頭盡赤訝眯殊爲飴糖筆箸交下不能復辨晩坐白木榻一燈熒然左右案可隱入手批目覽雖除夕元辰勿輟幕下客憐之具筵賸邀公公猛敵不問是何名色其平素精神夢寐偃仰唯渴知愛民愛國惟日不足而已故於服食居處人以是供公以是受不容心於豐亦不容心於儉也聞覺羅師來江南督撫將軍以下負鞭矢爪膝公長揖呼和尚織造海保入獄五月猶狐裘公遣葛衣大府呵之公曰罪雖重然律五月不衣裘也如以爲嫌請劾臬使是璽不遲 詔命會同鹽政核議或勸議鹽政主稿公笑曰問心公私耳何嫌之避請加息以惠商時內外大臣噤媢不前而公竟先上乃附紙尾以進公子一人名朝亮生十四年而公薨娶張氏誥（原缺）

銘曰昔湯文正爲政江南民化其儉苦節成廿後有繼者諱詩訓詞民不能從且相訾警閱五十年徐公至止宴澹泊淳五鼓而已蘇城翕然儉且中禮惟余小子昔人講學聞先生風恍然步趨同言而信信在

言前同禱而應應在禱先至誠動物其中有天羊竇虎皮頴然不然嗚呼徐公今無其倫來非戀爵去非要君儉非矯俗仁非市恩始於立身終於事親正色爲秋微笑爲春不變公勸變公之酷不敢公清敢公之眞爰爲公銘以示後人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裘文達公神道碑

公姓裘名曰修字叔度一字漫士江西新建縣人康熙刑科給事中思補公之第五子也乾隆元年以廩生薦博學鴻詞舉順天鄉試四年中進士改庶常八年 天子親試翰林擢公高等驟遷侍讀學士轉詹事府少詹遷兵部侍郎調吏部侍郎充經筵講官軍機房行走公貌清整眉有濃翠顧盼間精神淵映居恆喜賓客工諧謔搜奇語怪了無倦色而遇事神解超捷每詣一曹受一職手文書爛然數日後判決如流二十一年 王師征伊里公面奏軍務機宜 天子大悅即賜 御衣冠乘傳至巴里坤傳宣 聖意會逆酋莽阿里克遣弟某詭稱押送諸番探信卡倫公與哈密總兵祖雲龍縛其總督發其姦哈密兵少有赴巴里坤種地者七百人公請暫留爲衛撥沙洲五衛麥石添備支發其剩餘者分散各路塘站平糶之 上皆獎許公以一書生冒矢石行萬里外與陝甘督撫滿洲諸將軍計議密勿而能下協邊情上符睿算近代儒臣所未有也調戶部侍郎署倉場總督攝順天府尹充丙戌科會試總裁擢禮部尚書調刑部尚書降府尹尋遷工部尚書年六十二病噎 天子賦詩存問醫藥不絕於道加太子少傅 詔下二日而薨 賜諡文達入賢良祠公聰彊機警受大任舉重若輕 天子愛其敏倚若股肱初爲胡中藻事罷官逾月起用再爲捕蝗事降官逾月復故凡有事於四方與大學士劉統勳先後奔走前 命未復後命又至半途回車竭蹶東西雖侍 內廷領六部而英鶩款關足跡常半天下二十三年 命往工所訊邳州知州某短發車價事二十四年 命往太倉訊王闓胥家主事二十五年 命往薊州訊縣丞崔琇擅動驛馬事二十九年 命往福建訊總督楊廷璋受陋規事三十七年 命往盛京查旗地事五主鄉試一至湖北兩至江南浙江八勘水利三至河南兩至江南四至直隸公所讞決無苛嚴亦無縱捨衡文得士心尤善治水嘗奏治水宜先審其受病之由再論治病之法就一縣一府而言病有其處合一省而言則不然就一省而言病有其處合數省而言又不然若僅於一處受病處治之而下流之去路未清則爲患滋甚 上深然之所治黃淮洄濟伊洛沁汜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濬瀹貫穿原委俱有成效可爲後法善應變捷若轉圜而立意矜矜偏於慈惠從盛京歸奏免追八旗生息銀爲司寇時奏免盜葠者死諸大臣或探 聖意噤齘不前而公獨抗聲有犯無隱 天子鑒其誠雖忤 旨時加嚴訓不逾時 恩禮如初薨之日公卿士大夫素車塞路外省之河堤老兵烟墩戍卒皆泣嘆有失聲者公本以文學受知始終與書局相終始與纂西清古鑑錢錄石渠寶笈熱河志諸書而最後爲四庫全書館總裁 上以書法近宋臣張即之以內府張書華嚴經殘本 命公足成之有奏疏詩文若干卷夫人熊氏子女各五人長子麟官編修早卒次師次行簡次豫次遵慶行簡以予與公同薦鴻博同舉進士同官翰林同出蔣文恪公門下故將葬來乞書碑

銘曰升鼎鼐鐘彝有所窮禮樂兵農事各不同裘公恢恢兼總大工智大於身意過其通馳於文囿扢揚雅風行於邊塞笑談兵戎以決庶獄卿月麗空以障大澤手編蛟龍奉 帝之命皇皇者華樂 帝之心憂國如家指左識右帖邇安遐蠻有臣如斯而堯舜弗嘉雨露方濃梁木遽壞台曜雖沉寒芒尚在葵之芃之 恩命沃之樹柏樹櫟卿日卜之公身雖藏公績彌彰丹心史上元石冢旁

太子太保直隸總督方敏恪公神道碑

公姓方諱觀承字遐穀號問亭又號宜田先世自元遷桐城祖登嶧工部都水司主事父式濟康熙己丑進士以水族南山集獄起全家謫戍黑龍江公弱冠歸金陵家無一椽借居淸涼山僧寺有中州僧知爲非常人厚待之公與其兄觀永往來南北營塞外菽水之資或日一食或徒步行百餘里雍正九年族人某薦入平郡王幕邸王與語大奇之情好日隆十年王爲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奏公爲記室 世宗命以布衣召見賜中書銜偕往時年三十六矣十二年冬 王師凱旋以軍功實授內閣中書乾隆元年詹事王公奕清薦公博學鴻詞臨試不赴尋遷侍讀行走軍機房補兵部職方司郎中出爲直隸清河道累遷布政使浙江巡撫公風神元定識力超卓練其才於憂患之餘雖書生善騎射於世事物理掌故通曉以故大學士鄂公爾泰勘南河冢宰訥公親勘海塘直隸制府高公斌勘永定河俱奏公偕行公之受知皇上亦從此始直隸饒陽婦被殺主名不立公夢神人示以周秋二字果獲犯雪冤在浙弛絲米之禁開墾海口大壘張地三萬餘頃歲增糴糧十萬石十四年授直隸總督直隸當十三省之衝每歲 鑾輿謁陵盛京避暑木蘭 巡嵩嶽五臺南至江浙路必經由加之伊犁緬甸兩度出師一切兵校往還供張儲偫百務如雲而起公能料簡周匝徒御不驚二十年如一日十九年西陲用兵加太子太保署陝甘總督辦治軍需日行四百里得怔忡疾仍回原任三十二年薨壽七十一 上聞震悼給祭葬 賜諡敏恪公長於用人安放貼妥如臂指然教良者使柔民聽頑者使折獄素封者使支應迂緩者使訓士即其人雖不出於正而譎詭捷黠者亦使之刺探而奔走甘苦必知賞罰必信一言必察寸技不遺以故人樂爲用畿輔數千里如臂使指拇脈皆通御史范廷楷林玉奏直隸丈量旗地歷年不清公上疏謝罪即奏二人剛正有才請發往直隸補官相助爲理 上許之旗地皆王公莊戶豪縱有年二人故負氣與斷斷相角旗地稍淸而二人之鋒亦少挫矣各省督撫奉部議令民自行修城公獨奏直隸多差徭民無餘力且又樸野不受獎誘修城之費請發公帑孟子所謂用其一緩其二也 上韙其言從之公常言事君如事天天地無心而成化雨露雷霆無非教也人能常修省於受恩之時則雷霆乍來轉不惑亂而至誠所格天心亦回直隸旱蝗 上責公督捕不力司道劾二州縣以自解公不可曰我之不職州縣何辜磁州逆匪爲亂公奏誅三人絞七人 上疑公沽名有所縱弛 嚴旨督過一夕間接十三廷寄家人慮 聖怒不測讞雨泣而公堅執前議申辨愈力 詔解犯 闕下九卿軍機大臣會訊獄辭與公奏一字無訛遂卒如公議而從此 上愈重公各省買穀鄰會居奇公奏請需米處督撫密咨產米處有司代購運送可杜此弊保雄兩府歲需駐防兵米二萬石州縣苦之公請於豫東漕米內截運供支官民兩便所治直隸水利如永定滹沱白溝等河奇材雞距等泉俱爲投考原委判別瀦築 上命大臣兆公惠裘公曰修高公晉歷加相度悉如公策加意忠賢之後在浙拜劉念臺先生像卹其家在直隸訪楊忠愍孫文正子孫給與灘荒田畝素不信佛而獨修清涼山廟所以報中州僧也公餘之暇譜印範璽角尖不苟一嚬笑皆有意義某太守素倨過保陽衙參公坐受之出有愠語公聞之笑曰我開府二十年雖簿尉叩頭皆不受何於某太守獨不然耶某以宰相子出守郡慮其氣盛故逆折之使知朝廷儀適將謙謹以有成也不感我乃愠我耶枚奉發陝西亦過保陽公謂淸遠令周君樊堂曰袁某循吏也雖宰江甯省會而能盡心民事汝等任首縣者宜以爲師嗚呼公以此知枚則公之爲政可知矣公桐城人僑居金陵在平邸時祖父母父母四代俱殯葬關外每至歲時必慟哭王哀其意爲奏請謫戍身死而無餘罪者聽其遷柩回里世宗許之遂著爲令及公貴三代俱贈如公官娶劉氏誥封夫人後嗣歷殤六十一歲生子維甸 上聞之代爲欣喜命抱至御前解所佩金絲荷囊賜之公雖貴手不釋卷好吟詩有宜田彙稿松漠草諸集纂河渠考若干卷辨明水經注漯水之非糾漢書註濡水之非增皆勤學經生所不及也葬句容之胄王山

銘曰月之初生蒼蒼涼涼及乎中天衆星無光方公未遇險艱備嘗豈知天意大任方將邊風塞雨濯滌肺腑撓撥往來困其筋骸操心慮患既危况深一朝遭際百鍊精金牙纛旗麾若固有之彤弓淇露從容賦詩狠章鵲巢山陸驪馳醲泉璽河弊謀輔志六乘三衡功罔不濟操舟能穩負重肩牟所謂碩梁不搖不撓無怖斯靜無慾斯定先民有言動心忍性哀榮終始位極人臣基於祿命成於精神軍民勿悲公死有歸欲知偉烈請觀豐碑

小倉山房文集卷三終

小倉山房文集卷四

左副都御史趙公墓誌銘

錢塘袁枚子才

本朝以文學受知今上者禮部尚書沈公德潛詹事府正詹張公鵬翀而外惟副都御史趙公公名大鯨字横山別字學齋雍正二年進士入翰林楷法秀潤如錦春雲嗣賦修意修言得沈隱侯三易法入試內廷皆稱　旨遷學士再遷大理寺少卿左副都御史提督江西直隸學政典雲南湖南河南三省鄉試四校順天鄉會科以太夫人大耋乞歸五年卒年六十九葬仁和某原安人郁氏祔焉子二其次升官庶吉士公督學時遇諸生如弟子每校卷躬自點勘觀者相環拂衣觸几公勿禁曰取士易教士難使諸生觀吾所以取知吾所以教也衡文縝縝顧邏不展臥記某卷佳起再誦再加墨擢之如不及待曰者然性峭急無威儀送客輙走客前客或坐未起必問有餘語乎趣爲我言不然時逴事遄可以行矣人有譏毀不可者謝之已負諸責捫胷苦記必踐之而后食飲大中丞永貴公弟子也將撫浙來見公公問君往政將奚先曰劾貪吏公笑曰貪吏贓入己者勿劾也永愕然曰何謂也公曰贓入己而不分潤大府即大府久劾之矣不待君往也今巧宦全取之民而半致之上已潤其餘或且全致之上以遷其官是暗刻民財納己爵也不見捕盜者乎胠篋百萬有所私焉不敢目譏之其所勘詰禽獲以上計者皆穿窬鈇攫雞者也君將奚擇焉永再拜曰微先生無能言及此者敬聞命矣既抵浙延公萬松書院教諸生先是主教者面柔曲容濫竽公以爲設書院所以待高才生非養窮人子若不以才取而徒哀其窮故收之是恤孤非養士也於是申良拉枯無所聽請及見士又倨士大不悅飛言如雨公不爲動不數年所嘯揚者異日觀者九卿三司茂才高等均從窮約致顯貴紛然鱗鳳翬翔而詬公者如秋蚊冬蠅澌滅殆盡或至今猶埋沉藍縷嗚呼公人倫之鑑果何如也枚未遇時袖文質公公奇賞之枚乞一授餐所公唯唯朝送公出暮歸已至即今大宗伯秦公家也公卒時太夫人年九十餘故遺表曰沐聖世如春之澤小草長榮奉慈親垂暮之年反哺難遂讀者皆爲泣下

銘曰無亢不中無過不庸不惡不仁而曰好仁其所好者亦朦朧黜豎鑿鷹龍斬曲樗扶青松此豈吾一人之爲而佻險者競鶻鴒僝僽以相攻彼何人斯其爲飄風吾見鏘金腰玉而拜莘表者如萬螘之朝宗嗚呼雖余小子之不肖亦咨嗟涕洟而執筆以銘公

海州州同王君墓誌銘

君名發桂字香巖直隸正定人嶷嶷然有腹尺硯正言徐面方如田好讀書交賢者以貢士補溧陽丞調上元遷海州州同攝碭山海州宿遷縣事再攝沭陽捧檄未到卒君雖左官無甚重任而輙錄其窮視民不佻較尊官尤牖勘桃源災其事者三人以不謹聞而君獨課最巡海州村見種山芋者問之曰閩人也姓高名光裕君疑非山氓陽與語陰令捕者擒以俟未半月鄰城符來嚮去果劫盜也

天子南巡總督尹公委君治播山君慮事最功洒潛如法尹公見君題句驚衙官中有屈宋命謁公子稍以先其所爲詩先是乾隆戊午君與予試京兆同受知於大廷尉鄧遜齋先生乙酉六月先生入都過上元上元令李棠亦先生門下士三人者循環置酒爲先生壽先生爲當時爲香巖未售至今鉠然而香巖如實拔已執弟子禮尤勤予私心竊念賢之嗚呼誰知此一會也香巖竟從此訣矣卒年五十九其耆頭某將葬君來徵予銘予不特誼無所讓且心服香巖賢謂必有瑰意奇行於法宜銘者問狀具否耆頭髭呈一紙乃尋里粗數行今所謂履歷是也噫知狀未具雖有班史之筆鑿空難習而況余又空山居寡所徵覈耶不得已掇摭梗概而志之香巖有知其督我也其諒我也

銘曰官不副其賢壽不永其年死而不有其藏一錢吾欲銘而表諸阡而事又不得其全夫是以意滿口塞而言殊不宜吁嗟乎帝有天其無泐此石上之鑴

光祿寺少卿楊公墓志銘

公諱馝楊姓字靜山奉天正黃旗人生有至性侍繼祖母疾衣不解帶至忍餘領遊擊敵十九歲知陝西兩當縣丁父憂再補直隸固安故事修永定河秋汛畢工興永定道黃某役不平買逢延及冬胡涉者皸瘃公憐之許日出後下鍤黃巡工遲民之來將答督公力爭不得乃直前牽其馬至凍溜處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時日高春陽光熏人公重裘府縮瑟乃責祖肩者戴星來邪黃大恚適館張牒將劾公會撫軍安溪李文貞公過柳家口聞之召謂曰汝年少能然古之任延也努以酒解裘衣之事得釋調宛平固安民以爲大戚聞宛平吏來迎驚冢而逐之

聖祖獵永團過固安老幼爭留公　上曰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奏曰何不別以好官與宛平耶　上大笑以爲誠許貧知州倖知固安縣事旋權鄒平擢光諸城數縣有夏姓民競產卓銀五千公却之諭即以此金遺若弟夏昆季泣於庭睦如初遷雲南曲靖府調麗江麗江故苗地中甸外控鶴劍內鱗蛺徒羯狪寡猓屯雜一日隸爲編氓如開洪濛守土者嚙齗不肯往公到爬梳捐瘠俯順光遊令日樹一木檢畝畜一溝水召土官爲典吏諸里魁以頭目充除奴籍建文廟定婚葬禮頒尺籍伍符期年俗化風雨和甘倓錢賓布大行民祀公於廟號第一太守祠先是民間有遇木則易禾必見日之諸土官土人皆禾木兩姓而公名姓恰合亦異數也遷湖南糧道西安布政使署湖北巡撫沔陽地窪湖淤沉無常田與糧離稅法插敝公手弓尺丈之按畝輸賦敷無訛調撫四川奏滅火耗改馬廠爲普濟營墾田千四百畝登租貯穀養鰥寡老釋乾隆二年請撤河西七兒堡城垣忤　旨罷官七年起用甘肅涼非道尋遷光祿寺少卿以老休於家公豐碩善騎射用弓至十石　聖祖時東宮侍衞德簡以擬太子故逃倚其勢泛海至青州官捕者擁役數十持械無敢前公往剢剢起屣忽抱其背爲之德抽刀公叱之刀落於手　聖祖以爲日磾縛莽何羅不是過也涿州夜下鄉遇響馬盜方洶洶刦入公射之殺二人獲一人督糧湖南奉牒禽李鐵背刺魚大王公偵知竄入旗丁故閱岳州營禽之案下至老神明不衰長孫魁官江甯公來就養騎上下山如飛年已八十四矣甲申十二月某日趺坐而逝公先娶李氏再娶黃氏俱誥封夫人子國棟官廣東韶州知府

銘曰仁之徵壽也福之集厚也清畏人知指屋漏也勇而好禮伏不鬭也雲之油油楚蜀覆也大叢南游神猶茂也望夏璣殷璜而增周邦之舊也厥聲隆隆孫將又也大其以是鐫美於後也

江甯典史高君墓志銘

高氏世居鐵嶺爲鑲黃旗著姓一門印綬纍載布列中外其官於南者文良公其倬總督兩江相國公其位提督松江君爲兩公猶子初任吳縣司巡檢調江甯典史五年而卒卒時年四十三於諸高氏子弟中官最卑祿最微壽最夭然邦之人聞君死自執法以下至於長轂者丈夫女子靡不發肎擊心殷殷田田若有所窮故何也君性沉厚雖不說學不踐迹而含舒窳竟德正廉和與人交坦中而貼無貲不肯苦好之家無宛財戚里之貧者襆囊抱釜至君家而炊焉所事游儌讓尉流外職也俯項供役趨走於下風居是職者知無所表著輒不自重怵以利無所不可爲君獨嶷嶷自立遇事必問於義當否雖千錢爲不妄喝一答大府記下可者諾不可者爭爭不得必委蛇骫骳於其身以濟之以故死之日哀聲嗷嗷附骨縷引贊者接於衢嗟乎人器也官水也以君而爲尉猶以五石之瓠盛杯水也見之者皆知其不稱也雖然君不肯以不稱之故而自貶以稱之故一切庸力行務精心帖安而恢恢之氣乃愈不可以測窮然後知一命之士原可濟時孚物而爵位之不足以格人昭昭也世之榮貴炫赫十百倍於君者其相懸亦可覩矣然則雖以君之官之祿之年而見君家之諸勳臣諸侯伯子男於地下誠足以抗顏而無慚焉嗚呼其可銘也已君爲奉直大夫鑾儀衞治儀其係公之子名慧字管功行十一娶某氏子四人某俱幼以某年

月日葬於某

銘曰有幹有體壓百僚底入以爲必起而竟已矣嗚呼此之謂有命無理振古如此莫諒天只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志銘

乾隆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安徽布政使李公卒於官江寧令袁枚入哭畢泣而言曰前年枚知江浦謁公於蘇公召入已二鼓與語卽親偉枚今年枚知金陵公來作承宣司彼此各然喜有無窮言未竟公竟委化枚無以報今將歸葬願請狀以爲公銘其幕府蔡西樵曰公年五十有五不自意死呂夫人第三娶也長子某試禮部未歸其季幼奴多村氓賓客輩暫從公遊無能知公者公誠懿其行事坦坦而贍章奏文集成槧削無諸善狀不能記憶但遠近見者莫不額手曰李公眞君子也請略舉其槩而紀存之枚曰唯唯謹按公諱學裕號餘三世居洛陽縣以雍正五年進士入翰林累官御史巡道按察蘇州遷安徽布政使而卒巡京畿時唐山令某奪僧舍爲民房　世宗怒幾不測公奏訾生毀佛忠無大罪令竟免故事巡城者遇事劾咨刑部延累至歲餘公停車決遣獄無滯留捕博具數十篋曰貪紀錄而置民於罪吾不忍也杖犯者使去碎其具於庭石爲之凹後過者猶指笑曰此李公擲骰子處也出使安南拔一品服登王正殿宣　聖諭畢乃坐述　朝廷柔遠之意公儀觀旣偉音節鏗然其王嗣黎維祜俯伏受命夷言嘖好使臣者數萬人蜀土司大小金川鬨公爲建昌道輕車往撫入密箐中天日隱黑猺獠梟目鳥語挾弩刃嘵向公公短後衣坐地召其渠帥賜酒食命譯者曉以大義羣猺翕然喜折樹枝爲公箠馬歸城乾隆七年淮徐災纂糧者衆有司以盜聞公曰此飢民非盜也獄具所活數百十人夜閱秋審冊意平反燭燼數升僮臥鼾鼾甚酣而公竟申旦卒以此致病理安徽災振亢勞遂不起嗚呼公急於活人而忘所以自活使公稍自愛官必不如是止所活人亦必不如是止而卒之公不活命耶其自致耶人不能受公之活亦人之命耶其轉累公耶雖然其自致也其人累也乃其所以可銘也

銘曰不蔽邪成傀焉日有孜孜而力不支至於負茲死民之思乃卜澗水西瀍水東而坎其中以爲公宮嗚呼其禋祀於無窮

瞿邱縣知縣龔君墓志銘

姚忠廉作梁書撰止足傳爲前史所未有蓋以周易進退存亡之正能其德者之難也故天監至泰淸四十餘年而傳中所載祇顧憲之等三人而已吾於今得一人焉曰穎江先生先生宰瞿邱年未七十遽投劾歸闔戶屏居足無履聲者十有五年乃卒噫古之人有臥車上三十六年不履地者有坐木榻五十餘年所當膝處皆穿者其定力足矜矣然彼皆艱貞矯難忍而制焉非得已也若夫優游昇平投簪邱園而亦復刻勵如是則固其性之所甘而非詭衆博名孔子曰仁者靜庶幾近之似又加止足者一等矣然先生法施於民有可紀者先生以雍正舉人爲金山塘大使海濱漲沙居民與竈戶利之牽持洶洶先生至曰塘內民也塘外竈也沙在塘外民何爭訟者噤口去瞿邱俗悍家畜兵刃先生示禁投械者如雲性篤風義館戶部郎洪文瀾家洪以事訟繫先生經紀其家愈謹洪事雪後泣拜再謝先生歸後常自言有五樂而人亦言先生有三事五樂者弄孫栽花靜攝與故人話舊自問無愧怍三事者看書飲酒小眠夫人王氏與先生同志雅踸相對如嚴賓然長先生一歲以戊子九月七日開九秩觴明年己丑正月十三日卒先生以己丑九月一日開九秩觴今年庚寅正月十三日卒壽算死期隱相符合亦異數也以某月日合葬於石潭之原先生姓龔諱鏡字穎江江寧人子元超次元芳俱以文世其家

銘曰貌瞿瞿古其眉髮以嫮於庭衢君子人歟而今亡矣吁

太子少傅河南巡撫胡公墓志銘

公諱寶瑔字泰舒世居徽州以理學世其家祀文廟者七人父賡雲教授婁縣因家焉公生十五歲賦牡丹句驚其坐人年三十舉於鄉有同試禮部者託公齎文書至京奴竊於朝公慨然曰以我故致羣不與試吾義不獨試也補鑲白考授中書隨大學士查郎阿度地塞外登醫無閭至黑龍江畢職再至登爾者庫入烏蘇凡半年行二萬一千里芟殺棘刺蓬蒿觸抵豺虎茹乾餱咽雪鑿得其險要阨塞乃還時乾隆六年也查公以陽城馬周薦御試第一擢福建道監察御史遷順天府丞督學政十三年從經略傅公征大金川時蜀中軍書旁午瘴厲毒淫大赦納四等山馬契需不度公非屨徒步繩索相引盤跚勃窣不約勺飲或三晝夜一食乃得至屯營處賊方張碉樓天接矢石夾雨耳下公簪筆叢鏃側牘作奏動合機宜卒佐經略降其酋凱旋

天子親斟金杯賜公酒海內以爲榮以軍功遷順天尹加都察院左都御史巡撫湖南山西再調江西鄱陽湖多盜公立編船法責文武督治盜遂息其年江浙米翔貴公禁遏糴者西粟方船而下南民賴焉調撫河南陳汝等州大水　天子詔公與侍郎裘曰修分疏水利開河六十七道計二千五百里蕩洪泛蘇派關記修濬丈尺若干勒諸石功成加太子少傅調江西未抵任而河南又災　天子亟追公還會同大學士劉統勳塞楊橋口築堤公慮水去而沙停乘賈魯惠濟諸河沖決處刷宣浮淤俾無梗滯俄而水流平田皆涸出卽給麥種設棚廠教之耕耨果汙邪滿車民蘇彫敝十六年匱　蹕南巡河南姦民郅人謀逆詞連百人公馳驛夜鞫片言燭奸誅客訴者民皆懽呼性謙謹鞠躬躬然雖臨門斯養亢禮散衙釣然權要鴟張不爲動爲詩文立就不加點竄尤善騎能日行三四百里某太史以善騎夸公約至朝陽驛馬去某狂奔氣入內閣不見公方竊喜自負而公自內出已批勅數行矣卒　命祭南嶽還任汴一冢知府祭長路曰吾守此數年不知有八蜡某也來謁則蓬鼠數椽乃嘆息去公慼　上恩厚年七十猶刺閨判事械嚮嚮之勤倅子渭猝能白日視鬼神臨卒諸屬吏來受遺言公手指南汝道陳公曰此河神陳爲悚然歸竟病三日先是教授公官宣城居正學書院有王文成公祠生公之夕夢文成授一金軸曰五十年後煩送吾鄉乾隆十六年　天子駐會稽命公齎金軸御祭王文成祠堂下方知前夢之徵也子某葬某

銘曰雖居句如折矩雖飲廿如茹苦能談笑折樽俎能遺蛇歷險阻行而供翼坐而俯九命而車上不聳彼何人君子以爲古

徵士程綿莊墓志銘

有淸徵士綿莊先生以乾隆丁亥三月二十三日啟手足於白門之如意橋將葬其同徵友袁枚爲志其槩曰六經之道如帝都然仰而朝宗者舟帆馬車各以其具行要其能至已耳惟力之至大者乃卓然獨往而無所附依或張而禁而申之曰必取塗於某某而後可噫其惑矣吾友綿莊深於經者也卓然獨往者也且能至者也其初博存百家宣究其意已而貫穿合幷精思詣微著易詩書三禮魯論的的然言其所言非先儒所言其言曰墨守宋學已非有墨守漢學者爲尤非孟子不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毀孫復疏經多背先儒夫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爲孫復其言如此其著述可知先生名廷祚字啟生年十四作松賦七千餘言驚其長老弱冠舉茂才厭閱於有司遂棄科舉專治經一切星經地志樂律禮儀元元本本識其大者性端靜迂緩其衣冠傳先王語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爲之肅乾隆元年天子開鴻詞科十五年徵窮經者老江南大府薦先生應詔天下聞之不喜先生得薦喜薦者得先生然先生兢兢自立足絕公卿門雖兩如京師卒不遇乘弁棧歸余同試保和殿通數語已而官白下相與爲忘年交得謝後買山隨園所居宅相鄰益親每讀書疑必質先生先生有所作必袖來或遣蒼頭索跋語人疑兩人異好尙胡爲交頗驩因念唐時韓柳治文章殷陸治經所學不同而韓柳集中折服乃爾況余不及韓柳而先生遜過殷陸則余之降心以從者宜也然先生誠何所暱而殷殷於余耶豈不以孤奏咸池之音肯一過聽者已難得耶又豈不以年已頹暮荷道甚重不得不擇一後死者望其能張而傳之耶嗚呼今遺經尙存先生不可復見而余亦將老矣淮安有先生族孫魚門恢奇多聞每假館余所三人逌

日夜語蟬嫣不忍別或漏盡送先生出則兩人者重剪燈對數海內人物必首先生數擧又未嘗不歎獻欷息憂先生之貧今先生果卒而魚門亦遠官京師撫其棺而哀者獨余耳夫天之歲月原不能爲賢者假借先生卒時年已七十七矣似可歿而寧爲然終竟生人如是不使一日居石渠東觀羽儀我聖朝而又不使知所藏何山所傳何人竟浩然以歸冥漠然則賢人之在世與其畢生甘苦可以光日月垂宇宙者果不足恃如飄風輕雲之一過而已邪天下學者聞之宜何如悲又豈獨余與魚門之淚涔涔下也先生本歙人曾大父處卿遷江寧其翁祓齋　國初隱君子生先生及其弟嗣章嗣章有濟世才以經讓先生而專攻史學與先生白髮扶持熏熏熙熙各以一家言爲塤箎之權人以比南朝劉瓛昆季良不愧云先生有二女無子以之立孫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著卷帙詳嗣章行略中

銘曰儒林文苑古無界誰歟劃開成兩戒先生先兼後判爰抱經見聖升堂拜闕呼參乎唯而退羣儒駭稷立門外兩爲於大神所介誰之不如命爲礙高文典冊垂金薤黃河千年清可待恐此人如未必再請碣其原志所在冢旁草生鄭書帶

高母丁太恭人墓志銘

高公南曙巡江南鹽驛七十餘州縣凡二年一日親詣枚所以狀授曰生母歿十有八年矣皇上誥封恭人今大學士尹公爲題行略人子顯親之志得稍稍報惟寵數表諸墓於後人者缺焉未備子爲我銘而掩諸幽枚謹按恭人丁姓蘇州人早孤育於外氏贈公聘爲時嫡妻鄭恭人在堂生兩子恭人傴身自卑守當夕戒惟敬以故無萁姤之嫌司笄綸燀潘請類事無小大罔敢不禍先舉一女最後生觀察觀察生六年贈公卒贈公世居閩之平南屯隱於橋姚師史之術擁中貨走吳吳非其籍也既捐館兩子來舁柩歸留恭人與其孤居當是時贈公遺貲既分半入閩存吳者所與錢通諸客賈鬻帖子耳恭人躬女次持紡碍教觀察溺苦於學小不善禁督立絕一日者張飲資具召券中客列坐四隅酒行摘觀察出披地謂曰諸公君子也豈負人者哉所以存空券於氏夫者必力有不足故也今未亡人與兒僇然隻立日供數溢米足矣又安事券請客悉持去以成先夫之義而冀此子之才語畢命女奴負巨篋至散如落葉券中人皆嘆且愧有泣者居亡何客感其義咸來收恤或倍取贏以故觀察得卒與其業循例入貲爲江西驛鹽道署按察使事再調江南嗚呼孟敏不顧破甑郭泰以爲得決捨義可與入道況數千金借擠券哉然馮驩代人焚券宋清自焚其券皆男子也皆百人中無一者也恭人以閨闈而能出乎百無一人之行然則以子貴受封龍褒爲奕其所以致之者因其理也準於古法宜銘恭人初撫孤時年四十八再二十年而卒葬某

銘曰困然後激矢然後得老子之識匪逸不淫匪勞不欽敬姜之心休禎偉兆芬芳郁鬱天所相兮不僭其原郗車而枚地所既分嗚呼子孫欽欽毋儀視此壙兮

李劭菴先生墓志銘

李君棠治上元七年循聲傑然大行今年秋將葬先人北歸而以其狀來曰吾父雖未從政無所繩美然皝皝束修百行純懿惴惴焉以重棠罪君爲碣而掩諸幽枚年家子也其敢以不文辭謹按先生諱大章字劭菴河間人生七年而孤治經有法爲文能勃窣爲理窟甫冠補弟子員秋試不售遂不復試鄉人王仲穎以學行聞先生奉所聞跬步必規鄉黨高此兩人稱君子者必曰王李長子棠以進士知句容上元再最遷邳州牧未行先生卒今夫有司之於民父也然則有司之父民之大父也人但知恩其父而不知推恩之所自出者非也昔雋不疑尹京兆其母必問平反幾何以秩膳加減引兒於仁婦人且然而況於詔延者乎李君之賢也其奉教於先生者之效也先生之教李君曰事君者承意事父者儀志汝父之志居何如矩辭隆就窳兒其志之以故君溺溺然大讓如慢自同僚至大府皆曰李君眞長者因嘗晉移咨決之慨先生聞而戚也然先生極知政體二十一年句邑災焉民瘗饑於鄉棠欲貸資懼違生意不能

無雜先生曰周官荒政以安富爲先富之不安獄必繁兒宜慎以法如其言民情始安初先生孤露時有從父與祖者扶先生先生感焉終其身嚴事之有所作負觭敢自決必頷首乃退其篤行如此子六人孫三人棠之子名燧者尤穎異纔勝衣通經吟詩人以爲盛德應云壽六十六以某年月日葬某

銘曰以道行不以道鳴卒以子孫亨嗚呼此其塋

元和縣知縣吳君墓志銘

吳君魯齋以乾隆二十一年擧人奉大子命來江南權常州督捕通判蘇州督糧同知再權丹陽荊溪江都金匱元和五縣事未即眞以服去官服闋將如京師中風暴卒君能行考中度吏之政單均刑法戢和士民以故上游同官爭惋惜走奠而其友袁枚哀之曰爲尤深嘗謂士不用悲用之而不盡其才尤悲有能黃綺隱於泥塗人無由知也用而效效而即休人之心能恝然乎然或者抱其道忤於世以自狹其猷爲則亦曰人也之未善焉君業已上學下權而扼以無年者乃在悠悠之天天之變民甚矣能代之變者偏又奪之亟何哉豈所謂命者果天亦無能爲而束限人竟如是其毒也悲夫君晬穆其容而有不撓之識江陰令某爲民所困大府命君率兵往君不可曰撫民而兵滋之疑也單車曉民聲伏以散手不釋書奏充工詩有集若干以文學推予甚敬既而告人曰袁公非沾沾文學者嗚呼其知我如是其自待可知君名某字以晦號魯齋休寧縣人先娶查氏再娶楊氏生二女一適茂才姜晉一幼以族子某爲嗣

銘曰如驥能馳如雨能施而止於斯如之何勿思

江甯南捕通判高公墓志銘

高槐堂先生任江甯南捕通判二年病卒邑之人走位相弔泣且言曰自有此官從無此公蓋通判貳太守於令爲長權輕而勢逼故避嫌者往往迂緩養名而任事銳者又或乘於上先生聽訟如懸鏡樹某各以其影應民多搶命來從先生先生罷之則涕泣抱牒宿廡下不去令妒有慍色然亦無如民何也天子南巡大府闢以供張事先生贊理雜徭夜決獄燭跋潁沉神思焦然故嘉先生勤憂先生病已而果綿惙以終其子文照高才生將葬馳狀來曰先生爲政非獨江甯然宰德興縣時微服行里巷聞背聲輒叩戶入爲講解不倦禁一切博揜攤錢鬭符下即止調知德化縣縣當九達之衝軍籍涸錯門戶因緣爲姦先生案覆衛冊科別其條諭輓者帖帖無譁語徙揚州清軍同知方修水利捍治楗淄而以失察漕事故改通判權知奉賢縣縣有民某被盜有王三者詣府伏罪先生疑之鞫竟其事果亡命賊甘自誣冀陷其仇先生置此賊於獄而釋所陷未幾獲眞盜民懽噪稱神先生始任截冠明經抒味道於學靡不窺而尤深性理魁颯靜坐若與濂洛諸賢抗手接席者然遇人無町畦無賢不肖輒傴身降階喋喋姝姝道先王諄引之於善以故悅尼而來道函丈下童冠如雲雨校秋闈得江左右士稱盛所著來復集二卷詩文若干先生姓高名植字槐堂雍正乙卯擧人乾隆丁巳進士浙江武康縣人壽六十七葬某

銘曰俗吏之斷斷兮夫子之肫肫兮儒者之能潤兮夫子之攷卓兮頹而萎而哭不喟而葬而藏而嚼敢忘而

江蘇按察使李公墓志銘

公姓李諱永書字綬遠號芳園先世盱眙人自明指揮雄從成祖北遷官於瀛州遂家焉祖父俱邑庠生以公贈如官公公美貲聲眉豐頤長身有膽識彊力遇事蝟集乃益靜而不換色而徐徐就理務出於善乃已雍正十三年拔貢生　廷試一等初宰福建長泰縣調晉江晉江俗悍好鬬有施郡者海梟魁也嘗民婦劫商賈財橫行白晝中公將赴任總督德公迎謂曰施郡目猾我已奏聞　天子索之急卒未得奈何公偵知郡匿女兒所而甚猛且多黨逼則事洩乃於抵任日暗集健步弓手設伏環之而夜率役破門入郡方熟寢驚即挾大梃走屋上拒　或鉤其股以戟股斷顛遂擒以狗遷泉州府西倉同知因公鐫級

降補荆溪縣調常熟再調元和又因公鐫級大府奏留辦災題補武進縣累遷海州知州蘇州知府蘇松巡道江蘇按察使又因公鐫級以病歸家居八年卒年六十九公所到以强毅辨姦胥豪民望風讋伏然中寬治獄多平反浙省李家庄盹連吳郡華匪纂爲號小梁山浙有司張其事捕以兵民衆而驚飛瓦擲拒浙撫以叛聞事下江南督撫總督尹公檄公會鞫公見囚累累數百皆色焦然知有冤乃先給漿糜徐受其辭部別首從流數人杖若干人獄遂平公聽州縣訟其敝片詞立決及任按察使每訊鞫款款數千言或申且案猶憐留人以爲疑公曰州縣與民親中無滯閡得其情可以決道臬司與民遠矣自縣而府而司其間文卷繁重吏胥鉗伺略有舛午動至重辟我雖十分心猶未敢放一分心也卒以勤轉運被劾而識者觀其過愈知其仁尤長水利爲民計久長嘗常熟之福山塘海州之六塘河松江之五湖三泖皆有顯績民至今利賴之娶王氏再娶鄒氏俱封恭人子四女三葬曾家村

銘曰惟髮得櫛則秩惟星在北則拱公能靜鎭物剛御冗故斂之爲沉幾之智而放之爲仁者之勇嗚呼此其冢

浙江按察使李公墓表

乾隆元年春湖廣總兵崔某劾大學士鄂爾泰苗疆失機是時鄂方以首相受世宗遺詔輔政　天子怒下崔於理刑部九卿議崔罪斬立決右審司主事李公治運年二十餘獨持不可曰如是將啟大臣擅威福之漸崔因是得末減而小李主事之名聞天下其年秋余薦鴻詞科入都受知於公父編修重華公世所稱玉洲先生是也得交公公狀短小豎眉秀眸微鬚爲人端靜詳審無多言終日坐縣車赴部決事他人休公不休以雍正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再遷禮部儀制司郎中送琉球國使還主廣西鄉試督山東學政俱有聲　天子知公練刑名改授陝西榆林府知府尋遷湖北糧道安徽按察使調浙江公吳江人最鄰浙在浙八年民無聽詩之嫌戚朋無繙情之怨人以爲難嘉湖二府逆濮珊餘孽漁匪黨爲公頒舟式而編排之盜風爲清紹興甯波兩府近海出洋者多爲姦公命州縣核其貨書其年月姓名按籍鈎考姦無所容常言例雖繁統於正律心能小自能活人每勘獄窮日夜孜孜爲求其可生之路巡撫某不悅劾公迂緩沽名　天子休公於家時太夫人年八十餘公得歸養頗以爲懽而浙之士民送者涕泣不能去三十六年七月枚過吳江公病已篤聞枚至力疾出見談天下事侃侃然差身雖衰用世之心尚在也別後一月卒年六十二子會辰葬公畢來乞表幷且云公在浙平某獄其姦歸當取原牘相付已而寄來檢寄無從以爲大憾予謂會辰無傷也漢于公自言活人多後世當興卒其所活何人史莫得而詳也嗚呼此其所以爲陰德歟公字甯人一字潔夫夫人張氏子一女三葬某

郴州知州曾君墓表

乾隆七年予與曾君藉村同以翰林改官江南予知沭陽君知蕪湖十年予調江甯君遷知廣德州十三年予乞病君丁內憂十七年予起病君起服相逢京師是年秋予丁外艱歸隨乞養毋不復出君知平定州再知郴州自此音問遂絕今年君之孤衍杜寄書幷狀來乞予表墓計君之亡已十五年矣嗟乎當十五年前予與君宦遊蹤迹諸矣慨呼若無日不相同也中年乖分彼此不以爲戚而君又儀狀偉然頗大人長者歸造物之寵君必將未艾亡何聞信不實始驚惋哭奠而卒不得其年月日時每欲探其家安否悅步登否兒子曾成立否路遠莫致中心拳拳一日既葬請表如君之盛隨以俱來此予之所以悲且喜收淚疾書而不暇讀其狀之終也君諱尚墻字藉谿又字南村山東長青縣人雍正十三年舉人乾隆二年進士四年補殿試　欽授庶常外用後歷一縣三州士民大和皆省多疑獄君牧平定時奉檄辦治平反無冤寬德民爭河五年不決君偵知過訟者某也挾以同勘情見勢屈片言而定蕪湖政行吏民泣者送者持靴者攀酒漿者絡繹遮擁馬首不得前黎明登車至日昃甫出城郴署災夫人病不能興女衍綸抱母哭君其身而復之呼之出不出俱焚死五歲女孫亦死嗚呼君仁人也每決一笞不忍諦視而乃敘見其妻女孫三代眞號焦灼於灰燼中誠何以爲心哉君之脫於火而病病而辭官官罷而卒於邸舍此人事之可知者也君之賢君妻君女之孝而受禍若斯之慘此天道之不可知者也然而君所莅有碑有生祠郴民立曾孝女廟配享曾娥嗚呼是亦可以無憾矣君詩文清婉有穆如堂稿若干卷卒年五十三夫人張氏誥封宜人合葬於某子二人長衍杜邑庠生次衍模早卒女二人乾隆四十年秋七月錢唐袁枚表

吉安府知府王君墓志銘

乾隆壬戌予需次白下寓王侯巖太史家見其從子銘琮年二十許風骨秀整心異之未暇與深言他日晨起有麻衣冠拜床下者銘琮也曰琮願爲弟子而未敢叔父故遞能其束脩先生幸毋見擯振其袖而出之文二篇受業姓名一紙予嘉其志即取硯而水磨墨爲勘其文而以師自居亡何予宰沭陽遂與王氏稍疏乙丑調江甯君已舉順天鄉試時時入署裏飲笑語相樂也予奇君眉宇謂必當居清要翺舉石渠大睽事與談而君好覿予判牒治文書或竊倚屏間聽折獄怪而問之笑曰琮有志於此運久先生當自知丙寅果援例得湖廣竹山縣知縣戊辰調監利爲卓異於朝癸酉奏遷漢陽同知君赴任　擢江西吉安府知府再薦卓異於朝亡何以失察事鐫級　天子召見發直隸以同知用授知深州爲御史戈濤所劾再鐫級補易州州同援例得通判發浙江攝烏鎭同知未半年卒君才敏而守廉能發姦擿伏竹山婦訟盜殺其夫君驗蹤迹非是屍所立山東根神色可疑問何業曰竹工召之治竹詰其右手傷以訊運削對君曰此齒痕也汝縛殺某村人爲所嚙耳其人駭然聲訊之果姦殺也桑和民劉十貴殺人取財與族弟子佩販米事發引子佩同謀幷及其同舍某三人俱擬斬獄具君爲因而訊得其冤當君筮仕時予宰江甯尊人號川公常來笑且告曰兒學先生勤速判案到晚刻受牒一千今減至百矣逾時又來告曰兒學先生訪姦榜其名於四門今某奇邪謫舡者逃矣逾時又來告曰兒學先生興文教召諸秀民

與子弟同學令一邑中甲科接踵矣予聞之雖喜君能得吾意以治民而終以他腸不形爲所徵驗後十餘年君已死偶讀望江進士檀萃集有過監利頌王公遺愛詩誤君爲古人方覺君之爲循吏也信嗚呼君生逢盛時年未三十在縣課最在郡課最所受知大府如陳文恭方敏恪諸公又皆一時名臣能引擢人此其隆隆而升奚待問耶乃安流穩枕中風忽起而尼之隨起隨頹相躪躒於意外不得已踐謀隨延一官以隱淵絕其初心情文此哉更斬此區區虛見之無年然后知世之賢人君子往往自甘頹放匪其恬淡性成亦懲瞀者之無能勸善而反有以折其氣而傷其心故也如君其明驗矣悲夫卒時年五十五先娶周氏繼娶黃氏劉氏俱封恭人子孫應官內閣中書女三人以某年月葬某

銘曰傳我文者多傳我政者少惟子能之而惜其半途而夭嗚呼此豈徒君一身一家之不幸而已耶雖然終有天道留予一老爲君墓表

小倉山房文集卷四終

錢唐袁枚子才

虞東先生墓志銘

乾隆十五年天子詔舉窮經之士公卿大夫知曆此選者之難也舉海內士僅五十餘而大學士蔣文恪公首以虞東先生薦先生姓顧名鎮字備九居蘇州昭文縣縣有虞山學者因號爲虞東先生乾隆戊午舉人甲戌進士補國子監助教遷宗人府主事充玉牒館纂修年老乞休以原官卒於家先是虞山陳見復先生以邃學清望設教紫陽先生往執弟子禮惟敬一切經解史義往復辨難發穴詣微得古人所未有見復先生死先生駕其說而恢張之以經師名天下先設教金臺書院再設教游文書院白鹿書院而終之以鍾山書院先生惇良介樸善誘人每閱文數百卷旁乙橫抹蒿目龜手一字不安必精思而代易之至燭燼落數升血喀喀然坐涌而鬢眠細書猶握管不止余嘗勸其少休諾而不輟然學者領其意旨往往速飛以故遐企踵躑躅膝踠足而至者如望日光聽建鼓而趨本朝庶孫爲祖庶母服功令無明文崑山徐氏通考言人人殊先生爲定三年服引禮經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降也作兩議千餘言詞甚辨覈儒無以難也貌端厚有腹尺豐下而獨與從子寡嫂甚謹常夜坐有譁入子窺其垣先生覺使去不以告人其人慙卒爲善士所著虞東學詩十二卷三禮約記十帙古文詩若干其先爲吳丞相醴陵侯之後娶吳氏誥封恭人長子言遠次詢

銘曰年之不如而京兆何舉才之不如而臨終排許曰以吾生平累汝嗚呼先生抱經而處無失於今有得於古壽七十三葬正月五門生書碑門童貢士支村之西露字之塢

司經局洗馬繆公墓志銘

乾隆己未冬枚以年家子拜南有先生於蘇州之里第見先生頎頎秀眉揚衡含笑望而有典型之欽令辛卯歲先生化久其子敦仁等將奉先生柩與其配陸太宜人合葬於某而走索枚銘枚伏思繆氏以科第顯吳門一百餘氏族華腴如班楊崔盧海內延望雖門風之盛天實相之而要其積德秉哲層累以基之者必非無自謹按其狀以譬於幽宮曰先生名曰藻字文子晚年號南有居士其先從常熟遷吳曾祖國維萬曆辛丑進士官貴州參政生慧龍慧龍生彤官翰林侍講生先生先生生而凝重甫勝衣能爲擘窠大字今西禪寺題額有過者猶爭指曰此繆翰林十歲時書也康熙乙酉舉人乙未進士授編修丙午加日講起居注官隨遷司經局洗馬壬子視學粵東甲寅以失察所屬鐫職今上元年召復原官先生以母老辭遂不起凡先生官禁近十八年校京兆試者三校禮部試者一與纂修者二其他受尙方珍賜無算朝野仰先生大用而先生得一事爲名遂棄官郎休人皆以爲疑不知先生所居爲勾吳勝地獨具清曠尊彝法書名畫而力又足以致之海內金題玉躞爭趨其門如矢赴鵠先生辨其尤識賞密齋花月餘閒遊目自娛入望若清秘册府魯殿靈光者垂四十年嗚呼此豈三公八座所敢睥睨其下風者哉當在官時有要人蹤之往先生辭不行其人旋敗論者謂先生享福之清由其識力有以致之非偶然也性友愛與弟曰芑同官翰林白首無間女兄弟十二人其孤嫠者收教之寡故貧家雖窶其發僮僕寶硯微笑而已常勸族後人曰左氏臨著撰伏讀字其病者從伏起也汝曹識哉卒年八十先是侍講公以康熙丁未廷試第一先生以康熙乙未廷試第二侍講公以康熙庚戌會試領詩經房先生以雍正庚戌會試領詩經房大著公以康熙壬子典試粵東先生以雍正壬子視學粵東先生以康熙乙未入翰林長子敦仁以乾隆己未入翰林父子祖孫授先後輝映文千官地胙符合識爲異數然先生以一身而上承祖父之榮下啟子孫之慶可謂盛矣夫人陸氏爲乙丑狀元潼川成公女初來歸家有大喪先生外出夫人神色不變呼家人[illegible]主器不敢其煩[illegible]先生殁公壬辰年子三人長敦仁官庶常次謨義乾隆進士次近智候選待詔

銘曰前卿雲兮後景風公如月兮照當中輝紫闥兮光元穹拉谷單兮逐奢龍韜德音兮帷大東獻儀直兮安綱渴憤然逝兮翩然從越王沼兮吳王宮竹素奉兮烟雲供曼而饒兮畢而還適來順兮適去隸化壤潔兮碑窟崇樹之蟫兮寶以松蟲一闕兮山重重

李晴江墓志銘

乾隆甲戌秋李君晴江以疾還通州徙月其奴奮元手君書來曰方膺歸里兩日病篤矣今將出身本末及事狀呈子才閣下方膺生而無聞藉子之文光於幽宮可乎九月二日拜白謹未竟奮元遽前跪泣曰此吾主死之前一日命元扶起力疾書也嗚呼晴江授我矣其何敢辭晴江諱方膺字虯仲父玉鉉官福建按察使受知世宗雍正七年入覲 上憫其老問有子偕來否對曰第四子方膺同來問何職且勝官否對曰生員也性戇不宜官 上笑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卽召見交河東總督田文鏡以知縣用八年知樂安邑大水晴江不上請遽發倉爲粥太守劾報田公壯而釋之募民築隄障滋水入海又敍東郡川谷疏瀹法爲小淸河一書載之省志十年調蘭山當是時總督王士俊喜言開墾每一邑中丈量弓尺承符手力之屬麻集晴江不爲動太守馳檄促之晴江遂力陳開墾之弊虛報無糧加派病民不敢賄附粉飾貽地方憂王怒劾以他事獄繫之民譁然曰公爲民故獲罪請環流視獄不得入則擠錢具雞黍自牆外投入丸滿爲滿 今天子卽位乾隆元年下 詔罪狀王士俊凡爲開墾罷官者悉召見 詔入城已三鼓守者詢夜出君於獄入都立軍機房丹墀西槐樹下大學士朱軾指示諸王大臣曰此勸停開墾之知縣李蘭山也顧見者或擠不前則頷手睨曰彼頎而長眼三角者是耶少宗伯趙國麟君父同年進士也直前擁其手曰李貢南有子矣賢哉爲之泣下 旨發安徽以知縣用晴江乞養歸家居四年服闋補潛山令調合肥被劾去官晴江之言曰兩漢吏治太守成之後世吏治太守壞之州縣上計兩司庇其成督撫准於朝足矣安用損朝廷二千石米多此一官以恣問之耶晴江仕三十年卒以不能事太守得罪初劾擅動官穀再劾違例請糴再劾阻撓開墾終劾以贓皆太守有意督過之故發言偏宕然或擠之而不動或蹟而復起或發而不振亦其遭逢之有幸有不幸焉而晴江自此老矣晴江有士氣能吏術岸然露圭角於民生休戚國家利病先臣遺老之嘉言善政津津言之若根於天性者然性好畫寫松竹蘭菊咸精其能而尤長於梅作大幅丈許蟠塞天矯於古法未有識者謂李公爲自家寫生晴江微笑而已所知滁州時入城未見客問歐公手植梅何在曰在醉翁亭遂往鋪氈再拜花下罷官後得瞎疾醫者曰此饑奇貧氣鬱而不舒之故非藥所能平也竟以此終年六十葬某

銘曰揚則宜抑不可爲古劍爲碩果豈玉雪而子孑毋胎章而瑣瑣其在荊家北海之右陸峒之左乎已而已而知子者我乎

山東巡撫白公墓志銘

皇上御極之十有七年姦民揑造逆語假吏部尚書孫嘉淦疏章流傳山東巡撫準公獲一紙交臬司某鞫竟其事務得主名再奏通潰者以聞臬司懼越奏之 上疑公欽致公於理公之獄詞曰未得偽造者姓名遽妄奏臣不敢也且緩之則易於鉤考罪人斯得暴章之則彼或聞風竄伏而平民轉罹於辜故隱忍不發此臣罪也擬大辟固當 上釋其愚赦之發香山監工以老病卒公由筆帖式內府主事受知世宗累官福建將軍乾隆元年改官巡漕公以病辭 上怒籍其家無長物得簿自出使迄入都公私出入纖悉如列眉 上以爲廉授長蘆鹽院調兩淮公專較引課辨其贏縮不狃於小利大資奇羨分判節度有不便輒弛以利民九年巡撫安徽先是鳳陽地磽瘠多邀民飢卽避宅棄逝稍負擺題壑其壟擷小輒野歟兮幾或請禁之公慨然曰本之不清末胡能治命守令申禁邪折棵民耕貸給犂鋤外延染人機

工數區綵法畜蠶樹桃麻桑柘朝夕程督未幾年民戀其業蠶之不行今鳳潁滁亳所織絹帶絲布轉鬻蘇杭數州加兵部侍郎撫廣東調山西再調山東十六年　上南巡自德州至紅花埠凡十三營公修扦督治帷敬或勸拘虎豹備彈絃跕躧爲供奉者公大駭曰　皇上爲觀河省稼巡狩　聖哲如日爲大臣者耳目未慣其可違　詔以非道悅耶除方物外無所貢泰山孔林外不崇供頓清蹕除道而已公貌不踰中人而舉止嚴重暗室坐未嘗跛倚眴人目微斜遇大事慮己集議既定屹不可動撫廣時西洋人某誘澳門民夷言服其國服逆惠潮諸州公怒毀天主堂懲治之洋人大創安南國王爲其臣鄭杠所弒國亂華姓角爭互乞　天朝兵爲援公欲奏以一旅師深入誅篡弒者爲設郡置吏仍歸漢唐版圖會與總督議不合而罷論者惜之公姓白名準泰字璉齋號雪村正黃旗人賜姓他喇氏先世爲高麗人子某葬某

銘曰藥先嘗而后進之父言先擇而后告於天觀形者似乎逆而原心者覺其賢以是歸田以是獲全又何嘗爲而況乎七十有二之高年

方綺亭先生墓志銘

余僑居江甯少所推許心雅重綺亭先生凡某所意不欲往聞先生在焉則必往先生聵於耳而宏於聲有所論議矩己絜人慮讙俗之難曉也必擒其輔頰撥張叫呼如鐘撼空鶴唳天一坐傾靡然卒歸於正樂道人之善詆娸姦頑窮極形態使人笑吃吃不能休先生方姓名求義字綺亭以順天貢士與修聖祖實錄成議敘引見得宰龍南再宰上猶年五十三乞歸七十六而卒性醇粹任眞推誠不務張施吏民馴伏攝安遠災承宣司不許糶穀先生慨然曰藏穀爲災災而不糶安用穀爲乃空其倉予民通牒大府撫軍陳文恭公嘉之符他邑爲例乘弇棲車咨詢桑麻村氓嬉嬉如其家兒皮鼎彝瀆治書畫眞贋相厭被給不博學道家言極引背臧自參其能卒皆不讎堯先生天倪甚和寓於物不滯於物以故切意毋必訢訢如也今夫色莊之士脅翹其容而人望望然去之先生不自技飾率意嬉笑而人樂從之游無他眞僞之殊也然則使先生果得長生之術以久居人間必能挽末俗以還於古而天偏以中壽斬之此余之所以不爲先生悲爲世悲也然道家以眞人爲先仙人爲次如先生之眞氣蟠塞久已加仙人一等而又何必私形骸以拘拘哉方敦族誼愛風雅恩其從子裕曾等如己所生攜布衣陳古漁詩走保定將薦之制府敏慤公既至先生病公亦病慮負諾責乃半夜力疾起撼敏慤公床歌與之聽敏慤公果以爲佳遂相與奇賞中日其篤誼如此世居桐城高祖詹事公拱乾移居江甯夫人何氏子四女五葬上元縣之清風鄉

銘曰不洗而耳不污不杖而老不扶不器器以狗俗不稜稜以詭觚形則隨化鑑矣而神則與天爲徒古人有今人無嗚呼

范西屏墓志銘

有清弈國手曰范西屏者浙海寧人父某以好弈破其家弈卒不工西屏生三歲見父與人弈輒啞啞然指畫之十六歲以第一手名天下當雍正乾隆間天下昇平士大夫公餘爭具采幣致勍敵角西屏以爲笑娛海內惟施定菴一人差相亞也然施斂眉沈思或日昳未下一子而西屏嬉遊歌呼應畢則吟鼾去嘗見其相對時西屏全局僵矣隅坐者羣測之靡以救也俄而爭一劫則七十二道體勢皆靈嗚呼西屏之於弈可謂聖矣爲人介樸弈以外雖訥以千金不發一語遇窶人子顯者面不換色有所畜半以施戚里余不嗜弈而嗜西屏初不解所以後接精藝器者盧玩之精竹器者李竹友皆醇粹如西屏然後嘆藝果成皆可以見道而今日之終身在道中令人見之怫然不樂尊官文儒反不如執伎以事上者抑又何也西屏贅於江甯無子以某月日卒葬某有桃花泉弈譜傳世

銘曰[illegible]顏曾世莫稱惟子之名橫絕四海而無人爭將千齡焉餘猶以棋鳴松風丁丁

吳省曾墓志銘

無錫吳省曾字身三善貌人行篋中畫稿如梵夾皆今之士大夫也撮之不相識則已有相識者其人紙上可呼爲字作隨園雅集圖沈文慤公年九十餘陝生熙年十七隨其老少響效宛然其用筆如勇將追敵不獲不休又如神巫招亡事攝魂魄瞬絕之能生與性俱弟子數十皆莫能及爲人樸而靜短小面多瘢鄉音喃喃不伐其伎人多昵之年未五十卒予哀夫世之人不能不死其身可以不死其形能使之不死者省曾也省曾死則天下之人之形皆死故於其葬也哀之以銘

銘曰天畀人容人各不同故曰化工君奪天巧其胡能老

亡姑沈君夫人墓志銘

有姑適沈氏年三十一而寡無所歸歸奉母守志撫其姪枚六十四歲卒姑少嫺雅喜讀書從禮而靜爲大父所鍾愛枚剪髻時好聽長者談古事否則啼姑爲捃摭史書稗官兒所能解者呢呢娓娓不倦以故枚未就學而漢晉唐宋國號人物略皆上口枚讀盤庚大誥眉蹙姑爲負劍辟咡助其聲以熟寒則覆衾則搔朝醯而夕浴皆惟姑之求嘗嘆嗟曰汝他日能念我乎對曰不敢忘及枚貴改葬姑姑沒已十年枚嘗讀韓退之乳母李氏墓志羨其能見退之成進士能受退之婦孫列拜上壽能持退之墓志傳其名痛姑之賢且親不及見枚成名不克受枚一日養其能傳姑與否又未可定嗚呼爲可悲也墓在仁和半山大父母之塋旁爲之銘曰

昔有義姑在魯能字姪如母吾姑如古以將吾撫其節完[illegible]負負恩未酬書楔槪摧諸幽

徐州府知府熊公墓志銘

余同官熊君會玹字公玉少爲無賴以豪聞及仕擒捉豪強僵仆無所避方領習矩步者疾之如仇然赴人之急揮財可川谷最重取與然諾厚施而薄望進大恐難輒阻卒不得大用賚志以殁曾祖世顯湘入明季爲賊死君貲得旌於　朝以武學生入粟選松江府上海尉府吏有事於縣假尉署狎尉而倨君怒召役笞之役跪白不可君命先笞役役不得已笞府吏三十吏哭訴於府府大驚以爲尉顛會奉上檄巡松江盜號欄江網者勢張甚巡道王雲銘約遊擊某用兵君諫曰尉願往不須兵王壯而許之君挾兩役直入盜藪呼曰熊少公來盜數百彎弓矢待君君縱纓坐啃曰學矣汝等猶夢夢耶昨巡道遊擊提兵三千欲會勦汝無噍類尉雖微官慈不忍不教而殺故來曉譬汝肯以一巨魁從我者大府必喜喜則我能代求輕法餘取改過一結狀了事矣於汝何如皆泣下曰唯命次日長纓牽欄江網入城老幼聚觀若堵牆王巡游擊大奇之共薦署丹陽主簿之官日臘月二十三矣忽出片紙喚七捕供所匿盜七人者相與目笑之君刑鞫不得盜不已漏下三鼓得十三盜合懸君又以事笞兵守備亦怒文武將交訌君君亦持守備陰事張狀揚言馳白撫軍會撫軍檄君赴轅令與守備大慙泥首謝君笑曰公等是與治乎當酒爲誓焚牒而罷撫軍賢應令調丹徒天子南巡將修金山行宮太守某某酒徒也醉謾曰好爲之誤者斫頭君作色起曰公何所見之晚也某誤　巡狩事斫者只會玹一頭耶不揖而出遽傳太守命工三日畢匠寂然失太守窘召而謝之曰吾過矣固知公之可以禮喻而不可以威劫也君喜乃治事如初總督黃文襄公以嚴聞所屬不敢仰視過丹徒爲他事嗔君無所發怒乃以馬食民禾讓君君爭曰會玹能治民不能治馬且食民禾者即公馬也見責不服黃震怒將劾君司道爲婉請按君項令跪謝君僵立不肯黃笑曰果然獺尉也勿與較尋知海州遷守徐州所善邳睢同知周昆負課二萬擬斬繫揚州獄君詭稱有質訊事檄調來徐爲之代償淮揚道孫廷鈸素有隙劾之將劾君君先中以危法孫竟誅而君亦褫職再起爲海防同知坐工料不實罷歸卒年六十一君遝東少文語帶俗楚離強直風發勇於從捨撫鄂樂舜簿錄時家口過徐制府尹公命君窮索君即時報畢尹疑其寬重檢得隱金三百怒詰君君爭曰公鄂戚也故能入內室夫人婢妾

刑誘取敘理積逋以市公會孫鄂爲吏也鄂公已死孤兒寡婦無罪會孫忍弛其襲衣使一譽不得著身耶尹無以答高文良公撫蘇時君爲外巡官內發竹箭中紙一卷蠅頭書付君檢校君不視而焚之高怒君曰此不過訐吏陰節耳一檢校便與大獄察淵魚者不祥高謝之其挺切皆此類也夫人徐氏子三人某以某月日葬某

銘曰收束百骸歸以胆肝天晥地無不敢南山白額虎眈眈縛之如豕笑而吸焦原不顛平地墟未竟其施心尙欲開公元堂風慘慘高古白虹起此坎

禮部主客司郎中兼鴻臚寺少卿高公墓志銘

嗚呼此我　朝卓行君子高怡園先生之墓也先生姓高名景蕃字崧瞻一字怡園先世爲宋助戚從高宗南渡先居山陰後居杭州高祖咸臨知福建永安縣死士寇之難

世祖章皇帝贈按察司僉事謚忠節祖鳳紫父祖綬俱邪文學以先生貴贈中憲大夫先生行一中雍正二年鄉會試選山西樂平縣知縣莅任六年內遷刑部湖廣司主事再遷山東道監察御史出爲福建興泉永道內補禮部主客司郎中提督四譯館兼鴻臚寺少卿以老乞休家居數年年七十八卒先生生有至性七歲喪母哀毀如禮事伯兄甚敬少授生徒貧有賈人持金丐爲立傳堅拒不可興泉永道駐廈門海商聚泊多奇服怪民以故前官來者校列戟甚威先生一切屏撤正己以臨僚從肅然不市外洋一物胥小之因緣爲姦者望風遁矣雖柔和不妄笞督而摘伏如神樂平縣有殺人於郊者主名不立先生診屍旁顧一張曰殺人者汝也訊之果然或問故曰衆人皆視屍獨斜睨而遠探必有內怯於心者是以知之衆皆譁服刑部吏或受賕舞文持決事比來試先生先生笑曰某事當引某例不得以疑似者相溷吏瞪目不能對先生短身而瘦與下僚言若恐傷之獨斷斷於大府前福建總督陳文肅公將劾某令屬先生廉其誣爭之陳不聽公不肯諾陳不得已事竟寢而心不悅奏先生不宜外任賴　天子知其賢擢內用眷注愈隆庚午命典雲南鄉試庚申甲戌命提調會試十六年命送暹羅國使者二十年命送琉球國使者先生隨事蕆職在選以得人稱行海外萬里酋夷欽其清嚴

今天子元年冬余試鴻詞科報罷落魄無歸飯先生家三月有餘至今常涕泣追想長安米貴今古同然以素不識而一男子又不任典籤記室而許其虛糜廩餼之餘食棲依宇下此何如恩德耶雖客邸清貧除脫粟外絕無一豆一觴而先生每食必偕日將有早朝會鞫諸大事裁啖二雞子以自供而猶必推盤讓客至於再四嗚呼仁哉所著六經疑義錄十六卷秋水堂古文十六卷戢征集十二卷愛日軒詩餘十二卷娶恭人黃氏生五子三女以某年月日葬某

銘曰輪方不行瑟古難聲吁嗟乎先生而竟以享我爲之銘先濯纓於滄浪之水清

六合縣知縣潘君墓志銘

乾隆八年余調沭陽潘君字倩來勘災置身同寮中甚馴弛氣離岔睟然而終日不言心疑之以爲陰重人也後十餘年君供張　天子巡狩事來江甯朝夕雅遊世中而信人向發積稍解又嘗過武進過舟入子道君爲政方詳信君爲無罪吏嗣後聞其得官則喜失官則憂君亦推許過當文論事非余實稱者不肯苟同然後見君面無見肩腸不滿大宅處仕宦雖遠飛已而君得官必無故順上游知其賢盡力起之隨起隨罷舉之以死如是者在江南二十四年君諱涵字[illegible]倩餘姚[illegible]生[illegible]一統志議敘州判凡署縣者六題實授三[illegible]必得其所所判決不爲[illegible]折其情乃止以故訟[illegible]兩[illegible]民兄弟訟田君不訊令跪學宮[illegible]兩人者悔求釋公不許乃泣且拜曰民非[illegible]公其田而[illegible]如初有保官官者殺一家五人留其女人疑有姦公[illegible]刑而不問[illegible]民以[illegible]仁[illegible]租[illegible]仆地死[illegible]有[illegible]前官擬役抵君曰役部民也非其毆死何抵之爲[illegible]州[illegible]大府曰[illegible]州[illegible]河南受[illegible]安中河[illegible]水之全西受[illegible]劉老[illegible]水之半故[illegible]勢不支者勢也迤東雖多支河形如蛇足可以宣洩而無如不開東壩終與無河同若壩開又與運道治河兩事有妨爲今計宜浚壩河使深而合新舊河爲一相度諸堰壩因時啟閉如此則水易趨海海州患可去八九大府納焉議以不逮歟在武進一年以解犯衍期去官在贛榆一年以失察邪教去官大府俱奏留君君騰裝曝穿被曳奔馳然而爲日淺被於民者迄不得施西席未煖又揭揭而之東山馬蹇穀無須臾閒身日以憊而家亦日以貧最後宰六合甫抵任　天子南巡君治事寵溷病食糜粥不盈一甌顛而殫悶猶料檢站馬夫役呼叱不已聲漸微目漸瞑遂卒卒數日　蹕輿臨事一切循整如君存也氣絕時知六合縣即貳之　詔繼下吏民哀之年五十九長子仁柯能文而弱次子仁勳頗聰穎後君亡四十日亦以喉閉亡

銘曰不擠之而自止其扶之而不起未終其齒進而與之死猶以爲不足更取其子嗟乎吾若彼報若此吾烏知其所以

補蘿先生墓志銘

本朝王吏部虛舟以書法冠海內從遊者爲補蘿沈先生余見先生時年六十餘博唇廣額鼻隆然高白髯貫兩顴長尺許雜爲毫毛沿頸而下覆其身幾滿其先江陰人先生生十六年家燬於火蕩無一椽十九歲受知虛舟當是時虛舟館於淮安程氏程故豪士饒於財力能致天下之桓碑彝器及晉唐眞蹟先生天性好之縱觀臨摹虛舟又爲授八法之源流以故業精而學博以其餘技刻劃金石古麗精峭如斯冰復生嘗一過京師再遊酒泉所至公卿聞爭袖玉石求握刀惴惴慮不可卒得而先生一與周旋無德色慨然以故名益高貴益甚雍正十三年以國學生効力南河乾隆二年署江寧南捕通判再署徽州同知凡七攝縣篆宣城繁劇舒城建德盱眙遷縣皆所歷也於吏事非所喜毋治行服飾蕭然載冊籍圖卷寶研等物重纍後車外皂唱衙舉諸吏抱案侍階下先生猶伸紙潑墨含毫邈然在官城訊鄰雞者讞雞賊面以驗之雞之神色有畏縮欲飛之狀合邑傳觀笑以爲神性廉靜謹厚斤斤形於禮貌鄂剛廉事雖小有過差而吏民諒之無怨嗟者大府皆器重之常異目以觀黃文襄公督江南嚴官三品以下膝行無敢閧語先生入褒衣博褶弛曳一足跛喝喝然嘩與言俱黃爲霽威談笑賜坐賜食人皆驚且羨輒相告語而先生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乞病金陵金陵之人咸僊僊捧手與余及李晴江交尤密朝夕過從縱談三朝典故及前輩流風如上陽宮人說開元遺事燈炧酒闌諧謔雜作譜俳優小說數千言聽者解頤欲絕而先生顏若無色矜莊若不解笑者自言生平篆刻第一書次之字又次之晚年不肯刻石作篆而肯書余以其閒得請山中題額尹文端公過隨園笑曰何滿山皆沈鳳書耶亡何先生歿海內之求其書者若金膏水碧之珍然後歎余見之先爲余好古爲善無所解每鑒別奉先生爲師未十年而先生有所疑必質余以定眞贋余雖私喜自負而心憂先生之衰年七十一卒卒前數月貧不能具膳而歷任之核減猶追索先牒產未已而後報入亡嗚呼其可哀也已先生名鳳字凡民一字補蘿葬金陵南門外湯家崖二子恒深俱早卒孫夢鶴隨事母僑寓廬州余懼春秋祭掃事廢與夢鶴長大將勒石而告之處

銘曰其生也賢故人貌而天其所好也古故於今少伍嗟此非馬鬣之封乃商彝夏鼎之宮

史先生墓志銘

余生七歲受[illegible]於史先生十二歲與先生同補弟子員十九歲先生卒三十九歲葬先生於西湖之葛嶺而志其墓曰先生姓史諱中字玉瓚[illegible]侯追贈爲八行世家始祖浩仕南宋官至右丞相子孫遷於杭先生幼孤貧無[illegible]年二十[illegible]四子書經若某所[illegible]見案上[illegible]家爲之不[illegible]輒賀之若[illegible]曰是[illegible]告以故始不信[illegible]乃大奇之長更力學於星經地志樂律俱能窮究其[illegible]故湯[illegible]門觀浙帥大閱[illegible]成列而下先生斜睨其陣又數數按其[illegible]大言曰[illegible]耳不可以戰[illegible]曰先生[illegible]先生曰曾[illegible]見[illegible]行陣不觀而還常清果

敗軍旅亦儒者事吾嘗學之矣屬手一書示枚而循其髮泣曰種種矣此少時手抄陣圖也噫其擲之館枚家十年婆娑教督性狷狹修譜雖期功喪有如剡之客長身瘠立若植鰭然晚年好仙釋師季某而友張自南三人者語化色五倉之說則辟睨書灰戒門以絕先生曰吾爲兒時見方外服輒研研然今得奧旨宜去但仙人皆孝子有嗣吾宗者吾履蹻逝矣卒無子不果行年四十九得疾舌大而僵滿於口內雖剩寸餘無血自知不起屢撫其臍曰可惜可惜食飲至唇而止以箸啄其喉縮齗齘不下人見之或泣或嘆不忍過視愈益不平口荷荷不絕竟餓死道友張自南結胎於臍胎蝕腸絕先一年死季姓者年餘亦潰死

銘曰機也括之玉也削之我童而蒙孰先覺之積學而窮積善絕宗長生不生五十嗟凶忌其仙竟忘其眞使隱恨於黃泉噫其何以爲天

侯夷門墓志銘

予自沭移知江寧客賀曰江寧有侯丞嘉燊大才佐公公必喜問其名故予狎也予壬子鄉試見有野而古者危冠高履口傒音目睒睒斜視如深山怪松磔砢自異識者曰此天台山侯嘉繙也予竊已奇之與訂交廓落無町畦益相愛號夷門子字元經詩文迅疾始於筆染終於紙縻揮霍睥睨瞬息百變每客袖潑墨數十人環而擁之丞抽思乙乙千指雨下字跡旁行斜上如長河堅冰風裂成文莫知條理而天趣可愛又如成相俔詩窮刼野曲可解不解而敍詭獨絕先受知於督學帥公貢於鄉連試不售出爲主簿調江寧丞實進實退溫溫無所試既不得志於時愈自縱一日大醉登報恩寺殿摩古佛維漢數百尊各贈詩萬餘言晉其頂箕坐大叫聰外風雨驟至電光燭其手益喜豋筆不能休且吐且書取殿旁石臼戴頭上折旋舞如風衆僧疑爲鬼神褻物不敢逼視又疑病狂易妄笑語皆亂酒既醒雷雨亦息視其詩奇字奐句不能讀也舉其臼重千二百斤運餉至京以己所坐罷發其妻秦氏已棄騶從之妻泣乳旅店中丞徒步長吟數千里判事喝咎數輒睨抱牘吏決當否吏曰是也丞大喜號於衆曰何如錦江黃太守察其才招至署未浹旬早起不見覓之赫然死廁旁年五十二其子某至自天台以柩歸卜葬畢來問銘於余余既奇君之才而尤奇君之死乃亦爲奇語遺抱歸者陷其石以質君

銘曰文星熾熾龍騶其系拗怒墜地無所吐氣以儒爲戲欹崎如是執不律如執鬼中可以極無極窮無窮而卒不聲於崖公一笑去泠然風留委蛇受機封

楊節婦墓志銘

余知江寧時門下士楊思立以狀來曰長兄舒猷不幸早亡嫂未三十而守志既孝且賢先生修邑乘於法宜得書余訪諸邑人僉符楊君言遂志之今年正月思立又來曰嫂亡矣嫂生時嘗以先生列於志今將葬乞先生銘諸幽余謹按孺人陳姓年十八來歸舒猷奉尊章惟謹治箴管揮櫛事罔或不謁嫁十一年舒猷卒孺人初志欲殉旁人尤之曰安有堂上兩大人存膝下兩孤存而於禮得死者乎孺人然之誓撫兒以慰夫志亡何兩兒亡姑王氏亦亡繼姑曾氏至孺人事曾如事王曾生思立思達孺人助之襲文褓治疙瘍小不豫永夜不眠嘗常指之訓兩兒曰嫂愛汝過於我愛汝讀文公爲嫂服期汝其志哉及思立等既娶孺人率兩姒治家持錢主進主攝不失命居貨輒有奇羨無折閱之虞性至儉食不過菜羹邇善如水赴壑捐資入祠取其贏備族人婚喪歲飢以淖糜食嫠秩者乾隆三十一年卒年七十有四立思立子某爲孺人後所以報也以某月日與舒猷合葬於桃紅

銘曰亡子字叔以將宗續而使其家足生金積粟噫非邱嫂乃富媼銘貞石使有考

大理寺卿鄧公夫人李夫人墓志銘

夫人李氏故華亭令源長公之女生十七歲來歸今大理寺正卿鄧遜齋先生先生少貧出就外傅夫人供旨膏惟謹先生試禮部作萬里行夫人典釵珥倉裝甚具先生官京師夫人親灑而祭澤齋整甚恭先生艱子嗣夫人爲置簉室張氏劉氏楊氏隨行坐甚和雖諸姬生子屢殤外議者亦夭殁而卒賴張氏一子名以乾者延鄧氏之宗凡相夫子四十五年以康熙癸巳三月生以乾隆癸巳九月卒初封孺人再封夫人今年春先生予告回籍將歸夫人柩以葬寄狀來命枚志蓋枚伏讀公羊春秋魯成公十年齊人來媵何休註云朝廷侈於始上婦人侈於始下伯姬賢故諸侯爭來媵之當春秋時二百遺淳未瀉乃賢如伯姬者已少況至於今而富官傾軋當夕勃谿者尙何識爲夫人能存綬帶之心無江汜之悔則其至性純和過士大夫遠甚而豈徒區區爲巾幗式耶先生官十年乞終養養二十年太夫人服闋仍官京師又十年歸休於家計四十年中朝野參半當今出處之正孰有如先生者然使夫人耽於寵榮有交謫譬則先生行義雖高不能意無所動又或持家已汰有不節之嗟則以先生之廉靜亦難從容於去就尙觀夫人能承先生之志以成先生之賢寔如琴之得瑟而調瑀之瑲瓊而響也嗚呼難矣生二女一適戊子舉人李蘇一適侯選州同龍度昭以某年月日葬某

銘曰錦江之流深涵吞舟迎夫人而安瀾惟夫人之性之柔秀屏之山飛雪皓皓葬夫人而風和惟夫人之行之孝松耶柏耶窆而封者石耶嗚呼石可泐也德可滅耶

蔣太安人墓志銘

余奉母金陵久矣乙酉歲編修蔣君士銓亦奉母來兩老人居相隣志相同遊相得也亡何編修就蕺山書院之聘挈家去余母眷眷曰久不見蔣太安人如別春風令人思今年正月太安人委化揚州編修走手書乞銘以葬余感余母之悲未敢遽告竊念編修以文學伏海內於當今賢豪無所不交何獨以志幽之文遽屬於余豈太安人之愛其母以及其子身後之託亦其志也乃謹按其狀而銘之曰太安人鍾姓名令嘉字守箴晚自號甘荼老人爲南昌隱士滋生公之季女年十九來歸我贈公適園先生以子士銓貴　誥封安人有孫三曾孫二年七十而終性明慧仁恕嫻禮則曉書史編修三歲教之識字翦竹能持筲乃戲析竹絲排撇靈誘其記憶從贈公館晉湯還鉛山服勞習勤相對逌然垂老神明不衰兒婢嫗衣或穿敝必代安襪襦停鍼以須時時存心愛物曰人之所以生仁也人而不仁安用生爲當編修官京師時聲名甚盛裘大司空薦其才天子頜之將超擢者屢矣太安人慮其性剛將忤衆命還山讀書舊歸舟安穩過首題七詩嗟予士大夫一登朝亡未免耽於寵榮此困於赤紱之占周易所爲兢兢也太安人一女子能深明出處之義以勇退爲提撕此何如識力耶然而編修既歸四方之相乞爲師者慕其才兼知其孝先以安車迎太安人太安人因得就養無方東遊明聖湖探禹穴南攬棲霞鍾阜之奇北還邗江聽竹西歌吹以終一時邦君諸侯通家子姪爭拜絳紗問經義如宣文君義成夫人故事嗚呼榮哉母範之賢善人之報均足以銘以某年月日葬某銘曰

水之守土也蓄母之測子也準既教之升復偕之隱此非高世之姬姜乃知幾之顏閔

李母顧太恭人墓志銘

余知江寧時試童子得李君名續者與語知其少孤奉母夫人之教皦皦自立余心欽母賢而亦嘉續之能亢其宗也居亡何續改名文在輸粟得南城兵馬司指揮累遷衢州府知府母守節三十三年天子扁表其門以子貴封恭人前年文在卒次年恭人卒孫青華卜葬有日乞余志墓余謹按恭人顧氏爲前明刑部尙書東橋公之後曷人仙經亡時文在裁六歲尊章具存恭人折葼訓兒具膳饗事堂上曲不成嘉會計塲屋既沃且豐以其餘潤澈戚黨文在之官迎恭人恭人每一至箴教以清白慈良舉輒家文在罷官或爲恭人戚恭人逌然曰兒敵黜非私罪終當蒙　恩未幾脫　皇太后萬壽果復官余常謂完家甚難負先人遺業如負重器雖大男子苟不勝則傾恭人婺也而能無成而有終地道也婦道也卽母道也尤奇者其外舅閻公客無爲州遣其疾恭人攜夢鶯迎閻公甫抵舟忽得風一夕行四百餘里

入江城考終牖下此與曾參齧指黔婁心動者若合符節然則恭人之受旌受封猶其外效末節而其感通神明於人所不見之地者尤可尚也卒時年六十六有孫三俱業儒葬某

銘曰能爲傳爲父以將其子撫而使其官至大府嗚呼此何如毋也碣諸土告萬古

陸君妻顧氏墓志銘

乾隆甲午暢月郡文學光祖陸君來山中曰亡妻將葬某原光祖哀其賢而天奪之速也丐先生文其幽宮以寵亡者其狀云孺人顧姓江寧人永城令諱斌之長女年十八來歸屢孕不育爲光祖置側簉室生子一女四孺人忘其爲異腹也雖一便旋一襁負必躬撫嬰娓然後即安今年三月七日晨起盥櫛如常晡食後心蕩不止若自空而墜者然卒年四十九余按劉熙釋名膺心衣也鄭箋彤管有煒謂女史之有赤心者孺人之心可以對神明耀彤管而乃不能牢繫於膺毋亦恩斯勤斯征伀況瘁之極而致此疾歟宜陸君言及之而淚若綆縻也昔太史公書荊軻徵夏無且藥囊之書張睢陽徵于嵩余家有嫁媼者曾乳陸氏兒平素言與陸君合故余於書孺人也信

銘曰無子有子惟其慈雖死不死繫人思展如之媛曷可追

曾母劉恭人墓志銘

恭人姓劉上海華涇人系出宋忠顯吳郡王韐之後太學生諱粟六之女工科給事中曾公一士之室給事負重名奉敎槃者戶外屨滿恭人滌溉敔具刑膴恢恢循整　今上登極給事應上封事直聲震朝野以洩禁中語左遷卒當是時恭人家居兩遺孤傫然也給事昆季先後夭歿曾氏不絕如綫恭人尸姻葬持家況瘁者二十餘年親見其子錫端入學食餼官訓導乃卒年六十六恭人課子嚴錫端有客[illegible]饌窺而詔曰某也賢宜近某也否宜遠及其長也畀一篋泣曰是而父之奏疏文稿也見此如見父錫端板而行之恭人乃喜曰吾今可以見而父於地下矣嗟乎古之聖賢百不經意惟於立言處不朽自期故没世稱名宣尼猶三致意焉然中才以下語之而不知或拉雜摧燒之者有矣恭人廣搜散具奉殘編爲至珍異寶諄切付兒可謂務其遠者大者即此神識已超尋常萬萬而其他皆可略而不書以乾隆元年　覃恩　誥封恭人子二長錫端次錫圖與給事前兩恭人某某合葬於某

銘曰肅肅雍雍服三而從以協於有終是之謂恭不愧其封

鳳陽府同知高君墓志銘

乾隆三十七年　王師征金川華亭縣知縣高君白雲上書大府言自幼學兵法願棄官從軍大府雖不許心甚壯之余慕其爲人無由相見居亡何君舉最遷禮部主事入都過隨園命長子兆鏊從余受業君自[illegible]少豪宦[illegible]淵靜望而知爲儒者任祠祭司二年督倉場事辦　天子召見擢鳳陽府同知未抵任卒兆鏊扶櫬還蜀以狀乞銘狀曰君諱辰字元白晚愛白雲因以爲號本籍山西姓牛康熙間祖式竹公依中表高爽公於蜀遂從其姓君以丁卯舉人辛未進士入翰林壬申散館外出爲令宰清河遷震澤再遷華亭震當太湖之浸鄰浙省歸安往往盜發倚交界處作逋藪君偵知王啓祥者名捕也年老爲僧結以恩使捕盜捕得刼水姓者楊一供其魁某現伏歸安君移檄覓取歸安令憚處分護匿不與君怒牒請於兩省督撫悉擒以來破積案數十竊風爲清華邑海塘多塌碎石壓崩於潮君加巨木實以鐵絙躬自堵築必完必好以故乾隆三十四五年颶風僨興浙之蕭山寧海潰而華亭無恙君好文愛士雖布衣童稚苟有才必折節下之所至以贄自隨縹緗石刻壓車上鱗鱗然未仕時常爲大將軍岳鍾琪客將軍知其才授以韜略君慨然以經世自期入都時私謂余曰太白星横貫齊魯郎山東有盜潢池兵者余笑以爲讖言未幾果有王倫之逆而君已卒年五十一子三人俱業儒所著有晚成錄白雲山房稿葬某

銘曰白雲之在天也四海爲霖而忽而反乎山也杳不可尋嗚呼在雲無心而望其澤者何以爲情君以爲名宜其來去之輕我欽其人爲碣爲銘以表佳城

小倉山房文集卷五終

福建總督太子少保姚公傳

錢唐袁枚子才

公姓姚名啓聖字熙止浙之會稽人生而倜儻以豪由聞弱冠時路遇健兒刼二女子行其鄉隨之哭牽持洶洶公大怒即奪健兒佩刀殺健兒縱翁與二女子去而已逃入旗聖祖登極公以布衣上疏請八旗開科遂舉康熙二年鄉試宰廣東香山縣明末廣東寇災民稅不登知縣坐負課獄繫者七人公嘆曰明年増者爲八矣乃張樂置酒出七人於獄痛飲之爲辦裝遣歸而通牒大府云七令名下應追金十七萬已於某月日收庫訖督撫驚疑公自富代償將行詰而不知公故寒士實未辨作何償也居亡何三藩反　天子命康親王南征公謂其友吳興祚曰我實禍大非佐王立奇功不得脫欲說王非千金不可吳許諾乃予金五千俾通門闌之斷又陰探王好彈爲造十萬丸銀泥封雜施五采精吳獻之吳亦貌玉立甚目熟悉八閩阨塞錢糧兵馬之數王與語大悅飛檄廣東咨公參謀督撫知爲公所賣迫於王命不得已將所斷帑彌海商塡庫而遣公行當是時閩王耿精忠脅鄭經同反經者成功之子據臺灣者也先一年其將黃梧以海澄廈門降經爲精忠所誘復煽遺孽據廈門使其將劉國軒等拒王師會精忠已爲浙督李之芳所敗窘乞降王不許公請於王曰此二賊者如韓遂馬超不離之卒難破也請許精忠降而專攻經王許之公招降潮州賊劉進忠汀州賊韓大任皆識逆吳三桂黨也王嘉其功奏授溫處僉事道再擢福建布政使公率其子儀攻紫閣山破之又擒賊將曾養性於溫州　上知公可大用加兵部侍郎銜總督福建以吳興祚爲巡撫康熙十七年海澄公黃芳都統穆黑林等戰敗於祖山頭退保海澄國軒攻陷之乘勝取長泰同安進圍泉州再迫漳州兵號十萬壁於龍虎蜈蚣兩山亘容甚盛城中兵少公以五蠟丸檄泉州兵來援不至耿精忠悔其降大慟將軍賴塔欲棄城走公曰賊驟勝而驕謂我不能軍也請不戰以懈之而出奇以破之命閉城門韜弓臥鼓忽一日天大霧公吹笳策者三壯士鍾寶等突開城持長戈先登而公自率精兵五千繼之呼聲震天賊不辨衆寡自相踐籍陣遂亂自辰至酉斬首四千生禽千五百人國軒敗走海澄公收復長泰同安等處進攻海澄海澄者濱海地也峻而險賊據之築所高數丈排列緣城守金門諸島密若布棋相持一年不決公開修來館招降人奏設水師提督練水戰分遣散兵擾其餉道賊漸乏食十八年吳三桂死其五鎭將黃靖等相繼來降經大將朱天貴亦降賊勢愈蹙十九年公會同巡撫吳興祚提督萬正色水陸進兵攻海澄克之賊逃歸臺灣先是鄭有梟將曰施琅斬經壁來降　上授水師提督屢立戰功公知琅熟悉海道奏取臺灣非琅不可又奏鄭經死子少國內亂時不可失　上乃使公與琅同進兵琅請出銅山蘇尖開洋乘南風攻澎湖公欲待北風直趨臺灣彼此意見不合各有奏聞會南潮驟發艨艟乘疾流過壓賊壘破賊圍困琅舊樓船衝突入圍公率兵相助至鹿耳門門仄水淺鼓之舟不得上賊據高險處屯足觀揚揚自得公禱天妃廟借水明日大戰砲發水驟長一丈舟艦行如鳥張翼而上賊錯愕不知所爲哭曰天也夫復何言國軒與鄭經子克塽面縛反接以臺灣降自康熙十三年用兵至二十二年福建平　天子晉公兵部尚書太子少保授琅靖海將軍封靖海侯公身長七尺白皙兩目精光四射手勒奔馬用弓至二十石麾下所養奇材劍客皆能得其死力臨陣時應變如神而性慈不妄殺戮先是閩人困軍供十室九匱當事者還沿海居民於內地界而圍之越者死民多流離滿兵奴其老稚鞭箠呼號公受總督印即奏滿兵不宜水土宜撤歸又奏康王濡滯不宜久暴於外宜先班師疏三上　天子報可兵歸者猶驅子女北行公向王涕泣求下令嚴禁而私傾家財贖之凡捐金三十萬贖所俘二萬餘人還閩中又請開海界復民田廬聽降卒墾荒土賚其生列戍於外以防衛之閩人歡呼祝延處處肖公像爲生祠初廈門有石文云生女滅雞十億相倚人多不解及臺灣平或曰十億兆也加女姚也鄭字酉旁雞也滅雞滅鄭也當之龍起事時公始生傳四世六十年而爲公滅公滅鄭之次年疽發背卒

威信公岳大將軍傳

公姓岳諱鍾琪字東美一字容齋先世湯陰人爲忠武王飛之後十七世從居蘭州父昇龍以百夫長從征吳三桂立功累遷至四川提督因家焉薨諡敏肅公生有至性母苗太夫人疾刲股以療敏肅公命之射獵忍痛發矢爲兒時好布石作陣進退羣兒頗有法敏肅公器之奏以同知銜改武授松潘鎭遊擊遷永寧副將康熙五十八年西藏達哇藍占巴等叛　天子命十四親王爲大將軍噶爾弼爲副將軍率公征之公領兵四千先至察木多獲逃酋探知有準噶爾使者在其地誘各番酋守三巴橋遏我兵公念三巴橋者進藏第一險也賊若斷橋守之我兵勢不得過而其時兩將軍隔數千里無由咨詢乃選能番語者三十人衣番服飛馳至落籠宗禽其使者五人殺六人諸番聞之驚以爲神兵自天而降相與匍伏降無梗道者已而副將軍率諸將來會將鼓行入藏忽大將軍以調蒙古兵未至檄諸將各就所到處屯兵待之毋輕動公請於副將軍曰我兵齎兩月糧自察木多來已四十餘日若再待大軍糧且盡聞西藏部落有公布者爲其右臂最強能檄令先驅當無俟蒙古兵也副將軍許之公即招撫公布渡江殺逆番七千人禽首犯達哇等自四月十三日用兵至八月十九日西藏平　聖祖嘉之出副將遷四川提督駐松潘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寇西寧大將軍年羹堯召公會謀公沿途勦撫有灘下等番爲賊阻道者滅之有哈濟等番爲賊虜者撫降之有果密等番盜官馬聚大石山賊鎗者擊殺之自松潘行至西寧五千餘里烽燧肅清青海爲之奪氣既見大將軍即奉檄征爾格弄寺喇嘛於華里羅氏黨也華山甚險其下五堡環將軍到寂然公曰是有伏也遣騎搜之堡內賊果起公三分其軍奪山殺賊賊敗走追至一山有高樓賊伏其中發矢石公命健兒二十人密攜引火木秸從兩旁進而射之大隊迎戰方鏖樓上烟起天大風燄光灼耀賊恐焚然僵踣矣是役也破賊萬餘公兵止三千也還營大將軍喜謂公曰　上知公勇將命公領萬七千兵直搗青海約四月啟行何如公曰青海賊無慮十萬我以萬七千當之宜乘其不備且塞外無畜牧所不可久屯鍾琪願請精兵五千馬倍之二月即發大將軍以公言奏世宗壯之加奮威將軍如期出塞行至崇山見野獸羣奔公曰此前途有放卡賊也蓐食速驅果禽百餘自此賊探信者斷矣至哈達河賊據河立營公渡河戰斬千餘人賊竄而西追之其黨貝勒彭錯等降告知羅卜藏丹津擁衆數萬駐烏蘭木呼兒公拔營夜行遲明至其處賊尙臥馬未銜勒聞官軍至驚不知所爲則皆走生禽賊母阿爾太哈賊妹阿寶等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走噶爾順公留兵守柴旦木要害處而躬自追之日行三百里至一地見鬖鬖然紅柳蔽天目不能望逺夷人曰此桑駝海也路自此窮矣公乃班師是役也公以五千兵往返兩月降台吉三禽台吉十有五斬賊八萬餘生獲男婦軍器駝馬甲帳無算獻俘京師　世宗告廟御太和殿受賀以青海平大赦天下加公公爵賜詩寵之仍命率師二萬征莊浪衞諸番皆青海餘孽也所至懾服乃安插洛力遂等十六族耕地起科而奏改莊浪爲定番縣三年遷川陝總督五年準噶爾叛　上命大司馬查郎阿至關中築壇拜公爲寧遠大將軍征之公率師至巴爾庫勒賊逃公築東西城將屯兵會　上召公乃交印於提督紀成斌身自入都賊伺公行入刼馬廠紀葸縮不救廷議者劾公失機所薦非人　上斬成斌下公於獄　今上登極之二年赦歸田里十三年起公爲四川提督征大金川先是經略張廣泗等皆無功公到命撤土兵募新兵揚言攻康八達而暗襲根雜寨四十七碉樓復臨勒烏圍僞運糧狀誘賊伏火器待之賊果出搶糧槍礮齊發殲焉先是金川聞子用公皆不信曰岳公死久矣至是大挫方疑公來然猶未知公果在否也會　天子命大學士傅恆視師誅姦人阿扣王秋等賊懼欲降恐降而誅負固未出公請於傅公曰鍾琪願詣賊巢驗誠否問帶若干人曰多則賊疑非所以示信也乃袍而騎從者十三人傳呼直入羣苗千餘皆衞布稱襠裹甲持弓矢迎公目酋長故識其聲笑曰汝等猶認我否耶賊曰果然岳公也皆伏地羅拜爭爲前馬導入帳手茶湯進

公公飲盡即宣布　天子威德待以不死之意羣苗歡呼頂佛繞立營椎牛行炙留公宿帳中次日酋長莎羅奔等從公坐皮船出洞詣大軍降事聞　天子加公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復還公爵加威信二字以寵異之十五年冬西藏朱爾墨特叛殺都統傅清等公會同總督策楞討平之十六年雜谷闢土司蒼旺有異志竊取舊保城公得信亟言於策公曰雜谷闢即唐維州最險要闢蒼旺密調九子龍窩等處兵據維闢此地一失後將噬臍宜及其未集擊之若待奏下則遲矣策公深然之卽會奏便宜行事支武弁一年養廉兵三年糧率大軍夜圍雜谷禽蒼旺斬之撤土司設營置戍羣番慹服十九年再討艷江酋陳崑未至卒於軍年六十九　天子震悼予祭葬賜謚襄勤公長七尺二寸駢脅善射寡言笑目炯炯四射食前方丈歸飲兼人其忠誠出於天性征青海至哈喇烏蘇大寒溝澗軍渴公禱於天水即湧出督川陝時有逆人曾靜者上書勸反立禽以聞放歸十餘年廬于百花潭北野服蕭然忘爲大將所製鉤梯戈甲精思詣微他人依古法爲之俱不能及閒居手通鑑一編好吟詩有薑園蛩吟二集行世相傳番僧號活佛者倨受王公拜不動見公則先膜手曰此變身韋陀也僧言雖誕然亦可想見公之狀貌云

舊史氏曰枚與公次子沺同舉孝廉於公爲年家子以不及見公爲恨第七子瀞爲六安參將恂恂儒將有父風與枚雅遊甚懽持公狀索枚立傳惜當時秉筆者敘次回冗讀之不甚了析爲以意蒐輯著於篇恐未足以傳公也公長子濬甫弱冠巡撫山東明達寬靜吏民愛之爲公入獄故終歲七緵衣蔬食不宿於內亦偉人也嘗集其遺事爲別立傳

勇略將軍趙襄忠公傳

公諱良棟字西華陝西寧夏人年二十四以武勇受知於大將軍孟喬芳從英王征陝授遊擊再隨經略洪承疇征雲南遷副將康熙元年滇王吳三桂奇公奏擢廣羅鎮總兵公知三桂有異志以疾辭三桂大怒欲劾誅之總兵沈應時爲飛詞以解免隨入覲補天津總兵十三年三藩反陝西大震寧羌略安兵變殺經略提督

聖祖命公征之議者疑公陝人不可信公請留家口於都而已率勁兵馳往　上許之時官兵敗散屯堡焚燬公沿路曉示招官歸原汛兵歸原伍劾貪冒募健兒軍威大振斬首逆熊虎等四人寧夏平上疏奏蜀爲滇黔門戶若不先恢復則滇黔路不通請乘勝進兵　上許之公率兵抵密樹關漢賊敗之禽其將徐成龍遂取徽縣過高山深箐數十重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熙之十八年除夕也壩爲川江上流與昭化隔岸俗號鐵門坎賊防守尤力沿江立營爲石囤木柞張砲公下令曰元旦渡江大吉遲者斬黎明公騎驍馬率麾下五千人橫刀渡江江淺爲萬馬騰蹴波濤盡立呼聲震天賊連發砲傷數十人無敢回顧者賊大驚曰此老將軍軍令如山不可抗也方格鬬天忽風吹馬如吹舟頃刻抵岸斬賊將郭景儀等獲器械旗幟馬匹無算餘賊奔竄追之再勝於石峽溝十日而克成都公入城秋毫無犯收金銀印二百六十僞劄千奏繳之　上大喜手詔褒美加勇略將軍兵部尙書總督雲貴公密奏滇黔恃蜀爲捍蔽今蜀已得而吳三桂又新死宜乘機速進　上許之當是時王師征滇貝子彰泰自貴州進兵滇池將軍賴塔自廣西進兵黃草壩滿漢兵十萬餘圍城九月未下米斗四金月需米六萬石公至軍即向貝子陳三策其一稱欲取內城先破外護使賊匹馬不能出方可招降其一稱我兵匝圍太遠自歸化寺至碧雞關東西七十餘里調呼不靈宜掘壕築壘相攻逼其一降者宜分別收養不宜盡給滿洲爲奴貝子不悅以滿洲語相數詰而公又漢人不解滿語張目咄嗟幸公已奏聞　詔下悉如公策貝子不得已與兵二千攻得勝橋公望見橋頭砲臺甚密白晝攻所傷必多乃伏馬兵於南壩兩岸分步兵爲三隊營壕牆外橋上梁交槍子彈身躍馬親持大刀督陣夜二鼓攻橋賊盡出死戰其帥郭壯圖親搏戰三進壕橋而伏兵三起聲之列炬如晝槍砲雨下賊敗走公乘勝追至三市街再敗之天猶未明也平明入東南二門郭壯圖舉火自焚三桂子世璠自殺餘賊盡降滇南平加一等精奇尼哈番召入都以將軍管鑾儀衛事公破

城所得降將僞官俱不殺幷代奏乞恩以故樂爲盡力每戰有功然本秦人性驕氣陵其上首創取蜀之計將軍吳丹王進寶等咸嫉忌吳故大學士明珠從子估寵而貪公尤輕之每論事輒不合初吳三桂聞公取蜀大恚遣將胡國柱陷永寧建昌兵部責公不救議削爵　聖祖不許公引兵克復兩郡追賊至大渡河　聖祖命公乘勝進滇而大將軍貝子屢檄公先追獲胡國柱再往公不從攻得勝橋與兵甚少公爭之許以在南壩相救及蹙戰救不至得橋又敗命蔡毓榮守之公積不平入朝歷忿爭於大學士明珠前明雖怵以好語然以吳丹故心終不善也公乞骸骨歸許之康熙三十五年　上征噶爾丹以公老將復召公年已七十五遂上表明心迹一疏分十四條洋洋數千言貶諸將軍不值一錢而自序戰功最苦爲部臣所抑語氣傲悍御史龔翔麟劾以大不敬宜斬　上優容之命赴行在問方略寵賜優渥憫其老放歸數年薨謚襄忠公雖武人好觀通鑑家居聞知縣呼騶過門便拱立喚家人子弟齊起曰父母官過敢不敬乎其樸誠如此子四人位皆至副府中丞

論曰以馬伏波之勳而晚年主恩衰替范蔚宗以爲功名之際理固應然公之功名有類伏波其長者家兒爭相傾軋則有甚焉且謂公謀反然而竟以令終者何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聖祖如天無所不照無所不容公遇　聖祖公勝伏波矣公薨　聖祖諭祭云事久而乃績彌彰人往而朕心長眷嗚呼使死者而無知則可死者而有知其如何讀而感感而悲也

于清端公傳

公姓于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永寧人順治十八年以副榜授廣西羅城縣縣故烟瘴地多盜以攻劫爲俗公與爲誓毋弄兵器毋盜竊敬信之轉相告語馴伏或三日或五六日必率子女問安在羅五年舉卓異遷合州知州再遷湖廣黃州同知巡撫張朝珍知公才命討武昌賊黃金龍即守武昌當是時三藩反金龍陰受吳三桂僞劄屯兵據險其軍師劉君孚者爲訟事受公恩者也公知衆寡不敵乃騎一騾從一鄉約直入劉家劉欲探公意逃山後不出而陰張強弩待公公罵且笑曰君孚老奴受我恩避我自謂作賊耶渠不過爲人逼誘耳我老人髮鬚如此寧不曉也語未竟君孚從廚後躍出投弓跪曰君孚祖宗有靈使公至此降矣尙何言卽日降其衆數千武昌鄉勇亦至問金龍何在曰在望花山卽命導行乘其不備擒之撫其妻奏實授武昌知府再調黃州甫抵任湖北大亂何士榮反永寧鄉陳鼎業反陽羅周鐵爪反白水劉啟業反石陂各擁衆數千號十萬陽言先取黃州議者謂援兵隨大軍征滇黃州兵少宜退保蘄城公不可曰黃州湖北咽喉也棄之則荊岳七郡皆瓦解矣仗　天子威靈可以一戰檄各區丁壯自草檄先攻鼎業擒之再攻士榮戰于黃土坳賊勢甚盛紅旗殷山礮雨下隊長吳之蘭焚死火燎公鬚不爲動手劍立營門而陰令三百人自右山襲賊後賊大亂敗走公曰諸賊中士榮最強士榮既破諸賊膽落宜乘勝攻之諸營方炊覆釜以進預伏兵于鐵爪等敗逃處果悉擒之乃勒石黃市旗亭班師而還是役也爲先鋒者把總某協謀者門下士某引路者鄉民某督陣者公也不費公家一錢二十四日而黃州平遷江防道再遷福建按察使福建當耿精忠亂後康親王駐軍省中牧馬者月徵莝夫數萬公爭于王前罷遣之海寇犯漳泉有莠民通海起大獄株連千餘家公平反之滿兵掠浙東子女沒爲奴婢者數萬公贖還之王與諸大府素知公名凡公所言靡不聽遷布政使舉清官第一巡撫直隸再遷兩江總督官吏望風改操知公好微行過白鬚偉貌者輒相指聳懾士民有歡笑無管絃游惰不空手槽坊無鎖年六十八遜海歸薨　天子震悼給祭葬加贈太子太保謚清端軍民巷哭繪像以祀公清介絕俗重門洞開白事官吏直入寢室左廬敗右簿對狀如鄉里學博而用兵如神尤善治盜知黃州時鬨張某者盜魁也崇閣高垣役捕多取食焉慮少遜躡姦不得發乃半途微服傭其家詭名楊二司洒掃迹張愛之使爲羣盜先居亡何竊悉盜之伴侶胠篋機密約號乃遁去鳴鉦到官一日者集健步約曰從吾禽盜具儀仗兵械鞘促前行至張所排衙于庭大呼盜出張錯愕迎拜猶抵攔公曰勿承可仰面視我楊二也張驚伏地請死

公取牘中大案數十紙與之曰爲辦此足以贖矣張唯唯願一切受署合門妻子環跪泣曰第救盜死盜不能害某等悉知公命公留健役助之不數日羣盜盡獲其殺人者活埋之武昌營弁某弟素無賴適逃歸是夜軍餉盡刼弁告弟所爲鞫考讞服逮引十餘人獄具獻盜公破械縱之撫軍驚問曰盜究曰眞盜何在公指堂下一校曰是眞盜也餘黨進香木蘭山今晚獲矣未幾獲盜贓尙在校家封識宛然江寧盜號魚殼者拳捷倚駐防都統爲解有司莫能禽公抵任時官吏懾公遠迎公日旰不至方驚疑探刺而邏者報公早單車入府矣羣吏飾廚傳不受饋餼牽不受一郡不知所爲按察使某公年家子也從容言公過清嚴則上下之情不通某意欲具一餐爲雅壽公笑曰以他物壽我不如以魚殼壽我按察使喻意出以千金爲募雷翠亭者名捕也出而受金司府縣握手囑曰我等顏面寄汝矣勉之翠亭質妻子于獄偵知魚方會羣盜張飲秦淮乃僞乞者跪席西呢呢求食魚望見疑之刃肉銜其口雷仰而吞神色不動魚咋曰子胡然子非匄也子爲于青天來禽我耳行矣健兒肯汝累乎翠亭再拜麾役入跪而加鎖擁之赴獄司府縣賀于衙是夕公秉燭坐梁上砉然有聲一男子持匕首下公叱何人曰魚殼也公解冠几上指其頭曰取魚長跪笑曰取公頭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時如有物擊我手不得動方知公神人某惡貫滿矣自反接銜匕首以獻公曰國法有市曹在呼左右飲之酒縛至射棚下許免其妻子遲明獄吏報失盜人情洶洶司府縣相賀者轉而相尤趨轅將跪謝告實而公已命中軍將魚殼斬決西市

論曰公筮仕羅城年已四十五不二十年督兩江名震天下其初心豈及此哉自言治兵武昌因草豆不足頭搶柱欲死者數矣孟子動心忍性之言不其然乎魏尙書環極以公與陸稼書同爲海內榮之然公晚年出張中丞手書輒嗚咽流涕蓋魏公獨識之于名成後而張公先識之于名未成時子皮鮑叔之功尤爲難也江寧人傳公魚殼事甚著考澤州相公毛稚黃兩傳皆無之故別立一傳不使文人矜奇獨病太史公云

附編修蔣公適園傳

公諱堅字非磯號適園江西鉛山人生而家貧屑粟養母困童子試鬱鬱乃請於母曰兒年二十八矣未博一衿幸諸兄侍願遊學如歐陽詹母許之先入都至山右漢陽嶺南薊門河洛諸郡而晚年再遊京師公精法家言諸侯爭延之代州有大獄囚纍纍殆可隱人撫軍檄甘嵐牧甘公辦治甘聘公行獄立具殺七人釋無辜者百八十人酒姓兒娶婦月餘弟迎姊歸將入村失姊懼反誣酒氏官下酒氏翁于獄七年不決公從太原返吏指前樹林曰此酒氏家也公心動驟馬而之平山凹有人扃戶博鬭之一兒覺巽拍髯者肩告之衆咸唶曰鬼耳人則安能來公跳歸白甘公窶取鉤距果髯者所略也臨汾令某縱吏暴征民變棄家登山撫軍檄澤州牧佟公辦治聘公行日驅三百里至平陽能鬭者裁四騎山上人如蟻蟻樹鉤鋤爲兵張旗洶洶公手令箭而先周山呼曰撫軍知而等良也爲姦胥逼反特遣佟使君來活汝宜各盡爾家有目者視此箭山上人囂聲稍稍下公導餘騎入縣縣庭瓦礫山積令從夕室出率犯法吏六人跪佟前民環門而譟欲毆之公叱曰勿妄動有王法在乃榜吏於庭血流民懽噪拜謝去安堵如故次日四鼓牽官吏詣省白撫軍撫軍大悅飲佟酒而手炙鹿尾啖公公幼即以智俠自喜七歲隨叔父遊法雲堂聽僧誦經廡下坐縣捕數人私語某寺僧被殺主名不得奈何公附耳于叔曰殺人者堂上老僧也叔呵之曰渠誦經眼顧不在經故疑之捕者牽僧去一訊而服十七歲阻風瑞洪鎭有少年同舟舟人哺食少年登岸再食再登岸公疑而迹之見其蹲古廟大鐘下色熯然驚也曰余南昌熊白龍家貧告急於河口戚不必反寄食舟人未償其值而又遇風舟人將不余食爲故避此語畢泣公亦泣強入舟與共食而資以金熊感謝歸邀過其家見母嫠爲兄弟居亡何熊來曰權弟金獲利市三倍今將販綃臨安無所託母妻故來弟知吾父有養子白蛟乎素無行脫有故弟善持之言畢去逾年糴主人執訊來曰熊某死矣餘金若干目且瞑屬曰爲我報蔣君公陰念歸龍裹非蛟不可而蛟見金必匿劃乃亂埋主人及[illegible]法逕十日告熊母母果遣蛟往已而召公哭曰蛟至浙兒骸已焚匱然在桶舟人負之納我屋此外不有其藏一錢奈何公慰母再三而身自往閩哭觀畢走出母牽公袍曰聞縉主以兒金寄君金之來由君然賢易者與有勞焉幸析半惠老身何如公未答蛟突前睨曰須南昌驗事明之耳公叱曰何必南昌驗召二三鄰父來卽明也蛟嚄唶肩公去俄而龐眉者六七叟至公曰所以囁嚅者受亡人託防蛟故也防蛟爲母故也今母見逼事不得不速明請詣匱乃繞桶而號曰白龍知我白龍知我斧之覆底脫鏹三其墮地光瑩瑩然鎔金也裹以縛旁衆取觀感泣嘆老嫗目眯不知人未幾蛟果竊金遁矣公五十歲家居聞佟牧爲負課事繫獄慨然曰我不往則難不解先至天津撫其家再至澤州視佟佟方缺金五千自分無全理且老不肯食聞公至爲加一飯會太守有疑獄聘公公曰若助佟我助若太守喜張示勸募州人負刀布屬至三日而畢佟行公乃行公有神力而斂於爲善過盜許昌兩騎截路中五人行刼公怒射一人顚再發再顚盜驚捨所刼者來搏公公縱馬入刺殺一人馬逸公仆躍起復殺二人餘盜乃竄被刼者爲公牽馬出林羅拜問名姓去又嘗行岢嵐道中兩峯夾溪天暴雨泥沒馬鼻有婦抱兒騎一童子負策從公慮其溺救之非錢莫以也乃解數緡挂馬首須臾婦溺童子驚亦溺公大呼救者贈錢萬搖其緡錢鏘鳴途人應聲往皆援起之送寗其家公四十六歲始娶鍾夫人生子士銓官編修朝廷贈公如其官公卒時年七十一猶及見士銓舉於鄉也

贊曰龍史遷班固揚子雲諸人自序輒嘆人子孫生一顯人不如生一文人何也彼顯人者於乃祖父僅封秩追崇之已耳若夫述世系揚風烈非其才孰任焉士銓以文伏一世偏矜寵余文丁亥元日撰七品服祀公卽持公狀入山乞傳狀厚如梵夾讀之累夕不能盡乙其處者凡三十有餘事噫何其詰於善也今之爲公卿者生赫赫死則序恩榮敘行俱離然耄公布衣也瑰意琦行紛如若是雖公意謝絕不以仁義讓人而士銓之賢存乎集羅魏舉皆其才高其志尤足稱也予畏而傳之困於體例無能多書姑其犖

犖大者殆無遺焉

高守村先生傳

聖人之道大而博學者各以其學學聖人要其至焉耳後世河北宗鄭江左宗王尙未聞其有所拘閡也束天下而崇宋儒自元明始於是高才生退有後言且過激入見其激也又甚驚爲奇服怪民而莫敢近焉是過也乾隆甲戌高先生守村訪余於白下年七十許清臞聳立高睨而大談解孔孟專攟摭宋儒其所見亦未必盡是要皆的的然有心得者余灑然異之別六年陶明府京山從滇歸道先生守姚安事甚具又十餘年蔣苕生太史來贊先生不絕口二人非妄譽人者余益信先生果奇男子也苕生授二石刻曰此先生知平彝劒川二州德政碑也滇人不文序事不識體制又過欲揚頌如郗鑒見王導意滿口重言殊不流子其采而傳之其一碑曰先生廉不言貧勤不言勞　王師征烏蒙運餉六千石而民不知理豨訟可和者和之可決遣者決遣之囹不當其一碑曰征劒川糧減額外公件銀每兩若干引老君山水溉西莊畝收增數斛丈鵝雅場清其界酋夷皆拜曰從此百年無事矣嗚呼滇最懵俗也能齊其口爲無窮之聞以存先生然則碑愈俚民情愈眞想先生之經德秉哲殆不愧其言者先生亡已久子弟才下無所發明門生故吏又懼大忤於俗不敢張其說余聞而悲之夫犯衆敵抗令甲以追取聖人之心此其志直合萬世爲一朝者而卒之身甫歿姓氏就湮然則與夫庸庸然習出習入者何以異也天之所以生斯人使獨異於衆人者又何也追憶當日先生與余天涯一邂逅耳豈料身後事余爲存之而余亦豈料十餘年後尙有先生兩知己在耶夫儒者闇然之學原不爲名計而卒其所以常存於天地間者又捨名曷以哉噫古之人所以重後死者也先生名爲阜鉛山人

常德府知府張公傳

公諱開士字軼倫浙之仁和人世居北郭青莎里先人好施貧其家公生九歲而孤乾隆元年舉於鄉七

年成進士選銅陵縣知縣移知桐城宿州　擢常德府知府未之官居太夫人憂服闋將行竟不起公曼詞矩步造次必於儒者然義之所在展意無所依回銅陵災公請振饑委官某揣撫軍范公意提擿之公趨皖江見范公泣曰民無鵠矣苟蘊年而邀利安用官爲言畢袖印還几上再拜求去范改容謝之聽其請桐城某公所拔士也爲盜張六韜所誣某父以財賓緣公怒其父曰汝欲速而子死耶某懼闔門待罪公廉其姦六召韜曰汝誘之博博負而教之作盜果誰爲禍首耶六韜泣不能聲乃身坐六韜宿州河決公戶籍口算輕輜重振符牒風發縛木橋渡商旅艤船置村中設津梁四門資嵗秩者或慮爲私累公笑曰縱於官雖開除苟以活人破家不亦光於古乎爲之益力亡何水涸

天子輸庫金百萬修水政公爲植巡功宿於堤陳畚挶緶缶佽其涉物其土方畢歲乃大稔江南最大省羣吏才智縱橫各自矜貴而公盤辟雅拜言詞迂緩常侍今兩江制府高公坐欲有所陳先搖首引書詞高公笑曰汝又賓賓作學子態耶滿席爲之驟然然鬨薦知府他吏不得獨公得之皆高奏也聞其死爲嘆息者再居官二十年家無生產女壻陸建余甥也先公兩月亡公哭之哀數月亦亡長子懋謙能文世其家

論曰余雅遊公三十年見其讀書琅聲夜撚鬚難除夕元辰聲鳴窳高醉後好纂古忠臣烈士狀津津然欲蹈之服闋時裁五十九自衰其年雅不欲出而簡書催行肩項相望公愈感　天子恩不得已還酒召諸故入訣別泣數行下若預知其往而不返者然幸至病於未治裝時得委化正寢近子孫親湯藥人以爲善人考終報也嗚呼有以也夫

湖北布政使徐公傳

君諱垣字紫庭會稽人也生而端靜坦中任翼不與人爲同異以戊午舉人己未進士入翰林散館改授戶部主事累遷郎中記名御史出爲廣信府知府南贛巡道安徽按察使乾隆二十一年皖江災刼粲歷趨有司以盜報君審知皆饑民以搶奪論全活甚衆旋擢四川布政使調貴州再調湖北當是時貴州巡撫周人驥奏開安順南明兩河運鉛銅鉛行二年安順灘勢平夷輪輓尙利南明灘高兩山夾峙每大雨既流瀰注所開峽口盡淤舟不能行周又諱前不敢再奏有司迎合其意爲備驛馬陸運而仍以水運報公密奏其狀且云撫臣以節省運費故苦累民苗殊乖政體　上題其言命總督吳達善勘明停止官民懽呼公甫卸事卽病行至常德府薨年五十一嗚呼當公任部曹時卽爲　上所知及試之於外歷四省觀察屏藩之任均能稱　旨其卽大用無疑乃驟以服官政之年中道而隕豈不惜哉然至今有自黔中來者道馬戶苗人猶能記公姓氏延祀不衰則儒者澤物之功其效亦可覩矣余嘗過山陰至其家四壁蕭然不知其爲方伯第也有子曰秉鑑公四十後方生薨時尙幼故一切善政不能記憶約狀其大略賜余爲傳

贊曰進士同年數郡試少故相親亦倍焉若同入翰林則更少且吏親矣然不數年升沉稍殊或爲名位所移與目相視卽隱爲謙下而陰實相疏者亦比比然惟公能始終一致幾微無改於常可謂大行不加之君子矣余與公同習　國書　廷試時諸翰林掩護其卷栩栩自私而公獨任人窺觀有詢必告其心地光明亦可想見在蜀時余寄長歌餞之詩未到而公亡尤余所悄悄而悲者也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六終

小倉山房文集卷七

河道總督陳恪勤公傳

錢唐袁枚子才

公諱陳名鵬年字滄洲長沙湘潭人生時太夫人夢大鳥挾一青衣童子來故命之曰鵬以康熙辛未進士知衢州府西安縣有善政大學士張鵬翮薦之移知山陽遷知海州再遷知江寧府江寧俗父母死子必親訃公頒十喪禮禁之惡捕誣良事發赦後公仍置之法康熙三十九年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張名欲加稅公不可乃以他事中之落職按驗　聖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書起知蘇州府蘇大疫公所至疫斷民書公名鋪於門過雞亭鋪見水浮漚心動遣探得屍鞫之其鄰乃某村婦手絞其夫也奉　旨攝布政使忤總督噶禮再以陰事中之落職按驗　聖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書學士沈涵密薦公　聖祖還其奏逾年召公見曰沈涵薦汝朕疑之今知非汝所囑請故用汝爲霸昌道可乘傳奏事故事督學使者歸輸金修城沈修昌州城有冠花翎者數人稱某王遣來索金勢甚張公僞遜詞延花翎者入而陰伏健步縛置獄中驟馬馳奏適某王入覲　上示以公奏曰無之　上曰然則可聽陳鵬年處分公杖斃一人枷四人徇於城自是畿甸肅然六十年大學士張鵬翮視黃河奏公協辦公請於廣武山下開引河使溜南趨又請疏南壩尾下流以殺水勢尋署總河兼署總漕漕舟阻風旗丁糧艘公先給河庫銀六萬而后奏　聖祖嘉之以爲得大臣任事體　世宗即位授河道總督未一年薨　上深惜之賜諡恪勤予祭葬公廉幹有才民愛之如水趨壑每褫職按問老幼罷市聚哭持攔轎相遮湖州駐防兵亦率男婦踞門入牽砲嗅靴求一見陳青天狀貌聞　赦詔下焚香跪北呼　萬歲者其聲殷天縶江寧獄或竊其食獄卒憐之私啗以餅爲守者李永貞知怒杖卒四十曰通一勺水入獄者如之公自分命絕矣忽聞外有貴人騶唱聲甚高曰獄官來我浙江巡撫趙申喬也入覲時　皇上命我諾江南督撫還我活陳鵬年不知汝等可知否言畢去不與公交一語未十年公總督南河李爲邳睢同知大懼來謁公公無言李心稍安疑公忘之矣居亡何黃河南岸崩芻茭翔貴治者竹楗石菑需金萬公張飲召河官十餘人入酒行嘆曰鵬年餓江寧獄幾死不意有今日自賀一觥且飲且目李目閃閃如電鬚髯翁張李色變客亦愕視不知所以公笑曰諸君不賀我乎盍盡一觥合席諾聲如雷不能者強舉之俄而奴捧饔餐蹲出盛而鏤金者也狀獰惡公起手斷之徧示客曰滿乎曰滿矣持行至李所曰某年月日爲一餅故杖獄卒欲餓我死者非他人即足下也今河岸崩百萬生靈所關不比老陳性命不值一錢也罰汝飲即往辦治放一勺水入民田者請勅書斬汝亦使羣公知鵬年非報私仇者李長跪色若死灰持觴觴墮地碎兩手自搏叩頭數百滿席客咄嗟回首無一人忍睇其面者李出傾家治河河平來驗工官纓幘小車所杖江寧獄卒也既李竟懺恨死公於故人子弟孤寒後進汲引如不及貧從款飲而公自籠手容油然有餘每用人則其家之一蹄一襆必爲資送稱善廣坐詆過密室人銜感次骨入獄迫然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缺爲面別從容料量承鎖而行在蘇昇鬱林石於郡學遊焦山遣人泅水取瘞鶴銘爲亭護之其標寄如此所著詩文若干卷其被逮入京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曰是湘潭陳公耶曰然主人曰是廉吏安用錢爲反其直問住某所次日戶外車聲轔轔餽米十石書一函稱　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紙尾不著名姓問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竟不知何許人也

論曰先有堯舜後有皐夔非遇　聖祖雖十陳公烏能賢昔汲長孺魏元成輩束以細荊三十則亦呼謈血乞恩矣議讞得善評者皆其所遭者幸也　聖祖南巡公不除道不供張甫入獄百姓張黃旗城上曰如喪考妣村氓愚至於如此忌者誣以大逆非無因也而　聖祖怡然但云民愛如此甚好爲霸昌道進瓜熱河　聖祖詔家人汝主官清不必以常例供奉好將瓜帶歸即賜汝主嗚呼　聖祖知公何其深也昔權德輿讀太宗賜李靖手詔不覺嗚咽流涕而嘆曰君臣之際至於如此吾於恪勤亦云

湄君小傳

仲姊嫁陸氏寡攜一孤以歸其季早亡長曰鍟卽湄君也大眼而頎容貌光光然幼不甚敏既長澄神於學摩研編削祓飭厥躬行安而節和去不善如絕絃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張古香太守妻以女從官宿州權記室事甚辨古香絕愛憐之性好吟詩特論與舅氏合不屑屑界唐宋而內寫幽懷外娟雅結采必鮮運思必邃其聲清揚而遠聞得若干首或嫌近體差勝湄君笑曰近體近風宜少年古體近雅頌宜晚年吾其有待耶余亦無以難也去秋患咯血五倉頓空心若墜環珥然迎醫而藥之勿治召巫而占之勿祥予因索其稿湄君知余之有意其存之也脫手交又取去釐字酌句咯咯然朱立吮毫力不勝則臥臥起再變氣魂魂矣猶呼阿嫺泣曰舅爲兒詩開雕成否不甚費否兒必遊目焉戢瞑耳其溺苦如此死時年三十五有子官郎生八年矣嗚呼姊守志撫孤卒與無孤同余哀姊而撫甥卒與未撫同且余年五十髮斑斑有一色無子無兄弟之子而前年壻死去年五弟死今年湄君又死湄君者其才且賢出壻與五弟上而余夫婦恩之又最久日謀以身後託者也噫其酷矣爲之傳以弁其詩

直隸總督兵部尚書李敏達公傳

公姓李名衛字又玠明初以軍功起家襲錦衣衛由浙遷碭山公伉健有氣入貲爲戶部郎司納粟事親王某屬每金千加平十兩公不可强之則另櫃置戶部東廊下署曰某王贏餘王大驚謝止之王府歌者殺人公會刑部鞫刑部因王故欲爲道地公爭之急同僚止公而公徑爭

世宗心重之登極授雲南驛鹽道遷布政使旋巡撫浙江康熙末年鹽法玩獘滇省有私賦短平諸色目浙商浮費至十二萬州縣亦腳丁錢攤入田畝有田者不占名籍奉土豪爲甲長供奉如奴公一切禁革奏免湖屬浮糧又奏玉環山在浦近海請設參將同知鎭撫之北新關防稅司榷者患之公奏以南關之蠲抵北關之稅往來尚大懽雍正四年遷總督節制江南七府五州當是時浙省逆案屢發杭州汪景祺查嗣庭等以誹謗伏誅而妖人曾靜又爲石門呂留良弟子　上震怒停浙人禮部試將大創之賴公外施內寬教督於下開說於上致民俗不變　天心回和庚戌殿試前三名皆浙人公驍勇多力鼻孔中通身長六尺二寸瘦癯如鐵著頰上苔滿而白皙精采豐頤廣顙腰腹十圍巍巍威重每出繡衣寶袍乘八座露車去其帷壯士一人高丈餘執大刀光明如雪扶輿而趨絳旗黃蓋儀纛葩瑤數十重鹵簿爲行圄不整最後馬上鼓吹細樂鏗鏘三四里闔城老稚聞制府鉦聲爭奔趨窺觀目眩良久引望始畢而提爐香猶冉冉四散性好武設勇健營募兵教之擊刺一切器仗加鮮明每霜天大蒐公披金甲執鐵如意登壇指揮先是東南武備遜西北而公自信過之屢請從征西戎又請長子星垣征楚滇諸苗然　世宗終不許也公不甚識字而遇文人甚敬修浙江志建書院館獨覽公餘坐南面召優俳入李漁子說演稗雜事遇忠賢屈抑僉壬肆志輒嗚咽憤厲拔劍擊撞聞鄞縣有王安石祠大怒嚴檄毀燒奏飭十三省督撫修古賢祠墓諸生入學者行臘拜禮許士女逢春秋節賽會迎神其姦惡則伐淸其墳墓雖不行海內皆嘉公之志凡文移奏章不過日聽人雜誦不可於意者嚏嘖命改動中肯綮雖儒者文吏皆心折駭伏以爲天授疏西湖淤三十里增修祠廟植柳桃春時隄樹繁花水亭風臺金碧明耀公晡衙畢鳴騶出淸波門攜文案坐亭子瀹辦治文武屬吏白事者就湖光山色間稟請意旨判決如流七年　召署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未二月總督直隸故事直隸五總兵一提督與總督抗行公往悉受節制總河朱藻素倨張公首劾之減死爲城旦舂公負氣好勝遇權要入務出其上乃已當是時大將軍年羹堯河東總督田文鏡九門提督鄂爾奇管戶部果親王岳隆赫柄用而公輒彈劾搖撼之雖有勁有不勁然中外側目欲甘心於公者相望矣賴　世宗知公深排羣言　眷寵不少衰十三年八月世宗崩公自知孤危獨立爲無全理入謁　梓宮跪伏大慟氣絕不能起　上知其意　召見慰之曰卿

但努力報國　先帝雖崩自有朕在也　賜珊瑚朝珠荷囊兩匣再　賜長子星垣武探花及第公意始安公尤長於治盜凡盜之巢藪火伴訪知如繪臨期以一錦囊付將弁往如教即時擒獲所到處江湖千里如枕席行舟桴鼓不鳴不禁妓不擒賭捕不擾酒坊茶肆曰此盜綫也絕之則盜雖蹤跡矣先是朱文端公以醇儒治浙考於古頒喪婚宴會儀教民又禁熔納水嬉婦女遊山民肩背資生及賣漿市餅家弛擔閉戶嘿嘿不得意公雖受知於文端而爲政不相師一切聽從民便歌舞太平誘掖而張皇之民嘔嘔大和僉卑賤者愈謳頌焉雍正十二年公總督保定與戶部尙書海望同勘海塘至浙遠近村氓以爲公復來撫浙也額手迎者蟻屯數十里歡聲殷天文端公聞之嘆曰古人云觀徐公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斯言信矣公生時太夫人夢神僧授以異寶及卒病黃疸吒聲震屋瓦衙內牛馬皆吼應之同起同止如是者三晝夜氣乃絕年五十三謚敏達論曰

世宗皇帝時才臣任封疆者田李並稱然世之人往往優李而劣田意頗疑之後讀　硃批上諭田文鏡奏禁銅法請民間有拋擲制錢者擬罪又奴婢首主人藏銅器者許脫籍治其主人之罪公奏禁銅法請官增價購有售者即與值不問所由來亦不治藏者之罪是二疏者在　世宗俱未允行而兩人之見解心術判若天淵已可見矣公每劾權貴拜疏後必鈔稿以示其人嗚呼壯哉

女弟素文傳

枚第三妹曰機字素文習而長端麗爲女兒弟冠幼好讀書既長益習於誦鍼祗之旁縹緗度積雍正元年先君客吳中聞衡陽令高君清卒匪斷妻子獄繫嘆曰我高公幕下客也非我往則難不解遂治裝歷洞庭而南告其弟高八曰獄而兄傾庫供上官非吾止之而兄不可則勸其毀籍而加印焉亦知正爲今日計乎高大悟檢篋得印毀訴制軍制軍者大學士邁柱也素善先君果知高公之寃爲平其事當是時簿中貲入贖擇高氏孤稚無能爲使人具三千金啖先君先君怒而叱之高八益感謝臨別泣曰無以報

聞先生第三女未昏其妻方娠幸而男也願爲公壻已而果然因寄金鎖爲禮時妹未周晬故長妹四歲代繫金鎖飾項者數年高故如臬人而先君自楚歸復之粵之滇之閩與高氏音問遂絕乾隆七年高八執亂來曰某子病不可以昏願以前言爲戲先君猶豫妹侍側持金鎖而泣不食先君亦泣亦不食與其意復高氏高之族人駭讙傳高氏得貞婦高八歿其兄子繼祖來曰壻非疾也有禽獸行叔杖死而蘇恐以怨報德故託言辭昏賢女無自苦妹聞如不聞竟適高氏高渺小傴而斜視躁戾佻險非人所爲見書卷怒妹自此不作詩見女工又怒妹自此不持鍼黹索奩具爲狎邪費不得則手招足蹴燒灼之毒畢具姑救之毆姑折齒輸博者錢將負妹而鬻妹見耳目非是告先君先君大怒訟之官而絕之妹歸侍母母體微不適妹徹夜立持粥飲而匕箸進之又能記稗官雜史國家治亂名臣言行神仙鬼怪可喜可愕者數衍說歌呼爲老人娛枚入定省聞所未聞學爲之博自離壻後長齋衣不純采不髮髢不聞樂有病不治遇風辰花朝輒背人而泣如臬人至必出問堂上姑安否寄贈服食甚纏前一年高氏子死妹亦病以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死年四十枚在揚州聞病奔歸氣已絕一目猶睒也撫之乃瞑女阿印病瘖一切人事器物不能音而能書指形摹意皆母教也想見妹之苦志云檢篋得手編列女傳三卷詩若干

淮徐海道按察司副使莊復齋先生傳

乾隆九年枚宰沭陽淮海道莊公來巡相傳有理學名疑其峻而難近也心怵焉既至則循故事餞殽烝公一切勿拒曰物已烹雖却之是暴天物而逆人情也凡賓饗與主人共之禮也止枚而觴之三爵後問沭水原委淩頓利病甚悉論山經地志星象樂律甚辨出所爲詩甚工越翼日諸生會於庠公上坐講中庸不皮傳濂洛語而理境纚纚大明聞者色動變若欲卻隱直赴壁廡者然諸生有所陳說輒傴公必諦聽無惰容翼日校壯丁丁疏於技發矢矢旁穿且噪焉火器閉焉其手諸丁伏地請罪枚亦起立皇恐謝平日教教無素公脫外衣手弓而前支左屈右教如法十八人無不賞鵠者火器如之事就坐笑謂枚曰

而奚慊慊耶發成而下文人不習常也專心治民君職在巡年年來爲汝教馴之耳枚聞愈不安脫諸壯丁皆喚有泣者先是大府巡沭諸牲年不受命祖饋薇上食不受矜嚴若神及去庫爲之虧公來飲食笑語撫王賓歡及去無角尖耗如春風歸留條渦而已所從隸六人皆贈二人僅一人皆自飲其馬犒之過而辭曰公視奴輩如兒子不告而受於心不安告公公必命辭是仍虛君惠也彊之皆伏地諧指其心乃聽之公諱亨陽字復齋世居漳州靖南縣之龜山康熙進士初知濰縣迎養太夫人道亡公自此不復仕今上元年以楊文定公薦　召見授吏部主事出爲德安同知遷守徐州蘇松道汪某以危法中沛令某督撫白簡將奏命公補牒公牒稱沛令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汪聞慢而止某毅公訥親巡江南聲勢赫監司皆韡袴跪迎公獨長揖訥責問曰非敢惜此膝於公其如會典所無何訥默然遷淮海道海州有河涌海以通鹽故雖暴漲非偏告諸大府不敢閘公力請得以時開勘淮海災過勞以疾卒年六十一卒之日淮海諸氓罷市奔走樹素輸哭而投賻一日至六千緡嗚呼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公殆眞儒也已公少時受知於李文貞公光地成進士出謝公游世門謝亦奇士

世宗時爲御史三日糾章奏河東總督田文鏡十大罪前一夕夢震雷擊於庭翌日章上果得譴減死戍邊

蘇州府知府童公傳

公姓童名華字心朴浙之山陰人年十二入郡庠屢舉不第乃習刑名從事幕府年四十九循例入貲與爲大清律受知於大學士朱文端公以知縣薦

世宗召見　命查振直隸直隸樂亭盧龍二邑報飢口不實公倍增之所全活甚衆會怡賢親王在直勘公灤河形勢公條對如指掌王以爲能奏知平山縣縣災公不待報遽出倉粟七千石貸民總督某劾奏　世宗心直之宥其罪擢知正定府權按察使事移知蘇州當是時奉　旨清查康熙五十一年至雍

正四年江蘇負課一千二百餘萬大府妄測　上意鈎考攤派民不能堪狴犴纍纍無容囚處公向大府開說其辨大府怒曰汝沽名敢逆　聖旨耶公直前抗聲曰華非逆　旨乃遵　旨也　皇上明知有積欠而不命蠲追特命清查者正欲清其來歷查其原委或在官或在役或在民或應徵或不應徵使了然分曉然後奏請　上裁恩從中下此　聖意也今奉行者絕不顧名思義而徒以十五年之積欠期[illegible]求完無論於一時是暴征非清查也曰於汝云何曰寬華限三月當部居別白分牒申報大府嘿然公出即釋所獄繫者千餘人而造冊若列眉求爲轉奏未幾　世宗風聞江南清查不善　罷督撫某[illegible]蘇撫某訪得與民婦姦數一枷兩人荷以徇公聞即往破枷縱遣而自詣轅請罪曰犯姦者枷律也爲一枷兩荷以挪挽之非政體也且姦罪止杖府縣所司非尊官所宜聞巡撫敬其強直面謝之而心不悅浙江總督李衛某人江南絕無文牒他府畏其威唯唯聽命至蘇州公拒不應曰地界各有統轄冊從役也李深啣之爲蜚語聞上　世宗召公見命往陝西以知府用署鄜州忤巡撫某被劾罷[illegible]知福州再知漳州又忤巡撫某被劾罷官歸數年卒年六十六公精勤廉得善治下不[illegible]如神而尤長於水利佐怡賢親王營田直隸得十八泉於正定府城外建西閘二閘望高[illegible]佐經略鄂公屯田鄜州鑿通九家營五山引水於十五里外升之於二十丈之高穿渠築[illegible]式今利賴之所著詩文若干卷其開太湖水田議一篇蓋守蘇時未竟之志也蘇民德[illegible]前明知府況鍾云

論曰傳稱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公屢干其長官隨起隨躓致不竟其用豈干將莫邪鈇折亦其性邪不然何所遭之不幸也公歿至今垂四十年聞其子孫淪吳吳市漿賣餅家猶有負衣履從其後者嗚呼公得民心久而如此可知誠能動物非一時沾名者流而或謂吳俗輕佻毀譽多浮其實者亦非也

程南陂先生傳

江寧程氏有二賢焉其長曰綿莊先生余已銘其墓矣其季年亦七十有九曰南耕先生余悲綿莊之不及見余銘也使綿莊見余銘喜當何似因思韓退之爲太學生何蕃立生傳豈非欲其親見之以爲笑樂耶余嘗以此語戲南耕南耕頷手曰幸甚遂撫大槩而書之先生名嗣章字元朴一字南耕七歲能詩既長習舉子業連困於有司項項不得志朱文端公與有舊教之曰唐趙匡論選舉以辟召爲先古賢多記室參軍士果有心經世奚沾沾科第耶先生感焉遂研究刑法食貨諸務識其大者爲人作奏疏詞藻筆得蕭曹遺意諸大府走金幣延之憂不得先當是時桂林祁陽兩相公及晏一齋中丞皆負清望居五長十連之任奉先生若仰衡石而操表綴也先生參帷密勿緘口不宣竟疏稿出火入一切體國經野事皆外不能知而三人所張施顯顯然海內無瞀言先生襄決之功從可知矣先是州縣災例不蠲漕先生謂晏公曰災地無米必倍價遠購災民免地丁之一而納漕費之十其何以堪晏公以其言入奏 上勅九卿議嗣後被災漕米銀或蠲或緩臨期奏請永著爲例祁陽公之督閩也蘇祿國王進表使者猾閩人某在呂宋戕夷人刼貢物先生曰是詐也宜斥還其表聽候覈察則事敗矣公從之果來使讕言戕擬其仇先生之能仁民能決大事皆此類也先生不問旨畜雖字多儀皆畀綿莊已如不聞綿莊靜而峨先生孔揚采色和顏熙熙傔從者皆憚伯之嚴就季之寬然平生于大義所在勿狎于不順雖賁育何搖焉中年耳瞶絕意仕進有欲薦于朝者峻謝之所著聲教說牧民瑣言皆歷言天下要務其明史略七十卷尤其精力所注存也外金陵識古錄史學例議若干卷詳所自序中

論曰周官稱公國有孤入王朝乘車纍稱大客今之督撫昔之公也然則今督撫之大客或即昔日之孤乎使先生以此致通顯出而有爲豈不更光于古然士君子有名之見存則所樹立者非己莫爲也如忘乎名而一以利物爲懷則古聖人皆因人成事而已不尸其功者也老子曰爲而不有不雖其爲而雖其不有如先生者其近之矣

常孝子傳

孝子姓常名裕綸山西徐溝人生四歲孤母戴氏哀鞠子而撫焉家故纖嗇無済歲資母鍼衽以供孝子侍側愉愉然不刻離既長以武舉授鎮海衛千總故事督漕者多風波危以故勿克迎輜耕稅饍飲乾隆二十八年孝子畢官事還鎮入見孝子連日喜色溢眉宇異恆常時詗之乃其母已來未一載母卒孝子雞斯徒跣不納勺飲將大殮擥棺號啊毋不止聲嘶血湧腸裂而卒越母亡纔三日

論曰禮稱毀不危身又稱五十不毀然皋魚立哭而死孔子與之傳稱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毀也人惜其不立以徵魯之喪孝子年五十矣不爲生孝甘爲死孝彼其心豈不知留其身以慰乃母于地下哉乃情極而禮忘焉非得已也王荊公之論李翺曰賢者過之翺之賢翺之過也因其過愈見其賢吾于孝子亦然

寧國府知府莊公傳

太守莊君從白門遷宣州未半月訃至士大夫知與不知俱爲流涕問其渡新河遇風舟幾覆食飲滯留服大黃卧便利不止果藥誤耶抑驚顛離晌以隕其生耶嗚呼求其故而不得者命也夫昔予知江寧令劉映榆學士介君於余長不踰中人而秀眉方頤言論風發從此交甚懽二十年來予雖居林下而君之黜陟升降以及其尊王隆民之治功有其子孫所不能知而予獨知之者然則君後人之來乞傳於予也固君志也君始知建德再知盱眙寧國泗州而終於宣州太守乾隆十年貴池民熊永安與金海鬮金傷重熊慮訟不勝會族弟長德病死乃斧尸誣金縣令謝錫佰廉其姦遂并誣謝落職而抵金罪民洶洶不平撫軍檄公與無爲牧王名標勘詰君檢骼骨陷於顱非生前傷鉤距旁證得賊訟人某而長德妻亦傷其夫尸之無故熏灼也號謝告實熊乃伏法事聞皖江數萬人噪於時稱兩君子云盱眙大水湖岸崩陷飲者相掬君雨立沖衣而騎指揮水退民以爲神在泗州請免二十五年漕耗大府閣諸劾

天子許之到宣州三月積案五百無留獄者乾隆十六年至三十年 天子四巡江南前總督尹文端公令相國尹公俱以絕世才總領百務而非君在側如失左右手一切山川舟車供張儲偫君能先憶豫想後事補缺絲毫不掛於過差余嘗見其屬草時跼坐帳中皮硯膝上十指雨下旁立文武內監數十人嘈啗相環或催遣火急而君毫無停揮筆無誤字面無異色朝奏入夕報可其敏捷如此樂道人之善遇孤寒一才一伎必爲寵遇建德爲令於途費爲遺帑而盡其歸性狷狹乘氣辨口小忤意輒以精神凌逼人雖貴游長官不少含忍以致先爲泗州陳刺史排笮再爲安撫衛公劾奏至落職簿錄而卒之事皆無驗天子閔其勞每南巡必加擢遷自縣令而州牧而太守雖忮者聞之皆慹服曰莊君以才力取非福命也然屢躓屢起危而後光家以是貧而精亦消亡矣卒年五十五君諱經畬字非五一字念農乾隆二年進士

贊曰儒者多迂緩養名爲文俗吏所嗤齮得莊君而人不敢輕科目才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然君色熾然蹇蹇無已卒皆料量苛細馳逐雜務與書之云循吏者異也過此以往缺事將舉而宣州民安風頌君必能修先王之政與民相和親而已亦將流覽其山川詠歌賦詩以永譽於來茲乃竟齎志以沒若有嗇者故限之而欲其止於是也福之方始壽之已終悲夫

江寧兩校官傳

我 國家百有三十餘載而江寧以校官祠於學者祇二人焉其一曰教諭湯先生諱偉字鵬乎宣城人康熙庚午舉人居官時年已七旬天倪甚和碌碌然不可見涯涘夏月短葛衣搖扇與群兒嬉或上樹摸棗子環啖之先生俯而笑曰盡留苦敗者償老子勞耶其風趣如此兵部左侍郎法海督學江南威稜言言所至不敢仰視初按江寧命報程生某劣先生搖首意若有所疑法呵之先生正色曰程生不特不劣且賢公命舉優耶今晚牒且上矣若以爲劣則公知之偉不知也法大怒叱先生出將劾先生江寧先羣紫鈞升者與法有舊往見法爭曰公知程生所以劣乎生故狷者抵嫉惡嚴過上新巷見僧奉富商木主與 天子龍牌侍生詆其妄捽而投之以故僧與商造謗詬陷生公得毋爲若輩所眩乎湯先生正人九學所推公不知敬何也法大慙悔三顧先生而謝江寧學舍穿漏每大雨先生持繖坐承霤下白髮淋漓客駭問則蹙額曰大成殿未修先聖露居而某敢即安乎上官及諸紳士聞之爭來營度構造終先生之世學宮煥然俸滿遷國子監典籍以篤老辭卒年九十餘其一曰訓導唐先生諱時琳字宸枚上海人康熙甲午歲貢紡射訓士一衷于禮在官捐俸修前明周貞毅公祠去後諸生即以先生與湯先生祔焉乾隆三十九年邑有修學之舉將遷祠周公並遷兩先生訓導宮君惘兩先生之澤將湮也屬予作傳以水之予覽所持來湯狀甚具而唐事寂然無可記述以故筆澀不下者屢矣然竊念東漢諸賢瑰意琦行顯顯在人耳目而黃叔度以牛醫兒彌口無言一事無爲當時欽之者至以孔門顏子比之然則古之君子固有行而無迹者存耶抑動靜語默亦各視其時耶今人開方面大府在官赫然去則車未出城民已忘其姓氏者不知凡幾而此二校官獨能以一瓣香食報於荒廬苜蓿之場可知官不在大小惟其人人不在顯晦惟其眞中庸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後之人聞兩先生之風可以觀可以興矣曾君倒冠而至偶偶然欲不朽先賢其立志非凡所及是亦昌黎所云得牽連書者名錫端字叔衣亦上海人

大理寺卿鄧公傳

乾隆三十九年春大理寺正卿鄧遜齋先生予告還蜀啟行之前一月從京師作書寄其弟子袁枚曰蜀道大難予偕汝衰未必再見即生死音耗亦慮少通予生平出處本末惟汝知之詳盍爲我撰墓志以須枚聞命皇恐疑從先生之言則預凶非禮以不敏辭又恐非先生所以命枚之意而淺先生可傳之賢敬考古人文集爲賢者立傳不妨及其生存而爲之如司馬君實之于范蜀公是也先生蜀人聲望與范公相埒枚雖非君實請引此例以傳先生諱按先生名時敏字遜齋四川廣安人高祖士廉崇禎進士以吏

部侍郎從永明王入滇與李定國等同日殉難祖嗣祖邑庠生父琳以歲貢生任中江縣訓導生六子先生其季也雍正十年舉于鄉乾隆元年登進士入翰林七年遷侍講八年爲江南宣諭化導使十年遷大理寺正卿丁父憂歸里服闋奏請養母　上許之二十六年太夫人還二十九年先生入朝補原官先生純和介樸遇人姁姁無矜容躁顏于道義所在則凝然不可撓當其登九列時　天子加恩遜遜之臣銳意用先生先生年纔三十餘一歲數遷旁觀辟睨以爲稍從容卽可宰輔而先生匆顧也歸依膝下忽忽二十年再入長安諸新貴少年望先生如過時古物爭避而揶揄而先生亦不樂與熱客昵退朝閉門與一卷書二三耆舊共晨夕而已大理古皋陶所爲權甚重元明以來一切決于司寇居此職者視若贅旒顧何屋梁乎批大諾相率爲識時務而先生每秋鞫苦心平反有所得必爭爭不得必奏雖　旨從中下有從有不從而同事怫然覺平林中傀此直弩鉏而去之乃善賴　皇上知先生深優容者屢矣今年以計典休論者疑先生受　主眷隆于始而替於終枚獨以爲不然夫陳寶赤刀天球河圖陳之東序照耀萬物然而藏之典寶俾無玷缺亦恩也先生以萬里孤臣旁無憑藉而能委蛇班聯適來適去卒全名節以歸此非遭際　聖明始終呵護而能如是乎先生手札嗛嗛以未報　君恩爲愧枚又以爲不然夫建一議理一事此報恩之小者也重其身端其範以儀型百辟此報恩之大者也先生再入都時有要人怵之使往先生辭爲要人謳先生不悔其所以不受他人之恩者爲報　一人之恩故也無形之砥柱可以掜中流挽風氣矣而況古名臣有以七十起者有以八九十起者先生之齒猶未也則將來之報稱正無窮期而枚幸且辱姻死終將羈縶以俟先生自待待人以不欺爲主居官蕭散與在林下無異乞身治裝若脫敝屣然戊午校順天鄉試枚出其門其尤顯者爲滿洲阿公桂今太子太保定西將軍

厨者王小余傳

小余王姓肉吏之賤者也工烹飪聞其臭者十步以外無不頤逐逐然初來請食單余懼其侈然有頷旨之思爲唶曰予故窶人子每餐緡錢不能以寸也笑而應曰諾頃之供淨饌一頭甘而不能已於咽以飽客聞之爭有主孟之請小余治具必親市物曰物各有天其天良我乃治既得泔之奥之脫之作之客嘈嘈然屬饜而舞欲吞其器者屢矣然其簋不過六七過亦不治又其倚竈時雀立不轉目釜中瞠也呼張噏之寂如無聞眣火者曰猛則煬者如赤日曰撤則傳薪者以遏滅曰且燀蒸則置之如棄曰羹定則侍者急以器受或稍忤及弛期必仇怒叫噪若稍縱卽逝者所用堇荁之滑及鹽豉酒醬之滋奮臂下未嘗見其染指試也畢乃沃手坐滌磨其鉗銛刀削笮帚之屬凡三十餘種庋而置之滿箱他人掇汙而捋挲之勿肯也或請受教曰難言也作廚如作醫吾以一心診百物之宜而謹審其水火之齊則萬口之甘如一口問其目曰濃者先之淸者後之正者主之奇者雜之眡其舌倦辛以震之待其胃盈酸以隘之曰八珍七熬貴品也子能之宜矣嗛嗛二卵之餐子必異于族凡何耶曰能大而不能小者氣粗也能嗇而不能華者才弱也且味固不在大小華嗇間也能則一芹一菹皆珍怪不能則雖黃雀鮓三楹無益也而好名者又必求之於靈霄之炙紅虬之脯丹山之鳳丸醴水之朱鱣不亦誣乎曰子之術誠工矣然多所炮炙宰割大殘物命毋乃爲孽歟曰庖犧氏至今所炮炙宰割者萬萬世矣烏在其孽庖犧也雖然以味媚人者物之性也彼不能盡物之性以表其美於人而徒使之狼戾枉死於鼎鑊間是則孽之尤者也吾能盡詩之吉蠲易之鼎烹尙書之藝飫以得先王所以成物之意而又不肯戕杞柳以爲巧殄天物以斸者是固司廚者之所策功也而何孽焉曰以子之才不供刀匕於朱門而終老隨園何耶曰知己難知味尤難吾苦思殫力以食人一肴上則吾之心腹腎腸亦與俱上而世之喤喤流歠者方與庸庖同譽也是雖奇賞吾而吾伎且日退矣且所謂知己者非徒知其長之謂兼知其短之謂今主人未嘗不斥我難我挫我而皆刺吾心所隱疚是則美譽之苦不如嚴訓之甘也吾日進矣休矣終於此矣未十年卒余每食必爲之泣且思其言有可治民者有可治文者爲之傳以永其人

石大夫傳

越之石氏居帝九阬水生者質美而狀多渺小其長子曰青鏐且頎魁理粹如越君欲以獻於上國乃命爲大夫聘吳吳闔閭其文聞之喜曰石研古純臣也寡人盍留其苗裔以爲國光命設九賓之禮宴大夫國中賤石以上者爭來窺觀大夫講曰士爲知己者死臣願留吳但臣南越之鄙人也敦顏而土色風範樸野雖侍屏扆聞吳多子游氏之儒追琢其章願從諸子禮而往其化臣哉闔閭許之當是時金壇叟王澍君年七十許取友必端以善琢聞入闔天下大夫往摳衣趨隅磧礪如姿殺鋒砥角一聽叟之所爲月餘再召貌益澤色益菲奐若瑟若爛兮瑤珠之光吳子益喜命廬人爲大夫造屋漆欲淵絲欲沉墨尙以瓊玖飲以沆瀣之漿臥以文貝之錦漆用事不離左右朝有子墨客卿者性堅執不肯下人見石大夫則形神消釋大夫益喜自負與何水部飲大醉遇管城公捽其頭溺之腹膨亨者數矣或譖於闔閭曰大夫居孔氏之門而陰與墨翟爲友摩頂放踵硜硜然小人哉且其形黑而洋眼如鸜鵒必多詐扣之不能音是殆以飲水爲名而以貪墨爲實者也必斲之必逐之季札爭之曰微石氏吾何以爲札耶要知天下惟肉食者方無墨耳晰犢稱國有五墨墨而墨子不與焉況其與交者哉昔者堯染於許由湯染於伊尹令大夫染乎墨翟亦猶行古之道也且以墨子之才見大夫猶目形其短而其他可知昔齊威王烹阿大夫而封卽墨大夫遂霸天下君盍封之卽墨以遂其志而成君之賢闔閭然之拜卽墨大夫賜西河黑水爲湯沐邑居無何上計秩滿將右遷大夫頓首謝曰臣聞知其白守其黑道家訓也茲者雖元是宅臣將老焉吳子許之不果遷大夫好修飾居吳三十餘年終日沐浴佩玉以質幹厚重不善舟車非有軍國大冊書大詞令不召見王或朝覲盟會亦不隨行性靜而壽其同官楮先生管城公多病廢或更換至數十輩而大夫一與其事顏色不少衰後闔閭年漸老世子未生大夫侍側不知所終

南史氏曰俗傳石氏之顯始於女媧而盛於帝鴻氏邈哉雖攷矣春秋隕石於宋五後之稱石氏者斷斷然皆託於宋以自奇然自宋碏之蹇而後石氏之賢者無聞焉大夫能通上國友岫君交季札以成其名亦其所遭者幸也引北宮貞子故事賜生謚曰文端宜哉

短人傳

鎭江之短人曰趙元文年二十八長二尺許傴而博脣首如覆釜行則左右搖立久腎壓其膝兩手膠而拳揚州鄭守備貽其母千錢短人歸爲鄭之廝對執箕帚揭短人性黠無他能能凪一足跳客來輒自蟾局出而試之鄭復得女子一短如之將以偶焉短人辭曰不可短人天之僇民也有毋在不能養而又養一短女子非所願也固與之將遁矣乃聽焉余過揚州短人出拜問安必朝夕至載以如白下自將軍方伯太守以下聞其短咸具轎來迎短人短人摩地鞠躬昂首酬對卑辭戲趙轉圜如意皆大喜賄賜重積及歸褻衣大冠旋爲之重貴十日禮之不可已也如是夫短人知禮人愛其短然則人之病何病乎其有所短耶

小倉山房文集卷七終

武英殿大學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

錢唐袁枚子才

昔蘇軾不及見范文正公爲終身憾枚猶得見鄂文端公公方頤廣顙豐髯若神色溫而語壯面兼春秋二氣自命過高常卑視古人氣出其上然於近今人才一善一技不肯忘以爲坐政事堂批勅尾非宰相事也宰相事在進賢退不肖而已賢不肖不可卒知則姑就其文章之表著者考之故每一鄉會試必採訪知飢渴胸中有某某皆非素相知及遇卷者己未禮闈撤公立宮門向閣學蔣公曰爾泰今年愧死闈後閱人文所卜悉不讎惟袁枚一人驗耳闈出君門下非君誰光我顏者蔣故公年家子聞甚喜而此科大總裁趙相國等相顧愕然枚聞雖感公意不知公從何處見枚文也以公位尊亦不敢一謁謝壬戌試翰林翻譯枚最下等公所定也啟糊名大恨召枚往賜飲與深語且曰觀汝狀貌天子必用汝汝爲外吏必職辦或憂汝能文不任吏事非知汝者嗚呼公之知枚如是枚既早退不獲有所建白以彰公知人之明意欲報公以文章而公之行事又無從搜輯屢呼負負今年秋公長子容安來督兩江將趨庭時所腹存手集者命枚具筆牘受辭乃得粗舉梗概以備國史之遺謹按公諱爾泰字毅菴滿洲鑲藍旗人西林者其舊居部落也高祖屯太率汪頒七村入投太祖高皇帝曾祖圖們褻佐領從征張理陣亡父拜官國子監祭酒公以舉人侍衛從聖祖獵和詩稱　旨授內務府郎中都統某至暴抗也屬公事不應召公將杖之公袖七首見曰士可殺義不辱王敬其剛直謝之雍正元年典雲南鄉試遷授江蘇布政使康熙末年搢紳積甚抗稅旅距小民公用能吏趙向奎等一大創之設春風亭招致文士大將軍年羹堯勢方張遣奴至蘇撫軍奏中門迎奴奴來見公公高坐召入問爾主安否奴見公甚莊嚴不得已屈膝出年亦無如何巡撫雲南先是雲南貴州廣西三省苗猺撫叛反公奏欲百年無事非改土歸流不可欲改土爲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悉令獻土納貢違者勦疏上廷臣失色世宗大悅曰卿朕奇臣也此天以卿賜朕也命公進呈生年日月與怡賢親王赴養心殿手鑄三省總督印付公公知人善任賞罰明斷一時麾下文武張廣泗張允隨元展成哈元生韓勳董芳等各以平苗立功致身通顯然土官自漢唐世襲二千餘年雄富敵國一旦入版圖受官吏約束心終不甘諸漢姦又陰嗾之改歸後反者歲數起蜀之烏蒙窩泥滇黔之泗城長寨東擺夷粵之西隆州相繼騷擾鎮沅苗縛知府劉宏度於柱裸淫其女而頭曳之然後剖心祭旗公悲怒次骨奏請褫職討賊贖罪　世宗以爲多一次變動加一次平定　優詔不許公感　上恩益奮督軍竪幟所獲苗皆剝腸截脰分挂崖樹幾滿見者膽裂繳上苗賽弓刀鎗砲軍器無慮數丙午用兵至庚戌功成乃造橋雲貴交界處號庚戌橋開通黔滇路八百餘里先是孟養苗與老撾國相連明正德間作亂兵部尚書王驥率兵十二萬平之立石金沙江慮夷驚從古未有然歸後又叛至公而安營設汛如內地奏常親巡三省窮邊六千餘里沿路諸頭目金環花衣焚香俯伏獠子莽子南詔諸國遣使上表獻俠錢貲布金盤銅鏘等物皆離中原萬里者也新開古州丹江禾長八尺穗雙歧豆如栗子大　世宗批劄云朕實感謝矣不知如何待卿而後心安封襄勤伯授武英殿大學士入都會准噶爾未平命公爲西路經略賜金甲上方劍出巡阿爾蘇歸奏西夷未可卒滅擾敝中華無益果親王從西藏歸與公言同　世宗竟罷兵與天下休息公受　世宗非常之知入朝暨三鼓方出語秘外莫能知每具一疏雖請安慶賀及尋常劄子上必嘉獎忠誠頒示天下常云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事無小大必命鄂爾泰平章以聞以故公所到處巡撫以下出境千里拜謁虔若天人從雲貴入相八總兵跪送泣曰公行矣某等無以報願見公須臾望見顏色公未及答八人者素拳勇直前擊去輿夫蟒服珊瑚冠肩公而行數里外一總兵忽亡去七人覓耦不得已留散行百里外

見草中孔雀翎彪彪然膝行奔前抱公靴大慟聲盡咯血則前亡去總兵猨山鎮某也公亦潸然淚承睫下入　朝首薦之遷松江提督公以身殉國知無不爲一切嫌疑形迹無所避門庭洞開賓客車馬麻集溯盤乃已督三省時疏一切水道滇之昆明海口黔之盤硐八達粵之楊林諸河俱宜流貫行商貨鬻至貴州布政使申大成請罷田加稅將軍鄂彌達請丈欺隱田部議允行公惡其言利皆奏阻之尤護持善類前滇督高其倬楊名時俱獲罪楊待鞫而高修城公每見此二人語移日從者放飯伎鼾睡或四散新撫朱綱欲入楊罪呼三木以待軍民洶洶欲爲變公力護持乃免楊夜夢猝蜂撲嚙一神人以袖揮之散及見公如夢中貌貴州巡撫何世璂以名儒爲糧道李日更所劾公昭雪之經略歸　世宗命戶部尚書海望爲治第凡什物桮棬盤匜械筩之屬必具已報齊矣命昇堂上几視之以爲窳敗大怒召海切責海叩頭請易乃已及公入朝奏事畢曰卿勿遷舊居可赴新居手書公忠弼亮四字賜之侍衛十人捧而隨公公入　宸翰亦入闔府中無圜圄　命以潛邸小紅橋園賜公而中分其半爲軍機房公弟爾奇提督九門隸兵部尚書公力爭不可受直言雲南計道賀慶雲見大理令劉某獨曰某服朕實不見慶雲公嘿然心嘉其直薦之枚初見公便問張奐稱羌夷一氣所生公報虐以威虔劉太重公笑曰五十年後自有定論也　世宗晚年召公宿禁中逾月不出人皆不測　上意公亦自危八月二十三日夜　世宗升遐召受顧命者惟公一人公慟哭捧　遺詔從圓明園入禁城深夜無馬騎煤騾而奔擁　今上登極宿禁中七晝夜始出人驚公左衿紅濕就視之髀血涔涔下方知倉卒時爲騾傷肛潰未已公竟不知也乾隆元年每行一政下一詔海內喁喁拜泣歌舞以爲堯舜復出自歸美於公者公悚然曰天生聖人社稷之福也老臣何力之有爲年六十九薨　天子親奠祀享　太廟諡文端有奏疏詩集各若干卷子某某

光祿寺卿沈公行狀

公姓沈諱起元字子大世居太倉父宏受號白溪先生與相國王公撥爲布衣交高隱不仕著述千萬言生先生雖其穎悟曰此兒須我自教也辭千金館教閉門督課以康熙庚子舉人辛丑進士入翰林改吏部員外

世宗登極嚴六部缺主之禁不自首者死直隸學政缺主事發公爭曰此與六部缺主不同學政衛文缺主不能爲弊宜減死爲流　世宗嘉公有識召見授興化府知府當是時　世宗風聞閩中倉穀多虧命內大臣伊拉齊等率諸還州縣六十餘員按覆之諸員爭得缺盤解苛煩仙遊令某受代不收碎米公怒曰穀以備振也碎米亦可療飢斗升既足何事紛紜諸大府無以難一時搞虔之風爲之稍戢總督高文良公奏開南洋已帖黃曉示矣有　旨禁內地商穩留外國高公猶豫命商人戚里具原船往回結狀方許放行公諫曰此法立將一船不得行高問故曰出洋者生死疾病無常數貨物利鈍無常期此豈內地戚里所能逆料而爲之具結者乎且公無開洋之示商無怨也今商既得此好消息造船者費若干製貨者費若干忽以結狀相難是明誘之而暗苦之也商必怨且走南洋者需北風今立春已半月尚結狀來北風不來彼失業商衆集廈門或爲盜賊害將何已言未竟高色變曰君欲云何曰據起元意但令出洋商自具狀以三年爲期如過期者不聽回籍即以此狀咨部足矣故事驗放官與泉道及泉防同知也洋船水手多寡視樑頭大小民憚納稅大艘報小及出口船不得行乃求增水手同知張某馳啓督撫公攝道篆後到曰此啟謬矣水手定額工部所頒督撫不能增勢必咨請部示從此駁詰不已奈何餓而衆商具牒願自掉船免增水手張不可公夜叩張門曰南風起矣衆商擺不得行故爲此請君再固執必生他變張不得已驗船放行船中商果已集無賴袖瓦石將堵張門當是時微公幾不測初兩院閱張牒方仰天愕眙計無所出及此信聞乃大喜嘉獎者再而海口商民變詛爲祝懽舞者數萬人遷臺灣道臺田以甲論每甲十畝有奇　國初以鄭氏稅重爲額較內地賦加重幸欺隱者多民不爲困雍正五年丈量法行民多棄產逃公請於高公曰人謂欺隱請可歲增賦十萬此妄說也第恐科則不定或比舊額轉少

必干部駁爲今計宜令舊甲悉依舊數而丈出新田照同安下則起科俟欺隱盡清之後再將舊甲舊賦通勻於新田輕賦之上則國課民生兩無所病高從之至今臺灣民安其居國安縣民辛氏與顏氏有仇自殺其弟婦誣顏按察使潘思榘不能察具獄上總督命公覆訊公平反之潘怒以他事中公落職家居今上元年起用爲江西驛鹽道尋遷河南按察使直隸布政使內遷光祿寺正卿以老乞歸年七十六卒公長身廣顙白髯偉然待後進諸生慊慊如不及而於權貴虎虎不可動在閩時巡撫常安總司海關吏白故事司關者到必先以名紙謁巡撫家奴公大駭不可一切驗放南面指揮諸奴悚息垂手唯唯及常去後撫朱定元向公問常奴贓狀公不對朱強之曰起元但知常公在閩革除浮稅四千金此外非所知也戶部尙書海望奏清理直隸旗地有司違限奉　旨嚴斥總督高公命公劾數州縣以自解公不可曰旗地非旦夕可清州縣方災何暇了此公必劾官當自藩司始十二年直隸旱　駕幸東魯高公以迎鑾事重命檢戶口十一月開振公力陳民困甚慮不及待高慍曰必若此君自具奏公嘿然出苦言於清河道方公觀承求通其意甚婉高亦悟卒從公言公性儉自奉一簋之外無他過菜口不言生產事歷任脂膏而蕭然四壁於官爵黜陟視若浮雲初署臺灣知府到官日生番越獄前守劉某曰獄匙未交是我責也公曰守印已受是我責也爭開失察職名大府嘉其有讓遂兩免之所著學古錄四卷古文八卷詩四卷子某

記富察中丞四事

東粵近海南諸夷中國兩戒之守以廣州虎門爲門戶乾隆八年紅毛國伐呂宋勝之俘五百人率其眾順帆泊虎門粵東大駭總督策楞召布政使託公曰外夷交攻揚兵我境勦之乎聽之乎於國體奚宜公曰當使進表稱貢獻所俘五百人請公處分策笑有慍色嗔曰君直戲耳紅毛雖夷非愚人其肯以萬里全勝之師受驅使耶君言之君能之乎公曰不能固不敢言策愈慍曰君果能恣君所請公笑曰無多請也

請飭印知縣楊參將聽指揮六日內復命印令者才而敏楊參將者修幹偉髯有將貌者也策許之公出召印令曰我欲使汝教紅毛國進表稱貢獻所俘五百人請制府處分印令驚如策所云公曰汝直未思耳紅毛伐呂宋涉大海數千里糧能足乎船漂浪壓風必損壞不於此修篷艙其能歸乎此如嬰兒寄食於人小加裁禁立可餓殺何說之不能從制軍易吾言不問吾故未以此意曉之印令大喜奮曰如公言足以辦矣與參將楊領百人短後衣持彈據獅子洋而營焉密令米商閉戶遏糴紅毛人來探告之曰中國無他意慮奸民欺汝外夷以行濫物誘汝錢故來相護耳紅毛人不解意去然望其炊烟漸縷縷希矣居亡何紅毛總兵求見坐定未言印令呵之曰中國久以虎門爲限條禁森嚴汝兩國交鬨不偃旗疾過乃揚兵於此大悖我制府性慈好用兵我等未敢遽白所以守此者欲斷汝糧餓死汝然後白制軍紅毛總兵意大沮目參將參將紫髯鬚髯怒張叱嗟而已總兵愈恐伏地請曰誠然糧罄然終非有心犯天朝也公幸赦之且教之令微露其意紅毛人泣曰若然誠大幸也請代申此言令曰不可吾爲汝告方伯大人方伯大人爲汝告制軍階級尙多通達尙難汝一旦失信則我等先爲汝獲罪故不敢也曰紅毛自具牒申請何如令爲不得已而強應曰可紅毛人抱弩負糧手加額匍伏進表貢所俘五百人乞制府處分策公大悅竟以五百人仍還呂宋而賞賜紅毛聽其還國越一年呂宋修怨於紅毛遣兵數千駐澳門揚言待紅毛來戰總督又詢公公曰此可一羈遣之也紅毛國小而強屢勝呂宋國大而弱屢敗以大國敗於小國慮四隣輕之欲洒前其恥又不敢從海直下挑戰紅毛故逗遛我地自張威聲公前將紅毛所俘五百人送還伊國恩甚大可仍命印令往道破彼情歸曲責直彼雖夷必無辭而退如公言呂宋兵船即日揚帆去

乾隆七年粵東旱撫粵攝總督張示禁小錢且曰平糶之米敢減一糶者無過二升公聞大駭召廣州知府曰民情甚迫而糶廠轉減汝能保十日內無事乎曰不能五日何如曰不能公厲聲曰吾欲汝保十五日無事汝不能吾手斬汝知府跽而請曰今一日雖保而公云十五日何也公曰固也待吾言之制軍所以減糶者慮米不繼故留餘於倉也不知民情一變倉之餘官能留乎不若傾倒出之使民知之爲今計宜增一廠爲四廠宜不計斗石宜兼收小錢如制軍教朝夕難保如吾教十五日可保十五日中倉未竭雨必至民將大安第恐汝違吾言先白制軍致掣吾肘則事敗矣事敗民變均死也不如斬汝死死乃有名知府叩頭出如公教民懽聲如雷越八日天雨米價餘五千石有奇雨後大官行香謝神將軍某譏曰吾欲絕公交公驚問將軍曰當制軍令下時民心震動意在必亂吾臥夜不閉目公陰行善事消釋禍源而不先告我以實我其能無絕交乎

公署廣東布政使前官程公仁沂被劾待罪廣州知府來手一冊呈公曰此程獄詞公問訊乎曰未也然則何以有詞曰向例撫軍劾官無所待訊不過擬供狀具獄而已公微笑不應取所呈冊付家僮內藏之知府探公色甚和必重違撫軍意而喜已署藩司之將即眞也姝姝然喜公正色責之曰訊百姓無先擬供法令訊藩司大員而汝乃代爲之供藩司汝長官撫軍亦汝長官殺長官媚長官於義何當我才短不能核人僞供故收藏之明日將此冊奏　皇上俟　聖裁知府陰喝汗下長跽請曰某死罪此案頁不實不圖公公正平恕一至於此求賜還原冊訊明再啟公笑曰能如是吾何求與冊令出而遽呼騶從見撫軍撫軍者高郵王安國也初及程事王起立拱手曰微公言吾早羞死矣疏程陰事者程之同鄉同年知縣某也訪之臬司某曰頗聞之訪之巡道某佯驚曰聞之久矣聞制府先奏矣予不得已奏出令聞諸員覬覦遷秩而然事大可疑我悔之折骨此段歎慨曾告阿將軍知之公不信請質我於阿將軍公曰改過不吝古大臣風也某請參疏再啓公甫出而知府已赴轅跪白程藩司事訊明全虛惟以平餘充公未奏擬罪公於奏程罪前十日先奏司庫動用平餘歷任官從不奏聞臣初到不敢踏程某故轍致滋重罪仰乞睿示　上硃批此等小事任汝爲之但當慎重倘遇別案連及朕亦不能爲汝寬也後程奏入　上入

公先言竟得寬減程夫人每早起盥沐畢嚴妝不食不言命家人舁至公生祠內焚香膜拜然後還家飲食笑言

乾隆四年詔丁銀攤入地畝永爲例海內便之惟山西解州安邑五州縣不肯曰此地富民無田若攤丁於地是貧民代富民完糧也征輸者以爲然竟私用舊法七年　上風聞命巡撫某議覆巡撫請如新例公爲冀寧道爭之曰五州縣執貧富之說因循已久一日改更民必變此事宜三思巡撫怒然召河東道某趣辦河東道心知不可而難於抵牾謾與兩司議曰事起解州牧令嚴牒下牧足矣牧惶即製巨梃千長枷百餘驅迫呼號安邑民揭竿起罷市燒城門毀公署而堵焉報急者日三四至巡撫擾恐不知所爲命公領兵往公笑曰我願往然無兵我往有兵我不往巡撫問故曰彼蚩蚩者雖生變尙懷狐疑聞有大兵則反志益決今合山西全省兵不過數千與我領者不過數百其足當五州縣人無萬數乎請單騎獨行而暗與我調兵符相機行事巡撫強應曰諾諸司道及府州縣餞公於郊洒酒泣下若永訣者然公自省城至安邑一千二百餘里五日而至先張示稱爾曹皆國家愛養元元急迫生變我來非征爾欲平定安集之皆自首歸誠者赦民未曉公意閉堡門不出邑令來謁問誰爲首對不知公曰可以知縣而不知乎曰聞某已被劾心灰且人衆無所於訪公曰以民變劾官　皇上必不悅或別遣欽差訊汝汝努力助吾何遽不爲福令拜謝出獲夜行少年覘之手疏七十二人喜甚不請於公遽往擒犯歸半途追者至槍砲隱起弓役傷奪所拘七十二人入堡公歎曰禍成矣庸人誤乃公事奈何將具牒請兵慮不發乃命副將率二百人傍堡而營告之曰不必戰但得堡中情狀即以聞如公言堡內人椎牛而饗公立召還以狀白撫軍請兵兵未至公陰念山西兵少且弱不可用而安邑民可先聲奪也乃檄取四城大砲及他兵器待用又雜取鋤犁鉤盾揚言將毀堡日昳巡撫羽檄下公發之蹙額歎曰孽矣殺一縣老弱安用全省兵耶吏胥聞之讙恐轉相告語公遣人以酒千罌羊百羫犒兵命毋進城駐將軍廟聽召廟離堡三十里夜

天寒暴露民踏烟沙曠天屠羊置酒民酣飲叫呼望者聽者人數艮辨壁中民股弁公笑曰此擒犯時也命知縣副將戎裝大呼鼓前曰縛七十二人獻者兵立罷稍遲天明大軍至金鼓一震玉石焚矣堡中人不得已縛七十二人詣府受讞次日點兵三百人而已遂來足皲腫手不能弓幸無所用歸營偃旗未幾天子果以巡撫爲民變劾官備特命大學士訥親來鞫駐省城訥別訪亂民五百檄公與副將擒亂公具牒稱七十二人尚多寃餘衆宜可闊略訥叙怒文書火急且曰驚惡聽參公不爲動抵擒者三副將意不能無怯來嗣公公無言副將曰公何無言公曰雖言也以爲可耶姑五百民命以爲不可耶姑君官職民與官孰重君當自謀我不敢以己律君安得有言副將欷息而去五百人聞之泣曰雖丁非託公意擒七十二人非託公意我衆早從公言自首歸誠大家抱兒子臥矣今又以不擒犯故累公我山西以俠烈聞若然非壯士也請與偕出五百人竟面縛出投公公不受投副將受之來謁公坐賴發於面公賀得大功君何不自喜副將手指天歎曰五百人爲公來乎爲我來乎我武官也不折一矢而冒公功其如天何乃將安邑畏威歸順之意啟訥公訥亦怒解命且保釋五百人父子妻女爭來迎歸扶攜歡敗說延之聲數里不絕獄具前七十二人者誅三人杖十人公諱府字師健滿洲富察氏

小倉山房文集卷八終

小倉山房文集卷九

書魯亮儕

錢唐袁枚子才

己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閽啟清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眶大顙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矣予奠於白下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葛聞橋先生曰魯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效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即攝中牟魯爲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盍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捨己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溫溫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暍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辨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猶不可況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啟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寗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勅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儆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　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屏門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嘆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先是亮儕父某爲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爲質子於吳吳王坐朝亮儕黃袂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騎越勾卒擲涂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人云

書麻城獄

麻城涂如松娶楊氏不相中歸輒不返如松嗛之而未發也亡何涂母病楊又歸如松欲毆之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於官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訪於九口塘有趙當兒者素狡獪謾曰固聞之戲五榮也五榮駭即拉當兒赴縣爲證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首其兒故無賴妄言請無隨坐湯訪嗅五榮者生員楊同範虎而冠也乃購覩同範緝楊氏先是楊氏爲王祖兒養媳祖兒死與其姪馮大姦避如松毆匿大家月餘大母畏禍欲告官大懼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曰我生員也藏之誰敢篡取者遂藏楊氏複壁中而訟如松如故逾年鄉民黃某瘞其僮河灘爲犬爬嚙地保請應求往驗會雨雷電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大喜循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僞認楊氏諭仵作李榮使報女屍李不可越二日湯往屍朽不能辨殮而還揭傷同範五榮率其黨數十人鬨於場事聞總督邁柱委廣濟令高仁傑重檢高試用令也覬鯢湯缺所用仵作薛某又受同範金竟報女屍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受賄刑書李獻宗舞文仵作李榮妄報總督信之劾應求專委高鞫高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跽肉烟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不免皆不勝其毒指誣服李榮死杖下然屍故男也無髮無腳指骨無血裙袴逼如松取呈如松發狂亂妄指認抵掘初掘一冢得朽木數十片再掘并木無有或長髯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後得屍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視髑髏上髮白鬖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冢發露者以百數每不得又炙如松如松母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剪己髮摘去星星者爲一束李獻宗妻刺臂血染一袴一裙斧其亡兒棺取腳指骨湊聚赭色自趣河灘而引役往掘果得獄具署黃州府蔣嘉年廉其詐不肯轉召他縣仵作再檢皆曰男也高仁傑大懼詭詳屍骨被換求再訊俄而山水暴發并屍衝沒不復檢總督邁柱竟以如松殺妻官吏受賄擬斬絞奏麻城民咸知其冤道路洶洶然卒不得楊氏事無由明居亡何同範鄰嫗早起見李榮血模糊奔同範家方驚疑同範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產非嫗莫助舉兒者嫗奮臂往兒頸拗胞不得下須多人掐腰乃下婁嘗呼三姑救我楊氏隅然從壁間出見嫗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嫗前戒勿洩同範自外入手十金納嫗袖手搖不止嫗出語其子曰天乎猶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即屬其子持金訴縣縣令陳鼎海寗孝廉也久知此獄冤苦不得間聞即白巡撫吳應棻吳命白總督故總督邁柱聞之以爲大恧色忿然無所發辭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拘楊氏稍緩或漏洩必匿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不具也乃僞訪同範家脅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毀其壁果得楊氏麻城人數萬歡呼隨之至公堂召如松認妻妻不意其夫狀貌襤至此直前抱如松頸大慟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吳應棻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決之　旨下邁柱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楊同範揣知總督意護前乃訟楊氏具狀稱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竊娼罪遽復據情奏　天子召吳邁兩人俱內用特簡戶部尚書史貽直督湖廣委兩省官會訊一切皆如陳鼎議乃復應求官誅同範五榮等

袁子曰折獄之難也三代而下民之譎觚甚矣居官者又氣矜之隆刑何由平彼枉濫者何必爲麻城一事與元人宋誠夫所書工獄相同雖事久卒白而嚶嗚變幻危乎艱哉慮天下之類是而竟無平反者正多也然知其難而慎焉其於折獄也庶矣此吾所以書麻城獄之本意也夫

書潘荊山

潘荊山諱兆吾浙孝廉也靜深有謀浙閩總督覺羅滿保辟入幕府康熙五十四年臺灣反以立朱一貴爲名朱農家子幼養鴨爲業每叱鴨鴨皆成伍路不亂行鄉人異之游民之無賴者偶爲亂擁一貴據南路殺守備及官兵二百總兵歐陽凱副將許雲討賊戰死臺灣陷事聞省城大震時漏下二鼓滿公不知所爲登荊山床爲欷哭聲烏烏荊山披衣起笑曰公止哭賊即平矣臺灣賊皆烏合何能爲第兵機貴速須趁此夜了之公曰如何曰公持印荊山持筆兩侍兒供紙墨奴張燈聽遣足矣如其言書一牒下中軍曰發兩標兵各于五鼓集轅旌旗器械船缺者斬一牒下司道曰運糧若干集廈門聽取闕者軍法從事一牒下府縣曰明早部院出兵送者斬各吏民安堵毋動荊山每書牒筆颯颯如風雨畢一紙請公加印印畢即發未三鼓而部署定荊山復解衣臥哈臺大鼾黎明拔營行兩日至廈門時承平日久兵不諳操舟公憂之荊山下令傳呼曰凡海船能捐貲載兵者與五品官有一賈奮前即硯守備銜服與之繼來者分給牌劄豹子[illegible]衆賈大喜爭自棹船船銜尾而列兵依隊而上不敢譁甲光耀日五日抵鹿耳門賊大怖以爲神兵從天而下駭散無闘者互相攻殺守紅毛城僅十六人誅之進剿竹塹城禽朱一貴縛軍送京師兵不血刃糧不支給凡七日而臺灣平滿公欲奏荊山功荊山辭曰某姓名非能吏事者也賊平矣　國家敍錄不可貪天功攘人爲己事公終其身滿公卒潘復佐浙督李公衛以名聞

李敏達公逸事

康熙末各省錢糧多虧　世宗詔清查天下虧缺公總督浙江聞之詣內幕問策皆瞠不語公曰不請朝臣來　天子弗信朝臣至而督撫無權事敗矣宜速繕一疏極言浙省廢弛久誠得內大臣督治甚善但內臣初至未得要領臣身任地方需臣協理事裁辦疏成馳奏即詐稱生日開筵受賀浙中七十二州縣無不畢至者公張燈陳百戲止而觴之召諸州縣至密室語曰清查使者至矣汝庫虧絲毫勿欺我我能救汝否者發露被誅勿我怨皆泣謝曰如公教歸皆核冊實呈其無虧者具狀上亡何奏下許公協理清查大臣戶部尚書彭維新實來先至江南江南督撫不敢關語一聽彭所爲彭天資險鷙鉤考煩瑣民吏不堪州縣擬流斬監追者無算畢到浙氣驕甚公迎見即持　硃批示之曰朝廷許衞與聞公勿如江南辦也彭氣沮稍稍讓下於公公置酒宴彭半巡執杯嘆曰凡共事者未有不爭者也某性戇好與人角屬蒙　上誨令當與公無爭而後可但不知如何而後可以無爭彭曰分縣而辦何如公曰善呼侍者書州縣名若干搓小紙如豆拈盤盛與彭起分拈之暗有徽記彭不知也其虧者歸公其無所虧者歸彭彭刻苦甚較手握算至胼起公無所得而公密將贓罰閒款鹽課贏餘私攤抵矣故使人問曰有虧否何如彭曰無之彭問公公陽爲駭出意外者而應曰亦無有也遂兩人同奏浙省無虧　世宗大悅語人曰他人聞清查多憂愁獨李衛敢張羅宴彼教督有素自信故也晉秩太子太保賞賜無算各官俱加一級江南之人望如天上河東總督田文鏡柄用時忌公暗劾公　上不爲動田謂轉來結納伺公居太夫人喪遣人以厚賻弔公罵曰吾[illegible]雖餓不飲小人一勺水也麾使者於大門之外而投其名紙於溷中然性極服善一日坐堂上命吏胥田芳作奏請封五代田不可曰封典止三代無五代芳不能作此奏固命之對如前公大怒罵曰畜產例由我創何干汝而逆我田遽起立勃然曰公大誤公怙　天子一時寵忘王章芳故曉公公當謝芳乃辱及其親何也且公爲人子孫封三代而猶未足芳亦人子孫未封一代而公以畜產寵秩之何用心逆人道耶芳殊不服芳殊不服公素負氣忽公堂爲吏所折辱不知所爲强復怒曰便是我誤汝不服奈何曰公大人也芳小吏也豈特公詈芳芳無如公何即公杖死芳芳亦無如公何所可惜者大人之威能申於小吏而小吏之理殊直於大人耳言畢竟走出公默然顧左右亂以他語而罷是晚召芳芳疑公蓄怒將陷禍之入色如土公握其手笑曰汝有膽識而辱爲吏可惜吾貸汝千二百金納縣丞他日事上官亦以直道行之田泣謝得富平縣丞遷鳳翔令以賢聞

傅卓園者名魁公標下卒也少無賴以材武入勇健營涿州大盜李自洪力敵千人匿大邵村牛四家公命卓園往擒卓園請標下李昌明及韓景琦俱公笑曰汝往能擒此賊昌明往非昌明殺賊則賊殺昌明韓景琦往必誤乃公事不信如汝意試之卓園夜至牛村自洪方謀刼掠出牛家未發卓園破門入昌明揮雙鐧先登賊暗中斫之傷大呼仆地卓園繼進門小器無所施棄其戟手掐賊陰而曳之小腸出突賊抱卓園刃其背萬千幸衷甲不死然骨入者寸許卓園繞賊腸於臂至三匝賊猶能迸刀韓景琦急來助昏黑不辨捧傅足以爲賊也而縛焉傅自念受兩人敵必敗不得已逆而毀之繩三匝皆斷韓仆出數步外天漸明三人共縛盜獻之轅公大笑曰吾所料何如盜且死顧行刑者曰吾爲盜三十年殺人如草官兵屢捕無敢格鬬今擒我者壯士也願一見而死或指卓園盜運目久之嘆曰我久當死死於足下值矣我所遺寶刀知足下來哀鳴三日宜贈子佩之我死不悔爲盜悔不知天下之尚有人也

鄂文端公逸事

張廣泗之征丹江也來辭公臚記軍事數條將請公處分公餞諸燕寢竟日筦絃鏗鏘口不及軍事張不得已請問公問何爲曰軍事公正色曰吾以汝爲能辦賊者故用汝不料汝非將才也用兵之道變化無方故曰閫外將軍主之其隨時制勝豈我與汝今日所能預定耶惟兵少或糧不足者當聞總督而我部署久定故懽而飲汝汝尙何言諸將聞之皆心折駭服初廣泗知思州府說公取古州八萬云其地廣千

餘里在黔粵之交分兩省觀則在外合兩省觀則在內廣泗乞到黎平探知形勢可以奏功公即調廣泗知黎平黎平諸葛營者古州形勝處也後倚大山西接懷遠中有丈臺登之見大小丹江苗俗傳孔明登後無人登登輒頭痛廣泗到即輕騎登臺苗望見廣泗指揮臺上驚將軍已即聚衆張幟下坡處廣泗心動不肯下宿於臺次日五鼓大霧從山背銜枚下苗驚以爲神歸誠得其出入要領故公招降都滔兩江苗而征丹江九股苗　世宗慮廣泗新進好事命內臣牧可登春山至軍營參謀卒丹江已平　世宗大悅授廣泗貴州巡撫召公入都公薦廣泗爲巴里坤副大將軍征阿拉蒲坦先是大兵屯巴里坤山人馬多凍死廣泗往請於大將軍查郎阿曰賊不畏冬以能移家故也賊能往我亦能往盍擧賊移家法覓向陽有水草處立營查不信廣泗率所領兵如賊法其年兵無死者馬騰肥如初敗賊於木壘城殺無算生禽六百人　世宗大悅命總督湖廣會古州苗反煽連楚粵諸寨陷思州清平　世宗切責公命刑部尚書張照都統德希壽督師貴州照等奏改流非策　世宗愈怒廣泗奏前後失宜皆臣之罪願革職效力軍前會　今上登極加廣泗七省經略衛督兵貴州羣苗呼曰上諸葛營老子又來矣愼勿與戰望旗幟輒走廣泗奏張照等所以無功者分守兵兵爲一故也黔兵不少而又分之何以辦賊請調各省兵齊集鎭遠以通雲貴往來之路　上許之廣泗率三萬兵張强弩追苗至凱里香山山有牛皮箐當四山之凹深數百丈闊三里苗避驚爭走箐下廣泗據山築長圍四面環之苗無所得食相枕藉餓死者四十餘萬人三省猺獠爲之一空嗣後古州雞尾擺處俱改衛設屯而羣苗亦不復反矣哈元生者河間人也高鼻長髯以守備從公征苗每戰輒陷陣擢安籠鎭總兵烏蒙之役賊數萬營官防海子張旗鼓譟元生率兵四千討之賊有名黑寡者號萬人敵每大呼賊爲退飛戰日持長槍直犯元生元生以左手格槍右手拔箭射之槍應手斷而黑寡業已受箭落馬一日出奔元生斬首揭竿上羣賊奪氣退走追至得勝坡別寨苗起應之衆聚鳳凰山元生知衆寡不敵乃密令參將康世顯等夜率士兵啣枚繞賊營分左右隊伏山下約曰聽號礮起次日黎明元生率兵挑賊賊盡出官兵不動待賊將近忽礮發聲元生舞雙刀衝陣山後奇兵突至賊敗走追之悉俘其衆元生手擲一賊於空中高數丈以刀揮之作數段墜羣賊大駭以爲神勇嗣後望見安籠鎭旗纛即逃無敢格鬬者　世宗召見賜宴以元生回部人不漢食命光祿寺別具特羊之餐二人者至公家皆供掃除之役若隸子弟然

稗事二則

尹文端公母徐氏江寧人爲相國小妻相國家法嚴文端總督兩江夫人猶青衣侍屏匽文端調雲貴入覲　世宗從容問汝母受封乎公叩頭免冠將有所奏　世宗曰止朕知汝意汝庶生也嫡母封生母未封朕即有旨公拜謝出相國怒曰汝欲尊所生未啟我而遽奏　上乃以　主眷壓翁耶擊以杖墮孔雀翎徐夫人爲跽請乃已　世宗聞之翌日命內監宮娥各四人捧翟茀翟衣至相國第扶夫人榻上代爲櫛沐被服褕飾花釵爛然八旗命婦皆嚴妝來賀夫人而賀者相環也頃之滿漢內閣學士捧　璽書高呼入曰有　詔相國與夫人跪乃宣讀曰大學士尹泰非藉其子繼善之賢不得入相非側室徐氏繼善何由生著勅封徐氏爲一品夫人尹泰先瞻謝夫人再如　詔行禮宣畢四宮娥擁夫人南面坐四內監引相國拜夫人夫人驚踧踖欲起四宮娥强按之不得動既乃重行夫婦合巹結褵之禮內府梨園亦至管絃鏗鏘肴烝紛羅諸命婦各起持觴爲相國夫人壽酒罷大懽笑去後三十年文端側室張夫人受封文端謝恩奏及之　上曰朕實不知　先帝有此事乃竟暗合豈非卿家家運耶公繼室鄂夫人鄂文端公猶女也兩文端相見鄂老矣嘆曰吾日夜思抽身退未知能否夫人曰女聞古之君子事君能致其身又曰明哲保身未聞有抽身者兩文端爲之莞然

田文鏡總督河東以不喜科目聞王士俊宰祥符謁田田問出身王眉蹙口澀若爲窘不得已者而對曰士俊不肖某科翰林也田以爲嘲己愈惡之每見輒喝吹毛索瘢王憂懣不食幕府客裘香山高士也彼

洒大言曰制軍有意相督過將早晚劾公公去無名可惜不如擇一有名事去問何事曰今新增河南鹺地稅民不能堪公以狀啓田田必據此劾公公雖去公名傳矣曷若委賸授印低頭出衙乎王深然之將稿數千言通牒大府布政使楊文乾心嗛田所爲而屈於勢不能言忽得王牒驚曰此何時尚有奇男子耶呼僮焚香供牒再拜遲明田果具疏劾王楊佯叩田怒譟曰狡哉王令知公憎之故借此求名若據彼牒劾奏是落伊度內也且罪止罷官不如姑舍是而別摘他罪中之使轉身不得田頷之王感楊恩私誓如父子然亡何　天子擢楊巡撫廣東士俊送出境悲不能自止楊亦泣然曰事未可知何忍遽別姑行一驛乎既又留之曰事未可知姑再一驛乎王自度無全理惘惘相隨忽見北來飛騎捧黃封授楊楊下輿北向九叩首招王曰我乞汝同往廣東　天子許以府道用矣速歸辦裝可也王至廣東授肇高廉道尋擢布政使田文鏡卒竟督河東代其位

小倉山房文集卷九終

王介祉詩序

錢唐袁枚子才

吾不識漢管公明作何狀至於攬鏡自照傷不永其年其言卒驗然史稱其才幾亞管輅矣今有人焉曰虞山王陸禔字介祉貌瘠而修如枯藤將弛兩瞳子凸於眶欲墜地碎其詩悼往紀今能曲折以神赴歌之范華藻布若穆羽之調家貧母夫人年七十介祉挾一鞭一筆遊前年將之楚過余道別討論諧謔相樂也已而自戚其貌對壁間鏡戲曰而小子其窮哉乃別去長沙令某聘爲記室未半年病遽拕舟歸未半途死嗚呼貌之徵何其速也昔公明壽四十介祉僅三十三然則今之天更嗇於昔之天也公明文采無所表見介祉詩大噪於時似可以其名之贏補壽之縮然形而下者貌也形而上者才也貌之徵宜天宜窮才之徵宜顯宜壽宜彰施休明兩者皆天所與而一驗一不驗使人咨嗟潸潸則又胡不并其才而斬之也介祉歿後予方索其詩其弟次岳自虞山來以詩六卷屬余校定而付之梓嗚呼此則人所爲而不聽命於天者矣

送醫者韓生序

仁無術而不行堯舜之政周孔之教神農之藥皆術也皆所以行其仁也使堯舜周孔神農雖仁其民如嬰兒而無術以及之其奚能爲雖然後之人爲政教醫藥其虐民加倍焉豈古人之術不仁歟曰仁者見之謂之仁也見何在志是已孔子稱志於道孟子稱尚志又曰夫志氣之帥也志之所在不特慧力與俱而精誠之至天亦相之今之爲政教醫藥者推其志果可以見周公孔子神農乎然則其術之不工也乃其志之不仁也韓君宗海挾醫術來白門白門之人或兆殤或宿瘤或暴疾而腰急或創未合而陷焉以深或申旦呼暴嗷嗷然目不得一瞑君治之脫手愈用是名稱噪於時韓君大言曰得諸公予譽不如得

隨園一序故人將用菴爲通其意甚婉余以初測交故筆染復休者屢矣亡何相遇於用菴處極道所深源序君意君又大言曰吾衆序非欲繩我美也願吾懷欽欽在抱無有能宣究之者吾始任戴冠郎通儒兼通鑄凝家言以爲均不足以仁吾氓故溺苦於醫爲黔黎衛生計此志也非公聲之於文則誰了其於冥冥者嗟乎君之志如是君之術可知且夫古之醫者皆刀錐鍼砭撟引毒熨之爲非徒恃湯液也故藥瞑眩而效亦易徵今轉科而別之內治爲優外治爲絀是何異爲政教者抱黃圖赤縣爲兢兢而遺靦九寰八陔耶君之術能治內而專以治外名是則君之所以取效致功即其所以探本據要也余悲夫世之人知君術之工而不知其所以工故序君說以送君而兼以勗世之行仁者擇術者立志者

重修江甯縣志序

志江甯難於治江甯治之者行其當然之事志之者紀其已然之跡當然者以意爲已然者不可以意爲然非志之詳則治之亦必不備其道又若相須者然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以知地俗蓋自古稱焉江甯古帝王都類垣斥五中具史書數百萬言而上元一邑又至唐而分將獨自爲書其能無漏以糅乎其能譔萬物之理而不失其度乎其能應而辨若比疏乎其能書出兩人齊其口不相訾謷乎江文通云作史莫難於志余故知難而退者屢矣鄉之先生進而言曰邑志不修垂九十年此其間之經入賦數風化芳臭明府忍聽其變革墮替而恝然置之乎明府於一切簿領能挈其最凡體分殊事其於志江甯也奚獨不然邪之人願供束脡延名宿以先焉余曰唯唯因衆人之資藉秉筆者之才借山川都會之勝以成余之名又得時時覽其風土人事以考其政治之得失此梓人之不斲而署名者也何其幸也閱歲後成卷帙若干歲周乃付於梓嗚呼余舊史官也三年待金馬門不能濡半管翻酬　主知而今擁吏卒學牛馬走乃得爲一邑成完書不可謂非遭逢之盛然而其治江甯者殊難自信則志江甯者益可知也或千百世後讀是志而善之而轉疑今日之治江甯者之無甚過差則是諸君子之助而非余之功即吾

其意以弁羣言之首

送望山相公入閣序

置一人爲九卿六曹之官其可不可得而知也置一相於九卿六曹之上而可不可天下之兒童走卒已知之矣是何也百官論才宰相論望才可表見於臨時望必積累於平日此三公之位之所以難也雖然養望難副望尤難今夫雲人皆知其能爲霖也然不過起於山中覆於一方則望之者欲亦易饜若夫蓬蓬然起於泰華之阿瀰漫於九天之表則望之者咸引領於無窮倘沛然作雨而亦區區驟霖已焉則又安貴夫垂天之雲哉枚弱冠遊京師聞論相者輒曰尹公尹公今枚年五十公纔入閣然則公之望久矣望如公而何待於枚言亦惟望如公而枚又安得無言從來儒生之見往往與在位者相偝而馳非在位者之過也一旁觀一當局旁觀者好以太古迂遠之言靡切左右而勿度今所能行者陳之則不如其嘿而已也夫大臣之道豈一定哉周公教成王所其無逸而召公則教之以伴奐優游宋璟諫明皇毋幸東都而姚崇則勸以東巡無害卒之召公大聖也姚崇大賢也其若是何哉要在誘君心於當道而於己不失其正而已矣唐陽城一諫官耳尚不肯爭細事以累名宰相非諫官比也將朝夕坐論與社稷同休戚者也行而世爲天下法則行焉言而世爲天下則則言焉或時之未可勢之未宜則所貴乎積誠悟主伺間責難而不在乎改一成法增一科條也天下人信公之深愛公之切必揣摩而相告曰以公入相而未有所聞於人間也其必嘉謨入告而不使外人知耶抑必重其身以有待而將大有造於將來耶如是十年天下之望公者未有既也則公之望雖未副也而卒無損也所慮者矜報恩之迹急任事之名於其遠者大者或不敢探懷以取則勇引雜出而轉多瑣屑紛更之爲使天下望此而得彼望大而得小而天子亦知其底蘊之已窮他日有言必厭而輕之矣平素之望豈不危乎以公之明必不出此而枚所以譊譊者恐公虛懷太甚竟忘其負荷之重若此而亦等於尋常作相者之所爲又恐公一事一言必先立

身於無過之地而周旋曲折轉足以招人之疑不知過也者愈避之而愈至者也古大臣但知有國不知有身不知有身何知有過甚至機失誤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而況躬逢一德明良之盛也哉枚見天下之人望公已甚而枚之望公又更甚於天下之人故於公之入閣也陳所慮以規公亦晉所見以賀公

送陸明府入都序

余不幸江甯久矣後之宰是者皆才出余上皆交好而心之所尤折者爲高郵陸君君喜余古文嘗曰他日得子文序我可乎余雅欲序君而苦於不得當以報乃諾而俟焉今年十月君以捕亡事受　天子知將召對有高爵之遷茲事非君所甚矜喜而忽大恩壓己轉項預不快邪之人亦若有邮然者余爲序而釋之曰羿之彎弓也惟已斃九日始足謂其彀耳乃偶中燕雀而名因之大彰羿之心非所冀也然天下事固有感在此而應在彼者豈獨射然乎或智人也而以愚獲或惠人也而以猛立功徒觀其迹未有不適適然疑者不知不轇轕而錯綜之不足以彰造物報施之巧君善讞決大府有疑難事必委君決君所至皆仁自持或罪至處劉而一旦釋宥其家者棨棨然此皆宜受　天子知者也亦　天子知之必慕予者也顧名不上聞雖堯舜無由知而下素闇然之勤勞天必欲光明之爲循吏勸則不得不借一二事以達九乾而乘隙間且以見　聖天子留心人才小善不遺至於如此凡爲臣子而不以積誠勤事求知妄挾他途干進者皆惑也且夫學之與仕有二理乎曰無有也昔稱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是也生之與殺有二理乎曰無有也孔子稱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是也陸君口不離先王之言遺蛇其容當爲文俗吏所揶揄一旦璽書徵召儒者榮之然其爲政暖暖姝姝一以生人爲事者也乃偏以戮人見知君之才雖顯而君之心將隱矣予竊託於君子表微之義書其故曉邦之人而因以慰君之行焉

西阪草堂圖詩序

慶生日古無有也慶生日而歌詠其所居之堂以爲慶古尤無有也雖然周雅曰秩秩斯干悠悠南山晉

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爲之善頌而善禱焉是皆就其所居以寓意也宣州張先生芸墅嘗不親擧之年其戚里勿介爵勿祝觴并不爲揚詡而第爲所居之草堂徵詩蓋雖舉俗之文而亦猶行夫古之道也先生家有貞介堂爲前明司李公遺迹先生宦遊歸益宅城西縛茅爲室顏曰西畈居而樂之闢之先民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居也者君子之所不苟也衞公子荊善居室庚跳十畝之宅山池居半皆以居傳者亦然混元運物流而不處曾幾何時采閣變爲馬廄者多矣而士大夫一解巾褐又往往招之不歸以致田園就蕪雖先人之舊廬亦或鞠爲茂草未見有培基沃本如先生之遴綿者先生甫中年即伏而不出肆心廣意鉛槧於斯若忘其爲司馬官南越者然無他爲草堂作主人故也予雖不獲登堂豁憶甲戌歲與先生同遊播山討論竹素窮極要眇意欲相引爲曾聲名流于高歲今忽忽十五年堂中之著書若干尺可想而知也他日堂之因先生傳決也然而善邇郎所以致遠獲後方可以承先張氏舊族得先生先生嗣君得蔡壽太史肯堂者未已肯構者又來較元亭之有童烏禮堂之有小同尤爲光耀然則以他事壽先生先生勿樂也以茲堂壽先生先生樂也雖欲不歌詠也得乎於是堂之景董尙書劇之堂之顛末先生記之詠茲堂之詩文小子序之

聞茗厓竹洲詩鈔序

前年冬楊君洪序來山中授一編曰此吾師茗厓先生詩也公爲序將刊焉楊固不知讀先生科擧文者校也先生姓聞名元晟倩季人雍正進士嘗校讀先生文時年十二隔三十三年而又重讀其詩驚且喜以爲有文字緣者莫先生若也楊君授詩後占卦得訟終訟且遂行類其家聲不暇爲聞雖事而校亦無能有所臣定詩久不歸轉得時時維誦消微驗宕想見其爲人高士也年齒過差雖私淑卒不得一見然就詩迹其生平嘗入長安遊淮海宦腐門登高懷古思鄉感舊未嘗不潛心深思自信其詩之可傳也老且死竟不能付梓而存之於家家貧子孫又不能付梓以授楊君君故豪士而欲鋟姿相料理旋爲編

敗此如孔安國之古文尙書將獻而以巫蠱事阻也雖精神至者天不能餘而遲之又久鴻寶不宣嘗時學文之童子亦將如先生老矣悲夫

高文良公味和堂詩序

詩始於皐夔以周召而大暢於尹吉甫魯奚斯諸人此數人者皆詩之至工者也然而皆顯者也自君子道消乃有考槃衡門諸作毋乃窮而後工之說其亦衰世之言乎　本朝文忠天子相繼代興厥有新城尙書首唱唐音爲　國初冠天下翕然宗之此亦顯者爲詩之效也然論者猶嘗其事藻飾少性情則聲聞雖隆亦尙有未饜於人心者夫人臣之不可不皐夔也猶詩之不可不唐音也學皐夔者衣以其衣冠以其冠愛慕而拜颺焉其皐夔乎學唐音者習其遜慢摹其句讀終日營營然鏗鏘其唐音乎善學皐夔者莫如周召然其詩無賡起明良一字也善學周召者莫如吉甫奚斯然其詩無卷阿東山一字也後世一朋學華子魚學之愈肖而離之愈遠此其故可深長思矣明七子學唐用宮調而爭摩初盛故多疵焉新城學唐衆角羽而旁及中晚故少疵焉然皆莊子所謂循迹者也非能生迹者也居我　朝顯位而以詩學者其惟大司農高文良公乎所爲味和堂集思沉采鮮聲與律應謂之唐不可不謂之唐又不可其眞能潤色休明軼新城而上者矣然而公詩之工未有所聞於人聞者則因公之高爵盛業有以掩之也夫士君子每苦無名位以昌其詩而若公之巍巍者又轉以彼累此此予之所以嘆也然就大以見小即本以該末而公詩之所以工者獨可知矣公從子蕤將重鐫公集余從臾成之非徒闡祖德表幽光也將以彰我　朝賡歌之隆不在唐虞下而衆使世之論詩者有所矜式以無事區區摹揣則公之功固匪亟宜表而懲此擧又豈宜得已耶

所知集序

梁昭明不錄何遜之文爲其生存也唐裴潾反之則又非交好者不錄是二者皆有所偏焉夫錄之者傳之也其文之可傳與否非夫人之存亡係之也孟子曰有見而知之有聞而知之道統如是詩文奚獨不然陳子直方選近人詩三集顏曰所知蓋及其身之所見者半所聞者半也夫詩無涯而知有涯四海大矣人才衆矣執邱里之耳目而網天下而自以爲足焉不已傎乎陳子之名是集也若曰就吾所得者而存焉是亦舉爾所知之義云爾然則未爲陳子所知而漏是集者可無憾矣天下知詩者有涯而不知詩者無涯宋以後詩話日繁門戶日多張一論者多樹一敵若再搖擧而談體例不又傎乎陳子之名是集也若曰就吾所愛者而存焉是亦知之爲知之之義云爾然則陳子於其所不知本置之闕如之例而世之未入是集者又可無憾矣茲集之傳也其庶乎雖然直方之齒未也他日遊益廣學益深其所知者當就是而章耶漢杜季雅之言曰知而復知是爲重知吾願直方之重之也

陶氏宗譜序（代張發作）

將收族而忘其祖可乎曰不可木之不存枝將焉附將尊祖而遍收其族可乎曰不可流之太紛源將反混然則尊祖何始曰以始遷某郡者爲始收族何始曰以始遷某郡祖之子孫爲始此陶氏族譜所由立也陶氏系出潯陽淵明後譜牒雜考明初鎰哥公死王事以校尉贈都督世襲正千戶其孫靖侯改官蘇州遂家焉吳之有陶氏也自靖侯公始也傳十二世爲振聲祖文莊公將倣范氏立義莊儲輿未就先君子承厥考心而修大之捐田千金二千建祠因果巷祀靖侯公凡其所自出者咸食其田之租吳中陶氏之有義莊也自先君子始也振聲謹按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康成註云別子諸侯之次子其始遷他國者是然則靖侯公始遷於吳爲陶氏居吳者之始祖禮也第周道親親而中庸則曰親親之殺以爲不殺其疏遠者則親親之道必泛濫無統而所應親者反不得與然則欲收族莫如立義莊欲立義莊如修宗譜修之若何曰考始祖以前出者書之譜見木幹所自來考始祖以後出者書之譜見推恩所自起自鎰哥公至振聲凡十四世此本幹所自來也自靖侯公至振聲凡十二世此推恩所自起也明乎

二義而拜祠者既無疏遠隔絕之嫌資財者亦無冒越覬覦之弊此宗法也亦先人志也

張曰恆遺稿序

海內抱一束文履及於吾廬而修士相見禮者十有十百有百吾未嘗無見焉見後或曬或疏或久或不久雖彼此互有契合處而要之以文爲贄以見爲歡眞州諸生張曰恆寄五律若干來清而婉蓋爲王孟者也余豈不知夫今之爲詩者動擧蘇端明致秦觀操觚嘉生之獨異於族凡方寄聲促其來而執訊者曰生死矣生年甚少眞州至白門甚近此屨及吾廬之可旦暮期者也乃卒不得一抗手豈有者以爲詩重而人輕見其詩可以不必見其人歟抑或其人之賢更倍於詩故靳惜取去而不許余之再見之也昔聞造物之奇有所甚秘則之華也麒麟之生也無人見之則存見之而不識猶存有人焉見之識之叫呼而播揚之則散且逝生之不至或懼余之見之識之叫呼而播揚之耶然而詩者心之聲也生詩來矣身雖不至而其心固已至矣而余拳拳願見生之心則卒不能穿九原而一達於生是生可以無憾於余而余不能無憾於生也嗚呼

送許侯入都詩序

許侯從上元令遷水部其邑人爭歌詩寵侯之行余故同城僚也先侯歸一年乃觴侯而弁以言曰情之見於去時者道之存於平日也道何在行乎己者是情何在存乎人者是今夫吏南面而臨情乎毀譽傲乎友朋臨去見有父老指旌旗者見有故人嘆道左者雖酷吏怪物莫不有動於中而深遺愛之羨然則使人人能持其去官時之心爲在官時之心不亦善乎中庸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又曰不信乎友不獲乎上同城官之獲上也如兩婦事姑殊難得謂一切諏剔詔集顆籍供帳遞儲備戒其僕弗相聞知其信友如是其治民可知侯來閩前說而繼之坦然同懷則於大和事其事兩邑如一邑民以爲便余之歸也侯如失左右手至是侯亦去造物者若以爲二人同其道宜同其去損一人以孤君子其不可也先

是尹太保總制江南政持大體民吏雞犬多靜且安藹侯久於其位學射賦詩侯與余如家人往來飲酒樂必歎曰同官之協其難再哉忽忽四五年乾隆戊辰冬余引疾去後十日太保奉　命入陝再五日陝別駕還揚州其明年正月王檢校老病死二月太守蔡改知廬州三月吏部徵侯入長安邦人之觀於道者嘖曰新官某新官某石頭城中目不一瞬業已若是然則嗣後之改更又將何極此侯之所以臨去而悲也余之所以送侯之去而愈悲也

陶西圃詩序

西圃歿後四年其第三子時行乞序其詩余讀之不覺涕之泫然也余齊年進士三百人所親狎惟西圃與余同入翰林同作令同乞歸同居江南又同好吟詩以故冬之日夏之夜常宿余家唱喁無斁余生平乘人翻撻之作輒不存而西圃昵余過當雖一短句一諧語必錄之集中余不特不省記亦不知也今甫開卷而三十年來之酒痕燈光酣顏高歌歷歷然如影尙存令人於邑不已然後歎友朋之不可無而西圃之爲我勤者乃如是其至也當西圃入都時予餞以一姬事出偶然非爲西圃身後計也今時行年十七即此姬所生然則余雖不能爲西圃昌其詩而他日時行之能讀父書恢宏其聲光未嘗非余之助又一奇也西圃貌不踰下中踽踽䖍謹乃其詩獨倜儻若不稱其爲人者然孔子曰情欲信詞欲巧梁簡文云人品貴謹嚴文章須放蕩不愧斯言者其西圃乎獨是西圃有三子其長者已生孫已入學而此時之菅抱父書者轉在發榮未成立之一弱息其畢生精力傳不傳亦可危矣而予兩鬢斑然并此無有乃猶復乙乙抽思謳吟不輟若竟不知人生之有死者抑又何也

虞東先生文集序

文章始於六經而范史以說經者入儒林不入文苑似強爲區分然後世史家俱仍之而不變則亦有所不得已也大抵文人恃其逸氣不喜說經而其說經者又曰吾以明道云爾文則吾何屑爲自是而文與

道離矣不知六經以道傳實以文傳易稱修詞詩稱詞輯論語稱爲命至於討論修飾而猶未已是豈聖人之溺於詞章哉蓋以爲無形者道也形於言謂之文既已謂之文矣必使天下人矜尙悅繹而道始大明若言之不工使人聽而思臥則文不足以明道而適足以蔽道故文人而不說經可也說經而不能爲文不可也雖然藝之精者不兩能鄭馬無文章崔蔡無經解似亦非天所能強吾友虞東先生獨不然先生爲海內經師著詩解若干三禮劄記若干余初疑先生之未必屑爲文也乃記序論議駢體歌行靡不典麗可誦方知先生不以說經自畫者然猶不敢自是凡予心所謂危者抉摘一二必倒而投之亦非先生之謬爲慊慊也蓋實見夫修詞之道非止於至善不可麗澤之義非朋友講習不可觀先生之深於文也愈歎先生之深於經也予與先生雖齊年孝廉以宦轍故中道乖分年來設教鍾山得時時過從予有所疑必就先生請業而先生亦來其全稿而謀焉白髮二叟如初下帷作諸生時致足樂也惜予於經學少信多疑而才又短拙治詞章兀兀窮年尙無涯涘勢不能執一經從先生而後而坐見先生之取兩者而兼之也相過已甚何太不廉耶豈文苑儒林從范氏而分者又將從先生而合耶昌黎答殷侍御云竊欲挂名經端自託不腐予於序先生亦云

贈黃生序

唐以詞賦取士而昌黎下筆大慚夫詞賦猶慚其不如詞賦者可知也然昌黎卒以成進士其視夫薄是科而不爲者異矣今之人有薄是科而不爲者黃生也或且目笑之曰四書文取士士頗多賢其流未可卒非晉代黃生對曰昔管仲遇盜得二人焉盜可以得人而上不必縣盜以爲的也論者語秦晉不敢謂薦辟策試之足以盡天下士也亦不敢謂爲古文者之足以明聖道也然訪某某者必詢其隣人爲其居之稍近也漢唐之取士也與古近其士之所爲古文也與聖道近近斯得之矣宋以後制藝道與古文道衰士既非此不進往往靡歲月耗神明以精其能而售乎時出身後再欲云云則噓唏服膺忽忽老矣予喜生年甚少意甚銳不狗於今其於古可仰而冀也又慮其家之貧有以累其能也爲羞其晨昏而以書庫託焉成生志也既又告之曰天下有不爲而賢於其爲之者有爲之而不如其不爲者無他成與不成而已不爲而不成其可爲者自在也爲之而不成人將疑其本不可爲而爲者絕矣今天下不爲古文子爲之安知其不爲者之不含笑以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生自揣不能一雪此言且不宜爲古文吾望於生者厚故反吾言以勗之

史學例議序

古有史而無經尙書春秋今之經昔之史也詩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禮樂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漢以來作者二十一家互有得失非合參分校則瑕瑜不明南耕先生爲例議十六篇确其過其旨遠其辨正此其志與夫爲史通以矜文士之藻者異也其言綱目非朱子所作尤信夫綱目繼春秋者也春秋繼尙書者也尙書無褒貶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春秋本魯史之名未有孔子先有春秋孔子述而不作故夏五郭公悉仍其舊豈肯如舞文吏以一二字爲抑揚而冀以素王自居耶朱子惡王通作元經擬春秋必不自蹈其非弟子假託亦猶仲舒何休各附會其師說而已夫史者衡也鑑也狹曲檠匡也國家人物政事則受衡受鑑而就裁於檠匡者也爲之例爲之議然後衡平鑑明而匡嚴亦無舛午之虞然先生老矣未必登石渠削竹簡隨太史之後夫書特書有如巧匠袖手旁觀不斷而徒流覽於千門萬戶爲棄梓人程巧而致功焉惜哉

蘭陔堂詩序

讀詩者得古人所言不如得古人所不言淵明不肯折腰見督郵乃賦歸來是說也余嘗疑之夫督郵之必至與縣令之腰之必折淵明豈不知之胡所見之晚而初筮仕之輕也蓋當日淵明有他意存焉不可明言而藉此爲言蘭州太守鄭先生以劾衰去官此東漢獨行者之風也非今令甲也先生必希古以違

俗殆亦有難言者存耶然淵明雖不言而於詩則微言之先生雖不言而於詩亦微言之讀先生詩者知其爲有淵明之心也先生爲濟仲後裔藏萬卷書歸來探過余索序余以不文辭又以不能急就辭而先生彊之甚堅艤舟以待余感先生義甚高交甚厚胡拳拳於野人之一言哉或先生性耽泉石親見夜之乞養者已二十有一年以歸來之人序歸來之人之詩冀其有同心而無愧詞也嗚呼此先生所以有石城三日之泊也夫

從弟艤齋詩序

道無難精之者至焉道無易習之者忽焉羿之射秋之弈扁子之舞劍淮南之飛昇夔典樂皐陶典刑彼皆知其難而精之者也人知其精不知其難於是射者弈者劍舞者吐納求長生者皆太常司寇者益大下而傳者無聞詩亦然聖如仲尼歌彼婦而已清如伯夷歎命衰而已無多作也今鯖走下士紛紛爲詩詩若是易乎不數年澌滅淹沒百無一存詩若是難乎從弟艤齋學仙兼學詩有作則瀾翻益奮啞呀聲與雞鳴相上下嘗謂予曰人稱詩有仙氣則工然仙人頗不工詩今所傳呂祖白玉蟾詩甚鄙所以然者仙人好逸而惡勞不肯鏤肝鉥腎故耳以此觀之詩不苦思雖仙人亦不能工噫嘻艤齋之於詩可爲知之者矣艤齋患胸中氣學道後小差既苦吟柴病益甚稿定便研研然邀相賀賞色喜顏和今夫五行之味苦先乎甘聖人之學憤先乎樂然則天下之未苦而甘未憤而樂者其爲甘且樂可知也艤齋早歲隨失怙恃諸弟相繼歿五秋試不第偏其身走甌閩過阿蘭觀海犯風魚之災歷贛江而西抵彭城竟一授餐所不得得亦不久天之所以苦艤齋者豈獨詩哉然艤齋不爲詩有苦而已無樂也詩可以由苦而樂又安知境遇之樂乎其後者不與詩同也學仙乎學詩乎精之以俟其至焉可也爲仙人一雪其不能詩之恥焉可也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終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一

沈研圃太守送行詩序

錢唐袁枚子才

士大夫之賢在官見不如其去官見何也在官見賢達道于譽者儇爲之去官見賢則味得於回而其眞乃彰然官有不得不去者有可以去可以無去者不得不去者或遷或黜或以篤老辭人雖思其賢而明知其勢不能留則望絕若可以去可以無去者其過甚微其迹甚公其不當律令處亦背小人未免思其賢而望其留及至竟去竟不能留而望之之心猶眷然其未絕絕與不絕送者心也與去者無與也雖然使其去官之故誠過也過雖微其賢自在原不必因其賢而爲之諱若其所以去官之故非過也則賢也則不特其在官之時賢不可沒去官之後賢不可忘而即其所以去官之故亦當爲之白其賢於天下今夫誣告者加等越訴者笞此令甲也意以示民者古人象魏之義然越訴之罪宜於督於撫於監司於太守而何以竄於縣之庭蓋一邑中有里老有尉有主簿有丞而後有令訴者宜先之里老之尉之主簿之丞而後之令此古人立法意也令禮且然其上焉者可知左氏曰侵官犯也冒官罪也今之人侵之冒之而自以爲功則何不并棄職而廢之故曰爲政難知政體尤難太守沈研圃先生爲民訴不理鐫級去夫民訴理之宜也縣牒未至而侵冒之非政體也然以爲過則亦無辭先生治江寧六年民熙熙然不知有先生及先生去幼者啼老者泣郵然若有所亡噫上之設官所以爲民也然往往去留之故多矯拂於民心而爲之民者必號於上而爭之曰若宜留若宜去民之權無能爲也倘上之人又必強其民而脅之曰若雖留而汝勿許訕也若雖去而汝勿許思也則上之權亦無能爲也嚮夫上下交相勝之故而先生不能已於行矣民不能已於送矣邦之人歌詩代餞而屬枚先焉其詞曰

我有亡友號程啟生先生敬之爲其窮經我有弟子厥名陶湘先生延之與論文章兩生窮士顯者所棄先生不然曰我之事惟古太守興賢育才今無其權敢無其懷抱此區區施於有政雖告上官可告孔孟漢守吳公治行第一祇薦賈生他事沒沒又有文翁循吏居首考其本傳一事無有但聞入學釋菜奠酒古人往矣存此高風先生來矣心與古同一朝命駕民送於野或鍥其車或繫其馬有酒盈尊有淚盈把謂余不信請聽歌者

女弟盈書閣遺稿序

庚寅夏五女弟秋卿以娩難亡于汪氏兩家以爲大戚凡妣姆餘須屬養豎亦俱走位哭三曲而偯蓋其居恆制行字而敬德而度有以孚人之深也逾年妹壻楷亭屬序其詩余不禁累欷洵涕而爲盥其前行曰嗚呼吾忍序吾妹也夫吾忍不序吾妹也夫妹爲叔父健磐公第四女生長粵西余歸叔喪於杭始見妹妹非姝嫜嫻從禮而靜心稚憐之不知其能詩也居亡何讀中秋七夕等作愛其清絕色然而駭亟觸一敘以劼毖之妹竊喜自負益奮從此以詩名噪於時既婿汪氏得舅章懷恩而室孤如寶出己沾家循整暇奇偶維囷或勿窮暇則咿唔聲與鹹祉間作汪故巨族人繁而習閑妹賢且才爭來窺觀或寄卷冊丐題或呈所作求唱喁削改妹推奮具坐肆意酬答藻思孥洌靡不鎖頤伏歎有林下風余過揚州視妹妹事余讙甚一浣濯一畜屐必躬辦治知余嗜淖糜雖漏甚歸精竝熒熒然竈火盦盂以俟探刺余少休輒剡剡起履擇草稿出拭几嚼墨眎余而笑余戲曰女弟子又索診詩耶應聲曰何兄之聰也嗚呼此情此景曾幾何時而今不可再矣妹詩淵雅志絜而情深猶乎其猶楧繡也因念遂古來哲人偉士得一卷書傳後死猶不死妹雖一女子雖死有可傳者存夫復何恨獨是余年屆大耋妹年纔三十八耳例以曾大家爲孟堅續史故事妹當序余余不當序妹乃忽反其局以相將大道兀昧一至於此嗚呼命矣夫

送上元藍令牧邳州詩序

吏科給事中方毓川來言曰制軍鄂公其有道者歟擁纂未及稔劾池守王擢上元令藍其於舉錯也當

余聞之始知藍君之遷於邳也夫出處士之大端也世有綬兕持虎望之威如而居前居後無足輕軒者比比也有人焉能使人即其出處以卜其薦之者之賢否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已乾隆十六年

天子南巡南之吏借供張名掊克自私藍君獨不然[illegible]秣甘[illegible]非不取之民也必償其直洒潛甄被非不役夫工也必酬其傭幣純四豵非不貸之紳士也必量其家當是時踴若趨者翕翕熱者蹠其能於上者僉拙君之所爲不一年雜衔舉　乘輿旋民相與述於道官相與議於廷今之所謂賢否者非昔之所謂賢否也且夫藍君亦豈違人情弛王事徒煦煦焉好聲矜賢而已哉不過體　聖天子恭儉慈惠之意力用公正先天下而無所於私也夫當野薙燎原時而獨施一障以相蔭民跂跂然趨之者自往而不可休此亦情事之易知者也然使知之者多而能之者又多則藍君不拙於前而賢於今矣下邳士瘠而隣河流亡者頻脫不止鄂公以君爲知君能登下其數譌譌要襲必有以懷柔之也雖然上山者業已高矣然左右視而巍巍者尚在其前則進而上之無已焉夫人發一言若行一事正則必有善與正之色應而爾至此無他未能忘已故也士君子必能忘其異乎人之已而後能存其同乎人之色記稱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易稱君子獨立不懼而仍藉用白茅柔之至也逖矣藍君行之哉勗之哉邦之人所不能已於君者請爲歌詩書於吾言之後

龔旭開詩序

作詩如鼓琴然心虛則聲和心窒則聲滯未有斬拳膠目仡仡自覽而能學詩者也吾雅遊龔子旭開有年其人伋然而靜縶縶綴其纓行於途望之者皆知爲詩人余論詩稍苛而於所交好者爲尤苛以故旭開詩爲汰其七八意方疑旭開之以不聽聽之也亡何旭開端書兩卷來凡余所未取者雖棄之或取而有所商権者盡易之嗟乎今學者略識偏旁解韻語便築堅城而自固者比比也旭開於詩深造有年獨能從吾言如轉圜然則吾言之是非余亦未敢深信而旭開宅心之虛美哉淵乎未可量也其詩如琴之和也固宜旭開不專名一家而布格選調不落唐以後余按周禮調樂以鐘磬爲主作鐘磬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廟縣諸音皆受鐘磬之均所謂聲應律也至於宣宴殿堂無廟縣即以笛爲鐘磬旭開能以唐詩爲鐘磬爲笛爲均其於鼓吹休明也尙矣因其付梓爲序而先焉使世之人知旭開之心而后讀旭開之詩

送劉廣文入都序

學之士三年而大比學之官六年而秩滿士之舉於大比者百有一二焉官之舉於秩滿者百無一二焉夫官士爲之也爲士而舉易爲官而舉難是何也則獨不見夫學中之士乎勵然蔚然濟濟然雖瓔沉而俚者亦各挾策而思上臻其學中之官則薾然頹然罷罷然雖鳥俊而銳者亦久於其中而莫克矜奮所以然者國家用人如倉庾氏之登穀也其美者以供帝之粢盛其次焉者以餼百官養兵而其紅朽而將腐者則又念其本五穀也不忍棄之則姑置之於陳陳相因不甚寶權之所學官亦然無權無勢無財而又無所督過故其氣易衰於是世之人見公卿中岳牧守令中有拜起舒遲者喘而言臚而動者爭主攝之利而徵於頰者必相訕嗤曰是何其類學官歟於學官中見有磽磽然服者僩僩利走趨者齒牙鋒鍔能識時務而不泥於古者必震而驚之曰是奚不爲公卿岳牧守令歟噫學之官所以教天下之爲公卿岳牧守令也而世之人尊彼而絀此乃至於是則官之流弊使然也雖然於無人之地而求其有也難於無人之地而欲掩其有也又難陳奇賢於廟堂人皆曰宜則亦過而忘之矣若置之卑辱奧渫之所雖鄉曲僂夫亦必代爲傷屯悼屈而動色相顧此又物理之自然而不關乎其遇不遇也晨坡劉君官上元學六年予疑其人浮於官將必速飛今年二月果舉最爲縣令而江南北之任是職者凡百數十人皆莫與爲邦之人爭爲君榮不知不足以榮君也何也君固公卿牧伯才也匪止一縣令也惟其一紆折於學官閒而人乃適適然驚然則是舉也非君之榮乃學官之榮也且夫物之能雄其曹者非止一隅一所而已

也旣能雄乎學官之晉之上必能雄乎邑宰之晉之上君之此行也其無所不雄又可知也然而黃老家言固有以捨爲取以退爲進者吾願君自今以往聽其身之日上而心不與焉是則朋友贈言之義而已

東皋詩存序

乾隆庚辰予過東皋邑侯何西舫數稱汪生楚白之才予心識之而以速治裝故不獲相訪今六稔矣弟子秦云亭來手一編曰此汪君所選東皋詩存也汪君死遺命是先生且索序且付梓噫汪君此選將以存東皋詩耶然汪君存則東皋詩因汪君而存汪君不存則汪君之名又將藉東皋詩存而存其序與梓也誠不宜緩也何休曰古者婦人五十無子擇其辨獲伉健者使居民間采詩故幽隱必達今其法已亡雖有鈞韶異音聽者一過澌爲飄風無人爲彙而存之詩寧能自存耶汪君慨然倣宛雅故事輯而存之篤矣乎仁者之情亦居東皋者之幸也惜剞劂未已齎志以歿而余又相稽於邂逅不獲一交臂共掀髯雖殊嗛人意然亦豈料汪君於委化時不嗇亂不顧妻子悲泣而轉以鄙人之弁語爲拳拳方知韓仲卿稱晉子經夢中求序定非誕語而汪君之於是集果如是之不苟然也宜表而出之使後人知之

裴中丞退思圖序

古名臣未有不抱出世之心而能有高世之功者也晉人稱謝傅功高百辟心在一邱猶云晉人風味若唐太師裴晉公則彝系王臣以身繫天下安危乃園居綠野物外自娛此其心豈眞耽江湖忘魏闕哉蓋亦守不以寵利居成功之戒而且以爲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大臣事也倘進之日多退之日少則宜其忠不足而過有餘矣退而靜思非深山邃林其奚居焉裴二知先生開府皖江畫科頭小像雅踞松石間兩僮抱琴一兒子執書侍其旁森陰重巖綿亙莽蒼觀先生圖知先生不愧晉公之裔也今夫鳳凰儀於虞廷騏驥驤於殿陛矣豈不際隆聲望爲世禎祥哉然其心未嘗不樂有暇而思山野也惟其能有是心故不繫不蹶而用乃益神先生以此意託之於畫若有所寄而未遂者然不知身之所居者迹也心之所存者神也神之所存迹不足以拘之古之人有履朱門若蓬戶者有視伊呂若莘庫者先生於道大行時而能退思物外不以勛業自矜此其胸中早已遊萬物而籠千古矣然則牙旗羽葆皆可作清泉白石觀也呵騶引嘽皆可作松風水竹聽也縱

天子爲蒼生故不肯以此境賜先生而先生心中之淸夷又何嘗終日不在畫中耶若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語則未免猶有己之見存而未足爲先生誦也畫之前未題額畫之中未題詩先生不畀他人先以屬枚先生之意以山水付山人猶之居細旃廣厦間當聞鈞韶而之乎蓬藋藜莫之鄉則必爲野音而后善之也枚不敏其又何辭

汪樸廬望湖詩序

望湖渟渟然矯於杭之城西而春而秋而昏而朝丈夫女子儦儦俟俟咸嬉遊焉躋陟焉咢以爲美而卒不能言其所以美也樸廬先生爲詩若干凡嘉卉雜樹荒祠古亭靡不以五字韻之而又自趙宋以來一典實一故事必援述焉凡望湖之所有者詩靡不有也即望湖之業已無者詩則未嘗無也今而后望湖之美先生言之矣且言之矣惟是先生與枚同傍望湖而生同背望湖而仕當先生在家時未始有詩而今始追而爲之則又未嘗不嘆人情之近則易忽而遠則相思也今年先生七十有六枚亦四十有五囘且宅舍同具白門想逗到兒時釣弋處枳欈而迭諸知復何日耆耆在睫烟波在天三復斯篇如蕩舟湖中水色猶明紙上然則先生之索序於余也意亦越吟而使越人聽之之意也

幽光集序

人能詩孰不欲傳其詩雖然有天焉未可必也第梓而行之公之於天下而詩人之事畢矣余交海內詩人四十年其詩之已梓者勿論或未梓而其人存或雖不存而其子若孫猶存則梓之傳之吾何容心焉惟夫苦吟終身而且貧且賤且死且無後則所矜矜自抱者豈不如輕風飄雲之澌滅哉當其貴一句之奇搜一字之巧何嘗不涉棄萬有指千秋以爲期而一旦溘然付諸不可知之數易地以思於余心能無悁悁乎使敝帚自享原不足以長留天地間則亦聽其湮沉焉宜矣而往往不傳之詩有高出於世所傳之詩之上者則天之所以留後死之人者其意爲何也何休云古者男子六十無子使之民間采詩余今年正符此例因取平生所錄亡友詩各加一傳梓而行之取昌黎幽光一字爲其集名嗟乎此集中者皆東西南北之人余業已不獲過其鄉弔其墓矣而藉此一編開卷宛然九原若作足慰吾年懷舊之思且使天下人得而讀之知我所集者如是我所未集者尙無窮也則或有繼我而爲採風者

雨亭公子遺稿序

今年春高公子雨亭從京師寄圖來屬其弟潤亭索余題詩圖畫美少年著縑單衣坐松石上心欽遲之以爲公子貴人也而飄飄然有物外之思何超雋乃爾且長安詩人麻集誰不趨公子下風者雨亭不此之求而偏走家書千里外乞言於不肖之身何也居亡何聞宮傅有西河之戚心疑之未敢請問又月餘潤亭手一編而泣曰先兄未見所題圖已委化矣然先兄雅好吟詩嘗執訊來索子詩與歸愚尙書詩今所存若干處其零落子爲我序而存焉余讀之麗則淸婉想其人深於情者也敦古處者也淡榮利者也嗟乎物必相合也而後相思銅山鐘鳴蕤賓鐵應皆以氣相感召者也雨亭之詩余一見而愛之然則余詩之爲雨亭之求之也亦宜昔人云苟君雖少後事當託鍾君予衰老也半生網羅不獲付託於知音而翩翩公子之詩反澌老淚爲之點定天下事寧堪測量哉然歸愚尙書先雨亭一年而歿則此時之與雨亭地下賡歌無疑也而余猶視息人間未知何日得遂執鞭之願悠悠千載結此心期生不過畫上相逢死不過集中一序天使我二人之交情如斯而已則又不如兩不相知之爲妙也悲夫

胡稚威駢體文序

文之駢卽數之偶也而獨不近取諸身乎頭奇數也而眉目而手足則偶矣而獨不遠取諸物乎草木奇數也而由蘖而瓣鄂則偶矣山峙而雙峰水分而交流禽飛而並翼星綴而連珠此豈人爲之哉古聖人以文明道而不諱修詞駢體者修詞之尤工者也六經濫觴漢魏延其緒六朝暢其流論者先散行後駢體似亦尊乾卑坤之義然散行可蹈空而駢文必徵典駢文廢則悅學者少爲文者多文乃日敝若夫四六者俗名也庾桑楚及呂覽所稱四六非此之解柳子稱駢四儷六樊南稱六甲四數亦偶然語耳沿此名文於義何當宋人起而搐之輕倩流轉別開蹊徑古人因而存之之義絕焉自是格愈降調愈卑靡靡然皮傳而已雖駢其詞仍無資於讀書文之中又惟駢體爲尤敝吾友胡稚威有意振之得若干卷錦摛霞駁技至此乎然吾謂稚威之文雖偶實奇何也　本朝無偶之者也迦陵綺園非其偶也今人不足取於古人偶之者玉溪生而止耳再偶則唐四家與徐庾燕許也吾將偶之而恐未足乃先爲之序

蕭十洲西征錄序

馬端臨志地極博然吐蕃一考不過宋唐舊語而無所發明蓋端臨以宰相子爲儒臣未嘗出塞不能見而知之而兜鍪介胄之士又不能磨盾鼻以相助就使有其人而爾時南宋屯危求保一隅尙不可得何暇走荒服以外哉此輿地之學所以必詳於大一統之朝也吐蕃至　本朝爲西藏來享來王最爲馴伏蕭公十洲鎭安康五年著西征一錄余讀之不徒嘉其鉤考詳覈而兼嘆公之將略獨偉出於等夷從來著書之道與治兵通治兵者號令其發凡也隊伍其體例也行止其章法也魚麗鵝鸛左盂右盂其目錄也大而至於鳥蛇龍虎之變細而至於粱糗答鈎梯井篾之微分而省之合而參之必使部居別白而後可以克敵取勝公輯吐蕃之疆域以至物產方言靡不鱗羅包舉是豈徒矜典博以將軍而爭太史之職哉誠恐小有驛騷則按吾圖籍措而安之無難也乃公竟齎志以卒不能爲師師之長子銘功勒石唱呼而還又不獲爲鞮鞻象胥寄舌人而歌梁木得毋有未竟其才之憾乎然吾所悁悁而悲者猶不止是也每見世人著書尺許問其子孫不知卷若干者多矣獨先生子松浦能抱父書來徵吾言以信之於

天下其孝足稱也而予於空山水雲間偶展卷觀覺滿篇成誄隱現紙上幾欲搦管續賦從軍一詩書中之奇而自搔白髮則又未嘗不傷其身之老而衰也序成投筆爲向西長望者久之

葉眘山庶子日下草序

同試鴻詞科同舉京兆同登進士同入詞館者余平生得二人焉其一爲歸愚尙書其一爲眘山庶子尙書以詩名而先生以說經聞論者曰說經人多不能詩又曰詩頌聖者雖工不知詩卽經也賡歌喜起半頌聖也果能說經而何有於詩果能頌聖而何變其不工先生著春秋若干卷晚年督學楚黔歸恭逢天子有謁陵平西夷兩大典先生拜手賦詩彙而顏曰日下草質不過樸麗不傷雅洵足以光揚緝熙昭蘇元妙因念先生與尙書俱持節俱銜文俱詠卷阿又俱予告回籍以其道傳東南之學者文人遭際晚年愈隆余齒最少官最卑三十年來與先生宦轍乖迕通一訊不可得今忽相依石頭城下春餘夏初花欄水檻時時張飮嘗其婆娑文墨先生白髮蕭蕭而余亦蒼蒼在鬢文人遇合晚年益親然而回首玉堂彼此都如天上自今以往所以重科名而報 國恩者其在數行文字間乎昔也同升翱翔玉路今也同歸詠歌昇平天實爲之非偶然也故承命爲序而不禁欣然奮筆焉

萬柘坡詩集跋

亡友萬柘坡遺集若干程魚門昵之陳古漁非之二人皆深於詩者也訟而質於余余欲通兩家之意特加斟按集中五七古沉摯之思如窮淵泉而紬出之眞古聲矣近體索索殊少眞氣說者謂爲宋人所累余按宋名家絕無此種老厲樊榭始於吾鄉輕材諷說之徒東皆采色聲音鉤考隱僻以震耀流俗號爲浙派一時賢者亦附下風不知明七子貌襲盛唐而若輩乃皮傅殘宋棄魚菽而啖豨苓尤無謂也孫伯符謂公瑾云恨不及其生時與其辨論柘坡與余總角之交九原有知必喜聞過而余亦深悔當年不早進規諍致留才人未竟之憾逝者已矣來者未已爲抉其瑕以見其平生之所誤者止於是也而大美乃以益彰且以嚴詩之防而謹其所趨否則文章公器目論者謂竟可以好尙與也其不然矣

南村唱和詩跋

昔予知金陵南村西圃兩同年時來官舍蓋西圃蕪湖人南村蕪湖宰一葦之杭渡江便至而三人者又均以詞臣改官故相得尤懽予乞病之年爲跋其同舟唱和詩忽忽三十年都不省記今年南村之子衍杜將板而行之寄此卷來屬予點定予就其詩考其存歿南村亡十五年西圃亡七年作序之寶意先生亦亡十年卷內人無一在者而予當日同官中最少年今亦皤皤六十翁矣杜少陵所謂老病懷舊生意可知陳遵投轄門外何餘諸世念衍杜能存先人之詩并能寄先人數千里外之友而使之共存其詩有子如此可謂賢矣至於詩之清婉讀者知之無需宣揚而一篇之中往往一則曰隨園再則曰推袁想見當日交情相厚如是而亦若預知我之將爲後死之人也噫

野處堂遺稿跋

徵士綿莊程君將葬余往助紼引之後其季南耕手一編泫然曰此先君子所述作也先君子純終館闈有殘編之節其犖犖大者具諸名公叢表矣惟詩文之多遺嗣音與亡兄懷遇佚前人光集僅存者將付於梓子其文而又與亡兄同辟公府爲加題簡端似於誼所不當辭校受而讀之其理湛其言正幽谷之芳萃於百草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嘗謂世無無本之學古所傳談遷之史韋氏之經皆父學也南耕與其兄以經史分家各有撰著非先生基之者深何以有此然綿莊垂死以此編授南耕南耕年亦七十五矣耳聾目瞀行圖豚一揖幾頓而猶日守父書欽欽在抱嗚呼哉孝也亦庶幾古之爲人後者歟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一終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二

錢唐袁枚子才

篁村題壁記

壬申余北遊過良鄉見壁詩風格清美末署篁村二字心欽遲之不知何許人和韻題其後忽忽十餘稔兩詩俱忘丙戌秋揚州太守勞公來誦壁間句琅琅然曰宗發宰大興時供張良鄉見店家翁方塡館篁村原倡與子詩將次就圬宗發愛之苦禁之店翁詭謝曰公命勿圬是也第少頃制府過見之保無嗔否宗發竊意制府方公故詩人姑抄呈之探其意制府果喜曰好詩也勿圬今宗發離北路又四年兩詩之存亡未可知矣感勞公意稽首覼縷之不意方公以督官大府而愛才若是亟錄所誦存集中夲於入道失物復得然卒不知篁村爲何許人今已丑歲矣八月十一日飲江甯樊方伯所客有蕭山陶君者蒼髯淵雅傾衿談甚樂不知卽篁村也次日來又次日詩來署名曰元藻終不知卽篁村也弟子陳古漁聞然入座其小印曰噫陶篁村在此耶余聞之如結解如迷釋如天上物墮適適然起舞蓋古漁耳篁村名甚久而不知余之更先之也今夫天下大矣方聞之士衆矣邂逅慕思付諸茫昧寧料有承顏抗手時耶旋壁殘照氣剝蝕蔑蠹數而止五十六字猶蒙護持之寧料知音之外更有知音耶相思垂二十年卒不遇既遇復將交臂失又寧料有旁人來無心呼呼爲指而明之耶然方公勞公俱已物故而我與篁村幸留其身以相見則又安得不駭且賀而終之以悲也因憶平生過邗江壽壁愛苕生詩過金陵書肆愛東亭詩二人者均不著名氏均訪得之一爲蔣君士銓一爲董君潮未幾均登甲科入翰林與余同史館而苕生自西江移家來得朝夕見其狎東亭則終不見且死矣或未必知余之拳拳其相思也友朋文字間亦有遇有不遇而況其他遭際哉

隨園記

金陵自北門橋西行二里得小倉山山自淸涼胚胎分兩嶺而下盡橋而止蜿蜒狹長中有淸池水田俗號乾河沿河未乾時淸涼山爲南唐避暑所盛可想也凡稱金陵之勝者南曰雨花臺西南曰莫愁湖北曰鍾山東曰冶城東北曰孝陵曰雞鳴寺登小倉山諸景隆然上浮凡江湖之大雲煙之變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也康熙時織造隋公當山之北巓構堂皇繚垣牖樹之萩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時號曰隋園因其姓也後三十年余宰江甯園傾且頹弛其室爲酒肆輿臺嚾呶禽鳥厭之不肯嫗伏百卉蕪謝春風不能花余惻然而悲問其值曰三百金購以月俸茨牆剪闔易檐改塗隨其高爲置江樓隨其下爲置溪亭隨其夾澗爲之橋隨其湍流爲之舟隨其地之隆中而欹側也爲綴峯岫隨其蓊鬱而曠也爲設宧窔或扶而起之或擠而止之皆隨其豐殺繁瘠就勢取景而莫之夭閼者故仍名曰隨園同其音易其義落成歎曰使吾官於此則月一至焉使吾居於此則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園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湄君移書史居隨園聞之蘇子曰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然則余之仕與不仕與居茲園之久與不久亦隨之而已夫兩物之能相易者其一物之足以勝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園園之奇可以見矣己巳三月記

隨園後記

余居隨園三年捧檄入陝歲未周仍賦歸來所植花皆萎瓦斜墮梅灰脫於梁勢不能無改作則率夫役芟石留覷土脈增高明之麗治之有年費千金而功不竣客或曰以子之費易子之居胡華屋之勿獲而俯順梳餘何耶余答之曰夫物雖佳不手致者不愛也味雖美不親嘗者不甘也子不見高陽池館蘭亭梓澤乎蒼然古蹟憑弔生悲覺與吾之精神不相屬者何也其中無我故也公卿富豪未始不召梓人營池囿程巧致功千力萬氣落成主人張目受賀而已問某樹某名而不知也何也其中亦未嘗有我故也惟夫文士之一水一石一亭一臺皆得之於好學深思之餘有得則謀不善則改其蒔如養民其刈絲除

思其創建假開府其淺深寶山如區土宇版築默而識之神而明之惜費故無妄作獨斷故有定謀及其成功也不特便於己快於意而吾度材之功苦構思之巧拙皆於是徵焉今園之功雖未成園之費雖不貲然或缺而待周或損而待修固未嘗有迫以期之者也孰若余昔年之腰笏磬折里魋喧呶乎伐惡草剪虬枝惟吾所爲未嘗有制而掣肘者也孰若余昔時之仰息崇轅請命大胥者乎五代時傉檀初宴宣德堂歎曰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余今年裁三十八入山志定作之居之或未可量也乃歌以矢之曰前年離園人勞園荒今年來園花密人康我不離園離之者官而今改過永矢勿諼癸酉七月記

隨園三記

園林之道與學問通藏焉修焉不增高而繼長者荒於嬉也息焉遊焉不日盛而月新者狃於便也然終者爲之徒鉤鈲析亂而已吾固不然爲之勤遊之勤恢若有所思忽計盡以故登登陾陾耳無絕音雖然學之不足精進可也園之不足則必傷於財而累於廉烏乎可繼乃恍然曰人之無所棄者業之無所成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此非疆宇之有所棄乎變興樂則棄禮孔子執御則棄射此非學術之有所棄乎天且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孟子亦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吾於園則然棄其南一椽不施議其炯居爲吾養空遊所棄其寢陊剝不治俾妻孥居爲吾閉目遊所山起伏不可以騎吾蹊積不垣如道州城毀賊哀憐而已地隆陷不可以堂吾平水置榮如史公書旁行斜上而已人譏不如居吾笑漏浚橫宕磨小於狙猿之杙如管吳法期於殺身而已不然日不用形家言而築毀如意變隙地爲水爲竹而人不知其不能展跡聰而高碁納遠景而人疑其無所窮以短護長以疎彰密以豫奇材爲富以足其食徐其兆而不趨爲窮工而愉夫使吾力常沛然有餘而吾心且相引而不盡此治園法也亦學問道也丁丑三月記

隨園四記

人之欲惟目無窮耳耶鼻耶口耶其欲皆易窮也目仰而觀俯而窺盡天地之藏其足以窮之耶然而古之聖人受之以觀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於止知其所止黃鳥且然而況於人園悅目者也亦藏身者也人壽百年悅吾目不離乎四時者是藏吾身不離乎行坐者是今視吾園奧如環如一房畢復一房生雜以鏡光晶瑩澄澈迷乎往復若是者於行宜其左琴其上書其中多尊彝玉石書櫝陳數十重對之時倜然以遠若是者於坐宜高樓障西淸流洄洑竹萬竿如綠海惟蘊隆宛暍之勿虞若是者與夏宜琉璃嵌牕目有雪而坐無風若是者與冬宜梅百枝桂十餘叢月來影明風來香聞若是者與春秋宜長廊相續雷甍以風不能止吾之足若是者與風雨宜是數宜者得其一差強人意而況其兼者耶余得園時初意亦不及此二十年來朒次比偶艾殺此地棄者如彼成者如此既鎮其甍矣夫何加焉年且就衰以農易仕彈琴其中詠先王之風是亦不可以已乎後雖有作者不過灑掃之事丹堊之飾可必其無所更也宜爲文紀成功而分疏名目以效輞川云丙戌三月記

隨園五記

志餘於才則樂才餘於志則不樂吾志願有限而所詣每過所期自分官職得郡文學已足而竟知大邪家計得十具牛已足而竟擁百畝園得一椽已足而竟四記之疏名目而分詠之私揣余懷過矣哉不意數年來過之中又有過焉余離西湖三十年不能無首邱之思每治園戲倣其意爲隄爲井爲裏外湖爲花港爲六橋爲南峯北峯當營構時未嘗不自計曰以人功而倣天造其難成乎縱幾成其果吾力之能支吾年之能永否今年幸而皆底於成嘻使吾居故鄉必不能終日離其家以遊於湖也而茲乃居家如居湖居他鄉如故鄉驟思之若甚幸焉徐思之又若過貪焉然讀易賁之六五曰賁於邱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輔嗣註云施飾於物其道害也施飾邱園吉莫大焉謂邱園草木所生本質素之處故雖加束帛戔者而終吉左氏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余雖貪不知止而能合於易以操土風或免於君子之譏乎彼

栱之飾朱門塗白堊者或爲而不居居而不久而余一千年來朝斯夕斯不特亭臺之事生生不窮即所手植樹親見其萌芽拱把以至於蔽牛而參天如子孫然從乳哺而長成而壯而斑白竟一一見之皆人生志願之所不及者也何其幸也雖然草木如是吾亦可知吾既可知則此後有不可知者在矣戊子三月記

隨園六記

嘗讀晉書太保王祥有歸葬隨葬兩議方知隨之時義不止嚮晦入宴息而已也余先君子卒於江甯欲歸葬古杭慮輿櫬之艱不果欲隨葬茲土又苦無藝宅所以故將年冗豫慢葬者十有七年思古人未葬不除服之義瞿然自以爲非人今年春有形家來謀園西爲兆域者余聞往視則小倉山來脈平迤璵嶙左右有巘嗛岸厥草樹叢擊封以爲塋宰如也因思予有地廿年不知一旦而知毋亦先君子之靈有以詔我乎遂請於太夫人以己丑十二月十六日扶柩窆焉塋離園僅百步以故牆翠安穩得時時陟北阜灌其宰樹將歸其墓石予故貧士幼時先君子幕遊楚粵余遊學京師父子常相離也今以一園之故而先君子居於斯祭於斯與幽宮於斯父子蓋未嘗一日相離是豈強而爲之哉亦隨其地之便心之安而已塋旁隙地曠如余倣司空表聖故事爲己生壙將植梅花樹松與門生故人詩飲其中若是者何子隨父也壙界爲二俟異日夾溝可瘞若是者何妻隨夫也壙尾與斬板者又數處若是者何妾隨妻也治塋而西有高嶺窔衍而長凡傔從廝養婢嫗之亡者累而瘞焉若是者何僕隨主也嗟乎古人以隨爲孝者生壙爲達瘞狗馬爲仁余以一園之故冒三諱而名焉誠古今來園局之一變而隨之時義通乎死生晝夜推恩錫類則亦可謂大矣備矣盡之矣今而後其將無記則尤不可不記也庚寅五月記

陶氏義莊碑記

古立大宗以餘財歸之有不足者資之於宗後世廢宗法遂有一族而異日相視者然漢之樊重魏之楊椿均能散所有濟族人數世之窮第未嘗扁表其莊綽楔而書蓋行其心之所安而不以爲義也范文正公修其法號曰義莊公之心豈以義自居哉以爲仁事也而義名之然後使吾子孫知如是則義悖是則不義方克踵行勿倦與吾意相終始而天下之大人心之同必有慕義無窮而奮乎千百世後者溧陽陶氏之遷於吳也距文正公六百年矣族落落大滿不能無窶人子徵仕郎世魁聞范氏之風而悅之其子員外復尊父志以繼先賢割沃畬置莊鳩歐宗支振廩同食月會而旬計之吳之人以爲今之陶昔之范也今夫江河之大綿亙萬里而世不能無斷港絕潢者非其本支故也若夫岷山之勞流崑崙之餘波而於衰就枯焉人能無憾於江河乎惟其能以九里之潤灌溉百川而江河乃愈增其大然則陶氏之以仁爲富也乃其致於持富也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易曰何以聚人曰財聚即收之之謂也天下人非財不收而況於本族乎余與篠之子振聲戊午同試京兆別二十二年相見吳下持此額來屬余爲記余故人重逢遠聞高義而又私念袁氏族黨零落難收匪徒力有所讓蓋亦自傷其聞之之晚焉

戊子中秋記遊

佳節也勝境也四方之名流也三者合非偶然也以不偶然之事而偶然得之樂也樂過而慮其忘則必假文字以存之古之人皆然乾隆戊子中秋姑蘇唐眉岑挈其兒主隨園數烹飪之能於烝異首也尤且曰茲物雖獨啜就辨治願安得客余曰姑留具客來當有不速者已而涇邑翟進士雲九至亡何眞州尤貢父至又頃之南郊陳古漁至日猶未昳眉岑曰予四人皆他鄉未攬金陵勝盍小遊乎三人者喜納屨趨趨以數而不知眉岑之欲飢客以柔其口也從園南穿籬出至小龍窩雙峰夾長溪桃麻鋪芬一漁者來道客登大倉山見西南角爛銀坌涌曰此江也江中帆檣如月中桂影不可辨沿山而東至蝦蟆石高壤穹然金陵全局下浮曰謝公墩也余久居金陵屢見人指墩處皆不若茲之曠且周竊念墩不過土一坏耳能使公有遺世想必此是耶就使非是而公九原有靈亦必不捨此而之他也從蛾眉嶺登永慶寺亭則日已落香烟四生望隨園樓臺如障輕紗參錯掩映又如取鏡照影自喜其美方知不從其外觀之竟不知居其中者之若何樂也還園月大明飯定酒畏巽首如泥客皆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席罷各分八題以記屬予嘻余過來五十三中秋矣幼時不能記長大後無可記今以一巽首故得與羣賢披烟雲辨古蹟遂歷歷然若眞可記者然則人生百年無歲不逢節無境不逢人而其間可記者幾何也余又以是執筆而悲也

西磧山莊記

江橙里先生得西磧山莊之次年賦詩八章走幣索予爲記余告之曰凡遊其地而不能忘者必記之勝於筆記之也予遊山莊一稔矣愛其形勝之奇天施地設非人所爲故常習諸心目徵子之請方將肆筆槩當臥遊而況受主人睡諉耶莊在吳門鄧尉之西舊號逸園離城七十里屬盤龍賈蛙里之館入其門古梅鋪桑芳樹蓊鬱曲澗幽巖環廬而星所扁表者有清暉閣有九峯草廬有釣雪槎有鷗外春沙館凡十餘處皆各極其勝而塗嶂疊巘尤奇疊麦東畝許西磧山從背起接大箬香然而臨太湖三萬六千頃之烟波浮湧檻下余遊時適主人程君外出相傳園已售揚州江氏俄而有持籍火來質竊者詢之果江氏家僮予素知程故高士能詩聞其棄園而愁及聞橙里得之復峽然喜慰橙里之才且賢猶夫程君而與予交尤狎於程君故也因思古者楊恽之宅白傅居之蕭復之園王縉居之天於幽遞負絕之境往往鄭重愛惜必畀諸克稱此居之人轉不若朱門華堂之濫施而無所靳也雖然舉問之道無窮園亦然程君治園之力盡矣故築園橙里之力有餘故得園然則增榮益勸又安知非天之爲園計而故乃捨舊而新是賦耶經之營之似亦橙里所不宜得已園中亭樹無可改更稚臺旁少屋天風淸寒客難久留得構數椽其間觀魚聽出沒與綠蘚綿莫瘁一峯朝夕拱揖豈非置身天際哉苟此室成予雖衰所不百含車斯而再至者有如此水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二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三

錢唐袁枚子才

安徽布政使新解題名記（代許公作）

凡事之最始者古今人之所屬目者也創其官非始建之官而官所駐劄之地自某人始則後之人必將考其姓名以矩其行事　本朝分安徽江蘇爲上下江省安徽布政使司駐劄江甯由來舊矣乾隆二十五年皇上命增設江甯布政司一員歸安徽布政司於安慶繁者分之遠者近之所以廣治化專事權也而松佶適爲始駐安徽之布政使司際齋領外一切草創因太守舊署而爲署廡先焉次堂皇次賓館次燕寢署之東因司馬舊園而爲園栽竹木置亭增岑樓焉登可見龍山工既成將題石陷壁而不禁悚然曰凡治事者遙而度之不若近而按之之切也專而謀之不若聚而成之之善也今有客遊而理家者雖聰强廉察十中八九而無如身爲寓公終縣揣焉一旦歸家則瓶罍瓵甀粲然若列眉然其旁或無尊長之誨示兄弟子姓之贊助或雖有之而非其同居共休戚者則事雖就就亦未必盡善安徽布政使司之駐江甯此客居而治家者也其所接將軍司道府佐州縣是猶長兄弟子姓之不同居不共休戚者也　天子知之故以安徽官還安徽又使日隣近其中丞觀察使府佐州縣咨諏詢度以治安徽之百姓出於爲政順之至者也欲不治也得乎雖然彈琴者改弦而更張之必其聲之和於前而後不負所以改弦之意元末置十三行中書省於諸路添設平章明代改爲布政司蓋即所謂使相者是也以甚尊之職而又寔然爲開府之首其將何以副之必也如工居肆如肘運臂使改歸之效確然可指而後此心即安否則其在近也又何異其在遠也後來之君子當思此言

醉嘯軒記

醉而嘯醉宜嘯而醉嘯宜環流於二者之間庶幾古達者也功園主人作醉嘯軒華不釋雕鏤棲不虞陀陊紛而幽姿縱惡稱既成凡夫貌執者領衿者繪者弈者韻紱束者投觥格五者靡不釁至能醉則醉能嘯則嘯主人亦聽客之所爲辛卯冬予過蘇州主人爲軒索記爲記飲余余不能飲何以醉不能歌何以嘯不醉不嘯又何以記軒然夫醉與嘯之義有一二聞於師者按嘯旨十五章曰疋曰叱其法今絕矣惟醉人如雲法似不絕然而心醉六經者少則猶之乎絕也君顧遊是軒者能酬典墳則醒亦醉能和心聲則默亦嘯若夫再瞀然醉而已矣嗷嗷然嘯而已矣殆非主人意耶謂余不信請質之軒

馬骨記

丙戌夏五門人陳熙將遠行予止而觴之酒行門外人譁嗷嗷閽者手一物入曰皖人斋馬馬負鹽車死剖之腸有骨若山谿殺然黃一市爭傳觀無能名聞隨園主人能博古故來問訊予歸觀亦瞠也謂之去居亡何陳生豢戶入曰昨閱拾遺記載馬首有骨白者日行千里黃者日行八百里前所見馬骨黃其生時殆八百里馬乎予聞而嘆曰斯古所謂骨法應相者是也今王侯上廐其麰香菼披錦障者當得有應相馬乎然而皖人竟有之矣有之而不能知屈馬以死死而不能知栽骨以訪訪而終不能知棄骨以示嗚呼天下之不遇孰有如茲馬者乎雖然彼野人也馬死則已耳不野墟之而遠詣數百里外予於拾遺記頗檢校而臨事輒忘陳生非有意檢書而忽於此數日間爲死馬得當以報然後知天之生才若隱若現若不遇若遇若有意若無意於淹沉已極計無所復之中而又必使其身分略一表明以慰其憐馬耶其示人耶

史公張秋治河記

乾隆十六年夏六月二十八日黃河決豫州自陽武建瓴而下出延津過長垣東明逕齊魯諸張東阿等郡川瀆來匯如馬逸不止秋七月二十日水穿張秋之掛劍臺而東由大清河入海當衝者城不沒三版民怔忪無措號泣者相環諸河官色變而言號或請塞掛劍臺口或請掘麥田下疏其流或請貸百姓金聽自遷兗沂道史公抑鬱止之下令曰築南北隄二百丈毋稍遜緩成水不左右衝民稍安公乃上書總河顧公曰掛劍口已爲江河矣黃流積大隄根洗洗將爲崗土石欲挑濬者此崗彼淤畚鍤無所施夫上源不斷徒急下流是屋漏之崩而補以數杙之支不缺則敗爲今計宜聯豫東兩省爲一局急塞陽武咽喉既斷流乃從事於東東所漫處宜棄故瀆開新河易西岸爲東岸旁築兩隄如翼東而張之增二壩逼水北行如此則河力漸退功可成有他變某請身當之書上當事者壯公言報曰可公乃駐節河上轉巨石仆大木審形司馬別駕行飭料丞若尉行冬十一月十一日塞陽武口十二月剏黃流絕坡河積水消再四日告成清流如鏡水波不揚爵外曲踴百貨魚貫贊祭一萬有奇是役也微史公幾殆袁枚自陝歸泊濟甯公以其狀來曰夫河決無則而築須有定余豈矜而自功誰後人哉然通變之用多所參證則詳而錄明晉趙充國屯田於邊封上文書曰須爲後法余慕古人之用心需子之筆盟將使後之治河者有所考也枚曰諾遂紀其實於碑

俞氏義塚碑記

周禮蜡氏掌除骴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楬焉又族師十家爲聯五人爲伍使相葬埋古制民之葬名山大川廣谷無禁地公地也恐民之所使之故送死無憾今任土之法廢矣尺寸皆民私也流離之氓天爲鳥殘稿死於中野橫陳而已誰能無穢虐士而捐所有以仁其類乎丙子歲江南洊饑札瘥天昏鬼相望捐瘠者焚如者漂溺者蠅蚋之所姑嘬者屬於道俞子曉園以爲大戚施槻千餘地百畝聚遺骸而掩諸幽望之纍然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穢而臨如旅人成羣得安宅焉鄉里感之有司請之朝廷旌之曉園亦仁矣哉曉園又來曰余新安人也貿遷江甯去住無恆弗告茲舉於邑且慮有奪其界者是爲善不竟擬請牒地若干畝於官立籍文誇法俾傳永永無極吁曉園非獨仁其智且足用也余爲稱晉鄭之

聞有隙地曰彌作頃丘邑戈錫子產與宋人盟曰勿有是及子產卒宋人取錫遂尋干戈又周禮塚大夫率其屬而巡墓厲古人之於地界或盟或巡猶有爭者矧茲荒兆雖微於鬼非曉園意思深長他日者且遷且棄且侵削且鉶苯雜下窕伏岐窘爲枯骨祟矣欲世世爲子孫毋變宜詳區界而勒諸石凡核得塚長一百七十六弓二尺寬一百三十四弓其存爲捨櫬數者中有熟地廬舍按年收子利四十餘緡

江甯府題名碑記（代陶公作）

守官如守舍然前此居者不知幾何矣後此居者不知幾何矣其後此居者不可得而知而其前此居者則遮逝屏列如表之示目鼓之語耳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善與不善疇非吾師此古人官廨題名之所由昉也江甯據七縣爲九府州於古爲赤緊綴望之夯我朝　聖人御世百四十年勤民飭功尤重二千石之選謀最者擢之橋度者黜之久俸者　召見之吏治蒸蒸光於古矣予最移來淮瞭其氓之華離俗之康艾常瑂瑂在抱慮蹈詩人胡顏之譏欲景前躅以自範而舊無名籍文獻缺然竊不自揆謹考順治元年以來得四十五人譜其姓氏爲之扁表嗟乎此四十五人者或久或暫或賢或否或黜而遷或墜而顯迹雖不同而要皆纍印曳紱臨民師吏先余而居此者也即其在位之歲時以考其政治之得失思齊乎自省乎目及之而欽耳聞之而警豈徒作匾匾之甲乙纍同官錄觀哉晉尹鐸尹晉陽蔡士以爲師保魯共王畫先賢於壁以自勉二人有心先我而得後來之君子將有覽於斯舉亦將有感於斯言

漁隱小圃記

晉宗有賢曰漁洲居士居士有園曰漁隱小圃在楓橋之西去廣百弓客之往來於吳會者可以泛航而至去（年）予初遊目見有所謂無隱山房者倣山谷答長老之旨楠梓其梁足止軒者僅容二人膝語甚奧燕賞堂者長床重榻可以張飲會賓其恢宏列岫樓者遮迤穹隆靈巖諸峯其瞻其他館曰鳥催閣曰來鐘亭曰小衡山池曰戲荷皆回縈紆流有匯廨兒濂之殺漁洲告予曰此外與盤溪王氏之故居也沈

文愍公與一時名流賦詩於此石刻尚存予聞之慨然蓋盤溪與予交文愍與予同年二人存時予尚不知有此園也夫世之以園傳子孫者多矣不逾時遭其毀棄當時賓從或睥睨於頹垣敗瓦間漁洲不獨能爲盤溪之園培築谿觀衆能使盤溪之故人補其從前未到之憾此其才且賢爲何如君子嘉夫園也尤嘉夫居是園者也惜予識盤溪晚識漁洲更晚不獲與石上諸賢同時賦詩又遊隔白門未能歷至心殊拳拳然而園公地也亦私舍也夫已氏得之孰若吾友得之吾友得之孰若吾宗得之毛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烟雲有知必當相昵文其顛末非我而誰宜漁洲作記之請辭乎如有慍色耶

記句容叟

舟過燕子磯泊古寺有叟訓歐僧貌臞而古鬚髮墮落高吟所作詩齒缺不能竟揖而問之曰叟其有道者歟曰余非有道者累於道者也詢其姓曰趙句容人母孕之飢不茹葷九歲齒決肉嘔遂絕之暨不娶年十九母亡棲茅山三洞爲神仙居絕欲得之仡然從三人而行裹糧趨洞所洞冥然黑人側臥作蛇行以進叟先入墮水幸淺無所傷二人者秉燭繼之蝙蝠嘔啞萬數如大片黑雲來撲火火滅其一毒虺長三四尺狂走有聲三人苦畏聯衣帶行山根觸頂礙肩石乳雨下訖不得住又五六里得坦穴聞鐘磬鳴大喜奔之石罅水所爲望如黑海昏霧沓貌波浪大作不可窮也鐙礙滅且飢爲是悛而止從原徑返行且臥迷無所復聞人聲如天外呼者則三人之戚友具麥飯紙錢號於洞口也牽以繩三人同上見青天如得故物人間已三晝夜矣叟歸學茹氣呼噏法於三人中最爲長年卒衰廢與他老人同無所名一錢乃敎小僧句食飲以卒日自悔竺然慕道幾死穴中嗣後有搢擧而談神仙者以爲妄言非矣

江甯訓導廳壁記

校官官最卑俸最薄廨廨最庳陋其長如是其貳可知江甯訓導署有廳三楹爲前明祠周忠節公所來官此者率僦齋脩集賓僚於其間非樂神人之雜居也姑舍是而無以爲居也曾君叔表莅茲未久已之人輿修學宮改祠周公於明德堂之右於是三楹廓然始爲君所有君庀治之平其欹陷增其宗梲於粲洒掃歷嘗前人姓氏而屬余爲記鐫兩石陷之壁間余按老子云與物且者其身不容言君子不可與物爲苟且也是以叔孫昭子所到雖一日必葺其牆屋曾君本名家子結髮束修倡然思有所建立使周祠不遷吾知君必侁期養力別創禮堂以與諸生講習而況事與時偕先賢如有意以讓之哉雖然力不足而強爲者殆身不勉而旁求者勞校官所入甚微僃物主僅溝陳之無譏則功必難就又或出位越思求助於人人必拮据之捉搦之功亦未必就曾君既不肯溷其官視如傳舍而又未嘗旁呼將伯以從其廢卒之室帶完而道大適此一役也於以見天下無不可新之地無不可勉之官後之坐是廳者俱當健其決而賢其志也廳之前有榆甚古有竹甚充有柏有柳甚稚有池甚窪深將次第葺之各因其質以成其美則教士之法亦於是乎觀

江安糧道題名碑記（代陶公作）

題名始於漢光和四年而官廨題名厥惟唐始予守江甯仿唐人故事考前人姓氏而書之旋蒙　天子恩擢江安糧道之職循例以晉謁敢以後按國初剏授副使一員攝全省糧務順治五年改設糧道轄江安徽甯滁和等十府四州自後或裁或省或兼分巡或專督運或添設庫大使或迎快並僉雖時時小更而要之擇米慎察吏廉督漕勤僉丁公四者具則監司之職盡爲唐劉晏爲轉運使見一水不通思荷鍤而先行見一粒不運思負米而先登有味乎其言實獲我心矣雖然邦伯侯牧民事紛如供職大難糧道則漕糧一端而已中才循循僉能備程趨限輦粟京師　本朝四十三官鮮以不職聞就其中只周櫟園王樓山二公聲稱隆隆考其敗施了無他異可知人能重官官不能重人嗟乎誰無名姓能使後之人僂指及之而嘖然若有所慕此其故豈在出身爵里之間乎然非出身爵里則其人亦莫得而詳也合備書於左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三終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四

錢唐袁枚子才

祭陶西圃文

嗚呼公來非訣公去不還今日思之來非偶然前年秋仲帆車我園曰官秩滿將覲于天有兒侍側有妾在船妾乃君贈生兩童牙今來君所如來外家離孫謁祖父執呼爺我聞公語喜不自止手斟盎齊庭堆行理臧獲從從兒女娓娓夜燭未跋公倦而倚弛氣離坐目瞪唇哆我心憂之公其衰矣迢迢燕都三千里程綿惙若斯如何可行年逾大耋懸車有經欲止公往慮公悔聽意滿口重言復禁聲其時尹莊尙領江左兩相飲公獨縷入坐一友一師笑言之瑳反馬臧輿班荆瑣瑣勸老而休其言如我公心亦悟公行雖回家難相逼如弩方開但有前岸而無後崖九月黔天秋容變柳同賦河梁欷歔握手我轉慰公前期正有同年歸恐八十有九三至長安覲　帝萬壽晉秩尙書杖朝而走天道難窺人事不偶兩相之言唯唯否否何圖半載明門聳忙果然訃至曰公路亡婦鬢兒縗麻衣若霜重來我家泣涕浪浪惟公不見公往何方曾曾稚子獸獸其質朝來授經暮來請命似可扶持以繼公業我亦衰老能扶幾時姑盡寸心以告公知嗚呼三十年交二十年別重教一見方成永訣謂天無情似未盡絕謂天有情又似難必滿懷者淚滿頭者雪對飲（原缺二字）依然冥集哀哉尙享

祭莊滋圃中丞文

嗚呼惟公之賢吾不知其所以遂惟公之災吾不知其所由來隆隆者求而公優游易折者剛而公安詳公之行事伊誰勿思公之本末惟我能知公貢于粵游學京師三十年來金羈飆馳如祥雲之升海夾日以飛其間但兩顚兩起而竟已輕烟過目而不可復追我少公年實惟兩載丁巳長安暱公丰采度實我脊能寶我申假宅道南相傍相狎張飲雞社再盟再歃明年京兆同登賢書明年禮闈同翔天衢　帝鑒

仲舒擢爲第一回顧終軍亦許簪筆凡公所有則我不無得我相於公亦不孤西清宵宴東觀晨趨入之觀之兩劍雙珠小劫昆明爲檣未渫我宰江左公留燕闕從此乖分差階獵級或旬日之間而周歷三臺或三十之年而早麾旌節非予小子之早遜先藏幾乎腰笏負轜而向公屈膝一臨浙水兩巡吳門南撫湘流東釃河源酬知急而立功自喜慮聽瑩而居言勿間太寬似復過靜如昏網疏科懲風希揚仁民暨民毀萬口猜猜余雖不能執塗人以代曉而要其築禮于大宅志予醇嗚呼噫嘻可告鬼神我嫌公之爽妬公嫌我之疎傲雖隣不覿雖親不近三年一書五年一問侍舊多規領而不謳參知政事將離于南交淡而成旅老而甘訪我空谷穿雲停驂抱我幼女絮語喃喃公戲我笑我臥公談已握手于白門復開尊于吳下道兩人之衛未莫分襟而悲咤何圖此酒卽是離觴何圖此別萬種滄桑家入搜伻身歸獄市簿責八翻騰驚三瀨罪淺　恩深雷收電止解金木之纏身忽紆青而拖紫雖霜蓋以春來終形存而心死果八闋之再臨竟九泉之已矣嗚呼胡不早終赫然相公胡不少待大福將再不早不遲天實爲之茫茫人事萬古如斯哀哉尙饗

祭程元衡文

嗚呼三十年交爲一世兮胡爲忍心捨我逝兮君倨身而揚聲眸子銳兮仡仡矜矜何自厲兮雖藥禹爽負奇氣兮用心如稱量天下士兮李蔡下中映其目而不視兮余過長淮年二十有四兮君頤未髭忻交臂兮高睨睿覽期利濟兮似我與君起廬中而可試兮笑言未終秉燭繼兮猶以爲不足更友其季兮其季魚門肫肫仁兮名滿儒林情尤親兮其季述先吁嗟聽兮燭介明淑將毋同兮我登君庭兄弟笑相迎兮我飲君酒弟兄排日爭兮各有分器燦瓊英兮各有和羹夸調烹兮嗚呼盛哉三鳳鳴兮日復一日家離析兮年復一年門蕭瑟兮君張孤軍弭鳴鼓而不肯息兮前年君來同話舊兮今年待君君獨後兮忽然書至家業徂兮代權子毋呼負負兮爲此怔忪病莫救兮我答君書善自調兮男兒意氣消磨刀兮往背未遂忽聞凶兮知君憂心懷萬重兮又蒸以暑暑孳交攻兮人非金石一病終兮雖然當死毋寧眞英雄兮不見其尾如神龍兮從此淮揚君安從兮嗚呼星落落兮晨傾雪飄飄兮鬢盈君長寢兮事畢我身在兮心驚驚九京兮泉路長無絕兮交情哀哉尙享

祭商寶意太守文

嗚呼一部天星文昌幾座四海儒冠文人幾個雖神理之綿綿終希音之寡和感陳迹之難忘恨華年之易過目方極夫濱雲耳驚聞夫楚些寶意先生於越前賢楚國先賢玉容英峙藻思蟬嫣三微五際學極幽元其立乎世也一意孤行解天弢而獨往其搖乎筆也十指如電揭雲朶以揚鮮蓋天之所與有物來相而人亦靡得而窺焉　皇帝三年詞臣召見萬顗胥延覲公上殿公忽抗聲臣習簿書願出于外爲王馳驅　天子頷之迺曰宰相宰相愧然嫌公太戇太液池魚無端跋浪雲屋大構忽逃巧匠吳司馬之朋官爲神仙之謫降公改皂衣蜺來江東迺謁大府如畏銅鋼屈一足以啟事櫛三律而辨公蘊雅心于俗狀寫巧倣于拙茶或亭疑而定法或觀白而署空果丹穴之人智亦君子之德風予乞歸娶拜公潤州公命郎君導余山遊鐵塔風高金焦雨收倚衰連襟酣顛高謳一笑爲樂三宿不休至今渡江餘夢悠悠予再改官莾蹤重合偶巖太史同官先達每欲公留定先我拉脫肉作魚揚舡炊爵光妓遮迣仙童鎖雜墜月滿地殘梅半榻一桃夸分二姊爭夾頷識微于金奏解彈箏之銀甲忽秩判于烏衣實魂消于絳蠟已而月儀求去環娘隕亡斷斷忿漸悄悄神傷右軍有深情之帖樂師傳窮刦之簫雖風人之偶寄亦足以妖譔夫百色而瀟條夫衆芳脫身白粵遠守哀牢值陣雲之如墨正王師之徂苗從此芳訊雨絕蠻夢旌搖軍檄火急瘴煙林燒縛儒衣爲短後挂郡將以弓刀鳶欲飛而水墮象未戰而膽消婆娑老子授命如毛燕然易銘皋蘭難鑿炙忘其口臘撓于腰宜乎碧雞金馬之神未見而先喪夫王褒嗚呼先生四品爵捲六旬壽畢百卷詩存萬里骨歸初聞音而心瞿繼預恩而掩泣雖千秋之道光終九原之路黑何妨孔

巖在而竺師仍來未死惠子亡而莊周無以爲質哀哉尙享

祭薛一瓢文

嗚呼伊己巳之仲冬兮余殗殜於牀第謁三醫而莫救兮疑季梁之將死聞先生之渡江兮心欽遲而欲問所以已輶啟以召之兮復先豫而中止曰斯人之奇介兮託許由之一瓢抱內經之絕業兮如孤雲之難招甘始投萬金於海兮顏闔鑿坏以逃豈戔戔之山中伿兮所能執訊以相要忽車聲兮哼哼濂深泥兮叩門儼雅躍而相對各清談兮千雲上自兩戒之形勢兮下極三雍之禮樂細而鑄凝手搏之雜伎兮大而風后奇胲之方略五稱兮如響七發兮皆藥悔予病之不早兮致見君之已晚君亦忘萬顗之胥延兮每一來而不返吳閶兮再見鶼鶼兮相從君作夷門之大會兮余尋河朔之高蹤聚海內之耆碩兮縱捭闔之談鋒或擊缽兮擘錦或揮琴兮歌風春復春兮花落歲復歲兮人空渺山河之一笛送此夕之諸公天哀民之頷頤多疾兮故留此晨星之孤耀也惟學之靡所不窺兮故能進技于道也乃門高無客敢撽據兮偏獨與余以爲好也先生之診疾兮每神遊於象外逞青睛于一盼兮已穿穴其五內隨鑿機以條變兮遏斬關而捉隘代肺腑以作語兮化豨苓爲沆瀣奪亢父之生魂兮走游梟之百怪先生之清尙兮意飄飄而凌九垓貴不足以感其志兮利不足以挺其懷吞丹藥兮吸元梟纂眞誥兮題鱗笭極三微兮窮五際奴金虎兮婢銅仙羨華陽之鶴一隻兮嗇世隆之龜三千（先生杖名銅蟬爲龜作巢學其吐納）嗚呼方冀至於殊庭兮忽神船之已渡豈大耋之逢占兮抑鳳翅之難馭乃天道之自然兮苟有朝其必暮雖金丹之如雪兮終玉棺之必赴惟神理之綿綿兮去恆幹而彌固亂曰化人行矣天酒清兮先生往矣歲星明兮他日來歸桑海更兮滿世曾孫呼誰聽兮重歸宅掩兮青松園開兮水南我無車兮越用莾有淚兮悲含光招魂兮江上極思心兮渾渾哀哉尙饗

祭妹文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于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嗚呼汝生于浙而葬于斯離吾鄉七百里矣當時雖觭夢幻想寧知此爲歸骨所耶汝以一念之貞遇人仳離致孤危託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爲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授經汝差肩而坐愛聽古人節義事一旦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余捉蟋蟀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憬然赴目予九歲憩書齋汝梳雙髻披單縑來溫緇衣一章適先生奓戶入聞兩童子音琅琅然不覺莞爾連呼則則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當分明記之予弱冠粵行汝掎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汝從東廂扶案出一家瞠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報信遲早云爾凡此瑣瑣雖爲陳迹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塡膺思之淒梗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嫛婗情狀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爲證印者矣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嬭仗汝扶持家中文墨眹汝辦治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嫕而于此微缺然故自汝歸後雖爲汝悲實爲予喜予又長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前年予病汝終宵刺探減一分則喜增一分則憂後雖小差猶尙殗殜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爲說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懽嗚呼今而後吾將再病教從何處呼汝耶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綿惙已極阿嬭問望兄歸否强應曰諾已予先一日夢汝來訣心知不祥飛舟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支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待予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遊卽遊亦尙有幾許心中言要汝知聞共汝籌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見汝而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汝之詩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傳惟汝之窀穸尙未謀耳先塋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而寧汝于斯便祭掃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兩冢一爲阿爺侍者朱氏一爲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曠渺南望原隰西望棲霞風雨晨昏羈魂有伴當不孤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姪詩後至今無男兩女牙牙生汝死後纔周晬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齒危髮禿暗裏自知知在人間尙復幾日阿品遠官河南亦無子女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我死誰埋汝倘有靈可能告我嗚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周筠谿哀詞（有序）

壬戌春余官翰林同年陶京山寄聲云有周筠谿者能爲踔絕之文願受業門下已而來雅相得也其年秋余改官江左卽主其家又一年余知江甯筠谿非衙散時不至至則除學文外一不關口余心高筠谿之爲人而亦未嘗不迂之也亡何筠谿爲中書長安別二十年嘗疑筠谿之文之奇必當得進士其爲中書之久又必當遷高爵二者測其然而竟不然前年筠谿乞假歸皤然鬢顏禿突雖意態强直如故而須臾間便旋者至十數起余心憂其五倉之隳空今年七月竟死嗟乎中書官唐最尊今雖小差而出納王命頗易騰上入軍機房者其尤也筠谿儒緩其衣冠已爲要人所不喜軍機處召之必力辭以故同官皆速飛或至開府三司而筠谿如故也筠谿之意必欲得甲科以完夙願耳乃偏爲幽峭之文屢試屢蹶及其乞歸似夫求安恬而樂天年者矣則又不甯其家隻訢無節致嗃嗃病生迹其所爲筠谿之倨傲以死也尤人乎尤己乎謂命乎謂性乎九原有知當必有以自處也然問筠谿死後誰則如其盧立者誰則如其冲澹者誰則如其胸無罣礙抒心而呈貌者嗚呼豈蒼蒼者亦有人之見存耶不然何憎筠谿而必并其位與年而厄之也筠谿生平無他嗜成制藝一篇必喜躍雖夜亦篝燈而起夫時文非古所有也亦非士君子可以終身誦之之物也乃天性溺之如先主之髦結康之鍛者然其志可哀而陋也前年秋有訛傳余爲逐夫者南都交好皆錯愕莫或見過而筠谿闖然奓戶而入曰此信訛耶就非訛者筠谿猶役

于先生無所畏也無所避也嗚呼赴義若熱如筠谿者獨余好之耳筠谿名際昌辛酉舉人其死時余病店不獲臨其喪故爲哀詞以抒余懷其詞曰遊羿之彀中而不中兮固鎩羽之數奇然匡衡以不中科而經乃益明兮豈非前賢之可期君毅于古而不知今兮往往言危而行危偏慄然而忌下兮謂吾儕以求師余亦有意乎其爲人兮如風之過籟泠然而應之憫世俗之滔滔兮非狂者其焉支明知九乾之尊且嚴兮胡甯犢而委蛇喜其既已歸來兮何妨歷落以嶔崎乃不假之年兮而遽然竟止于斯余又安得窮夫冥冥兮而問造物之則奚

韓甥哀詞

四妹嫁韓氏生兒曰執玉豐頤平額目睍睍照其坐人五歲授離騷辟匯詔之引吭轉音能與古作者意相上下稍長畢六經學制藝及詩清思泉流起止中度詠夏雨云潤回青靄色涼過采蓮人督學寶公奇之選置上庠甥剪髻錦襠襦靑袍抱而騎鄉之人觀者如堵嘖嘖曰韓童韓童先是余以十二歲入泮宮甥如其年錢塘父老有存者指而歎曰昔吾見其舅如是今見其甥如是三十三年矣嗟乎余以早慧故不能遠到然亦入金門進玉堂擁吏卒走數州今且老後無替人念甥質端厚異日必恢宏其聲光故每誦甥文章輒告老母置酒上壽慶外孫聰明今年秋妹寄聲來曰甥出闈月餘病死氣將絕張目問阿嬭曰舉頭望明月下句若何嬭曰低頭思故鄉嘆曰果然如是者再呻吟愴呼喉嗑嗑響沉瞑目逝矣余不解甥之所以生與其所以死而尤哀其能類我也爲哀詞曰

羌余抱此千秋之絕業兮慨獨立而心悲得一賢爲後起兮將脫手而傳諸如乇柏之有此奇兒兮宜懷袖之明珠乃玉方璞而遽毀兮苗將秀而先枯曰兒有故鄉兮乘明月而賦歸歟行行何往兮嗚呼嗚呼

胡稚威哀詞

戊寅秋程魚門侍來曰胡稚威死矣嗚呼稚威固不死也稚威之言曰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雖有聖賢豪傑瑰意奇行雖文章則其人皆死稚威所爲文絕涯涘閎肆躋而爲之好爲魁紀公家數險澀峭鑿觭耦不作如隸鞈缶鼓靜戛堯樂如古冢簡究厓碣得認一字輩儒相挋而賀雍正十三年　詔舉博學鴻詞禮部尙書任公蘭枝以君薦首相西林鄂公欲見之不可強聘焉則黑而津痘瘢著其頰目眴轉雙瞻長不勝外府之褎入雅踞相對悶兩戒形攣九乾屨度八十一家文墨口汨汨如傾海相公驚揚於朝曰必用胡某以榮館閣未幾試殿上諸人捧黃紙加盥而稚威鼻衄篾不止血涔涔下汚其卷幾滿相公嘆息延爲三禮館纂修相公薨稚威益困貧長安牛椽自居四方求文者鞶金幣踵門而稚威性褊歌呼宴客所獲立盡諸公卿爭欲致門下每試爲梯媒者釁至稚威無言入場則盡棄之策文至一千言論或數十字與常式格格不合登甲科屢改乙科稚威凡三中乙科乾隆十六年再薦經學有一品官忌之爲蜚語聞

上御正殿問今年經學中胡天游何如眾未對大學士史公貽直奏胡天游宿學有名　上曰得毋奔競否史免冠搖首曰以臣所聞太剛太自愛　上默然自絫薦舉無敢復言稚威者吾與稚威同薦鴻詞初見謂曰美才多奇才少子奇才也年少修業而息之他日爲唐之文章者吾子也呼車行稱余於前輩齊次風商寶意杭堇浦王次山諸先生而勸之來交是時余生二十一年矣余外出爲令離稚威十五年而稚威死臨死修志太原病太守周西隴來視稚威稚威已撤帳盛服殗殜拱手曰公來甚佳別矣卽瞑氣纔纔若膽烟須臾張目曰不能不再生人間爲南人乎爲北人乎公爲辯之周泣下曰南人歸南曰然遂氣絕嗚呼稚威果不死也稚威名天游一字雲持山陰人爲之哀詞曰

接萬鐵於明廷兮開銀函之九羊有諸緱縹縹至地而滅兮乃斯人之降祥鈎文在手兮百怪入腸得書靈寶兮問字侯剛載截鑿飲兮嶽嶽神光吞海水口猶哆兮夫甯肯飲酒于脅梁昔人之請雨華山與歌巾舞兮至今不能其句讀惟吾夫子之振奇兮忠乙乙其來又遊甯方以肅行兮射奇鶴而張獸唱朱干

荅落之余謠兮馳成博古諸之文圖惜混元之睢剌兮多溫蠖之紛紛誤鑄鴉爲鳳凰兮强符拔曰麒麟九皐既不構夫雲扆兮又焉知擭人處慶之孰僞而孰眞彼畸人之份僂兮徒雖噎而顚欬曰作宴瑱飽兮面作歌頼猜或傑僛以媒但兮或畢繆以相排幸闕契輿殷翼兮謀挾君而高舉將鑄雲以膽盧兮卒遇巻而失干闕愠倫之修矣兮終導然其獨舞予因知萬牋之直兮不能挽一貴之曲也恐圖心而虛天下兮終不能取上駉而禁生其耳目也彼麗麗臣臣之日行千里兮豈三蠶之蟲所能度也果千秋之孔揚兮又何慊乎一時之貉貉也昔予遻史于長安兮曾僂僂以趨從鎖頭而不予眄兮愛予之意過其通示大道之首首兮期儒名之翁翁沉顣兮人去弔鳳兮與遙生紼謳于斥苦兮悲濫脇之孤操豈躋治于衍亨之瀛兮抑每生於蹷邅之郊吾不能神禪其詞而珍怪其聲兮夫甯君魂之可招

呂文光哀詞

余知沭陽時試童子周某文佳疑非其任倩之果其師呂君作也呼呂見則淮之弟子員名文光余傾矜禮之爲斲礱所學邑之人以爲令得重客居亡何余移知江甯年餘行呼唱于衢有儒衣冠揖車下者文光也問何所欲曰自公去沭文光爲文終莫得開說故棄館穀來就公余嘉其志爲牒制府列名書院而延之衙課兩孤甥文光伺案牘畢輒袖文請益余婞直而治文光苛或嗛于意則喝詬雜作甚至裂其文投地文光聲折取去色不稍忤徹夜搆倒畢則又拱而侍無倦容余內子憐之妻以妹余自視友壻稚行坐而呂執弟子禮愈敬以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得官滑令滑最大邑繁賾紛如文光爲政廉民愛之鄰邑流人冒扺繇役文光唱名發其姦

天子以爲能遷直隸同知署香河令病亡妻子在滑𦐂喪歸淮嗚呼文光僅長余一歲耳乃出處婚娶仕宦生死歷歷過目中如飄雲輕塵欲少停頓不得然則余之老且衰行當自知之矣悲豈付衆白悲爲之哀詞曰君昔謁我來頫俯我今哭君鬢如禿蘩中二十年風輪蕩舟花飛影過鴻飛爪留金陵初春長淮晚秋拘袂漣帰負擔吞諏此時風調九原憶不壬申合巹余歸秦邦遮迎李姬遇鄒于防婿我夕宗假我縹縹騷人歸集㣲筆催妝舞亂花影欹沉月光至今僕婢詳記不忘如何十載寡鵠孤翔嫁嫁夫人瘢衣若霜甲戌君來余病而伏臘然未僂性命危篤君事其郎棘心蒿目悖盧其容㲉㛤其足頭觸屏風手𠰥鐙燭君今忸化巽鄉縈獨誰爲扶持延醫進粥誰爲招魂三呼登屋稚妾𢜀栢孤雛學哭我德未酬君騎不復靜言思之淚如雨沃前年書來問我詩文名山事業切勿沉淪顧分清俸以付梓人我乃報謝爲義綴敦待我耆艾方可云云君財既富我學亦酯今年書來平章歸計十萬買鄰將卜此地鹿門夫妻河汾師弟來遊來歌以終身也我又覆君君齒猶未賢者出處若生攸騷況又受 恩政傳三巽名書御屏方將遠至匆學老夫自甘槩環嗚呼呂君夢虀今宵早知永訣悔不相招早知不歸我亦來邀千條萬端一旦冰消黑色而顧非君貌耶陂聲而散非君笑耶使此人亡甯余料耶泉路交期尙何道耶

趙舍人誄

余二十一歲鴻詞報罷居長安大難句容王郎中琬招往與其兒子通書未三月王公出守興化挈家行余傫然無歸矣同客王氏者趙舍人奮曰子無憂耶中雖去其屋吾賃之其饔吾炊之因共臥起出詩文相礱切亡何予受今大宗伯嵇公聘乃別舍人當是時無嵇公舍人終余食也無舍人余幾不能待嵇公矣舍人故貧士出鄂文端公門下將薦予于文端而爲他客所尼不果薦舍人詩文最健如其人與御史仲永檀同年仲劾九門提督鄂善贓 天子以爲直超遷副都御史舍人與書以爲薦賢受上賞古有之矣劾人罪受美官于古未前聞也此位公宜辭宜薦賢者如薦賢則吾鄉王次山先生可次山者諱峻嶷嶷有立者也仲覽書頗不可于意不答終以他事敗舍人名貫朴字再白江南常熟人以某年月日卒京師乙卯孝廉官止中書舍人壽四十餘

誄曰子之意氣吞一世兮而止于斯時不副其志兮子之文章萬口推兮而止于斯學不盡其才兮雪粉兮長安雨淋灕兮虞山誰攬予袪兮誰授予餐嗚呼子壽短兮予情則長我不能報兮亦不能忘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四終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五

與從弟某論釋服作樂書

錢唐袁枚子才

聞弟釋服有日邑之客有強余賀者云南中風俗是日設酒作樂余聞之瞿然夫服中月而禫再期而除非孝子所得已也先王制禮賢者不敢過愚者不敢不及天下賢者少愚者多然如禮而除其哀忘否未可知也未可知則禮外之意存而先王教孝之心亦終不沒今將欣欣然曰某服釋可賀受賀者亦欣欣然曰既釋服可作樂賀者若逆知其哀之已忘而渴待焉受賀者又若惟恐人不知其哀之已忘而故以酒食歌舞自彰明焉凶禮畢而賀得毋嘉禮畢則弔乎夫衰麻苴絰非先王以之苦人也念孝子哀痛之心誠於中形於外其服食起居有不至於是而不安者故為之制而又為之節非若囚拘束縛身受者得早脫一日為快故禮曰親喪外除言外除者明乎其內未除也且凡云賀者皆人人危得之不可必得而竟得之故賀也如遷官如介壽如獲重器異寶是也若夫三年之喪轉瞬而除衰麻終身世無其事有何慶羨慕悅而為之賀哉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晉梁龕明日當除父服而奏伎置酒劉隗彈之天性之地不內自訟而使外人笑且彈耶弟思之

上兩江制府請停資送流民書

枚伏見

聖朝嘉惠元元隆天重地每遇振災動費水衡百萬又念天下一家流亡者窮而無告故復定冬留春送之例枚奉揚仁風方愧不能宣布敢議成憲以屯膏哉但意美而法未良或法立而弊生均宜變易增改以扶政體而厚風俗從來州縣勘災親歷村廬尙多闤闠若外來流民無從核辦惟有遵例資送而已送回後本籍官又不必核辦惟有遵例補振而已于是游惰之民明知村落無災本籍必難入振不如預行外出以求資送又借資送文書以罔本籍是兩相冒也鄉保不得問其名丞尉不得詰其僞也定例夏災不出五月秋災不出九月所以然者以夏秋麥禾未枯尚可耕穫故耳今民横此例于胸中雨暘偶愆早已奔馳而災未成心災先定定例振銀月給錢一分資送者日給錢二十兩者相較其利孰倍彼負載之民自食其力每日所獲未盈此數然其妻子自養其行李自備今束手無事而所得相縣有司又為之養家室雇船隻護送出境假使去而復來周而復始當商賈之經營則奈何州縣胥役在經制者多至百名少不過五六十名流民所集少亦千計以一役送十人千人必得百役一縣之中征徭集訟皆役事也正役無暇必雇白役白無數必塡虛名就有聽強州縣督率叫呼極意澄厲然以十人而當一役役不能管束也以一官而解千人官不能彈壓也以江河之風信不齊不能保其前後之不聚積也既聚有千人不能保其不能為風擧也且其男婦嘈啗故廉恥喪矣子女遺攜故略賣多矣喧雜嘔穢故疫癘起矣相引為暴故勢力横矣當其時船戶之避流民也甚於避風波而村鄉之畏流民也甚于畏盜賊何也船戶載客按路計資一家之命惟船託焉今例載流民船百里十錢不敵民價之半阻風數日價不能增或被流民擄為廬舍焚桴毀篷船戶莫敢誰何惟有一聞資送之信輒藏港伏以致舟楫不通百貨難積村鄉防盜偶然禁嚴流民則絡繹而來大者勒粮小者伐樹在鄉民以為告官懼累姑且隱忍而流民自以為朝廷尚且資送以客待之故任意强張枚愚以為古之多流民也其病在恩之過少本地無振故迫而為餬口之謀今之多流民也其病在恩之過多遍地皆振故轉而生游惰之志孟子曰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其病在有司莫以告也今

皇上愛民如子誰敢不告災民自當靜守本鄉聽官覈勘毋得出境其不得已而出者亦不必過抑阻禁之也其無所資而來者自無所資而去何必紛紛官辦譬如人家子弟偶有疾苦捨其父兄不相號呼而遠投千里外之賓客其子弟必非善良矣四方賓客又不問其子弟之是否良善而栩栩焉假為設餐授館以驕其父兄其賓客亦太多事矣資送之宜停亦猶是也枚請公嗣後辦災一以根本為主而枝節莫與焉所謂根本者災民之本州本縣也與其設振于四方以引其流離不如加恩于原籍使安其水土申報宜速查勘宜周糴糶宜廣撫恤宜厚如有不盻民艱致凍餒死亡者嚴加劾奏如此則于養民之仁心治民之政體兩無所妨而枚于負子之責亦庶幾免戾焉謹白

上陳撫軍辨保甲狀

枚聞為政之道將以便民也然求民便必先求官便何也官便則其心樂而為之雖殫精竭思而不自知故所為之政亦致精而不苟若張一法而先使奉法者愕然而阻懼求捨去之不暇則雖勉附以副上意而徒文具之為其便於民也亦希矣雖然使果便於民即煩吏而行之亦可也若名便民而實擾民則雖大府所行例不格于末吏而明公忘其尊而聽焉亦足彰大君子納諫之雅公督造保甲一機枚竊惑焉江南戶口大縣百萬有奇小縣十萬有奇十家為甲百家為保其甲保無算甲置一牌保置一冊其刊刻紙張繕寫之費又無算來檄以不給丁漕費給之每縣僅數十金如何得足然猶謂逾數歲而一行官吏猶可支吾而保長無苦或不至有驚擾而求免者今檄文曰立循環二簿一在縣一在民遇有遷移註明冊下每逢朔日保長送衙繳換毋許差擾如不行新查則所造冊一二年內卽為無用云云此斷不可行也卽以江甯論之城內居伙房者一宿輒去上河為縴夫者風順輒去一日之內其遷流來去變動改換者難更僕數也既不能逐時逐刻而為循環則甲日之簿乙日已無用矣況以三十日為一月乎更何所謂一二年也一郡中自鄉至城遠者一二百里近者亦不下數十里保長非農工卽商賈一日廢業十日凍餒今令巡徼仰屋執途之人而詢曰某來去某生死某販脂某賣醬無論良民不肯為必紛紛告退就令拘迫萬方應其名而任其事鄰里鄉黨亦將怪而叱之及至月朔則又將裹糧騎驢奔趨縣宮抱冊者慮損傷投宿者需旅店苦累甚矣且州縣之司閽無幾而官衙之啟閉有常冊衆人雜舛錯必多授受既親關防必弛其間數百人者或罹于寒暑之故或中乎風雨之災能無怨乎保甲中奸良不一勤惰不齊勤者來惰者不來將聽其壞法乎將終不免乎差擾乎良者直書黠者加之變亂其能坐照以知之乎抑將假書吏以耳目乎簿經數塡必易新冊重造之費將以累其子孫乎抑亦官捐而吏償乎夫保甲之行將以弭盜也盜賊日攫貨而匿之捕擒官拷猶呼冤誣今使其戚隣為鈎距蹤跡未形難以白官蹤跡既形且畏反噬恐姦民不服而良民反罹于辜且既不能責之以事前之稽查而徒責之於事發之連坐雖商鞅韓非亦復不忍又謂保甲之行便災振也不知愚民避力役乎日報口多減災民貪振臨時報口多增官縱聽強不能記人妻女識人親朋勢必聽其指東畫西詭對強認而平日所存之冊與異日所振之冊多少懸殊終難為準然則弭盜察振將聽其漫無稽考乎曰保甲者弭盜察振之一端而非其本務也本務何在在州縣官得人而已得其人桁楊刀鋸皆仁民之物也何必保甲不得其人詩書禮樂皆毒民之具也何況保甲此其說嘗讀論語而知之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其如何足兵食不言子路問政曰先之勞之其先勞何事不言冉有問加衛之庶曰富之教之其如何富教又不言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其期年三月之何政何令又不言他若子路自命治賦冉有自命足民其如何治賦足民法亦不質之於孔子彼聖賢者豈好為空言而不一核實事哉人各有才地各有宜時各有當民各有俗不可執一為兢兢也兩漢循吏最多所以然者皆行其所欲行不行其所不欲行故權一而事立後世一切伍符尺籍皆張死法以束生人陸機曰粲火于灰不見洪壯之烈今所行古人之法皆古人之灰也枚方望公一切捐之專心察吏擇一二賢者與共治民庶幾有濟今縱不能如此而轉生法外之法不已過乎且保甲亦未嘗不可行也十室之邑烟戶無幾吏能周巡原可瞭然然總在其人之自為辦治從容有成不在上之約束驅迫之也若公檄嚴催差使必到限期孔迫逐層核料生無數披駁胥吏索食自上下下如葉至根究其所極終累百姓枚豈不知陽為遵奉虛張冊籍塗改姓名明公必不能案覆而料檢之覺歟公公喜而枚心不安逆公公怒而枚心安故敢布其區區

答李穆堂先生問三禮書

先生以大儒總裁三禮命諸翰林條對所見枚年少不學何所妄言但自幼讀禮而疑稍長泛覽百家而疑乃益深夫三代遠矣今之微文大義幸不絕如綫者賴有孔子孔子之言又雜矣今之可信者賴有論語引孔子爲斷而三代之禮定引論語爲斷而孔子之言定孔子贊周易正雅頌志欲行周公之道形於夢寐豈有周公手定之書竟不肄業及之之理子所雅言詩書外惟禮加一執字于石經爲蓺字蓋詩書有簡策之可考而禮則所重在躬行非有章條禁約也故孺悲學喪禮於夫子而夫子亦常問禮於老聃使儀禮有書周禮有書則人人依書而習之足矣又何執禮學禮問禮之紛紛耶孔子拱而尚右弟子皆左子曰甚矣二三子之好學也巳也有姊之喪故也使尚左尚右禮有明文則諸弟子早已習之不從書而從師何也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數語者夫子舉周之盛時而言也周公兼三王思四事必有宏綱巨旨在人耳目者故夫子於夏殷言不足而於周則願從焉子曰文勝質則史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曰禮與其奢也甯儉此數語者夫子舉周之衰世而言也春秋禮壞樂崩必有繁文縟節增飾已侈者故夫子以先進正之而於奢儉文質三致意焉若使周禮儀禮當時具存則籩豆騶騰升降裼襲其嚴若彼其細若此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自上下下習慣自然又安得有先進後進從奢從儉之分哉後儒以禮證之詩書不合以禮證禮又不合於是附會以爲周公未成之書夫周公相成王夜以繼日猶恐天下不治何暇仰屋梁偶偶著書其門下士亦必無呂不韋淮南王諸客也後世學孔子者莫如孟子說春秋者莫如左傳孟子言周室班爵祿其詳不可得而聞言井田經界亦以意爲之而引詩及龍子之言爲證使當日周禮尚存則郊遂川澮之名歷歷可數孟子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竟目不一見此書其所守者何道也子產爭承於晉子服景伯却百牢於吳不引大行人之職以折之郤至聘楚金奏知罃却樂於林亦不引大司樂之職以謝之諸賢皆博物君子而所學乃不如鄭馬其

所博者又何物也仲孫湫曰魯秉周禮未知周禮何指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易象春秋即周禮也非別有所謂周禮也昭公名知禮太叔儀曰是儀也非禮也古之人且賤儀而尊禮矣而何儀禮爲經之說乎若魯所守先世之禮與他國所存周家之書亦未嘗無一二可考者史克對宣公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又作誓命曰竊賄爲盜盜器爲姦單子稱周制曰列樹以表道列鄙食以表路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申無宇曰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此數書者考之今之周禮絕無其詞豈左氏之所引者亡而左氏之所未引者反存耶抑左氏孟子均不足信而惟今之周禮儀禮爲足信耶夫禮與其過而廢之也甯過而存之此亦好古者之苦心然不辨其眞僞不摘其純疵而概以爲先王之書莫敢瞻視則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鉅劉歆新莽無論已荊公方正學俱以此書誤世而當時爭之者但就事論事而未嘗有一二豪傑之士直指周官周禮之非聖破其所挾持以致人主不悟而天下陷於敗亡爲可歎也總而論之今之周禮今之管子晏子也管子相桓公才最大晏子事景公學甚正今所傳之書殊駁必非管晏所作夫以雜糅之才後人擬之而不類況周公乎以無關重輕之管子晏子後人尚附會之況周禮乎當今堯舜在上禮樂明備願先生纂修之際存疑多存信少方可以質聖人垂後世而不惑枚故以先儒之疑三禮者陳之於前而以枚之疑三禮者附之於後其中或有與先儒暗合而枚目所未見者亦不免爲無意之雷同謹條列于左

疑儀禮者謂班氏七略劉歆九種尚無此書聘禮芻禾之數與周官掌客不合先儒敖繼公湛若水俱疑之若枚之所疑者不止是焉按大射即燕射鄉射即鄉飲酒禮君之燕臣非其大夫即其卿士鄉之賓介爲鄉大夫鄉先生皆雍容揖讓非若後世之考兵校武也乃大射禮曰司射者搢樸升堂乃去樸鄉射稱射者有過則撻之以行禮之場爲行刑之地過矣聘禮賈人啟櫝取圭鄭註賈人在官知物價者夫聘以通兩君之好藉圭將敬而乃令賈人與之以旋讓之堂爲交易之所過矣覲禮蓼蕭之詩旗王之諧是何等華飾而儀禮則云諸侯肉袒于廟門之外當覲禮之行作受刑之狀不祥可憎作僞更可憎篇首不言告祖禰告社稷宗廟山川以及在道習儀而竟始于郊勞其後享獻諸禮亦不見于篇中二鄭援周禮爲解謂諸侯有四時之見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此春秋見天子之禮也夫諸侯非能一歲而四見天子也將各以其方而各趨其時是在西北之諸侯終不見備禮矣司馬司寇惟國君有之大夫家無有也春秋魯三家僭妄叔孫有司馬鬷戾一見而已乃少牢饋食禮曰司馬刲羊司士擊豕是卿大夫家皆有一司寇司馬也周禮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鄉射大夫士之禮也其終竟奏騶虞左氏曰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乃大射禮公即席亦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公受爵亦奏肆夏又稱諸公席三重按尚書顧命王席三重鄉射之公安得相同且周制天子置三公三王之後爲公諸侯以下于其國稱公乃燕禮侯國之臣有所謂公者位在卿大夫上若楚之棠公葉公者然何其僭也喪禮諸侯縣齊代哭七代哭不以官夫父母之喪創巨痛深發乎不得已所謂哀至則哭何常之有乃竟有代哭之文南朝王秀之一達人耳猶禁子孫代哭曰喪主不能遍至故欲多聲相亂魂而有靈胥當笑之豈周公乃秀之之不若耶大射有樂而燕禮無之鄉飲有樂而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無之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也稷在某黍在某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牲體有腸五胃五一骨二骨之分此詳其所不必詳也冠于廟而不及其祖禰既冠見君見母見鄉里士大夫而不及其父國君享卿大夫只脯一狗此略其所不當略也天子率士之尊諸侯一國之尊其服之重如一宜也今卿大夫有采地者貴臣重臣無不服斬是與國君無別也國君之尊其絕旁親宜也大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既以期而降大功矣而尊同又得服其親服大夫之子亦遞降如大夫而尊同者不降大夫之妻於夫之姑姊妹在室既嫁皆小功惟嫁于大夫者不降若不爲大夫妻又降緦麻不幾于無服乎周道親親而喪服之貴貴又何至于此極耶又庶子爲

父後者爲其母緦夫與尊者爲一體不降不可也而竟使人無其母亦不可也喪服曰有死于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夫宮中之所死其爲妾媵無疑以妾媵之微廢祀典之大豈論祠烝嘗竟可廢耶慈母無服而乳母亦緦豈乳母以名服而慈母反不可以名服耶士相見禮賓五請主人始出又不升堂止于大門外一拜太傲盛服行禮忽而袒衣旋襲又袒又襲如是者數十次太煩孫爲祖尸父拜其子明日賓尸子爲父客太戲贊何人斯而見婦酌婦婦束贊西相而也相拜也太瀆一主耳而有練主有虞主有苴有重有墮有鉤袒有繶爵有纊柩有棘心又有銘旌一祭耳有尸有祝有茅蒩有雍正有佐食有賓有上利有下利有上餕有下餕有侑有司宮有司馬有司士一昏耳而有贊有御有姆有媵舅有姑始有司紛紛擾擾殊非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旨按漢初高堂生始傳士禮十七篇而今書不止于士禮若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覲禮五篇皆諸侯之禮也喪服一篇總包天子以下之服制然則所謂士禮者僅十一篇耳或后蒼及門人慶普等取諸他禮以應其數而非高堂之原本亦未可知而其可疑則大概相似

周禮戴禮較儀禮紕謬更甚先儒掊擊亦更多故所疑百十條不錄

答金震方先生問律例書

公以先君子擅刑名之學故將郵罰麗事採訪殷殷枚趨庭時年幼無所存錄但略記先君子之言曰舊律不可改新例不必增舊律之已改者宜存新例之未協者宜去先君之意以爲律書最久古人核之已精我　朝所定大清律聖君賢臣尤加詳審今之條奏者或見律文未備妄思以意補之不知古人用心較今人尤精其不可及者正在疏節闊目使人比引之餘時時得其意于言外蓋人之情僞萬殊而國家之科條有限先王知其然也爲張設大法使後世賢人君子悉其聰明引之而議以爲如是斷獄固已足矣若必預設數萬條成

例待數萬人行事而印合之是以死法待生人而天下事付傀儡胥吏而有餘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武帝增三章之法爲萬三千盜賊𥿄起大抵昇平時綱舉而網疎及其久也文俗之吏爭能競才毛舉紛如反乖政體蓋律者萬世之法也例者一時之事也萬世之法有倫有要無所喜怒于其間一時之事則人君有寬嚴之不同卿相有仁刻之互異而且狃于愛憎發于倉卒雜㨿爲準譬之律者衡也度也其取而擬之則物至而權之度之也部居別白若網在綱若夫例者引彼物以肖此物援甲事以配乙事也其能無牽合影射之虞乎律雖繁一童子可誦而習至于例則朝例未刊暮例復下千條萬端藏諸故府聽猾之官不能省記一旦援引惟吏是循或同一事也而輕重殊或均一罪也而先後異或轉語以抑揚之或深文以周內之往往引律者多公引例者多私引律者直舉其詞引例者曲爲之證公卿大夫張目拱手受其指揮豈不可嘆且夫律之設豈徒爲臣民觀戒哉先王恐後世之人君任喜怒而予言莫違故立一定之法以昭示子孫誠能恪遵勿失則雖不能刑期無刑而科比得當要無出入之誤若周穆王所謂刑罰世輕世重杜周所謂前王所定爲律後王所定爲令均非盛世之言不可爲典要謹以先君子所私核者數條列狀于左伏候採擇

一調姦不成本婦自盡者擬絞此舊律所無而新例未協也事關風教無可寬弛然和與調無異調者和之未成者也其調者和在意中其自盡者變生意外其意內之杖尙在難加而意外之絞忽然已至誠可哀憐夫調之說亦至不一矣或微詞或目挑或謔語或媟褻之口或加牽曳之狀其自盡者亦至不一矣或怒或慚或染邪或本不欲生而借此鳴貞或別有他故而飾詞誣陷是數者全在臨時詳審分別辦治若槪定以絞則調之罪反重于強也強不成止于杖流調不成至于抵死彼遊淫者又何所擇輕重而不逞乎彼毆詈人人自盡者罪不至絞則調人人自盡者亦罪不至絞何也毆詈與調均有本罪而其人之自盡皆出于意外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女不受調本無死法律旌節婦

不旌烈婦所以重民命也調姦自盡較殉夫之烈婦猶有遜焉而旣予之旌又抵其死不教天下女子以輕生乎俗傳有年少某悅鄰女揖而自媒女拒之再揖而謝女歸縊死某竟擬絞合郡之人以爲三揖三讓而死莫不掩溺愚以爲羞忿自盡者照罵毆人而人自盡之條倣有司臨時按閱作何調法以爲比擬情重者別請　聖裁

一律註內始強終和者仍以和論此本律所無而增例未協也按註曰裂衣損膚及有人聞知者爲強此說是也然旣以裂衣毀膚有人聞知爲始強之據又何所見衣破復完膚創仍復爲終和之據耶夫相愛爲和女旣愛之又何恨之而誣以爲強耶在被姦者必曰以強終在強者必曰以和終信彼乎信此乎事屬暗昧訊者茫然勢必以自盡者爲強而不自盡者爲和是率衆強而爲和也夫死生亦大矣自非孔子之所謂剛者誰能輕死女果淸貞偶爲強暴所汚如浮雲翳白日無所爲非或上有舅姑下有孩稚此身甚重先王原未嘗以必死責之而強者之罪則不可不誅也今之有司大抵寬有罪誣名節以爲陰德然則不肖之人逆知女未必能死將惟強之是爲而到官後誣以終和則其計固已得矣或曰終和之據以叫呼漸輕四鄰無聞者爲和不知嗁呼之聲果聞四鄰則姦且不成而強于何有強者大率蓽門蓬戶四鄰無聞而後敢肆行者也四鄰之人即或聞之又誰辨其聲之始終乎又誰買禍之以陷人于死地乎然則始強終和亦終于無據而已矣律曰強者斬未成者流語無枝節何等正大註中增以終和二字而行險徼倖者多故律文強者誅和者並杖凌暴之徒旣已辱人而又引與同杖以衆辱之惡莫甚焉就使婦志不堅自念業已被汚而稍爲隱忍以免傳播其心亦大可哀矣較夫目挑心與互相鑽踰者罪當末減是始強終和就使確鑿有據而男子擬杖猶輕女子擬杖已重愚以爲律宜誅心強者女當死調者女不當死然而或死或不死則其所遭者異也在強者之心業已迫人于死雖女子不自盡其罪重調者之心本不迫人于死雖女子自盡其罪輕今例註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似有可疑

一犯罪存留養親載在名律始于北魏太和五年金世宗引醜夷不爭之禮以除之極爲允當然律稱奏請　上裁是猶未定其必赦也今刑部或不上請但依例允行愚以爲殺人者死雖堯舜復生不能通融孔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可見三代無留養之文若此者非聖人之所矜也夫殺人者之父母何與于被殺者之冤魂忘其親殺人其不孝宜誅恃其親殺人其心術宜誅按律內知有恩赦而故犯者加本罪三等惡其有所恃也彼恃有留養之例而故犯者何以反得寬其本罪乎父母不能教子致陷于罪雖老而凍餒亦所自取或聖王仁政務出萬全則按其情罪臨期請　旨亦可

一尊長殺卑幼律無明文尊名分故也考史冊亦頗不然漢賈彪不按盜賊而先按母殺子者曰盜賊殺人事之常有母子相殘違天悖理竟按致其罪是母不得殺子也趙廣漢以丞相夫人殺婢曳夫人跪庭下受訊是夫人不得殺婢也唐憲宗時姑鞭婦至死有司請償是姑不得殺媳也馬端臨曰子有罪父不得而生則子無罪父不得而殺　世宗憲皇帝特斬胡璉芳姦子婦者　皇上特絞徐某烹家奴者此皆聖明獨斷非凡所及愚竊以爲父母之于子女家長之于奴婢俱不應非理而殺其尤甚者姑殺婦妻殺妾也婦與姑本非天屬或待年之女幼住夫家受姑凌逼力難抵擋或悍妻嫉妒動用非刑地方官拘于名分擬以杖贖費金錢許人命較之雞狗所値尤微不知服制婦死姑報以期是殺婦者即殺期服親也士妾有子而爲之緦是殺妾者即殺夫緦麻親也在民家爲婦爲妾在　國家皆爲百姓在天地皆爲蒼生　皇上不忍殺一無辜之百姓而惡姑悍妻乃能殺無罪之蒼生其得罪于卑幼者小其得罪于天地　皇上者大請嗣後將尊長非理殺卑幼者別將名分酌情形分別治罪所保全者實多

覆是仲明書

尹司空來金陵道足下廬墓講學不應試與海昌相公書累數千言以道自任僕始聞而驚繼而惑不敢不通書於足下嘗聞君子不與名期而名至名不與爭期而爭至名者君子之所樂受而爭者君子之所甚危也然同乎人以得名名雖得而難敗異乎人以得名名易得而易敗莊子曰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今之人有廬墓者乎有講學者乎有不應試者乎人所不爲而足下爲之其得名也宜然人所不爲而足下爲之則是異乎人以得名也恐爭之者至矣古之君子不招人之爭而常有以待人之爭待之云者非誇至而爲之辨也則於理足而名不可敗也天下大矣九州之人才衆矣古人之書亦至多矣書能使人智亦能使人愚能使人歉然不足亦能使人傲然自恃善讀書者常不足而智不善讀書者常自恃而愚足下廬墓無乃愚乎講學不應試毋乃自恃乎且三者之名又不容兼收也講學必講禮禮不墓祭而何廬爲不應試必隱隱不與人接而何講學爲孔子一則曰從周再則曰從周旣講學矣必遵時王之制而何以不應試爲以子之名考子之行吾爲子之危之也雖然廬墓近孝可行不應試近高亦可行惟講學近僞且大妄斷不可行蓋嘗信孔子而疑宋儒矣孔子編詩不作詩贊易不擬易修春秋不自爲綱目今所傳論語乃孔子死有子曾子之徒追記之非孔子朝作某語暮命某人作語錄也三月無君則皇皇然六十返魯逃而不作使孔子貴且顯或早死至今無講學名論語曰學之不講講之云者謂講求在己之學審問明辨篤其身心故與德之不修同憂非如後世聚徒立舍者之所爲今顯官者猶閉門絕迹庭無人爲而足下一布衣乃披皋比坐南面擁弟子數百人身賤而道貴名隱而實彰於己不安也縱安于己其安于人乎必有憎且忌者爲處士橫議之說以摧敗之前代黨錮東林無俚已甚足下從而效之過矣當今堯舜在上足下爲皋夔可爲巢由可爲孔孟則不可何也孔孟之與堯舜不並立者也不知此亦不足以爲孔孟幸三思毋悔

覆兩江制府策公問興革事宜書

某月日明公公牒到縣命將地方應興應革事宜明析敷陳且見大君子尊主隆民卓然有所建立之意枚伏念江南州縣七十有奇其間剛柔異俗風土異宜印官爲所得爲不必煩稱于大府若冒陳細事在上爲侵官在下爲塞責非所以副盛意也其所應陳者或同是恩施而應分緩急或名爲成憲而實可變通或事關全省而非敢奏不爲功或效在百年而非駭俗不能辦此則責雖君子之事明公其有意乎夫從古蠲租賜復之恩未有隆于　本朝者也

皇上登極未久已頒免天下全租含哺熙熙貧富共之獨不免累年積欠者非　聖心有所吝也以爲蠲者上之特恩稅者國之正供兩不相假政體宜然然積欠有應徵者有不應徵者有雖應徵而不能徵者民欠吏侵此應徵者也坍荒水旱此不應徵者也吏雖侵而吏亡民雖欠而民亡此雖應徵而不能徵者也今一例徵之勢必屈笮而行或命後來業戶爲前人代償或取現在田廬將坍糧飛入官雖逼認而不能言其理民雖强認而無以服其心此處似宜分別詳勘奏請　聖裁與其寬百萬應納之稅以恩富民孰若免錙銖不應納之稅以恩貧民乎常平者漢時良法也東漢劉殷傳中已極言其弊而今更甚某地登穀官往買商亦往買商買而穀仍賤官買而穀必貴者何也商東買而西賣官一買而不出故也當其買時運工若干灑撥若干及其貯也雀鼠耗之鬱蒸耗之一縣貯三萬石十縣便三十萬石矣十縣之地不滿六七百里而虛糜三十萬石此米貴之本也及至新穀已升例應平糶大府慮州縣巧爲出脫一駁不許再駁不許或竟許之矣則又牢守糶三之例溢米不增堅其盈餘上輸司庫仍發奏定之價嚴督買補州縣明知糶易買難則甯坐視米價翔貴而姑且貯之以省累夫錢穀之在民間猶血脈之在人身也商賈之在民間猶氣之行血脈也氣一日不行血一日不流則人病今欲人之强健而故意約束之壅遏之則其有餘者爲疽癰而其不足者爲勞瘵故愚以爲錢之所在卽穀之所在也今之民未聞有抱青蚨而餓死者商之所在卽倉之所在也今之商未聞有積死貨而不流通者爲積貯計宜存穀價于庫待本

地豐收隨糶隨補成災時有穀振穀無穀振錢于鄰省之撥振亦然其銳輸便故無糠沙糅雜之弊其除政明故無升斗侵削之弊四方之商聞某地之錢多而米少也雖萬千石往矣至于糶價益縮本無一定原非公家之利應交州縣仍歸原額不必上輸如此則錢穀流通而政體亦得社倉者宋時良法也金華社倉記已極言其弊而今又甚社何穀民穀也爲貧民借者計也今貧者求借不得富者不肯借而必强與之所以然者慮借者不償而社長代償慮社長不償而官將代償故也然則非社長過矣并非官過矣是督撫之誤民穀爲官穀而奏入交代者之過矣州縣敷衍成例不得不詭立姓名申于上曰某也借某也還其實終年屹然存社長之家而已有若無實若虛與民何益而且社長一與官接賠累不支素封之家借賄吏以求免而里胥知其然也則又故報多人爲索賄計是社有于貧民無角尖之益而于富民有邱山之累枚愚以爲鄉邑任恤非官所强每一邑中或應捐應借應還或竟不必捐不必借不必還聽州縣自爲區畫待至災年然後核其成效以定課最所謂良藥期于利濟不期于古方也訪漕者上游剔弊之苦心不知訪不足以禁弊而徒生訪之弊州縣者命官也尙疑其非賢而訪之所遣訪之人非命官也何以知其爲賢而信之乎況業已舉百里之倉庫人民而付之矣忽于征漕時探刺捉搦待以非人意若曰漕固有利云爾夫先以利徒待之彼因將利徒自爲也然而徵收累萬升斗稍餘此雖大府之所覈而實小民之所竊笑者也何也民不畏有形之浮收而畏無形之勒索雖極貧者負粟而來莫不多帶升合備耗折之需今操之已蹙遍察成羣風影未來消息已到料量掩覆仍取之民從來弊不生于法中則生于法外法中之弊易見而法外之弊難稽上之所禁者浮收也不禁其擇米也其應否揀簸米雖自言矣上之所察者斛面也不察其抑勒也其誰爲後先無從察覈矣于是有行賄爭先者有暗價折帛者有囑紳衿護送者有縱其行李貲憾而號呼于路者[illegible]好除弊而不詳除弊之效乃至此乎枚以爲訪官者宜訪之于平時而不必專訪之于收漕察漕者宜察之于民間而不必專察之于倉內王道蕩平不先逆詐果有橫征虐民上控嚴禁抑勒而寬假于浮收如是則大體立而民氣和矣蝗爲天災春秋書有蝝未聞捕之之法晉劉聰不捕蝗關中轉豐唐姚崇始議捕之而白居易詩中已極言其弊今捕蝗之處分太重督捕之官太多一蝗甫生眾官麻集車馬之所蹂躪兵役之所轔轢委員武弁之所驛騷上官過往之所供應無知之蝗食禾而已有知之蝗先于食官而終于食民捕虱而裂其衣熏鼠而拆其屋固不如勿捕勿熏之爲愈也且蝗之捕果可盡乎凡所謂捕蝗而蝗盡者皆欺也皆待疾風暴雨而后殲旃者也聽民自捕而官不與焉民間之禾蝗食者半存者半强民分捕而官督焉民間之禾蝗食者盡蝗不食者亦盡故凡生蝗之處雖良民無不諱匿彼有疾而拒醫者非不欲醫也知醫之無益于疾也夫行三軍者尙以有聞無聲爲貴而爲民除害者乃先使之毛澤盡而老弱啼乎枚愚以爲嗣後捕蝗之法宜專責有司不必多差官弁果匿災耶自有輿論果成災耶自有王章若因其所小不便而轉生其所大不便固不可也今大府訓州縣者輒曰爾其察吏乎勤民乎除盜乎枚以爲上之所以相詔與其所以相率者事事相反也夫州縣之胥所恃以剝民者無他文檄而已上官之胥所恃以剝州縣者亦無他文檄而已夫判文檄而行之者官也非胥也官既縱之互相蠶食矣而又禁其取于民是使州縣之胥將捐家鬻產以供也無端而取遵依無端而取冊結無端而款式不合無端而印文不全此固若輩剔蠹之故智無足怪也所不解者上官不信人而信法偏好立規條教令畀之權以濟其姦卽以江邑近年論之一行版圖順莊再行保甲循環簿再行印契之三聯完糧之版串再行道府之提比納正之值月當其始也明罰勑法若不可終日而意在必行及其終也形格勢禁亦自悔其初心而視爲故紙枚愚以爲督撫之使吏治民如使工人之製器也物勒工名以考其成足矣何必爲之規一斤造一制代斲而追琢之乎又如田主之督佃也予之牛種待其落穫足矣何必爲之隔疆越界揠其苗而助之長乎遂古以來未有多令而能行多禁而能止者也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言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也荀勗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

省心上行文書能省尤善其必不能省者擊其最凡月行若干行少則大府之體尊必行則　朝廷之法立其在上也官與官共事而不使吏與吏共事其在下也官與民共事而不許吏與民共事捐死法而任生人附劉炫對楊素之語深可思也左氏有之曰非德莫如勤尙書曰六府三事惟勤勤之益于政也如是今公亦知州縣中有求勤而不得者乎赤緊之地四衝之衢嚴上官之威以及其妻孥子姪以及其僕人廝養若行轅若水驛若廚傳酒漿若關錢雜賜瑣屑繁重其能得上意者稱賢其不能得上意者稱不賢其得不得又非上下之情相通也爲大吏者率皆盱衡厲色矜矜自持餽芻禾不受餽牲牢不受然而不受之費往往更甚于受者何哉在大府以爲吾旣不飲若一勺水矣其所應備之館舍夫馬當無誤也而不知屬從之人所需不遂則毀精舍而污之鞭人夫而逸之詬程途而誤之入山縣則索魚入水縣則取雉臨行或弃其供應之屋幕几席銀杯象箸而滿載之訴之長官而聽未敢必也訴之長官而不聽是徒結怨于胥小而拂上意也雖忠直之士亦多畏縮隱忍佯爲不與較之說以自寬而不知爲政之精神已消磨于無益之地矣其在會城者地大民雜事務尤多不知每日參謁之例是何條教大明而往日昳而歸坐轅門外聽鼓吹者幾何時投手版者幾何時待音旨之下者幾何時忍渴飢冒寒暑而卒不知其何所爲以爲尊督撫耶至尊莫如　天子而未聞在京百官終日往宮門請安者以爲待訓誨耶一面不倖何訓誨之有而父之教子亦無終朝嘵嘵者及至命下許歸而傳呼者又至不曰堂廡瓦漏則曰射堂須圬不曰大府宴客則曰行香何所略一停候一辭晝則漏盡燭下矣雖眾人之勇其尙能課農桑而理獄訟哉不知當其雜坐戲謔欠申假寐之時卽鄉城老幼毀肢折體而待訴之時也當其修垣幹治供具之時卽胥吏舞文匿案而逞權之時也朝廷設州縣果爲督撫作奴耶抑爲民作爹耶清夜自思旣自愧又自笑也枚以爲國家設佐貳丞尉本爲閒曹一切雜務宜委辦治使州縣得盡心于民事如此而田野不闢獄訟不理者宜亟亟劾去以讓賢路除盜之法自當責成捕役然庶民在官久無下士之祿更責分

擱良民猶之可也捕役之財取之盜賊取其財而捕之無是理也而大府一行提比則來往有需經承有需行杖者有需彼方踢膝踠足供張之不暇而何暇禽盜且以忠恕之道待捕役勢有不得不取盜財者就江邑論之額設捕三十法當領八十金以八十金養三十捕每名約得二金有奇而其所謂二金者制府之鳴鉦者分焉揚旗者分焉巡道之擊柝而張繖者分焉名下之白役又分焉其足不足尙待問哉及至詣府受遣踐更遞換莫不鮮衣肥體稱娖而前遞解軍流莫不需械資糧犂然具備思其所以謀生所以應官與其所以甘心敲扑之故而不禁心寒髮指矣雖然彼養盜者名捕也能養之必能擒之今之充捕者乞丐類也不能養盜而盜亦不屑供養之然則何以自給曰賴朝廷有樂戶 捕博宰牛等禁彼取月例嚇飛錢以度其日而攘獄遏訟以及爲盜囮者亦間有之彼之所藏身立命者仍在朝廷禁令之中然則禁者何以禁而令者又何以令乎故以爲欲擒盜宜先養捕將嚴罰宜先重賞嗣後請核縣庫司庫一切贓罰閒款合計若干增爲稟假充爲賞費俾此輩守法度于平時買細作于臨事則路不拾遺非難事也天下人才本于學校學校之設多在州縣選士學臣一過便已進士校官率多頹廢與士相親非州縣而誰令執州縣問曰爾所治某士賢某士不肖大率不知也其所知者非巨紳卽大賈而已其病亦自上率之也州縣進見大吏無問文風士習者上有不好下必有甚焉者矣且夫 國家武學之設似可省也天下之民秀者爲文勇者爲武其勇者既有兵丁行伍收而用之矣其秀者又有郊庠生貢收而用之矣國家養兵業已多費復爲之設武學而三年一大比爲糜各省錢糧萬計其所得者率多非文非武之人臨試則習趫張具櫜鞬平時棄之倚符鴟張一邑之中破敗者十之六七大抵醜勇之人無所拘束則必橫行兵之不敢橫行者訓練多而管約眾也武生卽兵類也督學旣教職卑其誰訓練約束之按武舉始于武后武學始于宋紹興本屬權宜之制公盍題革此科以其費爲各省養士養兵之用未嘗非盛舉也凡上數條明知日不增燭豈有餘光然春雷既聲百蟲難嘿亦尙有明知不能強公而又不敢不告者則莫如用人夫用人何以不能彊也以荀令之明而失之嚴象以諸葛之明而失之馬謖公羊曰聽遠者聞其疾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形不察其貌此之謂也然欵要亦有可言者大凡居高位者能識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故使人得以揣合倖進顧明公起而矯之己高明則必加意于沉潛之士己厚重則必寬容夫倜儻之人己苛察則不可輕信讒言己靜鎭則不可竟無耳目己不迎合 天子而後能覺人之謟諛己能力追古人而後能識人之庸俗病百姓者雖小必誅護頓遞者雖大必赦工獻納者雖敏非才昧是非者雖廉實竊鬻賣不同術而同歸于治周來不同慮而同歸于亂要在觀其大節之所在而審其性情之眞而已校所見如是未必皆當然于大君子之前布露所畜或不以人廢而采其言或卽以言觀而知其人幸甚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五終

與湖北巡撫莊公書

錢唐袁枚子才

古聖人迅雷風烈必變所以然者非不修做于平時也借天變以加惕焉則無之焉而不順日者明公有意外譴又有意外恩是亦聖人必變時也其將很天而自足歟抑將翼翼修省而有采于野人之言歟大學稱知止而後有定是定之不難而知之難也若無所知而先定則其定愈甚而其知愈蔽其過愈深夫子教顏回克己王子敬譏孔明未能忘己兩賢之己豈尋常私欲之己哉其或有小小束修之意氣是即己也是即所當克當忘者也古之人非水火則兵農弊弊然以天下爲事非好其名也適逢其所當爲者耳巡撫之所當爲莫如察吏以安民而立功垂名不與焉何也一吏之不察必有數十萬人不安者十吏之不察必有數千萬人不安者以數千萬人之未安而爲巡撫者方且增倉儲浚河渠改棘闈以爲君勤大勳以施于彝鐘鼎氓之蚩蚩笑且詫曰吾儕朝不保暮而何儲倉穀爲吾儕怨氣壅塞而何通水路爲目擊士林沮喪而何修試院爲宜祝而詛宜喜而怒非民之無良也緩急不稱故也且此數者非財不辦今天下之至不足者財也財不足而强爲之勢必有勸捐勒罰之舉捐罰一行而不察之吏因緣爲姦然公勇于自信故遂物情而持之愈堅卒以罰朱聯事受譴譴亦何足爲公累也譴而宜乃累公矣使公仍在吳俟未敢言或六月暫息又不必言今幸而忽仆忽起如俔之見風定不終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恐公益自信所守眞可以歷夷險經大故而不動從此孤行一意立功名愈勇察吏愈疏再一失足不深負遭逢而爲好己者所戚乎昔張曲江居憂奪情秉政富鄭公居憂五徵不起公此時不師富公師張公必非得已然即此可以見天下義理之無窮而執持之難定也伏願公先致知而后誠意先察吏而后立功知果致則意自誠矣吏果察則功自立矣孫興公稱劉尹云居官無官之事作事無事之心宋神宗與錫維論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先有此心此二語者所見俱超願公察之許趙兩公均以公故得罪今首事者還朝附和者未起似宜引罪辭位以召復兩人爲請在兩人果君子固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而公居上臨下之道不如是則心不安日後用人亦難得力貧賤之交讒閒之筆故敢布其腹心

書札後

前書成託岳水軒寄公水軒曰子所言公固知之毋庸寄也余答之曰子非公安知公之業已知之也公非我安能怪我之不知其業已知之也雖然所貴乎知之者爲其能行之也知而不行故疑其猶未知也而喋喋焉夫知而不行是知如不知也吾雖言焉又安知其非言如不言乎然而吾之心卒不能已于言者何哉以爲吾若言其所未知耶恐彼非不能知也或不屑知也持其所不屑知者而强之知是吾過矣若果言其所已知耶彼必以爲所當知而知之也而吾取其所當知者而使之重知則縱不行已耳而吾何傷于言哉而又安知其必不行哉水軒曰然乃卒寄之

上兩江制府黃太保書

嘗聞天子有諍臣而不聞督撫有諍吏者何也蓋忤天子旨天子卽以忤旨罪之雖得罪而所以致罪之故天下共知好名之士或優爲之忤督撫意督撫不能以忤意罪之必摭別事方發白簡雖得罪而所以致罪之故天下不知好名之士亦不肯爲況以明公之威重視天下才若躡泰岱而臨邱陵較諍臣督撫吏有難焉然枚一乞病吏耳公獨勤勤咨詢豈非知其難而欲聞所未聞耶伏見公撫甘肅時　天子命公提兵剿邊公毅然不動封還　詔書卒至邊民大安此公之以識量抗　天子也鄂西林當國人多目攝之公以一總兵官獨不爲屈此公之以氣節抗宰相也夫公之識量氣節可以抗　天子宰相而人之進言乃不敢抗一制府此亦公所深悲而日以己之所能者望天下也然則公來江南三年矣未嘗鷹擊毛摯而民怨未嘗彈劾貶竄而官愁未嘗偏聽喜事而武弁放紛未嘗讞獄貴得而幕府受謗甚誠何故哉夫本無愛民憂國之心而悖于行事以傳于此名者勢之無可奈何者也實有愛民憂國之心而忘其流弊以傳于此名者勢之立可改移而豪傑旁觀之所深惜者也竊以爲公之度可以得小人不可以得君子公之威可以治邊防不可以治中土公之察事明於遠而暗於近公之敬君知其小而忘其大是數者不可不察也夫黜陟賞罰先王治世之大權也先王有治世之大權足以御天下矣然必推心置腹以要之筐篚酒醴以文之委曲繁重若是者何哉孔子曰賢者避色孟子曰禮貌衰則去之古之君子雖君父前尙爭此區區者以爲重其身而後道可行也況同食天祿同供大位者乎夫南面而臨能薦人能劾人此天子之所託于督撫者也若夫剔蠍之奴叱之斜睨而唾辱之此非天子所託於督撫者也在公以爲不輕劾一官不輕誅一吏惟于聲音笑貌故爲峻厲使人憚而不敢爲非殊不知彼小人耶劾之非刻而辱之何足以爲懲彼君子耶薦之非恩而慢之徒足以爲怪天下固有受千金而不感得一言而馳驅者又有見微色而深恥受刑罰而恬然者人之不齊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故先王以禮貌待君子以爵賞勵中才以刑戮加小人猶懼勿給也明公乃欲以區區之聲色取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一例陶鎔之先推之于廉恥以外而後置之于腹心以內不已過乎一切大府出巡舟車廚傳之節傔從人謁磬折邀拜之爲皆吏治之末節臧獲之能事也人之精神必無兩用悃愊無華者必不能供張儲偫奔走捷給者必不能憫恤官民公之獎許往往在彼而不在此故曰可以得小人不可以得君子也公治西川又治甘肅皆邊地也苗夷相鄰機貴神速故耳目宜周懸下將校纖悉必報非得已也若南民柔弱無所用之明公偵事委之武弁武弁受委託之兵丁此輩不知是非實固有賞虛亦無罪朝匭一投羣符立下東馳西突所在驛騷在公以爲仍付有司鞫訊然後裁之以法當無頗戾不知督撫之威有雷霆萬鈞之勢從空而下訊詳拘解逐層後轉縱或深明無罪立釋訟繫而被訪之人已蕩產破家而不可救萬一委訊

官人本偵流以有事爲榮以深文爲技妄揣公意張目輒曰大人訓察甯有誤哉其幕客亦曰縱十事九虛亦須坐實一二爲制府光顏在公深惻之苦心爲小人迎合之捷徑豈不可惜夫州縣屈法有公可申訴也公屈法誰北走長安以申訴乎而兵丁者習慣于刺探經營于恫喝勢必相引爲曹挾持有司文武交惡詩曰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又曰無易由言言不可逝矣言誤聽詭隨之言政令一發便不可挽故曰公之威可以治邊防不可以治中土也遠莫遠于僚寀之家庭近莫近于明公之左右今屬吏牀第詬誶公能知之文牒宣揚及至衙前之散從養馬之僮兒謳詞不法而公不知所過州縣掉鼙叫呼在公不過一榻之安一飯之適而乘高勢而爲邪者如雲而起易稱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自治貴嚴也今反其道而爲之故曰公之察事明于遠而暗于近也　主上南巡所治橋梁山川原許開除正供何必門徵戶罰況　詔書再三惟恐累民而公故欲反之以爲心知微旨君行制而臣行意非所以待堯舜也公之言曰南民狡獪無忠愛之心故一大創之不知忠愛者民之油然自生者也非可以威力取也然而望有之來江南人心未必不如公公正不妨鼓舞以成其美今聞紳士設綵棚經擴公聽之可止之亦可乃嚴拘爲首將置之法及紳士懼而星散又大違公意而素持洶洶之心以爲彼紳士者當捆載而來爲有司者當拒絕而去陰用其致而陽不受其名歟後　天子不知而其道兩便也然紳士既欲獻媚于　天子必不肯捐貲于無名之地　天子尙不肯累百姓又豈肯加罪於獻媚之人此理之易明者也彼紳手坐而禍至醵錢効忠而罰又進退恨其能無怨乎古人先庚先甲革言三就皆所以卹民趨事也公于迎鑾大典而無匪怒伊教之思故曰公之敬君知其小而忘其大也以上四者皆公之過而無人敢言者也枚之意公當行者蓋不在是焉其一曰遵定制以肅官方夫屬吏見督撫會典甚明府以上法不當跪道州縣以上法不當口喝名先王制州縣卑其職而不卑其禮者何也卑其職所以使民親也不卑其禮所以防民輕也公何不思此意敬士尊賢其不法者劾之不使跪拜營求而得免曰爾固得罪于天

子百姓也其得罪于我也其賢者薦之亦不使感恩曰爾固有益于天子百姓迺非有益于我也如是則正人用人才得矣其一曰總大綱以扶政體朝廷官職各有攸司丞尉之權縣不可侵州縣之權府不可侵苟非其人當劾去之官果冗當奏裁之禮尊不親小事卑不施大功今宰牛捕博之事動煩公訪過矣枚聞雷霆之威不輕擊人然一旦虺虺而下未有能覷而求免者公之訪猾也儆張七縣及其終也不劾一官使七縣不當訪而訪爲失明矣當劾而不劾爲失刑矣疑者曰是何若蒿火之暴怒而無繼也黠者曰是公之用詐也公明知七縣瀆政之不善而利其多貲以辦供張恐其不喻意也故威脅之又恐御史之糾之也故先爲訪案以待奏對地步非眞欲剔其姦也在公未必有此意而形跡固已如是可不戒哉其一曰遠僉壬以停羅織夫官之爭名猶商之爭利也善爲商者不居奇貨則物價不騰人心亦靜不善爲商者挾奇邪謠觚以來則街巷聚觀矣公一則曰振作再則曰鋒利于是在位者莫不嚴乎如有急色兩袪高厲而張之曰某賦功某屬役某熏一豪某速一訟及考其實雖尋常簿書倘恍如也要知事果當爲君子雖日行數百端必不肯煩稱于上以炫其才今之事未行而言先至者公亦可知其故矣有事然後可藉端求見求見然後有言可陳有言可陳然後有恩可冀其同寅僚友往往互相攻發以求見悅于公而代其位又憚公之明而難欺也故司馬謀太守之位必假別駕以擠之縣丞謀州縣之位必假簿尉以擠之何也使公之不疑也然公之不疑而去其一用其一則固已墮其術中而不悟公亦知樹荊棘者徒受其刺樹桃李者終飲其甘乎舉錯之間故宜愼也其一曰去權術而歸至誠公之盱衡厲色訶官吏而忤朝貴者豈公之性哉蓋公之術也從來英明之君惡人沽名尤惡人立黨　主上之英明冠百代者也公知之深矣務在孤行一意時時爲率作興事毫無顧忌之狀使官民詛我詈我而我之不好名也明矣內而九卿六曹外而撫司提鎭從不以寒暄相接使人人睒目相視齊其口都無好語則我之絕黨援而無黨也又明矣縱有過失雖免彈射而一託之于招怨有素使　天子若曰黃某者孤立之臣也彼其

知有君耳愚民惜之同列忌之是眞足相排笮耶愈毀之乃益所以深譽之久而人人知其毀之無益則亦不復有以蜚語上聞者矣公數十年來得主之專未必不由于此古大臣則不然不求名亦不避名不與人爲同亦不與人爲異周官註所云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者公何不勉而進焉伏念公官宮保尙書子作監司年屆六旬　天子之恩可爲極矣人臣之榮可謂至矣自此以往雖爵上公加袞服於公亦何加增哉惟願公聲名流于萬歲揖讓于古大臣間而不以挾術固寵自足則于枚所傾盡陳說者或不無采取焉死罪死罪

答陶觀察問乞病書

公不察僕去官之意謂如枚乘汲長孺輩待詔金馬門故恥爲令又謂僕擢秦郵牧不遂褊心不能無少望有所激而逃是二者皆非知僕者也夫蒙恥救民昔人所尙牧之與令奚足區別漢人五十舉秀才未名爲老僕纔三十三前途正長敢遽賦士不遇以退哉凡人有能有不能而官有可久與不可久卽以漢循吏論桐鄉渤海專城而居此官之可久者也龔遂朱邑能之至于久道化行生榮而死哀京兆三輔多豪强兼供張儲偫此官之不可久者也趙廣漢韓延壽能之久果不善其終江甯類古京兆民事少供張儲偫多民事僕所能也供張儲偫僕所不能也今强以爲能抑而行之已四年矣譬如渥洼之馬滇南之象驅舞於牀蹐於朝而約束勉强常有蹄跳泛駕之虞性好晏起於百事無廢自來會城俾夜作晝每起得聞鷄鳴以爲大祥竊自念曰苦吾身以爲吾民吾心甘焉爾今之昧爽昏而犯霜露者不過逢參迎送耳爲大官作奴耳彼數百萬待治之民猶朐朐然啼而不知也於是身往而心不隨且行且慍而孰知西迎者又東誤矣全具者又缺供矣休人之先者已落人之後矣不屈膝奔竄便瞪目受嗔及至日昳始歸而環轅而號者老弱萬計爭來牽衣忍不秉燭坐判使肩家耶判畢入內簿領山積又敢不加朱覆閱略一過目耶甫脫衣息而驛務報某官至某所則又蹶然驚然行一月中失饑飲節違高堂定省者日日然矣而還暇課農巡鄉如古循吏之云乎哉且一邑之所入有限而一官之所供無窮供而善則報最在是供而不善則下考在是僕平生以智自全得不小小俯仰同異然而久之情見勢屈非過取其不肯之心而喪所守必大招夫違俗之累而禍厥身及今故宜早爲計也若得十室之邑肆心爵意絃歌先王之道以治民則雖爲游徼嗇夫必泰而安之終身焉今有乘怒驥而馳炎衢者雖賁育必僵息于樹陰之下夫僕亦僵息之遲者也公毋見怪也

再答陶觀察書

嘗謂功業報國文章亦報國而文章之著作爲尤難挽之進知己勸其退亦知己而勸退之成全爲尤大公疑僕祿有餘贏故欲退居以自怡似又非知僕者僕進有事在退有事在未必退閒于進且所謂以文章報國者非必如貞符典引刻意頌諛而已但使有鴻麗辨達之作跨絕古今使人稱某朝文有某氏則亦未必非邦家之光僕官亦緊以來每過書肆如渴驥見泉身未往而心已趣得少休焉重尋故物或未于賢者之譏乎若謂上游矜寵方盛故宜緩去則不知僕之所以欲去乃正爲此何也官之不能無去猶人之不能無死也死亦何禍之有而洪範以考終命爲福則聖人之意也深人之親有如伯叔妻子兄弟者乎所狎近有如戚友僚從者乎之數人者他事可與謀而惟出處之際宜獨斷焉先乞身而後告焉何也之數人者皆受居官之樂而不分任職之苦者也唐相蕭嵩求去明皇留之曰朕未厭卿卿何求去嵩曰待陛下厭臣臣安敢求去僕讀史至此深慕嵩之爲人僕雖大官厲剝百姓痛感脫然去上或留之下或惜之人非去之爲難去而取此留之惜之之意爲難以其間交會處辭吏民身閒而意周時乎時乎有餘味焉馬伏波云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援實恥之言士君子貴以身關天下之重輕也今僕在官官未必重去官官未必輕州縣中豈遽少僕哉非特州縣也就令僕一歲九遷驟膺公卿之位自問何以立功何以報　主亦復捫心納手未知所措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遂躕躇不能自信夫

子不知而開獨知之僕之不能自信亦公所不知而僕自知之也夫是故知難而退也若夫僕之所自信者則固有在矣周官三百六十謂非其人莫任者今無有也唐宋來幾家文字非其人莫任者誠有之矣僕幼學徐庾韓柳之文及三唐人詩每搖筆覺此境非難到苦學稍少讓古人之我先覯焉以早達爲悔行且就去將從事焉竭其才而後止不比立功名束手而聽之天也舍得爲不爲當可去不去公其謂我何

答和觀察書

郵遞中接公手書讀三過殷然以天下爲己任數年來得此於上游極寡第書中稱德爲貴才爲賤是說也狂夫阻之公而不以天下爲己任也則廢才可矣公而以天下爲己任也則天下事何一非才所爲乎忠于君德也而所以忠之者才也孝于親德也而所以孝之者才也孝而愚忠而愚才之不存而德亦亡古以天地人爲三才天之才見於風霆地之才見於生物人之才極於參贊其大者爲聖賢爲豪傑其小者爲農夫爲工匠百畝之田人所同也或食九人或食五人而才見焉治埴之事人所同也爲粵之鎛爲秦之廬而才見焉使農一日不食人工一日不成器則子不能養其父弟不能養其兄而顧囂囂然曰吾有德吾有德其誰信之孔子論成人以勇藝居先而以忠義授命者次之論士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居先而以稱孝稱弟者次之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曰才難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若是乎才之重也降至戰國縱橫變詐似才之爲禍尤烈故孟子起而辨之曰若夫爲不善非其才之罪也孟子之意以爲能視者目之才也離婁秋毫不足爲目病而非禮之視非其才之罪也能食者口之才也雖辨淄澠不足爲口病而非禮之食非其才之罪也若因其視非禮而必矐目而盲之食非禮而必鉗口而噎之是則罪才賤才之說而非孔孟意矣駉之三篇曰斯馬斯才馬尙非才不可而況于人今天下非無德也然而有所謂僞德非無才也然而有所謂僞才公與其貴此而賤彼也毋寧兩辨而求其眞枚謹覆

與吳令某論罰鍰書

漢張敞以三輔穀貴請民入粟贖罪蕭望之等以爲粟可贖罪是貧富異情而法不一也望之遂力考其時張敞寬民罪以活民非取民財以利己然望之以爲事當權其輕重不宜以苟且計損萬世法今聞足下治吳郡凡富人有過輒煅煉拘繫之逼令出家財佐公費一日少閒凡六七起此大不可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古之聖賢求貧民之富今之有司求富民之貧不知富民者貧民之母也其能施與者無論矣縱紈袴驕奢未嘗不病於己而利於民也彼綺縠食珍羞而鬻販者利婚喪僭侈好歌舞博弈而方外雜技與肩摩背負者利今使之畏首畏尾動觸機阱富民緊貧民傷矣說者曰爲富不仁職喬傲上致其罪罰其鍰足以儆之夫爲富不仁陽貨爲作吏者言之也非爲百姓言之也我不取之何以知其吝我不接之何以知其傲乎誠有罪焉是富人之恃財而爲惡也恃財者使之百萬其財而莫贖然後天下之爲富者懼若以財肆復以財免小富之人或傾其性命大富之人未損其毫毛設有狡獪豪猾捐一二年租爲罰鍰使可恣縱無所不至是罰鍰非禁惡也乃助惡也謝安曰陶公雖用法恆得法外意不知公之罰法外當是何意今夫貪吏之取賕也避其賓朋胠篋暗投其羞惡之心猶然存也能吏之行罰也明目張膽持籌而算之其羞惡之心淡然忘矣彼富人含明知其意不在罪也一有風聞便賫貨鬻產治具而待餉餽竦魂不辨其罪之有無而但訴其家之有無勒坿丙滅形同賈販旁觀之士心竊鄙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在官則賈吏強索在鄉則無賴詐取自上下下相緣爲姦而況所罰者大半不出於告發而出於訪聞於是鉤距者誣陷者設局而羅織者朝稟牛入暮符已下官爲訟魁吏爲佐證所罰無幾而徒使中飽之人雲翔而四布荊棘滿眼殊覺寒心或曰罰鍰非入己也而貲之公所充公用耳審是則足下之爲此尤拙矣夫君子之所爲潔己也小人之貪爲肥己也今足下故入人罪以取利其不爲君子也明矣復不案存之而以公同實是汚己而肥人既爲君子所悲重爲小人所笑足下又何樂乎此或曰此大府意也故不得不爾是更不然絀懲糾謬方稱賢僚大府果有罰鍰之明文君子尚宜抗詞而爭今絕無明文而以爲不師其令而師其意一旦敗露爲上所知恐大府今日借君以集事未必異日不劾君以解謗明者不可不察也枚再拜

答任生書

邱生來接手書多所抗懷卑論文章岸然有介而馳焉之意年少才健今之武陵也然稍詆過當亂紀其美弗掩其過弱顏難以卒讀既又自解曰昔揚子太元高不儷荀而門人侯芭以爲過周易則愛之者過焉僕遇生于淮倉卒以師命僕僕所不當得爲而覥然不以慚蓋有故矣夫師道之壞也韓子已昌言之而爾時以位卑足羞官盛近諛爲解是其人猶有潔然自好之意雖無師師道存也今之時惟百工伎藝能以其術相傳而弗涉于利其他衣冠搢紳率有所利其人而後以師奉之師亦有所利其人而後以弟子屬之其所謂講道明義者百不一聞是今之有師不如唐之無師師日多道日壞僕掛冠歸行萬里儼然在衰絰之中尚不足以榮生財貨不足以潤生聲氣門戶不足以利生之毫末今闖然而造門鞠然而進詞徒以愛吾文故耳然則吾之文足以爲師與否且勿具論而生求師之不以利也明其僕固宜受之以成生之高義而因以存師道于萬一也雖然昔人謂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欺又曰君子有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者君子有爲非苟行其志將以引天下之方動者生以文師僕僕受之天下之人未嘗見人如是其肯師人也又未嘗見人如是其肯以師自任也倘其實不中其聲而一蹈于欺則天下人方且迂生瞠生而師道又轉因生而廢僕故還山後誓不再出讀書逕深湛之思將副生所以師僕之意而明其善擇師之未有過于生也使天下見之生聞謂何如

答衛大司空書

枚頓公閣下蒙訓儉以養廉引身相率意良厚也然平素讀書覽古所得者似與君子意旨有殊請罄之

於左右公曾刺梅州衣布衾服粟後居高位如故可謂不欺其志者然故以爲公之所以率性者當在是所以自足與教人者當不在是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是時卿大夫歌雍舞佾多不遜者故夫子有爲言之若君子之服食起居粲然一書其具蓋未嘗儉也考史管仲奢晏嬰儉皆君子元凱奢盧杞儉皆小人然則君子小人之分不在奢與儉也明矣人之好尙不能盡同文王嗜菖蒲菹曾晳嗜羊棗天下之嗜菖蒲菹羊棗者必不止文王與曾點也因文王曾點而菖蒲菹羊棗特傳非菖蒲菹羊棗之能傳文王曾點也奢儉之適情亦猶食味之適口而已矣雖然　朝廷有體聖人有經不可以好尙異也禮享宴肴饌弁帶革鼎有公侯卿大夫士之別　本朝會典尤詳言之先王豫知後之人必有奢以亂制儉以沽名者故戒奢黜儉而一束之于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特奢于視者非禮也其過儉之視亦非禮也曰非禮勿聽非特奢于聽者非禮也其過儉之聽亦非禮也公爲大臣宜率天下歸于禮不宜率天下歸于儉若積俸錢以遺所不知誰何之人而徒取朝廷倚賴之身而惡衣惡食以傷苦之是爲子孫計貪甚矣而何儉焉若曰非此恐清名不立是爲好名計貪甚矣而何儉焉檀弓曰國奢則示之以儉今朝廷節用愛民國未奢也而公又何儉之示焉　本朝湯潛菴陸稼書皆以儉名者也然兩人之所以成名公當深求之勿貌襲之如敝車羸馬皆可以爲湯陸則凡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者亦皆可以爲孔子矣夫不趨至樂之境以貌襲孔子乃趨至苦之境以貌襲湯陸擇術者不若是拙也公巡撫廣西劾謝濟世子並劾濟世枚以爲過矣昔令尹子文王猛房杜皆賢相其子皆不肖當時不咎其父謝雖迂怪非中行之士然當田文鏡隆赫時朝臣默默而謝爲三日御史露章批鱗卒戍邊口無二辭可不謂豪傑哉有人如此不爲之全其晚節爲後世勸而使衰年縲絏瘐死牢戶天下之人聞而悲之以公所爲得毋奢于刑而儉于德乎然則公之所奢枚之所儉蓋亦兩勉之而已

與孔南溪太守書

僕在蘇二十餘日凡六見閣下每見則衮褫而不忍別留糈餽以款之選笙歌以樂之分清俸以惠之忍老淚以送之未嘗見閣下肯如是其待人也亦未嘗有人焉肯以閣下之待我者見待也不期其然而然身受者疑旁觀者亦疑不知天下之發于眞性情而不容已者皆求其故而不得者也文王嗜菖蒲菹菖蒲菹之味安在嵇康好鍛鍛之趣安在閣下好僕僕之當好者安在以爲重其同科乎則當今已未進士尙多也以爲重其文學乎則天下以詞章稱者無萬數也然而閣下何以捨他人而我好也所以然之故不特僕不知旁人不知即問之閣下閣下亦不知惟其不知所以發之誠而行之篤以天合不以人合其斯之謂歟且受知于道廣之人不足感而受知于量狹之人始足欣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得交子張安知其不在矜之容之例也矜之容之是以衆人待之也子夏曰其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得交子夏其爲所與而非所拒也明矣閣下于飾廉隅秩秩見于面目今之子夏也僕得交焉幸矣閣下官吳下枚寓白下路不甚遠非不可見者閣下年六十二枚年五十九年不甚衰非不能見者然而臨別時閣下蹶蹶然以不再見爲慮此豈眞不再見哉願見之心過切而未必見之心乃生蓋患得失于官職則甚鄙患得失于師友則甚賢昔陸放翁與范石湖晚年吳下作別輒失聲而慟古之賢人何獨不然奉上留別詩六章希省覽不備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六終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七

錢唐袁枚子才

與清河宋觀察論繼嗣正名書

枚歸自蘇將公所稱子姪一體不必易名之意述之方公據云義議婣時公曾面宮保云某無子以公所定之壻卽某之子云云枚昔未在旁雖身質言語退爲自思以爲合兩門公之好事至重也不顧有纖介抵牾致損和愛故將繼嗣正名之義爲明公詳說之謹按六經無姪字左氏曰姪其從姑雷次宗以爲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故姪字從女漢疏受是疏廣兄子班史兩稱父子同日辭官不稱叔姪杜氏通典以爲小功無甥名周服無姪名明公狃俗稱而忘古義固已傎矣從來父母之與子生與養並稱而養功尤重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詩曰長我育我顧我畜我凡此所嘆皆養功也故周逸繼左兒徐淑續秦祀古人以養爲功竟有立異姓而君子不以爲非者明公兄嫂早卒撫育兩孤養功可謂重矣年已服官麟趾未育於此續宗祀之重而綿詩書之澤立賢立長誰曰不宜且男子之慶父母存也女子之祥舅姑在也新婦纚笄宵衣執贄而饋蠶生而學之故嫁女者勖以尊章具慶爲榮宮保遊宦保陽獨宋氏有舅姑則心安無舅姑則心不安何也嫁其亡兄之女較嫁所生尤當愼重君子之用心理宜如此古人崔盧李鄭貴門第相符宮保身爲正卿當時締姻爲監司乎爲監司之兒一布衣乎此不待辨而知也今一旦游移其詞以爲稱子婦可稱姪婦亦可不特與求婣初意相逆而且以無定之親疏聽之於弱息之新婦爲親則詔爲疏則悖爲新婦者難爲新婦母而教之者更難在公之意以爲存姪之名有子之實可也不知名之不存實將焉據使明公早正繼嗣之名猶慮他年賀喬生齊序還賀率未必諸葛生瞻仍留伯松若復不肯正名如有所待則世俗之情驚疑必甚以爲不清實惠之名字執之甚堅則將來通其之家貢吏難擬斷在明公行仁義禮必無慮此而長者爲行不使人疑心迹之間質雖遐口故以爲明公春秋鼎盛螽斯多人就使日後子嗣振振而此時先得長男豈非盛事況郎君秀出班行爲戚里所噪稱者乎或慮長房長子次房承立爲嫌則尤不然古有封建故有大宗今無封建其所謂大宗者皆小宗也小宗議繼何分支庶古人貴貴之禮於宗祀尤重故賤可祧貴不可祧士三鼎大夫五鼎祭以士不如祭以大夫公之兄縱是長房長子主祭時尙當推公執爵而況于公行爲長于公族未必爲長父非大宗子非宗子卽以俗論不爲越繼漢伏黯嗣伏恭宋謝宏微嗣謝峻唐杜正倫賦育等各爲嗣兄子爲子考之史書雖不明言爲兄之長子亦並不明言爲兄之次子何也均屬小宗便不必分長子與次子也　本朝律文稱繼嗣者聽其立愛不許宗族以次序告爭尤爲明確明公官居三品幾有奪宗之貴兩子留一足祀其兄仁至義盡當無他說若謂因婣方氏而立嫡似以榮勢爲嫌則又不然婚姻外戚也立嫡族事也兩者不相爲謀使公與長兄爲婚豈遂漠視二嗣而不慮及身後之烝嘗耶要知宋氏以宗嗣爲重不爲聯姻顯宦務後立宗方氏以嫁女爲重使配監司嫡子纔覺得所人情天理彼此昭然何嫌何疑而有不決再謂立嫡之後恐貧兄兩子互有猜心則更不然古人讓爵而逃及門無與姻者章章史冊是在兩子之賢與不賢家訓之善與不善不在嫡嗣之立與不立也枚忝周官媒氏之職性不耐糾於瑣細儀文無能爲役茲聞辨名議久不決以爲非曉古今明經術者不足以關俗人之口而釋公之疑故敢布露所懷爲方氏者小爲宋氏者大

答蔣信夫論喪娶書

接來札爲壻持所生服有違禮之請僕以爲婚與喪人生有數事也一有缺失則終身玷焉所以持之者宜愼也上稽諸經中覽諸史下考之　本朝律文而已矣庶子持生母服經稽經史或輕或重明律改爲斬衰遂大重而本朝因之其既重之後勿論也其最輕時亦未有以斷周者禮庶子服生母父在練冠麻衣既葬而除此指諸侯之庶子也此卽孟子所謂雖加一日愈乎已者是也諸侯爵尊故有降殺之禮若大夫士則遞加而重然爾時父子異宮諸侯雖尊猶使庶子居其室而遂爲君與正嫡不得以尊壓也彼側室貳宗者端可知矣周太子喪穆后宴樂叔向譏之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夫妻喪非三年也然禮必三年後娶所以達子之志也父尙不娶而況於其子乎然此猶云妻耳非妾也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辭之曰寡君在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喪少姜少姜固妾也叔向賢者豈不知士妾有子方爲之緦諸侯已絕緦矣乃藉以辭昏況其妾所生之子乎然此猶考諸經未質諸史也晉文學王籍有叔母服未一月納吉娶妻爲劉隗所彈唐建中元年縣主將嫁供奩備矣而襄王之幼女卒上從妹也上命改期曰人惜其費我愛其禮古期功之喪帝王之家其不苟如此蘇子瞻宋之放于禮者也然其爭許民喪娶表曰臣不願使後世史書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祐始明藩王佶焞惑於陰陽之說大祥乞爲弟妹嫁娶嘉靖覽命執問如律歷覽古昔喪娶之禁班班可考然經史之宜遵終不若律令之可畏也唐律喪娶者徒金章宗加以聽離　本朝依明律定士婚者杖僕與足下以舐犢之情受朱木之困已堪齒冷而況人情愛其子女必爲之計久遠焉郎君讀書登科他日將立朝廷議大典禮而先使之蹶情干義抱終身之憂殊非所以爲愛也說者豈不曰蘇州喪娶民間有之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訾焉然每見茶坊餅肆之氓髮且禿矣偶道其少時喪娶必赬顏而禁聲何也天良之天雖無法律經書而此中怦怦終不安也說者又豈不曰以兩公之賢必無人敢持短長者不知禮義由賢者出惟我兩人賢也四方將于我乎觀禮倘觀禮而禮有違則人人乘其所望而訕譏者將更甚于邱里之庸庸者矣然則處禮之變爲萬不得已計奈何曰曾子問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徐氏註云女改服者以壻親迎之故雖未成婚而婦之分已定故也不言此後所處意者女在壻家若今童婦除喪而後成婚此禮開元因之著爲令典今壻已來親迎矣小女已在途矣或倣而行之亦亡于禮者之禮乎吳下多儒者精通五禮足下何不將僕手書付之覈議見覆幸甚

與江蘇巡撫莊公書

王荊公曰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有治災之政出焉而民始病是言也向嘗疑之今春吳民來道明公治災有訪罰勸捐兩事方信荊公之不吾欺焉夫訪與罰不並行也元惡大憝密邇王侯爲府縣所不敢發然後督撫訪之大都非誅卽徙矣若可以金贖者小罪也小罪而大府訪之若曰苦一人以活衆人云爾是殺人以養人也非政體也或其人竟有大罪而以荒赦未滅而罰之若曰覓一人以活衆人云爾是縱姦以養人也非政體也且訪豈可數行哉懸鏡以待照應敵之兵也妍媸長短罔勿呈焉爆火以燭物挑戰之兵也彼靜我動常交睫而失之以巡撫之尊江南之大必不能盡下繳耳而知惡人也必假耳目焉所假者又有所假耳目焉然則其所訪者亦甚危矣周官大司徒以荒政救萬民其六曰安富富之安與不安似與荒政無與而先王慮之者何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千百或相倍徙雖三代上不能有富民無貧民洊饑之年忮者求者爭且奪者紛然四起不有以安之則貧者未必富而富者已先貧今不特不能安之且更擾之督罰然曰而捐百而捐千而捐萬其能捐與不能捐雖隣里之近姻婭之密友朋之往來非指其困搜其私屬不能知也公乃高牙大旆崇轅深居而曰余既已知之矣其所謂知之者大抵得之於府於縣於吏役於里胥而搜考之抑勒之逼而驅之拘苦而僇辱之彼其所得者祖父之遺也非公所賜也其若是何哉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富民之免於死者天之所赦也大赦之而公不赦亦已過也今三吳吏胥多僥倖瘝心妄有所稱報民恫疑虛喝聞叩門聲便嗚呼走匿公亦知夫弟當養兄子當養父乎雖下愚不肖有不知此義者乎以此義之易知而加以在位者之督教宜若孝弟之人充衢塞巷焉今公治江南五年矣大江南北其子有餘財而不養父弟有餘財而不養兄者比比也公能家諭戶曉而强之乎夫以天經地義之事尙不能强而忽以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之事强之於商賈負販之民其不樂從者情也聽其不從則法撓罪其不從則刑濫且吝嗇非罪也以老聃之賢亂壞有餘蔬而棄

缺以子夏之賢而不肯假蓋于孔子今以老腑子夏之所不能而責庸人爲大俠悖之甚矣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鄉里善人聞諸朝表其門閭偶得一二故爲貴也今令曰捐十石者予之旌捐百石者予之旌揭朽木而書金字者在城滿城在鄉滿鄉其虛誘之名富民知之矣其勸捐之實貧民又知之矣富民知之必不肯以無益之虛榮損室家之實惠貧民知之必謂爲富不仁上之所惡也刼而取之上將我寬勢必揭竿而起呼號成羣害之所至豈有底止古堯洪湯旱無勸捐之名惟左傳載臧文仲有務穡勸分之說宋子罕饑國人粟戶一鍾晉之季氏隱民多取食焉當時圭田私邑裹富有餘故得行其豆區釜鍾之惠非今所可行也且使搢紳之家與　主上操活民之柄亦非國家之利也然則訪與捐竟不可行乎曰訪宜行於亂世捐宜勸於豐年而今非其時也亂世上下相蒙豺狼當道威明之吏偶一爲之如天雄鳥喙治奇疾也今吏治雖清無大寇當公訪豐年富戶熙熙不知穀之可貴迎其機而導之爲義倉爲社倉尚可舉行然亦不過杯酒是論鄉人是託而已至於贏戶而計按畝而搜必如張巡之守睢陽臧洪之守陳留危亡在即去則爲寇糧留則同歸于盡然後沸泣行之以救旦夕而人亦相諒明公視今日之江南豈其時乎刲他人之股以行孝刼鄰里之財以市恩竊爲明公不取也然則見民之飢而死爲之奈何曰今　天子之振飢自堯舜以來未之有也公逢盛世操大權夫復何憂勘災宜早入告宜實定數宜寬糶濟宜速撫綏加振多其名留養資送嚴其例撥外省之帑者以濟之擇有司之賢者以託之周孔復生如是而止矣

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先生誚浙詩謂沿宋習敗唐風者自樊榭爲厲階枚浙人也亦雅憎浙詩樊榭短於七古凡集中此體數典而已索索然寡真氣先生非之甚當然其近體清妙于近今少偶先生詩論粹然尚復何說然鄙意有未盡同者敢質之左右嘗謂詩有工拙而無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即三百篇中頗有未工不必學者不徒漢晉唐宋也今人詩有極工極宜學者亦不徒漢晉唐宋也然格律莫備於古學者宗師自有淵源至於性情遭際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襲之畏古人而拘之也今之鶯花豈古之鶯花乎然而不得謂今無鶯花也今之絲竹豈古之絲竹乎然而不得謂今無絲竹也天籟一日不斷則人籟一日不絕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樂即詩也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其變也非有心於變也乃不得不變也使不變則不足以爲唐不足以爲宋也子孫之貌莫不本於祖父然變而美者有之變而醜者有之若必禁其不變則雖造物有所不能先生許唐人之變漢魏而獨不許宋人之變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之自變其詩與宋人無與乎初盛一變中晚再變至皮陸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風會所趨聰明所極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枚嘗謂變堯舜者湯武也然學堯舜者莫善於湯武莫不善於燕噲變唐詩者宋元也然學唐詩者莫善於宋元莫不善於明七子何也當變而變其相傳者心也當變而不變其拘守者迹也鸚鵡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夫非以迹乎哉大抵古之人先讀書而後作詩後之人先立門戶而後作詩唐宋分界之說宋元無有明初亦無有成宏後始有之其時議禮講學皆立門戶以爲名高七子狃於此習遂皮傅盛唐扼腕自矜殊爲寡識然而牧齋之排之則又已甚何也七子未嘗無佳詩即公安竟陵亦然使掩姓氏偶舉其詞未必牧齋不嘉與又或使七子湮沈無名則牧齋必搜訪而存之無疑也惟其有意於摩壘奪幟乃不暇平心公論此亦門戶之見先生不喜樊榭詩而選則存之所見過牧齋遠矣至所云詩貴溫柔不可說盡又必關係人倫日用此數語有褒衣大袑氣象僕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戴經不足據也惟論語爲足據子曰可以興可以羣此指含蓄者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觀可以怨此指說盡者言之如艷妻煽方處投畀豺虎之類是也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此詩之有關係者也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無關係者也僕讀詩常折衷於孔子故持論不得不小異於先生計必不以爲僭

再與沈大宗伯書

聞別裁中獨不選王次回詩以爲艷體不足垂教僕又疑焉夫關雎即艷詩也以求淑女之故至于展轉反側使文王生于今遇先生危矣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陰陽夫婦艷詩之祖也傳稱鄭衛善言兒女之情而夫子不刪其人君子也沈約事兩朝佞佛有綺語之懺其人小人也次回才藻艷絕阮亭集中時時竊之先生最尊阮亭不容都不考也選詩之道與作史同一代人才其應傳者皆宜列傳無庸拘見而狹取之宋人謂蔡琰失節范史不當置列女中此陋說也夫列女者猶云女之列傳云爾非必貞烈之謂或賢或才或關係國家皆可列傳猶之傳公卿不必盡死難也詩之奇平艷樸皆可采取亦不必盡莊語也杜少陵學於詩者也豈屑爲王楊盧駱哉然尊四子以爲萬古江河矣黃山谷奧於詩者也豈屑爲楊劉哉然尊西崑以爲一朝郛郭矣宣尼至聖而亦取滄浪童子之詩所以然者非古人心虛往往舍己從人亦非古人愛博故意濫收之蓋實見夫詩之道大而遠如地之有八音天之有萬竅擇其善鳴者而賞其鳴足矣不必尊宮商而賤角羽進金石而棄絲匏也且夫古人成名各就其詣之所極原不必兼眾體而論詩者則不可不兼收之以相題之所宜即以唐論廟堂典重沈宋所宜也使郊島爲之則陋矣山水閒適王孟所宜也使溫李爲之則靡矣邊風塞雲名山古跡李杜所宜也使王孟爲之則薄矣撞萬石之鐘鬬百韻之險韓孟所宜也使韋柳爲之則弱矣傷往悼來感時記事張王元白所宜也使錢劉爲之則仄矣題香襟當舞所絃工吹師低徊容與溫李冬郎所宜也使韓孟爲之則亢矣天地間不能一日無諸題則古今來不可一日無諸詩人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要在用其所長而藏己之所短則可護其所短而毀人之所長則不可豔詩宮體自是詩家一格孔子不刪鄭衛之詩而先生獨刪次回之詩不已過乎至於盧仝李賀險怪一流似亦不必擯斥兩家所祖從大招天問來與易之龍戰詩之天妹同波異瀾非臆撰也一集中不特豔體宜收即險體亦宜收然後詩之體備而選之道全謹以鄙意私於先生願與門下諸賢共詳之也

尊選明詩別裁有劉永錫行路難一首云雪漫漫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難先生評只此數字抵人千百噫異矣上句直襲荆軻傳之唾餘下句行路難三字即題也永錫苦湊得天荆地棘四字耳三尺村童皆能爲之而先生登諸上選竊實不解願教之

答施蘭垞論詩書

足下見僕答沈宗伯書不甚宗唐以爲大是綦辱譏言欲相與昌宋詩以立教噫子之惑更甚於宗伯僕安得無言夫詩無所謂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國號耳與詩無與也詩者各人之性情耳與唐宋無與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敵是子之胸中有已亡之國號而無自得之性情於詩之本旨已失矣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其歌者爲齊人歟爲魯人歟孔子不知也其所歌者爲夏聲歟爲商聲歟孔子又不知也但曰善則愛之而和之聖人之和人歌聖人之教人學詩也雖然物必取其極盛者而稱之詩之稱唐猶曰宋之斤魯之削云爾僕之不甚宗唐不欲逼天下之人盡遷居於宋於魯而後爲斤削也然宋斤魯削之善不可誣也子之不欲尊唐是欲逼居宋居魯之人盡適異國而後許其爲斤削也則好惡拂人之性矣是奚可哉來書云唐詩舊宋詩新更不然也夫新舊可以年代計乎一人之詩有某首新某首舊者一詩之中有某句新某句舊者新舊存乎其詩不存乎唐宋且子之所謂新舊僕亦知之前有人焉明堂奧房襌襹焉盛服而居後又有人焉明堂奧房襌襹焉盛服而居子慮其雷同而舊也將變而新之則宜更華其居更盛其服以相壓勝矣乃計不出此而忽遷居窟處衣冒披而服藍縷曰吾以爲新云爾其果新乎抑雖新而不如其不新乎五尺之童皆能辨之揚子曰斷木爲棋梡木爲鞠皆有法焉唐人之法本乎漢晉宋人之法本乎三唐終宋之世無斥唐人者子忽欲尊宋而斥唐是率其子弟攻其父兄也恐詩未作而教先敗也已

答蘭垞第二書

來書極言唐詩之弊故以學宋爲解所陳諸弊僕不以病唐人乃以病吾子何也子亦知孔子之道歷萬世而無弊者乎然鄉之愿有學孔子者終日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人但呼爲飲食之人不呼爲孔子也是豈孔子之弊哉子之弊唐毋乃類是且弊有多寡學者當擇其寡者而趨之程朱講學陸王亦講學其于聖道互有是非然天下士多遵程朱少遵陸王故何也程朱流弊不過迂拘陸王之弊一再傳而姦猾竄爲其弊大故其教不昌唐詩之弊子既知之矣宋詩之弊而子亦知之乎不依永故律亡不潤色故采晦又往往疊韻如蝦蟆繁聲無理取鬧或使事太僻如生客闖入舉座寡懽其他禪障理障廋詞替語皆日追夫性情病此者近今吾浙爲尤雖瑜瑕不掩有可傳者存然西施之顰伯牛之癩固不如其勿顰勿癩也況非西施與伯牛乎說者曰黃河之水泥沙俱下才大者無訾焉不知所以然者正黃河之才小耳獨不見夫江海乎清瀾浮天纖塵不飛所有者萬怪百靈珊瑚木難黃金銀爲宮闕而已烏覩所謂泥沙者哉善學詩者當學江海勿學黃河然其要總在識作史者才學識缺一不可而識爲尤其道如射然弓矢學也運弓矢者才也有以領之使至乎當中之鵠而不病于旁穿側出者識也作詩有識則不狥人不矜已不受古欺不爲習囿杜甫多師爲師韓愈主善爲師自唐虞以來百子名家皆同源異流一以貫之者也何暇取唐宋國號而擾擾焉分界於胸中哉吾子亦先澄其識而已矣毋輕論詩

與盧轉運書

月之十七日陳生歸又三日公手書至道生操觚率爾不克受公恩并戒枚毋再薦士枚聞頗惑焉昔養由基善射百發百中識者猶慮不以善息致棄前功生之射才一發耳弓撥矢墜其以金注昏耶不然何命之窮也生誠寒人子猝小邂逅不自珍以爲倚馬磨盾將以見才不知楊修敏捷作鸚賦彌月不獻王粲初征記他文未能稱是韓安國賦几不成罰酒三升古之士不以此定賢否也夫公辭甚迫步韻甚難

爲大儒握管甚鄭重生皆不知冒冒然不請閒不稟意旨而爲之其得棄絕之罪於門下也固宜雖然公之所以接士者枚尙有進焉今夫金之色豈止三品哉統命之曰金而已士之才豈止九等哉統名之曰士而已其爲良金與良士歟夫人而知之也其爲不純之金未成之士歟則將鎔其渣滓而加之淬厲非大賢與大冶不能公大賢也陳生士之未成者也其所以位置之者當自有道矣昔劉乂以詩干韓杜溫夫以文干柳乂之陋至於攫金杜之妄至於用虛字不當律令視二公如山嶽之與塵埃然二公接之不甚決絕以爲天下士惟享大名據高爵者足與治耳若夫擔簦躡蹻之士所歷不過窮巷所望不過餬口就有不及則三熏三沐非我其誰暴摧折之將傳笑四方終身毀棄且古之君子惟薦人于朝爲至愼也故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若夫區區之財如棄涕唾無甚關係已財且然而況順風吹噓借他人財爲棄擲者乎今天下郡無閒田田無餘夫故游民相率而爲士者勢也其利市三倍者惟商耳商行則官睦嬲之義裒多益寡意良厚也明公居轉運之名要在轉其所當轉而不病商運其所當運而不病天下不必頭會箕斂知有商而已也亦不必逞喜怒於其間以會計之餘權取天下士而榮辱之也枚嘗過王侯之門不見有士過制府中丞之門不見有士偶過公門士喁喁然以爲數豈王侯制府中丞之愛士皆不如公耶抑士之暱公敬公師公仰望公果勝于王侯制府中丞耶靜言思之未嘗不嘆士之窮而財之能聚人爲可慮也當明公未來時其所謂士者或以勢干或以事干或以歌舞卜筮星巫熇煉之雜伎干未聞有以詩干者自公至士爭以詩進而東南之稱聲頌者六七年間亦頗得八九盛矣哉大君子之轉移風氣固如是哉然則使公或嘗操他去誠恐詩之十倍陳生者亦未必一至門下而何有于生生過公公過生誠闒不可再而卒齟齬以窮媒勞恩絕何耶夫途本寬則核之也宜嚴徑愈狹則收之也宜寬如生者徑之至狹者也惟公能收之而惜其不寬也生休矣恐生之外尙有其人枚將終薦之以補公過枚益懼

答袁蕙纕孝廉書

時文之病天下久矣欲焚之者豈獨吾子哉雖然如僕者焚之可耳吾子固不可也僕科第早又無衡鑑之任能決棄之幸也足下未成進士不可棄時文有親在不可不成進士古之科有甲乙有目今之科無甲乙無目其途甚隘古進士多至八百人今進士率三百人其進甚難以至難之術而就至狹之境士之低首降心知其不可而爲之者勢也勢非聖賢豪傑之所能免也知勢之不免而能擇其本末緩急而致吾力焉是則聖賢豪傑而已矣且子之捐科第絕時文將以薪乎古之立言者耶夫立言非古人意也所不得已也古人之意重仕不重隱貴立德功不貴立言孔子逃而不作爲季氏宰韓愈下筆大慚卒以詞賦進毛義捧檄爲親屈歐曾皆科第中人此其證也子翩翩有志氣果仕可以行所學羞當世之公卿其次官一鄉可以具魚菽養其親爲古循吏較夫踽踽屋吁矜不可必之傳者宜誰先焉就使入世離合退而求息然後積萬卷以成一家言其時非獨心閒而力專也既已磨礱乎世事閱歷乎山川馴習夫海內之英豪則其耳　聞見必不沾沾如今已也夫士有鄉黨自好之士文亦有鄉黨自好之文不可不察也僕幼學今古文兩無所就不得已專乎今者一年始成進士今雖棄今而專夫古者二十餘年終未敢自以爲信也何也今人易悅古人難求故也足下未能平其所易者而遽欲能平其所難者僕亦未敢爲足下信也昔有未婚而憎其媒者或告之曰子之憎媒子之所以婚遲也子之婚遲媒之所以病子也子不能以憎媒故而勿婚則不如速婚焉而絕媒氏僕勸吾子勿絕時文乃正所以深絕之也

代劉景福上尹制府書

福觀古君子之于人才也有必用有必不用而其介于或用或不用者則未嘗不相其時勢之便與其人之緩急而進退之福待罪江南十餘年公不薦擢之亦勿劾去之似公之待福其亦在用與不用閒乎然則知其必不用而妄求與明知其未必不用而不求是皆昧于君子用人之道者也福何敢然福以疎脫

漕弁故免官捐得後例應復官恭逢　皇上南巡凡白衣領職如某某俱蒙奏留福聞之不覺股股其有望者何也十六年福辦治華山甚瘁司馬匹音樂甚殷於今三年賄資竭矣內無戚里周給外無僚友牽挽猶是官中所恃者惟公在公駕馭衆材叱咜惟命其不以一謫劣之福置心中者情也在福閒居愁嘗無俚已極而不能不號呼於仁人之前者亦情也然使福去官非公罪則不敢求未復職不必求不逢盛巡盛典而無奏留之例又無可求今何時哉　六飛將來萬物熙皞凡在江南大小臣工莫不爭先奔走儦儦然來作而興事下至執斲執鍼餘須鳳餼侏儒庖翟亦各奮其肘足伸臂揚眉爭効絲毫之志而福食　皇祿二十年覲　聖顏三四次反不能自比於輿臺之列側身於工匠之間衆裏嫌身能無悶嘆即公之所以其難其愼而不肯輕用人者福亦深知其故矣才不足以供指麾不用不久在江南不用冀復官不用冀顧公家財物不用數者福均有說焉福雖非棟梁或可備榱桷之任不支冀假當無冒侵所不庇已于言者實以詞選何遠而入情以有事爲榮大府目色所及頓增光采藉此支計或不致征伀無託耳且夫天子巡狩一切清宮剗草之事凡有血氣者皆分所當爲而我　皇上一遊一豫起居錄舊恩施尤隆公當丑問如山澤之通氣正須誘掖之鼓舞之有以大展乎華策盡力尊君親上之心則士氣伸而天心亦喜不比平時課吏薦賢必爲之嚴覈而深稽也至於或賜一緞或賚一級或就近　召見或仍舊銓曾大抵無期而奏恩出　上裁公亦不過相其勢而觀其便耳福敢一辦供張便割腸長官爲無妄之福而强公以難行之事哉古人有言曰無一子之孝何如無孫子之孝福與公同一君父同一迎　鑾而公有百事之擾福無一事之擾此心缺然故乞一牒以自効亦非專爲阮窮已也仰希鑒示不宜

或問雙名單稱古人有否曰見春秋傳賤士之閒曰會重者重耳也曰衛武者叔武也此雙名單稱之證也自記

答某山人書

書來責僕不相見詞甚煩氣甚盛僕敢不覆一函以開足下孫子曰知彼知己記曰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足下知己而不知彼能入而不能量非所以測交也夫君子之道無他出與處而已出則有陶冶人才之任於天下人無所不當見處則安身藏用於天下人無所當見足下視僕出乎處乎苟能知之必能量之雖然處者亦未嘗無友也有長沮必有桀溺有張邴必有羊求論其徒大率處者流也處者多其足友者少僕故欲窺觀足下而渾渾乎嘗接足下不解其意而追之過矣然女欲自媒劍欲自鳴猶夫人也不意足下又舍其區區之文墨而忽挾貲挾貴以臨之一考門地再考交游此正僕年來所亟亟避者持其所避者而招之則足下求友之術疎矣鄭康成曰回賜之徒不稱官閥魏季沖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友也者不可以有挾也僕少未嘗學問挂冠後稍知文章利病覺此道中有似是而非者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有借此術山游大人以成名者僕誠私心痛之發憤害此弊俛焉日有孜孜嘗悅學時雖妻孥來猶厭矣況外客性又拙入之急求而不應彼貌未變我顏已慚胸中輙大不適因自念與其開門友近人孰若開卷友古人與其不副人望歟然病乎已孰若不使人望愁然藥其天古之人欲讀書先閉門誠不得已也士相見禮先之以介繼之以贄至鄭重也此外則胥史農工召之而後至耳戰國時乃有曳裾侯門者爲報恩揚名之說以惑紈袴之公子今非其時也　朝廷清明賢者在上不肖者在下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君子不惡其窮而惡其所以窮安得如書中憤懣語以悖教而傷化哉僕自知不肖甘心入山山中產物惟白雲耳甚無補於足下處足下方惜絕之不暇而忽以願見爲請殊駭人意然武陵漁人無心得津有心求之轉不可得若足下一付以無心則僕見亦可不見亦可見不見何足重輕拜蜂鳴鳩跂蹺蟲豸尙登山人之堂況足下世宦之家文人自命者乎明月淸風開門則入閉門則去入而不喜去而不慭者何哉彼無所求故也今足下乃悻悻然以不見爲慍或者其有所求乎僕作者雖相謝終不能決足下之果有仙腸而預築堅城以待意嘿嘿頗自悔今接書略見意旨乃竊喜前此之相謝果計老而

謀得也藏己之拙養人之高何嘗不兩得耶要之雖不見如見雖見如不見請足下再擇之

再答某山人書

客歲以一函開足下謂足下讀其書將知其人矣不意猶未也足下前書文而不懟有叱叱氣當今士習媕阿得足下振之無所爲非第不宜施於僕耳僕惜足下藥甚良於病不合故以己之沉廢學問之雜門第之不可以傲人與夫古今異宜之時勢悃款數奏則足下深思而善取之過後亦不復省矣乃來書慮僕故相譸張以將不利于足下似誤聽訾語而測僕者過焉僕之奏覽書得古人姓名尙不省記何暇置足下于胸中而瑣瑣然慍哉且既已掃轍作野人矣又肯爲敗一足下之名而出山損客哉僕與足下素無睚眦何所窮怒而必極之於既往趙孟所不能貴趙孟又惡能賤之足下不信僕可也不自信何也昔昌黎答呂河東答杜二書俱存較僕奉酬者詞較嚴焉然二公卒未深絕之且殷殷然進之于道蓋前賢接後進理固宜然僕書已未必如韓柳而所以絕人者必欲過之使僕返而自思亦覺執德不宏爲可憂矣於足下何傷爲僕自恨無顯位盛名如孔北海一流可以噓枯吹生使足下衎衎然心喜又不能滅聲跡若朱桃椎先生使足下棄而忘之并不能如羊叔子使足下信其必不酖人此皆僕不修身之過也省書大慙無則加勉而已

代潘學士答雷翠庭祭酒書

前以一家言求教書來如發蒙且云由周公而上道統在上由孔孟以至程朱道統在下漢唐君臣無與焉是說也蒙不謂然夫道無統也若大路然堯舜禹湯孔子終身由之者也漢唐君臣履乎其中而時軼乎其外者也其餘則偶一至焉者也天不厭漢唐而享其郊祀孔子不厭漢唐而受其烝嘗亦曰彼合乎道則以道歸之彼不合乎道則自棄乎道耳道固自在而未嘗絕也後儒沾沾于道外增一統字以爲今日在上明日在下交付若有形收藏若有物道甚公而忽私之道甚廣而忽狹之陋矣三代之時道統在上而未必不在下三代以後道統在下而未必不在上合乎道則人人可以得之離乎道則人人可以失之昔者秦燒詩書漢談黃老非有施讎伏生申公瑕邱之徒負經而藏則經不傳非有鄭元趙岐杜子春之屬瑣瑣箋釋則經雖傳不甚明千百年後雖有程朱奚能爲程朱生宋代賴諸儒說經都有成迹才能參己見成纂解安得一切抹摋而謂孔孟之道直接程朱也夫人之所得者大其所收者廣所得者狹其所棄者多以孔子視天下才如登泰山察邱陵耳然於子產晏嬰甯武子等無不稱許至孟子於管晏則薄之已甚此孟子之不如孔子也孟子雖學孔子然于伯夷伊尹柳下惠均稱爲聖至朱子則詆三代下無完人此朱子之不如孟子也王通稱孔明能興禮樂邵伯溫作論駁之康節怒曰爾烏知孔明之不能興禮樂乎此伯溫之不如邵子也夫堯舜禹湯周孔之道所以可貴者正以易知易行不可須臾離故也必如修真煉藥之說以爲丹不易得訣不易傳鍾離而後惟有呂祖愈珍祕愈矜嚴則道愈病我皇上文集中不遺稱堯舜而屢舉漢文帝唐太宗者亦以言漢唐則年代近而政事易于核實言唐虞則年代遠而空言難以引據先生來書以　皇上爲堯舜堯舜之言先生又不以爲然何也書中斥陸王爲異端亦似太過周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道一而已何以因所見而異因所樂而異哉然仁者之樂山固不指智者之樂水爲異端也顏淵問仁曰克復仲弓問仁曰敬恕樊遲問仁曰愛人隨其人各爲導引使生後世則仲弓必以顏淵爲異端顏淵又必以仲弓爲異端矣大抵古之人以行勝後之人以言勝以行勝者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不暇爭也以言勝者矜矜栩栩守一先生之言無所不爭也聖人知其如此故諄諄戒之曰先行其言曰訥于言敏於行曰君子無所爭宋儒之語錄皆言也所駁辨皆爭也非聖人意也士幸生宋儒爭定之後宜集長戒短各抒心得不必助一家攻一家今有赴長安者或曰舟行或曰騎行其主人之心不過皆欲至長安耳若頭僕夫各爭其主遂至戟手嘬嘗及問其路之曲折而皆不知也今之排陸王者皆此類也願先生勿似之也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七終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八

錢唐袁枚子才

答程魚門書

僕無秋不病七月間又痁作而伏矣小愈輒復瘠若槁木之枝書來道稚威宗字化爲異物病中聞此悲何可支惠子洪深經術僕愛而未見稚威則少相狎長相敬也奇負氣賫志以沒所著繁富聞其兒子以爲不祥都拉雜摧燒之其人舉於鄉識道理或不宜有此然文帝云既傷逝者行自念也陸雲與楊彥明書云昔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甚近之思二公言爲人悽愴記前年與足下約刪刊所作詩文比來思之此語終竟未是豈不知學與年兼深造可喜古人文字無自爲開雕者然彼此一時正雖泥論求心苟足待後無期孔子稱七十從心哲人覺察倘可登大耋必不以七十自足也學者如牛毛傳者如麟角先爲之傳以待後人可也若四十未足曰待五十五十又未足曰待六十云云不已溘然早至有子如彼無子可知其卒誰能紀傳之耶道家以形骸爲宅舍神明爲眞吾文章者吾之神明也可不存哉曾子建云文之佳惡吾自知之少陵亦有得失寸心之言先哲餘論當不我欺僕詩兼衆體而下筆標新似可代雄文帝幼雋奇氣衰於齡議金石序事徽徽可誦古人吾不知視　本朝三家非但不愧之而已足下詩才幾抗彩雲文太紆餘仲宣同累然雷下可雁行矣他學海宏溢僕遠甚願足下著一書爲之不朽正是成其所長非因足下勸我止其書而遷怒之也介眉侍講來此孰後進甚恭八十翁得此於天蓋寡綿非衰甚何覘媚行非復如前所見今且臥病精神欲辭之而去海內耆舊又少一个矣入何以堪僕與足下雖七百里一時輒二四年彼此髮有二色矣才難之嘆知音之孤中夜彈指幾人尙在私心拳拳覺骨肉妻孥不如文字之交關愛較重近舉一男瘠生氣絕區區者而不予畀天道可知然使有一卷書傳後則幽冥魂魄長逝無憾功勳子嗣都無所關此語要惟足下待耳西風滿天伏惟珍重不備

與某刺史書

寄示詩四卷皆衰絰中哭中丞公之作具見純孝發于心覺然區區之見有不敢不白之左右者禮大功廢業又曰與兒哭其母何常聲之有足下斬衰之喪非止大功有韻之詩非止常聲以禮律之似足下在服中不得爲詩縱爲詩不得哭父古惟傳士孫綽有服中哭弔詩是時東晉淸談禮教陵遲不可爲訓自唐以來詩人林立孝子亦林立未聞有以哭二親爲題者蓋至親無文詩固言之文者也不文不可以爲詩文則不可以爲孝子兩者相背而馳故從來畫家無畫天者輓詩無輓父者劉濤作六合賦昔人以爲大愚者以罔極之恩而鋪陳之于聲調之末是卽畫天賦六合之類也孔子曰免喪彈琴而不成聲足下未免喪據筆而已成韻異乎僕所聞僕方慮足下性耽吟詠或三年中不能忘此結習偶有所作亦必假其年月于服前服後以免于君子之譏而不意足下之卽以禮所禁者而自襮之也韓昌黎于十二郎從子也其祭文獨不用韻蓋雖期功之喪亦有不忍文之之意焉足下孺慕不已故長言之長言不已故詠嘆之原非以此爲名也然果合乎禮以得名尙非孝子之心所願乃背乎禮以累名又豈孝子之心所安公羊曰仁不勝道記曰詩之失愚此之謂矣足下盍取服中所作哭而焚之中丞公有知必以愚言爲是誠足下者豈不曰三百篇中亦有陟岵蓼莪諸作不知陟岵者孝子行役之詞其親存也蓼莪者刺幽王之詩毛傳可考也

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

書來問作令之道甚勤且殷僕老矣隱此山十年向所行爲不復省記然延□病馬久不知鞍轡爲何物或放而前之俾引其生平經歷之處則雖龍駒乘黃未之或先也夫吏治有不可學者有可學者天之生才敏鈍各異或應機立決或再三思而後決或臥而理或戴星出入而後理此豈可學哉然行政之方與安吏民之道則循吏不同同歸於治今以縣令所當知與僕行之而有效且與才性無關者爲足下告焉夫治民者州縣之職也然治民不自民始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樞紐也家丁戚友又胥吏交接之樞紐也不治胥吏不能治民不治家丁戚友不能治胥吏治家丁戚友胥吏奈何曰用之而勿爲所用是已其用之而勿爲所用奈何曰通之而勿隔是已官與吏終日見而無勞家人之轉通官與民又終日見而不許胥吏之傳遞則彼胥吏家丁戚友者不過供奔走佐使之職而已矣而何弊之能爲且夫用戚友不如用家丁用家丁不如用胥吏用胥吏不如用百姓戚友果賢何所不可如其不肖法難遽加若家丁則利在前法在後矣然家丁之來去無常胥吏之曹缺永在其身法媚官甚於家丁較可用也胥吏之職大都猶人集衆若受訟時失書牒尾卽令某甲喚某乙胥不肖需索而免稽遲乎是百姓尤可用也吾不解今之爲政者一則曰嚴胥吏再則曰嚴胥吏夫胥吏卽百姓也非鬼蜮禽獸也使果皆鬼蜮禽獸宜早誅之絕之而又何必用之而嚴之周官所謂陳其殷置其輔輔卽胥吏也雖聖人不能不用也然三代上有庶人在官之祿今既無之則上之人宜爲若作設身想而何嚴之爲彼嚴者豈不曰胥吏舞文乎病百姓乎夫使之舞文病百姓者官也非胥吏也試問已舞之文判行者誰耶加印者誰耶彼舞而我亦隨而舞之不自責而責人何也胥之權在行檄役之權在奉檄今之縣令檄行若干不知檄書云何不知某當理不知某當銷又不知如是而欲除弊雖日殺百胥吏無益也夫欲大權在我莫如手記而手銷之以州縣之繁而謂事必親記似屬奇闊之論不知訟牒雖多每日所准能過百紙乎百紙中其理者能過十事乎每日記十事未爲難也次日再收百紙大半覆詞訴詞其應記者又減十而得五矣受牒十日書所記而召之訊訊吏何以不行檄則吏窮訊役何以不集犯則役窮窮則免冠謝罪請嗣後十日內行檄集犯永爲例矣檄行犯集隨判而隨銷之任胥役之需索奸匿之倘張而不出十日之期則所費有限枝節不多其初情未改訊斷亦易彼百姓者知十日之必結也又何畏乎吏役而賄之法立半年可十日中竟無一事此

胥役之所大懼也然民不告　上不訪吏有提胥役者官自當之不許胥吏索百姓之錢亦不許上官胥吏索吾胥吏之錢彼胥吏者不懼于始而感于終乎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非速結之義乎夫可以探喜怒轉關鍵者胥稟也有減增有株引者檄稿也有移換有竄入者供詞也有暗阻有明僨忽早忽遲者訊期也吾一切目覽而親裁之許一檄不許重檄檄中人數空之而待親裁差某役亦空之而待親裁內銷外結檄焚卷撤彼胥吏何權焉乎胥吏又何誅焉今之州縣非不勤也所惜者精神在上而不在下耳不知上行不答則嚴飭至內幕外胥俱能相促惟夫寡妻弱子鄉氏村戶不遠百里而來縈汝之樞望官如望歲而又無門控刺不爲之結于挾日以內吾心安乎政綱兆舉首清刑罰治之云者非寬減之謂得當之謂也皐陶曰罪疑惟輕言罪之疑者輕之其不疑者不輕也孟子曰省刑罰言省繁之不使刑罰繁也蓋刑以戒惡也刑繁則不足以懲惡而轉生刑之惡以爲吾既已受刑而無所損矣何懼哉以此午瘕痔而逞雷淫者比比焉要知刑具而部頒之亦無庸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彼衣冠辱民加細荊而呼號不勝何事于部頒之具積蠹大猾其筋骨皆習練之餘當巨梏而含笑矣擁三木而無聲何畏乎部頒之具吾以爲凡畏刑者雖應笞亦宜寬省以洒其恥其玩刑者法止杖四十而吾以二十當之其酷則更甚于四十使彼知二十之委頓如此也況四十耶乃凜凜乎懼心生而惡念除矣凡判尾必親書勿非炫才也以便日後展卷而了然也判事必坐堂皇非矜衆也以觀兩人之顏色而是非使共見也勿輕置人于獄非徒仁也所以清狴犴而防雜處之不肅也勿輕申詳非專擅也所以免提擄而成雜結之案也勿問坐獄者之貧富恐有成見而誤大公也勿故反讞詳者之句求恐事未可知而矯枉過正也勿勸捐以安富恐抑物者多勿罰鍰以遠嫌恐狗財者衆勿交鎖練于胥役必內存之當用者加朱點闇使不得開不當用者不署鎖字使不得混勿示監獄于典史必親臨之審其輕重辨木索之有無觀其氣色知衣糧之缺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聖人其言無訟之難非言聽訟之易也今

之人不能無訟先求無訟不過嚴狀式誅訟師許之而不知號之而不理曰吾以息訟云爾此如防川恐氣不伸訟必愈多不知使無訟之道卽在聽訟之中當機立決大畏民志民何訟耶所謂側弁垢面不投于明鏡是也然而一國之獄情僞萬出或在案中或在案外聽之者恃才恃氣恃廉恃公皆不足以聽也虛以受之繁以應之周詳以求之旁見側出以察之庶足以聽也大凡事過而嘗自悔其誤者其誤常少此所謂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者也事過而常自信無一事之誤者其誤必多此所謂氣矜之隆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者也對簿之民宜分爲六重者獄其次繫其次管守其次保釋其次待喚其次聽其所之數者能强事科量而不容胥吏持之則聽訟之道思過半矣和息非不可允但須書明曲直以防日後之終凶狎邪非不當嚴但須戒勵投明不許匪人之恫喝律設大法而通融者存乎人否則俛偏而已案無確據而兩疑者法乎史否則武斷而已觀漢江充之巫蠱而知獄之可栽也觀南史傅琰之斷獄而知凶器之難操也天性之親桀而不殊雖父訴子亦使自咎否則傷慈愛矣墳田之事勘而後斷雖風霜寒暑不可辭勞且借以巡鄉村矣刑名之外則有錢穀錢穀役侵者多民負者少比役無益也役又借比以索民錢善催科者不輕比役但攜其負多者召花戶而欲見之吾未見眞花戶來而稅不登者也慮飛灑則細對科則昭示釋垠防重耗則突取衡平善較一二漕無抑勒則浮收皆息糴采應時則倉庾有備所謂催科中寓撫字也百姓之上尙有紳士凡令之閉門寒賓而不見客者其中有所不足也古人於一邑中有鄉先生鄉大夫歲時伏臘飲酒習射當其時豈有苞苴竿牘之嫌乎作吏者日對里魁伍伯而不親賢士大夫不特天閣下情亦自覺其不雅記有之曰貴貴爲其近于君也尊搢紳卽所以尊朝廷其他生童皆吾子弟亦宜月課季試以無失黨庠術序之義漢吳公治行號第一而史只載其薦賈生一事此其故可思也總而論之爲政在外尤須爲政在心心正則羣邪消心和則衆善集心周於庶務而法令不必苛煩也心淡于榮祿而上官無所挾持也大府一過而僕從之誅求無厭知我之巡鄉亦猶是也崇轅一入而守

候之飢渴無時翔民之望我不甚殊也威可使人畏不可使人恨恩可使人感不可使人狎廉不自知者廉之眞公不自恃者公之大民信而順風而呼吏服則指臂可用告示爲吾之仁言不必輕發而發必手書訪聞非政之大體行或偶然而行必眞確求心安不求名重察物議盟察邇言仁無術而不行政師古而毋泥吾之所行者在是矣吾之所能言者亦止於是矣若夫神而明之化而裁之則在吾子矣

答惠定宇書

來書懇懇以窮經爲勗慮僕好文章舍本而逐末者然比來見足下窮經太專正恐有所獻替而敎言忽來則是天使兩人切磋之意卒有明也夫德行本也文章末也六經者亦聖人之文章耳其本不在是也古之聖人德在心功業在世顧肯爲文章以自表著耶孔子道不行方雅言詩書禮以立敎而其時無六經名後世不得見聖人然後拾其遺文墜典强而名之曰經增其數曰六曰九要皆後人之爲非聖人意也是故眞僞雜出而醇駁互見也夫尊聖人安得不尊六經然尊之者又非其本意也震其名而張之如託足權門者以爲不居至高之地不足以躪轢他人之門戶此近日窮經者之病蒙竊恥之古之文人孰非根柢六經者要在明其大義而不以瑣屑爲功卽如說關雎鄙意以爲主孔子哀樂之旨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爲后妃作宮人作畢公作刺康王所作說明堂鄙意以爲主孟子王者之堂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爲卽清廟卽靈臺必九室必四空必清陽而玉葉問其由來誰是秉關雎之筆而執明堂之斤者乎其他說經大率類此最甚者秦近君說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徐遵明誤康成八寸策爲八十宗曲說不已一鬨之市是非麻起煩稱博引自賢自信而卒之古人終不復生于彼乎于此乎如尋鬼神搏虛而已僕方怪天生此迂繆之才後先噂沓擾擾何休致再拾其瀋而以言附益之乎獨足下與吳門諸士厭宋儒空虛故倡漢學以矯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學有弊漢學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說近元虛漢偏于形而下者故箋註之說多附會雖捨器不足以明道易不譬詩不歌無悟入處而學究樂師辨乎聲詩則北面而終矣商祝辨乎喪禮則後主人而立矣藝成者貴乎德成者貴乎而況其援引妖讖臆造典故張其私說顯悖聖人箋註中尤雜僞指宋儒廓清之功安可誣也僕齓齒未落卽受諸經賈孔註疏亦俱涉獵所以不敢如足下之念茲在茲者以爲六經之于文章如山之昆崙河之星宿也善遊者必因其胚胎濫觴之所以周巡夫五嶽之崔巍江海之交匯而后足以盡山水之奇若矜矜然孤居獨處于昆崙星宿間而自以爲至足則亦未免爲塞外之鄉人而已矣試問今之世周孔復生其將抱六經而自足乎抑不能不將漢後二千年來之前言往行而多聞多見之乎夫人各有能不能而性亦有近有不近孔子不强顏閔以文學而足下乃强僕以說經倘僕不能知己知彼而亦爲以有易無之請吾子其能舍所學而相從否

答定宇第二書

來書道士之制行非經不可疑經者非聖無法云云僕更不謂然夫窮經而不知經之所由名者非能窮經者也三代上無經字漢武帝與東方朔引論語稱傳不稱經成帝與翟方進引孝經稱傳不稱經六經之名始於莊周經解之名始於戴聖莊周異端也戴聖贓吏也其命名未可爲據矣桓譚刊石經匡張孔馬以經顯歐陽歙贓私百萬馬融附姦周澤彈妻陰鳳賣人衣物熊安稱觸生經之效何如哉六經中惟論語周易可信其他經多可疑疑非聖人所禁也孔子稱多聞闕疑又稱疑思問僕既無可問之人故宜及闕之而已且僕之疑經非私心疑之也卽以經證經而疑之也其疑乎經所以信乎聖也六經者文章之祖猶人家之有高曾也高曾之言子孫自宜聽受然未必其言之皆當也六經之言學者自宜參究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疑經而以爲非聖者無法然則疑高曾之言而爲之幹蠱爲之幾諫者亦可謂非孝者無親乎漢王充曰著作者爲文儒傳經者爲世儒著作者以業自顯傳經者因人以顯是文儒爲優宋劉彥和曰傳聖道者莫如經然鄭馬諸儒宏之已足就有闡宣無足行遠唐柳冕曰明六經之義合先

王之道君子之儒也明六經之詁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也今先小人之儒而後君子之儒以之求才不亦難乎此三君子之言僕更爲足下誦之足下謂說經貴心得不以沿襲爲工此言是矣然而一人之心卽衆人之心也一人之心所能得卽衆人之心所能得不足以爲異也文章家所以少沿襲者各序其事各值其景如燈囊草木隨化工爲運轉故日出而不窮若執一經而說之如射覆鵠雖后羿操弓必中故所受穿之處如走狹徑雖跬跬小步必履人之舊迹也前賜讀大禮議六宗說俱精確然一則毛西河曾言之一則和京山曾言之其書俱在其說更詳此豈足下有意襲之哉足下之心得之彼二人之心先得之足下之識雖在二人之前而足下之生已在二人之後則不襲之襲二人傳而足下不傳矣且僕固疏於經者也甫得一義已覺其襲僞從足下之言而推經之是窮則足下之終日閉首歷漢所自矜獨得者不俱可危乎要之足下自問不能轉盡天下說經之書又不能禁絕天下說經者之口姑毋以說經自喜也

答滋圃中丞論推命書

公以撫軍之尊而手書勤勤求馬叟推命僕心大不喜夫命孔子之所不知也馬叟何人其學于孔子乎而能知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卽知其不可知者而已知其不可知故其所可知者不惑也堯之時皐夔稷人不言其命逢共驩流放人不言其命窮及西伯戡黎紂無以自解乃歎曰我生不有命在天非唐虞時無命桀紂時有命也理不足而后求諸數也公生堯舜之世身爲皐夔理宜顯貴理宜卒善何嫌何疑而欲數之求古之神于命者首稱唐季虛中然虛中餌金丹疽發背亡其于知命果何如也世之人村俍卑鄙居也已極偶一唏求之冀異日亨嘉當亦人情所應有乃往往貧賤之人轉不爲此而愈顯貴者則愈爲之非爲信幾禁忌之說此無他射黃金注者外重則內惑故也然藉此爲趨避計則方寸中午水午火何以稱職任事勤施於四方耶且彼言吉歟公如命何彼言凶歟公如命何倘吉可趨凶

可避是無命也不必知也吉不可趨凶不可避是有命也知如不知也福善禍淫者天也求之于命是無天也賞善罰惡者君也求之于命是無君也古大撓定支干毫無義意猶之一二三四紀數名云爾一二三四無可推則甲乙子丑亦無可推貲補之言一時生一人一日夜生十二人以至歲計之只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只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今一郡中戶口不下數百萬則年月日時同者多矣又何貧富貴賤之紛紛乎文文山贈朱斗南序宋景濂祿命論亦稱命只五十一萬八千而四柱盡矣餘皆雷同古所稱知命者鄭文公楚昭王皆以不知知之天道遠人道邇捨人而言天大半恍惚凡一切時日小數陰陽雜家愈神奇則愈受禍史冊中如郭璞郭麐崔何可勝數然天下無業之民太多不得已託九流雜技以謀其生當亦先王所不禁仁人君子妄言妄聽優俳畜之亦無所爲非若尊倚奉如神而且有抑抑求教之意則此輩無識或借此喝嚇閭閻誣詆公事靦然與士大夫抗禮是則王制所謂假鬼神時日以惑衆者殺可也易稱樂天知命子思稱居易以俟命孟子稱修身以立命陸贄稱君相造命孔子則罕言命公之命亦知之俟之立之造之罕言之而已何必推

答某明府書

書來謂僕不序足下之詩過矣僕豈待不爲足下作序幷不屬足下作詩詩之道主溫柔足下作令能柔其民卽詩人矣不必于政外求詩若就足下之詩論之尙非索序時也以足下才敏卞傲然行世而必僕序之求意中似有僕者然則僕不序足下足下必潛思而自省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何耶不求之于僕必求之于詩詩將日進僕序足下足下寶鏡自照從此不求之于詩并不求之于僕而詩將日退愛足下者不當如是若夫隱約其詞陽許而陰非之又非朋友直諒之道也且足下亦知序所由昉乎爾雅序疏云序者序陳此經之旨也杜牧答莊充亦云凡夫序者皆其人已亡門生故吏尊師其人而序之非生同時者也僕與足下同時生足下未亡僕又無所尊師僕縱欲序足下足下尙宜拒而辭之何反以不得爲

慍耶大抵古人多自序求人序以重其文者自皇甫之序左思始至于李漢序韓則又序人文以自重矣足下之詩自作之自序之誰曰不宜若果能重僕僕將求序足下不待足下求僕者云倘僕爲重則僕位庳望狹何足以重足下而當代之爲皇甫者峨冠林立足下解慍處具多其速往可也勿疑

寄蔣苕生書

書來示樂府四章當卽手絃而口歌之緣西行人稀缺然未報書中有奉太夫人之長安將泊石城之語小人洒掃敝廬瞻望弗及何子之忘之也比來聞足下成進士入翰林如獲殊慶大祥不覺欣欣然踴躍三百伏念天之生才與國家之設官義本相因而起而往往才自才官自官此無可如何之勢也然僕謂自斗食以上至于卿貳皆可假借惟詞林一官必待其人而后居之何也諸官則會因事見才則於適用故流品不嫌其雜若淸祕之職爲　天子潤色雅頌裁制誥詔非學古入官者不宜一朝居且居是官者必已能爲文章然後克稱非如膠庠子弟博習親師尙可期以三年五年也僕壬申歲過揚州愛足下僑寓讀詩思其人若不得見幸熊安亭爲道區區夫崇鼎大璜夏后氏之鎬篚僕亦未之見也然聞其尙存則喜聞在某所更喜聞其登明堂而陳淸廟尤大喜喜之情公也以爲惟我能先識則亦未嘗不出于私足下之入詞林也才與官合僕之喜也私與公俱故因秦樹舍人來而通書以賀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八終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九

錢唐袁枚子才

慰王禮圃喪子書

足下毋以喪子爲戚按洪範九疇道五福六極甚詳無道子嗣者孔子衰年喪鯉哀慟顏淵儀禮傳曰大宗不可絕公羊傳註曰小宗無後當絕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夫當絕與無後古人明言之而不諱是有子與無子非聖賢意也說者動以無後爲不孝云云不知孝者人所爲有後無後者天所爲待天而後爲孝非教也商臣盜跖皆有後者也得謂之孝乎鄧攸羊祜皆無後者也得謂之不孝乎天下蟲豸雀鼠蹺行喙息之物靡不煦嫗鞠育孳孳愛其雛其心豈以爲後哉陰陽之生機使然耳人爲萬物之靈當以禮節之聞足下喪愛子毀過盲夏過矣足下之齒猶未也爲邑令邑中人皆足下子使子孫祀我不如使桐鄉人祀我於足下何憂且聞足下慈幼之道亦頗未善鄭君甫周晬衣之貂食以參朮又引其癥癖而投以豬猛厲藥此其愛也乃其所以害也夫明珠美玉天下之至寶也愛而韞藏之則全佩之飾之亦全即棄之野田草露無不全也若朝則濯於水暮則弄諸掌夕又捧而摩諸席自譽手撥必有一朝之敗兒寵過則驕其性養過則弱其身不可不察也足下異日有子當思我言

與楊生書

僕豈不知夫論士者輒曰某也聰惜不說學耳某說學惜不虛己耳此其說殊不然論語曰敏而好學惟其敏故好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惟其學故知不足背者反是雖然有天焉天生林林者千百萬人不甚經意也生一人焉將使之不朽於千百萬人之中則必有意鄭重而以其全與之故過人之資嗜學之癖極虛之心三者常兼古傳人如列大坐席參錯相望誰則不然賢叔笠湖以生詩來讀之知生非偶然生者且云錫山俗好博拚生居其間不一遊目而惟詩書之娛愈知生非偶然生者僕不忍負天所以生生之意故扶摘來詩若髮不假意不能毋怯生之愧之也昨接手書相從如轉圜然後知生之得於天者大矣生年纔十七耳僕如生年時絕不如生然則生如僕年時豈止勝僕也晉文公年十七得賢士五人枚皋年十七赴闕上書生非其等夷耶學琴者下指不協終身不能音天下事非天所寵者人不能強而襲之也生已寵於天虛未寵於人而書詞謙謙句僕爲知己嘻過矣夫從古前賢後賢相須而益彰者勢也然後賢之須前賢可緩而前賢之須後賢甚急何也尼山之聖雖無卞和其終發璞寶貴無疑也若沉檀死後之芬無餘風揚之可幾乎息矣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即如僕所告生者非有所受於人也而忽自得之然則以生之才而學之不已安知其所自得者不更進於僕之所告耶僕老矣然私心若不欲其老者豈其過而有所戀於光陰哉直以著述粗成傳之其人之難也今而後僕其可老矣乎孔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言又畏後生以童稚後生而躋之於天命大人聖言之列得毋小過然試思當日若無七十子則孔子亦不得有今日矣後生可畏耶不可畏耶生今之後生也挾可畏之具而又遇畏後生之人其將何以報畏者

答戴敬咸孝廉書

東鄉先生殉節而切其人原無假文傳者也既以文傳則不得不以文論僕前日摘其文之可議者時與劄語耳草草塗抹過亦不復省矣足下書來護持東鄉不將前所摘者爲之指辨而但敘述明季處士之弊文體之冗無以推尊東鄉不惑之功可謂善尊東鄉者也僕尚何言雖然僕稍爲早時文之學淺所見明季時文亦少如足下所引爾時議語今年近六十始得聞之東鄉能拒而排之誠善惜其所排者乃不過李卓吾何心隱一流識人所共識之妖魅逐人所共逐之盜賊在昔文運卑冥時或以爲難而在今日觀之似亦戴天履地之民秉彝同然不足爲東鄉異也足下善善從長爲護持古人起見僕敢再多言以自走不仁之域哉乃來書因論東鄉而詆及蘇子美一賢未起一賢又顛使僕不得不瞿然駭且疑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觀遠臣以其所爲主子美天災三疏侃侃正言似有德者其少也仕祁公壻之其官也范希文薦之其罪也韓魏公救之其所爲主也賢矣所傳得罪詩甚悖本傳無之與其集中諸詠亦頗不類安知非當時忌者如王拱辰輩爲一網打盡之計造作讒語以相誣陷與歐公帷薄不修之謗同一冤而足下信爲口實欲以大辟當之恨其貶官猶爲漏網嗟乎嗟乎子美以一醉飽之過既不獲雪於生前更不獲申於死後尤仁人之所痛也且足下以尊東鄉故波及子美因子美故怪及歐公亦知當時愛子美者豈止一歐公耶歐公所謂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蓋指祁公及范富諸賢也子美去而祁公罷祁公罷而范富諸賢亦罷是子美一身之黜陟關繫歷一朝之盛衰而足下以護持東鄉之故忍生異議并詬賢一切抹摋恐東鄉有知亦必踧踖不安於地下也考周公孔子驅爲奴乃是王益柔之詞即使眞有此詩與子美無涉而況詩人放歌多不可爲典要杜少陵聖於詩者也亦有孔丘盜跖俱塵埃之句夫齊孔跖亦何異於奴周孔然而未聞古之人有罪少陵者則亦不以辭害義也從來人心之不同論古尤甚一孟子也而皮日休尊之溫公非之一揚雄也而昌黎尊之東坡非之誰從乎誰信乎孰是乎孰非乎鄙意以爲尙論者必發千古不可不發之難而后可以自存其說其他小小異非有傷賢者則或爲時代所隔或因稗史所訛我雖疑於心不必見於口見於口不必形於筆形於筆不必垂爲文東鄉文字之疵自有公論僕因來而足下故率意筆之誠過也而足下洋洋千言將爲可傳之文以痛斥子美則是效吾尤而又甚之是亦不可以已乎願足下加以愛東鄉者愛子美可也僕之心即足下之心也

答尹相國書

枚愚不能愼厥身使公絕投杼疑又不能以自隱無名爲務累公思心渾渾屢寄危言懾慴震動之枚始而瞿然曰公恩我不知我繼而愉然曰長者大人之愛嬰兒也豈待其有疾而后憂耶其平時之燥濕寒暑蓋無時不兢兢也且近前猶可耳離之愈遠則憂之愈深公之於枚毋乃類是雖然兒壯矣有疾以貽長者憂不可無疾而不能以無疾之故曉長者解其憂尤不可枚固不然孔子曰君子坦蕩蕩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公之不欲枚坦皞也將以枚不足爲君子乎抑不知今爲王者之世乎枚乞養山居原不敢望廟盟於公之門矣而公挾師傅之尊強召之宿留之出詩文以唱喁之所以然者牙琴相應啟予者商公之近枚者公之所以自爲而非爲枚也世人不察但見公紆尊降貴有意其存之遂謂公寵枚縱枚過譽枚與從枚而枚於公前之不乞一恩不干一事不妄一語不受一賜者則非外人之所得而知也於是耽耽然環起而睥睨焉嗟乎嗟乎是何異闌猿檻鶴偶一玩弄於王公貴人之前旁觀者疑其奇榮極寵之孰知猿鶴之心以爲有苦而欲逃也久矣枚爲公故招人多言公又爲人多言故加枚訓詞恩勤不已祇益爲累盍亦淡置夫夫也而聽其相忘於江湖之爲安也哉說者又謂閒居故宜加謹是言也枚尤非之夫因窮居而加謹將必因顯貴而大縱也是奚可也今 聖世雍熙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士君子乃戚戚嗟嗟如含五石不與無病而自灸者等乎然而公之心枚亦知之公出入中外垂四十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猶抱安不忘危之志乾乾日昃師弟契深吉凶同患枚倘顚蹶必先累公公之戒枚者又公之所以自爲而非爲枚也然枚每見焚輪之風拔木而不拔草者何哉其質微故其身易安耳而況天下禍福榮辱之權操之者 天子賢之者相公公爲相公賢 天子自有大中之道衡物平施海內人方倚公如泰山之安而奚有於一閉門乖老之門下士夫何憂何懼倘公不見其大不深悉其人而徒揄慇心苦口遙寄讒人便說辟聒耳彼不知者將疑枚必有大無狀事積於公心而代之憂危不已未免入所陷允於人所惑昧非愛人以德之義昔人疑孔明文采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陳壽以爲孔明與

衆人凡士詣不得不然故因衆人凡士而公之丁寍則已過矣孔子雖聖而子路不悅故不覺率爾一言

與邵厚庵太守論杜茶村文書

詩文之道寧苛作毋苟許不知而作烏知其不後有進也非所許而許焉將甚於是矣是不可不辨也杜濬核詩寧而核文嚴何則詩言志勞人思婦都可以言三百篇不盡學者作也後之人雖有句無篇尚可采錄若夫始爲古文者聖人也聖人之文而輕許人是誣聖也六經文之始也降而三傳而兩漢而六朝而唐宋奇正駢散體製相詭要其歸宿無他曰顧名思義而已名之爲文故不可俚也名之爲古故不可時也古人懼焉以昌黎之學之才而猶自言其迎而距之之苦未有絕學捐書而可以操觚率爾者杜前席間貶茶村文太守色不許我以見彼文絕少未敢爭之因辨之疾今賜變雅堂集讀之文之未是又安論其古不古也然茶村至今尚不至於草亡木卒者亦有故焉當鼎革時諸名士流寓江湖結社羣居足己而不學其諸老先生多晚節不臧欲然病乎已遇勝國士人爭羅致燠咻之冀免其清議而其時冒稱逸民者遂乘其虛而劫焉往往躪破履登高座居之不疑以爲李杜韓蘇搖筆便是既無鬩牀之苦心又無畏友之礪切借國家危亡盜竊名字蓋不止茶村然也使生今日文教覃敷之時荊楚一傖技止此乎久沒沒矣孔北海曰今之後生喜謗前輩所以然者爭名故耳枚雖不肖必不爭名於茶村顧公且置茶村之得失而先考古文之源流久後見覆何如

答友人某論文書

人必有所不能也而後有所能世之無所不能者世之一無所能者也羿之弓垂之矢非古之能者乎垂非不能爲弓羿非不能爲矢也然而可傳者一人一物而已也伯夷典禮則棄樂孔子學射則舍御分爲四科判爲六藝不以其所能者傲人不以其所不能者病己秦學不兼力漢亦然宋以後人心不古喜多爲少涉其流而不溯其源夫是故雖能之而與夫不能者亦無以異也僕不敢自知天性所長而頗自知

天性所短若經解若歷律若星經地志若詞曲家言非吾能者決意絕之猶恨其多愛而少棄也學杜韓亦爲元白好韓柳亦爲徐庾汲汲顧影如恐不及方欲捐兩爲以求其精而不謂足下之就其病而深之也足下來教曰詩不如文文不如著書人必兼數者而後傳此誤也夫藝苟精雖承蜩畫莢亦傳藝苟不精雖兵農禮樂亦不傳傳不傳以實求不以名取安在其兼不兼也然僕意以爲專則精精則傳兼則不精不精則不傳與足下異矣若謂詩文不如著書僕更不謂然周秦以來作詩文者無萬數誠如尊言矣著書者亦無萬數足下獨未知之乎攤藝文志未必文集俱亡而著書獨在也僕疑足下於詩文之甘苦尚未深歷故覺與我爭名者在在皆是而獨震於考訂家瑣屑斑駁以爲其傳較可必耶又疑詩文之格調氣韻可一望而知而著書之利病非搜輯萬卷不能得其癥結故足下渺視乎其所已知者而震驚乎其所未知者耶要知爲詩人爲文人談何容易入文苑入儒林足下亦宜早自擇術從一而深造毋泛涉而兩失也嗟乎士君子意見不宜落第二義足下好著書僕好詩文此豈第一義哉古之人其傳也非能爲傳也乃不能爲不傳也何也使人謀傳我則易而我自謀其傳則難也僕與足下生盛世不能爲國家立萬里功活百姓又不能伏丹墀侃侃論天下事并不能爲游徼嗇夫使鄉里敬之信之而乃欲爭名於蠹簡中狹矣然僕竊以自負者王荊公云徒說經而已者必不能說經僕固非徒爲詩文者也或與夫足下所引終身著書諸人其容有異乎

答友人論文第二書

客冬寄古文七篇讀畢思有所獻替怱怱少暇入春來歸妹於揚州筮日賓增勞不可支比來稍閒敢自所懷以評足下竊謂足下之爲古文是也足下之論古文非也足下之言曰古文之途甚廣不得不貪多務博以求之此未爲知古文也夫古文者途之至狹者也唐以前無古文之名自韓柳諸公出懼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別今文而言之也劃今之界不嚴則學古之詞不類韓則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柳則曰懼其昧沒而雜也廉之欲其節二公者當漢晉之後其百家諸子未甚放紛猶且懼染於時今百家回冗又復作時藝弋科名如康崑崙彈琵琶久染淫俗非數十年不近樂器不能得正聲也深思而慎取之猶慮勿暇而乃狃於龐雜以自滑過矣蓋嘗論之古書愈少文愈古後書愈多文愈不古商書渾渾爾夏書噩噩爾作詩者不知有易作易者不知有詩下此左穀以序事勝屈宋以詞賦勝莊列以論辨勝賈董以對策勝就一古文之中猶不肯合數家爲一家以累其樸茂之氣專精之神此豈其才力有所不足而歲月有所偏短哉荀子曰不獨則不誠不誠則不形天下事不徒文章然也鄭康成以禮解詩故其說拘元次山好子書故其文碎蘇長公通禪理故其文蕩之數公者皆抱萬夫之稟者也偶有所雜其弊立見而況其下焉者乎今將登騷壇樹旗幟召海內方聞綴學之徒而談論角逐以獵耀乎口耳此非煩稱博引不可也邯鄲淳之見東阿王李鍇之遇梁武帝是也若夫傳一篇之工成一集之美閉戶覃思不蹈襲前人一字而卓然爲行遠計此其道誠不在是矣足下擅鹽筴名居淮南之四衝四方之士于于焉來請謁者或經或史或詩或文或性理或經濟或蟲魚箋註或陰陽星歷駱驛日呈其伎於左右足下不涉獵而遍覽焉幾幾乎爲酬應而又以好賢之心好勝之氣日習於諸往來者之咏染不覺耳目心胸常欲觀五都而遊武庫然藉此多聞多見使人一談論一晉接驚而詫於四方曰名士名士則可也竟從此以求古文之真而拒其門者之諫則不可也足下之答綿莊曰散文多適用駢體多無用文選不足學此又誤也夫高文典冊用相如飛書羽檄用枚皋文章家各適其用若以經世而論則紙上陳言均爲無用古之文不知所謂散與駢也尚書曰欽明文思安安此散也而賓於四門納於大麓非其駢焉者乎易曰潛龍勿用此散也而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非其駢焉者乎安得以其散者爲有用而駢者爲無用也足下云云蓋震於昌黎起八代之衰一語而不知八代固未嘗衰也何也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窮則變變則通西京渾古至東京而漸漓一二文人不得不以奇數之窮通偶數之變及其靡

曼已甚豪傑代雄則又不屑雷同而必挽氣運以中興之徐庾韓柳亦如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者也然韓柳亦自知其難故鏤肝鉥腎爲奧博無涯涘或一兩字爲句或數十字爲句拗之鍊之錯落之以求合乎古人但知其戛戛獨造而不知其功苦其勢危也誤於不善學者而一瀉無餘蓋其詞駢則徵典隸事勢難不讀書其詞散則言之無物亦足支持句讀吾嘗謂韓柳爲文中五霸者此也然韓柳琢句時有六朝餘習皆宋人之所不屑爲也惟其不屑爲亦復不能爲而古文之道終焉且賢者之大患在乎有意立功名而文人之大患在乎有心爲關係古之聖人兵農禮樂工虞水火以至贊周易修春秋豈皆沾沾自喜哉時至者爲之耳若欲冒天下難成之功必將爲深源之北征安石之新法欲著古今不朽之書必將爲崔浩刊史之災熙甯僞學之禁今天下文明久已聖道昌而異端息矣而於此有人焉褒衣大袑猶以孟軻韓愈自居世之人有不怪而嗤之者乎夫物相雜謂之文布帛菽粟文也珠玉錦繡亦文也其他濃雲震雷奇木怪石皆文也足下必以適用爲貴將使天地之大化工之巧其專生布帛菽粟乎抑能使有用之布帛菽粟賢於無用之珠玉錦繡乎人之一身耳目有用鬚眉無用足下其能存耳目而去鬚眉乎是亦不達於理矣韓退之晚列朝參朝廷有大著作多出其手如淮西碑順宗實錄等皆以爲有絕大關係故傳之不衰而何以柳州一老窮兀困悴僅形容一石之奇一壑之幽偶作天說諸篇又多諧謔悖傲而不與經合然其名卒與韓峙而韓且推之畏之者何哉文之佳惡實不係乎有用無用也即足下論文如射之有志可謂識所取舍者矣而何以每見足下於莊屈之荒唐則愛之而誦之於程朱之語錄則尊之而遠之豈足下之行與言違哉蓋以理論則語錄爲精以文論則莊屈爲妙足下所愛在文而不在理則持論雖正有時而習然自忘若夫比事之科條薪米之雜記其有用更百倍於古文矣而足下不一肄業及之者何也三代後聖人不生文之與道離也久矣然文人學士必有所挾持以占地步故一則曰明道再則曰明道直是文章家習氣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

夫道者大路然亦非待文章而后明者也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則又不求合而合者若矜矜然認門面語爲宗論而時時作學究塾師之狀則持論必廓而下筆多滯將終其身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矣竊爲足下憂之綿莊文多說經絕不類選體而以之勗足下者彼見足下筆氣近弱不宜散文故以六朝綿麗之體進非得已也足下不善用其短而拒之過矣僕愛足下過於綿莊安得不再爲忠告

答友人論文第三書

初一日接手書所論駢體已是不復置辨論古文與博學猶有襲之見存安得不再申之夫古文之宜博非足下之所謂博也韓子稱其書滿家而六經外不過子雲相如屈原太史而已柳自矜勞排交通而六經外不過穀梁孟荀莊老而已此外非所博也足下之言曰昌黎以陰陽土地星辰方藥未通爲愧故將通之以合乎昌黎之說不知昌黎果通之而後爲古文乎抑終於未通而所以爲古文者固自有在乎其詞曰未有不通此而爲大賢君子非曰必通此而後爲古文也僕所論者古文非論大賢君子也足下能爲大賢君子而又能爲古文僕豈不更敬且畏然而有以知足下之不能也何也足下之博不博未可知而足下文之古不古則可見也求其不古之故而不可得則不得不咎其所務之駁所貪之多譬如侍病者見其沉痾之未痊必疑某藥眩耶某食哽耶若果平善必聽其放飯流歠而不問矣僕苦勸足下勿務雜學足下亦宜深自反而猶執前說爲斷斷是何不相悉之甚也古徐之才裴子野僧贊甯能通雜家而古文無有韓柳歐曾不能通雜家而古文實傳僕知足下二十年知足下之能爲裴徐甯能爲韓歐甯必謂足下能裴徐又兼韓歐則未敢也張平子學窮造化而其言曰官無二業事不並濟譬長則脅短天且不能兼而況於人乎傅武仲身列文苑而其言曰二末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陸士龍文患才多而其言曰夸目者尙奢愜心者貴當荀子曰藝之精者不兩能大戴禮曰君子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尸子曰同能不如獨勝管子曰雜物不爲性雜學不爲儒足下方務博以爲古文而於諸君子之言如尙未見者又奚以博爲

與薛壽魚書

談何容易天生一不朽之人而其子若孫必欲推而納之於必朽之處此吾所爲悁悁而悲也夫所謂不朽者非必周孔而后不朽也羿之射秋之弈俞跗之醫皆可以不朽也使必待周孔而后可以不朽則宇宙間安得有此紛紛之周孔哉子之大父一瓢先生醫之不朽者也高年不祿僕方思輯其梗槩以永其人而不意寄來墓志無一字及醫反託於與陳文恭公講學云云嗚呼自是而一瓢先生不傳矣朽矣夫學在躬行不在講也聖學莫如仁先生能以術仁其民使無夭札是卽孔子老安少懷之學也素位而行學孰大於是而何必捨之以他求陽明勛業爛然胡世甯笑其多一講學文恭公亦復爲之於余心猶以爲非然而文恭相公也子之大父布衣也相公借布衣以自重則名高而布衣挾相公以自尊則甚陋今執途之人而問之曰一瓢先生非名醫乎雖子之仇無異詞也又問之曰一瓢先生其理學乎雖子之戚有異詞也子不以人所共信者傳先人而以人所共疑者傳先人得毋以藝成而下之說爲斤斤乎不知藝卽道之有形者也精求之何藝非道貌襲之道藝兩失燕噲子之何嘗不託堯舜以鳴高而卒爲梓匠輪輿所笑醫之爲藝尤非易言神農始之黃帝昌之周公使冢宰領之其道通於神聖今天下醫絕矣惟講學一流轉未絕者何也醫之效立見故名醫百無一人學之講無稽故村儒舉目皆是子不尊先人於百無一人之上而反賤之於舉目皆是之中過矣卽或衰年無俚有此附會則亦當牽連書之而不可盡沒其所由來僕昔疾病性命危篤爾時雖十周程張朱何益而先生獨能以一刀圭活之僕所以心折而信以爲不朽之人也慮此外必有異案良方可以拯人可以壽世者輯而傳焉當高出語錄陳言萬萬而乃諱而不宣甘捨神奇以就臭腐在理學中未必增一僞席而方伎中轉失一眞人矣豈不悖哉豈不惜哉

答某生書

春間寄所鐫雕蟲樂府來僕至今未答隨接手書至於再至於三不知僕所以不答之故而以前書未到爲疑然則僕敢再不答以陷足下終身不知之過哉古之人無自鐫其文者今所傳諸集皆當時之門生故吏尊師其人而代爲鐫傳之非夫人之所自爲也晉和和凝鏤集百卷人多非之足下齒猶未也不必爲和相之所爲然旣已不求益而欲速成矣則必使字帖句妥可幾於成而后卽安不可使人聞其集名而先啞然笑也夫使人笑其命集之名則將不復觀其集而束之高閣求名失名爲計已左雕蟲二字見考工記樂府二字見霍光傳足下合而名之於義何當若曰謙詞云爾則將來足下之詩日多謙日甚名樂府曰雕蟲名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又曰雕蟲乎莊子蟲天之道何太紛紛也是諍也僕久已墨之尊集矣足下不以爲然亦宜往復辨難使僕噤無所答而後仍其原名可未晚也今一無商搉卽鐫傳之又寄以曉示之疏耶愎耶揭吾前言以爲大愚耶半閒堂一首去後二句味較深亦曾墨之尊集矣足下又不以爲然而仍鐫其舊則是僕所獻替於左右者竟一無可也夫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孔子雖聖而子路不悅以鄭康成之名之學而鄭原終不以爲師此固兩無所妨乃足下旣不遠千里而來師僕矣凡所褒揚語全鐫之以耀於人師其所是而不師其所非將毋足下之取師在於標榜阿諛而不在於聞道歟惑也古之師人者不如是古之爲人師者不如是學問之道若涉大海其無津涯僕老矣不復求名然文字間苟有一字之商雖幼子童孫必虛己師之而不敢自恃足下恒吾言果別有意義可以佐晚聞而啟老聵者幸其未死時早教之俾得返束修改名紙趨門外以俟焉文中子年十四王孝逸白首北面僕之師安知不在足下

與朱竹君學士書

枚不才不能迂其身小留館閣與當代之賢人君子黼黻隆盛又早乞歸不復策蹇長安望見名公卿履舄每頊頊不得意然聞聲而遙相思者若動於天焉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公昆季以文學卓行同翔大衢爲海內所瞻服公又束修其躬志古人之所志學古人之所學士林中靡不齊其口異音同歎江南高才生爲枚所目色者不北行則已苟北行試京兆禮部必一一致公羅取枚聞之讙噪起舞以爲文章之公論果如是其有定也文章之主持果如是其有人也雖然枚當知公公不當知枚何也天之卿雲朝陽之鳴鳳雖山澤之癯仰而窺所共見者也若夫江湖間老物散材要惟耦居者知之其高而麗於天者未必降階越境以存之也不意秀才陳熙來道公問枚甚悉進士程沅來又道公爲護持枚故挺身說人嘻枚之與公名紙未嘗通也謦欬未嘗接也縱左右之人妄有稱引又安知非阿所好以誑公而胡乃眷私若是然則使枚竟幸而得近顏行亦將以所畜抱二十年者且拜獻於中衢之車下不知公之矜寵而教督之者又將何似也昔孔北海爲楊彪緩頰裴瑞州爲傅蘭碩通兩家之好皆卓卓史冊間然皆先狎交之後覆露之較公之未見其人而爲之道地者果孰賢也枚年過五十颯然而齒墮矣當事風稜言言亦無所於加委化任天百事頹廢惟敬賢感知己之意老而不衰恐日暮溘然死抱受恩不知之憾又恐公挂念鸞鶴未審謹誘效否仁心摰摰故通一函告平安而抒報謝願見無日我懷如何

答朱竹君學士書

仲夏讀執事書錯落奧衍愛執事之文之古苦言至意敬執事之心之古道枚冠長纓試京兆時曾早目之正如執事之仁風枚亦早耳之也三十年來兩相思兩不知天若欲兩人者相見而使執事持節來又若欲兩人者不輕相見而使見訪時枚又避宅他適毋乃故斵其心支閡其意見以誘其所欲言者而俾之兩相益乎書中以隱目枚似非知枚者當今天下有道枚何敢隱卽或希蹤巢由而巢由者堯世之順民非枚所喜枚鮮兄弟母老以是辭官非隱也苦勸以韜晦使人不知其美云云斯言也得毋有縋息孅以詒楚子者乎枚聞之赧然不覺汗之竟趾也枚伏荒山中樸蒙孤陋與村氓居如女子然旣未嘗搔頭

弄姿招搖之人而曰余美勢亦不能滌身毀形穢塗之人而曰余不美也而隣母見愛獨守聲閨中而訓之曰汝何故冶容汝得毋誨淫彼姝者子將挈籠而何所謝過耶枚犬馬齒載月食斗米不盡夫何爲哉亦安居以適性覃思以卒業而已矣若夫避傷之說枚不謂然傷非周孔之所能避也枚何人能避傷乎夫被甲者所以防矢之至也未登矢石之場而家居被甲固不可也古今來叔夜傲而傷草元恭而亦傷安仁富而傷孝虞貧而亦傷宇宙間皆傷機也聖人知其如此故以未濟終篇而於乾之文言則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雖聖人不能不退不能不亡但能不失其正而已宋明帝戒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以任運但人生自應卑愼行己用心務思謹惜斯言也枚終身誦之執事無疑焉雖然枚亦何足當執事注存哉傷一匹夫與世何損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聽其自存自沒可矣執事官清要負萬夫之望正須隆赫彰施使天下人共仰其美沾其美而後可以酬 主知不負所學倘亦置美避傷而欽欽作自全謀則盛業穀壓人望休矣豈所以期於長者大人哉枚聞譽我貸者願與我市刺我行者願與我交枚感執事願交之義而愈引其願交執事之心故借執事規我者以規執事

附來書

戊午之秋八月十日先生冠長纓立貢院牌坊下自誦其試文時常熟趙先生貴影自龍門出就先生語時錡年甫十齡一望見識之後長大相聞不復見二十五六獲爲館中後進先生方出官江之南闡北風采所至治聲既聞拙手板引去卜築於古金陵以金石圖書豪於江山之間自謂循吏儒林隱逸三者兼之錡心慕其意趣以爲近今未嘗有也錡自問無所知識然竊志乎古不遂逐於流俗者身雖不能未嘗不心敬之而流俗之人齮齕不同反輾轉與之爲難身雖無權與勇未嘗不欲毅然起而辨且正之此錡之天性北方之愚者於同然不知先生何所聞而聞獎之也錡比來得聞先生梗概於系門絳詳稿願有所進者君子之處世不可示人隱而示人尤未可也雖場之羈集於林而入或傷其羽

縱其未傷知其羽之美而傷之者至若夫鶴鵰鸞鵠人孰從而知其美耶錡竊願先生之使人不能知其美也昨冬過訪隨園不得見投刺悵悵而去如有所失大著固願見尤願得侍坐於左右一談其緊年之未得見也辱再賜手書案舉上所寄者錡出都始獲讀之孟陬所寄又未遑即答往來於心欲一致其區區而言之不知其起止頃將往徽歙間不能已於言輒敢陳之餘再以肅奉

答尹似村書

昔來怪僕背宋儒解論語若欲嚇其口而奪之氣者僕頗不謂然孔子之道大而博當時不違如愚者顏氏子而已有若宰我智足以知聖人終有得失趨庭如子思私淑如孟軻博雅如馬鄭俱有得失豈有千載後奉一宋儒而遂謂孔子之道盡是哉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苟其得雖滄浪之童子歌之而心通苟其失雖亞聖之顏回瞻之而在後宋儒雖賢終在顏曾以下僕雖不肖或較童子有餘安見宋儒盡是而僕盡非也西漢傳經各有師承各自講解以相授受最爲近古東漢好名何休鄭元趙岐之流始爲箋註門戶價興然猶在名物象數間耳未有空談心性而不許後人參一議者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使宋儒而果賢也有不審問者乎有背自用者乎若一聞異己者而即怒是婞很太強者耳烏乎賢今有將鬻貨至長安者雖五尺之童適市聽其擇價取捷而問路可也有賤丈夫焉壟斷而把持之以爲非出乎己不可濟明之吏必嚴禁之今之仁義道德貨也聖賢長安也周孔之書路之昭昭者也漢唐晉宋諸儒皆可以擇價取捷而問路者也必欲抹殺一切而惟宋儒是歸是亦由儈市儈之把持者而已矣古之人往往有始願不及此而後人報之已過者關忠武忠於漢室此其志也豈料後之匯以帝稱哉宋儒闡宣周孔此其志也豈料後之亟爲令甲哉且安知其著書時不望後世賢人君子爲之補過拾遺去其非存其是以求合聖人之道乎曰時文興制科立大全頒一之者皆悖之者賤然後束縛天下之耳目聰明使如僧誦經伶度曲而後止此非宋儒過尊宋儒者之過也今天下有二病爲庸庸者習常隸舊猶且不暇何能別有發明其長才秀民又多苟且涉獵而不肯冒不韙以深造凡此者皆非尊宋儒也尊功令也功令之與宋儒則亦有分矣僕幼時蒙守宋學閒講通略有異同輒掩耳而走及長讀書漸多入理漸深方悔爲古人所囿足下亦宜早自省毋徑抱宋儒作狹見護關之迂士并毋若僕聞道太晚致索解人不得

再答似村書

讀書道爲後學者不宜排前儒此又謬也夫排之云者擠而奪之之詞也將立說而先懷擠奪之心則其心術已偏而其說必悖僕雖貪月食斗米不盡尙何護於兩廡特豚之饋而爲是喋喋哉所以然者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周公大聖召公大賢尙不相悅孔融執子孫之禮事康成而於麟鼓郊天之說則直斥其臆適君子和而不同理宜如此非所謂排也足下又問似村背宋儒將何以應試弋科名則更謬矣科名者出身之末也學問者立身之本也三代後立身之與出身分也久矣學校廢言揚行舉廢辟召徵聘又廢士君子出身舍科目其奚從求科目舍功令其奚從今孔孟復生其務科目而尊宋儒無疑也況似村乎要其胸中之黑白必有昭昭然不同於俗學者矣韓昌黎唐進士也其言曰爲今進士文章下筆大慙昌黎背慚所以爲昌黎雖慚背下筆所以成進士似村且慚且下筆法昌黎可也而何指南之問焉宋儒之學首嚴義利之辨講學義也決科利也宋儒當時早知後世以其學爲干祿之書則下筆時必恥爲之似村乃因科第而尊宋儒豈善尊宋儒者乎竊以爲今之善尊宋儒者莫僕若耳夫詩交之者忠告善道有過必規諫事君者繩愆糾謬納之於堯舜僕讀宋儒集註決科名得有今日常慮無以報古之賢人故有一知半解必標出之爲宋儒補偏救弊以俟後之君子子產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果起宋儒於九原必以僕爲諍臣畏友感謝不暇而似村乃訾其好翹人過以爲名高不已謬乎總而論之漢唐晉宋諸儒俱有功於孔子俱爲僕所敬畏宋儒立身亦卓卓可師然僕於漢唐諸

儒無所辨而於宋儒有辨同者何也譬如易牙烹調之味其不強余食者亦淡而置之矣若朝饕夕餮非此不可則不能嚴其名以爲彼治味者易牙也惟有縮頞猛吞而不敢一加攝嚌僕之不能不攝嚌道味僕之過也若夫以決科之私心作衛道之公論非僕之所敢出也願似村尊宋儒可不尊宋儒亦可尊宋儒而不善尊宋儒則大不可幸三思毋忽

與程蕺園書

綿莊寄足下與彼之札來道顏李講學有異宋儒者足下以爲獲罪於天僕頗不謂然宋儒非天也宋儒爲天將置堯舜周孔於何地過敝隣叟而忘其祖父之在前可乎夫尊古人者非尊其名也其所以當尊之故必有昭昭然不能已於心者矣若曰人尊之吾亦尊之云爾是鄉曲之氓逢廟必拜者之爲也非眞知所尊者也足下尊宋儒尊其名乎尊其實乎尊其名非僕所敢知也尊其實則必求其所以可尊之故與人所以不尊之故兩者參合而愼思之然後聖道日明不宜一聞異詞如聞父母之名便掩耳而走也黃氏日抄稱呂希哲習靜其僕夫溺死不知張魏公自言有心學符離之敗殺人三十萬而夜臥甚酣宋學流弊一至於此恐周孔有靈必歎息發憤於地下而不意我 朝有顏李者已侃侃議之顏李文不雅馴論均田封建太泥其論學性處能於朱陸外別開一徑足下不詳其本末不判其精粗不指其某也是某也非而一言以蔽之曰詆宋儒如詆天者以爲足下非善尊宋儒者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宋儒而子路也聞顏李之告必喜而足下代爲之怒者何也中庸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人憾天地而子思許之人憾宋儒而足下不許又何也且足下之言曰無宋儒則禽獸而木石矣尤謬也足下亦思漢魏晉唐無宋儒其間千餘年皆禽獸木石乎亦思以孔子之聖不能挽戰國之末流而以宋儒之賢乃能救後世之習俗乎足下懼獲罪於宋儒而甘心獲罪於漢魏晉唐之儒并甘心獲罪於孔子者又何也夫至獲罪於孔子乃幾幾獲罪於天然而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足下無宋

儒乃自比於禽獸木石僕能決足下之必非禽獸木石猶之能決宋儒之必非大也甚而無禮悖矣甚焉足下與綿莊辨僕過而有言者非助鬬也僕以爲聽訟者必使兩造畢其詞而後斷焉若抽戈結纓務若將訟聽者便閼其口而奪之氣雖父子相訟亦不必若是之相且遽也足下守宋儒太狹詆顏李太遽竊以爲不可故布其區區

黃東發親傳朱子緒餘而日抄中頗有微詞其他門人朋友各有異同劉靜脩大不喜中庸注曰爲論以駁其師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混人物而一之者非知性者也慈湖楊氏疑大學誠意非聖論語好意之說陳止齋以爲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而一概以爲淫奔偷期之所竊所未安南軒以詆穀隱爲牽强伯恭以任道統爲驕吝金華尤恪遵朱子而深不取劾唐仲友一事以爲唐乃台之循吏特爲補傳以補元史之缺此皆於一門戶中和而不同者也況門戶以外者乎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大賢於堯舜且然而況宋儒乎善學宋儒者宜知之矣再白

再與蔬園書

第二書論宋儒得失論正而氣和方知前札未盡招人之疑然朋友切磋不嫌往復僕以爲後之貶宋儒者皆講學而欲爭其席者也僕非講學者於宋儒乎何爭然胸中之是非不存宋儒宜辨僞宋儒尤宜辨事父母事君且幾諫矣而況古之人乎足下所引宋儒謬誤者數端皆昔人陳言不必再摘吾以此知足下之心得者少也就中所稱格物宜兼窒欲一語僕又非足下而是宋儒大聖賢與問自有條次所貴乎格致者如人行路必先問程途郵驛當問路時雖至愚者有何忌見雖至貪者有何越忌而何欲之可窒乎窒欲即正心誠意也若格物之功已兼窒欲則誠意正心爲贅語矣要知聖賢格致之時未嘗非誠意正心時也亦未嘗非修身齊家時也然非誤誠誤正誤修誤齊故格物以致其知耳若必待其理窮知致而始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也固已晚矣天下有心不正意不誠家不齊身不修而囂囂然曰吾方格物吾方致知之人哉然則大學曰而后曰必先者其行文之道如是讀者不可泥也王文成格庭前竹七日不悟生疾遂求良知而詆宋儒不知物有本末大學已明言之文成不格其本而格其末於宋儒乎何尤若謂有宋儒而死節者多則與孩童之見無異史冊所載死難之人或出於武夫悍卒或出於匹夫匹婦其人皆耳不聞宋儒名目不視宋儒書者也而何得以爲宋儒功也人動稱六朝爲放達不知說禮家如賀循袁準范平謝虞喜精深該博劉超鍾雅於蘇峻上殿時猶授孝經論語劉阿稱不束帶不敢答兄之呼其實學如彼其實行如此乃不能與宋儒一較伯仲吾之所不解者一也六朝尊蔣帝至於南郊晉魏尊康成至於王肅一詆而死今蔣侯無廟學者不知康成爲何人而其鬼亦不靈此僕之所不解者二也古無詩韻毛詩周易靡不含嚼宮商周顒陸慈偶創一家之韻數傳失眞唐人班爲功令以一天下之音而宋儒竟遵之以叶文王周公之詩此僕之所不解者三也時會所趨氣運所關功令所束習俗所囿但順其當然而不必叩其所以然則僕與吾子之辨息矣

答洪華峯書

頃接手書讀古文及詩歎足下才健氣猛抱萬夫之禀而又新學笥河學士之學一點一畫不從今書駁駁落落如得斷碣於蒼崖石壁間僕初不能識徐測以意考之書方始得其音義足下眞古之人歟雖然僕與足下皆今之人非古之人也生今反古聖人所戒然而古有當反者有不當反者假作篆籀尚不溯所由來此古字之當反者也既作行楷何忽變其面目此古字之不當反者也足下作楷法而以從爲卲以夏爲昰此在今唐人碑中容或見之而在歐虞諸大家所必無者也韓昌黎云欲作文必先識字所謂識者正識其宜古宜今之義非謂捃摭一二忽當不禁而亟亟暴章之今南海碑尚存昌黎書法斑斑可考三代上重文不重字保氏所掌原無異同自秦失其道斯邈之徒紛然造作漢儒寫經竟有賄蘭臺令史以偷合其私文者故叔重進說文伯喈刊石經垂爲令甲原非得已卒之篆變隸隸變楷楷變行行變

草風氣所趨日就簡便使許蔡生於今日亦難執所刊定以相拘閡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以聖人之尊冠冕之重尚且從時足下爲唐宋以後之文而作唐宋以前之字是猶短衣楚製而猶席地摶飯捧爵入之彬嚴不已悖乎且夫古字之與今字固有分而古俗之與今俗亦宜辨如寫雙爲雙今俗也誤也若以娛爲嬉則古俗矣庸何傷乎寫裏爲裡今俗也誤也若以迻爲移則古俗矣庸何傷乎足下厭故喜新必欲泥古以相恫嚇勢必讀穆天子傳寫長寶爲尻璞讀詛楚文寫親戚爲親戚讀書愈多矜奇愈甚他日對策 王廷諸衙文官必無好古如笥河者少見多怪徒遭駁放顏元孫最辨字體而干祿字書首言說文難據宋子京最精小學亦嘗笑楊備模倣古文尙書釋文人呼怪物足下之病得毋相類且足下文果傳耶雖字畫小差而後之人必有爲之考据字畫校正重刊者足下文果不傳耶雖筆筆古法而後之人必無因此相欽肯當作字書讀者足下不古其文而徒古其字抑末也上笥河學士一百十韻搜羅僻字僕尤不以爲然詩重性情不重該博古之訓也然而如足下詩不足以爲博何也古無類書志書韻書故三都兩京各矜繁富今三書備矣登時閱入無所不可過後自讀亦不省識即識之亦復何用韓魏公稱王荊公頗識難字荊公終身以爲恨中庸曰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然則人之爲詩而遠人獨可以爲詩乎要知五味六和十二食非不多也而工於爲易牙者不盡調也本草九千八百種非不備也而精於爲俞跗者不盡用也畫鬼魅易畫人物難足下能忍其敵而有得焉則於道也進矣

答彭尺木進士書

來書教以禪學引文文山詩話云云似乎文山不遇楚黃道人便不能了生死者僕不以爲然古豪傑視死如歸不勝屈指倘必待禪悟而後能死節則佛未入中國時當無龍逢比干居士之意以爲必通禪而后能了生死耳殊不知從古來不能了生死者莫如禪夫有生有死天之道也養生送死人之道也今捨其人道之可知而求諸天道之不可知以爲生本無生死本無死又以爲生有所來死有所往此皆由於貪生畏死之一念縈結於胸而不釋夫然後畫餅指梅故反其詞以自解此洪鑪躍冶莊子所謂不祥之金也其於生死之道了乎否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當時聖人若逆知後之人必有借生死以惑世者故於子路之問萌芽初發而逆折之來書云生死去來不可置之度外尤謬天下事有不可不置之度內者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也有不可不置之度外者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也若以度外之事而度內求之是即出位之思妄之至也雖然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使佛果能出死入生僕亦何妨援儒入墨而無如二千年來凡所謂佛者率皆支離誕幻如捕風然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禱之而不應如來釋迦與夏畦之庸鬼同一虛無有異端之虛名無異端之實效以故智者不爲也試思居士參稽二十年自謂深於彼法者矣然而知生之所由來能不生乎知死之所由去能不死乎如僕者自暴自棄甘心爲門外人矣然而不知生之所由來便不生乎不知死之所由去便速死乎生死去來知之者與不知者無以異也盍亦聽其自生自死自去自來而已矣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言乾坤有時而生死也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陵谷有時而來去也生死去來天地不能自主而況於人居士甯靜寡欲有作聖基惜於生死之際未免有己之見存致爲禪氏所誘有所慕於彼者無所得於此故也獨不見孟子之論生死乎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陶潛之論生死乎曰浮沈大化中不戀亦不懼士君子縱不能學孟子亦當法淵明名教中境本廓然矣必叛而他適昔曹操聘虞翻翻笑曰孟德欲以盜賊餘贓汚人耶居士招我之意有類孟德故敢誦仲翔之語以奉謝

附來札

拙詩承不鄙棄爲正其得失仰見先生接引後進惓惓無已之盛心敢不拜受經世出世趣各有在昔文信公在燕獄時遇楚黃道人受出世法始得脫然於生死之際故其詩云誰知眞患難忽遇大光明又云莫笑道人空打坐英雄斂手即神仙其詩具集中可覆按也先生英雄根性所未留意者獨此一

者耳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其可以入生一大事而置之度外乎願先生之更有以教之也

再答彭尺木進士書

前書言一身之生死寤覺變而爲一念之生死如殺追者猶東竄西急則推墮洸洋中佛背伎倆大概爾爾所云生死者一念之積也今之徵聲逐色者是也必窮極之至於無思無爲而聖人之下學上達卽在於是是尤惑之大者不可不辨夫生之所以異於死者以其有聲有色也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以其有思有爲也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其所視所聽可知也又曰學而不思則罔見義不爲無勇其有思有爲又可知也居士必欲屏聲色絕思爲是生也而以死自居人也而以木石自待也雖然居士其果能未死而死非木石而木石乎夫槁木死灰不自知其爲槁爲死也以其爲灰爲木故也人則何能哉自覺其爲死灰便非死灰矣自覺其爲槁木便非槁木矣而其似死非死求槁不槁之心終日溷擾強制而不能自禁則方寸中乍冰乍火天之僇民莫大於是周孔之教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學射御習絃歌不一日放廢其心是以多學而識下學也一以貫之而上達矣強恕而行下學也從心所欲則上達矣下學上達未有捨倫常日用而高談元妙者宋儒先學佛後學儒乃有教人瞑目靜坐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此皆陰染禪宗不可爲典要居士道僕未能寡欲未能立大體且緩爲儒釋之爭噫過矣夫論天下之是非者不計其人之賢否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孔孟此言專爲中人說法大爲之防猶之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若必待孔子而後絕異端必待孟子而後距楊墨則一聖一賢孤鳴啾啾無父無君之教將充衢塞路而人無是非之心亦不得謂之人矣今有禁人食野葛者或且訾之曰汝未嘗八珍而何禁我爲有笑人衣棘刺者或且訾之曰汝未衣狐貉而何笑我爲夫八珍非不當食狐貉非不當衣也而野葛之不當食與棘刺之不當衣更有甚於八珍狐貉之當食當衣也則盍聽其忠言而且緩其反擊也且寡欲之說亦難泥論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未嘗

非飲食之欲也而不得謂孔子爲飲食之人也文王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未嘗非男女之欲也而不得謂文王爲不養大體之人也何也人欲當處卽是天理素其位而行如其分而止聖賢教人不過如是若夫想西方之樂希釋梵之位居功德之名免三塗之苦是則欲之大者較之飲食男女尤爲貪妄僕願居士之寡之也居士又以死生之際不戀不懼諄諄相勉所見尤非張楚金唐之逆賊也臨斬謳歌趙鼎宋之忠臣也貶嶺南淒然出涕子之所慎齋戰疾曾子臨深履薄懼莫甚焉前誦陶潛之語奉答者因居士借生死相恫喝故引而破之而非敢以爲理之至足者也鴻鵠高飛而羅者猶視於藪澤悲夫至於由求實在曾點之上有論語解四篇他日寄覽

附來札

儒佛之相爭久矣儒之不能援佛而歸儒猶佛之不能援儒而歸佛也則亦各行其志可也然來論所云實有未盡鄙懷者敢復粗陳其說前所進生死之說非謂生前死後云爾也乃謂現前一念生死之心耳生死者一念之積也一念者生死之本也何者是現前一念生死卽今之徵色逐聲種種分別乍起乍滅者是也所謂了生死者非謂其不生不死也乃窮極現前一念生死以至於功積力久一旦豁然起滅情盡則無思無爲之體可得而復也在昔聖賢所爲下學者學此而已矣所爲上達者達此而已矣先生於佛所不喜聞請言儒者之道儒者之道以寡欲爲基先生已能寡欲否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先生已能立乎其大者否若猶未也且可勿論儒佛之是非而姑先究吾心之是非可也郭李功名豈必無補於世然而君子所性不存焉不然顏氏劣於管晏由求過於曾點矣了此則文山之語又何疑乎承示孟陶兩言誠能實而體之於生死之故亦思過半矣雖然不以寡欲爲基而立乎其大者其遂能殀壽不貳乎其遂能不喜不懼乎先生旣以言之惟先生始之終之紹升不敏願執鞭以從

答沈祗存書

明與中行劾座主江陵僕心不喜道爾有過當諫諫而不聽當避位斯言也下筆後頗知其非位受之於君非受之於師不得以孟子論異姓之卿之禮援爲事師之則繼而思之位雖受之於君而所以能受之於君者未嘗非師之力飲水知源不爲無理以故仍而不改昨捧手書果招足下之規大復何辨然足下尙有未悉者書中道座主輕於舉主說良是也舉主知其人其恩重座主知其文其恩殺然唐宋以後科目盛辟舉衰士大夫舍座主無由進身則座主之恩不得不同於舉主東漢舉主有喪門生衰麻避位亦何嘗不以君臣之義行之師弟之間若曰座主取士彼自奉功令耳於士無與也然則父母生子彼自感情欲耳亦與子無與也忘本之言伊於胡底衛庾公之斯以學射孺子之徒之故叩輪而反孟子與之夫追寇君命也學射小伎也學於其徒非學於孺子也然卒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孟子以爲端人且引以證逢蒙之惡然則使孔孟爲人門生必不劾座主以爲名也可知唐蕭遘扶王鐸上殿昭宗見之甚喜曰卿待座主如此待朕可知李夷簡劾楊憑楊遂貶其門客徐晦送之夷簡表晦爲御史曰君不負楊公肯負國乎古明君賢臣往往觀過知仁十不爽一而足下乃慮禁劾座主將有偏黨之處則尤與僕言相背何也僕言事師之道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避位果如僕言則門生多諫者愈多避位者愈多大臣不諱朝廷且爲之一空矣彼座主者獨無所儆於心而不改絃易轍乎又安見偏黨滿朝而不可動搖也所引楚棄疾李懷光事尤爲不倫楚王將殺子南三泣其子王之心豈不欲其子之諫父耶然而棄疾之諫與不諫傳無明文卒與父同死或其間必有委曲難全之故遙遙千秋難以臆斷至於懷光謀反李璀大義滅親自無兩全之術使當日江陵果謀反則中行劾之當也足下書中所謂綴不及待者也乃江陵並非謀反所劾者不過奪情一節則是江陵一身之私罪與宗社安危毫無關涉何綴不及待之有而況中行上疏之明日趙疏入矣又明日艾疏入矣又明日沈疏入矣明目張膽攻江陵者如雲而起何勞

門下士急爭先古名臣如魏之趙熹秋然唐之房杜褚遂良張九齡俱有奪情之事彼諸君子者豈無門生故吏略知大義之人而何以史冊寂然不聞有彈之者何耶史稱江陵相萬曆二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充實有霍子孟李贊皇之遺風然則中行果有愛國之心方宜留護江陵爲賢者諱過可矣中行本傳稱中行既上疏以副封白江陵江陵大驚曰已上耶曰不上不敢白也審是則中行不但不諫其師并直諫之使不知過而突出其不意以相攻擊其心術尙可問乎左氏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中行好名江陵亦好名觀其驚問疏上否頗有悔過掩覆之思使中行不廷爭之而私執門生之義愛人以德遂勝婉諫未必不動其天良而自求去也及聞疏已上則大名已裂狀如破逐剛愎之性遂至倒行而逆施程子所謂責善激成之禍結行所謂賢者之過可微辨不可面數正謂此也且中行爲他人父爲他人母忍使自己父母之體受傷廷杖尤爲可嗤而此後臺臣閣臣水火憤興互相排詆無一日休必至國亡而後已如庸醫治病不務調攝爭方而不顧其人之元氣命脈也揭其波者中行與有罪焉僕山居老矣未必有爲座主之日而足下高才少年爲門生爲座主之日正長言之者無私聞之者有益故不覺其傾盡云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九終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

公生明論

錢唐袁枚子才

或問公生明荀子之言非歟庸醫之治人也覃精竭思公矣而人不治庸相之治國也引經法古公矣而國不治以是觀之公安能生明歟袁子曰子亦知夫荀子之所謂公非今之所謂公乎夫公者對乎私而言之也必先知何者謂之私然後知何者謂之公所謂私者非貨利而已也自賢自智强不知以爲知私矣矯俗矜庬避嫌好勝私矣喜功名之已出惡他人之我先私矣氣質之蔽學術之偏私矣私卽不公不公則不明貨利之私知其不可而犯之者也其害於明也淺意見之私不知其不可而犯之者也其害於明也深彼無私者非聖人耶然而聖人不自知其無私故邇言必察昌言則拜舍己從人以求其明其求明之心卽公也旣公矣焉得不明彼有私者非庸人耶然而庸人不自知其有私故不咨於人不詢於衆悻悻然惟所欲爲其自以爲無私之心卽私也旣私矣又焉得明天下林林而生總總而葬先王所以設君相而治焉者慮其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愛故也他人之父子兄弟私也與先王何與而爲之立政設教以求其親愛則先王之公也周官論刑曰議親議貴孔子於賢曰舉爾所知於親曰父爲子隱詩曰遷其私人曰言私其豵古之聖人不自諱其私又惴惴焉若攖人之忘其私而爲之代遂其私嗚呼何其公也惟其無有己之見存而應事萬物無不文理密察以措之於至當公之所至明自生焉或曰子之言公是矣今之明者多流於刻何歟曰刻非明也卽昏也夫明者明乎其所當明也刻者明乎其所不當明也當明與不當明亦了然易曉矣而偷且僞焉非昏而何日月之明容光必照然容其光則照不容其光則不照也若夫螢火鬼燐糞溷中猶營營然照之爾大學曰在止於至善明乎所當止之處故曰明彼賢賢然扶搞不已者是不如止於邱隅之黃鳥也閔禽獸之不若也而得謂之明乎人不小慧者不大愚不小

忠者不大詐故憒憒之昏淺而察察之昏深見於一偏之明小而囋其全局之明大仁而不明者有矣未有明而不仁者也可以寬可以嚴可以生可以殺惟其當耳當斯公矣然則謂明生公也可

佛者九流之一家論

韓子闢佛太迂白傅佞佛太愚折衷者其北朝高謙之乎謙之之言曰佛者九流之一家耳夫九流者君子之所不得已而存焉者也三代下四民不足以盡天下之民於是陰陽星巫佛老諸家興焉如人身之有駢指贅疣如人家之有癡僕有惰遊子弟亦皆不得已而存焉者也倘必欲灸除而攻去之奚能哉奚必哉然予以爲佛之非佛自知之不待人攻也惟其自知故所以備攻者無所不至而所以自衛與誘人者亦無所不周天下有非其力而可以美食者乎佛知之故茹素有非其財而可以厚葬者乎佛知之故火化有僇民而可以留種者乎佛知之故不娶此皆佛之本意也然其說則託之於慈悲矣示寂矣不婬矣且慮其坐而食則病乃禮拜以勞之死而焚則熄乃塔廟以神之無子孫則絕乃招徒衆以續之取於人而自利則術破乃爲祈禱以利益之城市居則褻乃踞名山勝境以崇耀之又衍其書一波窮一波又起故聰明者悅焉含宏其教元惡大憝立可懺免故下愚者悅焉嚮使佛而果自信其說則飲食男女可也旌別淑慝可也直指其理以示人可也又何必左支右絀廣招濫受而爲是汲汲者哉彼九流者其誕與佛同而不自知其非故且肉食矣婚葬矣取人之財以自奉矣宜其教之行於世者不如佛也然不如佛而能與佛常存者何也則以無業之民非此不養與佛同故也且以吉凶禍福之說動人亦與佛同故也夫吉凶禍福無人而不動心者也因人所易動者動之乘其虛句其餘裒多益寡以暗轄井田封建之窮以補周官閒民之職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周孔復生必不信九流而何肯信佛必不去九流而何獨去佛若夫吉凶禍福命也不因吉凶禍福而爲善者知命者也孔子知命自言年且五十矣孟子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說是何等語而謂常人能之乎韓子以知命之君子望天下之常人而自傅又甘以常人自待吾以爲所見皆出高謙之下矣

劉後主可比齊桓論

李密謂後主可比齊桓人疑其阿舊君余謂非阿也人君之道無他用人而已用人之道無他勿疑而已孔明之賢足用後主之用孔明不疑然則用伊尹卽爲湯用太公卽爲文王矣何區區之齊桓而疊之先主殁後不問後主下一詔行一事一則曰丞相再則曰丞相以爲形迹無可疑乎則全蜀之兵孔明主之在朝之臣孔明黜陟之鞅鞅非少主臣漢宣之芒刺此其時也以爲時事不足疑乎則街亭一敗陳倉再遁魏之君臣豈無反間之縱廉頗之失亡此其時也居可疑之時操獨信之識雖先主家法孔明忠誠有以致之而要非後主之賢不及此且吾以爲後主不特比齊桓且勝齊桓齊桓多內寵管仲不能裁後主妃嬪之數董允能裁之管仲死勸除易牙豎刁開方桓公不能從孔明死勸用蔣琬費禕董允後主能從之其不顛覆典型也賢於太甲其不惑流言也賢於成王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也賢同孟莊子嗚呼使後主生守文之世臣如孔明者輔之致太平與禮樂未可量也丞相先亡而諸賢知命獨勸降之譙周老而不死豈非天哉且世之稱孔明者亦非知孔明者也稱孔明者疑若聽讒而悍曰無姍笑者矣不知孔明之賢卽後主之賢也其賢奈何曰用人而已其用人奈何曰勿疑而已夫昭烈一用而敗似乎孔明非能用人者不知此正孔明之能用人也當堯不以一鯀之故而疑舜禹孔明不以一謖之故而疑諸賢觀其推轂長與馬超拜許靖之虛名用秦宓之利口恕蔣琬之倨昧聽子龍之涸利縱法正之報恩怨泣楊顒之諫辛勤交元直之求啟誨平交州而問得失勤勤懇懇樂取於人孟子所謂好善優於天下也是也秦誓所謂斷斷兮無他技者是也後之人誤褒孔明而妄譏後主宜其不知[illegible]也歟

荊軻書盜論

綱目荊軻書盜倣春秋之書齊豹也誤矣豹爲衞司寇黜難其身以陷危大人終[illegible]荊軻非秦臣也爲

天下除虎狼其見大處道過豫讓非豹比也夫周之亡天下非若桀紂之亡天下也亡桀紂亡獨夫也爲獨夫報仇者頑民也周積德累仁千有餘年子孫孱弱無暴虐之迹不過尾大不掉以亡於强秦而秦反有桀紂之暴以滅文王周公召公之社稷以大義論之凡爲周之臣民者復仇而義爲六國之臣民者復仇而義彼荊軻者獨非周之遺民乎雖無燕太子軻誠勇士亦宜行也嗚呼軻之刺秦王豈眞以燕太子飲食供奉之美而遽以身試哉軻雖下愚自待如螻蟻亦不應以區區之恩爲之死也蓋天下之苦秦久矣其憐六國而思周也更久矣如姬之嬖侯生之老仲連之達張良之智田光之深沈樊將軍之慷慨高漸離之窮且瞽皆不能一日忘秦者也彼俱欲刺秦王蹈東海而甘心者也軻與田光樊將軍高漸離交最善其蓄此志也久矣不過少督亢圖與匕首耳彼太子者亦人豪也刺亦亡不刺亦亡與其坐而待亡不如刺之所謂順正以行其義也當六國盡亡秦兵旦暮渡易水之時而責以行仁義張三軍此凶年勸食肉糜之說也假使築襲不至武陽不驚殿柱不中刺死秦王軻一身當之扶蘇尚幼秦大將擁兵於外其時張良田橫魏豹之徒必有環視而起者秦燕之存亡未可知也天之曆數必歸於秦而召公之血食終於就斬豈軻與丹之心哉且軻固非暴虎馮河者也待客與俱何嘗非臨事而懼之意而丹臨孤城待盡之時勞心焦思皇皇促行者亦人情也國勢倉皇旣少同心又懼漏洩故軻不能將己意達之於丹丹又危且怯計無再復而遂爲白衣冠之送君臣上下出萬死不顧生之計圖存社稷君子讀史至此將涕泣哀傷之不暇而反加以盜賊之名此又丹與軻所不料於千秋萬世之後者也或曰然則張良之擊與軻同乎曰張良之擊報於事後也軻之刺救於事前也軻事成而燕且不亡是軻更賢於良也宋儒以良遇高祖義而尊之見軻敗丹斬成而貶之論成敗不論是非穴隙之見可謂之春秋法耶

殷侯朝宗于謙論

侯氏曰于謙非社稷臣也故不諫易儲袁子曰于謙社稷臣也故不諫易儲侯氏欲論于謙先讀孟子孟

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又曰大臣者以安社稷爲容悅者也宣宗以社稷人民付正統正統不能守付景泰景泰能守之然則彼正統者固得罪於社稷人民而孟子之所謂君輕者也其君輕則君之子更輕當其時正統既棄其天子之位而北狩矣譬如吏棄城將棄軍道敵之擒而僥倖返國幸矣復欲償其官蔭其子孫此何理也晉惠公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光武曰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唐肅宗即位靈武明皇西歸唐賢如顏平原郭汾陽無請上皇復位者何也至尊之位非如弈棋可朝暮易也若論太子之當廢不當廢先當論景泰之當讓不當讓景泰不當讓則太子非太子之子廢可也景泰當讓則羣臣當爭之於上皇返蹕之年不當爭之於景泰易儲之日景泰非周公比也周公抱成王未嘗踐天子位而景泰固已建元改號矣就使衞叔武有迎兄之美宋穆公有立兄子之文春秋責備賢者以之責景泰可也責于謙不可也夫謙固社稷臣也以安社稷爲容悅者也但願其君有治世之大功不願其君有謙讓之小節僉哭歸寺之忠爭太子生日景泰默然知其謫諫亦不加罪在謙固聞之矣就使博一謙名未必遠于帝怒謙誠迂儒宜諫謙誠巧士亦宜諫以謙之才卒不出此者其所見者大而用心純故也謙見殺時徐珵等誣其迎立襄王世子王文力爭謙不辨人以爲于公必無此事故笑而不辨予謂亢不足以知公之心也景泰廢太子見深立太子見濟未逾年見濟亦亡當是時儲位未定上皇不豫外寇猶存謙之心又恐社稷之危也必有密啓景泰爲社稷計者或仍迎上皇或仍立上皇之子或擇濟王之賢者而立之君臣魚水所論事祕外人不得知也故景泰聞鐘鼓聲疑曰是于謙耶以謙之忠當豈疑其篡哉帝必深知謙之心惓惓於社稷之不可無人故疑其有所迎立耳然則景泰無子襄王世子果賢於上皇果賢於上皇之子則迎立之謀并不必爲謙諱也謙但知有社稷而已遑知其他君子又嘗讀宋史而歎明之不亡非謙之賢實景泰之賢也宋南渡時有相如李綱將如宗岳而不能用終於二聖不歸景泰用一于謙遂使社稷人民危而復安而上皇亦得生入國門及再竊大位而反戮其勳臣革其年號嗚呼冤矣然而公論卒難泯沒故成化爲上皇之子而特旨褒公之忠王弇州亦當時臣子而深不以易儲爲非俟朝宗隔二百年始生異議魏叔子從而附和之此非持論之苛由其學識之小故歟

書後

或難曰子以社稷爲重然則死建文者非與曰一則社稷有人而奪之篡也一則社稷無人而守之禮也景泰得國豈永樂比哉　本朝王山史方望溪俱謂公之不諫以身握兵權恐諫則景泰將忌公而轉戕太子故也所見亦高然鄙意以爲委曲以取大臣之心不如直捷以論大臣之道

魏徵論

魏徵者才智士也非賢臣也徵以諫得名而所諫不得與古諫臣比古之諫臣婉諫與直諫不同受賞與受誅又不同要在問其心而已其心純雖好貨好色孟子親勸其君而爲君子其心雜雖攻擊上身谷永日諫其君而爲小人魏徵之諫魏徵之心何如乎太宗銳意太平頗事粉飾名言讜論史不絕書縱囚吞蝗之事靡所不爲其不肯殺諫臣以自累也明矣當其諫也太宗有故縱魏徵之心魏徵有挾制太宗之意太宗示其意以引誘徵而博納諫之名徵反其迹以迎合太宗而彰能諫之直是君臣之交相籠絡以成名也爲是者也使太宗有納諫之實徵有忠諫之心則太宗不應貳過徵諫而不聽亦當去矣何君臣之喋喋不憚煩乎徵臨卒以諫草付史官太宗大怒踣其碑停其子之尚主蓋至此而君臣爭名之心彼此露矣不然諫草何與於史官而付諫草又何損於太宗哉太宗退朝怒甚曰會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后具朝服以賀乃免夫太宗者英主也果欲殺徵殺可也何必退而詛咒如兒女子然蓋不如此不足以彰皇后之賢此太宗詐魏徵以取名也太宗引徵望昭陵曰臣以爲獻陵耳太宗臂鷂徵奏事故延鷂死懷中夫魏徵者直臣也果人主不當念亡后玩禽鳥諫可也何必佯爲不知而刻抑其趣不可施於友者而脅施於君以爲不如此不足以動人之傳聞此魏徵詐太宗以取名也太宗納元吉妃殺張蘊古盧祖

尙較望陵臂鷂二事過孰重焉而徵既無諫章又不去位其故何哉蓋徵固才智士也知其說之可以行即不行亦無害則諫知其說之必不能行而又犯上之所忌則不諫其事太子建成時屢勸殺太宗建成不能用夫高祖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以徵之才智豈不知以吳泰伯勸建成亦豈不知以修身睦弟勸建成而忍爲此羽父華督之計者徵蓋深知建成昏暴不可以正言諫故也其諫太宗之心即其諫建成之心而已矣徵曾爲李密官爲竇建德官再爲建成官終乃爲太宗官女之四醮而以克家稱者也謚之曰貞愧矣

魯肅論

孫權以荆州資劉備肅勸之荆州不還權深爲肅病或曰肅心不忘漢故資蛟龍以雲雨或曰是肅之失計公瑾在必不爲此是二說者皆不明天下之大計而熟籌夫當日之形勢者也肅果忠於漢則去孫歸劉可矣何必懷二心以事君若以爲失計則當日之深於爲吳而得計者莫如肅淺於爲吳而失計者莫如呂蒙陸遜惜乎孫權之智短量小而不能用也三國時最強者操耳赤壁之戰權能獨力以破曹乎抑合力於劉以共破曹乎荆州得矣權能兼取蜀以獨立乎抑終不免於依草附木以自立乎孔明之說蜀也先結孫權而後攻魏魯肅之謀吳也先結劉備而後攻魏魏可滅操可誅天下事未可量也魏未可滅操未可誅而唇齒已固外難不侵大丈夫將三分鼎足南面而稱帝耳安肯受人封拜屈節一朝局促如轅下駒哉英雄所見大抵同也惟孫權見不及此然後襲取荆州通和於魏而從此稱臣質子無虛日矣亦惟昭烈見不及此然後因荆州之故而白帝稱兵一敗嘔血矣不特此也曹操據形勝之地擁百萬之衆又得孫權爲之外應宜若無所顧者然趙儼襄陽之役不肯窮追關公勸留之爲權害操深然其說權請擒關自效操發露其奏射以示關而使之走夫以操之強猶欲學戰國兩利而俱存之說使自鬬其敵而以區區之吳乃欲外絕蜀援孤軍當操不已悖乎力不能當操勢不得不稱臣既稱臣勢不得不納貢而受封爵心有所不甘又不得不詭詞阿諛而陰爲反覆邢貞一匹夫耳敢於稱詔倨傲坐車自若而權以江東兩世之王業至於俯首都亭羣臣流涕此皆伯符公瑾之所傷心於地下而魯肅之所逆料者也得十荆州足償其辱否肅之言曰宜相輔協與之同仇曰總括九州先成帝業權雖有負此言然黃初以後魏好不繼蜀使仍通尋到無可奈何終不出肅之所料而徒然挂叛名於魏國竊僭號於暮年先王之姊妹不終合肥之號令不遵自墮自捐形同狐鼠不用良謀祇取辱焉古者虞假道而借號亡韓魏肘而智伯滅陳涉不聞張耳陳餘立六國後以敗馬超受曹公反間離韓遂以敗權不能效韓魏張陳之謀而甘心於虞公陳涉馬超之下謬矣且權絕蜀好之後其不亡於魏者幸也獨修關公之怨伐吳吳求救於魏劉曄勸襲之賴魏主不從以免出兵後魏修助討備仍欲襲之賴陸遜收兵以免及至鍾會伐蜀吳不力救遂致兩亡此皆日後之明驗也然則知此者孔明子敬而外無人乎曰史稱曹操方作書聞權以荆州資劉備不覺筆落於手夫荆州已非曹有矣以一家物與一家與操何與而乃駭然震驚者正恐曹劉之計行兩雄相倚而天下難爭故也嗚呼操之才所以終出孫劉上哉

高帝論

用天下之兵不如用天下之鋒鋒即兵也合時與勢而鋒出焉敗國之氣累世不復勝國之兵所向無敵兵之勝敗鋒之利鈍實使之項羽以輕用其鋒而計失於高祖高祖以早識其鋒而計失於匈奴均失也人皆知項羽之失而不知高祖之失者眯於史稱規模宏遠而不熟計夫當日之時勢也時莫利於相良平將彭韓勢莫利於誅秦滅項平城逍酒高會自取敗耳何至一蹶不振祖宗弱於前而欲子孫振於後吾知其難也嘗謂高祖之得天下也晚故其爲子孫謀也太早而其除功臣也太速高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匈奴尙在而功臣已盡何也當是時使高祖下詔曰朕有積怨深怒於匈奴諸公輔朕平天下共安樂之與諸公約王齊王楚世世守之遣韓信數千出酒泉彭越數千出上黨黥布數千出張掖其士

馬皆百練之餘其器械皆摧堅之舊其父老習聞兵而不爲怪其將校玩於兵而無所苦冒頓雖強不如項籍其將雖強不如龍且諸將或分或合或聚或守逞其誅秦滅項之餘威不數年而坐見匈奴之弱矣說者謂冒頓狡猾難與爭鋒夫楚漢方扼滎陽中原無帝彼以精騎長驅而進誰敢禁之徒恣睢於外地其無能爲可知或謂匈奴地遠阨塞非秦項比不知武帝時衞青霍去病才出韓彭下尚能徑西河絕大漠封狼居胥以還其不難深入又可知且夫功臣之不善終亦高祖有以啟之耳諸臣既已列土爲王精兵奇策無所復用血氣方剛人人皆欲帝制自爲使當日者英雄疲老消磨於沙漠之場遐腹心如良平者臨其軍高祖擁全兵而坐制關中諸臣亦欲立功且釋疑猜誰敢結黨而西向此一役也匈奴服而功臣亦全即使弓以彈鳥折狗以逐兔死其與殺之醢之亦迥殊矣服強胡而開國東夷南越莫不震恐稽首於漢其爲子孫計不遠且大哉文帝之卑辭厚幣武帝之黷武窮兵皆高祖不用其鋒之過也晉郭欽請及平吳之威徙邊郡內戎於雜地晉主不從啟五胡之亂劉裕克關中急圖篡事旋即棄歸致子孫受索虜之害唐太宗定天下擒突厥伐高麗厥後回紇且來助順宋藝祖欲復幽燕有志未成子孫寖弱此皆後世開國之明驗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高祖縱欲與天下休息亦宜使猛士守邊待其至而與之戰何至聽齊虜之言以女乞和爲天子不能庇一兒女以付虎狼又乞兒女之靈以安天下何其鄙也使單于據天下豈少乃女乎且項王得太公不能爲質匈奴聞之矣則又何有於公主始則談笑而棄父於鼎鑊終則涕泣而棄女於絕域失天性之恩納外夷之侮春氣至矣悖莫甚焉厥後匈奴貽書呂后備極醜詆蓋已視高祖爲齊景公也然則季布諫伐之言非乎曰今有道行者足疲勿輟數十里尚可致息以坐則肉臃筋頹難舉趾矣不於高祖用兵之日一勞永逸乃於惠帝息兵之日死灰復然鞭營而動布誠老將言也唯十萬橫行之說不斬樊噲而斬婁敬庶可以謝天下哉

此與郭巨論同作年甫十四受知於楊文叔先生雖於事理未協而筆情頗肆存之以志今昔之感自記

宋論

宋之病不病於小人而病於君子不病於君子之少而病於君子之多不病於君子之私而病於君子之公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三代漢唐惟有君子爲朋專攻小人當懼不勝未有君子與君子自相攻而置小人於度外者也有之者自宋始宋君子太多故意見雜出而各自以爲是其自信太堅故躬自薄而厚責於人其居心太公故厚於責君子而薄於責小人夫國事叢襲然非一人所治也一人孑孑然非獨力所支也古之君子知其如此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非其類者鋤而去之推其心非以便乎己也則有濟於吾君吾百姓而便己之形迹亦受之而不辭當其時豈無意見學術與吾爲異者乎要在審其大略其小降心以相從耳又豈無仇怨之積怙權之讒側目於其側者乎要在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而不顧其後焉耳此古大臣道也宋之君子則不然以相爭爲公以乞退爲高以責備賢者爲春秋法以釋有罪爲犯而不校是故歐公攻狄青唐介攻彥博伊川東坡互相攻所攻者君子也攻君子之人亦君子也王曾欲誅丁謂楊億救之太后欲竄蔡確范純仁救之所救者小人也救小人之人則非小人也嗟乎君子小人昭昭然判若冰炭猶懼人主狃而不察況自相淆混反眼如不相識而欲人主能識之乎孔子曰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不於惡之之嚴不足以見好之之切劉向曰日月雖暗明於星之光君子雖非賢於小人之是宋之君子皆汲汲而不察也且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富公欲誅高仲謀希文曰恐胡廷手滑日後吾輩亦不免富公自河北歸中夜旁皇歎曰希文聖人也夫希文爲宰相刑賞天下惟其當耳不應爲日後吾輩計富公識深力定亦不應怵於利害而悔持前日之法當宣仁時司馬當國熙豐小人眈眈虎視乘間欲發形迹已露諸君子不以此時聯同人之歡行夬之決而乃洛蜀互爭代人自攻過矣其進調停之說者又知調停小人而不知調停

君子何也今有鄉民掩廬盜賊環伺其家不暇刃外向而惟鬨夫妻反目父子責讓盜賊聞之寧不大快古者召公求去周公留之廉頗不悅藺相如下之蕭曹不同道而相和丙魏不同術而相薦唐元宗將幸洛陽太廟災宋璟奏天災宜停巡幸姚崇曰太廟乃苻堅舊材故壞無害於行璟遂無言以璟之剛知崇之諛而不復爭者不肯以小妨大而傷賢者之心爲國故也宋則不然臣爭於朝而洛蜀分儒爭於野而朱陸分欲國無亡得乎

郭巨論

吾聞養體之謂孝養志之謂孝百行不斷之謂孝巨孝人也即賊父也即鄉士也兒可埋金可取耶不能養何生兒既生兒何殺兒以兒奪母食故埋似母愛兒也以愛及愛兒請所與者矣見撫杯棬者矣殺所愛以食之是以犬馬養也母投箸泣矣奈何抑以埋嗣母弗禁似母勿愛兒也以惡名懟母而以孝自名大罪也是兒者甯非乃母之血食嗣乎其絕之也殺子則逆取金則貪以金飾名則詐烏乎孝雖然僅折其理未發其術也爲之奈何曰知某所有金僞擁兒掘驗於眾曰金也金也天哀子孝故余畀云爾茁茁者見其金則驚臨以天則又驚相與傳其孝不甚不然禁兒食可也棄若兒可也鬻之以濟母食可也殺之亦無不可也而埋則何說設當日者巨不生兒無可埋巨多兒不勝其埋則奈何使巨見金揮鋤不顧如管甯然則奈何或掩其處別掘之以卜天心則又奈何韓愈嘗鄠人對以其剔股欲腰諸市若巨者其尤出鄠人上哉

張巡殺妾論

張巡可謂忠矣然括城中老幼食之非訓也殺妾非訓也孟子曰獸相食且人惡之又曰民爲重社稷次之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孟之言以爲有民而後有社稷民秉三綱五常之性甯使之死而安不使之苟免以生如禽獸也睢陽危急是去食時也食去民死宰其妾而死之禮也縱百姓食人已失信矣并食其妾是朱粲趙思綰之爲非忠臣訓也臣事君猶子事父也父餓且死殺子孫以奉之非孝也或謂巡之殺妾激軍心也然軍人食之不足濟一日之窮敵人聞之適足爲急攻之計或謂巡之殺妾望成功也然巡有功則爵爲上公妾無罪而形同犬彘於心不安請於朝而旌之於事無濟樂羊食子吳起殺妻其所以忍者殊而忍則一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殺一不辜而號忠臣君子爲之乎然則鄧攸之抱從子而棄子亦非歟曰子與姪天性也濟則並生不濟則並死廢一不可理之經也至於兩難事之窮也吳晉桑與魏戰遇水人攀其船船重將覆船人以戈擣擊桑止之曰我求生彼亦求生俱生不得俱死可也嘻此言也足以證巡與攸之過矣

殺妾饗軍按三國志臧洪已爲之不自巡始也巡得專名故論之後見池北偶談載巡妾報冤事撫青雜志載巡夙孽見何氏妻解說妾係自縊非殺云云稗史言雖不經然足證人心之所同自記

徐有功論

生人仁也殺人勇也然生人之勇甚於殺人何哉殺人者侃侃類公縱乖於理君上無所疑焉生人者迹類徇私往往人未援而己先不免非勇過賁育其孰能之余讀唐書至徐有功傳而不覺涕之淫淫也當武后朝酷吏債興獨有功能持平法人皆稱有功寬厚長者而不知非以知有功也有功上與武后爭下與酷吏擠壓瀕於死而不懼者其中有所守也所守惟何曰法而已矣法者聖人制之祖宗定之原非徒爲天下臣民設也誠恐後世爲人君者寬則弛嚴則濫惟予言而莫違故設一定章程以平天下之罪以制一人之喜怒而又付之廷尉司寇俾抱此以與天子爭奈天下之爲廷尉司寇者多而如有功者少也則亦有法如無法而已矣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曰守死善道如有功者不愧其言雖然有功豈果縱朝廷法以失出爲名譽哉昔徐邈在魏武時人稱爲通及在涼州人稱爲介或以問毛玠玠曰當魏武時人皆毀車服以崇儉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爲通今士大夫風流相尙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爲介是世人之

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當武后時賢如魏元忠薛季昶俱以嚴見憚而有功獨多平反然則史稱其多失出也非眞失出也舉世失入則有功以失出聞矣猶之舉世尚通則徐公以介稱矣有功但知奉法而已不知其出與入也且夫君子之救時也不可守其經而不達其變也孔明當劉璋後治尚嚴有功當武后時治尚寬此因時而變者也崔鄲治鄂則寬治陝則嚴此因地而變者也古之君子以矯時救俗爲達變後之君子以隨時徇俗爲達變使有功生於梁武之朝以麪爲犧牲殺人不抵罪吾知涕泣好生迎合上意者周興來俊臣輩俱能轉而爲之而此時之引律固爭必以殺人爲事者安知非有功耶雖然使有功稍有畏葸之見爲后所挾持必不能霽威屈己屢躓屢起惟其殺之不憂赦之不喜后雖殘毒天性感動而不得不重其人不得不從其請向之所喜酷吏誅殺殆盡而有功三坐大辟卒能晏然以官壽終其初心必不自意至此而卒其所以至此者其中又有天在故也嗚呼世之爲大臣而可法律者可以鑒矣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終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一

高歡宇文泰論

錢唐袁枚子才

取天下者馬上也治天下者非馬上也開國者必使其治天下之心勝其取天下之心而后可以固本而垂基予觀高歡宇文泰之廢興而愈信古人之不我欺也歡與泰出處相若才相若勝敗相若鄴下關中之形勢亦相若乃歡死齊無一令主而齊卒滅於周者何哉蓋歡知所以取不知所以治泰知所以取兼知所以治故也夫取天下者武也治天下者文也取天下者將也治天下者儒也歡有十庫狄干不能抵一蘇綽泰得劉璠比之陸機擬人其倫歡得陳元康稱爲孔子令人嘔噦歡父子奪妃啟文宣武成之亂泰明經講學啟武帝之好儒夫當兩雄相角時譬如艾旃爲防其旁何以千鈞之弩稍有間則破且入之矣以父子兄弟淫虐之朝而當數世重道崇儒之主其能無敗乎雖然泰非知道者也泰親酖其君較歡尤逆其所行均田府兵大誥學校亦不過附會古方於萬一而已然爲田於大旱之時畢竟有桔槔一日之功者其苗後枯若鹵莽而種之則亦鹵莽而報之理固然矣或謂高洋虐過梟獍殊難化誨然其爲世子時見射堋畫人形責高隆之曰堋上畫射作獸形可也何爲終日射人是其初心未嘗不愛人也使歡善教之因其不忍之心而推廣之安知非令主也縱之不教而瞿瞿然以侯景爲憂不以家法爲念可謂不知本矣隋文帝亦曰當恨高歡不能教其兒子當時早有此論然文帝知教兒子而不知其所以教故其視宇文也亦愧焉嗚呼宇文且見侮而況乎眞能行聖人之道者哉

張良有儒者氣象論

伊川稱良有儒者氣象余甚惑焉若良者范蠡范雎之徒耳何儒之有謂其能報仇與則荊軻聶政皆儒謂其能決勝與則蕭何陳平皆儒在良豈忠於韓哉酈生勸立六國時良果爲韓正當成人之美使韓有

後矣發八難以阻之則韓絕且良亦豈忠於漢哉良見高帝春秋高思自託於呂氏故詭爲太子樹羽翼其子辟彊年纔十五童子何知而說丞相授諸呂以兵非良之貽謀而何倘太尉不得入北軍則劉氏又絕儒者絕兩國可乎或謂良善藏其用明哲保身類儒不知良之用久已竭矣其中無所藏也良教高祖誅降背約智囊已竭此外不聞有久安長治之道告高祖而高祖不用者叔孫制朝儀陸賈作新語旁人紛紛自附於儒良居其間漫無可否其所藏者果何用耶若僞倖免禍則爾時不將兵者俱善終不獨良也然則伊川最重儒而漫許良何與豈以其狀貌怕怕類婦人女子之故與

駁唐鑑李德裕論

報恩類喜報怨類怒喜怒者皆性情之所必不容已者也然喜怒以類者鮮矣故聖人不禁人之報怨而但教之以直若曰怨其所當怨亦報其所當報可耳若必矯其情而姝姝然曰我但恩報不怨報也則淆黑白而敝天良其所謂報恩者亦僞也唐鑑稱李德裕裴度俱爲賢相而李以報怨故致竄死海上不能如裴之善終又曰李之黨多君子牛之黨多小人李報牛是以燕伐燕陋哉范氏之說也孔子曰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李既爲君子牛既爲小人以君子攻小人所謂惡不仁也非報怨也若不問其何以怨何以報而但以爲有怨無報是文王聞崇侯譖己不當伐崇周公聞管蔡流言不當誅管蔡也漢蓋勳救正和曰我爲梁使君謀非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設蘇有當死之罪勳必殺之穆宗用裴度不專故度不得行其志度果大用則李宗閔皇甫鎛輩度亦必殺之何也不惡不仁不足以爲仁也夫刀鋸者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虎豹者造父之所不能馴也純臣愛君之國甚於愛己之名故除小人如農夫之除草惟力是視苟有避嫌之心調停之說與寬一分爲將來餘步恐朝廷手滑吾輩亦不免凡此者皆私心也皆中人以下語也宋之天下所以不振者正坐當朝大臣少一德裕耳溫公作通鑑以德裕受維州爲非故宋來貽四郡以與西夏范氏作唐鑑以德裕報怨爲非故於熙豐小人不勸誅戮兩賢之意自謂厚德裕而不

爲宜若國安身安俱如裴度之善終矣卒之國不安至淪沙漠身不安幾至剖棺較德裕之編只一身罪止一竄者反較酷烈豈非識力不純斤斤於禍福論人之故哉若夫黨又不可概論焉洛黨蜀黨朔黨皆賢人也其道宜散宜解而不宜結牛李二黨一君子一小人也爲君子者宜報宜殺而不宜寬宣宗居藩受武宗狎侮故登極後復僧寺貶石雄專改舊章不用毛髮淅灑之李太尉自有汗透重裘之令狐綯至矣然一則威服三鎮一乃郊迎寵勛捨騏驥而策駑駘其效不彰彰可覩乎厥後周墀入相韋奧戒曰願相公無權蓋亦有戒於德裕而爲此言不知門生天子之日權終不在相公也善乎宋尹源之答問曰人臣不忠孰大曰無過爲大嗟乎若德裕者固人臣之有過者歟

姚崇宋璟論

唐姚宋並稱而議者多優宋而劣姚余謂不然夫仡仡矜矜萬仞壁立立於朝使百辟消其邪心此臣道之如山者也宋璟是也靜深有謀涵蓋一切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此臣道之如海者也姚崇是也然而山雖高蛟龍不居海雖渾變化不測余故曰崇勝也夫人主之憚諫而暱小人者情也所貴爲大臣者不逆其情而善誘之以歸於道不必有排斥小人之迹而能使之與人主日疎崇之對幸東都與其黜姜皎罷魏知古者皆璟之所不屑爲而亦璟之所不能爲者也吾嘗謂天寶之禍宋璟在猶可憂而姚崇在則無慮何也彼明皇者英主也其畏璟而愛崇也素矣源乾曜奏事稱旨必曰姚崇之謀不合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自崇死而天下無如崇者李林甫始得以才見用然臨軒之禮卒不相假者終知林甫之非崇也知其非崇而必用之者太平日久而樂用才臣以自暇自逸則姑任之爲快而張九齡者宋璟儔也有其道無其術道不合則爭爭不得則去九齡去而天下無爭之者李林甫始得以才見用使其時有若崇者爲之內娛主意於所甚安而陰以計擠小人於外則終元宗之世林甫不得專政而祿山不得入宮矣且人但知爲璟難不知爲崇難但知用璟難不知用崇尤難張易之譖魏元忠使張說爲證說許諾宋璟

要之卒以敗悔崇告謁十餘日諸事委積盧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夫以張說之反覆而一旦效璟卒爲正人以懷慎之忠清而終身效崇不能決事豈非德易及而才難強者乎人主雖非甚聰皆能涉獵書史辨察邪正若璟之犯顏諫諍公罪也中才之主雖重違其意而心固識其忠若崇之細行不矜所使者以賄敗此私罪也苟非大度之主又安能用之而不疑今有棟梁之材而不免蠹蝕之形此固衆人之所棄而大臣之所取也嗟乎從來君子之自爲往往多疎小人之防身往往多密以姚宋之賢開元之治兩人皆以微罪行不久於其位李林甫獨專相二十餘年君臣魚水彼其罪過必十倍姚宋萬萬矣然而明皇甘以天下付之至於高力士諫而猶不悟豈其工於防君子而拙於防小人哉要知姚宋之過易於見聞而林甫之惡難於發覺故也讀史至此不能不掩卷而深感慨焉

此己未館課題也時習翻譯不與課溧陽相公嫌諸翰林之優宋而劣姚特授意命作以矯之乖於正

姑存之自記

宋儒論

古今來尊之而不感其過者孔子一人而已其他則尊之者略溢其分則攻之者必損其眞過譽者近過攻者宜此吾宋儒之論之所以作也今有飛隼集於高墉天下之善射者皆操弓挾矢而至非射隼也射其集於高墉也不知隼果高射之亦何傷於隼然必以高墉爲惟隼所居而不敢一窺其隙則又誤矣夫宋儒之講學而談心性者既其時也氣運爲之也是何也漢後儒者有兩家一箋註一文章爲箋註者非無考據之功而附會不已爲文章者非無潤色之功而靡曼不已於是宋之儒舍其器而求諸道以異乎漢儒舍其華而求諸實以異乎魏晉隋唐之儒又自嫌夫佛老之家講張幽渺而聖人之精旨微言反有所闕而未宣於是入虎穴探虎子闖二氏之室儀神易貌而心性之學出焉夫創天下之所無者未有不爲天下之所尊者也古無經解故鄭馬箋之古無詞賦策論故鄒枚

歸於尊古無圖太極而談心性者則宋儒安得不尊然而箋註帖括明經之科變矣詞賦策論進士之科變矣元仁宗以經義取士以程朱爲式則至今猶未變也明祖開國又首聘婺之四先生勸頒朱註以取士而宋學從此大昌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正此之謂吾故曰宋儒之講學人之尊宋儒者皆際其時也氣運爲之也雖然講學在宋儒可在今不可尊宋儒可尊宋儒而薄漢唐之儒則不可不尊宋儒可毀宋儒則不可又何也曰孔子之道若大海然萬壑之所朝宗也漢晉唐宋諸儒皆觀海赴海者也其註疏家海中之舟楫梭篷也其文章家海中之雲烟草樹也其講學家赴海者之郵驛路程也路程至宋定矣備矣但少一行者耳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何暇再爲之貌其迹而拾其瀋乎有源而無流滯井之水也有本而無末槁暴之木也安得不考名物象數於漢儒不討論潤色於晉唐之儒乎若夫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學者果能望道有見殊途同歸當亦宋儒所深許又何必乘間抵隙摘其過沒其功眈眈然姤其爾雅之資而思攫之也然則宋儒之於聖道其果至矣乎曰難言也觀高堅前後仰鑽之歎則知顏淵之於孔子有間矣觀性命誠明迂遠之說則知思孟之於顏閔又有間矣此無他生知學知困知之次第終不可泯而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說夫子已明言之宋儒雖賢其能在顏閔上哉其能符聖心而毫釐不失哉後世學者未必能勝宋儒亦未必不如宋儒要惟是其言而不必迂拘墨守非其言而不必非薄詆呵則所以論宋儒者定矣所以論漢唐魏晉諸儒者亦定矣

駁公羊氏宋宣公議

宋宣公知其子之不賢立穆公穆公感宣公之義立殤公二君能行古人之道足以風世公羊曰宋之禍宣公爲之東萊氏比之燕噲此悖理傷教惑之大者也不可不辨宋殷後也兄終弟及殷之先王有行之者矣傳曰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是殤公非令主也華督殺孔父淫其妻殤公平日之政刑可知矣使宣公居正而立之其禍尤速也華督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非先有立公子馮之心而後弒殤公也督既懼誅必有所弒督既弒君必有所立是時雖無穆公殤公不免於禍雖無公子馮殤公亦不免於禍宋之禍華督爲之殤公自爲之而謂宣公爲之乎使穆公在督必不敢爲惡殤公亦得終其天年矣宋之禍謂宣公啟之可也謂宣公爲之不可也穆公之立殤公非宣公意也督之立公子馮非穆公意也督之弒殤公亦非公子馮意也惟馮立而不正討賊之義且寵其位以督爲宰則馮之不賢又可見矣與其立不賢之子以墮社稷不若立兄之子以成先君之義穆公可謂賢矣宣公可謂知賢矣春秋時弒君三十有六彼皆父子相傳公羊所謂大居正者也其禍又誰爲之乎後世宋太宗殺德昭立其子爲萬世詬君子曰執居正之說以濟其不仁之心太宗之禍公羊爲之也

駁蘇子屈到嗜芰議

屈到嗜芰臨卒命薦芰子木不從國語是之柳子非之蘇子作論陋柳子袁子曰是蘇子之陋非柳子之陋也蘇子之言曰父子平日可以恩掩義死生之際不可以私害公謬矣父子之間有私而無公禮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果芰非禮爲不可薦當父彌留諄囑之際子木早宜涕泣而諫不欺其父於地下矣不幾諫於生前而責善於死後是欺其將餒之魂而餒其求食之鬼也蘇子曰恐其父以飲食之名聞於諸侯則更謬矣夫籩豆之事其昭告於鄰國者古未有也即儀禮所載臐膷鼎俎雖有定數然考之三傳徵之史冊未聞有列國之諸侯大夫爲增一果減一牲而受美惡名惟屈建之煩稱博引以禮奪情然後其父嗜芰傳於人間其子撤芰又傳於人間揚其父爲欲食之人而顯其身爲守禮之士致千百世後有蘇子者猶曉曉然陋其父而孝其子是皆子木之使之聞之也使屈到嗜之子木薦之則家庭常事人間比比然矣民不及知而書亦必不載也且先王已立廟矣復爲之立寢者原以伸人子之私使之思其所嗜思其所欲也中庸曰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裳衣豈有一定之衣而時食當有一定之食哉月令以含桃羞寢廟而朝以笱脯爲帝后猶能倣而行之使子木抑其禮於廟而申其情於寢未爲不可也蠻夷大夫楚氛甚惡原不足責而邱明蘇子身爲文人不知孝並不知禮何也然則魏武子陳子車之索殉其亦從之歟曰殺人以成孝者未之前聞彼則所謂亂命也然則何以不諫曰諫則其父必命殉者先死矣是又宜將順以幹其蠱也君子之於孝也審其大小輕重而已矣

書院議

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書院升之學者歲有餼升之書院者月有餼此育才者甚盛意也然士貧者多富者少於是求名賒而謀食殷上之人探其然也則又挾區區之廩假以震動黜陟之而自謂能教士噫過矣夫儒者首先義利之辨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聖人訓也今救之以至微之利而惕之以至苛之法其誘入焉者半苟賤不廉者也苟賤不廉之人養之教之何所用之夫養士與養兵不同兵非民之秀者也然今養兵者習騎射擊刺不過月有考歲有稽而已因未嘗關其出入禁其居處也教士者加苛焉是視士不如兵也然則書院宜如何曰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升之書院民之尤秀者一郡中不數人吾甯浮取之以備數則亦不過郡一二三十人而已以餼數百人之資餼一二三十人既可贍其家絕其旁騖而此二三十人者師師友友絃歌先王之道以自樂則又安得有齧犖之馬倘張佻險於其間耶爲之師者無多弟子博習相親以故憤易啟悱易發經義易傳治事易治　國家他日用人捨書院其焉取之中庸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孟子曰堯舜之仁而不徧愛急親賢也卽此意也漢州郡貢士戶二十萬以上纔舉一孝廉以京師之大而太常弟子不過五十人以吳公之賢洛陽之盛而所舉秀才僅賈誼一人其慎重何如然則彼之舊隸書院而藉以養者將汰之歟曰養士與養孤寡不同彼哀其終而收之此謹其始而擇之也而云何不汰也然則何以知其尤秀者而擇之曰取人以身擇士者秀則所擇者亦秀所謂規有摹而水有波也嗟乎今之寬於養士者既視之如無告之窮民而嚴爲者又視之出兵以下且不知己先求知人此予之所以嘆也不然書院在在有也而不聞受其益者何也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一終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二

錢唐袁枚子才

愛物說

婦人從一而男子可以有媵侍何也曰此先王所以扶陽而抑陰也狗彘不可食人食而人可以食狗彘何也曰此先王所以貴清而賤濁也二者皆先王之深意也先王有治世之權不必明言其故而但定其制使民由之後世不察見孟子訓愛物佛家戒殺於是人與物幾溷淆而莫分蕭子良之慈蘇子瞻之聽皆惡焉夫愛物與戒殺者其心皆以爲仁也然孔子論仁曰愛人不曰愛物又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不曰立物此意惟呂覽得之曰仁於萬物不仁於人不可謂仁不仁於萬物獨仁於人可以謂仁仁也者仁乎其類也此可謂善言仁者也愛人不難知所以愛人爲難孔子教弟子泛愛衆必曰而親仁孟子稱堯舜之仁必曰急親賢人之中尚宜擇仁者賢者而愛之況物乎古者執雉執鴈四靈爲畜愛其物之類人也誅盜賊刑僉壬惡其人之類物也廐焚子曰傷人乎不問馬衛侯之馬敗服死公命爲櫝子家子請食之以不愛爲愛而愛乃大以不仁於物爲仁而仁乃純然則孟子稱數罟不入污池禮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奈何曰此非愛物正所以愛人也懼魚之不繁將不足於食懼大夫士之有故將不得殺羊犬豕故儉惜畜養之以待其食與殺耳爲人計非爲魚鱉羊犬豕計也然則君子何以遠庖廚曰此非愛物亦所以愛人也恐近庖廚則不忍不忍則不食遠庖廚則忍忍則食然此亦寓言耳與勸好貨好色同不可以詞害意也孟子欲充齊王不忍之心以保民而王故因牛而戒及庖廚觀下文權輕重度長短之言則賤禽獸而重百姓之意昭然若揭不然孟子非不食庖廚者也見其死聞其聲則不食不聞不見則食之是後世鄉曲之愿掩耳盜鈴之說也彼齊王之興甲兵危士臣民之死於鋒鏑者皆在數百里外齊王所不見其觳觫不聞其哀號者也比之庖廚不更遠耶而待言之君子耶

牡丹說

冬月山之叟擔一牡丹高可隱人枝柯鄂韡蕊蘂縈以百數主人異日覩之爲損重貲慮他處無足當是花者庭之正中舊有數本移其位讓焉羃錦張燭客來指以自負亡何花開薄若蟬翼較前大不如怒而移之山再移之牆立枯死主人慚其故花且嫌庭之空也歸其原數日亦死客過而尤之曰子不見夫善相花者乎宜山者山宜庭者庭遷而移之在冬非春故人與花常兩全也子既貌取以爲良一不當辭擢折之移非其時花之怨以死也誠宜夫天下之荊棘蓬刺下牡丹百倍者子不能蹙怒而遷之也牡丹之來也未嘗自言曰宜重貲宜置吾庭宜黜汝舊以讓吾新一月之間忽予忽奪皆子一人之爲不自怒而怒花過矣庭之故花未必果奇子之仍復其處以其爲奇於新也當其時新者雖來舊者不讓較其閑孰勝而後移焉則俱不死就移焉而不急復故花之位則其一死其一不死子亟亟焉物性之不知士宜之不辨喜而左之怒而右之主人之喜怒無常花之性命蹙矣然則子之病病乎其己尊而物賤也性果而識暗也自恃而不謀諸人也也且子之庭其無花哉主人不能答請其斫削牘記之以自警焉

清說

清愼勤三字司馬昭訓長史之言也後人奉之不以人廢言耳然以畏葸爲愼以瑣屑爲勤猶之可也以谿刻爲清所傷者大不可以不辨民之初生無不清也茹毛而已巢居而已民之初生又不能清也不能不食而茹毛不能不居而構巢巢中有聖人焉增之以玩好文之以器用懼其過也以禮節之自夏桀酣歌恆舞而伊尹有儉德之戒周末文勝三家者以雍徹而夫子有寧儉之戒皆有爲言之也後世不然或無故而妾織蒲矣或無故而與蠻爭食矣彼所好者在乎矜名以自異則不得不權其輕重舍此以覬彼是儉其外而貪其中潔其末而穢其本也烏乎清且天下之所以岌岌然望治於聖人聖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者何哉無他情欲而已矣老者思安少者思懷人之情也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聖人也好貨好色人之欲也而使之有積倉有裹糧無怨無曠者聖人也使衆人無情欲則人類久絕而天下不必治使聖人無情欲則漠不相關而亦不肯治天下後之人雖不能如聖人之感通然不至忍人之所不能忍則絜矩之道取譬之方固隱隱在也自有矯清者出而無故不宿於內然後可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心不動也一餅餌可以終日然後可以浚民之膏減吏之俸而意不回也謝絕親知僵仆無所避然後可以固位結主而無所躊躇也彼不欲立矣而何立人己不欲達矣而何達人故曰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然則孔子何以有恥惡衣惡食之誚曰惡衣惡食嫌之者人之情也恥之者心之陋也不曰嫌而曰恥則是以衣食爲重輕故賤之也不然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夫子非甘於惡衣惡食者也而何以傳於此言也且當貧賤時而以惡衣惡食自輕則當富貴時必以惡衣惡食自重子路衣敝縕袍非可以衣狐貉而故爲縕袍也素貧賤行貧賤也若可以狐貉而故爲縕袍則必有縕袍狐貉之心交戰於中而忮求起伯夷以餓死稱清而陳文子有馬十乘亦稱清清以心求不以迹取也然則奢儉宜何從曰聖賢以禮爲歸豪傑惟清自適徐邈當魏武崇儉時不改其奢當魏文崇奢時不改其儉此處之以禮也武元衡當楊綰樸素之時盛飾如故孔忠遠得珍玩服用不疑及其歿空蕭然自得此自適其情也此三人者眞清者也清美名也有大力者以美名震之而不移則有大力者以惡名謗之而更不動知此者可以立身可以觀人

玩古者說三篇

人老而尊物古而玩宜也人壽不如物而以物之壽者爲娛人之情也然盧溪槃古而醜者也不妙於日山河日月古而賤者也不私於我於是求之於玉於銅於磁於硯於琴於竹漆於紙器於書畫此必至之勢也非好事者之爲也或曰是非聖人之道歟余曰不然魯璵衛柯夏璜殷琥封父之繁弱鉅叔之雕弓此見於三代前者也任后爭鼎尊彝大辨齊器鐘鎛取仲山父鼎此見於三代後者也古物之興由來尚

矣然則物古皆足玩歟曰亦非也未古貴質已古貴精有古玉焉其得於天者如截肪成於良工者如切泥然後開其沁眉礪以鐵諸而又不泄於壞不焊於火不齧於鉏鋸不攖攫於後起者之錐刀然後艶耀其精樸剛其形稱至寶矣猶人有絕德儁才長於朱門遇於聖明推排於世故而又不爲蠹蝕之所傷然後器成而品尊非徒以齒尚也其他物例是今嗜寶之人率弄古物爲娛斬拳膠目絕欲得之然而或寶康瓠或欽燕石躓踣行濫觴然自以爲信矣及至眡於知音斥於內府奇賞不得傭售不可乃不速咲其目醜其手而反相與懟怒誶詬以爲世物無古也古物聞之笑識古者聞之嘆

或曰古物之遇不遇果有數乎曰不遇者其常也遇者其偶也雖然世之人不求不珍於古物無情也求之而不以誠珍之而不甚至於古物亦無情也何也不求不珍其可求可珍者自在也一旦而求之珍之不可知也惟其求之誠珍之至自以爲無所不用其極而卒與僞且醜則所謂瞽而字伯明者也於是果於自信輕於詆物而古物當其前或拉雜摧燒之矣其病一在於好其名一在於強爲解夫漢之爲言含也古以美玉爲死者之含莊子所謂死何含珠是也或曰汗也玉入土久則汗出而斑賴今訛其音以爲漢豈非漢則無玉乎商之訓賦也刻鴿也鄭箋所謂鴿金飾貌是也今昧其義以爲商豈非商則不飾金銀乎碧瓷見鄒陽賦花瓷見宋廣平語越窯翠色見陸魯望詩今釣奇者以爲始於柴世宗誤矣瓦無硯理而訛而託之曰未央宮曰銅雀臺德無庫焚鑄鑪爭而眸而見之曰宣鑪又誤矣此所謂好其名也括異志曰銅入土千年而青今見啟禎嘉萬錢纔百年已如翠曾者何青箱志曰背畫千年而絕迹今見韓滉戴嵩五牛圖魯公自書告身雖千年赫然新者何志林曰世無眞玉勿燓於火者方是然尚書云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者何此所謂強爲解也夫古器非什百爲昔者也非折閱不市者也又非餓人使好鈇人使解者也既好矣解矣而又似好非好似解非解好不如不好解不如不解不病乎其所不知而病乎其所已知然則古器之埋伏不出甘心朽壞以終也宜哉宜哉

或曰古物奚用而子若是其重之曰有用之用小無用之用大鳳不司晨麟不服軛周鼎不烹餁固不可賤也且陳彝敦而見升降裼襲之禮焉佩環瑱而想采齊肆夏之度焉對翰墨而忘塵氛溫騷之趣焉其重之也亦猶行夫古之道也曰士大夫既不知古盍假長耳飛目以矩之曰愛古者非富卽貴富則陝輸貲則假用贋者牟大利以解其僞識者嫌餘人以赫其獨夫古不古於理無所關也今之於理有所關者必求一操執款款之小丈夫而不得也而古物之爲銅爲玉爲磁爲竹爲紙爲爐硯書畫者又不能門扃戶吹膠膠然自命曰我良也彼楛也則奈何曰倘以潢治五采惡之彼貧求者必交質相競矣曰此所謂文而不采如倪之見風不終日定也曰博古有圖書畫有譜其將循是以迹之歟曰此函治氏所謂獨知之賞輪扁所謂糟粕之對也其不可傳也死矣圖譜造於宣和南渡後物已淪於沙漠烏乎循然則子何獨玩之曰好生解解生誤誤生悔悔生懼懼生辨辨生疑疑生虛虛生明八者缺一焉不可也然則今之升輿操皮華几者皆非古歟曰是何言也制科百年而謂其中必無才也固不然然則古物存者幾何曰物隨年古今與古環流無窮則物亦環流無窮也然而古弇今創古繁重今輕誕古譎而瘀今瘀而聲古奇恢而攫網今蘚綴而壞替今以往其佻巧僞變又不知其何所極也

黃生借書說

黃生允修借書隨園主人授以書而告之曰書非借不能讀也子不聞藏書者乎七略四庫天子之書然天子讀書者有幾汗牛塞屋富貴家之書然富貴人讀書者有幾其他祖父積子孫棄者無論焉非獨書爲然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強假焉必慮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見之矣若業爲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異日觀云爾余幼好書家貧難致有張氏藏書甚富往借不與歸而形諸夢其切如是故有所覽輒省記通籍後俸去書來落落大滿素蟫灰絲時蒙卷軸然後嘆借者之用心專而少時之歲月爲可惜也今黃生貧類予其借書亦類予惟予之公書與張氏之吝書若不相類然則予固不幸而遇張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與不幸則其讀書也必專而其歸書也必速爲一說使與書俱

後出師表辨

後出師表非孔明作也夫兵危事也伐國大謀也張皇六師者有之一鼓作氣者有之拊馬而食以肥應客者有之未有先自危怯昭布上下而後出師者也若果爲亮作是亮之氣已餒而其精已消亡矣其前表曰興復漢室還於舊都不效則治臣之罪何其壯也後表曰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何其衰也當是時街亭雖敗猶拔西縣千家以歸蜀之山河天險如故後主任賢勿貳非亡國之君亮再舉而斬王雙殺張郃宣王畏蜀如虎大勢所在有成無敗有利無鈍已較然矣何至戚戚嗟嗟還以才弱敵強民窮兵疲之語上危主志下解軍心而又稱難遲者事以豫解其日後無功之罪雖至愚者不爲而謂亮之賢而爲之乎表中六難屢言曹操之敗再言先帝之敗以歸命於天此日者家言也將相出師而爲此言無謂已不解而欲後主解無益胸中抱六不解而冒昧出師悖矣按此表上於建興六年亮此時年未五十非當死時也後死於十二年天也非亮之所當知也諸賢死盡而勸降之譙周老而不死天也又非亮之所當知也亮不特知漢之必亡且知己與諸賢之中年必死豈理也哉當鄧艾入蜀時使後主聽姜維之言早備陰平及陽平關口艾不能入縱入後其時羅憲霍弋猶以重兵據要害故孫盛以爲乞師東國徵兵南中則蜀不遽亡將士在劍閣者聞後主降咸怒拔刀斫石然則亮死後十餘年蜀猶未可亡而亮出兵時乃先云坐而待亡者何耶然則此表誰作曰此蜀亡後好亮者附會賈廣川明道不計功之說以奪亮之賢且智而不知適以毀亮也裴松之稱此表本集所無出張儼默記陳壽削之眞良史哉

金縢辨上

金縢雖今文亦僞書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丘之禱久矣三代聖人天壽不貳武王不豫命也豈太王王季文王之鬼神需其服事哉以身代死古無此法後世村巫里媼之見則有之矣廣陵王胥曰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周公豈廣陵之不若乎二公欲穆卜公拒之以爲未可以戚我先王臣與子一也他人戚先王不可而己戚先王則可非倍尊之讓善而何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又曰士大夫去國爲壇位向國門而哭爲無廟也當是時太王王季文王赫赫寢廟周公非去國之時雖曰支子不祭然公爲武王禱非爲身禱也舍太廟而爲野祭不祥孰甚焉方命卿士勿言隱諱其迹而乃登壇作墠以自表揚者何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禮卒哭乃諱其時武王雖病而未終也不稱元孫發以禱而稱元孫某以諱是先以死人待武王也某某者後世之俗諱三代所無也商人曰帝甲帝乙此不稱名之證不稱某也周人所謂諱者以諱代名故禮凡祭不諱臨文不諱臨之以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晉荀偃禱稱平公爲曾臣彪此稱名之證不稱某也詩曰一之日觱發曰駿發爾私皆公作也尋常詠歌不諱於其子成王之前而一旦禱祀反諱於祖父太王王季文王之前於義何當治民事神一也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元孫既無才無藝不能事鬼神矣又安能君天下子萬民乎贊周公之材之美始於論語僞書者竊孔子之言作公自稱語悖矣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武王克商已二年縱有不諱與天之降寶命何傷劉先生草創西蜀即位二年遽崩仗一孔明猶能支持強敵而周家積累千餘年以至仁伐至不仁十亂猶存八百諸侯尙在周公不必憂危至此且周公既不告廟而私禱矣武王已瘳已身無恙公之心已安公之事已畢此私禱之冊文焚之可也藏之私室可也乃納之於太廟之金縢預爲日後邀功免罪之計其居心尙可問乎禮祝嘏詞說藏於宗祝非禮也是謂幽國豈周公有所不知而躬蹈之乎中庸曰事死如事生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則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享多儀儀不及物然則爾汝者古人挾長之稱而圭璧者所以將敬之物也公呼先王爲爾不敬自夸材藝不謙終以圭璧要之不順若曰許我則以璧與圭不許我則屛璧與圭如握果餌以劫嬰兒既驕且吝慢神蔑祖而太王王季文王甘其爾汝之稱又貪其圭璧之誘於昭于天者何其啟寵納侮之甚也夫周公古之達孝也孝父與孝兄孰切當文王崩何以不禱或曰武王得天下主幼國危關係甚大公故急而爲之耳然則文王大勳未集年又九十七歲周公以爲老耶賤耶眞當死時耶

金縢辨下

周人重卜國有事卜於太廟禮也金縢藏後武王在位四年公又居東二年六年中周人竟不一卜太廟敢金縢乎此說也拘者王氏曾言之然康成以爲金縢者古藏祕書者也然不自周公始猶可支吾按經文曰公乃自以爲功云云是非二公不告且不知也二公尙不知百辟卿士何以知之且曰噫公命我勿敢言百辟卿士既知之則二公必知之久矣在百辟卿士位卑分遠難以進言容或有之二公爲國元老明知公之精忠體感孚於如此而乃耳聞流言目擊去國相與坐視寂若吞炭何其忍也倘風雷不作金縢不啟王竟誚公誅公彼二公者律以左儒杜伯之義何顏坐而論道乎及至天已反風禾已盡起方君臣爲命邦人起大木而築之以慰夫愚婦所共曉里胥田畯所不屑爲者一二公乃自以爲功不扶帝室之懿親而扶田中之偃木何其不知大體也經文曰我之勿辟則無以見我先王訓辟字爲誅辟則二叔倘已稱兵周公征之宜也不必爲此言二叔尙未稱兵僅流言而已周公不可以王師報私怨也訓辟字爲逃辟使公能自信居東與居洛一也公不能自信則率土之濱孰非周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非越境可免也周公豈將爲武仲之據防秦鍼之適晉乎然則二叔流言奈何曰此尤不足信也當時叛者武庚非二叔也臨之者不早發覺又從而助之自宜同罪亦成王周公之不得已也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殷士猶或非之武庚爲紂嫡子與復商之社稷名正言順何必以討周公爲詞不比後世王敦蘇峻起兵冒清君側之名也若欲從反間害公使周國無人則周公雖死而鷹揚之太公平格之君奭猶然尙存

皆足以賀周邦誅頑民而有餘又不比趙止一李牧北齊止一斛律光去其人卽可闚其國也況兄終弟及商法皆然卽使周公代成王而踐其位在武庚視之亦不過如盤庚陽甲外丙仲壬之相承而已矣何不利孺子之有何流言之有若夫鴟鴞惡鳥也周公處危明借綢繆未雨之意君臣交儆可也若爲王信流言而作是以惡鳥比君父矣擬人不倫指斥已甚周公其不學矣乎康成解旣取我子毋毀我室以爲旣捕我黨羽矣宜還我土地爵位何其妄乃爾總之漢求亡經過甚致僞書雜出梅賾曰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天動威風雷交作魯世家曰周公薨大風拔木成王乃啟金縢尙書大傳曰成王葬周公漯風雷追念前事序而記之蒙恬曰成王有疾周公揃爪沉河書而藏之二叔作亂周公奔楚成王讀記府之文乃迎周公四說者言人人殊皆與金縢不合善乎譙周之言曰尙書遭秦火多缺失學者談金縢都難憑信斯得之矣

六宮辨

六宮非古也周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女御掌進御於王所鄭氏八十一人當九夕之說皆漢儒讆言不可爲典要夫一陽而二陰君子之道也自天子至於士大夫有妃有妾禮也貴者多賤者少亦禮也其制則難稽矣考之六經在易曰貫魚以宮人寵曰不如其娣之袂良在詩曰抱衾與裯曰諸娣從之不過泛指姬媵無六宮之名尙書顧命陳設瑣屑罔命訓飭侍御均無六宮左氏以公薨路寢爲正以小寢爲卽安明是一宮一寢而公羊以西宮災疑有東宮明是揣度之詞於他書則說苑曰天子諸侯正寢三高寢者高祖之寢子孫不得居其二寢則路寢左右其實一寢國語曰內官不過九御襲楷曰古無宦官文王十子一妃所生荀爽曰天子娶十二帝嚳四妃舜三妃此皆無六宮之證也或曰一命之士父子異宮儒者有一畝之宮何天子而靳乎六夫所謂宮者居室之稱非必居婦人也若天子遊觀偃息之所又豈止於六哉或曰天子六宮象六卿諸侯三宮象三卿故王后亦有六宮六寢所以理陰政也夫陰亦何政之有

以爲具粢盛乎旣有膳夫膳宰若干人矣以爲修蠶桑乎又有典絲典枲若干人矣天子致敬乎外后致敬乎內足以奉烝嘗頒蠶政而有餘若夫衾裯幃幄瑣屑之務則事因人生人多事多非宮中所固有也宮旣無六則妃御有限然先王卒無明文爲之立制者何哉子嗣有多寡氣稟有强弱非可逆定也且使晉子孫清心寡慾固善卽或有縱欲而不能自克者亦不必祖宗先爲之極明言章理道天子立六宮御百婦禮應爾也然則六宮何始曰自秦始秦滅六國必取其宮人美女列爲六宮以宣淫而夸盛然猶不敢自以爲禮也漢興高祖樂因秦舊而叔孫制禮又稱古制以阿諛之故帝則有五廟則有原鬼神則千二百所武帝衍其緒元成暢其流無涓娛靈遞增名目而唐宋目論之儒又震於禮經闕口而不敢議以致開元宮人六萬宋寧宗一夕御三十九人巫蠱禍生宦官毒流僞作禮經之人蓋實爲之先矣又嘗考禮而不覺失笑也禮稱天子羞用百二十品醬用百二十甕其物又合蠃醢脾析蜃蚳以足其數無論食前方數十丈使天子對案若海無下箸所而且蜃蚳皆蟻蝨也今之乞人不食而當時天子食之尤可怪矣又鄭註天子冕旒玉用二百四十物加以金飾豈非巨鰲戴石頭岑岑幾墜死耶夫食色性也而天子亦人也一食而二百四十味九夕而八十一女一冠而二百四十玉物甯有是哉甯有是哉

征苗疑

人多疑古文尙書而不疑其征苗者何也夫舜之德可以舞百獸甯不可以格苗若苗旣不如獸又豈干羽之所能格惟德動天常人之所知也舜禹不知不智伯益知之而不早諫於用兵之時不忠豈以舜禹之聖必待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乎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干羽鐘鼓樂之儀文也聲教德化樂之精神也精神未孚而忽以儀文孚之豈理也哉瞽瞍雖頑舜之父也伯益諫禹引瞍爲證是以逆苗擬天子之父也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禹之失兵機其過小益之傷國體其罪大魏張郃亡羣臣嘆息辛毗解之曰當建安時天下不可一日無武帝然武帝崩魏固無恙云云裴松之責其擬人不倫然則伯益之擬乃不如後世一裴松之乎且夫竄三苗於三危舜典也三苗不敍禹貢也苗民淫刑以逞是用剿絕呂刑也苗旣竄矣何事於征苗旣敍矣何必再征苗剿絕矣又何曾格其他分北三苗何遷乎有苗皆無來格之說以尙書證尙書而眞僞定然則瞽瞍允若之言孟子何以引之曰此尙書之逸文也非征苗語也孟子稱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今之武成可取者何止二三策蓋均非其舊本也止血流漂杵四字猶其逸文爾

韓非子五蠹篇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說苑亦載其詞淮南子繆稱訓曰禹執干戚舞兩階閒而有苗服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不修禹滅之呂氏春秋曰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是數說者亦俱與尙書不合自記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二終

錢唐袁枚子才

書鄢人對後

唐鄢人剔股奉母有司旌之昌黎欲腰諸市二者吾俱非之夫非禮之孝旌與誅律無明文非先生之閼也先王若曰將旌之與世固有僞爲名者將誅之與世固有愚爲孝者將誅其僞而旌其愚人窺其心不可測度也不如淡而置之聽其自致明乎上之所重不在於是而教孝之大體立焉未嫁之女爲夫守志律勿旌亦勿禁即此意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持此二義以律過中之行始無偏陂不然彼之制行既過矣而我之持論又過焉是上下交相過也卒何以得大中哉故大學不曰治天下而曰平天下

書王荆公文集後

荆公上仁宗書通識治體幾乎王佐之才何以新法一行天下大病讀其度支廳壁記而後嘆其心術之謬也夫財者先王以之養人聚人而非以之制人也今其言曰苟不理財則閭巷之賤人皆可以擅取與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然則荆公之所以理財者其意不過奪賤人取與之權與之爭黔首而非爲養人聚人計也是乃商賈角富之見心術先乖其作用安得不悖三代聖人無理財之官但求足民不求足國其時黔首熙熙一心歸附譬之臧獲婢妾仰食於家主然所以畜之者恃有恩意德教維繫其間不徒恃財力以相制也後世秦隋兩朝專求足國不求足民卒之與爭黔首者陳涉竇建德之流貧民乎富民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民之有貧富猶壽之有長短造物亦無如何先王因物付物使之彊不凌弱衆不暴寡而已春秋時阡陌未開豪強未并孔門弟子業已富者自富貧者自貧而聖人身爲之師亦不聞裒多益寡損子貢以助顏淵勸子華使養原憲者何也宋室之貧在納幣郊賚冗員諸病荆公不揣其本弊弊然以賒貸取贏考其所獲不逮桑孔而民怨則過之以利爲利不以義爲利爭黔首反失黔首矣悲夫

書權文公郅都論後

郅都廉直史遷以冠酷吏權文公作論雪郅都譏史遷噫是烏知遷之心哉古無酷吏名之者遷也漢無酷吏首之者郅都也當秦殘暴高祖易以寬仁文景繼之天下熙熙然安昇平也久矣忽郅都以嚴得寵立聲名從此甯成義縱踵至殺人流血動至數萬郅都作俑之罪遷所深惡也遷既惡郅都何難幷其生平公廉直諫之事删而不書然而遷書之反詳者何哉以爲史者所以戒天下萬世也使天下萬世見公廉如郅都直諫如郅都而一爲苛暴即首蒙惡名且身斬家破爲天下快庶幾曉然於小善之不足以掩大惡而相勸爲長者此遷立傳之心也此遷之所以爲良史也曉一孔者何足以知之唐人好排古人持高議郅都不足雪而權公雪之申生季札未可貶而獨孤及白居易貶之皆過也凡言必究其所裨而事必稽其所敝三代後父子兄弟間恩浸薄矣得過厚者矯之而立言者又從而尊之於世有所裨無所敝也孔子曰觀過知仁申生季札之過申生季札之仁也郅都之過其足觀也哉

書柳子封建論後

柳子之論封建辨矣惜其未知道也夫封建可行乎曰不可封建不可行而何兆乎柳子曰道可行而勢不可行勢吾所無如何也柳子不以爲勢無如何而尊以爲道不宜行是父老堯禹之說也夫封建非勢也聖人意也郡縣非聖人意也勢也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師一人之力不能君天下必衆君之一人之教不能師天下必衆師之其亶聰明作元后者中天下而立焉非有圭田世祿不能正經界行井田非有諸侯卿大夫不能有圭田世祿非有井田經界不能有鄉黨郊遂選車出卒言揚行舉之法非有諸侯之公子羣公子又不能有大宗小宗故井田學校軍政宗法其事皆因封建而起謂封建非聖人意勢也然則井田學校軍政宗法亦非聖人意勢乎封建始於何皇帝不可考柳子之說似民之自爲封建擇其智者而君之若蟻之穴蜂之巢者然不知上古諸侯雖有萬國然史冊所載人皇定三辰地皇畫九州伏羲黃帝垂衣裳神農教耕稼堯舜治曆明時禹治洪水皆一聖人開天獨倡非仗衆諸侯助也亦非爲諸侯百姓之自爲謀也以舉世不知耕不知織不知天時地利不知舟車服用之際而一人如天如帝先知先覺其威靈神武何萬國之不可兼并而乃俱才出秦始皇下乎然而聖人不爲者公天下之心治天下之法以爲非封建不可故也柳子謂湯借諸侯伐夏周借諸侯伐殷故不敢變易其國是知有商周而不知有黃農虞夏非隙窺天闕矣且夫秦之失天下制政俱失周之失天下則在政不在制何也封建非周制也夏封建四百年商封建六百年制失而能千年者未之有也禹誅防風啟伐有扈湯伐豕韋高宗伐鬼方周烹齊哀公誅殺之權操之天下何嘗無指臂之使自昭王溺楚穆王忘戴天之仇且驊騮遊覽而大事去幽王被弒平王忘戴天之仇且戍申遷都而大事又去周之天子不知有父子而欲周之諸侯知有君臣得乎然以無父之人卒不至於國亡身滅者雖文武成康之遺澤在人亦賴衆諸侯維持而拱衛之不可謂非封建力也夫穆王平王不知有父此豈武王周公開國時所能逆料而爲之立制乎是周之政失而非制失也明矣父子之倫廢君臣之道失然後強侵弱衆暴寡諸侯竄食大夫兼并左氏曰其餘四十縣長轂四十曰分祁氏之田爲七縣曰其俘諸江南夷於九縣周書曰千里十縣一縣四郡春秋戰國時凡稱郡縣者無筭盡不待秦幷天下而海內之國駸駸乎半化爲郡縣矣吾故曰郡縣非聖人意也幷非秦之所能爲也勢也秦亦循苟且因其勢而導之較之宋解兵權唐靖藩鎮事更易焉有叛人無叛吏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歸功於郡縣何耶使封建不廢則諸國有君秦雖暴不能毒流天下彼揭竿而起者亦終有所格而不便惟其爲郡縣也在始皇尊無二上然後可以殘民以逞在陳項驅策無阻然後可以直趨關中是秦之失雖在政而尤在制也又可矣然則封建可行乎曰道可勢不可今之阡陌盡矣城郭

改矣稅法變矣其所封者非紈袴之子弟即椎埋之武夫也其能與三代比隆乎且不特無其勢并無其道漢興矯秦弊大封諸侯王天下亂晉封八王五胡相殘殺天下亂明太祖大封諸子天下又亂是何故哉先王有公天下之心而封建親親也尊賢也興絕國也舉廢祀也欲百姓之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也故封建行而天下治後世有私天下之心而封建寵愛子也酬功臣也求防衛也其視百姓之休戚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故封建行而天下亂無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法是謂徒政子之之讓國宋襄徐偃之仁孔師丹王莽之均田限田王安石之周官周禮無所不敗蓋不徒封建然也因其敗轍而尊其成規奚可哉古論封建者荀仲豫陸機劉頌顏師古魏徵李百藥劉秩杜佑皆能言之而後人獨愛柳子之說吾故駁之其封建之利諸儒俱已備言茲不具論

再書封建論後

或曰子言封建之非勢固已然如子孫何柳子曰尾大不掉則子孫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矣曰柳子亦知先王之愛百姓甚於愛子孫乎周公之命龜曰賢則昌不賢則亡武王滅殷欲作宮於五行之山周公不可曰五行之山天下之險也使我有德則天下之納貢者遠矣無德則天下之伐我者難矣此意也非獨周公意也即堯舜禹湯所以封建意也當其時天子不仁則湯武至諸侯不仁則齊桓晉文至千八百國中苟有一賢君則民望未絕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先王亦愛民甚矣豈其使子孫一人肆於民上尾大不掉之說皆後世云云非先王意也雖然夏亡矣杞不亡殷亡矣宋不亡即以子孫論而封建之天下雖亡不亡者何哉蓋公極而私存義極而利存天道然也亦非先王意也或曰封建之世如人才何柳子曰封建者繼世而理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又有世大夫之世邑世祿聖人生於其間亦無以自立於天下曰以若所云則柳子不知今并不知古矣古者有國學所以教胄子也有鄉學所以教野人也彼言揚而行舉者其果專在國而不在鄉乎若夫舉舜於畎畝膠鬲於魚鹽傅說於版築

伊尹於耕太公於釣管夷吾於士百里奚於市此幷不在學校者也安見聖人生而無以自立於天下乎柳子之說爲孔孟言也夫孔孟之不能自立者道不行也非封建爲梗也然賴有封建然後栖栖皇皇之衛之陳蔡之梁之齊之滕幾幾乎有可行之勢而諸侯敬弟子從則聲名愈大千萬年後猶知遵奉爲師使聖人生於郡縣之世三試明經不第則跼促一邦姓氏湮沉亦遯世無悶已耳安見其有以自立於天下耶然則孔孟之删六經垂俎豆傳食諸侯雖無以自立而有以自顯者封建力也且惟封建故君多臣亦多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此十人者皆不耕而食在官之祿者也然不感其不足者何也其時大夫有采地民有受田累世蔭舍尺土無曠故十一之稅亘於後世而所出足供所食又大小其才爲十等用則游惰者無有也雖有佛老無所容身其間雖欲建浮屠立刹院而萬國鱗列經界劃然亦無此隙地縱有楚材而晉用者其爲得展其才受其利濟則一也後世以天子養羣臣故制祿之數恆處其乏以人才副定額故放廢之士日見其多而且賢人君子官如傳舍所懷迄不得施或老死牖下欲越一步僥一倖不可得而非士非農非工非賈之氓從而雜之且據享其土木山川之奉若是者皆秦之罪也若夫有治人無治法自古然矣試問柳子之時彼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必日朝拜而夕斥之矣其拜者果賢乎斥者果不肖乎柳子將何詞以對

書唐介傳後

無其事而誣之譎也有其事而言之直也然直之爲道有禮焉無禮則絞矣有學焉不好學則蔽矣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訐未嘗非直也無禮而不學則訐矣宋唐介論文潞公以燈籠錦獻張貴妃其訐者歟其無禮而不學者歟諫官退不肖職也所謂不肖者必誤國蠹民然後可以明白指列不宜抉陰昧側宰相也亦不宜因甲事遷怒乙事而悻悻求勝也介恚張堯佐遷怒潞公因潞公遷怒貴妃無論所劾無有也就令有之而宮禁其曾進奉甚祕介何從知之介如探聽於宮寺訪求於捷徑則介亦行險僥倖之人而已矣言人之邪而已不得爲正發人之私而已不得爲公此類是也禮曰疑事毋質又曰內言不出於閫宮閫之地內言也亦疑事也可昌言之而身質之乎王鳳陷王商發陰事而內吉符官婢誣汙衣冠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或曰介黜潞公爲宮寺亦爲宦官宮妾不知姓名故歟曰此宋人之陋說也舜察邇言湯立賢無方樊姬進孫叔敖長孫后薦魏徵未嘗不得其人若夫鄉曲之儇鈴閣之卒皆宦官宮妾不知名者也其可以爲相乎宋史以趙抃與介並傳爲其抗直相似不知抃之言曰君子有過當保護愛惜之小人雖小過當力遏絕之此言正介之藥石也與同傳焉介愧矣

再書唐介傳後

其時有孫甫者與介齊名而不學尤甚對仁宗曰天子之妻后一而已餘皆婢也余按六經無婢字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見於曲禮矣天子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見於昏義矣女御女史典婦命婦見於周官矣卿大夫家尚有貴妾賤妾之分未聞以婢名也鄭康成秋官注古無奴婢女子之入於舂槁者爲婢婢乃罪人之稱故秦穆姬爲晉惠公登臺而請自稱婢子齊威王怒罵曰叱嗟而母婢也焉有天子之妃嬪降后一等而概呼以婢哉賤逆道用官錢杜衍欲罪之范仲淹欲寬之富公介兩賢之間有難色甫責富公曰是不知有法也是又繆矣夫法者胥吏皆知之非獨甫也孔子曰赦小過周公曰議親議賢豈周公孔子皆不知法者乎其時仁宗寬大不罪諫官政無缺失故略知好名者諫無虛日不過攻人主後宮訐大臣陰私而已蘇轍年纔十九對策中便斥仁宗好色妄肆習氣大概爾爾介後受制於王安石一無建明聲名減於作御史時故何也凡人無病而灸則有病而不治亦勢之所必至者也若乎陸宣公之言曰所謂小人者非必讒慝險詖覆邦家也以其趨向狹促以自是爲不達以阻議爲出衆故孔子以硜硜言行者爲小人然則宋之諫臣其不識政體者皆小人而已矣

書復性書後

唐李翱闢佛者也其復性書尊性而黜情已陰染佛氏而[illegible]覺不可不辨夫性體也情用也性不可見於情而見之見孺子入井惻然此情也於以見性之仁嘷爾而與乞人不屑此情也於以見性之義善復性者不於空寂處治性而於發見處求情孔子之能近取譬孟子之擴充四端皆即情以求性也使無惻隱羞惡之情則性中之仁義茫乎若迷而何性之可復乎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記曰人情以爲田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古聖賢未有尊性而黜情者喜怒哀樂愛惡欲此七者聖人之所同也惟其同故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王道立焉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而仁人稱焉習之以有是七者故情昏情昏則性匿勢必割愛絕欲而遊於空此佛氏剪除六賊之說也非君子之言也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繼之曰上智下愚不移性有上中下之分斯情亦有上中下之別見舟車焉賢者曰可以濟人其次曰可以遊息不肖者曰可乘以作賊見美色焉賢者曰勿使怨曠其次曰勿惑爲戒不肖者曰吾昵之而且奪以取利其情之動而不同者皆隨其性之昏明高下而流露者也情何累性之有且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夫子之情則無行不與矣弗狃召則喜館人亡則悲論戰則懼聽韶則樂思周公則夢終其身循環於喜怒哀懼愛惡欲而不已也堯舉十六相未必非喜舜除四凶未必非怒喜怒不必爲堯舜諱也孟子不以好貨好色爲公劉太王諱而習之乃以喜怒爲堯舜諱不亦悖乎文王赫斯顏淵不遷子路聞之喜皆喜怒也後世惟晉惠帝流乃無喜無怒童然若初生之犢其性學之深果賢於堯舜文王顏淵子路乎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言當大任而不懼即齊王反掌之怒[illegible]誤認爲堅忍虛寂則亦北宮黝告子而已矣奚稱爲孟子然則習之水火之喻何如曰尤誤也夫水火性也其波流光燄則情也人能沃其流而揚其光其有益於水火也大矣若夫污而爲泥沙鬱而爲烟燼此後起者累之所謂習相遠也於情何尤哉

書留侯傳後

四皓高祖故人也當高祖除秦苛法天下如出炎火登春臺四皓不披羊裘受物色其行徑過高非人情一旦震於金幣齊其足躡蹬而俱至不爲高祖用乃爲惠帝用失人又不類高士既來之則安之惠帝可與遊宜少留焉若伯夷太公之就西伯卒奄奄無聞借行耶同日死耶何沒沒也不賢惠帝而來不智賢惠帝而不輔不仁不在其位而與人家國不義四皓亦陋矣哉高祖謂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不可搖動其言尤可疑四皓無碩德重望填輔東宮苟搖動之彼冢中枯骨何足介意呂后時產祿封王惠帝搖動者數矣不得已而痛飲求早崩爲可悲也彼四皓安在羽翼又安在然則四皓何如人曰史遷好奇於留侯與曰滄海君曰力士曰黃石公曰赤松子曰四皓皆不著姓名成其虛誕飄忽之文而已溫公作通鑑刪之宜哉宜哉

惠帝爲四皓立碑爲後世人臣賜葬之始見任昉文章緣始而通典通考金石錄皆無之方知文章緣始亦僞書趙世家屠岸賈事亦相類通篇以妖夢神鬼事雜之則史公欲以釣奇而非爲實錄也明矣

惠帝時無司徒官碑稱司徒公爲惠帝司徒尤可笑自記

書宋均傳後

或問宋均之言曰吏能宏厚雖貪無害惟廉察之人爲害最甚是何言歟曰子不見夫犬馬乎爲膾爲羹受人畜養可謂貪矣然而利於人又不見夫蛇蝎乎餐風露飲水可謂廉矣然而害於人夫蛇蝎非與人有仇也犬馬非與人有情也其氣之一良一毒天[illegible]以付之使爲其性而在彼亦不能自克也用人者畜犬馬不畜蛇蝎此宋均意也曰然則何以有用人之仁去其貪之說曰仁與貪雖有公私之分而皆起於一念之愛其生機皆未絕也惟夫一無所愛之人生機盡絕而無可用亦無可去此申韓之所以原於老子也且仁而貪不如仁而廉不仁而廉則不如不仁而貪何也均一不仁耳貪則心怯廉則驕貪則易敗廉則難傾若[illegible]郅都張湯寧成一殺人以爲於盾成義縱元載之殺人也莊子曰察士無凌誶之事

則不樂夫淺許亦何樂之有而蔡士當之則以人之不樂爲己之樂也果以人之不樂爲己之樂則其殘民以逞又何所不至漢東平王以爲善爲樂齊南陽王以聚蝎爲樂此其證也然則子路贖人受謝夫子是之子貢贖人不受謝夫子非之又何歟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太上者上智也其次者中人也天下上智少中人多聖人立教不以上智相期而以中人爲斷以爲天下人非一己所能盡贖也使人人知贖人之有謝而共爲之則人之不贖者寡矣使人人知贖人之無謝而讓吾獨爲之則人之受贖者寡矣且索謝與受謝又不同也吾之贖人原非爲謝而彼之以是心至者吾從而受之亦所以安其心也必使彼之心抱不安於我而我之廉名乃播於遐邇則是贖名非贖人也可以欺庸人不可以欺聖人

書顧覬之傳後

沛郡唐賜飲比村唐氏酒還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剖驗五臟悉皆糜碎尚書顧覬之議張忍行刳腹子副又不禁止論母子棄市剖驟爭之不能得詔如覬之議垂爲科例君子曰法可執也而情不可不原也夫殘屍者誅此法也問所以殘毀者情也唐賜之子若妻愚民也愚則以遵先人之命爲孝且急欲得先人致死之由以爲孝孝且獲誅設有悖逆之人殺父與夫剖屍以逞毒覬之何以律之仍以棄市論是孝與惡同罪也求之於棄市之外則法已窮矣比村之酒毒酒也吐蠱碎臟毒既驗矣不誅行毒之凶人而誅受毒之妻子何也覬之以爲傚生人乎世之行毒者多而無故而剖其夫與父之屍者鮮也以爲愛死人乎則死人且命之矣既受毒以死而又沒其冤滅其家絕其血食鬼之呼號可知也先王之所以重毀支體者愛人故也然上之愛人不如人之自愛也人自愛莫加身而有時割臂彈疽者蓋以不忍爲愛故也況加於無所知之身以驗其所以致死之故哀痛迫切遑論遲行若是者爲理其冤可也冤得而後責其不告於官擅自剖割以過失論可也唐高宗患頭風醫曰刺血可愈武氏欲高宗之不愈以死也大言曰醫欲刺天子頭可斬也覬之聞之當賞武氏矣

宋史孫唐卿判陝州有民啓母骨與父合葬者有司論如律唐卿釋之與此論暗合

書王文正韓魏公遺事後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是乃仁術也權術二字始於孔孟大臣經邦權爲貴宋名臣少可與權者惟王文正韓魏公可與權然韓公之權正王公之權不正不可不辨夫正與不正無他亦辨之其心而已矣其心爲國歟正也其心自爲歟不正也魏公知貢舉爲蘇轍病請改期貢任守忠出空頭勅一道此魏公之權而王公必不爲者也王公薦寇準不使知拒張師德不肯見此王公之權而魏公必不爲者也何也進賢退不肖非破常例不足以得非常之才而制小人之死命然專擅之迹中外共知矣魏公以爲苟利國雖冒不韙之名亦所不計王公以爲恩威者天子之事也事雖當人臣奮而行之寧獨無後咎餘責邪當日當國之久主眷之深韓不如王蓋一則見其大而自視者疎一則用心深而結主者巧故也然則凡焚諫草絕私謁者皆非歟曰古之爲人所謂讓於皋陶稷於夔龍者彼皋陶夔龍豈皆不知歟古之諫君如周公陳無逸召公作旅獒彼豈私入告而又順之於外歟沽諫名與沽不諫而諫之名孰大爲人市人恩與不爲人而市君恩孰深是皆深於行權而不得其正者

書鄒浩傳後

鄒浩以諫貶嶺南將行泣下其友田晝責之曰浩居京師寒疾五日不汗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君毋以此自沮也浩收淚謝之君子曰浩固賢矣而晝亦爲不仁也君子之於朋友也善則勉過則規有患難則恤其妻孥而慰其心志浩既遠竄此患難時也非平居有過時也宜慰恤不宜規諫齊莊公之難有陳不占者赴崔氏餐則失匕上車失軾曰怯勇私也死義公也遂死崔氏君子不以其怯而沒其忠況浩之泣謂非悔乎憂國家乎戀其祖父之邱墓乎爲離別可憐之色乎爲公爲私均無傷於忠也彼田晝者於死生之道了然如此者學陳東之教李綱爲一疏以救其友脫有不幸其與寒疾之死亦相等也不自責而責人薄於情而市其直君子所深惡也且浩不宜泣譬宜泣耳蔡元定遠竄時朋友送之有泣下者元定冥然朱子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然則浩與晝可謂兩失也

書通鑑溫公唐維州論後

土蕃劫盟入寇爲唐患久矣得維州以控平川永安中國此韋皋德裕之忠謀而僧孺拒之於義大乖溫公乃引荀吳拒鼓叛爲言不知荀吳之拒鼓叛卽孔明之縱孟獲也知功將成特傲敵人欲其力服其心而厭勞再舉卒之鼓與孟獲逃將焉往若唐失維州則百年爲戎路而已矣不得以鼓與孟獲比又曰土蕃新好維州小而信大不知維州未降前一年土蕃已圍魯州彼背盟在先我納降在後非失信也又曰悉怛謀在唐爲向化在土蕃爲叛臣其受誅何矜焉更謬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其二者皆殷之叛臣也伊尹去桀就湯亦桀之叛臣也文王與湯皆至忠大聖其將執向化之人而歸之於桀於殷乎又曰譬如鄰牛逸而入家曰彼曾攘吾羊矣吾亦攘之則又引喻之謬矣當鄰攘吾羊時公將聽其攘而不問乎將訴之官而求還吾羊乎抑羊仍歸家而不認故物乎維州者唐人被攘之羊非土蕃逸奔之牛也石郎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此指朱萬叛君之賊以隣國爲逋逃與外夷慕化者不同漢高已定天下故斬丁公以求名光武未定天下故封子密以招遠若悉怛謀者封之可以招遠而殺之自覺無名者也禍莫大於誅降悖莫甚於以怨報德恥莫恥於殺人以媚寇僧孺之論溫公之言殆[illegible]之矣祖逖鎮雍州石勒畏之逖麾下叛降勒者勒送還之逖感其意亦送所降以報君子以爲失計且以爲不忠何也降者不受境將日蹙而逖奉天子討勒非若敵國然爲講信修睦計也在易比之九五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禽來趨己者尚舍之而況於人溫公作相契丹戒曰中國相司馬矣毋生邊釁其時棄米脂四郡以與西夏而又持論如此然則公之所以服外夷者如斯而已乎

溫公當王安石執政時遣王韶經略西事復熙河一路又遣趙卨爲招討使會暑討安南官兵八萬死者過半公有懲於此故借論維州事以儆神宗然於唐代事理殊不合自記

讀賈子

賈子僞書也天子御四夷有五帝三王之道在未聞表與餌也賈生王佐才識政體必無是言若所云云隋煬帝都已行之其效何如也吾尤怪太史公謂生悲不用故早折非知生者洛陽年少內位大夫外爲師傅非不遇也文帝前席自驚不及寵眷隆甚其所議論頗見施行其未爲丞相者將老其才而用之賓門納麓堯試舜且然而遽謂文帝不用生乎生不死帝必用生生用其所施必遠過晁董而卒之天奪其年豈非命邪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過哀思文帝之恩惜梁王之死蓋深於情者也所以爲賢也爲鵩賦弔屈原皆文人之偶寄顏淵不改其樂亦三十而卒烏得以其早亡爲有所懟乎夫書既不足以傳生而太史公又妄以己意測生宜乎蘇氏之論生愈與生遠也

讀左傳

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獻子曰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有間嗚呼此獻子之所以爲君子而戌之所以爲小人乎夫君子之令聞不於室求也戌恃有令聞以合晉楚之交卒至弱中國勞諸侯而已受其封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如婚媒然彼此兩譽非爲男氏也非爲女氏也於已有利焉耳假使楚氛甚惡爭盟起釁晉人旋入於宋楚追而兵之則宋先亡然戌之爲人不卑諂爲恭不矯詐爲儉則亦無以傾動兩國而行其說其所以規獻子者正其所以自爲也左氏深惡之故一記受封邑再記受夫人之嬖馬以著其貪貪令聞與貪嬖馬一也吾觀人者不必之於受嬖馬之時而早覘之於規獻子之日或曰堯舜茅茨禹卑宮室何耶曰卑宮室者異乎峻宇雕牆而言也論堯舜必折衷於二典禹貢今有人焉衣山龍火藻之服受璆琳琅玕之貢而終日黯然居茅茨土階中頗歟不頗歟此說著[illegible]

讀喪禮或問

名之於人甚矣哉古之人有自隱其過以求名者有自表其過以求名者余讀劉古塘喪禮或問序而不覺瞿然也某公居喪屏妻自期有七月之後因見母故見其妻而心動强抑苦禁諄諄然告人夫禮禪而從御御之云者以上臨下之詞黃帝御女云云始於道家邪說未聞以同寢無間之夫婦而可言御也杜預註爲射御之御蓋從政也義最正大鄭氏以爲御婦人不知禫在先吉祭在後孝子尙未復寢而乃於堊廬中先御婦人乎君子出辭氣斯遠鄙悖牀笫之言不踰閾夫子告宰我以居處不安所該無限而至不指爲與婦居與婦處也自漢儒創爲非時見乎母不入門之說似乎君子一遇凶事而母子有重闢之隔夫妻如盜賊之防不已悖乎然某公之所以自言其私者亦有所本人問漢第五倫公有私乎倫擧二端以不自隱飾相傳爲美不知倫之私倫以爲自知之而卒未嘗自知也倫之言曰有饋千里馬者雖不受後遇三公選擧終不能忘然亦終不用也蓋以不忘饋馬爲私而不知倫之私不在此當饋馬時倫當爲己身立想不當爲國家立想其人素無交歟不受可也與選擧無與也其人素有交歟受千里馬報以其值可也與選擧又無與也當選擧時倫當爲國家立想不當爲己身立想其人無益於國歟不用也可不必因其曾饋馬也其人有益於國歟不受馬可也不必因其曾饋馬而故不用也如因其曾饋馬而故不用則倫但知立一己之名而不知爲國家收用人之效倫之罪大矣又曰兄子有疾一夜十往還覓安寢己子有疾終夜不往夜竟不眠蓋以眠不眠爲私而不知倫之私又不在此禮兄弟之子猶子也猶之云者準子爲言而因已親親之殺矣倫於兄子疾十往則己子疾更宜十往己子疾不往則兄子疾亦不必往倫貪愛兄子之名而至於一夜十往則因己身往而心不隨且旣悉其病狀加之勞苦安得不眠倫貪遺其子之名而至於夜不一往則未悉其病狀情固未安而欲往之情卒難遏禁又安得眠倫不自知其矯情釣譽之私而猶以爲與人共有之私是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且倫亦幸而不忘不眠其友朋父子間天良猶未泯滅耳若并此而無之將滅天倍情終其身爲德之賊矣某公之於妻也將以妻待之乎不以妻待之乎以妻待之則所居之喪卽妻之喪也喪中饋奠之事霜露之感率其妻而共致焉雖日日見何害不以妻待之則專視爲媟褻蕩心之具而此外無一事焉雖終身不見何益夫至於隔絕其妻至期有七月之久則早視其妻爲媟褻蕩心之具而不以妻待之矣一旦相見勃勃然有男女之思又何尤焉且某公不嘗敎黃石齋事乎石齋爲其友所嬲置妓而扃戶焉石齋處之夷然夫以妓之邪而石齋視之如友朋以妻之正而某公畏之如鴆毒其所以自待與所以待妻者何太不倫至此夫君子於倫理間自有中庸之道必欲强爲直而僞爲名其不可哉

讀孟子

柴守禮殺人世宗知而不問歐公以爲孝袁子曰世宗何孝之有此孟子誤之也孟子之答桃應曰瞽瞍殺人皐陶執之舜負而逃此非至當之言也好辯之過也夫舜之不能無父卽皐陶之不能無君也有父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法瞍能殺人卽能殺皐陶皐陶能執瞍卽能執舜彼海濱者何地耶瞍能往皐亦能往因其逃而赦之不可謂執聽其執而逃焉不可謂孝執之不終逃而無益不可謂智皐陷舜爲逋逃主舜容皐爲不共戴天之人不可謂仁中國無帝皐將空天下而無君乎抑自立而代舜乎將求一無父之人而立之爲天子乎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孟子窮矣然則皐陶舜如之何曰舜不自信其孝之能格父必不肯爲天子皐陶不自信其力之能制瞍必不肯爲士師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師瞽瞍必不殺人記曰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漆雕開不肯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後世一介之士猶知此義而謂舜與皐陶肯貿貿然干天位哉聖賢之所以自立者言前定則不跲道前定則不窮若待事發而後籌之也固已晚矣桃應不知道之前定故誤問孟子不知言之前定故誤答然則充類至義之盡如之何曰瞍果殺人無論舜不執法也卽舜欲執法皐陶必諫可也不肯陷其君於不孝也無論皐陶執法也卽皐陶不執法舜亦必逃何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是不爲也父殺人卽已殺人也安有一君一臣各行其志絕不相顧而爲此鹵莽之事哉秦商鞅用法嚴太子犯法鞅以爲太子不可加刑乃刑其傅鞅尙知國君有子而皐陶乃不知天子有父是不如鞅也荊昭王之時石渚爲政廷有殺人者追之則其父也還伏斧鑕死於王庭渚尙知嚴法不可而舜乃逃而欣然是不如渚也然則周世宗宜如之何曰以舜律世宗迂矣以皐陶律周之司寇又迂矣昔朱子謂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宜防閑其侍從之人此世宗平日之所當知也及至無可奈何世宗亦宜降服出次減膳徹樂三諫不聽號泣從之使守禮知所愧悔而戒於將來不宜以不問二字博孝名而輕民命也不然三代而後皐陶少矣凡縱其父以殺人者皆孝子耶彼被殺者獨無子耶

書柳子天說後

柳子曰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烏能賞功而罰禍乎袁子曰天地有功禍而無賞罰賞罰者有心之用也功禍者無心之値也漢高所居五色雲起諸葛將薨大星墜地是天地有功禍也漢高何德以興諸葛奚罪而亡是天地無賞罰也雷擊嬰兒電焚草木以有知之威罪無知之物其威是也其所以用威者非也國政不修兵荒水旱以有式之辟殃無辜之氓其罰是也其所以行罰者非也然則天之於人猶人之於蟻乎遺肉於地聚者百族負焉而趨墜焉而居利其身肥其子孫人之功而非賞也傾烈火沃沸湯卵傾巢覆浮屍百萬人之禍而非罰也彼蟻者豈無善惡功罪叫號呼切日辨論於人之側者乎而人無見聞也天則大矣龍蛇虎豹蠻夷蟲豸鬼魅皆如人之呼籲叫號於其下而天無見聞也人與蟻俱遊於天之下而人爲蟻禍福人與天俱託於氣運之中而天爲人禍福有時人爲天所禍福而并及於蟻有時天地爲氣運所禍福而並及於人

書崔實政論後

崔實政論曰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孝宣之治優於孝文仲長統曰人君宜書此一通置之坐側是二人者敎後世之君日以殺人爲事者也夫政者正也當其可則正矣古之聖人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議貴議親非寬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不赦要囚非嚴也亦曰當而已當則無所不治不當則無所不亂安見嚴者皆治而寬者皆亂也或曰實之爲此言者目擊元成之衰孝宣之中興故耳是大不然夫元成之衰是昏也非寬也果其寬則蕭傅不殺洪恭不誅王章不死矣孝宣之中興是明也非嚴也若果嚴則不弛酒食之禁不除子匿父之條不縱張敞之亡命矣或曰實此言爲桓靈之柔懦言之是又不然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其所殺者其仇也不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則勞穿斜出必殺數十人而其仇猶未死也敎英主以嚴猶可敎庸主以嚴尤不可當桓靈之昏黨錮牢獄毒流海內李雲冠榮張鈞劉陶之死實猶以爲未足乎然則子產火烈之說非歟曰火明象也明其法使不犯而已不以焦爛爲功也古之人知英主不世出昏主亦不世出故爲中人說法曰御衆以寬曰寬則得衆曰寬而有制未聞以嚴敎者以宣帝之明而有意於嚴故趙蓋韓楊之死猶不厭衆心況桓靈乎吳劉廙作先刑後禮論陸遜非之是矣

書戾太子傳後

孟子曰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又曰求則得之心之所求者事之所有也高宗求賢夢版築孔子欲興周夢周公呂后殺趙王夢爲祟趙武靈欲取吳娃夢美人熒熒而歌豈眞有鬼神哉無他心而已矣人之心有所求自知其不能得也而抑之抑則靜靜則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天子之心有所求自信其無不得也而縱之縱則蕩蕩則心之存焉者寡矣武帝好儒得申公董仲舒好文學得鄒枚好色及歌舞得韓嫣李夫人好刑法得張湯趙禹杜周好財得桑孔好邊功得西夷南越蒲陶天馬好仙得上林神君嵩呼萬歲好治巫蠱得太子皇后牀下之木人所謂求則得之道固然也今夫閭巷布衣入則孝出則弟侃侃自信雖有淫昏之鬼不敢瞯其室也武帝當漢全盛享天下四十餘年何巫蠱之能蔑就使希幸宮人怨而詛帝帝果不諱宮人非殉葬亦徙居園陵耳又何益於己而爲大逆此其理皆易知也以帝之明而卒不知者

帝之心在貪生可求仙旣可以長生巫蠱即可以短壽故太乙候神之外乎曰所祀鬼神至于二百所又令丁夫人維揚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是舉天下而先爲巫蠱者帝也其爲江充所窺也久矣帝年高少恩處後宮美人必有怨者處左右大臣必有交結皇后太子者其又爲充所窺也久矣故充者即文成五利流也彼以長生誘之此即以巫蠱懼之而田千秋者又即充術也充以木人誣太子千秋即以白頭翁救太子其邪正雖殊而巧中則一也當其時有臣如汲黯賈誼者爲之痛哭流涕深言神仙之必無淫祀之無益怨女之宜出使帝不以生死動其心不以猜忌存於中則巫蠱必不發即發亦必不深治雖有十江充奚能爲內而宮人外而士大夫未必不死死萬萬數也帝之父子夫妻未必不以天恩終也然而在朝之臣惟有蹐惴怵惕閉口奔竄者何哉蓋其時當嚴刑峻法之餘公卿皆厮走下士救過不暇而天下之人才固已盡矣古之賢君知其心之不可貪也而操而存之知人才之不可棄也而禮而養之人吾類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鬼神非吾類也非其鬼而祭之不爲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其所與居者舜禹師保股肱心腹而已淫祠邪說何從而入之然則帝之表章六經獨無功歟曰務其名不核其實苟爲不熟不如荑稗轉不如文帝之好黃老宣帝之好申韓也使武帝好聖人之道如好神仙畏小人如畏巫蠱則唐虞三代求亦得之矣嗚呼惜哉

書韓子琴操後

韓子羑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自謂深得文王心事此高視聖人深求之而愈遠也夫聖人中庸之極也中庸人情之至也文王之囚胡爲乎閉置鬼侯而嘆也文王之歸胡爲乎閎夭散宜生行賂而免也以嘆爲當誅文王不宜自陷於刑矣旣陷於刑而自伏當誅不當僥倖以免矣以紂爲聖明又不當嘆矣若心口不相應而故反之以取媚則迂曲已甚人之生也直文王之生也獨不然乎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文王其無是非之心乎大雅文王曰咨咨汝殷商女炰烋於中國斂怨以爲德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其非紂也至矣豈平時非紂而至羑里乃頌紂耶抑羑里頌紂而赦歸後轉非紂耶或此詩非文王所作諒亦不過周公召公之詞云爾豈周公召公知文王之心轉不如韓子耶稱紂爲聖明使文王遇堯舜之君其又將奚稱耶當時譖文王者崇侯也文王歸遂伐崇以當誅之罪幸免於誅而又伐人以鳴[illegible]何耶蓋文王深知臣罪之不當誅與天王之不聖明而大義所在則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身命所關則巽以行權而以直報怨內文明外柔順易所稱蒙之矣孟子論小弁之怨甚是而於舜則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然則象殺人舜亦殺人乎其深求聖人語病與韓子同

書後

嘗笑韓子不讀詩經故有羑里操子瞻不讀易經故有武王論易革卦彖詞明言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安得謂孔子不稱湯武也論語周之德可謂至德也矣明指武王以應上文武王曰予有亂臣一語所以稱周者兼文王而言以三分有二之業創自文王故也不然武王十有三年中何嘗非服事殷者耶使文王遲至十三年之後紂惡不悛又安知其不伐殷耶要知堯舜湯武易地皆然者也而子瞻拘漢儒黃生之牙慧尤覺無味古琴操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此時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過韓子遠矣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四

錢唐 袁枚子才

鐲硯銘

制硯如連鐲欲維斐我惟汝可

斧硯銘

文事也而武其制取殺墨如鋒之義

又

筆可爲刀硯宜作斧寓以喻槃英雄用武

朴硯銘

石祈子朴而婉交墨子不受染墨子遇之日形其短

師恩硯銘

昔師乎以此爲田授之於吾而荒其非嗚呼

鐘硯銘

有扁斯石鳧氏爲鐘不窕不槬掬身而鴻旋蟲爲幹龍筍作宮適用副墨象形考工扣而鳴之儒名翁翁

鏡硯銘

石與之形金與之貌如玉如璧亦元亦妙十二龍賓藉君作照

方硯銘

面如田長陌而方阡潤如泉細理而膩顏居萬石之間惟汝稱賢得之偶然不名一錢使主人分生愛憐居吾語汝假我數年露滴硃研染盡湘東八萬鎰慎勿隨無墨者而與之周旋

汶硯銘

石有汶密密不漏墨可永夜

貨布硯銘

如貨如布數硯以對惟士之富

井田硯銘

耕於田夜得息耕於硯夜兀兀問胡不休曰期所收十萬年後乃始有秋

竹節杖銘

寸寸節節乃大杖者出入甚怪顛而能扶始知其可愛

方竹杖銘

其狀迂其節拘有欲規而圓之者先生曰吁

都盛盤銘

廣東礪器負重名其漆欲測膠欲堅朱色而昔粹而清㮰巖巘匡楸禁漿飾雕所到罔勿精曾王縣器五觚平周君寶筵龍虬形公然神妙能追爭我製爲盤名都盛邕支以栽量克勝其大不欹不傾陰花細纈珊瑚明賴霞隱隱東方生佩阿翻采龍賓聲麟羅布列瓊瑤英文房靜對娛心靈星回於天器始成傳之子孫價連城紀何年作歲在庚

策秀才文五道

問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此說相傳久矣然考之論語惟從先進似定禮正雅頌似定樂其餘俱無明文夫子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曰多聞闕疑曰吾猶及見史之闕文詩書古也孔子所信所好所雅言者也就有所疑闕之可也毅然刪之而不學史之闕文何也春秋之夏五郭公至無爵者也逸書之升陑亳姑逸詩之棠棣素以爲絢皆有意義者也不刪無謂之春秋而刪有意義之詩書又何也今治春秋者從經乎從傳乎必曰從經然從經者果束三傳於高閣試問春秋第一篇鄭伯克段於鄢鄭爲何伯段爲何人克爲何事鄢爲何地開卷茫然雖鬼不知也必曰不得不考於傳矣然則傳所載桓公隱公皆被弒而經皆書公薨隱弒者之冤滅逆臣之迹豈非作春秋而亂臣賊子喜歟若曰爲國諱小惡書大惡不書毋乃戒人爲小惡而勸人爲大惡歟當孔子修春秋時豈逆知將來有公羊穀梁之徒爲之疏解歟抑豈與作三傳之人同時發凡起例而爲之歟左氏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以爲周禮在魯似春秋爲魯史無疑然楚語莊王傳太子申叔時教之以春秋晉語稱羊舌肸習於春秋其時孔子未修而春秋一書楚晉二國已傳誦之者又何也

問若稽古帝堯此追序之詞也不千百年何遽稱古然則堯典者夏書耶商周書耶康成訓古爲天稽爲同堯舜同天可也皐陶同天亦可歟孔安國疏稽古爲順考古道而行夫道爲古無有也治水古無有也然則堯之所順考而行者何古也不能先覺而試鯀九載民何辜歟不明試以功而試以二女有此試人法歟納於大麓果即捐階焚廩意歟抑是大錄天下之政歟歲二月東巡至十月而五嶽已畢天子之車吉行三十里其周流得及歟朱子註詩不取傳箋頗爲昔人所譏然毛鄭以召南平王爲平正之王周頌成康爲成安祖考之義改前王之諡法以張其私說楚茨諸篇皆田功祭祀之事而以爲刺幽王采蘭贈芍不無男女之思而以爲刺國政履帝武敏明似高辛之從而必以爲感人道曾孫來止是成王勸農而必以爲與王后同行朱子廓清之功安可少歟然朱子所謂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及淫婦爲人所棄云云亦卒無考而黍離一詩或以作者爲箕子爲衛伋爲伯奇關雎一詩或以作者爲畢公爲后妃爲應門失守其將誰信歟

問論語古註訓學字爲誦習朱注學之爲言效也因說文學字中有爻字易云爻者效此者也以效訓學

義甚本此然人情誦而習之悅也效人之所爲而習之何所悅歟子曰敏而好學曰則以學文曰博學於文曰思而不學曰學詩曰學易學似上誦習說而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直指讀書爲學尤彰明矣宋儒乃以多讀書爲玩物喪志何歟使解學字過高則聖人十有五而志學之時已足包括不惑知天命而又何必再加數十年之閱歷歟然孔子稱顏淵不遷怒不貳過爲學似又與讀書有間豈古之讀書非今之讀書歟且今之三尺童子誰非誦周南召南者而卒之正牆面而立者白首猶然又何也

問正統之名始於北宋道統之名始於南宋夫所謂正統者不過曰有天下云爾其有天下也天與之其正與否則人加之也所謂道統者不過曰爲聖賢云爾其爲聖賢也其爲之其統與非統則又私加之也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或曰正或曰不正或曰統或曰非統果有定歟無定歟唐以前作史者時而三國則三國之時而南北則南北之某聖人也從而聖之某賢人也從而賢之其說簡其義公論者亦無異詞自正統道統之說生而人不能無惑試問以篡弒得國者爲不正是開闢以來惟唐虞爲正統而其他皆非也以誅無道者爲正則三代以下又惟漢高爲正統而其他皆非也此說之必窮者也然論正統者猶有山河疆宇之可考而道者乃空虛無形之物曰某傳統某受統誰見其荷於肩而擔於背歟堯舜禹皐並時而生是一時有四統也統不太密歟孔孟後直接程朱是千年無一統也統不太疏歟甚有繪旁行斜上之譜以序道統之宗支者倘有隱居求志之人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何以處之或曰以有所著述者爲統也倘有躬行君子不肯託諸空言者又何以處之毋亦廢正統之說而后作史之義明廢道統之說而后聖人之教大歟

問格物致知考古書格字雖有十八解而朱子以讀書窮理當之自是不刊之論惜其所補本傳不無語病曰窮致事物之理以造乎其極天下物無窮則格亦無窮曰一旦豁然貫通學者格無窮則通亦無日未免啟人之疑按先儒有以知止一節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爲格致本傳者此正合乎朱子之說而其

理較精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此非治國平天下者所當格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非修身齊家者所當格歟多學而識是非夫子之格物歟一以貫之是非夫子之致知歟然則大學所謂物豈一蟲一鳥之物所謂知豈一寸一節之知歟子靜陽明求其解而不得乃創爲尊德性致良知之說以爲萬物備於我不必求於物審是則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尊其德性而不必學夫詩也子入太廟子所雅言致其良知而不必詩書執禮每事問也以孔子之良知當不在子靜陽明下而何以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者何耶又何以必至齊而后能聞韶必返衛而后能正樂必問於郯子老子而后能知官知禮耶祖陽明者動云良知二字本於孟子不知孟子之語業已可疑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非愛其親也愛其乳也早離其親而使他人乳之則雖中上之資亦未必不以他人爲母而終身不知其親矣今將致其索乳之良知而擴充之則徒近乎告子食色爲性之說而與學道愈遠蓋亦廣咨博訪必如孔子問郯曼父之母而后知父墓之所在歟及其長也紾兄之臂者亦頗不少是亦足爲良知而擴充之歟或孟子陸王皆中人以上之語不可以語下而論格致者終當以朱子爲正歟

論語解四篇

諸子百家冒孔子之言者多矣雖論語吾不能無疑焉夫子之所最重者仁也以顏子之資僅許以三月其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不許也何至於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管仲果仁矣天下有仁人而器小不儉且不知禮者乎天下之知禮能儉且器不小者或未必仁也臆口說而持之過堅使前後不合後世之愼言語少許可者且不然而謂聖人然乎然則何以有此曰論語有齊論魯論之分齊人最尊管仲所謂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以管仲爲仁者齊之弟子記之也故上篇齊桓公正而不譎下篇陳成子弒簡公非齊論而何魯人秉禮[illegible]仲所謂五尺之童羞稱五霸以管仲爲無一可者魯之弟子記之也故上文哀公問社下文子語魯太師以樂非魯論而何均有僞託未足爲信然則聖人之言如何曰人也

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焉善善從長譽而不過此聖人之論管仲也

論語一書須知命名之義論議論也語語人也自學而起以至卒章皆與人議論之語而非夫子之咄咄書空也記者記其言而不記其所以言致註疏家往往穿鑿其答弟子問者則詳於師說而略於問辭記言之體應爾也孟武伯孟懿子及游夏問孝聖人答之不同仲弓顏淵樊遲司馬牛問仁聖人答之不同子貢子路仲弓問政聖人答之不同宋儒以爲就人所不足者教之非也當時問者各有其人之議論而夫子爲之折衷記言者不詳載問詞而統括大義則曰問仁問孝問政云爾人非木偶豈有言無枝葉突然舉一字以相問者況仁孝政一問可也何必重複問耶一人問可也何必各人問耶顏淵問爲邦夫子合三代言之當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夫子從周之意惓惓不忘一旦生今反古斟酌百王豈以顏淵爲五百年之王者哉當時顏子非問爲邦也論時論輅論冕論樂如今之論史者然記者不欲舉其辭則統括之曰問爲邦云爾夫子如其問而定之時則夏輅則殷冕則周樂則韶亦如今之論史者然其他爲邦之兵農刑政不問則不答也不然豈有南面爲君僅須一歷乘一車戴一冠奏一部樂而竟謂治國平天下之道已盡於此乎疑孔顏論爲邦必不簡略至此然則何以證其各人之問不相同歟曰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此則兩人之問相同也而夫子答異其時公西華惑且問矣若孟懿子孟武伯游夏仲弓樊遲司馬牛數人果問同而答異則在旁側耳者豈無公西華其人起而一問其所以不問之故耶倘諸人於相見時各述其先生之說又安能不進如惑而不互相質難耶蓋公西華之所以疑者問同而答不同故也公西華之所以不疑者答異問亦異故也犂牛之子云云或與仲弓論人才或與仲弓論郊祀俱不可知而仲弓之言不載從所略也不明記言之體而强解援於是史遷謂仲弓父賤何晏謂仲弓父不善朱子謂司馬牛多言而躁樊遲粗鄙近利皆以意爲之不可爲典要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問酬知也曾點之對絕不相蒙而夫子何以與之王充以舞雩爲祭名童子爲歌者未免附會吾以爲非與曾點也與三子也明與而何以實不與曰沂水春風卽乘桴浮於海也從我之由卽吾與之點也子路聞之喜卽點之從而後也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層層駁斥卽由也好勇無所取材之責也聖人無一日忘天下而門下子路能兵冉有能足民公西華能禮樂三子之才雖不言夫子已素知之第問之試其自信否既自信矣倘明王復作天下宗予與三子各行其志則東周之復期月而已可也無如轍環天下終於吾道之不行不如沂水春風一歌一浴較浮海居夷其樂殊勝蓋三子之言畢而夫子之心傷矣適曾點曠達之言泠然入耳遂不覺嘆而與之非果與聖心契合也如果與聖心契合在夫子當莞爾而笑不當喟然而歎在曾點當聲入心通不遑如愚不當愈問而愈遠且受嗔斥也蓋歎者有悲憤慷慨之意無相視莫逆之心夫子之好學也至矣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曰賜也賢乎夫我則不暇樊遲從遊於舞雩問崇德修慝辨惑曰善哉問遊不忘學爲善而願乃不學而遊乎夫子之欲仕也至矣爲委吏爲乘田公山佛肸召皆欲往其喜人仕也又至矣仲弓爲季氏宰季路冉有爲季氏宰漆雕開不仕則使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悅悅者悅其待能信而仕非悅其不仕也三月無君則皇皇然而顧能與點遊乎宋儒非曠達者震於夫子之與點而不得其故則遂夸因物付物堯舜氣象上下與天地同流過矣然則巢由沮溺後世嵇阮一流皆聖人耶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漢宋儒註疏以子路爲南子淫亂夫子不當見故不悅亦有訓南子爲南蒯者是以公山弗狃佛肸兩章例之非本旨也王充訓否字作否卦之否天厭作厭勝解亦屬支離夫內言不出於閫南子之淫陰事也中才之人不道人曖昧而況聖賢乎而況國后乎夫子何人而子路以劉楨平視之意測之太鄙朱子註大夫入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此語雖不見經傳然聘禮載同姓之國夫人使下大夫勞使臣以二竹簋饋衛兄弟也君夫人與外臣通問禮也原不計夫人之賢否也孔子不引禮以折子路

而乃急而援天以自明更鄙予以爲子路仕孔文子者也孔文子出公黨也子路賢人也且勇者也賢而勇但知食人之祿忠人之事而不暇總全局以審其大聖人固不然衛君待子爲政之問意欲夫子之助出公也不料夫子之忽答以正名也玩必也二字之神夫子亦早知子路之意而故鄭重其詞曰必如是則我爲政不如是則我不爲政也予不仕於無父之國也云爾於是拂子路意而以爲大迂其嚚嚚然不悅也久矣冉有者子路黨也不得已再託子貢探之子貢又不得已假伯夷叔齊以探之其不得已何也兩賢皆知夫子未必爲衛君而誠慮道破轉無味故也乃夫子復有求仁得仁之語而不爲之意昭然若揭則子路聞之又必囂囂然不悅也久矣一旦子見南子子路以爲出公南子所立也子既不爲出公又何必見南子言與行違其所以不悅者一也南子專政者也又能敬蘧伯玉而知賢者也倘敬夫子而夫子告以正名之迂說又告以求仁得仁之故事未必不動其母子之天性召蒯聵黜出公而孔文子且有旦夕之禍其所以不悅者二也公山佛肸章所稱子欲往者將往未往之詞子見南子明是已見之詞已見則夫子必有與南子問答之語記者雖不載而子路當時必知之其所以不悅者三也然則夫子何以矢之曰此夫子之怒詞也怒野哉之由屢說不明故不得不以中人以下之語教之也言予之正名乃天經地義也使予見南子而不告以正名爲急則將獲罪於天而天且厭之矣天之所助者信也人之所助者順也名不正則不信不順而天將厭之曰由也不得其死然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皆天厭之之明證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意非不善而夫子亦呼天而斥之何也按儀禮喪服章家臣爲大夫斬衰三年以大夫而上同天子僭也此後進之禮樂也夫子平日惡之久矣然而不言者居是國不非其大夫故耳一日疾甚而幾自陷於大不韙則病間而安得不呼天以怒耶子路賢人也且勇者也但知忠君耳但知尊師耳不暇總全局以審其大嗚呼此聖人賢人之辨也

正名者何馬註正百物之名鄭康成以名爲字義亦可取朱子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之說語氣較近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五

坐觀垂釣賦（爲莊念農作）

錢塘袁枚子才

子才子息志塵鞅棲神元妙逈謝軒冕日事漁釣過其友莊先生而傲之曰子亦知夫釣之樂乎當子之翁膏轆軸而遨遊於康衢也吾則垠玕三尺冰蠶一絲聽波跳沫與水爲嬉當子之儐遘相從趾莊鞠躬參衙府而不得紓也吾乃投竿九飯睨一鮹魚仰肩肆肘天不能拘思子之樂樂不我如胡不易子之所事而娛吾之所娛莊先生曰不然吾聞好㴱者溺好獵者驚當局者惑旁觀者清故五朶之藻褒服之者不見而見之者豔焉五音之笙籥吹之者不聞而聞之者妙焉當夫霜竹浮陰風梧被葉夕照千里碧雲一色水蕩影以鱗鱗魚浮空而戢戢乃命童子坐危石俯深流投酵扇以爲餌剸魚銅以爲鉤或沉或浮載泳載游余不持一錢但睜睛睥試操縱之有道任貪廉之自求彼得吾不喜彼失吾不憂抒滄觀於物外何筌蹄之足謀於是鯉如東王公之鯉大如任公子之繁年如姜尙父之老囂如嚴子陵之高入吾目兮不過一瞬當吾坐兮不過終朝釣鯉魚而無羨乎尼父會大都而奚夸夫魚刀子但知垂釣之樂而興知吾坐觀垂釣之逍遙子才子於是嗒然意失惘然神爽結筆蟻蠶投繩釋網叩䇿而歌曰巧人之巧坐而息兮拙人之拙垂竿立兮吾欲作賛與舫鯉慣出入兮展如之人大巧而有拙色兮

笑賦

陸大夫本無笑疾養空而遊所見人士與己不侔但覺其敝莫測其由付之一笑啞啞不休則見夫金穴方尉銅山又起屢覆前車仍循舊軌臍斷雖爇廿焚象齒豈知有造必化無泉不涸縱宜瓷鎔於枕邊雖睪分文於泉下俯百歲與何人無一言之報謝又見夫捨樂土趨熱官自投苦縣自上危竿取下千怨博上一歡或同謀而異殖或始笑而終咷從高隊者輒碎泛海泊者大難然後鶴唳思聞尊羹想餐不已偵乎又見禁忌百端禍出是懸不學顏含思尋管輅王莽所信陰陽小數治行則黃歷少日卜葬則青山無驀見術士而頭低望神巫而卻步百鬼集於胸中五行遮其前路捨王道之蕩平墮終身於雲霧又有甚博呼盧葉子作戲每一登場如疕止吠睜子瞪然神魂四繫屏珍羞以忘餐置妻孥而若棄一息尙存六時不厭試清夜以捫心終不知其何味又有丹訣大悟蒲團小參受籙自喜長齋自甘捨名教之樂地誦梵咒之喃喃斬牛羨於戚里擲萬鎰於伽藍嚴陵則妖亂有赤臺城則餓死雖棋凡此千秋之惑皆由一念之貪至於誦習詩書曠覽宇宙何必鏤刻奇碎清噓似豆披膩頗給逐康成後塵枯骨以死爭抱陳編而苦嚥卒之古人不生長夜不曙徒相毆於昏黑終不知誰之勝負亦有困於習而心昏縛於教而自束繩趨漭衷詘腸歸腹理不經於心見不出於獨盜頸悖夫周孔攫小遠於濂洛如蠹蟲之鑽角作耳如水母之以蝦爲目甚至八翼沖舉一行未諳相引爲智高冠簇簇方且選才俊而秉鈞軸若諸人者紛紛藉藉究究居居其氣多滯其質本愚雖有盧扁之藥不能祛其疾惡莊之辨無以釋其拘君子洞觀物外手暗揶揄不得已而虛舟相值愧謝不如拈花無語舉杯相於惟鬱然與莞爾不能忍於須臾

刑部尙書加贈太傅錢文端公神道碑

今天子優禮文臣稱爲江浙兩大老者一爲沈公德潛一爲錢公陳羣沈年雖高于公爲後進受知　今上而公則受知　聖祖　世宗贊國家文明之治先沈二十餘年故薨後　天子加贈太傅賜祭葬謚文端崇祀賢良一切恩禮較沈爲尤隆非徒眷舊臣兼以寵　先朝也公爲錢武肅王十四世孫高祖官一公始遷秀水生而敦敏受讀書母陳太夫人躬自課督公貧後繪夜紡授經圖　皇上題詩獎許以康熙甲午舉　辛丑進士改翰林庶常　世宗登極召見曰錢陳羣不獨文佳人亦好遂以編修主試湖南旋遷學士視畿輔學政乾隆元年擢通政司右通政丁母憂服闋補原官累遷禮刑兩部侍郎加經筵講官充乙丑會試總裁主江西丁卯庚午兩科鄉試壬申病　上命太醫診視予告歸里公天才贍敏篤思笙

翰每屆從康熙帳殿前諸黃門環觀伺之晷刻未移百韻已就歸田後　上有吟詠輒寄示公賡和往來至千餘首凡國家大禮畢武功成公必進雅頌數十章　聖眷益美賚賚不可紀極辛未南巡　命閱召試諸生卷丁丑南巡　命在家食一品俸壬午南巡晉刑部尙書銜乙酉南巡加太子太傅賜幼子汝器舉人辛巳祝　太后七十萬壽　命與九老會　賜杖入朝辛卯祝　太后八十萬壽　命繪禁城瀛臺騎馬偕九老遊香山圖形內府　上于公若有宿契每入見　聖心先怡公亦事君以誠承顏抗詞動引書語頌不忘規民隱必告壬午公子汝誠典試江南　上先諭總督尹文端公招公遊攝山俾父子歡會望壽六十念公老難北行　命沈文慤公往嘉禾互相勸止公進奔如意　上批答云未煩偕紹之賜恰致公遺之貢文而有節把玩良怡今賜鄉木爾所獲鹿服食延年以俟清蹕凡此　恩意周摯皆出於尋常控揣之外龍光湛露海內榮之公幽研深文學而於政治尤通明雍正七年爲陝西宣諭化導使宣講時有姦民某闖入聽講公異其狀命譏留之果邑中捕者乾隆十九年僞稿獄興公家居矣密奏姦民主名未立請緩窮治以省株連奉　旨嚴飭俄而諒其誠悃　寵眷如初公任天而動倜儻和易口汨汨如傾河汲引後進酬應臨墨必躬必親日不暇給然能養心而用形人人滿所欲以去而體益康彊構宅雙溪之西春秋佳日輒偕故人野叟遊桑麻間常至于杭聖湖小住信宿見者或以爲元老或以爲神仙幼有至性弟死未殮公抱尸臥冀溫煖使甦太夫人至見公身冷如冰乃哭而止之官通政使時以應得己身封典請　封外祖母　上許之遂著爲令公諱陳羣字主敬號香樹又自號柘南居士兩娶于俞氏皆誥封夫人三代贈如公官子七人長汝誠官刑部侍郎次汝恭汝懋汝豐汝隨汝範汝器皆有官秩女九人薨年八十九葬某

銘曰　文思天子張咸英象陶隨堅方降生夾鳩氏代鳳鳥鳴奕奕錢公輔學淸脆然明允更篤誠爲士作鑑文持衡有茅必拔賢必登義刑義殺廷尉平惟公折獄能引經天牢雖空臣疾撄昧死上疏求歸耕上帝耆之詩龍行東門送者車千乘爭羨白鶴翔蒼冥誰知在野如在廷堯醲舜醇時利成君臣師友相合并四河入海無河名五年巡狩　鑾輿迎羣臣之中喜見卿子來魏闕江湖情能無銜感洏沾纓章孟雖歸王室爭丹忱昆照青史青傷哉頹光大耄驚　帝痛批勅期遐齡　龍袞驟來臣目暝中涓捧祭騎新塋有碑其容圖殿廷魏銀後祚隆隆升實盱實畢多孫曾公委化矣公永寧

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

乾隆四年兵部右侍郎盧公巡撫浙江秋乞假歸娶謁公於南街一見如舊相識矜寵甚盛次年枚官京師聞公被劾　天子命內大臣汪札爾往按其事獄兩月不具浙之氓呼噪罷市奪公於頌繫所舁至吳山神廟中供餔糗糇盛者如牆而進所過處婦女呼冤蹈足數萬人赴制府軍門擊鼓保留制府德公據實奏聞　天子知公無罪而又不欲長黔首之刁風也遣戍軍臺一時朝野駭公能得民枚亦疑公果何術以致之後四十餘年公子淞以貞石未建來索銘幽之文讀其狀方知公自縣令至任封疆忠勤惠愛終始一貫以故賑能動物應如肸蠁初非違道干譽之所能襲取於須臾宜備書之抒部民之思爲大臣之式謹按公諱焯字光植號漢亭奉天鑲黃旗人先代從龍世襲恩騎祖崇興官江西布政使父承倫官大理寺少卿公生而岐嶷槃槃有才以功業自期初知武鄉縣縣有均徭錢供差費而過差仍按里派夫公革除之有豪家莊頭倚勢凌民公大創之有巨盜四十餘家公剿絕之遷知亳州州俗好鬬有白蓮餘黨諸黨公擒其魁餘黨解散擢知東昌府署登萊青道實授河南南汝道遷按察布政兩使巡撫福建　今上元年調浙江落職再起授鴻臚寺少卿巡撫陝西再落職　命往巴里坤哈密協理軍需事竣還家年七十五薨公抗爽而和與人語姝姝然不衣自暖然義之所在赴若江河之決武邑災公開倉振飢東昌災公放隄水入運河防各廠開倉振飢俱不待報請便宜行事浙江海塘恃尖山爲保障塘工壓圮公親臨築成上喜　御製碑文以賜西陲用兵湖北奉部檄運歸化城米往軍前公慮道遠費重奏請以陝

四朶實者就近先援　上嘉之謂深得大臣敬事之道當用文鏡總督河東時政尙苛嚴司道以上莫敢攖其鋒東昌一郡所訪至二十餘案囚繫盈獄不能容公到登時判遣囹圄爲空田心銜之卒亦無如何也公爲政大概以贍決濟其仁心福建前任撫臣奏建籚田糧較明季少十之五六部議按畝均攤公奏請先丈量而後酌增　上許之丈無虛浮其事遂寢鹽販拒捕有登山者總督某欲用兵公止之而密遣官禽獲首犯分別杖懲卽時案結豫省黃河遷徙無常兩岸爭地訟牒債興公曉以漲則升科坍則豁免一言而訟息湖州費氏大族也有兄公某訟其弟妻季氏之姦公不忍以曖昧事汚人名節爲平反之竟以此獲譴然有識者覩公之過知公之仁公揚休玉色軒軒霞舉長髯飄然望而知爲公輔從武鄉運餉入都年幾強仕　世宗召見卽賜飯賜豐貂累刻香珠等物捧至殿外又喚入　命開寫年庚具奏嗚呼公日後魘旄擁鉞垂三十年皆由此時特達之知然以縣令微員薦引無人而簡在　帝心一至於此雖公之儀狀奏對必有異乎尋常者而卽此可想見　世宗之聖德如天求賢若渴矣遭逢之盛至今聞者猶爲泣下所著有觀津錄牧亳政略秉臬中州錄撫閩撫浙略數十卷配周氏以　覃恩誥封夫人副室崔氏以子貴　誥封宜人皆以己丑年四月合葬於拱極山之高原禮也子五人長山陰工部主事次嶽官循輝太守次嶠次巘次峄女六人孫九人

銘曰屋漏在上知者在下主恩易邀民口難借璽蠹公氣如春夏弊絕吏胥樂興人化鏡磨愈皎衣湼不緇颺起颺躓未竟其施人爲公惜公獨迫然委運任化知我者天天眷良臣令終壽考樹蔭幽宮鶴歸華表

經筵講官兵部尙書彭公神道碑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兵部尙書彭公薨於里第遺疏上聞　天子震悼一時士大夫走位相弔泣且嘆曰先皇帝老臣碩果存者惟稱相國爲介靜而彭公科尤先海內望之如晨星孤月倘假一二年重宴鹿鳴

瓊林豈非　熙朝盛事而天偏靳之悲夫然公之清節重望恩榮壽考於古爲稀勒之貞珉備國史之採不可廢也其同館後進袁枚受公知五十年爲按其狀而銘之曰公諱啟豐字翰文應鄉舉時芝生庭中因自號芝庭先世由江西遷蘇郡之長洲祖定求康熙丙辰會試殿試俱第一父正乾考授州同知三世皆以公貴誥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公貌清羸長不踰中人而風骨珊然如鶯飛鵠翔淩風欲去雍正三年舉於鄉四年會試第一殿試亦第一大學士張文和公奏科名與而祖同　世宗喜卽召入南書房七年充河南鄉試副考官時未散館而有是命皆異數也十三年遷左春坊左中允　今上登極之元年遷侍講累遷至侍讀學士通政司左通政吏兵刑三部侍郎尋授兵部尙書充經筵講官　兩聖入知公廉明能文章凡掄才大典倚公如金鑑　命校順天鄉會試者三主直省試者七視學政者二經歷滇南中州江右山左浙西輶軒所臨庶士懽迓其他讀卷　殿上及閱回避拔貢教習朝考召試諸卷皆歷次任委連綿不斷公亦竭躬齋心克與　上意相副從江西還奏所過宿州有司振災不實又奏請勅各省學臣見督撫毋卑謟應遵會典儀適　上是之在浙時奏官河宜開漕糧宜遵舊制毋浮收本省官出巡應額限役夫毋過予名任兵部時奏武職銓補遲速不均宜與卑巽官均以雙單月輪班間用奏馳驛官奉使者有應給口糧而夫役俱向驛站借雇應開多索濫應之漸宜停例支改一馬三夫　上皆可其奏發部議施行當是時　上方嚮用公適有同部兩侍郎不相中遺蜚語聞　上引公爲證　上問公公對未聞　上疑有私降爲侍郎越二年以原官休於家先是公乞養歸爲娛奉太夫人故實山瀦池蒔花竹極園林之勝至是再歸山水益清幽樹益茂公擁萬卷嘯哦其間雖大耋聰強不衰或春秋佳晨出遊石湖寒山士女皆知兩朝元老擁觀塞路初公侍　內廷時　世宗賞大臣羈字偶未及公　特手書以賜侍今　上泛舟賞花釣魚　命和詩至二百餘首所賜珍玩無算祝　皇太后萬壽與九老會圖形中秘金川蕩平公迎　駕山東進凱歌　恩復尙書銜與宴在江南三次迎　鑾皆召見　温諭四十九年公迎　駕幾龍泉莊　上遙望見卽　命侍衛扶起　命於冬北上與千叟宴公方感　上恩修安車欲行未及期以無疾終年八十四性峭直稍不可於意卽形詞色然過後輒不省慊慊自下遇布衣文學之士皆抗禮與鈞枚弱冠入都卽奇賞之聞其入觳特呼車往賀主司得人晚年猶端書細字往來唱和尤稱常語人曰袁君非徒詩文佳也聽其議論如魯公書徹透紙背其見知如此妻宋氏　誥封一品夫人子五人長紹諴山東桃源同知次紹觀翰林侍讀學士次紹咸增廣生次紹升丁丑進士次紹濟尙幼女三人其一適常州學士莊公培因甲戌科殿試第一孫十二人皆有科名曾孫六人

銘曰庭實九獻特達圭璋簫韶九成來儀鳳凰天生彭公爲世休祥履星辰上立日月傍　帝畀玉尺東度西量公洗心服清儷冰雪蔦蟻戰酣一燈破黑拔茅使高升珠使跳擲其盈門八座三貂扞所嚮者施於爲政猶豸爽鳩鷹拜　寵命周官司馬權重中樞公靜鎭之匹汸宴如　帝謂古賢七十懸車卿年已屆可以歸歟公拜稽首　聖恩優老臣願歸田詠歌天保都人羨公祖餞爲道一十七年烟霞花鳥臣請主安　帝問卿好以其餘閒爲書院師胡瑗孫復歐范優爲以其餘福蔭及孫曾玉堂瑤榜綿綿繩繩齊門之外新塘之東百尺華表萬古清風

原任湖北巡撫太常寺少卿程公墓志銘

公程姓名燾字九峯號寓軒系出新安之臨溪六世祖士麟遷杭州艮山門外之筧橋公生而孤露家極貧持缺益盛淳緊毋子分以療飢以戊午舉人補中書軍機處行走遷武選司主事引見以御史用出爲甘肅洮泯道奏母老改江南驛鹽道遷安徽按察使再遷布政使調陝西巡撫湖北前縣獄起仍降江西布政使補太常寺少卿以病免公性樸直勇鬼任氣有所懷雖權貴前必達其意任兵部事繫　軍機處像直之期傳忠勇公語人曰九峯久不來想戀兵部耶如彼處樂可不必再來軍機公聞之怫然曰兵部軍機皆國家事相公不當分畛域之見程某才拙僅能料理一處無分身法卽遣人往軍機處取直宿行

李忠勇公笑曰人言九峯戇九峯又戇耶然其言甚正盍爲我婉留之同事者再三云公始往公常言世之論仕者有二失焉其一以爲功名可力取也於是通苞苴事造請以求之其一以爲功名不可以力取也於是玩時愒日而百事廢焉不知不可求者官也不可不求者官之事也一階級有定數而可妄覬乎一斛粟皆　君恩而可素餐乎以故公所任事必務先雖從忠勇公傅恆平金川從大司馬舒公赫德觀兵滇黔再從陝甘總督黃公廷桂平定伊犁經川葉爾欺不阿克蘇地方綑行沙度二萬餘里心計手畫不知渴飢諸大臣倚賴甚重而　上亦因是深知公爲按察時六安州有河南祝姓者詐僞事發認引河南寶豐子寶不服公命脫械離長跪者數人令祝指認祝茫然實究遂雪公又常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凡斷案引律皆得大中不可上奏畏刦因其輕用雖字以揚之欲其重用但字以周內之以故公折獄過慎夜閱決事比持燭折聖眼翳申日勞積疾生舌木中穿漸裂以大醫曰此心血竭火焚興之故也竟以不起年六十四先娶金氏再娶胡氏子二長承獻次楷孫四人葬某

銘曰質實而能行者眞也隆隆而仍勞者勤也無稱政故能撫其軍也有仁心乃以儞其身也古而不今嗚呼哉其人也

廣東雷瓊道按察使司副使金公墓誌銘

乾隆丁巳予寓薦主金少司寇家見其從子序倫知原守濟南被劾歸旗貌軒偉其口與余朝夕狎宴飲譜諷相得也已而起廢外用遂別去戊戌冬其子岳爲蜀中司馬寄侍劇余銘墓余弱冠卽受司寇恩令老矣雖其家之一孽息一童孫有所遲諉誼不敢辭而況君與余素有撫塵之好者哉謹按君諱允彝字序倫一字蘇亭鑲白旗人工部侍郎永錫公之孫宣化府厚庵公之子行六年未三十循例得南豐縣丞遷兗州府金鄉縣知縣辦災課最調宰蓬萊引見時奏對詳明　世宗大悅賜饍賜豐貂擢濟南府知府君既世家又屢受　天子恩以才自負與按察使唐公綏祖不相中而唐又總督田文鏡所擢用也搜揭

劾奏即令唐鞠訊之考掠至再君無款詞當是時司寇公巡撫廣西密奏此案有冤　世宗命吏部尙書劉於義刑部侍郎牧爾登會同山東巡撫岳濬覆訊所劾果虛僅以失察對吏罷官　皇上登極召見授鎭江府同知遷廣東南雄府知府調潮州再調廣州擢雷瓊道未半年喉痹卒年五十八嗚呼當田文鏡柄用時一時文武大臣望風噓媚無敢攖其鋒司寇公爲君叔父尤當避嫌而乃毅然飛章入告　世宗不加之罪竟別簡大臣爲之案覆以示大公以昭聖人之無我有是哉君臣之際至於如此事隔數十年草茅聞者猶爲流涕而在君當年之身受者更何如也君娶夫人楊氏生子四女二長子岳初任廣西羅城令以于淸端公曾宰是邑故考其遺事刊板流傳嗚呼公之子纂善如是亦君之庭訓使然耶葬某

銘曰寶劍起矣直木擠矣危而後光能有幾矣嗚呼金君樹燄於瀆其毋忘　天子之德之仁

誥授通議大夫陝西按察使秦公墓志銘

余榜中得人最盛爲銘其墓者禮部尙書沈文愨公工部尙書裘文達公而外惟我陝西臬使秦公公以甲辰舉人內閣中書中己未進士殿試第三人　授翰林院編修改官九江府知府調廣信府服闋引見再授平陽府知府特遷西安按察使在任九年乞老疾歸卒於商州旅次年七十一公貌淸挺長身鶴立鬚髮飄飄若神與人交坦中任眞終始如一雖以文學受知　今上而未遇時曾參幕府習刑名故歷外任二十餘年所張施條奏無不上俞下頌九江鹽無坐商零販者必赴省驗收關稅夫錢浮費無算公請大府咨撥省商徑赴儀徵買運抵郡銷售鹽價以平玉山縣姦民喻開士與監生朱捷山有仇造逆匪馬朝柱僞劄投棄路傍邑宰某惑之將興大獄公星馳訊鞫雪其冤長武縣民尙景福等强借耔種毀胥役廬舍公審知皆飢民非盜也懲厥渠魁餘皆省釋貴溪有案相似參將許承麟將以盜報公往止之申辨甚久許不可公忿而歸須臾許來見長跪謝曰頃公所言老母在屏後竊聞之責我不聽仁人之言怒而不食今我受母命來承公教矣遂徙一人杖三人而案以定律杖殺死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斷給財產殺二人者不在此例公奏一家中雖人數不一然已殺二人則其中豈無孤寡倘屍主煢煢無告而凶犯妻子仍擁厚貲於義何當請嗣後凡殺一家非死罪二人者亦給與罪人財產一半　上深是之載入則例中公雖用法寬然於大猾無所縱如葭州衙差大荔高陵兩縣之積匪某皆以罪浮於法特置重典所到處必葺橋梁崇書院禁溺女卹災祲以故耆民髭上皆迎拜車前歡呼祝延分校乙丑會試得李因培張紹渠等仕至公卿識拔靈石縣武童何道深官貴州遊擊　王師征緬時死錫箔之戰崇祀昭忠人嘆公知人之明性不飲酒在諸同年席上惡視七箸者公與予二人而已公諱勇均字健資號桂川爲宋龍圖學士少游先生二十六世孫族大以簪紱顯孫門從堂弟文恭公亦以丙辰第三人官大司寇父曾榮前母王氏母徐氏俱以　覃恩誥封如例娶徐淑人先公卒子鼎雲拔貢生公歿後有相傳爲秦中城隍神者余恐蹈韓昌黎羅池廟記之譏故不具載云

銘曰旋不劇劇何用不藏明能恢恢何弛非張惟觀察公星降文昌初以其耀照臨玉堂繼以其餘施於四方吏也而良刑也而祥横目昌彭額手稱慶　帝嘉乃猷錫以銀黃天祐有德俾其壽康委化順終葬關原鄉横山化羊樹鬱蒼

原任禮部侍郎齊公墓志銘

乾隆元年秋余與齊公次風同試博學鴻詞於保和殿一時士論僉以實學推公及榜發　欽取十五人公果與選余雖報罷而公念同徵之誼最殷後三年余亦入翰林作後進常與公唱和外出爲令始與公別別四十七年余老矣遊天台山公死已久且葬其兄周南弟世南年八十餘龐眉扶杖延予飲其家抱公詩文集百卷出曰先生視此以志其墓嗚呼當時薦此科者海內凡二百餘人而今則在野在朝屈指無有也公之遭逢寵遇升沉禍福非余後死其誰知之而誰表之謹按公名召南字次風又號息園幼而穎敏讀書十行俱下年十六受知於督學何公世璂充博士弟子貢入京師中己酉副車雍正[illegible]

臣程公元章以鴻博薦授翰林院庶吉士改檢討　御試高等超遷至侍講學士加日講起居注官充戊辰會試同考官　上書房行走再遷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公淸癯短身而溫粹樸之氣溢於眉宇獨能宏搜博覽記性過人　上於寧古塔得古鏡未詳款式問朝臣莫有對者公引詩書史籍據其奏　上大悅顧左右曰是不愧博學鴻詞矣　國家疆域恢宏烏喇巴哈俱置侯尉又新開伊犁諸臣奉使者輒先詣齊侍郎家問路公與一冊某坂某驛應宿何所需若干糧數萬里外若掌上螺紋毫忽無訛或問曾出塞乎曰未也然則何由知之曰不過讀書地里志熟耳問之讀漢書者卒亦不解沈尙書德潛常在　上前譽天台石梁之奇　上問公公曰荒山磽确不足以勞　聖駕人笑其奏對率易而　上以此益重之十四年四月從　上書房歸澄懷園日昳馬驚觸大石上腦涔涔流昏憒不起　上大驚命蒙古醫速治醫剖生牛腹臥公其中又取牛腦乘熱納公顱左右搖公始蘇當是時　上方嚮用公遣　皇子及中使問病者不絕　於道又數月公病少痊步猶蹣跚頗忘所記書不能握筆又心念老母乞回籍終養　上慰留再四然後許之還浙後掌教蕺山萬松兩書院　上三次南巡公力疾迎　駕皆召見賞賜優渥先是公有族匪周華者素不肖公訓誨不悛遁海外三十餘年忽因浙撫熊學鵬巡城遮道獻所著逆書擿公十大罪熊奏聞　上誅周華赦公削職歸里公身受　上特達之知方思無涓埃報而怪民妖言乃出自近族悔平時教敕無素又隱忍不先舉發以致惡彰於天自分雖九死罪固當而　上復屈法活之恩愈重愧憤愈深結轖不已路上疾暴作還家匝月竟以不起年六十六嘗言酈道元水經註明於西北闇於東南特撰水道提綱三十卷又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所修官書則一統志明史綱目續文獻通考禮記漢書考證皆所纂也曾祖二仲祖化龍父勷俱以公貴贈如公官妻張氏封二品夫人子式遜國學生女二人葬台州花坑之原

銘曰天台之山其高萬有八千以是鍾毓生公其間學識其大才擅其全以人視山幾與齊肩雖爲猿嚁其後惡馬蹶於前而終以受知於天無損其賢嗚呼非我來遊誰表此阡嗣後川湜湜峯綿綿磅礴鬱積纍公而生者其又在何年

中憲大夫分巡廣東肇羅道衛公墓誌銘

己亥夏余還武林晤玉亭衛公于浹築洲觀察席上德器粹然知爲賢者今春粵遊路出西江蔣太史心餘寄聲問公并云兩賢相覯必有傾衿之樂不意到端州聞公病旋即不起其子瑰歸葬中州乞銘其墓伏思枚于公爲部民弟樹于公爲屬吏令聞懿範親炙最深聞公喜枚來將命家人治具張飲談十日以蠲夙痾而不圖願莫之遂竟殗殜綿延以至於死悲夫豈人生一見天果靳之耶然而七十衰翁萬里忽至又未嘗非蒼蒼者示之意也章微闡幽非枚奚屬謹按其狀而爲之銘曰先生姓衛諱哲治字玉亭河南懷慶府濟源縣人以丁丑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外補山西遼州知州調解州再遷浙江台州府知府薦卓異受 天子知調湖州府知府旋遷廣東高廉巡道調肇羅巡道兩署按察使年六十一歲而薨公所到有治績遼州爲山右磽确之地民藝黍粟多逋蕩公分別土宜授種棉養蠶法置機具于堂皇諭男婦紡織鉤考勤惰不數年布絹之利賴及他郡其守台也嵊縣姦民王開經等據其邑令吳某至山中笞辱之勢甚張撫軍王亶望會同提督進剿槍甲齊矣公時在省入諫曰唐虞之世治苗民遠方尙以刑不以兵嵊縣小醜毋庸大舉請曾至其地會審某案民頗服今雖非本屬願往擒治撫軍壯其言許之公單騎上山令人前呼曰台州知府衛公來矣兇黨聞公名咸羅拜爲首者自反接送縣令出且訴所以辱令故公笑曰官固不良然汝等亦當死矣皆泣曰公命之死如不死也遂縛十八人歸奏斬三人流二人釋三十餘人湖州北鄉多外省匪犯張設博局誘良家子使博而陰閉小血沒入其衣物日久黨繁官吏慮捕之將爲變公偵知姓名隱而不發探知某日賽神醵會諸匪擁簇從數紛聚呼嘯入城公陰乘輿抵虎穴坐命諸幹

役持歸棄伏四門來者韓之當即予杖派往文武衙門充水火夫給其傭嗣後城鄉殆清公性慈少所咨督然義之所在彊直不撓或大府前論事不合輒譁然欲扶而起曰衙某以爲不可上游俱嚴憚之署臬篆時治獄尤慎文案稍有躊躇申旦不寐致精神越潰體爲之衰先是公從子諱哲治者從縣令起家官至大司空以廉節惠政名噪淮海間枚宰沭陽隸屬下久所聞多端公行事蓋得其家風云父乾德贈覃恩誥授奉直大夫母商氏劉氏封太宜人妻周氏子四人女四人孫六人

銘曰眞廉勿矜大勇勿爭翹翹衛公秉志孤行爲世甘澤爲人準繩東甌西晉異音同稱方期大用神化丹青何圖星隕痛我黎烝歸休敢佑大道神明必有祇禱蔭及孫曾請看化鶴稿草叢生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李公墓志銘

公姓李諱元直字愚村山東高密人性介而剛少觥觥有志行以康熙癸巳進士入翰林校丁酉戊戌兩科鄉會試乞養八年服闋仍補原官雍正七年改四川道監察御史當是時 世宗憲皇帝喜昌言虛己聽納羣臣爭上封事公以天下爲己任居臺諫僅八月凡數十章奏祕外不能知而其所最著者言朝廷都俞多吁咈少有堯舜無皋夔 世宗不悅卽 召公拜 召大學士朱公軾張公廷玉等廷詰云有是君必有是臣果如汝言無皋夔朕又安得爲堯舜乎公免冠謝良久 世宗詔諸臣曰彼言雖野心亦無他次日再 召入 諭曰汝敢言自好嗣後仍盡言毋懼會臺灣南貢荔枝卽 賜數枚以旌其直未幾命巡視福建臺灣監察御史取時憲書親爲擇日而行公感 上恩益奮甫到卽奏增養廉杜餽遺再奏番民利弊數十條 上皆是之先是臺灣爲海外荒服巡使者至自視如客闔門無所理高枕臥事晝聽于道府相習爲常公悉反所爲又時下所屬問民疾苦有司怵其害己咸嗾于大府大府以侵官奏 上命議罪遂鐫三級家居二十七年卒年七十三公受 世宗特達之知使稍貶其道和其節藏器待時則不數年必大用用亦必有所建立而公銳於圖報信道太篤不肯須臾從容致一蹶不起嗚呼惜哉然而公之賢 世宗知之公之過 世宗亦知之其赴閩入見時 世宗詔其同官吳德愼曰如李元直者可保其不愛錢但恐任事過急耳又嘗諭諸大臣云甚矣人之難得也如李某豈非眞任事人但剛氣逼人太甚嗚呼知臣莫若君信矣然古之豪傑得一知己卽可無憾而公竟得一知己於 君父則雖不用者且死尙何憾哉宜公晚年說及 世宗知遇之恩未嘗不涔涔泣下也初公爲翰林時與孫公嘉淦謝公濟世陳公法交好以古義相砥切一時都下有四君子之稱每談必申旦及孫公總督兩湖承審謝濟世瞻徇撫軍公音問遂疏長子高以主事簡發山西未一年進得大州公聞不悅高寓書公勸以自解其子名義大節雖密友愛子不肯苟且如此乾隆甲辰余遊廣西公第四子鬳喬爲岑溪令請余文曰班馬傳批頗以先人之狀私於執事余重鬳喬學行而予公又爲同館後輩貞石之文所不敢辭謹按公父華國知阜城有善政阜城人至今祠之母孫氏封宜人先後娶兩王氏一任氏皆封宜人子鬳高庚戌進士湖安府同知次鬳豳鬳爲鬳喬四女四孫葬某

銘曰神羊嶽嶽雖折其角寶劍稜稜其鋒執攫既已試之又復置之非厭棄之將老其才而徐俟之驛然幸而藏得全其光至今華表尙有寒芒

翰林院編修侯補御史蔣公墓志銘

心餘蔣君既卒之明年其孤以狀來曰先大父母傳志皆先生撰今先君又亡將葬貞石之文知應敬循例以請亦先君志也嗚呼余前春過江西君已半體枯聞余至強力疾催飲臨別時手平生事略見示余知其意泣而領之然私心自揣余忝廁詞館先君七科後死之責當在君不在余卽在余亦未必銘君兩代而今竟不然矣然則余之衰固可想見而古人之所謂死友者非君而何謹按君姓蔣諱士銓號清容一字苕生江西鉛山人父堅有奇節獨行常遊潞州縛君馬背行千餘里甫四歲母鍾太宜人卽所作機杼課讀之圖君天稟英絕有奇氣記誦經籍如天馬怒馳超軼絕迹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

丑成進士入翰林散館第一授編修充武英殿纂修分校順天鄉試居官八年乞假養母僑寓金陵大府聘爲蕺山崇文安定三書院山長君意洒然有終焉之志會少宰彭公元瑞召見 天子問蔣某何在彭以渠母老對及太宜人薨君感 上恩入都京察一等引見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二年年六十一卒君秀眉長身兩眸子奕奕如電諧謔風發聽者傾靡胸無畦畛不解囁嚅耳語遇不可於意雖權貴幾微不能容太宜人慮其性剛勸令歸里及君再至長安浮沉舊職一二知己飄矣同列皆闒然少年趨尙寡諧愈益不自喜遂有輕死生一瞬夜之意不自珍攝以致早衰然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在蕺山時越中富家池三江閘日久壞廢君力請於大府借帑辦治曰事雖非山長責然食越人粟則視越人如一家爲揚藁鉛山爲邑人建壩浚渠以通水利修母嶺塔以利文風建棚縣衙便應試者請移駐巡檢於西鄉湖坊鎭不良者甲戌禮闈落第 上命九卿各保一人徐少司空將薦君君讓與孝廉某以其母老也有駱生者負鹽課客死君連夜作十三札飛遞嶺南俾其孤嫠扶六櫬歸君平素無宿諾故其言於人也信初入京師才名藉甚諸公卿震若麟鳳爭先覩視裘文達公在 上前薦君與彭公爲江右兩名士以故上屢問君 賜彭公詩并及君乃二十年來彭公官至尙書而君僕然一老詞臣如故然君雖其伉俄入自綴官階旁觀者不能無惜焉而要知命之所存君本無心進取且夫孝者所以事君也古人一日之養三公不易君奉太宜人設教東南有江山之勝板輿所臨海內捧杖擊觴而至者屨交戶外高麗使臣輸幣四物求君樂府歸豎闓之盛天爵之榮近今未有也晚年雖病廢而神明不衰左手作字橫斜入古所居藏園水木明瑟五子七孫穿花繞膝而侍死之夕無雲而雷者三相傳君生時亦然嗚呼其來其去豈偶然哉君才高而心虛全集皆余商定偶獻一規登時立改常至其家見供兩木主曰吾師彭公曰吾舉金公蓋君少時受知最深者其敦師友之義死生不易如此所著古文　卷詩　卷銅絃詞二卷塡詞九種娶張氏誥封宜人子知廉拔貢生次知節知讓皆舉孝廉次知白知重知簡知約孫女一人以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懸弧白日雷聲起大若告人生才子既生不用故何以人再問天天嘿矣振古文人多類此漢之崔蔡唐之李呼嗟蔣君毋乃是平生著述千萬紙有如月照西江水萬古長煇光不已勝我年華輸我爵我作銘旋我死我敢無言報知己古書黑石鐫蒿里兼備他年補國史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五終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六

錢唐袁枚子才

大定府知府張君墓誌銘

君爲東閣大學士張文和公之子東閣大學士蔣文恪公之壻年未冠卽以鹽務運判來江南補通州調泰州遷淮南監掣同知再遷貴州平越府知府調遵義大定兩府年三十八卒其孤歸柩萬里走乞余銘余文恪公門下士也與君通家交最懽誼所不當辭謹按其狀而銘之曰君諱寘宗字端文行五生而角犀豐頤容貌充充然嘗迎 駕焦山 皇上召見鏡江樓曰此兒面目頗類伊父君喜益敬勉自奮通州壚戶丁糧例不請蠲君到時會豐利場海口淹沒竟請題免泰州各場災所借給倉穀及積年鐵償一時並徵君請緩於大府民力以舒淮南饑所爲五省引鹽分運處河淺船滯君請由瓜洲出江抵沙漫州解捆裝載鹽費驟減嚴禁船埠乘商之急匿船居奇有犯者置之法舉船魚貫至貴州貧瘠平越爲尤一切儀仗輿馬官出四十八所俱取給閭閻君到免之上游重君遇大事必委辦君亦劬躬圖報染瘴以卒嗚呼君槃槃大才也禹莢細務何足展其猷爲滇黔爲文和公二十年開府之所 天子使君往涖其邦豈無深意乃竟未繼家風中道而逝知君者能無深惜哉猶記乙未三月貴州鼠姑花開君招余偕諸賓從坐小車穿草徑張飲吳園余席間猶舉韓魏公金帶圍故事以相勗而卒不驗然吟章書冊至今爛然卽此可以想見君之風調有大異乎尋常俗吏之爲矣生母郭氏妻蔣氏俱蒙 覃恩 誥封恭人子三長世倬候選主事次世輔世恩女一以 年 月 日葬某

銘曰君之初生夢麟銜衣君之委化如驂服驥生於華胄能耽文詞手握牟盆能樂邛池按其外狀頗邛令儀叩其淵衷風月襟期可惜小試未竟厥施盤江瀰瀰黎峨嶮巇君魂歸歸民口有碑

常德府知府呂君墓志銘

余同年裘文達公奉 天子命治幽兗揚豫四州水利最久最有功而其所倚恃如左右手者爲沭陽呂君君以滕縣主簿擢至枷河通判曹州府同知常德府知府再以子貴 誥封中憲大夫山西冀寧道按察司副使其起家故余宰沭陽時守藏吏也貌嚴冷睥睨不凡每執卷侍有所詢則鑿鑿利病以對主提無訛先君子尤愛倚之以重客待君亦感所知檗吏缺從余涖江寧料簡一切役三十年余山居久矣君忽驅五馬來謙謙以故吏自居走 先君墓下升堂拜母贈朱提數笏留一日裁去嗚呼君之吏術余深知之君之風義余身受之然則銘幽之文非余奚屬謹按其狀而銘之曰君諱又祥字瑞龍一字鳳圖先世居廣德州大父六吉公徙沭陽生四歲而孤年十七卽在官練習簿書沭近黃河多水患故君於振災治水事尤精性沈鷙勇於爲義循例得縣丞需次京師過鄒縣飢餓所有濟其眾者歸家居三年再過鄒州水衛官道行者誠頌君又以爲己戚宿旅店募夫購芻茭竹楗躬自堵塞他人行君始行已而効力東河會江南張家馬路災 天子命山東助麥稽五百萬撫軍楊公慮陸運爲艱君請撥兗曹兩郡稽貯單縣之黃岡河借徐州回空糧船載之由黃河順流下直抵張工楊公壯之卽委君辦以功借補滕縣主簿曾少司農裘文達公議開伊家河洩微山湖積水君贊畫方略代繪圖入奏工成濟寧滕沛等五縣涸田皆出裘公愛其才常以自隨越二年奏調君赴直隸疏浚河淤 天子許之其時君已通判枷河矣故事曹州臨河六堡皆百姓歲修君憫之捐俸開陳家堆引河九百餘丈分黃勢溜不需土埽民以永寧常德在楚南號稱難治君能除苛解嬈合郡祝延之當君赴任時余從容置酒問何時再見君屈其指曰一年余疑爲期太速且官身未必能自由君笑曰先生年三十三而致仕何緣得自由耶已而果如期乞病歸余不覺倒冠而迎驚且歎車旆飲爲歡而別嗚呼卽君出處之際或久或速挺然有以自持則他事之健決可知也已君在官時病蠶請以紫闌樓補爲君不可曰樓貴築也未必能濟我命而可以濟民之命以其直施棉衣千餘考城滕縣兩主簿某身故眷屬羈留君厚卹之送還其家還鄉後立義學建棲流所分餘田贍族人猶孳孳不倦人傳君司閘時 天子東巡 御舟抵臨清閘僅里許閘板橫石罅中急爲夫拔之不起君禱於神板忽自躍於水雖 天子神威百靈効順而亦未嘗非君之忠誠有以感格云卒時年七十娶吳氏封恭人妾李氏九女二子長昌際官冀寧道次昌會候選通判以 年 月 日葬某

銘曰陳殷置輔周道爲昭漢之循良半出功曹元叔叉手長揖三公亦云計吏爲世儒宗矯矯呂君嚴視正聽進固才優退亦力定餘澤流光施于公子觀察如雲棒日而起袁安老矣曾長陰卒不圖後死竟爲君銘美無溢詞書無愧色匪元石是勒將九幽是質

翰林院檢討李君墓志銘

甲子江南鄉試余以沭陽令與分校得士七而遂捷南宮入翰林者惟李君一人君諱英字御左一字竹圃晚號蠡塘其先爲南宋忠定公之後由晉陵徙宜興父止齋生三子君其長也以甲子舉人乙丑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分校壬申鄉會試纂修三禮通考等書補左翼宗學教習再分派丁丑鄉會教習今旗滿鑾任安徽臬使者君所教也戊寅以原官休於家年七十三卒君內行純篤淵然而靜人見之澹澹自遠衡文心清目明無所嫌避有老友儲學坡主於其家榜發卽君所薦人以爲難掌教海州六安州能張施講說使塑學大明士心歸依遮留再三或刊碑以紀其德與余別久忽一日擔簦而至寓山中七旬每燈下談縷縷不忍眠臨行手餠金爲別曰知先生無所需然英老矣無幾相見三十年受恩藉此微申束修之意亦慮自此不繼也泣數行去果不數年而訃至當是時余無子學坡無子君亦無子人疑三人者授受同家運亦相同乃今余垂暮生男而君與學坡則終于無有且相繼死矣悲夫君書法清勁得晉人遺意于詩雖非專家而清微淡遠之音自其心流有不可淹滅者纂成四卷將梓而存之娶黃孺人生一女適吳氏以弟子慶來爲己子蒙

覃恩贈三代如君官葬某

銘曰嗚呼自吾之得蠡塘也若古琴之入耳若古玉之升堂雖卽之之日短而思之之味長一旦淪亡天竟予喪爲銘貞石以表其藏

巴里坤中軍遊擊劉君墓志銘

劉君厚夫雖以武致通顯而性耽文翰獨蒐之餘必購晉唐法書名畫與三代彝器斷斷判別若嗜欲之切于身官金陵時與予朝夕游甚狎亦不自項領謂其儔偶以故車馬駢䡾戶外之履常滿嘗謂予曰小倉山一部婁耳子居之則號名勝守備官百夫長耳我爲之便成熱官遂古以來人貴自立耳不在所居之地與位也予愛偉其言亡何遷任去別一十有六年今春其孤琨送訃乞志幽之文余按其狀稱君能事親能睦宗能訓卒能拯人于難所舉犖犖諸大事諒無溢辭然余聞而悲者君以微罪解職蒙 天子恩召見而君自戚其衰頹不樂往思歸老白下慮無故人爲伴時時僂指數當年某某零落殆盡悵然閔翁尚存將與卜鄰以終餘年而竟不可卒得嗚呼命矣夫君亳州人諱滑號厚夫舉乾隆丙辰武鄉試選江寧城守營守備遷廊州都司鎮番營遊擊再調巴里坤遊擊署安西參將以失察事罷官歸過蘭州卒年六十五妻李氏五男二女長子琨廩生次毓琇候補知縣次瑞次琪次珹三代俱贈如君官君在遊擊任內請貤本身封封其叔父聖鑑大府代奏 詔許之葬某

銘曰射一鵠能巧任百事能了但小畜于文德不矜情于壯佼若而人者雖斬板之封亦干城之表

幔亭周君墓志銘

余好畜金石文字而讀至褒籀輒口箝不下幸金陵有二賢焉一曰樊君聖謨一曰周君幔亭二人者皆嫺雅君子而周君居近余以故朝夕見尤親得殘碣斷碑必就正焉今年十月老病卒卒時屬其子乞余銘嗚呼余方悲好古之人稀前年樊君亡今年周君又亡嗣後余於古有疑將何人之詢而釋然哉然以余

之篆啟寡聞二十年來略辨妃豨未嘗非二君之功文其幽所以報也謹按君諱渠字于平一字幔亭孤矯鶴立目眗轉有芒不諧際人事而矍矍然溺苦於古受知漕帥楊敏恪公聘爲清河書院師再受知曲阜衍聖公館於府教其二子君之學鉏劖莽碎窮籀幽隱專爲人之所難道渾天毬拳許稽長江黃運圖僅尺幅而星經地維羅縷畢具窮六書源流一波一磔不苟下嘗登泰岱遊黃山鐫名最高巔手摩搨以歸古奧蒼秀宛然開母石闕太室碑也草廬數椽在金陵清涼山下古梅環之客至則捭豚黍盛以椶碗父子琅琅然度所作曲侑賓或用傳響法擊鉢數下室內酒若羹轂應聲而出若竈下婢俱解華嚴字母者然予戲謂鄭康成家牛觸牆皆成八字今覩於周君也信祖籍福建莆田父懷臣始遷江寧九世祖翠渠公刺廣德州有惠政乾隆二十四年州人慕其遺風爲營祠置產適君遊廣德遂主其祭捧木主以升亦異數也所著（原缺二字）若干卷三子俱業儒卒年六十六葬某

銘曰路非古不行事非古不爭君今古矣君其盍地下古人無歎迎

童二樹先生墓志銘

山陰有隱君子曰童二樹先生余耳其名不相識也今春二月先生修志揚州渡江見訪適余遊天台未由傾衿亡何詩人周麥衣來言先生好余秋間將再至余以即往揚州故寄聲顧之且約之及登程屢爲他事濡留十月十三日裁至揚而先生已病七十日矣其孤沁抱詩集一行狀一泣而言曰先人知公將來喜甚病中聞麥戶聲輒疑公至委化前一日屬曰吾神氣綿惙度無分見袁公如公至可將詩與生平事狀付之則吾目瞑矣嗚呼古張范之交臨終拳拳彼故結納於生前宜也若先生一面缺然而遺言丁寧鄭重若此是知己也死友也加古人一等也序其詩銘其墓非夫人之爲而誰爲謹按先生名鈺字二樹號璞巖又號借庵宋慈溪童公亮之後生而炯介篤誠潛心古初棄舉業專攻詩家鄰女史徐昭華七歲時徐抱置膝上爲梳髻課詩及長與劉鳴玉陳芝衢號越中三子常往樓見村月中行吟得一詩紆襪

帶爲一結以記之比曉入城數其帶得二十四結矣其風趣如此受知於河南撫軍阿公思哈何公煟聘修志乘凡一省二十六縣州分疏遴校條清例嚴成無一唇一舌敢掉磬者所得束修除郵戚里外輒購秦權漢布法書名畫橫皮縱閣相對逌然暇爾竹水石皆工而尤長於梅使氣入墨奇風怒雲奔赴毫端海內爭購有高氏九柏未葬先生揮十紙助之須臾盡鬻窀穸以辦臨終畫一枝留贈花未點而手已僵古幹零落如賦殘形操嗚呼可哀也已初先生少疾夢有道貌者相招却之乃去及病甘泉志館夢其人又來爲著五銖衣牽白鶴使騎各有贈詩醒猶記錄嗚呼死有所歸今乃於先生見之卒年六十有二娶陳氏生三子七女以　年　月　日葬某

銘曰志觥觥行踽踽我欲見之天不許素車入哭淚如雨雖然生不與君逆死乃爲君主君不見三尺碣一坏土永表幽人萬萬古

阜寧貢士戴君墓志銘

乾隆甲戌吾鄉張季庭來宰阜寧戴君之賢余心欽遲之而未見也旋以權子母事貸金七百去未一年折閱殆盡余疑是讒者言耳亡何余負　國課君聞之喟曰我雖不負長者遂售產以償今庚子歲矣君已亡其子幹來乞余志墓且告曰先生知吾父所以窮乎吾父粵叟任氣希遠慕大體天下事可氣餒取也家先世田宅畀諸昆而以遊道自置家有薄產阜寧產鹽乃倣管子煮海法鳩衆設竈構屋整蘗貲以萬計洎未乾而黃河決蕩爲波濤繼之疫癘又旋遭葬埋力殫計窮散千人始獲勞散且悔遂得狂易之疾乍瘥乍復遂不起嗚呼乾壯用舊偶善近名皆道家所忌君獨犯之何其知存而不知亡耶然陽侯之災百年一遇而君適丁其劫毋亦有數存焉而非人力所能轉耶卒之危難中猶能信於友恩於民善敗者不亂亦稱古義矣君諱廷擭字玉舜一字融軒其先從寶應遷阜寧生卽赴義若熱賑救人一日飢而轉溝瘠入學貢於成均凡邑中修學校設義學開冤瀆種五千頃皆所倡也娶徐氏子二人

皆讀書以詩世其家卒年六十三葬某

銘曰蛟蠃隊空方翱翔而羈其容虎豹力大一蹶以凶戴君行事將毋同雖然水滔滔兮豈其招兮君子於斯嘆其遭兮

鄞文學項君華甫墓志銘

余金陵接士垂四十年凡工詩工文工書工伎術者某某可數而以書傳者惟項君一人君諱穆之字華甫上元庠生祖適菴公丹青馳譽君繼其業能精心致思勤摹而廣徵儀神奪貌出型入智於古名家六法三昧靡所不窺　天子南巡諸大府延入畫局一切名勝圖繪皆君握管雖支稾假者尚數十輩率皆張目拱手睨君所爲或捧生紙立階下受教勸惟謹有次子曰思聰能助父潤色煙墨君倚之甚力今秋將婚染瘵疾亡君自此孤憤無俚生意頓盡又在局不能諧際人事受人齮齕性素謇鈍言吶吶不能出口而氣紆鬱時傷於心晨起吮毫嘔血數升須臾遽卒卒前二日猶詣余有所辭辭余呼車至局爲告當事未及報而君之訃至嗚呼君所遭際無甚厄屯達者觀之殊堪一吷而君竟以憂死過矣雖然人不死則其氣鬱不貫世之人往往榮古而虐今常也今竟喪君身以貽君羞或者造物意耶然嘗君在生時踵門者業已嘖嘖難求惟於余執弟子禮甚恭故隨索隨獲因之亦不甚護惜而今則斷紙零縑如明月夜光不可再得矣悲夫君事親孝待弟睦交朋友信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尊人宗香公年九十餘君年僅五十六父子受命不同如此娶汪氏子四人有方竹軒詩集若干卷以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於聚寶門外之宋村

銘曰古人有言死生大矣君殉亡兒毋乃太矣想特其伎有不朽者在耶不然則是帝玉樓成召君與耶

翰林院編修程君魚門墓志銘

乾隆甲辰秋魚門之喪歸自秦中乙巳十二月二日葬於金陵之馮家山其老友袁枚哭且奠爲銘其墓

曰君程姓名晉芳字魚門一字蕺園先爲程伯休父之後祖居新安治鹽於淮父遷益生子三人長原衡季遴先君其仲也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畜聲色狗馬君獨愔愔好儒罄其貲購書五萬卷招致方聞綴學之士與共討論海內之略識字能握筆者俱走下風如龍魚之趨大壑君不能無用世心屢試南闈不第試京兆不第亡何鹽務日折閱而君舟車僕從遨覽靡之費頗不貲家漸中落年已四十餘癸未　天子南巡君獻賦　召試行在賦江漢朝宗詩四章　天子嘉之拔第一賜中書舍人再舉進士改吏部文選司未幾　天子開四庫館諸大臣舉君爲纂修議敘授翰林院編修分校禮闈得士若干君耽於學見長几闊案輒心開舖卷其上百事不理又好周戚友求者應不求者或強施之付會計於家奴任盜侵了不勘詰以故雖有俸有佽助如沃雪填海負券山積勢不能支乞假赴陝將謀之中丞畢公爲歸老計時酷暑索逋者呼噪隨之君已衰老乘弇棧車行烈日中頓據失食飲節又聞西陲兵起氣甚恐不能無悸遂病至中丞署中一月死年六十七嗚呼君交滿海內而與余尤暱未乞假先致書託覓屋余喜甚謂老可不孤擬某書將向君借某處將與君遊某文字將待君決可否部署略定遲君之來不料在嶺南孫中丞補山告君死時方召食驚泣至失匕箸歸舟惘惘行五六千里不能釋君於懷念君重仁義篤倫紀於人食報未副其德然又念君所難者科名而卒晚遇矣所乏者子嗣而兒生已五周矣所樂者書史而四海九州之秘本　大內之所藏已目飽矣且使終於京師慮所以歸其櫬恤其遺孤者恐不能如畢公之周摯而恢宏然則天之所以報君善人似無知又似有知君秀眉方頤肯鬚飄然左右拂吟嘯意得闊步搖曳袍袖風生與人言喏喏姝姝若恐傷之雖臧獲無所忤詩遇文學人慄然意下敬若嚴師雖出己下者亦必推轂延譽使滿其意以故京師語曰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自魚門先生死士無走處竹君者君之座主朱學士筠也君學無所不窺經史子集天星地志蟲魚考據俱宣究而尤長於詩古文詞深有歐曾遺意所著周易知旨尚書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各若干卷勉行齋文十卷蕺

圖詩三十卷初娶蕭氏再娶汪氏俱先君亡先嗣子綸後生子潔女一人咐君葬地者松太巡道言公學桂傭葬費者陝西巡撫畢公沅也例得附書

銘曰天與之氣春也玉與之情溫也不踐生草麟之仁也儀於虞廷鳳之文也秦誓休休一个臣也胡爲乎保其身客死於秦也不節之嗟嗚呼哉君也雖然更千百年士林下馬而棘刺不生者君之墳也

錢太恭人墓志銘

乾隆乙未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上書房行走錢辛楣先生督學廣東奔封公喪歸里服闋後因太恭人年高不復起侍養七年今秋 太恭人薨於嘉定里第先生卜葬有日屬枚銘墓枚伏念先生以績學清望懾伏海內於二千年金石文字尤所詳審枚不文何能爲役然此是何如重任數百里外不他諉諉獨通書命枚或者覽所述作其亦有以取之耶知己之感子姓之誼均不敢辭謹按其狀而銘曰

錢太恭人黃渡沈姓生而媞媞其儀端靜習禮明詩少成若性長勤婦功勛師以敬歸我封公小山中憲式好無尤雞鳴戒旦旁和築里上順尊章小心精潔令聞聿彰饋饗雍饎虔奉烝嘗執鍼織紝囷間攝賛煩擱沸齒衣柔餅香兩老康娛戚鄰交慶君姑有疾恭人如子夜不弛帶抑搔診眡既歿而毀毀瘠無已屏斥佛經恪遵士禮慮舅神傷晨夕曲體稱說家常俾舅色喜舅也憺止婦也勞止以愛及愛恩及小姑姑嫁沈氏與壻同殂孤甥摻檄遂官黎平甥有稚女伶俜難行恭人留之撫若孫曾有娣有姒如兄如弟始也居同後也室異臘臘歲時壺飧相饋何以贈之纁三纁二族子彌甥倜來起居輒與情款孔昵孔愉弄藥爭花紛其坐隅除須侮角仁心矜哀曰彼不才方爲輿儓何所不容而督笞哉以斯懿美歸休啟佑大順毓禧緜緜羅幨幰篤生二子大昕大昭奠室以居折變以教家素食貧燃穰代爲紡聲書聲互答爭高育成名儒羽儀聖朝聖主南巡大昕獻賦口銜日光躬沾湛露再捷南宮再登瀛路嶺海衡文青宮作傅巖徐抗肩夔龍接步學士詹事官階崇隆宜人恭人重疊晉封花敘金鏤其光熊熊大昭淵雅天生伯仲指日速飛雙丁兩宋一曾五孫咸光家衖人之視之門楣華重誰知恭人大行不加身膺翟茀手治蘋蘩七襲之衣二篋之享熏熏熙熙就兩家養可逸勿逸雖休勿休曰導穀氣以消滯留鄔母神明方希大耋何圖春秋止八十一辛丑重九厥後五日離瑜復位䨥蓋掩色卜葬練川與封公合鬱鬱佳城南岸矩角詹事與枚垂老膠漆賞奇析疑益我知識詹事益我實太恭人德我感德不讓敬撰銘文千秋女史視此貞珉

袁母韓孺人墓志銘

吾宗有節母曰韓氏孺人年十九來歸奉直大夫候選知州柳村公爲繼室事正室汪宜人甚謹內無違言生子一女一柳村與宜人相繼亡孺人煢煢守志教其子廷檮事嫡兄廷標甚謹外無違行既長爲娶著姓毛氏女爲妻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孺人四十生辰廷標廷檮謀所以壽孺人者孺人泣曰吾將燭燭爲未亡人言當從夫而亡也我昔以撫孤故未亡則家人雖視我尚存而我之自視久已亡矣今曰壽是逆吾志而增吾悲也奚可哉越兩月孺人果亡蘇州巡撫閔公請旌於朝廷檮以某年某月日將祔葬孺人於某地先期走幣來請余銘余宗人也又舊史氏也誼與職均不當辭銘曰

三星五噣嘒彼東方協耀月儀降於吳閶婉孌莊姝令聞孔彰吾宗聘之孃然成行克相良人鈞考家務壙出驟入圭撮靡贏噓不倚機織當戶金非微行從無亂步敬事民毋嫮怨毋虞煩擱衾稠溉濯盤盂丹心寸意二女同居人之視之如婦從姑一旦溘然所天不祿露紛爲鬈斂葦而穢曾曾稚子衰衣匍匐乃勤撫字息影高樓手所拮据齊縷綦笄衣不采繢餚不珍羞風晨花朝背人涕流一十五年志如一日教兒受經爲兒授室兒有至性孝行肫肫設帨之辰將召衆人將會宗親母曰嗚呼是豈余懷單鳧寡鵠不集脊濟禕衣奪斂不稱尊榮捐汝俗禮完我心齋昔我未殉爲汝童蒙今汝成立我事已終將往九京告於而翁果然是秋示疾不起玉女峯傾婺星沉矣頗似叔孫祈死得死今之良媛古之君子卜於剛日將祔佳城松兮比貞水兮比清爲衛共姜爲魯陶嬰千秋萬齡旣固且寧

福建布政使錢公墓志銘

乾隆辛未 天子南巡先一年即頒 聖諭不累民間一草一木而兩江總督黃廷桂初辦供張性又嚴急不能仰體 聖意民有謂言吾鄉御史錢公據實參奏 天子立召見問汝語從何來公云風聞奏事臣之職也所奏不實臣之罪也臣無所辨若問所從來臣不敢妄引他人致塞言路 上韙其言黃聞之頗加斂束民情大安當是時黃威嚴有 恩眷公卿百僚無敢攖其鋒者聞公奏爭來窺觀疑必有諤諤不羣之狀及見公則謙謹和顏弱不勝衣皆大驚稱爲仁者之勇枚年十二即與公同入郡庠交好五十四年故知公爲尤深公諱琦字相人號璵沙晚年自號耕石老人以乙卯舉人丁巳進士入詞林轉河南道御史工科給事中出爲常鎮道調江安糧道陞江蘇按察使再陞四川布政使引 見 上問公家世公奏臣母八十七矣 上爲惻然曰汝且去公謝 恩出未一年調江西再調福建福建雖鄰浙省而多灘河雖奉板輿公顧思終養以受恩深不敢奏旋奉 旨錢琦以京堂補用公方束裝又奉 旨錢琦有老母在家可即終養不必來京及服闋入都公年已七十有五正思乞休奏稿將奏奉 旨錢琦年力就衰著以原品休致嗚呼公以一介孤寒旁無援引而嘗膺內外重任是非公之所望也養親乞歸是則公之所望而不敢遽陳者也 皇上于公所不望者用之以盡其才於公所不敢自陳者恩之以副其意而公遂能事君事親進退寬然以其餘年會耆英而聯洛社康娛文宴大耋考終今之士大夫如公者有幾人哉然非公四十年之積誠砥行上下交孚亦不能格 天如是之深也公初生時鄰婦劉氏夢大官張軒蓋抱一兒傳呼入室啓曰誤矣尚在左壁俄聞人馬聲嘈嘈都往公家及旦婦來奔告則公已生年十

五受知於仁和令胡公作柄胡每月集諸生會文公所居澉塘離縣署廿里許四鼓即起從武林城外走西湖長堤候清波門開天雨則脫履踏亂石中兩踵血流胡公憐之留署中讀書未幾胡公罷官公益困謀生市廛手一卷偷吟有族叔某哀其志挈以歸命卒業爲公自幼攻苦食淡於人世紛華名利視若浮雲每遷一官得一職自覺過分誓以身報 主恩絕無顧忌常慮不能瓦全賴 皇上歷稱公謹慎而公亦清而和坦中率眞入一望知爲賢者所遇大府如尹文端公陳文恭公爾公衡泰皆同道爲朋深加敬禮即有一二上游如楊景素輩風趣格格不合然知公素行高書生無他腸卒亦不能中傷也臺灣舊例生番殺人地方官處分比熟番加重公奉 命巡臺灣有彰化生番殺內地兵民公據實奏聞總督狃此武員奏與公異 上嚴 旨責公覆奏或勸公改前奏以順督臣之意公不可曰生番殺人熟番抵命是以人命爲兒戲也執前奏益堅會斷獄者以生番搶去人頭不能定案乃各處剖棺借新死人頭以充所殺二十九人之數滿城哀號有謀刑閣者總督聞之慚悔病死新督崔公據實上聞番案始定而 天子亦召公還都旋奉 命稽查裕豐倉初蒞任即有番役李五等橫索陋規公參奏奉 旨將李五枷示并將例設四十名番役盡行裁革辛丑 南巡有站道旗兵肆橫瓜州公觀察常鎮啟知總督轉奏 上即命公臨訊公常自言我雖信理而行然非遭逢 聖明恐一事不能辦而禍且立至矣又常言平生自勉者惟虛心實力四字以故聞過必改有功不矜集益廣思爲蕘必采按察蘇州時詢余利弊余陳說十餘條公次第張施吳中父老抄所張告示爭相傳播訪貪酷吏二人劾其一而公已遷餘一介某得漏網焉福建災公方議捐振忽訛傳海寇薄城時已二鼓將軍約總督用兵公不可曰現今城外災民數萬大兵一過必生事端倘有寇來藩司可以折箠笞之總督意解明日再探果無影響戊辰 上考翰林公 欽取二等第八名以故叠掌文衡乙丑分校禮闈丙子分校順天鄉試乙卯主試江南皆以得士稱所取錢文敏公錢士雲蔣元益三侍郎其最著者也性尤直諒人有誣毁不可者面覆之已負諾事則終夕擊拳

必踐之而后即安所得清俸葬戚里二十餘棺雅不言陰陽佛老家言幼時路遇遠方尼嘗稱聖始設法誘衆公戲作檄討之流傳至太守魏公處魏夸公奇童而責逐妖尼魏諱定國後爲名臣巡撫皖江者也公見解議論往往與余相合余每還杭州先趨公所去春公已殗殜在牀喜余到猶力疾絮語及余起程走別公公五鼓已亡體尚溫未殮余得承衾一慟方知公愛余雖死尚留一面以相待嗚呼其可哀也已祖世英父永賢俱誥贈如公官初娶魏氏再娶陳氏子　人孫　人有徵珩堂詩集行世以某年　月日葬某

銘曰古稱君子世鮮眞兮肫肫先生斯其人兮懷文抱質淑厥身兮不詭不隨欣可親兮立朝謇諤能建言兮施於四方民懷恩兮飄然歸來賦樂只兮天若私公全終始兮左湖右山供杖屨兮子孫繩繩如雲起兮銘墓者誰是先生之所哀兮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六終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七

錢唐袁枚子才

內閣學士原任直隸總督臨川李公傳

公姓李諱紱字巨來一號穆堂江西臨川人少孤貧好學常負襆被徒步行千里至徽州吳門訪求賢豪江西巡撫郎公廷極見而奇之厚爲資贈舉康熙戊子鄉試第一己丑進士入翰林安溪李文貞公新城王阮亭尙書俱有國士之目　聖祖知其才從編修超五級爲庶子累遷內閣學士權吏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出爲雲南浙江兩省主考再充辛丑會試總裁被議罷官出視永定河　世宗登極復原官侍講經筵眷寵特隆時九門提督隆科多撫遠大將軍年羹堯俱貴顯用事九卿六曹唯諾恐後而公獨與之抗無所撓屈出爲廣西巡撫未二年　召爲直隸總督路過河南河南總督田文鏡勢方張會鞫飭吏治之名一疏輒劾十餘員半皆科目公乍見揖未畢即厲聲曰明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踐讀書人何也田不能堪即密以公語奏而公於入覲時亦首劾田之負國殃民淚三下猶侃侃未退又連章糾之　世宗頗直公言將斥田而田亦再劾公乖張數事遂兩有所持猶豫未決會蔡尙書珽得罪素與公善忌公者與以朋黨中之　世宗震怒下公于獄命直隸廣西後任督撫摭公罪狀二臣希　上意凡有奏聞於是下刑部訊鞫得應絞者十有七應斬者六共死罪二十有四籍其家四壁蕭然夫人所戴釵珥悉銅器也　世宗知公深本無意誅公特惡其倔强故摧折之冀稍改悔兩次決囚　命縛公與蔡珽同至菜市兩手反接刀置頸問此時知田文鏡好否公奏臣愚雖死不知田文鏡好處乃　宣旨赦還仍囚獄中亡何　世宗傳齊諸王大臣羅列桁楊鉗鋸諸械　召公跪階下親詰責之　天顏甚厲聲震殿角左右股弁而公奏對如常但言臣罪當誅宜速正法爲人臣不忠者戒　世宗爲之霽威　命赦出獄纂修八旗志書在館八年　今上登極　召見諭曰　先帝本欲用汝也即授戶部三庫侍郎尋改左侍郎公揭休山立鬚眉偉然終日無跛倚之容於古今事宜朝章典故日滔滔如傾河千夫奪氣又絕少溫顏每謂與人諧際以故滿朝文武望而畏之然愛才如命以識一賢拔一士爲生平大欲之所存形迹嫌疑漠然不計庚子辛丑兩科倣唐人通榜故事一時名宿網羅殆盡而毀遊不第者至袖瓦石相隨塡公門幾滿以此奪職公終不以爲非乾隆元年　詔舉博學鴻詞公已薦六人矣格於例限乃取夾袋中某某名姓於朝房中廣託九卿有吳江詩人王藻者尙無薦主乃交門下士孫副憲國璽薦之孫有難色公大怒責其蔽賢孫不得已長跪謝罪允薦乃已次日其事　上聞以浮躁失大臣體鐫二級補詹事府詹事丁母憂歸服闋補光祿卿遷內閣學士典試江南闈中得離朐之疾神氣惝恍與人言絮絮滿語猶不知所謂榜發後中外寂然謂獨是科爲最公然所中雋者名流甚稀公之神明亦從此衰矣還朝乞病　天子命在京調治卒不痊許原官歸里　賜詩以寵其行居家十年薨壽七十八公憂國如家勇於任事不以攙越爲嫌典試雲南歸即以其地之鹽銅利弊作書告知參議李公巡撫廣西歸即以泗城改流調士兵法作書告知總督鄂公過黃河即以新舊支河宜添兩壩作書告知總督齊公巡漕歸即以運丁疾苦閘河事宜作書告知總督張公起用未一月即上疏請停揀選分發之例以息奔競寬公罪處分之條以惜人才專百官職司之任以成政化洋洋數千言　上嘉納之公博聞强記藏書五萬卷手加丹黃其宏綱巨旨都能省記刑部郎中楊某欲試公故意於押赴市曹時探問經史疑義公對赭衣白刃應答如流楊退而告人曰李公眞鐵胎人也少好陸王之學不喜朱子有中州貢人某嘗謂公曰陸氏之學非不高明然返之吾心殊多未安奈何公曰公總督倉場時邀　糴淮揚餘不知返之於心可曾安否其芒角皆此類也初公撫粵時安插一罪苗在安隆州公去苗遁後任撫臣劾公措置不善　世宗命公單身捕賊不許攜粵中兵役人皆爲公危公行至半途罪苗束手自歸曰吾不可以負李公其得夷心如此所著穆堂類稿一百五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陸子學譜二十卷子四孝源孝泳孝滸孝洋孫登鄉薦孫棠以進士官翰林

論曰天之生才若可知若不可知以公之志高氣盛如金鐘大鏞雖目眯者亦不陳之庖湢而必登於明堂此可知者也乃似過非過居高位不能終三年淹此不可知者也使公斂其芒以柔道行之當必竟其所用而卒使孤行己意蹶起屢顚何耶說者謂頗似公家北海一流然北海以罪死而公榮名考終則其廉儉過之且遭逢　盛世之幸也余弱冠入都袖文請業公極愛李德裕論一篇大書卷首云能洗唐鑑中腐語得此痛快淋漓之作眞不覺前賢畏後生矣嗚呼使公得志其功業亦豈在文饒下哉

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傳

公諱掞字藻儒一字顓菴江南太倉州人曾祖錫爵爲前明宰輔父時敏爲　本朝太常寺卿公生而秀整鬒之儼然左目有赤痣長洲宋文恪公奇之妻以女以康熙庚戌進士入翰林出主山西乙卯鄉試督學兩浙加經筵講官歷遷內閣學士吏部侍郎當是時廣東南海縣缺歲入巨萬有內務府總管某之弟賄吏胥銓注得爲公斬不與曰法當自貴近始故香山令張令憲父子死難其長孫進例得邮蔭滿洲侍郎某嫌年太久有所遲疑公曰張令憲以父子兩姓命博一蔭忍以苛文格之耶知府某原籍遼東祖塋在河南巡撫咨部命其奉祠亡何有請勒令歸籍者公曰某奉部文守祠已數十年一日驅之出塞此與無罪而遣戍何異奏上　聖祖是之調戶部侍郎再調刑部侍郎先是刑部定讞無漢字供狀公爭曰本朝官制兼設滿漢原欲其彼此參詳以免偏任今獄詞不錄漢語則其事之是非曲直漢司官何由知之勢必隨聲畫諾非所以昭公正也請嗣後錄供滿漢稿並具奏上　聖祖又是之遂爲定例　聖祖欲懲竊賊詔刑部凡三犯者與强盜同科公奏　皇上嚴竊匪原爲安民起見然穿窬之徒往往有廉偷不直一錢者遽以三犯故擬斬未免太重不如仍用舊律尋遷工部尙書再轉兵禮兩部尙書會澤州陳文貞公薨遂授公爲文淵閣大學士充癸巳會試總裁當是時　聖祖春秋高儲位未定公年亦七十餘自念受恩深嘗言天下第一事遂于丁酉五月密奏請建太子懇懇數千言疏留中是年冬御史某亦奏請建儲　聖祖不悅遂幷發公疏命內閣議處分忌公者因而齮齕之公止宮門外不敢入　聖祖左右顧問王掞何在首輔馬齊奏掞待罪宮門　聖祖曰王掞言甚是但不宜與御史同奏汝等票擬處分太重可速召掞來公聞命趨入免冠謝　聖祖坐乾淸宮手招公踰　御榻前耳語良久祕人不能知後五年辛丑正月公復疏前事語加激切三月十三日又有御史十三人柴謙等亦上疏如公言　聖祖震怒召集諸王大臣降　旨責公植黨希恩染明季惡習幷命覆奏時舉朝失色無敢與筆硯者公就宮門階石上裂生紙以唾濡墨奏臣伏見宋仁宗爲一代賢君而晚年立儲猶豫其時名臣如范鎭包拯等皆交章切諫頭鬚爲白臣愚信書太篤妄思效法古人實未嘗妄瞰臺臣共爲此奏奏上待罪五日　詔王掞應謫戍軍前　姑念年老免行着其子奕淸隨諸御史代往爲父贖罪當待罪時滿漢文武期門宿衛以至京師之秀士耆民爭來窺覩稱老相國有愛君之心可敬然無不咋舌爲公危者慮　上怒之不測也至是乃齊向公拜賀歡呼先是江蘇多浮糧公密奏明太祖怒張士誠竊據三吳故困以重額本非平政　世祖章皇帝深知其非未及施行請　皇上於七十萬壽之期降此　特恩勿交部議以免屯奮疏入留中至是忤　旨方與請建儲劄子一幷擲發公門下士陳璸朱軾額手歎曰吾今而知吾師眞古大臣也不然倘有他疏不可以見人者今日幷發雖我輩殆難爲顏乎是年冬迎駕石曹　聖祖望見遣內侍問公起居明年元日諸大臣上壽無公名　聖祖發還劄子命列公名以進隨　賜宴太和殿畢再　召見西煖閣　賜坐命起原官祀事如初公論事務持大體康熙戊戌春升祔　孝惠皇太后議者欲祔于　上生母　孝康皇太后之下公不可曰　孝康皇太后雖母以子貴然　孝惠皇太后　章皇帝嫡配也皇上事孝恪天當　太皇太后祔廟時不以　孝莊躋　端敬之上今肯以　孝康躋　孝惠之上乎禮部不從　聖祖果以爲非改命　孝惠祔章皇帝之左而奉　孝康居右己亥元旦日食奉　旨停朝賀廷臣以爲日食乃一定之數不足爲災公言　皇上借此敬惕即孔子迅雷風烈必變之意大臣仰成君

德正在此處御史張建策請浙江開礦公劾其言利滋姦　聖祖六十萬壽開科部臣惜費公言士庶之家主人壽日子孫童僕尙不吝賞財增榮飾觀況以　聖人富有四海而逢非常大慶乎御史鄭惟孜以科場浮議多出太學奏監生就試本省毋留京師公曰太學之設自三代迄元明未之或改豈可以一二不肖廢千百年興賢育才之典于是劾罷免開採停恩科開而鄭議亦寢雍正元年正月上疏乞休　世宗許之月餘復降　旨云朕不忍此等老臣之去著仍留京師備朕顧問亡何公薨子奕清官詹事府詹事次奕鴻河南僉事道

東閣大學士陳文恭公傳

公姓陳諱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廣西臨桂人家本寒素幼好讀書持一卷蔽門坐惟聞京師邸報必向親友處借觀之識者皆知其有大志也　雍正元年舉鄉試第一旋中進士選庶常改吏部文選司郎中遷監察御史當是時　世宗懲生監代考之弊令自首免罪公奏不如寬既往禁將來免胥役訪查滋擾　世宗大奇之即召見謂大學士曰陳宏謀能識政體必能知文章山西主考雖鐵製有人改令伊去試竣歸　命以御史銜知揚州且曰有大事再奏來未幾遷江南驛鹽道故事淮商有樂輸一款司鹽政者博商人歡公之名以空數報收部文徵取方催輸納公奏停之遷雲南布政使雲南改土歸流運糧苦遠公建短運遞運之法按程交卸核數給直增銅廠工本更鑿新礦開采者除抽稅外聽民貨鬻自此糧運踊躍銅課日增　皇上登極雲督張文和公薦公視國事如家事　上亦久賢公命巡撫陝西者四巡撫湖南江蘇者二巡撫甘肅江西河南福建者一總督兩廣兩湖者一三十年中開府九省所到處必將各府州境內村莊河道繪圖懸壁環覆審觀又將興革事宜分條鉤考纖屑必周久遠必計刻苦經畫廢食以之久之編次成書瞭如指掌有戚友官其地者輒來借觀公亦竊喜自負曰此吾歷任舊業也江西南門外羅絲港爲贛江分流沖突城垣公築石隄捍之港下爲黃牛洲上爲生米渡民多病涉公造浮橋利濟其行陝無水路惟商州龍駒寨通漢江灘險僅行小舟公修港鑿除遂成康莊在江南疏排六塘河之丁家溝展寬邵伯之金灣壩開徐六涇白茅口以洩太湖築徐州蘇家山隄以禦河漲即以開溝之土築圩隄田中通渠洞爲旱潦備其過窪者改令種蘆蠲免其糧金川用兵公奏添設腰站又奏添棧道驛馬伊犁用兵公奏驅瓜州回民遊牧吐魯番舊地免生事端又奏官茶壅滯不宜改交折色福建臺灣米賤例禁外糶民出洋者例禁歸里公奏請開寬　上皆嘉納之尤喜民種樹鑿井在河南植堤柳無萬數在陝鑿井二萬八千有奇造水車教民灌溉又考豳風以陝本蠶桑之地乃立蠶局募機匠織練上充歲貢其他義倉社學隨地建設州縣入見如老嫗訓兒童諄諄絮語不憚舌敝雖秦土燥寒公去後桑樹半萎屬吏希公意至有買南絲充秦紬秦絹以爲媚者然信古受欺識者皆嘉公之志也乾隆二十八年遷兵部尙書入都尋調吏部尙書加太子太保經筵講官再授東閣大學士仍兼工部尙書　賜第　賜紫禁城騎馬年七十六以病乞歸　上賦詩送行　賜御用冠服命經過處地方官二千里以內者出境護送行至山東韓莊而薨　上聞哀悼賜祭葬諡文恭公任事不分畛域亦不避嫌疑在湖南時聞江南災奏運楚米二十萬石以助振在西安時聞甘肅軍需少錢請撥局錢二百萬貫以濟餉　上嘉其得古大臣體任雲南布政使時奏廣西巡撫某虛報開墾任兩廣總督時奏商人借帑作鹽本　上嫌公護鄉里交部議分一從天津道一調回江蘇又嘗忤雲貴總督慶復慶密劾公亦交部議分革職留任未幾慶以誣罔賜死廣西後撫楊錫紱覆奏開墾果虛由是公冤益白而公　眷益深公與相國尹文端公雖同年同官而風趣迥殊尹高明寬和了事多從容公終日刻厲無幾微間然最相得在　上前彼此薦引公歸時尹已臥疾兩人訣別牀前及公舟過德州病委頓矣接尹訃猶頓足哭曰回船我欲一奠尹公靈前家人勸之再始止未兩月公亦亡壽七十六公強毅自信頗堅然亦虛衷聽納治水天津常乘小舟咨詢於野得放淤之法令水挾沙而行從隄左入隄右出如是數次沙沉土高滄景一帶皆成沃壤公喜曰此非吾策教

我者老河兵眞吾師也嘗向枚自悔疾惡太嚴枚曰公言未是知某惡耶疾之嚴亦何妨所慮是過也非惡也又恐誤善爲惡則嫉之且不可而況嚴乎公憮然謝焉所薦人才如大名道陳法通政司雷鋐荆南道唐嘉正皆人望也所著有在官法戒錄學仕遺規培遠堂奏疏稿無子以兄子鍾珂爲後

施秉縣知縣蔡君傳

蔡君諱謹字綬山金陵上元人少爲弟子員伉健尙氣有營弁某凌人於塗君怒擒而搏之某訴有司有司笑曰而武人耶辱於儒士尙何訴也以雍正元年舉人補貴州施秉縣知縣施秉者原偏橋衞也去舊施秉九十餘里當黔省衝爲滇南之襟喉苗民雜居向設遊擊官率兵鎭守雍正六年春　旨清理苗疆當事者誤偏橋爲舊施秉地方謂離台拱大營僅里許足資彈壓奏裁此缺十一年君抵任力請於大府仍復舊制大府韙之然猶豫未決十三年苗叛破黃平凱里巖門諸城進攻施邑邑距黃平七十里無一兵寸甲民聞警逃君止之不可乃手握刀槊練鄉勇家丁百餘人登城捍禦他邑有來奔者縱之入給糧安置揀其壯者從軍夜然榛香萬枝遍插城頭苗疑敵火如星不敢逼苗攻南門陰使其黨自水門入君偵知之密造釘板埋四路苗黑夜跣足來爲釘所刺仆苗憤用火箭射北門門內草房焚君預備水龍數條激瀉如雨高數丈火不得熾一女苗有妖術張五色繖書符左右兩端公誦咒舞標槍衞隨君噴烏雞血厭之而預設伏兵待之大破之君前後大小三十七戰自夏徂秋不解甲卧者九十四夜聲苗奪氣各走散一城獲全貴州總督張廣泗上其功　天子擢授大定府通判未赴任又奉檄勸各處兵災兼清理新城苗寨在道勞頓受瘴病舁回施邑卒卒之日其所得俸盡於賞兵家無一錢邑人罷市致奠助其柩歸建廟勒石朝廷廕其子寶爲監生所騎青馬龍種也每戰跑躍先登君卒馬不復食後十日亦死

贊曰古文武無分途蔡君故文吏也能建武功眞古豪哉相傳君抵任時施秉人多睨君而笑謂其貌類邑中城隍神厥後臨危制變保障一方至今人呼施秉城爲蔡城然後知士君子寄百里之命血食不絕亦若有數存焉而非偶然者

雪溪李先生傳

先生姓李諱東紹字見南一字雪溪爲唐西平王晟之後由臨洮遷吉水再遷東粤高祖麗元公卜居信宜父乾學歲貢生生四子先生其仲也年十八補弟子員旋試高等食餼當是時蘇州惠公士奇以名儒督學粤東教諸生崇實學一時摩研編削之才翕然蔚興然能雄其曹者亦往往罕見惟先生秀出儕輩以貢生拔於鄉惠公喜自負以爲常袞之得歐陽詹不是過也爲張酒所歌鹿鳴而送之入京師遊太學名噪公卿間秋試見厄歸益肆力於經史子集禮樂河渠諸務鉤考參稽以待有用選合浦縣教諭教諭故閒曹先居此職者不自貴重每衙大府與流外偕進退先生遵會典儀適雖一揖不妄下完治學舍平其廡隘訓弟子經義月課而何會之餐錢外圭撮不受同僚來刺探輒誚曰是豈束修耶已如數獲訖奏遷不肯以苛廉律人也性尤篤誠無譎語雖餘須屢饔飧不以隽詬過之居喪柴瘠期功不嫁娶兩試廣州遭友子之戚竟棄筆歸躬視醫藥含殮平居不以言智先人墓之所在如水齧墍施淳隧資穀秩者建路竹濟病涉者構區廬熅焚如者張褐蔡表野壇者焚鞋指務調代耕埴租凡所張施一以覵躬擇物爲務以故鄉里懇服雖傀子麤夫靡不徹所衜行師承父事或素未測交賢子金寶鮮來託或相寵又紛爭居間者百數卒不解得先生一言渙然冰釋卒之日遠邇河暐者千餘人嘻誠能動物先生殆古所稱陳仲弓王彥方一流耶考之禮鄕先生祀於學祀於社如先生者不祀何待卒年六十二私諡文裕先生夫人　氏子五人　以甲科顯四子宜隨字鑑川寶山縣知縣與余先後同官故余之知先生也詳

贊曰粵東學使自惠公後十餘年有高郵王公安國繼之旋撫是邦入爲大宗伯二公皆君子也操執款款者所許可獨于先生交口之不置然則先生積累亦可想見第人有疑者先生踐履平實居向如矩而

嗣子鑑川好心性之學多所除補以諧幽元似與先生相併而馳不知惟誠故明彊毅之士必生水精鑑川貴於父者厚故其得於天者高耶

李孝子傳

嘉定之曲江里有孝子曰李維熤字裕光宋贈太師端伯公之後父巖士生孝子十年歿家無旨畜母條攝人鍼黹以供孝子出就外塾泣曰養親兒職也兒不養母乃藉母養兒兒心何安遂棄書史勤耕作市珍怪之食進之母而已甘食淡爲母病喉勺飲咯咯不下者三晝夜矣孝子呼天求救母夢神人刺以針曰哀而子之孝也覺一汗而愈雍正七年秋海風起城中生波濤孝子居故穿漏夜半屋搖搖然孝子趣負母伏几下俄而前後廬舍崩所避處獨完孝子父亡逾年大父亦亡孝子雖終喪不吉服不與賓筵曰古不葬不釋喪今窮歲未營某方負疚敢施施如平常時耶及其葬也時屆嚴寒體故羸手炭土僵大雪中治冢匠數人癱火覆之瀹以湯乃蘇年五十卒卒時抱母大慟囑其孤某善事大母聲諮諮不絕乃瞑相傳其幼時居父喪寢苫塊中哀號三年每出入鄰人指曰小孝子小孝子蓋其天性然也乾隆三十年大吏聞於　朝建坊曲江里立祠其旁

論曰孝經一書學人所以爲人子訓者至矣然世人方讀書以求孝而李氏子獨因孝以廢書何耶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古之能率其性者無俟於教也不然慈烏反哺羔羊跪乳彼所讀何書哉

松潘鎮總兵宋公傳

公姓宋名元俊字甸芳江南鳳縣人以武進士任四川城守營守備遷阜和營遊擊乾隆三十六年夏金川酋索諾木襲殺革布什土司其黨小金川酋僧格桑亦發兵侵明正土司據班爛山阻官兵進路被害者相繼告急總督阿爾泰知公素得夷心命抵賊巢責問原委公至刮耳厓索諾木迎謁詭以革番內鬨爲辭公知其詐歸告阿公曰兩酋犄角爲姦雖陽恭順而陰怙惡非亶大創不可如輿師當先取小金川即獻三路進兵之策一從班爛山直探小金門戸一從羌磧截取甲金達山梁救達圍而趨美諾一繞小金川尾閭由約咱進攻遜克宗阿公以其計奏聞　上命副將軍溫福提督董天弼分路進兵總督阿爾泰駐劄後路居中控制當是時蜀敉寧日久文武恬熙一旦軍興相顧嗜嚬兩金川地勢奇險碉卡柴立兵將未言色沮公獨能聚米借籌歷歷指畫於是諸將軍運糧出戰一切惟公是詢公探知小金川所佔明正之達頂山梁與巴底巴旺毗連密令參將薛琮挾巴酋暗襲山梁而自統兵從甲楚渡河攻之賊腹背受敵大驚奔潰收復納頂碉寨百餘即用納頂土百戶爲前導直搗約咱賊愈困聞　天兵至即走登時提督董公破甲金達副將軍溫公收復班爛山再克卡了　上嘉之擢松潘鎮總兵賞花翎時三十七年正月十日也計進剿小金川未及五月而侵地全收　聖諭褒美公愈感奮將直搗賊巢旋奉將軍命調回繹辦什咱事宜受代而行方攻奪河東時小金川求救於索諾木索諾木許之將襲我後路公得巴酋密報遣使至刮耳厓罵責之索諾木知情得撤回原兵於要隘處增碉固守公請於制府曰大金川逆形已露不可不誅然犯險強攻徒損士卒不如即用革布逃酋其人有報讐雪恥之心充恐地形可使也遂密遣番民乘夜踰山約諸酋連結各寨爲內應而自率遊擊吳錦江等由節木郭度河據勺藏楓罕砲爲號革番從內突出與官兵合力夾攻斬千餘人進圍丹東角洛收復革境三百餘里事聞　上愈嘉獎賜荷包龍巽之先是公別遣守備陳定國潛赴綽斯甲布土司屯兵甲爾塑牆上聽候調遣人莫知其意及革境全平金酋畏綽土司之躡其後不敢傾巢出戰大兵雖在東南而制勝則在西北中爾塑上雖按兵不動而金革兩處已扼咽喉公之韜略深沈皆諸將所莫及時　上意大兵乘勝即可擒取索諾木而公言兵少未可輕進爲制府所劾調回大營隨即革職鬱鬱不得志病卒於軍年五十八公長身聳立音聲如鐘咫尺許望而知爲偉人料敵審勢倏忽不爽初收復革番所用兵不過千許及進攻金川公建議北路必需三萬人當事者疑公怯不聽所請卒無成功後副將軍明公廣集漢兵土兵三萬入先通路後進兵其言始驗公待士信用法嚴與參將薛琮交最厚攻小金川時制府重公命以遊擊領兵節制諸將公磨利刀與薛約曰某地某日會我後至君斬我君後至我斬君及公至所期處而薛過二刻始來公遣飛騎持刀呼取薛參將頭薛望見笑曰薛頭與賊不與公也俄而奪數碉反公縛手謝之請罪於制府以功論贖乃已先是敗番者平時視若草芥及變動又畏如虎　國家所賞綃帛易以鹽濫酋叩頭領謝去歸視大恚笑擲於路公有賞必佳物其人輒喜相告或畀公抵其巢率妻若女環侍左右公賜以茶烟響珥兒子畜之小不循法立加警呵戒悚息聽命打箭爐邊關以外官將行李俱畀夾壩出沒惟公與果齊爲太守之衛唐蠻夫爭爲背負或遺於路必擊送行轅諸番小有動靜先來告公以故凡所料判動合機宜死之日番人剺面環哭聲振巖野平居以忠義自許思立功名然性剛能恤下不能事上偶有議論慷慨迅厲旁若何人以致讒忌者衆身後家籍沒兩子戍邊有張芝者以走卒隸公麾下拔至參將四十一年春大將軍阿公桂平定金川凱旋時芝書公戰狀抱一冊哭陳軍門將軍代爲奏聞蒙　恩赦其子歸人莫不嘆張能報德公能知人

先妣章太孺人行狀

嗚呼枚辭官奉母垂三十年太孺人壽將滿百神明未衰海內之人知與不知爭來問訊以爲儲休敦祜所以享此遐齡者必非無因枚亦思有所稱引以宣揚太孺人之徽音而質旨未逮今年春太孺人抱恙枚不孝醫巫不具又不能籲天請命致永訣慈顏擗踊之餘自傷白髮知暌離膝下亦不多時恐一息不來而平詞莫措則人子顯親之志遺恨彌深此張悳誄母之文伊川狀母之作所爲淚墨交揮而不能已已也謹按太孺人章姓杭州耆士師祿先生之次女年二十來歸先君慈相端靜所居之室聲欬無聞嘗是時寒家貧甚先君幕遊滇粵寄館穀贍其家萬里路遙家書屢斷太孺人上奉大母旁養嬸姑下延師教枚半取給於十指間每至縣貸路窮旨畜告匱輒默默然繞樓而步枚與諸姊妹猶嗁呼索飯不知太

孺人力之竭心之傷也及枚髫年入學旋即食餼弱冠舉鴻詞科旋入詞林乞　恩歸娶一時戚里姻族爭奔趨懽賀爲太孺人光榮而太孺人愔愔如常與枚作孩提時無以異也壬戌枚改官縣令四任花封祿養稍厚人爲太孺人慶板輿之樂而太孺人愔愔如常與枚在詞館時無以異也壬申枚改官秦中念太孺人年衰陳情乞養僑居金陵之隨園園中頗饒亭榭水木清華人爲太孺人慶烟霙之奉而太孺人愔愔如常與在枚官衙時無以異也蓋太孺人天懷淡定處困履亨不加不損憂喜之色不形於造次其教枚也自幼至長從無笞督有過必微詞婉諷如恐傷之嘗謂姊曰汝弟類我顏易忸怩故我不以常兒待之枚因此愈加悚懼常伺察於無形無聲之間有不懌必痛自改悔俟色笑如常而后即安晚年抱孫頗遲人以爲憂太孺人絕不介意曰吾兒居心行事必當有後如其無之則亦命也吾何容心焉前年弟阿品生男枚抱以來去冬新娶鍾姬有娠太孺人爲之欣然嗚呼其應嗣者太孺人已得而見之矣其將生者太孺人猶未得而見之也雖雄雌未卜而兆已萌芽偏使兒乳嬰娩不及待大母含飴一弄是則人倫缺陷枚不能不抱恨於終天太孺人不持齋不佞佛不信陰陽祈禱之事針黹之餘手唐詩一卷吟哦自娛僮僕微勞必厚犒之鄰里賤嫗必禮下之脫肉作魚味倍甘鮮子婦學之卒不能及年年花開時諸姬人循環張飲爲太孺人壽太孺人亦必婆娑置具行答宴之禮常戒枚曰兒無他出明日阿母將作主人也嗚呼痛哉此情此景在當時原早知難得故刻意承懽亦不圖色笑難追一轉瞬而杳如天上彌留之際筋骨不舒或爲搔摩輒曰汝手勞盍少休又曰夜已深矣汝且往眠其仁心體物臨危不亂如此卒時召枚訣曰吾將歸去枚不覺失聲而慟太孺人訶曰人心不足兒癡耶天下寧有不死之人耶我年已九十四矣兒何哭爲舉袖爲枚拭淚而逝嗚呼痛哉人世以百齡爲上壽再假六年太孺人便符此數天何吝此區區者而不肯賜與耶抑去來有定未可強留耶不然則終是枚調護無方奉養有缺而致太孺人之沉綿不起也比年來枚於古人中百無一就惟唐詩人邱爲行年八十尚有高

嘗私心竊向往之今而後方知古人之難及也孜雖蒼蒼在鬢而太孺人視若嬰兒每入定省必與一餅餌一果蓏詔以寒暄節其食飲孜亦陶陶遂遂自忘其衰今而後孜方自知爲六十三歲之人也侍膝下愈久離膝下愈難晨昏起居誤呼阿孃瞻望不見神魂倀倀雖苟活須臾而生意已盡嗚呼尙何言哉尙何言哉太孺人生於康熙乙丑八月二十三日歿於乾隆戊戌二月九日四女三寡依孜以終二姊年七十事母尙健孫通四歲女孫三俱未適人不孝男孜謹狀

書馬僧

江寧嚴星標醫常熟徐芷之仙蘭皆以耆士在陝督年羹堯幕府雍正元年靑海酋羅卜藏丹津不順憲皇帝授年爲撫遠大將軍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率兵討之功成年以徐嚴二叟年衰贈金幣送歸宿蒲州有兩騎客來狀貌猛所肩行李擔鐵也天明行晚復來宿心悸之卒無如何又客館逢一僧皆獷黠少年二叟目之一僧吳語云誰無眷屬何看爲始知其一爲尼急亂以他語出不敢按姑行十餘里即宿僧來排闥踞上坐揚其目而視之曰我疑若書生也乃亦盜耶囊內赤金二千從何來二叟駭曰天下財必爲盜而後得耶朋友贈何妨僧曰若然二君必年大將軍客也曰然曰幾殺好人起挾女尼走東廂酌酒飲奇而歌聽之秦聲也抵暮兩騎客亦來解鞍宿西舍庭月大明二叟閉門臥僧獨步簷外嘖嘖曰好馬好馬亡何兩騎客去僧闖然叩門嚴窘挺身出曰事至此尙何言行李頭顱都可將去但有所請於和尙指芷之仙曰此吾老友七十無兒殺之耶釋之耶僧笑曰我不殺汝先去之兩騎客乃殺汝者也詰其故曰凡綠林豪測客囊皆視馬蹄塵金銀銅分量望塵了然兩盜雖工雖相伺而眼眯誤赤金爲錢鏹故不直一下手然非我在此二君殆矣問僧何來曰余亦從年大將軍處來也公等知將軍平靑海是誰助之功耶余故吳人少無賴好勇鬭仇誣作太湖盜不得已逃塞外隨蒙古健兒盜馬久性遂愛馬亡何見岳公鍾琪所乘彪彪然名馬也夜跳闖廐中將牽其韁未三鼓公起親自飼馬四家僮秉燈至余不能隱被擒公上下視問行刺者乎盜馬者乎曰盜馬問白日闖入者乎夜踰牆者乎曰踰牆公微睨若有所思秣馬訖命隨入室案上酒殽橫列公飲巨觥而以一壽見賜隨解衣臥大鼾達明公起盥沐畢喚給馬人同往大將軍府公先入良久闖軍門傳呼曰岳將軍從者某賞守備銜効力轅下岳旋出上馬顧曰壯士努力將相寧有種耶亡何余醉與材官角鬭將軍怒賜杖甫解袴岳公至曰我將征西藏爲汝乞免汝從我行時雍正二年二月八日也公命侍衛達鼐西寧總兵黃喜林各領兵先自領五百人爲一隊約某日會於靑海界之日月山至期天暮公立營門諭二領隊曰此行非征西藏也靑海酋羅卜藏久稽大誅昨其母與丹津紅台吉二酋猶豫乞降機不可失手珠寶一囊金二餅顧余曰先遣汝召賊母來賊有城甚高非善踰者不入賊營帳四上有三紅燈者其母也對面帳居羅卜藏左右帳居丹津紅台吉二酋珠寶與金將以爲犒此大事汝好爲之解腰下佩刀授余余受命叩頭公起身入天大霧余乘霧行三十餘里至賊城騰身而登果帳燭熒熒然母上坐三酋侍側母年六十許面方髮微白披紅錦織金袍叱余何人余曰年大將軍以阿娘解事識順逆故遣奴來問好饞贄具奉贈金二餅餽兩台吉三人聞之喜叩頭謝余知功將成咋曰將軍在三十里外待阿娘阿娘速往三人相顧猶豫余解佩刀插其座氈厲聲曰去則去不去我復將軍其母曰好蠻子行矣上馬與二酋隨十餘騎行不十里岳公迎來將其母與二酋交達鼐黃喜林分領之須臾前山火光起夾道礮發斬母與二酋回入軍營次日諜者來報羅卜藏丹津已逃準噶爾部落岳公命筭三頭狗三十三家台吉皆髮悚乞降二十二日至年大將軍營往返裁十有五日三月朔凱旋岳公首舉余功大將軍賞游擊銜余指軍門謝岳曰某秋此僅半月耳大丈夫何顏復來覲辭公歸別思所報公笑曰咄吾知汝終爲白頭賊也厚賜而別歸次涇州宿回山王母宮暱妓女金環年餘資用蕩盡不能歸憶幼時習少林寺手搏法彼處可棲遂與金環同削髮赴中州苦無馬途兩盜騎善馬故奪之二叟不信曰彼不受奪奈何僧笑拉二叟出視廐則夜間已將兩盜所肩鐵擔屈而圜之

東二馬首於內不可開二盜氣奪故遁去言畢挾女尼舒其擔牽馬門外拱手作別曰二君有戒心勿北行可南去凡李衛田文鏡兩總督所轄地方毋憂也後三十餘年二叟亡嚴之孫用晦過河南登封縣遇少林僧論拳法曰雍正初有異僧來傳技尤精然無姓名好養馬因稱馬和尙後總督田公禁嚴僧轉授永泰寺尼環師今環師亦亡其徒惠來者能傳其術用晦心知馬和尙即此僧環師者即金環妓欲訪惠來以二寺相距十餘里天大雪不果往

論曰馬僧事類小說爲正史所不書然岳公獲一盜馬賊能留心錄用使奏其能宜大將矣其行間致敵不戰而屈入兵機有足法者年羹堯威勝不恤士馬僧太跅弛故無成功皆足爲規戒備書之亦自附於李玉溪之書程驤羅江東之記石烈士云

書朱山

湖州朱君名山者以進士選臺灣諸羅令諸羅近海俗悍難治君到謁廟畢即詣獄問吏彼纍纍者何囚耶曰竊賊曰吾以爲巨盜耳若小竊何繫爲召而集於庭畀以十金曰與汝作傭與汝約再犯者死應聲曰唯乃悉縱之邑之人相與匿笑以爲君書生泥於古故然亡何所縱者犯法君語行杖者曰立法之始不可寬也斂其足而杖之斃亡何又斃一賊邑之人股栗相與駭曰是非書生乃一健吏亡何又獲賊方喝杖而疑之曰汝面有淚痕何耶曰自分必死適與母訣故悲頃之果一嫗抱裹屍席哭而來君曰勿殺渠有孝心尙可悛改再畀十金曰汝持金販他方勿居此爲老捕所捉搦也仍縱之故事臺灣道巡縣供張華侈有某公者將至吏以舊例白君不可餼粟十斛羊四羚某公銜之俄而檄命道冊將丈其邑田君爭曰臺灣一府皆濱海斥鹵之地與他府不同康熙清丈時原留餘地濟貧民今或有浮溺處而生齒日繁丈之將於民大病抗冊不上巡道符下如火督愈急諸紳士謀賂萬金以免君又不可曰我在此不使諸君賂上游繫囊行矣半途奪歸某大怒摭他事申督撫劾之委員逮君諸羅民數萬洶洶然鬨竿起將逐委員君曉之曰諸百姓抗王章生事是殺我非愛我也再三言且泣諸百姓曰若然則我等護公往鞫有不測願同公死甫登舟攜腶脯糗糧者壓其船幾滿出海一男子淺水上手餅金爲獻問何人曰公所赦養母賊也受公金販魚漳浦得十倍利已成家矣今聞公行老母命來報恩君笑曰汝改行與否我實未知乎中金安知非又偷而遺我乎拒不受曰公勿受是仍以賊待我也歸何顏見母不如死躍然蹈於海舟人救之腹膨亨矣君不得已受之到省頌繫月餘獄不具會福建將軍新公入覲密以其事奏 天子召見復原官再遷灤州知州順道還家舁至一大宅門牆巍峩君不肯入曰此非我家與人笑不言已而夫人子婦出迎曰噫此前年君罷官時諸羅人送我家居此也君旁皇出而祀之歸償萬金

書悔軒觀察五事

孟子曰士大夫爲政愛民者多知所以愛者少孔子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是乃仁術也聖賢行事不諱權術要歸於適道歸於仁而已余偶聆悔軒先生稱說作州縣時五事出奇智異術隱然可以觀可以師愛而錄之示後之從政者

先生權安化縣時南鄉李姓族繁始祖有仕元封萬戶侯者賜葬某山碑禁後人祔葬乾隆初族人李潛犯禁李縉阻之潛患縉挖潛標家往視棺已焚矣乃收殘骸貯庫申牒大府潛與縉各以焚尸互控懸任訊鞫株引百餘三十餘年獄不具先生抵任閱兩家之贄訟也亦知兩家之厭訟也當問其人曰爾等若千歲矣曰三十有奇曰四十有奇先生笑曰焚棺事在三十年前汝等幼未曾目擊今日之訟何由指証皆叩頭曰明知官民兩累奈焚尸罪重兩家騎虎不下奈何先生曰棺在屋乎在野乎曰在野野有猛獸乎抑有盜賊乎曰以茅覆之曰若然則兩家之訟之誤久矣阻葬者不必焚棺盜葬者不忍焚棺此人情也棺既在野又覆以茅引火之事安知非他家上冢人化紙錢因風延燒耶汝等退訪明後再訟何如越三日李氏族千餘人泣謝曰公神明也訪諸老者焚棺事恐如公言先生命別擇地葬庫中

晉兩家祭奠又盜牒請大府銷案

先生宰益陽時縣民劉克倖有臨街五樓身居其三以其二賃與張某亡何張族兄錦文來亦借居焉張妻下樓執爨怪錦文行李狼籍檢之失銀二百張兄弟偕地保報官訴壁五無穿窬形先生問何不與房主偕來曰侵晨外出矣方疑詗際忽堂上擊鼓聲甚急則房主人劉克倖也先生叱曰汝胆太麄白日攫人金尚敢來報我乎克倖唶然口不承而色已奪務以三木乃曰問龔四龔四者其家傭也先生知情已得不過欲卸罪於龔乃遣役至克倖家問其妻曰汝夫同龔四竊張錦家銀何在妻哭頓足曰我勸吾夫毋作賊今果敗矣出銀二百封記宛然或問先生何以知之曰渠擊鼓時手戰而目斜睨故疑之且報竊乃尋常事非奇冤官又在堂何必擊鼓耶

先生知衡陽時邑紳趙某虎而冠者也入粟得州同銜以罪褫再為子入粟得封典以罪褫乾隆庚辰冬報失千金先生知其狡也單騎往驗見穴雖容肩牆壁鑿痕亦小訊其家屬一嫗從竈下出面焦然髩中猶敝葛先生不問竊事但好語曰汝供役入何寒至此嫗曰老婢投身十餘年矣主人不衣食之又不許去奈何先生曰官作主汝即得脫但主人失竊事不明汝何能去曰此事易明也主人刻暴而嗇且病有妾李氏久不侍寢又虐使之李亦求去不得其兄某賣酒回鴈峯下暗相往來老婢不敢聲此可疑也喚李至則其少艾服飾嫣然而愁鬱之態眉頭不中先生亦不問竊事但好語曰主人待汝何如不答曰汝甘心事主人乎抑不得已而居此乎又不答先生曰我知之矣趙刻暴而嗇於汝無恩汝亦如老嫗之求去不得故不便明言耳李且泣且叩頭先生曰老嫗告我此金乃汝竊也趙某尸居餘氣死期近矣汝不得不為身後計故私匿其金信乎李抵㘪先生曰汝慮罪故不承耶律載親屬相盜者勿論況趙某匪人不宜之財一朝失去人人稱快汝以情款所不為汝脫身者有如此日李涕泗下曰妾死罪主人金止六百妾竊二百藏兄某家餘四百尚在笥中所報千金偽也牆穴係妾用小刀剜鑿假作穿窬狀公所勘者亦偽也妾願隨役到兄家取金先毋許之果得二百搜趙笥中果存四百趙駭服先生怒責之曰孟子云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汝之謂也汝浮報欺官理宜治罪姑憐汝病為汝懺悔之取二百金分賞老嫗及李氏命嫗送李氏還其兄家

先生牧平定州時樂平縣民侯充世者富而無子嗣兩異姓者一名百糧一名丙寅旋娶妾生三子長曰觀音保纔五歲充世死未逾年其妾赴縣訴百糧不孝縣斷百糧異姓不得為後酌給田產歸宗百糧不服訴臬司稱侯氏疎族某貪其遺貲屢誘繼母變產百糧阻之以故唆訟臬司委先生決之先生曰縣令依律而斷不為蹐駁但於侯氏後患未為周想按侯氏本族未嘗無子而充世兩繼異姓其不悅於本族可知百糧果不孝充世必逐之於生前不待繼母逐之於死後婦人耳軟受惑亦閒有之倘今日逐百糧明日再逐丙寅則傫然一寡婦抱三孤兒何以自存一義子之忤母易制而羣族之窺產難防是不可不為之慮也應將充世家貲區分為四所生三子各得其一百糧丙寅共分其一仍依繼母居代為料簡俟觀音保成立後去留聽便臬司韙之依斷立案合郡悅服侯氏至今小康

衡陽民爭墳山甲葬久矣以傍地賣與乙乙利其風水先葬墳於所買處繼埋骸甕於甲山中甲不服且控先生往勘閱其譜牒斷山歸甲乙爭曰某有糧彼無糧公何據而斷先生曰據無糧斷也湖南田土康熙三十六年巡撫趙公通省丈量始陞科則甲葬於未丈量前故無糧汝葬於已丈量後故有糧是無糧者先主其地明也乙詞屈乃出魚鱗印冊抗爭先生笑曰此即趙公所丈冊也此冊縣令印之冊書掌之安得在汝處明係汝乘新舊官交代時賄胥私造為訟根耳汝不服試以冊附卷待詳後民間爭產再有以魚鱗冊呈者直汝未遲乙不能答嘿聲去明日遣役拘之已挈所埋骸甕遁矣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七終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八

錢唐袁枚子才

錢璵沙先生詩序

庚子秋璵沙先生執訊來曰子許序吾詩二十餘年矣今兩人俱年衰而吾詩適又編成子其償諾責哉余伏思先生不必以詩傳者也先生之詩又不必以序傳者也然而先生雖官尊雅好吟詩余少所伏膺獨嗜先生之詩在當時所以欲序而未遑者原擬積歲月工吾文以寫宣懿美而不意先生之詩日進而吾文日退則敢不就吾所能言者及今述之爲讀者先乎嘗謂千古文章傳眞不傳僞故曰詩言志又曰修詞立其誠然而傳巧不傳拙故曰情欲信詞欲巧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古之名家鮮不由此今人浮慕詩名而强爲之既離性情又乏靈機轉不若野氓之擊轅相杵猶應風雅焉先生之詩其神淸其韻幽曲致而不晦于深直言而不墜于淺沈隱侯稱斯文如日月雖終古習見而光景常新陸魯望稱張承吉詩題目佳境不可刊置別處此爲才子之最也能之者其先生乎先生立朝有風節仕外多惠政余疑其不屑爲詩以詞臣改臺諫司倉司關再司刑獄屛藩兩省走燕吳楚越蜀江閩海萬餘里余疑其不暇爲詩乃每落筆而乙乙抽思有專門名家所不能到者然後嘆白太傅蘇玉局一流代不乏人而轉覺當年之房杜無詩李杜無官爲可惜也余半世山居視先生勛高而望隆殊不相侔然垂髮時即隨先生入泮弱冠後追步詞垣晚年又同舉大耋親終養林泉五十年來數當時朋輩零落殆盡而此二人者猶能白髮如此各寄一編相悅以解相倚以傳嗚呼豈偶然哉昔白公與孔子論微言曰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能嘗而知之余因讀先生之詩而愈有味乎聖人之話也

趙雲松甌北集序

晉溫嶠恥居第二流而雲松觀察獨自負第三人意謂探花辛巳而於詩則推伏余與蔣心餘二人故也夫以雲松之才之高而謙抑若是疑是謙語不足信今年以甌北集來索序擬之祇心餘數行而他賢不與焉然後知雲松於余果有偏嗜耶抑其詩別有獨詣之境已不能言他人不能言必假余與心餘代爲之言耶嚮余與心餘之詩之所以然俱不能自言也又烏能言雲松哉然去春過南昌心餘病捉余手諈諉詩序一如雲松擬余首一序弁無然後知此二人者交滿海內而孤睨隻視惟余是好然則余雖衰殆不許其嘿嘿然竟以不言已也今夫越女之論劍術曰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夫自有之者非人與之天與之也天之所與豈獨越女哉以射與羿奕與秋聽與師曠巧與公輸勇與賁育美與西施宋朝之數人者俱不能自言其所以異於衆也而衆之人方且彎弓鬭棋審音習斤擧手搏施朱粉窮日夜追之終不克肖此數人於萬一者何也雲松之于詩目之所寓卽書矣心之所之卽錄矣筆舌之所到卽奮矣稗史方言經籍序之所棧卽闌入矣李衞尉之營陣隨處可置也熊宜僚之丸信手可弄也而忽正忽奇忽莊忽俳忽沈鷙忽縱逸忽叩虛而逞臆忽數典而鬭靡讀者游心駭目磔磔然不可見町畦或且規唐摹宋千力萬氣以與之角卒之騏驥追日未暮而日已在其前所以然者又何也嗚呼此皆羿與秋師曠公輸賁育西施宋朝之所不能言而惟越女能言之者也余之爲雲松言者亦止此而已矣或謂雲松從征西滇宦海南黔中得江山助故能以詩豪余謂不然世之行萬里歷險艱者或十倍焉而無加於詩如故也或惜雲松詩雖工不合唐格余尤謂不然夫詩寧有定格哉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漢魏六朝之詩不同乎三唐談格者將奚從善乎楊誠齋之言曰格調是空闊架子拙人最易藉口周櫟園之言曰吾非不能爲何李格調以悅世也但多一分格調者必損一分性情故不爲也玩此二公之言益信雲松之所以長處余不能言雲松之所以短處余得能言之此卽雲松之所以謝却他人而必取余爲以詩序見屬之本意也

蔣心餘藏園詩序

作詩如作史也才學識三者宜兼而才爲尤先造化無才不能造萬物古聖無才不能制器尙象詩人無才不能役典籍運心靈才之不可已也如是夫然而自古淸才多奇才少晉人稱謝遯淸才宋神宗讀蘇軾文嘆奇才奇才才中分最又不可以十百計蔣君心餘奇才也癸酉過眞州見僧舍題壁心儀之遂與通書後來金陵唱喁講討相得益甚去年余遊匡廬過君家君半體枯矣聞余至蹶然起力疾遮留手仡仡然授口吃吃然託曰藏園詩非先生序不可藏園者君所居園名也嗚呼君之初心豈欲以詩見哉及今病且老計無所復而欲以詩傳可悲也然君有所餘于詩之外故能有所立于詩之中其揺筆措意横出銳入凡境爲之一空如神獅怒蹲百獸懾伏如長劍倚天星辰亂飛鐵厚一寸射而洞之華嶽萬仞驅而行之目巧之室自爲奧阼袒而搏戰前徒倒戈入且幾且妬且駭且却走且背磬無不有也然而學之者非折脅卽絕臏矣非壺嗆卽鼓僨矣故何也則才之奇不可襲而取也雖然君之奇豈獨詩而已耶君秀挺癯立目長寸許聞忠義事慷慨欲赴趨人之急若鷙鳥之發卹鰥寡者又無所靳諧笑縱謔神鋒森然其意態奇初入京師望之者爲顯胥延登玉堂將速飛忽不可于意掉頭歸其行止奇不數年閒 天子屢問及之乃往供職卒浮沈不遂及 召見將以御史用而君病甚不得已歸遇合尤奇嗟乎君之數奇豈其才之奇有以累之耶然使君竟不病竟不歸義義而升安知不隔靑雲爲麟鳳之翔又安知不缺且折爲干將莫邪之傷今雖其官蹇其身全殘於形不殘於神其名園以藏也取善刀而藏之之意宜也不知刀可藏詩不可藏周官之書藏山巖屋壁矣白傅之詩藏香山東林兩寺矣千百年來誦讀遍天下藏耶不藏耶同時趙雲松觀察服君最深適以詩來索序余老矣思附兩賢以傳遂兩序之而兩質之

碧腴齋詩存序

碧腴齋詩妹婿曹巢作也曹巢之詩不得已而存焉者也曹巢弱冠擧于鄉從桂林來修婿兄弟禮旣見卽別別三十四年矣聞其成進士宰什邡走川峽再督東諸侯還郡將登臨于泰岱琅邪之宗間凡一切

大府鉅臣事皆所辦治又性好交契重然諾廉俸朝入饋遺暮罄箋答四方饋奏日脊斗麵爲糊五記室掌之手腕欲脫猶不能徧此其希通察大豈肯以一吟一詠賓賓然作擧子終哉其所耆嗜尤在於書署中纍素山積朔自排比雖圖溷所猶手一編拳拳不釋今年秋以詩集見寄且曰子爲我序而行之嗚呼吾今乃知曹巢旨欲以詩自存矣今夫孔雀負靑天而飛方將追鳳皇儀虞廷不自知其身有丹翠也及其折淸風而拈花洋無之則不覺自憐其尾作吉光片羽之珍使曹巢當得意時一日千里騰驤而升必無暇爲詩就使爲詩不過編成於故吏門生之手什苦終難自知乃曹巢之於宦途也若稱意若不稱意莫益之或擊之三仕之三已之年垂六十髮皆然而室蕭然除骨肉妻孥外只此一編與作晨昏其理而存之也可喜亦尤可悲也然世之龍榮赫躍十倍於曹巢者一日聲澌影滅沒世無稱其效亦歷歷可覩矣天之厚曹巢而使之有詩曹巢之能承天之厚之之意而能工于爲詩皆所謂三公不易者也其梓而公諸天下也奚疑哉奚讓哉惜余年衰不獲與曹巢多相唱喁以抒老懷且喜曹巢詩集之成得於吾身親見之故爲述其生平梗概以見曹巢之所以爲曹巢者別自有在原不與宦貴浮雲同爲留去者也至於其詩之淵源得力處諸序中申之甚詳余不復贅

錢竹初詩序

竹初明府爲少司寇錢文敏公之季弟生而嫻雅有仲容之姣傳其家學麗詞雲委余竊以淸才目之猶未審其學之深力之宏也前年余還杭州讀其全集能破萬卷而總百家昔人云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和竹初爲能兼之今年春余從天台歸竹初方宰鄞縣見餉古風二章修意修言進而愈上余方惜竹初以如是才宜登蘭臺上石渠詠歌昇平何屈於州郡之職爲梁敬叔所嘆哉乃其精思詣微若因簿領煩人而轉有進焉方信古之人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政之道原息息與詩通羔衣敝緇衣改寬皆於詩乎見之故曰詩者持也持其性情使不暴去然後可以臨民今人界詩與政而二之詩之難政之憂也

竹初之詩如是其政可知已余嘗謂作詩之道難於作史何也作史三長才學識而已詩則三者宜兼而尤貴以情韻將之所謂弦外之音味外之味也情深而韻長不徒詩學宜然即其人之餘休後祚亦于是徵焉東坡詩風趣多情韻少晚年坎坷亦其證也竹初音情頓挫使我誦之而慄然不忍與之離然則千秋萬世又誰誦之而忍與決捨哉竹初晚景之衰詩之傳俱無疑也惜乎老矣自文敏公亡後諸賢零落無可與言不圖潦落遇竹初竹初之乞序于余也余之序竹初也豈徒拊引爲哉區區甘苦亦欲借此數行交相賀證故讀其集勸其梓以行世而後然以余言爲之先焉

童二樹詩序

嗚呼余束髮受詩交天下詩人多矣或先知之而後見之或先見之而後知之常也若相知三十年相訪數百里而卒不得一見以至于死者可不謂大哀乎雖然見其面不如見其詩何也面形骸也詩性情也性情得而形骸可忘則吾與山陰童君二樹是矣君有越中三子集行世丙子歲余讀而愛之無由得見今春忽拕舟至值余浙行又不得見及冬初余往揚州就訪之則君死永不得見矣亡何吾鄉詩人周汾來曰先生知童君之願見先生更勝於先生之願見童君乎君矜嚴少所推許獨嗜先生詩稱爲　本朝第一病殗殜矣夢中情呼猶日望先生至揣其意蓋自知年命不長將以數千篇嘔肝擢胃之作就平生所心折者而證定之耳余感其意入哭寢門抱其集歸伏讀三日歎曰君之詩惟我能知之亦惟我能相之今夫導官之擇米也已堅好矣必舂揄揚簸使精於鑿乃合侍御王所食也歐冶之鑄劍也已[illegible]鐵矣必千辟萬灌青氣既極乃成干將帝所佩也君大資超絕又能轢轢書史烹煉烟墨窮高極深播爲風騷此亦導官歐冶之故智也常恃其逸足往往奔放作七古題畫[illegible]字韻百餘首濺思猛湧與古梅槎枒同搖風雲古之人古之人君矣讀哉惟是我兩人道合若是倘一握手謦欬中言當不知作如何懽忭而卒使錯午膠轕此來彼去如相避然不獲半面以抵於死天耶人耶誰靳之耶徒使我咨嗟涕洟至今如有所負而不能自克也昔張堪臨終以妻孥託朱季元微之病命家人將詩集交白二十二郎古人身後拳拳大概如斯然吾謂託妻孥易託文字難何也妻孥之計或十年或二十年足矣文字之計動關百千萬年倘無津涯非精思詣微同歷苦甘者疇能任之余年垂七十竊不自揆謹取君集排比分疏缺摘英華得（原缺二字）卷共（原缺三字）首將明以示海內而幽以質九原焉嗚呼童君不見之見殆勝見耶

何南園詩序

詩不成於人而成於其人之天其人之天有詩脫口能吟其人之天無詩雖吟而不如其無吟同一石獨取泗濱之磬同一銅獨取商山之鐘無他其物之天殊也舜之庭獨皋陶賡歌孔之門獨子夏子貢可與言詩無他其人之天殊也劉寶容亦云天人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全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何子南園生而與詩俱來者也雖爲秀才不喜制藝雖讀書不矜博覽雖爲詩不事馳驟其志約故邊幅易周其思專故性情易得居秣陵城闉愔愔然竹籬蓽垣與方外人遊憩薄醉微雨餘風停有懨于懷一付于詩久之而何子與詩亦兩相忘也予往往見人之先天無詩而人之後天有詩於是以門戶判詩以書籍炫詩以疊韻次韻險韻敷衍其詩而詩道日亡然則吾安得忘詩之人而與之言詩哉若何子者斯其人矣

裴念農遺稿序

余老矣世上事百不經意惟於友朋存歿之感偶振觸焉輒低徊留之而不能自已況平生所最暱與常酬唱者哉裴君念農亡十餘年其季子宸選持詩二卷索余爲序嗚呼君抱經世略鬱鬱爲時用僅官太守中年而殂又值　天子四巡江南以供張得名終日閎閎然心計手書微纖靡[illegible]不特其治民之才有所未盡即吟詠之情亦有所未已也然資稟絕奇雖單言片詞必有本眞溢流篇什具存徽徽可誦惜君不自料其歿歿時宸選尚幼故詩多吞落近年遍覓于酒樓僧牆親知故舊家纔得若干其志可哀而取也猶記君好余詩雖隆冬嚴寒必呵手抄存積數寸許余或有遺忘必向君處借而證之今君詩散失而余當時未留善本代爲護持揀之古人先施之義不能無愧然則君之詩愈少而余之愧愈多矣揭揭爲就其少者而存之豈徒副宸選之求哉亦聊以補余過云爾

程綿莊詩說序

作詩者以詩傳說詩者以說傳傳者傳其說之是而不必其盡合於作者也如謂說詩之心即作詩之心則建安大歷有年譜可稽有姓氏可考後之人猶不能以字句之迹追作者之心矧三百篇哉不僅是也人有興會標舉景物呈觸偶然成詩及時移地改雖復冥心追溯求其前所以爲詩之故而不得況以數千年之後依傍傳疏左支右吾而遽謂吾說已定後之人不可復有所發明是大惑已相傳小序爲子夏所作古無明文即果子夏所作亦未必盡合詩人之旨其他毛鄭皆可類推朱子有見於此別爲集解推其意亦不過據已所見羽翼詩教啟發後人而並非禁天下好學深思之士以意逆志也吾友程君綿莊爲詩說二卷其忠深其義遠擇務妙蘊皆前儒所未發綿莊之於朱子也即朱子之於毛鄭也師其意不師其詞可謂善學朱子者矣或者以爲詩人不作未能知其必盡合也然詩人不作又何以知其必不盡合哉

玉井搴蓮集序

乾隆壬申夏余與華陰令姚君同遊華山姚至青柯坪便止而余則勇進三里許[illegible]絕氣奪而返忽忽三十稔矣今冬嚴道甫先生以玉井搴蓮集見寄所稱天井之阻列缺之險擦嶺二綫之崔巍皆余昔未遊目者身既未臻語何能詳故爾時小有吟詠亦自覺無俚而先生則如將將追敵不搗其穴不休卒使山無剩境境無遁形危辭硬語凌鑿券眘縋深者而出之揭隱者而明之以七八騮三寸管與四千仞奇峯相爲櫛詬嗟何其壯也夫安近者其耳目不周才絀者其賦物不工無覽助者其舉趾不勇先生以沈鷙之性雕鎸之筆又藉中丞畢公㡣雨之便爲之召夫役具絙布以張之是殆嶽靈閟寂酒思文藻故曠中喻呼以相成就耶昔曹孟德謂楊修云我不及卿乃三十里余不及先生且數百萬丈匪徒才懸抑亦膽渺雖然余亦老也諒難再從先生補前遊之缺而讀此一編則古人所謂金精側成鳥毳慗覩者一旦呈形獻狀於窗牖間豈非才人致唾遺勝眞靈效位業圖哉屈賢羽皐崩氏以到難命篇述所到之難也余謂所到不難到而能言之之爲難耳到而能言則不到者皆如到矣

隨園隨筆序

著作之文形而上考據之學形而下各有資性兩者斷不能兼漢賈山涉獵不爲醇儒夏侯建譏夏侯勝所學疏闊而勝亦譏其繁碎余故山勝流也考訂數日覺下筆無靈氣有所著作惟捃摭是務無能遂深湛之思　本朝考據尤盛判別同異諸儒麻起予敢披膩顏帢逐隊成車後哉以故自謝不敏知難而退者久矣然入山三十年無一日去書不觀性又健忘不得不隨時摘錄或識大于經史或識小于稗官或貪述異聞或微抒己見疑信並傳回冗不計歲月既久卷頁遂多皆有資于博覽付之焚如未免可惜乃題隨園隨筆四字以存其編嘻予老矣自此以往　假我數年有所觀便有所記有所記便有所筆此書之成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子不語序

怪力亂神子所不語也然龍血鬼車繫詞語之左邱明親受業於聖人而內外傳語此四者尤詳厥何故歟蓋聖人敬鬼神而遠之人教方立周易非取象幽渺不足以窮天地之變左氏恢奇多聞垂爲文章其理皆並行而不悖余生平寡嗜好凡飲酒度曲樗蒲可以接羣居之懽者一無能爲文史外無以自娛不得不移情於稗乘廣記倘矣暌車夷堅二志缺略不全聊資志異殊佳憒太數衍於是就數十年來聞見所及足以游心駭耳者編而存之非有所惑也譬如嗜味者饜八珍矣而不廢薈夫祗臨蕤酒則胸困嗜

旨者備威莢矣而不旁及於侏儒僬侏則矜狹以妄驕庸以駭起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是亦稗謔適野之一樂也昔顏魯公李鄴侯功在社稷而好談神怪韓昌黎以道自任而喜駮雜無稽之談徐騎省排斥佛老而好采異聞門下士竟有僞造以取媚者四賢之長吾無能爲役也四賢之短則吾竊取之矣書成即以子不語三字名其篇

隨園食單序

詩人美周公而曰籩豆有踐惡凡伯而曰彼疏斯粺古之於飲食也若是重乎他若易稱鼎亨書稱鹽梅鄉黨內則瑣瑣言之孟子雖賤飲食之人而又言飢渴未能得飲食之正可見凡事須求一是處都非易言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典論曰一世長者知居處三世長者知服食古人進鬐離肺皆有法焉未嘗苟且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聖人於一藝之微其善取於人也如是余雅慕此旨每食於某氏而飽必命家廚往彼竈觚執弟子之禮四十年來頗集衆美有學就者有十分中得六七者有僅得二三者亦有竟失傳者余都問其方略集而存之雖不甚省記亦載某家某味以志景行自覺好學之心理宜如是雖死法不足以限生廚名手作書亦多出入未可專求之於故紙然能率由舊章終無大謬臨時治具亦易指名或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子能必天下之口皆子之口乎曰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吾雖不能强天下之口與吾同嗜而姑且推己及物則飲食雖微而吾於忠恕之道則已盡矣吾何憾哉若夫說郛所載飲食之書三十餘種眉公笠翁亦有陳言曾親試之皆閼於鼻而蜇於口大半陋儒附會吾無取焉

嚴道甫侍讀五十壽序

余居山久矣於海內士夫不敢迎而距之也亦不敢迎而許之然未見輒相思與之言惟恐其去若是者三十年來胸中不過數人而道甫嚴君其一也君負萬夫之稟聰强絕人於學者泛海然採之莫窮其匪

挹之必有所益其恢宏深沉往往流露於眉睫間意其仕於朝必有奇術異智爲人之所不能爲者而無如余年衰伏而不出君又未嘗自言則不得不以欽挹之懷徒相索於文字之末而已今年八月君五十生辰其子子進狀君事索文以壽君余讀之可喜可愕而於救羅公源浩事爲尤奇羅公者滇南臨司也分償汪別駕帑金有　詔逾期即誅羅繳不如數期過十日逾矣乃牒請弛限　天子命軍機大臣會刑部議之其時諸城相公主試禮闈秋曹無任其事者君時以內閣侍讀直機地因撾鼓入棘闈見諸城公曰羅事急矣第所追乃分償屬吏汪某帑也今汪已捐復將曳紱綬出都而羅乃駢首東市於義未協按法宜著汪某分繳以活羅命以昭公平諸城公曰其疏稿乎曰不具稿不敢見也振其袖而出之詞義明析諸城公喜即書諾奏聞　天子是之羅獄遂解其他事多類此受恩人有圖君像以祀者今夫梟俊之士智者慮明能者慮策尙矣然大概已謀者多人謀者少縱有一二姝姝然號稱惠慈者又或無術以濟之無勇以決之則亦不能迂其身以拯人於危若君者可不謂賢哉然君之視官職也甚淡其家居也甚靜兩持所生服闋乞病不起同僚或至方伯運帥而君絕無所欣人多疑君之默默藏身與其矯矯行義兩不相符豈眞賢者之不可測哉余曉之曰在易豫之六二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此言自守之堅也夫子繫之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言澤物之宏也兩者亦絕不相符也然夫子合而言之者何也蓋言有見幾之智有介石之操而後可以損剛益柔以澤萬物也使君非有恬退之懷輕視爵祿之意則闖入禁地豈無慮分陽肯仡然挺身而往又非深知　天子之聖相公之賢亦必不肯爲無俚之舉習習然向人白冤君之默而當言而當進而宜退而宜皆有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妙焉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古惟留侯鄴侯能之而君亦庶幾其近之矣余平生不以文壽人嫌其體之戾於古也然犬馬之齒於君有一日之長慮不能爲傳志以揚君而性又樂道人之善則姑擷其事之爭大者賢之以應公子之需後之人知余集中有介壽之文者蓋爲君始也雖然有介壽之文而無別顯爲識尋常祝嘏之詞則自余始也

胡勿厓時文序

古文者自言其言時文者學人之言而爲言自言其言以人所不能言而已能言爲貴學人之言亦以人所不能言而已能言爲貴夫至於學人之言而爲言似乎傳聲搨影而言人人同矣不知所學者何人也聖人也學人之言學人之心也能得聖人之心而后能學聖人之言得之淺者皮傅於所言之中而不足得之深者發明於所言之外而有餘孔子學周公者也孔子所言周公未嘗言孟子學孔子者也孟子所言孔子未嘗言周程張朱學孔孟者也周程張朱所言孔孟未嘗言時文者依周程張朱之言以學孔孟之言而實孔孟與周程張朱皆未嘗言然明諸大家學其言而言之矣本朝諸大家又學其言而言之矣言之肖與否雖不能起數聖賢於九原而問之而天下之人皆以爲肖皆以爲聖人復起不易其言此四百年來時文之所以至今存也胡先生學聖人之言爲能深妙奇博有直而致者有曲而宣者有滑其神詣微而索之者有取材卷軸旁引曲證以光明之者要於聖人之心不差累黍噫其至矣或謂時文小道不足以取士不知天下事莫不有名焉有實焉如務其名乎則古之鄉舉里選即今之時文也古之策論詩賦即今之時文也其無人焉一也如按其實乎則於時文觀心術即古之鄉舉里選也於時文徵學識即古之策論詩賦也其有人焉一也若胡君者可謂有人中之一人雖然韓子稱聖人者時人之耳目也吾以爲能學聖人之言以得聖人之心者亦時人之耳目也胡君於聖人之心既先衆人而得之矣顧嘿嘿然私諸己而祕之不肯以其言示天下可乎然則君之編所作而開雕之也非好名也亦韓子意也

集中不存壽序及時文序此篇與嚴侍讀壽序俱破例而存之亦不免蹈歸熙甫之陋習云自記

史閣部遺集跋

少宰彭公以明故閣部史道鄰先生像幷家書經進呈　皇上覽　上深許其忠賜追賜謚其裔孫開

純感　君恩懷祖德將　聖製及先生遺文開雕傳後而屬枚爲跋枚謹按夏禹封防風氏之后成湯不徵葛伯之朝皆三代大聖人泯人我之見扶植彝倫非凡所及後世雖忠如文信國爲元祖深知而身後之恩禮無聞其他則袁粲除名鄧通無傳者更不勝屈指矣獨先生殉節前明百數十年後遺像忽蒙聖覽苦節忽蒙　聖褒遭逢之隆千秋獨殊然在當時先生自矢孤忠豈復有心希恩異代即異代之恩亦未必爲先生所樂受而卒之幽隱之光日照之而愈明梅枝之氣風吹之而愈芬凡此者皆大也我皇上先天而天不違將假先生以立萬世人臣之式故不吝洋洋　聖諭而嘉嘆之又寵宣之亦豈欲前代之臣銜恩地下哉世之爲臣子者得是編而雒誦之可以觀可以興矣

德山公手書詩卷跋

嗚呼此吾師德山先生之手迹也先生開府桂林枚才弱冠以八千里外諸生蒙國士之知館餼三月代爲治裝薦博學鴻詞入都雖廷試報罷而從此名聲起公卿間遂得登館閣擁吏卒走數州令當不親學之年息影蓬廬白事屏棄惟省記平生知己欽欽在抱逢北人來必問先生墓所及其後嗣而息耗杳然今年季夏盧存齋太守見訪道是先生第三壻因得見先生手書立幅墨瀋淋漓彷彿二王家法疑先生在天鑒爽必欲一見白髮門生故藉此數行俾女夫傳到耶紙尾紀元乾隆丙辰正枚受知歲也四十三年來世事遷變何可紀核而此一篋者獨完善如初若有神物呵護嗚呼豈偶然哉詩多見道之言神韻高淡又想見撫粵九年政簡刑清光景似此公卿何可再得願盧氏世世萬子孫其寶藏之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八終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九

所好軒記

錢唐袁枚子才

所好軒者袁子藏書處也袁子之好衆矣而胡以書名蓋與羣好敵而書勝也其勝羣好奈何曰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遊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鼎名人字畫又好書書之好無以異於羣好也而又何以書獨名曰色宜少年食宜飢友宜同志遊宜晴明宮室花石古玩宜初購過是欲少味矣書之爲物少壯老病飢寒風雨無勿宜也而其事又無盡故勝也雖然謝衆好而暱焉此如辭狎友而就嚴師也好之僞者也畢衆好而從焉如賓客散而故人尙存也好之獨者也昔曾皙嗜羊棗非不嗜膾炙也然謂之嗜膾炙曾皙所不受也何也從人所同也余之他好從同而好書從獨則以所好歸書也固宜余幼愛書得之苦無力今老矣以俸易書凡淸祕之本約十得六七患得之又患失之茍患失之則以所好名軒也更宜

散書記

乾隆癸巳　天子下求書之詔余所藏書傳抄稍希者皆獻大府或假賓朋散去十之六七人鄙然之有所疑余曉之曰天下寧有不散之物乎要使散得其所耳要使於吾身親見之耳古之藏書人皆其手抄錄易侈侈隆富未嘗不十倍於余然而身後子孫有以論語爲薪者有以三十六萬卷沉水者牛宏所數五阨言之慨然今區區鉛槧得登　聖人之蘭臺石渠爲書計業已幸矣而且大府因之見功賓朋因之致謝爲予計更幸矣不特此也凡物情爲吾有往往皮置焉而不甚研閱一旦離然欲別則鄭重審諦之情生予每散一帙不忍決捨必窮日夜之力取其宏綱巨旨與其新奇可喜者腹存而手集之是散於人轉以聚於己也且夫文滅質博溺心寡者衆之所宗也聖賢之學未有不以返約爲功者良田千畝食者幾何耶廣廈萬區居者幾何耶從來用物宏不如取精多刪其繁蕪然後廸之以不得不精之勢此予散書之本志也

散書後記

書將散矣司書者請問其目余告之曰凡書有資著作者有備參考者備參考者數萬卷而未足資著作者數千卷而有餘何也著作者鎔書以就己書多則雜參考者勞己以狥書書少則漏著作者如大匠造屋常精思於明堂奧區之結構而木屑竹頭非所計也考据者如計吏持籌必取證於質劑契約之紛繁而圭撮毫釐所必爭也二者皆非易易也然而一主創一主因一憑虛而靈一核實而滯一恥言蹈襲一專事依傍一類勞心一類勞力二者相較著作勝矣且先有著作而後有書先有書而後有考据以故著作者始於六經盛於周秦而考据之學則自後漢末而始興者也鄭馬箋註業已回冗其徒從而附益之抨彈踳駮瀰瀰滋甚孔明獻之故讀書但觀大略淵明獻之故讀書不求甚解二人者一聖賢一高士也余性不耐雜竊慕二人之所見而又苦　本朝考据之才之太多也盍以書之備參考者盡散之

洞庭徐氏重修始祖吉卿公墓碑記

徐君西圃邀予遊西洞庭授館其家因得瞻其棠里宗祠棟宇隆赫栗主森布皆合族所傳然共力而西圃弟禮珍所營治者予不覺心儀徐氏多賢而嘉其門風之足爲天下式也遊於野見穨垣中古樹蓊鬱氣葱葱若兆域然西圃曰噫此始祖吉卿公之墓也吉卿公諱爵宋乾道間爲平江太守能奪金人詔書爲孝宗所重卒後其子大本感古人隨葬爲達之義卽合窆其母夫人於是而子孫附焉予往拜墓下一環土七百餘年風雨頹侵無擧如冪如之象矣予因謂西圃曰檀弓雖云古不修墓而周禮有墓大夫之職南齊劉彪以不修墓貶官然則復土樹欒似亦仁人孝子所不宜得已者也越歲日禮珍來屬予而請曰修墓之事先生命之今如命矣卽煩先生記之予思古人營寢廟所以安先人之靈爰馬鬣所以寧先人之魄孝子求神於陽求神於陰二者能兼可謂知禮徐氏以予一言齊其心翕然斂衽而興聞義能徙誠可嘉尙而予以遊故得拜先賢祠墓并從臾後嗣增其堂防觀美是因遊而有所得於遊之外者也詩哉遊也爲記其壙域丈尺券臺廣狹昭穆位次宰樹若干勒諸石俾徐氏子孫隆甚蓁木閟塋替焉

銅陵永濟橋記

濟人於水者舟濟人於陸者橋舟之用濟百十人而止橋之用濟千萬人而未止木橋之用濟百十年而止石橋之用濟千萬年而未止若是乎濟人之中亦有大小久暫之分焉銅陵陶村三溪會流綿亘六十里行者有揭厲之虞士人組五板渡臨流岸木道雖行而日炙雨淋勢易頹隮蔣君紹齋行義素高將裒家資創易石之謀功未竟以歿其子廷與其爵弟蕭章踵而行之以某年月日興工某年月日橋成凡長十丈闊一丈有奇費金若干邑之人僮僮然車轂馬蹄萬趾魚貫以達於莊逵一切夫錢物價蔣獨任之不借助於將伯余按國語單襄公適陳因輿梁不修知陳之衰孟子譏子產以乘輿濟人惠而不知爲政彼皆君大夫也操任事之權猶不能賦工屬役爲所當爲而蔣氏父子兄弟獨能纘緒承承濟人於久遠此豈徒其仁可嘉哉其孝亦加人一等矣余白下羈客也未至陶村因蔣氏孫嘉猷受業門下狀其事索文故爲記其顚末且名其橋曰永濟俾銅陵人之世世來往於此橋者一擧踵一曳屨而毋忘所自

榆莊記

凡園近城則囂遠城則僻離城五六里而遙善居園者必於是矣揚州撫松主人有榆莊城外遊客約不五斗黍許卽詣其所乾隆庚子春主人招余同往門外白榆歷歷始悟命名之意堂三楹署曰城市別墅栽鼠姑花循堂而右爲無隱樓再右爲同春閣樓下植桂閣上望遠江南諸山可坐而致也東有[illegible]觀鬖號翠微深處竹猗猗者號此君軒架石棧曲樹紆回以達於梅亭而遠見耕氓者一號遲于亭　號小滄浪其宗廟戊制婆宦薇斷而宜於冬者號雲窩爲佤邪隥衍以通小池者號魚樂國此園中[illegible]分名之大概也是日酒半巡主人索余爲記余思揚州古稱信士左思所謂繁富夥夠處也又孔穎達云揚州人性輕揚故曰揚州因之爲園者靡不百棋千欂以爲勝抗虹霓綺以爲華而且所與遊者非高軒引喤卽豪士投縈其爲魚鳥所嗤業已久矣獨撫松主人道韻平淡樸角不斲素題不枅除一二幽人悒悒外雖顯貴挾勢以臨之卒色然而拒守園如守身有古人鑿坏閉土之遺風園將隱焉用文之哉然而余藴老也路隔一江未卜何時再到性又善忘勝景過目少縱卽逝矣豈以珍之不如記以存之雖微主人譙諉亦必爨梗概爲臥遊張本而況二人之趣甚同交甚狎耶其時偕遊者一爲孫君芸之亭一爲汪君芸之圃皆余戚也合牽連得書

重修南捕通判廳壁記（代弟香亭作）

嘗讀孫可之書褒城驛歎官舍常新振古爲難矧今之通判權輕而俸薄士大夫之履斯任而郵驛視之也亦宜雖然不有署何有官不有官何有政腹壁爲室而鉅日以安民也叔孫昭子所到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古之君子於私居之舍猶矜矜然鄭重將之而況懷印曳紱將呼唱於堂皇以治事者乎庚子春余承乏江寧南捕之職入其門奧草滿焉行其庭采摧墜焉考之府志缺不載也詢之老吏杳不知也相傳著本前明監司舊居頹圮已久乾隆壬辰前任密公葺向西三舍以蔽其孥此外承塵摧壁日就顚隮幾無容膝處矣余不得已請於大府命隸須材工屬役庀事量功甓砥塗墍凡成堂樓庖湢賓館內舍五十九處費金九百有奇支廉俸也益之以三百有奇捐私財也一時過客來遊者靡不豪余所爲余笑告之曰余惟不豪於官故豪於屋耳夫外任閒曹有閒於通判者乎使急於進取者居之方決捨之不暇何肯僨然造作哉惟余之性拙而才疎官於是卽安於是將爲臣職而報　君恩亦未嘗不在於是然則公舍也卽私舍也人居也如己居也抹之築之苟美苟完吾已乎哉園之西有水有石有古柳有高梧猶人有美質而未學鋤理出之亦足小寄情賞功旣成爲文以記其梗概而意有未竟乃爲之歌曰日之斜兮吏

散衙兮棘爽既剪樹槎枒兮通判何判盍判花兮公事餘兮步庭除兮小池既清水渠渠兮南捕何捕盍捕魚兮勿解當官勿侵事權施於有政作造屋觀平水當勢表正形端後賢定笑殢之言然

重修中和道院碑記

人但知道教無爲不知惟有爲也而後可以無爲有爲者勇猛精進所以成天下之務也無爲者幽深元妙所以研天下之幾也務之不成幾於何有班固之言曰道家者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及放者爲之則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夫但言清虛之守而不言創造之功此道法所以不振也古之人相馬以輿相士以居輿與居尙不可苟況眞靈之所棲符籙之所藏而可遂廢視之乎吾家月渚道人深契此旨前年持湯文正公手書道院碑記屬余爲跋今年又以重修道院狀屬余爲記按院始於洪武初歷歲四百興廢屢矣　本朝自辟文靈葺治後王沈二公又繼志焉星霜既移隆剝旋生月渚纂其師退庵公餘業尺營寸度積累成功安神則有眞武神武桂香三殿尊祖則有栢庭滄齋迎暉聽雨諸舍蹤舊者改刱吟閣爲敬畏堂是也新增者雨蕉書屋臥雪廬是也其他爲著爲陳爲庖爲湢爲蒲牢爲法鼓爲長廡出檢爲央竇匽豬爲錙壤之宮爲麗譙之所靡不精心致思形分殊事地則勦之牆則堊之度筵而堂建度几而室立落成後增榮益觀邦之人咸憧憧然眴轉以遊葉拱以敬嘻非月渚才之敏心之堅何能如是昔王荊公作龍興講舍記謂浮屠慧禮之能以爲此失而彼得焉似若閔儒而姤眾者不知周孔之教以開物成務爲貴月渚爲吾宗六俊公後裔通儒書耽吟詠以幼病故習靜院中是蓋先有得於此而後旁通於彼者也其索記也豈好名哉亦欲留此規模俾後之人肯堂肯構踵而行之庶幾無形之道教藉有形之道院而永永無極焉貞石有靈亦當鑒其志矣

遊仙都峯記

或告余曰子從雁宕歸則永嘉之仙巖縉雲之仙都峯均可遊焉余謹識之覲記仙巖爲歸途之便舟行十里方飼土人曰南北殊路矣心爲缺然及至縉雲以仙都謀之邑宰有難色以溪漲辭余遂絕意於遊行三十里止黃碧塘日已昳望前村瓦屋鱗列從隸曰此虞氏園也盍往小憩如其言園主迎入著飲未暇深語仍還旅店將弛衣眠聞門外人聲嘈嘈則虞氏昆季曰別後見名紙先生即袁太史乎曰然乃手燭上下照睹且駭曰我輩幼讀先生文以爲國初人年當百數十歲今神采若斯是古人復生矣願須臾留明日陪遊仙都余未及答而少者捲帳長者捧席家僮肩行李已至其家折堊張飲次日爵具饌里具車導入响巖石洞隆然明之應聲有小赤壁有鼎湖草樹蒨歙高不可上仙榜巖雉堞橫排可書數百姓名暘谷爲溪水所嚙非梯莫登僅遙矚於大方石上有宋嘉定曆庚及王十朋詩約略可識未一日而仙都之遊畢仍宿虞氏家噫是遊也非虞氏主之則仙都不可遊非從隸有請則不詣虞氏非日尙晏還或有雨則從隸雖請亦不往非其生紙以名通則虞氏亦不知我爲何人我之當遊仙都仙都之當爲我遊天也非人也然仙巖咫尺可遊而於意外失之仙都心已決捨萬不能遊而於意外得之一遊也無大關係而世事之舛午如是其他何可類推哉亟記之以志遭逢之奇以表虞氏好賢之德主人名沅字啟蜀爲唐永興公之後人

遊黃龍山記

壬寅四月余遊天台雁宕畢遊處州之黃龍山山皆礧磈大圓石坻伏鬱壓各相黏藉頗東魯嶧山與台宕絕異人疑造物矜奇乃爾予曉之曰此豈造物者之有意爲哉使有意爲之必不能成如是形就成如是形亦不能有此奇變推其氣化推遷偶然而生適然而成正恐造物者有意爲之而反有所不能何也余幼時嬉戲好覆水盂鎔錫投之沸然有聲俄而立者蹲者臥者疊爲架倚者巳而宏者碎且雜者欹側而斜觭者若相鬬又相悅者蓋無形不備焉其狀則爲獅爲象爲龍爲馬爲雞爲雜物爲華嶽嵩岱諸名勝亦無不備焉是豈余之有意爲哉其傾之於水也余之所知也其成如是形也非余之所知也問之錫錫不知問之水水亦不知山之道何獨不然當元黃未判時元氣茫茫山水土沙鎔爲一片石如柔乳膠和其間一旦天浮地沉沙飛水歸風從而蕩揉之足橫於大石横於地詭狀殊形或開闢即露或俟後人搜爬始露歷年愈久縋斧愈厚山形愈奇令人見山頂有船有匣有屋有朽楫此豈眞有人焉飛上置之乎所以然者職此之由惜人形體小年壽促後天地生先天地亡不能坐而待之瞭然親之耳然其理不過如是或曰是山說也非山記也於黃龍何與曰舉一隅可知三隅并可知千百萬隅余因遊黃龍而憬然有悟故揭所見以曉之且遊台宕俱有詩遊黃龍無詩記之所以代遊黃龍之詩也

浙西三瀑布記

甚矣造物之才也同一自高而下之水而浙西三瀑三異卒無複筆壬寅歲余遊天台石梁四面崒者崖嚴重者巉嵥皆環梁遮迣梁長二丈寬三尺許若鰲脊跨山腰其下嵌空水來自華頂平疊四層至此會合如萬馬結隊穿梁狂奔凡水被石撓必怒怒必叫號以崩落千尺之勢爲絫磈拘所攫拏自然拗怒鬱勃喧聲雷震人相對不聞言語余坐石梁恍若身騎瀑布上走山腳仰觀則飛沫濺頂目光炫亂坐立俱不能牢疑此身將與水俱去矣瀑上寺曰上方廣下寺曰下方廣以愛瀑故遂兩宿焉後十日至雁宕之大龍湫未到三里外一疋練從天下恰無聲響及前諦視則二十丈以上是瀑二十丈以下非瀑也盡化爲烟爲霧爲輕綃爲玉塵爲珠屑爲琉璃絲爲楊白花既墜矣又似上升既疎矣又似密織風來搖之飄散無著日光照之五色眩曜或遠立而濡其首或逼視而衣無沾其故由於落處太高崖腹中窪絕無憑藉不得不隨風作幻又少所抵觸不能助威揚聲較石梁絕不相似大抵石梁武龍湫文石梁喧龍湫靜石梁急龍湫緩石梁衝邊無前龍湫如往而復此其所以異也初觀石梁時以爲瀑狀不過爾爾龍湫可以不到及至此而后知耳目所未及者不可以臆測也後半月過青田之石門洞瀑造物雖巧不能再作狡獪矣乃其瀑在石洞中如巨蚌張口可吞數百人受瀑處池寬畝餘深百丈疑蛟龍欲起激盪之聲如考鐘鼓于甕內此又石梁龍湫所無也昔人有言曰讀易者如無詩讀詩者如無書讀書者如無禮記春秋余觀于浙西之三瀑也信

遊黃山記

癸卯四月二日余遊白嶽畢遂浴黃山之湯泉泉甘且冽在懸崖之下夕宿慈光寺次早僧告曰從此山遲仄險雖兜籠不能容公步行良苦幸有十八慣負客者號海馬可用也引五六壯佼者來俱手數丈布余自笑羸老乃復作襁褓兒耶初猶自强至憊甚乃縛跨其背於是且步且負各半行至雲巢路絕矣躡木梯而上萬峯刺天慈光寺已落釜底是夕至文殊院宿焉天雨寒甚端午猶披重裘擁火雲走入奪舍頃刻混沌兩人坐辨聲而已散後步至立雪臺有古松根生於東身仆於西頭向於南穿入石中裂出石外石似活似中空故能伏匿其中而與之相化又似畏天不敢上長大十圍高無二尺也他松類是者多不可勝記晚雲氣更清諸峯如兒孫俯伏黃山有前後海之名左右視兩海並見次日從臺左折而下過百步梯路又絕矣忽見一石如大鰲魚張其口不得已走入魚口中穿腹出背別是一天登丹臺上光明頂與蓮花天都二峯爲三鼎足高相峙天風撼人不可立幸松針鋪地二尺厚甚軟可坐晚至獅林寺宿焉趁日未落登始信峯峯有三遠望兩峯夾峙逼視之尙有一峰隱身落後峯高且險下臨無底之溪余立其巔垂趾二分在外僧憚挽之余笑謂墜亦無妨問何也曰溪無底則人墜當亦無底飄飄然知泊何所縱有底亦須許久方到儘可須臾求活惜未挈長繩縋精鐵量之果若干尺耳僧大笑次日登大小清涼臺臺下峯如筆如矢如筍如竹林如刀戟如船上桅又如天帝戲將武庫兵仗布散地上食頃有白練繞樹僧喜告曰此雲鋪海也初濛濛然鎔銀散綿良久渾成一片青山群露角尖類大盤凝脂中有筍脯矗現狀俄而離散則萬峯簇簇仍還原形余坐松頂苦日炙忽有片雲起爲蔭遮方知雲有高下迥非一族也薄暮往西海門觀落日草高於人路又絕矣喚數十夫芟夷之而后行東峯屛列西峯插地怒起中間

巑突數十峯顛天台瓊臺紅日將墜一峯以首承之似吞似捧余不能冠被風掀落不能鞵被水沃透不敢杖動陷軟沙不敢仰慮石崩壓左顧右睨前探後矚恨不能化千億身逐峯皆到當海馬負時捷若猱猿衝突急走千萬山亦學人奔狀如潮湧俯視深阬怪峯在腳底相待倘一失足不堪置想然事已至此惴慄無益若禁緩之自覺無勇不得已託孤寄命凴渠所往覺此身便已羽化淮南子有膽為雲之說信然初九日從天柱峯後轉下過白沙矼至雲谷家人以肩輿相迎計步行五十餘里入山凡七日

遊廬山黃崖遇雨記

甲辰春將遊廬山星子令丁君告余曰廬山之勝黃崖為最余乃先觀瀑于開先寺畢即往黃崖仄而高箯輿升奇峯重累如旗鼓戈甲從天上擲下勢將壓已不敢仰視貪其奇不肯不仰視屏氣登顛有舍利臺正對香爐峯又見瀑布如良友再逢雖百見不厭也旋下行至三峽橋兩山夾溪水從東來巨石阻之小石尼之怒號噴薄橋下有宋祥符年碣諦視良久至棲賢寺宿焉次日聞雷已而晴乃往五老峯路漸陡行五里許回望彭蠡湖帆竿排立已所坐舟隱隱可見正徘徊間大雨暴至雲氣坌湧人對面不相識輿夫認雲作地踏空欲墮者屢矣引路里保避雨逋竄大聲呼沓無應者天漸昏黑雨愈猛不審今夜投宿何所輿夫觸石而顛余亦仆幸無所傷行李愈沾濕愈重擔夫呼暑家僮互相怨亢有泣者余素豪至是不能無悸躑躅良久猶臨絕壑忽樹外遙遙持火者來如陷黑海見神燈急前奔赴則萬松菴老僧曳杖迎嗜曰相待已久惜公等誤行十餘里矣燒薪燎衣見屋上插柳方知是日清明也次日雪冰條封山觸履作碎玉聲望五老峯不得上轉身東下行十餘里見三大峰壁立溪上其下水潺潺然余下車投以石久之寂然想深極故遲數十刻尚未至底聞傍積石礎碎瓦礫無萬數疑即古大林寺之舊基輿夫曰不然此石門澗耳余笑謂霞裳曰考據之學不可與輿夫爭長姑存其說何害乃至天池觀鐵瓦就黃龍寺宿揭僧告余曰從萬松菴到此已陡下二千丈矣問遇雨最險處何名曰犁頭尖也余五年遊山皆梁惟此行也苦特志之

遊丹霞記

甲辰春暮余至東粵聞仁化有丹霞之勝遂泊五馬峰下別買小舟泝江往探山皆突起平地有橫皴無直理一層至千萬層箍圍不斷疑嶺南近海多螺蚌故峰形亦作螺紋耶尤奇者左窗相見別矣右窗又來前艙相見別矣後艙又來山追客耶客戀山耶舛午惝怳不可思議行一日夜至丹霞但見絕壁無蹊徑惟山脊裂一縫如斜鋸開人側身入良久得路攀鐵索升別一天地借松根作坡級天然高下絕不滑履無級處則鑿匡石而為之細數得三百級到關大門最隘僅容一客上橫鐵板為啟閉一夫持矛烏飛不上山上殿宇甚固甚宏闊鑿匡作溝引水僧廚甚巧有僧塔在懸崖下崖張高幂吞覆之其前登嶺環拱如萬國侯伯執玉帛來朝間有豪牛醜犀犂靬幻人鵾張蠻舞者余宿靜觀樓山千仞衛窗而立壓人魂魄夢亦覺重山腹陷進數丈珠泉滴空枕席間琮琤不斷池多文魚泳游余置筆硯坐片時不知有世不知有家亦不知此是何所次日循原路下如理舊書愈覺味得立高處望自家來蹤從江口到此蜿蟺蚓屈縱橫無窮約百里而遙倘用鄭康成虛空鳥道之說拉直綫行則五馬峰至丹霞片刻可到始知造物者故意頓挫作態文章非曲不為功也第俯視太陸不能無悸乃坐石磴而移足焉僧問丹霞較羅浮何如余曰羅浮散漫得一佳處不償勞丹霞以遒斂勝矣又問無古碑何也曰鴈宕開自南宋故無唐人題名黃山開自前明故無宋人題名丹霞為 國初所開故并明碑無有大抵禹迹至今四千餘年名山大川尚有屯蒙未闢者如黃河之源元始探得此其證也然即此以觀山尚如此愈知聖人經義更無津涯若因前賢偶施疏解而遂欲矜矜然闔禁後人不許再參一說者陋矣妄矣殆不然矣

峽江寺飛泉亭記

余年來觀瀑屢矣至峽江寺而意難決捨則飛泉一亭得之也凡人之情其目悅其體不適勢不能久留天台之瀑離寺百步鴈宕瀑旁無寺他若匡廬若羅浮若青田之石門瀑未嘗不奇而遊者皆暴日中踞危崖不得從容以觀如傾蓋交雖懽易別惟粵東峽山高不過里許而磴級紆曲古松張覆驕陽不炙過石橋有三奇樹鼎足立忽至半空凝結為一凡樹皆根合而枝分此獨根分而枝合奇已登山大半飛瀑雷震從空而下瀑旁有室即飛泉亭也縱橫丈餘八窗明淨閉窗瀑聞開窗瀑至人可坐可臥可箕踞可偃仰可放筆研可瀹茗置飲以人之逸待水之勞取九天銀河置几席間作玩當時建此亭者其仙乎僧澄波善弈余命霞裳與之對枰於是水聲棋聲松聲鳥聲參錯並奏頃之又有曳杖聲從雲中來者則老僧懷遠抱詩集尺許來索余序於是吟詠之聲又復大作天籟人籟合同而化不圖觀瀑之娛一至於斯亭之功大矣坐久日落不得已下山宿帶玉堂正對南山雲樹蓊鬱中隔長江風帆往來妙無一人肯泊岸來此寺者僧告余曰峽江寺俗名飛來寺余笑曰寺何能飛惟他日余之魂夢或飛來耳僧曰無徵不信公愛之何不記之余曰諾已遂述數行一以自存一以與僧

遊桂林諸山記

凡山離城輒遠惟桂林諸山離城獨近余寓太守署中晡食後即于于焉而遊先登獨秀峯歷三百六級詣其巔一城烟火如繪北下至風洞望七星巖如七穹龜團伏地上次日過普陀到棲霞寺山萬仞壁立旁有洞道人秉火導入初尚明已而沉黑窅渺以石為天以沙為地以深壑為池以懸崖為幔以石腳插地為柱以橫石牽挂為棟梁未入時土人先以八十餘色目列單見示如獅駝龍象魚網僧磬之屬雖附會亦頗有因至東方亮則洞盡可出矣計行二里許俾晝作夜倘持火者不繼或堵洞口則遊者如三良殉穆公之葬永陷坎窞中非再開闢不見白日吁其危哉所云亮處者望東首正白開門趨往捫之竟是絕壁方知日光從西罅穿入反映壁上作亮非門也世有自謂明於理行乎義而終身面牆者率類是矣次日往南薰亭隄柳陰翳山淡遠縈紆改險為平別為一格又次日遊木龍洞洞甚狹無火不能入垂石乳如蓮房半棚又似鬱肉漏脯離離可摘疑人有心腹腎腸山亦如之再至劉仙巖登閣望鬭雞山兩翅展翕但欠啼耳腰有洞空透如一輪明月大抵桂林之山多穴多竅多耸拔多劍穿蟲齧前無來龍後無去蹤突然而起戛然而止西南無朋東北寡偶較他處山尤奇余從東粵來過陽朔所見山業已應接不暇單者複者豐者殺者揖讓者角鬬者綿延者斬絕者雖奇鶴九首貛疏一角不足喻其多且怪也得毋西粵所產人物亦皆孤峭自喜獨成一家者乎記歲丙辰余在金中丞署中偶一出遊其時年少不省山水之樂今隔五十年而重來一邱一壑動生感慨矧諸山之可喜可愕哉慮其忘故詠以詩慮未詳故又足以記

遊端州寶月臺記

亭館之宜避寒易避暑難大概氣疏以達少日而多風為避暑之最也端州北門外有寶月臺夷庭高甚梁長九丈餘六古榕樹東西遮蔭北望曠如荷萬頃搖風送香遠望七星巖如竹林各差肩而坐余雖好遊得此於他處甚寡且喜離府署近常攜筆硯避暑其間高要令楊蘭坡知余之好之也時時招客治具為老人歡六月朔自臺醉歸天大風次日水暴至城不沒者三版臺為巨浸矣噫家弟守端州三年未嘗一指臺所自余遊焉而臺名大噪四方之屨畢至又未半月河伯亦慕而奪焉名之不可久居也如是夫然臺不余約而余來余不楊約而楊公來余與楊公俱不水約而水又來名勝之隱晦人事之變遷居處之久暫人耶天耶若可知若不可知雖水退後臺將自出而余則齒衰路遙不可以久留矣明年避暑時余之不能忘情於臺與楊公猶臺與楊公之不能忘情於余也為文以記之使明府高義此邦陳迹常留存於人間而不隨水為滅沒云

遊武夷山記

凡人陸行則勞水行則逸然山遊者往往多陸而少水惟武夷兩山夾溪一小舟橫曳而上溪河湍激助

作聲寥穸或坐或臥或俯仰惟意所適而奇景皝獲洵遊山者之最也余宿武夷宮下燮亭翌登舟語引路者曰此山有九曲名倘過一曲汝必告於是一曲而至玉女峯三峯比肩𦍑如也二曲而至鐵城障長屏遮遊翰音難登三曲而至虹橋巖穴中度柱棋百千横斜參差不腐朽亦不傾落四五曲而至文公書院六曲而至曬布崖崖狀斬絕如用倚天劍截石爲城壁立成削勢逸不可止竊笑人逞勢大必天閼之惟山則縱其橫行直刺浚過霄背而天不怒何耶七曲而至天游山愈高徑愈仄竹樹愈密一樓憑空起眾山在下如淚周官王會圖八荒蹲伏又如禹鑄九鼎罔象變態軒豁呈形是夕月大明三更風起萬怪騰踔如欲上樓搗㨂師能詩與談燭跋旋即就眠一夜魂營營然猶與烟雲往來次早至小桃源伏虎巖是武夷之八曲也四九曲無甚奇勝遂即自崖而返嘻余學古文者也以文論山武夷無直筆故山無平筆故峭無複筆故新無散筆故遒緊不必引靈仙荒渺之事爲山稱說而即其超雋之概自在兩戒外別豎一幟余自念老且衰勢不能他有所往得到此山請嘆觀止而目論者猶道余康強勸作崆峒峨眉想則不知王公貴人不過絫拳石濬凪畝池尚不得朝夕玩遊而余以一匹夫鬖種種矣遊遍東南山川倘何不足於懷哉援筆記之自幸其遊亦以自止其遊也

祭孔南溪方伯文

嗚呼同年者四海九州之人耳何君與余之獨親既乍見以欣然情彌久而彌真苟逾時之契闊必執訊之殷勤上堂輒攬其衣裾入座必鍥其車輪僕從不知其故賓朋莫探其因謂兩人之名位相同耶乃一則顯而一則藏也謂兩人之情性相合耶又一則狷而一則狂也然則胡爲固結而不可解耶亦各指心而口不能詳也憶君之初來爲江城之司馬偶承顏以接詞便僕然而意下降夫人之紈軿迎諸郎之偏駕雕公妻子不知上賓祖約深談屢忘晨夜已而揚州領郡蘇州東城再遷轉運再司祥刑以周昌之強直兼伯夷之孤清上游無謗誘之事保剛斷聰精之情惟余飛一詞以相抵則儼然桐魚之扣而石鼓爲之應聲其性夷如其心淡泊笑比河清政如霜凜不寵人以片言不受人之半菽惟余之清詞隻句則時時雜誦而當作笙簫雖余之饜札頻箋亦必急急潢治而寶如珠玉偶來秣陵銜參大府王事敦迫未詣我所亡何暫來陳謝千語謂子見責胸中有君若責怒然靦君如無請將款懷爰告僕夫庶幾見諒待君如初嗚呼一鄙人何足爲君輕重而竟若是之瞿瞿乎客歲之秋　天子命公屏藩江左老幼呼曰正人來矣民其帖安余亦喜曰彼君子兮此來爲我誰知未稔遽爾懸車　君恩愈深臣力愈差神雖存而形敝犖未至而凶嗟值我病痁未能走送君來訣別登牀號慟雖四奴之扶顛猶雙趺之怯乘果白首之恩知付黃壚之一夢嗚呼傷哉人生局促逝者如斯譎然化盡賢聖何辭情依依而宛在魂迋迋以何之我差君兮三歲知後死兮幾時折疏麻兮遙寄特覼縷以陳詞不然我兩人之風義將千秋其誰知哀哉尚饗

祭李竹溪文

嗚呼竹溪竟先我死我失良朋世喪君子既擢我膺更傳我指海內之交如君有幾昔舉京兆榜下散矣雖同師門一揖而已後二十年君宰上元崇來相訪溢於詞言如玉在璞其光勿宣心猶遲疑未審君賢及觀君政漸見本原勞不言勤清不言貧無須管吏吏不爲姦不孝愛民民情歡便交君既久敬君彌篤毅而能擾剛而勿劌先施忘報有諾不宿辭隆就窊風神落莫余雖山居惟君是適誤君官衙是我書室茶呼兒烹酒喚媳設君但侃然笑言吃吃君畢王事亦詣我家齋或拜母閒或玩花詩謀一字書借五車發姻稚女呼君爲翁奴婢驚詢官耶客耶君丁外艱貧不能去余典裘襲悉力相助旁觀嘖嘖此叟非豪如何楊朱肯拔一毛我但匿笑雖詩爾曾推遷謫事得拜　殿上　帝知老吏命陳忠讜君奏民隱如指諸掌未盡臣言已聞　天獎遂擢不次惠州黃堂嶺南一過金銀爲牆豈知君心淡如雪箱萬車圖轉一輪獨方如何能行宜斷厥秩微罪歸來淚泉滿口對余大笑未辱君友余亦稱賀還我故人且住隨園痛飲十旬臨行訣別流涕覆面各指頭顱無幾相見果然信至元晏病風細玩手書點畫猶工雖枯字體不廢兩眩可憐膠漆雖通鱗鴻白門河間雲山萬重君接我書如獲珍怪潢治收藏雒誦必再我接君書喜極而拜所拜者天留君尚在今年四月郎君寄訃述君遺言命余志墓嗚呼竹溪竟返眞矣而我保然尚爲人矣追思疇昔隔兩塵矣如日之夕雖再晨矣且喜賴侵過七旬矣與世漸疎與君親矣有芻一束有文一道遠寄郎君必祭必告哀哉尚享

與程蕺園書

錢塘袁枚子才

從熊公子處接手書云有索僕古文者命爲馳寄僕于此事因孤生嬾覺古人不作知音甚稀其弊一悞于南宋之理學再悞于前明之時文再悞于　本朝之考据三者之中吾以考据爲長然以之溷古文則大不可何也古文之道形而上純以神行雖多讀書不得妄有摭拾韓柳所言功苦盡之矣考据之學形而下專引載籍非傳不詳非雜不備辭達而已無所爲文更無所爲古也嘗謂古文家似水非翻空不能見長果其有本矣則源泉混混放爲波瀾自與江海爭奇考据家似火非附麗于物不能有所表見極其所至燎于原矣焚大槐矣卒其所自得者皆灰燼也以考据爲古文猶之以火爲水兩物之不相中也久矣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六經三傳古文之祖也皆作者也鄭箋孔疏考据之祖也皆述者也苟無經傳則鄭孔亦何所考据耶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著作家自抒所得近乎爲己考据家代人辨析近乎爲人此其先後優劣不待辨而明也近見海內所推博雅大儒作爲文章非序事噂沓即用筆平衍于剪裁提挈烹煉頓挫諸法大人憒然是何故哉蓋其平素神氣沾滯于叢雜瑣碎中翻擱多而思功少譬如人足不良終日循墻扶杖以行一旦失所依傍便倀倀然臥地而蛇趨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且胸多卷軸者往往腹實而心不虛藐視詞章以爲不過爾爾無能深探而細味之劉貢父笑歐九不讀書其文具在遠遜廬陵亦古今之通病也前年讀足下汪宜人傳紆徐層折在望溪集中爲最佳文字此種境界似易實難僕深喜足下晚年有進于此僕之文非足下之獻而誰獻焉尚有近作數篇意欲增入須明春乃來衰年心事類替人持錢之客臈殘歲暮汲汲顧景終日辜榷簿册爲交代後人計甚殷豈不知假我數年未必不再有進境然難必主人之留客與否也一笑

答蕺園論詩書

來論諄諄教刪集內緣情之作云以君之才之學何必以白傅樊川自累大哉足下之言僕何敢當夫白傅樊川唐之才學人也僕景行之尚恐不及而足下乃以爲規何其高視僕卑視古人耶足下之意以爲我輩成名必如濂洛關閩而后可耳然鄙意以爲得千百僞濂洛關閩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以千金之珠易魚之一目而魚不樂者何也目雖賤而真珠雖貴而僞故也人之才性各有所近假如聖門四科必使盡歸德行雖宣尼有所不能君子修身先立其大則其小者毋庸矯飾韓昌黎上宰相書杜少陵獻哥舒翰詩後人頗相疵瑕而二賢集中卒不刪去想見古人心地光明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惟沈休文胸多隱慝故有綺語之悔竹垞存風懷一首慮爲配享累此亦一時戲言何足爲典要試思竹垞當時竟刪此篇今日孔廟中果能爲渠置一席否儒者誠其意虛其心終日慊慊望道未見豈有貪後世尊崇先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之理僕平生見解有不同于流俗者聖人若在僕身雖賤必求登其門聖人已往僕鬼雖餒不願厠其廟何也聖門諸人聖人所教必非庸流配享諸人後代所尊頗多僥倖豪傑之士不屑與僥倖者同升使僕集中無緣情之作尚思借編一二以自污幸而半生小過情在于斯何忍過時抹摋吾誰欺自欺乎且夫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後有必不可朽之詩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古之人屈平以美人比君蘇李以夫妻喻友由來尚矣即以人品論徐摛善工體能挫侯景之威上官儀詞多浮艷盡忠唐室致光香奩楊劉崑體趙清獻文潞公亦倣爲之皆正人也若夫迂襲經文貌爲理語者雖未嘗不竊名儒林然非頑不知道即竊不任事贓私諂諛史難屈指白傅樊川恥之僕亦恥之人能改過自佳然必深知其非有所不安于心而後從諫如流非可隨聲附和緣情之作縱有非是亦不過三百篇中有女同車伊其相謔之類僕心已安矣聖人復生必不取其已安之心而掉磬之也宋儒責白傅杭州詩憶妓者多憶民者少然則文王寤寐求之至于轉展反側何以不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耶孔子阨于陳蔡何以不思魯君而思及門弟子耶沈朗又云關雎言后妃不可爲三百篇之首故別撰堯舜詩二章然則易始乾坤亦陰陽夫婦之義朗又將去乾坤而變置何卦耶此種謬言令人欲嘔善乎鄭夾漈曰千古文章傳真不傳僞古人之文醇駁互殊皆有獨詣處不可磨滅自義理之學明而學者率多雷同附和人之所是是之人之所非非之問其所以是所以非之故而茫然莫解歸熙甫亦云今科舉所舉千二百人讀其文莫不崇王黜伯貶蕭曹而薄姚宋信如所言是國家三年之中例得皐夔周孔千二百人也寧有是哉足下來教是千二百人所共是僕緣情之作是千二百人所共非天下固有小是不必是小非不必非者亦有君子之非賢于小人之是者先有寸心後有千古再四思之故不如勿刪也

答平瑤海書

四月一日接手書洋洋千言所以矜寵枚文者至于再至于三若發于中心之誠而不能自已枚自問何以得此于先生始而疑繼而懼終乃狂喜而感至于天故何也昔人稱龐士元獎引人才每過其分蓋是善善從長而非其人之果足以副之也疑先生以此意見待故懼且疑繼而思之先賢呂新吾云凡評人詩文徵吾心不欺之學先生豈肯欺我兼自欺哉以故喜欲狂也然而知音之難自古記之子雲太元世取覆醬祇桓譚篤好比諸周易温公通鑑人人皮束高閣惟王勝之肯讀一過今知詩者多知文者少知散行文者尤少枚空山無俚爲此于舉世不爲之時自甘灰没獨先生假借數言俾其自信豈非天之哀枚衰朽故生有絕大知識人爲闡揚以光明之耶古人得一知己死且不恨蓋言知己最難苟得一焉則死者之魂魄雖長逝千載猶無憾也枚竟未死而得之于並生此世之先生感先生能不感生先生之天乎假使先生遲生百年枚早生百年則雖知我愛我亦彼此付諸冥漠而已矣枚之得交于先生天也枚讀書六十年知人論世嘗謂韓柳歐蘇其初心俱非托空文以自見者惟其有所餘於文之外故能有所立于文之中雖王半山措施不當致禍宋室而其生平稷契自命欲有所建立之意何嘗不矜矜自持故所爲文勁折遒峭能獨往來於天地間札中道枚幹濟之才十不施一枚何敢當然以論文故是探本之言毛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得毋先生之襮抱言至此而亦不自覺其流露耶枚再拜

答沈耆堂觀察書

前書述所志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惡斯言也平平無奇而足下來書疑僕自許過當云一語甚生知安行地位非聖人不能噫過矣夫飲食者見物腐敗而毀之以其不悅於口而非以其能傷人也見物甘旨而嗜之以其悅於口而非以其能養人也雖養人傷人之機未必不伏於一嗜一不嗜間而爾時必不暇及者尋常飲食之人皆能之不必易牙也聖人非人中之易牙乎而何必以此尋常語相毀譽乎書中云僕晚年得子宜勿姑息訓之以義方斯言是也又云宜種福田以圖後慶此又誤矣春秋之法誅心不誅事惡出無心其惡可閔善出有心其善可鄙子曰視其所以足矣必曰觀其所由若爲善而先有子孫之見則所由盜足觀乎又曰丘之禱久矣此豈預知其將疾病而先爲之禱乎夫善可爲惡不可爲理也福與禍數也好善者雖禍不懼然后謂之眞善惡惡者雖福不喜然后謂之眞惡惡若有心較論於報復之間挾其私意與天爲市則偶然氣數之不齊報施之略爽其平素操持岌岌乎殆矣禹稱惠迪吉從逆凶論治天下之大權也易稱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言履霜堅冰之象也皆非世俗所刊陰騭文感應篇瑣瑣齷促家人言也史冊名臣傳中亦往往稱昔家積德後世必有興者此皆子孫顯貴後歸功先人追頌之言斷非當其行善時先爲此說猶之魯頌稱太王翦商亦後人追頌之詞非太王當日果有翦商之志也且理數之不齊更有難言者周家積德累仁自后稷公劉千餘年至於文武成康至矣乃一再傳而昭王溺於楚孔子至聖先天而天不違乃衰年自傷伯魚早卒此皆後世大不祥之事而當時偏逢其厄使非古聖人爲之祖爲之父安知不有俗流見解疑其先人必有隱慝故受此孽報耶常謂以行善勸人猶以讀書勸子弟也以因果勸人猶之誘以果餌威之夏楚也在子弟幼時原應作如此

敎法若年到十四五當心知嘗味倪焉日有孳孳矣若猶須如此督謗便是不肖行逕今以福善禍淫之說誘人是以不肖子弟待人也足下與僕相交四十年而相待之薄乃如是哉昨春過無錫楊宏度來舟中亦如君所云云僕應之曰君因我有子故勸我急行善然則我無子君將勸我急行惡乎楊亦張目而不能答也

與楊時埼書

昔退之作爭臣論諷陽亢宗諫僕欲作一論諷足下不諫諫御史職也足下爲御史而教之棄職過矣然天下事有不爲而賢於其爲之者醫是也諫是也孝子之事父也不修藥以甘之而湯藥以苦之豈得已哉然父之飲之也非所甘而强焉雖當時惡其螫口覆盂逐醫而過後諒其子之用心或疾益甚則未有不翻然悔者悔則復肯受藥若當其上口時雖不甚苦而實乃無疾而攻又或朝丸夕劑促數煩志而於肯綮處離隔太遠彼爲父者必悅然於其子之務名而非以爲愛醫之射利而非以爲功則愈信己身之無病愈疑天下之無藥而一日有眞疾有良藥亦復不受矣諫之爲道亦猶是也三代後宋仁宗最賢最納諫其時諫者殆無虛日及考其章疏率皆沽名徼訐無關政體其所謂直臣如王陶唐介余靖孫甫輩僕甚鄙之今　上首開言路風聞者不罪稱　旨者遷官近年來諫章彙集最上者取宋儒陳言迂遠牽引令人聞古樂而思臥其次小有條議改刑部一律工部一例從亦可駁亦可其下爭風氣之先伺　上意而迎之其言諫者亦復後悔此輩喋喋雖中主亦所厭聞況聰明睿智遠過堯舜者乎僕恐數年後諫道將廢諫路將絕則今日之御史爲之也且夫御史之職較宰相爲卑而御史之道與宰相同何也宰相無專司燮理論道而已御史亦無專司補過拾遺而已非如九卿百官有政事之程督也有可諫則諫無可諫則已敢諫則諫不敢諫則已行其道以盡職養其身以有待與留其路以讓人三者皆可以無愧於天下陽城七年不諫雖不裂麻卒爲君子杜欽谷永攻上身及後宮雖終日諫卒爲小人此其故可思也足下近劾大僚逐之海內懾其威僕以爲受逐者未就傾矣伐之不武恐足下巧有餘而道猶未足故以不諫規足下

書呂夷簡傳後

治天下國家無難惟當其可之爲難古之人事苟當伊尹廢太甲文王廢伯邑考無所爲非事苟不當高祖不廢呂后晉武不廢惠帝卒亂天下易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言宮人進幸于君后不得專也又曰恒其德婦人貞吉夫子凶言陽剛統陰不貴貞恒也光武廢郭后其時漢儒質朴無爭之以爲名者仁宗廢郭后宋人章疏交攻在孔范諸賢豈不有鑒于唐武氏之禍而隱然以韓褚自居哉不知仁宗無晉王之昏郭后非王后之比楊尚二美人無武氏之惡呂夷簡亦非許敬宗李義府之流擬人不倫固不可也當是時章獻崩帝始知宸妃爲生母宮寢紛紛異論蜂起帝心大不安至于開棺驗視蓋其心已有戒乎母后之專而惴惴乎宸妃之不得其死矣郭氏者章獻黨也恃勢專悍本無窈窕之儀而又忿爭手搏形同委巷帝時無子帝之心其能無履霜之戒乎賢如光武豈爲陰貴人廢后哉亦鑒前代人彘之禍幾乎以呂易劉故先黜呂后配享隨廢郭后英主所見大抵相同其爲社稷計至深且切彼孔范者迂儒也可與立未可與權而呂夷簡者亦陋儒也諸臣嘵嘵便宜曉以此義乃引光武故事支吾及諸臣以堯舜折之遽不能對不知堯舜不廢后曾廢太子矣事以義起本無典故之足云而孔門三黜其妻孟子以順爲正諸賢又何以不聞也范公之言曰后之罪未聞當廢公言誤矣禮曰出妻放子怒而不表禮焉故蒸梨不飾皆覆護不忍探聞乃苦逼帝以廢后之故布告天下于是以頸痕示執政如嬰兒格鬥乞憐于長者之前國體何在且姑前不叱狗齒路馬有誅原以豫遠不敬也當宮內忿爭時至尊在前后自搖手不得乃當帝而手批其所愛又拒救觸帝至傷漢法所謂大不敬也漢任后與李太后爭門誤格太后措指卒梟首律文傷尊長無誤不誤之分誠以名分爲重故也公又言曰子不宜聽父出母又誤矣伯魚之母被出期而猶哭可矣執其袪而留之可乎匡章之母被出章屏妻出子可矣助母以益父怒可乎古之善處此者郅君章一人而已其告光武曰夫婦之際父不能得之于子況臣能得之于君乎願千秋後毋使人議陛下而已委宛微言仁之至義之盡光武感焉故待陰郭禮必均而后亦以壽終自孔范忿爭之後內外相激宦豎震恐至于挾毒眇后而后卒暴崩嗚呼后亦不幸而遇孔范諸賢也歟

書大學補傳後

朱子以讀書窮理訓格物致知此是千古定論惜其補傳一篇別生枝節致召天下之疑不可不辨大學雖出戴記而文古理醇不似中庸敷衍且其意義周匝絕無隙漏序治平齊修誠正之先後畢矣慮其無所致功蹈思而不學之弊故以致知格物次之天下之物又多矣慮其探賾索隱蹈博而寡要之弊故又以物有本末知所先後曉之而且以聽訟一章證之其始終條貫燦若列星傳固未嘗缺也今抹却本文而補之曰在即物而窮其理天下物無盡時知無致時又曰一旦豁然貫通所謂一旦者杳無年月蓋悞解夫子一以貫之之語而增出一旦二字遂墮入佛氏參禪頓悟之邪徑而不自知陸王因之創爲良知之說大相抵牾不知孟子所謂良知者即言人性善之緒餘耳擴充四端正有無窮學力非教人終身誦之肫然若新生之犢也且孔子大聖人其良知豈不千百倍于陸王諸公然而學射矣學御矣問官于郯子問禮于老聃矣至齊而始聞韶反衛而始正樂矣兼多識于鳥獸草木商羊萍實之文使在陸王觀之早宜收視返聽寂坐杏壇而萬物皆備何必玩物喪志若是之僕僕不憚煩哉大抵古之聖賢未有不以讀書窮理爲功者書稱學古入官易稱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子貢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返說約也皆是格物致知之本旨而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尤見聖門教人直以讀書爲學矣聖經一章內聖外王兼備獨缺讀書明理一條豈正心誠意齊家治國之君子皆目不識丁者乎依朱子之言則未到一旦豁然貫通時意可以不必誠心可以不必正身可以不必修乎其亦遠於理矣詩乎先師史氏之言曰論語博學於文格物也約之以禮致知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物格也予一以貫之知致也朱子不引聖人之言而反竊取程子之說何也

書陸游傳後

宋史稱陸游爲侂胄記南園見譏清議余嘗究之夫侂胄魏公孫智小而謀大不過易所稱折足之鼎耳非宦寺流也南園成延游爲記出所寵四夫人侑酒游感其意爲文加規勸其說躬活民毋忘先人之德在侂胄親仁在游勸善俱無所爲非宋儒以惡侂胄故波及於游然則據宋儒之意必使侂胄剗除善念不許親近一正人而爲正人者又必視若洪水猛獸望望然去之嗚呼此宋以後清流之禍所以延至明季而愈烈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侂胄有好名慕善之心游因而導之以正宜也漢廝范名臣也而依竇爲陳寔高士也而弔張讓一以成功名一以救善類其效皆彰彰可睹且孔子所謂與上大夫言誾誾如者夫獨非逐君之季孫篡惡之叔孫哉然而仲弓冉有子路俱爲之宰聖人不禁且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聖人非不畏清議也以爲潔一己之名小仁萬物之功大以故佛肸公山弗擾雖不善皆不厭其召不特此也子路贖人受謝夫子是之子貢贖人不受謝夫子非之夫受謝貪也不受謝廉也聖人之心又豈獎貪而斥廉哉以爲受謝可以誘人爲善不受謝可以阻人爲善一阻一誘關係甚巨己之貪廉抑末也夫貪尚且不避而況區區文墨之事乎使游果有附權貴希榮倖進之心則當曾覿龍大淵柄國時略與周接早已致身通顯矣而乃大與之忤遂歸不悔豈有垂暮之年反喪其守之理卒之侂胄自恃前失大弛僞學之禁又安知非游與往來陰爲疏解乎彼矜矜然自來清議者或陰享其福而不知蓋宋史成於道學之風甚熾之時故楊時受蔡京之薦史無譏詞胡安國受秦檜之薦史無譏詞京與檜之姦十倍於侂胄游之過小於楊

胡而反覆之不休何也游不講學故也張浚伐金之謀與侂胄同符離之敗與侂胄同然而張浚不誅士林不議者何也則一與朱子交一與朱子忤故也善乎寧宗之言曰恢復豈非美事惜不量力耳金人葬侂胄首謚曰忠繆言其忠於爲國繆於爲己故也夫侂胄之罪尚且一敵國一君父爲之末減而游作一記之過乃著於本傳中不亦苛乎吾故曰史不易讀讀全史而後可以讀本傳讀旁史雜史而後可以讀正史不然知人論世難矣哉

讀茅氏八家文選

凡類其人而名之者一時之稱也如周有八士舜有五人漢有三傑唐有四子是也未有取千百世之人而强合之爲一隊者也有之者自鹿門八家之目始明代門戶之習始於國事而終於詩文故於詩則分唐宋分盛中晚於古文又分爲八皆好事者之爲也不可以爲定稱也夫文莫盛於唐僅占其二文亦莫盛於宋蘇占其三鹿門當日其果取兩朝文而博觀之乎抑亦就所見所知者而撮合之乎且所謂一家者謂其蹊逕之各異也三蘇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爲三曾文平鈍如大軒駢骨連綴不得斷貫開南宋理學一門又安得與半山六一較伯仲也者鹿門所講起伏之法吾尤不以爲然六經三傳文之祖也果誰爲之法哉能爲文則無法如有法不能爲文則有法如無法霍去病不學孫吳但能取勝是即去病之有法也房琯學古車戰乃致大敗是即琯之無法也文之爲道亦何異焉或問有八家則六朝可廢歟曰一奇一偶天之道也有散有駢文之道也文章體製如各朝衣冠不妨互異其狀貌之妍媸固別有在也天尊於地偶統於奇此亦自然之理然而學六朝不善不過如紈袴子弟熏香剃面絕無風骨止矣學八家不善必至於村媼呶呶頃刻萬語而斯文濫焉讀八家者當知之

讀左傳國策

余讀左氏不禁嘆曰世運盛衰其以財貨爲升降乎魯自成襄以前除取郜鼎一事外未有以貨聞者傳至定哀僅越百數十年而若楚之子常晉之范鞅荀躒竟有非此不可之意自上下下相習成風崔杼之亂晉六正五吏三十帥皆有賂公叔文子欲享衛侯史鰌苦禁之道子富而君貪恐以財買禍君臣相何如劫盜然回憶君如楚莊晉悼臣如令尹子文范武子沓如天上然則財貨盛而人才衰亦一奇矣雖然當時行賄者不親相授受也必有習慣居間如申豐高齮一流暗爲關說然後其貨始達于權臣蓋猶有羞惡之心焉且所謂賄者亦不純用金也或縛錦或置璧或以馬或以裘葢猶有承筐是將之敬焉降至戰國嫌其委曲繁重盡行芟除而直以金行以故張儀得千金則奪鄭袖矣秦母恢贏四十金則贈溫囿矣公孫衍得百金則敗齊楚之約矣秦散不三千金而天下士相與鬥矣其他以金賄者凡數十見並無賓介爲之通其意也並無錦璧裘馬爲之隆其文也刀墨之民明目張膽親富不親仁較之春秋其局又變蓋不如此則周不亾想亦氣數使然非孟子諄諄義利之說所能挽移者耶或以平準一書爲漢武病余謂漢武報仇開邊費多聚斂尚非得已天亦諒之故昭宣中興惟桓靈當東漢無事之時專務掊克殊不可解卒之長安之亂天子露宿饔不繼飧不知向之金錢山積藏于少內者都散歸何所也嗚呼

讀胡忠簡公傳

余讀李燾長編覺宋仁宗時政無缺失而諸臣上疏喋喋不已蓋恃其君寬仁必不罪我而我借此得名可相夸栩其心皆不出于忠愛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彼既無德言于何有以故讀其所奏非倦思卧即煩而欲嘔及讀宋史至胡忠簡公請斬秦檜一疏不覺再拜嘆曰有宋三百年公其諫臣之第一乎夫人臣報國非必執干戈死戰陣也以忠誠義憤奮臂大呼使敵國聞之凜然變色至以千金買其書此何異秦軍聞魯仲連數言而却軍五十里哉使高宗能從其言斬此三人整師而出則朝廷之氣已早吞河北而有餘公此疏足抵精兵十萬矣公雖遠貶十餘年歷諸險惡地檜死得歸仍還原官遷至龍圖學士一息尚存猶時時以恢復爲請向之救公慕公者轉零落殆盡可見人各有命自貴自賤自生自死亦非姦臣之力所能貴賤生死之也或惜公在廣州戀黎倩爲朱子所譏嗚呼即此可以見公之真也從古忠臣孝子但知有情不知有名爲國家者情之大者也戀黎倩者情之小者也情如雷如雲彌天塞地迫不可遏故不畏誅不畏貶不畏人訾議一意孤行然後可以犯天下之大難古之人蘇武娶胡婦關忠武請秦宜祿妻袁粲八關齋與張淹私進魚肉彼其日星河嶽之氣視此小節如浮雲輕飈之過太虛而腐儒矜矜然安坐而捉搦之譬鳳皇已翔雲霄而鷽鳩猶譏其毛羽有微塵甚無謂也不然使公亦有顧前瞻後躡小慎微之態則當其上疏時秦檜之威不在侂胄下公豈不能學遯翁取數枝蓍草自筮吉凶以定行止哉孟子曰此之謂大丈夫微忠簡吾誰與歸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十終

湖南巡撫陸公神道碑

錢唐袁枚子才

公姓陸名燿字朗夫吳江蘆墟人生而端慤六歲受孝經論語以古賢自期乾隆壬申舉京兆補中書入軍機房以戶部郎中補登州府知府再遷運河道按察使權布政使事毋病乞歸侍養終喪

天子命視運河授山東布政使湖南巡撫裁一年薨公起家寒素性淡泊不慕寵榮惟於仁民愛物之事朝夕宣究多識前言往行其守濟南也上書徐中丞請截留南糧爲積貯計任河道時上書總河姚公請疏泉源增修月河作枲使時以徒犯罪輕請免解司以省苦累署藩司時以流外墊積請停分發　上皆是之公風骨秀整靜氣迎人雖恂恂謙謹造次必於儒者而臨大事則屹不可動甲午壽張縣王倫作亂距運河甚近人情洶洶有欲閉城者公不可曰寇未至先閉城門是示之怯也且鄉民爭入城何忍棄之乃募鄉兵拒守而身自坐城闉彈壓稽察賊知濟甯有備不敢南向已而　王師奏捷一城雞犬不驚公在樞垣儼直至於日晡猶不退猝有急務立辦以故大學士傅文忠公屢薦公　上亦知公深凡巡幸處俱令扈從所奏察吏事宜及救荒策俱蒙　聖獎臨終前一月猶奏湖南社倉穀業已數用其息穀請免征收奉　旨允行批到日方伯秦承恩捧劄子啓告柩前慰公泉下愛民之心時公已歿二十餘日矣

天子聞公薨悼惜者再嗚呼以公忠誠　天子之恩眷明良遇合千秋一時使再永其神明以竟其用其所敷施必有更遠且大者而竟抑以無年壽止六十有四悲夫公事母孝初選守大理府再遷甘肅監司俱以親老懇歸近省撫楚時見屬吏有篤老親猶來此請輒惻然憫之奏官員凡親年七十雖有次丁俱許終養一時中外官歸養者千餘人封公處實先生有清德卓行精八分書與枚京師有交甲辰冬枚過長沙公執後進之禮甚恭曰昔先人題先生乞假歸娶圖某年十七侍旁贊墨不敢忘也所著有河防要覽甘

棠錄切問齋古文朗夫詩集若干卷公三代皆以公貴受二品封夫人陳氏生三子恩受綱俱修飭能守家法孫六人以丙午十月葬公於吳江之東廟阡公　予告時所自營生壙也

銘曰從來通儒行不迂拘眞嗜詩書禮用必俱翼翼中丞濬如粹如內入　禁庭吐納機樞外任旬宣東馳西驅有力必抒匪以狗譽見義必爲匪欲功居忽棄隼旟歸來板輿若將終身戢影蓬廬　天子思公速下鋒車曰朕知汝任大有餘佐我邦家赤子扶扶公拜稽首敢不勉諸東治河濟濬其沮洳南奠楚邦蟻解苛除事繁力耗愒重心瘁罷勉頷頷卒以捐軀朝野惋惜吏民號呼蒼蒼越山瀰瀰鶯湖葬公其間爲碣巍巍千秋過者必式必趨

董太恭人墓志銘

董太恭人王氏直隸豐潤縣人生而婉嫕明淑不苟笑言年及笄來歸封公公諱先生其時尊章在堂正妻烈恭人當室太恭人孝於姑順於嫡從禮無違勗帥以敬雖分居之築里咸和若穆羽之調生兩子而封公卒其長君即今觀察也當是時太恭人年甫三旬觀察纔八歲孑然一婦孀獨支門戶內淩外侮未免倘張而太恭人能持大體處之綽然檢校分晉護持遺產爲子延名師婚望族凡家務之舉犖犖大者無不舉學旁人闢之疑封公之尚存也亡何次子又殤太恭人進觀察而勖之曰汝弟亡則吾與汝益孤矣趁此年華可不濯勉前進報　國恩而揚先烈乎觀察泣而志之遂援豫工例得同知引見發皖江歷署赤聚州縣凡六處遷補安慶同知在繁昌六安時有水旱災太恭人施棉衣百領爲紳士倡恤獄囚飢寒贈以錢米觀察訊貲池盜案其渠魁不刑而服叩頭曰盜雖不良然豈荷太夫人恩所以供詞無隱不敢煩公心者即以報太夫人也其盛德之感人如此未幾觀察陞廣西思恩府知府思恩瘴癘僨輿觀察以迎養爲憂太恭人恬然不以爲意曰從子禮也生死命也兒何所依違耶遂同往二年歿於官署觀察旣復移陞湖南糧道調江安糧道三署布政使事嗚呼以太恭人之神明豈不知[illegible]非高年所[illegible]然決意驅車而相隨者慮觀察乖離膝下將毋心戚不能一意辦公上報　朝廷恩故耳豈料身亡不過數年觀察所蒞皆聲明文物之邦可以娛親而竟不能奉武昌魚飲建業水供板輿一日之歡此皋魚風木之悲古今同感宜觀察之每一念及而不禁凄然泣下也太恭人天性仁慈待奴婢如子女然不忍笞督聞罪人呼號常廢寢食問決獄有所平反則喜溢於顏以故觀察之行事厚居心寬皆母教也卒年五十有九子二長世明次世華孫二人以　覃恩　誥封恭人以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二十六日葬遵化州城東北莊

銘曰月孤彌明松寒更清從古甘臨之吉皆由苦節之貞惜惜恭人爲[illegible]陶嬰[illegible]訓子成名天道似遠而非遠地道無成而有成必報者善動物者誠貽謀者遠聞風者興卜茲元宅安藏巍巍峨峨梓楔鬱鬱佳城儲休啓佑永蔭孫曾

廣東惠州府知府李君墓志銘

河間有篤實君子曰竹溪李君名棠字召林以壬戌進士宰如皋元和甘泉句容上元天長合肥七縣爲卓異入都選大理寺評事

天子召見清問良久閔其沉滯州縣二十餘年裁博一薦又入閒曹非國家獎拔人才之道　特授廣東惠州府知府君感格外恩益奮勉思報而以忤大府故抵任未久劾狗庇寵官家居授徒中風而卒壽七十三君勤於爲政常言前案不清則後案又積乃立摘案法如幼時讀書自爲程課十日必結民感僂之尤長治獄如皋陳某販紅草不歸其兄過張氏池塘得其尸遂控塘主謀殺鄰姚德助其詞甚力君厲聲曰殺陳某者汝也不必妄引他人姚色變脅以刑乃云素善陳知其身有銀女金故乘醉而夜擠於塘人問君何由知曰姚有伴哀詐泣之狀故疑之而以恫喝得之也句容賊王二供與孔姓同偷孔不伏君不訊孔而再訊王乃服丙某挾仇所教也人問何由知曰凡盜賊引人往往不實我先根究原犯使其情得而后再訊所引之人則思過半矣原犯盜也刑之非過偷無辜氓離誣扳其類於心不安而況加刑乎官不可爲賊所用也上元滿營小兒迷路隨一跛者行兒頭旋跛者教飲非水遂愈街卒擒之云以術迷拐人者君笑曰此冤也彼果拐人當挾以遠奔而乃踉踉蹌蹌行於市乎且既迷之又教飲水以解之無是理也街卒不服訴制府制府命與營員會審跛者果良民教飲水者憐其暑暍故也乾隆二十一年江南米貴句容姦民聚眾萬餘謀劫王貢生家君單騎往問爾等何爲答聲嘈嘈不可辨君喚老成者前有三人關然出曰無他愚民求振耳君曰求振當在縣倉不當在王貢生家汝命衆人歸家振即至矣三人回顧麾其肱衆皆星散君知此三人創亂者也命具姓名至署頒粟旋即斛之滑校以狗合郡肅然如皋有丹江盧課民疲於追君力求莊中丞奏聞奉

旨豁免揚州至通州有舊河運鹽泰州徐家壩乃閘上河之水使不下洩者也堵蔽百餘年忽商人賄關官私開之致上河水涸民禾盡槁君勘明下河有七十二洞原可通水商不疏通而圖民以取便請於大府勒碑永禁壅氓懽呼江甯通濟門外有教場甚寬中間旗人牧馬民田其旁百餘年矣忽奉將軍檄稱民佔旗地宜歸還滿營君請將軍發檔案以便辦治將軍曰此係旗員口訴無案可稽君即請旗員同丈得三千三百餘畝周圍石柱有界界外民田糧券纍然旗員憮然無言將軍亦悔制府尹文端公聞而嘆曰人言李令有德無才吾不信也余戊午試京兆與君同出鄧遜齋先生門下兩人意趣絕不相似初見亦落落難合交久覺君意思深長不忍決捨臨終請其子曰袁公知我最深必求銘爲託嗚呼二十年前余已銘君之先人矣今又銘君君長余無幾而竟銘君兩代哀哉所著有詩集　卷年譜一册夫人　氏子燧邑庠生效力四庫館好學善文能世其家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

銘曰月斧蒼凉凉而可親兮帛戔戔紈素而有文兮惟其木訥斯近仁兮惟其至誠故如神兮過貪泉而不酌飯牛壁兮循非遷而不諂東折輪兮余不信爲今之友而當疑爲古之人兮嗚呼此其墳兮他

日九京哲從子以結鄰分

周君少霞墓志銘

竹楓太史執訊來曰吾邑周君少霞病且革索某銘袁某謝曰子奇士非奇文不足以銘君爲代請於隨園可乎少霞喜力疾賦四詩並狀以來狀曰君諱昂江蘇常熟人從虞東顧先生學顧故經師嶷嶷自守君雖往習詩禮助校讎而意氣倜然不爲繩約所羈舉手搏法能持挺鬬白刃兩目不眴轉或挾惡少年遊狹邪與倡優雜坐狂歌酣顛人諫之輒謝曰吾悔吾改未幾遊蕩如初專趨人之急遇難事衆皆憚也君獨奮任之往往以智得解以拔貢生得宣州司訓宣州狄太守重其才務待之深令詹某罷官虧倉穀二千石後任李將揭報矣狄不欲起大獄召宣城張令及合城諸紳士謀相顧愕眙最後召君君至笑曰是何難吾未晡食盍法梟饔啖我與之食畢從騾馬馳去狄亦不知其何往也先是宣城前令盧某欲以糶餘穀二千石餽太守託君關說君知太守廉拒之至是直入盧所讋曰詹令有穀若干借貯公倉可速還渠盧色然而駭不解所謂君徐道詹令虧穀有性命憂且曰君前以官穀媚上官私也今以官穀還官倉公也一轉移間人品心術判若天淵肯從某計太守視公爲何如人盧大悦服拱手曰先生行矣某即輦穀而往矣君歸報狄狄大喜詹令聞之闔門感泣不五日而兩任之事平亡何以他事被劾奉　旨留任噂君乃麗文微官一彈指可去而能受　聖恩於格外然則君之生平匪獨人奇事奇即遭際亦未嘗不奇君雖跅弛而內行甚敦事母與兄孝周鄉戚里不使人知君有用世心登（原缺二字）賢書六上春官不第益侘傺嘗病中強起攬鏡悲呼自投於牀蓋猶有烈士暮年故態云

銘曰劍無芒難割玉士不奇難拔俗天生老周非碌碌意欲先人孝侯逐有才無命徒蟄伏中夜悲呼自指腹拊此雄心老空谷天卑其官滅其祿更夭其子罰何酷末路英雄惟一哭殀殂於牀疾已篤曰墓銘須袁丈作我感其意不諾宿急撰文成走急足或未死前君一讀長夜悠悠可瞑目

誥授奉政大夫湖廣道監察御史蔣公墓志銘

乾隆四年余春秋二十有四受知於虞山蔣文恪公主其家得見用安蔣君其時君以諸生爲甯邸上客每出城則宿余家兩人不飲而好論古折聖相對凡三千年國家治亂人才臧否有所見解動輒相合拍几叫呼以故益相得家人聞君來必治具燔饎以待亡何余改官江南君在藩邸如故又十年余乞假入山君舉壬申鄉會試入詞林改官湖廣道監察御史充貴州主考隨丁內艱服闋過揚州謁權使某某以上聞遂挂吏議放歸丁亥兩江制府高公聘修　南巡盛典寓金陵一年余得過從如前時慍君清標奕奕目有青光年雖高善自修飾雖戚里不覺其衰每製衣召縫人親爲指示若前屈後必合內裁分寸不爽治味如治文精潔諧微余聞君招輒喜不多作詩而洞悉甘苦源流發一難必小款奧遇才人後學孜孜汲引力蹤甚心猶未已黔人落卷教以宜讀某書學某家文以故治行時被放者亦走送數百里外曰此吾經師恩勝座師也晚年以次子重耀擢蕭山縣事就養於浙適余遊天台歸與君同飲方司馬署中漏沉月落依依不去隔四載余再遊武夷過浙而君先十日亡嗚呼歐陽公稱世之賢豪不能常聚理固然矣然余果知便與君訣又何離於前去時小留後來時早到耶或者故人重逢扶持離精竟能生精神而延歲月亦未可知而今已矣握筆銘君五十年來君之笑貌聲音奔赴腕下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君名和寧字用安一字榕菴行四封公鎬雍正元年進士官松江教授以古文名家家本儒素無擔石儲而君天性闊達輿服鮮明坐客常滿振枯粟之族里待以舉炊者無慮十餘家人知君貧君不自知其貧也卒年七十有八夫人陸氏先君卒子齊耀候選縣佐重耀直隸州州判孫二長方增次禮增以某年某月日葬某所著詩文若干卷

銘曰高飛得羽徐行失履是邅數之偶遭非人生之自主然而寧恢恢毋踽踽雖中規不踰矩孔猶獵較亦非貪取求教利而從天羨谿刻以自處者逸生故不殖善樂生故不窶而九原之可作微斯人吾誰與

林君毅菴墓志銘

林君毅菴病革語其子鎬曰隨園先生工金石之文汝所知也我死爲我乞墓銘于先生第先生集中所載皆將相名臣以我流外吏廁其間未知許否已而君亡鎬來如其言以請余道漢書翟爲丞相一事無聞而王奐以功曹名聞千古人傳不在位也而翁有狀既授我矣我又奚辭狀曰君諱嘉俊字墀賜號毅菴福建龍巖州人寓居蘇州齊門之金鵝鄉生有幹略父克旋服賈折閱家無儋石之儲君持錢負販權其子母走閩粵齊魯晉楚吳越間渡海越山瀕死者屢矣卒以誠信勤敏累至萬金循例入粟得州判分發安徽歷權丞倅最後署六安州吏目君嘗誦先儒言雖匹夫苟存心利物必當有濟況有微權涉秩者耶以故勇於爲善乾隆　年六安災長吏欲減報災數君不可欲掊克振糧君又不可長吏怒欲中以危法君不顧也恤獄囚如家人有楊德者誤殺人擬絞君探知其母老力請於州牧援例留養飢民篡擄長吏報盜君爭不聽卒以緝盜不力鐫級罷官治行時民送於野因泣於獄歸吳門後悔幼不讀書乃積卷軸吟哦其間門對十頃菜花與村氓往返夷然自得生平强直自遂行其心之所安一切浮屠衞數陰陽拘忌之說觶口不言嗟乎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古之訓也孔子與漆雕開論臧氏祖孫以卜龜之多寡定其家三代之賢否奈今之士大夫官愈高則拘忌愈甚問卜益虔其故何哉蓋沉迷於富貴利達之說而其中無所守故也君雖不由科目進而見理之明逾過凡庸余非君之銘而誰銘初娶謝氏再娶何氏子四人孫一人年七十五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

銘曰相傳繁昌有古生孤憤獨居行硜硜感君之恩報不能臨死辟門作燭闡爲君冤君勿驚其人素慕隨園名向君稱說心尤傾果然古死子鎬生從遊於余師事誠輪迴之說信不誣老之於古恰有徵祭雞前世爲張衡羊祜金鐶認得清我故採拾爲君銘君當九原笑絕纓

引稗史入銘詞非古也韓昌黎徐偃王碑用王母瑤池事故明知其非而偶一效尤（自識）

弟婦陳恭人墓表

香亭弟婦陳氏以香亭貴　誥封恭人香亭守端州歸恭人殯於南昌舟次香亭撫棺曰下逾年將卜葬祖塋狀其事屬余表墓余長香亭十五歲恭人事兄公如尊章知其賢尤悉銘幽之文所不當得辭按恭人名荆字鈿如廣西臨桂人年十六歸香亭其父某初以財豪已而折閱先叔父與錢通大有所負叔父卒世母食貧歸咎恭人訴誶時加香亭又順親爲孝第間隔越若陌路先慈及內子絕愛憐之代爲不平私相勸慰而恭人安之若素有暗泣無顯懟媞媞然茹荼集蓼者十有餘年及香亭登進士出宰河南恭人侍世母之任家有兩弟俱授室世母覺兩婦之孝不如冢婦家計又畀諸恭人漸有恩而香亭亦深悔從前之不善處家庭間也補過修好伉儷之篤較常人倍甚香亭作令時有任俠名恭人脫簪珥助之施揮霍數千金往往傷惠余以爲仁不勝道心勿許也甲辰春余遊端州居未一月海水暴至城不沒者三版香亭又以事赴番禺城中文武官及諸災黎知府署地高爭挈眷來奔余意欲納之懼恭人有難色乃告之故恭人欣然曰此安所避既守此邦便與此邦人同存亡微伯氏言妾固將納之於是延貴者於內安賤者於外堂皇上頃刻炊烟四起而內署供頓之費日亦不貲半月水退始各歸其家嗟乎晉閉秦糴許不弔災古絕大諸侯尙不知吉凶同患之義而恭人以一女子獨能安行仁義若此此何如識力哉然後知高柔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非徒燕婉之私有以見欽於君子也恭人性好靜不喜紛華常勸香亭急流勇退香亭是其言卒不得間乙巳秋膺卓薦又因公左遷遂決志歸里置園金陵頗饒花竹而恭人不及見矣嗚呼有樂妻勸隱之言無樂妻共隱之樂中道乖分可哀也已恭人晚年病青盲雖一無所見而處分家事秩然當意靜極而燥生云生子安衆早殤撫妾生兩子一庚一端俱如己出卒年五十有

原任江甯布政使內務府總管永公傳

公姓祖諱永泰字石菴正白旗漢軍人父二格官內務府慶豐司員外郎公生而端靜樸誠自矢於初入翻書房之風雍正三年以筆帖式保舉引見　世宗命發湖南以知縣試用題補湘鄉調武陵遷辰州府永綏同知再遷辰州府知府永綏故苗地改土歸流之後獷悍未馴有聚衆械鬬者公將往治或請以兵從公不可曰兩苗私鬬非叛也臨以大軍彼必懼懼且合謀挺而走險矣乃袍而騎直抵其寨召兩苗歸曲責直諭以德威皆慹服感動炊雞黍獻公公卽宿其帳中鼻呴呴甚鼾遲明舉酋大悅吹蘆笙送公踐滿菁谷終公之任民夷帖然九年　王師征烏蒙調辰沅兵軍需檄下缺行糧一條公撥倉米運濟幕府猶豫慮難開銷公曰師行糧從國家制也倘有不膺我任其咎巡撫布公蘭泰嘉公知政體檄各郡守如公所行令　上御極之元年公以親老調補山東登州府知府九年奏請終養部駁旗員無此例公泣涕五請　制曰可嗣後八旗許養其親皆從公始回旗補內務府慶豐司員外郎調茶庫員外郎兼咸安宮官學總管十九年服闋授河南歸德府知府尋遷河北兵備道兼管河務公到任卽跨一馬周度長堤訖宿茇舍二十一年防秋陽武夜大風公立堤上睒水漲盡歸寓夢中聞有呼起起者急醒呼燭果報五堡決矣公手絜衣纖釜馳往堵塞泥汚及骭須臾間水勢倒回民以爲神公請於河督曰頃所辦猶鼠穴耳蟻潰易塞所慮者河身日高堤日卑河自三門兩厓束急怒而奔於孟縣之小金堤衛懷二郡正當其衝歲下竹楗百萬往往負岸而沒殊覺可惜爲永遠計請歲撿兩修外加帑銀以三年爲率每年增堤一丈闊若干需用丁夫卽以現在堡兵充數春築轟硪兵較民夫尤熟可使也河督笑公無病而呻公嘅然曰治水如治身平時調養原可無病待病而呻不已遲乎卒不許後任張公師載來聞公議而是之奏請允辦其年南岸崩北岸安瀾公之力也薦卓異引見　上召對良久賜朝衣一襲二十四年授山西按察使調四川遷河南布政使護巡撫印再調雲南其時緬甸頭目有宮裏燕者平時與緬子比肩事主緬子弒主自立燕不服唱大義討之反爲所敗乃率其黨來投孟連土司孟連利其有欺其孤令繳兵械出門糧餽又竄取其子女燕妻攘占素梟雄心懷不平時有報仇之志故事苗俗印信兵權統歸妻掌號曰印娘領軍陷陣率在夫先調兵以帚箸爲號箸下則能食者行帚下則掃境全出二十八年秋燕妻夜舉帚傳令率麾下男女三千人焚孟連署廩誅其家驅財帛牛馬而歸猛艮猛艮者燕妻之母家也燕多內寵妻惡之不與同宿別居一帳相離遠故孟連滅而燕猶不知內地官有貪功者誘燕入關誣其反公聞大驚亟詣督臣曰孟連貪淫被印娘賊殺罪由自取與　天朝無干請以實情具奏　天子聖明必有處分督臣先入貪功者之言竟以叛聞而戮燕於市居亡何燕妻嗾緬子犯順勞　王師撻伐明將軍忠烈公殉焉人始服公之先見也二十九年調貴州布政使再調江甯兼總造龍江關稅務在任二年以老入都補盛京佐領又授　泰陵總管內務府大臣以兩次失物私償未奏引大不敬律擬斬監候在獄七年卒年七十九公廉儉而慈任方伯時凡支收解給者原收原放不揭印封廠課羨餘給微員爲薪水費袍褂敗裂補綴衣之出巡儀從止三五人権關稅不設饋餼料簡征課足額而已秉臬蜀中姦民朱紉倫以邪教惑衆從者數千公殲厥渠魁少所株累有教主妻楊么姑者未婚事發公引律苦爭擬流收贖行棧道中見結衣婦而憐之卽具奏婦人秋審緩決一次者可免解府部議允行遂永爲例守登州奉檄查封閩撫王士任家產籍其資印立檔冊仍給與家用撫軍大怒將劾以狥私俄而奉　旨賞還所封公乃得免宦滿臨去軍民送者牽衣嗅靴造生祠置酒禰馬不能行其得民心如此然公雖善氣迎人而義之所在強直自信不知有風氣有權要并不知世上有周旋彌縫之事江甯理事同知名按圖以縣忤制軍大計劾其老公諫不從乃聘其女爲子婦而資其歸初宰武陵受知於節相西林鄂公奏非百里才在江甯受知於節相望山尹公恨相見之晚嗚呼此二公者皆君子也惟君子能知君子公之爲人蓋可想矣初娶　氏再娶　氏子二人明新明華俱舉京兆以能文世其家

論曰公官中外四十餘年恩吏勤民職所不施不可謂之不遇也乃垂年終請室中雖蒙　聖主矜憐獲保首領以沒而論者覺惠迪之報尚未爲量豈古人慎毋爲善之戒竟爲公設乎不知記有之曰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人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公之過天欲發露之以大彰其仁故不得不加摧折猶之旃檀之香非焚灼不能遠聞也公之末路坎坷或以是哉

江西督糧道省堂沈公傳

君姓沈諱榮昌字水之一字省堂湖州竹墩人也祖涵督學閩中以清節著父廷臣宰廣東因事被逮君年甫十七騎驢入都歷險難脫父于罪以進士出宰山西文水縣湖州知州擢懷慶府知府甫抵任而河決君率兵役宿危隄三晝夜板幹畚築萬手齊下水稍平乃踰雉堞入城開倉撫恤民以救蠲丁銀起復擢守蘭州調鞏昌平涼遷陝西糧道再丁艱起復補雲南驛鹽道雲南鹽政廢弛虧課二百餘萬君知滇省井鹽皆產於層巖疊壑百川交匯處因井滷濃淡之味不齊致衰旺之時不一薪少悄煎人疲則悄運鹽積則悄消乃身作竈戶取滷試煎計一石得鹽若干悉其苦累請大府加給薪本在廣通縣設立腰站俾各井竈黎赴省領腳價者先給一半資其路費於是煎運踴躍其時前撫李公奏將各商鋪鹽盡歸官銷以杜私販行之期年地方官竟有按戶口多寡將鹽押領者民情譁然君以爲鹽係民間日用飲食之物不可強派請仍舊通商循先課後鹽之例依限報銷後撫裴公以君言奏　天子是之於是悄銷之弊亦漸清除總督璋公以習峨縣楊武鄉縣淜險窄有礙郵程檄君開鑿又命擒取普洱逃竄土司時當炎夏瘴霧鬱烝密箐小蝦蟆如豕大瞪目吐氣當之者人馬盡仆君深入不毛染受毒淫遂患痰曳方薦卓異遽乞病歸二年病愈入都因濫給驛馬事鐫級發河南以同知用循例捐復補江西鹽法道調糧道當是時君年過懸車僂傴自強兩次督運適遭堤決糧艘滯留乃冒暑親執撲笞催運丁目營心瞿躄躄無須臾安船雖渡淮而歸途病發卒於皖江年七十有四君任事詳審信道太篤從牧令起家知民疾苦常刊列爲政事宜手授屬吏如老嫗訓兒諄諄千言聽者欠伸欲臥而君尤覺其言之未盡也又念歷官久受　上厚恩擬一分心作一分報倘傲忘者瑣屑必親硃出墨入無所旁假彌留之際猶催辦明年漕務夢中懵呼若氣雖絕而心猶未死者然居家敝衣蔬食安之若素惟於師門故舊鰥寡戚里周恤倍至渡淮時葬浮尸數百舶戶有鬻其女者爲贖還之以故歷年清俸無餘轉多逋負死之日宗親民吏皆爲隕泣夫人姚氏子五人璟璜玭瑊璵皆以科名庠序世其家幼女全貞許配余子阿遲蓋兩人幼同學長同年一子一女皆年過六十所生者也

贊曰漢書稱蘇桓公好教督人人多相畏及其不見則又思之君誨人不倦晚年尤甚有桓公之遺風焉君風趣與余絕不相似而心契交深常戲余曰子但能欺人不能欺天余驚問何也曰子性儻蕩口無擇言人也是風流人蒙耳及省其私內行甚敦與外傳聞者不符豈非欺人乎然而造物暗中報施不爽使子衰年有後終身平善豈非不能欺天乎嗚呼君之知我勝我自知然而君之行事居心卽此亦可想見矣君回舟時養病隨園彌月不忍去而余奔姊喪故先與君訣登牀號慟而行撫之聖人我殯之義不能無愧云

候選郎中成君衛宗傳

君姓成諱城字衛宗一字成山生而英異目睒睒有神父上坤雍正元年舉人以文名於時君稟承家學修業不息舉戊午鄉試庚辰進士補黃巖縣教諭遷福建羅源縣知縣調永春縣陞臺灣府海防同知君善折獄羅源民有悔婚者君知嫌貧也助以婚錢爲成禮於堂上鼓吹送歸夜行聞鬼哭掠車而過心疑之次日有報殺續命案者尸在昨所聞聲處君心愈疑而仵作堅稱無傷君按指尸腹下陷處有瘀痕召鬭者問之俯首慹伏曰鬭不勝急故以足蹴之也王某控陳姓佔墳陳故營卒巡道某疑其倚武越佔檄令往勘詞多袒王君諦視王碑色尚新其上有九層石與陳契相符王詭稱陳塚在山之右君密遣役探得陳祖骸藏於山腳中指示王王懼不能對蓋王貪風水盜扣其墳而私立碑契以相扇惑也巡道

聞之嘆曰兵乃無罪士乃爲姦事出意外官之不可有成見也如是夫永春有水來自天馬山與通德溪合上流四境截水溉田其下自香洋廟至西關等處雖近溪而田多水少恆苦旱君偵知舊有永陽壩廢久矣乃捐俸募貲築而新之兩圳並流彼此勻灌無穿漏阻閼之虞歲增畝一鍾閭俗械鬬動至千百人君訪知南安監生某某糾眾有期出不意擒其魁一大創之其風永革一日赴省中途遙遙然馬頭塵起則遊擊率兵來譁曰德化民叛矣刺史不知耶君笑曰刺史不知民叛但知民不叛若果叛刺史一人能半之耶勞公往遣散其兵單騎踏勘果村氓賽神有弓刀儀仗之飾兵貪功妄報君答督會首以狀上聞一城免儓兒轢轢大府知君才以同知委權臺灣知府事再權臺灣巡道事一時三印纍肘人以爲榮捐選郎中以繼母年高乞養在家及母卒君年已七十遂不復起家素貧少壯時奔馳四方糈館餬口宦後雖有餘俸猶攻苦澹淡如初惟於戚里之困苦者曾受恩者振卹無所吝人以是稱之娶馬氏生二子皆天嗣子二鉅丙午舉人

贊曰余與君爲總角交同聽鹿鳴晚年又同歸林下余還武林必主其家君愛倖余文每見必以家傳見託余考生而作傳古人所希以故屢負諾責近聞君有臺灣處分將行萬里彼此就衰無幾相見忍再稽遲負良友之拳拳乎莊子曰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譽焉君所行善政人人之所不能爲也君所獲譴事人人之所爲也爲人之所不能爲而未見功爲人之所共爲而忽然得罪數耶命耶雖有達人其能知耶

黃君蓉江傳

君姓黃諱楷字端士號蓉江休寧之高塢人幼喪兩親有三弟甫成立又喪其二門內孀婦欷歔君料簡家計撫遺孤居萬山中野多磽确民常苦旱君尋得水拖舊迹嘆曰此吾鄉所以名高塢耶歲久壅廢塞流如馬逸不可止桔槔無功宜哉乃身爲紳士先辦央瀆堰瀦隨高下爲畜洩歲以頻稔君精於醫初習鍼治瘍瘓之術繼乃廣集方書畜良藥四方之病者踵踵然杖曳而來君診脈施藥皆脫手愈不尸功不受謝如是者六十餘年嗟乎士君子不爲良相則爲良醫斯言也人人知之然吾嘗縱其經世略能作相者幾人哉就作相矣古來周召之功必世後仁其餘姚宋韓范遭逢明盛尚有擊其肘老且死未竟其施者豈若醫之一布指一刀圭其效彰彰立見於須臾哉然則以君之才家又素封博一祿仕何難而甘心於潛身濟物以里閈終匪獨其心仁其術且智矣君既以德聞邑中人凡鴞張者雀角者皆相率詣君得片言便釋年雖高神明不衰豫知死期與戚里訣年八十三而終

舊史氏曰余離君家七百餘里以故知其賢未得相見君孫世塏以高材生受業門下道君行義甚詳并附寄畫一幅君所畫也君素非畫家而筆意超秀乃爾心頗疑之及讀君行狀方知行成而先藝成而後君行義如此則畫與醫皆藝也一以貫之者也世塏又言君弟病吳門君聞卽往視夜過三百蕩大雪風舟幾覆矣方震驚時耳聞鄰家聲風遽止理楫則一碧龜如盆大橫伏船側送君登岸回首再顧乃去噫神怪之事儒者不道然而精華見孤春秋內外傳往往記載何必以釣奇病太史公哉其事甚異合附志之

陳烈婦傳

江寧有烈婦曰陳淑蘭庠生鄧宗洛之妻也祖炯能詩淑蘭幼侍側即學吟詠鄧生雖才遜於淑蘭而性嗜[illegible]閒授句徵典[illegible]學子然家居乃竹園余親往過之淑蘭[illegible]見曰讀先生詩疑是古人今幸同時願爲女弟子出其所作清婉[illegible]故居音也居恆[illegible]絕句於吳縣丐余詩序余作[illegible]七百字以[illegible]之今年鄧生失[illegible]館所[illegible]紆不怡六月四日投池死淑蘭聞[illegible]哭嘔血夜卽縊經[illegible]救之蘇淑蘭亦[illegible]曰吾[illegible]矣[illegible]在堂夫柩在室[illegible]未定葬吾[illegible]目時也逾年族人立嗣子[illegible]且[illegible]淑蘭[illegible]有文也[illegible]入[illegible]其[illegible]防稍疎十月二十日淑蘭[illegible]而[illegible]几上云有子承祧吾心安[illegible]氏行吾不[illegible]生矣家人[illegible]戶入視壁未乾[illegible]中告天之[illegible]尚[illegible]然有餘烟也[illegible]其詩[illegible]若干卷

舊史氏曰鄧生爲貧死淑蘭爲義死均死也而泰山鴻毛之輕重判焉且其從容料量能曲折以自赴哉是淵深詩書而非徒一時意氣之爲尤可尚也先是其家一月間開紅蘭一枝生徵詩志瑞及今人以爲不祥余按毛傳釋彤管有煒言女史能以赤心正人也或者烈婦之赤心蘭先知之耶抑其姓氏將登彤管故先爲之兆耶不然如蘭之馨長留千秋生得烈婦之傳又安知俗所謂不祥者乃卽鄧氏之大祥耶

俞蒼石詩序

吾浙故多詩人惜余離鄉久寡所省識昨年遇蒼石俞君於江邑官舍貌樸而神閒知爲績學之士出所爲詩命加校定讀之其思深其學邃能合古人以就範能離古人以存真洵於此道三折肱焉聞其幼好吟詠家無擔石夷然不以爲意常交吳西林[illegible]晴江兩先生研究詩旨又嘗遊山陰窺禹穴過嚴陵七里瀨登眺金焦得江山之助下筆加恢奇屢困秋試頊頊然不能無悶余歎且謂曰今人動稱科名不知科名之與名相離久矣唐韓袞以退之爲大父身中狀元無人稱說而終身不第之羅隱方干至今編詩者不能祧其一席君將百年中與一二人爭耶將三年中與千餘人爭耶君知余之好其詩也以序爲請余適有東粵之行意欲稍緩而君謙讓甚堅若急欲得余言以自信者余老且衰所言何足爲君重然竊思異寶當前而祕不發聲是啞人而享太牢也奚可哉爰綴數行弁諸卷首且從臾其門人王晉川公子爲梓而行之以質諸天下

何南園詩選後序

金陵有二詩人一爲陳古漁一爲何南園陳詩恢偉何詩清婉三十年來過從甚歡今年俱丟化去余感然心傷爲梓其詩以存之因陳詩雖多已有詩概集行世其子能讀父書事可有待而何則名未出於一鄉家又式微予聞病卽往搜其詩得稿若干既成兩卷或疑所存太少答之曰古陶謝諸公名垂千秋

詩存無幾且有以少爲貴者詩亦宜然或嫌何詩境太窄又答之曰以一物言之劍膜貴厚劍鋒貴薄以兩物而論裘貴厚絹貴薄詩之佳否不在厚與薄也惟是予所悒悒者十年前許代鐫其詩故爲作序蹉跎至今今雖終踐此言而不及使其生前一見爲可悲也且校其稿與予平素抄存者尚缺一二三冊易簀時所搜羅隱其美猶未盡也然則人之自存其詩與存人之詩者可不汲汲然顧影而爲之哉南園名士容江寧諸生卒年六十有二其生平梗概已悉前序中

陶怡雲詩序

伊尹論百味之本以水爲始夫水天下之至無味者也何以治味者取以爲先蓋其清冽然其淡的然然後可以調甘毳加群珍引之於至鮮而不病其腐腐詩之道亦然性情者源也詞藻者流也源之不清流將焉附迷途乘臘愈速愈遠此古人所以有清才之重也十餘年前葉書山庶子向余稱京山同年之孫之才其時怡雲初勝衣耳執箕箒揭進止安雅已而入泮受業於辛楣抱經兩先生俱曰其才不凡怡雲好吟詩尤好吟余詩余勸其力追古昔毋域於凡近而怡雲每成一篇必來商榷數年來其詩益進深微然如湘水之清雖十丈可察鬚髯矣明年將試京兆欲學唐人寫生紙覓疑于公卿間而歉然以少作爲疑余告之曰元相秋夕清都少陵東都趙嘏皆少作也作苟佳何嫌乎少怡雲又以古體少學植淺爲疑余又告之曰唐人五言工不必七言也近體工不必古風也鍾嶸詩品滄浪詩話尙悟不尙學也且吾再諭子以水之說方諸之水一勺也可以養神方塘之水半畝也可以喩性放而極之原泉渾渾浮天沃日又何常非方塘一勺之始基乎子富於春秋徐之以俟其至原無津涯而余則頹然就衰假數言爲宣張[illegible]矣況三世通家子弟之詩及於吾身親見之又親序之亦是人間罕事讀怡雲詩者當不以龐士元稱引人才每過其分之誚也

重到沭陽圖記

昔劉樊戀京兆閭板戀藍昌古之人往往於蒞治之所三致意焉蓋賢者視民如家居官而不能忘其地者其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余宰沭陽二年乙丑量移白下今戊申矣感呂嶧亭觀察三札見招十月五日渡黃河宿錢君接三家錢故當時吏道士其父鳴和瘦而髯接三貌似之與談乃父事輒不甚曉余離沭時渠裁斷乳故也夜闌置酒聞車聲啍啍則嶧亭遣使來迎遲明行六十里嶧亭延候於十字橋彼此喜躍騎轎同驅食頃望見百雉遮迣知沭城新築衣冠數十輩爭來扶車大概昔時騎竹馬者俱龍鍾杖藜矣嶧亭有園洒措居我越翌日入縣署遊觀到先人秩餼處姊妹鬬草處昔會賓客治文卷處緩步婆娑悽然雪涕雖一庖湢一井匽對之情生亦不自解其何故有張沈兩吏來年俱八旬說當時決某獄入旋薦某卷余全不省記愴然重提如理兒時舊書如失物重得邑中朱廣文工詩吳中翰精賞鑒汪叟知醫解陳二生善畫與棋主人喜論史鑑每漏盡口猶瀾翻余或飲或吟或弈或寫小影或聽背鐵或上下古今或招人來或呼車往無須臾間遂忘作客兼忘其身之老且衰也初意欲遊雲臺以路遙不果居半月冰霰漸飛歲將終矣不得已苦辭主人主人仍送至前所迎處代爲治筐篋束縕紉畢握手問曰何時再見先生余不能答非不答也不忍答也嗟乎余今年七十有三矣忍欺君而云再來乎忍傷君而云不來乎當余來時妻孥皆不欲也余灑然就道而今竟得千里生還其初心豈及此哉然以五十年前之令尹揭來舊邦世之如余者少矣四品尊官奉母閒居猶能念及五十年前之舊令尹世之如呂君者更少矣離而合合而離離可以復合而老不能再少此一別也余不能學太上之忘情故寫兩圖一以付呂一以自存傳示子孫俾知官可重來其官可想迎故官如新官其主人亦可想孟子曰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奮乎百世之下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援筆記之可以風世又不徒爲區區友朋聚散之感也諸詩附書於後

康方伯睢南治河記

乾隆己酉夏汛憲方伯康公奉　天子命隨制府防汛南河會河水暴漲六月十日決魏塘公聞信嘆曰魏塘者睢寧保障也倘有不戒萬民爲魚雖現在周家樓亦復漫溢然其地人煙稀少且近洪澤湖水有所歸智者當務之爲急不可緩也遽詣魏塘督夫下埽立堤上指揮忽埽裂一縫若地陷狀竹樁篾泥墜公而下時已昏黑救者愕眙莫措倉卒間急溜衝去所壓泥沙擁公而上手有所觸乃埽船纜也援之登岸官吏奔赴見公揚揚如平時冠不弛襮帶不移孔水不入口手仍搖扇羣驚以爲神制府晉公憐公勞瘁勸還寓小憩公不可曰官散則夫散某若去隄今夜潰矣某身受　國恩願與此隄同存亡遂閉車帷易濕服旋即登隄督辦夫役兵丁壯公之節爭先踊躍邪許之聲徹天甫至夜半埽定而工成上流既治周家樓得以并力合作不數日睢南水患悉平大府上其事　天子嘉之手解荷囊以賜按漢王尊守東郡治河隄壞立水中不動吳子顏溺荊門援馬尾而起古之名臣履險如夷往往相似然而公之初心豈望及此哉當湍隊時洪濤掀天自分無生理矣私念人誰不死爲民而死猶不死也此念甫動若有扶之而起者立水中如立土上登岸後覘所援之纜尚離丈餘不知何由入手莊子稱至人入火不爇入水不濡宋子京稱郭令公忠貫日月神明扶持今觀于公信矣枚舊吏官也愛公奇績可備　國史之遺故纂而紀之俾後人有所矜式且知仁以爲己任者忘其身而身存危其身而身安人定勝天轉不在脫帶腰舟競競爲自全計也意所未竟更爲之歌其詞曰

與哉方伯猛不畏死直走龍宮奪還赤子所奪何地淮睢之交河決魏塘人心動搖公命驅騶急則治標具乃畚築下乃躬裝身立於隄表帥羣僚突然隄裂水擁公去雖去不去公如砥柱公非善泅有沉必浮公非輕蹈立水上頭人道死矣公乃起矣萬目睽睽驚且喜矣雖有智謀不如一膽雖有艨航不如一纜洋洋者袍峨峨者冠炯炯者目飄飄者髯公之自視逌然淡然人之視公氣定神完吏民愛公牽衣而泣爭取瓣香爲公禱佛大府敬公以手加額勸且離工小爲休息公曰不然事須及熱民命所關千金一刻請賈餘勇與水一決儘力今督將河堵塞河伯聞之嗒然色沮夫役聞之踴躍起舞魚鱉爲橋蛟龍棒土頃刻隄成瀾緩三鼓　天子曰咨爾汝勤劬賜朕雜珮以光汝躬公拜稽首仗　王威靈從茲睢南永慶綏憲賤子有言請參末議前與後賢事同一例湖名召伯隄號康公盡易新名以垂無窮

與稚存論詩書

文學韓詩學杜猶之遊山者必登岱觀水者必觀海也然使遊山觀水之人終身抱一岱一海以自足而不復知有匡廬武夷之奇瀟湘鏡湖之妙則亦不過泰山上一樵夫海船中一舵工而已矣古之學杜者無慮數千百家其傳者皆其不似杜者也唐之昌黎義山牧之微之宋之半山山谷後村放翁誰非學杜者今觀其詩皆不類杜稚存學杜其類杜處乃遠出唐宋諸公之上此僕之所深憂也昔人笑王朗好學華子魚惟其即之過近是以離之愈遠董文敏跋張即之帖稱其佳處不在能與古人合而在能與古人離詩文之道何獨不然足下前年學杜今年又復學韓鄙意以洪子之心思學力何不爲洪子之詩而必爲韓子杜子之詩哉無論儀神襲貌終嫌似是而非就令是韓是杜矣恐千古世後人仍讀韓杜之詩必不讀類韓類杜之詩使韓杜生於今日亦必別有一番境界而斷不肯爲從前韓杜之詩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落筆時亦不甚愉快蕭子顯曰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莊子曰迹履之所出而迹非履也此數語願足下誦之而有所進焉

書楊鑄村

楊太守名燦字鑄村以福建舉人權知上元縣事乾隆三十三年四月總督高公出巡有張郭氏者攔輿訴其子尊玉與同產姊姦已有身矣高公大駭交君辦治君坐堂皇召郭氏及女至俱戟手詈尊玉不置尊玉無言涕泣而已君疑姊弟亂倫不應和於前仇於後且尊玉狀甚愿非行險者但未便以子質母乃分別繫縶即親至其家見尊玉牀寢惟布被甚單寒而其母及女則紅紫爛然訊其鄰僉曰事關暗昧某

等何能知須臾有小女孥茶出問其年曰七歲問郭氏何人曰吾母也君喜抱入署暗屬役有隨小女子車後刺探者擒以來果得一男子壯佼而頎名解五爲總督轎夫隸也乃嗾小女果餌好語誘之使與羣兒戲三日後欣欣然忘其家具言母與姊同解五寢兄尊玉訴詬受笞者屢矣問知汝姊有身乎曰知何以知之曰姊姊腹大鄉鄰見之皆掩口匿笑前數日解五買小兒衣褓及紅抹肚來阿娘熱熨斗爲之熨摺隨置酒三人同飲兄尊玉避顏走出不知所往君命役搜其家所置物宛然在箱乃召解五及母女來取示之各叩頭伏罪蓋解五府奴不知律載內亂者兩犯俱斬意欲誣尊玉戍遣之已獨占其全家故也獄具合郡稱爲神明擢知蘇州府蘇州有周顧氏者以他事忤姑致死官疑與其奴吳祥有姦刑逼誣伏君超雪之張繫盜于闐玉事誘謊買者多株累君訊不知情悉寬其家事後各來謝余君不受

舊史氏曰君貌清氣和明達政體訊解五一案余所目擊故知之也詳後既謫海門爲決獄事代上游受過終不自言尤可尚也聞近得怔忡之疾年餘未痊雖天報善人病與官均當復起而余則頹然衰矣慮日暮塡溝壑無人傳循吏故倣孫可之書何易于之例取君逸事爲著於篇

書汪竅菴

杭州汪竅菴富且達者也築家菴於西湖年七十將殂召其子女而告曰慶生日不過絃歌燈宴鞠跽拜趨縱極豪侈我皆之厭矣今年心有大願說與兒曹衆皆起立拱聽曰人誰不亡我願未亡而受亡人之奉哭則能聞奠則能餐拜則能受汝等縗麻則能覩其長短而覩其稱身尤妙者引輀時旂櫬之香鞠莞池紐之設鼓吹導從旌旗柳翣之儀緇流梵音羽士法曲夾道數十重吾坐㡘車中游目傾耳威儀赫然行者避道汝等佯哀詐泣送入西湖寶妙菴中選精舍按几作安靈狀閱奠三日滿率醮而甘焉是亘古人未享之樂也樂極西歸行生日禮何如家人色不相許竅菴怒云孝莫大於順親我豈不知預凶非禮然此亦古於禮者之禮也較之唐人李涓爲壽組入少室山中不猶愈乎遂親買紙錢魂旛啟期舁之儀

戚里愛其通脫笑其癡至期來送路祭者百餘家繫菴穆穆盛服停車揚觶不遺一席是日飲至石許勁愈遒克到菴禮畢語妻子曰吾不歸矣吾在此茹葷伴佛玩山水以終餘年汝等來則相見不來我亦不汝召有以家事白者雖來亦不見也居湖上十五年而卒今湖上小有天園即其處矣

杖銘

走不以手非所論於老叟自得此君山之巔水之藪俱爲吾有樂莫樂兮與鄉人飲酒

竹杖銘

節纍纍是何緣笑扶之以當車亦步亦趨

藜杖銘

藜痩如竹竹堅如玉老人得之添一足

灌木杖銘

磥砢多節頗似奇士吾與汝偕不知老之將至

木拐銘

契丹木拐見者避道此拐閑之淩雲一笑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十一終

錢唐袁枚子才

海州知州何君墓志銘

乾隆庚戌八月老友何君獻葵臨終以涖官事狀蠅頭書付其家人云爲我交隨園當必有以報我其時君長子承燕作天台校官次子承燾需次秦中三子承福尙幼餘皆婦女治喪倥傯遺失其狀今年將卜葬矣承燕來乞志墓知秉筆者不能鑿空爲文而又不忍沒其先人諈諉之志涕泣而請余余道古人碑銘事迹與交情並書余交而翁四十年爲子者不忍死其親余亦不忍死其友也豈可以事狀不具而聽其沒沒哉謹就所知聞爲之銘曰君諱廷模字獻葵號酉舫杭州丁卯舉人分發江蘇知如皋縣調沛縣遷牧高郵再遷海州俸滿引見丁母憂歸服闋不起終於如皋君清癯鷙立晳而脩目睒睒有光聽獄詳審頗饒幹略嘗愛余所撰州縣心書手抄以去涖官時試而行之所到纍纍屛迹胥役惴然如皋素稱難治君初臨投牒者如麻一二年後訟庭如水以其暇修冒辟彊故址建水明樓與紳士詠歌其間在高郵重到如皋修城郭邑父老扶杖攜幼而迎者遮馬首不前君愛其風俗之醇遂卜宅焉嗟乎古之賢人往往樂居舊治孔僖之於魯晉盧歆之於滎昌莫不皆然其故何哉蓋當其作官時視官如家視其民如子弟及其去也民之奉其官亦如父如主入居他鄉轉勝故鄉也奈今士大夫作官如作賈虐取諸民在官時莫敢誰何一日解印歸瓦礫爭投者如雲而起尙敢須臾出境哉君能安居如皋是可循良之明效勝行狀一篇矣先是余宰沭陽有吳某就館洪氏妻昏夜被殺主名不立洪氏子與其奴互相誣余屢訊不決遂成疑獄偶與君言及君曰此獄固難辨然君亦未識心余問何也曰君何不將二囚合繫之陰飭人察其所言再分繫之使人爲鬼嚇以怵之或近情可得余憬然若有悔計不出此因服君之才之過人也君行義敦篤性殊瀟灑在江甯小住輒來山中佐余疏流泉蒔花竹登大風閣看江相約結鄰顧然有出世之想歟後急流勇退樂志林泉者十餘年在當時亦預覘機祥云先娶某氏再娶某氏女二人孫五人葬某

銘曰勿放勿拘持身瞿瞿未老而賦閒居卜一廛於所治之區藝事事學余也然長余一歲而竟泉路之先驅得毋愛余文而有意歸眞將身後之名見託歟吁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右侍郎抑堂史公墓志銘

公姓史諱奕昂字吉甫號抑堂漢溧陽壯侯之裔世居夏莊祖夔康熙壬戌翰林官至宮詹父貽直歷任三朝官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謚文靖有子三人公其次也雍正四年　世宗欽賜諸大臣子弟舉人文靖公愛公聰敏意屬公公讓於長兄奕簪而已亦旋中順天鄉試乙科以恩蔭授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出爲山東兗沂曹道調運河道公長不踰中人而風骨秀整有守有爲乾隆十六年黃河決豫州自陽武建瓴而下穿張秋之挂劍臺勢洶洶不止議者或欲塞臺口或欲捐麥田下流公皆不可請於河帥顧公曰上源不斷而徒治下流無益也爲今計宜聯東兩省爲一局先塞陽武咽喉乃從事於東漿故河開新河築兩堤如翼遏水北行則河力自退如其策水患果除會有　旨命協辦南河石料濟甯之船公奏停運糧艘運石以往爲漕帥所劾亡何南河奏他省協濟之石未到而東省協濟之石全輸　上知公有才免其處分旋命攝甘肅布政使辦理軍需時　王師征準噶爾故事兵四名所過處供肴烝一席健兒呼嘯州縣苦之公奏官兵原有口糧搭站支給請飭州縣改所供爲牛羊乾脯俾兵且食且走免稽行程　上可其奏駐蘭令奉將軍嚴檄限五日內解送穀袋三千令錯愕無措公命各典鋪將質押民間糧食袋借出記數責成押運官運畢歸還不三日而事辦當是時甘肅路遠自涇州起至甘州共二十餘站矣宿五十餘處一路隣市宴謐兵無騷擾二十年補授福建按察使閩故多盜南洲積賊范某渠魁也有奢勇歷任不能擒公訪知賊頗孝乃拘其母以招之范果出請死公許自新命縛羣盜以贖范涕泣叩頭去終公之任不再犯法公又多置哨船增營兵按月輪巡全部肅然每訊囚反覆詳審不得其情不止有邱廷華者姦同舍生致死事屬暗昧誣引他人前臬使獄已具矣公鉤距得實力爭於大府前訊釋無辜而置廷華於法在閩六年　天子擢公廣東布政使公感　上恩益奮奏首領佐雜雖微員有佐理之任宜加甄別繕摺呈　覽不必拘六年俸滿之例奏雲貴川廣路遠大員丁艱宜速奏限驛行四百里免懸缺久待奏　國家封典原以教孝也今見請封生母供結內註明非再醮二字殊乖忠厚傷人子之心按結內既稱某人室女以禮聘娶則非再醮可知何必多此詞累疏入　上皆嘉許飭部頒行瓊州舉人某請咨入都吏嫌用印處殘損駁回州文公念瓊州隔海往返甚難命補藩印給發吏爭無此例公不聽次日出行此人持香跪謝方知握破州文者即吏所爲作奸索張本公之精神淵密細事不遺皆此類也丁文靖公憂服闋入都　聖眷益隆驟遷兵部右侍郎嘗日三接行將大用同官忌之以蜚語搆公　天子休公於家與三品銜回籍讀書公遵　旨掩扉足不入城家有　賜書數萬卷朝夕自課葺文靖公故園蒔花栽竹嘯詠其間雖高年猶臨帖作楷神似晉人家居後疊次祝　釐迎　駕　上必召見溫諭寵錫復二品原銜五十年與千叟宴賡歌賦詩　恩賜稱壽士論榮之辛亥仲秋公慶八十生辰仲冬四日無疾遽終子八人女四人第六子培與余壻也猶記壬寅歲到公家住紅泉書屋每晚公必命童子提燈而出絮語生平決某獄辦某案漏下四鼓猶娓娓不休其卓然可傳者無慮數十事惜予年衰善忘不及筆記而今又十年矣諸公子丐余銘墓不能如當年撰吾師神道碑之詳嗚呼余其負公也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槃槃史公炯介明淑端右之才施車之族眞想在衿精神滿腹既勤施於四方亦遂心於初服爾壽爾康無適無莫燭其昏庭森蘭挺玉欺魄無傷神胥有錄以一个臣享九五福倘然逝矣如客不返又何必索語諄諄而啟予之手啟予之足

永昌府龍陵同知金公墓志銘

吾師金中丞震方先生有從孫曰岳字哲訓生而英異十四歲聞其父觀察公誦于清端公文集慨然慕之及長善射好談兵凡握奇風角奪槊跳刀之法靡不殫究始筮仕平樂府通判歷署梧州同知荔浦靈川來賓等縣皆邊地也最後署羅城縣羅城者于清端故所宰邑痒癘崇淫人皆懟之君獨喜曰余仰止清端數十年今竟蒞公所治或者公其有以默相之乎到即創建公祠輯公所著政書爲之傳居羅城一年前後獲盜百餘里無夜警調補桂林龍勝通判龍勝水土尤惡抵境不及三月僕妾家人死者纍纍君亦殗殜幾死者數矣然伏櫪之志雖病不衰每獨策一騎周歷巖箐深菁搜訪其山川厄塞背小窺賊之所著爲桑江平樂紀要二書某宜屯兵某宜置戍科別其條若指諸掌適御史蘇公巡邊見其書稱奇才奇才即欲薦君君以疾辭退而語人曰蘇公不能馭下慮他日有事未幾蘇竟以罪免巡撫熊公聞之歎曰金別駕知幾其神乎君浮沉粵西最久復移官於蜀於滇所歷皆瘠苦磽确之地其尼屯勞悴若從骨相中帶來雖力疾自強遇險益奮而馳驅烟瘴垂三十年君亦皤然老矣君短視秀癯多能恢奇自喜所至重文學興教化故人子及先賢苗裔有貧不能自存者傾囊賙之必繫其壯龍陵也永昌諸生越數百里裹糧從之遊又共述君實惠紀略文行節錄傳於世終以龍陵同知乞病就養於長子見龍八閱署中年六十三而卒嗟乎君有志慕清端公其動心忍性相似其才亦未必不相及也然當日清端公宰痒地死者七人耳不及五年總督江南君宰痒地死者至十三人之多乃卒以同知終老豈天之將降大任或然或不然耶抑必欲放清端公獨占千秋而不容後人追相存偶耶余受君叔祖中丞公知因得與尊人觀察公遊後中丞薨余爲撰碑觀察公死余爲銘墓今君亡又因君子見龍之請而爲銘君之墓然則吾與其家中馬少監三世悲哀不勝慷怪世之欲久不死而親見此世者何耶不知有日暮之文而少監至今死猶不死則又未嘗非久居人世者之益也嗚呼銘人三代古人希有余竟公然爲之則其老

且衰又甯堪聞哉君若有知其悲我當更勝於我之悲君也已君子二人妻某氏以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木性根土人性根祖道素之門自兼文武嗟哉金君心追古賢何地不可官而與痍爲緣能使百姓活而妻孥轉殍三宿隨園一切決捨掘筆銘君老淚傾瀉雖久屈於人間終當伸於地下

淮徐營遊擊加贈文林郎田公墓志銘

余屢遊蘇州聞人道長洲令田涵齋之孝與其封公香泉先生之賢問狀何若曰涵齋善養父志知老人愛山水時奉一騎一板輿恣其嬉遊以吳人之浮薄而封公排日出署竟齋其門無一人造作請託者非其道韻平淡有以深孚於人心何能如斯余聞而敬焉丁未冬過涵齋於酒所愛其亢爽每兩人語輒移時今年刺海州丁封公憂書來乞余銘墓狀曰公諱玉字存璞號香泉世籍濟陽祖翻色公始遷大興少時豪健善騎射務爲名高一日在郊外遇潘長者教之讀書曰好勇不好學將流爲遊蕩矣公歸讀大學集註至去其舊染之污六字憬然有悟遂折節改行爲滿洲完顏公所知公督南河挈公相助完顏公薨相國高文定公尹文端公尚書顧公琮相繼作河帥皆器重公以碭山把總驟遷高堰河營守備歷遷至淮揚淮徐遊擊嗚呼完顏公者名偉余座主留松裔先生之季弟也明允篤誠造次必於儒者壬戌歲余改官江南蒙以通家子弟見待留宿署中慰誨殷勤其他若高尹顧三公皆海內正人而亦余所親炙休光者昔人云窮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以四君子之舉公公之爲人從可知矣公生有至性在袁浦官署忽趦趄然心驚急歸視母母果病視湯藥半月竟得送終年過懸車堅求解組歸常端坐手一編凝塵滿席澹如也所著有省吾錄附蓬小草等集卒年八十有七元配趙氏繼劉氏子文龍孫慶豐三代皆贈如公官以子貴加贈文林郎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逖矣田公誰與伍漢之朱雲晉周處游俠趫趫力如虎一朝納約循規矩盾頭磨墨兼文武興來詩筆如牛弩三品尊官棄如土來看子舍綵衣舞終其天年歸棨府高風不愧古人古

誥封光祿大夫奉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墓志銘

乾隆己未冬余　恩假歸娶路過揚州初識江公穎長余年二十有四而公始任戴冠其時兩淮司禺筴者侈侈隆富多聲色狗馬投骰格五是好而公獨少年淵雅與王已山程午橋諸先生遊山賦詩余溉然異之亡何鹺務寖倘商中耆舊凋謝恭遇　國家大典禮大徭役大府無可咨詢惟公是賴公閱歷既久神解獨超輔志弊謀動中款要每發一言定一計羣商張目拱手嚅諾而已四十年來凡供張　南巡者六祝　太后萬壽者三迎　駕山左天津者一而再最後赴千叟宴公年已六十餘每跪道旁　上望見飄蒼召前慰勞詢問家常所賜上方珍玩加級紀錄之恩莫可紀算轉運使出都請　訓上面諭江廣達人老成可與咨商廣達者公行鹽旗號也公自念一商人並非勳舊閥閱而　帝心簡垂如此受寵若驚兢兢如畏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丁丑辦治淨香園楔　旨賞給奉宸苑卿銜壬午盤獲內監逃犯有功晉秩布政使銜辛卯　上知公貧　賞借帑三十萬以資營運一時羣商之趨下風受指麾者或相喧媢退有微詞公絕不與較未幾兩淮提引案發　上震怒不測羣商就逮京師勢洶洶度不能自脫而公慨然一以身當　廷訊時唯叩頭引罪絕無牽引　上素愛公又嘉其臨危不亂有長者風特與赦免其他鹽政諸大吏咸伏歐刀而公與羣商拜　恩而返妻孥迎門先咷後笑方知大樹之下可借餘陰無怪其干霄而捧日焉先是揚州城南有高阜相傳前明康海讀書處公家其旁葺而新之壘石穿池請　駕臨幸　上喜平山之外得近處小憩兩幸其園賦詩以賜公抱七歲兒迎駕　上抱置膝上摩其頂親解紫荷囊賜之　恩幸之隆古未有也公長身玉立角犀豐盈晚年雖鬢白如銀而神采煥發聰強不衰性尤好客招集名流酒賦琴歌不申旦不止邗江地當衝要公卿士大夫下至百工伎藝得珍怪之物及法書名畫無不從從然歷及公門如龍魚之趨大壑公一與申納周旋必副其意使去以故貧從藉公起家者無慮數十輩而公轉罄空身歿之日家無餘財人以比古之樂廨卿陳孟公一流而風雅過之公諱春字穎長生時白鶴翔於庭因別字鶴亭本籍徽州歙縣祖始徙居揚州父承瑜皆以公貴贈封如公官生　子女皆不育錄弟防之子振先爲後又夭公歿之前一日再繼其弟振鴻壬寅春余持公詩遊黃海一邱一壑如得導師歸告公公曰我將遊天台亦持君詩作導兩人盍以名山作交易耶嗚呼息壤在彼而公有志未行竟從此訣其可哀也已公卒時年六十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四民之末三揖以前問厥由來奇賞自天奕奕江公宏智辨達手握牢盆菲枯粟之善與人交靡不有終赴義若熱又物必豐均輸　國計軍餉河防惠我黎烝首先偃匠遭逢　虞巡靈臺營造工垂神明馬鈞機巧　天子曰咨汝實卿才奉朕宸遊源源而來公承　寵命千里駿奔遨遊　宮苑歸奉戚鄰一簡匹夫三公不換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年高委化人琴千秋歌吹已寂聲華未休松耶柏耶志幽者石耶我爲之銘石敢泐耶

太子太師文淵閣大學士錫山嵇文恭公墓志銘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十七日文淵閣大學士嵇公薨於位　天子駕幸熱河聞信震悼加贈太子太師賜諡文恭命　皇八子奠酹酒　遣官護喪歸里飾終之典海內榮之次年九月其子承豫等卜葬有日馳書屬余爲貞石之請余伏念文恭公碩德重望年登大耋名聞四夷古大臣中惟召康公文潞國差堪比肩枚才藝年衰何能當茲重任然追思弱冠試鴻博報罷落魄長安蒙公聘教公子得朝夕沾接風采受公知最早而因此知公亦深誼不當以不文辭謹按公諱璜號尚佐字黼庭晚又自號拙修系出晉侍中紹之後家居金陵祖永德遷無錫以諸生在福建總督范忠貞公幕中同殉逆藩耿精忠之難　聖祖追贈國子監助教陪祀范公祠父文敏公諱曾筠以康熙丙戌翰林歷任江南總河浙江總督拜文華殿大學士公其第三子也生而嚴重寡言笑雖貴公子而動容周旋造次必於儒者九歲讀禹貢悅然曰禹之治水皆自下而上蓋下流宣通則上水自順流而下長老咸驚異之識者曰此子他日必爲名臣能宣洩

洮而障大澤者也雍正七年春奉　世宗特恩大臣子弟一體會試公年纔二十以太學生登進士入詞林給假歸娶散館授編修　命南書房行走尋遷左春坊左諭德乾隆元年今　皇上登極文敏公總督兩浙三年秋有　旨召入閣辦事文敏公病奏請解任公驚駭乞假省親倍道奔馳爲馬傷血浹袷衿到署未浹月文敏公薨當是時文敏公年高病久一切公私事叢雜如麻中外頗有謫語非公到不能料簡帖然也六年服闋入都奏請停各省采買極言其病　國病民病官諸弊又奏河東總河一缺宜專其職守凡有題補修築等事不必會同兩省巡撫致有掣肘推諉之弊　天子可其奏七年遷學士再遷僉都御史副都御史工戶兩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十八年扈　駕木蘭甫進哨而江南黃水爲災高堰圮於風浪奉　命勘驗督修功成議敘二十二年　命爲江南副總河公奏淮揚運河自邵伯以北者皆歸海邵伯以南者皆歸江多一分入江之路即少一分歸海之水歸海路近歸江路遠宜開挑引河正對閘河收曲爲直趨海爲便又奏湖河源流分合設壩放淤諸務尤詳奉　上諭所奏甚合機宜下河一帶經理汝功不小也二十三年遷工部尚書調禮部尚書入都仍侍值　南書房二十四年公母何太夫人有疾公陳情乞養　上許之先授總河時太夫人年已八十有三公早有此請　上諭汝父久任河工汝趨庭時見聞甚悉長淮一衣帶水儘可迎養不必在家侍奉也公不得已而赴任至是得請才能領天倫之樂陶陶遂遂侍膳問安自言此千金一刻時也孝養五載而太夫人薨三十一年服闋還都實授禮部尚書旋授河東總督兼兵部尚書公起任之便即繞道河南相度河形涖任後裁減夫栽堤柳革除蘆屋貼坡諸弊偶巡河至商邱五堡命幫築戧十丈眾不喻其意俄而節過白露河官皆慶安瀾酬神張飲公尚欲詣工親勘眾以公積勞咯血勸勿往公不聽行至半途而探馬飛報大隄潰塌八丈幸有新築戧可資保護眾始嘆服公之深識遠慮也然亦有神助出於意外者公每巡河輒先屬吏冒風雨或手持畚鍤以行一日宿閘中聞虞城工險馳往其時天甫曉雨雹交下趨視所下之埽岌岌欲崩從者瑟縮面皆失色或

灘動勿前公立堤上厲聲叱曰河去則我與俱去聲息雨霽亦息堤卒無恙又因防險宿河堤行館夜聞匈礮聲撼床榻皆動起視無他黎明報對岸河場數十丈公所宿堤下忽漲起沙灘如其場數人以爲神又勘驗宜縣三保河河溜漸逼擊議下埽而未定某所公夜夢金甲神持劍指溜處曰吾張桓侯也速下埽吾與趙順平助汝驚起周視形勢如所指處下之竟得安瀾因於月堤建桓侯廟而并建順平侯廟於對岸論者僉謂 聖朝福大百靈効順而要非公之精誠不能感格也四十四年以吏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十五年授文淵閣大學士教習庶常 賞海淀官園居住四十六年加太子太保在 尙書房總師父處行走公歷事 兩朝垂七十年兩爲山陝正主考一爲乙未會試總裁其他殿試讀卷朝考閱卷以至總裁三通四庫國史實錄諸館者不可枚舉 上亦視公如商彝夏鼎雖不必服用而陳之廟堂醻樸典重邦家有光故五十年行千叟宴 命爲漢大臣領班五十五年庚戌會試喜公重赴瓊林 賜詩矜寵公又與 上同庚八十生辰本在六月公道臣不敢先君擬改期於 萬壽後 上嘉其知禮代定八月十九日 遣侍衛明安爲之稱觴 賜詩及上方珍玩金幣無算公慮盛滿難居屢疏乞歸至於再至於三 上念老成凋謝不忍公歸又憐其年力就衰 詔稽璜高年入直如遇風雪不妨遲至即不入直亦可先 賜紫禁城騎馬再 賜肩輿到殿公銜感次骨泣且嘆曰君父體恤老臣至於如此死有餘榮自後不敢復作思歸之想然素性恭謹非體有不適與極大風雪仍步行入朝如故也公議事畫稿無鉅細必沈思審定求一是處雖位極人臣而依然儒素猶記戊午年校館公家每 朝罷歸相與談史鑑數千年事如指掌自言在南書房汪文端梁文莊諸公各言所長推公見解爲第一公亦考校云先生非特文佳人亦好也其受知如此公稍小楷能於胡麻上作書所作詩多不存稿惟奏疏數十篇藏於家娶楊氏誥封一品夫人子八人長承謙受業於枚最純靜官至翰林院侍講先公亡次子承豫雲南劍州知州因公被職 上加恩以主事用次承閑承基承樸承恂承艮承康女一人嫁袁氏孫十二人曾孫三人享年八十有四葬嶧嶂山之新阡

銘曰錫山峯高惠泉水清降生嵇公明允篤誠少如威鳳來儀廷壯司水政元圭告成宦久能貧廳堪旋馬貴而不驕儼然意下有所薦引不圖報謝惡隱若揚矜孤恤寡每逢 召對讜論直陳退而愼密溫樹不言傾衿禮士正色立 朝人之仰之孤月行霄豈不懇闕臣力已竭 天子留公纏綿悱惻給扶俠侍曠典重重自天而降觀者動容 恩重身輕歸心難遂從古皋夔不聞引退擬魏華表鬱鬱松楸銘公者誰我亦千秋

蘇州府知府楊公墓志銘

余嘗書楊君鏡村測因事爲作吏者法已十餘稔矣今冬其子晉來乞余銘窆嘗楊君存時余尙恐沒其善行故書而志之今楊君亡可不彰其所聞慰孝子之心哉謹按君諱燦字鏡村號賀亭福建邵武府人幼即入學食餼以乾隆丙子舉人發江南權知上元縣實授寶應調長洲遷知高郵州再遷常州府知府調蘇州因公鐫級補海門同知年六十卒君秀挺機警長不滿六尺而精悍之色溢於眉宇所涖處除苛解嬈侃侃事上溫溫接下吏民帖然長洲案牘麻起兼開白茅河君判決如流疏濬得法高郵大旱布政使閔公不肯報災君爭之閔曰汝擢守常州將行矣何必强預人事君曰官之於民父也安有父將遠行而忘其子之飢寒乎閔不能奪卒如所請乾隆五十年海門災君請招商領照赴運漕採米屯戶聞之羅行出糶價以大平總督高公出巡上元有禹郭氏者訴次子尊玉淫其妹已有身矣高公大駭命君鞫訊君察情狀非是乃陰召其小女啖以果餌得其情某遂以定其隣人聚而歎曰天乎前三年禹郭氏與姦夫解五謀其長子稜玉遍嫁阿綱官不細詢已斬決矣今解五欲占禹氏家產故又唆其母妹誣殺尊玉微楊公則一門奇冤又誰雪哉蘇州顧周氏者婢婢縊死前官疑周氏與其奴吳祥有姦故殺以滅口已刑逼誣伏矣君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治獄不可以意爲也周氏笞婢致死自有本罪若以暗昧事陷人於十惡非法也即省釋之撫軍楊公魁謂余曰子屢稱楊守之賢我猶未信今春張燮盜于闐玉事發聖旨嚴切我震悚不知所爲一時獄繫纍纍惟楊守部民別白寧誅燮而寬其誤買玉者奏上蒙 俞允歎譽如雷我方信楊守之賢而嘆子之能知人余笑曰是奚足哉公知楊守終未盡也撫軍驚問余曰買玉人杜開剧常向余言玉案事平渠感楊守超雪恩邀諸買人共金幣爲謝昏夜致之楊嚴詈不受此公所不知楊所不言而余所獨知者也撫軍爲嘆息者再君之降調也爲辦常州府弓兵一案 天子怒其擬罪失入特予降調永停陞遷不知刑部所擬即君之初詳也撫軍閔公三詳三駁君不得已遷就從之及遭嚴譴勢不能再揭部科又不能遺諸胥中遂隱忍紆鬱妄笑語昏亂竟成狂易之疾以至於死嗚呼其可哀也已夫人某氏子學基候選布政司理問孫二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鏡能照物無隱慝兮君取自號其儀一兮施於爲政上下悅兮蒼蒼者天斯人也而有斯疾兮因知壽爲欺魄天爲冕沒古有說兮然而未竟所施民思何極兮吾不能臨其穴但能志其石吁嗟嗟君安此室兮

蕪湖兵備道張公墓志銘

公張姓諱士範字仲模號芷亭先世爲山西洪洞縣人遷居陝西蒲城祖國祚父克光俱以公貴贈中憲大夫世有積德鄉饑拯災戚里受其惠者咸交口祝延之遂生公幼即穎異舉止異凡兒師試聯出對句或分韻題詩公應聲如響聞者驚伏丙子舉於鄉庚辰補內閣中書甲申援例選福建興化府知府旋丁母憂歸服闋選浙江衢州府知府因公左遷捐復原官選安徽池州府知府久之 特授安徽蕪湖巡道又因公左遷公離家久將歸省墓途間患痁就醫白下遂至不起年六十四公被館厥射策十之安雅善氣迎人行安而節和見者皆愾然意下四權臬使兩膺卓薦 天子召見輒加 溫獎[illegible]移守池州民多凋劫官俸淡薄蕪湖轄五府一州兼權關稅俗尙華離人俱爲公憂公夷然不以爲意任從問

民疾苦察廉盛虛靡不言費勤不知德不矯虔以弋名不舒緩以廢事卒使吏靜民安商賈雲至課以報最貴池縣西有火燒蕩公嫌不祥建天一亭取以水制火之義未幾颶風頓息已酉皖江水暴漲濟港有麻浦圩幾淹矣公親往堵塞露立三晝夜堤竟保全丙午旱蝗公自爲文禱於神山李衞公祠甫下山而雨蝗亦蔽天飛去公於治獄測囚尤詳審權臬使時鳳陽孀婦逵管氏刈麥於田姑老矣墜樓身殞長子鳴九素忿婦謀吞其產以婦推姑墮控縣縣令不察擬婦極刑公詰之曰姑死旁無見證身無他傷何由知是管氏所推耶鳴九不能聲婦冤始雪鳳陽人嗜曰微張公吾鄉其六月飛霜乎公道韻平淡於人世紛華技榮博弈歌舞諸事絕無所嗜平豐閒居惟手一編吟詠不輟或取古人法書臨摹自喜愛才出於天性遇寒素必傾衿禮下之所屬書院有廢必與厚其貲錢嚴其課人文蔚起丙戌秋與余初遇於石制府署中一見如舊相識三十年來酒賦琴歌時時習接今秋病中氣息綿惙猶强起絮語約小差後過從爲樂不圖余往京江未半月歸而公訃已橫几上嗚呼浮生局促天意渺茫原不許人控揣然余犬馬之齒猶稍先一飯矣分當先塡溝壑乃一旦那君反以墓銘見託其能無悲從中來筆未揮而淚先下哉古語云詩人云亡百身莫贖如公者當亦海內士林所異音同嘆者夫所著有澹園詩鈔所端有十七帖絕交書三種先娶雷氏再娶王氏俱誥封恭人子汝驄壬子科舉人試用教諭次汝驤廩貢生出繼 弟夢選三子阿玉尙幼女七人俱適士族孫 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旃檀一樹百里外聞其香也福德一星九州內瞻其光也肫肫張公國之良也身雖逝兮民不能忘也壽同未爲短兮餘慶知更長也鬱鬱佳城此其藏也猶有鬼神俾爾子爾孫隆隆其未央也

江防同知倪君帝培墓志銘

君倪姓名廷模字帝培別字春巖爲山陰倪文貞公之後遷居杭州昆仲五人君其季也生而聰敏嶷嶷不凡髫年入泮己卯舉人庚辰進士和安徽潛山令調桐城遷宿州牧因公落職起復補直隸保安州牧

又因公落職起復補皖江營衛令權知六安州又因公降調補黟縣令再署桐城膺卓薦實授江防同知署潁州太守滁州牧委審湖北黃梅事路染疾歸遂不起年六十有四君少時美秀性通脫不受拘閡嘗學小冠杜子夏搖蒸扇簪花游冶方領矩步者動相訾謷君夷然不以爲意及作吏精廉強力桴鼓不鳴入驚以爲不可測嘗言理民如理髮也亂髮不除好髮難整孔明爲政路無醉人故其治一以嚴爲主潛山武舉萬年青虎而冠者也君到一大創之地以寧謐桐城災一時無賴者藉荒爲名糾衆刼奪君知天常北梅能哲爲首擒其父子當街杖殺之羣黨解散所到處利必興弊必除潛邑無城君曰城以衛民無城則奸宄出入自如且地形若釜雨久外水灌入民游釜底矣請於大府領帑興工烈日中親執撲以行築者功城而水患除滁州向例銀鞘過境地保科錢助費君不可曰滁鞘來往不絕地保斂民民何以堪即發官錢馱送下站餘差蠲革宿州辦公錢役強拉民車與錢則免君乃通計各鄉車數若干編列字號挨次輪直出示曉民當直者自行赴官承應民踊躍稱便君尤長於治獄桐城義津橋有盜案四參將屆君比捕嚴捕役竟標賄賊某冒充君疑之略究詰知其冤登時縱之胥吏皆失色幕友亢君曰君嘗受處分不忍以民命爲兒戲亡何他案獲盜互相投首而此案遂明英山僧廣明姦杜某兒婦殖杜撞見遂擊殺之而反誣其兒逆倫縣令不察獄已具矣君爲平反含郡憮呼君槃槃有才而宦塗乖午英山一獄六子寡其能得正兇特　旨召見正在請咨而忽奉部文降調最後受知於孫補山相公許薦知府薦章成而補山入閣旋爲有力者所奪屢起屢躓欲奇歷落如其爲人若暗中有齮齕之者君雖作達如故而中懷鬱紆年力亦從此衰矣君赤貧初試春官質屋以行而慷慨好施揮金帛如棄涕唾肩任前官虧項兼助其歸不一而足桐城饑捐俸倡振所活數萬人其他歌場酒所亂擲纏頭亦復豪宕自喜以故歷官數十年家徒壁立卒而所蒞之地臨去時民皆具腶脯捆載以從常入都留眷奉太夫人僑寓宿州家無旨畜私心憂之比其返也跪膝下問安太夫人扶起笑曰兒去後不料此間童叟供給較兒菽水之奉尤饜豐烝此皆兒平日作好官之效也兒他日其始終如一哉乾隆二十九年　聖主南巡尹文端公辦擬山供張委君與商人汪楷亭曾學寶委員魏廷會龍縉等董率其事山光水色中輪流置酒招余留宿說鬼評詩漏盡不休嗚呼纔三十年前事耳今文端公久薨諸賢零落殆盡幸存者惟余及君君又蔫然先去而余年亦七十有九然則歐陽修所謂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盛爲難再其信然耶恐山靈有知亦當泣下君善談笑能詩隨園詩話中所采甚多著四畫備覽一書尚未付梓娶魏氏再娶余氏無子繼兒子本仁爲嗣舉丁酉孝廉孫三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漢有朱邑葬於桐鄉君能繼之兩臨茲邦善政流風迢迢相望異世通夢盍祀其旁胡爲後人歸櫬於杭我思疇昔鬢溺涙涙未濺其棺但銘其臧音塵雖遠詠諸未忘爲民之愛爲國之良風流入墓宿草亦香

金纖纖女士墓志銘

蘇州有女士曰金纖纖名逸生而婐娓有天紹之容幼讀書即辨四聲愛作韻語每落筆如駿馬在御蹀躞不能自止年甫笄嫁吳中少年陳竹士結褵之夕新婦嫺靚媚行忽一小婢手花箋出索郎詩催妝竹士適適然驚幸素所習也即應教索和從此琴鳴瑟應奩具旁烟墨錯紛不數日變閨房爲學舍矣纖纖事尊章謹不以文翰自矜一切煩攜衣圭燀瀹秩膳事罔或不滑當是時吳門多閨秀如沈散花汪玉軫江碧珠等俱能詩俱推纖纖爲祭酒一日者邀諸女於虎邱日將昳矣借坐劍池旁相與談越絕書吳越春秋諸故事洋洋千言此往彼復旁聽者搢紳先生或不解所謂咸憮也有識者嗜曰山海經稱帝臺之石上帝所以享百神也昨千人石上毋乃眞靈會集耶其爲鄉里所欽挹如此纖纖論詩於唐宋諸名家靡不貫穿尤酷嗜余詩得小倉山房集伏而誦之盡四晝夜畢寄聲願乞爲弟子余感其意今春往訪則病已篤強扶起呼先生再拜余旋往西泠逾月歸則纖纖死矣臨死語竹士曰吾與先生一見已足千秋所悄悄而悲者吾聞先生來即具門狀招十三女都講作詩會於蔣園諾者已九人而吾竟不得執箋爲諸弟子先此一憾也我尙有書中疑義欲面質先生而今亦復不及此二憾也欲釋此二憾須先生憐我肯銘我墓則我雖死猶不死也余聞而泫然曾東坡老矣貶惠州有溫都監之女窺其讀書坡奇賞之海外歸此女已亡坡不能忘情作小詞以弔余愧非東坡而受知於纖纖則百倍於溫家女矣貞石之文尙復何讓第目論者動謂詩文非女子所宜殊不知易卦兌爲少女而聖人繫曰朋友講習離爲中女而聖人繫曰重明以麗乎正其他三百篇葛覃卷耳誰非女子之作迂儒穴隙之見誠不然也然余閱世久每見女子有才者不祥兼貌者更不祥有才貌而所適與相當者尤大不祥纖纖兼此三不祥而欲其久居人世也不亦難乎余三妹皆有才皆早死女弟子中徐文穆公之女孫裕馨最有才最早死其他非寡即貧今纖纖又死方知吉耦永諧福比將相王侯天猶靳惜此固造物之結習故智牢不可破者也而又奚言纖纖所著有瘦吟樓詩　卷卒年二十有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昔蒼帝之造字兮賴女媧之贊襄遂鍾靈於纖室兮率宋伴以相將有金天氏之苗裔兮質籃於有黃曰歸妹之翩翩兮將稅駕而南行揚清矑以流視兮換人世之有鸞鳳驂元雲以來降兮戴香纓於增鄉含菱莪以俟風兮騰佳俠之函光協歸昌之奇律兮極和鳴之鏘鏘既刻雕其靈府兮又百怪之剔鸆其膏肓竟殆殜而不復興兮去九疑而訪英皇徒執手以奄然兮累奉倩之神傷豈不知九州之一老矣亦涕淚之淋浪嗚呼此掔如者乃其詩骨所藏兮將見優曇花之開其上而書帶草之護其旁兮（九州一老四字纖纖書中贈語）

封公胡葆亭先生墓志銘

君姓胡諱開熙字士端一字葆亭系出陳胡公後唐末節度使諱學公者卜居徽州婺源之清華世爲清華人祖應裘父廷瑺俱有隱德以淑行聞君生而孤露修然自束清臞湛然爲大父所奇賞教之誦習博覽竹素志絜而行芳鄉里有難決事咸就正於君君苦食貧假館富人某某有鬩牆之釁以千金怵君爲左袒君不可曉以天倫大義某色恧然君遂辭歸探木黔中出沒瘴淫險絕之地瀕於危者數矣得主撮之資皆寄歸供母歡曰易稱君子尙消息盈虛言消之時當行消道也我今行消道而轉致贏餘其敢見義不爲奄奄如泉下人哉於是趨人之急除苛解嬈嘗客毘陵有鄉氓相鬨者邑宰命尉往勘氓輕尉官卑羣聚侮尉尉不忍其詢而主名不立無所發怒乃誣臨生陸某申牒訴縣鄉里知其冤相與愷也君奮曰救鬬者不搏戟吾能爲之道地遂往關說於縣於尉二人素重君卒解脫之逢生公有祭田鬻去久矣君譏贖還并增益若干畝念族中絕嗣者無慮百有餘人仿古祫祭之禮於淸明後一日聚各渠主具皆湻以供合族歡呼曰吾宗有葆亭此後無子者其無憂乎君好學工詩記性絕人少時登黃鶴樓默識樓中翰墨歸錄不遺一字又能肆心廣意以自鈞考常與洪孝廉穉山見訪山中縱言及於方輿君言江源發於南北金沙泰山之脈自遼左橫海而來崇山即嵩山古二字通用皆余所未聞也恨相見之晚有子三人長永熾早卒次永煥次岳次永燁皆訓以義方常曰吾貧時思著一縑單衣必與汝母作數日謀汝今安居襮飾可無念哉與永煥渡江故犯險涙而行曰忠信涉波濤膽可習也及永煥以丁未科進士候補工部主事又訓之曰汝年少受　國恩惟勤以集吏事謙以逹衆懷其庶幾不負　君父耶嗚呼君雖不挂朝籍以老而此二語者於居官之道已盡之矣夫人黃氏俱以子貴　誥封如例年七十而終女四人孫三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叩樹本則百枝皆動聞義聲則一鄉皆重槃槃胡公材木梁棟隱於賈道儗則嚴中薦祖一奠輙思族衆授兒一裘必加規諷爲樊靡卿爲孔璠誦如謝夷吾之自知死期如管幼安之海中風逆本展志於巖廊徒揚休於家術克臧厥心未竟所用宜其戢影於白下之一壥而鍾美於河東之三鳳

徐君星標墓志銘

余常銘弈國手范西坪之墓矣今又得一人於吳江棃里曰徐君星標名璇生有心計以贏縮爲性獨好弈父培墅故國手也四方弈者爭來相角星標衣文褓梳雙丫髻啞啞然旁立靜覩竟日不去亦不言父奇之微哂而已居亡何有西江棋客來值培墅外出乃抱星標膝上戲曰若能代而翁與我弈乎應聲曰唯客憐其幼問讓子若干星標踧而請曰兒七八也客遠來願讓客先客笑而弈之甫數著覺有異勢不能休攢眉苦思戳下一子星標隨手支應即往階下拋塼鬭戲客愕損名佯作便旋狀逝去當是時星標年纔十有一其布局審勢雖本家法而常出意外之奇或敵人堅壁壘萬無破法星標輒投數子於閒處若惹人嗤笑者俄而近聯遠映若火生積薪中燎原莫遏又如降兵內應伏甲四起觀者且驚且喜且叫絕而卒莫測其所以然古稱人能數遍天星則盡知棋勢星標其庶乎余按六朝人主好弈有圍棋大小中正之官有以弈得太守者使星標生其間當如何榮寵而竟沒沒然抱技以終然則天下非有遇有不遇頗皆如弈耶嗚呼悕矣星標有子達源能詩能書惜不能棋星標亦不教也

銘曰天之所相其生不偶以故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吁嗟徐君世罕有能向弈秋借其年坐隱一枰消永晝天年終吁六十九我爲之銘葬高阜祺之塋一日不絕君之名一日不朽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封一等公孫公神道碑

公孫姓諱士毅字智治號補山先世爲姚江望族遷居仁和臨平鎮父玉亭公生丈夫子四公其季也幼即聰穎神明湛然玉亭公爲治生計教之賈鬻公所到輒有奇贏然非所好也溺苦於學鈔書夜續讀有有子惡臥自焠其掌之風遂博通經史入泮舉於鄉辛巳中進士 皇帝南巡公獻詩 召試一等第一授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遷侍讀充戊子科四川正主考是年冬 王師征緬甸大學士傅忠勇公素器公才奏請同往駐軍騰越州一切羽書章奏公指揮於矢石間動合機宜忠勇公嘆曰吾所稱上爲能盤賊下馬作露布者其孫某之謂乎亡何大軍奏凱授戶部廣西司郎中庚寅鄉試充湖南正主考督學貴州擢大理寺卿出爲廣西布政使調雲南雲南有鹽銅二廠數十年來礦老山空柴薪騰貴又自大兵過後夫馬疲曳官商多惰煎惰運惰銷者前督撫不敢上聞致獄囚纍纍公奏請豁免一時廠員沙丁如術校之得脫械懽呼祝延之未幾陞任巡撫以失察總督李侍堯革職効力軍臺籍錄其家不名一錢 上嘉公廉未至軍臺起用爲翰林院編修或笑謂公曰昔陸伯言爲大將軍封侯後吳主命其還鄉補綜秀才欲其出身之正也公先封疆而後詞館 天子恩公得毋此意耶公故工文章亦覺自喜旋授山東布政使巡撫廣西調廣東陞總督兼管粵海關務廣東瀕海民有佔沙地者爭訟不休公設局清釐升科千餘頃沙突多盜有黃姓者聚衆萬餘前撫李湖擒殺二百餘人不無冤濫公率大兵張旗鳴鼓環其巢而圍之命自獻渠魁否則將移其民豬其地黃大懼縛送首七八人以獻不血刃而沙寍平是年冬臺灣林爽文反公以閩粵海道相通而潮州最近先到其地備戈甲勞來未幾 王師渡海果調粵兵徵餉遂咄嗟而辦 上大悅晉秩太子太保賞戴雙眼花翎世襲輕車都尉戊申安南國王黎維祁爲其臣阮惠所逐率其母妻叩關求救公得信即檄安南各處總兵起義而身自領兵防守鎮南關 上嘉其能識輕重知大體 命提督許世亨領兵送黎氏母妻還國 命公率兵相助阮惠遣將抗拒擊破之進兵市球江將造浮橋以渡探知南岸有賊據山乃於北岸列陣攻之親自督戰相持三晝夜砲聲震天賊衆大潰乘勝直抵富良江賊驚曰江在安南國都之外 王師渡江是無安南也乃盡收戰艦泊南岸拚死拒守天大霧公縛竹筏命將士大呼渡江賊不知我兵多寡自相蹂踐獲其大小戰艦數百擒斬無算是役也賊衆四萬守江我兵之先至者僅千餘人竟送黎維祁還國復位阮惠遁歸故城事聞 上封公一等謀勇公賜寶石帽頂下 詔撤兵公亦渺視小醜遵 旨遽退而黎維祁本孱士也孤立無助阮惠率餘黨傾國而來倉猝間衆寡不敵公欲以死報國策馬直犯其鋒參將某牽公馬泣曰損大臣有傷 國體公怒擊以鞭隊其兩耳而馬首已被牽回不能再進矣公上表自劾辭公爵繳還恩賞 上以撤兵太早引爲己

過釋公罪授工部尙書 賜第一區 紫禁城騎馬充 天鄉試正考官旋署四川總督庚戌調兩江未半年授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同京供職辛亥西藏廓爾喀與喇嘛構釁川督鄂輝帶兵赴藏 上命公往打箭爐辦理軍需其時大兵已進後藏而前藏爲軍營要道公督理糧餉路經察木都瓦合山等處上下七十二峯嶔崎屹嶇盛夏積雪下消凝爲冰稜人馬無駐足處公令土人立山頂以繩紮馱懸縋以下身帶糌粑和雪而食每遇險輒以身先人多感奮凡所需軍糧無不如期而至是年秋廓爾喀平奉 旨授文淵閣大學士仍駐前藏辦事乙卯黔楚苗叛延及四川秀山公移營平塊堵禦各隘口丙辰春湖南白蓮教反民擾酉陽公往來鳳扎營乘其不備分四路進兵剿除苗蘭溪旗鼓寨一帶屯聚之賊賊用火槍雨用短刀高處用雲梯彎曲處用鉤戟應手稱心如風掃葉有千總張超者手持丈八矛闖入賊營斬一騎赤馬而白衣者梟賊也餘賊奪氣漸漸解散公追奔九十里至龍嘴扎營將圖進取而年已七十有七瘴癘毒淫積勞成疾自知不起乃延請軍中大臣福寧交代印信軍務連夜輿至平塊軍營未半道而薨嘗攻旗鼓寨時賊兵號稱十萬皆脅從良民爲先鋒公病中將所獲囚皆爲訊明判別生死以故騎箕之夕遠邇哀號 天子震悼下 詔追念勳庸復還公爵 命內臣護送其喪 賜金 賜祭 賜葬 賜諡錫典之隆爲近代大臣所未有也公五官並用精悍之色垂老不衰每日晨起陳校簿書見屬吏外一切章奏尺牘親自操觚灑灑千言詞藻法書皆可付諸石刻甲辰秋枚見公於廣撫署中爰執後輩之禮甚恭談輒移日別後北飛南金餽遺不絕今年四月公在西藏軍中半夜秉燭而起操筆疾書寄將弁鵠立帳外驚疑有緊急軍符悚息以待俄而老兵捧牋囊出乃和隨園壽詩六章嗚呼當軍興時虜氛甚惡他人當之或飯不知口處而公好整以暇歌詠臨戎可以想見其平生之局量矣先是兩江總督官京不甚理事公一莅任如光弼將軍旌旗變色所到撤去前站騎馬便行不拘儀衛之節白事者到轅即見至今父老刊刻公所張告示傳播閭閻相與嘆曰如此好官不得借寇一年江南可謂薄福矣通判葉文麟權知通州巡撫閔公忌其賴借驛遞事賅司道劾其違誤公文與以革職葉飲忍數年待公到方投牒申訴公不動聲色立發五百里馬遞取某年月日驛站號簿送轅呈驗遂無俟發訊而葉冤已雪得復原官至今銜感次骨公雖風裁山峻而貞不絕俗受人誣謗必委曲爲謀刻意憐才一介之士輒與抗禮故事京師士大夫在軍機者例不見客不答拜獨公反其所爲與故舊朋遊宴飲如平生檻家本寒素能耐艱險凡緬行沙度之地人騎瑟縮而公視若康衢然亦有天幸出於意外者從忠勇公征緬甸時虜氛甚惡公自防一利刃朝夕摩挲大雨糧斷公靴中藏箏脯五以其三奉忠勇公而留二以自給餓三日而糧始通過天生橋馬駭墜山澗中澗深數十丈公昏絕良久馬忽蹶起負公掀淖以出曲折數十里竟達大軍公受 主恩深嘗慕古大臣遣子入宿衛之義隸入旗下臨危時遺表倉匆竟忘及也奉 特旨賞孫士毅生前曾有入旗之願著令其孫均入籍漢軍嗚呼安南之敗既寬之於生前從龍之誠又恩之於死後此雖 聖德如天非凡所測而亦由公平日忠誠有以格 君心之深也夫人張氏賢能有德 誥封夫人妾沈氏封宜人俱先公薨子二人長曰興大理寺評事次曰衡內閣中書二女四孫遺表請以孫均襲封伯爵從子儀給與一品蔭 上皆許之三代皆贈如公官以某年月日葬西湖之天馬山

銘曰奕奕孫公天人眉宇絳灌能文隋陸能武不競不絿知今知古纔揮銀毫便持繡斧既拔蒲我又擁貔虎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亦惟 聖人爲能知之東蕩西除十步九算長鯨渡河短兵接戰黑山雕服黃巾遠竄一紙奏聞 九重嘉嘆事兄如父友愛肫肫施於寮采內嚴外溫能不自恃貴不自矜勞不知倦廉不知貧才餘於事力大於身惟持心肝上奉 至尊在昔成周伯禽呂伋雖受侯封仍衛王室 天子恩公曰改黃籍俾爾孫曾 國同休戚一朝星隕大風拔帳乘馬悲嘶三軍悽愴鯨鯢未盡謝臧吳鉤騰閣未書驟掩山邱知公忠憤雖休勿休定起神兵石馬汗流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十二終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十三

錢塘袁枚子才

吏部尚書東河總督顧公傳

顧琮字用方姓覺羅氏滿洲正白旗人祖八代有奇力能挽十二石弓折節讀書兼通文史以廕生從信郡王征李定國追至永昌大敗之又從趙將軍良棟征雲南奪取銀定山發砲擊賊賊魁吳世璠自殺其偽將軍某以城降功成賞精奇尼哈番父顧儼襲世職生公公天性岐嶷習兵農書鄙不屑章句之學聖祖開算學館公得與焉議敘得吏部員外郎　世宗登極稽核財賦開會攷館以公領職有書吏行賄某官某官首之於總理局務怡親王王命公審理吏狡抵公笞之同官忌公者譖公欲殺吏以滅口王疑公亦受賄遂奏　劾公交刑部一并嚴訊吏證公無絲毫染公得無罪而怡邸意終不懌不爲請開復未幾奉　世宗特旨起授戶部銀庫郎中出爲河南觀風正俗使當是時有奏豫省歲荒者　世宗命山東運米十萬石爲振濟總督田文鏡諱災以爲歲熟民無需米仍令運官帶回公爭曰此時民未必不需米就使不需然既已運來留存州縣倉中亦有備無患之義若仍令運回則運腳船費例不准銷地方官賠累無力仍取諸民民何以堪且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豫省官民即山東官民爲臣子者當同心共濟不必自分區域粉飾太平以希恩寵田滋不悅密奏公倨傲氣陵其上意滅其下　世宗問公公曰觀察爲欽差官與督撫平行無所爲上也司道府州隸於督撫非觀察屬吏無所爲下也既無上下臣何陵滅之有世宗笑曰奏卿者田文鏡也毋乃爲爭米事恔汝乎公上奏立言務培本根持大體不屑承順風旨嘗奏開捐非善政永宜停止洋洋千言又嘗入朝天旱多風　上有變動之旨公徐曰洪範云蒙恆風若今風色過厲應朝臣有蒙蔽君父者　上爲之動容公於友朋風義尤敦爲任山東總河時前任完顏偉奉召來京未行而病篤意欲出署調養公力止之曰君之母妻兒女俱先回京病中左右無人晉與君同事君父即兄弟也弟尚在兄何憂凡一切湯藥便旋事皆公親自料理完公氣息綫屬猶戀戀呼公公應聲而不傾刻離完公歿後更宜公一力周旋護送還其里第後巡漕御史伊靈阿在寓亦病臨死嘆曰有顧大人在茲吾死何憂公亦典質衣物爲治其喪如送完公時公雖剛正孤傲百折不回有顧鐵牛之稱而性耽花竹左右侍立校尉千總皆清俊少年浙江總督李衛氣出人上而最敬公見侍者而亢之問此輩可使戰乎公笑曰蘭陵王貌美戰則戴銅面具入陣矣公不信可遣公帳下健兒與角力及交手皆應聲而倒又多製綵箋縧結佳硯良墨賜屬吏能詩文者輒手贈之其風趣如此公官至七省總漕內權吏部尚書年七十而薨

論曰乾隆七年余改翰林官出宰江南拜辭首相鄂文端公問及當代諸名臣如尹望山楊江陰諸公公意俱不滿但云汝到江南有一眞君子不爲利動不爲威懾守其道生死不移者可交也問何人曰顧某我此時不必通聲汝見時但道是我門下士渠必異目相視及到淮見公於總河署中果如舊相識臨別求公教誨公曰君聰明任君行去但要大處錯不得可緊記老夫詔眞儒者之言然公信古太過有限田一疏要均民間貧富與廷臣力爭意非不善卒亦不能行云

領侍衛內大臣撫遠大將軍費襄壯公傳

費公揚古滿洲正白旗人居董鄂地方以地爲氏年十四襲三等伯爵性朴直而貌雄奇待人以和無疾言遽色好在　上前自言己短人多笑之康熙十九年以御前侍衛爲火器局總管兼議政大臣二十九年厄魯特噶爾丹不靖　聖祖命裕親王征之破賊於烏蘭地方先是厄魯特部落與喀爾喀連界厄魯特之子綽羅喀爾喀地方爭獸被殺厄魯特酋長噶爾丹謀報讎陰令番僧千人詭遊牧在其界內一年而喀爾喀不知也突於除夕率衆鼓噪直入所伏千僧從中接引喀爾喀毆或飲醉臥矣變起倉猝父子不相顧可汗狂奔噶爾丹追逐所殺士卒無算喀爾喀奔至中國款關求救面目如鬼自言飢餓垂死乞　大皇帝活命　聖祖憐而納之仍與位號賜牛馬撥有水草處俾居遣人諭噶爾丹曰汝兩小國唇齒相依當各守甌脫何必互相吞噬朕仰體天地好生之心不喜人爭鬭汝可休兵回國毋違朕命噶爾丹奏云喀爾喀殺我子我理當報讎　大皇帝要我罷兵可將我讎人車臣汗哲卜尊二人交出我便回去　聖祖詔答云人窮促來歸朕心哀之豈肯以讎人畀汝汝他日窮促來歸朕亦如待車臣者待汝不歧視也噶爾丹恃強不服　聖祖怒下詔親征分三路出塞命公出西路　御駕出中路將軍馬斯哈出東路先遣諜者誘其來噶爾丹疑　聖祖必不親臨果以兵至到克爾倫地方離中路營四十里其前哨探知　御駕所在精兵俱將萃焉西路費將軍兵已糧盡噶爾丹遂避中路而直犯西軍公下令曰我兵深入不毛噶爾丹探知糧盡故直來犯我當先示弱以驕之而一鼓作氣以禽之我軍今日視我鳴角然後發矢砲我角不鳴先發矢砲者斬令畢噶爾丹兵數千至矣各列隊兩山間公先遣疲卒四百人挑戰噶爾丹張兩翼圍之四百人盡沒於陣噶爾丹大喜直薄我師矢石如雨公端坐胡牀手執大角而不吹將軍孫思克跪請曰事急矣賊騎相離二十步我軍弓引矢張目待將軍若再不戰勢恐不支公怒叱之退又稍稍近前公鳴角左右俱鳴角矢礮齊發瞬息間煙塵蔽天賊衆披靡馬散走山間公仰天大笑指揮衆兵取虜糧物而窮追之其衆大潰酋長頭目或死或降噶爾丹僅以身免奏上　聖祖諭云九月十三日卿奏已到朕甚欣慰現丹濟勒離降噶爾丹降表未至然知其破壞已極不能支拒倘其來降卿可善言慰導令至歸化城候旨當錄一地方安置之亦是古聖人柔遠之義　王師凱旋公以軍功進爵一等仍管撫遠大將軍事公退而告人曰我兵枵腹不能耐久故鼓其銳氣忘命一戰竟能勝之如彼持重不鬬環圍一日則我敗矣或有頌其功者謝曰我有罪無功我恃勇深入至於糧盡一罪也約會後期致勞　聖慮二罪也倘不仗　聖主如天之福虜不知兵我死有餘辜何敢言功乎其謙退如此公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坐帳下事無大小皆親決之有求見者不待傳宣登時召入好讀左氏春秋手不釋卷一日立營未久民捉一兵至訴其闖入渠家調其婦公問成姦乎曰未也公拔一刀與之曰今立營之初斬之不祥嗣後此兵敢再來汝家即將此刀斬之民與兵俱叩頭去後作先鋒衝虜陣者即此兵也朔漠既平　聖祖詣箭亭觀射諸大臣皆彎弓發矢公奏臣臂痛不可以弓　上許之出而告人曰我曾爲大將軍倘一矢不中有損國家威重毋乃爲外夷所笑故不與諸將軍角伎也人服其雅量薨後賜諡襄壯

文華殿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來文端公傳

公名來保滿洲人字學圃姓祈他拉氏年十三爲　聖祖御前侍衛舉止端凝容貌眉目如畫　聖祖呼爲人樣子善騎射弋獵而被服造次必於儒者仕於朝七十餘年其語默動靜及所蹕立處與幼年初入內庭時不差尺寸　理邸在東宮再獲譴左右近臣以不能導王於善多誅竄者公獨持正不阿竟得無罪　仁廟升遐公奉祠　景陵七年蔬食菜羹淡如也乾隆元年　上召爲工部尚書兼內府總管時方議敘水利營田官公不可曰所謂議敘者爲其開水利於北方故獎勸之若收其所營之田而議敘之是利之也　皇上初登大寶當以義爲利人啗公迂闊公亦淡然尋遷刑部尚書圓明園大內被竊獄係內監法司審擬充軍　上面諭曰盜朕臥榻前物豈可與尋常竊盜比可赴部再議公出仍照原議覆奏　上大怒曰汝故違朕旨市恩沽名叱之出公曰本朝　祖宗定律竊盜贓滿貫纔死此未至滿貫而殺之是律不足信矣　陛下既付法司臣愚但知執法不敢任意爲輕重　上滋不悅命內府斃內監於杖下公遽引疾具疏通政司乞退　上念三朝老臣降溫旨慰留公雖起視事旋授文華殿大學士仍兼領侍衛內大臣乾隆十九年　王師征伊犁將軍舒赫德以路遠糧盡致誤軍機　上封刀遣內使斬之首相傅文忠公泣救不得公聞排宮門入歷言人才可惜舒某罪宜寬娓娓千言　上怒解曰旨去已二日矣奈何公曰但求　皇上賜赦詔臣能追之出喚其子某曰汝即上馬往宣　聖旨如救不及舒某不必歸來見我其子素驍勇且孝一晝夜行八百里竟收回成命而歸傅文忠公嘆曰似此回天之力非來公不

辦然非平素公忠見信於　主上何能如是公尤長於相馬嘗言相馬如相人人無全才馬無全力有宜徐行穩步鳴和鑾者有宜馳驟登戰場者有宜行水曲蟻封而不蹶者有宜上高山峻嶺可託死生者有無可用而只可負鹽車者用違其才則人與馬兩敗矣宰相用人亦當如此晚年眼毛垂睫每相馬則用寸許金篦撐起之內府備上駟馬公試其走法曰此二馬可餘一疋不可用闌人曰此馬行頗穩已試過六次矣公曰汝再試之果一奔而蹶常與史鐵崖相國同坐政事堂聞牆外馬行聲曰此良馬也白身而黑蹄史公曰聞聲知良容或有之若隔牆而知其毛色則吾不信遣人覘之果如公言乃嘆曰公前身是伯樂耶公笑而不答公常云我心如鏡藏在匣中瑩然不動要照物則用匙開匣出之用畢仍藏匣中故年至八十有三神明不衰公薨後繼其相位者爲尹文端公

贊曰枚登朝雖晚猶及見公乾隆十七年病起引見大學士傅公引至軍機房背廚歷公亦在坐傅公問兩江總督尹公繼善黃公廷桂孰賢余曰枚小臣也何敢論兩大人優劣但外所傳尹公爲政寬黃公爲政嚴者皆誤也傅公愕然問故余曰尹公遇下屬有禮貌多體恤語故人以爲寬及犯大不韙必劾雖司道不能求故曰嚴黃公遇人倨傲呼叱窮意然頗多縱捨常漏吞舟之魚故曰寬公又問寬與嚴孰愈余曰尹之嚴可以得君子黃之寬只可用小人蓋語未畢公在旁笑曰汝以君子必爭禮貌而小人甘受呵斥故耶余曰然公以手拍几曰好伉爽兩辯子豈不將尹黃兩大人神形都畫出乎然足下胸襟亦可想見余感公以一言爲知己故采所聞者爲之立傳餘大節尚多不能悉也

內務府總管丁文恪公傳

公姓丁名皂保號鶴亭漢軍正黃旗人幼即選入　內廷長　聖祖仁皇帝一歲康熙十三年爲內府郎中権稅崇文門崇尚寬大人多願出其途　聖祖有愛弟曰恭王患病甚　聖祖責問王府長史總管不先奏聞長史總管曰王命也王疾危下教曰我受　帝恩未報倘以疾革奏聞必勞　聖駕臨視定增悲痛我死雖瞑目不如待我殞後再奏未違故不敢違王之命　聖祖聞之泣數行下乃大怒召公曰汝往問長史總管二人伊王如此囑付何不即以正言具奏且伊等不敢違王教如此忠臣何不竟與伊王同死汝即往教其速死勿污朕歐刀也諭畢聲色俱厲公亦作怒狀到王府召長史總管跪階下宣　旨畢即奮拳痛歐之碎其鼻出血乃馳馬回奏　上問二人死矣乎曰以臣觀之必死矣即不死被臣痛歐要害處亦必死矣　上遣人視之血流滿地　上怒亦解不復追問公退而告人曰　皇上手足情深激而爲怒我若順承　聖意殺此二人過後必悔　上性仁慈我服事最久每杖人見血便轉頸不視我故擊其鼻使易見血得免然非　聖主如天之仁則不特二人死我亦死矣須知爲善者亦有幸有不幸焉雍正元年公緣[illegible]償官家產什物值二十萬而司官某素刻薄只估四萬未一年公事得白給還家產擢授內務府總管其估產官緣事被逮交公審訊惶恐伏地求寬公笑曰君等足與校乎舉人云以直報怨我若借公事以報私怨是不直也竟超釋之乾隆十一年公年九十有八　今上爲建坊表命八旗大人朝中文武官偕往稱觴賞賜金幣無算所居里巷二十里外車馬喧闐男婦千百爭看地行仙者填衢塞路又一年而薨余在京師常往參謁問公養生之方曰澹滋味少慍怒六字而已又囑曰人在世居心行事不可一日無喜神護持余拜而識之嗚呼今余年亦八十矣公賜謚文恪有二子因　聖祖嘗賜素心松桂匾額故名其長者曰丁松次曰丁移桂

浙江督糧道金公傳

金公諱溶字廣蕤順天大興人雍正八年進士以刑部員外郎主試貴州擢山東道監察御史性忠純梗亮巍嶷自立乾隆元年　皇上求直言公上培養元氣疏其略曰國之所恃者民民之所恃者養養則安不養則不安是以有天下者必以安民爲急務　本朝太平久生齒日繁金饑木饉之災間或有之近年來陝西地震江南水災　皇上如天之仁屢發百萬帑金振濟恩至厚也奈鄉曲窮氓　君門萬里未必

能盡達於　聖聽幸而達矣而錯振之下逮者不無遺漏臣以爲補苴於既災之後不若保護於未災之前臣所願陳者有五事爲一曰開墾之地緩其陞科二曰帶征之項宜加豁免三曰關稅正額之外免報盈餘四曰州縣殿最首重民事不以辦差爲能五曰巡狩之地崇尚樸素不以紛華取媚我　聖祖仁皇帝澤被八荒民到於今謳歌思慕所以然者總在散積案以充編戶輕珍玩而重人才我　世宗憲皇帝遺詔云凡各衙門條例有本嚴而朕改寬者此從前部臣定議未協朕登極後斟酌改定以垂永久嗣後應照改例而行若例本寬而朕改嚴者此乃一時整飭人心權宜之計俟諸弊革除後當仍照舊例而行大哉　王言其爲　國家培養元氣至深且厚伏願　皇上敬法祖宗事事以厚生爲急時時以國本爲念則社稷之福蒼生之幸也當是時　上命翰詹科道各進經史摺子公又以損上益下之說進謂頭會箕斂以裕積貯者匹夫之富也輕徭薄稅使四海咸盈者天子之富也易卦損下益上上益矣而反名損損上益下上損矣而反名益蓋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聖人制卦之本意可深長思也乾隆九年湖廣總督孫嘉淦因扶同撫臣許容事部議革職奉　旨罰修順義城公上疏云賞罰者人主御世之大權向例臣工有罪於應得處分外有罰錢一項因其素非廉吏褫職不足蔽辜是以罰令出貲効力使天下曉然知所得者究不能爲子孫身家計故也今孫嘉淦歷任以來其能否優拙臣未敢深論至其操守不苟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亦中外所共信也今罰令出貲効力似與用罰之本意有所未協於國體不無少損恐天下督撫聞之謂以孫某之操守尚不免於議罰將來一不得當而罰即相隨勢必墮其廉隅預爲日後受罰地步是罰項行而貪風從此起不可不慎也雍正七年孫嘉淦爲直隸副主考臣爲所取之士不敢避門生之嫌而隱默不言奏上部議革職未半年　上特旨起用爲福建漳州府知府漳俗强悍胥吏千餘交結大府家奴勢力出長官上有吳成者設局誘聚少年淫博聞擊即寘公半夜開門出召徼巡三四輩突入其家擒治之合城歡呼鄉有華封村離縣一百里民納租赴郡皆不便康熙間太守某請設縣丞駐其地督撫批准至公到已四十餘年尚未具奏詢其故以設官則胥吏無權故爲所格也公再具詳又爲藩司所駁文書不下府而直行縣公大怒嚴訊縣胥得其交通狀乃詳請治罪而設官對村至今父老嘆曰微金公來我輩將奔馳道路死矣乾隆十三年春閩省旱斗米千錢大府檄公平糶公計府縣所貯穀止十六萬石而新穀登場尚早慮其不繼乃先勸富家出糶給印紙令商人赴糴於豐收處又請寬臺灣米入內地之禁一面開倉出糶而羣穀畢集民情帖然其他修文廟樂器增書院畜火皆次第舉行前明燕王之變有漳州陳教授某率諸生六人殉節明倫堂舊祠蕪敗公葺治歲祭以黃石齋先生配享焉十四年遷臺灣道二十一年補陝西鹽驛道署布按兩司事二十九年調浙江糧道與巡撫熊學鵬抵捂奏其迂緩不任事以原品休致在家十年而卒年七十三子四人

吏部侍郎留松裔先生傳

公完顏氏名留保字松裔滿洲正白旗人康熙甲午舉京兆辛丑會試總裁李穆堂先生用唐人通榜法落第者不平聚噪馬首爭投瓦礫堵其門　聖祖不悅命　雍親王檢閱落卷奏公文佳遂　欽賜進士入翰林次年　雍親王登極即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也三年中驟遷侍講學士充日講官起居注再加　經筵講官遷通政使禮部侍郎署掌院學士雍正六年廣東巡撫楊文乾與前總督阿克敦不相中奮劾其侵用海關稅銀與所屬司道方顧瑛官達李濱等朋黨爲姦　世宗命公馳驛會同總督孔毓珣辦治行至半途楊文乾病亡又有人奏阿某與方官諸公彼此慶賀張飲觀優　世宗震怒　詔公一并嚴審且痛責孔督縱弛失察之罪孔惶悚無措即召阿公具三木以待公不可曰公與阿公先後總督也匣印猶溫一旦以重囚待之褫其靴露其足於心安乎孔疑公反言相試俛首禁聲但云公意云何公曰我平日與阿某無交但禮稱貴貴爲其近於君也阿某官階一品貴近君矣辱大臣即辱　朝廷大刑宜緩孔曰然則何以成讞曰向例審事先大員後小員今日審事當先小員後大員先問知府問司道最後

胥問大員之家奴則衆情俱得而案已定何必刑及上大夫然後成讞耶孔曰倘 皇上知之奈何公笑曰公何所見之晚也天威不違顏咫尺我輩爲臣子者一言一動豈可希冀 皇上之不知而縱意妄爲哉今日不刑阿某 皇上知而問我我即以存國體對 皇上聖明必能鑒恕倘有不測留保以一身當之與公無干孔即出座下階三叩首曰吾今而知先生眞君子人也除敬服師事外尚復何言旋訊明所揭數條各分虛實擬罪奏 旨依議阿公後官至刑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今巖廷公相名桂者其子也雍正七年 命督建闕里文廟九年 命監修江西龍虎山上清宮乾隆四年今 上命查看蘇古三處軍容五年奉使盛京收糧公往來勘歷不下七八千里所到必有日記書其山川要害士俗華離爲治理張本又必賦詩推廣風化之情昭彰元妙之思歷唱皇華不知勞瘁然積年蒙犯霜露車殆馬煩而公年力漸衰鬢亦皤皤老矣晚年以吏部侍郎調工部乞病閒居自稱慵緯老人又十餘年而薨壽七十七公風神蕭靜弱不勝衣造次必於儒者遇大事則神識超然屹不可動 世宗方崇修寺廟時直隸知縣某有盜逐僧道出境者奏 旨拏問公奏僧道皆無告之窮民寺廟皆養濟棲流之院落 聖上所爲即文王視民如傷意也彼腐儒學究何足以知之 世宗嘉公能識政體怒亦旋解縣某從輕治罪公在浙時 世宗批摺尾云朕聞汝尚無子汝在浙可買一二婢妾回家織造隆升以女子奴奴贈公世傳奉 旨取妾如此寵榮古未有也公三歲喪父四歲喪母庶母 氏守志撫孤公亦孝敬出於天性身貴後奏請旌獎 馳封一品夫人幼年氣盛常易生嗔太夫人屢折箠戒之及長使於四方跪太夫人前乞一杖交蒼頭曰嗣後我倘不戒於怒汝即以杖示我蒼頭如其言公每嗔喝見杖必悚然曰母在斯怒爲之平其純篤如此公初艱於子嗣晚年得子松筠娶夫人鍾氏繼配冉洛氏

論曰昔人稱舉主之恩重於座主故何也座主衡文務滿額數所取俱暗中摸索不知誰何之人非眞知己也若保薦一人則其人終身行爲與薦主息息相關非知之深不敢形諸章奏且極多不過一二人故知我之恩同於生我宜也余己未會試出公門下壬戌 上命大臣保薦陽城馬周一流人公命枚擬時務奏疏一通大加矜寵即欲以枚應詔疏已具矣枚適外用竊得薄俸以養親苦辭而出事雖不行然公業以座主而兼薦主矣恩較他弟子爲尤深壬申余病起入都謁公於里第赴陝拜別公投杖大慟枚亦悲不自勝其時公年高彼此未必再見故離訣捨袂別十年而公薨至今又三十餘年枚歷思採公事爲立傳以文報德而公門戶凄衰求不可得心常缺然幸近年受知於奇麗川中丞中丞姊夫趙碌亭先生寄公自作年譜來枚欣然執筆雖事跡無多枚亦年衰才盡而寫宣梗槩後世觀者或想見賢人事業焉嗚呼公門下士三百餘人零落殆盡枚年亦八十矣隨武子雖不可作而由也升堂業已將近公九原有知其轉悲爲喜也夫

此傳成後二年碌亭先生又寄公年譜及自省錄來覺尚有逸事應書者守 泰陵時禮部郎中官福請曰祠牲芻豆錢太豐盍奏請核減以博 上懽公不可曰 天子富有四海 山陵乃萬古烝嘗之地汝以一人之小見而欲損 聖主之孝心可乎曰恐他人斫喪必生物議奈何公曰吾與汝約牛羊肥汝不食以芻豆錄汝功牛羊瘠汝雖食以芻豆治汝罪汝問心而已何懼於人言聞者悅服在戶部時織造某請征已免關稅飯貫錢公不可曰關吏巡攔亦百姓也君欲屯膏則此蠹必虐取諸商賈矣又有請裁河東總河者公不可曰當初設立總河原爲南北不能兼顧故也一旦廢之所省廉俸幾何耶向例旗人有負官項者死則免有縊死者出差死者先後牒部部以爲疑公曰縊死出差均死也例俱應免有何疑耶向例兵出征官賞棉甲凱旋繳庫公請即賞本兵不必再繳公大旨總在損上益下以養民固邦本爲務其他如請關稅羨餘以賞八旗增汛地兵糧以防盜賊寬諱盜處分免民之不敢報盜留鎔耗羨使吏胥略有贏餘雖奏上有行有不行而公之忠誠遠識亦可概見云

禮部尚書姚公傳

公姓姚諱成烈字中甫號衷岫浙之錢唐人世有積德曾祖樹齋好施捨有南陽樊氏之風公以戊午舉人乙丑進士補文選司主事累遷至山東道御史禮科給事中出爲常鎭道調江安糧道授安徽按察使江甯廣東兩省布政使巡撫廣西湖北入爲禮部尚書年七十一薨公性惇厚行安而節和自居家以至臨政一以仁慈爲務山西大同甯武等處例納丁糧有木戶故絕者累里族代償公奏請飭撫臣核明了未歸地之區就人民實數均攤完納 上可其奏積累一清運弁朱對之兄某辦鹽斷課部臣慮寄匿對家檄訊甚嚴或請褫其職械送京師公不可曰對寄匿無實據未便先褫其職命入都與兄對質可也漕帥楊文恪公熙公能識政體粵省倉支給旗營兵米有扣除餘留者五六年間積至二萬餘石倉米紅朽而民間翔貴公奏請出糶歸後積至萬石者允其出糶一次奉 旨允行官民懽呼公雖姝姝煦煦持齋禮佛於蟲蟻不忍妄傷然頗能持法安徽富人某隱納逃婦事發輸作鬼薪中丞將許之贖公不可曰恃財爲惡不可寬也有雇工彊姦主婦其家掩執交僕送官姦者誣與主婦素有姦僕人怒毆殺之有司以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擬罰公不可曰彊姦主母反敢汚衊此罪之決不待時者不得以擅殺擬也粵犯李萬春逃至桂林總督李公奏公往辦不逾月而萬春父子就禽人俱疑公強毅與平素柔道不合公笑曰非義不能成仁此孟子之所謂以生道殺民者是也公所到處一切考棚書院橋梁渡船登時修舉遇蠲除豁免之案必迅速詳題如逋負之在身計在江甯湖北兩粵任內請免坍荒沙壓碱廢諸田數千頃又請豁免凱旋已故兵丁借領行裝銀萬餘金俱蒙報允先是廣東鹽埠係浙江江西兩省商人辦治日久商貲欠課脫逃當事議令本地富民承認致有姦商攫其貲詭稱疲敝請替者公謂轉運秦公曰商人辦鹽數代矣習知利弊猶且消耗今忽責之於局外之人是驅之破產也愚見宜令富商協助疲商彼皆平日彼此洞知虛實者既可調劑贏縮又可免其推諉秦不能用已而有控部者 上命大臣核覆官商伏辜秦公嘆曰悔不聽姚公言致有今日也公內行淳篤凡昆季從子戚里鰥寡皆扶持內外無間言有記室某屈於才每創稿公必削改或請別爲之以省己累公瞿然曰若老矣非我羈縻若知其才屈而以爲諸人晨夕友以便己也留之八年至內召方已其用心如此子三人嗣震嗣惠嗣懋俱經明行修克世其家

論曰余與君同年生同肄業書院同舉孝廉交五十餘年知公最深自幼即聞公常勸人充無欲害人之心其素矜清尚可想見雖時際明盛恪恭奉職無所顯其才而能任眞推分善氣迎人使雖事之長官雖馴之亦民皆齊其心約其口帖然悅服唐權文公薨天下泣且弔曰善人死矣如公者殆其人歟

方君柯亭傳

敘奇行易敘庸行難古今文人都操此論然而庸德庸行聖人所重故曰中庸不可能人果能於倫常日用間爲人之所不能爲則庸中之奇又何嘗不毿毿壁立耶吾於方君柯亭見其人矣君諱源聚字函光號柯亭古歙人也生而孤露事親孝行己義家業先豐後嗇或爲君危君慨然曰窮通命也素位而行道也吾何容心哉早廢舉子業貿遷有無稍稍自立便賙人之急鄉黨義舉赴之若熱辛未歲大饑君出境購粟還鄉平糶賴以存活者無算同產六人其季早亡兄弟析產時君又慨然曰孀嫠撫孤儼然子立薪水殊艱我丈夫也自食其力安用祖宗餘庇耶遂捐所分田產全以畀之嗟乎仁義不行鹿鳴興刺今之人往往爭一缺口盂折足几兄弟勃蹊者比比也即史載薛包分家奴婢取其老病者田廬受其荒頓者流稱古之賢豪然彼猶有所受分非脫手不取也以君相較其義心清尚不更超越古賢也哉至於葺琳宇修浮圖又其末節餘行不足爲君異也君以捐修城工議敘主簿年六十而卒子五人名如川者九歲能詩以文噪於時今年就試金陵鍋喙纍百螺上鐫隨園先生著書之堂曰昔韓昌黎能文求傳志者輦金幣如山如川家貧無能爲役故辛苦攜烟爲先生潤筆爲先人乞傳余嘉其意而不忍辭也

論曰傳記之體有敘無斷嘗謂蘇子瞻作溫公神道碑以一誠字相貫串是溫公論非溫公碑也然亦述

少不得不以議論行之太史公敘屈原伯夷參入己波方有意瀾回折余書方君亦此意也

小倉山房文集卷三十三終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十四

帆山子傳

錢唐袁枚子才

眞州有逸人曰帆山子性迺宕不羈雖稱弟子員非所好也讀經書悉通曉卒不爲先儒所囿嘗曰漢儒泥器而忘道宋儒捨情以言性皆誤也今試策士而問之曰何謂仁何謂義對者瞭然無所乖舛再問之曰梲巖若何形壞臂若何敷識者長然罕同紛起何也道有定器無定故也或下一令曰途遇彼姝乎覩者皆受笞者必多又下一令曰歸而家能毆兄者妹者賞受賞者必少何也一情中所有一情中所無也善爲學者務宣究大義而順人情以設教其持論快徹大率類是余每至邗江必招與俱帆山知余之好之也搤擥而談汩汩如傾河聽者舌縲口呿不敢發一難尤長於說往事敘先賢遺迹凡可喜可愕可嗢噱絕倒者騰其口抑揚而高下之譏態極妍雖優施之假孫叔敖李龜年之談開元天寶不是過也身短而髯圓面終身布衣家無擔石氣象充充然不類貧者逡巡有恥遇人無町畦假館某某家倘不可於意色斯舉矣居常不蹙襪或戴道士冠挂麈尾幅巾几上羅列觚稜圖書琳環小器精狹零星手自摩挲雖匽溷所必折聖歸滌纖塵不留見美男子則媟然意下自往而足欲隨或先之笑曰吾何與哉易稱見金夫不有躬聖人詔我矣其風趣如此姓丁名燉字周南帆山子其別號也先世陝人學第五倫販鹽來揚州卒致折閱年七十四而終

論曰莊子有人貌而天之說帆山子眞氣浴然蓋近乎天者也聞臨終預知死期奉其祖父木主埋先人壠中而以所玩器物盡貽朋好拱手而逝自稱無方之民其自然矣其執友江畇香素敦風義有友五人哀其無後每逢寒食輒具雞黍紙錢設位祀之於江上之延生佛舍帆山其一也蓋即宋玉招魂望人於我殯之義嗚呼仁哉

蘇州督糧同知曾公傳

西江有篤實君子曰曾曰琇來宰上元與余爲忘形交通家往來事吾母尤敬母年九十餘時坐板輿赴君署飮酒觀劇已而遷任蘇州夫人來別與老妻泣下甲辰春余赴粵東過南昌訪君則頹然衰矣須扶曳乃行而家貲益匱又二年接訃知君考終嗚呼吾母亡十餘年矣每一見君便思吾母今君亦不可見而君之高義終不能忘常思作傳以永君苦不能悉君事迹悵悵悒悒於懷適其孫懋相過江寓細詢之幾得其失官得官之顚末而其他則郎君年幼亦不能舉其辭也君以流外官爲瀋陽尉膺卓薦遷福建莆田縣丞權署灣縣事有黃教者以盜牛犯案君杖而遣之適甯人林椿與縣役吳經冒一嬰有隙遂誣控經與黃教謀反兵器悉貯經家君親往搜捕杳無蹤跡隨訊林椿讞吐實情遂以挾仇誣陷申牒大府未兩月黃教又盜牛懼捕聚衆三百人張旗爲亂巡撫鄂公大驚特劾君庇逆當誅會鄂公有他事爲將軍所奏　上怒曰曾曰琇以縣丞署令事尚不可隱逆賊情汝爲巡撫乃聽內地人民爲賊擄去竟不奏耶其時君已擅動帑金募村民擒黃教斬之而鄂公亦已去任新撫來深知公冤然狀其奏則從前承辦諸大員俱干嚴譴乃授意勸君誣服君性仁慈不得已伏辣縱之罪新撫以縱逆斷帑擬絞具奏奉　上諭曾曰琇爲殺賊動帑非尋常侵蝕可比且其才似有可用著送部引見君見　上叩頭謝恩遂蒙　恩發江南以知縣用補上元令嗚呼公老吏也就罪科罪不能預知日後之爲亂又仁人也不忍人而自忍捨罪已以救同官此其心自分死矣學矣爲無全理矣況以兩巡撫劾一縣丞如風掃落葉耳而所縱釋者又叛迹昭然雖萬死固當即至愚人敢希意外之恩哉乃初參時　皇上不允再參時　皇上加恩　聖天子之聰明睿知千載難逢而君竟身逢其盛道路聞者皆捫揣不到爲之舞蹈流涕而況君之身受者乎君抵任後自言刀鋸餘生萬念俱灰惟有勉爲循吏以報　主恩養廉外絲毫不受重門洞開且細必親爲政清而能和交友推心置腹愉愉如也制府高文端公薦授蘇州督糧同知凡三年以老病辭官卒年七十有八

贊曰余老且病遇人有傳志之託輒愁眉惝於君若有所不得已於懷而百計以求其事迹得君孫數言如獲奇珍急急書之然則君之爲人亦可思矣

禮部侍郎海仕金公傳

公姓金諱甡字雨叔號海仕其兄虞故宿學也人稱長孺先生教公爲文溺苦不休夜臥轉側時聞諷倍生有至性母患腹疾公以口熨臍　嘯呵之疾遂平舉　世宗元年鄉試　今上七年會試　廷試俱第一授翰林修撰遷至正詹內閣學士禮部侍郎三遷　御試皆　上親擢冠首受知最深以故衡文之任重疊委用凡典試廣東江西山右者三督學安徽江西分校禮闈者二或未散館未撤棘　寵命先下或許持節便道上家皆異數也所蒞慮嚴關防減夫役飭條約卷雖冗雜必手披而目及之往往搜得遺珠爲幕府補過或生童文字未協代爲改削如訓子弟然有破黜之人捧落卷而感泣者　上命公行走上書房課　諸皇子前後入直十有七年卯入未出凝勉勤慎從無休沐之請遇事納規忠心拳拳緝承華法戒一書備　青宮觀覽壬辰秋趣　駕熱河馬驚墜地　上慰問者再遣醫治痊次年五月入直冒痛借作中使扶歸具疏乞休　上許之出都時　諸皇子不忍良師之去握手欷歔賦詩贈行問承華法戒書成否同僚及門下士餞者麻集車馬駢闐供張塞路大司農王文莊公見而嘆曰吾輩異日出都得如是光榮足矣先是公奉　命祭南海適公子三吾知篆翁源趨延侍奉士論榮之少苦家貧通籍後依然儒素每食一簋鬱肉濡脯不以爲嫌任學使時皖江舉祀故事給貧生外皆因公開除公盡封其餘交提調備修文廟其廉儉蓋天性也然於濟困扶傾之事慷慨仔肩內宗族外師友周恤倍至歸座主仲公永檀之櫬纖世好怡寶鄂公之䘮葬故交晚菘居士之四代八棺見義必爲無絲毫顧藉　予告後掌教萬松書院生徒來不冠不見曰吾教之以禮也雖篤老而纂思奮筆終日孜孜春秋佳日與鄉里耆英爲五老六逸之會嘯歌湖山殁年八十一所著清語錄十九帙史漢評林訂譌若干卷詩八千餘首子三人

贊曰枚生八歲即識公開豁欽若天人後入館閣先公一科及公侍直　禁廷而枚已外用五十年來未由霑接但聞公愛枚文向人口之不置歲後長君奉公遺命具狀乞傳余敢不表章前哲亦以報知己哉客春遇公次子三俊於蘇州爲枚校詩集指示誤用漢書北史二事想見公趨庭之教所貽謀者遠矣

邛州知州楊君笠湖傳

雍正間西林鄂文端公作蘇州布政使設春風亭招致四方賢俊如沈歸愚華希閔皆以耆舊見重而以十四齡童子與會者惟楊君一人君名潮觀字宏度號笠湖常州無錫人生而沉默寡言秩秩見於面目以乾隆元年舉人歷宰晉豫滇南三省遷知四川簡邛二州再調瀘州年八十終君在官凡三十餘年正署一十六任覆勘額頟一以視射擇物爲務在文水值五年編審之期歷年徭役不均君親加區別除鰥寡孤獨者千餘人常過杞縣有男婦百餘焚香跪道旁鄉保指曰此公所活氓也君愕然鄉保曰公不記某年開振歸來一案乎大府不准報銷此輩皆公捐俸所活氓也亡何長子掄舉進士而公奉調瀘州年逾七十初志不欲往旋聞瀘大饑道殣相望慨然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即到官礪殺檢校一切在官閒款分設三粥廠令男婦各隨地坐給籌以杞之換票以出之在瀘不滿百日凡活五十九萬七千人矣日吾事畢矣即以老乞歸其燮學爲善皆此類也然君亦非偏於寬慈者因縣獄訟債與君預示審期立限拘集赴訊者晨到午回民間號楊半升言案結無需再食也廬州散振有棍匪率百餘人夜破廠門擄食君追擒之斬爲首者一人衆遂帖然河南布政使蘇崇阿查振問有濫否曰有有遺否曰有蘇怒厲聲曰又遺又濫何以爲振君曰口稱無遺濫而心不自信故不敢欺公蘇曰然則汝有可信者乎曰有官無侵吏無蝕是可信也蘇嘉君言之誠慰勞而去君以古賢自期與今之從政者格格不入河南災奉檄辦河料二百萬君頻蹙曰野無青草何能辦料即牒民疾苦求免儀而有旨會來者曰君痴矣此是上游知

君[illegible][illegible]有累故特多其數爲君生財計君不解乃固辭耶君笑曰吾誠不解亦卒不問其作何解也君嘗自言居官信心而行投艱不辭理繁不亂然往往有未慊者在杞縣回署求振者麻集有一人裸而擧市隸人逐去次日早出已死深雪中濕州營兵借穀所送冊漏造防汛者姓名續請而君病竟忘補給以此二事時時抱憾嗚呼今士大夫乘堅策肥知有己而已視民若秦越人之不相關君能仁其民而過後猶欿然若不足此其行事居心豈凡所及耶性無嗜好惟耽音律愛花竹在邛州得卓文君妝樓舊址構吟風閣數椽吏民上壽者令各種花木一株取古今可觀感事製樂府數十劇付梨園歌舞以落其成七十生辰與夫人重行合巹之儀兒孫捧觴上壽撒帳坐牀號白頭花燭偕老新聞古無有也所著（原缺二字）若干種（原缺二字）若干卷夫人孔子掄官太平縣令次子搢歲貢生

贊曰君與余爲總角交性情絕不相似余狂君狷余疎俊君篤誠余厭聞二氏之說而君酷嗜禪學晚年戒律益嚴故議論每多抵牾然君居家聞余至必喜在邛州特寄金三百屬置宅金陵將傍余以終老歿後其子掄以狀乞傳莊子曰仁義之人貴際際者大德不踰之謂也古之人游夏交相譏曾晏乃合傳雖異猶同其卽君與余之謂耶

吳縣文學蔡君勉旃傳

乾隆己亥秋余遊洞庭觀荷於消夏灣愛其桑麻鋪紛山幽而水清知必有隱君子家其間弟子徐心梅爲道蔡君涵虛閣可遊遂叩其扉君外出見其子子範修然自東入風可愛今十有四年矣心梅以狀來曰蔡君業已委化願其行義甚高望先生爲傳以永其名余舊史官也闡幽之責其曷敢辭謹按君姓蔡名璘字勉旃以太學生居洞庭山東蔡里生而醇粹通識懿文遊楚賈遷以其贏奉高堂恤孤穉常過湘潭見楚人以菁茅構舍多罹攸之災爲置水龍激射行火所燬輒風頓息鄉人之不能歸塟者爲謀碑窆以掩諸幽光重諾責敦風義有友某以千金寄君不立券約亡何其人亡君來其子而歸焉其子愕然不受曰噫無此事也安有寄千金而無券者且父亦未語兒知君笑曰券在心不在紙而翁知我故不語耶君知卒與之發而致之嗟乎人心醨古動稱三代然而周當極盛時卽有質劑二字載於地官司徒篇鄭註以爲今之書指券也先生距周二千餘載而行事宛肖乃在黃農虞夏以前猗歟休哉卽其寄金之父之子亦賢乎其不可及也已鄉人以此重君凡遇疑難事從從然爭來就決入指消夏灣爲高陽里云卒年八十有三

論曰君有子勝燮然之志無江左虛勝之風較漢之獨行則行已純比周之逸民則濟物廣謀所位置其在楚國先賢襄陽耆舊間乎

九江府同知汪君傳

君諱沂字魯濱號少齋世居休寧四都之汪村君生而恬定嶷嶷自立有毅紀之節初攻擧業念贈公錄留遷吳閶傫然隻身乃投筆以從凡所料簡操其奇贏輒倫畁赴若魚龍之趨大壑贈公奇之歎曰以汝才移之治民報　國不亦善乎援例得九江府同知權臨江府事當是時奉新安義兩縣民爭洲前吏不能決積牒山齊大府檄君辦治君甫往勘姦民虎而冠者糾集千人鬭然蜂擁咨以脅君君曰今日往勘未分曲直汝等倘張欲爲亂耶命健役縛渠魁荷校以狥衆陰喝不能聲登時解散君持弓尺親履畝加丈鈕組錄要爲之區分無黨無偏兩造讋伏德化縣蘆屯屬羅界址不淸軍民互控君鈎考隱晰以片言剖決立定峽江蕭某身亡族人涎產爭繼獄訟數年不決君爲處分安其遺孤大府聞之喜曰非盤錯不顯利器我固知數大事非汪某不辦今果然矣具疏請實授適丁母憂服闋不起有惜君才勸再出者君曰孔子稱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何必腰金紫搖干旌然後以爲光榮哉於是里閈之間修廢擧墜凡鄉鄰疾苦田畝旱潦悉引爲己任厚村有路爲休歙通衢山溜衝齧砂礫壅鬱春夏之交行者跛及君發銀石隄百餘丈靡金錢千緡工捷且固邦之氓雨袪高踰而來者從從然魚貫而行歎曰微汪大夫之

功不及此先是臨江屬之淸江有舊隄護田久而陀隊君捐俸修葺而月告成收穫畝一鍾君生有至性友愛尤篤諸昆先後凋謝晚年季弟洪又疾篤君在吳聞信馳歸已不及視含殮慟傷毁殃殜成疾戚誼中有來睚詬者勿輕諾諾則必踐或有過則隱諷而曲諭之冀其改悔改後相待如初以故猾子驁夫靡不懷然意下論者以爲東漢獨行傳中人不是過也歿時神明不亂訓兩子如平時教以行仁履禮詢明日期呼水盥沐而逝年七十有二　覃恩誥授奉政大夫晉階通奉大夫三世皆贈如君官先娶王氏卒再娶吳氏簉室方氏子三人長曰穀次曰穟皆卒三曰秉孫五人俱皖皖力學秀出班行不愧爲石家風云

舊史氏曰南史有言山林之士能伏而不能出功名之人知進而不知退性各有所偏也惟宏通碩士能審時度己而出處皆宜汪君犖犖大才治民獲上方有無窮之聞乃祿養事終逌然遠引家居二十餘年章聞揭和感孚遠邇明道若昧進道若退若而人者豈古寡哉

汪存樸先生傳

先生姓汪字衛南號存樸徽州休寧人生而敦敏皖皖束修與俗寡諧亦不立異識其儕偶人接之如臨春風事親孝瞑意承旨雖一湆臡一滫瀡必手滌以供當是時尊人上閒公治業毘陵先生隨侍居亡何上閒公還徽道出棠邑以暴疾亡先生見星奔赴卒不得視貝含柒毀欲絕者屢矣以太夫人在堂彊進溢米家五昆季先生居中自毀齒至髮有二色耦居無猜及鴈行相繼殁先生以爲己戚撫孤者安之絕者續之幼稚者教督之門以內人亡如未亡也一切走進錢通諸雜事獨自筦權雖家居能料簡千里外盈虛事圭撮不爽以故所業日豐推其餘羨猥仁粟以次第擧族有宗祠久毀剝矣先生就其基而恢宏之潤枯給乏由親及疎靡勿周遇金穰木饑之年則散廩米之饒鋪平道路之陁隊購珍貴之藥物拯濟甚廣國之人僉以手加額曰賢哉汪大夫吾曹雖捐頂踵其何以報耶性無他娛惟蒔枕圖史手一編恐暑圊閭或摘書中芳言懿行作家語勗子姪及戚里閭者多感化爲年六十三卒循例得知府銜[illegible]　覃恩三代皆贈如先生官子二人長穆次和俱好學能文世其家

贊曰古君子泥蠖澤物不必仕於朝也若漢之陳仲弓王彥方終身不仕而佷子戾夫聞風胥格豈非以其章志貞教抱殷勤之心哉先生行義與兩賢同未紵銀黃亦與兩賢同然而受　聖朝寵榮晉階通奉大夫較之古人豈不偶然其又勝耶想彼逢衰世而此逢　聖世故耶

鮑竹溪先生傳

乾隆乙未余過眞州同年沈椒園㢘使以所撰同老會序示余同老者六老人同庚爲會以聯昆季之歡也曾主爲鮑竹溪先生余心欽遲之苦孺悲無介末由修士相見禮今歲乙卯矣余小住邗江先生之子志道以先生行狀乞傳余不禁瞿然斂袂而起曰有是哉二十年前思見之人不可得見今因交其子得見其事狀是不見先生猶見先生也竊吾筆以永其人舊史官其奚辭謹按先生諱宜瑗號景玉一字竹溪新安棠樾村人世爲望族先生生而醇粹幼習四子書聽人講解憬然夙悟侍母疾竊豐夜不出塾師疑其憚於勤訶知其故乃異目視之亡何生母不祿太公與繼妣在堂家貧甚先生出賈於外歲終必衛風雪歸具甘旨爲堂上歡昆季間辭隆就窳有無通其愉愉如也先生爲人胸無罣礙諾責必踐見義必爲晚年子志道善經紀家業漸裕先生益得行其志凡有裨於鄉黨戚里者赴之若嗜欲之切於身先是宋元鼎革間族祖宗巖翁孫路遇賊刼父子爭死賊義而兩釋之又有名邦燦者亦以孝稱村故有二坊曰慈孝曰孝子歲久傾夷先生葺治如初里中大母塌嗇水溉田亦漸淤圮先生並無升種在焉而亦爲之疏瀹宣流歲以大稔嘗曰爲善最樂安得倣古人置書院以育人才置義田以贍宗族乎易簀語語猶訓志道曰兒能繼我志勝椎牛而祭我也志道泣而志之以次第擧行先生卒時年六十五恭人鄭氏未捽來歸值先生未得志時拔敘市穀勤針黹以[illegible]雖然安行仁義不以亨屯介懷送子顯書必以

一師曰吾欲其教之專也歲饑鄉豪出穀平糶勿許兒獨往曰貪此便宜必損男兒志氣矣其識大體如此先生子二女一以子志道貴與恭人同受　誥贈如其官

論曰漢書翟宦至丞相史不習一字而張長公黃叔度終身一布衣傳名千秋其故何哉蓋君子在上則善其政在下則善其俗遂古以來未有無所以然而能成名者如竹溪先生之里俗交推敦善行而不息其張黃之流亞歟目論者謂志道料簡禹爽才流經通爲上游所器重故能恢宏其聲光而不知皆先生之積善貽謀有以基之也闡志道業已饒益而先生儉約如初猶時時以訓詞相勖悲可謂大行不加之君子矣惟是鄭恭人年逾四十遽以考終未享一日養堂之奉是能瞑目於泉下而不能伸眉於生前宜先生之終身無蒭媵而志道每一念阿孃必涔涔泣下也所謂爲善必報而天道無全功其信然耶嗚呼

三賢合傳

奇中丞生父姓黃名惠色與荊副寨勒交好寨老矣時以無子爲戚惠公慰之曰君無憂我有二兒今婦又有身若雄也即以相畀已而中丞生甫免乳即褁文葆抱交寨公翻曰嗣後兩家僕媵俱禁聲慎毋洩露使兒知寨公夫婦教養中丞愛憐倍於所生至十六歲懵然不知爲惠氏子也亡何將應童子試寫履歷寨公瞿然曰吾嗣絕不可改祖宗以欺君父誘中丞與遊闖入惠公家指惠公曰此汝父也吾非汝父也今送汝還父惠公驚失色中丞愕也寨公即告所以還兒之故且曰兒貌英秀大資超絕必腰銀艾我福薄不足以當遂與惠公各以一童子推讓者再言畢躍馬馳去中丞無如何仍歸宗應試旋中進士作刑部郎中外遷至臬使布政使而寨公夫婦相繼殂歿中丞感養育恩欽欽在抱嘗於元旦默禱於天有可以面奏之日必求所報乾隆五十七年授江蘇巡撫入覲謝恩畢奏曰臣乞　主上天恩即連叩頭淚涔涔幾不能聲　上愕然曰汝求何事而急迫若此曰臣有二父　上大笑曰父是何物而可以有二耶中丞備述原委請以本身應封之典貤封義父兼請以第三子麟繼義父爲孫　上曰汝具摺來但異姓請封繼嗣部議必駁待議上朕自有處分中丞摺到吏部引例駁奏　旨著加恩照所請行

讚曰惠公之仁寨公之讓中丞之孝三者皆東漢獨行傳中所希有也論者稱寨公爲最難何也譬如鄰有嘉樹代爲辛苦蘊植者久矣正將纍纍結實矣一日還其主人於心遑能恝然乎至於日後中丞之貤封繼絕皆非寨公初心所能希冀而逆料者也寨公眞古賢哉然惠公能知寨公之賢而忍割毛裏之恩締其烝嘗因明生誠談何容易中丞圖報禱天果如所願方知　皇上即天也先天而天不違聖人之言於斯益信且人但知中丞之孝寨公而不知即中丞之孝惠公蓋體惠公不忍絕其友之後而以己子爲彼孫是即惠公未竟之志而行之事也善繼善述惠公九原有知亦當稱孝三賢所爲於世道人心皆有關係故備書之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百世之下可以觀可以興矣中丞名奇豐額滿洲正白旗人

香山同知彭君小傳

君姓彭諱翥字竹林雲南大理府進士選廣東封川縣知縣調香山乾隆四十九年春余寓端州彭君來見執弟子禮甚謹其人秀羸多能賓賓然一舉子也所著詩甚多頗得唐賢神韻別五年音問亦不時接忽一日見訪山中帽曳孔翠翎襜襜盛服而至余驚問所由方知立功海外裁入　覲歸五十三年海賊倘張有號平波大王者率衆爲寇福敬齋公相總督廣東調水師營兵出海擒捕飭香山令辦軍需半年不獲一盜將弁無以自解反造蜚語誣君供張不周器械朽鈍福公怒召君入厲聲曰汝闒茸不任事雖文官我獨不可以軍法從事乎出諸武弁密揭示之君神色不變但申明香山小邑所辦糧餉業費三萬餘金所以久而無功者緣武弁退縮不能軍之故公相默然顏稍和公知兵事不可以口舌爭也即奮曰翥願解任親往擒賊公相莞然曰汝孱弱書生果臨陣得不被賊靴尖蹴倒乎曰翥非手打賊也乞公相賞精兵二百聽翥指揮必有以報公相許之君歸設捐俸支給造戰船三隻料簡槍砲火藥貲費糗糧犁然備具翥知後且來儆兒戎服出盼諸武弁以爲迂且妄無不匿笑者君禱天妃廟乞風舟中忘帶鼓即

借廟中鼓聲之以壯軍威次日黎明風果大順君徑出海口公相命諸武弁會剿相遇海島中武弁搖手云風雖順少頃即轉官艘行或云今日反支日也不利行師或云海賊出入無定須探明所在巢穴再往君毅然不聽飽餐士卒揚帆竟行行百餘里遇盜船二隻發砲擊之殺十餘人賊久不見官兵突出不意駭乃遁去君知數日內賊必聚衆來乃入島約武弁一齊出洋衆武弁亦媢君之先得功也唯唯聽命翼日君見風順霧消開船出果賊船八九隻從上游來初猶逡巡欲避繼見官兵少乃持旋直犯發砲擊之閉君知賊以穢物相厭勝也殺黑犬取血釁砲砲果發適大軍亦至擊破賊船賊盡落水千百賊頭出沒海面如浮瓜然反向官船號呼乞命君命以鐵鉤拉起之而以長繩彙縛之纍纍然魚貫者七百餘人解督轅請示公相大悅飛章入奏奉　旨彭翥著賞五品頂帶送部引見授湖南岳州府同知福公奏留辦善後事宜仍補瓊州同知權知府事

贊曰古文武無分途然郤縠悅禮樂敦詩書左氏以爲美談幾幾乎有欲分之意吾門下文士多武功少彭君亦文士而能立武功以張吾軍覺山林生色終以文弱故染烟瘴亡年幾及艾爲可悲也猶記君在粵闈拜別余厚餞之贈幣帛不受贈服牘諸不受但乞崑山徐氏九經解及他稗史唐宋人文集載滿船而去嗚呼此鴻覽博物之張茂先所以謚壯武哉

慶遠府知府印公傳

雍正四年　世宗憲皇帝詔天下督撫各舉孝廉方正之士江蘇布政使張公坦麟以寶山廩生印公應詔奉　旨發廣東以知縣用初署高州石城縣實授廣寧調高要再調東莞所到之地捕盜殺虎去其害民者修學校設書院拔其俊秀者不逾年民間外戶不閉人文蔚興乙卯四月黔省古州苗叛公趨告制府鄂公曰黔省軍與東西兩粵宜爲聲援但用兵須神速如雷霆震駭之可不戰而服鄂公以爲然即命參將某發所部介士鳴鼓張旗而往羣苗果潰東莞臨大海兩戍之守以虎門爲限癸亥六月海大風有二巨舶進虎門泊獅子洋鬈髮猙獰兵械森列莞城大震制府策公楞欲興兵彈壓布政使宮兆麟託公廟笑曰無須也但委印令料理抵精兵十萬矣公白制府曰彼夷酋也見中國兵興恐激生他變某願往說降之即乘小舟從譯者一人登舟詰問方知英夷與呂宋讎殺俘其人五百以歸遇風飄入內地篷碎纜斷下碇修船五百人者向公呼號乞命公知英酋將有乞糧之請而修船必需內地工匠略捉搦之可制其死命乃歸告制府及託公先遏糴以飢之再匿船匠以難之英酋果不得已命其頭目叩關求見公直呼之曰　天朝柔遠一視同仁惡人爭鬭汝能獻所俘五百人聽中國處分則米禁立開當喚造船者替汝蓬桅送汝歸國英酋初意遲疑既而商之羣酋無可奈何伏地唯唯所俘五百人焚香懽呼其聲振天制府命交還呂宋而一面奏　聞　天子大悅以爲馭遠人深得大體即命海門添設同知一員而遷公駐節焉居亡何番部咭噶哂入澳貿易英咭唎貪其利先後發六艘詭言來市陰謀篡取公察其姦探英酋將至命熟海道者導其船果起碇揚帆將尾其後公駕戰艦督水師營兵出海召英酋厲聲叱之曰若來何爲利人貨物將作賊耶我奉制府令若傷咭噶人即將爾國人之在黃埔者抵償若擄其貨即將汝貨之在牙行者抵償言訖揮健兒千餘披甲張砲環其船而守之英酋禁聲登時六船搖擄去而咭噶船早已安渡虎頭門矣當是時微公逆折之使其逞氣則二國兵交而中華亦受其蹌籍賴君任海疆久於諸夷種類支派某強某弱某狡某戇其地之山川形勢靡不部居別白於胸中以故先事預謀當機立斷終公之任海面肅然丙寅夏因前任失察開墾事落職引　見奉　旨仍發廣東補用順道還家省視先塋泣別昆季悽愴傷懷有林泉終老之思適粵督策公過吳強起之曰汝神明不衰尚宜出而報　國公感知己恩重到粵東補南澳同知陞廣西慶遠府知府再調太平粵西與黔滇接界民苗雜處有劫殺一案五年未得主名公到逾月竟兒盡獲會太平解引不銷又被議解任案已卸矣聞所屬都結州有冤獄公奮曰我舊長官不忍赤子覆盆下也即往其地廉得巨姦某向充土司頭目竊其印作祟乃突捕其家

搜得舜文底稿袖呈大府一訊而冤雪公嘆曰吾臨去猶能活數十百姓勝賜卓茂三公之服矣出城時一路老幼攀車轅嗅靴鼻者不絕於道公名光任字黻昌籍隸寶山生而伉爽與高要蘅令某交代知其賢代爲還課屢建奇績而絕不自矜歸後囊橐蕭然散步田野人不知其官二千石也所著有嫏新編澳門紀略等書

舊史氏曰三十年前余嘗宦粵託公四事即深知印公之賢心儀之久矣今秋其孫鴻經太史乞爲乃祖立傳讀狀方知公才流經通具絕大器識受知 聖明官至太守而屢起屢躓未竟其用然其長子嶽曾觀察吾鄉仁心仁聞聲施爛然長孫太史於余爲詞館後輩追述祖德通書往來仁孝可風昔人云文章有神又曰善人有後嗚呼吾觀印氏三世斯言信矣

徐靈胎先生傳

乾隆二十五年文華殿大學士蔣文恪公患病 天子訪海內名醫大司寇秦公首薦吳江徐靈胎 天子召入都 命視蔣公疾先生奏疾不可治 上嘉其樸誠欲留在京師効力先生乞歸田里 上許之後二十年 上以中貴人有疾再 召入都先生已七十九歲自知衰矣未必生還乃率其子爔載棺材以行果至都三日而卒 天子惋惜之賜帑金 命爔扶櫬以歸嗚呼先生以吳下一諸生兩蒙 聖天子蒲輪之徵巡撫司道到門速駕聞者皆驚且羨以爲希世之榮余舊史官也與先生有撫塵之好急思采其奇方異術奮筆書之以垂醫鑑而活蒼生倉猝不可得今秋訪 於吳江得其自述紀略又訪諸吳人之能道先生者爲之立傳傳曰先生名大椿字靈胎晚自號洄溪老人家本望族祖釚康熙十八年鴻詞科翰林纂修明史先生生有異稟聰彊過人凡星經地志九宮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勾卒嬴越之法靡不宣究而尤長於醫每視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與之作語其用藥也神施鬼設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憆心駭帖帖折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蘆墟迮耕石臥病六日不食不言目炯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搏證也先投一劑須臾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嘆曰余病危時有紅黑二人纏繞作祟忽見黑人爲雷震死頃之紅人又爲白虎銜去是何祥也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附子霹靂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湯也迮驚以爲神張雨村兒生無皮見者欲嘔將棄之先生命以糯米作粉糝其體裹以絹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任氏婦患風痺兩股如針刺先生命作厚褥遣強有力老嫗抱持之戒曰任其顛撲叫號不許放鬆以汗出爲度如其言勿藥而愈商人汪令聞十年不御內忽氣喘頭汗徹夜不眠先生曰此亢陽也服參過多之故命與婦人一交而愈有拳師某與人角伎當胸受傷氣絕口閉先生命覆臥之奮拳擊其尻三下遂吐黑血數升而愈其他如沈文愨公未遇時診脈而知其必貴熊季輝強壯時握臂而知其必亡皆所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其機警靈速皆此類也先生長身廣顙音聲如鐘白鬚偉然一望而知爲奇男子少時留心經濟之學於東南水利尤所洞悉雍正二年當事大開塘河估深六尺傍塘岸起土先生爭之曰誤矣開太深則費重淤泥易積傍岸泥崩則塘易倒大府是之改縮淺短離塘岸一丈八尺起土工省費而塘以保全乾隆二十七年江浙大水蘇撫莊公欲開震澤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先生又爭之曰誤矣震澤七十二港非太湖之下流也惟近城十餘港乃入江故道此眞下流所當開濬者其餘五十餘港長二百餘里兩岸室廬墳墓以萬計如欲大開費既重而傷民實多且恐湖泥倒灌旋開旋塞此乃民間自濬之河非當官應辦之河也莊公以其言入奏 天子是之遂賦工屬役民不擾而工已竣先生隱於洄溪矮屋百椽有畫眉泉小橋流水松竹紛鋪登樓則太湖奇峯鱗羅布列如兒孫拱侍狀先生嘯傲其間人望之疑眞人之在天際也所著有難經經釋醫學原流等書凡六種其中鍼砭利弊剖析經絡將古今醫書存其是指其非久行於世子爔字榆村繼志有父風能活人濟物以世其家孫垣乙卯舉人以詩受業隨園門下

贊曰記稱德成而先藝成而後似乎德重而藝輕不知藝也者德之精華也德之不存藝於何有人但見先生藝精伎絕而不知其平素之事親孝與人忠葬枯粟乏造修輿梁見義必爲是據於德而後游於藝者也宜其得心應手驅遣鬼神嗚呼豈偶然哉猶記丙戌秋余左臂忽短縮不能伸諸醫莫效乃拏舟直詣洄溪旁無介紹惴惴然疑先生之未必我見也不料名紙一投蒙奓門延請握手如舊相識具雞黍爲懽清談竟日贈丹藥一丸而別故人李碧溪迎而笑曰有是哉子之幸也使他人來此一見費黃金十笏矣其爲世所欽重如此先生好古不喜時文與余平素意合故采其嘲學究俳歌一曲載詩話中以警世云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十四終

書秦檜傳後

錢唐袁枚子才

宋至今垂七百年人但知秦檜之惡而不知發秦檜之姦人稱高宗害二聖之歸檜以和議迎合貿久相位是殆不然按高宗急欲迎二聖故屈從和議不得以是罪高宗光武曰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唐元宗返蜀肅宗不讓位檜智人也不必以此迎合或謂檜不肯負金人之約則更不然檜之喪心欺君父矣何有於金人謂檜樂和之逸憚戰之勞則又不然披堅執銳諸將當之檜坐享其成而已何所爲勞然則檜之主和者何也曰檜之不得已也檜欲帝中國耳蓋金人以劉豫許之也金人立張邦昌而敗再立劉豫而敗檜之才十倍於此二人故金以和議給宋而弛其守備以成立檜之計檜以和議給金而便其入寇以成自立之謀趙鼎在則和議不成岳飛在則入寇無益彼二人者其肯北面而事檜哉則除之而殺之亦檜之不得已也及其再起大獄誅不附己者五十二人蓄中國之事定矣不踰歲而金人亦大舉入寇矣檜不自料其死金人亦不料檜之死也檜既死金人奪氣采石之戰虞允文一揮而定使檜尚在天下豈宋有哉徽宗有玉帶值千金金主歸之或有吝色金主曰帶在江南終爲我物夫金雖強屢敗宋雖弱屢勝非恃檜爲應何言之易易也高宗始聞和議成二帝太后可返故屈己從之及知和議之非已爲檜所制搖手不得檜死曰吾今日始免檜逆謀檜之心帝固已知之也靖康元年金人求三鎭檜力持不可金人立張邦昌檜與馬伸爭之檜之前後迥如二人蓋始則但求富貴國利而已可與羈則覬覦神器國滅而已乃與歸時即倡言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中原歸劉豫檜目中豈有劉豫哉歸中原於劉即如金歸玉帶於宋也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檜靦然不以爲怪然則如檜者古之爲操莽而不成者歟

書張郎湖臬使逸事

公張姓名坦熊字男祥號郎湖康熙湖北辛卯科舉人發浙江以知縣用後遷至雲南按察使有善政初知桐廬時過柴埠有路死者頸有重傷吏請報虎傷掩埋可免緝兇處分公曰爲民父母畏處分而置民命於度外可乎命仵作驗明貼身布褂有小鈔袋扯落又見屍場有一人在衆人頸後不看屍而專看官心異之即喚二役隨到樹下更衣公徐步到山凹諭役云場上有一人穿藍色衣隱在人頸後聽我汝等可訪其人平日是否良善一人來稟一人仍尾之勿使逸去公再到場驗畢即命裝棺出山五里有一小村公佯腹痛要在此尋一寓所衆曰有土神廟一間無門窗多虎不可住公曰用大席攔遮何害即入廟二役來告曰屍場聽審者名郎鳳奇乃分水人歷年來此買栗子與死者同姦一有夫之婦事實有之死則役不知也公即帶郎鳳奇至廟問汝爲何把人謀死伏罪答曰沒有公命鎖押再訊仍到廟中密諭役曰汝尋一間房要前後各半間潛竊聽他是何言語又將其所姦婦人之夫係縱姦者亦帶訊送入兇犯同房縱姦者見而哭且罵曰你爲何帶累我犯人曰有我在不要怕房後役聞之即來告公公命速帶犯訊吏曰爺教他認了救他性命不認定行夾死彼自肯認公曰萬一犯人認了我如何救他吏曰此不過是誘他認非眞救他也公曰官長可失信乎處決之日何顏對他況我在桐非止一年此等之事非止一件萬一又有此事犯人必曰此官慣騙人不可直認取死是此案幸免參處將來有案仍不能免也不若平心再鞫隨赴犯人寓搜尋兇器銀袋不獲即帶房主問訊土民曰此是好人決無同謀之事余曰此人年逾七旬原可不問無如兇犯在伊家樓上止隔一破柴籬下樓開門謀命之事彼焉得推爲不知批其頰郎鳳奇搖手曰勿苦此老犯與死者爭姦一婦故毆殺之問兇棍何在曰擲在隔山銀袋何在云藏在谷樹皮內乃親往取出對訊定案

柴埠報船上有少年女屍驗有鐵傷頂上一孔石傷衆民聚看問其船號小腳船問屍何來衆云上游流

來問何處人氏云不知公曰桐邑婦女好穿大袖此女袖大是本邑人但頭腳乾淨是良家女也面傷有傷必此婦跪地有人從後批頰提髮故其痕左斜問是否船上人抑是死後送上船者衆云不知公曰此非船上人也必是樓上住人死後送上船者衆云何以得知公曰所穿新鞋底有微泥而針眼黑色是以知之若是船上人則新鞋底何至有泥吏曰公言極是但此船離富陽止一箭道不如將船一撥順流而下免得承招緝兇公曰作朝廷官逢冤必雪服汝所行萬一鄰縣再撥往下流即入海門大洋矣冤沉海底我心忍乎即命收殮密諭役將船逆夜放至東門鹽船幫內輪流窺看有何人弄船即拏來越五日頭役拏一弄船者來乃羅禮房之子也公詰汝何得謀死婦人其子不服其父云是渠弄船何得推托非重刑不可公向其子笑曰父不爲子隱汝尙何說乃供曰此船因朋友某託借船買貨我向相識之鹽船借與之借畢尙未送還故代爲收拾不料即被拏住公拘訊借船者云實係借船買貨完將船繫在江邊送還船主次早忽聞柴埠有此事不敢作聲是實公將借船之人一并看守諭頭役查繫船之岸上有無人家答云有皇甫老秀才家公即差役帶訊囑云伺皇甫秀才出門後衆人有何言語役敲門往喚誤至一寡婦家寡婦見役即曰此事與我家無干要問問壁許媽方知役詰云你既係間壁者不早說定遭連累寡婦云死者係許媽所買少孤之女因其叔年老無子將此女配之陽爲弟媳仍爲己用日前撞破此女偷食許媽打他我去苦勸誰知許媽平素與我不利惱他喊我怕我遮攔遂取地上石子打去錯打顖心喊聲忽而人死矣見小船泊岸半夜撥放船中任他流去但我不便質他差頭替我代說替死者申冤役飛報即差拏婦犯與死者之夫訊明招擬

公署富陽三日忽接公文有典吏金某姦佔孀婦其夫馬氏控府一事公思杭州太守魏公定國正人也必批得好果批追取部劄責革其旁另有文書一角係本府同知某負詳求免公思魏公不應二三其說應爲改正商之幕友友曰三年綫署一案定要開罪本府似乎不可公曰稟明何妨友色忿然公曰君欺我不能作揭乎乃握筆將後詳拆留前詳入袖次日排衙典吏俱來參謁各呈劄付公將金姓吏劄檢放案上取袖內本府前批示之金戰慄而退次日接見紳士門子告云此地有楊紳者歷任官與交好每年饋送數千金現在赴省故未來見公素知其惡哂而不答早堂後撫軍黃叔琳檄公海鹽相驗公退堂先牒本府云金吏不法坦熊久已訪知不料馬氏一案憲批前後互異坦熊竟遵前批追劄務落其後批一角同部劄呈繳旋即束裝就道半路見一華輿彪彪然僕從數十疑是來往大官擬即下轎門子云此即本邑楊鄉紳公曰是楊六先乎曰是也又低語曰楊紳已下轎矣意欲公出轎答禮公在轎看書不動而轎夫業已將轎杆放下公在轎中呼楊曰現在上憲行文傳汝赴省何以反回楊驚問何事公曰不知汝緣在省來何以反來問我隨諭多役好護送楊鄉紳交與捕衙候文起解遂至省先見本府自思本府定不喜我然醜新婦終要見公婆何怯焉及至府署名紙投入則中門大開請進公曰此必怒我故揶揄我也徘徊不前而旁門已閉不得已於中門側身行魏太守迎至煖閣公云屬吏如何敢魏曰只管走公從宅門趨進跪曰坦熊有罪太守過謙魏笑曰君有功無罪賴君所投一稟保全老夫顏面故敬君迎君謝君不敢以常禮待非謙也坐定細述乃知馬姓又已赴院具控本府批詳互異撫軍不信云魏太守賢吏何得有此著將原卷發府適公所繳金吏之部劄已到遂加牒送上撫軍大喜曰果然非魏守原文同知舞弊由此凡杭屬州縣缺出魏公即力求公兼攝訂成至交次早見撫軍撫軍云富陽有一大猾汝知否公曰正爲大猾求見問何人曰楊六先撫軍曰汝署事三日何以得知公曰桐廬與富陽接界聞之已久伊收公糧結交官府佔人妻女通邑忿怨而不敢發故路上相逢即擒收監撫軍連聲呼好官賜飯而出公回富陽提六先出獄通縣城鄉百姓環聽審明雇船來城爭看男婦千人高聲呼曰今日遇青天楊六先果有報應初公署富陽到任時月選官業已出京路上病故改選一官故得攝篆兩月除此二惡人以爲有天意云

公知仁和滿營將軍鄂彌達之壻某姑山之子某黨夜入人家百姓數百人綑縛赴縣時已四鼓公出堂問訊某傲然曰多大的官敢訊我挺立不跪公命打腿始跪命入獄又嘆曰回你散監我公命收監連夜通報次日滿營各姑山等官俱來公拒不見上院回衙忽撫軍傳去曰汝爲何得罪將軍速去賠禮公曰伊壻犯法地方官無禮可賠倘進滿營是渠等世界倘或凌辱笞罵職不能忍勢必直揭部科反成大案司道傳詢答如前語囑令開放人犯公云事已通詳候批照行旋卽批發理事廳鞭責了案先是杭州滿兵每三年一送骨殖回都地方官封民船百數十隻兼送路費而滿兵故爲刁措或嫌船潮猾行躂換不休甚將兵丁兩房毆打有懸梁投水者并將骨殖桶置往縣官坐處必需索盡意始行公查照舊例用鹽驛道所造紅船若干隻差押伺候不封民船仍捐俸一百二十金送行背役請公勿往公曰我不往誰能彈壓及到北新關押船姑山大人某年七十矣分付衆兵曰此官不比前官辦船遲例又送銀甚豐汝郎刻開行不可滋事獨不聞前日擒拏將軍女壻入獄之事乎船行後握公手曰公眞好官我平日久已心服願爲忘年交解荷包贈公公亦解佩刀答之又一日在公所見將軍將軍曰張明府好利害公曰卑職冒昧不知利害則有之若自己利害則不敢也撫軍司道一齊大笑

仁錢兩縣有赤腳光丁一案十餘年不結地方官欲將丁糧攤於田上有田無丁之家聚衆鼓噪不攤則無產有丁之戸聚衆鼓噪公謂仁和穀然曰丁出於地無田何得有丁其故總緣原業主貪速得價故賣田留丁買主圖價賤故買田遺丁誰知皆爲子孫憂平心酌之應照糧攤丁爲是若既不攤又聽其鬧是取亂之道也卽指出原委自作告示諭勸有產之家並傳紳士軍民集明倫堂會議一面通詳攤丁貧富協服錢塘令新到任又膽怯不敢照攤一日公方聽訟忽錢令來神色俱喪攜手云現在衆士民鬧入北新關要毀縣堂我與本府業已報院特來告君相助公恐百姓驚擾仍坐堂上放將先審未完之件草草帶問心中思事急矣新撫李公名衛者素强毅必定發兵民人受傷成何事體乃選役之壯佼者四十名各帶短棍藏於身內袖扣外緊加紅繩一束作記坐轎急詣北新關行未四五里見洶洶然虎而冠者千餘人鳴鑼揚旗喝令罷市閉戸稍緩者石礫交加市舖俱上板閉門鑼聲雷鬨班役攔轎請公回署公曰勿怖大聲開道照常前進姦民直前問來者何官從役大聲云仁和縣張爺鬧者齊懽呼曰好官來矣作速跪下公見衆人以禮相待卽下轎坐胡牀問爾等爲何而來衆曰仁和已經攤丁錢塘竟不攤丁我們要去拆他衙門公曰攤丁一事仁邑已攤錢邑焉有不攤之理本縣自當催辦但爾等如此橫行不但不能攤且恐頭不能保豈不知鳴鑼扯旗乃斬決之罪乎可速將鑼旗收藏我保全汝等出城丁之一事在本縣身上衆人唯唯叩頭而穿公督押至北新關外分付管門之滿兵曰城門上如何容多人進來倘有無知續來者我告知將軍惟爾等是問當是時撫軍專待公到同副將帶兵擒拏見公久不上院命營弁至仁署竊探適副將李燦與公不睦誣云張知縣不知潛避何處撫軍曰張知縣素有風采不應如此著副將領兵千人擒拏姦民并速拉張知縣來旁有院差搖手曰不必適自北新關來親見張知縣押衆出城矣撫軍連呼像像聲未息而公到撫軍大喜曰好膽量好才情如此才是個張那湖也隨令協同錢邑於十日內將丁照攤合城肅然

雍正六年公綏撫太平縣事點保長見王姓者面有兇狀欲懲之因其人未犯事强忍而止未幾有訟三分地畝者卽批此保查覆半月不覆公大怒召至杖革役幕友諫曰公過矣三分地土原不拘霸查覆半月何至杖革公亦心悔曰如此性情不可爲官卽日減膳立意告病逾月忽報一婦投水呈稱有縣差上門催糧不知何故自縊公往驗屍無傷召糧差曰汝雖辦公然報呈有催糧二字汝必有不妥處卽與小貲收殮回回閱半月忽報某鄉雷擊死一人公問雷擊人或背或胸必有天書十餘字未知確否差聞者往看歸大駭曰一雷打出一個奇事來雷擊者卽爺前所杖責之保長也渠懷恨爺適本村夫婦口角婦氣忿死屍親索其夫買好棺做齋了事不必報官夫已依允有革保王某獻一策曰何不借他屍作一

好事只說催差逼死張某係署事官不敢再催換新官來約有一年留此糧項可生利息衆人從之不料爺驗後半月天忽風雨雷提革保至相驗處跪地擊死豈不是個奇事

公遷玉環同知玉環山謫戍開墾事原議本山造城內用土牆不意觀風整俗使某條議必用方石大磚玉環四面高山山石粗脆外洋石又不能運來當事者憂心如焚忽起颶風白日天黑大雨如注但聞風聲水聲樹聲並龍吼聲如洪鐘大鳴屋瓦皆飛官民相見啼泣公卽開倉振濟往勘各處災傷見洋嶴陡門前忽開小河一道直通大洋城石從此運入因名之曰天開河

公遷靜海道靜海有村民數十戸鹽快誣以販私現獲一人徑解分司鹽道鹽院已照販私治罪矣公巡河至靜海知縣馮某讀書人也告曰此案有冤公問何由知曰公訊自知公適有事上省卽告制軍制軍卽李衛也曰鹽院適有札來說君要翻案他是貴人之父不可觸怒且此是鹽務與君無干公曰作朝廷官百姓無辜被累不能超雪不如歸去制軍笑曰君强項乃如故耶意要如何曰委員會審纔見分曉制軍卽委運司蔣國祥提犯到城隍廟士民觀者麻集巡攔供稱一村俱是私販止拏者一犯其擔袋與鹽俱在可驗被告云民一村從不販鹽巡攔將一村擄畢民妻生產猶提他起來將牀下掀翻實在無鹽總是商人圖佔地基故囑其誣控公詰巡攔曰販子肩上既挑一擔鹽稱有九十餘斤袋中鹽又稱有五十餘斤與其圍在腰間難於行走何不勻在擔上更覺省事且看此重袋腰上如何圍得汝試挑鹽圍袋走與衆百姓一看巡攔取袋圍腰袋比腰短二寸公曰袋短於腰如何能圍命將此袋加帶縛在巡攔腰上巡攔委頓不勝士民拍手大笑歡聲盈野當將商人巡攔詳請治罪

舊吏民曰余八九歲卽聞仁和令張公之賢及長入都官翰林與公之子名漢者交好約略問公政績時公方秉臬雲南無由得見中心欽欽嘗想其善政爲後人法而苦記不全心爲紓鬱今年余八十矣忽在揚州遇其女夫查宜芳得覩公自編行狀乃擇其犖犖大者爲輯而存之方知循吏聲名大終不使泯沒而當其時之令行禁止亦平素之恩威有氣魄以取之也不然今之從政者無仁心仁聞而徒悻悻然鹵莽爲之其能皆如其意以成事功哉蓋亦反其本矣

與孫俌之秀才書

凡人少爲壯謀則思學老爲死謀則思傳文章之道傳賢不傳子遂古文人不與日月俱逝者恃此而已足下纔弱冠壯猶未至而僕年七十有七則死愈近而傳愈急矣奈數十年來傳詩者多傳文者少傳散行文者尤少所以然者因此體最嚴一切綺語駢語理學語二氏語尺牘詞賦語註疏考據語俱不可以相侵以故北宋後遂至希微而寥寂焉足下踔厲奮發不謀於衆不請諸父兄而毅然以此事見商投一書一序皆的的然具歐曾形貌是足下之心腹腎腸業已非今之人乃古之人矣以古之人爲古之文如以水洗水此事非足下之傳而誰傳哉夫古文者卽古人立言之謂也能字字立於紙上則古矣今之爲文者字字臥於紙上夫紙上尙不能立安望其能立於世間乎不知者動引隋柳虬之言以爲時有古今文無古今唐宋之不能爲漢秦猶漢秦之不能爲三代也此言是也然而韶舜樂也孔子云樂則韶舞使夫子得邦家則韶樂未必不可復文章之道何獨不然僕以爲欲奏雅者先絕俗欲復古者先拒今俗絕不至今拒不僕而古文之道思過半矣韓子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柳子自言所得亦不過左國荀孟莊老太史而已當唐之時所有之書非若今之雜且夥也然而拒之惟恐不力況今日之僕嫩相從紛紛喋喋哉僕願足下博心壹志專學唐之文章而入門則自宋之王介甫元之姚燧始之二人者皆闖昌黎之室周其奧福不自知爲宋元人也大抵唐文峭宋文平唐文曲宋文直唐文瘦宋文肥唐人修詞與立誠並用而宋人或能立誠不甚修詞聖人論爲命尙且重修飾潤色所謂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也若班固序上官桀持蓋事故意分風雨爲二錯落之以爲古范史書陰興持蓋則云陰翳風雨詞非不達也而已不古矣昌黎志房君云名聲益彰徹大行故意重累之以爲古歐公志江鄰幾則云內行修飭詞非不簡

也而反不古矣凡此之類指不勝屈故就幼時所嘗留意者書之爲足下告至於識解之超見聞之闊法度之縝密波瀾之抑揚流宕則又在作者之神而明之而非先生所可教也足下思之哉思之哉餘不盡

與傭之秀才第二書

前書已發偶讀皇甫持正與李生書而不覺又有進焉持正告李生云生方舉進士而作古文棄時文是伐柯而捨其斧也矣可哉斯言殊有意義僕少不好作四書文雖入學雖食餼雖受薦於房考而心終不以爲然心之所輕烱墨知之遂致得題握管不受驅使四戰秋闈自不愜意不敢有閔於有司丙辰年二十有一蒙金中丞奏薦鴻詞科心乃姝姝然喜以爲可長辭時文矣不料此科亦報罷齒漸壯家貧兩親皤然前望徑絕勢不得不降心俯首惟時文之自攻又慮其不專也於是忍心割愛不作詩不作古文不觀古書授館長安教令嵇相國家七歲童子朝暮矍矍寢食於斯於無情處求情於無味處索味如交俗客強顏以求懽半年後於此道小有所得遂捷南宮入詞館四十年來眞與時文永訣然則僕之棄時文作古文乃假道於虞以取虢而非貿貿然遺恃晉以絕秦也足下既已舉茂才試秋闈矣勢必借此梯媒爲科名計而科名又以早得爲佳何也意不兩銳事不兩隆必絕意於彼而后可專精於此古之人不特韓柳歐蘇爲科名中人卽理學如周程張朱亦誰非少年進士蓋天欲成就此人必先使之得早出身捐除俗學惟古人是歸而后可傳之於無窮不特此也作文戒俗氣亦戒有鄉野氣無科名則不能登朝不登朝則不能親近海內之英豪受切磋而廣聞見不出仕則不能歷山川之奇審物產之變所爲文章不過見貌自臧已耳以甄臏詡人已耳此亦有志者所深懼也至於功令之文從古不重昌黎所稱下筆大慚者詩賦也唐之時文也文文山跋李龍庚策志云今雖聖賢不能不爲時文然非其心之所安故苟足以訖事則已矣此策論也宋之時文也詩賦策論何嘗不傳而應考試者則不能傳何也猶之溱上之魚與校人饋子產之魚生死不同故也僕願足下於未秋試之年分七分功於古學而於應試之年則以搏象之力爲時文不取其效不止庶幾名世壽世兩者兼獲譬如祭者未薦牲牢先陳芻狗固明知其無益而用之也一笑

答淮關榷使劉公書

冬至前一日從吳醉竹處接手書知起居平善爲慰閣下虛懷若谷殷殷然責枚不能如古人以道義相規徒以諛詞稱譽且云當勗其所未能而不必言其所已至公言過矣公之所已至者枚之所能知也公之所未能者枚所不能知也枚之所能知者公涖金陵絕浮華除敝蠹寡欲清心司關如秉鐸公餘手一卷以自娛此種丰采實係數十年來尙衣一官未見有如公者枚所以每通書札必樂道人之善而奬勸及之其勗公始終如一不改前操之意已暗藏於字裏行間不料公之自以爲已至而不深思之也至於公所未能者枚茫然不知所指謂德之不修邪學之不講邪明心見性之未能邪此皆泛而不切迂腐陳言知公意未必出此若夫用人行政之得失則淮關至江寧千有餘里枚年登八十門掩空山既不能扶杖而來觀德化又不能作商賈而出於其途更不能作執鞭之僕從權稅之巡攔而日伺於公之側公雖有不安枚非仙非鬼如何能知既不能知又從何處規勉譬如人本無病而刻刻求醫服藥其用心亦已謬矣其不解爲醫者徒順其意以取悅必貌作關愛之狀加之針灸下以參苓是相率而爲僞也君子不爲也夫進言豈有一定哉有以頌爲規者有以不諫爲諫者諸蟲嗜甘獨蓼蟲嗜苦捉蓼蟲者卽以苦食之不可謂之非善歟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枚以爲不獨君與友也雖吏胥僕妾幼子童孫均宜卽之也溫而不必時時教督所以存其廉恥而我亦自養其威重也使彼見我詞色小變卽驚疑改悔若初加一詈再加一笞彼必厭其煩瑣而反習慣不悛矣陽城爲諫官三年不諫一日爲相裴延齡事扣閤裂麻所謂君子務其遠者大者昔尹文端公四督江南枚受知最深尹爲一時名臣亦天下所共知然而往往行事枚心有所不然者輒直言無隱文端公或恕斥之過後亦有直哉史魚之歎今文集中有送尹公入相序及上黃文襄公書皆可按而知也枚之待公豈不如尹黃二相哉交情有淺深行事有知否故也倘叨公福庇枚未遽塡溝壑將來公隆隆日上官封疆而持節鉞果行政臨民有大關係處則子產所云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公其徐俟之而毋急責之何如

答汪大紳書

常謂佞佛者愚闢佛者迂僕非迂儒也平時不佞佛亦不闢佛以爲佛者九流之一家周官閒民之一種聖人復起不廢九流亦不廢佛至於人之好尙各有所癖好佛者亦猶好弈好鍛好結罶之類所謂小是不必是小非不必非友朋不爭以全交也乃書來強僕亦從事於斯則不得不辨據云收放心非念佛不可試問足下生時先有心乎先有佛乎孩提之童但知有母不知有佛幷不知有心也君年四十然後念佛收心試問未念佛以前心放何所既念佛以後心歸何方若云借口收心則呼聖呼賢此口也呼雞呼狗亦此口也口何物不可呼而何必呼佛足下云收放心三字起於孟子然則孟子之言非歟不知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是教人收放心以勤學問非教人廢學問以求放心夫人止一心放心之心心也收放心之心亦心也以心收心心在我不在佛捨心求佛是猶淫奔之女捨其在家之夫而外求野田草露之夫謂之喪心則可謂之收放心則不可足下又謂慈悲戒殺卽聖人仁民愛物之心不知天地之性人爲貴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不云愛物廐焚則曰傷人乎不問馬爲昭公之馬死公將槨葬之子家子請殺以食從者聖賢貴人賤畜大義昭然　朝廷立法水旱斷屠可見屠殺者是天地之心百姓日用飲食之常而禁屠者乃凶荒減膳撤樂之變禮也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子可釣之弋之而放生乎抑亦食之而不厭精膾之而不厭細乎且子但知動物之有生而不知植物之亦有生乎子但知禽獸身上之赤者爲血而不知草木身上之白者之亦爲血乎今夫禾一穟之穀纍纍然種之可生無萬數穀而一日付諸朶頤則一禾之生機盡矣今夫菜青青然數莖之擢雖葉乾根斷而中心猶翹然而起一朝烹爲羹湯則一菜之生機又盡矣安知一禾一菜不隱隱呼號乞命乎子以仁慈自居將必不食粟不食菜而后於心安也而吾有以料子之必不能也僕嘗問彭尺木曰佛戒嫁娶歟曰然佛戒殺歟曰然人人可以成佛歟曰然然則萬國九州不四五十年人類滅絕盈天地間不過鳥獸草木而佛之塔廟何人建造佛之金像何人供奉佛之經典何人傳誦豈非其說愈行而其法愈壞又何必周武帝之毀沙門銷佛像韓昌黎之火其書廬其居哉卽以佛之道還治佛之身而佛窮矣此數條尺木至今不答吾子能代答之吾將姑捨所學而從汝

答倪春巖刺史

來札以某與足下同官同科目而路過尊寓竟不一訪以爲不可解僕道於解是也何有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所謂道者非同官同科目之謂也業之所存心之所好之謂也今有場圃於此或種蘭或種葱二物之臭味格格不相入蒔蘭者亦不入葱肆而謀蘭儕然其所生之地則同場圃之灌漑亦同非有類乎同官同科目之謂乎吾子好談吏治而彼不知好詩文而彼不知好飲好歌好詼諧而彼不知彼之所好者利而已利與足下所好數者相悖而馳如之何其求見哉然彼亦幸而不來見耳倘來相見而彼此不能道其所道反致一番詬語謠言加以訛傳酒聚之累足下又何不幸而受此紆鬱哉投骨可以賺獒犬而焚香不能招蒼蠅理固然也僕山居四十餘年不特同官同年也兼與其祖父交好者或遇諸途乘軒不下者有之到金陵過門不入者有之彼非有心傲我也彼蓋自知其道不同故也然竟有道不同而反來相爲謀者遠省鄉紳武夫健兒下至僕隸女流或相思於千里之外而寄聲問安或竟投一尺之書而升堂受業其中且有不識字者亦復百舍重趼而至以得一識面爲歡其故何哉蓋彼雖無目猶有耳也耳其人之名而又欲借我以成名則自然知草木之本乎大者親上矣較之略讀四子書習幾篇制藝濫得高官侈然以爲道在己而耳目全無者皆僕隸女流之不若也君子於其近我者近而親之以見吾

道之大遠者覽淺而忘之以見吾輩之寬甚亦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之道也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味是言也可想見夫子胸中所不算之人亦已多矣足下乃以某某爲閒得拔氣力勝於聖人將斗筲之人欲升量斗斛而算之邪

答戈小蓮書

寄來古文在許之上能從非列韓非國策諸家醞釀而出筆力又足以濟之再假數年如悍將開邊不知到何境界惟中有安民一篇勸爲政者多殺人似有所激而云然竊謂語可不必存何也天地之道有春溫必有秋殺霜雪不加旱蝗必出是以儒言仁義仁是生義是殺舜誅四凶孔子誅少正卯荀子曰奪然後義殺然後仁此皆聖經賢傳不諱殺之明驗也然殺不難以當爲難當不難以察爲難與其不當殺而殺寧可不當生而生如有囚焉不當生而生有一皐陶來登時即可補殺也不當殺而殺後有千百皐陶來不能使之復生也足下能保天下之治獄者人人皆皐陶則此論可存不能保治獄者人人皆皐陶則此論可不必存不特此也足下之意欲殺以止殺意非不善也然不知殺以生殺當殺不能殺亦未嘗不從此論而起彊弱之徒知穿窬之必殺則明火執杖者多矣知調姦之必殺則行强者多矣知一村人之必殺則通謀合算而數村之人起矣及其既起則王法已窮彼方殺我我安能殺人即如楚中邪教使當日吏能訪察誅一二渠魁或竄逐數十人而其禍早息奈當之不察聽其聚謀生變此時　王師所到動殺數千百人而不畏殺者更如蝟而起　國家竟有欲殺不能殺之勢是從而不察之過非近今不殺之過也昔聖人之戒季康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孟子之戒齊襄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繫詞云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此數言者皆深思遠慮如日月之經天人必不能捨三書不讀而來讀足下之殺書也故曰可以不存也

漢武帝治盜作沈命法詔盜起不發覺及捕勿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皆棄市自此雖有盜畏不敢發光武使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効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於是盜賊散走宋仁宗時法度太寬蘇洵上書勸上刑殺韓魏公見而不悅曰國家安用此劊子手耶我薦之乃爲歐九所誤此二事附錄一覽

楊文叔先生文集序（諱繩武康熙癸巳翰林）

雍正癸丑余年十八以制府觀風受知於程尙書（元章）命肄業萬松書院其時山長爲楊文叔先生知先生爲吳下忠賢之後古文名家遂以所作高帝郭巨二論請誨先生題其後云文如項羽用兵所過無不殘滅汝未弱冠英勇乃爾余竊喜自負從此肆意述作乾隆丙辰薦鴻博入都與先生別乙丑改官江甯先生又掌教鍾山官舍餘閒獨時時屈先生文宴析疑問難如作秀才時先生亦頋而樂之也己巳余乞病居隨園而先生亦釋帷歸里先生根柢深厚行安而節利所設教處文人蔚興在浙則有孫珠王士俊何承謂若而人在江左則有秦大士朱本楫蕭楷若而人率皆蜚聲藝苑拾取科名昔人云經師易得人師難求信不誣也今先生去世四十餘年余求其遺稿不可得甲寅七月先生之孫梅溪孝廉齎先生遺集索序於余余欣然讀之元氣鼓盪浩乎無涯得韓蘇氣脈而又能自出機杼不屑寄古人籬下於史學最深料量治亂鑒別得失見冠冕百家其必傳於後無疑也惟是先生常向余言康熙壬辰癸巳間雖在長安名猶未彰爲撰太倉相國神道一碑而文名遂以大震今攷集中並無此篇然則先生之宏篇鉅製燬沒者尙多存其小者遺其大者奚可哉余將廣爲搜羅交一鴻以補斯編之缺或庶幾無憾焉且追憶先生弟子不下數百千人人人口以爲將大昌先生之道豈料身後傳名轉託之於當時執筆脾揭之一童子哉然而余今年亦七十有九矣嗚呼

汪心農試硯齋記

古人藏器必有室貯藏樂器則有宣榭齊子良藏古物則有古齋白太傅藏粟則有廪藏書則有庫此皆見諸史冊而獨於藏硯之所鮮有聞焉吾友心農主人性嗜古而於嗜硯也尤今年書來道得一端溪石膩理而靜顏長五寸許面有鸜鵒活眼呼之欲活試以墨無所不壓主人愛之深護之密乃於屋之西偏葺小園構突夏使居顏其齋曰試硯階下豐艸芊芊蔚然種蕉數挺取其葉可以書也有桂有松喜其陰可借潤也其齋後則庋置緗袠暨匯法書名畫取其與古爲徒以類相從也事已竣倩妙手作圖而丐余言以張之余曰唯唯今夫知音遇合之難也大者君臣小者媵侍僕從下至渥洼之馬波斯之寶清祕閣之玩好珍奇知之難得之難得而位置之尤難茲硯也拳然一石耳已落市塵其不辱於狙儈之手沉埋於奧渫汚邪之所也幾希矣一旦矜寵若斯石苟能言盍不點頭而稱謝也哉不特此也一齋之中硯既爲之主則凡供役之毛穎進飲之墨翟陪侍之楮先生非其質誰敢來耦而且四方之賓聞聲走觀者苟非摩研編削之才又誰敢入翟儒之室與訂石交哉余老矣所藏十餘硯終日策其勳甚苦而卒未謀一廛以居之聞主人之風能無忸怩於顏乎乃記其事又爲之歌曰紫雲一片墮入君家明試以功墨瀋飛花樂樂主人陶元洽素居以軒檻葩華蔣市齋之幽兮睢石丈之遊兮石之貞兮惟主人之德之馨兮曾彼其田留與子孫耕兮

近文齋記

以近文名齋謙詞也何謙乎爾穆子司閣雖文事也文則郁郁乎君子以懿文德矣彬彬乎通識懿文矣以文名齋何所爲疑而胡以近名穆子曰噫近之一字豈易言哉近蘭者芳近棘者傷近忠者悖近賢者良我不能揮柔翰撥大庭自著其文而徒揭揭然以攻木爲文以鐫金石爲文以摩崖揚碑爲文是我與文一而二者也不足以爲文也然而居是齋也已卅年矣所往來者商榷談笑者非方聞綴學之士即摩研編削之才染之久而不覺神移焉相親久而不覺與夢通焉其不得不與文相近者勢也取以名齋我

子孫目擊道存從形下而悟形上或勿叛於文也其庶乎余告之曰昔揚子雲作太元經至幽遠也而其言曰人之與元近者元亦近之人之與元遠者元亦遠之子之志即揚子之志也今士大夫身以文顯而往往得志後棄之如遺遠若萬里然則穆子因技悟道豈不高出尋常萬萬哉吾聞唐職官有鐫勒使一員銜居六品他日穆子及身而貴未可知也即不然而將來繼起者安知其不爲趙衰之文乎不爲公叔文子之文乎皆可於是齋也卜之吾爲欣然作記以待

韓生哀辭

錢辛楣先生掌教鍾山常爲余稱韓生之賢因得傾衿相接生名廷秀字紹眞年三十許深中篤行有壺遂風工散行古文余老矣每有述作輒屬其代往往亂眞隨園文宴必招爲祭酒同人敬而服焉癸卯舉於鄉庚戌成進士引見　天子命以知縣即用生歸自京師重軌贄來欒膝雅拜受業於余余辭焉生曰漢于定國官廷尉後乃北面迎師而學春秋廷秀願學焉余笑而受之又一歲選廣西馬平縣知縣送別去旁訊杳然聞受印八日死矣余初駭不信繼而其子歸柩告哀方知馬平爲粵西最瘠劇邑前官負國課至二萬餘金驚悸死骸骨未歸生銜參唱名有少年隸衣藍縷跪泣求退者乃前任公子因飢寒投充者也生蹴然心傷退而顧其兒輩曰汝等他日亦將不免是夜即朝服雉經而亡嗟乎以生之才之學之爲人使終其身一秀才一孝廉所得館穀頗足樂飢學道詠先王之風就使循例需次亦尙有十餘年歲月其沈深於學未可量也蒼蒼者又何苦誘而驅之於蠻烟瘴雨之鄉恐仇生者未必忍心若此雖然死生亦大矣生見事不可爲辭官可也詭病行可也縱受劾甘處分亦無不可也而何必投命如毛輕生如暫別哉先是生中進士報到時其母死赴官時其妻死路上其子婦死以一官易三死而終之身亦殉焉豈趙岐所云遭命之說其果然耶余終夜思之而不得其故也乃爲之哀辭曰

苗在長而揠兮蘭方榮而拔兮陽示以春溫而陰加之肅殺兮豈造物之不仁抑斯人之不達兮嗚呼噫嘻吾仰首問天天其將何以答兮

祭徐心梅秀才文

嗚呼心梅從遊最久廿載於玆踦隻寡偶如何不祿遽赴重泉回思往事過若輕烟昔君初來少年英妙娥媞其躬侁侁其貌才流經通章志貞敎旋歸吳下小別絳紗束修醫至執訊如麻招我遊棹遠到君家君家何所洞庭西麓湖影搖牕山光撲屋爲我張飲作魚膾內愛我詩文篇篇手錄仲海季江弟兄爭讀山登飄渺我放歸舟軒然浪起舟阻中流收帆轉柁仍泊芳洲我有愁容君開笑口拜謝石尤吹回老朽再上樓眠再沽酒侑風代留賓雲還出岫七十二峰都來窺牖手指名山以爲師壽挑燈紀事曾作長歌揮予翰墨寫汝烟蘿荏越五年我尋鴻爪更翠朝雲重遊蓬島君家賢兄其風肆好彼此妻拏推襟送抱至今閩中津津樂道壬子秋仲駕詣金陵其時省試人競科名君獨逌然立雪紫荊花看金粟宴預華燈小住旬餘依依惜別君馬在門君詩在壁方盼重來豈期永訣君生世族家本華腴敦宗睦鄰孔睟孔愉辟包分產鄭緩爲儒兩番獻賦運阻　天衢生計折閱肇從析居研桑心計未免憂虞昨春握手面無見膚正思刺探近狀何如忽然訃至使我心驚晨星先滅夜燭空明他時扶杖吳苑重經法度已喪支公伶傳嗟余老耄越驢難弔對此江流中心是悼何以招魂哀詞一章將何磨墨哀淚千行哀哉尚享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十五終

續同人集

光緒壬辰年陽月

續同人集

張元方書

勤裕堂交

著易堂印

隨園續同人集序

冒巢民先生有同人集十二卷序曰海內才人同聲相應當其始也視爲易得而棄置焉及時移事易其人已往則雪泥鴻爪往往思之於無窮豈不可惜斯言也余微知之已晚余在名場垂六十年四方投贈之詩不下萬首多糊屋壁題詩世界三字以顏之不數年盡皆剝蝕因之自悔想學巢民先生付之剞劂又苦無力乃選其詩之最佳者梓而存之號曰續同人集其已附集中及詩話者俱不錄

續同人集分類總目

過訪類
投贈類
宴集類
放燈類
寄懷類
稱韻類
告存類
生挽類
題圖類
送行留別類
慶賀類
答謝類
閨秀類
文類

續同人集姓氏目錄

過訪類

張　堅　趙履上　袁　梓　黃之紀（二首）　宋樹穀　王　昶
李因培　夏之蓉　彭啟豐　吳錫麒　王友亮　汪雲根
邵長煥　林良銓　儲國鈞　慶　蘭　陳　熙　劉夢芳
史奕昂　程晉芳　盛復春　管松年　曹世釗　湯擴祖
俞　瀚　李　棠　范起鳳　王　岱　邵　玘　楊夢符
俞葆寅　洪　禮　沈榮昌　浦翔春　張道正　李廷敬
陳兆鯨　周之桂　沈古勤　陳　寶　張　舟　趙　翼
徐　溥　李賡芸　張汝霖　金紹鵬　褚承謙　李　斗
林　鎬　喬　晉　何承燕　吳蔚光　徐　煒（二首）　佘　旻

白門有隨園創自吳氏余少時往遊其間興廢不一近爲簡齋先生所得葺修治之依林麓高下以爲亭池蓁樹曲折深幽愈轉愈勝先生以名太史作令來金陵異政彰聞民感德之以丁外艱遂脫冠隱此雖一水一石皆具千巖萬壑之奇昔馬遷遊歷名區欲以山水助文心而先生小住此園又以文心幻山水余喜復遊其地讀先生自爲記竊有感夫人與地之相得而益彰者敬呈一詩　張　堅

天地有奇境留待幽人闢滄桑不在大廢興異今昔白下小桃源地鄰謝公宅吾少日過此入門嫌徑窄邱壑一日蕪蓁莽未全柞瞬息四十年園林數主易今聞高賢居扶杖欣蠟屐別開一洞天仙境塵凡隔選勝踞危嶺小樓高百尺江白遠浮天鐘山青可摘巖廊宛轉通匠心獨劃擘次第四時花鳴禽話朝夕世人空戔戔良辰恐虛擲我公獨不然買山錢不惜本是神仙侶偶向人間謫登眺琴鶴隨博古鼎彝列清嘯入蒼旻几几明赤舄恍然我有悟仰天笑啞啞從古無地靈只要有人傑

隨園絕句　趙履上

一林花木足新烟山水平岡別有天鶴到此間眞自在不知避客只知眠　夜橋宛匝徑彎環俯檻夭桃信手攀花片隨風吹歷亂可知流不到人間　春色深時鬥畫廊鳥姑閒傍假山旁迎風似向簾前拜欲乞清平第四章

小倉山房卽景賦贈主人　袁　梓

百卉含芳繞綠雲綠雲深處一峰橫浮來水曲鷗相狎聽慣笙歌鹿不驚窗外山高人影小門前村近牧歌清松關不拒春遊客白下兒童盡識名

隨園遊興二首　黃之紀

鏡水稽山畫不成樓臺面面總空明爲山卽是爲文意滿幅曾無一筆平　東風吹水漸消冰倒影樓臺蕩幾層魚似有情浮水面夜深偷看讀書燈

隨園夜坐　前　人

隨園基址近青廬早晚頻過步屧舒到館只經三里地入山已讀五年書花中柱礎時生潤烟裏樓臺總在虛我欲移家來左右無山從頭竟何如　紅草亭中罷釣竿漫空烟影淡林巒好花每喜銜杯賞明月還思滅燭看樹有鳥啼栖未穩山無犬吠夢俱安夜來筆硯微生潤寫就新吟墨未乾　日長書卷幾曾離可晚憑涼處披蚨解避入收綱迷鳥知斜月入巢遲偷閒每就山間榻不寐長成枕上詩吟罷自憐還自負問誰如我得良師

重過簡齋先生隨園　宋樹穀

名園半月再經過水閣垂簾瑟瑟波修竹滿山秋意早高梧臨檻雨聲多談經每使人頤解脫幅應羞我鬢皤何事青蓮動鄉思溪橋煙似舊巖阿

同陶衡川李晴洲嚴東友過隨園　王　昶

城南城北鳴鳩飛經旬苦雨如塵微僧齋寥寂掩關臥綠苔被逕行蹤稀隨園咫尺不得往預恐積水淹春衣朝來屑陰忽開霽快躡桑屐趨荆扉重樓突兀俯烟莽小檻宛轉沿蘆荷疏籬幾曲芳槿繞短彴三板長松圍奧如噴如各有態園林如此人間稀主人夙是香案吏雅才百五遙相睎高名合沓動寰宇鄙長句嗜澹迴珠璣三年臥閣理花縣便買邱壑辭塵機鳳匣螭敦簪祕笈牙籤錦贉光輝江湖逸客共談藝時理研墨調冰徽蘋園詩老昔傳述（謂鐙門）令我悵望同調饑茲辰攀躋慰夙抱況有勝侶同元草篠側觴足幽賞藤床企腳堪忘機櫻桃躑躅雛稍謝漸見葵尾增芳菲安得山廊最深處日夕吟眺無乖違獨愁茶灶煙未已金烏隱隱沉餘輝綠陰回首不忍別春雲百疊生寒扉

秋日過訪隨園前輩有作　李因培

未歸還泛宅小住石頭城高閣夕陽外長天秋水橫應門容放鶴伐木愛鳴鶯莫作林泉癖中年舊有聲松菊歸元亮文章妙總持山藏千古業地數六朝遺花館烏皮几溪橋白接䍦因君發幽興疑是謝家池翠微亭子下避暑訪遺宮古寺荒碑（謝公墩）閉門野草叢穿雲看屋角出樹指房櫳坐對幽人久青天送晚鴻江南遊歷遍復此辟疆園明府方吟嘯清流共討論文醲才藻麗語愛口瀾翻記取相逢日秋風白下門

過簡齋同年隨園賦贈　夏之蓉

餘杭才子神仙姿標奇倏然脫凡滓南屏石姥看已厭來向江南弄烟水抽簪早及黑頭時問年纔踰三十耳退榮勇退古所難高懷直挹天隨子卜居遠在鍾山麓手闢名園信嬋美蘭亭梓澤未許過百里清光收掌指行春徑裏花冥冥靄雅亭前石齒齒疎林雨過雛燕飛山沼風吹荷葉起主人綸巾坐小閣插架縱橫列書史無官可守眞得閒有酒頻傾還自喜只今心跡兩清絕俯視浮名同敝屣不須更覓輞川莊長此拍浮良足矣十五年前一相識君馬向南我向北揭來白下得重逢未辨此身誰主客劇憐邂逅眼猶青著意龍鍾髮尚黑五千卷未貯胸中公然直入崔儦室盤盤曲磴鑿孤突隱隱橫橋漾空碧盈增秀色坐可攬揀檻嵐光淨如拭恍疑置我巖壑裏欲倩龍眠圖水墨迴思舊雨等沙搏（謂杭堇浦勾山諸君）笑看野鳥爭鼠嚇人生歲月能幾何過眼繁華同一瞥但須造手瀟湘莫恨詩名折官職當年車笠舊有盟此日變蛙還共惜州邱一埒背平分我亦浮家來泛宅

冒雨尋柳谷過附簡齋先生　彭啟豐

春深多稅雨雲迷小倉山綠柳遮溪谷碧桃滿路尋陶公歸聖早庾信卜居閒踏濕尋三徑匆匆著屐還疎鑿窮幽勝高低見化工引泉流蕩漾砌石綴玲瓏循檻迴環轉登樓眺矚空樓霞疑在戶春雨翠涼涼買山酬價值拓地構園林文讌偶然集塵氛自不侵烟雲凝望遠花月寄情深喬木成佳蔭鳴禽多好音

軒几俱幽靚琳瑯滿目陳逸情耽古癖雅尚與時新峯挹清涼秀花迎穀雨春桃源雖在此不是避秦人

乙巳冬過隨園奉訪簡齋前輩　吳錫麒

瀟灑名園最清涼一徑通門開黃葉裏塔倚夕陽中泉石娛仙谷文章重宿公笑談春滿座未要下簾櫳如此遂初早於今四十年青山看六代白髮領羣賢業以千秋重棋爭一著先愧余西笑客相對轉茫然

過隨園呈簡齋先生　王友亮

託跡孤蒲久自憐倏披雲霧覩青天推袁到處人如市御李今朝我即仙高論正宜揮白羽賞音翻愧之朱絃齒牙餘慧從公乞悔不摳衣早十年　北山小築傍烟霞廿載投閒鬢未華海岳奇情惟拜石河陽餘事到栽花忘機只許鷗同狎避俗還將鶴共誇留得廿棠輿誦在野人爭識使君家　山色當樓月滿簾森森插架見精嚴芸香深護三重錦花影紛披十樣籤奇字識多元是癖好書收盡恐非廉從今居近春明里借讀頻來定不嫌　入海求詩不厭深肯爲俗手度金針驪珠採得羞餘爪鴛錦裁成見苦心野史亭應輸妙格王官谷好嗣清音瑟居長夏都無事盥手焚香百遍吟（時以詩品三十九章見示）

春日奉謁隨園夫子呈長句一首　汪雲根

春山鳥鳴鳴春田人于于我行無伴侶樂此春陽敷登高訪幽躅入徑路縈紆應門者誰子言和色以愉主人晨未興高閣聊可娛閒言發心賞遐矚意境舒竹樹茂千章流水宛一區中間雜亭榭繪染如畫圖嗟予一下士十年老菰蘆勸爲妻孥迫不惜顏面輸袖刺常懣漫足行每躑躅壓遭閽者呵低眉趨是閒容小住不以勢利拘昔聞君實僕今見紙士奴乃知我公賢汲引良非誣坐我春風裏幾載容濫竽牛溲及馬勃詎可參苓俱心感顧更賒意欲詞不訣所望一顧間策此下乘駑

辛卯八月訪隨園先生不遇　邵辰煥

十里桂松陰幽居不易尋雲光衣上落山色院中深坐聽風泉響清疑鸞鳳音孫登不可見誰與撫鳴琴

雪後訪存齋先生不值　林良銓

高閣層山起方塘一湖通花隨廊曲折樹繞檻西東客過疏籬外禽窺夕照中武陵詢地主金谷問園童採藥人雖去尋源興未窮心懸元伯遠情共玉方同預約他年我應知此際公芙蕖新綻候沈醉碧荷筒

過小倉山訪主人不值　儲國鈞

竹樹影蒙密岡巒似畫圖主人木仙吏結屋在清都詎敢門題鳳還疑舄化鳧元言不相接何以當覺穌

余秋間重過白下適簡齋杭州未歸不獲再一握手別後却寄　慶蘭

返棹重停白下舟欲親笑語故遲留與君握手差三日（予九月一日過白門聞簡齋九月四日歸小倉不能再晤）爲我還山負九秋不晤爭如相見好（來札有相見爭如不相見之語）重離難補十年愁此情竟被風吹斷淚似江流那肯收

壬寅春日至隨園值存齋夫子遊浙東未歸　陳熙

老愛尋山健可知還憑遊屐慰離思亭前問字車空到園裏看花屐懶移記我姓名憐舊侯念公眠食問佳兒緘書欲附雙飛翼台宕雲深鶴去遲

新歲謁簡齋先生　劉夢芳

隨園形勝儼蓬萊中有人藏命世才閉戶徑添新長竹著書窗老舊栽梅時多車馬敲門至知是公卿問字來林壑幽深春似海瞻依幾度首重回

甲辰暮春訪簡齋太史未遇隨園留飲十二韻　史奕昂

綠竹倚疏處幽人室在焉入門穿徑曲拾級到堂前結構依巖壑圖書雜簡編造廬人已遠款客嫂能賢庖屋調珍味茶鐺起瀹泉洵稱安樂地長寄蔚藍天坐久忘喧寂窗開更曠然山高林鬱鬱池曲水涓涓掩影凝眸迥禽聲到耳便軒齋無俗韻城市有林泉濟勝君猶健年衰我自憐此來天作合（余迎鑾召對時面奉）

（旨在江甯祗候）欲去且留連

兩過隨園值主人北上　程晉芳

清華水木抱幽居曾記題襟潰墨餘野鶴不禁深夜怨青燈猶照滿樓書半巖香散寒梅折別岸鐘鳴暮雨疏遊出豈應同小草故山回首意何如

奉謁隨園先生不值　儲復春

昔訪名園今復遊石橋三過一登樓喜看好句懸高壁不見仙人在上頭（時先生遊吳）塔影遙標支龍觀柳絲低拂采蓮舟還山若問留題客姓氏曾通十五秋（前同陽湖褚邦慶過訪）

秋晚過隨園適夫子有粵東之遊　管松年

門外空停問字車秋齋人去玉窗虛暫離左右時縈夢要訊平安孰寄書勝具常誇腰腳健客途未覺笑談疏也知翁向非無伴（劉兄霞裳偕夫子遊粵詩云天涯翁向甯無伴）攜手林泉得所於

過隨園有懷夫子　曹世釗

深林蒼翠飽烟霞門巷蕭疏一徑斜招飲客來同關酒尋春人去未還家碧於山色簾前水紅到殘陽檻畔花惆悵分題吟未穩僮人歸去柳啼鴉

自巢縣到金陵訪隨園先生不值題詩奉寄　湯擴祖

入逕先看竹登樓更見山板橋朱檻外鳥語綠陰間地縮西湖小詩吟東閣閒相尋不相見新水聽潺潺

奉訪簡齋太史留宿隨園　俞瀚

雖爲分手去一榻臥清秋人老情偏重燈殘語未休山僧雲入夢天放月登樓悟得閒中樂萍蹤不可留

甲午仲秋重過白下宿隨園　李棠

儘愛園林好經年喜再過雖衰猶矍鑠此會忍蹉跎未覺童心減空餘霜鬢多故人情似海留我住烟蘿謝公門下士今日剩何人武說嫖姚貴（阿殿庭將軍）文傳鳳宋新（尚書）閒中消歲月夢裏䆐星辰獨抱荒荒愧年年辰鐘貴（余與阿將軍及尚書戊午科同出鄧遜齋先生門下）家貧強作客歸思苦難禁已是秋風候難留野鶴心老知離別車涼怯水雲深苦向山靈問何時更相尋

十月四日叩隨園夫子遊羅浮未返宿齋中作　范起鳳

一夕留清夢人間萬事非波濤千樹湧風雨四山圍主作羅浮夢人敲白板扉似聞猿鶴怨杖履幾時歸

蒙簡齋先生留宿供梅滿室置身衆香國中得詩二韻　王岱

香南雪北淨無埃姑射紛紛倚玉臺入座漸非大弟子爭禁滿室散花來

過隨園呈簡齋夫子　邵玘

長江天塹隔蓬瀛引領師門歲月更白首幸逢今哲匠絳帷還拒老門生手披古簡丹黃校賦遂初衣襲鶴迎笑我陪遊耽抱甕廿年不到郎理城

奉呈簡齋先生　楊夢符

半生夢寐隨公住竟到江流渡白門一樹疏梅當岫影千竿新綠上衣痕爲卿此牘身甘隱負汝多年膝自捫婆娑雲霄堪一笑任他囊橐不須論

訪隨園先生　余葆貫

先生曠世才沉酣稽典籍早歲覲　楓宸玉堂留履迹久懷惠愛心彈琴澹畜澤故鄉間化理仰止匪朝夕中年耽閒樓隨園喜幽僻繞逕竹陰陰入門大字闢飛檻架層樓循廊啟奧宅丟藏插古書雜玩布瑤席濤環局倍新繳豁意稱適每逢異境藏疑有纖塵隔我來正春風繫香沁詩魄山色含淺深花光間紅白鳴鶴倚蒼苔孤亭古危石橋低跨瀾流塔遠窺林隙憑欄望不窮小艇蕩空碧一棹一迴回屢繙壓珍惜影緊遇桃源問津無俗客

前題　洪禮吉

卜居花縣愜初衷早結茅齋署老翁文酒論交三千日足稱擅一千五房通幽情倡作桃根詠鄰步雲齋蘇小同戊務諸賢名位盛先生一笑付春風

重詣隨園奉簡齋老同年　沈榮昌

誰把隨園擬故園客來不速已三番寒花待臘無殘意好鳥依林作笑言松徑依稀重改築荷塘曲折已逢源淹留竟日頻譚噱老矣無嫌聚首繁

呈簡齋太史　涵翔春

天許移家作散仙六朝花月靜中緣花開鐘阜聯吟屐月滿秦淮上酒船當代才名追太白平生風骨類樊川自慚海角孤蘆士仰止情深已廿年

前題　張道正

隨園地僻遂幽居塵網離來好著書自有文章軼班馬不妨居處狎樵漁置身百尺層樓上放眼千秋一笑餘門下青雲多少士可容末學掃庭除

初至隨園　李延敬

平聞詞賦動江關短翼飛來幸及攀不信松喬居海上能移蓬閬到人間雄文競以星雲比綺集新收楚越還四十年來花下隱能消清福是能閒

再至隨園　前人

曉禽喧竹樹花下啟雙扉徑曲雖圍引亭高翠擁圍泉聲新雨漲鶴語片雲歸一笑山人出高眠與世違

呈簡齋太史　陳兆鯨

謫仙又見李長庚天與才華瀚海傾館閣公卿都執贄江淮草木盡知名論窮六合驚神鬼（太史著齊諧）詩溯三唐重性情老臥東山眞有福[illegible]

新年返里走謁簡齋先生

別公數月抵千霜每誦公詩對客狂一笑身如春燕子銜泥今日始升堂　正是新陽律換綫紛紛玉戲滿樓臺天公有意偎猜著教補程門立雪來（連日大雪）

呈簡齋先生　沈克勤

名比春雷動聲聞到處同九州一詩老三島幾仙翁宦海抽身早詞壇敵手空聰明兼福壽談笑迷兒童結屋清涼境全家圖畫中六橋雲樹傲兩岸水雲通竹映開簷綠花飛繞袖紅陶潛愛籬畔庾信寄江東五嶽遊幾遍頻年記未終舟車忙晚歲杖履化春風門更滋桃李材無棄棟樑誤入親白傅遲我識韓公仰止倉山近疑瞻太華崇攝衣慚下士投刺遂愚衷敢謂經能執聊如石待礱蹉搖直率爾小技學雕蟲

同張廉船謁簡齋太史不遇　陳蔚

絳紗侍立半清流謝傅園林近莫愁早副盛名過白燕能消清福即丹邱三唐讀遍無雙傲五嶽歸來更漫遊同市心胸開萬古不徒壇坫占千秋

與陳豹章同作　張舟

野鶴閒雲七十身一邱一壑見精神集中長慶多新作朝裏貞元少舊人白髮談詩牙吐慧朱顏顧曲眼生春大風浩蕩江湖闊容得神仙賀季眞

過隨園題壁　趙堃

名園欲訪愧無期到及梅花正滿枝惟悲長爲門外客持來親賦畫中詩林亭曲折文人筆巒壑淋漓幼婦詞名滿九州身一壑輞川莊遂屬王維　結構憑何粉本宗危欄絕磴路盤紆峰迴巧作東西畹水複流爲裏外湖容不十圍入其老名山一席客爭趨問渠何福能消受四十年來住畫圖

春日同人遊隨園　徐溥

不識隨園敢訪尋那知城市即山林晴饒歷亂迷花徑彩翠空濛斂夕陰負郭有田堪荷耒折腰何事竟抽簪池塘入夢憐春草千古誰酬白雪吟（先生有春草詩六首）　躡屐登臨昔未經翠微深處有雲亭引將流水侵衣碧放入春山滿眼青暇日吟詩追北郭消宵和月夢西泠六橋花柳原如此偏借樓臺勒座銘

遊隨園雜詠（選七首）　李廣芸

小倉山房

几有金軫琴座有玉柄麈曉起捲簾鉤花霧濃於雨

書倉

擁書擬百城積卷誇二酉尊若是宋龍圖當沽一瓻酒

金石藏

錦贉硬黃搨銀錠捶痕細風過蠹花香吹度花深際

蔚藍天

泉石碧翁翁都在窗中列短塔影如針挂向青山缺

琉璃世界

紙醉復金迷虛空著五色應得水精奴灑掃冰花國

柳谷

景翻麴塵波搖出傷秋意爲舞春風多長條垂到地

蓮沼

風約綠萍開倒浸雲羅濕款款紅蜻蜓飛上藕花立

前題（選八首）　張汝霖

小倉山房

魚忘在江湖子宜置邱壑詎將淮南山移入建康郭歲月低已深桃花自開落

南樓

客來還登樓客去即懸榻祇有西山青日夕許排闥酒醒月臥闌含情佇天末

竹請客

投鄰客竟詣掃徑況相迎柴門故人至嫋嫋清風生請迴熱客駕珍此歲寒盟

判花軒

休誇山可移但恐笑成粲家居原謝閒人分點綴半花遲問主人何以了公案

觀犁書屋

昨宵春雨寒燈花爆書屋曉聞西窗外吒吒黃牛犢屋上花枝紅屋下秧水綠

垂虹橋

陂南山悄然幽禽自相語山晴水亦香花開不知處春風忙於人先過紅橋去

梅亭

寒苔封樹根孤鶴啄甎縫凭欄日何爲手取三百種收香抵貴絹仙人飽清俸

山上草堂

無驚北山靈且作東山臥大山竹閣高小山草堂大孤吟趙倚樓留客陳驚坐

過隨園看芙蓉呈簡齋先生　金紹鵬

喜向蓬瀛謁謫仙秋山景豔小陽天竊貪勝境忘行役花放名園著色鮮畫裏鳥魚疑輞水壺中松石抵平泉公門豈但培（桃李）栽植恩還到木蓮　九曲房櫳入武夷軒窗面面嵌玻璃到來身在冰壺裏想

見心如水鏡時結搆須知參意匠玲瓏眞似讀公詩芙蓉萬本環樓外紅豔螺山掩映宜

謁隨園夫子賦呈二律　嵇承謙

環山深處一園春遠却簪纓萬斛塵好古只憑修綆汲耐閒還與短檠親閉關日涉都成趣落筆詩成倍有神此樂可爲知者道蹕門未厭舊門人

前題　李斗

山路嶙峋夾薜蘿虬龍樹石共婆娑紅樓有影都堪畫碧水無聲却似歌才語定知千古少官情應悔十年多我曾遊遍南朝寺獨步雲霞記一過

謁隨園夫子　林鎬

半世心頭結願偕門牆末座已容排敢愁（觀）海難爲水妄想升天竟可階載酒喜聞新月白看花偷識老風懷東俗只投山妻力手剪紅雲製兩鞋　秋陽炙背亂峯遙問字元亭第一遭但見竹林攔路口豈知花塢在山腰乍穿小徑疑尋壑欲上長廊誤過橋聞說先生新浴罷本來浴佛是今朝

前題　翁曾

奕代才名海宇傳逢迎婦孺亦欣然能兼福慧前生佛舊住蓬萊上界仙讎校丹黃三萬軸縱橫今古數千年詩才文品千秋事獨闢町畦證妙詮　尙憶高軒過海隅龍門未敢效鳧趨聲華典貴浮筠玉性體圓靈記事珠香草童蒙憑掇拾瑤漿大斗任傾輸凡材從此登仙界換骨金丹惠我無

前題　何承燕

卜築因天巧藩羅借白雲虛廊秋寂寂寒翠暮紛紛秀石孤亭聚垂虹一水分後堂施絳帳絲竹幾人聞小艇藏於壑裝成舴艋輕一灣通詰曲雙槳蕩空明風幔當花卷茶香待月生鵝兒[illegible]避棹不無情谷口涼飆發前山月上時梯空行閣道緩步拂花枝地僻[illegible]近名高過客知買絲眞有願已是十年遲

前題（詒贈枝）　　吳蔚光

伊軋籃輿衝雨去老樹荒溝畫出新秋趣一帶蘿門何氏住牽牛木槿花齊吐　我已曾來三五度野客
溪橋只覺無多路山畔白雲如潑絮隨園就在雲深處

泊舟金陵謁隨園夫子　　徐熂

金陵爲泊廣陵船迂道來過薄暮天屈曲小倉山下路幾峯遮斷幾峯連　謝公去後得公居四十年
來此結廬怪道門前多隙地好容問字客停車　曉來乘輿踏烟巒芳草蘼蘼露未乾多謝哇丁掃紅
雨引儂穿徑指儂看

前題　　前人

一別倉山漫五年攀花折柳記從前今朝問字車停處剛值程門小雪天（是日小雪）　登堂猶喜健如初鳩
杖從來不用扶一事當先告我劉郎別去絳幃孤（渭霞雲就聘九江）

西湖訪簡齋先生　　李天英

截湖小舫穿飛梭微風吹浪翻新荷積雨初歇瑪瑙寺眾山擁翠如湘娥手攜橫卷訪佳客圖中煙雨青
相摩楊柳遮門不知處但聞黃栗當風歌十年文采照南國一匹霜練懸秋河淨洗六朝箏笛耳獨絃一
揮聲音和齊門濫竽竊自哂投劾歸去同流波搗來湖上尋古調仙鳧逐燕飛烟蘿短刺漫滅置小閣姓
名不辨知誰何夜窗展卷應大笑故人相遇何其多

過隨園有懷舊遊呈簡齋先生　　劉夢芳

憶曾此地得追陪勝會生平第一回幾部笙歌花世界滿山燈火夜樓臺醉看嚴翠明如畫樂及禽魚靜
不猜興極還登最高處上攀星斗共徘徊

遊隨園書奉簡齋先生　　莊宇逵

五雲深處住浮邱耳熟今幾與目謀自有蔣生開三徑不教謝傳占千秋（園故謝公墩）　林巒獨絕開青眼福慧
雙兼到白頭如此蓬壺在几席怪公頻歲出山遊　西泠撰履憶庚辰三載離懷此日中現出廬山眞
面目總緣潞國好精神儘東硯北都如昔腕底胸中豈是春我欲徑翻歐九案窮愁那得例詩人

喜晤隨園先生　　伊湯安

太史文名一世豪倉山重訪不辭勞蜿蜒曲徑藏幽谷已見先生邱壑高　滄海茫茫那測深得公一
字重南金蝎來閨閣皆桃李豈獨春風遍士林　名在他年高士傳園勝昔日輞川圖天然仙境容消
受清福如斯絕代無

己酉秋謁隨園先生　　李仙枝

吁嗟乎王喬豈得遇赤松雖從遊我聞方丈與瀛洲其境縹緲非人世徒然幻結空中樓阜哉唐韓子所
言識名理神仙雖然有傳說智者熟知其妄矣先生早年登甲科石渠聲譽滿京華九精照耀曾羅宿五
色紛披筆底霞金陵名勝甲江左江山雄秀雲烟鎖大隱金門是謫仙翰林外授無不可東山絲竹日歡
娛此地清涼足耐居修竹名花相倚藉高樓倚閣跨空虛名驚海內文章老多士奔趨屐閣道要客常不
倒屣迎度人自有金針好嗟予無所可用如朽樗粗石敢望成瓊瑶大匠洪鑪無棄器死草尙待春風噓
一到名園瞻積翠三島十洲眞不啻少微星燦老人高海鶴風姿嗟奇異平生夢想仙人不可期始信神
仙在陸地

訪隨園先生　　袁棠

四朝潞國尙多情每念交游有嘆聲留得幾多臨老淚歸航猶哭女門生（時纖纖新歿）　可是衣從夜半傳
不妨等到二更天酒闌只恐闌人謝說道先生醉欲眠　隔岸波光漸漸生酒樓高倚治坊浜瓊鈎缺
處華燈補不敵文星一點明

隨園續同人集終

續同人集姓氏目錄

投贈類

莊有恭　李天英　趙翼　蔣知讓　錢維喬　折遇蘭
德隆　談士灝　方正澍　丁珠　李含芸　陶元藻
黃景仁　何士顒　鮑之鍾　彭翥　弟增　毛藻
浦銑　林鎬　沈本陛　朱黼　張雲璈　秦大士
程晉芳　折遇蘭　蔣和寧　沈德潛　張誠　梁同書
彭翥　趙翼　彭光斗　孫華　成城　鮑璉
楊國霖　孫韶　吳蔚光　疏枝春　江濤　吳兆龍
法嘉孫　陳用光　吳鎭　葉紹隆　任康　王光晟
龍鐸　汪鯤　方濬　談炎衡　蒲忭　何道生
王汝潘　王汝翰　祝德麟　左墉　周長發　王汝璧
陳毓咸　孫原湘　張鉉　孫昌時　顧濤　金兆鵬
黃世垣　潘錫豫　陳熙　謝啟昆　儲潤書　左墉
張節　法式善　崔龍見　胡永煥　胡岳　祝德麟
施德璨　福康安　和琳　德福　王岱　思元主人
吳承禧

隨園續同人集投贈類

余督學江南適子才同年乞病卸江寧篆即席賦贈四首　　莊有恭

十載韶華瞥眼過回頭塵夢總南柯雲中五色光同照石上三生話轉訛西苑雞鳴留舊榻大江帆檝感流波我來君去終慳甚臥轍空聞喚奈何　念舊情深老僕同（晉子才舊僕朱明）驚人劇笑舌鋒雄狂奴故態君猶在外吏趨庭爾竟工鐘鼓晨嫌頻促漏弟兄何事類飛蓬千金一刻輸今夕星聚從古太史公（同年徐綬兩翁西園一時俱至）　折翼抽翎倦遽肥潮平風利幾人歸憐才異國多青眼（制軍尹公苦留子才）返哺三春戀寸暉弱水急流仙骨異小倉叢桂宦情非隨園別貯人間世抱甕輸君早息機

西湖客寓訪簡齋先生不遇留贈　　李天英

截湖小舫穿飛梭微風吹浪翻新荷積雨初歇瑪瑙寺眾山擁髻如湘娥手攜詩卷訪詩客圖中烟雨青相摩楊柳遮門不知處但聞黃栗當風歌十年文采照南國一匹雪練懸秋河淨洗六朝箏笛耳獨弦一揮聲音和齊門濫竽竊自哂投劾歸去同流波竭來湖上尋古調仙鳧逐鶩飛烟蘿短刺漫滅置小問姓名不辨知誰何夜窗展卷應大笑故人相遇何其多（圖中題句半書先生故舊）

湖上初晤簡齋先生有贈　　趙翼

不曾識面早相知良（曾）宴成意外奇才可必傳能有幾老猶得見未嫌遲蘇晚二月春如海杜牧三生鬢有絲一個西湖一才子此來不枉錢遊資　攜家來住武林春書畫隨身集等身與我相逢三竺路此翁大似六朝人花間訪妓投名紙雨後尋詩墊角巾他日西湖遊覽誌故應添個老閒民　朝衫脫後古詞場三十年來獨擅長流寓已傳吳郡業雅行漸作魯靈光漫從近代推初白日說前生住點蒼惜陵遺從西湖過未曾探爾舊行藏（人言先生前生為點蒼山五百年老猿）　不敘寒暄不待茶入門諸謔便交加誦公詩似瓶翻水笑我擬同辭嗜痂海內神交無作合古來名士各成家那禁僮僕從旁笑熟客登堂無此譁

簡齋先生路過南昌喜晤有贈　　蔣知讓

捧我王母杖看公隨園花我年方六歲髫髮雙髻丫張燈小倉山萬樹枝橫斜百石猛火油山池映紅霞時公太夫人頗抱含飴嗟愛我如愛孫甘脆分梨楂忽忽十載後公餞虹橋春有如西園集四座皆詩人春歸公未歸醫欵得壓親執燭偎座隅如點席上塵從茲走南北兩懸石城艇攜衣拜公門聞公返鄉井重覓柳塘烟略識昔時景池開橋壓移竹密籬或屏環房玻璃大瓊樓烟雲影山深晚無人涼鷗踏虛溟聞公訪天台聞公辭黃海去公數千里必知公所在譬彼過海船仰見斗杓改旋拱有正向昭晰不容紿自誇識公新逢人詡公貌聽者猶未許欣欣轉相告豈公有私心頌公有公好好亦何待頌慕亦何所私人恨不識公識公我兒時駸駸二十年無可受公知徒隨天下人沾沾誦公詩公名在天下所識如嚳欒中材且推誘安在特與奇公負帽箱奴日日與公隨識公類如此焉用識公為公領帝王州聲名壓西華去年我入關廢憩甘棠下誦公奏中詩俯仰足欣詫又從西粵還皆公舊遊地一步一思公公忽翩然至我翁臥城南未疾嬰右臂自編平生作髓拭如臟器願乞冠冕詞懷公通痛痹剝啄聞公來神宇一時王蛩起不待扶矍然舍筇杖爰開池上軒高譚道肝臟翁久苦舌瘖噫嗜竟自忘笑指庭前榴花如為公放草堂三四楹偃仄少爽塏公來詠胡牀春風滿闌楯維公與我翁昔自比瑜亮此自足千古擬寫入屏障留公不肯住言復端溪遊千里一命駕四海一子由嶺海萬首詩況復行可收待嘗荔子丹歸期指三秋羨公五嶽輿攀陟窮奧區江山花月間意氣雄千夫我翁病形骸神明弗稍渝焉得仙人藥豁起偏枯怙長江破浪舟重卜東倉居吏似廿載前二老德不孤我學淵明兒但擱竹肩輿過從有時暇偷讀隨園書滕王閣上侍先生論古評詩字字驚公所讀書人亦讀不如公處只聰明（四句別是一首誤接圖書下題名原缺）

湖上贈簡齋先生　　錢維喬

才子江南有寓公十年不見夢常通入門高論還驚座對酒離懷各轉蓬生藉繁花原夜月老看芒履趁

春風石麟容我先摩頂往傳他時付若翁　自著荷衣少宦情草堂籟韻竟尋盟偶然著作堪千古鑑不溷山也一生小隱金門知諱幻大還石髓笑難成聊收神鬼為譚助前席非求動聖明（先生不諱一書子）名園曾記共招邀烟水秦淮賦六朝詞伯天教能白髮酒徒人已半青霄詩篇敢擬當乘手宦境都先咏折腰今日西泠話蹤跡可堪同聽雨瀟瀟　家山秀絕數杭州泛宅翻成客裏遊公是李心能愛士我如衛玠善言愁煙霞抱癖偏難共鴻雁隨陽且自謀記取越吟他日慣定容易地得菟裘

嶺南喜晤簡齋先生　　折遇蘭

江勢遙吞震澤春湖山今始見斯人十年小謫為仙吏半世依山作逸民自是文星爭快覩豈知龍性竟能馴竭來玉局經行地鴻爪泥痕證夙因　雄誦高文意已傾屹然巨鎮得堅城雄談不惜翻前案賸墨猶堪餉後生河瀨星源直浩渺山當日觀失崢嶸笑他海雨江風句枉擅詞場一代名　秋風吹浪片帆開不到羅浮不肯回聽雨聯牀難獨去看山雙舄忽飛來天教海國留文字春到花山轉劫灰我亦南遊多古意願君扶病上高臺　勞生幾欲廢高吟豈料文章有賞音老眼能知天下士感懷直見古人心千金薛卞門前價一夕鍾期海上琴安得從公脫塵鞅遇詩直到國風岑

小住隨園奉贈　　德隆

神仙中人不易見神交數載艱謀面都下爭傳賦落花新詩寫遍白團扇昔君曾向蓬萊遊風濤浩渺登瀛洲禁中才子無雙譽天上神仙第一流雄文班馬爭先後麗詞庾鮑堪為偶無端拂袖鳳皇池翩然作宰風塵走入道先生無不宜儒林循吏俱稱奇河陽幾處栽花後彭澤歸來種柳時花開柳綠君方住春耶好詠南陔句買宅金陵桃葉旁板輿竹外含飴願靈萱孝筍堦前植名園卜築隨胸臆劃從塵市闢桃源江湖滿地漁人識閉門掃帚深著書方袍朱履神蕭疏蓋城烟雨容高臥板渚鶯花恨遂初嗟余蚤歲讀君作文章矯若雲中鶴雨到江南不見君夙懷飢渴將誰託北風吹我江上寒白門晴雪訪袁安相逢

一笑如相識握手鬚眉仔細看談諧興劇斜陽暮匆匆又向江西去他日相思欲寄書匡廬以外雲深處

呈簡齋年伯　　談士灝

著述才人業安恬隱士心園花雲外數山綠座中侵不向風塵老能消歲月深江南秋色裏舉翮仰遙岑

呈簡齋太史　　方正澍

曲閣深房處處迷洞天五色剪玻璃知名士摠欽文望有福花幾遇品題內府久聞龍種放蓬窗新得鳳雛棲行年六十猶耽學萬卷丹黃手自批　隔幔青青鳳尾欄隱囊紗帽稱閒居名花爭勸留賓酒侍女分抄脫稿書閣為延山綠礙起樓因飼鶴入秋餘旁人共引神仙比祇恐神仙反不如

乙未九月自都門抵白下謁存齋夫子　　丁珠

自笑琵琶曲未工看花春夢又成空千言賦獻誰知我一句詩傳最感公增價何當逢伯樂焚香端的為南豐雖忘十四年前意此日雖貧不是窮　築室金陵老歲華亭臺常倩綠雲遮身閒但念千秋業官罷還貪一縣花杜老畢生羈旅舍放翁半世客天涯可憐絕代經綸手祇向儒林號作家　千丈巖谷數里堤傍山臺閣影高低未知門處香先至得近花叢路轉迷垂柳綠連春水上天桃紅到夕陽西看來都是傾城色祇恐先生數品題　佛法仙方事總虛此身俯仰自蘧蘧力田也要能逢歲應試無須多讀書斫地高歌才磊落送人作郡命何如幾時亦搆三間屋得傍先生水竹居

呈隨園先生　　李廣芸

聲譽雞林重篇章鸑鷟工江南舊令尹海內老詩翁絲竹傳張禹生徒拜馬融一身仙與佛七字雅兼風壇坫歸才子江山有寓公長吟梧葉碧閒臥藕花紅久切高山仰今來霽月中到門王粲愧懷刺衛通幸借先容力（謂周秀才玉壻）聊攜詩見袁絲驚愁嶽況枯曾學雕蟲身分懷中璞心情爨下桐青衿嗟未得高蹤自憐蹈轍李逢人說推袁此事同登龍遊揚式附驥藉齊蒙戴容殊叔伯娘夢易袁可堪椽筆收入

狄家篇

遊隨園二律奉贈簡齋　　陶元灝

水破滄江手自驅垂楊稱老倩雲扶胸中原有真邱壑眼底重開好畫圖四部蟲魚藏複壁六朝烟雨接平蕪夢魂未斷錢塘路猶學長堤界兩湖　木杓郵亭野趣酣肯教金碧汚晴嵐聯吟每選花間石留釣偏臨竹下潭看到白雲疑輞口攀來叢桂憶淮南松風蘿月清如許消受山房二十三

己巳仲秋賦呈簡齋先生　　黃景仁

一代才豪仰大賢天公位置總天然文章草草皆千古仕宦匆匆只十年暫借玉堂留姓氏便依勾漏作神仙由來名士如名將誰似汾陽福命全　雄譚壯翰振乾坤喚起文人六代魂浙水詞源鍾巨手秣陵秋色癖名園幾人國士曾邀盼此地蒼生尚感恩我喜兒時識司馬不須持彗掃公門　煥室風亭翠靄間藥欄花逕瓦周環半篙後土迎涼水（園有溪為南唐時納涼之所）一桁前朝戲馬山似海繁華歸老筆極天風月養蒼顏誰知泉石皆經濟此意先生未等閒　偶逢佳日徑開三絲竹聲攙笑語酣帳後金釵分左右筵前竹箭繫東南張燈雅會星千樹游槳清歌水一潭不與西園冠蓋末可知才命本難堪（先生召宴以病未赴）

過隨園呈存齋先生　　何士顒

鄴架藏書擁百城鳴琴吟席古懽生玻璃窗繞穠華影楊柳風調乳燕聲人與蝶迷香徑午天隨雲斂遠峯晴真成大隱幽棲地盤谷從來浪得名

秋日奉訪隨園先生見木芙蓉盛開因憶月遊率成一首　　鮑之鍾

青鞋初踏秣陵塵太史園林每問津花底隨鶯纔曲徑水邊涼鷺立青蘋紅雲香緩燒燈熟綠玉窗明拾翠頻今日相過重話舊芙蓉塘外岸紗巾

在端州呈簡齋先生　　彭翥

奇文少日誦西泠第一才名照汗青祇許[illegible]之雲天際隔豈期緣節嶺南停惠連夢草端溪碧紅豆詩齋荔子馨定有新銘鐫北海松濤觴醉古仙靈　逍遙登眺意何如欲向羅浮叟史裙領上箬縷雙足峙嶠邊舫更萬花扶（先生天台遊草卷末有翁郡伯句云明年倘到越王城不向司勳說姓名徑上孫娘船裏坐萬花扶入海天行）天空海闊胸何有成佛登仙迹轉拘白雪詠樓高百尺擎霄無自渺愁吾

呈子才大兄　　鈐增

五十餘花夢蕭蕭歲欲絲少嫌經世早老悔讀書遲宦味真如蠟心交獨有詩幽居彈古調相應憶塤篪異地欣同譜瀛洲小侍臣琴閒曾步韻花滿尚餘春（余相識大兄為白門令）真味成於淡文章妙有神推袁誠怪事伯仲兩超倫　世網誰能脫飄然獨賒山高雲亦懶樹靜鳥無譁樓閣神仙地松風宰相家板輿花裏過深淺綵衣華　我亦名場客歸來倦世途聖朝無際士入境有逢虞愛惜修翎鶴調馴伏櫪駒休嫌門外冷臥雪本吾廬

呈隨園先生　　毛藻

洮耳鴻名五十年每懷高致渺雲烟校書大祿沖閑事種樹河陽亦偶然幾見朱顏棄軒冕今知陸地有神仙小倉多少亭臺好便是蓬萊最上巔

和贈吳樹堂中丞韻（在桂林作）　　浦銑

曾有華年賦嶺雲名園花木最紛綸文章不藉江山助風月都歸杖履春翰苑相逢俱後輩桂林車到憶前塵當時健筆摩空處指點猶能告故人（丙辰年先生在金中丞署中作銅鼓賦特薦博學鴻詞入都賦刻廣西省志今五十年矣）筋力登臨覺尚優每逢佳處輒勾留誰能不遠六千里來證前遊五十秋名宦略知餘白足（先生問金中丞惟南薰亭一老衲知之）殘碑儘搨付蒼頭（先生搜訪桂林唐宋石刻殆遍）似聞欲桂洲帆去又向衡山作勝遊

贈劉霞裳茂才兼呈隨園主人　　林鎬

阿難結習昔未空天花亂落袈裟紅摩登伽女攝入室摩挲戒體施神通爾時佛坐須彌頂放大光明照諸境咒誦楞嚴祕密章拔歸香界心悲哽妙諦傾聽祇樹前洗心皈佛佛心憐至今號佛大弟子白皙朱脣最少年劉郎前身無乃是玉貌入天戀歡喜的藥香靈青雀舫六朝金粉秦淮水淫女園成肉陣遮[illegible]光不數摩登伽五百群龍爭一寶三千魔衆獻諸花劉郎身入燕支窟日向明空抱花笑不顧同心錦繡張從他話耳蒼蠅鬧隨園先生今如來海潮音動鳴春雷驚起鴛鴦浴綠窗喚將蝴蝶夢幻回猶護天上琉璃界三匝咒羅重膜拜絳帳親傳白苕經旃檀略授能持戒新婚一月促登程當作瓊枝一杖行黃蘗蓮華或海笑羅浮仙蝶下山迎歸來新詩滿囊橐隨手明珠拋落索先生手出青牟尼笑與兜頭作纓絡竭來吳苑看花過虎邱玉蘭花正多立向花前無一語玉光蘭氣奈郎何招邀側帽來遊醼繡閣朱門爭識面苟令新薰衣上香風娘恨不多吹遍相愛芸窗坐校書婦春嘯上小羊車要知心地清涼後已是人天分界初從此賢名真不朽名山事業居然有衣鉢真傳不二門拈花長侍瞿曇叟笑我荒唐色界天修羅剎學大乘禪願分一句醍醐水滋出心頭智慧蓮

呈存齋先生三首　　沈木陸

西泠才子到江東雅望分明山斗同獨起斯文高八代何妨此老不三公天開圖畫家園裏人慕神仙陸地中見說年華過七十鬚眉猶似未衰翁　小倉水木最清華官罷金陵便作家老去風情謝安石少年氣概賈長沙選無漢苑攜歸草園有河陽舊種花怪底閒身留得住簪纓真不換烟霞　宏獎風流百代存詩人龍虎在隨園氣將蓋世誰爭席客未懷奇自到門不為宦途開捷徑直從學海探真源嗟余生傍局耶里曲謬翻邀一顧恩

簡齋太史重遊沭陽次韻奉呈　　朱鑰

夫君本天人游謫墮塵界束髮文陣雄不意失一苦仍然小遊戲捧檄一而再四十六年前此邦君所屆重遊豈預必訪舊幾人在卓哉藍田裔久辭高尚拜園林掃陳榻賓主老亦艾鴻泥雖云偶飢溺則已太乃知三世緣不出六合外惟有地行仙往來閱八代　昔我遊太學親聽隨園橋南歸守青氈華髮蕭飄蕭吟哦飯飽欲棄瘦同島郊夙聞山斗名不見心空勞何期觀察公（先生賓呂萊園觀察家）客至將我邀親炙一朝慰劇談四座聲令人未可澌古人未恨遜六一　望玉堂如隔青雲我愧歐門士幸得從君招　依依桑榆景歷歷桑陰地懷哉後會長莞爾前言戲人生難覓料再至或三至惟願人久長喬松挺而峙如何南艙發欲去頻揮涕光陰百代客城郭千秋事青山臥自高黃河夢先濟傳之圖畫中重以文章記披圖長相思讀文愈有味深情誰似君不必問當世（先生畫遊沭陽圖為文以記）　倉山三十卷字字動景仰妙手君不疲靈心天所養來園感舊作高唱孤月明歸途寄所思佳句成美餉郵筒今復來四詩如指掌君才八斗許而我欠通儻矮人同觀場隨聲作欣賞乃更操紙筆不揣窮於往只憶會晤樂一別勞夢想善歎使繼聲恕妄君或倘

奉謁隨園先生　　張雲璈

才華祿命兩難并奇福如公孰與京天付瑯環為地主人從河嶽仰英聲盡屏共識江州面刻曲終留賀監名見說門前多問字一生對客眼長明　文章如此合千秋萬里江山助壯遊司馬始堪居洛下東坡何用乞常州片雲自護終南氣一石能迴砥柱流只恐藩籬留未得到門先看竹修修　小徑升堂許共攀置身直覺遠塵寰長樓花月神仙府吏勝蓬萊侍從班適怙直持千歲上功名多擬五湖間我來欲下大仙拜豈為閒園一往還　竅砂貽後得難堅自笑頭銜久不遷養鶴未謀山一頃當門空抱瑟三年何曾溫卷投光範合有黃金鑄浪仙被拂春風舊桑梓已勝絲竹待彭宣

和隨園夫子見贈原韻　　秦大士

白髮時方屆青梧葉正飄門停長者轍篇遺謫仙謠逸響傳湘瑟和聲叶洞簫大孫一片錦泉客五絲綃

叢書集成三編 [illegible]

長慶應高壓松陵合頡超望塵衡弗及吟輿暗相撩況乘陽春和能餘抗手招公才儷鴻鵠我智等鷦鷯學士傷遲暮懷人坐徹宵蘭亭修禊會梓澤致書邀綠酒傾千斝紅檀打六么風華推管領宏獎振清標麗秀羅珠璧噓生到篆雕（大士作秀才時為先生鐫印石）論交如澹菊佩服擬芳椒記在丙丁歲分馳南北鑣乞身藏霧豹戢翼隱寒鵰小印誇三絕雄姿歛十驍盛名宜克副謙德更無驕冰鯉供晨膳窗雞夢早朝老成周庾信博物宋劉昭絲竹且爲樂鹽梅終待調鏡中新雪鬢囊裏舊金貂昨日逢開徑名園暫駐軺觀魚翻翠浪放鶴破青霄棋賭楸枰勝談聽玉麈搖詩文恣跌宕身世儘飄颻聚散飛鳴雁過從早晚潮不才謝魯芻幾載溷耕樵近市居東郭經秋憶午橋曠懷晶宇闊洗眼俗氛消大雅從先進蒼筠識後凋雲天心脈脈風雨境蕭蕭杲孔方倩李非蘇孰和陶拙工疏意匠敗筆少情苗瀰永肩頻聳燈殘手屢挑錯刀勞贈惠敢謂報瓊瑤

入翰林後寄和隨園主人韻　程晉芳

四十年纔爲侍從交遊若此古來稀頭銜入手誠清絕書局留人未易歸老景直如冬景澹梅花又共雪花飛遙憐居士山窗下鶴俸猶分粟粒肥

和簡齋先生見贈在廣州作　折遇蘭

我不學道人不作學道言逢公數問難往復不厭煩感公示眞詮導河自星源高論如湧出隨地成波瀾往往創奇語鑿疏豈可刪始知眞理學不外名士間庸儒祖濂洛士偶而衣冠鄉愿德之賊此語眞不刊當公初來時走謁不及冠到門再徘徊欲入足尖轉懼爲賢者擯撝悲吾所畏旣前則深相容一見憐狂狷贈我五字詩妙若廣陵散聞將舍我去天涯異鄉縣雖比未見優見反增繾綣公來雖再期我往同當便浮萍無定蹤蒼狗須臾變何以慰相思好待南飛鴈

答存齋先生見贈元韻　蔣和寗

前輩雲霞契新詩江漢流手抄貽舊雨葉落正初秋俯仰人間世淒涼滿水頭自從協洽歲同上相公樓（嘗識先生於家文恪處）諧合針投芥飛揚騁轡衣冠調楚楚（贈詩有衣冠楚楚之句）詞翰愛修修出入華軒共盤飧祕省留（先生纂起居注於內廷嘗修書志館）雖時慚稍展高會數也籌座上推文舉吟成說顧彪飛仙琴正奏殘劫局先收才子辭中書郎作外州魂銷金馬客淚滴石鄉侯喜聽花封裏仍將月斧鍛孜堪青竹冊名早動珠旒樹色秦淮動風光令尹騶相思春夢斷存問故人優我豈三生杜公眞六一歐一官明後進兩陝慰艮遊翔艥江千棹言尋鄴雪謳芙蓉開正好萱草渠忘憂携手濠梁伴披襟元禮舟崇朝旋惜別嘉會更無由北固欣重見西窗話未休何關戎馬忽繫兩車牛恩怨付無與榮枯悉自求鴻猶飛冥冥乃獎咏咏（嘗以揚州小住）（擬勳）

恩重臣難報才庸友所羞到家門鑿掩吹翁歲正週方擬庚申守誰知丁巳諏（宋高相國聘修南巡盛典）斯之晉未信尙矣古雖倖恰幸依通德長容謁太邱門生同問字儐僕不知愁味可鏡湯學詩堪格律倫低回忽往事飄忽詎入謀琵琶嗟何貲奇肯且少攀山中島綠淨尾乃亂紅稠一日雲龍逐千秋志願酬新知有佳士（謂竹溪蕭閒公子）吾道不孤不

虎邱和簡齋同年見贈原韻　沈德潛

縱縱休教酒乃公腦懷夷白想光風攝山櫟嶺家園裏曼倩刪方譜語中學道自能平硯眼觀空轉復攙明聯來吳欲訪工爵者旗鼓何人角兩雄

大羅同日賦成英鈍拙今慚漢馬卿會比香山傳九老班聯翩館憶三年宵襖布襏供遊蹟源羽樵兒識姓名良友傳書寫方山和風披拂不勝情

丙午五月夜宿小倉山房　張諴

徑走金陵訪謫仙隨園原是洞中天相逢一笑渾如舊始信三生別有緣說久不知春滿座醉餘更見月當筵今宵剪燭陳舊話慰我懷思十年

八斗才名著九州當今此事讓誰侔少陵詩句無雙價近鄴文家第一流聲聞水厭仙思入妙幽燕老將力逾遒青山要借如椽筆歲歲相招賦壯遊　小樓鋟穴

春雲屏石徑溪橋取次經萬竹玉抽香滿嶺六松虬結翠爲亭草頭富貴藏嚬獲世外林泉影媚彩羨木鶴湖公訪舊並無一個向晨星（余外伯祖曹慕山外祖六叢家伯鐵理皆先生友也今無一存者）

九霄珠玉落塵寰直送西登劒閣（先生題梅花以送行）一夜分明宿天上來朝依舊走人間似公國士知能幾愧我平生學未嫻別後峨嵋高萬頂（時余將由蜀入秦）相思如見小倉山

答簡齋先生寄贈詩扇　梁同書

饒送層樓隔暮霞小倉嚴憶寓公家通波忽遞魚中素別緒難忘陌上花外集樊南編甲乙名園江左古清華湖山不得攀公住曾著閒雲逐後車

金陵扇骨仰家鏤寫寄新詩句似仙賤子愁爲孤鶴立先生導我白鷗前追陪兩度移雙屐隔闊經年又滿川循誦華牋無限思涼秋霜月自蒼然

展謁隨園夫子　彭蘊

一徑綠陰入都忘城市喧到門修竹色緊馬古梅根直是迷蓬島何期遂昔言升堂由也果今日到隨園玉貌仍當日芝雲悵六年喜隨鳩杖後轉在鴈書先（去冬今春兩寄詩函均尙未到）舊雨聯紅豆春風及翠鈿（新收女弟子甚衆）

寄衣廬觀許都染落花烟

子才前歲過訪草堂見示遊天台雁宕黃山羅浮諸詩流連竟夕喜賦　趙翼

薄暮君忽至令我喜欲顛與君兩年來書問月幾番終不如見面快吐所欲宣何期有今夕把酒明燈前當年驚蛺蝶逸態猶翩翩雖已白狂過惡少年醉後起談鋒巖電目炯然妻孥亦驚咤私騎門隙窺不知見才子但疑老神仙　趙州年八十打句始行刪君亦近七旬忽思訪名巖攜舁黃海深行挑天台灼旋支廬阜笻復躡羅浮巓攀崖皆爲猿學松身化鶴頭趾胸不處蹤粉付一落求榮求利那爲此章駿樂及歸倒錦囊奇句森歎薄青山千萬古生面一朝擴始知此老詩更輕早白度好詩拚命換難擬吾未錯　我最愛君詩君亦愛我句他人豈不賞不若斯癡處惟此兩老翁交融水投乳情爲成連移曲

經周郎顧中宵結社蚊著局已悟徐夫入上著不待卹如注眞奇意也消中病手無措微言澹相對銷酒耿斜度僮奴侍兩旁不知是何故但覺白頭翁萌不住

寄呈簡齋先生　彭光斗

蓬瀛仙客渺人間小謫塵寰鍊玉顏大道別開詩世界公遺厭話蓍朝班六朝人物東西晉一經雲林大小山蜀道十洲遊覽徧懸知歸臥掩松關

心似牟尼舌廣長仙家端愛住淸涼幻當風月排吟卷管領湖山作道場一歲鄉人廿北面（光斗先生一年）十年彼美望西方何時得放靑溪棹排闥摳衣學瓣香

小詩寫似簡齋先生　孫華

宦海烟波帆正發忽然微笑謝簪纓山中泉石勞經濟白下風騷有正聲得總教與流俗到門不覺失公卿尋常談笑皆超絕天馬空行自一生

贈簡齋老同年　成城

蒼絲老未減風情世外登松體更輕一笑相逢猶跳躍白猿端的是前生（乩仙言君是峨嵋山白猿後身）袖果雖奇出海中運兒生得氣如虹聲名太盛功名薄底用聰明似所翁

呈隨園夫子　鮑璉

高人性本愛山居結搆茅齋十畝餘門外自饒三徑竹花前時擁百城書　種梅散勤已廿年機警層巒染雲門天機清妙新裁襲迪也翁看花到輞川

端州府學呈子才丈人　楊國霖

鞍馬精神六十九五千里外嶺南走搜覽名勝有餘閒志在悅目與悅口悅口荔子味尙酸（先生到粵在清和月）悅目珠娘容甚醜荔子到底有甜時珠娘醜外恐爲有大抵世事每如斯難向此中爲細剖蘭坡斧鑑本十年是濟川古齊名不知雖總長者談一笑各浮三大斗（星齋蘭坡[illegible]）

呈簡齋先生　孫　韶

舊是蓬萊古衛班偶銜丹詔下塵寰沖霄翮本摶風上出岫雲偏抱雨還四季花開江令筆半生心跡愛湖家山水晶樓閣分明在翹首龍門迥莫攀

戊申三月簡齋先生枉道琴川游讌之餘奉呈一首　吳蔚光

先生海內地行仙忽繫仙舟琴水邊文酒正宜三月褉湖山可證十年前姓名賞耳疑已古著作等身知必傳放出看花雙老眼莫云鬢髮識皤然

呈簡齋太史　疏枝春

我聞古小倉天與神仙家仙人一長嘯半嶺（水）青霞瑤草自春色松風開古花何時訪靈笈問道水雲涯

呈簡齋先生　江　藩

公才如大河從天下注地一瀉一萬里氣可吞淮泗不屑事章句讀書通大義發爲古文辭華天下能事徐庾作奴隸韓柳亦憚眙文章見性情經史供驅使讀者眩生花作者實游戲仁者見爲仁智者見爲智高論法漢魏稍卑宗李杜此皆詩囚語摭拾前人吐作詩寫性靈何必立門戶公詩通造化揮灑天花雨潛離破腐儒靈音振聾聵前輩蔣心餘先生與趙甌北先生餘子何足數大哉詩世界公作風騷七置身天地外安得不千古　垂老不依佛居山不學仙出處任所之萬事皆隨緣休官築別墅六朝山色圍園中花與木亦各全其天看山行萬里縮地至海邊詩文到佳處往往如參禪方知仙與佛公身早兼焉　昔我年二十拜公於山塘十年復見公仍在蜑舫傍春花正爛熳月照琉璃觴（十二日公枉過飲於鲍須論）毿毿白於雪欲花爭月光望之若神仙剪水雙瞳方聲名牛斗懸四海所仰望嗟予不知所技癢呈篇章定當拜牀下私心拈瓣香

贈簡齋先生賦呈　吳兆韶

一代文章仰鉅公性靈揮灑古今空蕊包興籍開生面別有精神奪化工寫到黃庭剛恰好拈來白傅偶然同隨園咫尺如天上幸許風雲倩一通　地縮雙湖聚賢勝處小樓霞亭曲折書倉隱水石玲瓏柳谷斜高座日修千古業游人爭看四時花我來正值芙蓉候開遍山巔復水涯

喜簡齋先生重過邗江　法嘉蓀

靈光嶽嶽峙中天邗水重來健似前早已姓名知婦孺果然人世有神仙千秋業竟雞窗管四海才都顯執鞭莫慮維摩時抱疾是年猶是未衰年（時來邗就醫）　讀罷倉山百卷清一篇一字總天成性靈獨造輕餘子杖履曾陪幸此生雅謔還堪消鄙吝鄭祠何異掌鈞衡自慚久坐春風者十載方申仰止情

將反姑孰呈隨園先生　陳用光

昔年未識公評公爲古人不知公年少才氣當評倫去歲讀公書失喜見顏色生幸公同時如何不相識昨者初投刺意決行趦趄公相天下士而我誠何如寸心持猶豫跼蹐復不肯度公愛士心洪鐘感寸莛指拜上高堂幾日歡宴同揮麈香雨放開綠大字空安得槙經席終歲坐春風　娜子論服氣醫之琴與昔師心無所授撿埴識索途平生恥雅變妄欲蠡測海游蜂鑽故紙那得大白在因讀賊園集（蔣心餘先生）始誦倉山詩李杜既並世公外今爲誰予評我所作澀嬰生成行巧匠手斲鼻譬馬初服稍歸去歸覓島隨園一瓣香

寄贈簡齋先生　吳　鏡（甘肅）

于才子才近無倫謂說中郎有後身橘不踰京口化枳隻付評騰頭春音傳魚鳥情何極夢想湖山眾未真知羨江寧王少府隨園猶得呈清塵

湖樓客呈簡齋先生　葉紹楏

先生七十鬢眉青捧袂曾前拔古香著述已該周柱下典型直接魯靈光消閑偶拾積傳花譜錦瑟年華憶

玉堂生得從公析未晚焦桐今過蔡中郎　小倉突兀俯秦淮碧展東山興豈乖生巳逢徹歇楚些老猶彌記續齊諧偶談舊雨人俱古能坐春風客亦佳萬古金陵名勝地天心鄭重爲安排（先生園有歎息天心非草草安排此地老囊安之句）　江鄉卅載飽尊罏篇分才名絕世無風月有緣花作障文章如海筆爲桴（公幼時夢在海中乘筏數百萬枝爲桴而坐其上）　煎茶不羨元宜神種橘新添顯士奴勝事更應誇白傅丹山老鳳重將雛　征衫憔悴趨塵紅拈到蠻箋氣轉雄能寫性靈差見我甘稱弟子爲逢公研經許立程門外得句應編杜集中千里追陪定何日秣陵烟月一樽同

前題　任　康

望氣已知天上宿入門惟見古人風池涵樹密深沉綠梯引人行曲折通兩角雲霞堆五岳一園詩酒傲三公華陽瀟灑知章達千百年來遇此翁

呈隨園先生　王光晟

自作一流人道然絕點塵共稱金馬客曾現宰官身皎挂江城月清留鄴居春卅年遺善政猶復說津津夫子誠高曠園居靜且閒奇文驚海內妙句重人間獨占林泉勝都將塵俗刪更饒遊屐健蹤跡遍名山飽讀倉山集全將茅塞開空靈鞭鈍骨挺拔見仙才聲似鏗金石光疑走電雷挑燈三復後願學脫凡胎辣泛來江上紛如應接繁不慚爲俗吏且喜近高軒問字容迂拙登龍快晤言春風時拂拂入座被和溫

喜晤簡齋先生　龍　鐸

主持風雅發靈光大手誰能似小倉我向先生問奇字人傳昨日到山塘拏舟穩擬成高會扣戶總知往上方歸念行舸應過此此邦耆舊正相望　江東園閣爭扶鬢海內名流願討源解組彈冠先到岸佳山好水日當門三三萬里乘幽興七十餘年無愧言耳目聰明身利便神仙猶遜此飛騫

前題　汪　鯤

百年牛耳踞騷壇翹首龍門欲上難今日重逢頻感藉滿庭春花待老人看　自慚鼓瑟學湘靈未遇鍾期眼孰青願乞倉山詩話稿登場說與瞍師聽

前題　方　潓

小倉山畔路盤紆名士爭來闢數區水石疑增元圃勝林巒不讓輞川圖門餘翠色竹千个座擁牙籤書幾廚大雅扶輪人共仰評詩日日到西晡

虎邱朝席呈簡齋先生　談炎衡

雙屐穿雲陟虎邱寅公文讌集朋儔爭先問字誰甘後排日論詩語未休三徑月明燈影淡一庭花落酒杯收不知鄴下應劉輩嘉會當年似此不　果然老眼出風塵傾倒余懷似飲醇自是分才偏得斗但開覺路不迷津山樓受伺原無用士鼓隨聲沒自振早識公門桃李盛更叨餘蔭及芳鄰（公門下士范瘦生林遠峰吳余鄰近因得見先生著作）

寄呈簡齋夫子　蒲　忭

曾詣平原熱瓣香借聞仙樂辨霓裳（忭問字於趙甌北先生曾以小倉山房全集見示）　親逢李郭生同世願把歐蘇供一堂冬嶺松偏榮晚歲秋山獎獨向朝陽先生披簡應微笑子夏門人謁子張　自開生面掃蕪言各冠三家比嶽尊（海內舉蔣趙爲三大家）　四海才人爭御李三朝此事首推袁山中宰相華陽館洛下先生獨樂園羨殺小倉山景闊萬株桃李護龍門　到處留題遺墨輕天台雁宕擊家行自憑慧業消清福大與間身享重名六代雲山隨杖履一園花鳥證聽明神仙瀟泊公獨占修到先生定幾生　私淑名山心最殷韓識無分愧風塵大江烟雨空搔首曠代文章許問津何日徑尋千里約昇平應有百年人新詩願當侯芭酒遙祝雲亭歲歲春

七律四首寄呈簡齋太史　何道生

好詩傳來挾纊溫便疑身已謁龍門愛才到此眞如命知己從來勝感恩傷雨關心兆送行（蘀亭給諫以先生手札見示）和風著物妙無痕靈光今日惟公在可許心傳與細論　逕路紅塵五十年望公不啻古神仙忽荷一介通消息想亦三生有夙緣小草總蒙春長養瓣香當荷佛矜憐平時雅抱推袁意笑顧於今念益堅飯牛落筆想千秋姓字深慚汲汲憂衛負頭銜稱水部恐無福命見荊州虛名自笑黔驢技枉顧徒勞鶯馬求許署隨園詩弟子此生端不羨封侯　呈詩未敢學任華恐笑書生語太奢寄日封題如束筍到時風物正梅花耽吟笑我堪稱辭宏獎疑公或嗜痂惟祝金針遙度與焚香再拜向天涯

呈簡齋太夫子　　王汝藩

春風桃李愛花及其子孔氏諸門中往往列喬梓憶公宰江甯家君捧杖几遙遙四十年門客多朱履不謂稚子長復蒙公礪砥辭我以巨航衣我以文綺形隨影復從口講手復指時蒙提耳呼欲我應口唯庭前多玉樹許我兼葭倚壁上寫詞章許我紗籠擬自覺文未工不覺顏有泚兒時讀公詩高風已心企年來遊公門踴躍作狂兕如觀山水奇窮高更極底如聽絲竹音含宮復嚼徵他人託門牆則名即已喜而我受重恩兩世猶未已才也養不才拈花傳妙旨門下有門生於今又見矣憶家宗伯公荒塚存蒿里煩公作碑銘生氣猶滿紙謂公侯子孫將必復其始承公期望深報公何所以願擲九仞泉不敢一簣止願守一瓣香永把寸心死多彈伯牙音再將鍾期耳庶幾千萬年隨公列青史

下榻隨園呈簡齋太夫子　　王汝翰

謙與金丹換骨來賢身今已在蓬萊故侯鄭衆酬飢渴開眼蘭亭任溯洄三度雪經程座立幾同將爲戴生開距知桃李門牆滿小草鄰登者意栽　春任名園侍絳帷晝端日送姣鳥馳爐香幾見燼早花氣燕入久不知得士有時飛札報（公與王夢樓太守詩今稱過甚）攤書鎮日對牀披夜深同聽三更柝恰似孫從祖課時偶向柴扉半日行蓬蒿門徑記分明耳邊豔羨驚人說身上烟雲繞袖生略話平泉新草木劇談白傅近心情歸途有月寒蟬晚半道還逢小隸迎（予到館稍遲先生必遣人相接）　揭來便作擁花仙日日黃梅落下眠家近自知離別少天晴尤覺往來便僕排主意多相愛鳥聽詩聲半結緣安得竟忘塵世想此身長住大羅天

爲我一日留春贈隨園先生　　祝德麟

十二讀公文二十誦公詩讀文在嶺嶠誦詩在京畿安得如斯人容我長追隨側聞心竊自覬見面未可知閱歲次戊申銜恤返荊扉執友王夢樓下榻尋歡娛我與談恨事太息頁緣乖話言未及了剝啄聲喧豗問客從何方云是袁公來如夢喚初醒拍牀叫絕奇但得一握手那惜邂逅遲從茲頗自負已識元紫芝會離別太易往復懸書辭奇書每不達南北徒相思春秋十度換滿宦初解組歸舟抵邗江謁我甌北師壁間黏素紙細讀乃公詞索人生挽句逝將告別期使我魂夢驚豈公有先幾明知鮑幻語日日生猜疑側聞李太守（甯圃）健飯如常時此老人中龍變化無端倪天公置度外歸其入閻羅不到蟠桃熟未必肯召之去別此意方釋思復接容儀閒夏梅雨歇群蟲噪庭枝邊貂呶正美李廊舟忽移籃輿徑惠顧顛倒披裳衣和者如堵牆俟吾竊窺七能致神仙當亦非凡胎爲我一日留更足慰交私雲開借佳士簡風競起謁邀陟陽闕一笑磨林屛論詩破鬼胆說士甘肉脂復談遊歷境掌上起崖眉旁及洞花趣香風吹舞絲綫才好也心愈老愈不衰見有此客不四座咸解頤自余來此地風雨欺孤嫠得是音懸空默然便開空谷崩況復南極星下降江之湄追攀雖不能席宥附飢退而無事衆分耕翻腳裂惟此長吟與以爲送老貢獻帶敢留乎南車驂指迷懷白含再逢非公尙誰歸（時以庚子巳未掇龐二十春試正）

湖上喜晤隨園先生　　左　墉

暮年曾識小倉翁此日相逢恨已遲百髮還翁因挿老紅妝負笈爭尋師渺涉花月供遊賞海內文章仗主持不惜程門三尺雪可能容我立多時

懷隨園太史　　周長發

同歲詞科群如君得幾人空濛懷舊境磊落闊清身地以苔磯靜情惟釣叟眞烟波三逕路孤棹領芳春辭祿多林藪幽深倩畫圖松間眠一鶴汀際漾雙鳧命酒香初泛端居興不孤此時秋水闊手掬洗高梧樹對千章碧山擎一朵青名園金籠敘好句玉瓏玲竹雨清無滓松風自可聽儲胸衿次豁爽氣入疏櫺風雅盈壇坫誰將姓氏標經籌王輔嗣酒糞蓋寬饒花間騷棚徑瓜畦接覺澆園丁多日課長鑱倩中消

前題　　汪汝弼

久識東南有歲星小倉今日拜儀型才同班馬聲猶在地是鄉嬛喜乍經叩戶山中仙鶴應吟詩江上老龍聽徘徊未即投名紙貪看雲峰六代青　弱冠爭傳入洛名一時倒屣遍公卿早辭組綬逍林壑老學耕桑報聖明紅粉有人稱弟子青山到處屬先生蘭成新宅當陰古愛聽遺民說政聲　半似天仙半地仙盛名清福世間難等身著述空千載於我浮雲擲一官曠代誰標才子號鬧名都當古人看平生願見心多少每把詩篇坐夜寒　濟濟雄才學海中可容執簡侍春風瑤林瓊樹衡士衍絳帳金釵憤馬融天假餘緣留待我人如大壑必朝宗從茲歸去無他樂贏得今生眼界空

前題　　陳毓咸

嘯傲昇平數十年宰官名士又神仙已超萬古塵沙劫雖了三生翰墨緣眞愛才如蜜好同最耽詩似種良田少微星本關大象夜夜光芒徹斗邊　不願榮華願隱淪偏於世外葆天眞微之宮禁稱才子魯望江湖號散人君到金門皆後輩定知玉局是前身色空空色何須問一任維摩說淨因

前題　　孫原湘

先生小謫玉堂仙宦海抽簪五十年屈指已無前輩在及身早共古人傳險搜奇境歸詩卷老著新書當俸錢（先生每著一書購者如市）一持較樂天應一笑曾經少作逆生篇　歲歲梅花夜夜鐙才人奇福竟能消黃初詞賦空千古白下家居愛六朝地有文星爭快覩答如明月不須邀誰知陶令歸來日反使公卿競折腰看盡名山面目眞一園邱壑更翻新飛橋界水成雙鏡放竹爲雲護四鄰健筆獨持詩世界鴻才小試野經綸從知地亦難消受著個文人作主人

前題　　張　鉞

海內鴻名沸耳傳深情仍止廿年前識荊始遂平生願立雪曾虛曩日緣（壬寅仲春詣隨園不值）　唱玉聯珠佳子弟（謂[illegible]君）朱顏綠鬢老神仙人間清福還消受兩度尋眞入洞天（時再遊天台歸）　春風絳帳啟西湖名媛分經列座隅才思汪洋同海闊游蹤灑落與雲俱三生慧業千秋在六代鶯花冊載娛今日稱材親杖履可容負笈問奇無

前題　　孫昌時

瀟灑襟懷絕世無隨園家慶倩誰圖詩成自有名姬寫醉後還憑幼子扶四季花隨杖履三山風雨入松梧此翁已定辭官計早脫烏紗是丈夫　虛懷若谷論持平大啟龍門集衆英才女盡爲詩弟子名流多是老門生弇山翁似倉山叟（秋帆尙書）曠代人居六代城得侍絳帷寧恨晚廿年私淑久心傾

前題　　顧　樹

輿來偶泛剡溪船得領清談軼晉賢有句共傳天下口無人不羨地行仙三春爲惜鶯花老十載重尋山水緣此地頗聞堪蟣蝨從遊私擬執吟鞭

蔣心餘先生呼隨園爲詩佛余爲作歌　　金兆鵬

當代詩仙太史蔣筆齋玩瀋搜雲上紺瞳從不妄飛青獨見隨園頻合掌指爲詩佛資奇吟遣萬喝包須彌文林積郁旃檀列學海汪洋寶筏施生米智覺空諸有更加而壁神功久牟尼珠澀翻發中百八何須持在手昔年曾現宰官身逢場說法完前因便從風雅參三昧還渝心源淨六塵愛說名山觀自在山中老宿焚香待雪海千疊入天台風雨一杭浮溟海小倉幽寂離塵埃近道淨土清凉悉千山無人響結

蔭水流汨汨花枝開諸來參者冠蓋列法門廣大憑探閱龍蛇混雜詎無分一片婆心指點切有時硯凝甘露漿有時墨洒殷若湯有時粲吐蓮花舌白毫揮洒成文章何人傳法律生龍活虎蟠椽筆何物裝嚴精金美玉鏤瑤函我昔來參求棒喝猶依講席心神豁瓣香敬奉誓平生俯首皈依求解脫詩佛門牆多弟子夜半傳衣道得矣何時詩佛請詩仙聽說人天絕妙旨

上隨園夫子五十韻　黃世墳

龍飛開壽域百四十餘春誰擅紅氍譽公爲第一人筆能搖海嶽名欲動星辰叔子知前世香山認後身鴻文原共賞鶴髮漸如銀公昔年方綺入驪席上珍鷟鸞詩絕妙鸚鵡賦無倫（先生以鸚鵡賦受知於金德山中丞）薦禰封章偉推袁意氣眞九重膺筆入百辟動咨詢（先生弱冠召試鴻博王公都來問年）縱識終軍貴猶憐子夏貧何慚冷炙亦悲辛倏忽風雲起飛騰尺蠖伸玉堂金馬選翠幰錦標掄日影花磚靜鈴聲鐸院勻恩榮趨梓里好合詠桃蓁（先生乞假歸娶）過較藍橋美詞添翰苑新神僊還小謫法界闕微塵虎繡辭丹陛鳧飛到水濱潘花陶柳滿謝月宋風鄰化洽棠陰美風登太古淳有誰盲愛熱斷識吏胥循倒屣求初服掛綬謝要津小人原有母故土乞延綸北背萱高蔭南陔黍潔陳神君成逸士孝子即名臣身退音逾譴才雄海可堙汗牛文百卷扛象力千鈞曠代推文獻何人敵楚秦江河流萬古日月煥山何定日瞻元氣其間有夙因小倉長隱几大雅藉扶輪問字階前滿香車花外巡美人稱弟子（孫雲鳳等十三人）元老喚嘉賓（高麗相國）庭種槐成市門鷺鴻噪晨輞川精結構金谷鬪精榛樹川培人法花同繁吏甄有時偕讌遊逍路文驕勝水石山去餐烟吸露頻荔支紅入粵茶葉碧盈閩黃海猿公笑天台玉女顰詩翁誰不識蠻豸亦相親爲況當彌近（謂晉卿太守）兒看驥子跳蟠蛟斯欣共上紫背仕高陵賤子班慙猶浮生勞縮薪途窮當草執雉久逡巡無分傳衣鉢空思學組紃硯則桑共斷玉匪斯能磷略紀先生實微通小子忱十年慚立雪百韻當歌豳敬把心香爇春秋祝大椿

喜隨園太史至揚州　洪錫豫

久聞梁里驅車出許向邗瀾擁彗迎落手湖山多勝賞（時先生遊天台由西湖吳門而至邗江）隨風珠玉見深情顧無猜卧身彌健杖不須扶步更輕雅集幾回叨侍從一時佳話播江城　里詞敢向郢中投小草還叨斐藻籠收自賦高軒矜一顧況從絕業附千秋（隨園尺牘錄豫拙作）筵開草具殊慙陋囊滿琳琅愧莫酬惟待梅花春訊早小倉山外繫扁舟（承召來春赴隨園看梅）

喜隨園夫子臨淦淮浦　陳熙

杖履疑從物外臨逆朝官閣集朋簪長生不學神僊術見佛皆生歡喜心小別經年如一瞬少留片刻直千金隨園圖與同人集每念師恩感不禁（余年十七公畫入隨園雅集圖選續同人集收拙句尤多）

簡齋前輩約自維揚來訪迎之不至以詩迎之　劉敬昆

留得烟霞自在身何妨下界踏紅塵折梅夢到消寒館（來書云赴洪氏消寒之館）陸鶴飛來臥雪人一榻清風迎劍履十年春雨悵參辰茱萸灣畔青蓮舫日暮浮雲起遠津　安排牀下拜龐公預想迎門走孺童鳩杖東南推國老蛾眉弟子拜詩翁（閨秀多執贄者）拈花頓悟多生幻落月塵懷異地同浦口君家應小住（淮江浦一驛名袁公浦）駒休遲唱匆匆

喜隨園先生過訪（同家大人作）　謝學增（年十四）

花下交三九袁公浦上來呼童先煮茗留客且銜杯扣杖籃輿出論詩笑口開不妨成小住常奉謫仙才

前題　謝學壩（年十二）

江頭梅信到有客作高軒得奉東山杖欣聞北海尊驚人句慚謝此事世推袁入座衣香繞新詩許討論

壬子仲冬喜隨園先生至邗過舍小飲　儲潤書

舜曉問字阻江門忽逆安車喜欲顛拂拭猶留先衆客康強論學勝前年傾筵獲見珠光耀（時以各詩冊見示）侍坐還看玉筍聯（時同香亭讌）祇愧山蔬兼薄酒敢勞杖屨當開筵　加椽巨筆隨迴瀾光焰驚人萬丈看四海咸思瞻顏色一尊何幸奉盤桓頃讀新篇頓見傳閨媛（先生以美人蕉詩屬各賦一詩吳殺奇中丞嚴太史皆有序）昔餅還邀列食單（家製餅先生賞之採入隨園食譜）軼事都堪作佳話異時傳誦滿騷壇　傾思十日侍平原淮浦看鷗首翹立雪有人操几杖（時揚州司馬舉人迎先生赴淮）選采風曾不異輶軒地經雅集都增色天爲清遊特放晴後會更憂陪訂約梅花時節叩名園

癸巳二月初旬隨園夫子路過京口寓佩香女史家小住七日別後賦呈　左墉

聽說公來喜欲顛相逢情話倍纏綿深慚門下閒桃李得領春風已二年　六郎才貌最清華負笈同來女士家老去風懷猶未減還從羅襲看蓮花（調香遊）　月光燈影滿西堂賓客紛紛置酒忙賴有閨中諳食性朝朝洗手作羹湯　苦留七日太匆匆緩聽還山欲眼紅暗把金錢買舟子幾回假報石尤風

同登星村汪漁村謁隨園夫子讀遊黃山詩賦呈七古二章　張鏞

君從黃山歸我來訪君雲滿衣我是黃山山下人不得同君淩翠微君看黃山峯奇峯多戢山雲有大風吹雲峯忽見我今始對先生面七十老翁踏金鰲遊山歸來不覺勞談詩說鬼兩不厭清言滾滾翻波濤漁村星村詩中豪出門同嘆先生高　一燈三人分爭讀先生黃山詩三十六芙蓉開卷如見之靈區咫尺未幽討讀先生詩驚絕倒家在崐崘窮琮璜乃爲他人資我歸定擬登天都持君詩向山靈告

讀隨園先生全集賦呈　法式善

古人所有公盡有三唐兩宋皆前型神丹一點物俱化皮肉脫落存精靈轉華不爲法華轉開遮消息誰能扃庖丁解牛以千數其刃猶若新發硎外間不識謂遊戲何曾嘲詰有螟蛉造物生機常不死春在花葉傳芳馨我顧世間才子棄故技更授要道如夢醒寶此一編誦爲過腎腸心腑皆瓏玲遣言用意自絕俗何用瑣屑爭擬衣冠優孟亡君形

讀簡齋先生小倉山房集偶成一律　崔龍見

卅年相慕未相親此事推袁久屬君江左風流王仲寶人間春恨杜司勳花開上苑優曇現名享千秋海外聞循吏儒林早論定笑他撼樹蟶紛紜（高麗使臣樸家齊以重價購全集）　仙才早擁釣鰲竿信有江山勸挂冠灞岸柳迎三輔曉秣陵鐘帶六朝寒舊遊鴻爪都留跡投老羊城尙據鞍（時先生粵遊返棹）媿我白頭歸萬里（予從巴蜀歸擬訪隨園而偕行者迫促解維）春風只向夢中看

呈簡齋先生四首　胡永煥

翛然物外著閒身落筆超超絕點塵二百年來無此作六朝山裏有斯人聰明得福誰云少風月移情自有眞遊徧園中閒草木落花流水四時春　弱冠詞臣也白頭生平佳話擲千秋名將麟閣公侯並詩有雞林賈客求香媛爭行門下禮好山都向暮年遊傳聞海外仙龕築還憶蓬山頂上不　金石文章世共推世私狀名題碑道慚裴令酬千絹肯比林宗溢一辭先子有靈應不朽喜心無限轉生悲傳家第一倉山集便是當年祖德詩（爲先子作墓銘）　王通門下荷栽成（封阿先生）更聽安昌絲竹聲（擁鋼會人）兩處風流憐後起千秋絕業屬先生細川歸海瀾皆柴秋月當天氣自清但願聆音能識曲敢辭立雪到三更

前題　胡岳

六朝風月一家春聲價千秋定此身隨口詩篇皆絕調及門弟子盡傳人儀教山水消清福多少公卿拜後塵我識靈光逾未晚先生年老更精神

奉題小倉詩集斷句七章　祝德麟

東方紅日照扶桑手攬麒麟下大荒我讀公詩如讀史能兼才學識三長　筆鋒劍作蟠龍化忠路珠

穿九曲通剩有三生情種在不敎一字古人同　七竅玲瓏萬象虛人文俱似馬相如却愁毛鄭功臣在雖註人間未見書　老斂才華境更寬波斯巨舶泛洪瀾膽寶氣衝霄漢不見珊瑚間木難　樂死無過王右軍謝公行處妓隨身問渠何福能消受不是青山即美人　每逢岳牧勿紛投背以訣辭結貴游但向隨園門外過公卿誰敢不低頭　一生清夢繞蓬壺不愛王喬飄葉鳧試問石渠金馬彥百年來有此才無

呈隨園先生　施德鑅

香火情深信有因先生年老更精神文章卅卷推當代白下千秋又此人一宰官蹤隨處誦小倉山色四時春自誇老去還多福猶許從容拜後塵　記得尋春興未闌當年曾幸識騷壇靈光殿古傾心久通德門高一見難（丙午春予尋春到隨園未得見先生）驥縱空羣偏恨老琴逢知己尙思彈敢將下里巴人曲獻與　明公仔細看（時以莫愁湖詩呈政）

寄贈隨園先生有序　福康安

余自束髮時卽耳隨園名知爲當代作者而南北相睽不得一見心輒向往甲辰春扈從金陵思隨園適奉　命他往遂不果今又將十年矣向見隨園詩話新齋諧二書雖遊戲之筆而標新領異已遠勝滄浪處初諸書攜之行篋把玩不置茲來衛藏軍事之暇適補山相國瑤圃制軍咸共朝夕談次時及隨園和希齋大司空攜有小倉山房全集因得讀之才氣浩瀚茫無津涯快爲目所未覩余于役萬里征討絕域出靑海而踄積石登崑崙以西數千里歷古未通中國之地殊形詭狀不可臆度惟隨園之才庶幾彷彿似之竊以余髫年侍直　禁廷不及讀中祕書遊歷幾遍天下所過名山大川竟未能著所聞見形之詠歌讀隨園之詩乃不禁怦然動也聞補山相國適有札寄緣附成四律以寄亦以見傾倒之有素爾

獨開生面領騷壇萬首詩成墨未乾傳世何須一品集買山肯戀十年官諸天歡喜隨緣住泛宅煙波著意看曾是六朝金粉地此中容得老袁安　敢誇旗鼓兩家軍蹤跡原如歧路分客過元亭長載酒我從東野願爲雲聰明自占無雙福翰墨先收第一勳知否有人三藏地把君詩卷佛香薰　曾識仙人紫閣中披襟　玉殿對和風士逢知己心難忘詠苦言情讀忍終（集中有先文忠公輓律四首）君早歸田眞作達余慚東閣又從戎雁行亦有相知雅獨恨神交路未通（我齋侍衛二兄曾有投贈之作）　五嶽游成杖復攜壯懷仍似少年時赤城天半標霞綺（隨園近作天台鴈蕩之遊）粵嶠春深壁荔枝（數年前閩啖荔嶺南）跌蕩未教閒蠟屐逢迎到處識霜髭小倉山畔梅如海踏雪還將與鶴期

寄贈隨園先生有序　和琳

隨園先生爲當代龍門余耳其名無由一見得小倉山房詩集讀而愛之攜置行篋日夕玩詠不輟得詩二首以誌服膺之意錄呈教正

不信紅塵裏神仙攜眷居曠觀百歲事大隱六朝墟天女皆從學（隨園多女弟子）梅花伴讀書（隨園有梅七百株皆手植也）世間饒執客應亦薄金魚　數卷倉山集先生道性靈錦心羅萬象妙手運無形俟合依前席彭應侍後庭因緣知有日天不墜文星（予向慕有年自合在弟子之列今先生年登大耋神明無異少壯竊幸領教正有日也）

贈隨園太史　德福

早辭組綬古文場天授奇才老更忙兩晉風流歸咳唾三春花鳥費平章搢紳請業賢方許卿相論交貴且忘宛似當春山下叟客星光動水雲鄉　春風千里策長筇絕好繁花到處供一帶水聲迎畫舫六朝山色識仙蹤金閨執贄都嫌晚林屋藏書待啓封（方詩先生遊林屋洞）此日湖壖邀玉趾頓教俗吏也登龍

呈隨園先生　王岱

占得金陵六代春湖阿松老棟梁身幽閒境闢羲皇世著作名疑魏晉人才比大蘇情更勝詩同白傅意尤新平生風趣前無古不獨當今邁等倫

寄贈隨園先生　（裕親王世子）思元主人

久欽巖壑恨未能隨園佳勝想攀登謫居仙客蓬萊住曠世雄才海內聞百尺樓臺千面鏡一山花鳥萬枝燈他時得識先生面使我精神亦倍增

讀隨園詩文集寄贈簡齋先生　吳承禧

夙慕隨園老風懷迴絕倫鳴琴古儒吏作賦舊詞臣結屋青山裏移家綠水濱耽書消宦味下筆任天眞適意煙霞慣忘機鳥雀馴雄才足空世奇句不降人元亮徵前契香山認後身管絃行樂慣觴曾賦詩頻裔竹千竿密林花四季新名賢齊月旦髦士荷陶甄簾捲飄紅蝶溪清泛錫鱗安閒殊石隱高曠近天民我擬邀鴻鯉公堪比鳳麟識荆空有志御李意無因玉塞芸花晚金陵草樹春何爲趨講席攜杖日相親

隨園續同人集投贈類終

續同人集姓氏目錄

宴集類

熊本　周長發　徐垣　曹言路　蔣之廉　黃之紀
何士容　黃國楹　羅春鑑　蔡元春　金紹鵬　梅沖
陳熙　陳毅　曹言路　許光驥　葛國玢　繆聘
吳玉墀　蔡曾源　徐溥　王發桂　翟大琛　莊經畬
陳毅　劉啟秀　范光龍　俞保寅　何士容　周汾
袁鑒　袁樹　毛藻　王光晟　邵颿　何士容
袁知　戚守田　汪廷舫　李廷敬　蔡觀潮　陶渙悅
袁樹　汪舸　王儀典　郭錡　高雲　徐垣
邵颿　王金英　慶蘭

簡齋先生招飲　熊本

南山之南北山北多少六朝松與柏隨其姓者園以名園主屢易名未易太史詞章曠代無世人都道青蓮謫斯園値斯賢主人如漆投膠如合璧園荒已久蕪雜圖翳如上古鴻濛闢於今漸次啟菁華一切亭臺換新格日新月異迄於茲吾無間然至矣極春光二月梅正開紅枝白枝數滿百循檻傍水一週遭倚閣登樓三太息桑田滄海有變遷花落鳥啼誰護惜座間惟我以杖隨目覩此園今與昔昔衰今盛事非奇人傑地靈理易測閒情逸致謝安石高風亮節陶彭澤飲酒辭醉與未醉牛羊下來日之夕明燈照耀紛陸離遠可以觀近可即讌者門第盛京華王宛平公作相國張燈設讌在怡園我時童稚與其席流光一瞬花中過迴頭處處成陳迹觸我景象感我懷仰視明月長天碧遙覷惟有笑嬉嬉舉座從新浮大白老翁何以祝東風年年來作隨園客

夏孟集隨園用東坡遊白水山韻　周長發

我心無涯竟有涯遇佳山水思移家袁君五年宰白下政聲早見馳鋒車登高愛搆隱淪宅臨流久覺鳥嚶斜松石之間意自適雞鳴埭左倉山嘉購園留客埒北海觀魚默坐參南華山腰手種萬个竹籬角課灌千畦花陟巔要使眼界闊濟勝更欣筋力加三層傑閣學貞白一眺常向同人誇階藥池蓮自淨娟怪松古檜爭槎枒上樓勝身接青漢去梯附數疑丹霞下視一圍等鬭蟻笑聽兩部多鳴蛙他家苔磴直邱垤別開潭沼等桮盞要知胷中得眞樂位置弗令纖毫差與君同徵歷廿載江左兩唐如摶沙欲老園林寄鴻爪已忘仕宦輕蟬紗石城坐擁消歲月萬卷手校分瑜瑕會容折簡屢招我鮭菜羅列辦咄嗟圖書彝鼎出示客自詡老眼何曾遮我爲寓公笑學究恰幸室邇人非遐隨遇而安同此願可許扶壁來塗鴉

花朝前五日簡齋招集同人隨園看梅分賦得亂字　前人

幾生修到梅花築辟穀溪山白石斫人瘦方知骨愈清身閒始愛園能灌隨園地主人中仙手種倉山園几案二月東風正放顛千株冷雪眞無算亭臺高處影離遮日夕探時花不斷恍對佳人濟亦嬌倘逢皎月宵如日相招設醴復刲羊拉伴尋邱兼繞岸低亞一枝斜翠竹橫陳萬縈鈎銀蒜底須鬟曲奏紅羅刦映眞鋪白練沁我心脾耐雪霜強他冠蓋眞冰炭倚樹曾覷晚嶂妍臨流忽漾晴波渙高歌直使鬼神驚壓舞渾忘籌豆亂如此林巒如此客梅花肯以三公換

丁丑夏日簡齋太史招飲隨園　徐垣

去年曾記到名園不見東君晝掩門劇喜今朝重過訪頓教深坐靜忘言峯含翠色迎珠箔樹帶晴光護竹軒佳景流連心自醉軟紅幾隔武林源

立春後一日蔣公子曹秀才小集隨園　曹言路

送盡年光是此辰煖寒佳會好迎春行來別業花三徑圖住東風酒一巡綠篠陰中開戶牖黃梅香裏聚詩人春雲紅到斜陽外轉眼韶華又一新

前題　蔣知廉

行盡松陰叩竹扉登堂再拜讀書幃心龕尚覺耽兒戲身長眞慚著父衣老去愛才情益重冬來習靜客過稀梅花古屋尋師好不用壇邊杏作圍　名比春雷到處聞青燈讀史老猶勤門生喜共傾三雅童子寧堪殿一軍傳世文章花樣別偷公格律瓣香焚冬郎未必眞雛鳳多謝前賢獎借殷

隨園與鄉試諸公小集　黃之紀

隨園風景勝瀛州日見仙人曳杖遊名重不妨甘隱處身閒長喜接清流絳紗窗外月初上白藕池邊風已秋此日醉歸須有贈桂花分插衆人頭　笑我空爲世外身桂壇前面揖諸賓得逢宴會皆佳士不與科名只二人（是秋鄉試余與古漁不與）對局酒教今夜醉分題詩許隔宵陳小倉山有先秦客慚愧漁郎漫問津

空中秋露冷梧桐車馬轔轔日正東千古名談三席內兩江才筆十人中（座客爲袁魚門吳泰來黃虞鐘車靜年李晴洲嚴東有王悔坡顧古湫及遲鈖二公子）筵開蓬島花皆醉燈照桃源水亦紅若個風光何所似輞川圖畫恐難工

清明雅集隨園　何士顒

隨園樓閣神仙居仙人憐才今誰如鵲聲早報佳招至果見雲中降鶴書書開字字情彌彌勝地爭來輕步屧萬竿竹色逍招入笑指龍門絲雲裏翹詔來登妙德堂春風座上領芬芳公爲一代風騷主我列三千弟子行三千弟子我頭白卅年桃李公門客材小還收備藥籠情深每許親吟席芳讌名園麗景呈天將邱壑留先生來分花福何修得似向彭宣更有情良辰勝事殊堪取上巳清明剛接武兩節都歸一日酬高風此際空前古放艇呼僮載衆賓半篙春水綠鱗鱗賢者有樂不獨樂翻作閒觀局外人（時先生未同泛舟）雙湖妙境都遊徧臨水繁英霞彩絢棹轉橋邊曲折通仙津到處開生面覽勝還同峻嶺登錘山晴翠望層層地高兩眼才能放從此醺雞感不與倦飛鳥帶閒雲返客戀斜陽歸自綴文酒剛從園几陳園竇更喜詩人滿酬適看人球不空先生今日一坡公登筵饌進廚娘美愛客情如酒味濃坐久渾忘漏深矣衆人散去三人止（時余與芷彬雉白同宿水精域）剪燭重親笑語溫傲他立雪程門子絳紗辭出意倘然鶴唳春宵月在天水精域裏迎牀好雅稱郊寒島瘦甁

前題　黃國楹

隨園先生蓬瀛客廿把勳名易泉石名園築向小倉山卅載雙清寄心跡每逢佳節開瓊筵隱逸石几名花前歌謠賭說東坡鬼縹緲爭談鄒衍天今値清明逢上巳招賓速駕書紅紙能至麟洲郎列仙許親桂苑皆名士竹樹灣環石徑平園門未入鶴先迎圖書滿有窺經濟花石清疎見性情三十功成返初服家居誰及先生福琉璃世界九琳宮玲瓏宛似文心曲剪取西湖置六橋故鄉風景見南朝粉蝶闌前翻舞袖黃鸝樹底弄清簧蓮舟共上成幽賞短竹橫撐代鷁樂鷗汀鳧嶼渺無涯頓深天際眞入想設筵濃綠

柳條青乘輿還登山上亭天將烟景供吟嘯球與巖巒作畫屏斜陽淡處日將暮紅雨如潮飛出樹自訝蘭亭會裏人忽教路入桃源路須臾樺燭照清樽馬記班圖細講論銀刀寸切庾郎韭玉盤新蒸阮籍豘良辰勝景兼難得此會居然冠南國分題座上各千言佳話人間添一則

前題　羅春霆

杜門伸蔚正閒居速客欣看太史書煮酒清明作高會園花開到十分初　緗燕風前卸袂衣平囊曲檻樹如幃此身大類爭春鳥只檢名山勝處飛　蘭舟才艤一登山極目烟雲掩靄間忽與詩人添好句松亭一隻鶴飛還　玉甕香醪色似苔碧桃樹底把筵開流觴不用蘭亭水一點花飛酒一杯

前題　蔡元春

絳帳華趨共論文清明修禊補前聞（時諸同門荷夫子見招爲上巳後一日）花飛席上吹紅雨人在山中臥白雲弟子泛舟藤蘿帽先生寄興字書裙旁觀也覺風流逸羨煞神仙屬此君　登龍若個共相邀早望蓬壺向北郊感遇詩容貧士獻閒情賦有美人鈔心空荇藻魚忘水聲入烟霞鶴在巢最是夢回晨起步一天清露濕林梢（客大早方辭出園）

前題　金紹鵬

雅集逢佳節仙津問小倉名園堪獨樂清福許分嘗道重饗襟外春生杖屨旁綠經翻議能便覺看花忙引客觀桃浪呼僮放鴨航輕篙點碧沼曲岸臥垂楊倒影參差亂迎人小燕翔橋闌橫螮蝀亭子翠鶯鸞流水清堪掬高山近在望追隨慚我蹇登涉羨公强上巳游同補（前一日乃上巳節）清明樂未央甗偃剛至止逸興忽飛揚錘阜晴嵐合松亭翠蓋張天然成結構巧合見文章草木涵清氣樓臺麗夕陽詩鐘催客返林鳥覓巢藏復認雙湖路仍登綠野堂風騷親几席文酒戀壺觴德飽鄒公饌詩慚李賀囊佳題雙節並勝事一朝償深喜光風被還容笑語狂嚴城嫌道隔禁漏聽初長留客同何遜清談伴蔡襄（是日惟余與何蔡二先生止宿）

莊椿眞耐老謫玉自生光（是日得見世兄）華燭宵猶短青蓮舌吐芳論高風滿座學大海難量觸發機相引拘牽意盡忘惟慚勞長者小憩就閒房著盌多餘味圖書泛古香人來紅雪島身臥白雲鄉夜靜泉鳴竇牕虛月到牀報更憑素鶴滴露響幽篁夢繞登臨處心清翰墨場風光須記取美境以人彰

簡齋先生招集隨園並同登山望月　梅沖

嘉會及良辰華堂飛玉卮却喜前山亭明月來相期茶烟煮初熟棋響敲更遲出門藻荇亂欲步心還疑人影轉廊曲波光隨樹移便倚藜杖健升梯漸攀躋　溪迴逐寒流磴高逼明月耳涼竹聲散衣碧松陰拂高坐出樹抄野燈幻明滅心隨白雲游俯挑萬象列遠水空鏡涵遙岑波一髮何處覓蓬瀛滿徑仙風發　情遙坐以久更深肅風露霜清蕭寺鐘雲影石城樹呼月訂後期穿竹尋來路笙歌動高樓一聲徹林霧芳罇美人懷蘭芷騷客賦娛情澹忘歸帶醉延幽步

十二月十二日薄暮抵金陵即至隨園謁簡齋先生留宿綠淨軒述舊感因敬呈五首　陳熙

先生六十未華顚再入門牆已八年急就燈前毫頰色笑從袖裏出詩篇園扉向改隨花轉檻鏡光搖搨延五色玻璃（軒中窗嵌）爲問世間師與弟幾人如此意纏綿　絲竹聲中酒滿樽別時絳帳有啼痕重來童僕迎門笑過去滄桑剪燭論取士已聞傾白下讀書猶見戀黃昏更忻家有驪珠在不指鶯花當子孫（公有鶯花還比子孫親之句）　芳園昨夜轉東風臨水疎梅綴小紅鶴怪客蹤窺戶外人先春色到山中（余至園中次日立春）十年失意堪嗟我四海憐才只數公堪笑桃源舊雞犬縱教花徑路還通　四面青山四面窗繞林花氣雜爐香臥雲豈待遊仙枕問法仍歸選佛場遙隔音郵通獻壽暫陪吟席綴還鄉若論山也升堂日却冠三千弟子行　弱羽飄零嘆不沉護他健翮集華林朱顏攬鏡看非昔青草隨袍著到今秋榜姓名虛拭目（每北闈榜發先生知余被放嘆恨久之）征人肥瘠獨關心（先生詢余較前略瘦）回思十六年前事感舊懷恩淚不禁

隨園看梅　陳毅

居海茫茫笑陸沉誰將幽興寄山林頻開東閣邀佳客更對梅花弄素琴（桐城姚太史桐鄉潘君履仙琴硯道士寫水仙請採）春酒盃傳良夜永風燈鈴響畫廊深怪來香雪濃如此門外遊人不易尋

上元雪後簡齋夫子招賞牡丹　曹言路

補滿瑤臺月滿天牡丹開在百花先榮華世上尋常事難得風光在少年　吾師折柬共招歡酒綠燈紅帶醉看添得穠華依絳帳雪中人更不知寒

前題　許光騏

花王應占百花先一夕春風朵朵鮮色映雪光明座右香隨椒釀到樽前貂裘相對無寒氣錦幄重圍有夙緣若使閒逢天寶日青蓮呵凍寫金箋

隨園夫子招賞芍藥得第字　葛國琰

先生愛花被花累每到花開作詩會呼僮折柬邀門生門生名花相向侍玢來欲前不敢前花光射目目爲避爛若明霞散碧空燦如繡被鋪瑤砌霧擁香雲滿座隅疑身誤入神仙第神仙閒識及芳時杯盤不惜千千費自飮幾能三蕉葉酡顔却喜看人醉因言佳釀廿載餘無詩罰以金谷例拈題圖韻各凝思詩好花神亦得意燭光扶影上吟箋似與才人鬭綺麗憶昔韓公金帶圍一時賓客皆榮貴座中豈少探花人我欲問花花不對

隨園先生招賞芙蓉　羅聘

筍輿軋軋不肯住赴約名園看花去秋竹邊籬綠到門入門未見花開處乍欣路轉繞迴廊複道潛通宛轉房奇響樂靡不有重重窗設玻璃光隔窗隱約芙蓉見錯認輞川鷗鷺堰莫辜佳節愛重陽正要臨春看三變先生呼僕急開窗一片秋心已早降萬花千花手難數花花映水皆成雙荷欄下關嫌來足吏

上眉舟快愕日始知消寒分明錦纜從陳漏山齋移橈更入芙蓉窟裏花笑勸金巵羅酒不招人花自面白頭那得顏微酡四面是花中是水西湖縮向柴門裏怪道年年不想歸手把花枝吟不已詩成要我畫作圖醉眠重看影欲無濃濃秋烟飛翡翠層層嵐翠漾孤流園中有花四時放開到芙蓉又一載南山終日對悠然籬菊花黃應更采

前題　吳玉墀

鯉魚風起秋光老紅到芙蓉便煩惱愁裏一片聲愔愔涼壓枝頭不許掃晴光太暄雨太黑晴雨俱是芙蓉賊天宮為展無縫衣多留幾日花顏色名園原是蕊珠宮生長蓬山却不同萬點新承斑管寵千葉斜染錦袍紅謫仙弄巧天機活位置林園若衣鉢花下樓臺波底山九月明湖被他奪長鬟執簡打門招我去青溪訪玉簫粉閣香陣意不樂一心要上花間橈黃花簪頭杯在手文官肅客敢落後入門狂叫似登三此宴渾忘作重九先教看到蔚藍天玻璃窗拓珠簾懸左左右右客掉首枝枝朵朵花交肩高處不用低處爽鏡中更比窗中朗宛轉橋頭喚畫橈鷺鶿亭上徙倚槳橋外花稀樹裏多八分錦繡二分波龍宮碎剪綃千尺神女偷封霞一窩烟篷移入花深處山容天色沉紅雨此時恰愛纖風吹波搖千萬珊瑚樹為君一醉香匣餞為君再賦麗人行莫道仙家太惆悵人間亦有芙蓉城

簡齋先生招飲次日賦詩　蔡曾源

萬里來登大雅堂龍門突兀此山莊烟霞欲洗風塵色甲子重開泮水香（公年十二入學今六十年矣）自昔蘭臺推武庫祗今花縣頌甘棠蔚藍天外清霏飫有客懷鉛愧馬楊　不坐蒲團不煉丹一重花木一詩壇巡簷踏雪梅千樹開徑吟風竹萬竿氣壓曾劉爭壁壘勢驅屈宋作衙官欲知四十年來事物外逍遙傲歲寒　東西兩粵愛山光笏拄官齋有雁行（公弟香亭守端州）咲遍荔枝歸嶺表夢吟蝴蝶認仙鄉絳紗帳貯人如玉紅豆吟成字亦香此日家園老兄弟暖風疎雨話連牀　風雅都歸絕妙詞能教腐朽化神奇才應似海蛟龍出筆到如椽婦孺知（公有五代門及女弟子）楚水正勞裁郢曲（楚中陳藥洲方伯及吳竹舫庭訪曾以書來促公來楚）蜀山飛夢有巴詞

石頭城畔幽棲處剪燭西窗訂後期

雨後集小倉山房分韻　徐濤

山色雨後佳人情故鄉好有客渡江來相逢恨不早移樽過隨園恍入蓬萊島主人睡起延堦前花未掃魚跳水波圓風瀉雲片小振衣倉山巔江帆出林表酌酒須盡醉一任玉山倒徘徊日已暮斜陽送歸鳥

大廷尉鄭蓮齋先生入都讌集隨園陪侍者李竹溪與簡齋主人皆先生戊午鄉榜所得士發桂為而太傅是日亦在會上和簡齋韻　王發桂

師弟隨園聚文光射漢沖雲山新院落桃李舊春風琴韻交相應花光幾處紅一城分二陝召杜各西東（頤齋現宰江寧竹溪現宰上元）

中秋日簡齋先生招集隨園　翟大琛

登高不待菊花杯諫與攜朋陟嘯臺萬象下隨人境杳千山低讓大江來潮聲天外商颿急帆影林梢落照催莫以悲秋負明月芙蓉正向白雲開

隨園小集分賦　莊經畬

七載閒居忘宦情一雙白鶴伴山行風來峻閣生寒色雪後晴簷度雨聲蓬閬山川圖內賞漢唐人物卷中迎酒杯茶椀更番至共助銀屏一曲清　曾借元亮駐江干（園內西）高閣分題共月寒霧鬟無情催我老雲山有約共君看千秋作鑑留詩史一座稱尊讓酒官不是少陵潭北路人間何處著袁安

己卯八月六日小集隨園與吳竹嶼諸公同賦　陳毅

三徑初開掃薜蘿晚晴空翠滿巖阿不因佳客逢秋至那得滄洲向夕過花裏無聲飛玉露竹中有影動金波小山只我堪招隱君能雲霄路正多

過隨園看杏花　劉啟秀

盡日名園烟雨微好春都向此中歸綠楊昨夜驚風笛紅杏今朝趁曉暉千點出林高隱隱一枝當戶曉依依黃昏月裏胭脂雨半化香雲半濕衣

前題　范兆龍

濕雲垂未收蒼然翳平楚窈窕綠蘿身謝公清賞處入門碧路紆林密禽交語華池倚山開風製圖嵐鬟春風及第花香苞坼幾樹榜侶得支郎風月劉悅助（謂黃進士）日夕更開樽相知半新故鴻爪易東西佳期難再過惆悵酒闌時細雨人歸去

簡齋先生招看海棠　俞葆寅

又是栽雲夢雨天輕陰留護綺窗前憐他中酒初貪睡笑我臨風也放顛重葉品題推命婦兩枝朝夕伴神仙相看況值清明節肯負芳華五色牋

立冬前九日隨園夫子招看芙蓉　何士顒

佳招赴名園佳境領難遍未親菊花杯先近芙蓉面先生風騷主事事皆可羨放舟雙湖中花光露彩絢霞彩落清波上下紅萬片水曲棹頻移柳多絲易罥玲瓏隨處通水雲與月旋如讀先生詩縱奇筆善變園分座上春秋草綠葱蒨魚鳥來相親忘機與客戀蕩漾意俱仙風前冷然羨

簡齋太史招看梅　周汾

昔栽神依吟卷裏開樽今日在他鄉船移春水山俱活人近梅花影亦香座上半招黃髮士樓前新館綠衣郎（時史公子來就姻）琉璃光動燈如海遊女爭來看小倉

和香亭隨園看芙蓉韻　袁塏

嬌紅亂綴不成行誰信嬌紅可拒霜移種洛陽金谷裏不輸顏色祗輸香　幾曲溪橋小艇移吹來秋

雨潤沾衣嫩紅恐被秋陽炙留住溪雲不教飛

隨園雙湖觀打魚　袁樹

芙蓉看罷迴雙槳臨淵忽動羨魚想湖闊流深下釣難喚來漁戶人三兩人纔入水魚先知潑刺一聲躍過顙截流舉網爭翔銀刀攢簇金波光屏暈自闘鱗甲飛鯨陣亂排鬐鬣張西湖合圍東湖閉聊戲原無戲取意魚不知機妄奮飛翻身轉自落平地獨有依蒲傍岸鱗不驚便亦如無事因知世網本悠悠觸危機總自投既解貪生又畏死魚腸正與人心侔主人觀止興亦足未逢亥日毋多獲須臾收網湖水平人魚依舊樂其樂

簡齋先生招同王菊莊盧韞山孫蓮水宴游柳谷得古詩一章　毛藻

小倉山房山之巔遊人到此疑登仙梅花一別三四月（正月曾招看梅）重來衆綠紛雲烟先生召客更有以春宜看花夏看水看花懷抱樂有餘看水眼界空無比山下有徑曲而紆水上有閣高且虛憑欄縱望不可極玻璃千頃當胸鋪放船直向中流去沿溪窈窕窮幽趣仰觀樓臺似列屏蔚藍隱隱籠香霧松亭尙在半山腰金碧諸峯如相招登亭望遠作瞑色瓊筵已設華堂坳先生有旨酒憑人飲升斗先生有嘉殽亂羨無偶座中王盧四傑儔清絕孫郎晉與友忘年略分雜酬嬉談大說怪靡不有（王汝翰盧元玠孫韶）若非舉眼見月升流連那復知夜久念我閒曹不當官每逢山水貪追歡竹露沾衣留不得出門幾度回頭看竟須歸製青鞋竟從公柳谷持魚竿

隨園賞梅聽孫嘯峯彈琴賦呈簡齋先生　王光晟

春光如此不可得城南迢迢到城北主人略分相招邀時向名園看春色入門便見梅花開橫斜錯落間樓臺窮幽直到香雪海七八百樹香飛來坐久渾忘香氣重撲人馥馥風吹送襟裾眉宇挹清芬消言半世羅浮夢後庸小憩蔚藍天有客為理朱絲絃一彈再鼓舉驚寂琴音花氣同悠然當花對琴置一席共

把芳樽招明月先生高吟忽飛來別有蓮花生面頰燈殘月落酒漸醒翹首倉山起碧雲醉後不知歸路遠但攜兩袖香氤氳

隨園看梅　邵　帆

萬竹抱山靜到門聞鳥聲徑松蟠石立池柳臥波生忽轉花深處如從雪後行雙湖三百樹齊照玉峯明

簡齋夫子招飲隨園　何士顒

一笻攜石畔雙屐帶花間風過樹搖水雪晴香滿山危橋逢鶴渡濬塔有雲還預識明年步尋幽再叩關

未入名園逸興生鶴聲門外遠相迎小倉山翠濃於染爲得秋光別樣清　東籬採菊插瓶中枝葉親剪位置工同是秋光開獨好爲公座上有春風　高會華筵綠滿樽一時桃李集公門歸來欲賦師恩重燈下掀衣數酒痕

兄簡齋招同李寧圃太守嚴歷亭汪硯蘅兩司馬觀碧桃聽孫嘯谿彈琴賦詩時寧圃調任松江即以送別　袁　知

六朝風景記當時何氏樽開酒敵詩珂馬聲嘶芳草渡紅雲影入綠波池喜無俗客來三徑別有清風響七絲即此仙源欣共到芳亭還倚夕陽遲　幾餘寒梅費討尋碧桃開又感春深山中宰相人間謫花裏神仙物外心白髮最難逢舊雨青琴容易遇知音自慚半席匆匆去孤負柴門月一林（是日嚴家招飲）

前題　嚴守田

清涼山畔足林泉名士名園此地偏即席似圖真率會流觴恍在永和年檻通暖漲春如海座倚天光客欲仙卻笑武陵千萬樹尋源無路便回船　前村桃葉久聞名渡口何須打槳迎（謂蔡少璣）儘拓簾櫳遊鬢影不教爭笛溷風情彈將賀若琴三疊引得華亭鶴一聲好趁江皋新雨後五茸草淺擁雙旌

前題　汪廷昉

瀼瀼輕陰雨乍晴花開勝地更多情偶然小集成佳會半是師生半友生（昉出隨園門下寔園出紵亭門下）　名園高下好樓臺猶記當年問字來面面玻璃光似水四時花在水中開　脂紅粉白一枝枝三十年來蹤夢思寄語碧桃花下客我曾親見手栽時　泠泠清韻寄絲桐遠勝箏琶格調工深夜月明人已散尚疑琴耳是松風　承乏雲間載幾更橫雲山色記分明桃花潭水青蓮去我是汪倫又送行（前年余權守松江三月）

前題　李廷敬

華筵豈非有先期細雨輕陰好護持地引名流成竹隱入隨花影到瑤池已看風送簾開瓣更想春藏柳外枝一笑漁郎應羨我桃源人不解吟詩　西園陳迹漫追尋笻屐風流後勝今靈氣欲生高士榻琴聲如見古人心垂楊漸漸將川暮酒依依向滿斟（余將移令雲間）好乞新詩壯行色也教三泖聽清音

隨園先生招香巖石爾作玉笥會具美少年也余在廣陵聞而羨之寄懷一首　蔡觀潮

西湖已唱滿庭芳（先生在杭州湖樓宴女弟子十三人）白下重聯玉笥行麟角翩然皆公子虎賁強半似中郎（先生意中以香巖第一而香巖現在九江幕中）衣裳綵縞前程遠裙屐風流後會長我愧蔡謨年老大秦淮無福侍公旁

隨園看芙蓉分得聲字　陶渙悅

何處芙蓉好隨園久擅名盛開當令節高會萃羣英爲踐登高約相邀載酒行陽光時隱現天氣半陰晴寒露秋無定單綿衣更輕山看最近處水映光明彩繡將身裹香雲繞路迎影搖魚解笑色媚鳥齊驚宛爾來香國翩然入錦城楓林猶讓醉橋畔一舟橫風擊空中合波光鏡裏平詩人皆弟子花屬換先生分與林泉樂同忘軒冕榮神仙能卻老才士本多情健猶健如少心閒境自清[illegible]宜留[illegible]上交宴喜頻傾日落宵留影風過樹作聲良遊秋豈偶佳設晚成賡已醉更三轉還貪弈一枰那愁歸去遠明月照簷楹

存齋兄偕同人遊寶月臺拔雲閣江二樓[illegible]攬名勝歸讌晚香軒時劉峯戎彰別駕楊大尹家枚隨弟各以餅餌相餉備水陸之珍余既繪冊爲圖爰賦詩以誌　袁　樹

頻催吹到嶺南天合署賓朋森莞然遊罷雲山成小集掃開塵嶺祖筵賢五家餘杜綠前席一老鬢眉照四筵似恐夜深人散去淋浪雨點滿庭烟　閩江樓上宴如何賞月披雲次第過弟子手摽傾菌酒（我儕）捞詩人清話勝笙歌齋關久失庚申守食譜新開甲乙科（兄著食譜品騐席間餚饌）知道褒翁遠來意冰盤爭進荔支多　座列元戎並邑侯參軍主簿總風流既能破俗成嘉會豈可無詩紀勝遊堂啟晚香思舊跡簾垂涼影作新秋明朝誰寫西園冊我愧當年顧虎頭

聞簡齋太史同水軒先生海桐書屋極文宴之歡恨不及與率成二詩　汪　炯

笑對蘆花掉白頭終年來往狎輕鷗短篷春水餘殘夢細雨江橋趁好秋到岸未曾容早食入城先爲訪名流不期小別添惆悵幾誦驪歌偏教負勝遊　玉山雅集久銷沉好事重開顧阿瑛屋外海桐陰茂密樽前文酒興縱橫正宜有暇圖良會或恐無端賦遠行來日相尋出門否大家漂泊共浮生

戊辰同商寶意賀主人新得隨園　王箴輿

舉世何人更躡綦草堂今對小倉巖前山烟雨涼招秋高木叉枒綠到檐語涉民依雜流事船裝家具富牙籤同來把插溪邊竹及看龍雛膝戲添

春日侍隨園先生遊北固山　郭　錡

海水搖空綠上衣切陪攬勝步遲遲但聞姓氏都[illegible]況對汀山細論詩犢角牙旗三國後輕輿短笠早春時重經太守開筵處還隔湘波未必知（先生遊甘露寺句云難得王太守開筵處且興酬風）多

前題　高　雲

芒鞋箬笠侍新晴便擬江山勝處行絕壁危欄雲裏見際天帆影雨餘生十年得坐春風久八秩欣看杖履輕觴詠莫嫌歸路晚一痕初月正相迎

己未夏日同年袁簡齋讌集京師寓齋分得野字　徐　垣

五月榴花繁薰風轉炎夏招尋有良朋翛然集彬雅庭院清且幽閉門宛在野林香襲入襟草色媚杯斝舉[illegible]白雪生足下興至發浩歌相顧塵襟灑因歎天地間鹿鹿胡爲者我從前何緣簪筆同金馬當期百年興豈可一日捨書水情不寂酒酣發共寫黃絹辭新詞白雪和者寡回首日影沉暮烟出鄰瓦

隨園先生招看芙蓉遊雙湖柳谷　邵　颿

歲報芙蓉發門生載酒來騎衝殘雨過菊抱小山開彭澤眞肥遯濠梁許共陪夕陽紅在水金碧見樓臺小有西湖勝操舟載客行舍南千竹暗潭北萬花明文字通山水園林識性情何時謝墩近擬作草堂成徑石吞孤艇流雲吐亂山（先生欲述艇中亂山之勝）故鄉美巖壑不閑話江關柳帶水痕活鶴如花影閒眞成賦招隱聊當越操返　攜粹青門子相依往白門先生論風雅愛客具雞豚燭照花影艷籬移月噪晚鴉歸已無葉落滿山根

隨園先生招飲　王金英

勝會由來亦有緣一登惆悵客空還慚余誤墮塵埃裏人道歸門當入山　梅花篩我到來遲留得臨波一兩枝半老徐娘偏嫵媚憑闌獨看幾多時

隨園小集詩　慶　瀾

幾度徘徊小院東鴻將聚散問天公故人遠在倉山外尺素傳來夕照中林下清歡忘晝永樽前微醉趁花紅只因薄暮輕分手且攬湘簾坐晚風　官街閒處聽初更誰送濃熏醉後聲參[illegible]忘風義重酣來却又別離生雨遲知己滙無賴園著詩人與有榮（時簡齋將招令嗣至西園）回憶歸途天似墨燈光向馬頭明

隨園續同人集宴集類終

續同人集姓氏目錄

放燈類

汪廷昉　程晉芳　呂光復　徐溥　顧鑌　仲鶴慶
王陸禔　錢大昕　方正澍　章甫　程夢湘　顧敏恆
唐大成　韓廷秀　何士容　俞葆寅　周之桂　胡寧隆
余晏　趙帥　劉啟秀　燕以均　潘瑛　韓廷秀
吳蔚光　方如川　汪楨　孫昌時

隨園續同人集放燈類

簡齋夫子招飲隨園看燈　汪廷昉

丹房翠沼開蓬瀛金波半展銀雲平俄驚斑龍吐珠顆九華錯落琉璃屏珠光不定霞光起鯨甲麟鬐鬭文綺霏霏紅雪春霧濃珊瑚萬樹燃秋水雲中縹渺奏和笙芙蓉隔礙香風生晴空四萬八千丈朱霞一縷標層城肇眞夜宴瑤池曲紅雲之茵紫霞纈繡幃遙籠碧澗濱幔亭斜傍丹巖麓金枝低亞影迢迢綵鸞起舞翔層霄輕烟如絲月如水座中微覺梁塵飄玉堂學士文章伯金粟前身本清絕蓮炬聲華冠蓺林花封山水資吟展金庭石室淨無塵綠埜平泉作北隣春朝飛觴夜刻燭如遊紫府開韶鈞板輿暇日多歡燕杖徑蘭陔自謂勝花外斑衣已足娛山中紫誥尤堪羨萱草含花桂樹秋霓裳一曲播清謳漫天寶毯落金笈星冠霞佩多仙儔璚來燒盡三條燭青蹟丹枝寄遊躅已從北海舉罇罍更向東山按絲竹羅閣松窗瑞靄多蔚藍天外矞雲和好將燈月圖中景譜入琅璈曲底歌

前題　程晉芳

三年不踏隨園路自笑浮蹤如墜絮秋草秋花護短垣故人宛在花深處看花邀約眾賓來指點紅渠赤桂開犀角長髯紛入座江南江北信多才茲園占勝原無兩排拓能令倍幽敞穿竹人隨鶴步停登山屐應櫳幾響謝公墩接小倉山下下高高任往還舊種短松青出屋新開止水碧成潭環水抱長林盡幾點飛鴉度溪暝櫸柳初黃月有痕藹烟欲暮峯飛影主人張席散華燈火樹枝枝映玉繩倒轉亭心作池底龍攀花影上高壓池光花氣爭縈繞如此佳時行樂好二十年來續舊遊坐中我與君皆老老態疎狂興轉妍花前吸醆酒爲船舫裁碾樂遊山句試訪蘭亭片石鐫

前題　呂光復

小倉山前芙蓉花芙蓉多處袁公家千枝萬枝向秋水十步五步飛春華丁年九月逢重九主人欲爲花

神壽霜鐘聲裊不知秋會看芙蓉消夜遊肩輿行傍青山麓早見懸燈花屋卜晝不如卜夜歡直合相留判年宿青雲上客神仙徒就中尊者銀眉鬚烟霞杖履轉雄駿詩歌歷落生明珠飛觥倒盞不可禁載酒門生更豪甚香飯銀杭玉雪光侯鯖翠釜櫻桃沁夕陽將入燈漸催坐中賓客方徘徊傳呼燭以次第點綴身已入星雲堆簷崖耀漢高復高紅霞十丈天風颺倒影迴光下復下碧海千尋月珠瀉火樹都成頃刻花丹樓盡入明光夜小橋平岸瞰澄波燈下花枝照影多冰壺清虛紅玉潤金枝燦爛朱顏酡樓臺盤空倚絕壁帶以修廊勢如蛩却教光燄賽朝曦火花迸作星蛇飛（是日兼放烟火）衆客瞬眙不得語壁上惟有視如圖此時樂難更僕數城上已聞三擊鼓風雅眞推何遜才（謂何秀才）園林自愛山公主山公託意如謝公經濟郎在東山中美人如花擁金翠一醉累日千花紅

前題　徐溥

隨園人住蔚藍天巧織燈山別樣鮮本是蕊珠宮裏客偶然戲作小遊仙　萬點燈光水面浮樓臺倒影入寒流却疑陣列蛟龍戰盡吐驪珠不敢收　夜潮沉沉風露清酒闌人坐水精城姮娥似與燈光鬬放出銀蟾分外明

二月十九日隨園放燈簡齋同年招集同人卜夜　顧鑌

桃花嫣紅柳深綠迴波灩瀲倉山曲名園無處不樓臺水色山容面面開時維春仲日十九滿挂琉璃集勝友酒市烏紗李白流清平三疊人間留（謂楊司馬朝觀）流商激徵擫笛管車子引喉猶緩緩日遲風細遊女粉杏黛衫子石榴裙攜挈翠侶連臂肘不讓官人竟橫走穿廊斜上曲檻凭今宵穩便看花燈須臾月上碧空裏倒影燈光上下水火齊層層出樹顆明珠無數落遙天火齊明珠互縈繞萬盞千巖入雲閣塔頭佛火發妙明祇園勝事隨園并（是夜倉山浮屠有燈若助隨園之盛）忽然火騎轉林側殷地雷聲轟譁磕八威吐毒迷烟汀爛爛宵行爛亂星金蛇跳躑赤烏隊大火流天頹玉碎鳴鉦伐鼓大樂張（時有烟火鼓吹）交觴接斝樂未央酒闌燈

她月卑午主人錄示羣芳譜（主人錄梨園子弟之佼者名羣芳譜時侑酒者有三四輩）堪比平江酸秀才掉首不顧歸去來明日相逢
但一笑笑我初看人已老

前題　仲蘊棻

倒影琉璃鏡面飄六街鼓轉夜迢迢青僮似擁雀羅什要踏紅雲下碧霄　火齊層層著樹疎蘇絲臨
水暈方諸就中不讓然犀手驚起琴高赤鯉魚　放膽花前酒一壺歸來清醉倚流蘇五城十二樓齊
啟夢與霞君摘夜珠

展重陽後一日集隨園作觀燈曲　王隆覲

西風吹我來江曲乞與聽歌看燈福主人掃逕履縱橫客子到門車歷落芙蓉萬朵遶池開皺白嫣紅翻
粉膩脈脈銀蕡涵鏡檻盈盈金碧飛樓臺樓臺倒插玻璃裏阿閣三層望中峙蝠影平臨竹葉聰衣香尚
隔桃花紙如此園林得快遊樵蘇不爨亦風流況逢設帨當佳日（太夫人誕日）更遣張筵向晚秋玉笥門生爭
獻兕觥彎寶從共藏鬮紛紜翠袖催鋪歡斂灩紅鱗照拍浮拍浮乍歇笙簫出象板徐敲阮徐彈記歌娘
子豆顆拈顛曲郎君降暗鄉清音繚繞走珠盤樂句分明量錙尺劫笑蘭亭少管絃比將梓澤饒裙屐裙
屐追陪半少年坐中二老更翛然（主人與水軒先生）新銜詞客兼黔叟夙世花顛與醉仙名士盈揮談麈麈將軍
裘帶態翩翩（謂梅戎）酒闌散步憑高處血色銅鉦隱深樹鹿子胭脂竹下蹊鵝雛緞踏苔陰路此間露樹漸
溟濛此際冰輪未麗空忽見繁星沈水底忽驚圓月挂天中大中圓月紛無數水底繁星映幾重初訝驪
珠擎萬顆旋疑螢燄聚千叢須臾火樹銀花發一片聲光騰倏忽撼地轟雷玉虎鳴烘天紫電金蛇鬪研
創饗應亂東西閃爍烟雲邅明滅談起燈常蘇栝杉飛來爆或燒羅葛岡頭翠堵登峨峨牆外浮屠波閘
豁三面光從一面收暗邊景把明邊奪散席還登最上層參移斗轉鼓鼕鼕首因蕭史勞頻側肩借何殺
得暫凭透領羅憐鄰澤鼠研線線惜汎殯凝清子索絕應非妄廣樂清贏恐不勝無那歡場終欲散何時

再過瑤池宴謾誇屋較昨年增但願人如今歲健六朝風雅待扶輪長主騷壇白下門才子合居江令宅
休官宜古謝公墩白衣失路愁何許說項於陵數觸謁洋咩相期詠鶺鴒尊前先岡題襟趣明發抽帆波
碧潺石城回望有無間棹歌漁火寒潮急夢斷江南一髮山

十月念九日簡齋前輩招集隨園觀燈　錢大昕

徑來乾鵲噪連朝果有詩仙折簡招院院燒燈全不夜小春天氣當元宵　檀板新歌試幾番觀燈齊
上曲闌干天公似助詩人興半夜無風又不寒　珊瑚紅襯白琉璃此是人間第一奇山上重樓樓下
水一枝燈是兩三枝　星光燈影幻耶眞彈指居然百億身波面撒勻珠萬斛祇應忙煞弄珠人
掣電奔霆變幻工漫空百道挂長虹華嚴樓閣登時現只在機關一線中　萬點流星替月行殿雷山
外響訇訇主人身住光明頂不羨東華簇火城　絕艷驚才錦繡腸玲瓏點綴即文章尋常燈火休相
比李杜光芒萬丈長

前題　方正澍

月樹風亭景況描徧召羣仙會蓬島開放珠燈佐玉觴入間還顧黃昏早萬謐高低裝赤紲流蘇五色轉
雕鏤有似菩提頂上白毫放萬千世界俱光明滿園竹樹工點綴枝條悉化陀羅臂一臂一燈懸來照布
金地漫空亂湧赤城霞紅映仙人掌上花或疑軒轅觀倒煉丹鼎萬顆墮落芙蓉砂或疑融待漏朝天
闕前望紓兮後烈缺玉女三千先啟行翠袖纖纖持絳節而我如登十二城來看天女夜穠銀河星光射
寒池冰亦消紫貝闕中開夜宴不然媧皇來補缺處天煉出紅爐石千片滿座歡生酒易消更教仙樂奏
雲韶解舞飛瓊瓊作佩倚歌弄玉玉爲簫金鼓聲交闐千竿掘地種（是夕烟火盡樹）天然千尋騰燭龍纖纖四出
雲丹鳳扶桑日掛九枝紅金烟忽變美人虹應是主人胸際文章焰與李杜吐出光燄萬丈摩蒼穹我聞主
人昔日家京宿玉皇案下常託足夜分命草詔背成燕歸曾撤金蓮燭爲愛林泉早乞身明中峡坍及

嘉賓時當寒夜陰凝候能令九地回陽春更深歸臥空齋裏酒渴山童呼不起膽瓶梅影落琴床一燈青
熒小于米

九日隨園張燈曲　章甫

朝遊隨園作九日暮遊隨園作元夕千燈萬燈一時出頓把秋光換春色高者爲山下者溪長廊百折高
復低長廊盡處燈不盡碧槐老柳爲階梯山上凝輝炫銀海水底浮光多一倍當空新月不敢停西流直
匿芙蓉外三層樓頭燈更紅縹緲仙樂如浮空千燈不走數燈走巧以竹馬相彌縫排連烟火十餘架火
樹燈枝遠相射傾城士女入園看人面花光都不夜主人本是文章雄小作狡獪驚天公此燈亦是自寫
照胸中列宿筆底虹盛事爭傳綠萼毋燈前歡笑年年有南極遙連太乙藜西池更進長生酒繪圖只合
煩畫師畫不能傳詩寫之酒酣屬余強握筆慚愧主人燈舞詞（主人有燈舞詞）

前題　程夢湘

謝公墩畔錦成團脆管柔絲送落暉忽報萬花開火樹魚驚潛刺鳥驚飛　涼露無聲濕畫欄玉簫吹
送九秋寒此身不是居天上星宿如何在下看　露氣橫空宴未闌小樓高處怯衣單燭花知有遊人
在不到更深不肯殘　霓裳一曲度清歌縹緲疑從月殿過藥桂花俱一樣姮娥較比月中多

前題　顧敏恒

九日金陵郡天高氣泬寥江山空故國風土認前朝卿李當今夕留先甚此宵良辰聚文彥勝景隔塵囂
圖史千秋饒琴棋七客寮紆藍爲鄭帶嵌碧做柴寮鏡檻絲絲柳晶簾扇扇蕉一痕橫翠嵲萬疊展紅綃
（時木芙蓉盛開）覓眼離遮竹龍鱗水泌橋平沙眠鶴子細沫漾魚苗北海樽初設東溟興轉饒搵衣趨綺席側弁
雜金貂麗賦應名玉高談或姓焦鄧林蕃杞梓楚澤萃蘭椒染指疑無餓無心慮炙鴞消愁新品族食蹟
舊科條香著摩多論華燈蠶苡嬌映波翻行朵照窗點松標珠吐非關蚌犀然詎爲妖昭回河曳練炫轉

斗移杓倏忽青蓮吐依稀赤鯉跳弄舟迴短櫂戲馬出垂髫盛事雖更僕旁觀若沸蜩瀰明虹影落雷奮
電光搖仙侶耕雲殿靈祇絳雪飄金蟆遙屬地寶塔迥凌霄羯鼓催三操鸚喉唱六么手和瑤瑟脆簧嫋
玉笙調況愛容參預非材賴刻雕執經問字留貲滯還饑漸訝銀河炧宵辭銅漏遙月妃低素面霜女
下青腰厚意同投轄屍詞冀報瑤何如吹帽者才藻壓賓僚

乙酉仲秋六日簡齋夫子招同人宴集隨園觀燈敬賦　唐大成

簡齋太史今謫仙買山卜宅青溪邊宅當清涼山北麓因山築屋中開泉看山終日不出戶四方賓客投
吟箋侵宵遙日弗辭倦但笑俗士來無緣嗟予聞名久耳熱早歲已誦蘇韓篇十載文闈此寄迹避步咫
尺無由前今秋快賦高軒過折簡更爲張華筵金盤玉膾未足尚桂醑藥醴精熬煎招邀盡屬知名士彭
緣結帶來翩翩談諧妙契漆園旨射覆競送鉤弋拳須臾日落半山紫高低萬點明燈燃燭龍銜光射幾
霽彩虹當空垂蜿蜒坐覗林薄洞清澄颻颻逸興背膽戀解衣起所各散步三三兩兩隨所便是夕秋澄
月初吐銀塘溢露芙蓉鮮何處瓊樓度歌吹縹緲簫韶來九天入雲若近又後遠從風欲斷還相連王母
乘車駐鸞蓋籤入入室輪登躋恍惚空中胸百怪金支玉佩聲駢闐猗嗟此樂樂何極直疑置身蓬壺巔
主人自言辭官後栽花壘石囊中錢竭來經營三十載俯仰稍足休塵肩每思少壯如夢寐煮障得失何
有爲及今不樂復誰待霜毛早已爲華顛我聞此言三太息公誠達者非淺淺維公文章被廊廟網如列
宿經天躔維公治績著里巷如燈照物窮媸妍時聞是方須逸事下逮嫠婦皆稱賢公雖未登棟梁用姓
字亦足寰宇傳所嗟良會不易再此生那得常周旋韶光過眼同轉燭羲和駕日無停鞭借公瑤池一杯
酒爲公高詠明河篇

隨園觀燈曲　韓廷秀

樓高冠峯下臨脩樹大參天細砥尺縱橫劃作百千層此中一一施華燈華燈千枝萬枝出欄如亂摘天

邊星振鐵憑高一回首是亂浮雲踏星斗幾和敲碎玻璃聲掛樹懸崖火龍走銅荷齊滿互爭明樓烏飛起滑魚驚微風颭颭眼生纈不知有月當空行一聲玉笛舟中起更攜美人弄秋水衣香鬢影不知寒芙容照微波光裏作詩火速紀勝遊人生快意輕王侯却笑昨宵好明月矮屋欠伸妨打頭（時出闈後一日）

前題　何士顒

黃昏竹樹靜陰森絕豔文章醞釀深火齊雲時高下遍智珠想見主人心　秉燭猶嫌燭易殘何如燈火萬千攢人間此處天難夜別有光明世界看　雙湖平地變銀河照見紅顏帶笑過（時都近婦女遊觀甚衆）許清虛點羅綺月宮原自有仙娥　金蓮燭久賜先生又見傳燈此夜情預取龍門燒尾兆諸君努力到雲程（謂鄉試諸君）

前題　俞葆寅

萬點琉璃颭碧空珠簾斜捲桂花風穿林幾爲樓臺影高下都蟠五色虹　畫廊雕樹隔氛埃金粟層層燭爆開千尺霞光浮岸曲赤龍掉尾跨波來　裝成魚鳥互高低燃火宜同照水犀添個船兒閒蕩漾秋將星斗過橋西　脆管繁絃度曲淸舞姬面媚欲傾城晚來小隊銀鐙下裙底紅雲襪步生

暮城路（前題）　周之桂

昨宵矮屋驚歎（時出闈後一日）今來月宮遊早仙鶴迎人名花解語詞客相逢都笑歡場乍到指點玉山頭繫情多少帽影釵光一般紅映夕陽好　訝諧少年幾許祇搔來背癢誰借仙爪坐近瓊枝悄吹香霧歌聽翠娥嬌小桃船勸倒喜絲竹東山謝公雖老歷歷銀屏待金蓮期照　小紅歌罷回頭處樓臺夜光全改樹挂晴虹堤排錦障空際繁星如海嫦娥遊戲也似怯燈光掩伊眉彩俊殺人間美人台上者偕態灤關何限呢語怕花間玉漏催去環珮斑馬嘶餘鈿車散後偏我痴情猶在千秋此會說不盡風光小樓臺內試驗今年桂香添幾倍

沁園春（前題）　胡善隆

謝野客開老樹千齊雛鶴舞庭看芙蓉上下燦如披錦背山遊近翠若張屏三島烟雲六朝金粉是處勾留殷勤停遊幽賞有新歡舊雨衡我忘形　壇槽遲遲了零問誰把清詞付小伶更錢王好事買燈沽市侯芭嗜學沈酒元亭細談霏微珠光錯落幻出隋家萬斛螢言尤挨誤一潭秋水無數繁星

二月十日隨園觀燈　佘旻

隨園先生燈光佛笑對梅花與勃勃吐出胸中智慧珠散作諸燈照華屋我來斜日猶在門主人催進梅花樹酒闌一笑衆香國一燈未然天欲黑振衣同上倉山巔俟忽春星福滿大一燈一燈水中起似有蛟入忙水底一燈一燈鏡中見加以火齊拋鏡面燈一誰能化作千五丁碎剪玻璃天燈千誰能渾作一燭龍亂攪寒潭碧有時鏡光射入水鏡中燈向水中梟有時水光搖上鏡水中燈在鏡中映以燈幻燈空中花以影幻影恆河沙回欄曲檻亞復亞複道飛樓互高下爛漫梅花八百株火樹齊開天不夜主人高坐號令明叱使參斗空中行東西奮勃馳縱橫高低竹馬交相迎更有引爐燃火線吐燄轟雷掣飛電潮汹鼎沸萬人譁十部鼓吹聽不見樂哉此樂輕王侯恍如身在蓬萊洲主人光芒今李杜座客火色皆馬周主賓同是天邊宿德輝聚處光如晝詩成及早歸去來只恐明日引天逆我奏

壬子九月隨園夫子招飲觀燈步夫子贈奇中丞前韻　趙帥

肩輿十里疾如馳衆客迎門總故知池館進開呼燭至園林市遺報更遲任教疎雨蟲聲咽但覺颼香桂影移穿過回廊燈火滿元宵景象訝如斯　背甘冷淡室成冰絢爛供看喜不勝賀衰人推賓奏主（謝韻）（東西南北皆鏡玻璃燈）鏡中燈照鏡中燈　清吟欲引吟懷動紅映酡顏疑酒最增歸去有人詢勝會好將奇絕冠金陵

庚寅春日隨園梅下觀燈　劉啟秀

一夜陽春燈外回明帆細數幾枝開最憐此夕園圖月都爲梅花照影來

二月十日隨園觀燈　燕以均

徹夜銀花萬朶開晶瑩世界小蓬萊拾頭不是將天望還當星都上樹來　屏設玻璃四面橫燈光照入倍空明一時虛實能兼到半似行文半用兵　消閒終日凭闌干貪作神仙怕作官到底甕心藏不住智珠噴出與人看　半掛樓頭半樹梢衣香人影兩相交林中鳥夢都驚醒認作天明要出巢　山根一水抵鴻溝溝外遊人鬧不休我向光中遙望見一層高處一層頭

前題　潘瑛

青蛾皓齒曲初終千椀珠燈次第紅樓壓星辰天在下池搖烟樹地浮空一尊酒泛千人島半壁霞飛闕苑風醉後不知山月盡朗吟疑墮碧霄中

壬子二月十日隨園看燈　韓廷秀

十載前曾與識來試燈人再譜瑤臺春燈更比秋燈好催得梅花萬樹開（癸卯八月十七日曾與此會）　園林恰似玉盤圓競走明珠五色輝驚起驪龍渾不睡夜深猶駕火龍飛　玻璃光淨水光清色相無邊幻處明吏教兒童騎竹馬一燈行似萬燈行　燈闌客散靜無譁微雪霏霏點玉沙信是天公眞好事叱他龍伯小遲車

隨園燈謎歌　吳蔚光

隨園主人大手筆變化神奇無定律火樹秋催花燕開晶屏夜徙星辰活我未得見先聞之復讀隨園燈謎詩神爲飛動情爲移今夕何夕與于斯始到園中天未午密密疎疎燈可數眼飽貪看四壁饞心懶徑飲三升酬一燈忽已滿園紅燈影相連捷若風照得幽崖都絢爛望來樓閣盡虛空人隨燈轉迴廊路迷離直入燈深處却好回頭看下園波心無數驪珠吐文窗曲檻疑玻璃正是霞濃燄足時五色化爲千百色百枝分作萬千枝鐙端更挂青銅鏡八面圓明光倒映淺者成深實者虛滿堂賓從神難定燈前重勸黃金盃我拚醉倒不願回幻境再從何處得璇璣獨向此中開雷動疾飛煙火戲突出餘波雄且恣我知此即妙文章我知此即眞經濟主人還惜雨瀟瀟不及當年明月霄丹桂香中公子笛綠楊陰裏美人簫我道雨佳奚必月好事從來疑有缺只祝晴時更放鐙及我歸舟未曾發

甲寅仲秋六日　簡齋夫子招飲觀燈堂中設玻璃屏一座廣六尺高七尺燈光寫影叢樹滅空實奇觀也卽席敬賦　方如川

千齋燈成萬叢燈玻璃屏映一層層自他有絕形無遁如此奇觀得未曾雲母帳前堆火齊水晶域內鏤寒冰何殊玉宇瓊樓夜放大光明最上乘

前題　汪楨

身入光明界千燈照夜紅一堂爭絢爛八面鬬玲瓏吸取影中影悟來空外空獨龍瞻天矯火鳳舞從容卽席霞標起當筵銀漢通絳紗羅弟子蠟火照公飽饌先生飫雖忘長者風華寫好景象世上有誰同

前題　孫昌時

百盞金燈抵萬燈我從鏡裏望光明半虛半實眞還假好向其中悟用兵　到此何人不是仙客歸袍袖惹飛煙肩輿回首甕山望樹裏紅燈尙在天

隨園續同人集放燈類卷終

寄懷類

程廷鐀　錢　琦　程晉芳　黃之紀　託　庸　尹繼善
嚴長明　慶　桂　李霨霫　王　昶　俞葆寅　周發春
袁　濤　楊國霖二首　裕懷玉　丁　珠　慶　玉　託　庸
申發祥　慶　蘭　裕懷玉　楊芳燦　法式善　孫　韶二首
慶　桂　程晉芳　趙　翼　明　義　金　潢　彭光斗
慶　桂　王汝翰　伊湯安　吳　均　戴　宇　吳　魯
孫士毅　林　鎬　吳文溥　呂光復　潘汝炯　劉錫嘏
胡士龍　尤維熊　陳聲和　楊芳燦　張　誠　克什訥
李奉翰　劉　熙　郭　麐　朱滋年　託　庸　張懋履

寄酬簡齋先生　　　程廷鐀

朝見雲出岫暮見雲歸山如何歸雲少不似出雲繁嗟嗟當路士仕易隱則難美人如春花浥露開芳顏忽爲孤松姿聳翠幽巖間野石無卑姿野水無驚瀾共君酌野酒觀彼倦鳥還　淵明卧紫桑高韻得神理蘇州靜焚香詩骨清無比由來作詩人貴在脫塵滓聞君有名園乃在荒山裏因山高下勢結構最幽美竹樓閒草亭樹老石齒齒庭前種蘭竹屋後栽桃李終日坐其中據梧時隱几客去不關門客來不倒屣一觴還獨進陶然覺醉矣題詩亦偶然落落滿素紙不復著雕鐫佳處輒可喜春禽鳴一聲百花[illegible]初起明月入秋池涼雲化爲水

曾記五章寄簡齋太史（并序）　　　錢　琦

僕與足下總角訂交便思心於東究春明並轡思報　國以文章一自滑宦四方遂成浮沫雨葉春秋多佳日幾虛元度琴樽山水有清音每想彥回風月雖梅花驛使常逢庾嶺之春而芳草王孫未免天涯之恨僕也版輿奉母賦成潘岳閒居君乎平地成仙飛去王喬舊舄亂爲帶水限道阻之且長渺渺余懷憶前塵而若夢因歷數交游之梗概竟自忘箋研之荒蕪四韻五章題曰曾記

曾記文壇共著鞭君時短髮正齊肩同心蘭契三生訂得路鴻飛一字聯（余兩人同案入學）春水貰船楊柳岸秋風簾幘綵雲天東塗西抹渾閒事夢覺迢迢五十年　曾記皐州春滿城五雲深處集羣英賈生入洛年猶少（君以宏詞報罷入都時年未二十也）司馬遊梁賦早成博物七篇騎柱下看花一路上蓬瀛（戊午己未聯捷入詞林）黛眉恐教妝樓待袖得鑪香拜表行（館選後歸假完婚）　曾記文星下玉除春明門滿送行車（散館外用諸名宿各賦詩餞行極一時之盛）名巖作宰棠猶在榮路抽身鬢未疎（作令十年即乞休）潁上買山成寓客門前種柳愛吾廬自言此外無他事半夢遊仙半著書　曾記金陵景物饒我來江上聽江潮（余由常熟調任江安道得晨夕往還）半弓隙地開三徑一榻清風話六朝前輩愛才如性命（謂制府尹望山先生）小人有母奉昏朝多情最是秦淮水夜夜笙歌度板橋　曾記西湖湖上樓榭開北海客羊求（君寓西湖陳莊招集名宿觴飲）風翻柳岸都青眼人似雲峯半白頭對酒談心恣快論挑燈說鬼覓冥搜（君願採神異事著子不語）回時留別重來約望斷江波大際流（君留別杭州詩四首有我道重來只隔年之句）

寄答存齋先生一百韻（節錄）　　　程晉芳

征雁連行起因聲訊遠途故人今健否宿疾果平無分袂從西浦藏身向大都聽雞趨曉漏待兎守寒株顏色懷佳友煙波眄後湖蕁茶恆自茹晷迭相踰每得聲成喜朋徵夢益吁纏綿增悱惻遊寂罷歡娛昨歲承嘉問遐迴報賤軀詩凡裁十紙才可壓千夫格老松排幹神清竹洗膚氣能驅[illegible]機不滯方隅質語妥枝葉奇嗣吐玉珠肺肝冰雪見歌泣鬼神俱憶昔初投紀傾懷抵合符考經頻酌史摘類必搜逾騎筆尊袁虎垂辭慕范狐巨山才子目逸老散人徒登驛形交倚笙琴韻不孤開池斂得鳳度鵲遂爲鳧烏棘談犍鈍紫膠辯鼎爭猻慈齡侈口遙辯符長鬐淮浦鍾山接松岑桂樹迢評嚴新撰述隨落俗規模家事閒商略親年近晚晡休官知脫屣振翼抵逃奴夕架收籐稅宴棲課稻租閒坐陶淡臥際喚程雛誰料中年後翼成小劫徂遙方共子倥偬遽加吾草何心學顏黔豈擇呼揮金方若寄食漸區區縣券逐蕭薄傭書齡闞迂三年嘶倒棘一鄙討成盧狂笑馳緘札歡言策蹇驢撮雷驚藝喻雨潤枯失喜才頻倒傷離重感吁招遊紅杏館爲敘碧紗廚慈母方封肉深閨欲濡酥僮親捧匜錢犬熟舐糯本擬南鄰並翻憐北轍殊徂程教紵綵約感雜園無子同元白棲神判李蘇攬祛言項眷秋向淚模糊且命攜山駕仍登京口艫投吟隱花當引醉傍山厨古蹟閑留覽中情賜弗愉頒低頭跽拜軍提手踟躕杳杳尋竈就遼遼迢駕慢驅依然成旅寓漫說謝泥塗白髮爲新婦華妝遜妙姝欲嫌貧而目先悅好頭顱詮史叨微顯停年減盛蒲曳衣過鄭院提縢走星衢眼注千秋際心營一字殊家無鶴許錐肩窮[illegible]

近畿衆輿地一（時兼修誌志）羣言宋乘觚九垠窺竪亥八樹辨賁禺生幸逢明世官猶厠衆儒升堂揖姚宋列館從歐虞姓解學鄉切非闢蠶道腴據鞍吾老矣彈鋏歸乎下瀨山何在東偏室已蕪未容遺鄭璞且借濫齊竽結想馳泮澨迴腸轉轆轤火金爭氣候耆朮慎匡扶五十年差次三千路彎紆終朝尋御谷與共釣江鱸樹殘雙隊接棲虛萬卷螘復溪環獨枕明岫入清矑神物終難合眞修匪說齯岐多感慨轆船急仗提壺各保凝霜潔休令濁水汙心隨沙漵月夜夜繞菰蘆

在琴中憶隨園　黃之紀

曾住名園六載餘別來容易想當初書存更有何人借樓在應無別客居山水見多心眼闊詩文饑盡語言疎久知筆墨荒唐甚不敢題稱擬相如

寄懷子才明府　托庸

每讀臨歧相送詩皖江千別不勝悲平生事業誰曾問偶有行爲君必知來去白雲雖自主春秋佳日若相思杏花村裏鳴騶過總想黃金鑄牧之

將到都門寄懷子才　尹繼善

白髮飄蕭感昔年況兼闊別恨連綿遙思寄傲窗下定向青雲望遠天　臨別曾催急就章長歌共贈百花王（趣園之前同子才莊滋圃大小集墨和余贈滋圃詩有瓊林曾占百花王句）邇來得句誰酬和獨聳吟肩向夕陽　自笑黃粱一枕中勞人有夢亦匆匆長途光景能知否馬首塵飛十丈紅　從來松鶴自相親鶴唳松濤韻更新試問空山風雪裏持籌可有叩門人

寄題隨園　嚴長明

靜憶蘭成宅臨江十畝開雲山新潑繪烟雨舊樓臺大隱名終遂通都賦莫裁遙知發桂發□□小山才陸擬移新雨潘輿奉晚晴道心春水活世事柳花輕書畫西廊度尊彝曲几横桃源無客到聊與白鷗盟

青溪流不住雙槳到門時小艇迎桃葉閒情付竹枝風懷烟柳在愁緒早鶯知若問南朝事前身是總持憶昨明貝會金塘坐夕曛燈光全在水花氣欲成雲綠酒淋方錦新詩滿練裙至今絲竹韻猶向夢中聞

塞上初春寄懷　慶桂

江城握別苦依依自別江城笑語違往事總隨春夢杳浮生又作塞鴻飛三年消息風吹斷萬里風霜鵰到稀極北迢旄冰雪裏每經南望淚沾衣

寄懷簡齋先生　李憲喬

憶自數歲入鄉校即聞世有才子姓袁字子才漢廷時楊馬梁園鄒枚斯人一出文選廢新若在須別裁比長游都下結交海內英益得才翁之才與其行二十作文賦徵在鴻儒班一舉擢高第供奉玉堂前每出一篇奏已被中外萬口傳若非河滿張承吉即是洞簫王子淵鸚羽苦羈纏三載解金殿驥足稍欲施四任宰江縣江左形勝天下稱古來名士此中半臨江酹酒弔桓王開國英雄同弱冠（先生有祭孫伯符文）三十未及強拂衣賦歸歟金陵有遺愛遂僦金陵居閉首不好飲虞卿還著書楚許兩兖翁鞠腦斂手謝不如更以其暇闢奇石選妙妓闢華軒砆宕詞賦韻咽管絃遂使當代鉅公貴人下逮傭夫併婦無不知大江以南有隨園翁也隨園已極未及身作隨園客一官投嶺嶠所見生獰語啁哳或傳才翁名謂是古人今莫得忽驚將軍自天下如郭令公出回紇中丞爲予言（吳公樹堂）子才詩中謝子往試與語然免爲驅嚇興嚴洞與樓臺連一見握手如舊歡自言行年七十走萬里相得無如吾子賢朝游共躡白雲隱夕歸同泛明月船岸人笑讓爭指似宋石江上看謫仙我詩槎枒多苦語誰其好之茹不吐才翁一呼四座驚此至賤通愈及甫北疎距所當交驚亦差樂平明來取別將往觀衡嶽中路寄我詩已振衡嶽之磅礴噫嘻戲才翁之才如天風入籟雖工那得同惟有隨園獨未到要使姓名先墨隨園中

抵鎮遠寓舍臨溪背山彷彿秦淮因題二絕句奉寄簡齋先生　王　昶

舉箔紅闌斂水亭入烟客勸聚寒汀分明丁字簾前路添得青山作畫屏　殘冬節候析寒天初月出中影向偏行客莫嫌簪笛少溪聲終夜弄冰絃

寄懷簡齋先生　俞葆寅

數歲離家室遙川趁越船先生居建業野老客江甯積想逾飢渴專誠造戶庭明知衣是白頓獲眼垂青碩望山中仰籃輿柳外停招邀眞破格灑落竟忘形每覺胸襟遠何嘗鬢髮星攜衣穿薜磴把手步園亭笑語關天趣文章啟性靈論詩傾肺腑接物渾畦町月淡梨花院風清荊葉汀高情頻脊顧旅迹慰飄零尙記張燈日相延讌鶴翎魚龍呈幻戲琥珀貯深瓶萬點浮珠幌千重簇繡屏陽春當席備逸奏隔簾聽小譬驚鸚斜揮醉墨新寶齊倜儻舞妓悉娉婷屈指良辰到長教雅會經榮枯覘帶草朔望驗階蓂晉謁逢辛丑旋歸屆丙丁珠懸門際網索斷閣前鈴兀坐貧兼病幽棲晝復瞑歡欣纔往日聚散等浮萍已負超騰志空孤少壯齡搏雲辭北極鼓櫂返西泠契闊愁難遣徽宏德久銘綿綿增別緒夙夙憶芳型有約還鄉國樂遊叩竹扃三秋翹望切踴躍待飛軿

寄懷隨園夫子　周發春

落落山中人蓄乃氏之芟多才復憐才養士如養花栽培因其根吹噓長其華奈何春風生飄散同朝霞雖樓上林枝渺隔天一涯故人豈可念寸草心猶縣秋稻如有成持報敢後耶　手攀松下雲足踏花下月十笏小倉山從遊願消絕朝諷常萬軸夜吟數千篇五栽垂虹亭觀海或庶焉別來那可道茲歎如夢杳昨宵偶化蝶飛飛趁芳草宛爾隨杖履居然語晨不必日幻也安知夢非眞　幼習叔夜嬾最得君房癖遂累其分耳胡爲步丹墀花甲今過半烏蟾日以馳老固未可云少亦非所知鬑鬑若春草漸長無能治顏色同素衣日久將緇白下歸有時一見公應嗤

甲辰仲冬隨園大兒來遊粵西余由臨慶奔赴冀得一面及至已先數日啟行悵然賦詩

袁　樹

萍蹤六載滯京師迢遞江南有夢思得子遠傳娛老信游山新見紀行詩明湖已負三春約（戊戌秋兄訂大年同泛明湖予以入京不果）灘水偏教十日遲料得望雲應有意嶺南還盼荔支時（兄詩望雲時作嶺南思半爲荊花半荔支）　棲霞古寺待君行珍重良工甫落成腰腳喜聞龍馬健鬚眉想見雪霜清有緣泉石披襟坐是處公卿倒屣迎五十年來重到此摩挲應有舊題名　題蒲編柳老踰勤天遣才人紀異聞文望世推韓吏部風情人愛杜司勳高懷矯似摩天鵠游跡閒如出岫雲兩處名山須割愛武夷君妬洞庭君（兄勸余游武夷後泛洞庭而歸）　劉郎緣法幾生修共住名山共出遊（謂鐵叔）落筆動爲千古計惜花難禁一春愁庭前課子傳家學山裏看雲樂晚遊笑我於今眞俗吏覓山辛苦日持籌（余時督賀邑榷木銀廠）

聞子才先生已到新會即轉端江遊鼎湖繫舟泊羅隱伺之不至　楊國霖

盼到行船但問花先生何處戀煙霞遙知杖履遲遲意半爲通家半白沙（新會侯公先生及門陳白沙新會人多選院客作）

聞先生歸棹已入端江　楊國霖

杖履聞從天上來數人喜極反成猜飛騎寄語湖山桂不到山門不許開

盼簡齋先生不至　趙懷玉

斟酌橋頭共檥船那堪容易隔風煙能遊梁苑憐多病（前後有抃舟之行）勸夢隨園勝得仙驚座陳遵皆競異搜神干寶記新編小倉山色秋來好置酒前塵漫十年（庚子秋與畢秋帆尚書嚴道甫侍讀集隨園）　早辭簪紱作烟蘿坐[illegible]名山卅載過舉世共推文福備先生獨占性靈多門牆幾續青雲士盌月重徵白紵歌（每省試前園開誰修爲出歷之會）念有人深悵望藥爐經卷自銷磨

寄懷簡齋夫子　丁　珠

投筆提戈志未成背陽擲木負春晴向山晚近心猶壯北[illegible]

花村分攜兩載人千里夢寐從遊覺後驚

寄懷隨園主人　　慶玉

杖履倏然處棲霞山色中三生懷舊雨一夢別春風鍾麓浮雲冷燕臺落照紅無情江上水雙鯉腹長空（久不接信）

傳聞子才子老去興猶狂白髮誰相伴紅兒尙滿房一身隨處隱半世爲花忙樂事如雲集天涯日遙望

得巡撫桂林之信留別子才　　託庸

不期江左得爽吾幾聽青琴調入孤從此倉山日相望番陽烟雨接蒼梧　光陰已過古稀年屈指詢鍾在眼前相訂桃花春漲後輕舟來泛大江邊

寄簡齋先生　　申發祥

隨園居士今方朔游戲人間作歲星落筆便同天馬下無人不倚鑑觚聯略施鱗爪覘爲政妙作歌嘲當說經答鳳鞭驚三十載又叨剪拂到頹齡

奉懷隨園主人　　慶蘭

堪憐花下酒樽虛判袂天涯七載餘情重欲痴翻怕想語多難寄轉無書吟箇孝梳朝飛趁北江南解共予料得山中春筍熟與誰扶杖破雲鋤

奉寄簡齋先生　　趙懷玉

當代論風雅如公信典型壽童工拖弱冠已登廷職與清華選官嫻廉讓銘迷香留麓詩莎綠滿閒廳奔騰方舒足冥鴻已倦翮一官輕組綬卅載住巖坰衆羨頭仍黑吾憐眼獨青推衣歸葱嶺殺項絕唯町誼豈今流輩交眞天使令敷行背寄三世事重聆（家問先高祖黍毅公事）憶昨曾投刺相延得展屏秋瞻南極現花向北堂馨法曲迴飛雪華燈聚列星杯傾千日酒餞設五侯鯖身繫蒼生望居忱輕事冥府宜開苑桂別殿數階蓂改歲方週甲瞻朝喜復丁延釐奉萱樓著綵戲萊庭虎阜藏深寺龍山憩亭二分還論月千屯任揚舲老去花猶戀年來酒獨醒千秋原自待三徑但長扃嗟我憂恆集臨言湖欲寄望履往悵恍繞膝各蛉蛢似雛翻誰侶如魚夜不瞑（時方七十）霜稜欺角枕燭影晃虛櫺衰疾憐慈母蹉跎愧壯齡心同旋蠶蟻物感入林螢大雅期隨鐙修途效展舲不辭危苦調一奏丈人聽

寄題簡齋夫子園居　　楊芳燦

老去吟詩客經時掩竹扉草深行藥徑花覆釣魚磯石古苔成篆花香蝶換衣春來足佳味白蘚帶霜肥

傍石藤爲架臨溪樹作橋藥欄飄鶴毳蔣渚蹋魚苗酒料封春甕詩丸納酒瓢何當拂桂棹問字不辭遙

知足猶晚讀忘機不廢詩晚風猿嘯落新雨樹蛾滋去鳥有餘響遠山無定姿美人隔天末悵是相思

寄懷簡齋先生　　法式善

未接先生面傾心三十年空山晞白髮秋雨響朱絃臭味隨人領文章已世傳方知蓬瀛外別自有神仙

別我亦詩客殷勤硏尺書幽香千字永明月一庭虛入夜野花秀侵人旅雁疎神交隔千里悵望復何如

到武昌寄懷隨園夫子　　孫韶

一葉輕帆到武昌飄零書劍剩空囊登樓漢水連天遠回首倉山入夢長失路有誰悲阮籍感恩到處說歐陽自憐小草秋江上不借春風總不香

戊申三月過隨園寄呈簡齋夫子　　前人

五岳歸來鬢已絲無端又賦別山詩春江一路花爭迎紅遍先生放櫂時　消息傳來不久歸鹽公甘日掛園扉蔚藍天外花如海都向程門作雪飛

塞上有懷隨園　　慶桂

終朝策塞踏烟沙想殺青溪處士家戲綵堂中長奉佛貯香宵外小棲霞方壺已駐千年景（如嫂方氏年將半百而慈）

（安拔歡）金屋重添幾樹花陶令去官眞自得果然消受福清華　名園猶記共攀躋月樹花臺任我題千頃修篁看不盡萬株綠萼放初齊晴嵐乍暖青迎戶春水方生碧滿溪今日回頭祇惆悵可堪遙隔等雲泥

聞隨園主人移家來安率成長律奉寄　　程晉芳

江北移家計遲回已廿年非踰嶺南國自愛隱東田山翠宜招月池清易種蓮柳低貪拂水松老欲參天聲鶴能知夜跳魚慣入船砌痕蘭亞轉梅影屋交偏奉母馳幽眺邀賓列綺筵書堂留短榻紛壁展長箋好句沉吟得高文脫手傳平生大述作結構小倉巔自失慈親後因謀舉室遷略教城市遠思絕是非緣況有嬌兒撫能娛晚景妍乘除推理數動止酌經權熟處難忘耳行時定惘然霞雲皆色沮童叟亦衣牽何苦從村去他年倘暫旋尋巢驚舊燕惜別咽寒泉灘埽新庭宇鋪排眾簡編豈厨依酒甕髹几閣箏絃岫色分瀲那湖波瀁楚烟呼童薙蕪草課女讀遺篇閉戶誠多暇爲農抵學仙京華遙起羨又一種安便

寄隨園主人　　趙翼

論君詩能傲指數論君詩能脫口出一尺便便孝先腹似特爲君貯詩設世儒目論多拘牽每遇今人慕古賢旗知不朽有眞價何論已往與目前退之爲雲逐東野杜陵落月懷青蓮豈非同時即鑒定逆知其才後必傳老夫隻眼不輕許此事曾經歷甘苦閉門自謂造車精出見輪班慚弄斧不覺私心大屈服欲爲先生定千古風流況復占江表看盡花明秋月皎精求肴饌課廚娘徙逆腰肢餉房老江湖到處有逢迎山水頻年恣探討獨憐我亦一書生終日騏驎地上行只覺斯人享奇福神仙也妬太聰明

以詩代書寄隨園主人　　明義

幾回欲訪蓬萊島祇恐仙風吹却還何處更尋樓百尺憑高凝望小倉山　若無江令一枝筆那有陳王八斗才昨自鄴侯頒二卷已傳衣鉢過江來

寄懷隨園　　金演

猶憶隨園境紅欄宛轉橋秋風小山桂春水木蘭橈手剝雞頭嫩頤擊龍眼嬌氤氳仙佩降姑射未云遙尺素驚投鯉仙雲何易消幽蘭悄啼眼新柳想風標金屋餘沉篆妝鬟冷翠翹杜蘭香已去潘鬢影蕭蕭（時簡齋知縣[illegible]已偃後事）

寄懷　　彭光斗

早登芸閣曳華裾未老投林興有餘非佛非仙眞作我無今無古自成書人間清福消難得天外文心妙莫如不見香山稱教主批風抹月儘遨遊

寄懷隨園主人　　慶桂

昔來雨過春陰薄獨抱相思坐官閣相思最切是何人小倉山有高賢閣曾因飛倦早知還逍遙樂饑自行樂吟風弄月總安舒吸露餐霞甘寂寞一笑空山似鶴鳴凡鳥聞之驚聽愕天教名士老名山人羨奇才有奇福愧我行蹤逐浪浮輿致渾同風捲籜病遭二豎已三年針砭灑誰尋扁鵲羽凋翅倦難翱翔權向故鄉持鎖鑰（吉林將軍官衙有御書天江鎖鑰額）雞報　君親罔極恩錦衣宵共萊衣著庭多麋鹿庭多魚快意何曾恐大嚼解甲彈琴別有天把盞無非自斟酌敬爾對景感離羣怕看雲停與月落回思往事益悽其留我嬉遊恍似昨緣何鴻雁久無音太上忘情竟此若

寄吳門讀書畢尙書弟寄懷簡齋先生　　王汝翰

昔畢依倚記頻年暫遊春風尙惘然杖履忽教終歲隔笑談猶憶舊時顚名園悵望疑天上別夢低徊到枕邊等是一瓶容耦證征彩添染漢江烟（春間楚游亦先致書制府）　萬卷樓深雪案開紅蟬碧蕊與徘徊及身老輩欣相識抗手名流喜共陪夜誦未嫌燈影瀉曉吟長被鳥聲催歸公不敢輕侯喜知是昌黎門下來

懷簡齋先生　　伊湯安

嚴風獨坐冷烏紗別後庭梅半吐芽天入寒冬猶作雨樹生煖土易開花隨舟想見人爭迓蠟屐從知興轉賒咫尺相思雲共遠剡溪棹欲訪誰家

前題　吳　均

聲名四海筆千秋高臥元龍百尺樓養望林泉留翡隱餞春湖舫接風流每聞說士如甘肉誰敢題詩占上頭一線長江限南北惜難載酒日從游

前題　戴　宇

猶憶登龍侍杖時瓣香何幸得瞻師公如陶令抽簪早我是侯芭問字遲種菜英雄空谷老著書滋味短檠知自慚野鳥飛無力大雅壇中賴主持

前題　吳　魯

憶昔曾容我叩關池亭孤秀竹松寒泰山在望登無自弱水雖臨渡更難（癸卯冬謁園未敢呈稿）此事推袁[illegible]何時御李過長干深慚俗骨無仙骨終日思吞九轉丹

簡齋先生僑居金陵有年矣頃聞意忽不愜乃返武林寄此並柬令弟鱗亭　孫士毅

散花常護老瞿曇觸忤鄉思歸舊龕本擬右軍當詣己那知吏部不交談（謂圌亭時）鍾山暫撤紬經席湖畔重修蓺業庵惆悵對床人未返夜深風雨夢江南（時鱗亭尙留金陵）

隨園夫子將至鄧尉探梅詩以迎之　林　鎬

倉山仙人袁夫子讀書頭白倉山裏遊過五岳不掛懷只有看花情未已昨憑青鳥寄書來探梅欲渡吳江水吳江連綿接太湖銅阬石壁相縈紆老梅開花浩成海千林晴雪蒼煙鋪夜深清夢知何處夢爲明月花中去明月作地花作天老鶴如人隔花語有時花氣蒸作雲東風吹雨來紛紛四山嵐翠一身濕至今香染青霞裙昨宵有客山中回手中贈我銅阬梅花開已過太湖去倉山仙人來不來

拙作兩首奉呈隨園夫子　吳文溥

不負碧山張學士最憐紅粉杜司勳江東無復論才子天下何人及使君憶自吳門踏秦雪却從秦苑夢吳雲傷春傷別年年事鄧尉花開草又薰　家住金陵山水清看山吟過石頭城一時豪俊隨車後到處諸侯掃榻迎眞若鸞鶴躋碧漢不妨鷄鶩共平生人間福地都尋遍仙骨從來老更輕

寄呈隨園先生　呂光復

大雅推前輩先生負盛名斗墟騰閒氣天闕下星精太史移官出仙翁作宰平秋衾銅雀月花縣石頭城循吏修成傳憐才最有情分題風雨快持論鬼神驚勝地容心賞倉山對眼明元亭排卷軸賭墅就棋枰宅近梁江總人如漢馬卿園堆三品石饌設五侯鯖自笑同樗櫟蹉跎守硯耕龍門緣叩謁沙鳥又飛鳴往事悲長鋏離憂付短檠寸緘猶可達還望鯉魚烹

前題　潘汝炯

生不願登黃金臺但願一識袁子才昔年我在揚州泊大崇五日船始開其後我官龍泉縣先生遠遊羅浮回使者廬陵侯一月雙鳧飛過江之濆我今山陰村舍住城中書報先生來買舟往謁急仰視高談雄辯驚千載七十有七還矍鑠歲寒三友松竹梅太守畫船送君去（晚晴李公）錢塘江上潮喧豗六橋三竺遊已足扶杖還要登天台門下十三女都講我有一女（名素心）亦叨追陪巾幗尙知附驥尾況我男子許鬚眉卑昏得生杜韓出著書爲政皆心裁武林人物金陵居隨園風景勝蓬萊遨遊足跡半天下見者都作仙人猜我當北面稱弟子何敢出手摹詩牌先生笑曰毋吾以從來才也養不才天空海闊好行樂愼勿形如槁木心死灰（予學仙于參樓太守先生以爲不必）相逢正快又相別拔劍斫地歌欲哀何日從君白門去爲君石上掃莓苔

前題　劉錫嘏

六代風流有鼎臺隨園占斷蔣山青栽花赤縣推仙吏待詔金門識歲星地勝最饒名士福風高不愧本臺靈劉郎前度徒虛語（甲辰余于役白門先生適遊台蕩未及修謁）何日仙源訊重經

前題　胡士龍

白雲一角向山徂金碧樓臺補畫圖居易何曾歸海島知章原自在江湖但栽五柳先生菊不愛三茅道士符到處行窩皆勝境天涯隨地是蓬壺　芳草春深夢李娟月明三宿白家船入湖公自尋漁隱綵岸人爭看地仙頻歷天台窮島嶼遍題日鑄富山川遙知惆悵溪邊客七世歸來訪少年

寄懷隨園先生　尤維熊

金粉南朝氣漸衰天教名士過江來身爲國老兼詩老胸有仙才與吏才惟古於辭必己出當今此事更誰推爭傳海內倉山叟望極龍門兩扇開（徐明府詩云尹山制府倉山叟海內龍門兩扇開）　眠食山癡久護持那因微疾便徵詩千秋誰代蓉城主一笑先求楚些詞身世幾拋瑤玖外姓名疑在國初時公門弟子多垂白尙望餘年說項斯　隨園水木鬮消妍安樂窩原得靜便攜妾最工娛老計種松略記著書年是清涼界臨無地道蔚藍中別有天但作淮南舊雞犬得親丹鼎亦成仙　少小金閨夢已殘半生勛業在騷壇知風嘯遍含春草大力迴將欲倒瀾愛士心於垂老篤頌公詩似絕大難抱琴那得移情日願及成連海上彈

前題　陳聲和

心香一瓣小倉詩常似春風在座時見面轉無終日聚從遊眞悔十年遲水邊楊柳移蘭楫雨後桃花映酒卮喜是重來還有約未須愁到鬢如絲

讀隨園詩話轉韻六十四句懷隨園夫子　楊芳燦

松花菴中老尊宿示我隨園書一軸貝葉瀾翻千佛經天花飛舞華嚴錄收拾珠璣筆不停孤寒擧附眼常青名流譚識耽風月才子篇章主性靈赫蹏小紙蠶眠字璺壁元言足佳致花前燭底共論詩記取隨園舊時事隨園亭榭我曾遊川繞崇岡枕碧流敞髫斜簪入淡宕茂林修竹逕深幽龍門聲價高無匹才筆縱橫不相識入座齊傾北海樽橫經並侍扶風帳曲閣玲瓏洞戶連螺山紅雪蔚藍天清宵夢蝶聯褰幌頻日聽鶯設綺筵東冶城邊箏笛沸蒼首高歌銅西舞對客能縮白紵詞當場競拔紅牙譜秋月春花樂未央無端萬里走伊涼離家始覺江南好捧檄先愁隴坂長十年一部乘邊徼身世茫茫事難料嬰城向桐陷重圍却敵劉琨仗清嘯相思惆悵只吳吟故國迢遙信使沉篋底空留懷舊賦天涯深負愛才心側聞杖屨煙霞外文史依然供賞愛天遣人間作歲星靈光無恙巋然在一別名園幾度春卷中憐我困風塵蘩花有井陪良會鶼鶼無言怨故人他年倘遂抽簪計烟月秦淮理歸棹衣鉢從來認本師林園正好尋初地朔寒樓遲宦興闌夢中常看六朝山先生老去頭如雪弟子年來鬢亦斑松崖詩老才名重風雨闌山一聲兵爲言相慕只聞聲不覺傾衿已通夢文采風流此一時名山著作繫人思公眞一代騷壇主我愧千秋幼士知

寄隨園先生　張　誠

丙午五月奉訪隨園先生先生留宿小倉山房誠呈詩有云別后峨嵋華頂相思如見小倉山先生臨別顧誠曰君若再念老夫再期枉顧余當掃榻以待是年六月誠遊嵩山七月登太華三峯八月上峨嵋絕頂皆有奉懷先生之詩山川間阻末由一通音問倏忽三易歲矣今自都門還重到金陵奉謁先生以踐前約因錄前作呈政知不足當大雅一哂聊寄數載相思復得一慰也

嵩山雨後奉懷之作

佛燈明滅雨黃昏古寺深山靜掩門此際何人同太室昨宵有夢到隨園好尋處士巖棲跡欲訪先生舊爪痕惆悵經何離索感滿懷邱壑向誰論

夜宿太華頂金天宮奉懷之作

落雁峯前月上時雁書何日寄相思手攜謫仙驚人句搔首青天一問之　平生冷眼笑昌黎慟哭投

書也太痴我亦蒼龍嶺上過支笻談笑報公知

秋日登峨嵋光明巖奉懷

峨嵋高極天八月雪浩浩我持謫仙笻飄然上秋昊眾星向膝低群峰入望小佛光日中明聖燈夜半皎五色兜羅綿疊疊巖前遶蒼茫四顧間忽憶隨園老奇境不共賞何以愜幽抱焉得縮地方與公立雲表東俯江流長西看雪山島浸抱龍池靈深探天門杳請公濡大筆一狀乾坤巧

寄懷袁簡齋先生　克什訥

平生不愛擧青綬瀟灑詩人乃我友當今詩伯斷推袁一片靈光才八斗三千餘里來江東十年嚮往長不負憶昔先生汗漫遊于蘭亭畔維蘭舟右軍往會人何在勝地山林觴自流我聞公來整衣起擺脫簿書渡江水曹娥江上一葦杭望越王臺去如駛蒲輪疑若避雙旌至則袁安已行矣不如意事惟緣慳山陰道中徒往還賴有開樽李北海當庭咫尺瞻廬山（於越州李太守席間見先生照畫回日遍尋也）秀絕吳山公忽至予返明州緣吏事圖出農桑勸課圖欲求耆舊題文字無因而前古所識維摩爲我將誠意（予以小照屬王夢樓轉請先生題詩）成滿紙春風吹頓使衰顏不顯頹書中識面道不孤旋謁先生西子湖迎風待月琴三弄碧水青山酒百壺相見時難別何易天涯悒怏思追趨伏波矍鑠信難老唱必兼人起必乎酒罷還深兒女情杖攜慣走崎嶇道塵實幸駐地行仙鍾阜山中即蓬島況有千秋不朽詩微名願入倉山草

和隨園先生寄懷原韻　李奉翰

新詩抵得繡梁歌遠寄梅花一雁過良會無緣當歲晚神仙不老自情多十年又見湖頭月雙槳頻經江上波指點棲霞原咫尺三生結契竟如何　米家書畫載輕航應笑勞人日夕忙海上一笻方踏雪河邊兩鬢漸添霜路遙屢作千回夢詩到先教百慮忘若使有緣他日訪願隨仙珮泛風檣

望隨園先生不至　錫熙

一櫂西泠渡口烟歸帆望斷暮雲天客窗夜雨焚香坐償到先生便惘然　料得逢迎處處皆故鄉欲去又徘徊思量那得分身術彼要留公此要來

寄懷隨園先生　郭麐

憶別先生又十年隨園風景定依然不知樹更幾圍大定有詩從萬口傳性不佞人何況佛事惟欠死恐成仙舒舒淮水明明月或肯重來待放船

奉懷簡齋夫子　朱滋年

海上蓬萊萬壑園於今野水亦知歸春來夜夜遊仙夢總向六朝山裏飛　昨夜東風半落梅嫣紅姹紫一齊開門前問字香車過（謂女弟子）認是散花天女來　洞口桃花錦正舒紅霞綠水綠仙居神仙到底輸公適未著人間未有書

皖江署中寄懷子才　託庸

之子天下士風裁世所稱吳江開野徑太華抱雲歸對酒月相照揮毫花亂飛何時重握手同上釣魚磯

寄贈簡齋先生　張懋履

聞說先生屆八旬鬚光鬢時景常新一枝筆攫千秋業萬里遊歸五嶽身爲采新詩開世界（題新華一室曰詩世界）能消清福仗精神韓蘇李杜無公壽距止聰明勝古人　先君交好卅年前曾荷歐陽志墓篇愧我風塵方落魄得公月旦比登仙（詩話中蒙梓摘句）桃源小住思前度（戊戌歲曾到隨園）絳帳重披待後緣笑殺魏舒長侍側花間撲杖拂吟箋（謂甥燈）

隨園續同人集寄懷類終

續同人集姓氏目錄

和韻類

尹繼善（四首）　錢大昕（二首）　謝登雋　儲國鈞　陶鏞　王陸禊
張賓鶴　託庸　夏之蓉　吳壇　張五典　薛雪
龔孫枝　浦銑　王鳳岡　李常吉　朱錦　楊祖桂
李秉禮　朱依真　錢琦　李奉翰　王廷棻　王汝翰
李堯棟　吳蔚光　潘汝炯　程晉芳　胡德琳　邵玘
惠齡　韓廷秀　曾燠

隨園續同人集　和韻類

甲申冬日招子才同秦磵泉蔣苕生西園小集和苕生原韻寄子才　尹繼善

西園門外客停車正值公餘靜晚衙拂檻清風來竹徑隔林斜日透窗紗問年頭有新添雪到眼梅多舊種花不繫舟邊人笑語渾忘別院鳥聲譁

歲暮招子才山人觀劇次韻　前人

何妨深夜再留賓聚散原無手不分（明年余將入都）六出繽飄占歲雪三更又送入山雲老來觀劇悲兼喜酒後鬧歌醒亦醺遙憶柴門入到處數聲犬吠隔溪聞

花下獨坐有懷子才仍用小集原韻　前人

連朝何處作嘉賓遙聽歡歌入夜分為惜韶光聯舊雨屢教塵市度閒雲詩同白雪人難和顏似紅梅酒半醺可憶西園風景否又留佳話遍傳聞

入閣後以近況示隨園主人即次寄懷原韻　前人

蓬萊近處少塵飛門外遙聞響徹谿書舫常遊明鏡裏好山半列小橋西春深家亦依花住（子才詩有一生不肯離花住之句）圃老名仍荷御題（御賜綸扉春園圃額）退食閒情消不盡手栽嫩柳幾枝低　錦箋頻寄見深情愧說榮華冠九卿（原唱有聽說榮華冠九卿之句）問字喜來諸帝子（時為上書房總師傅）調羹慚對眾蒼生霧籠倦眼心難寫（子才索予和詩）路隔遙山夢太清石徑冰樓如故否梅花詩句是誰賡

讀簡齋前輩臺城詠古依體賦二十四韻　錢大昕

六代此臺城蕭梁恨未平金甌終古缺棘樹昔時榮早歲遊王邸同僚喚騎兵美須眞帝系方領學書生火屋靈符應璇臺罪貫盈復讐伍員弟隱痛伯升兄撻武功纔定囚堯局已成風流兼晉代禮樂襲周京不啻省燃臍何曾走狗烹詞華諸子擅宮闈一身幷月滿虧容易牆高隙漸萌梟師人是臘享廟麵為牲

四大終難捨三災那免嬰痴心求佛助彈指見天傾白馬青絲繫獼猴兀尾獰蹊閒延猛虎索朽馭奔鯨菜少全無醬棋疏不下枰禪機衣帶縛國計紙鳶輕草草航頭戰匆匆郭外盟將軍猶自勞餓鬼竟相迎得鹿身先失焚巢禍莫更天非亡項籍公亦負齊明苦樂都歸幻寃親或有情千秋留懺法梵夾獨標名

和禹廟詩　前人

天改傳賢局人成幹父名羽淵終有後石紐記初生道與刪華大明仍節儉幷二渠先股引四載半泥行手障江河決身經罔象衛蛇龍三合避魑魅精為大耕土任金銀貢心忘賦冕榮重隨歸大寶肆覲到陽城謚日皐宮坐終朝諫鼓鳴鈎鈐頭自戴參漏耳偏明石訝元妃剖觴辭帝女聲九韶曾戒錫一沐亦頻更玉帛諸方會珠魚厥篚迎以休鎣作諺不伐本無爭越嶠攀黃屋稽山寄葛綳塑周雖返葬化益不階塋學步忒如見深耘鳥有情汪芒魂尙懾鐘鐸響長清廟食垂千禩神功在八紘雖經嚴癸暴詎改建寅正泣罪當年淚分陰後學程風雲長擁護蓍簭想平成古壁帷蠑字空庭竹箭萌偏枯容易斷試聽蔡歌聲

和簡齋太史題彭芸楣座主原韻　謝登嶠

翰林老著書徵聘無出身職啜小倉山謁者門錯趾顧好干祿文當語雅馴千古今載籍繁簡練從磨揣文必十手鈔書當萬言觀舍此而求知如以石投水鯫生再拜受七載銘心腑吾師兩鉅公秉鑑清無滓璜定黃鐘宮別羽商角徵衡齊星日光爝火明有幾方秋闈重簾嚙筆心未已誰知落紙飛得之乃倍喜同時卅九人淵雲共升矣披尋耐雅句屢屢呈寸晷古之梅歐陽苦心無此比夙聞于翰林言雪恥頓洗復讀唱和篇丰合益有底當華冠閻陵雲霞觀紈綺高歌啟文運豈獨驕杜李為念吳杭師（副主試部公）留必用是擬遙望使星旋入覲大顏咫維時吳趨士披雲睹不昧觀學得吾師狂瀾百川止曰埋植其根采料臨所伸曰氣扶其幹勝任即楨梓于嗣必已出信目不信耳當以心印心安見指非指況品先黜華誰敢大言哆花從枯管生發為豪頭死從茲寶鱗書藏例分三紙日吟絳帳言燕笑皆經史文事有龐消風氣

振衰廉倉山高臥人應效東山起

春草和存齋太史韻二首　儲國鈞

細於髫髮軟於綿旋見成茵似去年細雨長勻殘燒地好風吹就踏青天六朝故苑埋花礎三月長河送畫船繫得王孫歸思否萋萋千里正無邊　雜花生樹亂鶯啼煙景迷離在水西幽處不聞珠絡鼓雜生如避錦障泥忽聽牧笛孤村出遙臥平山一桁低為報樊川休下淚春痕長與夕陽齊

詠雪次簡齋同年韻　陶鏞

披氅何須更學仙翩翩尤愛舞風前可憐玉屑終無地自古瑤山不在天那有遙山青未了只愁孤鴈去無邊園林此際眞奇絕多少樓臺入暮煙　六出飛飛見夜光偶逢玉女笑千場冬青色不因寒改飛白書寧為畫妨老我散花猶跌宕聽人詠絮自顛狂袁安臥隱眞高士無福能分玉半床　驀地飄來片片低垂簾猶見影依稀竹聲到耳聲誰折山色逢人白欲飛蘇老裘文塵久閣王公鶴尾色全非江城玉笛枝枝好吹落寒梅點客衣　江湖欲作泛舟人首戴瓊瑤夜打門高士寫來千尺瀑漁翁釣罷一江昏三山樓閣清如許五岳峨嵋白獨尊我是燕湖羈旅客和君郢曲倍消魂

客有以存齋太史虎邱雜詠詩見示者依韻次和　王陸禔

為愛清娛伴遊山挈小妻天花沾法界夢雨攬禪樓可有前魚泣休教換馬啼且憑歡鏡裏照出枕函雜綽約鬟頭女斜籠臂上花數錢工計算滌器老年華翠展雙眉葉紅銷一臉花早知茶可醉不問酒人家

遊攝山和簡齋先生韻　張賓鶴

千峯夢遠西湖碧獨上江南看攝山老鶴見人如欲語飛雲導我不知還徑迴嵐翠侵衣濕秋逼巖花貼目斑登覽底須誇捷步時時小憩坐松間

和簡齋太史春日雜詠韻　託庸

九十春光過幾分綠楊風蕩碧波紋落花不與飛塵舞紛逐溪流入白雲　消閒何必水雲鄉柳岸廊迴似野航簾外疎疎一宵雨池蓮今日雖紅妝

和存齋主人病齒　夏之蓉

袁子病一齒呻吟失常度染草無仙方對酒寡懽趣招呼得老嫗批根祛其蠹初如梅離核漸看瓤脫樹主人嘗掌中反覆詰以故謂汝第朽骨依我舊有素胡為憎酸鹹忍去不復顧語雖類滑稽意實含譏怒齒前以聽對逡巡若有訴口從入君口漏具桑然其居停信有恩寵我咀無惡硬餅我能截乾脯亦時茹舌本縱太強齦齶相聯附條冰雖久居出牢得仙署割花粉夕膳燔雪鬼白魚羹牛割半駝肥常飫我時辛朋儕唱昨無蛋營不愁幼齡折何須伍員護君時三十耳精力年且固元髮疑漆染朱唇類膏注云何棄我狡牽絆不肯住荒園韭生芽伺圍豈脫騰適口但齋臨腸半飄醋君看魏其侯失勢賓客去又若翟公門昔賤生猜忤於人倘爾同我不少忽且如君有言談唇快傾吐此中出入誰臧否與賊妒語訛默因好昌黎殆非誤言訖忽屏息似欲俟徐悟主人晤然喪思之不成寐人壽止百年誰以金石鑄從此學迂叟當食且放箸

奉和存齋太史見貽原韻　吳壇

高懸北斗望更闌振古文章共仰韓舊事鸞坡花影過閒居綠野水雲寬趨庭陝右曾懸教倒屣吳門未盡懽重把消吟憐雙柳卷中何似坐中看（曾在先公署中以文就正）

蒙簡齋丈人附詩次韻奉答　張五典

寶公老傍石頭城早有文章海內驚白髮千花如雪淨洪談四座向風生瞻妍檻外花光麗陰翳簷端竹影輕一語堪憑為頌禱園亭世世讀書聲

煩留客具菜瓜勞生難說心無羈廢學先衰已華終疏相從問道要因依笑得比蓬麻

奉次見山園雅集原韻　薛雪

想望風高百尺樓猶懸一榻待南州階前有水園林活座上無君我欲愁　嫩綠新陰映遠霞鰈池煙柳帶風斜多君飲罷詩先就笑折瓊筵近檻花

和簡齋夫子雨中見懷　龔孫枝

半泉無擾灑西東水碓鈴莊處處通自我望雲歸洛下幾回騎馬逐山翁朝來擬赴尚書約樹杪還驚少女風問訊春寒池上酌花枝應似酒顏紅

和簡齋先生從粵西還家見寄　鴻銑

草堂歸去憶盧鴻何幸驂鸞得遇公作賦妙年推特進（先生字興邢特進同教云）論詩晚歲續司空（先生續詩品一卷）一編自分難藏拙七字蒙看頗道工（先生選余詩八首入今雨集）此日臨風舒錦段如聽笙入又三終　一從州畔手分攜落月帷留梟夜啼心爲北征原久折頭非東野肯輕低春風十日開樽坐夜雨何年剪燭提珍重驪珠百十二效顰殊愧苧羅西

前題　王鳳岡

一點黃雲落塞鴻先生有意慰羈公寄詩不惜湘南遠却顧方知冀北空名士才華多益善郢人曲調寡彌工衡山九面須遊徧莫管梅花報歲終

前題　李常吉

冰絃逸響託飛鴻偏恨來遲未見公老愛名山常弔古閒談怪事類書空（四諸子不語書惜未及見）一絳紗著錄門方盛錦瑟華筵曲最工讀罷奇詩頻擊節混茫一氣接篇終　芒鞋竹杖幾曾攜聽徹鄰猿鳥啼掃壁詩矜腰腳健穿雲洞歷崎嶇低風流別後遊難繼花月前番事忍提欲寄數行相問訊輕舟已過洞庭西

前題　朱錦

垂翅天涯頻斷鴻品題何幸遇韓公大呼頓使千夫辟一顧能教萬馬空風雨隔心勞遠夢（予贈先生詩有談笑深時風雨來之句極爲先生所賞）鏤錘在手識良工誰言五日鈞天杳回月清音尚未終　九節仙笻到處攜楚山小住聽猿啼直登崎嶁峯巔上俯視湘灘萬壑低此日披雲心已醉何時問字耳重提尺書欲寄無由達吟冷梅花日又西

前題　楊祖桂

浪迹眞如踏雪鴻驚從嶺外識韓公說詩自出參三昧論性齊誇掃一空天上叢星成小謫人間花樣費春工翻嫌會面匆匆別鬢缽西聽韻未終　搨得殘碑到處攜催歸山鳥隔林啼江亭笛吹含風冷驛路梅花壓水低九面奇峯迎榔栗一蓬寒雪瀉偏提傳來書札情何極目斷湘南落日西

前題　李秉禮

一紙書來落遠鴻開緘風韻想袁公名山作別心猶谷詞客逢場酒不空攬勝尚誇筋力健論文非獨語言工多情貽我新詩卷如聽湘靈曲未終　搔首天涯惜解攜相思江岸鷓鴣啼六朝歸夢青山近一葉輕帆落照低白傳風情眞不減歐公知遇快重提（先生昔爲粵西金中丞所擊賞）隨園計到梅花發驛使何由寄嶺西

前題　朱依眞

秣陵把棹逐征鴻悔弗登堂拜德公（眞兩至金陵匆匆不及修謁）身歷龍門渾似夢手探玉海不曾空勞書混沌眉何益苦學邯鄲步欠工別後報章傳鯉腹分明奏雅曲初終

隨園先生得余歸信以詩寄投次韻奉答　錢琦

萍蓬離合百年白髮驚看老益悔始悟光陰眞過客多勞風雨寄佳篇游魚縱壑恩波闊倦鳥投林晚景鮮不信眼前平地上一時容得兩神仙（前簡齋札有何不舍格天事業來作平地神仙之語今來詩云不負故人期望意果然平地作神仙）聲

聲啼鳥喚提壺得遂初懷本不圖老樹幾株閒侶伴方塘半畝小江湖筵前奉母學花舞醉後呼兒當杖扶多少邯鄲枕上客問他此樂夢曾無　無限離懷託酒巵挑燈重檢篋中詞眞如仙爪搔逢癢那有官聲掩到詩（來書云公詩惜爲功業官聲所掩故如吉光片羽不能多見）壓積琴樽閒拂拭園荒松菊急扶持相將共訂名山業爲遣飛鴻預寄知　交游孤剩兩人存相對眞成老弟昆年齒虛叨五歲長鬓行推到一鄉尊臨風喜見芽茁（君甫生子）將母恩叨玉綍溫長此身超塵劫外更無煩惱擾心魂

奉和簡齋先生消夏八詠原韻　李奉翰

曝書

我羨倉山叟書倉架不難百城撐腹富萬卷向人攤日烈芸添燥風薰蠹已乾一瓻堪却暑可許借來看

滌硯

名山留片石那許著纖塵一洗消黯眼頻磨剩鐵身墨雲觀變化水月比風神想見揮毫樂詩成句態新

招風

御風豈有術少女若爲媒但自披襟坐時聞入戶來仙乎飛欲去點也詠頻催一枕羲皇上稱雄笑楚臺

待月

月姊幾新浴淩波倦上天書長剛到夜林密尚含烟欲遣花都睡祇留鶴未眠願將靈藥乞一吸駐華年

采蓮

九曲青溪外飄然一放槎有姬都蕩槳無語恰憐花水碧香成國月明客到家笑看雙蒂好相傍對雲斜

補竹

此君如好友相聚喜成叢移種當乘醉添枝更引風新陰浮閣外稚籜上雲中可悟栽培力班行玉筍同

避蚊

豹腳繽紛舞當窗不耐看針心鋒可畏委內事原難午燄紅燈落休從翠幙鑽中庭涼露潤任爾一宵餐

辟客

避炎先避客雙戶一夫當只許清風入休因俗士忙琴書閒自賞雲水澹相忘穢襪何爲者虛勞引領望

和簡齋夫子秦淮雜詩　王廷泰

楊柳依依水碧時輕煙淡粉屋參差誰家年少多輕薄打起流鶯上竹枝　一剪春波一釣篷石橋灣裏坐漁翁粉牆雕刻玲瓏甚透出榴花一點紅　月光明處界銀河倒影樓臺颭碧波今夜露濃人半睡畫船猶傍竹簾多　綠筠亭畔采紅蓮長板橋頭鎖暮煙聽唱王郎歌一曲桃根桃葉憶當年渾忘身在畫圖中青徽鍾山第幾峯欲買兒家新艇子秋來好共采芙蓉　玉人愛著藕絲裙風送餘香入座聞底事倖饒隨團扇梨園子弟是夫君　千金未惜買纏頭生小豪華不識愁一串歌喉繞梁響伊州幾按又涼州　黃奶青奴睡味清支頤閒坐畫潮生欲拋紈扇調鸚鵡怕向人前喚小名烏紗赤日走長街爭及清波畫舫開簾內有人喧笑語風流縣令過橋來　開徧沿堤茉莉花惱人終日亂啼鴉幾回記取勾留處綠柳陰中阿那家

和簡齋先生懷霞裳秀才之作　王汝翰

叔寶丰神玉樣寒思君常自倚闌干丁年以長將兄事一笑相逢當弟看小築淸溪花徑好同傾白墮酒杯寬欣傳鳳有求凰曲底事銀河渡尚難（時有納寵之信）　共向雲亭奉一師今年負笈更相隨煙雲待我新來掃書卷多君舊日披（隨園書籍霞裳手署某年月日在某處披閱）馬帳並行春更好程門孤立雪先知劇憐白髮燈前憶同惹離愁恰爲誰

和隨園前輩寄賀奇中丞詩　李堯棟

軍中親拜尺書馳千里江淮喜可知富居史表推方鎮重吳儂謳得我公遲棠猶手植重添蔭節自生花不

待移莫道詩人官少達清新開府又如斯　腹底生風腳踏冰如斯爲政樂難勝但欲涼沃醍醐海不必明燃萬億燈壁疊新秋煙景改江皐麗日畫圖增晉公賓客香山老今喜香山在秣陵

前題　吳蔚光

十載承宣化若馳　帝心簡在衆先知慶雲爭睹原稱快圓月初昇轉覺遲脫手詩應籠壁和稱心花可帶旌移甘霖一到倉箱足何止千斯與萬斯（今歲江蘇大有年也）　官如春雨鑒如水此任非公更孰勝開府乍看森畫戟放衙仍對讀書燈預籌借寇民情久出格推袁士氣增（公遇袁丈尤厚故原唱有愛我情同歡喜海句）我少文章桃李句敢同元白頌於陵

和隨園先生贈香巖秀才　潘汝炯

香巖風貌自清華斑竹（地名）村莊半狹斜自古門生稱玉筍春來羣蒨路旁花　隨園夫子愛天台採藥深山兩度來歸恐兒孫皆不識已經千歲碧桃開

春草二首和存齋先生　程晉芳

倚欄新草正菲菲長共春來不共歸潮岸雨低人漸遠蘇隄煙淺燕爭飛青袍較爾年年舊黯當回頭處處非一片斷霞千里色怎離清瘦減腰圍　過近泥塗轉絕塵青葱面目本來眞夕陽凝望渾疑水小徑平鋪不見人舞態還如[illegible]紈綺愁容可似憶梁陳衙門掩處離披長伴得孤眠又幾旬

香亭卜居金陵以簡齋先生詩見示次韻却寄　胡德琳

自從東郡辭簪紱擬返西湖訪鶴巢拙宦廿年情本淡遠遊千里興偏豪才名久已輸公等風月還應讓我曹無那思歸歸不得幾番痛飲讀離騷　慣登翠悄餌紅鰻未覺霜毛一倍加遥道尺書來白下大河十月見黃花也知官況貧如水敢說人情薄似紗羨爾卜居今已定一枝江左占清華

辛丑秋日簡齋夫子寄詩祝七十賤辰即次原韻奉謝　邵玘

浮生已七十衰頹惜餘年呼童理茗椀竹外飄茶煙誰歟叩窮巷足音何跫然我師猶手翰長篇寄魚箋謂我增馬齒遠道蒙縣縣情與川逝永詩將錦綉鮮開緘三過讀金石聲淵淵私喜末光附齋心皈大賢鷇雀苦佽翮敢從鸞皇翩鴻文媲李杜老將瞻幽燕雲霞輝五色散作天花旋遂使巖穴士附驥微名傳猶憶歲乙未破浪乘江船隨園撰杖屨麈談聆幽元時值壽筵開祝嘏詞競宣賤子不自忖蚓唱追鈞天四壁採篇什薰風和雅絃酡顏歌既醉北窗跂腳眠時或弄柔翰長袖舞翩躚揮手遽言別魂夢猶樽前明春擬鼓櫂一禮浮邱仙

甲寅清和奉次隨園先生見寄原韻　惠齡

千里猶比鄰百歲同一時未識先生面曾和先生詩先生早通籍摩空披高翮久謝軒車榮[illegible]深邱壑想鶴髮行地仙著成等身作自此八千年請爲大椿祝我誦先（原缺）

隨園續同人集和韻類終

續同人集姓氏目錄

告存類

奇豐額　李堯棟　謝啟昆　趙翼　錢維喬　趙帥
王炘　汪廷楷　蔡之定　唐仁埴　趙懷玉　洪亮吉
秦瀛　何道生　劉錫五　吳鼒　石渠　楊芳燦
鈕孝思　尤維熊　惠齡　孫士毅

和簡齋先生除夕告存詩　　俞鬯頫

生死輪迴例本明無如造物也鍾情玉皇認定眞詩叟不許先生作後生　天上遲遲召史卿因君後手不曾生敎君覓得如君者方許乘鯨返玉京

前題　　李鶚棣

蓋世才名七十年近來爭換地行仙文星上界人都忌一滴終難返洞天　欲臨鈞天夢不成多緣蠹總是詩名何人算有回天力挽住先生不許行　我來猶恨識公遲不忍匆匆作挽詞讀到告存詩一笑先生終是被人欺　詩送殘年故故催年增年減兩疑猜新添歲月從頭數都是長生籍外來

前題次韻　　謝啟昆

東坡送歲爲詩忙筆似揮戈返魯陽一度殘宵如隔世明朝準備進桃湯　矍鑠非關大藥扶狂來醉墨洒金壺長生更續朱絲縷六甲重推大衍圖　一卷齊諧續已成金閨詩未品題清大家齊乞通明殿莫駕紅雲上界行（先生門牆多女弟子）　姊弟夫妻共白頭更饒紅袖點詩籌先生作達原無累況復移家近莫愁

前題　　趙翼

料理行裝一歲忙飾巾仍不到咸陽五更待漏天還早再吃胡房厚朴湯　添丁果驗洗兒綳預紫灰釘乃不行術者莫非司馬懿不能料死只料生　劊肉偷桃狡獪才九閻都怕此人來故應大亦難安頓機召巫陽又赦回　年是新年人是陳過年只算再來人便將來世迎今世省得輪迴又換身　莫怪輕災解纏縛前身原是點蒼仙（君自言前身點蒼山老衲）仙人過劫能逃過又得嬉遊五百年

前題　　錢維喬

春水初生客到門坐看玉貌轉溫溫詩從此添無算多少新詩乃告存　欣能屠蘇換竹葉依然老眼又看花天留一代靈光殿肯使居生口邊誇

前題　　趙帥

先生四海本爲師天與長生壽可知敎與醫壇添話柄七章除夕告存詩　身後安排了不疑信他前事太分明全家守歲雞鳴起定向先生賀再生　昨年殘臘得書回知道京江二月來豫定餘生增樂趣巡攜竹杖上天台　門下狂夫大筆書請將前譜盡刪除乾隆壬子年元旦便算先生入世初

前題　　王炘

聖壽丹扆萬木蒼海山深處有靈龕羣仙不敢輕招手留與文壇作指南　師弟從來有夙因丹爐宿火好傳新待傳兩眼方生角撰杖隨公訪列眞

前題　　汪廷楷

偶敎一錯落紅塵那問風輪與火輪拼得者番多住世又從頭算一年人　姓名久作古人看誰信天台又往還不是告存詩一紙都疑劉阮去人間

前題　　蔡之定

一似輪迴悟夙因希夷重見降靈均名場七十六年客都是隨園過去身　同人續集出郵筒執耳騷壇是此翁海內應多詩客在還將借號綴茂公

前題次韻　　唐仁埴

生死因緣問守璣耳鳴陰德紀分明先生不肯逢人說卻笑麻衣術未精　自今甲子數從頭閱盡滄桑不計籌何苦爲詩徵挽句無端累我一年愁

前題　　錢履玉

日薄崦嵫景欲昏魯陽戈忽返朝暾總因夙負詩篇債生挽吟成又告存　交遊賢豪讀遍書幾人抱願不曾虛先生事事從頭起只算今年墮地初　求生祈死總茫茫枉對昔祠拜綠章何似委心隨造化時行時止兩相忘　不住名園即勝遊烟花三月足勾留漫言自古誰無死此樂還應傲爽鳩

前題　　洪亮吉

倘來勳業那堪論絲竹東山道自尊卻見白雞原不礙故應久占謝公墩　告存樓接七篇詩此語賀朋好可知誰識仙山樓閣裏有人望眼欲穿時　耆舊居然點翰翠老來心力著書勤十分彭祖當時壽却愧公還未一分　人嫌不及此偏過恐是神仙受折磨媧天不填未滿周要何肉累公多

前題次韻　　秦瀛

盛世耽吟自性成七旬以外倍精明遊蹤萬里詩千首輸與先生放腳行　議成談戒詩章內老撰尚對石壁山自古經師多上壽背牛祭氣總閒關

前題次韻　　何道生

遊遍名山業久成天公計較最分明原因未了詩情債不放先生撒手行　許負何曾術不靈文星獨照小倉明閻羅錄鬼誰能到應是然藜太一精

前題次韻　　劉錫五

看花白首倚花扶花底春禽勸玉壺遙想江南與江北家家團扇繪翁圖　首領羣英占早春遍林香雪簇如絲絲競我代天公答一樹梅花管一年

前題　　吳鼒

七十韶光又一年赤虬促駕已迎延玉樓召記春客作記何如月出山　夕陽佳景在倉山便近黃昏亦等閒賴有司殷能膳脯一聲也似出函關　上界仙人笑煞蠻小臉十年翱翔冥司若有修文

樹願與先生考幼輿（簡齋年七十三）　雲自飛翩水自波桑榆何以熱難磨與君俱是臨行客且唱燈騷蠟祭歌

前題　　石渠

看命司家皆說康倉山易比午橋莊（晉公年七十六故以此公比耳）誰知後圃栽初種仍待先生十載當　羅綸

猶除長信卿年年六十九人繁鈍山原有丹砂井留與公家作笑談

前題　　楊芳燦

守歲圍爐樂事多酒尼辭謔泛金波關心一夜聽更漏似數殘歲小劫過　生壙何妨營表墓壽歌不是效山松故知八九香霞夢并薦原非遂十旬　懷新當年問字亭名山不改舊時青歸來好趁升堂約白髮門生乞授經

和簡齋夫子除夕告存詩　　鈕澤忠

將信將疑續一年朶雲昨夜落窗前欣聞道履都無恙再結人間翰墨緣　造化悠悠歲月忙姑將生死判陰陽須知修短非關相果易由來壽命長（集易二字爲先生壯與）　可笑星家漫測天妄談壽數限前賢將差就錯援成例且賺青春十四年（吳中谷鶚尹文端公推命者驗惟言壽止六十三公年七十七而猶計餘十四年以彼例論壽應九十）

前題　　尤維熊

生子先徵相術奇雖然眼了老終期（相士言先生六十三歲而生子七十六歲而終生子之言畢驗而先生今年七十七矣）多男竟不妨多壽賺得佳兒似寶師　若到蘇齋講院中昔年花伴幾人閒幾個西王母朱鳥窗前竊得公　看梅過後到金閨不肯匆匆便駐鑾（先生欲重遊天台因還中梅花正盛遂留數日）待到天台桃又放兩邊花事屬公花

寄和隨園先生除夕告存詩並序　　惠齡

余與先生向有唱酬之作皆則官轍東西未展寤覿也壬子歲尾余因凱旋駐節隨山相國

處讀其除夕告存詩七首君嘲君解較淵明自挽尤爲作達古人云相由心生從此知術士之說不足憑而先生嘯傲江湖洊登上壽余益竊幸奉教之有日也爰次其韻以廣先生之意兼博啞噱焉

除夕人家百事忙先生讀易辨陰陽待他漏盡無消息一笑濃熏五木湯（五木湯用元旦故事）　紅男綠女共相扶酒勸屠蘇倒玉壺浩刼已隨殘臘去倩誰一寫再生圖　休悵斜陽近暮天柳枝雖老任吹綿從茲避得黃楊厄此後光陰不計年　豈緣姹女大丹成神鼎居然煉七明我爲白頭添一笑冥官勾牒不敎行　探春常泛青溪水選勝還遊白下山竹杖芒鞋隨處好風吹不到鬼門關　相推生死豈皆靈此夜空敎坐到明忘却點倉山舊路閻羅原不管獼猴（公自言前身係點蒼山五百年老猿趙甌北常有詩贈之云自說前身出點蒼）　物外逍遙任舉頭恆河沙數記添籌天公留得文星在長管風騷不管愁　仙籙拚歸忉利天閻爐珊瑚復擁黃綿還同法正持經後再駐人間三十年（唐江陵般若院僧法正長慶初年冥司問師有何功德以誦金剛經對乃送還人間更三十年見酉陽雜俎）

山園雖小比蘭成直把梅花顆到明（園有梅七百株）贏得全家齊拍手勸公仍唱少年行　鼉鼓三通夜向闌春風吹徧六朝山兒童莫作新年看此是先生夢覺關　不向東廚更乞靈不須綠易問君明前身本是西華衲（嘗遇道者注視曰此人大似西華坐禪和尚見逸史）絕勝巖頭老樹精　芻尼送喜屋山頭枉夢龍蛇賦苦辭天上少微原不隕吳中莫聽謝敷愁

寄和隨園先生告存詩　孫士毅

泉明生挽素詩忙（先生於庚戌春作挽詩余亦有和章）尊旨何能返魯陽喜得桑田巫失召三元依舊飲桃湯　濟勝無須仰策扶（君近爲天台鴈宕之遊腰腳頗健）關心此夕聽銀壺合煩令弟丹青手貌出毗遲避刼圖

隨園續同人集告存類終

續同人集姓氏目錄

生挽類

項　墉　俞葆寅　孫傳曾　梁履繩　孫士毅　鈕孝忠

嚴守田　梁同書　李廷敬　韓朝衡　郭　麐　管松年

陶　瑩　錢維喬　周發春　朱　黼　呂昌期　趙懷玉

何承燕　洪亮吉　法式善　錢大昕　奇豐額　劉錫五

劉　熙　佘　晏　張士範　吳　照　明　義　王　昶

周之桂　潘奕雋

和簡齋先生自輓詩　　項墉

陰陽同父母隨其命所之號令一朝至賢哲無能辭世人不悟此如夢鮮覺時以至多忌諱所作忘其癡
惢[illegible]殷片瓦仍松防反支將危尙示健已病翻怒醫皆由見不達致爲達者嗤我公耄多疾自知歸有期
不墮分香泣不駭瓊瑰詞作詩既自挽復邀人共爲此調久絕聲淵明其先師絕照與宗觀相繼揚其悲
未聞有和者至公增一奇我今爲公挽要當無愧辭公才木天賦二斗分陳思傅奕殷仍起偉哉鶴不疑
既涵金閨籍詔誥內必否復宣琴堂化絃歌民已治乞養堂上親卅載舞萊衣歐公愛穎上買地營園池
後堂列女樂前庭開講幃問字客載酒說詩人解頤計其所撰述足亞日月垂公不袁彥伯當以此事推
信道尤所難不爲異學移裴頠論最切昌黎功不墮以之綜平生何有毫髮遺寓世作模範升天騎尾箕
我言止于此是否非所知請公酌大白高歌醻桓伊

前題　　俞葆寅

先生秉卓識八荒爲庭衢陰陽偶違和形貌忽清臞自賦生挽詩相者均喁喁我夙侍吟案不愁見聞虛
髫齡舉鴻博弱冠登石渠謚屬人所曉宣言更奚須惟賞客莚來耆老親告吾使君初出宰孔邇歌道途
使君繼閒居文章敵韓蘇哦蚩苦留挽積念匪阿諛宿學齊推挽終身甘步趨及我相見後屢見遊名區
山欲挽俗轍聲破鳴榷水欲挽歸櫂雪浪盈江鋪時花以色挽綽約同麗姝時鳥以聲挽悠揚勝謳竽
天心與物意眷顧頻年殊今即挽微疾芥蔕胷次無憶古達觀士乾坤等籧廬伯倫鍤可荷司空壙可居
反覆味公作千春高曠符我詞雖譾陋敘述非矯誣一紙乍披閱勿藥煩痾除登高腰腳健垂老鬢髮烏
重歷三十載期頤數且逾徐招衆友侔再挽當何如

前題　　孫傳曾

瀟灑襟期萬有空裁賡雅什見高風未騎仙鶴歸蓬島先把詩箋印雪鴻頓悟直超三界外姓名宿冠一
朝中桑榆漫說無多景晚日猶舒徑丈紅　　賤子髫齡耳盛名今春曾謁慰深情凝殘遊婉安成食姓
氏翻邀月旦評（先生極夸鄙人著作）一紙碑銘千載重（爲先人志墓）千行珠玉寸心傾[illegible]鏗鶴算公堪繼只恐滄桑數不
清

前題　　梁履繩

維摩具神通示疾斷一切如來憫衆生滅度仍不滅此爲現[illegible]樂妙法從頭說先生本達觀歸寄久參徹
弱冠香案吏袞袞登清列盛歲宰亦緊乞養白華潔貫山縣謝墩儲碧探禹穴才名塞宇宙餘子俯邱垤
推排數十年飛鴻爪印雪勞生佚以老身世浮雲閱壽堂可預營退榻何妨設正如遠行人祖道欲永別
一旦忽歸來把手逾歡悅昔傳返道山詩老徒哀咽（用詩集中鄭板橋事）今結文字緣自握長生訣如佛重出山超
悟留禪偈笑彼三番咒枉自煩唇舌試誦先生詩索挽邁前哲厭故俗中言命意殊環譎落花隨風淨過
耳風飄晳人間遊戲事盤桃盃再綴

前題　　孫士毅

夢返清都斗帳溫數篇蓬山自招魂不須易水衣冠送定見班超入玉門　　鹿幾庭除鶴護扉道山人
去是耶非文章星斗惟公在莫把虛名應少微　　久聞癸畢重端明又說蓉城主曼卿未必九天香案
吏肯將賢路讓先生　　丹竈底撥藥爐灰暖老懷中玉作堆自有堅牢仙一種不關美醞勸君回（先生飲奇
方伯藥酒而愈故詩云方知已路西山日覓有仁人喚得回）文昌眯目驗音莫腹痛怨誰與酒杯囑備一奩磨鏡具他年高會望公來
五嶺曾叨折柬呼（余壬申中初見先生）竭來正喜傍孤庭十年果踐星家語詩讖倉山一老圖（上年持節西川奥山綠道士寓書告知余
星入身宮十年方出未殿即拜盤移兩江之命現爲先生題隨園圖故云）

前題　　鈕孝思

爲傳凶耗到鄉邦哭望雲天與一腸却喜歸來公健在何時覓得返魂香（前在蜀中誤聞吾師已歸道山曾與陳竹香司馬設位酒寺路
文以祭）　　仙才清望幾生修天上人間第一流莫把百年看俄頃留君一日是千秋　　雙眼[illegible]
今筵花壘雨入人深三千弟子三千客願爲先生護寸陰　　昔聞臥轍共留賢一住江城四十年[illegible]
在人那得朽忍教長往大羅天　　雲亭有酒且絃歌身後風華一任他畢竟斯文天未喪莫將修短問
閻羅　　東南耆舊仰靈光珍重加餐答彼蒼他日　君王登百歲待公首進萬年章　　愛讀泉明自
祭文生前特與致殷勤相看不覺頻垂淚天下憐才孰似君

前題　　嚴守田

獨占名場六十春眼方髮白倍精神化工未必許歸去海內騷壇少替人　　原是奇才應運生（金中丞薦先生
鴻博疏中語也）歲寒松柏極崢嶸八旬　天子文明治正要詩歌潤太平　　八十華年萬首詩早登詞館早棲
遲鬼才不避舍仙才忌只合人間位置宜

前題　　梁同書

君家山松雅好奇每出令客歌挽辭道上行殯屋陳尸無病而呻誠可嗤先生健却千熊偶然示疾疢
在牌一山鞠窮可以瘞胡爲有慨乎言之先生曰否爾不知我年逾七望八時縱壽百歲纔一炊借題入
索詩解頤閉門坐致珠玉貽如朋壽譽填和儷長歌當哭聲啼嘻一讀勝飲三百鍾生前預凶何必忌沈
後挽謳徒爾爲我聞如是匪所思與復不淺病悔遲顧先生壽如希夷年年約和自挽詩先生知交遍入
涯一日不死詩不已千首萬首續續詩筒馳

前題　　李廷敬

海上仙翁有也無傳聞洞府總模糊先生若去歸何處請指諸天位業圖　　水精域外小樓霞（水精域小樓霞閣
皆園中齋名）未必仙山景更嘉遽莫歸眞旋悔却又隨劉阮悄還家

前題　　[illegible]朝衡

人間有生因有死死同其常生偶爾先生搖筆笑自輓笑笑同人和子紙我從覓稿私淑且喜西湖共
桑梓未邊親炙早歲聽流水高山恭無已詞垣學步景前蹈宦海抽身鑒素履倉山大集久流傳璧名箇
滿行人耳琉璃山房窈且深我來業已嬌然矣幻世徒知死可悲那知悲自初生始陽春高調苦難和或
聽巴人歌下里他年吟罷大羅天還到蓉城作弟子

前題　　郭麐

人間世事奇如此隨園先生愛說死竭來先生索輓歌詞友朋略盡微弟子弟子輓歌如祝嘏皆言且住爲
佳耳我曰唯唯否不然如先生者可死矣先生弱冠作詞臣筆花四照開陽春金門玉堂無比倫天教歸
作羲皇民倉山一臥今將老海屋早添千秋之事七十身白髮多於書帶草男兒不必定作鶴髮
翁亦不必官職登三公生能快意死亦得不爾眞乃可憐蟲世間何限秋風客一日曾懷行不得亦有鐘
鳴漏盡時仕宦不止勞人嗤先生得天何獨厚生則入先死入後就令一日眞溘然世上誰如公不朽天
台山中兩女兒有人入山曾見之胡麻飯熟待公喫定容軟嚼如牛齣待來不來何遲遲山桃華開紅滿
枝豈知先生久未有行意但見狡獪形於詩（先生詩見天台二女家）嗟我識公今五年鬼才長吉蒙公憐見天上
差樂良不苦有何須[illegible]在何敢先生立言無諱語太[illegible]觸犯忌諱騎狂顛先生笑曰子來前我生不有命在天
一語[illegible]儀祝何揭焉

前題　　管松年

白傳休嘲兜率天天邊無地著詩仙偶爲造化小兒苦未了深山宰相緣晚霽自饒千載天晚霞逍服百
花鮮知公消福招天妬罰謫人間再幾年　　元精耿耿證前因莫賭晨星歎息頻久已烟霞成痼疾誰
將生死管斯人嘯春陂律香傳口齊世鴻文集等身聞賦玉樓年少事從來不用老詞臣　　何時海上

返仙榜妖夢無徵事已差（先生己酉年有遊仙之夢）彈指任飛千刼火賞心長訊六朝花不妨夫子戲言耳肯使門人生祭耶（王穀年生祭文丞相）我欲揮戈留夕照回光更攝萬山斜

前題　陶鑾

小倉山下鶴翩躚小倉山中人著書編翅飄飄未肯辭山前頻來問字車天生斯人宜不死含貞抱樸同太初到處敲門索晚句細想古人曾有諸晉祖淵明輕五斗半腰不折歸計蹙斂視手足無毀傷自歐自祭歎有餘隨園老人曾新旨悉數任化無拘拘我親詞壇今六載舉一惝不三反隅推衍注腳初脫稿淺祝陶彝公獻替（公登四書疏義取聞見許）望公弁言未及請若先我逝傷何如江南衆卉霑時雨一枝豈惜施春膴晚公精鑒操月旦晚公壯詞爲經贊公索晚詩我索序爲祭鶴鶴三躑躅

前題　錢維喬

不爭千秋爭一日入人彻死色戰慄精靈不實實形骸求仙無成更佞佛尙齋先生有道人頗知大患爲有身尺齋恕然投我戶作詩自輓將返眞我思人生修短會何殊百年共此旦宅居如歸飲啄在得寡例以鳴殺歸泥塗士士聞之一大噱恬然任化奚拘墟我爲先生編傳誌處則才人出循吏卽今齒髮過懸車已享林泉如隔世世人孰肯宴所營迷陽却曲傷其行瓦雞陶犬競鳴吠告以速朽皆然駭人惟畏死乃易死聖者憂貧實不已存爲縣疣亡決疣右執法筆左老子先生謂我才必傳我引爲重聊自堅師其勇退及嗜學所不能到還之天佳城豈必待回首直以行殮爲晉年先生心有極灑灑更爲先生浮一學但臻上壽何足奇令子知能永風雅隨園花木冬復春有梅成梁松作鱗十二時當百廿何小年大年皆椿菌

前題　周發春

稍晉尊位早安排却恐神仙也妬才未必蓉城丁與石遽容騎鶴返公來　三萬牙籤託始終金敘十二疏詩務他年若以書爲殉不取堯舜取國風

前題　朱黼

爲文告九原紙長三過讀欲哉九原人知否終未卜何如及生前見之衆莫樂他時諸君子庶免再三瀆陶潛自輓詩高懷子稱獨繼之隨園翁衆命和者稱諸公咸愕然遲疑受迫促余乃奮筆起急急律令速輓君歸匀年輝娟出空谷輓君蓬萊仙玉堂久樓宿輓君風塵吏奮澤入人沐輓君逍遙客遺榮忘寵辱阿婆憶少年自歎雙毛禿發厥自輓由謂爲五行束恐應星家言已屆七十六（三十年前相士胡文炳推公六十三生子七十六考終）古來韓杜輩早登花人錄如君已過之僂指萬事足我願和陽春遨遊倉山麓遲光偷樂然醉酒當卒哭

前題　呂昌際

自古皆有死達人多不諱當於未死時摘却身後累讀公自輓詞堪悟復堪慰唐宋諸神童神童少遐歲陶潛名雖高未飲先已醉蘇韓海外貶自問覺無謂白傅最清曠老病艮其背盧駱與王楊曾不如務衛何若隨園翁及早辭名位花山無移文門巷鮮僞稅水竹繞庭軒珠璣滿腸胃王侯拜下風公卿呼前縱舉世仰倉山咸如覩當岱偶因日者言自輓備詩再游戲小窗齊家大自在科當百歲時此舉猶未艾和者正紛紛勸翁其稍耐

前題　趙懷玉

先生古達人知進亦知止登朝耦冠解組未彌仕林間冊載文碣并海內交耳袁宏名平生出處已超絕只有來去須分明爲言會遇相人術指點霧通百無失今年壽合在龍蛇常恐歸明迫鬼率欣欣豫爲生挽詩長言不足短繼之柴桑三首太寂寞酬和偏索親朋辭安仁作誄空沈痛欲語無音口難飄何如卷軸編甲乙大脐紛紛遺贈時來正值我抱疴湯心悅若隨流波昧宜展讀差快意因病不報殊難距

未秋先寄得天桑稱柳敢垺虬枝柯彭殤齊地皆偶耳我却比公不可死諸看既乏一尺高上有真親下撫子君家風鑑自昔傳絕人（天綱）鄒人（衍）相後先生生疑傳殆參半差雖且供游戲綠短叔數奚天窮靈從五官出宿卿非相乃號儒釋迦無我方成佛出公近來身益康隨園草木回春光神仙倫過此重刼和璞欲算應茫茫他時脫蝦破陳例會須聚索挽句敢侑三千觴

前題　何承燕

死歸生寄本相因只有先生見得眞人挽不如自挽好措詞親切勝他人　故交回首嘆晨星一代文斉剩典型始悟君親先去懸不然壞土倩誰銘（燕求太史爲先君志墓）　庭前一笑喚春回定見佳兒作老萊只恐好詩吟不了挽詩吟罷壽詩來

前題　洪亮吉

我生爲鮮民遘難苦未果孤貧同孟陋名合作楊軻雖然檢此身欲死尙不可惟公丈人行早結文字緣事勸與文辭一一有可傳卽論吾與此事亦推袁幸公未死時我欲爲公述二十應志初七十將皆舉若論文福衆公可死者一早年預清班編復作循吏風謠至今留俎豆尙可冀若論位望亨公可死者二君卿取十美諸爲得二男身如梧枝强境若蔗尾廿若論居處優公可死者三十洲縱未遊五嶽已畢至黃山武夷間亞老遊復肆若論山水緣公可死者四拾遺踣耒陽供奉隕江滸昌黎不擇生和仲備疾苦若論年命亨公可死者五中書廿四考方鎮四十年汾陽跡爲疑長沙疾綿延身命匪不遂得不償失爲何如公之身半世臥巖谷入門與出門俯仰無不足若論心志舒可死不止六世凡號爲儒家宜公一編上者衡公文次學公詩篇下逮決科策誦之口流涎公名雖曠知公貌儻媚識或疑天上人或引作前哲重知公尙在年僅七十七如此復不死重能望神仙勢必神采離形作塊蠶疵與其臥間閒爲若塊壞間飼公自爲銘陶令自作詩頗怪同輩中一一不和之遂公始創例徧索執紼詞我謂果愛公生弁致賻賵

及公能飲食一切口嘗徧庖人出新意尙可令公餍又公在地上說鬼不肯休恐歸地下時爲鬼聲啾啾書憶既已深瓦礫伺間投公其見夢余聊可助一嘗公雖塊然亡我尙有生氣鬼亦與鬼爲群易一萬騎公今[illegible]自挽我更欲速公公如讀之竟大笑聲隆隆當鼎此狂生交道有始終

前題　法式善

緋衣人報玉樓成可有丹虬白鹿迎正恐奇才招鬼妬修文不肯要先生　色界因宜風燭喩禪心原不繫泥絮公年尙比如來小坐破蒲團花再拈

前題　錢大昕

楚客勞招計太遲符頭未到若先知小生近亦頻占作循例從公乞一詩　浮休莫把世緣空天意留公娛倦公未肯便宜放歸去雖累興就待詩翁　小園有菊有松梅挽住颶輪不得回大上文星例相妬此人肯放出頭來

前題　奇豐額

先生百計賺人時忽道衰翁老不支飲罷一樽翻自笑於今還似少年時（先生飲饌所嗜蓐流而疾愈）　晚齋陸網滿郡雖折東還將詩債追我七十時君一百從容交卷未爲遲

前題　劉錫五

綠荒我欲叢客霄未許巫陽喚此翁天上已留李宿照人間重放斗杓空初元進士班光殿射冠徵對碣石宮一片長江六朝月先生頭白萬花紅　點著桑色補空青說劍猿公定有靈（相傳先生前身爲點蒼山老猿）千歲烟霞作態樂一天餘角降文星長沙制策吳芬滿（金中丞）洛下詩歌晉闕聽（尹文端）宗伯（沈文慤）司空（裘文達二公皆先生作同）纔學落也剧公在作儀型　正要飛騰賦遂初（大府累收薦公即引疾）難年三十本潘與平添絕代無雙譜獨當開大未有科第觀中歐孫相江山佳處水雲居文人享盡神仙福祇恐神仙尙不如　作者桐鄉

便作家甘棠陰裏種桑窮山中安石留棋墅屏後扶風列絳紗死悟前因仍是月生無一日不看花人呼

儘有遺民頌豈止天台老衲詩（天台僧能言先生作令時事見本集） 燄光照徹大江明三集倉山梓乍成樓上元龍湖海氣雲中子晉風鸞聲談餘志怪都根理（先生著子不語） 語必驚人總近情李杜文章遷固史不圖今日二難幷儒林循吏兩篇中位置先生總未工贊筆三年天左右看山萬里粵西東科除首相無前蹤（嶧山相公） 詩綜鑿言入正風我亦曾持狐貉筆欲將書法問壺公 豈是前生少夙因故教蹤跡太乖分挂冠十載纔生我落月千山枉夢君郢曲有心賡白雪鴻飛無力附青雲一篇薤者爲遞雁傳到江南作異聞

前題　劉　熙

一別門牆二載餘新詩草草代雙魚遙知此刻清涼頂依舊青山伴讀書 歸引蓬壺五十年隨他喚佛喚神仙惜花心性憐才意此是先生未了緣

前題　余　昺

昨宵空中哭不止才鬼依稀道所以眼看奪去芙蓉城簡齋先生欲來矣叩晨急走倉山視先生端坐羅花裏我問胡爲鬼若此先生笑言吾戲耳案頭一篇生挽詩速賡和者數十紙郵筒催送馳若驛到處徵門行及爾我聞此言縮十指豫凶非禮況弟子貪將姓名集中紀手便磨墨紙鋪几俯囑今人數古人如先生者竟莫比五十年前督邑侯六十年來老太史無書可讀身輙閒有花必看心輙喜文集掀翻非一家五岳遍遊過萬里手持箕踏算五福先生縱死亦可已況如如來世所尊一佛去後一佛起只今當代幾才人苦被先生壓欲死大耋康强何以然此中主持別有理才人及門伎排挽才鬼聞聲懼奪彼愛者擁留憐者推啗中啊護若爲使所以悠悠歲月長難量西江萬斛水君不見名流去去多貪生皈佛談禪惜最鄙誰似先生結習忘弄月吟風之死矢惟有陶公自祭文逸興高情差可擬

前題　張士範

隨園先生素達觀自作挽歌笑語歡更索和章向朋儕滿庭文海生波瀾人生自古皆有死生寄死歸一致耳但使存順事沒寧終爲隨化原無累先生蚤歲登蓬瀛致身已到青雲行一麾又作河陽宰杜母召父追前旌愛披萊綵遂初服小倉山下結茅屋一住隨園四十年泉石風花享清福山中纂述直等身當今大雅誰扶輪傳經膝下克嗣續雛鳳鏘鏘諧二陳今春偶憶星家語（星家算君壽止七十六） 頓作長歌慕霞舉我既見之曰不然龍馬精神健如許傳說天上有修文人間騷壇共挽君我易挽辭爲君壽七十六之年從新又

前題　吳　照

默殺人間索壽詩稱功頌德總浮詞先生偏自徵哀挽生死交情好得知

前題　明　義

泡影猶存未返眞難辭一豎偶相侵忽然見彈思鴞炙達士無端起躁心

前題　王　廸

來本無生去豈亡空勞薤露助悲涼生平未了還詩債又向朋儕索挽章 心如智井眞嘗淵身似枯桐豈再華我亦新來頻小病藥烟影裏過生涯 論齒輸君十八年鬢無可白總華顛却嫌六欲無窮業歸去終超色界天

前題　周之桐

不爲農圃不公卿月塢花欄適性情百歲豈眞難見事三山亦是等閒行司空蔓域生治就小杜碑文自草成誰似我公奇更甚挽歌教當壽詩呈 從前讖說東坡死爲位長號業有人（謂歐叔禮語公） 日竟轉添山氣色松高更長鶴料飛來原天馬雲中下去必仙家海畔鄰却是歐門無限客祝延未許遽歸眞

前題　潘奕雋

塵世多新鬼天星聖老人德機知久杜皮相鄰能神（先生信相士之言故有自挽之作） 自說無生詬長留不壞身海山花院鎖白傅未歸眞 聞說陶宏景曠神近漸方仙班虛碧落天意護鐙光應待玉棺下還嫌余關忙挽詞同祝嘏用以侑觴

隨園續同人集終

續同人集姓氏目錄

題圖類

王鳴盛　錢維城　錢陳羣　嵇璜　錢大昕　蔣和寧
彭啟豐　朱筠　錢維喬　陳淮　梁同書　王文治
江恂　王巖輿　程廷鏞　徐壯臣　莊經畬　沈榮昌
慶蘭

題隨園雅集圖　王鳴盛

東園栽酒醉西園承蓋扶輪幾輩存欲仿延年五君詠還憐名士共推袁　鈞天回首夢曾遊小集江湖且獻酬茅舍玉堂都不繫知君心迹似虛舟　過頭扶去步徐徐不律拈來意灑如琴是無絃聊送目竿雖在手已忘魚　一時聯襼想儀形太史占來聚德星若續建康畧定志此間宜合補圖經

前題　錢維城

曠代逸才袁子才弱冠結契黃金臺中間南北紛聚散廿年會面惟三回庚申之歲舟中遇黃河岸側風吹住我隨南鴈過河來公逐燕雲從北去壬戌公車重握手公獻承明復南走從此迢迢歲月深十年不共尊中酒丁丑歷　蹕下白門見公乃在公之園軒渠快讀裴五篇平生契闊無一言今春有客來京邑誦公好句西園柳樹色風聲夢寐多霜華鬢影相思久今夕何夕公惠來入門大笑聲如雷雄談高論驚內室主客何故勞人猜談中示我圖一卷秀色射人光落繭五君識者我有三文采風流此其選索我題詩我不辭世間會合不可期得汚點墨向公書千秋人識曾相知袁公袁公且安坐我今走筆要公和更請畫師添一人看我樹旁石上臥

前題　錢陳羣

雲水忘年友林亭不速來罷彈通化理忘（一作造）餌絕驚猜仙散運賢路家浮共酒杯太邱多世德吉甫盛門才（陳生爲予表從孫樾園尹公節六子皆能詩）南極一星見園扉兩版開錢孫爲載筆五緯聚中台（圖中赤舄拄杖者爲歸愚尚書恰符五星之數）

予曾奉　旨遊攝山時兒子汝誠典兩江試事並許入會城一見適望山節相勾當公事留吳中署門命婦張夫人賢而有禮命諸子遶亭登不繫舟後匆匆返棹未獲一訪隨園至今時爲悵怏倚齋館丈却寄此卷索題並識數行於尾他日屬從過江當邀望山同遊園中取此爲左券云

前題　嵇璜

月夜扣門來舊友爲說隨園住已久一時盛集于栽期彷彿西園傳不朽索我題詩未見圖圖中景物總模糊酒酣捉筆漫得句燭花落紙相盧胡經年始得見此卷如入林巒步深淺了然不俗凜鬚眉似此風流誰已鮮歸愚拄杖怪石旁士銓垂釣魚相忘慶蘭頗得筆先意陳熙觀書書味長隨齋主人橫琴坐商風入絃誰與和兒女恩怨寂無聲天地飛揚人一個平生自抱不羈才名場詞館爭相推抽身早出利名窟却向小倉山下來名園筇屐盛如許名士相見無常語徘徊徙倚孰主賓泉石煙霞自儔侶我思古人迹可尋七賢六逸稱知音俗物未須敗人意入主出奴苦用心知公道義忘車笠偶爾成圖紀雅集顧我棲遲不出門爲公詠詩嗟獨立超然高蹈似冥鴻城市山林孰許同早有大名驚海內何妨小築占江東客來不速爭浮白詩自無言漫落紅彷彿其人甚亦足豈徒畫繪伯時工

前題　失名

長身玉立儼清標壯矣文瀾湧怒潮不向巖廊垂著作却營邱壑伴漁樵園林竊號開三徑人物蕭閒見六朝他日散仙來入社笑迎還過虎溪橋

前題　錢大昕

薜池竹里輞川同如此園林稱寓公偶爾數人成小集德星指點聚江東　鍾乳金釵贈太孫十眉往往學春山如何不仿西園例添个紅裙翠竹間　詩酒風流又一時圖中認取舊鬚眉却看林木過蒼秀比似公文老益奇　弱草輕塵歲月侵應劉沈范半銷沈留題小印分明在根觸平生師友心

前題　蔣和寧

少時元九稱才子老去廉夫號稻人異日定登文苑傳可容洪爽附吳均

滋堤昭陽歲相於衆妙律[illegible]成文苑[illegible]況出宰官[illegible]再[illegible]已[illegible]知子[illegible]後別古秣陵春

北極遙分岫東山近結鄰吟含三秀紫巖帶六朝皴樓閣升詩障堦墀翳翠茵每懸堂上榻時墊雨餘巾折簡延賓會清遊及令辰數剛符列緯情共慨扶輪杖履尊耆碩衣冠見率真無聲古絃指隨手舊絲綸公子來天上名流儼洛濱論交原有道揮翰總如神抽擢林泉勝能將風雅親道書齊福地星象聚賢人祇欠雙鬟侍何勞五蘊申（圖中無侍姬[illegible]）茫茫念浮世落落此良因粉本龍眠似琅函蘭紙新藝林珍琬琰題句集簪紳自愧耕田侶空懷入座賓意中留硯席象外指松筠漫惜來何暮還忻到更頻花辰秋夕宴端欲傲前塵

前題　彭啟豐

乾隆二十六年春謁吾師望山先生於江寧因訪袁太史簡齋而識所謂隨園者其地名柳谷面清涼山亭臺整峭池沼迴合主人坐嘯其中擁書萬卷琳瑯列左右致足樂也維時春雨彌旬綠楊掩冉紅桃爛熳余徘徊久之乃去明日主人折簡招予飲適予將遊棲霞留詩四章以爲別迨於今忽忽已九年主人乃命使以隨園雅集圖屬余題其後余展圖一過懷念舊遊宛如昨日遡觀諸名公題詠多以不獲與於斯圖爲憾卽予亦爲之憮然也雖然圖有五人而歸愚先生先已下世其他諸君子各散處一方欲重舉故事曾不可得然則覩斯圖也如水中月空中花求其實而初無有也夫與斯圖者旣未嘗實有而不與斯圖者更未嘗實有也兩者旣皆不有又何足容心於與不與之間哉爲之詩曰

面山起臺閣傍水開亭林儵魚吐微沫好鳥酬清音江湖會盤敦風雨同苔岑閒垂直竿釣時弄無絃琴植杖督不語執卷方微吟翛然各殊趣莞爾諧一心曇華乍隱現玉傀俄升沉雲烟自杳杳竹栢還森森觀幻斯得實追往寧非今題詩者面語履跡言重尋

前題　朱筠

先生入中書早歲抗前輩我小聞而識出自棘闈內倚柱哦其文若無人窺背河漢聽莫極氣盛波劇塊入館棹兩臂一麾縣印佩諸公良不忍送客淚面頮咄咄坐聽事播發漢簿對所判木無冤于民罔或懟路鳥與亭鬼傳說喧闐闐古人先得心飾治合每每三十抽身勇賈獲輸一退小隱小倉山秣陵揃其腦爰開獎張門忽擬米李繪一卷雅集圖昔之西園圖圖中有五人吳翁一鼓擂鉛山老編修勍者利劍淬尹氏佳公子風度何縹綷吾門梅岑少詩清尤拔隊先生坐掀髯主此牛耳勾此集極此地星星五朵萃梁公短記之自讀百山廻（階平前輩有所作撰竟必如是）我來覩先生雞鳴雨如晦坐中臘梅花相視笑香碎來日江北去無由更聽誨臨歧詩諸圖書用附鄘鄁

前題　錢維喬

但得朝衫脫幽棲卽洞天先生此宴坐已過卅餘年　似鶴猶能健（先生甚[illegible]方游天台雁宕以歸）　盟鷗竟不寒何須待千秋便作古人看　題詠多前輩風流數十公猶爲折腰吏名媿綴圖窮

前題　陳淮

首山天闕盤飛龍大江江水磨青銅黃旗紫蓋已成昔六代花草猶春風山川如洛足遊暨謝公往者留其蹤更聞青溪有遺宅新聲玉樹聽無從小亭木末可望遠新林西彛聞山鐘宦遊坐得此勝槩兩湖烟景將毋同翰林主人稱好事早年褰簪明光宮百里君才定非是交遊紀盛來江東銅章墨綬古官府折腰不復煩吾公卜築名園傍水石愛此五粒前朝松澤雷取義在燕息利用交友寧無功論文往往屈東馬談空一一來雷宗或者扶笻過綺里或者垂釣臨箕中或者作對坐磐石或者倚樹看詩筩主人無言寂相對寧意豈必關絲桐西園雅集近千載如此勝事知難逢文章錦繡照今古供養泉石非虛空此圖丹雞不粉黝流傳照妙知無窮主人今年夢天姥好山還說青芙蓉石梁迢迢徑易度洞口尚及桃花紅[illegible]

飛鴻歸來定有圖第二妙手可得龍眠徵

前題　梁同書

選勝閒園古翠微地經賢劫剩苔衣南朝烟月無人管留住詩翁不放歸　先生高興碧雲期想見掀髯危坐時白眼看人無罪過不彈不釣不哦詩　小園庾信江陵宅妙繪王維輞口圖我比陶公歸更早至今松竹尙荒蕪（先生有三十七致仕印章同書歸時三十六也）　吳下詩翁亦父友江西社長是同人風流兩世圖中鶴（借用[illegible]詩同年友語）不得相從拜後塵

前題　王文治

落落人間世名士幾幾人如何此合并花閒共酒樽山陰觴詠盛南皮絲竹繁風徽如昨日流傳遂隨園錢唐老寓公解組臥邱樊海內文章豪相將駐華軒譬如磁引鐵又如龍逐雲氣類所感召道恢情自眞披圖想風采宛然聲欬親持此貽後來萬刼猶朝昏　歸愚晚始達銀髮垂華服苕生癯而清談鋒不可觸似邨貴公子謹厚逾士族梅岑最少年人文兩如玉主人更豁達海口而河目勇退三十春備享名山福是皆絕代人藝苑共尸祝或如冰雪寒或似鼎彝肅或偉如華嵩或祥如鸞鷟嗜好不必同苔岑自相屬置之邱壑中此客差不俗誰家好屛風倩工摹一幅　友朋幾聚散忽然客鬢改世事遞遷移倏已成千載憶余見此圖滇南綬初解彈指將廿年疾如風雨灑其間題詩者辭藻剛珠琲存亡已各半興感臨文每主人魯靈光江左巋然在才華老益奇浩蕩如巨海山川與人物自古信相待勗哉身後名千金不可買

前題　江恂

結構知誰氏今成大隱居樓臺千市外竹樹六朝餘架屋依奇石疏泉得舊渠主人無一事日日坐繙書靜地遐塵俗幽懷得暫開雲陰留几席花氣伴樽罍習共齊諧讀文疑蜀錦裁門前有車轍知是問奇來

題對雪圖　王箴輿

本無塵市心開門陋迹屛花花海上來一白衆山耿倒著山下樹搖漾日中冥衫襟曳奇芬冠帔納虛籟手中一枝春香風吹過嶺仰面忽不得聳肩如有騁苦寒之中人足使風骨整咫尺萬里天天空落吾影此豈袁家園宛宅仙人頂謝公墩與隣六代山同井何來此髯手獨入無人境

前題　程廷鐄

高寒凍縮屋霎合雪際園林勢重沓已迷修竹到時門不辨遙林閒處塔姿簾騁望遞高下破碎巖巒如補衲冥心斂視若有得簷稍孤梅香破臘披圖一笑識君慣欲贈狂言子其答江南春早我曾到樸被西崦勞下榻燭寒無賸雪無聲忽聽長松被摧拉郵亭擁鼻送君去凜凜川冰馬馳馺羈棲客子不自慰花信重重催遊蹟溪山無恙對人間禽鳥關情傳響雜我歸淮浦悔歔欷君去秦關嫌嚼蠟雜覺客夢饕成絲泥首金入口三面蓮華峯頂萬丈秋苦憶垂楊拂幽閣道人杯玟示譏祥思婦小戎吟鞍輈歸來幸未失故步十斛衣塵飄拉颯冬心自抱堪寫照消景無窮任收納行年及壯楚邱噓隱几喪吾南郭嗒從教鳧鴈共沿絲泥有圖昔任開闔雪淡春飛遲吾跡嗑嗑相逢傾十榼

前題　徐柱臣

不起東山臥言尋物外遊衣冠存古澹林水入清幽詩思橋邊得書香袖裏收從來蘇高隱江左有羊求

前題　莊經畬

不嫌枳棘君如我小謫蓬萊我識君路續乍分江上手油幢又拂隴頭雲秋明遠渚鷗思侶雪舞輕陰鴈破羣寂寞隨園吟思少一聲芳樹惜餘醺　雪花飛墮雨絲絲擁鼻推敲得意時（先生詠雪十二章同人爭相唱和）彭澤無官閒草徑灞陵有尉結心期消寒白日還抽卷懷客長沙好折枝（先生有長古寄贈）收得淞川入圖[illegible]桑影更窺誰　詩如工部能療瘧醫妬輪君更愛才（先生[illegible]詩有九死難[illegible]）圖背攜題高士去遊

前約携美人來簪裙遙羨南皮盛樽罍長懷北海開（西園圖邁北上先生田小紅陪之并屬應敎詩句）鴻爪雪泥眞歷歷幾時梅竹共銜盃

前題　　沈榮昌

雪深人不到祇可著袁安獨立山逾靜蕩胸雲亦寒無言問春信有意折梅看淡處殊清絕詩成覺和難

前題　　慶蘭

春滿小倉山梅花開似雪忽覺凍雲寒霽霏落玉霄嚴靜碧苔封林深鳥聲細中有披裘人尋芳一花折臥雪類袁安開圖見高節

前題　　失名

有書可讀田可耕兼有泉石怡心情越人何必說大姥海客莫更談蓬瀛人生所樂無過此君已置身圖畫裏詩翁清興託林邱釣叟高情寄烟水隨園名號誰相加閬阜列似牆垣遮神境居然落許字疑仙乘興來君家悠然水木與交會吟嘯隨時足天籟山前碧澗出山頭城裏蒼崖接城外我來前度值春風亭臺隙處花玲瓏重遊却喜秋氣爽倒影轉覺波光融小倉山房幽趣好判花軒裏俗客少水邊小閣橫霧中山半孤亭出霞表草堂十笏崖頭懸道勢斜映南樓偏坡陀似近望仍遠竹樹欲斷欣還連渺渺平臺入雲際萬里長江極危隨幾點碧巖挂心胸時有涼風灑衣袂清涼山下五龍潭（原缺）

隨園續同人集題圖類終

續同人集姓氏目錄

送行留別類

劉敵秀　陶鏞　黃之紀　盧文弨　秦大士　周之楨
陳熙　孫士毅　慶蘭　萬福　胡翯　莊宇逵
錢琦　胡濤　項墉　周宗楩　平聖臺　汪廷昉
姚嗣懋　陸應宿　許鍼　汪廷桂　彭翥　熊學驥
保泰　羅奕儁　黃鼎燮　吳世基　蔣業晉　方燮
蔣惠華　王炘　何珙　龍鐸　錢時霽　沈周南
盧鼎　李漢　周鶴立　項一鳴　石渠　萬福
胡天游　吳嗣富　裘日修　嵇璜　沈德潛　張鵬翀
何士容　熊學驥　李棠　朱依眞　李廷敬　王汝翰

隨園續同人集（送行留別類）

留別隨園主人　劉啟秀

拂衣高臥石頭城入與溪山一樣清開徑教穿紅雨過起樓爲看白雲生曾經問字來春院便許聞花到月明幸得追隨無那別海棠風裏正啼鶯

將赴都門過隨園留別　陶鏞

君到江南我北征送行人是遠歸人傷心有話連宵話夢草無端逐歲新小搆亭臺償舊約重栽樹樹綠殘春古人書與佳人色愉餞朋供不仕身　雪裏聯吟一夜成可憐鴻影記分明會從忘外天眞巧別在須臾我又驚再踏軟塵愁不慣頻歌折柳感多情人生聚散曾何定搔首盧辭酒百行

將作楚行留別隨園夫子　黃之紀

小住蓬萊已六年華堂拜別意愴然花經曉雨含紅淚雲出空山到遠天儘把借書歸鄴架旋裝行李返江船不堪回首長行地一片樓臺隔暮烟

新例宦所不許居家聞隨園先生將遷滁州作詩送之即和留別原韻　戚文弨

苦留海嶽故依然他日教人想米顛春雨獨尋西淛渡扁舟猶近秣陵天能來未覺吟聲杳共醉遲君[illegible]影隨惜別此時誰最苦與君同里更同年　紅土橋西小徑斜經過門巷幾曾差劇憐俄頃膠投漆不道秋風雨似麻入座山光全勝畫隔簾人影總疑花黃鸝於我猶相識爭怨重來是別家　中作卑[illegible]早歲終誰料今番逐客同談笑自攜千載友痴聲且作阿家翁水甘廸業能無恨入去長安便覺我獨雲飛從上下此情先寄入簷風

前題　蔡大士

更渡桑乾亦快然迴背召客與猶顛可知是處栽花地不定何鄉飛鶴天笠澤結茅非笑做孫園鑑非自

翩躚山鶴莫認移文到老謝榮華二十年　驪歌一唱意難終各有幽懷兩不同伴侶但尋乖的客頭銜合署信天翁心如明鏡無留物身是浮舟好養空拜祝北堂常健在年年花底醉春風

送隨園先生遊粵東　周之桂

杖履嬉遊氣象寬舟車隨處著吟壇略攜鄴架閒書卷預判行廚小食單指點雲留收古玩丁寧花史護幽蘭臨行無限安排意寄得從旁歷歷看　一枝出色新桃李同栽烟船鏡裏春對影不孤彈琴手挑燈常伴苦吟身定知談笑無餘子如此師生有幾人行遍桃花千尺水多情未必遜汪倫（謂磁寶）迢迢江上泊仙舟送別同誰唱莫愁羽客先攜珞卓返詩人還共夕陽留（是日陪蓉衣施張道士送先生登舟道士先返予與蓉衣留連至暮始歸）乍聽滾滾潮初起祇覺依依話不休儻憶重城魚鑰緊風燈偏散各回頭

前題　陳照

老愛登臨健可知出山應踐泛槎期歸應有集編棠棣到及堆盤薦荔枝白下鶯花憐小別嶺南風物入新詩好從阿弟觀循績正值珠還合浦時　孫士毅

題端江送別圖送簡齋先生南歸

先生登金閶鐵生捧府先生賦歸田鐵生未脫白才本道牛遺跡似人代隔茲來頗突如鬚眉尚嫵媚瀕行索贈句酸鹹洵有癖謂可壓歸裝不負嶺南役　開緘發光怪白日起霞璧手捨星斗小足踏魚龍腥連篇讀未了一一可殺青登頓忽告疲蝶影空伶傳磨厓待已久此意寄山靈　端溪一片石瑛珍硯才價既敵連城光亦燭上台忻逢大衞作爲爾除三泖寫去何曾柔榻吁嗟開得劫飛雨千百山嵯空回　江店淡行蹤罩舸移大艇稽大幸落漲回頭見城郭四山抗巉嶙一水帶盤渦風湔亦卽停歸思不可縛骨肉三五輩望望前後期中含夢草情圖擬阿連作

奉和隨園主人送別　慶蘭

[illegible]送圖詩來先生[illegible]花外又[illegible]首十年[illegible]三日[illegible]便未敘雙淚落紛如　撥雲尋舊跡山畔立多時夢逐三江雨心傷四首詩故人垂老見歸舫任風移退一步來想斷遊本不期

和簡齋先生湖上留別韻（即以送行）　萬福

廿載離愁話未終那堪折柳太匆匆幸我舊識金貂貴綵鬢今成桑苧翁林薄無勾留翻似客湖山領袖獨歸公行縢欲發留無計但祝來朝雨又風　華年却謝軟紅塵爲識林泉樂事眞說鬼多招不羈士（指秀）（才俊曾多志任異公樂閒之）看花難得故鄉人淺餞早飛推循吏彭澤歸來號逸民舊雨歡迎今日集先生到處便生春

前題　胡濤

結伴嬉春興未終因春來去底匆匆米爲湖上鶯花主去作江南桑苧翁詩筆卽今誰比健才名到處總推公離居正苦秋無賴楊柳消殘葉葉風　舊與先生里閈連應門㚽地尚兒年他時入語稱宏道不謂詩篇萎樂天千識荊來三度月喜同舟處再登仙莫嫌憔悴蓬蒿客也向門墻願執鞭

簡齋先生遊武夷在杭得見賦詩送行　莊宇逵

客邸生春懇款陪杖履話清宵披雲竟識無雙士立雪從今第一朝（先生以留別詩見示是日正詩佳）同舟細作洛誦[illegible]好山猶路訪金焦我留硯北心馳去時夢隨江共暮潮　葉葉風帆第一程今朝笑語帶離聲山中林鶴應相待溪上梅花强送行約略幾年仍到此去留兩地奪先生登途預把來期約我替西湖要乞情　湖山領略再逢公翻幸吳儂到越中小草居然沾化雨流鶯也許話春風成怨聽後瓊音慶海嶽觀來眼界空臨別愧無芹曝獻瓣香端正在南豐

前題　錢琦

記曾留別賦佳篇爲道重來只隔年語好忍忘前度約情多遲訂後生緣（留別詩云他生[illegible]）雨山風雨雖中合九曲溪山斷處聯願得蹤都似此那愁折柳到江邊　斷腸分手各天涯想見情懷亂似麻長愛湖山留履齒半憐兒女卜燈花到時梅蕊衝寒放消路風帆落影斜好事定先歸去說故園今已締親家（[illegible]）

前題（[illegible]）　胡濤

遠從閩嶺覓仙都歸郎征帆到聖湖水閣借居冬日煖沙堤吟踏曉烟孤詩篇偶出人爭寫筋力猶强杖未扶比是樂天情更勝有時乘興問當壚　不層豪華坐累茵故鄉重到倍精神時聯健步追前賞又與清門締好姻大雅久爲當代仰和光長使後生親畫圖試取龍眠筆寫作西園第一人

前題　項墉

冷寄官齋暫作家故鄉正遇鳳行斜劇憐我似不才木乍喜翁如雜見花奉接歐陽同酒讌閒陪元禮上仙槎小梅也愛詩人至先向枝頭弄粉些　隨地狂游不暇閒北前舉止更精神寶中早擂文章物外長聯風月烟吟社年來增氣勢歡場將別倍情親古今才子知多少身到名山有幾人

前題　周宗楨

岑亭山好古仙家峨紀三孤石徑斜游覽即今盈謝展留題幾處賢江花千年洞室還遺蛻九曲清溪任泛槎迴溯音遊石日勝曾未減些些

前題　平聖臺

西清大筵擁節鄉落拓宮袍泛五湖過眼滄桑知已盡（公受知西林相國[illegible]）[illegible]白下招尋江令家隨園小築畫橘斜養親事竟負爲客治邑功成慣判花台石閒偕傳秀

自羅浮夢蝶送歸槎鶴亭未了遊仙興藥培茶村肯賸些（頃自羅浮歸復游武夷）

前題　汪廷昉

幾年遊跡徧仙都今日雲帆指石湖錦字寶藏三月久（九月得來書許歸途枉顧企盼至今）歲寒瞻望一松孤　趨承先喜朱顏舊拜起無勞侍史扶愛向吳門問陳迹周年換過幾當壚　鶴亭雲影尙匆匆却轉江干萬里遙藥籠過勞收下士詩瓢久已傲羣公莫言舊地歸猶嬾須信鈞天曲未終何日一帆重泊止還從絲管坐春風

前題　姚鳴鸞

昨聞遊屐過天都又策吟筇踏鏡湖兩世交情敦夙好一時風義感諸孤（昨蒙眷顧許爲先公立傳）高譚鐸向名流振古道輪將大雅扶最是九原含笑處鴻文親許賁黃壚　幟樹詞壇老作家常新光景未傾斜入欽風雅爭啃斗天與精神暢看花白下舊曾陪綺席武夷近見泛仙槎先生吟興豪如昔佳句奚囊貯幾些

前題　陸應宿

卅載巖棲白下都偶因遊覽返西湖欣逢舊雨情尤戀徧踏名山興不孤到處金貂虛席待隨行玉笋賞節扶（謂裳賓秀才）曠懷便是長生訣何必丹邱問藥壚　話別西泠處士家驪歌唱罷夕陽斜仙山又入新詩卷（時遊武夷）吳舫重尋舊種花（歸途小住吳門）岸草舒青迎蠟屐嶺梅含蕊待星槎古來才子名雖盛消福如公舉遜些　歸來喜得侍重茵半采重贈倍有神花下酒樽延夙好燈前兒女話新姻宦途早退心常定文士緣深見便親但遇片長都節取先生原不薄今人

前題　許鉞

硯北相於總角年推襟送抱劇纏綿正期栽酒同鄉里忽捧徵書到木天閉戶著書偕弟子買山終老即神仙吳門少別今重見却笑狂奴老更顛（憶自丁卯冬間北上吳門一別至今）　嚴風蕭瑟庾蘭成憔悴江鄉空復情忽漫相逢期後會更從今世訂來生（夙作云他生願要過公）　親知握手含淒別壯志臨心雪涕行歲暮猶人正惆悵那看疎雨滴寒更

前題　汪廷桂

一官閒地便移家無數峯青繞郭斜公已拋殘塵海夢天教曾領秣陵花南江曾望舟堪釣東第奇章石似槎贏得鴻文光燄大較他萬丈更多些　廿載流光駒影匆孤寒我是斷根蓬因居南郭依何尹得向東山謁謝公捧手敢希傳鉢范閒年已愧桑孺終絕憐小草生巖壑也共崇蘭受好風

題端江送別圖送簡齋先生回江甯　彭翥

天遣親函丈端州吏隱州卅年深仰止一夕足千秋丹荔詩成集珠江月滿樓抱琴過未已握手起離愁

乍起維摩病羅浮便曳筇云來五千里寧忘兩仙峯玉簡當年降青精此日逢蒲輪蝴蝶御攜遍石樓松

灕水還西上茫茫湖舊遊江山仍獨秀終買記前頭（先生曾遊桂林年僅二十）公自摩銅狄儂欣迓李舟芝眉三度接緣分約前修

一洞門生共（謂貫餘）證經時粵海驅老偏衝雪浪歸料及花朝無恙妻孥喜聯牀兄弟遄（時昔亭部給）端江聽雨夜幽獨感蕭疏

簡齋太史尋春吳下錢耶筠璵送至眞州　熊學鵬

石頭城邊春日明石頭城下春水生送君一棹吳閶去江草江花各有情　握別河干又匝旬雲鴻何處覓蹤相思此後知多少半爲詩人半玉人

將之旆南簡齋太史以詩送行依韻留別　保　泰

太史詩名天下聞從橫筆陣掃千軍殷殷送別驪歌唱目斷江天欲去雲　卅年解組住仙鄉家有雲山鬢有霜爲養高堂遲眷志一生全棄京朝忘　殷勤愛惜並肩花大小喬都在一家聞自南枝零落後至今未忍聽琵琶

虎邱小集送隨園先生還武林　潘奕雋

文星昨夜指山塘今日仙舟繫綠楊閒與門生來聽雨盡邀詩客坐飛觴園林白下春逾好風月西湖老未忘問字祇應吾載酒漫勞行客破行囊　此事推袁論最平一時蔣趙盡心傾（雲松心餘）虛懷未肯尊前輩餘論眞能漑後生已有文章傳騏子莫將占卜信公明（先生中歲遇相士謂六十三生子七十六歲當逝今生子之言倖中亦以他語爲必驗故云）　消言許我陪揮塵願指歸帆幾日程

前題　黃鼎燮

竟日趨陪鬧市旁尙嫌歸櫂太匆忙雖忘舊宅還溪水別有幽居異里鄉花柳爭迎人健在湖山正要筆平章讓先不敢稱東道翻累先生白玉觴

前題　吳世基

隱囊紗帽興飄然別有風懷似樂天夜盡尙傾留客酒身閒又上泛湖船江東共識眞才子白下重來老謫仙笑我龍鍾塵下士題詩也得到樽前

前題　蔣業晉

先生年邁古耆黃鶴髮飄蕭海內驚老去雖忘游釣地春歸易動故鄉情長隄小住文星聚短棹輕搖綠水生此日河橋亭折柳樓頭嚦嚦聽啼鶯　烟霄老鶴性難馴一代風騷兩地身千里還鄉仍作客百年上塚更尋春山中古塔明斜照湖上青山待故人可記宮袍歸娶否蓬萊淸淺證前因

前題　方燮

來是重來只隔年（夫子武林留別詩有我道重來只隔年之句）征彩鷁帶小倉烟閒將虎阜峯頭月攜上西泠渡口船到處自開詩世界無人不拜老神仙遙知湖畔聯吟夜定有天花落綺筵

前題　蔣惠華

儼然瀛海返仙槎茶竈吟篷下霅叉櫻筍故鄉三月味枌榆舊社六橋花題詩合寫籠紗壁栽酒難留駕鹿車回首謝公墩畔路到家爲客客爲家　春水生波陌草薰堂前柳絮撲紛紛竹林勝侶聯成籍（是日立崖家叔在座）花苑同遊話紀羣（先生與先嚴戊午同年）不是看人無白眼尙能容我附青雲尋山倘許扶鳩杖剔蘚捫蘿輯舊聞

前題　王炘

仙人舊住水雲鄉西子湖波媚靚妝撰杖無緣隨嘯詠前生香火愧劉郎（謂劉君霞裳）　白隄春水鏡奩開無數青山照影回楊柳掃眉花點頰送公歸去盼公來

杭州送隨園先生還白下　何琪

幾番吟賞此日同又乘歸棹去匆匆風騷一代推雄伯烟月三山屬寓公鄉味流連櫻筍候才名傾倒綺羅中（太史來杭閨秀執卷請業願爲弟子）香奩爭及冬郎詠學步終慙句未工

送簡齋先生還武林　龍鐸

自從白下理歸舟響水吳山處處留座上鵷雛隨老鳳朝來關尹望青牛每教東閣稱前輩更與西湖訂後游恰喜尋春明月夜六橋烟柳碧波流　人言最好是西湖生本錢唐興不孤當代才名誰得似如公健者世應無十年樹老松筠盛卅載移家海岳俱到處逢迎況桑梓釣游翻笑我忘吾

虎邱送簡齋先生返武林　錢時霽

流光小別忽三年（戊申淸明過余齋）又賦歸歟掃墓田一櫂水添桃葉渡片帆風破綠楊烟武林故地翻爲客元禮扁舟儼若仙留取可中亭上月待先生到啟歡筵

前題　沈周南

出門非作客言返舊園林中路花爭發開筵酒細斟五湖風日好一棹水雲深庭有雙棲鶴殷勤候碧岑

前題　陸鼎

不乞君王賜鏡湖好山能補十眉圖殷勤更把珊瑚網收盡東吳滄海珠

前題　李渼

江南三月楊花飛蝴蝶滿園欲上衣虎邱山下簫聲沸白公堤畔芳草肥文星昨夜照吳下一時名士皆聲價手筆宜將軼許燕文章直欲追陶謝太史門楣在古杭聲華綺歲重錢唐爲愛名山白門住揭來鼓枻停金閶金閶此日風光好海湧峯前啼百鳥特張文讌攬羣英龍門開處乾坤小憶昔金陵泛畫橈金箏檀板相招邀探山頻上棲霞頂沽酒時過長板橋御李空嗟遲歲月秋風白下難爲別迎風今喜識荊州問字還欣接瑤席華堂此夕春遲遲珍重入閶此會稀敢將白賦邀公賞那許黃鸝催客歸鄉夢頻添東閣曉離心頓觸西泠草草色西泠似昔年六橋楊柳搖春老春水綿綿送客愁蕭蕭白髮倉山叟只今歸去無長物剩有山光載客舟

前題　周鍔立

蘐業原須種夙緣才人標格定從天黃麻舊草金閶詔白紵新題樂府編筵列銀箏姬十五座穿珠履客三千世間結習消除盡邗竹逍遙一散仙　雪泥鴻爪與誰論攜客重尋繡谷園開徑多情原爲蔣（綸司馬繡谷主人）過江高詠獨推袁小倉文檳瑤函富大雅筵開鶴髮尊不負南豐香一瓣可能容易識平原

送簡齋先生返棹金陵　項一鳴

紛紅駭綠滿湖湄正是征帆初卸時載酒問奇嫌去速徵歌譜曲惜來遲逍遙世上宜知哉遊戲人間不羈詩憶昔隨園曾到處梅花邊屋鶴窺池

前題　石渠

秦淮烟月憑無聊輕放詩人返六橋不料韓踪遺作合五年夢想到今朝　徧遊蘇堤花亂飛香風陣

陣襲春衣斜披鶴氅當紅雨爭看仙人海上歸　白雲盡處楚江天百尺歸帆正悄然休問吳興與齊名援詩壓米家船（公寓孫宅寶石山莊江浙名媛共聯詩社十三受業門下）

前題　萬福

離情五載隔江天聞說翁歸喜欲顛白髮滿頭無老態牙籤幾束有新編（出示新鐫詩話）齊重攜鶴伴尋孤嶼聽鸎聲到冷泉惆悵家鄉翻似客輕裝又上郭門船

送簡齋先生出宰江南　胡大游

江海驚夕霧黃鵠倒徘徊急纓赴離節流思不可裁芳樹鬱何極滄洲吳何開稍霞隱明月稅阻桃花臺千里分下袂淹留徒駿才蕙草泣秋綠佳人時見媒寄言撫綏療通術剪汚萊流哀忽已變星霜颯沓催來翔復寥廓風雲江漢回

前題　吳嗣富

百里古諸侯何非大賢路袁子通脫人竟辭玉堂去言念白髮親廢養本情素乞郡古所爲捧檄良足慕懷此會有年鴻鈞適相付臣職與子心快哉兩不忤征程三千驛吏得家鄉趣江水洗塵埃想君眠食處君馬方在門勸君以速驅目斷遠天雲建業千峯暮

前題　裘日修

翰林改官成故事袁公辭我凌晨去長安五月清無埃壓地濃雲雨如注我方隱几深自嗟六經堆案眼欲花一朝坐此百不審日支官紙供塗雅莫言作吏風塵下爲君東兮秣君馬讀書萬卷用在斯兔園冊子何爲者平生所學要及人縣官之職惟親民漢家立法重循吏至今史傳垂麟麟兩晉清談動成辭麈尾爭尋鳳池客閣閣呼吸了不關咄咄書空竟何益君其行矣勿復疑此際正爾觀設施逢迎長官不足道驪鞭撥黎庶誠可悲底用匆匆愁徵領爲政應須辨所宜猛我聞要語惟慎勤朝廷今日需公等三年奏計

歸然來再會執手黃金臺我歌贈君君自識兀兀離情空酒杯

送簡齋太史出宰江南　嵇璜

吾友簡齋天下士識與不識驚奇才飛揚不讓謫仙李倜儻如覩玉山裴二十就徵來白下聯翩飛步靚草臺一篇脫手傳萬口詞館老雅羣相推堪笑兒童矜篆刻漫俗妄辨頸與顒文章何必非政事牛刀小試聊徘徊驅車觸熱正南去淮山照眼孤帆開鴨頭綠漲蒲萄醅江南江北秋佳哉浮玉峯頭一臨眺懷古逸興紛難裁側聞黔黎偏下邑勞心撫視宜如孩長官往往貴耳食簿書勿爲俗吏咍出來泛駕致千里喬松磊砢非常材方今下詔選臺諫如君豈合馳風埃會看重作北征賦拂壁一到黃金臺

前題　沈德潛

鳳凰臺邊謝公墩至今草木人猶惜東山高臥緬風流公輔人人重安石吾友玉皇香案吏忽下塵中濟入世燕山一騎逐鳥飛遙指金陵在雲際蔣侯山下烟蒼茫驃騎航邊水溶漪偶尋邸阜男征西是我當年舊遊地知君此去切瘝瘵梟鳥能教化鳳鸞謝公宜慰蒼生望却笑爭墩王半山

前題　張鵬翀

清時重民牧　臨御簡良材經術平生裕文章我輩推醉辭鵷鷺侶吟向鳳凰臺民力東南急君其保障哉　眷言桑梓近鄭重惜分襟暫輟三都筆先聽五袴吟風流爲政美豈弟入人深千里同明月相思寄好音

送簡齋夫子移居滁州　何士顒

他鄉久住又辭鄉琴鶴堪充陸賈裝別墅作圖留輞水閒情隨處有柴桑拂雲珠樹重栽地製錦萊衣暫舞綵遙憶板輿時奉母晴暉春水愛萱堂　送公公道片帆斜藝苑風微韻事差添得春愁深似海奉將離緒亂于麻睽違雖問當筵字桃李誰培舊日花翻羨滁人親大雅芳隣新得鄴侯家

送簡齋太史移居滁州　熊學驥

久住他鄉似故鄉移家又見理輕裝折殘白下千枝柳別種滁陽十畝桑酒具茶鐺餘篋笥新編舊詠壓巾箱遙知吟榻縈安處便有嵐光到草堂　板橋垂柳日初斜往迹追尋事事差（丁卯戊辰先生偕王孟亭太守沈凡民朝府爲秦淮文酒之會）不向青溪泛桃葉却從秦洞飯胡麻無邊歲月供吟興大好江山助筆花若訪歐公拜遺像投鞭一問老僧家（醉翁亭僧舍存歐公遺像）

壬辰孟冬自粵中回至白門又過隨園臨行留別　李棠

老去陳雷天各方隔年重喜拜君堂慈雲多處頻稽首兩處萱花一樣香　吹出陽關笛一枝兩人同看鬢絲絲傷心惟有樽前淚忍住雙眶不肯垂

爲簡齋先生祖道兼示同人　朱依真

清晨買棹送袁安拉雜江聲樓雨歡白髮尚欺霜力健青鞋低壓水雲寒百年杖履三游少五日鈞天再聽難從此不虛生耳目吾儕莫作等閒看

移任雲間留別簡齋前輩　李廷敬

昨因承乏來今爲引嫌去我來我去豈吝心經年喜傍先生住來時初歡花下門意謂嚴嚴氣象尊那知德重神愈粹如瞻美玉登崑崙是時菡萏初出水繞砌湘蘭猶結蕊幽人之佩君子花先生對客心爾爾從此詩逋與酒債積旬不見頗爲怪名花香裏水晶宮樺燭光中詩世界有時煮茗迎高軒僕婢驚差如神仙却憶斗山勞夢想安知轉水有天緣韶光正好我將發江上清風山上月人生離別總銷魂況對清標服白髮更憶尺書心憮然（先生來札有一日不見如三秋語）風光無限夕陽天此日楊朱泣歧路何處洪崖又拍肩出門笑指東西轍青磷磷無久別我來秋未與春初芙蓉似錦梅如雪

將之館舍留別隨園　王汝驤

平生無他嗜嗜者書與山書能悅我性山能開我顏恆思必兼纏去杖策杳躋攀亦復載書往展卷尋古懽自我來隨園二樂兼備焉早起浴面畢爐香裊篆烟擁書南面坐琳瑯數百篇初如享盛饌山珍海錯連又如披仙衣錦綺羅組全兩目不給賞寸心與鑽研既將古人羨還爲自己憐我亦後起者胡爲不比肩向晚日西入振衣登山椒暮靄生水際晴雲捲空霄憶我初來時山枯松柏凋今我將往矣岸柳抽柔條春回沙草動水泮池魚驕羣峯如烟鬟欲將詩與挑惜無小李筆將此粉本描臨流方豁目清氣塡胸腹四圍仙風吹一縷炊烟續不必更翻書享此清氣足何況歸來時重許焚香讀

公門多桃李公庭多玉樹雲亭問字方馬帳談經處我來恰已晚騷壇聊學步抗手逢諸賢氣降心輒怖所喜苦依岑恂恂無所忤公家兩鳳雛與我尤相於掩卷常晤對數典爲歡娛朋朋發清聲言相色以愉我心私傾倒愛此千里駒一笑謂郎君指日翔清都他年施行馬官貴無忘吾

隨園續同人集送行留別類終

續同人集姓氏目錄

慶賀類

陳　熙　金光國　吳蔚光　李堯文　孫士毅　陶渙悅
陳　熙　陳　毅　錢　塘　何士容　俞葆寅　方正澍
劉志鵬　嚴長明　畢　沅　陶紹景　錢大昕　慶　玉
錢　琦　梁同書　張五典　陸應宿　孫　韶　吳資書
商　盤　程景伊　王祖庚　李重華　王文治　鐵　保
祝德麟　尤維熊　李堯棟　朱依眞　李秉禮　邵　圮

祝太夫人八十　　陳　熙

瓊花初發蕊珠香紫氣西來集鳳凰半嶺白雲持獻壽一家春色共稱觴不扶鳩杖身原健久住桃源老自忘想見膝前人戲綵宮袍已擐又開箱　　飛雲樓臺翠竹閒春光歲歲奉慈顏迎賓暫把雲霞掃上壽雞敎犢鶴閒玉爵酒漿斟北斗絳紗絲竹出東山瑤池定有群仙至拜舞天風響珮環　　乍見涼飈試鯉魚碧巖叢桂一花舒雲窗玉酒添籌後華屋金燈奠鴈初（女孫合巹）錦誥頒來傳母德紫烟深處識仙居賞堂此日披帷笑記否當年教讀書　　先生弱冠步蓬瀛一卷歸田賦早成花塢身閒娛阿母寢門心切忝蒼生堂前試綵看萊舞樓上吹簫作鳳鳴此夕銀河清似水雙星應傍老人明

和簡齋先生六十原韻　　金光國

士民祖道晉襲輿隨賦歸田遂所如宦海收帆三島近仙雲繞戶四鄰虛池邊設榻盟鷗夢洞裏鋤芝帶鹿居捨卻綬編換清福百年消受幾倉書　　此身南極是前因猶作斑衣戲綵身菊釀九秋先獻壽櫻盤三月更娛親嬌鶯亦和狂吟客弱柳偏扶薄醉人萬綠漸深樓閣隱好憑金谷住長春

前題　　吳蔚光

平頭甲子記初更傳到新詩衆甚驚起草妙年皆著作栽花小戲即功名眼明特破三層界舌辨能參兩晉清疑是古人應亦少那知親見有先生

前題　　李堯文

四海知公兩鬢更稱觴時節萬花明舊傳宰相山中號新看耆英社裏名松柏也如人不老春流水與福同清懶懷便是長年藥應笑區區說養生　　珥筆當時侍祭輿過來春夢果何如西垣清暇題黃絹東閣從容賦子虛早出荀池稱臥治未凋潘鬢愛閒居先生畢竟千秋處三千年中五尺軀

七言一首爲簡齋前輩七十壽　　孫士毅

讀書豈必爲蓬瀛作吏難得稱神明先生兼之妙游戲年三十三退柴荆鏁戶惟聞潔來饈登壇誰與爭齋既欲逆于今五十載馬牛風逆心怦怦嚴邇承之勞更阻莫愁那許潤壁纓忽傳遊道犂香荔還明密座搓秋橙（先生去夏爲二物度嶺）我似霜蹄頻北向君類陽鳥方南征訪友有時墮蒼耳當餐不免憎芋魁（粵人喜以蝦蟆）（同李爲食）星巖羚峽探已偏乃復蠟屐來羊城擁陌聚觀李北海排闥直入賢冠卿我年上六十君七十嶺南綠唱相逢行孫盛譚易理遂屈袁耽擲帽氣益豪外道驚見獅子像前身疑是蝦蟆精款門取別語刺刺鄭纖細敗遂江程鑾烟響雨甘枕蓆斷碑零碣珍瑤瓊擔袖刷辭日暮搨空山到處閒丁丁尺書寄我極矜謁更與百一抗爭評（述來書語百一山房余齋名）更歷衡嶽下湘水雲罕翠殺紛來迎抵家一瞥歲伊始青紅纈縢皆憒聲芳辰僂指逢元巳（辰上巳前一日）林潤錦鏡開晶瑩穠春繡履先呈樣（先生作題）多占花吉攜剛抽萌先生頤之粲然笑掀髯滿引玻璃盞吾聞小倉山高分兩脉蜿蜒而下溪橋橫洞天隱隱通戶牖烟鬟往往依軒楹吹笙應來緱嶺客搗藥應遇丹邱生人生得此亦奇福奚事每咽須侯鯖與君分手鵬鵬更白雲蒼波空復情詩成漏下天宇渺少微明照鍾山英

前題　　陶渙悅

三月正當初二日先生剛度七旬時卅年故吏齊傾酒五代門生各獻詩景物怡人天氣煖笙歌留客夕陽遲天然濃醉春風裊千樹紅開近水枝　　境自安閒心自舒精神矍鑠有誰如隔窗能聽低聲語乘燭還看細字書小步行過三里外清談坐到二更餘我來致祝非阿好平地神仙信不虛　　不貪富貴不憂貧如此天生得幾人名動江湖無後起緣深山水有前因閒情時醉家家酒得意猶尋處處春五岳遊歸詩萬首果然渾是本精神　　雙雙雛鳳立庭前兄弟俱過舞象年學讀詩書能上口知迎賓客每齊肩名花慣在春光好晴光多夕照天題祝小倉一輪月年年長向此山圓

前題　　陳　熙

碧雲樓閣照江東欲見神仙但見公山引閒雲棲福地天留彩筆管春風籃輿到處迎陶令團扇從人書啟翁三月韶光七旬壽一杯酒進萬花中　　聽松謂鶴舉家清兩版嚴扉白下城才子名偏尊婦孺故交爵懶報公卿雖從科第尊前輩要向風騷起後生試看東南來學者龍門一到亦爲榮　　憐才念舊意勤勤吹律還教冷處春廣廈萬間常庇士微時一飯不忘人應推盛德同安石那許消狂比季真我幸門牆頻奉教曾中竊得句中陳

前題　　陳　毅

花甲稱觴十載餘遊思五嶽未懸車共傳早歲驚鴻博誰得中年賦遂初閱世久隨齊物論銷閒能著等身書老來一事眞堪羨產佳兒玉不如　　當時弱冠侍承明歲久交遊記未清別者中丞稱後輩（兩時）（湖南三撫軍皆執後進禮）退方名士認前生（海陳士入贈先生至來迎成嚴國初入）山川時至留佳詠文字緣多愛遠行如此魯靈光殿在不愁到處少逢迎

前題　　錢　塘

突兀龍門四海知謝公墩畔有山茨簪花歲與供行樂風雅天教作總持藝苑更無前輩在酒尊到處後塵隨平生濟勝豪沾溉撰杖偏憐卅載遲　　兩淛探奇興未窮勝遊更徧粵西東天都直上筇枝健瘴嶺歸來玉頰紅收禮雲烟新句滿較量筋力少年同永和三日逢初度欲借流觴進祝公

前題　　何士顒

鑌日烏皮萬卷親觀書老眼淨無塵門高愈有登龍客（凡來謁先生者無不得見）身健常閒拄杖人詩裏風情長慶叟水邊觴詠永和春斜陽樓閣紅雞黍眞箇菜榆舊歲新

前題　　俞葆寅

託迹名園隔市闉七旬未覺鬢毛斑地兼遠近饒新詠天與精神看好山雙闕曾看雕錦賜百蠻又拾海珠還定知德躍稱觴後舉舞嬉兒也序班

前題　　方正澍

全無適俗韻卅載戢山留遺世天人想近身貴綺儔　而推一代彩筆擅千秋一事曾論矩休官未白頭　　文章韓吏部風調杜司勳海內無前輩田間有使君門教雙鶴守衣借百花薰世外升沉事先生耳不聞　　蝴蝶結爲路芙蓉當作城司香多玉女載酒有門生夜院紅燈燭春湖畫舫笙勝他仙佛處轉覺在多情

隨園先生春秋七十海內以詩祝者甚多（鵬）從遊最晚行路最遙受恩最重紀事抒懷賦長律七十四韻　　劉志鵬

萬里遊初返春風進壽觴古稀年尚健上巳日方長朱履門前滿銀鐙樹裏張帳詞爲粉壁仙樂、花房度曲鶯聲麗迎賓鶴夢忙星占周太史劍刻魯靈光衣鉢傳眞贗行藏事最彰垂髫遊泮水弱冠列鴛行博學傳西粵奇才薦洛陽歌能壓短李賦早獻長楊射策登金殿修文領玉堂感婚先入奏乞假自題齋裙弟迎嘉耦宮袍助豔妝　　恩榮及閨閣佳話著錢唐戒旦聽嚴漏趨朝渡上方三年辭館閣百里種甘棠子野公城舍相棗年少勢一時齊革面萬頃盡提綱緜譜談何易興歌唱未央辭刑思路召遺愛媲雎黃爲養雙親志輕解七品郎公猶留不得黎庶感難忘解組尋幽境看山住小倉構軒因古樹引水入新塘種竹羨江城外花開臥榻旁雲箋裁作紙荷芰剪爲裳隙仿西湖曲窗迎北牖涼滿籬全不設魚鳥任翱翔門有千竿竹家無半畝糧人欽劉尹樹賊拜鄭公鄉（四面無牆安居四十年不失一物）已闢琉璃界還修金石藏園擅奇卷帙冷眼看滄桑勤學燈燭抄書膝滿箱受恩頻記憶（先生談金中丞鴻博事必尊下）聞善必揄揚羨服張倉乳眾爵稱說方心能參上乘手不非空王（夢僧太守云先生不喜佛而所言句句佛理）說鬼東坡樂登樓王粲強百般無禁忌一世總安康（先生卜筮不擇日行不拘忌）雛鳳生賢嗣秋花晚更芳七齡看上學萬卷可貽將務希人天爻拔俗談

月良宵霜雙白髮夢醒幾黃粱公似香山邁儔杜牧狂相逢同恨晚受教迥殊常學不嫌疎隨吟偏許質疑字（[illegible]先生爲改[illegible]欣然從之）一頻分仁者粟不受束修羊字向元亭問花聞絳帳香只甘作時雨那管是荒非得見心先容函雖意即傷從遊朝履共寢夜連牀打槳先吳下迎[illegible]過古杭清溪逢蔣妹華頂學劉綱歷宕峰攀險天台水竹蒼驚看雷劈樹高坐石爲梁瀑布當頭下飛禽夾耳揄黃山尤斬絕澄浦更迷茫小子從而後先生笑不妨教吹邀月笛自佩鎖雲囊再捉羅浮蝶旋搖桂水航盤中餐荔子海上訪珠娘候日升衡岳彈棋過楚湘逢迎常意外去住有輝光冠蓋傾城接生徒引領望嚏前夸貌執燈下挽行裝留止留三宿兼承餞五牋（樂清張羽車正宇乍見便奪其父雲興子才寶意兩先生唱和先生自述姓名方愕然下拜相與歡生啓蜀素不識面苦留三宿）山僧談德政戍客諳文章（天台老僧恒中頌公德政甚詳朱池則府藤皮裝林相見睡篇公詩）心集可教牛負才難論斗量中丞師禮尊方伯丈人行（孫相山中）（經同林後師芝韓方伯小門生也）清福誰能及行蹤我獨詳封胡從謝傳惠子侍蒙莊寒暑三年共文章一路同田何際可枕皇侃睡曾當恩重知難報心殷事易償願扶鳩壽杖同過一千霜

前題　嚴長明

仙家得壽本無期今歲纔過七十時四海人誰比肩立千秋名已寸心知詩篇在古何曾覯風月於君若有私清是才華穠是福問誰兼擅有如斯　二十科前舊錦袍貞元往事憶迢迢蓬山昔夢涼於水黌舍新陰碧映霄星斗笑從棋局落江山背負畫屏招若非金粉南朝在如許閒情那處消　謝公墩畔有前塵今付名流寄此身山迴鍾容華岫競地靈能使百花新坐來絳帳常吹笛鍊得黃金但買春自恨草堂粗已就未曾來結宋家隣　小有天難擊大才高帆索向嶺雲開（先生晚年爲海南萬里之游）文章海外龍舒卷市拂山中蝶往迴彼美漫將禽向擬（謂假雲秀才）吾生親見白蘇來從今此日須同醉自分猶能卅度陪

寄祝隨園前輩七十　畢沅

賸然江左一靈光星斗胷羅句出芒詩卷靜留眞歲月煙霞[illegible]染好文章何人御李思懷刺此事推袁定擅長春到杖頭元不老雙丸物外任他忙　元相才名中禁傳雞林紙貴豔新篇肇雄繡虎詩兼史影落飛鳧吏即仙綠字發心花發性碧山同壽稱同年回思上表成婚日曾撤明光寶炬蓮　閒裏樓臺江外山畫譬曾記敕雲臨地兼綠野平泉勝人在青蓮玉局間官職拋纔全福占詩名成爲半生閒別來未取征衫浣絹帶倉山冷翠斑　半入名場半隱淪鹿銜芝草伴長生六朝風骨餘金粉五岳眞靈作主賓燕喜尊開蘭渚會鳳鸞聲遠洛川濱祝嫣寄語須珍重已未詞臣有幾人

賀隨園生子　陶紹景

舊日詞壇久著名同袍落落幾零丁年來底事關心甚說到宜男屬耳聽擘掌圓珠光有耀試啼英物眼爲青文章繼代今雙璧次第趨庭好授經（先生先弟子阿[illegible]）　靈物由來難出世何嫌晚歲得佳兒丹山彩鳳雛非易碧海仙桃實本遲天道有知原不爽孝忠無盡獨餘悲報劉異日添佳話豈必含飴在此時（先生太[illegible]）

前題（夫人未見故獻之）　錢大昕

傳聞閭史已書名共羨先生老得丁詩卷好留宗武誦啼聲且待太眞聽休憎蒜髮淋浪白更放楊梯次第青五十四男猶未晚彭籛當日有眞經

寄阿遲（[illegible]）　慶玉

笑余繞膝子孫踪又得螟蛉喚阿爺懶姚秋風老蒲柳居然庭外茁蘭芽　珠襦繡褓縱難如爲祝迢齡福有餘一個錦兜（俗例須貽肚兜是以借用）寄將去他年包裹五車書

和重遊泮宮詩　錢琦

六十年來未了身眼看幾度泮池春壬前戲後空嚴舊[illegible]北張南自作鄰（翰林同年惟君與余兩人在耳而君又爲金陵）兩領青衫成法物一頭白髮笑陳人文章我敢千秋事得會瓻公亦夙因　偶爾逢場學少年敢云游戲是神仙（[illegible]）鶯新出谷原求友馬老知途又[illegible]兩舍先生趨避席一堂弟子拜隨肩都教傳說杭州徧半指風流半笑顛

和簡齋先生與沙前輩重游泮宮詩　梁同書

兩翁游戲百年身笑檢青衫認故人曼倩仙山應再到魯侯齋句要重申衣冠佳話曾前輩芹藻新題屬後塵我憶童蒙稱弟子也經四十八年春　爲數童初歷侍農（童初天上男子之學借用作學官）幾生修到散仙身收荷衫色今朝似蠍柳袍痕舊日春二老風流如魯殿中朝人物在儒紳兩賢故事從茲始說與當前樂泮人（[illegible]）

前題　（陝西）張五典

早歲曾經到石渠移嫌腰重掛金魚如何拾芥看青紫偏憶襴衫着體初　青青衫色淨無華妙相猶如淡竹花一自中年遂初服可還披曳臥煙霞

前題　陸應宿

共瞻泮水現文星同案無多歲倍深久把荷衣換宮錦今偏含笑看青衿　髫年佳話聽重誇爭寫新詩灑碧紗記否羊車迎入市滿闌爭擲女兒家

前題　孫韶

十二芳齡入泮池如今說起少人知圓橋千丈參天樹曾見先生舞勺時　檢出藍衫色似烟風前笑煞老神仙自從釋褐金門後叠在空箱六十年　膠庠回首夢迢迢自寫生平吮彩毫一自公詩傳誦後人間不敢薄青袍

前題　吳寶書

玉皇香案舊仙班黌序重來鬢已斑底事仙人駕雲路又從天上憶人間　取次文星照泮池漫教多士結新知朝衫已脫荷衣卸還有青袍似舊時

簡齋新得隨園賦詩作賀　商盤

溪山定何幾人論福地明明世外存別業原爲康氏苑勝情恰對謝公墩題牋未可圍紅袖貯屑從教循白門兩字南朝忘不得嫌他詞客又銷魂　人天一別與飛騰匿上襟裾漸漸增左挹看花君記不大堤騎馬我何曾過江不說眞名士退院其如未老僧領取十年卿相後幅巾對服始相應

送簡齋同年恩假歸娶　程景伊

燕臺學嬌控肆驕驄匹無端滯好逑博得宮袍歸娶鴈小紅花下詠雎鳩　紅絲隔幔佩珊珊報道文簫鸞彩鸞玳瑁鈎歸雙進酒可能還記玉堂寒　催妝豔許玉郎歸可許香衾戀錦闈轉眼錢塘春水綠紅繩須索一雙飛

前題　王祖庚

金門射策著先鞭杏苑簪花列上仙走馬六街春色好美人簾下話芳年　暫辭丹陛下三吳只爲求凰不爲鱸吹徹鸞簫三五夜蓬萊圓月照西湖　玉鞭東指馬如龍正值陽春一綫濃鸞鏡忽開鴛扇卻舊眉今始說相逢

前題　李重華

人生兩事愜食卻官娶新婚麗好府翰林歸娶望湖西世間實有揚州鶴袁郎年少才絕奇逸氣高騰上寡廓一切馬足起春風青生面目還如昨定微此去赴佳期縱有歡娛應淡泊張敞長眉或淡描少君短布仍更著西冷花發好尋詩奚奴背錦隨驢腳此時坦步一幽人何緣誤道登仙閣故里求凰勿久淹上林歸燕須如約中禁方斯賦紫微城南亦待題紅槳他年命婦誤　慈幃方將共駿鈞天樂

前題　王文治

隨園示我歸娶圖乃是五十五年前所作封題剝蝕絹素殘蠹裝褫光彩陵轢先生之才曠代希先生之遇尤太奇若使當年致令僕腰垂金帶神先疲天公好在吝位賞或豐或嗇別有宜仕隱之外留一境纔非世間意計之所期即如科名人共羨登科歸娶誰弗願稗官院本作常規求之史冊豈數見館閣百年惟五人（謂公暨史文靖相國秦芝軒周府彭芷庭侍御李松雲太守共五人）五人面目各有眞公也汪洋恣肆才似海窮擁孀孺俱樂相近而相親公之豔福眞難得不僅房中樂琴瑟背橋爭欲嫁者卿逆旅無端到紅拂歸娶時誇春月柳郊指之間雙白首樛木雍容附蔦多成就才人縱詩酒場來垂老檢巾箱馬上依然白面郎往事原知總春夢巢痕偏送舊泥香

前題　鐵　保

詔恩歸娶興如何白髮朱顏鏡裏過我向先生稱後輩廿年前亦小登科（保庚寅擧孝廉十月完姻時有大登科小登科之目）

前題　祝德麟

才名難悵生花管佳話傳來合巹杯一種宮袍天廄馬翩翩新自日邊回　翰林此例幾人同近有中表遠相公今日鹿門車共挽披圖猶覺舊春風

前題　尤維熊

當日恩榮世共知畫中人已老青絲誰能白髮妝臺裏同話宮花壓帽時　佳話從頭數玉堂漫勞學士感滄桑麗燕到老雙飛穩春夢何須第一場　大遊仙與小遊仙路記仙蹤不記年我比曾康高一著神仙親手數題箋　宮傍簪花筆格新不織紙尾殿芳春國風大半宮闈製小雅何妨繼後陳

前題　李堯棟

風光我亦過來人悔不當時一寫眞憔悵菱花新白髮匆匆彈指廿年春（余亦以癸巳乞假今廿年矣）　神仙爲注鴛鴦籍頭白飛來影尚雙文不如公希一齋私心未肯望鳳降　絳紗弟子半緘神忽殿鄉公五朶新不道貞元朝士盡更勞開府憶前身（中丞跋語也）

寄壽隨園先生七十　朱依眞

江南有偉人髮白神不憊河目而海口披胸納雲芥二十策天人三十課殿最仁風綠饒歌麗句仇鸞變紛然雞犬昇半駟丹餘丐自嫌官府多抽身辭上界金陵稱寓公結廬仿鹿砦山中日月長小劫風雨快濟勝具猶習臥遊圖可駁台宕與黃山收拾入夾袋有時展吟卷瀑布聲宛在忽憶桂嶺雲重踏榕嶠背私幸因緣到獲展先生拜別來爾許時壓荷齒牙挂傳來自壽詩發緹見光怪三月六朝春一觴清酒介齊眉兩白髮我破子亦珮花開引鳳雛金紫聚朋從漬醽帝所靳殘名神或害一者熊魚兼所得斯亦大天寬若私公特以隨園賚俾作地行仙超出延康外伊余天隨徒浩蕩本無閡近朔山陰棹即訪剡中戴遠期餉酡陌攜手三千載

前題　李秉禮

正憶袁夫子雙魚嶺外逢言停湘水棹直上祝融峯日出扶桑曙帆開朔雪濃儼然塵境外雲海盪心胸計到隨園日春風鶴髮添繁花三月半仙佛一身兼官是方朔詩才似子瞻遍遊知有分無事靜垂簾

前題　邵　屺

文字相知感夙因追陪絳帳執經身主持壇坫心常切管領溪山分外親爭換北堂稚子再祈南國誕才人十年一度申嵩祝百歲繁花好占春

隨園續同人集慶賀類終

續同人集姓氏目錄

答謝類

錢　琦　陳　寅　錢維喬　錢　塘　仲鶴慶　胡德琳

羅　聘　汪雲根　劉志鵬　張五典　陸應宿　錢維喬

尤　蔭　沈　琨　劉志鵬　李廷敬　宮國苞　吳　渙

沈鼎生　趙曾益（二首）　劉錫五　何道生　黃中理　祝德麟

簡齋先生惠寄拙稿序文小詩報謝　錢琦

閉戶白雲偎呼童掃石苔捲簾迎燕入買酒待花開獨坐靜無事春光去不回忽聞聲剝啄良友寄書來浣手開緘讀吹來寶墨香久要償夙諾交誼入文章後世誰知者名山漫許藏他年商訂定梨棗亦生光兩載與君別迢迢繫夢思老惟交愈舊閒只自刪詩芳樹綠垂屋落花紅滿池南雲天際望此意夕陽知空山流水杳誰與賞孤芳何幸鍾期遇應添阮籍狂青松交落落白鶴思茫茫無限懷君思因風寄短章

甲午除夕謝賜魚鬆　陳寅

殘年旅館獨徘徊忽見雙魚使捧來細膾欲飛千點雪深情如寄一枝梅紋盤酒冷春猶淺僧臘風高燄已回欲覓山中袁太史祭詩此際是誰陪

簡齋先生寄贈宣紙徽墨儀南香石笛并詩文集全部既賦長句奉答　錢維喬

子才吾友而兼師別來三載夢見之尺書昨到謂過我開函狂喜誇妻兒官衙僑居復僑居打頭之屋無寸隙太常猶幸久齋居可憐繩牀留一客甬江潮汐春寒厲煖湯剪紙候公至懷中探札字無訛天際望舟風頗利去年歲杪來海濱簿書堆案紛相因平生畏辦兩事最催科治賊傷吾仁鞭笞朱墨躑躅不已復勞手板朝參頻庭魚不懸甑不塵民疲吏猾何由瘉瞪持面目忍納污誰識臭味殊豬熏胃中鬱勃正難數欲待公來大傾吐高譚靈撤下走蒙一日葬踪可千古忽然急足馳新昌乃持緘縢遺饋將澂云識道之逕馬窮（來書云甲辰鳥導者所戲）豈有熟路愁亡羊公言誑我我不惜所惜相逢咫尺青鞵虛遣治行具白雨從他阻深夕公之所我有深心畏以數物當規箴香名所患久煎灼墨首何竟忘元陰紙稱知白尙木色笛取瀟穢含清音況貽著作示不朽令我千金思敝帚可憐棋局道中心徒覺楊枝生左肘公昔遊仙三十三我適十載墮塵凡負薪牧豕皆可謂何遍束縛微頭銜腥羶到口常不飽白髮如期人易老兩牛扣角苦

錚錚一供杖驅一水草觸山萬朶青芙蓉登臨憶舊窮諸峯驚人好搔首句選杖可藉隨身筇夢遊天姥李太白遙賦台嶽孫與公我所未到公今到於山無憾於人同歸來示我詩百篇翻然一笑明海東老發且弗斷火食（書中見齋蒲語）坐看得失爭雞蟲

隨園先生歸自粵東西多獎金石文字辱許分惠賦詩預謝　錢塘

蒼茫唐五嶺荒遠漢九郡蠻歌應銅鼓習俗南交近聲教久始迄文物漸以振更有落南官歎詠多才儁往往留題妙刻劃琴千仞未入歐趙錄於乎誰復問邇者翁學士金石勤搜捃粵東略已盡著書遂盈寸例不及粵西如以徼外擯先生昨逾嶺好古愜深蘊南海至鬱林探蹟復索隱名藍躡屐尋遂谷支筇進月成金薤書手則每若貢登符椎拓一一歸裝印紙紋卵膚滑墨迹松煤潤宋元百千強隋唐一二僅披沙戒浮濫張網收潛遂如馬遇伯樂已空驥北駿如劍得雷煥遂掘獄底刃非無搬棄者大抵皆拙鈍連箱歸裝壓勸馬長途頓陳之山房中珍可並彝敦顧肯斥其餘不爲良友吝賤子復何人屈指亦有分如以藍縷邦厠登衛齊晉聞之喜不寐覺夕醉家釀準備塵土眼飽領煙墨韻已向破窗前小兒勤試技他時拜良惠戲弄矢必慎上以錦帕幪下以湘帙襯

謝簡齋太史餽白魚豚蹄　仲適棨

晚歲江城感薄遊何當玉榼拜靖侯雙魚快入陳登饌一臠遙分庾亮樓吹面朔風消瓦雪侵燈細雨攪羊裘微陽又破春痕轉幸覩高情散暮愁

謝存齋大兄寄惠沉香朝珠　胡德琳

牟尼百八久珍藏忽感題書遠寄將解珮君分開府惠（云爲金中丞所贈）傳衣我愧令公香菩提結果心相印瑪瑙堆盤夜有光紅豆多情真巧合相思千里兩難忘（令弟紅豆村人先惠鄉子朝珠）

謝簡齋太史餽米　羅[illegible]鵬

正報詩糧盡行廚冷夕爨且臨乞米帖不作送窮文清況誰知我高情獨感君炊烟看乍起一縷裊秋雲

謝賜食物　汪雲根

新桂恨不斫月中桂炊珠惜不見天雨珠枉腹尙未足葵藿其餘信道枯腸枯叩門使者袁夫子兼珍分餉及山廚脯修擅美蘭溪曲華羅妙選傳嘉湖捶敷黏翻各有法風韻迥與凡品殊蓬門忽爾來異味盡室兒女相懽呼亦知釜鬵不可溉勢欲倒篋供噉哺牽衣繞膝排復至分廿一一徧須臾存者緘藏置高閣留爲阿翁綴急需昔聞牛心炙啖知名士蒸餅餉去充胡餬賤子婦嬾久不學箠墨強弄口囁嚅何爲先生重賜與使我枵腹當腴不愁莱園蹴欲破但恐他年書餅供胡盧

謝簡齋夫子贈裘　劉志鵬

朔風逆夜敝貂殘特送狐裘稱體寬笑我因人方得熱從今立雪不知寒名山昔助劉悅富絳帳花憐范叔單自取縕袍箱裏疊他年好當故交看

謝簡齋先生贈詩次韻奉答　張五典

山中別業半依城路僻林深鳥不驚欹枕窗間聞澗落杖藜腳下看雲生楊因好客終朝設身自辭官冊載輕敷與接談多近道寸莛直許發鐘聲

三十生辰謝舅祖賜貂鼠　陸應宿

栗鼠叨榮賜知憐范叔寒空慚增馬齒敢羨珥貂冠寵過千枚贈（貂皮千枚見江表傳）珍當一腋看溫華眞曲被差喜託身安

鄞邑有小魚味類蝦米或呼曰海蝦簡齋先生書來索此寄贈一筐並佐以詩　錢維喬

明州數海物最美江珧誇我來兩食之似較蠣蛤囂（書中以不得來唊江珧柱爲恨故及之）混之馬甲柱怪闘徒驚呼風味同荔支亦覺坡言差其次衆鱗介列市形支又肩輿每東出捉鼻腥風颸（鄞之東門海魚所聚）我生漸滋味適口

不敢奢尊羹未下鼓淡食胃轉加隨園令鄒平食經手搜爬行廚昔分飫調劑追狄牙書來索小魚細字注眼花我讀驟然笑再讀乃自嗟一官溷斥鹵跼縮居倖蝸失雄媚欺燈遂淚目待蝦蜩書墨易滅姐瓦稜雖遮蝶粘千百多蝸顧左右斜嗜好彼殊性食腹旋食痂誰于逐臭中莛以叢忽芽先生慎山居旨蓄定滿家通印藥非愛蟲蟺如泥沙胡猶動食指纖悉求充退春潮漲鮚埼（漢書註鄞有鮚埼亭）哉哉多于麻漬以散鹽白曝以烈日緘此物充贈遺雖貧不須賒讀雅感未熟稽名徧官衙江郎賦紫鬣謝公詠石華海錯益新錄物理無窮涯頗頤古所戒異味皆淫靡此恐致渴奉佐太白茶試味草木腴或可洩雲霞

以歡喜團獻隨園命賦小詩　尤蔭

飛來團團雪隨風入江城提籠一持獻入手冰丸輕寒具無此潔牢丸無此清往往一咀嚼齒牙皺作聲先生有童心見之歡喜生登時攜此物繡毯花底行

求隨園先生爲先大夫立家傳詩以達誠　沈琨

昔聞南豐言誌銘義近史畜德而能文書之公與是苟託非其人傳世亦僅爾況乎傳志家龍門實創始才高識亦高核實無掠美仰遵謹嚴法深契春秋旨千古誰抗衡曰維歐陽子吾公稱史官文扶八代起平生愛古心兼好友善士弱冠遇先公締交金石比同攀桂林枝各曳琴堂履晚結朱陳姻真堪管鮑擬三千里參商七十年兄弟方慶吾依皐忽然星墜水賴有事狀存琅琅猶在耳乞公書數行先公終不死

辛亥清明隨園先生遣人播祭亡室賦詩志謝　劉志鵬

贈我埋香地數弓杜鵑花發兩年紅天涯怕過清明節正憶孤墳細雨中　若個儒爲案大夫一杯清酒奠黃墟九原歸至先生餽如此師恩古所無　尙記催妝公有詩而今荒冢草離離黃粱一夢雖回首江館殘燈鬢欲絲

謝惠詩扇　李廷敬

昔近隨園居不往或經旬今茲隔大末日日縈心神先生多情佛亦念鞅掌人吳淞卑濕地案牘日紛紜手疎綠沉管胃堆軟紅塵濟之無舟楫呼之隔山雲那使淞陰境化作清涼津寸札忽遠寄紈扇隨芳鱗瑩瑩冰雪帙琅琅作句新明珠貫百琲好月開半輪先生別後意賤子夢中魂離合積情愫款款如寫眞小倉誠寶山空回每含辛賤子亦何幸什襲有餘珍（得先生唱酬詩十餘首并惠墨硯等物）遙天多飛翼遊水生白蘋何當拂長風送我江之濱

拙句蒙采入詩話賦謝　宮國苞

玉堂聲價本清華老去還堪賦八叉名豈一官關寵辱大教半世管烟霞關幽思比收枯竹（先生云收刻遺素強塗枯管）愛士情同得異花我是無聞江海客也隨披汰出泥沙

簡齋先生以遊山大集見示率成四絕奉謝　吳　渙

千里蒲帆遠送君探幽覓句趁斜曛好山到處迎詞客箇箇擎頭起白雲　高攀碧落路疑通蠟屐登臨似御風三百七層能到頂神仙也妬白頭翁　浩蕩襟懷老健身歸來琴鶴倍相親匡廬瀑與龍湫月收入奚囊附與人　兩卷詩傳一瓣香驪珠珍重匣中藏讀時不礙隣家壁照耀渠儂抵夜光

謝爲省齋先叔銘墓　沈鼎生

先子曾經共講堂每于文戰得聯牀當年父執惟公在讀罷難禁淚數行（甲寅乙卯間先生與先君子同肄業敷文書院俱出吳門楊皐里先生門下先生云每逢會課與先君同榻）　寥天鶴去恨綿綿墓碣聲號近卅年不是先生椽筆在那教片石表荒阡　香茗言詩句已工綠腮也不廢雕蟲他年百輛于歸後定有椒花頌阿翁（堂妹芳佩爲先生媳玩從余授經）

讀簡齋先生粵遊詩賦此誌謝　趙曾益

看山百越暢吟遊舌草叢中暫艤舟一卷新詩連夜讀幾人分寫不抬頭　分寫匆匆心手忙新詩留得勝三唐一爐沈水千峯雪拍案長吟興欲狂

讀隨園詩話奉謝　趙曾益

三年前得粵遊詩執卷披吟夜漏遲此日更添詩話讀分明親侍講堂時　講堂揮麈語從容如御仙風無定踪纔過十洲又三島千眞萬聖一時逢

簡齋先生以銘硯藏烟見惠各賦一詩爲謝　劉錫五

我昔駒齒初落健似犢豐草長林恣跳踔自從片石壓入來十年常向荒田哭先生人中龍矯矯不受羈金章紫綬棄若遺拳拳抱石奚以爲先生曰嗟子來前龍之鱗兮或受鞭犓之潤兮乃乘軒老驪不及蜻蜓翥雄雞畜尾爲饑牽端溪之產腴且堅賜汝衂穎同周旋力田雖嗇終豐年向慎服乘無僨轅余乃再拜稽首先生之言然　黃山之松老欲僵燒烟萬斛青蒼蒼和膠擣鍛巧揉埴犀紋堅玉形模良用非其人或致惜斷義豈配邯鄲倡隨園先生大手筆一點落紙生光芒興酣淋漓百斛潑爛若珠玉隨風揚世人咀嚼恐不足起羸砭俗眞奇方二螺萬笏合致是用貺曹氏開胥倉胥來分惠忽到我錦綳磊落堆琳琅愧余傖陋無所似劈腹染翰百不當塗鴉草草實須爾得等黠鼠銜生薑止應嚼碎飲其汁一浣塵胃滌枯腸

隨園先生刻鄙詩續同人集中郵寄一部兼惠銘硯一方黃山圖墨廿鋌率成三律寄謝　何道生

代刻新詩雅意殷略更數字倍堪欣公眞赤手扶文運誰敢蒼頭起異軍下里歌原慚白雪微名傳乃附青雲從今落筆增矜慎爲有千秋想一分　文鐫硯琢古花青廿鋌松烟五岳形持贈宛如衣鉢授拜登眞欲肺肝銘攜來介石心頻警想到磨人意倍惺珍重未能藏什襲摩挲入手幾回停　不曾傾蓋郎官驛奇遇如斯定夙緣附驥深慚當此日登龍未卜果何年寶圖許識先生面（時寄到五種集[illegible]命[illegible]加墨）文字雖虧後死肩稱有詩魂通夢寐幾番涼月照娟娟

簡齋先生謬賞鄙集賦此志謝　黃中理

豈有新詩萬口傳一逢青眼倍依然中朝久已稱前輩末契猶思託少年醉倚胡牀遊絲步夜涼牛渚逆租船何時得就三都賦更乞先生序一篇

簡齋前輩爲余評定拙集賦謝三十韻　祝德麟

尚有飛揚興皤然八十翁神仙非藐子耆舊是龐公早謝冠裳路都存魏晉風文章華玉府臟腑水晶宮席自千秋占名眞四海雄作家爭附驥薄技只雕蟲杯斝推敲力多慚鍛鍊功筆靈驅華嶽氣匯接鴻濛（來[illegible]題詩有[illegible]三[illegible][illegible]走泥說一氣[illegible]接[illegible]終之句故愧答如此）食古形雖化詩多句未工丹雞羞楚鄙白豕笑遼東却落鈞陶手能輸詡撓忠康莊遵大道榛楛剪深叢雖下身休寄宵分夢或通多師求轉益結習貴專攻欲建孤標樹先教故轍空眞詮規矩外天趣性情中語語皆砭疾言言足啟朦褒題七字寵甘苦兩心同谷本虛懷似紗非老眼籠豈稚徵直諒猶是挹謙沖憶昨羅京國其誰辨律箭蛙聲喧鼓吹爭響亂絲桐大雅流傳幾先生慰愛隆山高徒仰止星運竟周終淮水移遊櫂松江歎轉蓬相逢何款款一刻又匆匆安柞將治穢宏纖識取衷序應辱元晏香合奉南豐病久（原缺）

隨園續同人集答謝類終

續同人集姓氏目錄

閨秀類

陳淑蘭　袁杰　袁棠二首　程慰良　張瑤瑛　吳柔之
孫雲鶴　汪纘祖　汪坤二首　張秉彝　孫雲鳳二首　錢孟鈿
吳淑慎　孫廷楨　徐裕馨　馮蕙　周月尊　陳長生
錢孟鈿　孫雲鳳　駱綺蘭　潘素心二首　孫雲鳳　金逸
孫雲鳳　孫雲鶴　孫雲鳳　張滋蘭　顧琨　江珠
尤澹仙　金兌　金逸　周澧蘭　何玉仙　潘素心
金兌　鮑之蕙　姚秀英　王碧雲　張瑤英　鮑印
錢林　張秉彝　孫雲鳳　金逸　錢孟鈿　潘素心
吳柔之　錢林　孫雲鳳　廖雲錦　金逸　席佩蘭二首
趙同鈺二首　席佩蘭二首　盧元素

里句緘呈簡齋太史求詩序　陳淑蘭

我有妝臺句才疏未敢投若經燕許筆閨閣亦千秋　一代騷詞體知公最擅場瓣香花底囑錦字換
文章

奉和簡齋大兄見貽原韻　袁杰

地隔鄉關夢鮮通忽來詩訊自南中宦遊結宅鄰江令歸隱名墩屬謝公（江總宅謝公墩皆南都勝迹）舊約未忘聯舍
月新吟頻憶對牀風只應歲晚相依樂剩許追陪玉局翁

別後奉懷大兄　袁棠

送君回首淚沾巾脈脈尋思恨逆神一曲驪歌分雁影滿山黃葉冷車塵菊留殘蕊秋將淡人到中年意
倍親千里月明帆未返照儂消夢繞江濱　一家休怪我情真手足寥寥幾弟昆邗水潮回難得信金
陵江闊易消魂寒燈弄影遙聞柝涼月無聲直到門記得昨宵窗下語不堪此夕又黃昏

奉和簡齋先生留別杭州詩原韻　程慰良

金陵遷勝便爲家棠蔭城隅一徑斜曳杖何人同看竹閉門斑管定生花六橋歲暮方飛雪九曲溪光正
泛槎不獨懷歸兼誓墓先生根觸鬢添華

代姑寄隨園太史　張瑤瑛

拋卻西湖別有春名園景好逐時新坐花讌客皆文士捧硯題詩幾麗人鴻雁跡稀空落淚鶺鴒音遠獨
傷神秋霜何故侵雙鬢念弟思兄憶老親（時太史萱堂年八十有八健飯亦居園中）

湖樓送別簡齋先生　吳柔之

記得蓬門駕小留趨庭惜未識荊州偶尋舊跡來湖畔卻自簡齋謁杖頭（先生與家君至好直至前年於晏亭老伯署中識面）文似

江潮隨地湧人如海鶴任天遊明春重到公允從天遣風迎一葉舟　滿城女士訪名師同賦臨流贈
別詩祗爲獨居親藥臼未能旅進挹松姿（杭城能詩閨秀悉至湖樓賦贈別詩姪女以抱恙未果往）謝家庭內慚吟絮坡老壇前敢作
旗無那金陵歸棹速六橋花月有餘思

前題　孫雲鶴

樓向西湖來又別西湖去置酒湖上樓搜索閨中句遂令負笈人也逐吹竽數極目渺綠波持杯對春樹
冥冥暮雨時青青芳草路掉首歸倉山扁舟入烟霧

前題　汪纘祖

湖干日曉笛聲清太史凭樓問去程四壁好山歸客夢一隄春草故鄉情文章海內推宗匠鷗鷺風前憶
舊盟聊藉通門參末座壁箋也獲句頻賡　文名久羨聳巖光臥病空孤翰墨場一自高軒能枉過至
今落月滿空梁深閨我愧無佳句老宿人爭重瓣香定許多情橋畔柳他年重盼卸輕裝

簡齋夫子別後蒙寄手書存問寒家姊妹賦詩奉答　汪坤

尋常從未識湖濱爲謁耆英偶汎春收拾才華到巾幗却慚我是濫竽人　留硯居然衣鉢存（蒙先生賜硯）
一緘今古下蓬門紀遊詩句廻環讀把扇如親笑語溫（蒙寄詩扇）　先子詩豪亦酒豪每逢花月鬮朋曾而
今緬想風流熬展到瑤箋淚欲拋（來翰道及先父）　雖忘豈是爲西湖上家潸然飯一盂信美江山非故土誅
茅何不傍林逋

前題　汪坤

聞說湖莊向水開先生下榻烏魚猜年年祇願春常健一度花繁一度來　絡繹吟箋刻燭紅生花筆
管欲摩空九州豈止遊其八山水都歸雙槳翁　四十年爲林下仙蚤年絜膝謝堂前朱蘭即在甘棠
地子舍雲山鍾阜烟　小倉一集也曾探自恨深閨問字難天下文章都在是豈容凡眼亂抽看

前題　張秉彝

卌科詞翰老名賢遴選國英列講筵瀛座清譚飛玉屑一篙春漲促歸船湖邊寂寂詩筒冷日下青青柳色鮮正對秋雲懷絳帳果然天上墮吟箋

和簡齋夫子自輓詩　孫雲鳳（碧梧）

今春湖碧山縈綠問字車來傍林麓丁令才欣化鶴歸剡溪又悵回舟速小病先徵輓句看先生懷抱海天寬淵明欲與司空墓曠達千秋鼎足觀玉堂宴罷歸山早著書萬卷傳梨棗我是門牆聽講人殘膏剩馥沾多少幾番魚素逐江潮知往鶯花廿四橋春酒不曾辭酩酊元言方且賦逍遙才人物外多遊戲自云化蝶遙傳示欲爲今日眼前歡預借他年身後事自有人間不朽文下爲河岳上卿雲即今絳帳擎幬者筆當戈揮返夕曛

寶石山莊簡齋夫子還魂詩序　孫雲鳳

夫太史有采風之職而周南多女子之詩此夏侯所以授經義於宮中東坡所以遇名媛於海上也況夫西湖之勝具見前人北海之樽重開今日哉我簡齋夫子 行年七十婦豎知名所到四方裙釵引領庚戌四月十三日因停掃墓之車遂啟傳經之帳鳳箏攝衣負笈問字登堂一束之禮未修萬頃之波在望暢幽情於觴詠雅會者共作後學之津梁不遺閨閣持符召各女弟子代使者之勞置酒歌風武夷君作曼亭之會韓季乏地主之儀能無愧也先生具門人之饌有是禮乎時也風雨有聲烟波無際山花留紅堤草縈綠不櫛進士競傳擊缽之詩掃眉才人各逞解圍之辨或眞珠密字寫王母之靈飛或吐綠攢朱畫仲姬之花竹（鳳）率同小姆濫廁諸君既衣香鬢影之如雲復柳絮椒花之滿牘雖踽僂以效顰無如增醜勉趨承而引領愧不成章敢獻一言用呈微志詩此日一卮別酒餞湖邊小住之樓待明年千里揚帆尋江上重來之路

前題　錢孟鈿（浣青）

玉局才華世所稀抽簪湖海遂初衣東南文獻存前輩雲霧江天有少微手種辟疆都作徑心同鷗鳥並忘機春風遙隔蒼山外問字無因到絳幃

前題　吳淑慎（靜達）

寶石山莊綺席開行旌又向白門回同人競寫簪花句緊我慚非詠絮才路遠未能依絳帳情深不惜罄金罍明年湖上春歸日魚鳥還期杖履來

前題　孫廷楨（緗照）

纔得謁高賢愁逢餞別筵山光環几翠花影拂釵妍絳帳明朝遠驪歌此夕編愧儂無彩筆也共試吟箋

前題　徐裕馨（蘭趣）

文章寰宇重姓字錦標新解組投神武還山作隱淪隨園傳韻事故里著吟身玉殿忘春夢金陵樂養眞偶攜雙桂檝來訪六橋春小草欣含露名花欲款輪水光澄鶴髮嵐影濕雲巾問字逢先達登龍拜後塵吐詞爭獻巧作賦不辭頻都學山雞舞思沾化雨春分襟心尚戀立雪意難申此後湖樓月何時再問津

前題　馮　滋（雲莊）

六橋一望柳煙拖花到荼蘼春奈何一自詩人湖上過畫船無日不笙歌　人人爭說魯靈光筆底長虹萬丈芒特欲停車來問字驪歌聲起隔天望

題簡齋先生雅集圖　周月尊（瀟香）

觴詠一時歸大雅丹青尺幅托龍眠新來公已感今昔後世人應效戊年香火緣通金石永文章神新畫圖傳等閒錣雪擷花手特許題名詎偶然

金陵阻風侍太夫人遊隨園作　陳長生（秋穀）

輕帆三日滯江干爲訪名園足勝觀點染總教詩意滿安排祇恐畫工難一簾風月供濡筆六代鶯花作倚闌却怪西泠山水窟尚無勝地臥袁安

寄懷隨園十絕句（選錄四首）

先生高隱臥煙蘿三徑盤桓七十過莫怪夕陽紅不了古來人愛晚晴多　清涼山下好幽居園有名花架有書天與仙才享仙福半生經濟付樵漁　解組歸來四十年不燒丹竈不參禪當年白傅如公達更覺逍遙物外天　萊衣早歲換宮袍滿鬢霜華興尚豪循吏儒林兼隱逸青雲終讓白雲高

題簡齋太史重到沭陽圖　錢孟鈿

雙鳧重駐使君輪花縣桑疇境轉新說尹共喧田父口攀轅還認宰官身枌榆往社渾疑夢池館留題渺隔塵舊澤未湮棠蔭在此邦人士本情親　鴻爪經過此一時日歸臨發又遲遲山川到眼爭前度碑版關心感去思騎竹兒童添雪鬢種花庭院剩霜枝他年再放潼陽棹悵惘重尋畫裏詩

題簡齋先生杖鄉圖　孫雲鳳

問字親攜小照回謝公屐又印蒼苔後屏却聽家人語杖者如何不杖來

過隨園呈簡齋夫子　駱綺蘭

柴門一徑入疎篁爲訪先生到水濱絕代才華甘小隱名山從古屬騷人　閨裏聞名二十秋今朝纔得識荊州匆匆問字書窗下權把新詩當束脩

湖樓即事呈隨園夫子　潘素心

欲話台州勝西湖折簡忙傳經來繡閣設帳指山莊島嶺樓臺麗蘇隄草木香開牕延塔影對鏡動溪光網豈珊瑚設筵還玳瑁張案頭貽紙筆（先生製閨秀吟詩紙筆墨分貽）花外奏笙簧雲母先生座金釵弟子行詞宗新染翰郡伯遠攜筐（王夢樓探花書扇明太守贈筵）白璧清誰似（太守貽玉如意端硯等物）紅裙禮未將天當桐葉閏人羨竹林狂（時會閨秀十五

人來者七人）畫舫玻璃碧翡翠裝逍遙孤嶼外容與斷橋旁（太守坐船至湖莊別與而留興聯遊湖時已午後從沿北山一路）吾陋質慚班女驚才欠宋娘（先生論詩以孫碧梧爲首以素心爲次）雖非科第貴也得姓名彰江上初通信城隅夜泛航詩文資討論嚴慈共徜徉（素心隨先生會書告家父連夜挈舟往訪）同是經綸手（先生與家父吏治皆民所感）豈惟翰墨場偶然留雅集遽爾理行裝去矣眞鴻爪來兮憶鬢霜（素心請再來之日先生指鬢）秣陵園圃好大塹道途長大隱成中隱他鄉作故鄉鮮花紅萬朵奇樹碧千章泉響玲瓏石山遮屈曲房序如盤谷李圖似輞川王人瑞徵家國文名重廟廊吏民爲里黨（先生官於江甯家於江甯）婦女在門牆敢謂才而福（先生序素心詩稿有福與慧兼等語）欣覩壽且康老來雙足健雨後一帆涼送別憑圓月催歸帶夕陽千秋傳韻事佳話在錢塘

又作四絕

樗材何幸逐仙班吟詠聲中雜珮環只合此身天上住果然忘却是人間　林下風姿盡出塵玳筵開處坐生春湖山花鳥應相笑翻是佳賓作主人　十年詩學愧難成又被黃堂識姓名莫向今宵看月色隔江雙槳小星明（時陳文侍驅在坐）　芳草芊芊綠滿途少微星已傍南都要憑閨閣丹青妙寫作湖樓第二圖

題隨園夫子歸娶圖　賀新涼

驄馬東風立有丹青公然留住少年顏色閒把生綃重展處脈脈自憐陳跡回首憶玉堂瑤席故我今吾誰解認喜妝臺猶有人能識春夢話感而述　金蓮寶炬人難得況於今杖朝已近尚調琴瑟如此恩榮如此壽千古才人第一應不羨蓬萊仙客知隔幾星霜自歎門人生晚從何說長短句稍塞責　孫雲鳳

上簡齋先生書　金　逸

前者返棹天台駐旌茂苑建坫壇於繡谷媛集金閨纘宴會於錢塘才量玉尺湖山佳話萬古千秋風月主人九州一老爭啟閽之相招擬追隨之是幸大名滿耳望等大神末座猶親思攀桃李孰知蘅槧有心

爭禁久雨而梅花無恙遂負東君藥爐經卷作永晝之生涯病監詩魔幻終宵之伴侶人猶有憾佛竟無緣耶君竹士忝陪杖履得卽光儀方知風雅儒宗矜憐弱質[illegible]江拾翠老眼舒青歸述教言易勝銘佩纔讀六月六日老夫子與立厓先生詩謂龍華會上必使留名緣念（逸）乃何人而獎許若此感甚也亦愧甚也夫龍門萬丈安望輕登而驥尾三千咸思仰附企慕之誠日月俱積茲適令坦藍潤玉公子挂席金陵停車蔣逕不揣冒昧願列門牆敬達賤名用修短牘倘蒙不棄萬幸何如此日碧雲秋雁奉一函於明月樓中他時絳帳春風當躬拜於海棠花下

和隨園夫子除夕告存原韻　　孫雲鳳

隔歲家家案挽忙揮戈今已返斜陽文人自有延齡術嗤笑軍中續命湯　兒女牽衣阿姊扶全家都住小蓬壺梅花香裏屠蘇酒一幅仙人避劫圖　爆竹聲中萬戶烟迎春送歲各纏綿成仙蝙蝠不飛去遊戲人間幾百年　嶽志河經自著成來程去日甚分明遊仙刦與遊山異久束行裝不得行　不用丹砂更駐顏春風長住小倉山挽歌都是鷄鳴客秦法偷來便度關　老去江烟筆更靈耳無[illegible]聽眼還明隔江昨夜瞻天象南極星兼太白精　燭影搖紅照白頭修書遍寄報添籌五更擱筆先生笑明日先寬弟子愁

賀新涼　　孫雲鶴

除夕飛書至報隨園烟霞杖履依然人世梨棗思傳多少客挽住先生歸轡正好在紅塵遊戲混沌初分仙蝙蝠問生時誰識何年始那璞算虛言耳　賀詩一日應千紙想開緘梅花風裏猿歡鶴喜詩世界中無歷刦如此神仙有幾眞別有人間天地明日歲華新又是壺中甲子從頭起松柏壽自難紀

簡齋先生兩作西湖詩社囑代採閨秀補入詩話山東鞠淨香名靜文號淨香女史才華清絕今冬寄詩數章見示伏而讀之且愧且喜愧者愧不知網外珊瑚有辱徵詩之命喜者喜得見篇中珠

玉可傳織錦之才卽錄數章寄之白下復裁一律以達妝前　　孫雲鳳

昔執騷壇召客符掃眉人祇索西湖名聞千里才無敵詩到雙聲調不孤若使秦庭空返璧坐致滄海有遺珠一緘自作山公啓爲問嵇康絕我無

雨後漫興　　鞠靜文

畫閣清幽雨後天晝長人靜倍蕭然小園春去花無主拋却東風又一年

夜

香消人靜漏聲殘花影橫窗夜色寒明月滿階清不寐一枝長笛倚闌干

題畫

輕舟搖曳渡頭風無限秋光入望中醉倒漁翁呼不起蘆花江畔月濛濛

新秋夜

幽窗欹枕夢頻驚千里關河雁一聲香霧襲衣花氣冷半鉤斜月上簾旌

看菊

疎林雨過絕纖埃步屧尋芳小院來三徑未荒秋色滿西風吹遍菊花開

秋夜和靜如弟韻

梧影橫斜一院秋思鄉兀坐小樓頭櫓聲搖過雁行遠滿地月明生別愁

日暮偶成

幾處歸鴉噪晚洲一眉新月映簾鉤春風楊柳無情思深院黃昏獨倚樓

集繡谷園送隨園先生還金陵　　張滋蘭

魯殿靈光見未曾一朝星聚與飛騰儂家姊妹無才思欲赴吟壇恐不勝　通家久仰丈人行（總[illegible]曾父與先生同[illegible]湖博）路遙無由望末光明歲春風來繡谷傳箋同獻紫霞觴

前題　　顧琨

吟徧天台歸路遙吳門餞別雨瀟瀟天邊皓月迎詩佛江上薰風送畫橈燈燭也思呈短句褰裙何處折長條巾車此去秦淮畔一片笙歌早晚潮

前題　　江珠

一棹西湖水驛公上冢回徵詩到閨閣開徑掃苺苔逸思紛斑管香風起玉臺維摩多病久低首敢言才　海內袁夫子心香奉六時揚糠甘落後搦管愧難辭有意加青眼無緣侍絳帷（思厠弟子之列遙贈血未果）未能容一拜空作借書癡（先生詩集立崖先生見借）　折簡傳青鳥羣仙宴洞天詩成花起舞墨醉紙生烟雲錦層層疊珠璣一一編應嗤將命者無力贈吟箋（召諸名媛錄寄使者）

前題　　尤澹僊

正將茶酒遣芳時忽聽敲門喜不支道有文星來茂苑可無閨秀獻新詩韓門望重思身入班女愁多怕鏡知未具束修親餞別可憐空唱柳枝辭

前題　　金兌

佳節中天蒲艾懸朱旗簫鼓迓歸船隨園本是眞仙骨繡谷雲林小洞天接席星娥環絳帳（先生湖樓[illegible]詩云[illegible]月姊在門牆）題襟地主列瓊筵（[illegible]）荊州乍識還相別後會重期又一年

前題　　金逸

西湖續會許相從閨閣咸欽大雅宗我豈能詩慚贊虎人言此老好眞龍竹聲當牖涼三徑雲氣生濡幻一峯未得追隨女都講春愁偏欲惱吳儂　柳條不肯繫春光返棹天台餞別觴青眼已深知己感白頭猶是愛才忙湖堤草色催新夏驛路蟬聲到夕陽願得年年芳訊至許教桃李附班行

前題　　周澧蘭

白首聲華四海傾丹梯來往一身輕三吳兒女知名久爭看仙人衛叔卿　桃花塢裏好春風繡谷芳華更不同但問瑤池今日會不知誰是紀離容

前題　　何玉仙

故鄉住幾日已快湖山遊昨來一夜風先生理歸舟歸舟何處去浩浩烟江流繡谷有主人張飲羅珍羞招到女都講齊拜古浮邱驪歌酒邊唱斜陽水上愁莫負攜攜手我輩宜淹留

題隨園夫子歸娶圖　　潘素心

玉堂小別衆仙班爲渡銀河響珮環自是當年天上事至今圖畫在人間　回首前塵不記秋華嚴小刦事悠悠江湖尚有春如海莫更披圖感白頭

前題　　金兌

掃眉佳話憶當年藝苑流傳翰墨鮮白髮齊眉仍舉案不同春夢感坡仙　小草欣沾化雨鮮芝顏今得見眞仙何時親叩蓬萊闕曲踐陳辭阿母前

隨園先生道出里門（蕙）臥病未得晉謁口占小詩以示私淑之久　　鮑之蕙

早歲心儀在鯉庭卅年嘗覲老人星平生閱歷空今古海內文章尙典刑學步無緣親絳帳問奇有幸讀元經（蕙嘗以小倉詩集自課）高軒天遣過江郭只許愁人枕上聽

和隨園夫子除夕告存　　姚秀英

紅杏春風燕語忙新傳錦字到淮揚浣花箋紙偷娛墨瀲灩先蘸黃竈湯（[illegible]夫人[illegible]所製箋題二事[illegible]隨園詩同王）　本是蓬萊絳闕仙清班久別大羅天休驚小刦風輪疾一刦還須五百年

子才先生邀家兄遊焦山卽由吳門之天台　　王碧雲

杖履來天外憐才到水鄉龍門曾奪錦鳳詔久生光三月春花麗雙峯海氣蒼計程從此去幾日到餘杭

喜晤隨園夫子　張瑤娛

兩度高軒過小齋爲憐殘線一絲才荆扉自啟歡何限疑是神仙天上來　一生貧病苦纏綿長者垂青惜暮年若得早投詩世界不須采藥也成仙

讀小倉山房全集作　鮑印

小倉山房詩千首却疑何代神仙手李杜應當減顏色韓蘇亦欲讓山斗不道神仙在　本朝隨園山館大名標春來百種花能管才到無雙福可消無雙詩卷曾三見鼎足孫劉才獨豔海內人將詩佛呼詞壇筆比香山健宇宙奇才有幾何先生占得十分多豈止胷中藏錦繡直教筆下走山河流水行雲化工妙天花散落香煙繞千古文人拜下風一時兒女皆傾倒羅浮天都汗漫遊萬怪千奇一筆收江山翻得先生助咳唾珠璣到處留

謝簡齋先生賜物　錢林

香袋

媿無黃絹句却受紫羅囊解識先生意教留一瓣香

粉撲

粉帶紅綿漬圓分片月臨鸞鏡看繡出從此度金鍼

蒙隨園先生招集湖莊　張秉彝

夫子早名盛文章老吏忙公卿爭欵洽桃李走門牆奇字相從問輕帆及曉揚花光明曉路柳翠媚晴光湖水涵天遠菲絲引緒長春風來小住絳帳喜隨行父執顏初識（先人靜山公與先生總角之交）兒曹幸已齊懷恩兼感德縈繞九回腸

題湖樓請業圖爲孫倩之作　孫雲鳳

夫清風明月東坡賦赤壁之遊長嘯彈琴右丞作輞川之畫況乎門前積雪久深問道之心座上春風曾被吹榮之化宜其徘徊舊地繪寫新圖矣彥兮叔氏一樓小築三竺雲深鄰古人世之仙都傍塵寰之佛土平挹孤山之翠斜當夕照之峯曉霧如煙明湖似鏡花光午滿紅侵遠寺之牆草色初齊青接長堤之柳於是登斯樓覽斯景拂吟牀披秘笈時翻書帙旋穿燕子之風亂撲窗紗檻落桃花之雨刻意下丹黃之筆冥心搜金石之文亦既尚友古人自求必得然而開卷有迷津之歎漆室無燈闇鐘起叩響之思虛心假竹則有隨園先生者星占太史殿是靈光華岳名高海潮才大落墨展雲龍之勢變化無窮飛身挾海鶴而遊煙霞自在數載傾心一朝北面求師念切果下榻於斯樓好古情殷喜析疑於此日以程遲之別館作安樂之行窩刻刻從遊殷殷求益清吟起處遙分碧樂之聲絳帳開時倒入春波之影經當日授受九天咳唾之珠法到眞傳下三匝兜羅之拜由是眼前之鳶飛魚躍總屬天機樓外之水色山光無非道理既而山陰棹返謝眺樓空聽幽庭風竹之聲恍疑杖履憶明月屋梁之句莫接顏溫問字榻閒談經席冷海風一曲雲水千重藉以丹青紀其色矣不特圖因事紀行且地以人傳矣（鳳）也曾侍蒙莊慚非惠子叨爲小阮許附竹林同登泛海之航知君得濟若問傳燈之乘愧我難明對卷尾之佳篇遡湖頭之陳迹欲伸素願敢綴一辭得伏生古壁之經更望傳於女子讀羲之蘭亭之序亦有感於斯文

呈隨園夫子　金逸

格律何如主性靈早聞持論最淸眞惟公才獨開生面此後愁難有替人古佛慈悲容世佞神仙居處與花親從來著作傳身後那似眞安見及身　雙拜曾經約隔年今春果得拜花前得瞻夫子溫良貌永結如來香火緣擢管許稱詩弟子掃眉新到大羅天自憐蓬蓽清寒甚贄見惟持五色箋

送江深一[illegible]題隨園雅集圖　錢鈿

越江深吳山兀史遷文章子雲札一枝筆管五千年捲起黃河瀉天關蓬萊仙都行處有日午花磚春在手金蓮炬撤玉堂烟化作棠陰千百畝早抽手版賦歸來不種千花種五柳鍾山紫霞華岳蓮都入先生一盃酒却憶當年燕榜同與我尙對爲老友薔薇露手對春風日誦詩篇不離口盛貫轉軸五十年復喜天涯見山斗把公圖祝公壽南極星光照尊白東山絲竹足千春白下詩篇已萬首青鞵踏遍衆峯小歸去隨園春更好幽蘭出谷露痕晞願得餘暉分小草

隨園夫子到舍作別　潘素心

夫子才華四海傳却從下里采詩篇朝來湖墅人爭問昨是蓬萊第幾仙　故交凋謝廿年中念舊殷殷見古風却惜雨聲留不住草堂杯茗話匆匆（師與曾祖有交承詢家事）

前題　吳柔之

重覩先生冰雪顏湖花月喜追攀百年老健眞無匹又向天台絕頂還　小樓深處納湖光詩債勾留祇自忙逃暑也應歸去早秦淮一水占清涼

前題　錢林

仙翁遊戲此身閒曳杖新從華頂還屈指平生幾兩屐到家飽看六朝山詩盟久作風騷主閨閣頻添弟子班自媿[illegible]歌未能唱也教絳帳一追攀

前題　孫雲鳳

先生鬢髮世應稀又向湖樓設講幃鄉井幾回扶杖到天台兩度看山歸筵之虛左推前輩（王夢樓先生）坡老留船泛夕暉（時泛明太守畫船）更指林巒約來歲桂花風裏好攜衣

呈隨園夫子　盧雲錦

海內推風雅龍門獨我師肯收飛絮句不棄浣花詞遙辱文房贈尤深寤寐思（蒙寄硯墨親書詩箋）絳帷何日侍定

有白雲知　杖履瞻蓁切芳林韻報頻旋擎青翰舫喜見絳帷人玉壘揮珠欬銅瓶煮碧春新詩賞鄴側感激荷陶鈞　拜領文房贈平添翰墨光淨揩鸜眼活暖泛墨花香兗穎分餘藻龍綃見比方揮毫酬德懇報不成章　春風纔入座兩泊又揚舲從此生鷗夢何時過鯉庭心懸孤月白目極遠山青遙待桃花漲蘭橈再暫停

呈隨園夫子　金逸

格律何如主性靈早聞持論劇清新惟公能獨開生面此事愁難有替人古佛慈悲容世佞神仙居處與花鄰古來著作傳多少那似袁安見及身　雅集曾教負隔年入春又放渡江船來尋湖上看花約再結樽前香火緣閨閣許爲新弟子鬚眉眞是老神仙先生莫笑清寒甚贄見惟將詩一篇

上隨園夫子　席佩蘭

春風入座小草生香偶呈彤管之章深荷色絲之譽正擬金釵換酒代夫壻以相留何期采鷁乘潮生而竟去瞻依未畢悵惘奚勝乃蒙仙使重來瑤珍遠貺飛蓬飄影得邀孫島之題落絮微吟復入玉臺之選如聞磬賞示以唾壺應破塵蒸加之蘇合從此心香一瓣常在隨園更期珠玉九天分來茆屋耕修短簡用佈微忱蒙題小影三君或工仲姬之畫筆或擅清照之詩詞並稱繡閣逸才知屬絳紗高弟無緣識面先乞寄聲報稱爲難何處結三生之草受恩知感終當繡五色之絲

又詩一章

人中仙佛詩中聖文采風流星月映眼底江山孕秀靈胸中冰雪爲情性我慕公名二十春春風喜得降朱輪文章早可傳千古丰采渾忘届八旬平生歷歷遊仙蹟舊是金華殿中客視草親簪李白毫栽花旋賜王喬舄匆匆宦海十年中舊尹翛然作寓公池館別移三島樹烟巒盡帶六朝風門外雞籠山一帶江上燕磯湖幾派全家縮本小西湖滿屋無塵花世界紅蕖芙蓉爛似霞繞芙蓉更種梅花花香夜夜照窗

晉花史行列絳紗建業青山看不足探奇更到羅浮宿捉來蝴蝶翅爲車飲滿芭蕉露成斛縹緲浮邱把袖回劉晨更勸入天台石梁不惜千回度古洞曾留七日來隔年衣染桃花色重到桃花洞相識雲深採藥恐迷歸飯熟胡麻不敢食年來小覓花前賞白下輕舟吳下槳架筆還攜翡翠牀飛行那用紅藤杖遊蹤到處萬人傳縣榻相招倒屣延老境纔收入世福童顏爭識地行仙慈悲更是真菩薩火宅常從法雲拔座下三千弟子收寰中八百孤寒活莊嚴七寶坐譚經式又摩那亦許聽兜率天邊容一座華嚴界上悟三乘南宗北派空諸有燕棠文人齊頫首成佛終須靈運前此身原是如來後讓到詩篇更絕羣早看幟拔趙家軍人才合上無雙譜翰墨應收第一勳海內風行人膾炙雞林行賈爭求價筆妙能教老嫗知才高那惜羣兒罵風神漫擬過香山標格應參陶杜間生面果然開一代新聲奚止付雙鬟願公二十三房裏一個瓊房一年徙徙到春秋百二年著擘入間廿三史

呈隨園夫子　趙同鈺

落落襟期迥絕倫分明天上謫仙人十年宦海成游戲一代文章見性真愛士未曾空老眼栽花常得伴閒身從知服食飛魚後齧玆從無半點塵

壽隨園夫子　前人

海內龍門望如公信大賢耆英真白髮閬苑愜青年事業明千古聲華動九天上消能竹簡下國聳花牋聰慧明於雪飛觥渺若僊良辰幾歡父母公早卜林泉已種門前柳無求郭外田慈親登九十弟子立三千春到隨園麗花開綠野鮮才高心愈小道廣福能全放棹湘江月扶筇粵嶠煙天台雨度到黃海一身先子晉欣連袂洪崖笑拍肩期頤將屆矣鸞鶴倚依然上巳春光好遐齡甲子綿紫霞方進爵紅粉各傳箋下里知難奏通家或見憐詩成翹首祝人在小倉巔

又與隨園書　席佩蘭

蓬門寥落深荷玉趾過存方疑剪韭拔釵易斗酒爲先生壽而天桃風暖早促解維天際錦帆徒殷瞻睇錄示自壽詩以三唐六代之音寫洛社香山之趣固宜親切而有味至於藻采范流詞源橫溢令人如泛玉海如聞金鐘耳目一新且磬且言命作和章自顧階下寒號何足當牛空鵠鳳兼以料理子謙北行紉箴補綴殆無虛日初送別意時始得稍息而離情勞結肝疾作楚藥權無人摒擋屢欲令屈指仙舟即日過郡重以嘉命何敢以巾幗自外於門牆遂力疾勉次原韻如數和上微獨鄙陋無當於大雅抑且樸懃不善爲諛詞惟耿耿此心傾仰山斗古人不敢知就　本朝諸大家而論竊以爲無如先生者雖言之不文而意有獨至亦惟先生心鑒之而已冊尾附錄近著數章并希賜削并呈黃楊如意一柄聊申頌私黃楊潤閏則津敬祝先生之壽亦遇閏倒算雖開百秩仍如九秩時也詩話自七卷以下專望寄賜

與隨園先生書　席佩蘭

昨竹橋太史回虞頒到手書一函澗綿一端祇領之餘愧喜交集（佩蘭）深閨弱植猶荷栽培漫獻菲詞聊申祝頌乃蒙褒獎過當感激何如茲稔先生已抵吳門即日錦旋白下從此詩情游路在好山好水之中豈斯爲家得佳婦佳兒之樂歸去白頭紅袖兩代團圓他時道韞羲之千秋佳話（佩蘭）分阻深閨心殷絳帳高山仰止不能奮飛惟有效張籍之飲杜詩誠恐肝膈如李洞之慕賈島佛在心頭惟是日子謙入都後家事叢雜肝疾作楚日來頗劇感謝下忱力疾再申尺素諸惟鑒亮不既縷言

丙辰三月十二日隨園夫子過訪錢郎寓齋湖樓請業圖以（元素）附焉翌日夫子又爲錢郎說項於賀谷都轉賦敗桃李之榮而荷栽培之德用呈鑽語以紀慈恩　女士盧元素

自慚兵家子（素先世隸天津漢軍旗人世襲武職駐防閩海以教旗入侯官籍後徙居江蘇之無錫）偏登翰墨場剛逢樹桃李竟許列門牆琴袖開筠筒青氈布繡牀龍門仰元禮鳳管擬簫郎（錢郎以世交亦在弟子之列）已附西泠集還分東壁光師恩誠孔厚父執本聲行（先伯舅□沙北遊兩先生與夫子故交至深）肯說人前項深慚□下榮一經捐被德雙非頤升堂講席初隨侍誰送忽報

頭如何江上柳不與繫行舟

隨園續同人集閨秀類終

續同人集文類姓氏目錄

卷一

梅　沖　顧敘愷　林夢鯉　周　益　梅　沖　胡大游

杭世駿　思元主人　檀梅主人　和　琳　茹綸常　袁穀芳

何道生　李奉翰　孫士毅　陳用光　平聖臺　彭紹升

馬俊良等　梅　沖　慶　蘭　楊芳燦　陳宗鄭　陶渙悅

梅　沖　萬應馨　張士範　陳奉茲　姚　鼐　陳奉茲

孫輔元　盧文弨

卷二

尹繼善　程景伊　託　庸　莊有恭　梁國治　高　晉

彭啓豐　姚立德　張鳳孫　孔傳炯　蔣士銓　程廷祚

程晉芳　王　宸　史奕昂　裴宗錫　鄧時敏　姚成烈

慶　玉　蔣和寧　沈榮昌　金　岳　錢　琦

卷三

嵇　璜　嚴長明　錢汝誠　沈石麟　楊中興　是　鏡

周　渠　胡季堂　慶　桂　慶　霖　奇豐額　伍拉納

惠　齡　孫士毅　畢　沅　盧文弨　王　昶　劉錫五

卷四

何道生　錢　栻　法式善　李奉翰　洪亮吉　吳錫麒

祝德麟　趙　翼　趙懷玉　錢　載　吳蔚光　李憲喬

平聖臺　孫嘉樂　錢維喬　毛　藻　邵　玘　吳玉墀

徐　侃　錢大昕　梁同書　王文治

隨園續同人集卷一　文類

隨園賦

梅　沖

謝公吟嘯之山唐主棹歌之水（南唐後主避暑清涼山路經此河今俗名乾河沿）繞文官兮何靈（國初時產文官花名文官園）列茶亭兮作墅（後園爲茶舍）爰有謫仙鳧飛偶止臨晉因宦成家箕山掉頭便是於以奉板輿挈仙族誅茅編籬撥雲造屋疏瀹心波鑴鏤山骨水以智多徑隨文曲既同潘岳之閒居遂學溫公之獨樂徒觀其外則環堵蕭然牆只及肩鄰惟野寺門邊平田翠屏列障古木摩天不到柴桑之里寧知武陵之源及其得門而入也則下下高高尺幅千里象因勢搆形隨地起螺轉蟻旋翬飛霙靡非蜀道而行棧疑入月以乘虹將離復合似隔仍通蔚藍之天層層欲閃水精之域色色皆空五彩頗黎嵌窗晃朗有罘皆重無花不雨風自拒絕月仍來往雲巢瑞室婉轉迷離以曲而奧以小生奇欲前每卻方行忽疑進恆躊其故步退已失其來蹊覩一間之可達或百轉而終違其下則澄碧泉開樓霞峯起（先生得泉題曰澄碧尹文端公顏其軒曰小棲霞）柳谷觀魚苔階曳屐夏馥冬榮花紛雲繞瑤草金芝羅岡被沚鐵蘤勁以森戟怪松短而盈咫春浮香雪海中秋入芙蓉城裏扁舟待渡直造山頭萬竹如海綠裏人遊六松爲亭生豁雙眸凡夫雞鳴之寺鐘鼓之樓鍾山之嶕嶢大江之環流臺城之木落孝陵之煙浮靡不了然其在望可一覽而全收當其心營目度意擬神摹偶因新以懷舊遂縮地而返初追憶兒時釣弋乃開白下西湖橋臥六以沿隄湖開雙而插柳覷隱之桂千尋孤山之梅十畝泉清冷以傍亭峯飛來而在牖森故里之枌榆走新豐之雞狗先生則簪冠瀟灑鶴髮翩僊游物化揮洒雪烟商定千秋述作陶鑄四海英賢博古上雲林之閣論書豈登海岳之船座列丁觚乙尋篋藏舜策堯錢宣和古玩嫏嬛祕編鱗羅布列樂以忘年當夫蘭浦香生荷亭粉墜桐露秋零柳烟春媚鳩杖親扶羽觴薄醉招陶令之門生從謝家之昆季擇木之鳥雜鵷鸞半風之花皆桃李或據石而子響楸枰或倚舷而竿投芳餌更或日斂瑤臺烟暝元圃門往軒來坐紆簪組伶捧琴樽妓鳴簫鼓試陸羽之茶經嘗何曾之食譜條文星之鏡明散智珠而齊吐光放大千天開尺五放萬斛之流螢列千枝之寶炬燈映水以增輝龍含珠而齊舞瓊樓花樹皆明蜃市樓臺雖數地開不夜之城家戀廣寒之府張燕公所謂邱壑夔龍衣冠巢許者其先生之謂乎不特此也園之西先生卽以葬其親焉親之旁先生之生壙存焉其餘隙地百弓有餘廣作布施陰陽無拘一切姻婭族里之黨坊者梓人之徒緇流黃冠之屬餘須屈養之奴苟恆幹之無歸許悉掩夫黃壚推墦祭之餘恩焚紙錢以紛如如山包峯如海納湖他日夜臺莫不感激而奔趨此又古人園墓之所有園林故事之所無也爲之歌曰君子入息澤當爲德動而能說人物無違我施隨物物自從我因心作則無可不可又歌曰人間何處無蓬萊但憑匠精神開倉山一坏清淨土有幸得逢君子來已爲風月築奧府更爲造物營化臺展孝行仁兼作澤骼之時義大矣哉

感知賦

顧敘愷

余以乾隆戊戌歲遊池州時貴池令林君夢鯉修西廟落成余代爲文以紀越十二年袁簡齋先生來吳門索余舊作余因錄之以貿於先生先生驚且笑曰爲子此文使我十年懷疑今一日冰釋余請其故曰吾嘗西廟遊目子此文異之疑是六朝高手余弟春圃方秉臬於皖俾命工搨其碑且使物色作文之人久未得也子曷不早示我噫斯文實余作而先生不知先生見其文因求其人而余亦不知余文不足道而先生愛才之深不啻飢渴之於食飲雖異世聞之猶踊躍欣慕矧與先生並世獲親炙於先生者乎又身受之知余者乎爲感知一首其詞曰

吾聞之馬長鳴於昆樂兮劍韜躍於張雷人生亦有知己兮紛感激而爲才每展卷而慕古之人兮情眷眷而均懷衷吾生之不相及兮涕潸下如瓊瑰荷先生之盼睞兮尋拂拭於塵埃謂其文之近古兮指任沈以爲儔誠不自知其鄙陋兮庶成章之就裁曩余出行遊兮遭旅食於秋浦仰昭明之遺跡兮文采無絕於終古集高齋於萃彥兮簪纓葆於龍虎嗟予生之已晚兮曾不得與彼而爲伍值棟宇之方新兮紀

歲月於廊廡既寶文以爲活兮類代庖之越俎頻濡翰而攬兩兮奚碌碌之足數乃先生之來遊兮遂刮目於一覩登門二十載兮忽覯面而如新置斯文於懷袖兮十年歎想乎其人先生好士有若此兮與世猶或感慕而歎欣矧同時而接膝兮又獲之於余身心喜極而忘寐兮夜轉輾而達晨中懷悠然而欲吐兮聊宣之於斯文

昭明太子碑文

林夢鯉（顧敬恒代）

夫人能煦物者必貞金石之壽文足行遠者不絕椒蘭之芳故有前星淪曜乃并照於古今少海週瀾或均潤於幽顯風徽尙存降監不遠俎豆尸祝其何間然貴池縣西廟者故梁太子祠也秩祀於唐錫號於宋懿神之德昭乎簡文之序炳乎王筠之冊粤稽前史厥有明徵睹懷此都允著靈異聰明仁孝之美不介自孚水旱癘疫之災有禱必應亦已書之銀管勒以穹碑紀載班班非可贅已或謂神蚪齡未驗嘗璧無徵若使景命在躬行見蒼生蒙福不知大廈非一木所支鹹池非微管可救青絲白馬壽陽之敵騎紛來輦席邪巾西鄰之責言迭至晉安羅吞土之厄湘東遘推刃之災惟神則生榮死哀不與其難斯實吉人之獲佑非天道之無知矣或謂神降靈襄陽立儲建業高齊非石城之館原廟豈秀山之陵撫是方隅罕聞饗譯不知撫軍監國利賴實繁臨水登山傳志多闕訪舊聞於故老索陳蹟於廢墟橋陵弓劍葬軒帝之衣冠芒碭風雲睠高皇之魂魄乘空馭氣何所不之金碑翠綍仰止斯在不可謂神之無功其地弗福其人也或謂神揮扇返風饋糧賑之事多幽渺迹涉元虛不知白龍化去尙憶釣車大鳥歸來仍棲冢樹申生佩玦且通夢於新城子晉吹笙亦昇仙於緱嶺考諸往哲不少靈奇豈盡屬鄒衍之談天齊諧之誌怪乎廟之規模夙稱巨麗璇題納月金碣承雲曰文選樓存古蹟也有殿祀其先推孝思也閱有歲年漸亡舊觀丹青剝落粉壁陊昏崇垣就圮則甎甓零星雕甍欲傾則風日穿漏余職在守土愿然於心爰捐俸金以倡紳士並命僧巖達募之四境以庀檀施鳩工庀材縮版脊揭於乾隆戊戌春經始以己亥秋月訖功輪奐增美像設維新更拓前規創置舞榭歲時享祀婆娑樂神是役也輸金者暨至執事者凫趨藉英靈之庥膺順民庶之豫歡將比大梁舊國長懷公子之恩豈若吳興故堂特畏愼王之怒也哉既告厥成謹刊之石

隨園張燈序

閔益

蓋聞烏衣巷口爭傳王導之家紅板橋頭共認段侯之宅吳隱將茅籬作扉紀瞻以竹木爲園十字樓臺還須秉燭六朝松石可識延年擅佳麗於江山是才子冶遊之地占名區於龍虎乃詞人翰墨之場則有浙水名儒汝南太史本作蓬萊之客偶到人間曾爲鄴縣之仙竟留白下文光射斗堆火齊之千重健筆凌雲架珊瑚之七尺歸來陶令松菊猶存入蜀王維芙蓉依舊豈張良之辟穀從松子以遊仙宛潘岳之閒居捧板輿而御母開別業於雞鳴埭畔江魚與園筍交供接層樹於牛首山巔黛色與春暉並麗惟八月二十二日乃太母章太夫人之壽辰也時則枸杞湯濃茱萸酒馥綺疏紺碧薄雲影而羅輕梧井竹窗碎霞光而錦爛青女進元霜之味紅霞奏白雪之歌正兕酌而稱觥俄烟凝而山紫日之夕矣夜如何其主人乃捲綉幙張華燈玉宇瓊樓即是廣寒之府金鉤銀蒜如開不夜之城展寶鏡於菱花還疑有路遡屏風於雲母別是一天爾乃星躔高懸軒窗密緻桃笙薤簟斜霏荀令之香貂扇象籠半映萊衣之綵遂參差之寶樹旭日千林混高下之亭臺垂虹萬丈龍能含燭神仙之貝闕皆明蚌亦乘珠秋水之鯨波更媚蓮池風細葉欲浮香桂子秋高花皆增色星橋駕處好偷王母之桃火樹生時合得安期之棗不比歲時荊楚空羨元宵燈鬧秦淮漫誇五日笑嫦娥此夜月影羞明想太乙今朝藜光斂耀水晶宮裏慣住雲車姑射山中時逢仙子眞所謂絳都碧落天上人間者也於是鳳起蛟騰致白雲之遠客毗騶麟脯延朱履之嘉賓清談則雅近劉惔綺語則才高宋玉揮毫劈錦心並生花投轄開樽壽眞有域紛敷花萼共添海屋之籌繚繞烟雲各撥江天之藻益學總覲晉志切登門早識荊州恭逢盛會樂叢葵於元氣導以微明仰晁月之餘光慚茲熠火試譜觀燈之曲用當介壽之詞

隨園夫子七十壽序

梅沖

隨園夫子之慶七十也日先上巳曲水流獻壽之觴節後花朝秋千作飛仙之樂八公十叟羣趨壽鍾之堂絳樹青琴賡唱小紅之曲沖以固陋得與榮華觀紫絲步障盈盈縹碧之箋聽青瑣銀屏一一麥邱之祝惟松柏之有壽孰桃李而無言恭惟夫子年同白傅香山之行樂偏多筆比堯夫洛下之耆英最逸二十科翰林前輩一百卷傳世文章待詔金馬同舉者海內何人古殿靈光獨存者江浙一老其瞻童顏鶴髮此時伏勝年高愈想編貝懸珠當日東方齒少龍劍欲出牛斗先騰神鯉將登風雷合助書生揖中朝元老王公皆與疑年弱冠職當世名流海內爲之屬目穿楊連試題名雁塔之碑拾芥遽登獨步瀛洲之水撤金蓮而歸娶少婦歡傳披宮錦以還鄉高堂含笑蓋李長源之北軍供帳白用晦之翟茀迎風固當日事也然而必登內翰所以成文士之榮久居蓬山猶未愜蒼生之望故木天玉府已足表其才華而黃綬銅章更思試其利器公乃折芙蓉而下北闕騎鸞鶴以至江南歛雕龍之技以操刀用補袞之才而製錦洒霑端之雨枯樹皆春飛筆下之霜神蝗自去鞭絲以決疑獄拔韭以服强宗西門豹入不能欺費文偉事皆立決或撤唐邕之籍替藩吏唱名或枕莊斐之薪爲諸生炙硯察茅簷之隱則四面搴帷折神策之鋒則一軍釋甲用法而得法外之意觀過而知過中之仁斯時尹文端公兩督江南高懸冰鑑自晉章奏爲牧秦郵十雄報最薦言非百里之才三異交稱滿耳頌子賢之佛此豈特任延倅滿其欣循吏少年黃霸官遷爭看高車一丈而已哉而公忽舉頭天外收帆順風聽曲未終搖鞭竟去至人無夢邯鄲到枕而亟醒吾生有涯庖丁提刀而大悟蓋以毛義捧檄非欲榮身潘岳種花祇爲色養辭大府之挽駕道小人之有親牛刀微試割肉已見陳平小鮮善烹膾鱠何如張翰恰喜孔僖臨晉官可爲家盧趙壽昌園堪作宅一邱一壑有淮南招隱之山半郭半郊是洛涘閒居之地北窗高臥償數年聽鼓之身濯足清流慰前日趨蹌之膝對高堂嘲笑何如長吏戲風舞稚子斑衣可勝循參孝善早辭炎海仍作陔蘭背草之身世有箕山益彰舜日堯天之大斯則麟遊郊藪來共驚疑鳳舉塵寰去尤莫測者矣然而軒冕桎梏固足累生泉石膏盲亦嫌矯俗彼夫漢陰抱甕富渚把竿仲蔚蓬蒿廣文苜蓿高致有餘人情太遠雖行潔志潔自矜無患以無爭實涵德鮮能不足利人而利己公則活民餘潤并活其身華國有文更華其室入竹萬个栽松百枝芙蓉錦城梅花雪海長欄複道逞妙手之空靈燠館涼房極文心之曲折頗黎代紙上清之世界常明寶鏡當楣月窟之樓臺競幻桃源誤入个个迷津瑞室初探時時却步中則奇珍錯列古玉摩挲金貌焚荀令之香龍鬚捲陳蕃之榻周秦孟鼎兗奧錢刀集古錄遜其精詳眞林閣讓其美備嫏嬛祕笈人間未見之書岣嶁穹碑隸釋所無之字遇此身之精氣化爲珍寶萬端列滿室之琳琅養此靈巒一點每於春餘夏始雲靜日暄時鳥變聲林木交蔭太夫人板輿閑御鳩杖自攜石徑崎嶇得扶持以攜到迴廊婉轉隨徙倚而俱安萱草爲軒並坐而仙成絲蘿朱華冒水盪舟而姬唱采蓮既即景以怡情更推愛以養志陸機兄弟韓康舅甥楊惲外孫鮑昭弱妹同炊共宅推食解衣含飴與摩頂未終蠟鳳與拋埒迭戲或笙清簧暖絲竹生園苑之春或火樹銀花山水煥蟾宮之采太夫人顧而樂之不覺其優游三十年也拜養堂色笑之前毋以子貴瞻白雲孤飛之下身與親隨一宦而一隱山中日月俱忘六旬至九旬膝下年華亦老方幸光陰逝水身不離乎侍親不知歸隱幾時日已多於未仕所以摩研編削之餘莫非孝養而承歡之暇惟有著書當夫簾捲碧雲窗橫殘雪先生俯仰一室匯萃三才揮墨淋漓游心杳渺懸千秋於腕下攝萬象於筆端眼光貫燭六經肆隙全開意慾晨飛百氏精英並落華言風語逸藻奇芬任他雷電奔馳不管鬼神欲泣大丁叱退熠火頓消天女下臨孤月新映則爲禪參無上之乘詩談三昧之宗釋迦微笑而意言俱忘神獅一聲而萬馬皆喑惟兼眾長於各體隨地而施斯運匠巧於寸心任天而動質之百世問並立者幾人藏之名山知必傳之歷劫也人但知詩書爲糟粕而不知糟粕即所

以爲精華富貴爲浮雲而不知浮雲亦未嘗非經濟公以不囿古人者集古人之長即以不同今人者享今人之樂春脈既永碁亮尤佳所少者商瞿之兒而天爲之補所愛者元方之弟而帝加之恩赤子英英已看上學黃堂奕奕佇待膺書大雅扶輪海內奉金針之度羣英立雪青雲多玉筍之班但見雛還汝南之車騎雍容河洛之衣冠來者無拒三儒五墨之家坐即傾談稷下淹中之學孟嘗客我劍鋏生輝得御李君譬裾動色元亭問字生徒多酒饌之攜皇甫製碑章句需絹縑之數一言之發如讀異書半七之資必羅精饌東山攜妓金谷吹簫丁鶴能歌鄭牛識字人謂通賓贊羣乃賢者之幽懷我道探景占星是乘夷之同好更奇者朱雲不服醫藥而身益堅强呂才痛斥陰陽而事皆逢吉數年來逸情飄起老興雲飛禹穴探書天台作賦秋高雁蕩瀑響匡廬黃海之巉巖武夷之窈窕衡山之雄偉羅浮之離奇靡不策杖登臨揮毫宣寫一方未到邱壑懷慚數字品題江山改色探東南二萬餘里勝遊之地補桂林五十年前未盡之奇足力不息三年詩集增高一尺昔甄逕號稱山賊張筠名作地仙不是過矣而且海外蠻知張籍世人冒認陽休征棹乍移太史奏眞人東去行旌所指關尹候紫氣西來或紳士夸張道大父曾同闈讀或茅蓬問話聽兒童高唱興歌或持名紙而相驚訝古賢之尚在或奪行李而竟去邀仙駕之降臨湖海風人私淑不少封疆大吏後塵居多到則擁彗郊迎去則牽衣餞望豈非李邕都下爭覩哲匠之容朱穆冀州競寫丹青之貌哉公乃挼之而止不吝不驕時然後言知今知古谷子雲之筆札字字傳抄王丞相之周旋人人意滿千言獻賦必把卷長吟一字未安爲拈鬚屢改昔人所謂心波湛漢情岳干天者其斯之謂與至於沖之於夫子也附青雲之驥尾一介何知受大匠之鈞陶三隅未反初陟龍門便喚瑤灑同宴時親馬帳遂許絲竹傳經子張從遊最晚汲引在數月之間成連不見生悲契闊又一年之久旦苗不秀敢說青藍小草向榮幸沾時雨見和鳴之鸞鳳亦效鶴唳猿吟聽巨響於鈞天乃作匏宣瓦奏洪鐘蠡扣海屋籌添孔雀屏開彩勝西王壽鳥萬蒲花好贈從南極老人（時粵中帶歸二物）但願詩如春日以加長人似倉山之永在上界歲星縱嬉遊而忘老鄧林凡羽託蔭庇而知年時時受月斧之裁我爲仙桂歲歲皷鉅綮之重公是顯山

送簡齋太史改官江南序　　胡天游

雖其得審其用古於人則然士之殊者十一而拔予之官使衆咸喜不使徒可惜故無幸不幸焉取之若以爲慣得之若以爲至精用之若以爲至是其將愈於古也服而進之然惟其惡賊而退之然惟其惡貝玉以齒之礫石以使之吾烏知其所以云耶往者之歲天下以宏詞薦幾二百人簡齋袁侯與舉於其中年最少才最異自粵西使府隨牒來至名起公卿間落落大滿同歲生咸服比於終童侯年始十二千有司能試諸經甚悉因爲秀才自其鄉萬里以游於蒼梧桂林其所望涉江漢彭蠡洞庭湘灘之波衡山之奇九疑之陰深詩歌慷慨能與其地相詭俶其所弔荊秦之戰郢之故都屈原春申賈生英皋之林舜之所藏能奇感曠發其來京師也問以時之當務能議論問人黑白好醜能辨闡有賢者尚節慷慨者裕於文不涸溺於俗者能樂道余嘗以爲士於今而視若侯者雖古之世猶將進焉無疑焉其於官尤惟翰林宜既成進士選庶常三年以試翻譯勿辦外出爲令丞相不能留無所於留凡好侯者嗟咨其去率載酒在邸爲之餞以尉其行今夫練古今嫻文章問則有對用則有業嘗登玉堂滋爲光榮授而試之不以其物其出也不以其才使侯明於計習乎事徒如象胥舌人即稱能譽還亦奚得於侯矣哉一日具行李出國門而南侯能釋然以行獨其送者居者與聞焉者齊其喟不約其口以其惜其去然則使侯留於其官其爲喜者殆可知也夫袁侯之爲人如此衆之於侯如此其喜與惜如此然而終不能以無去何耶

因任一篇送子才之江南　　杭世駿

德堪乎世者不知省劇美惡悉其力爲之弗敢釋也時是者較難於雖易斟酌乎清濁迫之而後起陳掾其間而不知止其殆近道而未始有與耶道有因有任道無因無任無卑濼無煩辱無瞋目搤腕無忌爲咨嗟孰推之孰移之變化流轉日百出而未有止有見於進必無見於退有見於榮必無見於辱純純常常處乎不淫之域吾未有遇也嶔岑之巖有美才或斤而爲梁欐或削而爲符鑠或弦而爲琴瑟青黃斷爛焚如棄如而木不怨者物乎物物乎所不物有幸之者耶袁子始求仕休問被乎嚴廊已而黜爲吏邪之人以爲大慼袁子飭車駢馬彷徉乎中逵掔其累齧然而笑子杭子曰袁子其幾於道者歟道以因爲生以任爲化蟬衣陵舄有形也尻輪神馬無形也以有形隨無形圜如轉宛僚之丸天且不得宰而況人乎袁子食芻豢被綺縠車騎閒雅過覩其鄙縣亭父負弩里魁前騶環一市而聞者莫不齘氣屏足莫敢喘息子方郵乎湫乎而不知其適之奚俄而聱筆磬折擊拳鞠腯勞日夕而不得休則施施焉而躁遽遽焉而覺而袁子不病故曰和其天倪不逐於因應是之謂入乎機出乎機

寄隨園主人書　　（裕親王世子）思元主人

久仰鴻才心如飢渴只以關河修阻未獲一晤芝顏而寤寐縈懷悵不時親雅範近得捧讀著作洵金聲玉振蘇海韓潮不勝拜服竊惟先生文采風流士林重望德輝煥星月之光藻思啟江山之秀騷壇獨步當代一人著作如雲永傳千載而況優游杖履仙居於花柳名園矍鑠精神天錫以期頤壽考瑞久欲識韓無由可達今聞蒲友與先生師弟之誼甚篤故不揣冒昧以爲先容錄舊稿數篇寄求雅正固知雕蟲小技布鼓雷門然得質之高明始快神交之念幸所作詩賦莫不出自心裁雖一字一聯實無假於代倩倘蒙不棄肯加郢削使得附於所刻同人集詩話等書之列則瑞幸因先生而傳一經品題便成佳士誠平生之大願也尚乞一序以榮之借光多矣外寄珊瑚手串一掛當佩漢玉拱璧一件家製荷包一雙戔戔芹敬遐寄座前稍申曝意

上簡齋先生書　　（禮親王世子）檀樽主人

前寄呈紅豆詞四本係綴詠小言不足當大雅一顧乃謬加獎借評許過優比下里於陽春凝凡音於仙

曲此先生誘啟後學之心轉益增弄斧班門之愧樵于先生夙深企慕曾於去秋八月中錄拙詩若干首託尤君貫夫郵達文壇想魚雁浮沉未登記室茲緣吳太史回籍之便再寫古今體共四十八篇上塵青覽伏祈不惜丹黃俯爲削政如或刪存一二即希弁敘篇端俾數年鉛槧之勞不致爲覆瓿之棄他日知有先生實不知有樵也附驥之榮皆先生之賜矣讀四六諸作固已宮商應節擲地金聲直乃上追庾徐下掃燕許餘子碌碌不足多也但祇見一斑未窺全豹望先生以詩文全集彙寄來都得以庋在案頭奉爲矜式尤幸之幸者也附上五古一首用述鄙懷迢遞雲山末由把晤臨風翹溯書不盡言

謝簡齋先生序拙詩啟　　檀樽主人

竊以讀書稽古文章關性命之微聲應氣求交契在形骸之外故玉川著作每致欵於孫樵劉勰成書亦見稱於沈約（樵）稚齒受書髫齡就傅使欽叔度久慕昌黎奈雲山綿邈未通銀漢之槎江水迢遙雖放剡溪之棹雖秣陵明月共此清光而薊北新霜空勞夜夢因前者穉芝太史白門客舍素識荊州閬苑人歸定辱彭澤爰修箋素稍表渴思並獻蕪詞乞子將之月旦更求餘論加皇甫之序言心共雲飛首常翹望不料魚書遠寄芳訊未通桃李雖投瓊琚靳報豈漁郎再至而桃源渺隔人間或泚筆半途而錦鯉浮沉江上每懷疑而莫釋正引領以忘勞頃接來函方知穉芝太史因讀禮返轅車之駕致投書阻浮沉之嗟往來千里渺秋水以空旋迢隔三年遇春風而始達啟緘快覩心駭神驚謬承獎借之殷重以鴻篇之賜自慙敗鼓竟振響於雷門幸遇工師肯刻雕乎朽木琳瑯遠貫華袞同榮謹賦俳詞用申謝悃此日文傳徐庾先生弁首之光他年序重鄒枚庶免覆瓿之誚

答隨園先生書　　和琳

夙聞先生曠世奇才　聖朝高士學問淵源迥殊尋常風流蘊藉其換人仙侶何芳型於既久親雅範以無出故逢知己徹道傾心蠱者濟上一章妄學塗雅不意李香林遂塵尊聽昨年西招二律謬忠附驥用

洗琛補山疇達文几正如王愷閒石崇侈誇珊瑚必遭鐵如意擊碎乃崇華輸遠來新詩裁答稱揚過當明許雖殷韞拜昌言慚汗交下僕幼乏師傅長稀友益雖嘗與古爲徒究竟一無所得然以管窺豹竊謂生人當如龍虎變幻莫測宋儒之爲道拘猶士大夫之爲位拘也讀先生著作想見先生爲人此僕之未曾謀面而願立雪者耳當今　聖天子八旬有四精神逾於少年宰臣如阿廣廷嵇尚佐亦俱康彊矍鑠運會爲陽壽世者原不分在廷在野先生扶大雅於東南斯文未喪故知年方未艾而有大不盡文星之句倘得覓移兩江於梅花香裏撰杖履於皋比之前幸甚遙寒秋霜倉山雲樹萬里神馳伏惟珍重不宣

與隨園先生書

茹綸常

常於先生雖傾慕有年然半面未識一介未通遽爾冒昧通書兼以拙集求教是猶餳簫鞞鼓邀倫夔之聰里嫗村姑企施嬙之盼其不以之覆瓿亦卽束之高閣漫不省視而已是以寄書之後頗用自悔詎意遠賜報函過蒙獎許闕和自壽佳作常之譾劣何以得此於先生哉獲馬見顧於孫陽散木不遺於匠伯此雖孫陽匠伯之或誤而駑馬散木未嘗不竊自幸也常自幼性耽吟詠曾讀書於合河孫氏家塾文定公昆季婦翁龔氏也每垂青睞謂將來必爲晉省詩人常至今深愧其言詎意弱冠以來連遭三喪丁家難籌起遂棄帖括入貲爲郎囊橐漸傾致身無術廢然而返息影蓬門前後兩游河北三抵都門貴遊英雋尚不乏人或神交而獲見其著作或親炙而得聆其言論求其灼然使常傾心奉爲師資如先生者實指不能一二屈也倘早於十年前得讀先生之集尚可買舟南下執贄門牆以求教益迄今犬馬之齒雖僅六旬有二而精力衰憊卽隣封接壤百里以內皆裹錢揭足矧能勝舟車水陸數千里之遙哉常每恨生長僻壤切劘無人使得逢　國初耆宿如竹垞阮亭初白諸先生相與追逐當必稍有可觀乃令當吾世而僅得先生一人而又於意中失之則常之不能抵於大成其亦命矣夫然靈光巋然於遲暮之年得覩著作獲通音問嗣後倘更蒙賜教則又不幸中之幸也自壽詩勉和八首氣折大巫自不能佳第聊摛不盡則有之實無溢語也先生交滿天下和者自必盈卷他日能寄我一觀否

答隨園先生書

袁穀芳

金陵人來得先生覆札以鄙序爲過情不欲附諸末簡令來者訕誚謙德彌光益使（穀芳）揣慄不已（芳）入微序劣本無足存先生乃許以文筆道古獨非過情耶至其所以作是序者命意立言都出於相愛之誠欲先生豪無瑕玷耳先生弱冠筮仕文章吏治之名震宇內然耳所聞未免卜氏小德出入之譏凡老生腐儒皆以先生爲口實卽僕識先生二十年究不能揭先生之行誼執途人而一一告之也前年呼鉛山蔣心餘編修於近來名公中雅敬先生然亦僅品爲六朝小人維時僕亦以爲當及甲午秋來金陵重謁先生於小倉山房相與往復者半月覺議論卓犖有刊盡鉛華獨存眞實之意進讀新刻大集凡碑誌序記諸文其大者皆有關於國家用舍是非之實小者亦讀書窮理心得之言無苟作者不覺推案而起曰文王既殁文不在茲乎使果如向者老生腐儒所疑於先生者而豈能言之有物如此於是嘆蔣君擬以六朝人者亦不足以知先生晚年涵養之功與知人論世之學也因退自思念天下之知先生者不過曰才子而已其甚知者不過曰文人而已乃若先生當重文之世抱有用之才而壯歲陳情依依子舍東山高臥抗懷古人上不借聲援於公卿下不受標榜於門弟子事親以誠交友以信和而不流湼而不緇此非身在金陵親及先生之門熟悉其立心行事之大端而不爲老生腐儒之說所搖惑者幾何不因耳食之徒而并疑其立言也耶僕自二十年來本未敢致疑於先生今則不惟不疑之且深信之且欲與天下能讀先生文者共信之此序之所爲難已於言也而先生乃以理學之云爲不敢當夫文以載道古今有不根於理不醇於學而尙可謂之文乎先生惟不假理學之名而深得理學之實此其所以爲眞理學也昔晉江王道思序荊川集直儕唐於季札子游之列不可謂不考然而荊川不以爲慚道思不以爲諂至今日亦未有以慚且諂爲兩人議者則以文人相輕自古已然而兩人相推重至於如此亦友誼之僅見者先生文集昉荊川已大過之而鄙作實萬萬不逮晉江固未得援王唐之例過而存之則先生非不敢當也乃所以寵僕而欲爲僕藏拙於天下也然而小子向慕之私則自此益深矣入還乞將所刊大刻古文并四六文兩種見惠俾客窗細讀略有領會再另作一跋附後

與隨園先生書

何道生

江南典試願公旋京飽知道履勝常足慰遠懷生碌碌軟紅區區守黑既不能高談建瓴奮起功名復不能大肆胸懷發揮柔翰硯田蕪穢塵務頹勞雖復術窮句股祇竹頭木屑之謀何如樂在曲肱遂飯疏水飲之願心如廢井功似爲山聽沒世其無聞懼盛年之易逝興言及此何以爲懷伏惟先生太邱道廣眷殿名高爲一代之宗工引四方之後彥入拙元晏序肯假夫三都集耆詩緗世共珍之什襲星雲亂縹帙覩堯天宮徵疊句如聞舜樂由是古著者叢錄饗響者舉彈羣究異北都絲伯樂之陽秋名著汝南恐驚子將之月旦生雖江山隔面莫由化拂春風先生則筆札寫心屢荷愛承冬日恩深挾纊何須縞紵之通報缺投桃殊愧瓊瑤之好然猶扇遺紈素長歌寫以蠅頭版刻麻沙續話登之驥尾音眞過望矢用輸誠惟是得隴望蜀人情每無止足之時引玉拋磚文字竟有斜繆之業生近者排比少作編纂近詩約三百篇分四五卷略同敝帚輒欲享以千金持比太倉眞覺渺乎一粟他年覆瓿原無不熄之螢光此日登盤究未忍弃斯雞肋伏望先生鑒此餘痴加之策勵冠簡端以數語不惜齒牙則佩實誼於千秋永銘肺腑矣

與隨園先生書

李春翰

停棹西湖未見襄陽之騎旋車東灣重勞冬徑之書曾覆數行兼酬一律諒已久達典籤矣五月間由小兒處寄至琅華惓惓惠問旣貽九子之墨勗以吟詩復頒五色之箋供其試筆而且同人續集采錄蕪詞感佩高情益增愧汗秖以邊防豫境日夕奔馳悵報命之猶稽荷好音之復賁桂輪初滿駟乾車來抑何

鑿愛之有加無已也敬稔先生精神矍鑠遊屐宵佳辭衣履陟天台笑劉阮歸來之譏策杖頻登越嶺攀歌梅逸興之高小兒幸守名邦得攀耆俊授餐捧杖本當修弟子之儀贈句題聯乃轉荷先生之譽且感且作以頌以欣承示唱和諸篇焚香盥誦仰見鳳凰之草原四海所共瞻景星慶雲羣三台而作合未嘗謀面彌見同心想隨園詩話中又添佳話矣勉遵台命敬跋里言不足當大方一哂也弟新勞河淺幸水士之平寧輓糈風塵愧心思之鈍拙高賢在望攝瞻靡由尺素摛忱依馳無似

寄隨園先生書

孫士毅

自辛亥杪秋入蜀駐劄魚通者九閱月旋促以督軍儲遂賦出塞由察木多直至西藏中間往來數次計程不下萬幾千里方諸徵之奉使蜀地介子作監樓蘭核其道里竊謂過之每當雪嶺鋒削湍如沙崩馬牛俱蹶踢不前輒以古人魂驚板橋穿足側石子滑之句舉似危境猶十不得一也今春西招旋舍接奉手書並讀佳作俱係上年春閒所發音素遙傳閱歲始得入手益以嘆嗣後遇合之難矣先生七六之危已獲解脫此後春秋非可深度比來山居頤養更徵沖粹且頌且企除夕告存詩悉瑤函制軍在藏日曾有和章福公相和大司空何望鴻聲並有投贈之作謹與拙和一併呈正（毅）在蜀兩年僅得詩二百餘首聊以紀行旅詠殊俗而已勞者之歌不足爲大雅告也今年五月自藏東旋秋仲始抵成都銷核軍需爲具眉目近又恪奉　綸命以福中堂須俟正月鑑寫土司後再行赴川令（毅）署督篆既衰且病擔此重肩還京尚不可期正未知首邱在何日耳手肅寄詢起居冗次未及一一

上隨園先生書

陳用光

聞之太史公有言曰修身者智之符也立名者行之極也人肖天地而生固不能頑然無所爲以與世昧沒而智苟無所役則名亦無所成至於文章之業則其用智爲尤勞而其成名亦更大自六經沒於秦更漢唐而宋儒出說者尊之以爲得聖人不傳之緒然歷數百載而唐宋諸賢之以詩文名家者亦傑然

與之俱傳於不朽然則文章雖一技而及其行成名立固足以彰修身之智而其去聖也不遠今世鮮宋儒之學其以詩古文雄視一代者先生其人也以用光之欸啟寡聞幸得謁見顏色聽末座之緒論旣私自喜且以誇諸人雖昔人之仰望於李元禮元魯山不是過也不自知陋妄以所爲詩屢瀆左右鼓銛刀於干莫之側持寒女之匹素以程巧於七襄之機不知者哂其陋知之者且哀其愚也而先生念自立之難察孤進之苦欲翼彼弱羽橫絕霄漢澤彼旱苗盼待堅碩不忤再三之瀆不絕過分之請誘誨譬至有加無已示之以學詩之要申之以雜佩之投用光以淺才而遭隆遇渥誠而荷厚報旣色然以喜復適然以驚感泣涕泗不能自已瀝腦刳心豈足言謝夫聚散時也賢不肖才也兩者不相謀而其間隱隱然有若相待者設籍湜輩不遇昌黎子瞻子由不遇歐陽公則後來進詣之深淺聲聞之顯晦固未可知也用光幸而得見先生又幸而先生教誨之如此其至方冀長侍先生之側有以勉而進之不意以大母之喪匆匆遽去他日執杖履聽誨言不知何時以用光之私心悵悵而先生亦憫然難以爲懷在用光爲慕賢在先生爲愛士慕賢者出於一時之誠雖後日之成立未可必而人猶得取其初意以相諒若愛士而苟非其人則反有不知人之誚是用光不惟無以報先生而或且以是累先生雖先生欲得其人而與之之心初不計及於此而用光則懼於後之或有然而所以自勵者益勉乎其不敢自負是先生以愛之者勵之雖用光今不及侍先生而他日苟有所成立論其所自固由見先生來也而先生之教思無窮身受者旁觀者其感固何如耶前兩書牽率寄上格格不盡所懷今又念當遠去輒敢再白其所以然惟先生鑒而察之

寄簡齋前輩書　　平聖臺

拜賜大集後空山風雪中篝燈雒誦每至夜分遇得意處拍案狂叫宿鳥驚飛向在成太守處借讀碑誌列傳數卷匆匆索還略觀大意譬猶嘉肴美胾雜陳傳舍餐食之時雖知其美而味固不全領一日陳諸

閒燕觴俎遊進安意肆志而啖之然後歎易牙之技非豆粥藜藿徒侈豪舉者所可幾及矣集中碑版之文抗行遷固已駸駸乎比見序記雜文及酬答書問益見前輩心術之正持議之平骨月朋友間至情悱惻無一毫矜詡傲睨之意而規大吏論政治得失尤見幹濟之才世無其比什不施一爲可惜也至規規焉以爲某篇是韓某篇是柳謂宜登四庫而壽名山此猶書生之見非能知閣下之心者矣臺出京後久已廢書不觀比逃虛空日更無俚偶閱方冊板行之詩若文未嘗有當意者惟讀前輩大集不覺從魂夢中帖然屈服豈敢覥顏謬附知己聊陳所見亦不負閣下之賜而已來教欲補雲齋雲龍之遊未知何時命駕竊謂淮徐間大吏騶輿不絕於道黃流泥泥無多風味不如三吳幽靚故鄉櫻筍尚可消受閣下詳審之以爲何如

寄簡齋先生書　　彭紹升

汪君歸得借觀大集頫首歎服近世諸家碑誌之文大率取子孫所述點綴字句比次成篇縱有巨人長德豐功偉伐不幸子孫不能詳而執筆者又眇覩記徒具大體貌衣冠而已執事以金馬雄才生逢盛治周旋於名公卿大夫間者垂四十年含吮其性情摹繪其聲欬陶鎔其事業而大奮乎文章其得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蓄之也久故其發之也昌執事卽不爲史而數十年間中朝遺獻非執事之文弗傳卽以是爲執事之私史可也至其敘述之工擬之唐人不敢遽以昌黎相推要豈在杜牧之下其它議論文章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推倒豪傑開拓心胸如陳同甫所述信無媿焉紹升求師友於天下有年矣於並世諸老以文名者雖其所作罕能厭乎吾願望之私乃今得見償於執事不勝快慰謹爲書以道其誠

奉簡齋先生書　　馬俊良等

俊良等之獲交於先生也有天幸焉先生以騎省之年便賦閒居奉太夫人板輿於隨園中金陵固佳麗地又先生宦游鄉樂其山水之勝而其人民亦爭願先生之來於斯也大江南北之過其地者無不載酒而問字焉然先生不樂遠游以故仰山斗而不得一見者世不少其人歲壬寅先生始有天台之行探攬仙都及鴈宕癸卯游黃山鉛山蔣心餘先生郵寄小倉山房未刻稿二十八九兩卷則先生游天台黃山諸作也與令弟信安香亭太守詩有峯雲忽作嶺南思半爲荆花半荔支句私喜先生至廣州或便道得望見顏色以大慰生平所願而先生果以十月至桂林至則先訪棲霞獨秀諸名勝蓋先生於乾隆丙辰曾游粵西在金中丞德山公署作銅鼓賦中丞爲之擊節亟修薦表以先生應鴻博科先生感知遇之始於此也故重游焉於是距銅鼓之賦五十年矣先生精神矍鑠登臨不倦六十九人如四五十者同人以詩本實先生先生爲點定各厭其意以去尊酒論文或作一解頤語輒距躍三百以佐先生歡而先生亦以爲東諸侯無此樂也顧念別隨園久歲且暮乃由灕江泝湘水將登衡嶽而歸同人送至訾家洲黯然以別先生從湘源寄詩二章聚散之感不堪卒讀同人各爲次和先生竝錄示游桂林詩一十三首齒宿意新名山爲之生色又訪草鐵髯鉢園故址賦詩志感南薰亭有老衲恆遠能談金中丞往事先生喜贈之以詩如王文度之重見竺道人也於戲先生以中丞一薦感知己於五十年後不遠六千里外跋涉以至見青山如故人且使鐵髯恆遠附以不朽而俊良等數十年積思而不得見者一旦親聲欬道平生先生又人各選詩數首歸來入今雨集將不忍其湮沒因書以謝先生一爲桂林山水幸一爲緣山水以獲交於先生者幸他日倘過隨園不爲生客與先生杖履追陪一如在桂林時不尤厚幸也哉

寄簡齋先生書　　梅沖

折柳於石城橋畔二月別杖履之春落梅於大庾嶺頭五月怨關山之笛芳草引路春水送舟觸篊本許並行回也蹤乎其後想見帆飛山轉棹止花迎祖饗江空杯影峯碧川雲嶺月得共遨遊汀鳥淵魚編聆吟詠不覺思追隨之樂深傷離闊之緒淺也拜別以後多不自得路偎悵其何之心鬱鬱而誰語每念臨歧諷誨手賜詩編儼新火之特傳賴舟航而永濟近已重加鈔集特致饋研聲共管弦而鄙暱所謂樂聽

味同膾炙而彭鏗之觴爭傳所恨多好適以無成非博不能反約欲濟無涓歎茫乎如於巨海永矢不負惟仰止於太山數月來論著無成誦讀有暇螢編明小疎簾影長多慚劉氏書淫頗有征南左癖嘗夫燕泥黯落柳花驚飛離思忽攪遠念時結指屈夫匡廬彭蠡魂飛於嶺色灘聲流水之調一彈碧雲之思千里良辰偶撰新月初更指遠空而看偏反之花念丰入而問平安之竹陶潛三徑門設常關顧氏辟疆客來直入則見白雲依山落英在礀尋平昔論詩之座訪先生得意之花根小子久不知所裁論宣文幸有時得見或逢康伯備致咨詢每過阿戎令人忘去又覺詩境別開而勝遊難記也茲者五嶺三湘之地珊瑚珠玉之鄉奏常棣之歌刻花萼之集一燈共讀他年約風雨連牀五馬同遊今日夢池塘春草雲仙風骨維浮固有夙緣先哲文章南海恰尋故轍此又非安期幻跡得並蹤儀蘇子窮愁可爲唱和者矣沖嘗生無計度日有書身與一字等貧志在多文爲官梯守適宜我分敢謂儒冠誤轉不知所之雖投筆當日河梁揮手江上驪歌方謂楊柳煙青行止離贈分此日木棉風暖師弟將重會異鄉庶幾知附末光進邀微遇而今則荔枝已熟竟不可嘗橘柚相期何能自必欣先生於海上但有鼓琴撫壯志於中宵空爲起舞春風萬里停雲半年傾夢鯉兮迢遞望五羊而杳杳遭鷗沆茫懷思而敢有言擬樹江雲結想而但成夢神馳臨穎不勝依依

寄隨園世兄書　　慶蘭

以十五年相別之久忽又天假之緣居然使弟南來意謂此番斷斷可圖良晤快慰何言迨抵白門過訪隨園而文從又探幽西子湖頭矣然而返始知海上神山舉頭近在雲際却要追尋又令人可望而不可遽卽合併之遲速蓋亦有定數如此耶月之十有九日旅寓正爾無聊忽奉到十二日賜書驚喜欲狂輒疑飛來天外循環展讀中有論及幾年浦口握別之事今生宿緣雖已成佳識而此頭公案大似石上三生正不可不趁此時煉五色之石以補離恨天也二十四日爲三兄誕辰不無數日酬應大約出月初旬

小倉書舍蔚藍天畔剪西牕之燭聯牀以語疇昔可聽似卻蛩然之足音矣主人亟掃逕以待

上隨園先生書

楊芳燦

芳前呈所作詩公不以爲不屑教誨賜以高論讀之瞿然伏念讀書以來未聞長者訓誨大君子披其狂瞽夫何素緣及此耶夫賁育聊勇也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惟文亦然誠得大力者提而出之則神志靈而才力强芳生十有七年矣少時讀書私竊不欲與常人同又喜爲詩取漢魏晉宋及李唐一代詩觀之以爲天地菁華洩於是矣而其中飛揚跋扈獨愛青蓮又謂青蓮詩自鮑謝出沿源流而摹擬之謬趨者又教之以前明何李北地之長竊自喜以爲彼學古者也彼學焉則我亦學焉於是摹倣不已流爲剽盜向非公警而覺之不知芒芒漠漠將何所底芳日處草野目不見宇宙間奇怪嶄絕之觀其淺劣固無足責倘有所得欲質之大人長者又輒望之而不得見則有同聲唱曰子曷不質之於隨園袁公乎芳聞之皇皇然驚且疑以爲此天人也相隔甚遠者也遠則雖親慮有孤悲無介之拒以故逡巡不前既又翻然悔曰凡人求益非勢所必不可通者而皆逡巡不決則孟子所謂自暴自棄也且天生古來常有之才易古來未有之才雖金鐵角革物雖美人不甚惜者世間常有之才故也至如純鈎湛盧之劍隨侯之珠夜光之璧則絕無而僅有大祕惜之間世一出人亦望氣愕眙不敢褻視公之才亦猶是也故發而爲文如開寶藏奇光四迸有才者尙汗流疾走幾至僵仆若芳等有望風披靡而已更何所望於公雖然泰岱恆華嶄巖極天綿亙數千里然草木土石鳥獸無不託體其間巨海長河奔放流轉而龍蝦畢集天下惟大者能容物公之才如此其大其能容物也可知此芳所以餘望未絕而尙有無窮之請益也古之感知己者必已有可知乃敢望人之知故皇甫東帶乃識潛夫李賀當髫齡之年韓公禮之彼皆超逸博辨之才也今以恇怯童昏而上求公知非不自量也恃公之大忘己之小故再呈樂府數篇

又

楊芳燦

叩別慈顏倏易星琯龍門天際翹首云勞遙稔復川路乖違積思成疾夫子福履康娛與時恬適棐圖枕史激流植援補氾勝之書和杲明之集寓賞物外索解元中遐懷起居欽羨何已芳燦以謭劣下材過蒙奇賞追隨杖屨動輒彌旬每當觴緒夕張華燈明樹竹露窩酒荷風入衣靜聆緒言仰酬高詠自謂此樂千載一時陳思桂苑之遊任昉蘭臺之聚無以過也何圖良會星乖遙訊雨絕遠游漂搖歧路於邑歷秦關隴坂之險從皁衣墨綬之役自獻歲首路暮春解鞍西抵流沙東窮洮水奉檄何喜折腰自慚加以才性坐陋遇事輒拙他心斂手躬躬俛眉航槳衝蹄既違其宜堂簑雨裘學適於用常恥以脂膏潤己不敢以琨瑒傲人內手捫心進退維谷文字結習猶尙纏綿然恐日遠日疎性靈坐汩濆汚一勺而易竭駑馬十駕而中疲尙冀時賜裁成曲加提策則首戴公恩更無涯涘

答隨園夫子書

陳宗鄖

孟秋中浣啟函緘封而神與俱馳轉瞬而節物忽改想彼寸草早違瑤堦對此陽春倍懷絳帳祇以江南多暖北地常寒烟冷而柳不藏鴉金蠶零落風高而鷹能敵日雲物蕭疎不獨白露蒼葭深秋水一方之慕恆以離羣索處作搔登千里之思擬尺素之頻通川無遊鯉寫丹誠而欲寄目斷征鴻徙倚崇朝彷徨終夜迺承夫子谷注不棄幽遐既賁琅函復頒文集謳歌騷賦據壯彩於篇章頌表箴銘逞英才於述作惟恨粗識之無莫知奧義雖邀講貫徒結疑團然而洋霞綺旭盲人亦知晴朗之堪嘉黃鐘大鏞聾者要覺鏗鏘之可聽誰謂瞽女慣夷光之巧笑裸民詡霧縠爲新華也哉獨是子無嚳父之文豈弟有稱師之義惟覺怵發而懽欣莫過神通而舞蹈難禁雖夫子之文當世有定論而小生之鑽仰好更無涯於是揣往常殷離懷愈結人非契闊安知常聚之難逢少若勤求詎悔老來之失學鄖向有童心失於交督嗣遣左右未獲領衿不與斯文甘心下走辱夫子殷殷指示歷歷稱揚不同春秋責備賢者行收封非許作通才身安寵而若驚馬加鞭而愈奮所幸小倉山畔竹報平安安樂窩中花名湖恐白髮未覺行地如仙長嘯短吟銜杯樂聖命以基而始固仁者宜然福以斂而愈增至人雖量濟慈雲入岫永辭燕北風沙或小草向陽來沐江南化雨則雖改春風之面猶須借噓拂以駐衰顏而與聞虎幄之談尤必藉聲光以開茅塞未將芹曝未免莊荒小具束脩用貢菟園茲呈哈密瓜八達杏二物戔戔曷貢念其來自遐方瑣瑣堪嗤乞鑒此中微悃

謝簡齋先生惠葛紗啟

陶渙悅

宿雨初晴溪光瀲灩藥風扇午夏日舒長擬過名園執疑經而問難忽來仙使賫細葛而遙頒竊聞爲絺爲綌毛詩著其辛勤典枲典絲周禮詳其職掌在古昔而非輕織成衣之不易先生忽以兩端見襲片札偕臨色同向日之葵輕比秋蟬之翼有似於木桃之投永以爲好也不敢辭長者之賜再拜而受之於是展冰紈而試體尺有所長倩女手以縫裳服之無斁以游以泳涼生暑退之天是曳是婁月白風清之夜得從秋士身未著而已覺其涼分到寒家衣雖輕而轉增其重榮逾黼黻寶甚鮫綃試看函丈挑來但見自他有耀從此門牆翹遠不憂之子無裳受過分之寵施未必瓊瑤足報將今生之永著庶幾覿面而藏

謝饋蘇糯和燭啟

梅沖

衡寒山遠欣臘意之方融迎歲梅新樂春風之早披示之美種因教學而厚與資啟其光華未用筆而先加潤拜登仁者之粟小人有親幸叨君子之恩一門俱耀堆盈盈之玉粒爍的的之朱華使貧家不試於晨昏饈公德明光於上下珍本傳於南海珠滿一筐貴即比於遺蘇花燃千炬禮固最尊其纇合賦應特著於繭成食不厭精正好奉養於異糧之歲望而未見何愁有求於幽室之中仰陳王八斗之才分李杜萬丈之燄於今臣朔不饑侏儒此夕匡衡免偷鄰壁人方臥雪特爲好於緇衣月是嘉平偏歸言乎饋歲非報也永以爲好瓊玖可答以木桃知我貧不以爲貪虛文遂博夫實惠家方數米孰不槃彤胡香飯之分學許偷光敢願水近太乙青藜之火

謝隨園先生惠古墨啟

萬應馨

賈胡留久坐看月窟之梨花秋士裝輕將向江皋而豎幟琉璃匣啟恍探從方朔之懷龍麝丸分宛製自廷珪之手無煩黍雪爛若春華迴異朱研點濕秋露夙作神仙之清供足空漢宋之諸珍豈意伻來竟邀寵錫馨侔篋半生踏槐卅載學僅窺乎紙尾未能呵以生雲名不唱於臚頭第當前之飲汁而乃瓊瑤駢疊遠降雲霄札翰纏綿紛羅珠玉銘應入骨香欲淪肌從此摩挲足忘飢渴巾箱什襲驚發光芒金丹授而凡骨成金寶山遊而貧人得寶夙誦古文之全文第學駢體之一體呼楮生而招毛穎倍增學海之波瀾披貝葉而吐蓮花幸獲釋迦之衣缽捧出小倉山畔不數仇池易水之家珍攜歸瑩畫溪邊永壯玉女銅官之秋色

答隨園先生書

張士範

昨者艤船白下問字元亭登謝朓之詩城入陶潛之酒壘嘉肴羅列不讓郇廚古卷橫陳何殊鄴架兼以敝裘相餉報七字之琳琅因而雅集見貽分一編之錦繡歸來篷底讀之衣帶生香望去梅邊宛爾吟瓢在樹此日杓迴天上春到人間伏惟太史晉柏葉之觴與椒花之頌草堂人日競賦登高火樹星橋爭傳選韻撫佳辰而領歷望俊彩以神馳士範別後放舟風前掛席廣陵夜泊聽蕭寺之殘鐘淮水晨過數袁江之歸雁計除夕尙餘五日船卸征帆距京壁猶隔一千里須里鼓迴憶聚情雲上生輓徵題却恐逸興風飄苦吟索句原同刻燭敢望橫貂外附賡韻小詩漸行拙作投非縞紵勉酬郢客之詞餞類千言載獻燕遊之什舊有傳經小照本媿鍍金今求太史鴻文尙希唾玉揮成即交荷塘舍弟便中轉寄塢水銜齋俾得編就示兒付長恩以永守感深饋友借片羽以同珍肅此上頌歲禧下抒謝悃

答簡齋先生書

陳奉茲

不見鈞顏又已積日聞夫人貴體全愈否念念承惠大集俾以誦習而加之誘導謙抑過涯實感且愧緒

念夆茲年過三十始有讀書之志而前者窮山獨學既無所得後者一行作吏即不暇爲然亦其資甚下志木不堅果有志未聞有以事輟焉者也故他作皆絕無其於詩亦初無所解竊以比他文事旨約而易施聞師友之緒論而以觀於古人之所爲躍躍有動於中遂以爲之亦不過二十年而已其間胷中無事有事之時眼底有人無人之境縱心獨往亦自有秋毫之會顧視世之所爲多不如此乃蓄縮不敢以示人既無有智慧氣力之人爲之印證扶持頹然罷廢學之不卒業名之不立以至斯也去年始爲同年王夢樓見後之九十餘首輒荷論定夢樓因以詩早受知於先生者而奉茲又數見先生發其顏色議論蓋於天下之才苟有所得莫不包容而鑒別之今檢拙詩草稿共七百餘首令錄出使可覽觀俟竟謹以呈諸左右而求施誨削愚不自量奉書報謝輒自先容惶恐無已

題隨園雅集圖跋

姚鼐

曩者鼐居京師友人程魚門爲語在江甯時嘗寓居袁簡齋先生隨園幾一月其水石林竹清深幽靚使人忘世事欲從之終老也簡齋先生與鼐伯父薑塢先生故交友而鼐未見獨聞魚門語識不能忘其後鼐以疾歸閉居於皖乾隆四十八年簡齋先生年近七十遊登黃山過皖鼐因得謁見先生於皖又後七年鼐至江甯始獲造隨園觀之魚門語不虛也而魚門於前數年卒於陝獨家歸江甯因見先生述其語而相對太息先生故有隨園雅集圖所圖五人爲沈尙書蔣編修尹公子陳文學及先生先生以示鼐於作圖之年與魚門語鼐時相失時陳文學年纔十八今先生外惟文學尙存仕爲郡倅亦已老矣圖後名公卿士題識數十人於今求之非特昔之耆舊宿德邈焉已往即與鼐年輩等者亦零落殆盡獨先生放志泉石四五十年以文章魁傑長詔後學於茲夫豈非得天之至厚而鼐亦幸值之於是時也圖有山陰梁相國記五人爵里具焉先生俾鼐書其末夫人與園囿有時變而圖可久存圖終亦必毀而文字可以不泯千百年後必有想見先生風流者然而鼐固非其人不足託也先生故人皆有題詠獨魚門無名字其間鼐識其辭蓋可爲補闕云

恩假歸娶圖跋

陳夆茲

右圖見先生少年風度登第歸娶者世亦時有而獨爲之圖一時老宿名筆詠歌其事蓋重先生之才以著其美也迨先生名德益高聲動頑豔東南閨秀羨夫人之遇亦相率爲詩蓋又欲託先生以自見者也吾聞日者推先生祿命至七十有六而止所言平生皆驗先生因賡陶潛之意既自作挽詩且令親友悉爲之今過其年而康强逢吉夫人少一歲昨者大病危而復安閨門之內二老怡然然則圖之娶者與所娶者之德壽其爲人之所樂道之照耀於無窮者其又可量耶

送隨園先生返金陵序

孫輔元

今以恇怯輭忍之才挾一二兔園冊子設皋比儼然爲人師者而吾且禮而師之若是者其有所益乎其無所益也然則以老師宿儒褎負人望者而矜矜自高其聲價者而吾且禮而師之若是者其有所益乎其無所益也夫二者皆不足爲人師而人亦無藉於師之也簡齋袁先生當代之文宗也近世以來學士大夫率以攷据爲事間有著作亦詩賦已耳先生獨爲古文於不爲之日其才之汪洋氣之清空所謂日星之光不得而掩河嶽之流且時不得而塞之摧之也疑其俯視輩流不足一盼而以介自高也而先生不然也今夫絕俗者小儒之見也泛愛者聖賢之行也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顏子曰來者則接之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也孔子待互鄉之童子柳州接用虛字不當律令之杜溫夫率由是道先生之來也輔久欲師之而不敢言視其案上多他人詩文求批者先生必爲丹黃之然後敢以顯列門牆之說進而先生果不拒也噫天之生斯民也所以使先知覺後知也然負名當世者往往視後進若秦越之不相關雖有賢者拒之惟恐不至曾不知菁莪之什善誘之方爲何人設者而先生誨人不倦雖以輔之騃魯無知猶將啟其矇而闢其閉雖輔他日尺寸無所進或有以累先生而先生之講明古學長育人才其作人之功爲何如也先生將返隨園不獲久留因述欣幸之私書其說以爲送先生序

祭袁母章太孺人文

盧文弨

嗚呼情深愛日已近百齡人瑞之朋痛隔春暉正在二月草青之候辱通家之睠子敬莫展於登堂失同里之女宗悲有餘於執紼管握彤而誄行雖愧無文酒漬絮以侑神宣辭短述恭惟太孺人封鄭系冑貫浙繁枝淑質鍾自德門惟知婉娩賢雄爲之嘉耦不厭清貧洗手作羹高堂豐四時之膳辭家負米良人輕萬里之行塊獨處於閨中內言不出邇遐音於天末便驛難通索飯頻啼作炊宜巧百方黽勉煢煢午夜之燈十指勤劬戢戢三冬之蓄節禦窮之不易洵儲福之有徵一索而得玉麟無事折蔓之教早年而登金馬已叨授簡之榮賜得錦袍旋攜拜慶分來蓮炬兼詠于飛盛事爭誇賀者塡門而恐後冲襟自適太君舉案以如常既而遠出三霄親臨百里爲衆人母之母每問平反合四境歡爲歡自饒悅裕純綿麗密多析上之懸衣精鑿盈栗瓶中之儲粟嚮之嚴霜烈日閱盡而始見春風乃雖列鼎重茵自處而無加寒素迨夫秦吳迢遞見不難壯歲辭官形影追隨母亦願介山借隱闢養堂於舊治比鄰憶廣廈之恩習慈竹以春陰經過說卄棠之澤水分一曲鯉可時供花雜千名萱惟長茂舉板輿而行樂大婦偕小婦齊陪扶玉杖以游觀南垞與北垞五歷開團欒之宴禮亦具夫主賓去握擬之文恩得容其酬酢以茲小園之樂渾忘大耋之嗟雖仙果之生遲頻聞弄瓦而棣華之鄂韡先遂含飴一邦共慶爲地仙六年即臻於上壽何圖示疾遽爾考終嗚呼哀哉文弨親則鄉人誼惟猶子昔攜琴而至止仰懿矩於珩璜爰道獲以起居邀厚貽於蘭茝竊稔儉慈即引年之藥勤勞實養性之符有兒而稱才子稱神君洵一經之已足在生而爲令妻爲壽母羌衆嫭之所難白首猶作兒啼青冥嗟其路杳七旬蕭愿誠羨有母之慈八秩即爲亦祇彌親之在固當勉遏不毀斯爲無忝所生敬薦一觴雖不逮鞠臘崙韝之列備陳五福莫可慰烝嘗懷愴之靈嗚呼尙饗

附對聯

人贈隨園對句可存者如同年裘叔度侍郎贈云民不能忘始信淵雲兼政事敏而好學眞疑巢許是閒人徐兆顯別駕贈云廉吏可爲魯山四面牆垣少達人知足陶令歸來歲月多莊念農太守贈云手著成春卷中著述皆千古有官不仕林下逍遙見一人家止水中翰贈云雲山金石圖書此地可稱三絕循吏儒林隱逸先生自有千秋趙雲松觀察贈云野王之地有二老北斗以南只一人沈凡民先生贈云天爲安排看山處風來洒掃讀書窗又贖代仙才流下界半天人臥在高窗李晴江明府贈云潘安仁閒可奉親郭林宗貞不絕俗郭邁青侍講贈云爲官不過六百石著書豈止五千言錢辛楣少詹集查初白詩贈云人指所居爲福地天留此老應文星陶怡雲贈云方朔少時二十萬言書盡讀傳巖老去八千餘紙手親抄黃世瓊贈云二十科翰林老猶似少一百卷文集多而能精余自題云不作公卿非無福命都緣嬾難成仙佛爲讀詩書又戀花

隨園續同人集卷一文類終

隨園續同人集卷二　文類

與隨園主人書　尹繼善

代擬之對聯無意不備實爲才人絕調不但子才自誇我亦極誇并誇自誇者之非謬贊也觸類引伸又和三疊詩一首八句之中誇人誇詩誇玉既誇似人之玉又誇子才意中所求似玉之人亦可謂無美不備非白頭老師不能爲也未卜先知兵法至此更不可測矣前送冊子過於精好令庸手膽怯不敢落筆且平日山人之論拙書既以小者爲佳自當另用小冊書之昨晚一時興到秉燭揮毫頗覺用心不知其汗流浹背也特差致送幷還原冊連日極熱如遇雨後新涼尙望過我一談於荷花池畔敘舊論文以慰渴望

又

風肉一盤送上謝代筆者之勞兼謝在旁磨墨者之勞佳人聞之必嫣然一笑也第聖人云自行束脩以上爲弟子奉先生而言今自行束脩以下又爲先生奉弟子而言似乎要改論語作倒裝文法矣惟有酒食先生饌二句則足下須牢記之不然陸氏一莊太覺荒涼奈何奈何老人側室張氏蒙　皇上封一品夫人爲千古未有之榮寵讀年兄見賀一札亦千古未有之文章與師母擁爐讀之彼此眉飛色舞共嘆子才眞才子也然此外亦無他人能以文賀者因而思之天要賜老人以家門之奇福先生一才子以爲表章奇福之人掀翻文苑英華一千卷試問曾有是題曾有此文否　聖朝人瑞豈偶然哉惟文中有秋娘二字雖不指師母說而字面欠莊重還須改去師母云無以爲報有手繡荷囊四個送上當雜珮之貽且知卿家有四美可分佩之勿使宋子京慮人爭寵寧可忍寒不敢著半臂也

覆子才同年書　程景伊

三月上浣接到元宵手書極承垂念祇以公私鹿鹿未遑裁報日來正擬奉寄一行乃續奉來函驚聞伯

母於三月中即已仙遊道遠鴻稀未遑致唁兄純孝性成終天之痛自不容已惟是辭官孝養三十餘年此豈人生所能多得之事刻下伯母年近百齡兄亦六十有四矣古禮所謂飲酒食肉惟衰麻在身其在斯時乎聞大集業已告竣尙祈寄讀爲幸又聞客歲新娶鍾姬業經坐喜此時想已屆期仙果遲生嘉禾晚穫乞早示知弟年長於兄而至今終於乏嗣故尤以早聞爲快諺云家貧望鄰富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弟只好將技字改子字讀也身爲宰相而孑然一身想終是不能燮理陰陽之過然一个臣三字眞當之而無愧矣寄上硯匾聯各一副代生芻一束

與簡齋先生書　謝　墉

前在金陵時親眉宇頗契蘭芬且承先生摯愛殷勤贈章稠疊殊足感也別來幾三月矣公私魚鹿脩候闕如昨六月四日南旋抵皖案牘冗積酬應紛繁令人代稿不能盡意將親執筆勢又爲雜料理彌月始覺少有頭緒然究不能寫盡懷抱奈何奈何弟在江甯悠悠六載相與論文談道不分古今惟取是非竊究道理之精微關切身心之學問才識敏捷處每接談笑時必饜見之焉得不謂之心中人哉今弟又暫移皖水兩相睽隔言念疇昔能不依依少遇閒暇則把握贈章如親色笑而已倘冀凡有新句或古文時因風便寄我一看

又

蒙示論語辨三篇知高明不以門外相待矣雖迂陋失學凡有思及若不直書請正則忝見教之盛意也敬覆者宋儒於論語一書宛轉解釋固爲可議揣摩記者之書另爲解釋未免又生別議莫若仰觀孔子之至聖解釋之爲正當也蓋世儒之論仁至重至大禮義智信皆在其內固是至理至許人處必大忠大孝而後許其爲仁是以不輕以與人亦未嘗不是惟孔子則不然一事仁則許之一事不仁則非之終身仁則許其終身終身不仁則非其終身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大聖人則毫無間焉於孟武伯由求赤

則皆不許於管仲既言其器小更許其仁是不輕許人亦不吝於許人緣聖人之心聖人之行純是天理流行故因物付物全無成見後儒之學爲勉進因守故不敢不硜硜如也天壤懸殊記者何能識其閫奧後儒何能不泥之勉強搏論實有所見矣請再窮其源在天爲理在人爲性性謂何仁義禮智信是也凡入身心一動則五者皆具大道不外倫常日用之間即以粗淺論之知饑飽智也饑餐飽止義也嚼逆噬納禮也滋養氣血仁也每食無異信也輕小於此重大於此莫不皆然五常本是一性人人有之於君臣父子夫妻朋友事養愛育之間離合悲歡之際率性處居多其所稟明暗強弱亦復不一所以有近於仁近於義近於禮智信者然而得其一其四仍在仁壽智樂仁靜知動是也非仁者無樂無動智者不壽不靜之謂也聖人因其問據其人之事實而答之各異如明鏡高懸隨物之妍媸而畢照焉自與硜硜拘守者不可同日語矣後世儒者已於一事許其仁不敢於別事更言其不仁已於一事言其不仁不敢於他事又許其仁固執不移自是大賢以下之見解非所論於聖人也要知問仁問政不可以一端答之亦不能不以一端答之因人因時因事答覆之道不能了然作論語者都非親炙之弟子亦非一人手筆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或此之謂與看過請即投之火不可使人笑也肅此

覆同年隨園太史書　莊有恭

見示老米眞跡意態橫生眞佳物也姑無論其眞與不眞即硬黃摹物亦必高手由眞本脫出不可多得宜爲車氏珍祕之楚江詩句高潔略無塵垢其人當亦不俗容俟另圖一晤銅鐺佳味垂涎久矣但出必自年嫂親調則非所敢嘗得與尹師治饌之摻摻潔治一嚐領之當更有餘味如必欲過門大嚼尙未敢定明恐快意事不可多得也明午擬攜潮具就尹師清談當先過隨園相拉同往幸勿他適已未門生尙餘幾個況夫子門牆皐夔多而巢許少耶

又

珍品之饋眞不愧調羹師高弟想摻摻女手操刀時用意經營更使老饕垂涎也謝謝七絕贈尹師者曲高和寡且徵求過急不受迫促者只可食言讀至第五首云才高湧出筆花春韻自天然句自新吟到夜深公自愛後堂恐有未眠人如此頑劣門生獨不畏小子鳴鼓而攻耶師母聞之亦當打手心十下明日擬探師體復初當相約再敘高公之訂望早歸也

寄隨園前輩書　梁國治

昨歲來都數接牋教並荷寄示大集席間披對時企芝光而報函久缺竊自耿耿蓋以趨直　禁廷晨夕在公計間往還不暇自作度圍下能諒其鹿鹿也比想侍奉多福山居清致踵事而增著述之盛藏之珍賞又美不勝收蒙惠古磁書畫都已進呈俱蒙　上收具徵老前輩眼光如雪凡所鑒藏都是金膏水碧也但未免得趣生貪垂有發棠之請有可貢者不妨示價以來中書俸食雖貧當不自飲元次山窊尊一勺也侍去冬蒙　賜宅一區其傍復自爲充拓數椽竭綿力葺經營一年昨月始得移寓地在金鼇玉蝀間此是老前輩當年珥筆趨朝之所此時曝背蓬茅猶喜與野老農夫同話金鑾盛事否膝下第四兒子與前輩有婚姻之約現在種花俟過此一關即託笠田省覲二人執柯而來也幸勿食言

與隨園太史書　滿洲高　晉

來函甚慰往來河干作答久稽非慢事也佳稿極典雅然獨與鄙意微有未洽今謬擬數言另單請教望取其意仿其詞擴而充之一經椽筆成文必有可觀附去歙硯一方徽墨一卷以踐前言幸檢存之非山陰道士之鵝不必畏其飛去也此覆

又

前在省垣承賦詩賜祝四言古體足媲美於昌黎柳州弟已五中佩服茲於吳門由署中包封接到手書得悉兄代下江僚屬作壽序一篇運五日精思成千言儷句預先錄稿示知弟爾誦數四爲古岡臟才人

本色固無待言而將弟之爲人與數十年宦迹及受知　聖主優荷恩榮之處敘列周詳言皆紀實自非絕世聰明而又知我之深愛我之篤曷能記憶親切如此此序實惟可贈弟而不能移贈他人亦惟兄能作此序而非他人所能作也當與日前壽詩共奉爲希世之寶此次爲弟稱祝者詩文各體無美不備總以椽筆所製詩章序文爲第一如泰山之有巔浮圖之有頂誰敢躋攀第自維老鈍不克仰酬　眷畀方慙虛度歲華獎譽過情殊滋顏赧而名言高論或亦所謂誘之而至於道者歟又承示前送入蓡太夫人連次配服甚有功効業已康健如常仍有餘蓡可配丸藥從此孝心歡慰慈祉增綏遊聽之餘曷勝慶祝際此瑞雪繽紛遙想名園瀟洒冰樓倚望一片瓊瑤竹外松間更添吟趣弟鹿鹿風塵惟有翹首歎息而已特此佈復謝敎

答隨園太史書　彭啟豐

接得尊慈訃音悼母儀之永逝軫孝履之銜哀驪夢頻驚愴懷奚極日前弟因頭暈成疾閉戶旬餘覽誦大集碑傳鴻文字字驚心動魄可召風雨而泣鬼神且於師門知己肺腑纏綿飾藻交遊寫生逼肖以文章名世復以忠孝承家遭此大變其哀禮交至當復如何然念高堂九十四齡已逾周武王之數極三生之樂事備五福而考終亦可稍慰曾子之心減皐魚之痛矣弟以衰病遞增未得渡江親奠謹寄輓章冀分聊達微忱不勝惓結

寄簡齋先生書　姚立德

陶世兄齎手書來得悉山中起居頗惠文集讀之如聆大教碑版文字絕非近人所能傳記或序實事或敘交情皆有至性深情不肯阿諛一字文章之工一至於此佩甚慰甚賀之案頭尚如二十年前相對光景惟德宦游三十年一無善政救過不遑如何如何公其何以教我陶世兄到此不久病歸幸其到家五日而沒德親見其父子連年死喪能不傷痛尊母孀婦孤女弱妹家徒四壁一無可依公爲急籌甚佩死生友誼德卽日赴豫查工終年奔走殊少好懷督巢近狀如常無轉移之信西園令愛姻事無不留意但一時無合意者隨園此日花事正濃當年舉杯相於思之如在天上專函復候近祉不宣

答簡齋大兄書　張鳳孫

長夏接手書承兄注念殷拳悉伯母壽近百齡起居康健兄承歡之暇著作等身實爲人生罕遇之境隨取小倉山房詩文全集循環循讀根柢深厚波瀾壯闊與古作者方駕齊驅而且無體不工雖短章寸幅皆有江湖萬里之勢正如昌黎所稱氣盛則言之高下長短無不宜者以此垂之琬琰藏之名山眞可云不朽之業矣弟半生奔走此時久已荒落近益衰憒雖復西抹東塗一無成就前承徵及少作猥行之前曾揀叢稿付平江門人抄錄轉呈迄今尚未達覽容俟歸後另行錄上茲先錄途次七十生朝詩呈請訓削弟在滇與制府龜翁久懷去志適因公降調歸途又復喪偶身多迍邅心緒之惡無足爲知己告者現爲秋帆舍甥繫維在秦業已代爲捐復前路茫茫未知稅駕何所每思於清溪桃渡之間接奉笑言剪燭談心重溯春明聚首之樂當在來年克遂斯願耳

乙未七十生日小憩貴陽幕府述懷却寄弟妹　前　人

生段人知是此辰老還自認作兒身重尋舊夢烏蠻路永憶長眠白髮親風樹蕭森啼恨鳥江湖蕭蕩脫驚鱗梅花破臘如相憶特爲羇人早報春（前一日立春）　塵海飄然竟拂衣急流容易識危機幾番靑草黃茅瘴不礙閒雲野鶴飛一片蒼山攜石友半張綠綺勝金徽本來骨相應僧似縱飲貪泉也不肥　知己平生得一難受恩如債要粗完何當雪夜看平蔡小佐軍書竊比韓無事漫同犀首飲多情頻役鄭公餐入筵湯餅增惻怛昨夜思親淚未乾（中丞李公每置蓋至是日爲予舉盌）　側身西望聽鐃歌鐵騎今攜幾稠露布晚占雲五色雪峯春上柳千條銘題銅柱心猶壯頌獻金門鬢已凋歸計一瓢兼一笠薜蘿酬詠太平朝　橫塘西畔石湖南終傍青山結一菴四世松楸餘水寨十年桑苎倘空談驕鵝可樂貧何病食蔗無心晚得廿把臂圖公呼橘叟金庭玉柱共尋探　丹鉛滿眼卽先晴敢任荒蕪被擬綫落葉掃除文字誤金根解免子孫羞書成雲閣經非僭族衍眉山譜要脩高唱鹿門遺響在清芬何以續千秋

覆簡齋同年書　曲阜　孔傳炯

今春僕來白下私心欣幸以爲可與老同年一見矣不料被制府敦迫回蘇以致忍心害理竟不一過隨園老同年倘聞而責之怒之僕轉覺自喜知尚有我在心中若竟置之淡然當作鄉愿之過門不入而不憾則僕幾無自新之路矣其然耶其不然耶陳姓來蘇賚到瑤牋長書并詩卷詩扇甫識前緘尚未塵清覽謹將卷扇往復捧讀令人不忍釋手僅以詩之追蹤李杜文之媲美歐蘇尚爲游夏之贊揚而一種眞情至性溢於筆底行間乃令人感泣不忘也此卷并前書二卷俱付裱工成三手軸可供餘年觀覽惟當炎熱之時得此佳篇正可出入懷袖廣拂仁風但慮搖曳經時易至敝敗故不肯繫於腰間而敬置之案上用垂永久以待公餘展頌佳章其夥獨此一長札六絕句之中語語精鑿字字眞切設以太史公贈他人未必能如此卽以他人贈我亦必不能如此蓋惟其情眞故其文切乃能惠愛篤厚而賜使烟墨濃厚若此也僕又檢近年來所賜五次手書計九頁亦裱成冊雖不及趙宇千札之數亦可稱無上妙品俟再有賜札仍當續後

答隨園先生書　鉛山　蔣士銓

士銓頓首隨園先生士銓生於貧賤又少師承天性所發遂恣肆爲詩問質之時賢所贊皆不中窾窾以自厭乳臭之子纔知平仄便掉一鞅邀名於盲瞽之大人先生心竊非之故行年四十無一句鐫板者意欲得大知識正法眼論定然後自信讀公來札數千言如久痼之人得和緩砭針始而肌肉慄慄然繼則筋骨融融然終之以暢然熙然而疾霍然大起公才冠一代乃於區區之後生片長薄技苦心鞭策之珍愛若斯使公爲宰相則三百六十之官皆得其能者而用之天下豈有棄物士銓何足重輕而公之心乃斯文命脈所關此士銓所以爲天下不過知己者哭更爲天下幸獲知己者狂舞歡笑而不能自止也拙詩斷自甲子甲子以前一火了之後至壬申纔彙草稿得公震撼之今年當於會稽卒其業士銓昨日服七品官服拜祖先畢卽躬走謁蓋欲面叩千百求爲先公存數字不料公以校勘拙集之故爲我謝我感泣何似否則賀前歲年正不必如此其至誠也先公事實無誣罔公酌收之不拘體製正不必拘立傳與銘墓也

覆書方去詩冊遽來就老母燭火光中急讀之覺天雲下垂海水斗立此氣乃孟子之氣豈賁育所能萬一而云學某體何也士銓感激汗顏不知所措讀之拜之所針砭處字字確當得師之晚悔失路之多怦怦不能自已收之桑榆不敢不勉

又

公文海涵地負嶽峙淵停爲四五百年來第一作手大抵以史漢爲根柢而沉浸於歐柳之文其風趣雋妙又兼南北史晉書之神眞氣鼓盪刻鑿忠孝標緒奇詭使讀者或哭或笑狂叫跳舞不能自止一代巨公元老傳之史冊者不能詳其軼事非滯則板未足盡其人生平兩夕以來朗誦一過老母山妻掩泣者累欷歔不勝而幼子聞角黍酬祩及戴石臼而舞書佛頂羅漢身上詩皆笑躍不止季者問曰當更覓題佛身上詩來一讀之必驚倒阿翁也然則公文之傳百世而入肌骨於此已見其端矣方知公文在人間乃天地鬼神假公巨手以發洩祕定非尋常生一才人可比銓又何足以少益高深乎銓遍觀時賢所爲古文無十分滿意者魏叔子失之雜侯壯悔失之空汪鈍翁間露時文氣若蠶皐乃枯骨槁木不足言嘯潔文轉隸湊成句死氣滿紙閱之不能終篇公才大心細識超學醇故宏放中頓挫剪裁掩出諸公之上銓惟有五體投地而已彼規摹古人而自命者不能驅茗生一長指也饒舌狂言死罪死罪

答隨園先生　程廷祚

一宗法之難明由去古太遠其義與事皆非後人耳目心思所易及加以經文簡奧註家復不能得其條理令人易以掩卷今按大傳自別子爲祖至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一段專言大宗與大宗之下有小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公子之宗道也一段則言大宗之外又有宗道而不成宗法者也蓋百世不遷之大宗專爲始封之君之次子而立曰別子者別於正適之世嗣爲君者也一國之中惟此一宗爲大其嗣世之君以下或無適昆弟或有適昆弟皆使爲宗以領其族而非宗法之正故經或曰無大宗或曰無小宗其但有一人者則無宗而莫之宗是也以經考之前曰別子後曰公子此必有義蓋別子而立爲大宗者所以優始封之君之次子也其下但稱公子而有宗或無宗者又所以別於別子而不敢同於始封之次子也東漢明帝不敢以己女同於世祖之女即此義也鄭註訓別子即公子即此已誤其餘多未明晰萬氏論說甚詳亦不及此愚論未敢即以爲是姑加訂正至無宗莫宗疏中解說已明矣此復

一有死於宮中者三月不舉祭與雜記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之文相同其義主於吉凶不可相干也喪服爲此語則甚言庶子之父不可奪其子之喪故以是況之若自子而臣妾其母則語近於不倫況三月未有不葬者時祭偶過其期亦可別筮

一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諸適室子爲主使人立於門外來者狎則入哭檀弓所云似屬離奇然在三代以上特常事耳蓋婦人當奔父母之喪而禮無奔兄弟之喪記云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疆而弔至親天屬不可以已此人又宗子也女子之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不降而可以勿哭乎故哭諸適室記云母妻之黨哭於寢而令其子主之主哭位也非主喪也其禮甚正要亦指兄弟之在他國者而言

一史進象笏史不過府史之史掌文事者當日大夫家臣即有宗人司馬膳宰等名蓋亦後來僭禮者所爲耳

一魯人僭禘在孟獻子之前大祭禘祭本無常期周之七月夏之五月也獻子蓋適周之後見周人禘於

七月歸令魯君倣而行之萬充宗有是說

一經傳郊社並稱不一而足郊爲祭天社爲祭地昭然一定之理而郊分南北惟見於孝經鉤命訣周禮大司樂有圜丘方澤之名其篇晚出未可盡信後之學者要不可强經以就一經而附會讖緯也禮經言郊者莫詳於郊特牲詳究其義則知古無分祭天地之說而社外無祭地之事經傳所言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漢代合祭天地爲儒者所譏而不知有未可盡非者何也古人行事多有比例可尋宗廟之中祖妣並祀故詩曰烝畀祖妣又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而觀其儀節則惟祖有主有尸而不及妣以此類推則祭上帝者無不配以后土漢人誤會此義乃一壇並設兩席而謂之合祭則失之矣竊疑祭法所謂泰壇泰折其在一處圜其上而方其下燔柴之後即行瘞埋之禮以示配地之意而不若天之有主有尸也郊惟行於天子而社之祭則下逮於萬國臣民此郊特牲所謂尊天而親地也蓋兩郊對立不足以尊天二席並設亦不足以尊天而社之祭非通上下而極其盛則於親地之道亦有所未盡矣豈窮理盡性之聖人而有遺議於此乎

一古者社稷之外有五祀八蜡諸祭而社稷爲重後代僅存其文而郡邑乃有城隍土地之廟土地微矣所謂城隍蓋亦古者侯社國社之遺所司在於土穀與其地之旱乾水溢而已或乃指爲某代某人而又雜以陰司誕幻之說則尤不得謂之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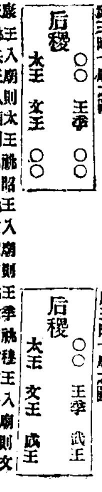
一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祭法大夫立三廟考王考皇考（曾祖）皆與四時之祭而顯考（高祖）祖考（太祖）則有禱而祭於壇士二廟考王考官師一廟考而已觀此則古之大夫廟祭不及高祖猶諸侯五廟而高祖不與月祭忌以漸遠而殺也此大傳於祫及其高祖所以爲禮之盛也然高祖服未盡而遽以是斷似未愜於人心近日萬充宗解王制謂大夫一昭一穆者高與祖同一廟[illegible]與禰同一廟皆異室適士二廟者亦然官師則高曾祖禰合一廟而異室庶人於寢亦祭高曾祖禰其言甚爲有理雖未知其所本而可行於今也若伊川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之說乃以意爲之不獨族大小人有賢愚難以通行且漫無上下貴賤之別亦烏乎可蓋世官之家徙於異地而興者爲一博牌記其始遷之祖與貴而有德者時祭及之不獨至高祖而止則可以義起矣

一喪三年不祭此王制記古禮而不詳人所以生疑也古者君薨國政聽於冢宰三年則三年之中凡大祭祀冢宰固已行之矣周官大宗伯曰王不與祭則攝位然則王不親祭之謂不祭也以理度之天子七月而葬當歷三時祭諸侯五月而葬當歷二時祭虞後卒哭則遷廟之主各反其廟而行祭如故杜元凱之說是也若大禘大祫則必待三年之後此古禮然也至越紼行事顯屬未葬以前之禮而梁云三年何耶漢代而下柩前即位喪期以日易月而政事不復委之大臣何古禮之可言唐文皇貞觀二年已祀南郊太廟之享又何必待於三年折中古今踰年改元即可以謁廟矣

一春秋文二年躋僖公孔疏云禮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萬氏據此以論廟制其言曰天子七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父子異昭穆故異廟弟兄同昭穆故同廟異室如此則無論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皆足以三昭三穆而無多少不齊對偶偏枯之慮此說遠勝宋元以來之論至天子七廟古人雖若以爲定制而功德盛者原不限以七廟之數故殷有三宗周有文武世室蓋爲文王故都有文王廟洛邑初營復立文武之廟此豈得以常數論耶東京光武不立七廟明帝定爲同廟異室之制因時制宜似亦無礙唐宋以下祧遷無定議論紛然使知昭穆不可紊而廟數不必拘則不至有煩惑之事矣善乎孔穎達曰若令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俱毀之矣後代行禮者當遇煩爲疑同廟異室終古將爲永制若於一廟之中分爲七室始祖與三昭三穆俱南向孟春分祭遂三時則迎主而祫於始祖之室以存古祭祀之遺意又爲二室於太祖之左右一藏昭主之祧一藏穆主之祧亦屬事之可行者不必議復七廟爲汲汲也

一禮言天子七廟當爲天子之定制其溢於常數者必在後王之世而非王天下之初所能有也以周言之武王在位日淺未必能立七廟如立七廟則必自追王者始當始於太王矣其時但有一昭（王季）二穆（太王文王）必至昭王之世而後三昭三穆始全王季武王康王爲昭太王文王成王爲穆然則文武之爲世室當在共王懿王而後是時西周之衰甚矣而儒者誤九廟於有天下之初不亦謬乎若後世非禮之禮多亦至矣一廟十一室可議而又何以處無廟不宗者乎（圖說附後）

左昭 右穆


武王時七廟之圖

康王時七廟之圖

穆王時七廟之圖

（康王入廟則太王祧昭王入廟則王季祧穆王入廟則文王祧共王入廟則武王祧故曰文武世室當在共懿之後）

一祭法去祧爲壇云云以明享嘗之有時而止耳然此即所謂毀廟之主鄭注云祫乃祭之是也金縢所云或其時三王廟未備或惡其事之彰聞皆未可知非常禮也

一墓祭非古也冢人爲尸註云有所祈禱檀弓之有司釋奠於墓左云成壙而告后土則當時無其事可知大祭與於周末故孟子有墦閒之祭漢明帝正月朝原陵蓋其時已盛行矣

一禮云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見於士喪禮者自始死之奠小斂大斂與在殯之朝夕朔日將葬之朝祖贈遣之類皆喪奠也葬日則以虞易奠三虞卒哭而祔新主於廟則謂之祭矣宗廟所謂月祭見於祭法劉歆所云祖禰日祭曾高曰祀近於無稽之談今人供飯三年是反厚於古矣

一婦人不杖禮文有之然周官肆師大喪授外內命男女之杖喪大記言國君夫人世婦之杖甚詳不可謂竟不杖也此即夾漈之所本矣

一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服緦見儀禮喪服章此殷仲堪所主也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

見喪服記此徐邈所主也二者俱有所據而記所言在五服之外則別爲一說矣

一父卒母嫁與父在母出其事無異儀禮出妻之子爲母服期以之相準則謂嫁母無服者非也韋元成之說蓋本於檀弓子上之母死而不喪故傳又曰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嫁母禮亦當然若在今日而欲其厚則服期未爲不是天下無無母之人故也賀循謂出母服不再減按出母之服禮文不分父之存歿賀氏豈謂父卒則可伸至三年乎文（恐）失之過矣喪服又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疏云雖非己母而此母已爲父服斬衰三年故已報之以期經云從爲之服者以父卒而嫁便是路人子仍著服故生從爲之文也按繼母嫁而有服此即生於三年章繼母如母之文以父重也王肅以爲從嫁之從如不從則無服似誤

一成王崩子釗無不在側之理乃於是日出之路寢門外復自南門迎入宅憂之室不過明國統之有在以靖臣民之心而已此與易吉服誥諸侯蓋同爲周初之制未必本於古亦未必自康王始也

上存齋前輩　　程晉芳

稍侍講來讀手書嗣以心緒碌碌遲於修復所論古文最爲剴當鄙意自北宋以降迄今以古文名者[illegible]六大家外尚可數十人然皆可觀者耳可讀者少矣宋金華名盛一時而文不耐讀南宋七百年來唯朱子方正學歸震川方望溪各有十數篇可讀者甚矣其難也亭林文如聖慈天慶宮齊四王塚二記文亦可讀可不讀諸辨則不必讀也考據自是一種學問馬楊琳之杜韓不必兼也辛楣先生古文不及足下而亦去得又兼考據亦自無傷要之人之才分各視性之所近爲之件件要曾必件件精矣近今海內爲散古文而信其可傳者有數人焉敝老師竹君先生姚比部鼐諸秀才洛福建朱太史仕琇錢太史辛楣僕亦廁其末足下當爲一大宗諸家各有短長不能駕足下而上也綿莊身後得足下洎梅同年待之甚厚可勝感切其經學終以易爲第一二千年來無能及之者猶在安溪之上也公道何如

又

二月四日來函寄外集六卷發而讀之心爲之折　本朝四六自宋以來蓋未之有穉威第一足下次之所以云者穉威稍沉澀而足下放曠故也邵叔綿太史又次之其簡潔處殆勝足下而博厚不及劉圃三師鄭炳也太史亦間有可取而冬友同年亦頗擅場惜不多作他人則非愚所知矣集中所尤愛者賀平伊里二表尹師熱河入閣二序祭鄂襄勤伯文慰蔣侍御書于忠肅碑蔣文恪碑皆足以垂諸千古其使筆如舌處自孝穆乞還書義山檄劉稹而外不多見也其他小文尚有絕妙者五六篇茲將弟所志疑者錄呈酌愚見足下散古文第一駢體第二詩第三恐是定論晉芳詩第一古文第二經解在外亦定論也足下以爲然否

又

讀人詩已收到詩中於晉芳推許太至然不得不謂之的評至所論詩文皆有至理樊榭自是名家詩亦有雄健者如鐵如意歌送沈椒園之類是也七律太卑五律竟鮮佳處必以王孟杜韓繩之則又太嚴矣望溪之文自謂是北宋人不知去眉山尚遠況歐王乎然自震川而後唯見此人大篇則不能震川亦無大篇此豈時代限之耶薛史隨后寄上京中陸增三分官書抄價奇貴因即以現成者歸之足下

又

竹君先生終是古文可傳然視足下恐尚遜少許以生平自發議論者最少古文自以碑版多爲第一而議論文亦不可無昌黎之五原老蘇之策論不如是不足以發其胸中所學也辛楣先生不喜方文猶之心餘先生不喜厲詩然于方厲無損于錢蔣亦無損也何也是非有一定嗜好無一定也弟亦漸見老況左臂作痛時有心跳之疾脾胃亦不佳惟此等小字在燈下寫尚不用眼鏡兄自是一代傳人終以古文爲第一詩必交與弟再加權選更妙海內文人學人可二十餘學人以辛楣先生爲第一文人則足下爲

據一席不容讓也開卷有益編書必好而此名不佳宜曰隨園涉筆之類不知是何體例便寄二三部弟或可以奉助一二足下不喜經學而弟酷好之七經皆有著述念此事自紫陽後尚無彙總之人如耔京山姚際恆姜上均輩九經皆備而非妄即陋不足以當總彙之稱朱子雖不能無論而漢唐局面一變實有不可及處弟於諸經重在舉典惟周易全用安溪綿莊之法又大加開拓辨駁耳此間最博洽者辛卯會元邵晉涵乃辛楣先生得意門生也于人學道一人成佛宇宙至大而期其必傳者就所知不過一二十餘人不亦難乎戴東原一病而殂誠爲可痛著述七十卷使其不死閒居二十年當不止是人皆推其爲近人第一以弟平心論之其成就仍在綿翁下耳

與隨園太史書　　王　宸

十八年想慕之人忽於邊隅小邦盡竟日之歡亦幸事也別後風縷帆輕一路有名山接引高賢情況固是不同耳惟以不能多留數日爲悵也承問息壤查永州志城南龍興寺東北陬有地隆然而起狀若爐吻色若青石出地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初建寺時夷之持鍤者輒死柳州有記其記亦引甘茂之言荊楚記又言荊州南門外有息壤其地隆起人不敢動又聞故老言昔時荊州旱有以掘息壤之說進者掘數尺見有如屋脊者深黑色一見雷雨交至人皆驚散土更隆封如故至手抄書內只抄得張華博物志一段耳愚意息壤因非一處蓋楚皆有之大約蘇所稱者亦非一物也小唐碑今早於友人房中檢得選上五書一首詩既古峭字亦精勁皇甫湜物也未知大兄與劉君遊浯溪曾見否

寄簡齋親家書　　史奕昂

久未接隨園音問正深馳想小春十日忽捧朵雲大慰遐思弟春夏以來百病俱發八月又因遣嫁幼女忙冗殊甚目下爲七十五歲所舉之小兒種花屏却一切酬應此固老年自取之累親家聞之未免笑我多事耶親家林下康彊集觀前輩名流翰墨極風雅但先祖筆墨竟無存者先君書法超卓不肯作字僅存家信數封珍藏以示孫子未便贈人止有先曾祖太史公書法一冊謹奉上又先太岳陳文簡公書冊一本一本世南先生書一本一併奉寄非如老親家之風雅知音不輕與也再弟家居雖老工課不敢稍懈附寄臨樂毅論一本蘭亭二種送行詩一首呈教詩字皆不足觀以年近八旬不用眼鏡而臨此小楷未必不與七八齡童子又親塲一次相似也特此敬覆

答隨園先生書　　山西　裴宗錫

憶識荊州適當壯歲曾日月之幾何而不知老之將至茫茫宦海視先生寄蹟烟霞耽情泉石山溪竹嶼物我俱忘其品格懸殊眞所謂人之相去如九牛毛也弟愧無補衰之才惟思補過之地用寫退思歸小照奉懇題詠先生爲一代龍門而風流跌宕又別有千秋今不以學俗見棄撰序一篇詩一首筆歌墨舞庚飽兼長而即景生情借物點染自非仙才不辦什襲之餘感甚幸甚尺牘一函亦已奉到第揄揚非分謙德彌光深感愧方恪敏公神道碑乃姪次耘懇求椽筆先生俯念一代名臣效東坡撰溫公神道碑故事而推擬行狀全無實迹難以鑿空行文竊思恪敏公歷中外其政績之可傳可誦者不可勝數弟最移盤輔自癸未迄戊子首尾僅六年如各屬增設留養局育嬰堂活人甚眾賑紀一書有裨實政此弟所目擊其辦理磁州逆案一節事在壬午未知其詳他如從戎塞外著立功勳撫循瓶果政聲卓越弟得之耳聞不能詳其顛末總緣恪敏公仙逝嗣子年甫十齡倉卒間倩庸才撰述行狀以致豐功偉績淹沒者多然得大君子以天馬空行之筆寫辛公墮淚之碑當別有一番境界恪敏公死且不朽矣庸此覆謝不久有白下之行還當奉訪

寄隨園太史書　　西川　鄧時敏

水署守株官情早淡祇緣君恩似海未便以恬退爲高魏闕江湖懸懸在抱久于尺一中及之茲屆考績之期適荷　予休之命在熱中者或爲我惜而不知實獲我心人生出處有命在天毫不容強自計束

凝受書得博微名未及十年已忝九列乞歸養母垂二十年服闋登朝又經十載花甲已周志願已畢夫復何憾惟仕鮮三百之廛歸慚一疏之惠貧如宮子無有從而賀之者以此嘆古今人道不相及耳蒲節後擬買舟旋里又以兒子完姻其外舅適官八閩只得取道浙衢就便以了向平之願足下名山著述足垂不朽阿廣庭立功邊塞聲望亦隆然須功成身退乃定全局而此日朝中士大夫未嘗不津津稱道以一文一武如二公者同出老夫門下爲我榮也方次耘來接手札至性殷拳有家中只一母海內只一師之語語雖從實而非眞有襟懷者不能說出也讀外集六卷讀竟雄詞博論心目俱開第風月諸篇去留似宜揀擇昔朱竹垞風懷二百韻識者嘗之似當留意僕將來墓表當煩椽筆生平事實托自足下素知希預爲撰成約七夕前後過揚卽覓便寄我爲碑碣光若蓋棺之日水道天長恐難猝搦正不以預凶爲嫌也星家卜我壽只六十有九今得遂初心無他冀惟天假數年俾優游教子去來聽之此後入山既深恐無從再剪西窗之燭舟次維揚與足下又有大江之阻白頭師弟豈竟無緣而別耶如一葦可航不勝盼望歸帆將趁舊雨關情適遇便鴻先通積愫

又

六月二日出都自潞河南下一路糧艘閘阻閘河水涸月之二十六始抵維揚次日持書冊至開函讀竟至情眞性溢于言表不覺淚涔涔然下弗能禁至不作誌銘而仿古人生傳之例亦足下以師弟故筆不忍下耳其實達觀者又何妨自我作古耶傳中極力排宕揚抑歷述遂覺自實無奇一經點染燦然奪目將來借光家乘傳諸子孫方知取士衡文得一勳臣不如得一名士此際阿廣庭身在軍中難通一札而子才子文成筆下報我千秋欣喜之忱感深五內第傳中未免溢美而擬之范蔚公更赧然抱愧也僕多年冷宦臨行典質一空原擬陶谷由西江與兒子完姻同路而歸後詢知常玉山有起旱二處未免累多僕僅攜數人扁舟送兒就婚餘俱令舍姪由大江伴送先行較爲省便然已計費不貲矣承惠白鏹數笏正猶然肩第足下林下久居非在官可比戀戀故人之意有古人風分顏子之一瓢而不能與原思以九百且感且慚比知尊慈九旬大壽一葦雖航竟不能登堂稱祝抱歉良深惟翹瞻鍾阜虔祝岡陵無限離情縈緒雜寫

寄簡齋同年書

姚成烈

月前有小价南回令其特赴南州面呈蕪札附致首烏猺桂二種另具果餞博遯郎一笑計其入臘初可抵無錫兄是時如有便人至蘇可於閶門醉香室香鋪訪之或相遇更妙也茲適有急遞之件裁泐數行託閩中丞交江甯王宰轉遞計可先登硯北江省堂就養京邸頻有信來廿甫鈕案幸免牽涉厚道之報也長千故人如陶解元裔梓周筠溪中翰水軒岳先生後人均如舊否房師葛聞橋之孫昨年來此安頓一館頗相安尋以遘疾欲歸復贈以盤費並有脩敬吾師繼室約到家後必有信來今未見一信長途無恙耶甚念之弟宦途如海簿領如山亦祇守定先哲所云人僞而待之以誠事煩而御之以簡二語盡其在我此外聽之於天而已多生結習不忘昔遊高廟尋菊隨園看梅夢寐間時時遇之若幼時爭花弄藥步屧相從所剩晨星更留幾個言之憮然記兄未弱冠時將就廣西金中丞之聘弟留以詩云縱使將軍重揖客何如南國有詞人今弟竟靦然而爲將軍矣兄來一揖亦復何妨盍以當年戲言爲息壤乎莫再遲遲以老翁而學令郎阿遲之小名也笑笑

與簡齋世兄書

僾玉

湯周二君回迓附數行想展覽已久小擬鐵筆頗得文氏遺意弟與盤桓數日已盡悉所長第蕪邑僻此道者甚少卽強作廣長舌亦恐負所委耳歲云暮矣閒官清況無異寒氈結習未除日課詩遣興因命小胥抄錄數首寄呈吟案世兄高臥空山際此梅綻冰樓呼紅袖掃雪烹茶日饒清況大約未遑分念故人然試將拙作偶置於珠簾翠幕之傍或如王褒之洞簫賦竟得邀皓齒朱唇臨風婉誦亦未必不有餘情

憶及隨園座中有時之熱客也縱言聊博軒渠拙詩點定後仍假便擲下餘惟加飯爲祝

又

溽暑蒸人稚藏而馳逐長途喝客勞薪未知何處好覓一服清涼散也纔息役車聞有隨園主人書至喜且欲狂急思一讀藉以撲去三斗俗塵及呼童亟啟上有加餐飯下有長相憶昔日爲兩峯言者今日僅有似村矣兩峯不知何所取戾而主人遐棄若斯之甚既竟紙尾兩峯復又自喜尚能留此蕨菜微物以供主人之索則今日之獨得邀主人之齒及者烏知非蕨菜力也兩峯又何敢不急以相餉存此告朔之餼羊耶家慈前來聞主人欲來若觀而來書又招似村至小倉書舍作十日留迓主人素不惜有葛稚川分身對客之法其所云命駕而來者果出於中心之誠耶抑僅作口頭語耶主人於似村以十五年之久別急欲一敘晨夕者因主人舊雨之情然非主人來此挈以偕行兩峯又斷斷不肯放其獨來主人將何以處之蕪湖官署雖極湫隘然花間竹外草閣疏林亦儘可爲山人位置焉其毋金玉爾音是幸

又

俗務糾纏未清已改於明日起程瀟湘雲夢從此去矣白頭世好未知把晤又在何時回望簾門不禁黯然腸斷奈何奈何玉樹一枝兒寄於枯藤長柳之下殊屬可喜惜老妻手拙目昏不能親製錦襦繡褓相贈兒壯之說隨後寄到可耳來札云其母要送乾阿嬭鞋襪來此心此意抑何如夫人之知禮竟遠勝於山人也耶笑笑秦淮水榭雪爪將移聊手書數言以當面別

又

秦淮河畔重許挑燈蔚藍大邀共欣喜若二十年前舊事撫今追昔忽忽如夢不啻麻姑同王元夫人嘆蓬萊清淺也總中契闊仍爾睽違白江寒風清月明徒令眷念宣長興懷叔皮匯夢積思與時俱世兄抱桓譚之絕才負嗣宗之神筆文園著作有類馬卿騎省閒居聊同潘岳西郊宴賞陸大夫之優游東野耆舊談讌太傅之眺覽以視夫風塵奔轂跋涉關津者固將使籬菊笑人薜荔騰誚矣弟卒卒艸書意莫都憶松老來展讀賜作稱許過情且愧且感恐妨台教勉和四章自知隨意抹搨蟬噪蛙鳴不足與鐘鏞爭響也兄得毋笑東家顰之益增其醜乎

答隨園先生書

蔣和寧

得手書歡喜無量不減面談聞元衡亦復殘破未知何故此先生之橘奴也雖佳果凋零猶不至根株盡送否念念然亦無損於恭家渭陽阮孚先生嘗有論曰天下貧有三等一曰空謂一切如故而積儲已罄二曰窘謂僅乃自給此士無顏三曰窮則腸寒切身魄無告先生亦矣欲如侍之窮猶須苦心力掙纔到此地位此事侍不敢多讓也今歲天氣大熱竟須赤脚層冰纔得更不如昨歲閣下縝著宜理會兩華第三篇叔夜之論又其次矣昨歲諒無病君子者大約此壁已逃至無何有之鄉好自調攝爲祝周君曼亭大是佳士足繭黃山摩崖而歸有詩相寄此間當事及鄭前輩俱急賞其人但居停郡城相距六十里竟不能力疾晤爲悵悵賞精乃尋秋物兩月大衆不得聞開花如茉莉五月結實如蕉菊皆香甘絕倫萬山之中惜無採而食之者剛其根總在中秋以後所託之友以九月爲期必當報命不得不屆老前翳遲兩月作仙人矣一笑

又

前月使旋一行布候荒荒未復成書得爾日郎有人來擬詳作一通而時方倥偬他事復尼之因而不果然此心積迴彌其春光似海其殺在先生杖屨中乎侍於二月之杪就道赴海陽常水涸路涉山椒舉舟則馬伏波跡類賈胡登陸則謝康樂行疑山賊地纔千里而半月始到黔中之行爲時雖久轉無此紆迴崎嶇也新安山水信美然身無濟勝之具地無二客之從目前祇堪作天姥夢遊或俟諸異日侍劇寄談而此間人文皆郊方回也學則餖飣才則纖穠留意搜訪容斗子知者因鮮其人回憶昨歲追陪

前輩上下千古橫絕四海而歸於殿最銖兩去留豪芒安可得哉論衡云磽俗而以鴻文猶製貂狐之裘而取薪菜也且士音哢吻格磔介葛盧亦未必解王述曰日來使人問開君言意始得了茲則聞其言乃益增悶所以到此後並非守吶實同弱言性又不耐岑寂身如蓬轉門等雀羅裴大司空主考行館有詩曰閉置如新婦蕭條似老僧近狀正復如之若生札我云文章道義則戀戀於隨園意氣交情則依依於觀察洵乎先得我心寢饋以之聞又生一女想清祕收藏名磁多於寶玉耶不然何天上石麒麟悉變爲房中瓦觀音也例以兒子之中副榜誠爲解頤第旁人見慰率云此是舉人先路蓋亦以此語移贈而已僕病後時時作惡無所用心因思前輩雖病中亦能作爲文章宏篇鉅製方知人生世上非特窮通有命即禮中安否亦有命存焉於此服前輩之福不可及也無聊中遊思欲顚倒洪範一曰攸好德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壽壽而不富不康寧昌黎所云久不死而日觀居此世者欲何爲也先生以爲然否

與隨園同年　沈榮昌

接手書篤念舊雨如奉而談秋初知欲赴吳閶治疾行針何不一鼓置溪之棹令我望眼將穿尊疾原須針砭但和扁難逢仍不如友人之藥石聞旌旆名爲訪醫仍屬尋春故事是不受人針還想針人此疾何以瘳之念念昌此刻起程北上溜想一敘緣夏秋爲貧病交迫遲至於今不能紆道爲喚奈何三兒幸舉京兆文甚不佳其首篇酷肖老年伯居敬行簡文格而貌是神非已馳書切誡然不得不爲部署春闈晉火又是老夫一役此皆老同年所羨慕而不知其苦者也

又

冬至後三日接手書並得子二詩不覺啞然笑曰子才子但能欺人不能欺天人問何也弟云子才子爲人如卓文君一味風流放誕不喜程朱不信因果及退而省其私內行敦篤慈孝居心作吏循卓只是不求人知其要料人不知而天能知之故使之終身平善享盡淸福而又衰年得子豈非但能欺人不能欺天之明驗乎聞者皆以爲是隨園實錄也札中知弟有女奎賓與遲郎同歲故請連姻似乎媒妁全捐落筆大爽而不知五十年前之同學同年六十年後之稚男稚女殆若天設而地藏之以待我兩親家乎敬遵台命夫復何言

又

是行也名爲欲相新壻實係訪吾老友祗緣手筆雷同自是婚姻前定惟玻璃房闢金碧圖書以樸敍之老夫處輝煌之境字香山云風光不稱白髭鬚此之謂也承主人舊雨情篤燕衎精珍夫人鍾嫂情意殷拳無美不臻無微不到歸舟兩日順風直抵京口乃丹徒守風偏踰兩夕初二日早過無錫笠澗出門未將諄囑司閽之老嫗投書未知得達否初四日早抵金閶仍寓邱姪倩處姪女與殷姨聞姻事皆大歡喜賀得佳壻全賓見下來喜棗即伸小手搶桂圓便喫其母怒之衆皆大笑令家奴擊棍來迎歸度歲元宵後必北上也伏願親家據名區享盛福修德以當之老而不倦乃吾壻之眞家當也積厚流光究竟不爽堪輿家云金陵潮湧鯨噴金鳩翠羽無不繁華之處但少悠久之家願先生宏此遠謨一雪此言亦鄙人爲己之舉也與其見疑不如自首

上簡齋太史書　金岳

岳雖不肖深知太史爲人與其文章之盛爲今天下所稱誦而又虛懷樂善不肯沒人片長有古人風非近代所能幾及憶少時修謁得侍左右蒙太史不棄飲食教誨之岳當時誠不啻登山得覽泰華涉水得觀渤溟以爲何幸生今之世得見今人猶古人者在也故宦遊四方凡遇人之稱太史者岳必以得曾侍太史獲見太史爲人與其文章之盛者詫於人而人皆不以岳言爲謬惟邇來仕途日蹇自三十七年拜別後雖日懷就教之心終以不得復侍左右爲恨然伏念太史爲人虛懷樂善不沒人片長者也太史文章之盛媲美古人者也先父得交於太史又知之最深者也則先父之行事與其服官從政之實苟欲立一傳以垂於後不愬之太史而復誰愬哉先父通仕籍廿餘年矣雖不能位躋公輔爲知己光然賦性剛介不事阿諛蹶而復起卒完名以終此皆太史所素知也想太史虛懷樂善凡平日知交之士倘稍有可稱述者亦必憐其遺先朝露而汲汲然爲之表章則是人稍有可稱述者得附太史之人文以傳無疑也矧先父之得交於太史者乎矧太史之早受知於先祖父者乎儻先父得附太史之文以傳其不朽宜何如太史試一垂念焉其汲汲然思欲賜之表章以不沒其實者又爲何如茲具行狀一本上呈左右伏祈太史於優游之頃賜之詳覽不吝如椽序而傳之則感德豈獨先父慰於泉壤哉豈獨岳也哉凡人之子孫欲述其祖父之功德亦莫不聞風涕泣以太史爲歸矣太史蓋不以爲然乎拜見何日此心耿耿

答隨園先生書　錢琦

晉兄武夷之游如神龍游戲絳霄每以不獲攀從爲恨然因此得與故人白頭相對樽酒談心絮絮話前少年時事知此生更有幾回也舒公訂遊西湖來札云山色人情數見不鮮鄙以爲老樹著花愈見愈好亦何嫌數數耶寄示重游泮宮詩讀之不覺眉飛色舞適值俗事牽滯而使者遄行不及捉筆當多崇和章覓便續寄惟同案諸公前經遍訪已無一人存者六十年來獨留我與君兩人巍然如魯之靈光殿唐之顯慶輪可嘆亦可樂耳此日春光明媚想隨園紅紫爛漫摘兩玉樹舞綵花前恐眞神仙亦生豔羨何況俗骨明年賤辰倘得少日同採芹之友涉遠而來光生蓬室榮幸何如

隨園續同人集文類卷二終

與隨園太史書

嵇璜

前詩稱述頗有傑句及接閱圖卷適有沈蔣二公履陳二公子及策杖橫琴攤書垂釣諸韻事而無置酒賞花之舉與詩意不合又思名園名繪與者不過三四人而吾兄平昔知交海內名人最廣如嫩拙之鄙人且不得與豈亦有數存乎其間耶大抵此圖以賓就主一時偶然之會非若古之七賢六逸他人莫得與者此也因復作七古一首書中用古法直書諸君子名恐讀者或以為太直即裁去此篇止存二律亦可作字手硬入後頗住一笑吾兄何日復至吳門弟於春三便當北上後會未卜佇圖良晤以慰夙心

寄隨園先生書

羅長明

春季先生周甲之辰此時正在吳中大舉對山百觳兩先生故事侍以山川修阻不獲隨侍小張娟之列卿取拳拳湘白雪之觴奉青綾之曲悵何如之刻下本擬屏當南旋但主人維縶之意甚殷未忍遽別且有府志之修一時未能卒業向見尊集關中懷古之什甚多便中交寄舍下以光志乘侍前者行次興平偶及尊作馬嵬四絕中丞雜誦迴環幾於膜拜是日遂同訪太眞故冢則已半沒榛蓬中丞因捐清俸重飭芬牆亟仿吾鄉麗華小祠為建丹楹刊置四詩於壁以當迎送神曲先生偶爾興懷此數迴至於此玉環有知必生冥感於九華帳裏又將雨淚闌干矣此誠佳話恨未能文以紀之相晤之期想在中秋前後邇來引領官齋端居多暇跡雖東冶心在南園引領倉山未由假翼率此佈候邇安

又

今春正月侍又發軔南還故鄉風土人情無可措意所不能忘者妻孥而外惟先生耳行次滁州見兒輩詢及興居據云二月望後已方舟南下矣侍神昧為之索然頗有烟曲迴舟之意抵舍後遣詢隨園問候夫人起居旋即接　駕吳門歸晤方甫繆兒云張鹽官於閏三月南來與先生相遇於大快鎮頭計程此日文從當已久莅羊城風雨對牀而外啖昌華之荔收東莞之香數合浦之珠尋夢羅浮之蝴蝶想見老子婆娑興復不淺但恨身無羽翼不能與霞裳三兒左右淮南共作雲中雞犬耳故山猿鶴相望頗殷悵毋謂此間樂不思蜀令人相怨一方也

又

於灞水橋頭接讀芳訊如見鬚眉歡喜無量侍於五月九日偕中丞查勘東路亳姑時以雨澤愆期中丞欲升華頂祈禱遂同九日躋扃登山攀蘿捫緣竭兩日之力直造落鴈峯頭禱於金天宮內甘霔應期復冒雨上摘星巖即李青蓮所云呼吸通帝座處也下窺洞以絕地上寥廓而無天其間雷風雨雪日月星斗隱見閃屍怪譎慘戚皆非人間經見景象昔黃龍禪師登峨嵋絕頂望空狂叫曰身到此間無可言說惟有放聲痛哭足以酬之耳信宿三日下山收召魂魄既喜此身復為我有更喜筋力健在將來盡可於三山二水間追隨杖履也來書云欲為魚門志墓此同聲所欲請者所須履歷侍亦記憶不眞僅就所知者寫上外古文二冊侍於其殘稿中選出者向於魚門服其詩而薄視其文今閱請作議論頗能不隨流俗文筆亦自雅潔渠生平最服震川望溪看來竟可追蹤其後至詩自五十以過皆贋元無一合作其去寄懇心餘兩君商定無論吾先生也今校對未完先寄上一閱

又

濮陽地本荒陋向有書院不過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點綴景色而已近日各屬聞風至者約可百人其中頗有才俊雙清之士堪以儲館閣之選者所居小有池塘竹樹每日晨起諸生問業而外尚有鳴鳩乳燕曲蟮青蛙喧聒絲竹以破先生岑寂平生讀書萬卷無一字得力惟少時聞先生云事到好時須住一語至今頗覺有當於心去歲歸里忽欲不往中州愛我者莫不惜其失算誰知九州之外復有九州哉即去此九十里有浮槎山已屬子進來時順到一看如果可遊秋間當以肩輿來約杖履山令窮荒人士

一識韓蘇耳錢太守年甫六十頗諳老憊頓異疇昔每相晤必念及先生也冉綿菲集前曾覼縷未竟編校一次意頗未愜須得一月空閒便可收拾完善但外間頗難得此一月也秋冬返轡當即料理付梓以酬付託雅意集中言易者十之五言經者十之三細加校勘自當以易學為上但其中疎漏甚多如謂周始有易名不知夏商之易已見周官謂卜筮因象象而作不知昆命稽疑已見禹謨洪範太極生兩儀經又明文而謂助于濂溪之類至欲以易簡二字括盡全經則平時宗法子靜陽明之過也至其心胸闊大不受康成叔重牢籠亦不震于退之永叔因文見道之業生漢宋而後直欲置身于執上接孟氏之傳眞有鳳凰翔于千仞氣象觀其生平往來書疏與公文字之緣最深倘藏弆尚有鴻篇為目錄中所未載者祈錄一副本見遺意欲即在關中付梓恐將來歸後又無餘資也

上隨園先生書

錢汝誠

景仰高風自得為後塵來二三十年如一日惜未曾於都下親侍杖履耿耿至今每捧閱前輩片楮寸縑皆從性情流出風格遒上所謂大雅之遺先文端公雅好獨深於前輩著作尤摯茲當頒帖之時忽拜鏡律大作不孝跪陳靈次溯泗交流雖倚廬荒冗惘惘無知之際回環泣誦如聽唐人清商清角之音眞絕調也先文端於九原亦當頓首服此佈謝兼候起居感佩欽企之忱殊未罄於子墨也

小倉山房文集序

沈石麟

天下有文人之文有豪傑之文紆餘細潔規行矩步文人之文也若夫豪傑之文雲蒸龍變隨感即發奚暇較深淺論工拙於其間耶漢唐宋以來能為豪傑之文者代不數人西漢時賈誼司馬遷其尤者也相如子雲淵趨雕琢模茂之意少矣唐之文章渾渾灝灝不可窺校者獨韓退之一人峻潔如柳子厚猶不得與抗習之可之必蓄手追唯恐不逮籍湜蔽走且僵矣宋自歐陽永叔而下明允介甫子由子固胥以文明世至謂所謂雲蒸龍變隨感即發者北宋則推蘇子瞻南宋則推陳同甫而已甚矣哉豪傑之人之文之未易有也求之近代吾師袁存齋先生其庶幾乎先生天才騰挺於書無所不窺蚤年負用世才由詞臣出宰江南一時公卿俱疑公文人也未必解吏事惟鄂文端公史文靖公獨信其能果下車以來決獄如神豪猾斂迹其所施設雅近古之循良吏以其暇招文士飲酒賦詩聯與秦澗泉狀元朱本楫進士皆當時門下客也久之薦牧高郵部議尼之先生意不適遽以太夫人春秋高終養乞歸寓金陵小倉山盡心色養蒔花木疏沼泉亦以文史自娛當其意之所到放筆孤行淺紙怪發如天馬騰空如黃河奔湧如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如雷霆風雨交雜而並至豈非所謂豪傑之文不屑屑於淺深工拙之較論者耶

小倉山房文集跋

廣東　楊中興

中興聞隨園太史名久矣曩在穗時館師盧授先生觀藝為予言其時文即古文也時未暇省耳治也越二十年予講學端溪先生弟香亭太守示我袁氏三妹稿乃隨園所編次人與文俱奇目治也又三年隨園來端州一見如舊識相因得讀其全集不禁嘆曰古文在茲矣為卷二十有四續編一冊傳志雜著各種俱備不憚炎暑而卒讀之愈進愈奇不拘一格想其旁搜遠紹目與古人相晤對靡辨折中乃能破庸人之論自鑄偉詞而言無疎闊其激而發之也若擊雲托月浩乎莫測其端際其因而存之也若龍蟠屈伸淵乎莫究其奧蘊至記載事言揚詡德業提要鉤元仍稱量而出犁然有當於人心蔣太史題其文曰胎息元氣觀物求根嶽峙瀆流天結地搆可謂善於形容杭太史曰不落一凡字更為知言余何能更名其狀惟是居恆論人有才或歉於學有學或短於才即二美并而窮於遇不克竟其學以充其才者亦可惜也今太史兼而有之觀隨園六記具見生平少登清華之選長肩民物之任邁循良報最而眷戀所生謝榮初服適彼樂土發舒詩書卓然為當代著作手若造物有心留以有待者中興年已九十遠嶠八千里喜太史之來愁太史之去所以心不能已而私一言以跋於後

上簡齋先生書

是鏡

久仰芳名無由御李往春道經白下得介稚少宰晉謁隨園雖戶迫通衢經庭寂若披帷斯在一見憺然考古論學有如夙契始知名下無虛不覺令人意懇蒙問禮制明堂之疑具徵卑識舊謂明堂卽大廟內本於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之說陳澔謂魯無明堂而大廟如明堂之制天子五門路應雉庫皐由內而外路門亦曰畢門向遊泰山觀日出泰山之麓明堂遺制猶存乃九門而非五門與此註不符蓋明堂位先儒多謂劉歆揚雄猥僞撰誣周公以阿諛王莽觀其篇雜湊不倫違禮踰制全無忌憚可證但孝經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究未知其制何若若以爲明堂卽大廟禮無民文見於經謂者亦係後人懸擬未可盡信若以爲洛邑朝諸侯之所情理尤爲不協誠如尊疑所云質之綿莊先生其說云何先生深於三禮考核精詳必有確據惜不及面聆其誨也承約返棹下湯再炙清輝兼示大著同行敝友謂時當歲莫諸務紛如風利不泊豈謂一會晤一止宿亦有定數其間耶或未能如約鴻便尙祈不吝示教爲禱所託舜山藏書別後曾爲措意否尹制軍回轅見時敢希面懇貴園風景甚佳內雖都而外則畧且門道朝對皆欠安吉似非鸞鳳所宜久棲恭蒙厚愛敢貢愚忱

答隨園先生

周 榘

二徐說文本楚金爲優鼎臣標其書爲五音韻譜於書名無當以四作五指趨爲音塞山辨之誠是蓋諧聲之義二徐均有所失究其坐病實昧於陰陽平而混呼切腳耳如玉篇匙指南標射諸法門妄爲選就音韻歸識其反韻猶可少諧平韻飄揚無所適從不其然哉按繫傳反切朱翺作茲不識論姑舉開卷二三字如一字翺云伊質反五音韻譜云於悉反兩反俱得壹是爲合作音韻歸訓以聲猶可少諧者是矣至天字翺云聽連反五音韻譜云他前反兩反俱得出而天字眞音當用梯烟反或聽尖反　國書反切較勝諸字書正此類也華嚴字母西學耳目資俱爲洞底不由沙音入難臻三摩地詎曰淺末哉又上字

翺云時快切五音韻譜云時掌切按時掌得上之上聲於去聲則漏矣時快切僅得上之鄰近聲而止之眞去聲終未出必須如玉篇市議切乃合卽此開卷三字已謬舛如是故曰二徐於反切則均失之鼎臣本頗簡究亦不過託寡辭免咎之計善用其短耳若小徐繫傳木祛妄之說六義之解實多合論卽亥字注義徵取邴法最爲佳妙何魏太常作精蘊反少之耶然楚金可議處亦甚夥如始一終亥但謂部次之目則可乃以意聯爲文二篇甚屬弱曩余讀至耒曲木也角亦曲骨也故次之以角骨之堅者爲角皁之堅者爲竹故次之以竹手臂所運爲巫故次之以巫巫在人之後隨入者也女亦隨人故次之以女等語幾同市井諢語絮絮牽藤堆砌皆矣不值一噱善讀者亟當摘詘之趙氏長箋明知其謬猶存卷中詡可當記事殊誤也且引宋人效作易卦敘傳則又擬失其倫矣以上諸失俱在譔述者至刻板 鈔錄往往無善校最爲吾人披閱之累繫傳木凡三見俱非鹽藏佳本今此本訛字甚多如目錄象字類至後冊竟遺抑象字三文若細校似此尙多又上字注當是時快反茲本抄寫誤作時快快之與快亦覓千里亦未得遍校想反切之字誤者亦必不少夫豈不修經史義晦奈何奈何

復隨園先生書

河南 胡季堂

陶方伯來接奉手書深荷存注不暌遺道當出一椷奉覆想登記室矣家觀察到都又得朶雲別後三秋常殷懷念屢承蘭訊不啻面談令人神馳於小倉山畔而不能自已閣下以玉堂著作之才試花縣弦歌之政退而萊衣舞綵將母情深奉八十二歲之高堂讀三萬餘卷之書史扶大雅於江左爲名士之巍光此種風裁人生罕覯東華朝夕在公者不大有間耶前此奉懷一律恐不足寫照於萬一來書乃加獎許敝帚亦享千金宜荷嗜痂之愛矣弟今秋屆蹕出古北口凡經興州抵木蘭一路川原陵樹頗獲勝觀且塞上之風烟秋郊之獮狩元摛見聞竊不自揣積有篇什節錄寄上尙祈敎一二爲甚幸甚

又

僕歸時順經攝山稍一登眺幽居雲石處處入勝登最高峯望江元爲大觀想先生近在指顧不啻公家湯沐曾中裝滿帽假自然落筆超雋覼僕叢簿領紛如偶一乘閒流憩旋卽去之其勞逸何似然既已登歷差兒寶山空手前賢有句云天台已入休嫌暫尙有終身未到人讀之聊以自慰也惟名園在望而徒有蒹葭白露之思豈眞個海上神山定有仙風引去耶瞻望勿及殊難爲懷中甫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僕亦有憾於小倉山矣一笑

寄隨園世兄書

慶 桂

家嚴近年以來常多疾病平素又最不信醫藥桂前歲冬底自庫倫回京見老人精神疲倦行走亦頗遲鈍殊深潛懼惟有晨昏調護默禱上蒼願將身代不意於去夏四月二十二日竟亦見背桂抱恨終天曷其有極彼時欽具敢奉聞緣哀痛之際諸多疎忽而又未逢便羽及至百日脫孝後卽前赴熱河叩謝

天恩復隨圍塞外徐徐風雪往還兩月今春又扶櫬出關二月安葬事畢三月旋都乃承世兄關愛情般致書慰唁眞令弟感泐靡窮先君吟咏詩章本係一生心血幾兒弟亟謀次付之剞劂以昭永久序文一事公同酌商非足下之大作則萬萬不可非足下之交情才思亦斷斷不能作也正思修札上請孰知迢迢南北竟有同心千古傳文隨書寄到使弟輩捧讀之餘泥首涕流席公刻下尙未抵京隨園華翰因致稽遲爾山千里滑宕空傳鵬杳魚沉縷縷何極弟於去秋九月間奉　特旨令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此乃追念先人不盡之殊恩更施之於嗣子稍具人心者敢不勉隨步武仰報　君親惟是任重材荒難承受世兄通家至好不比泛常愛我既深教予必切尙望時惠德音以匡不逮先君之靈實式憑之

又

弟春間扈從山東曾修寸楮藉達離悰未識可邀青照否頃於奇麗川方伯信中接披華翰猥承世兄過欒州湖歡聯親故知弟前往高郵卽行返棹見徵摯愛殷拳久而彌篤欣感彌深第大不假緣失於咫尺

白髮心交缺於一晤令人悵惘輒滋也來書內有明歲厄於龍蛇之語想散仙風骨定與松鶴齊年其相士之妄言自宜妄聽之耳再世兄鴻才雅望人所共欽何彼昏耄偏與爲難眞可謂拂人之性者而今炎果速其身殊堪一快韮聞沂年來又與麗川契合此正端人取友必端之明驗現今福山制軍移旌白下與世兄既屬桑梓之親兼有應求之好牙琴並奏其樂何如引睇江雲可勝企羨弟於五月中押解入犯抵灤卽蒙　召見奏對之時　天顏甚喜特命歸省熱闈再回　行在似此　聖恩禮恤至渥極優諒世兄聞之亦必代爲歡暢昨已馳赴山莊照常侍直近狀平安差堪告慰

又

通家世好暌隔多年不意去冬猥承　寵命竟能舊地重游方擬遣人迎迓適蒙鼓棹先來快覩精神矍鑠備徵雅愛勤拳方知他鄉之遇故知更勝於久旱之逢甘雨也但未罄綢繆遽違光霽因風去任行役堪嗟未卜何時再圖良晤悵惘昨春風坐對恍同夢境迷離黯然別緒何可言宣然征軺四出碌碌頻年既有此日意外之歡逢未必無他日不期之作合況我與世兄香火緣深禱祈共切者耶浙江番案將完約於二十外起程方特修函道別適逢尊紀到杭獲披手翰藉悉杖履還山起居安吉雖慰遠懷奈弟桂帆北上不克紆赴江寧盤桓片刻白頭兄弟咫尺天涯言念及斯曷勝悵悒肅此書候遙安附呈微物貢通姪迎娶之喜

又

日昨曾勒數行並呈拙句山恩太守處轉致計登青照矣弟於月之二十日行抵嘉興卽艤舟烟雨樓曾同長撫軍審辦事畢約出月初三四可過京江因想弟此番奉　使南來世交係重屢獲歡逢離懷雖慰但從此挂帆北上未識頭白弟兄何時再晤言之黯然倘復蒙鼓棹而來重圖雅聚一話別悰則深所願但高年之人不敢請亦不忍請也李太守續蘭亭修禊圖名作林立落筆殊難然既承世兄推獎未敢固

靜幸題一章錄稿呈政

又

昨自嘉禾轉棹曾肅寸牋交差官寄往未識可登青覽否日來陰雨連綿風色不順於初四日始至丹徒適郭中翰來迎得披手翰纏綿肫摯銘感奚如滿擬海天兜率又作歡逢詎意詩讖竟難重驗白雲偏愛閒眠長江不能飛渡緩思曷極涕淚潸然然前此聚首兩番亦足補三十年久違之缺念及於斯覺黯然傷而又欣然慰也捧讀所題江天賦別圖不獨韻事堪傳且欲交情垂久益紉才子之用心至深至密歎洄靡涯今特搜索枯腸敬酬原唱非敢云詩聊抒衷曲耳霞裳高弟子竟未來見玉樹亭亭空作天際眞人之想奈何奈何所索先君詩集及鏡面高麗紙容俟到京覓便寄上

寄簡齋世兄　　慶霖

久違雅教十有五年懷慕之私與時俱積弟於戊秋七月仰蒙　聖恩授爲黑龍江副都統自顧樗庸獲此進步皆由先人之餘蔭也出京時曾於三兒信內附寄一啟報聞不意雨羽浮沈未呈記室丑夏後三日夜雨時霽公餘之暇正在絢秋園中蒔花種菜忽見朶雲飛入山齋如親故人顏色開函展讀相愛之情溢於楮墨欣甚慰甚並承示知近況名姝異夢即產麟兒光耀門楣全家喝采人生樂事無過於斯奈相隔萬里縮地無由且鱗鴻鮮便未得專函馳賀翹首江天實深豔羨世兄云六十老翁學爲人父弟若引此例還須十有五年未識蒼蒼者其肯許乎復荷見投新什調高詞雅頫挹清芬既感舊雨情多又佩才人筆健且知登山臨水問柳尋花之興依然未減足見精神滿腹耳目聰明眞壽徵也或大假之緣安知將來不重聚首於白下乎伏望珍重

又

五月初旬曾具兩啟一託將軍西公一託司馬胡君未識寄到否昨聞春圃方伯榮任江寧香亭太守已歸白下雁序聯牀塤篪迭奏閭街巷賀客盈門山林增色魚鳥皆驚眞人生之樂事也翹首雲天曷勝豔羨弟已作札勸令妹夫青巢乘時回南既得親朋歡聚又可抱子弄孫詩酒陶情以養餘年必欲僕僕道途勞心勞力依然兩袖清風何趣之有憶去年九日詩云悄向明湖窺白髮曾經二十五重陽讀之令人淚落尚要措資捐復殊覺多事縱不能如世兄三十三而致仕必待六十六乎恐到此年紀亦終於知進而不知退也白香山詩云我有一言君記取世間自取苦人多其青巢之謂矣聞江南雨暘時若轉歉爲豐世兄可免饑寒之患欣甚賀甚附候起居不備

寄隨園太史書　　奇豐額

自束髮受書之日即耳芳名迄今垂三十年矣總以未得一見顏色爲憾月前獲迎高軒快挹清標揮麈尾於風前落珠璣於座上平昔仰止之思一日得償所願欣幸非常實屬前緣不淺昔人云如公之明峻固若瓊枝琪樹常欲在人目前殆爲今日言也拜送以後不克數相見亦未嘗一日去諸懷留惠尊集每盥手展誦塵心一浣至得意時輒覺涼風生於松竹間忘其爲炎午之中足見才人腸胃清如冰雪故能咳唾生風不必拄笏支頤召西山爽氣也惟未窺全集正如渴飲河尚未滿腹不知何時得傾囊相示耶弟無夙慧又束縛於簿書益不克自振拔山谷與人書云南來拘窘吏事雖江山相喚發心不在焉似此情狀當爲大雅一笑近日於堂之西偏拓一弓地架四面亭爲習射之所旁構小亭覆以棕毛顏其額曰悅心退食之暇靜坐片時聊以自勗懷想清塵將以安車蒲輪奉迎芳躅此亭有知亦當引領

又

署齋匆匆晤別原訂裝束返棹再歌維縶之詩乃盼久不至始知一帆風利早已暗度吳閶竊詡兄何竟爽前約既而思之安則淡門諸人邀遊海上總如神龍挂天見首不見尾令人無從蹤跡若來去之朗都稱凡人相契得出則神仙游戲入則不幾與官程驛使相同耶念此又爽然自失矣辰下溽暑正盛伏惟珍攝弟於廿四日得部咨實授撫篆兄期我甚切聞之必以爲喜然而力小任重古人惕之兄何以教我耶昨具摺謝　恩若批准於月內即行矣否則秋間從事文闈撤棘後必走叩隨園攝衣而入也壁間點美人曾邀賞鑑因囑曾君照仿一幅奉上渠得兄賜題頭陀像心感之至故盡此幅尤加倍出力連日查看海塘江壩兩處奔馳冗次裁箋敬問近祉

又

秋間在省時有過從之樂別來又兩月餘矣勞人草草每覺容易銷磨歲月而兄在烟霞供養中想見山靜人壽幾忘却人間甲子也昨周中翰來蘇得手書知月初曾挈霞裳至邗上而彼此竟不相值想因此番回來行走太速或於夜中錯過悵甚歉甚周中翰述及起居頤養之勝共相欣忭中翰學贍品粹弟所素欽章奏一切尤推老手適新任尙衣五公於廿五日到蘇即日已延入幕其令郎當另爲留意也弟小春七日到京　召見三次奏對甚久　天顏甚霽所有囑寄各書及慶十三兒小照俱一一面交京中問兄起居者弟具述矍鑠以對曾於紛紛酬應時口號絕句數首及昨回蘇都不省記惟記一絕云中侍傳宣遞牓牌平明待　詔立金階白頭宰相關心甚問了黃河問簡齋盖因阿公之問隨園而作也又一首云簪筆蓬仙集鳳樓喜談前輩覺風流不知我與先生壽翻問曾覘太史不盖因二三新翰林爭問隨園而作也附聞以博一粲

題　恩假歸娶圖跋

乾隆己未隨園先生以翰林給假歸娶賓所贈行詩爲一冊命工繪圖幀首距今壬子葢五十四年矣秋七月余以監臨鄉試至江寧先生攜此冊見眎墨香藻古雙錦爛然令人神悅憶余自垂髫時讀先生詩文輒愛慕不置聞塾師語其同輩頌先生者不去口每疑先生爲宋元時人近亦當在明季國初間方以生不同時爲憾洎及長得知先生尙里年齒迺甫踰壯盛竊喜或得一見先生而江南薊北相隔三四千

里深恐此願不遂迨余遷官安慶始見先生於皖上嗣後至桂林再見今來江南乃時時相見每促坐晤語不知日晷之移今年先生七十有七矣方瞳若電神采奕然視十餘年前轉益矍鑠余嘗謂先生之風神儀表當其長安得意時正不知若何照曜以爲事隔前生則眞無從得見而不謂又於畫冊中見先生少年玉貌尤增意外歡幸蓋皈向心誠則感通而緣應參南海者日日望南膜拜一念不弛即眞見大士久之而大士全身恍惚俱見余今者乃眞見大士全身矣夫先生自歸娶至今幾幾甲子一周昔之歌詩祖餞者無有一存而白首相莊明星戒旦蘆簾紙閣不異神仙此兩人之清福正未有艾也古來如梁鴻臯廡龐德鹿門世爭羨其林下風致然未必皆同享上壽以至黃耇期頤衍頌歌燕喜而及令妻壽爲偕老慶也余無以壓此冊之後者請爲先生歌魯頌可乎至於恩假之榮親迎之盛燕爾翱翔之樂當日諸鉅公已侈言之故不復及且余之生實後先生二十九年後先生歸娶時七年在爾時存此佳話固斷不料有七年後生之人至今日重爲題識而余拂箋諦視渺若前塵安知前生不與帙中諸公同在賦詩贈行之列乎嘗以此質公案叩諸先生先生起而笑曰我亦從頭記不清也乾隆五十七年中秋前一日白山奇豐額跋

答簡齋先生書　　伍拉納

客臘接手書備審記注寄惠硯墨足徵先生篤念舊雨不以在遠見遺義訓硯銘巧心妍手古藻紛披但以工書許弟殊爲汗顏自慚翻布之未能敢云揮翰竊幸學書之有藉勉效塗鴉硯好非徒誇紫翠之多情殷實不啻捧瓊之重拜登嘉貺感切五中丙午冬台旌來遊武夷弟接信後隨札寄崇安汪令囑其代備舟車敦請文軒過署作數日盤桓不料札到時太史已經返旆寸衷耿耿彌切渴思昨向望亭備詢起居知先生氣體微弱興趣仍佳終日手不停披苦心力索詣必驚人雖好古敏求耄猶弗倦而無書不讀功更何加高年頤養天和猶期善爲調攝也弟學識粗疏遽膺封疆重任未遑報稱時切冰兢兼之沿海

郡州半臈莅符嶔潯歲加督緝刋夕雕𥂝硯先生負蓋世之文名享人間之清福相判奚啻仙凡適懷名園見招山窗水榭人影衣香臨風燕笑此情此景眞有難再得者客春原擬赴浙因兵繼以嚴疆公務因而中止不謂辱承厚愛早已遐邇相迎烟雨六橋竟復艱於會晤雲山千里終縈繞於心魂未盡之情另函再悉

寄隨園先生書　惠齡

僕束髮受書卽耳先生名久之復從諸友處得讀所爲詩若文安石碎金少陵剩馥企慕無已自維謭陋蟠首舊京如天際峨嵋可望不可卽官遊所至足跡又不及江以東六朝佳麗之地人物風流無從識面偶思籌狀自陳隱侯之門又以駑馬十駕總不當騏驥之一盼用是二十年輾轉願望之殷徒在心曲每接南來賓從及四方知名士有契合於先生者必問近狀何若眠食無恙否前者儲官楚邦適與弇山制府共事弇山與先生海內龍門雙峰並峙僕交弇山有年知之最深弇山氣格豪上鉅公碩士無足當其意者而獨推先生之文章與錢少詹辛楣之學問爲我　朝第一流人物少詹根柢經史儀型儒林先生元本風騷冠冕文苑僕聞之以爲知言無何辱賜隨園詩話一部展讀之下覺別開生面平章一代之詩寬而不濫嚴而不刻議論超妙率皆前人未道並采拙詩謬加評騭深爲欣幸寶而藏之中郞之祕論衡不是過也且夫聞聲相思自古而然思之旣久魂夢從之乃若先生瞻之在前不怡中夜每千里外得寸紙片言如親見覿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未已也孟陬之月登州臨守出示新齊諧一部並得去冬手書一通百回雒誦齒頰生芬自幸檮昧得蒙不棄而惠貺之又獎借之女蘿附喬木其榮實多然而旣自欵又自慚矣僕無狀謬任山左黽勉從事日夜拊循頗覺支絀鄒魯之區淳樸已離近頗難治向聞先生學優而仕江左神君不識有以提命之否文字知交轉而又問政事益知先生之無所不長而亦不驕不吝故也僕所遇奇才異能之士指不勝屈而服膺者先生與弇山及趙觀察甌北三人今弇山已遊別甌北又以數十年老友相違已久而先生又始終無一見期耿耿之情不能自已惟願健飯珍重臨風未盡所言

寄隨園前輩書　孫士毅

士毅弱冠讀先生制藝瓌偉卓詭不可方物疑其人岸然絕俗非可易近心藏數十年不獲撫塵接席臆斷之所能定也客夏辱迂道惠存粹乎其容藹乎其言凡所開示舉是津逮後來而又極不欲以賢知自見殆所稱合乎道者始媿欵以爲不可及　子云去其奢泰取其衆和惟先生有之別後兩接手書馬嘶山中翰來復承明敎意氣悱惻循諷不能已伏讀去秋鼓枻灕江搜羅幽異披蒙茸躡巉巖金石鏗比豪前哲周程之所流寓鄒黃之所播遷與夫勾漏十洞之記梅花萬里之詩白雀金雞吳武陵題名石秀蘊崟春影季華王訪舊桂林剔抉苔蘚有美必彰昔人謂行縢所至掇其地英不啻捆載而去如先生之於桂管眞可謂盡其地以歸矣衡湘南嶽之遊奇蹤谽谺遙度山靈曳杖迎笑相與把袂拍肩爲樂知新著不作烟火人語楊誠齋言其地深林𡾓谷窮崖怪壑磊有名不俎豆於九疑嶽麓之班而其美不減者然乎否耶冬仲當已浮洞庭涉皖江而下抵隨園日拓紫霄軒四望春色正復爛然矣記游之集以寸爲計其肯錄副付郵俾以拊燭扣盤略識光景否士毅去冬赴千叟　恩宴行次豫章欽奉　諭旨辦理洋盜失當今乘傳回粵悉心妥辦幅分輪衡致多舛誤不克躬厠　盛典疚惕實深惟先生以素所灼然於中者指導之幸甚

又

杜福來粵奉手書懇懇之旨繹寫而感又拜賜甚夥解東西之屋爲皮之几錯列幾滿學屋一種閒淹雅景自笑同賈胡也因思先生昂首屋梁硯田軟入不鬭四方士毛之助顧反倒篋傾箱檢其尤者璧以貽之領次無洮其何可任時適於役潮郡猝未裁謝昨旋省途次管香亭太守處人來再讀翰敎知去冬復挾許掾勝情宿眷紫樸探武夷君隩宅老神仙遊戲人間不合獨背堆裏饒談倫慣而不能自克耶犒謂節杖旣越閩嶠則雲根一潑卽可飛渡韓江士毅又得親被謦欬一發噓鐘之響豈不甚幸迺竟屏當瓶鉢放溜家江大似芝荒蘊效鮑鵬之颺去徒使隔壁閑卽不可爲懷默悵亭高會何時復續也辱示承吉之孤仗義有人曼卿之喪歸邛指日發函仲紙欲楚齊來先生暨秋帆中丞淮樹觀察均應千古抽官空寄媿可知矣奧游一集山靈幽秘都赴腕下卒業數過莫窮其趣惟闢入蕪作闕之增慙嬙臨比肩嫿立判隱有斯至而傷其鼻者先生固大損其於郢謝亦奚益焉閩游所得當更氣彌大宅引領緘寄以抵臥游總者於他所見先生行草題句隨意波磔雖未協繩矩而奇猶爛散絕類春空之雲故欲得之嗣後勿以楷法見遺大費高年指力也現因臺匪不靖移駐閩粵壤接之黃岡點送弁兵出境郵羽稍閒此復謝附頌近宜合侍何時臨穎瞻企

又

丁未冬日接手書詳示園居器味及游路經山皆士毅極欲聞之言循諷數過恍似坐門闌侍行滕也惟獎借太溢慚無以承嗣語去此周旋予以規切幸甚憶壬冬未春兩讀翰敎兼辱雅貺曾於客歲在黃岡照料師行出境率復數行附致清俸交令弟香亭寶回自維雖比仁祖之米應不類昌邑之金何閱時已遠迄未繳納想使者勾留珠江花縣不肯遽事前塗致有稽遲耶頃從芋當已化爲飛蚨蝶度及此亦自消居心未淨矣書此冀發一粲其時並訊閒寓公意殊不惬谷仍返武林奉懷一律未及錄寄今又忽忽改歲雙丸馳驟眞不堪把臂耳昨知壓樹齋尙書讌蓁溪江緘書郵達並以先生之作寄之頌接復函中有夾片三頁拳拳道履證與拙稿一併呈覽樹齋家學風雅過人卽此見情深舊雨不忘苔岑也者垣信來香亭遣人顧耀將次就道敬措冗伸紙敬請起居祇此信卽日隨春雨渡江不似前次浮沉爲幸

又

士毅上年由粵至京今又自川抵江於役頻仍久稽手奏每一翹首輒慮兩老翁衰年颯落無合併理自拜景移　恩命相見有期此喜帖悍傸欣之復然而驚縮地就之比至碭山爲河防羈絆兩月鷩心之事例有折磨理固然乎工次接山中嘉問辛業數過醒轉有味所以期勗甚厚且感且惻頗聞江省近事棼不可理昔人馴龍不能馴猿以禮神農不能服豕而士毅蒼同老馬老雖而昧於識路知風雲嚮躬何以善後惟先生敎之前者珠江轉舵之句實爲斯役道端來示旣撰下手之難復以多言而中用爲志喜得毋如宋衛陳鄭災衛者自訟其言之驗而不顧此中焦頭爛額者之備受辛苦耶計月之下旬可抵秣陵屏當案牘一二日卽趨前紫雪軒快讀贈詩四章其寶石山莊十三人送行稿什冀一併於全集附載內見之傳得洒灑塵襟發皋春景旅次匆匆布啟卽請起居餘俟面申

答簡齋先生書　畢沅

孫子淵如來汴接誦前後手緘語長意重情懷繾綣紉荷奬勵涯涘慚恧聞冬間作武夷之游未識何時始返白下近稔道履沖和吟情彌健可勝欣慰江南春早新水初生一舸渡江可以直達濟寧陸程不過四站至兗州當以肩輿奉迎泊暗於龍門伊闕之閒直探一室之勝作兩月之清游七年之別稍慰先生不我遐棄追古人嵇呂之風不嫌千里命駕也屬題隨園雅集圖卷中半皆沅之師友琳瑯滿紙撫其不備每思下筆卽氣餒退三舍近因睢陽有漫工之役出節河干於百忙中成詩既不工字復生澀恐先生爰忘其劣續貂之誚其能免乎玆乘少僕赴粵之便寄回卽令親敎集前曾隨侍園中者想勿誤也蓉祥堂益見聽穎念念客中無物可寄聊以金數餅以代果餌

又

夏秋連奉手札備悉老前輩生挽之詩久已展限遊屐登臨遍歷天台四明諸勝以杖　朝之歲作名山

之游陟險躡幽筋力仍堪濟勝千古詩人曾乎莫及矣箋中想又添瓊臺遊草數卷矣便中抄示以當臥遊沅於首夏銜　命前赴楚南讞案詣戎往來於瀟湘漢江之間幾三閱月至七夕前始旋鄂渚案牘勞形簿書山積竟無片晷餘閒勉強支持無暇再理舊業恐此後筆花全褪不能重登大雅之堂濫厠吟壇末座矣嫂夫人偶染癆疾漸次調攝刻下諒已康寧容詳讀書近想筆頭日進念念爲門本銀只存原息之數蘇利太薄現已提至楚中代爲墊足一數每年乃可一分行息今已半年有餘想家中薪水不給茲墊寄百金以資接濟祈即付程耶收用再聞其尚有名世一章倘能歸出寄來當另爲籌畫能仍足二千之數將來庶於孤寡有賞老前輩篤於友誼生死不渝沅當勉力資助以無負故人於泉下也專此佈復順候潮祺

答隨園前輩書　　盧文弨

弨欽請安一向碌碌遂疏至今承年老前輩垂念彌覺歉然秋氣漸深尊體定然爽健馮山公有道集中晚年之文與初年多有異同初見毛西河尚書古文冤詞遂信其說且爲之增成其義後從閻百詩於淮陰始翻然棄其前說而知古文之皆出於僞撰矣文王及身稱王始亦沿漢人舊說後釋系置之詩乃斷然翻倒知文王稱王乃後人之誣今爲先生編集宜有別擇當以初年所見未定之本入外集中如鄭康成注禮記時於引詩皆用三家說後得毛詩傳而更從毛說然記注已行亦不改定朱子亦有所謂晚年定論者今先生之文略分內外集庶不滋閱者之惑當俟再抄輯時爲別出之今寄先生六卷更乞閱定蒙問書中疑義外具別紙呈教

問蘭木洗以苦酒　案荀子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注云蘭槐香草也其根即白芷所謂蘭本即蘭根也洗與漸同俱平聲滫溺也（即溲字）苦酒即滫一字之合聲

問陶令五斗米按淵明甚言其少也按陶令七十日去官而令之公田種秫疑不及獲爲已有矣考當時居官者有職田有又時限其在限外去官者尚可得後任者不得而有之五斗米豈在職田之外者耶

問三國志王朗傳　折糠米飯按折即是淅或是求精之意

問[illegible]瑨傳　見待國呂於宗修憂別本作擾宗修者疑是人名當謂鄉里待之以爲勝於宗修也宋本待作特疑非

問太白詩元氣是文康之老親按李詩補注齊賢曰周捨上雲樂曰西方老胡厥明文康周捨所用或出佛經

問胡雛之嘲其父胡母輔之稱將令我尻背東壁者大概說無酒可飲耳觀下文呼入與飲可見

問盧寳嘲叔云阿父凌晨巍峩按巍峩高也唐摭言中往往有求巍峩語是名第之高也疑當謂彧晨興致便爾許高耶

問晉書地理八堯何解談陛平疑堯爲世字之訛自曹丕篡起至晉武帝已有八帝故云八世耶按簡文帝云智高九舜名出十堯疑是稱多之意耳

問皇甫謐傳反賜何解殆即用內則語婦或賜之飲食衣服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

問梁武作通史黜八索按孔安國尚書序云孔子贊周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蕭子顯舉此語蓋謂通史成而歷代之史書可廢也

問晉書后妃贊故劍辭恩池蒲起漢按故劍用許后事不必解矣甄后詩曰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勞人行仁義莫若妾自知史臣之意用許甄二后事也漢字乃嘆字之訛

問晉書江彪傳鴻祠何祠疑即鴻祀見尚書大傳及通典俱載鴻祀之禮

問墨子孔子怒齊侯不用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按孔叢詰墨篇云孔子惡陳常終不往見其樹子皮之事大槩謂因至鴟夷子皮尤怪不能妄解

問歸藏易所栽胥梁爲酒尊於兩壺兩鍮飲之三日不能醒按朱竹垞云兩鍮兩粢也其解亦未詳

問廟愷之定命論必嬰深匡之難大約用孔子畏匡之事深字恐傳寫之訛

問隋書帝紀刑濫之所及命勦威按大荒北經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穀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爲池澤即池也湋也

問舟張辟雍鶬鶬相從語見尚書大傳舟張不得其解鶬鶬與鏘鏘蹌蹌皆同說苑建本篇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亦彷彿此文

問李涪刊誤懽酒二十拍促曲名三臺案李匡乂資暇錄注云懽今作啐馳送酒聲也音碎今訛以平聲故且作懽字若据此即今人所謂催酒也而懽字亡矣

問晉書山濤傳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按子家者魏歆毓也父即子幹所稱海內儒宗者也

問王皇后贊肆甚猾亂當是周亂之訛左傳武王曰予有亂十人本無臣字唐石經後人妄增臣字於旁晉王后本賢不得加以亂字

尸子舜灰於常羊罌子作常陽孫淵如疑即恆山之陽又堯舉舜於服澤孫疑即蒲澤蒲服音近淮南子東南爲常羊之維非此解也

問孔穎達正義三始之日肇於帝軒書起軒轅亦見書正義三始二字未詳疑易詩書皆有始時始有也六經之道光於禮記此見經解

問張衡經筍銘有七涓之稱章樵古文苑亦云七涓未詳所出

問大戴禮銀手如斷注云瑯鋣也案銀與圻垠同荀子成相篇云守其銀注云與垠同平[illegible]也方本作乎如斷王懷祖謂當作如𢇍乃古絕字亦與截通若崖岸有瑯鋣也

問道因法師碑沈犀蹲鴟皆指成都也元和志成都府犀浦縣昔蜀守李冰造五石犀沈之於水以厭怪蹲鵄即鴟之異文所謂汶山之下有蹲鴟是也

問淮南子九爲皆繳荀子家語皆有此文楊倞注荀子宥坐篇云九當爲北傳寫誤耳蓋音盡戶扇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家語作北蓋）

問世說蘭闍乃胡人語佛經又有尊者亦彼教中出類拔萃者也陳大士文集云無意覺於尊者集中每好用此二字

問魏志賈逵傳通健　當時語雖不得的解然以臆度之通謂通倪健猶今人所云霸氣者十去健去矣知雄守雌是去健也則健字可會矣

問王嘉傳由丞後察廉遷尉　縣有小大故令長亦等級有異案漢地里志於長陵下云高帝置戶五萬五十七口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九則比小郡尚過之矣尉之尊於他縣之丞也固其宜矣

問劉廙謂劉表稱考弟　循有考弟蒙恩未報語此又以其兄望之作對句疑是稱其父未可定

答簡齋先生書　　王昶

吳生至都獲接手書如親色笑承頒大刻眞如天風琅琅海水蒼蒼不意騈體中有此境界想命筆時直不知有徐庾宮體及唐初四傑又何論溫李楊劉而下作者所造往往前無古人即此一編眞使一洗萬古凡馬空矣辱賜扇頭兼以佳詠高華悲壯令人眉舞色飛但奬飾過情彌滋慚汗耳弟負羽西南出徼二三千里所履之地瘴海雪山皆爲禹蹟所不到一髮中原幾絕生還之望奏凱旋京實出意外患難之餘頭顱如鑿雖復置身九列然已不耐馳驅秋盡冬初欲乞假南還暫爲六月之息第是否如願尚不可必耳方今南中耆舊皖江則惡非總憲吳下則時菴司馬其餘禮堂辛楣姬傳夢樓尺木皆如長庚配月點綴江湖而執事獨以科第耆英文章老宿作魯靈光巋然爲東南士人所仰止此固　聖朝人瑞微獨

壇坫增輝而已兹乘春闈同年旬宣之便布候壽祺

又

嘉平初十日遞至手書如親謦欬藉悉道履綏和遙深欣忭承示詩話中所採拙詩十年敝帚何足以當嘉譽弟少時生長吳淞家家烟月習復慰裝短後作金戈鐵馬之音衆必斥以爲輕手於負羽從軍歷經滇蜀烽烟交警山水嶙奇危苦之餘追爲險絕之作蓋出於不得已其時其地實爲之使工部遭際太平則詠懷北征可以不作又使太白從容侍從則孤憤諸篇亦無由而發其故皆時與地爲之然其中亦各有才分焉游心沖淡者見縱橫排奡之襲咋指而嘆其專長雄傑者於清幽微濇之詞亦不免斂手而退故弟常謂才學氣格不可缺一又必能抒寫性情超然獨悟方爲詣極此非老斵輪如執事其孰能知之弟少無宦情幸逢際會今年六十有八耳鳴腿痛善忘尤甚舊遊落落尤宜乞身而退而有所未能者嵇中堂年八十一方將徘徊於進退之間餘如常宗伯年七十九阿中堂留尚書年七十五諸瑪趙三侍郎年七十四劉石菴中堂年七十三乃欲以未登七十之人遽作懸車之請其勢必有所不行往常見昔人議論樂天謂七十告休自稱爲達此何異老寡婦自矜守節者今而知其無可如何然京朝官至十年有省墓之例癸春正值其期屆時駈車南下訪大江南北諸名勝且與執事及姬傳掺袂於莫愁桃葉間其言或不致如河漢也薄病初起殘燈熒然援筆寫此用代一夕之談

又

孟冬十三日以事至白門方謂把袂題襟可浣十年離緒而詢之學園廣文云執事已赴徐州爲雲龍之游非獨謦欬終疏且不獲一見隨園近來面目打槳而西倍深慨息惟聞執事年來精神日健長筇短屐遍歷天台羅浮諸名勝如飛天仙人駕飆車御冗輪得游行自在三昧其欣企何如也到江西後始接三月望後手書酒座詩墊不忘舊雨殷勤縋綣如吸清芬承示大著詩話內猥及賤名又爲莫愁桃葉間別添一段佳話俾附以不朽何幸如之弟選湖海詩存已斷手亦作詩話以發明之中論大作謂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足以推倒一世豪傑明歲勒成當以呈教弟在六詔年餘修楊升菴祠又作楊文定鄂尹兩文端栗主於書院祀以春秋又唐刺史王仁求有惠政修其墓而新之皆立碑以志其緣起頗爲荒陬人士所稱惟兩年中兩次往還京師計程至三萬里老憊豈能勝此而所費更復不貲近甫抵任會九江諸縣災有查賑之行水陸奔馳鞅掌久廢勞人草草何足爲知己告耶冬友著譔繁夥尚多未竟若能收拾遺文弟當任開雕之用至其墓志表碣亦吾兩人宜分任其責謹乘人便附交佳一函又雞血藤膏一函此膏出雲南順寧府本草不載最爲祛風養血爲老年人所宜昔汪文端公夫人及劉文定公太夫人服之良効也

上簡齋先生書　劉錫五

錫束髮受書卽讀先生制義而好之然窮居僻處未審先生何如人也少長出游知先生弱冠登朝壯齡解組紅顏軒冕白首松雲而服先生之高又知先生栽南國之甘棠栽東山之絲竹登高作賦對酒當歌而服先生之通暨從宦京師得小倉山房文集四六集詩集以至詩話尺牘食譜而讀之而再三讀之乃知爲才人爲通儒爲良吏爲循吏爲畸人逸士一身兼之而服先生之大間嘗獨居深念司馬班楊李杜陶謝韓柳歐蘇之儔往矣不可得見矣當吾世而有先生顧亦抱我知古人古人不知我之憾喟然久之今年夏從法時帆學士洪稚存編脩處讀大作自輓詩而悲之曷悲乎爾悲夫廿餘年欲見之先生固已踰稀齡企望囊將抱我知古人古人不知我之憾以沒世已乎既而思之江南薊北千疊雲山道之云遠思無益也古之人有以文爲贄者矣錫弇陋不足言文第使有以自達俾先生知天壤間抱願見之誠而不獲者有錫其人焉是亦足矣遂不自揣仿九歌九辨例作爲詩如干言既脫稿累數月不敢遽獻抑有故焉一則錫嘗叨詞館猥以疎懶久未修後進禮一旦冒冒然來自媒孟浪此其從世故起見者猶淺一則後生小子驟出所有於宗工宿老之前如鄉里之氓入城邑接賓客是不得不縮頸不得不赧此其從文字起見者尤深雖然以先生之通料必不責其疎以先生之高且大必且嘉其有志而矜所不能也故不敢終藏其愚謹繕清稿介王葑亭給諫郵呈左右祈賜披覽加以教督不勝榮幸若夫先生躬松喬之資蹈黃綺之跡期頤上壽固在意中而錫他日或得稍寬羈靮青鞋布韤以從杖履於清涼絳雪之間是所厚望也非所敢期也

又

去冬肅泐蕪函附呈拙作拜發之後且愧且疑疑夫以海內龍門如先生自公卿大夫老師宿儒傾襟納屨願承下風者何可勝數一旦以文章後輩渺焉莫卽之小子無所介紹冒冒來前其麾而斥之乎抑存而勿論乎未可知也不意二月中一朶郇雲自天而降殷勤拂拭獎借過情以戔戔小詩纔如小兒學語劣不成音而爲之字櫛句比津津然若不容口此殆如諸菩薩身在蓮華座上覩苦海衆生稍有善念卽不惜傾身接引登彼岸高風古義百世之下聞者猶當興起而況獲聆緒論如親謦欬者哉夫文章之道有體有用語必驚人其用也而近情其體也蓋語不驚人則老生常談末學卮言拾宋儒之殘唾以爲理御文選之剩字以爲富所謂索索無眞氣昏昏有倦心者皆是也至於不近情之弊雖言矣矯揉造作而爲人所不必爲之事是不情於行也支離襞裂而爲世所不必有之文是不情於言也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小之則爲劉幾魏宜壞文體以及人心大之則爲王安石壞人心以及天下故語必驚人總近情自古聖賢豪傑之文皆然而倉山全集則莫不然者也數年以來耿耿私淑全在於斯然不謂甫出胸臆卽爲先生法眼覷明大聲喝破以錫之弇陋豈足以知先生而先生之於錫則不啻明鏡照物無遁形矣由是以推使先生而秉文衡蔑有遺文使先生而作宰相蔑有佚才乎雒誦迴環感極以泣夫讀其書則願知其人知其人尤願其人之知我今者先生知錫矣於錫足矣幸而終得見先生與命也或不幸而竟終不得見先生與亦命也命無如何也手札古氣穆然如三代鼎彝令人望而生敬當卽潢以古錦襲以名香錫有生之日頂禮而諷誦之倘朝露遽至則如昭陵禊帖以身殉之而已惠示除夕告存七詩在先生爲游戲三昧然崑山片玉有目知珍敬遵台命依韻奉和其中語稍涉諂應非所施於長者亦望先生俯賜鑒時擲聲一笑

又

去歲兩奉手書兼拜銘硯藏烟之賜自維後生小子仰邀大賢不棄齒諸門牆之列曾未得潔治束脩少伸忠敬願辱厚惠先施便蕃重疊感媿交併更蒙示隨園雅集圖度弱水以天風覩廬山之眞面悅如回紇見郭令公羅拜不遑又如趙簡子夢至帝所聆鈞天之樂安得不動心也圖中先生雙眸朗朗如曙星照人眞神仙中品格無惑乎著鴻名享大壽文章信今傳後無疑也至如歸愚宗伯心餘太史皆一代斗山不須贅頌卽尹陳兩君爾時在童冠之列若今日與錫敘序德尙齒已巍然丈人行矣憾嘗日不得厠其間執洒掃役耳爲題句卷末竊自束髮受書卽知景仰先生今得附名勝蹟豈非至願顧以卷中自尹文端公以下中朝碩彥南國耆英濟濟在側中錫何人斯而敢下筆匪惟附驥之蠅且成續貂之狗矣重辱長者之命是以遲遲久未上覆茲勉成七古一篇另紙繕錄寄呈鑒削倘下里偶於尙堪充數則莫大之榮如疵纇過多卽祈於紙上批示發還另改則先生之成全造就於錫者更無涯涘也又謝賜硯墨二詩草草塗鴉聊以博粲非敢云報聞先生去歲浙中之遊甚暢先生以耄耋之年視聽不衰登臨益健此實邦家之瑞文苑之華願遍告天下讀書人以爲佳慶

隨園續同人集卷三文類終

隨園續同人集卷四　文類

上簡齋先生書　　何道生

前月中旬蔚亭先生來索拙詩並示先生原札生驚喜欲狂曲踊三百曰隨園翁亦知世有何道生耶急展先生書循諷再四不覺嘅然曰當今之世非先生誰與歸哉生少而魯鈍讀書不多然自知弄筆卽好為詩時先師顧文子先生實教督之先師與魚門先生交相善也因得以詩受知於魚門先生及長而宦游京師出交當世士大夫因復受知於張瘦同王蔚亭兩先生居常深念以生之學殖淺薄而之數先生者俱以為可教而不退弃之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憾生之所獲不已厚乎而初不意千里之外復有一代宗工如先生其入者亦過聽道路之言而思有以教誨之也生之於先生其服膺也久矣先生以著作雄一世搢紳先生無不爭先覩之為快而京師書賈輒不能得生乃能借得而讀之若詩文集若詩話若尺牘若新齊諧以至若未刻之食單靡不羅而致之熟讀而深思之馬上枕上無日不與先生相對也第以弇陋之故不敢通一字於左右竊嘗自笑生之服膺先生如苦行僧終日念佛而所謂佛者遠在西方亦何由親授之記而牖其愚蒙也今者先生不惟知之而且思有所以教誨之厚意深情溢於褱楮生思之不得其故而當之有愧於心則是生向之受知於數先生者猶為人事之常而今之受知於先生者乃天幸也感愧交并曷能自已爰成四律錄於別紙並命鈔胥摘錄平日詩若干為一帙寄呈觀覽

又

蔚亭給諫處頒到手書並拙作二本諷誦三復感愧交并竊念生以庸陋之資不自揣度輙通書於左右且貿貿然執所業以問津先生知其少不更事不斥為誕妄足矣顧勤勤焉懇懇焉揄揚之殷屬望之切溢於言表生何人斯乃能當此昔人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憾竊嘗論之抑視其知己之人為何如耳古今來如孟之於韓蘇之於歐以當斯言所幾無愧先生者今日之韓歐也而生者庸庸碌碌於並世人中無足比數者也先生慨然不吝教誨拂拭而鼓舞之且矜寵之俾爝火之微借光星月同人集內得附姓名生自束髮以來遭遇之榮孰有過於今日者哉生命如斯夫復何憾至於以八十老人手作小楷鋒發韻流古香滿紙尤為希世奇珍人間罕覯便當潢治而什襲之以為永寶札中承示作詩之法云詩者心之聲也數語古今詩人之秘鑰倉山全集之精華盡洩於此矣生雖不敏敢不奉為科律孜孜不倦以求無負先生教訓之意哉告存七絕句偶然游戲著手成春謹遵諭和成以博一粲並祈鑒削拙作過蒙獎借指示數處如秦越人之視疾洞見癥結感何可言

上隨園先生書　　錢栻

旅次重拜龐公深荷垂注世交卑幼乃更寵禮有加隨園撰杖既暢坐以春風復屢飫以珍供劉白墮索郎佳醞鄴平公食饌殊珍平素未嘗茲容饕飫遠遊蕭寂頓覺忘懷暢甚幸甚栻嘗誦放翁集有神仙富貴兩茫然之句故是一時誌慨然亦未為達見人生難得唯清閒耳富貴神仙見到卽是昔羅沖為蜀富人而嚴君平不肯與交東坡與張懷民承天寺夜步謂何處無松月但少閒者如吾兩人栻因得句云清閒眞富貴瀟洒小神仙此境此情栻偶以興到及之而先生已習忘之故性靈瀟洒發之於詩筆悅語新有化工在手之妙而生平未抒經濟俱可想見於字裏行間因憶昔賢於學問皆有漸頓之喻而滄浪論詩乃祇云悟非關學夫學悟相待離則兩傷渡津譬筏斯豈通論以尊作之噴薄神明竊非學悟兼至之驗乎昔得力若何栻向河漢希加指示俾知由博返約之功悟取逕於我公境遇胸次之外望甚幸甚丞寄瑤海先生大刻四冊鏡眼不耐舟次略加繙閱俟來省時當卽交至萬松書院更祈惠賜一全集珠湖玉海俾得日遂遨游卒業之餘則一臠之惠尤侈矣寄伯父信已面呈絮語六十舊交詳詢起居欣慰之至

答簡齋先生書　　法式善

善自束髮受書誦先生制藝欣欣然如有所遇及於諸選集中得盥讀鉅製時想一見顏色藹此心何慕者三十年矣去歲寄程明府詩札不揣固陋聊志其向往之情非於前輩敢妄自揣度也不意前輩惠然以手書見示並迺所以寵錫善者過甚而嘉許善者溢分歛寡學不足與言詩竊謂緣情之作雖三百篇皆是也前輩在詞館則有歐陽公蘇學士之名宰百里則有劉賓夫葉康直之績退林下則有鄭康成邵堯夫之寄然自樂宜乎發為詩文言乎情而不拘於慾也每讀醉吟先生集謂其澹然寡慾老而多情今於前輩所示書遇之矣前輩不求聞世而名滿天下吉光片羽皆足珍重善不足以贊揚前輩之緒論而不能不感激於垂念後學之深情前輩以為可教而教之幸甚

又

陶生到京接讀手諭蒙惠賜詩話續同人集二部披覽一過如入五都之市奇珍異寶使人心目眙眩眞大觀矣京中隨園著作家弦戶誦有志觀摩者無不奉為圭臬凡一傳記成一詩成其佳者輙謂此隨園法也此隨園格也南來人士相問於文酒讌會問必曰吾隨園受業弟子吾隨園私淑弟子搢紳先生遂為之刮目善今歲仍改官翰林私心竊計或可得一試差取道白門拜先生於隨園座下亦生平一大慰藉事而緣慳福薄行與願違渺渺雲山何時握手立秋日約陶生及識先生者數人在城北積水潭看荷花雅集效隨園體賦詩以誌景慕復詳詢先生近年起居服食言笑風采傳為佳話併倩羅兩峯繪圖擬同人詩成後寫為卷軸貢先生一粲或邀先生數言弁首則形骸雖隔風雅相通誰得限以南北哉鐵冶亭侍郎為善石交學問人品世無知之不待善言而欽慕先生之誠與善無異今因主試之便得與先生銜杯酒論風騷善能無羨且妬耶善得陶生及王蔚亭洪稚存諸君而先生之生平如遇諸目矣先生得冶亭侍郎善之生平不可獻諸左右乎侍郎回都後善又得備聞先生言論風旨則又幸中之幸矣

又

鐵侍郎回都賚先生手書握之彭彭然及披讀細字八幅一為八月書一為九月書蓋長言之不足而重言之者也札中有欽欽在抱不覺首之至地等語先生愛善何其深而視善何其重乎盥誦之餘神愴淚隕感激不知何從伏念先生與當世文人墨士交際於今六十餘年矣其中奇才異能物色亦不少矣經一言之褒世稱佳士偏長薄技亦必表章不沒其善夫豈道而未及於道者引而近之遠道而不衷於道者化而裁之心極苦而情彌深矣善賦性拙劣讀書裁十餘年輙撥科第服官後緣家貧以教授生徒為業雖翱翔詞館實未能肆力於文章且足迹未出鄉里間事吟咏不過如空谷幽蘭自開自謝而已古今大疑大難之事未嘗熟於胸中則與實不充天下可喜可愕之境未嘗熟於目中則境界不廣區區酬應朋儕吟弄風月何敢稱詩於先生之門哉雖然先生忠厚為懷循循善誘蟲鳴蚓唱咸欲獻諸左右況善受先生知為眞且篤者乎謹呈舊稿一帙覶茲梗槩可括緒餘倘蒙先生不厭土壤細流尋數言或數十言弁諸簡端感且不朽然善實不敢必也而先生亦不可強也他日或能假冶亭鏡秋諸君子例獲拜先生於隨園山水間善更出敝冊先生揮毫吮墨去取而甲乙之則此二冊者固當矢耳都中奉隨園瓣香者指不勝屈劉舍人錫五何工部道生為最王孝廉芑孫得隨園之雄駿張舍人問陶得隨園之清邁又皆其各至者也為先生備陳之

寄隨園先生書　　李奉翰

神仙風度悵握手之已遲仕宦奔馳歎摳心之漸少弟河干鞅掌文讌久疏遙承先生不棄葑菲常貽珠玉睨執西泠佳氣滌我塵襟慚無北海清尊留君芳屐客冬判袂便生南浦之愁春暮量移益遠東山之望愧乏一言留別乃邀千里馳書屈指前蹤縈心後會作詩如揭菌芬敬惟先生甲第名家千椿高思詩得江山之助唱酬與多花鳥之緣杯頭三雅祇以關河修阻莫陪杖履追遙振觸老懷欽依偎陶弟自來濟上又赴豫中河廣水深獨縈心於風雨沙平岸淺紛奮鏃於晴陰無一事可告故人惟寸心

堪酬知己洛城聞笛感折柳之遙情江國傳箋冀朵雲之錫謹此寄復敬候文祺

又

春暮肅修蕪復展佈念忱囑舍弟拙存就近轉呈知登青案撿其月日當河上緘題之候正山中揮牘之時故於清和廿七又誦手書可見一翼一鱗交馳互發所喜千里有同心也敬稔先生興居安善精神愈强骨是九仙宜受烟霞供養別來三載益增風月襟懷引領隨園可勝依溯承惠大稿二種散體則淩轢八家駢儷則包羅六代而且四方投贈之作胥關一時壇坫之雄啟迪茅心感非言喻至於閣帖錦裝石章鼎立光紉先生以西清之筴勗我學書出南宮之袖令人下拜也案頭相對如逢花裏神仙欣幸豈有既耶正擬修函奉謝五月下浣再誦四月廿七日瑗牋前訊未酬後音復賚抑何深情眷眷追念勞蹤若此也弟現在豫中巡防秋汛幸流安工穩河務地方俱寧盡謐可慰雅懷附呈詠梅墨刻一冊款對一聯雷門布鼓聊博一粲

答隨園前輩書　洪亮吉

二月內得手書並告存詩七首讀之風發泉湧不異腸肥腦滿之時此又吳中名士求死不得之顯証矣友朋傳寫者幾滿都門公本傳人此尤傳事雖一時之戲豎實千載之美談亮吉雖勉作和章並加一絕然欲勸加餐而致勞噴飯又恐非祝哽祝噎之道奈何

又

前奉寄生挽詩道公有可死者六今而嘆公有萬萬不可死者尚有一焉當今詩教大衰一二名公聿以塡砌故事摭拾瑣碎為能而於虞舜詩言志孔子興觀羣怨之旨全然拋撇是安用此泥龍木馬為哉惟先生靈光巋然非不博覽載籍而臨文纖行序去不肯以此見長主東南壇坫教聰明才智之士不許汨沒性情其功德甚大其關係甚重　國家文運昌明公可何遽撒手乘白雲哉亮吉行走雖兼三館而披吟咏有餘閒暇日理舊所為詩凡得二千首舉凡摹古人者去之應酬朋儕者去之尚可得千二百篇雖未敢平視磻流抗心前哲然要皆亮吉之詩而非他人之詩矣追維閣下教以自成一家之言實於亮吉有師友淵源之益尋山識路飲水知源雖取徑之不同洵瓣香之有在也以淵如之才而近乃棄詩不作殊為可惜張船山吉士已返蜀中無從令其步韻他若劉何諸君當各有和章另寄

上簡齋先生　吳錫麒

簡齋先生閣下長日如年積懷成夢想林泉消暇蚊熱自祛攝衛咸宜幸甚幸甚麒自金陵判襟冒雨開帆樹色送涼若旋詩骨蓬蓬到枕兼聽塵勞伏念先生名山勝蹟出沒煙霞踏舊令之蹊路謫仙之鶴與茅家兄弟推讓歡娛玉醴浮杯松花掃席不知青嶂之遺同住白雲之深引領神鄉群羅在眼矣夫蹤迹之託雖語尺木之階騷香之遊莫測南冥之運緣分怪薄攀附末由形骸見擯於仙籙姓氏莫登於光仕然偶閣寄跡也鑽仰者情也先生逸筆奏懷觸岫延賞抗吟竹裂振腕泉鳴惟望白雪先聆蕩炎氛於亭午清風下被申良覿於故人我渴我饑不勝勞佇

上簡齋太史　祝德麟

麟少而稽學長更多艱漫落蹉跎迄無成就竊幸通籍以來得事賢士大夫以君子之惠好豁鄙人之愚蒙直諒多聞言之親切而有味者夢樓先生其最著也恆沙世界才子如麻往古來今瓣香不昧先生以蓋世之才龍驤虎步傲兀其間每讀大作輒往久之太史公云雖為之執鞭亦欣慕焉豈虛語哉特是因緣慳窘邂逅末由惟與先生之故人及君之故人誦其詩論其為人以想望其風采常恐此生不得一見亦期於此生必得一見乃於交臂相左之頃忽逢長者車轍自天而下此緣此會非偶然也湖山清淑萃光滑滙者一老詩翁氣色定增百倍苦蘊詮伏未得奉陪遊讌惆悵惆悵承索拙詩銜郵以來已焚棄筆覩謹就數年前道路所得者錄出數十首奉去鞋材小生未識此中三昧要以就正情殷不欲自藏其醜若以為蚍蜉撼大樹則吾何敢記曰甘受和白受采非甘非白和采何加倘能不齊筆墨賜之評騭庶以金針則出自嘉惠後學之盛心亦未敢妄冀也大集流傳海內人人爭快睹之先知不棄鈍根見示全部俾得終身諷詠其為感激更非言喻

又

九月初劉生自金陵回病中接奉復函洋洋灑灑往復數千言訓辭之深厚語氣之謙沖可謂誨人不倦矣反復披誦不覺五體投地凡針砭處蓋如良醫洞徹脈理臨症又多故能切中病根若此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無憾所謂知己者知其長兼知其短耳其逐我諫我者無論矣或知之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盡則亦與不知等生平文字知己惟一夢樓猶嫌其持論有過當處有任性處若拙集所短非不自知之自知之而不能改且不能書己不能言而先生代言之其詞平正通達其旨剴切詳明實為得未曾有區區佩服之誠即擔簦執贄亦所甘心特以十四科老翰林不好與書衫紅粉同列門牆直以心師事可耳義山云平生風義兼師友工部云師資謙未達鄉黨敬何先此之謂也詩因不足序序亦不必為他日果能授梓即當以來書弁之卷端俾後之人讀我詩而無此病則以為改過之勇讀我詩而有此病則以為沈溺而不可救一以彰前輩誘掖獎勸之苦心一以表不肖不沒人善之微意未審先生以為何如錢塘吳太史錫麒敝小門生也學品俱優詩近竹垞而駢體頗能自開生面先生曾識其人見其所著否

上簡齋先生書　趙翼

賜拙稿一序及看出訛謬之處捧之不勝狂喜以公橫絕一代之才尚肯於拙稿卷卷閱過則瓦礫或不至見棄於匠門可知生平不敢自信今轉因公之獎借而堅其信也所稱濃圈密點所不敢當至摘出字句須酌改者及抗以為不可者急須寄示乞即將拙稿發繳來俟遵教改定再求是正大序推許過當殊非評騭之公越女劍術得之自天此正公天仙化人生平獨絕不可追躡者今乃以之序拙詩豈公不便自譽而借題發揮以微露其端倪耶抑第三人尚如此則第三人所推為第一者更不待言可知而譽人正以自譽耶然僕則已據以自誇居之不疑虎帥以聽誰敢犯子有為我登高而呼者矣至文字之險橫蒼辣以七十老翁尚如此波瀾怪發不可逼視益以此服公之大旨眞榜嚴所謂年老成精者耶另示藏園集序亦適如其才分非心餘不足以當此序非公不足以序其詩心餘得此可無憾矣但未知其尚在否此序宜即寄去使得及身親見之也平山公舊遊地秋涼時節能果此約否所先佈謝（雲松常稱海內才人子才第一心餘第二自己第三且本係探花故有第三人之說）

上隨園前輩書　趙懷玉

居嘗論方今人才以為文章政事及先生者宜列通顯宏遠謨為　國家之歷慰蒼生之心而乃弱冠登朝未强致仕使天下之人望如景星鳳皇以不得一見為恨雖先生之瀟然寡營而造物者之意竊疑於先生獨靳也懷玉束髮後即能讀先生之詩文欲一識申采久矣風塵南北未遂夙心客夏枉過敝鄉獲圖摯謁匆匆一宿又復別去退思先生名言高議時時往於心曲史稱君房言語妙天下祭中郎入吳得王充論衡以為譚助一日之言終身之資懷玉於先生之謂矣秋間白門之役擬伸悃款遂於入言謂旌旆在吳門未返遂失交臂隨園淸境發於夢想而已懷玉質庸下中見聞寡陋出無賓師之助入少几席之益每欲不負此生非汨於俗學即誤於玩愒荀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頑不知道益不任事夫復奚言顧嘗於當世賢士大夫竊心焉數之以為已即無狀奈何自絕於諸君子而甘於暴棄哉今歲敝鄉少空少宼相繼殂謝人之云亡可勝浩歎因念人勞勞畢生大都為勢位富厚榮耳徒以易失之時不為可傳之計雖躋三九席豐美當時則榮歿則已焉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竟不念及誠足悲也先生承板輿之歡擁林泉之勝海內操觚之士共推袁公必傳無疑享天下之盛名得君子之大樂百城何假萬鍾何加此先生之所以瀟然遺營而豈此耶然則古今來造物之厚於文人如先生

者殆未易一二數也樂府紕繆甚多呈請評騭或賜一序得徐庾之文藉以不朽幸甚

又

寄春虎邱奉訣忽忽逾年中間曾一游梁謂可順謁左右乃往則風雨不能渡江歸則取途葭密名山在望我勞如何比者暑氣已闌伏惟萬福先生林壑娛情詩禮作課春羅秋桂使人懷思饞玉嘗謂名之與福往往不能兩齊而久遊之名與蕭閒之福尤爲造物所靳蓋得數卷書傳世尊於令僕有十畝園安居賞於陶頓也今先生優游林居垂四十載海內望如山斗而又壽考康彊年過杖國濟勝之具少壯弗如求之古人殆罕其比此固造物有心篤厚而亦先生早翔繆紱澹泊榮利嗇彼豐此故能留餘慶於晚年又生平宏獎風流善培士類有以致之也僕下讀書無買入世無才凡入世忻豔之事不敢妄冀意謂此身或可免於疾病乃自去冬歸里旋抱沉痾委頓纏綿至今未盡脫體藥爐爲伍已歷四時閉戶覃思且適百日微軀以外一切放下唯蟬蠶結習未能盡除撫塵之交時復往來胸次客至輒好高譚雖中氣大傷有所弗恤素不習衛生之術勉強從事旋即忘之以是藥功頗緩然人生貴適意修短有數豈區區人力所能挽耶而日下書來猶以進取之計相勸勉詩云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矣病中無事檢理故人箋札欲付潢治獨先生書恐爲人攫去殊堪悒怏去年謝秀叔赴汲見郎鄒咎云先生曾有惠書留劉君霞裳案頭竟忘攜致且屬於先生前隱其疎誤然懷玉不敢終秘者以早辱知愛不得孟公一紙書以爲冠冕誠憾事耳槐花既黃吾鄉赴試諸君必謁元禮門下隨園張燈之例想復踵行笙歌鼎沸中先生亦當垂念病夫焉趨侍無期唯爲道自重

答隨園先生書　錢載

礪齋去年在京師日來往相愛之情如弟兄蓋彼此無客氣也別去後今年春雪時曾賦詞一闋寄之不及見而已接其訃矣忽同徵友二百餘人死亡殆盡人琴之痛又及礪齋自後欲更作一詞寄陳其總帷亦復感觸無已不能握管今讀公詩重爲淚落已令人抄此卷留篋中俟稍閒即寄去爲礪齋一哭並欽公札作引然礪齋固已不知也世宙惟此情所繫可以至門無窮耳草草不肅

寄隨園先生書　吳蔚光

久未接音塵想念之極去秋有數門生來省應試曾附一信屬其面呈詢知先生避喧棲霞信竟未投此數人頗有所著撰思欲呈政又仰公如山斗故歸來猶甚悵也先生之精神矍鑠則由元直得之元直云於棲霞相遇與竹江前輩劇談片刻又次岳歸亦曾道及甚慰鄙私元直已赴靈璧教授之任次岳已赴秋帆前輩之聘邑中少此二友甚覺寥闃所往還者惟內兄邵松阿中翰蘇園公前輩范東叔秀才孫子瀟上舍及項如舍姪孫范長於古文孫長於詩所造不減黃仲則項如經學頗深所著儀禮刻記春秋原旨約裹禮經傳三種以光鄙見似勝見復翁又其年未三十甚可畏也門生中有胡鳴謙文行俱優而尤長於舉業歲科三試第一有王家相詩酷似他山賦亦甚佳又有鮑偉份俊兄弟三人皆讀書好古俊年未二十而所作竟似荀子奇才奇才先日就荒廢現將丁亥至丙午廿年詩詞裒錄共三十卷七月可竣將寄金陵呈奉論定老父近體康強所苦步履未能如先生之健數年以來竟未出門而遙念先生不置粵東之遊及齊雲黃山所作想已續刊恨未得睹又倉山全集光處尚缺庋藏可否遺惠一部春夏以來伏惟萬福

寄隨園先生書　李憲喬

憲喬兄弟自結髮從事韻語只同蟲鳥以鳴春秋取自適而已非敢求聲聞於當代也兼之荒陬下邑見書甚尠缺乏師承尤難自信洎後游都下交海內之士則先輩典型零殞幾盡唯仰先生暨茗生太史二大老巋然吳楚之間冠弁宇宙天遂其私拜先生於嶺表盛蒙優引忘勞獎許過甚不知者因爲燕石疑駿增重詎識廬殿圍山汲引後進之誠耶奈此古風日遠乃咤爲希有耳拜別以來兩奉教函能惠古意拳拳之愛不翅口出自揆鄙薄愧恧無地至云戲效蠶尾體則較落翁詩中所謂以吞五湖三江之大國楚而下比不成邦之曹鄶尤爲過矣恐且以惑後生奈何若詩之奇拔礫卓如韓退之詩云颯我拔翦華險韓較健壯猶疑帝軒轅張樂就空曠庶幾彷彿其境正恐非務觀遺山下手所可方駕洗研屋閣敬酬四百六十七字律乖言哤僅可作門下老叉尚望憐其頑而進教之家兄石桐及拙什多在故山僅即遞存者繕寫未竟容後呈上許賜小倉山詩及四六切望速降惠俾嶺嶠邊隅之人皆得傳抄習誦知中華有此一大宗也

又

前受讀古文集悶然如泛瀛海不見涯涘迫而求之嚴峻确硍擺棄凡近晉范史稱司馬遷文直而事覈班固文贍而事詳以愚測之先生之文體贍而理則直一代碑版大手筆端在此矣先大夫受　先帝知遇未竟所施賫志以歿海內惜之而不肖豎學憒秩賤不能推揚先烈上達於朝既請陳文恭公爲墓表復欲得先生史筆爲神道碑文容秋在桂林披瀝自陳先生不鄙其情且賤也慨然許諾此誠千秋盛事爲國史張本而不肖一家感切至骨猶其末矣謹將先大夫行狀諸事並軼事數條呈閱儻蒙即賜灑翰憲喬擬來春乞養北歸叩謁隨園躬領鉅製刊入貞珉以垂不朽

答陶齋前輩書　平聖臺

台旌發後接到兒輩家書僅得陽明文集一部象山集已爲鼠收遂將王集緘寄見門尚可作仙舟逍遙之助臘初遄歸未暇過問今二月到杭接手書知前函未到老憒之愆悵恨無地今與象山集一并寄繳以明不欺拜賜大集後深山風雪中篝燈維誦每至夜分遇得意處拍案狂叫宿鳥驚飛向在成太守處借讀碑誌列傳數卷匆匆索還略觀大意譬猶嘉肴美胾雜之傳舍餐食之時雖知其美而味固不全一日陳諸酒所觴俎遞進安意肆志而啖之然後歎易牙之技非豆粥菲蔬徒侈豪舉者所可幾及矣集中

碑版之文抗行遷固已屬巨手比見序記雜文及酬答書問益見老前輩心術之正持議之平骨肉朋友間至情悱惻無一毫矜詡傲睨之態而規大吏論政治得失尤見幹濟之才世無其比什不施一爲可惜也若規規焉以爲某篇是韓某篇是柳謂宜登四庫而壽名山此猶書生之見非能知閣下之心者矣臺出京後久已擱書不觀比逃虛空日更無俚偶閱坊間板行之詩若文少當意者惟讀老前輩大集不覺從魂夢中帖然屈服豈敢飾詞謬附知己聊陳所見亦不負閣下之賜而已來教欲補雲臺雲龍之遊未知何時命駕又聞當路有齮齕長者不能安居之說心甚惡之竊謂淮徐間大吏騶輿不絕於道黃流泥泥無多風味不如三吳幽靚故鄉櫻筍尚可消憂耳閣下詳審之

又

錢太史賫到手書并駢體外集續刻台宕羅浮黃山游草當即盥誦仰見前輩虛懷樂善以後生小子一言之合便引爲知己其實星輝雲爛麟角鳳苞自非目盲皆知瑞美不獨聾之服膺始爲特識而閣下以至眞無僞之性情春融冰泮自在流出固當歷劫而不朽者也何日以來明窗淨几伏讀游山諸作臺蕩冠隨彭芝庭先師使節曾歷溫台二郡閣下新詠皆囊昔年所欲言而不能吐者宛如隔生探環夢迴推枕因已奇矣羅浮桂林奧境勝情感慨係之俯仰欲絕黃山以後因物賦情據懷適己無一毫假借倚傍而先生之風餐水宿歷磴攀蘿聲音笑貌宛如目擊嘗怪近今名士一集板行編年儷事自小至老祇有一般口氣使人讀未終卷輒欲睡去蓋言不己出而性靈淺澀故也先生之詩亦如其爲文而已矣至駢體諸文力追漢魏凌轢六朝仍是自抒胸臆獨闢門庭而古峭綿麗金玉其音一洗宋人俳諧之習尤非陳迦陵張匠門諸君所可同日語也伏讀賀平伊犁金川等表送尉升太保等序延綏將軍等書于忠肅卞忠貞等碑龍驤虎步鯨呿固已空前絕後而爲柘坡陳古漁之詩人尹似邨熊蔗泉之公子下至紅女綫兒謝花慰火游戲之文斕若錦張碧如絃絕題宕而益工詞詭而益古眞足使徐庾低頭玉溪咋

舌矣臺桑榆視息不復能懷鉛握槧求廁門墻猶幸當吾世而得接侍光顏屢陪樽俎又得於空山落寞中誦先生之詩與文足使軟骨柔筋頓形骯髒青燈綠葉光怪發生亦生平之快事也矣

上隨園先生書

孫嘉樂

嘉樂束髮授書卽聞先生盛名稍長習舉子業讀先生戊子闈墨不禁望洋之歎嗣與書巢香亭兩君子同筆硯側聞先生治江寧政績迫於役南潯於友人沈乘風案頭得見小倉山房文集內講子見南子一章識高論邁爲先儒所未及論政刑諸事往往先得我心至讀隨園六記如蓬萊宮闕非復人間既慕先生之爲人并慕先生之所居神往隨園者十餘年矣居恆竊議李杜詩名千古而文章不多見鄭黃政事可觀而文學未聞韓蘇詩文政事卓絕人寰而或投嶺表或竄海南所遇多窮因歎才之與福天實非常靳惜有才未必有全才有全才又未必畀以全福自古而然爲之浩歎先生早歲登第英年著績立勳則指揮如意判事則明斷如神人本天生才實天縱儒林循吏二者并傳豈非伊古以來第一全才迺又急流勇退壯年解組板輿迎養林下承歡者數十年天倫之樂至矣弟兄姊妹并工文翰閨幃之內懽若師生友于之樂至矣鴻案相莊白頭聚首樛木螽斯後先輝映倡隨之樂至矣東山絲竹蘭亭觴詠隨園兼而有之開北海之樽集孟嘗之客登龍造謁悉是海內英賢友朋之樂至矣登天台歷鴈宕羅浮武夷遊履殆遍山水之樂至矣年逾古稀精神矍鑠壽考康寧之樂至矣人生樂事不過此數件先生不但全備又皆登峯造極在天爲景星慶雲在地爲泰山喬嶽自古及今普天之下才全福厚如先生者一人而已當吾世而不得一見不幾虛此生耶然而南北往來輒有事牽絆不得繞道過金陵一識荊州至今耿耿今春萬近蓬萊丈偶攜先生留別西湖詩見示情詞懇切語語從性靈中瀉出以兩小女素仰先生又性好筆墨俾爲程式大女不揣固陋率爾奉和寄政亦可謂不自量之至矣嘉樂幼未學試自鄉會試定制試帖勉習排律一種通籍以後有志於此因官事冗未暇究心或得一句而不能屬對或有起句而未能成篇間有愜心之語又爲前人道過願學未能徹自愧憾遂絀意不復作大女雲鳳二女雲鶴皆生於京寓幼時塾師授以四子書毛詩章句麤其略識字而已大女六七齡時有許石蘭先生候補來京同寓戲以鷗鷗（注）鳩令其屬對卽應以雎雎鳴雁又以鼎是三隻腳覩王兩隻腳令對卽以爵是三隻腳麻姑兩隻腳麻姑進爵五隻腳應之石蘭頗賞其慧令誦唐詩粗爲講解迨奉使滇中二女初授毛詩姊爲口授自此之粵之蜀兩姊妹閨中無事戲弄筆墨嘉樂不之教亦不之禁也癸卯春間自川臬遷官歸里老屋人滿暫僦內弟馮廣宅安頓眷屬廣不業儒而喜讀詩詞兩女日依舅氏朝夕吟詠輒有所作本未力學又無師傳東塗西抹不可以言詩也迺先生復命君蒼石書中過蒙獎許并索其舊作無知小兒女猥辱宗匠垂青榮幸無比第恐蚓鳴蛙沸有辱高門當卽札致香亭二兄轉懇先生萬弗付梓又以長者拳拳之意令兩小女將未寄詩詞各錄數首呈請誨政交陸昆圃令親攜赴金陵尙未起行接奉先生大教悅如鈞天廣樂來自九霄玉振金聲珍爲至寶書中具道五十年前先生與先王父塢屋都門兩番邂逅一段因緣始知辱在通門早訂世誼嘉樂未與館選不敢附後輩之列前此學使勅中曾加檢討之銜因忝後學稚籍來書則又屬世家晚輩區區數十年景仰之誠願廁門墻先生其許我否耶

答簡齋太史

錢維喬

接奉六月初旬覆函知文旌爲黃山白嶽之遊合之曩年游歷[illegible]天台鴈宕諸勝江山盡與俱歸才人興次矣此前生福分斷所未敢挾也嘗所慕者一日得脫塵鞅卜一村居布衣蔬食於其中身心恬暇以筆墨自娛祝先生之年更活數十年得以款隨園之關聆談詩文不勞此日之僕僕郵筒徒勞懸想豈非人生一快事遲當請得一知己可以無恨今廣庭相公之於喬實有國士之目去臘還京每向人嘗兩中惟僕某一人尙可與談此何如黃鶴耶至如先生之論詩也謂有弦外餘音此亦喬所稍稍心得而未敢漫當解人者也乃先生一語道破前者評拙詩以爲有才有情夫情卽所謂餘音也三百篇楚騷李杜其有當於溫柔敦厚之旨皆是道也不然世豈乏造鳳樓譜獺祭妃青儷白可說入目者而先生顧拳拳於鄙人寒儉之辭哉廣庭相公之與先生同年同門去歲亦談及之淵源本合然獨於喬皆有深契是倘有前緣耶喬又何修而得此也草草致候附呈詩箑一柄

呈簡齋前輩

毛藻

山中快談偶誦舊句而老先生便欲採之且兩走札以詢之非樂善不倦者能如是耶偶成一聯云水惟善下能成海山不矜高自極天奉贈一聯云誰言智慧能消福不信窮愁是著書又客去一首云客去還孤坐蕭蕭氣欲秋清風生極浦暝色上高樓識字一生累多兒百歲憂此身都自擾一笑復何尤栽竹一首云手植松梅漸已成更移君共歲寒盟愛他水色兼山色伴我風聲又雨聲有影定知千个好無花翻得十分清明年便待春雷動犄角籬邊看怒生牽連書之併以呈正亦孰不樂告以善之意也孟子云好善優於天下今於先生益信

上簡齋師啟

邵玘

自甲子叨薦南省距今已四十九年計乙未晉謁隨園歷歲復十有七載江橫衣帶悵頓魚蠖山隔雲屏祇憑鴻訊舉頭仰望師門侍立之心加飯殷勤遣道相思之字寒燠屢換歲月迭遷起居如何伏惟珍重憶自吾師對策甲科飄纓蓬省爐煙扇影列蓬島之清班雜樹鶯坡紀玉堂之佳話三千界翰林風月十二行樂府金釵筆若神仙渺然霄漢已而出宰江南領符建業欽循吏之傳迹邁漢廷者論嶺之聲譽高庾代迨至五花判畢四境風恬亦復琴酒爲歡笙歌閒作賦黃初則明珠璨羽尋白下則紅樹青山風情在六代之餘神采煥九天之上然而南朝佳麗雖嘗目色於寨帷大府趨蹌忽萌鶩心於蓴鼓遂乃急抽手版免脫銅符娛情泉石之間息影林霞之表塵纓一掛便散髮於青林裕駕長停遂遺蹤於車市山疑洛下時披雲霧而游客有淮南高縱琴尊之賞於時薇垣舊侶桐里新知弟子彭宣幽人王績靡不附驥尾而文成一家登龍門而價增十倍是以求珍鄴架皆成上棟之材問寶荊藍咸蓄白虹之氣至如玘者白屋寒儒青門下士父書曾讀幸先澤之匪遙祖硯空攜望前光而已渺種一頃豆鋤五色瓜學劬尤賦詩招隱企門牆以多暇攀桃李而無從執意馬勃牛溲兼收藥籠之內勉寘瓦釜均歸樂律之中慶嘉會於高譽樂昭明不廢鄙作集新篇而談藝鍾記室並採蕪詞且以玘兩度生辰叠贈丹砂之詠十行慰諭彌增白首之情一事差强三生何幸向非廣桑山上舊有前緣迦葉會中曾叨夙契者而能若是哉然而玘之所以自念而念公者則更有說焉今夫百粵者地之偏非冥心莫能造百年者壽之限非錬魄不能神公嘗以七十之年經遊一萬餘里嘗其裹糧而躋羅浮之勝鄉竹而探寶海之圖鮮不謂託命長鑱爲能爲役觀書短檠聊可自娛而豈知伏波暮年據鞍而矯矍鑠放翁晚作措詞轉覺清剛所云樂大天士張稚地仙不是過已茲則遊自桂林而下仍從鍾阜而還家在倉山一片無多之石人如宏景三層最上之樓聽雛鳳之聲清那論舒祺晚抱喜石麟之天賜早爲適子傳經而乃以纖綿之辭忽悟老莊之旨謂此日數當怛化他年證合菩提遂爾到處敲門逢人索句此又達士之雅懷風人之善謔矣昨者於彼天孫（文史）[illegible]得觀雲翰方知前日曾至此邦更得明年再來吾地張翰蒓鱸之興有客思歸[illegible]陸機詞賦之才伊人宛在謹將贊寄如還使登夫子之堂早望公來已開徑掃門生之榻

上簡齋太史

吳玉墀

使來拜受手書具悉先生眠食佳安白門隔一衣帶水音問必經年一通又必須長者先惠尺素而後得報俗塵萬丈汩沒性靈閣下不惟不屏諸賓從之外而獨以著述下詢高情厚意慚與感并未知何日能拔置清涼山下爲君家掃門人也天台雁宕去年曾不獲追隨杖履今讀大集山水之勝已於紙上得之秋間尙可勉力一遊至黃山九華匡廬羅浮神仙之宅天地精華所聚若非前生或有宿緣焉得躬今生讀

讀萬卷者不能遊亦不敢遊即遊亦如不遊然閣下蓬萊仙伯謫爲仙吏平生經濟厄之以位置使不得逞人皆詫天之待先生何薄也殊不知一代偉人一代鴻筆人更不可得天以一代文章寄閣下傳千秋視一時袞袞公卿何如也即如先生今年已近七旬矣腰腳之健尚如二三十歲人而又遲之久以壯其遊天殆欲老其才使山水勝處重開生面并掃除一切惡詩計耳屈指明年秋冬之交又得快讀大作也

上隨園先生書　徐侃

去歲未入闈先來謁閣下以二十年之蓄積思慕一日而露于左右其快爲奚似猥蒙收擢有辱明鑒又再三獎借指爲豪傑之士受寵實過情色慙沮自九月後歸來失志而其胸中若有以自負者戚仲翔之恨蘇源明之喜不能爲外人道也竊惟周末以來以文顯者不可殫數私心揣測獨出區外而在人天之間者漢有相如魏有子建唐有太白宋有子瞻自是以來蓋遙遙七百年矣而乃得之於明公奇人不世出異才必絕代非偶然也侃生僻壤其罷駑鈍質不足受知於人其慷直之性又實不能就合尺度以求人知自分於世已矣而其耿耿之心過量之志猶欲强握鉛槧出一得以質諸長者顧惟前世大著作有如王充荀悅仲長統數論述著雖非極致而其斟酌衡鑒亦有裨於末俗近代如明允權衡之論同甫論兵之書實能綜貫穿漏獨出精思成一家言愛而慕之竊有意也顧開口一道其不非而笑之者鮮矣況敢望置之階下而有以化我者乎侃辱一日之知至今食不能忘略抒縷縷以達左右恨未能長侍几席以聆鴻教爲嘆奈何

上隨園先生　錢大昕

大昕少時於歷代官制初未究心二十年來好收藏金石刻遇有所疑隨時攷索故于唐宋典故稍窺崖略或積疑數年無心中得之輒爲撫掌叫絕然毋自恨其不能貫串也老前輩博極群書具絕人之資又有絕人之識而復集思廣益折節下士雖愚如大昕者猶且引之小友之列私心竊幸如何可言但恐

牛鐸之音無裨黃鍾之奏謹因下詢所及逐條登答伏希訓示

一問守某官與除守某官授某官有分別否除授二字不入銜其義亦無分別猶今人云補授耳守者未正授之稱趙廣漢守京兆尹滿歲爲眞則漢時已有此稱矣唐宋則階卑而官高者結銜例用守字其實與正授無別

一問官不過三品故宰相僅有同三品之稱云云攷唐初以侍中中書令爲宰相此二官者皆三品也然它官亦有三品階故入相而官未至侍中中書令者必云同中書門下三品其資望稍輕者則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歷以後升侍中中書令爲二品自後入相者但云平章事無同三品之名矣當時除三公者固不乏人則官未嘗以三品爲限但三公不必知政事而居宰相者又不皆二品以上官迨其後雖官至侍中中書令而不辦宰相之事者多矣若云官不過三品唐志本無此文也

一令之典史古之尉也云云漢時縣令權重故尉亦重縣以丞尉爲二卿而主簿不與焉則尉尊於簿矣巡檢在宋初爲典兵之要職元明以來巡檢職甚卑僅如漢游徼嗇夫之比亭林謂巡檢裁而總督設故爲抑揚非確有所見亦如云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科目中豈無讀廿一史者乎

一漢尚書不尊沈休文以爲與尚衣尚浴等同職云云漢之尚書秩止六百石而實爲樞機之任陳忠謂尚書見任重於三公是也其以六曹尚書當周之六官則始於武后光宅元年改吏部曰天官戶部曰地官禮部曰春官兵部曰夏官刑部曰秋官工部曰冬官是也以侍郎爲尚書之貳亦始於唐時

一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臺閣二字指何牙門而言按章懷注後漢書云臺閣謂尚書也黃香爲尚書令上疏稱遵階累位遂極臺閣

一今之演劇者下鬭登場必著黑衣似乎此禮最古云云古人以緇衣羔裘爲朝服大夫士朝元端夕深衣元端非賤者之服也秦時郊祀之服皆以袀元漢因秦制故任章有元服入廟之事明帝始制冕服以祀天地明堂而百官不執事者仍袀元以從如淳云雖有五時衣至朝皆著皁衣殆即袀元之制乎三品以上衣紫五品以上衣緋六品七品衣綠八品九品衣青其制始於隋而唐宋因之國策左師託其子舒祺願備黑衣之數舊注黑衣侍衛之衣也至於諸侯因服而見天子之說則未詳所出

一唐選舉志六品以下始集而試云云志所云猒與不猒者似是厭伏之義漢書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曰厭服也亦是此意不厭者反通其詞謂選人不願得此缺則令其自通其所以不伏之故然後更注它缺也

一秦漢賜爵一事云云按賜爵始於商鞅以旌首功漢時或以軍功或以入粟入錢得之而賜天下民爵一級或二級或三級史不絕書大約民爵至公乘而至賜爵過公乘者得移於子若同產同產子貧者得賣與人有罪者得贖宣帝求漢初功臣之後復其家史稱皆出庸保之中及攷之表則或云公乘簪褭或云公士上造大率皆有爵者則爵之不足貴可知矣五大夫以上得復其身庶長左更二千石之勤事者往往得賜然列傳多不言賜爵當時亦不以爵之有無爲輕重也竊意民爵如今老民給八品頂戴之類官吏賜爵如今給本身封典之類未審老前輩以爲何如

一梁灝登科一事宋人多有駁辨大昕寓中無書不能攷其然否惟宋史本傳稱以雍熙二年賜科甲其卒以景德元年年九十二推其登第之歲六七十餘矣以上各條略就謏聞質之左右惟是多病健忘客中又未攜書籍挂一漏萬伏祈大君子進而教之

又

承諭道學如後漢之黨錮比例極善史家乃以爲儒家之美名而斷斷不少假借是可笑耳宋史於南渡人物褒貶多不公總由胸中橫一道學之私見如韓侂胄有定策功其北伐亦猶張魏公之意視史彌遠之姦大有別矣而入之姦臣傳陸放翁出處無可議而傳末引攷亭語譏之皆門戶之見也毋論諸傳

至公至當讀史所以貴乎有識也

又

得手教循環雒誦歡喜無量老前輩研精史學於古今官制異同之故獨照數計洞中癥結而猶虛懷若谷示以所疑俾馬勃牛溲得備扁和之採其爲榮幸非所敢望謹就耳目述其一二惟老前輩詳察夫檢校守判知之名皆起於唐但唐初所謂檢校者雖非正授却辦本職事如檢校侍中檢校中書令檢校納言檢校左相之類皆列於宰相表與眞授者無別而宇文士及檢校涼州都督魏元忠檢校幷州長史亦是實履其任蓋內外各官皆得有檢校者令署事矣中葉以後諸軍多以軍功得檢校官三公三師僕射尚書常侍車載斗量有名無實故唐書宰相表三公三師七十一人檢校之公師不與焉猶使相之不列於宰相也而自公師兩僕射六尚書兩散騎常侍太子賓客國子祭酒水部員外郎而外他官亦罕有除檢校者宋史所列檢校官一十有九蓋即沿唐末之制矣公師之班首太師次太尉次太傅次太保次司徒次司空王建由檢校太師幾遷司徒曹佾以檢校太師守司徒又數年始除守太保然則檢校太師尚在眞三公之下也若夫行守試三者則以官與職之高下而別長編載元豐四年詔自今除授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法高一品者爲行下一品者爲守二品以下爲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偶檢柳公權書苻璘碑其題云輔國大將軍行左神策軍將軍輔國大將軍階正二品左神策將軍官從三品此高一品爲行之證也其署銜云朝議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朝議大夫階正五品侍郎官正四品此下一品爲守之證也五代時李琪爲宰相有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爲守遂爲同官所糾此試不如守之證也判與知之分則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所云品同爲知隔品爲判者得之宋初曾以觀察使判潁州蓋用隔品爲判之例後來惟輔臣及官僕射以上領州府事稱判其餘皆稱知不稱判也判知之外又有云權發遣者則以其資輕而驟進故於結銜稱示區別程大昌云以知縣資序隔一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發遣以

通判資序隔一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知是也宋制六曹尚書從二品而權尚書則正三品侍郎從三品而權侍郎則從四品則權知與知亦宜有別矣元祐元年文彥博落致仕加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潞公本以守太師致仕今復召用故有落致仕之命同一落也落職則爲罷免落致仕則爲復用其云落者謂結銜內去此字也元豐三年彥博落兼侍中除守太尉蓋其時方改官制以侍中中書令爲宰相職事官非退閑者所宜授故落侍中而加太尉以寵之亦非罷免之謂也富弼呂公著之守司空與蔡京之司空皆貴三公也而京不云守則尤貴三師三公初拜有臨軒受冊儀宋時居此職者皆固辭而止若檢校官固無所謂冊拜也差遣之名惟宋時有之宋時百官除授有官有職有差遣如東坡以學士知定州知州事差遣也端明殿學士職也朝奉郎則寄祿官也差遣罷而官職尚存職落而官如故古之優禮臣工如此非有大罪斷無一日儕於編氓之理至明而待士之禮薄矣

方密之所謂古宰相無印支倫比肩借翰林院印此特謂明之大學士耳唐宋宰相皆有印故有分日知印之法其文曰中書門下印元中書令左右丞相皆銀印若明之大學士本無宰相之名然亦未嘗無印明史內閣銀印直紐方一寸七分厚六分玉箸篆文其文曰文淵閣印但文移用翰林院印不用此印而方以爲古宰相無印謬矣　本朝大學士無印文移用內閣典籍廳印卽明之翰林院典籍也明之閣臣皆由翰林故典籍卽爲內閣之屬今改典籍隸內閣而翰林別設典簿稍區而二之矣翰林院明時爲五品衙門銅印　本朝陞爲從二品衙門銀印其屬典簿亦有印惟講讀編檢庶常無印耳非翰林無印也

隋志官一品每歲祿八百匹二百匹爲一秩雖未明言何匹細檢下文有云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則匹當是絹匹之匹非馬匹之匹也至如大小呼藥及八堯之諱未得其解媿無以塞明問晉集禮大思精直追唐宋鉅公五百年來無此作矣末學小生何幸得預校讎之數邅論攷證一二開具別紙

伏惟鑒裁

又

蒙詢史事數則謹就記憶所及略陳一二以備采擇遼史所云一字王者如趙王魏王之類皆國王也若郡王則必兩字如混同郡王蘭陵郡王是也元時各路總管府及州縣俱設達魯花赤王圻所謂達魯花赤者國言荷包壓口蓋取管轄之義然元人稱州達魯花赤爲監州縣達魯花赤爲監縣則又有監察之義矣宋時諸州設通判其結銜云通判某州軍州事元諸路總管府署同知其結銜亦云同知某路總管府事其稱某府同知某府通判則始於明時亦猶宋之郡守稱知某州軍州事而明則直稱知府知州也通判在宋初雖有監州之說然其權仍出知州之下中葉以後其選益輕東坡通判杭州寄子由詩有餘杭別駕無功勞之句則通判稱別駕宋時已然矣若同知稱司馬恐是起於明時然以唐制言之別駕司馬雖均爲刺史之佐而司馬却在別駕之下更遡而上之至於兩漢則司馬本非郡僚乃典兵之官也攷續漢書百官志將軍之下有司馬一人其領軍皆有部曲部有軍司馬一人曲有軍侯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侯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今人所得漢印有軍司馬軍假司馬別部司馬軍曲侯諸種皆將軍之屬領兵者若郡守之貳爲丞爲長史無所謂司馬也刺史之下只有從事掾史亦無司馬也魏晉以降刺史之權重除刺史者必加將軍都督軍事故僚屬有司馬之名而隋唐因以司馬爲郡佐亦習而不察耳漢制刺史之屬吏有治中從事別駕從事皆州自辟除秩止百石較之縣令爲卑而曾子數稱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能展其驥足者蓋其時州牧專制一方幕府元僚得參生殺予奪之柄較之百里作宰者輕重大不侔故也元時中書省有左右丞相有平章政事有右丞左丞有參知政事皆稱宰輔而秉政者丞相也平章闕有一二人用事者右丞以下雖曰與聞國政其委任已輕矣丞相非蒙古色目人不得爲漢人授平章不過王文統李孟數人左丞以下始參用漢人然終元之世南人不得入中書也色目三十一種陶宗儀輟耕錄俱載其目要其最著者則回回畏吾康里唐兀欽察雍故數種而已契丹女直則謂之漢人不在色目之列

元選舉志謂工匠皆入班資輿隸亦臻流品攷諸色人匠設官員數及匠官陞轉之法史已詳言之其所云輿隸則未知其指何項人也斡耳朵者蒙古語猶言大營盤第二營盤也太祖四斡耳朵皆有皇后數人元時稱皇后者不必正宮猶之皇子皆稱太子宗女悉稱公主也

元之鈔法雖有數等其稱定者則以五十兩爲率倖米價直似乎太昂其故不可得而知矣

笞杖之制自七下至一百七所謂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之說輟耕錄已載之矣果如所言杖當以九十七止何又出於一百之外此陶南邨之所以疑也

金史百官志諸乣詳穩一員在諸部族節度使之下諸移里堇司之上則乣亦部落之類古今字書俱無乣字莫詳其音記曾有小說家書讀爲管亦不知所據大昕旅館未攜書籍兼之多病善忘註漏舛錯不知所裁大君子不棄而幸教之

又

承詢及至敬不享味而貴氣味而易鼎卦有亨以享上帝之文似別有體薦諱按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是祭天有熟也禮器疏引皇侃說以爲郊天與大饗三獻並有血腥爛熟但郊則先設血而後設腥爛孰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其三獻之祭血腥與爛一時同薦若羣小祀之屬惟有薦孰無血腥也此說似可從謹復之執事

寄隨園年伯書　梁同書

去冬舍下人事多擾不獲陪侍行齋多領教誨至今惘惘月朔尊使來接奉手函伏審杖屨安和舊痛想已平復不勝欣慰同書浸無學識不意拙劣之作倘蒙省覽尤爲慚悚卻翁伯見屬綸集罏店詩何須着弄卻翁伯卽我此身如此人蓋木傀儡之類沐並字德信在魏志常林傳中其人名播異域雖在華夏

不知者亦以爲前世人也因許石蘭讀大集江湖消路訪詩人句頗於篡村有遐企焉不知其猶在人間且於同書爲舊相知也故云爾承詢翻承後漢書數年前館上咨查各省訪求此書吾鄉地方官誤認禁書揭之木牌招搖過市擊鑼爲號久之卒無以應此杭城一大笑話可以入筆記者近日四庫館簡明書目出細檢史部無之則所聞山西經進之說恐尚未確

吳鋼孫字堅士仁和諸生雍正甲辰孝廉作令紫廷先生諱邦燨之孫館於本城汪氏白日假寐起覺左腿作癢視之現一正字朱文隆起又逾時復現色立朝三字大如梳口拭之不滅端楷工整筆法頗似虞書廟堂碑見者無不以爲異然求其故而不得也先是一月前吳君爲移厝至西湖之三台山道過張天官墓其牌坊鐫正色立朝四字或以爲有所觸犯因復肩輿至天官墓上虔禱之其地去于忠肅公祠不遠卽禱于公祠乞籤示籤云少年發跡自豪雄更復花枝壓帽紅引得鄉人齊頫首洛陽季子一時榮旁有解之者曰此吉語不必言是秋適舉行己酉鄉試定爲獲雋之兆第三句謂遠近來觀者皆低首端視第四句暗用引錐刺股事而延陵季子之稱于姓亦有關合及秋試竟不第以後亦無它怪此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初一日事

答隨園前輩書　王文治

昨於佩香處接到教言讀之眞欲五體投地推許之論學萬弗敢當者前輩之期許至於誠懇之精當則不獨近世所稱抑亦古之人未曾有也古之人見不逮前輩者多矣卽諸大家可與老前輩頡頏者或意有偏執或護少許私心未免覺爲失當公胸中具大正知見而又弗肯以毫髮私臆間之故所論之精當有如此也芷塘自是苦心詩學之人然能宋而不能唐能淸而不能綺能詳而不能略此其所短也因近時之人無能涉其藩籬則果能乎道矣公之詩正如佛門廣大無所不容而歸宿衡平故於人之本無錙銖不爽其稱芷塘處一一皆定評也至於作詩而論到神觀妙矣哉公雖不信佛此內典之微言公已一言

破的豈非多生中般若種子大顯現耶拜服拜服正欲具啓報謝而春樵適至因出老前輩之書與春樵共讀之卽屬其代治叩謝霞裳西林香巖均此致候

又

劉春樵來寄上復函想邀垂照治業詩一生不敢與當世賢士大夫爭名惟自適其意之所欲而已不謂老前輩揄揚不已列於詩話者治詩及話皆多近日崇提獎者尤甚竟有到處逢人說項斯之意治之爲人及詩與老前輩同者固多異者亦復不少而老前輩之取人絕無異同門戶之見於此益服老前輩眞古今一廣大教主白樂天不足言也治反復思維治生平第一知己當是老前輩一人此由中之談非酬應語也茲張君炯和走謁之便附上一函渠爲鮑海門先生女壻亦能詩而其夫人深於詩學七律工整大有父風雅堂尚有不及處老前輩具人天隻眼諒不以治言爲繆倘可選入詩話務祈不吝齒芬命書影本遲日從佩香處呈上

隨園續同人集文類卷四終

袁太史稿

光緒壬辰年陽月

袁太史稿

張元方書

序

家兄簡齋先生之制藝風行海內也久矣唐人讀杜詮之文以釋褐者不下千計非虛語也然先生性不喜時文雖髫年入學旋即食餼秋闈受薦終覺於此事不工直至弱冠召試博學鴻詞報罷後不得已仍爲干祿之文乃受前輩趙橫山副憲之教勸觀國初諸名家其時館於今相國嵇公第得以閉戶覃思場前作四十餘篇略有進境隨即速飛今所傳於世者是也門下士秦澗泉狀元最先開雕吾鄉周新之孝廉繼之蘇州徐明經又繼之板壓翻後頗多訛舛今年余來白下作承宣司有教士之責爲梓而新之俾諸生有所矜式且告之曰學先生之文者第一講明書理次博覽載籍再次則開拓心胸三者備而於先生之文思過半矣不然徒求之於聲調詞華之末豈不聞王朗學華子魚卽之愈近而離之愈遠乎

乾隆五十一年秋七月（弟）鑒書於江甯藩署

序

世墐年十二出應童子試見有賣隨園先生時文者以錢六十購得之讀其文誠快心娛目而不知其所以工也稍學其運意用筆間見錄於有司則愈竊竊然喜顧卷頭署曰袁太史稿而刻先生名處[illegible]褚漫滅問塾師則曰此當代偉人隨園先生也於是心中時時有先生之爲人年二十始得拜先生於金陵先生時年六十七命見於草堂雙瞳炯然蘇子由於歐陽文忠公云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然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世墐之於先生亦云雖然世墐周旋先生者五年矣先生時時言古文言詩而不甚談時文丙午秋先生族弟春圃先生任江甯方伯因舊本漫漶重爲翻刻世墐聞之欣然因附數行於後嗟乎後之人以時文求先生者所謂管中豹見一斑耳欲知先生之吏治者請聽於江甯士大夫庶人之口欲知先生之詩古文詞者請讀小倉山房全集六十卷受業休甯黃世墐謹序

序

居嘗讀明袁中郎瓶花齋集疑中郎以詩文擅絕一代而其出爲吳令獨傳有名公署院至今過虎阜猶想見其風流不置然惜未親其作吏時也吾師簡齋先生以文名天下春秋兩闈墨操觚家私爲王充論衡十年來得其鱗爪者半芥拾大科先甲以去洒拂袖清華翩然作宰海內咸惜之而先生乃心民瘼雅不以奪我鳳池爲憾今年三月奉
簡命令吾邑車未下邑人士拱手作色相告曰袁先生來矣甫涖任案牘蜂屯訟獄蝟雜先生悉力治之戴星出入食飲幾廢而天資警敏剖決事理如太阿純鉤劃陸截水劈瓜削玉巨細無擇甫數月窮谷稱神訟庭花落公餘之暇時與諸文士相接見把酒賦詩鳴琴飼鶴仙令乎吾儕何幸得此也督學嵩公歲試白門劇稱得士然大半皆先生鐵網中物蓋其旬有鍛季有鍊一時能文之士鮮不出大賢之門者頃坊人以海內延頸先生全稿久丐士轉請鋟板廣其傳先生慨然授士是編玉简思重金書抽秘胥罷欲仙形骸遂往固有目所共見而要其觀覽先王稱說詩書泛濫百家洞燭今古搜討時變固所以醞釀發揮爲政績之原本也夫游夏尠循良之譽龔黃乏摛藻之才而先生獨能兼之則先生之文章政事度越千古者獨君家中郎而已乎世謂文人不善吏事必其於文藝疏也時

乾隆乙丑長至日白下門人秦大士拜書

袁太史時文目錄

錢塘袁　枚簡齋著　受業江甯秦大士澗泉編校

論語

君使臣以　二句　惟仁者能　一節
好仁者無以尚之　夫子之道　已矣
老者安之　三句　居敬而行簡（戊午鄉墨）
夫仁者已　一節　君子篤於　一節
興於詩立　三句　民可使由　二句（沭陽課士題）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巍巍乎其　一節
才難不其然乎　如或知爾　二句
使民如承大祭　百姓足君　二句
行之以忠　先之勞之
上好禮則　不敬　君子易事　器之
君子恥其　一節　樂則韶舞（甲子鄉墨）
君子不可　受也　有教無類
生而知之　次也（己未會墨）　君子學道則愛人
學而優則仕　寬則得衆　四句
敏則有功　因民之所　一句

學庸

孝者所以事君也　修道之謂教
舜好問而　天地之大　所憾（沭陽課士題）
人道敏政　在人（戊午鄉墨）　能盡人之　二句
能盡人之　二句（其二）　能盡人之　二句（其三）
峻極於天

孟子

春省耕而　二句　民事不可緩也（甲子科試籤首題）
詩云雨我　規矩方員　二句（戊午鄉墨）
人人親其　下平

君使臣以　二句

袁　枚

明其義於禮與忠而爲君臣者定焉蓋使事之說求之名而不得求之分而愈不得也以禮以忠亦深明君臣之義而已今夫萬物各不相屬束於天秩而後動富貴本非所願發於至性而後來古今君臣之交原有所爲不得已也夫惟明其不得已之故而相與行制而行意斯分之而其理足合之而其氣通焉公欲知使臣事君之道乎使之云者取其力以相助也非君之所與任君之所取而忍豫之乎故元首股肱互爲榮辱必情文兼至而後上體與國體俱安事之云者出其心以相與也非君之能取聽臣之自與而敢吝之乎雖從容慷慨各有遭逢惟秉志孤行而後性情與宦情如一然則非禮何以使臣乎臣爲可使之才必非犬馬自甘之輩君當使臣之日又非深宮狎侮之秋天子之顏色衣冠有時留意於匹夫者以禮故也夫上天下澤先王甯不知爲然而同歌其拜存大雅之朝廷飲酒吹笙養明堂之和氣君見使之勞臣見禮之樂亦曰三百六十與共位而秩序之非分曹而役隸之也其毋忘恭敬溫文之意哉抑非忠何以事君乎一臣止有一心心外別無他其一心止事一君君外尙欲何求古今之人事天時可以轉移於屋漏者以忠故也夫嫌疑形迹昔人何獨無焉然而驕鶞可以激方寸槩其風雷天保可以諛舒餘讒其日月臣不欺事君之心君自享忠臣之報可知氣節功名僅發己自盡之一端非平素挽持之全力也其永守正心誠意之學哉三代無坐論之臣有坐論之禮豈必賢人抗節而爭之然不卑臣而君愈尊不賤臣而君愈貴此中深可思也且君亦安能使臣哉君之使臣祖宗社稷之使臣也皇德之敬肆將於百爾君子徵得失焉而敢不鄭重而分明乎故用其材不傷其氣伸其柄不屈其風此豈深文厚貌所得擬其神情聖賢有夙夜之君即有夙夜之事豈必國家設法吏而察之乃君拂意而臣以爲安君嘉功而臣以爲罪此情尤可念也且臣亦何敢事君哉臣之事君身心性命之事君也本原之純雜將於明堂天王鑒學問焉而敢勿戒歟而求慊耶故天性濃而才情悉淡料虔細而血氣非粗并非俎豆馨香所能傳其心事蓋天下有可以不使之臣無可以非禮之使天下有可以不事之君無可以不忠之臣各行其是此聖主賢臣之槩也相得益彰此唐虞夏殷周之盛也不然山澤風雲何年不在天地哉

俯仰揖讓望古遙集吾愛之重之（莊容可）

惟仁者能　一節

袁　枚

性正而情不偏好惡必歸之仁者也夫好惡之用在情而所以制情者又在性也非仁者其孰能之今夫一人有情而天下不得冒無情之名一人無情而天下不得爭有情之權此非盡存其統而舉之也情從萬物而判不從萬物而起萬物從情而過不從情而留即其性以驗其情而乃不得不以是相推也何則世之有好有惡因世之有仁有不仁也然吾以爲有仁者而後有好惡耳以渺不相涉之境何必取一心而是之非之自天性中有善無惡而猝而遇者不能淡漠置之矣故名則稱其物以爲施而實則肯其中以爲應非斷不得已之情何必取一世而悅之惜之自學問中揚善遏惡而外有關焉不啻自爲通復矣故精神先慊於片時而快事始傳於天下蓋好人惡人豈易言哉惟仁者能之耳萬世之好惡匹夫亦有定論而往往過其後而始悟者情不淡則識不生也仁者出乎天下之外故能入其中而制之人與仁合而仁遂與之迎人與仁離而仁遂與之距迎距之情即返諸若人之清夜而亦自領之也不過借仁者之權衡以權量而出而彼此何與焉是以泯德怨之形存歌泣之節夫使人受其好惡而不敢則其能爲獨擅矣平旦之好惡人不愧聖賢而往往逾其時而徹變者志不誠則量不滿也仁者合萬物爲一體乃能分其類而二之見人知見仁而予之惟恐不殷見仁不見人而奪之爲得不力予奪之餘即歸諸仁者之旨中而亦情不自狹也不過取若人之天良以代爲愉快而過後即忘焉是以學其蹤跡徒閱消融之門學其忠厚反失明登之柄至使人做其好惡而不得則其能爲尤奇矣世有驕悍之才排衆論以伸其好惡則人謂其拂情而不知非也心術既偏雖使之採輿論收人心而未嘗不戾仁者太虛之體湛然不累故好惡滿天下而適如其無好惡也筆削衡天而行文字不受鬼神之責刑賞從心而斷威福本參皇極之審有仁者而好惡之名不必存亦惟有仁者而好惡之名不必諱世有浮沉之輩持平論以去其好惡則人謂其矯情而不知非也本原既薄即使之激清濁分黑白而愈覺不真仁者惻惻之心惻然難已恐一日無好惡而天下之好惡愈多也大恩將至盤帶足補干戈之闕大威將至豺虎化爲金玉之投有仁者而天下罷好惡之明亦惟有好惡而天下享仁者之福吾安得有仁者而與之言好惡哉

以申韓之筆談洙泗之理自然穿金透石絕地通天（錢相人）

好仁者無以尙之

袁　枚

無所尙於好仁者見之謂之仁也夫仁外無物故仁外無好無以尙之非確見其仁者不能耳今夫一往情深者必其人藐萬物而自娛者也人有所得而附之復又朝而至焉夕而去焉非其情壽也有美乎此者輒從而就耳若有所附以周旋而時有居高臨下之意則世皆居其絀數而我獨操其勝數雖欲淡焉而有所不得吾爲思好仁者之心焉將必刦物以伸性而畏而勿近是猶大觀紛華而小視性命也降衷受中仁外本無旁及不妨進天下以較其短長而愈見鄭重分明之意將欲黜欲以存理而望而恐逸是兩者在平列之數兩者終有易位之懼也全受全歸仁中祇有此境不妨取天下以驗其輕重而愈顯保護愛惜之懷推其心蓋無以尙之者也凡人情之所鍾恆視乎勢之所居挾一勢而妄自尊大當亦天地萬物之所不能動非其情厚於此而薄於彼蓋確見所挾之勢足以凌之也好仁者亦深恃其勢爲天爵超於方寸方且冥然自滿而幸其得之先屈於紳之赴寧有後來居上者耶迎之不暇即拒之亦不暇以爲得仁而足我生平則情鍾於何極矣抑人意之所結每視乎境之所凴奉一境而自謂絕奇當亦踢掖獎勸之所不能變非其意取乎一而遂棄其餘蓋實知所奉之境之足以勝之也好仁者亦甚孤其境焉大寶祇此幾希方覺物少爲貴而珍之以藏於懷鏇之以守其獨豈有物能兩大者耶內者其愛日深外者其氣日削若將得仁而可以終身則意結而莫解矣且夫物莫不有偶而仁獨無偶位其元冠其首爲絕德焉好者取其心而一用之而又非私於仁也俯仰上下果有過於仁者何必恝然置之卒之無所輕於前無所軒於後是我原處於無可並之地物自退於無何有之鄉也必欲辭尊而就卑擇術者應不若是之抑抑事不可操之過豎而好仁不嫌其豎視不見聽不聞有奇嗜焉仁者取其精而畢致之而又非強吾好也深潛體驗果有移吾好者豈遂矯然謝焉卒之彷徨無所倚廣大無所極是我先有俯視一切之概而後有適心獨往之誠也若欲黜貨而進賤用情者必不若是之疎是以天性之味濃縱有羅列而進者輒驗焉而不嘗名教之樂多雖有競美以投者直睨之而不顧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即無尙之說也

深入顯出理題如此做法是章大力非羅文止（邵右房）

夫子之道　已矣

袁　枚

蓋道不外忠恕惟知一貫者能言之也蓋夫子之一貫夫子之忠恕也故曾子即以其易見者曉之若謂人但知心嘗分聖而分賢不知心本徹上而徹下蓋有所蘊與有所推以至於無所不蘊無待乎推其理未嘗變也故聖人所深恃乎其爲心者以其勝人也無多吾人所甚樂乎有此心者以其去聖也不遠夫固深切著明者也二三子疑一貫之道是疑夫子之道也使夫子自有其心而不以萬物之心爲心則殊形絕質之地何以投之而無阻是蓋有與化往來者稱物以平施而天心遂現於方寸之餘使萬物各有一心而不以夫子之心爲心則形交神接之際何以叩之而即靈是蓋有日用不知者與物以各正而上達適混其下學之事二三子豈未從事於忠恕乎而夫子之道從可知矣天下有至理本一而名目不得不分者我自爲其切實彼自爲其神明也乃忽見爲神明絕人而遂驚爲及推理以驗其原平心以觀其妙而後知是固夫人而能之則雖殊尤絕跡必不別操一術以成其奇天下有一理快心而終身可以用

之者我自致力於性情彼自得力於性情也乃忽聞其以得力者詔人而愈疑焉及能誠遂能感能感遂能通而始知彼僅先得我心之同然則雖精言微言要不必馳其神以索諸幻以予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萬物本無二理自爾我分爲兩局而智取術取之事紛然其不齊是一日無忠恕而不能一貫之象已觸物而呈天子不肯自欺一己而誠心以求不敢薄待萬物而如心以付頓覺儻然于形俱歸我大同而暢然無得二三子但須入其中而熟其操不必出其外而求其徑也人心雖或參差自匹夫持論公平而形格勢禁之儔恕渙然如冰釋是一念忠恕而卽能一貫之機已隨人而具夫子以精神所能到者而取懷以予以性情所可通者而易地以謀直如日用飲食一率其自然而措施悉當在聖人相安於至誠無息之天在學者可求於相遂不遠之處也二三子知忠恕而又何疑於一貫哉

題如漆室巨幽三千年不見白日矣乃隨手拈來具見妙遡始知聖賢性理本是家常反被腐儒說晦耳（鄒元長）

老者安之　三句　袁　枚

因物付物聖人情嘗萬物而無情也蓋安之信之懷之亦因其老者朋友少者而已聖人豈外萬物以爲志哉今夫吾身一日在天下之內卽天下一日在吾心之內也然則我忘天下而天下安能忘我卽天下忘我而我又安能忘天下哉第區區不忘之情能如物而與不能如心而償而正於萬難償之中挾必欲與之意則欲平天下之憾而轉以增吾心之憾所爲鬱結而不能自解矣吾何志哉萬物無相責之意而未嘗無相責之形有是質卽有是情有是名卽有是義皆分所應有而又不能自爲付也形交神接隱然有彼取此授之思吾儕有局外之身而不可有局外之想氣數者學問之事奮生者性命之憂又瞬息相臨而無容以一刻忘也四顧彷徨何時爲滿志躊躇之日夫老者不欲安乎朋友不欲信乎少者不欲懷乎此人之情也而老則使之安友則與以信少則懷以恩此吾之志也一日之陰陽血氣早挾缺陷以俱來而百姓何知終不能取性情之味而淡之也吾自念生平閱歷年歲更而所求轍異交遊接而所望彌多苟投贈之有人亦欣然於終日此誠何事而不易地以謀耶夫一人歌泣恐未必立回造化之心而獨存此一往情深之意使紛紛者得託命於無形庶幾微權足恃耳然則所及者可以酬之未及者安能盡之則亦存之爲籌畫而已矣曩日之大道爲公似難回風氣之古而皇王遞擅終不聞取情欲之事而禁之也吾又嘗隱戶澄觀而見夫戴白垂髫之望谷風陰雨之傷人事之與天時亦其分其功過我獨何必而不取懷以予耶雖風塵辛苦久不遂吾憂樂之懷而幸存此親切可按之圖使隱隱者得以平情而自揣庶幾隨地見功耳然則耳目以內吾敢期耳目以外吾不敢期則亦託之於夢想而已矣在老者朋友少者之人所望無幾似可成功於旦夕而無如應得不得之情不見其少則欲與未與之情日覺其多飲食日用之閒最足銷磨心事哉天意蒼茫忽置我於當局斯民宛在更授我以精神所以起念皆呈依依不已而終不以三年虛願遂稍弛其天人交迫之身在安之信之懷之之念亦平淡無奇似不必低徊於懷抱而不知使一身享功業之名何如使一世享和平之福往來酬酢之際此外有何經濟哉已落形氣之中卽不得高言元妙既生三代以後又無人共任仔肩所以寸心繾綣惻惻雖忘而初不謂此夕談心更深我以有志未成之感是實予之願也二三子其謂我何

謝蘊遲云才子成佛在人先予則云才子希聖亦在人先讀此文者當信予言（李穆天）

居敬而行簡（戊午覆試）　袁　枚

有所居以爲行其簡自敬中出也蓋敬者政之本亦非爲行簡而後居者也居之而所行自簡豈求之敬外乎今夫法令者精神之餘事也有精神所到之處卽有法令所不必到之處故聖人爲政非樂爲其靜也先靜攝其心而政乃自靜矣亦非憚爲其動也先震動其心而政乃不必動矣當無爲成化之日幾隱內忠之神而孰知其取天下之少數而出之者卽其取一身之全力以持之者也何則簡之能行固必有所居以爲行也夫不有敬在乎自古精明之用與苛刻相近而不知實與清和之化相表裏也惟精專凝而弗散斯元氣運而常周故與世冒休息者必自修其安止勤幾之學從來勵精之治似振作較多不知實與安靜之治爲原本也苟神明無斷續之時則氣化無推遷之處故欲治登淡泊者必自凜其正位凝命之思蓋簡也者固必居敬而行者也天下省事不如省心而居敬者以省心爲省事焉衣袽有戒被曆有戒彼直以禮樂兵刑爲屋漏之務矣而大廷何用其張皇也其所居者一念之內而萬事俱周其所行者一日之閒而數事已足蓋敬以先乎簡則爲物清明之氣已通而設施之處不必再用精嚴天下治化不如道化而居敬者本道化爲治化焉一夫可畏六馬可虞彼直以履薄臨淵爲措施之本矣而法度何庸其繁縟也所居之地無政如有政則糾虔切所行之地有政如無政則樂易多蓋簡以達其敬則萬物從容之氣自舒而乾惕之神更不流爲苛察天位豈易居乎三才萬象非握其根於方寸恐欲簡焉而不得今日不憂勤明日不能閒暇以神運而有能收能發之權乃以法運而有一弛一張之道也豈一心澄希味淡而百官何處紛更豈一身憂盛危明而天下何妨歌舞卽有時微聞琴瑟不動冠裳原以存近古之風而非以釋欽明之責章程豈易行乎新進喜事非絕其端於窺伺恐欲簡焉而未由事前多一兢持事後少一更變當其凝冕旒而有收視返聽之功知其坐明堂而有挈領提綱之妙也嗜欲淨則苛政深文亦隨之而日少聰明斂則規模綱紀雖闊大而非疎卽有時皇極肯綮周官法瑣其始也無不渺慮澄心而出其終也但覺垂衣拱手而成以是爲臨所謂栽以清淨民以甯一者歟

洞悉政體如讀名臣奏疏（鄒遜齋房師）

夫仁者己　一節　袁　枚

狀仁者之心初不求諸己外也蓋立達與人共之而欲立欲達自己操之仁者之心豈外是哉今夫絕不與萬物相通而忽而奉之曰仁人不足以信萬物亦何足以自信哉然萬物非能責我以仁者也心則能責我以仁萬物者也於萬物見心物無盡時心無見時於心見萬物物有盡時心無盡時今日俯仰上下之處何非仁人之心流行往來之處乎其理可據其權尤大可恃也博施濟衆之說是直不知仁爲何若耳夫仁者而豈舍己以求哉未施而已何憂已濟而已何快是於不變中求變仁者不爲也我欲未形何妨與天下渾然於無欲之內正不必同休共戚矯爲長者之風分己所有以爲施割己所愛以爲濟是於忍中求不忍仁者不能也我欲既形自然與天下陶然於有欲之天更不徒後樂先憂强爲局外之計設如欲立也欲達也而仁者人己之閒遂大異焉凡自此以至彼者機之所轉也分節目而遞爲之推則其機已窒矣若甫形於此而彼已環而起焉是造物之化機尚有所待而此念之神速乃不留餘隙以自憾也抑由內以至外者意之相及也判虛實而漸伸其緒則其意或缺矣若在內方動而外已入而肖焉是萬類之生意尚有不齊而此際之彷徨早不分厚薄以相待也夫不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乎將欲蒸被無疆而一日無形氣之軀則倫類將何所託是己之切於人者勢也惟仁者之視己爲獨眞焉立達非吾所欲何必矯之以市恩乃既殷然其有動矣而百族之憂愉遂不揣摩而自得人與己有對待之形而無緩急之見欲與欲有兩釋之願而無並損之時此亦如元氣之動焉未頃刻而遍天下也雖一物未被而神已無所不到矣將欲自愜其懷而此中無民物之量則生理亦爲不全是人之切於己者又勢也惟仁者之視己爲獨大焉人人皆欲立達何忍祕之以自私蓋既渾然其如一矣則蒼生之情狀不必轉念而自來人與己有一日之欲可見諸實心而實事人與己有百年之欲直期諸無始而無終此亦如脈絡之貫焉合宇宙爲呼吸也雖一物未感而誠已無所不格矣古今之禮樂農桑皆仁者精神以後之事欲則其精神之初動也仁人之異祇此動念之閒耳故所以立之達之者皆可勿計而斯時之陰陽不爭血氣不隔卽和平之福所自基天下之飲食教誨皆仁者性情衍親之文欲則其性情之發端也仁人之雖正在發想之初耳故人人之能立能達者尚爲末迹而此心之吉凶同患歌泣同懷非君相之權

能損益子之博施濟衆亦胡不云己欲施而施人己欲濟而濟人乎

談理道能透中穿心目以才人者淺之爲丈夫矣（周元大）

君子篤於　一節

袁枚

端風俗者有其原不求諸民也夫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此豈以求民者而仁與不偷見爲君子亦端其本而已嘗謂元氣養於上人心厚於下此其間不關運會也國家天倫之戚耆老之臣縱不使天下相聞亦宜以柔道行之及其彰爲樂和形爲人悅萬物各有性情不使朝廷獨行忠厚觀上下相與之間而深有望於君子矣今夫君子立愛惟親入惟求舊此亦何與於民哉乃其故可深論也父子弟兄之天下其情原息息相關自隔以名分而猶見深情則民尤有味乎言之故天潢之譜即爲風俗之書老成碩德之姓名其事最依依動聽有屬在尊嚴而惓惓往事則民尤感慨係之故詔令之頒如奉長者之教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可知也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可知也數十世之支分派別往往父老能言其故某宗之子某祖之孫其詳悉倍深於主上一日屈尊而言志略跡而言情在一氣纏綿者祇覺情雖自己而民以爲吾君善處家人骨肉則篤之云者亦自民見之爾且夫布衣昆弟之歡貧有難行於天子之家者於此而委曲周全天下安有不可爲之孝弟乎所爲望明堂而見天性矣數大臣之功勳官爵每每百姓樂道其詳嚮則起廢嚮則盛衰其關切更深於私事一旦不問之以新不苛之以法在受恩深重者方思仰報無涯而民以爲吾君不負賢士功臣則不遺云者亦自民稱之耳且夫猜疑缺望之情豈無遽起於人主之側者於此而維持調護天下安有不可施之德惠乎所爲對知交而歎非薄矣得爲天子之親盡非至幸然而榮辱悉由主意恩威出自官家於此不篤更無可篤之人矣民所以殷然而責上之仁也孰知篤宗收族先興於朝廷乎深宮置酒猶是從容子弟之年富貴無憂始知生長天家之樂逮至九族皆歡萬民齊泣則觀其大木大原而知一代隆平初不關乎政教已爲天子之故舊亦無他望是以或其河山於昔日或受鐘鼎於先朝使其可遺不待故舊之日矣民所以惻然而慮上之偷也豈知陰雨谷風先不形於宮寢乎保全有術而艱難尚記當年終始如初而顏色皆存國體迨至諸臣雖老民氣方新則覩其至情至性而嘆百年起化又誰及其古風我朝同姓必先穆考開基之教大故不棄元公燕翼之謀當其時萬物熙熙肫然太和歷數百年而騂騂角弓皤皤黃髮猶有聞焉者誠何修而臻此歟君子及此社稷之福也

有性情有史學有才華有筆力遂有此文方知鴻詞科報罷者大意欲補興時文一席（胡稚威）

興於詩立　三句

袁枚

經治而德成其益可歷指也夫興立成學之大端也而於詩於禮於樂學者獨不自領其益歟且今人日受益於古人而不自知也大業既就渺若無端往往究其所終忘其所自矣不知一日之精神皆有一日之學問以居之故移情生於有情得力本乎用力必以獲所嚮而相深者機以得所適而善轉所爲學本六經而治隆三古也何則學者未有不由興由立以幾於成者也亦未有無端而能興能立以底於成者也凡人獲一境必有其獲之之故雖在神聖要不能懸虛以倖邀窮其初氣機乍觸而消息未著也從其既獲而細按之則在此在彼始悟暗移運轉之權抑人得一效必有其得之之方粹然爲需夫何修而兼此第其始合爲陶鎔而未判其區域也從其已得而分舉之則或就或將各有天動神移之感然則非詩何以興乎音韻之學天籟所存舉之而取我情以逆古情因繹古情以爲我情體未終篇而忠孝聖賢之志低徊不止誠有味乎其言之也激勵之資扶之不振自習乎禮而與爲五官安其位強之固而形不衰萬事守其經權之厚而神不落强立不退安得謂天資雖殺生而已然邪若夫元氣流行天倪鼓盪大成之朝橫非在我無何盪天神以養德納金石以娛心四德皆融而七情不戾微樂之力不致此吾於是而嘆先王淑世之道不可驟學者淑身之功當自驗也天下之聲明文物自其性情而出亦自其性情而入

先王知天地生才皆有可興可立可成之資而第恐致之無具則美無所發而終隱耳乃即其內蘊之固有而衍設成文迎知夫將來之某德必始乎此某指必終乎此神明之授受相贈於無形俟夫能自取之者當自悟之也然天下靡然從風亦茫乎莫解及味得於回而由來遂可共白精領其妙而原本何敢相忘然後知尺寸之修皆有根有據而可指其受賜之處故大雅盛衰之數風逕不得而操之也天下之耳目心思自其外而感者亦自其內而移君子知性燄之地原有曰詩曰禮曰樂之理而第恐習之無素則棄所畀而可惜耳乃取其燦陳之象數而曲折往來久之而分受其益者見又久之而互相爲益者亦見積累之深機相引於不覺以爲賴有是焉不索何獲也夫取償於性命似不必借權於古人乃叩其所以然之故而不得不歸功於名教挾其必借徑之勢而不敢不吐納其精華亦可知聖賢之事可取助取資而不空責其生平之負故天資純駁之憾經術皆得而治之也不然興立成似何關於詩禮樂而顧必鰓鰓然曰於此而得之於此而得之哉

鈎取於字精神如六丁攝魂有此題來惟有此文（沈永之）

民可使由　一句（沭陽課士題）

袁枚

權乎由與知之間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使之云者君能用力之詞也由可使知不可使王道近人其以此哉今夫以藐人所當行之事而又爲藐人所難解之端必待其解不解之數以定夫行不行之數則千世亂而一世治也夫術有足恃而權有易窮惟聖人能鑒乎其所可恃者而總乎其所易窮者斯不以無爲擾其所有爲而萬物之氣既馴萬物之心亦靜矣吾爲治民者思之合萬有不齊之衆忽歛之以如此則是如彼則非而民莫起而爭之者告以故則易驚習其途則自悟也所以大觀在上不忍以先覺之權負天下亦不敢以宣聰之號驚蒼生抑合萬有不齊之衆不教以所以當如此所以不當如彼而民亦莫起而疑之者率其性則相忘提其神則反惑也所以久道化成百姓無亂用之聰明而天子有不言之皇極若是乎使之由使之知者君之權也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民之分也天下惟不求甚解之端爲能相沿而無弊夫饔飧何以定朝夕手足何以被冠裳必欲推測以窮之何必非古人欺我哉而惟其不可解斯不可離也聖人之地義天經直俾之如日用飲食之素而天下之智愚賢否乃不敢以明昧定從違蘊崇讀孝弟之經安之若素乘耒服耕田之訓生而已然蓋深明乎可不可而嘆神聖之精神爲已竭也天下惟不能深言之故爲能相引而彌長夫順我何以有禮樂違我何以有兵刑果能委曲以剖白之曉人又不當如是耶而惟其斬之於言外即所以遊之於法中也聖人之創制顯庸直不諱夫束縛馳驟之迹而後天下之材智聰明乃不敢以是非參末議賢君揭日月以行而物類依歸庸主守祖宗之法而人難妄動蓋深明乎使不使而欽聖人之作用爲最神也後世雄略之君恃權術以愚黔首但欲使之由不欲使之知若是者非先王意也夫精旨微言聖人何吝惜乎黎庶而第以性天之地難以口舌爭也慕忠孝之形容野人亦爲歌泣談陰陽之元渺豪傑亦有倦容雖同文同軌之流亦各有見淺見深之量而返之治世之詩必往往於民情之從拂判盛衰不於民性之昏明受功過後世拘迂之士執性理以爲治道幾欲使之由兼使之知則又非先王意也夫孝子悌弟愚人每激發於天性而及乎追問所由來彼方不能以自解也頒象魏而圖太極則天地亦形其不尊進野老而道詩書則斯文亦覺其可惜雖周官周禮之中亦間有言性言仁之說而求之聖人之初意只願以渾樸留皇風之淡不聞以王者爲講學之賓較於使民由不使民知而王道之易易不從可識哉

精理鬱聚能將堯舜禹湯之心洞見肺腑（梁詩南）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袁枚

帝德無名愈以徵其大也夫德之可名者非其至者也堯之德極其蕩蕩豈民之所能名也乎且上之屈量與下之願力適相協而後翊贊出故民名其對非對之能取之民實民之能奉之對抑若至神渾然於

渾淪萬古之餘僅能取一蒼冥之象以爲比擬而欲當日之蚩蚩者挾口耳之能以彷彿於萬一宜其頌聖之符無聞焉耳堯德則天而當日之民則何如道化與氣化同升壞案以上姓氏無傳而況乎其爲名也若物至中天叢叢皇皇矣十二州內豈無一人能知皇極者而況伊耆之號後世尙取爲頌君之名而當日豈獨無草野之忠孝元德與元音並降豈提以後治績泯然而何以爲名也若天錫欽明甚盛德矣七十年來寧無一事在人耳目者而況雲日之瞻萬世沿爲名君之詞而爾時何獨少太古之謳歌雖然此其中有能有不能焉契有可執而智愚競獻者亦隨其工拙以爲投是民名之者民能之也若徬徨無倚超萬象而絕端倪則雖工刻畫而必不能溯精神於混茫迹雖難擬而條目可數者可指其一二以相逃是民能之者民名之也若廣漠無垠去聲色而存元氣則雖欲極張皇而又何能想馨香於渟穆天下之人心愈古則愈淡堯雖陶鈞鼓鑄而上世氤氳之氣未散焉其異乎五帝者冠百代而有史書其異乎三王者稟絕德而無諡法非名之難實能之難也百姓何知能得其情狀乎試觀伯益有贊而文武聖神必以乃字疑之可知不過於萬分道一之中而竭力實之者也其臣不能而況其爲民也哉天下之恩澤愈深則愈忘堯雖帝移轉運而飲食日用之質相化焉當時以三百六十五日包命羲一語而有餘後人以數千百萬言解堯典兩字而不足非能之而不名實名之而不能也顓愚何識能與爲形容乎試觀華封有祝而富壽男子必以多字加之可知未嘗不於智繼能索之餘而聊以奉之者也祝之不能而況其爲名也哉野人一謳一吟皆天子微芯之助堯未必自辭其名而無如虛無寥廓推測之意無所自用遂無所自生則反以帝力何有之說自文其陋故虞書獨缺其賡歌唐風不述其祖德不然父老好談朝政以唐帝之音徵而胡不於茅茨中有味乎其言之也上古一謠一頌皆後世文人之祖史未必遂刪其語而無如大美敦龐神明之地未得諸心日失諸口則卅以不識不知之狀自安於愚故考姚有德原非赤子能言放勳有稽僅博史官一贊不然輶軒必採民風合耕鑿之褒揚而胡不於擊壤時拜手而道之也

蕩蕩乎其孰能名之[illegible]

眼前語隨手拈來天驚石破（姚中甫）

巍巍乎其　一節

袁枚

即古帝之可見者言之而愈形其大也夫成功文章堯之有於可見者也巍乎煥乎何其大哉且後人之耳目皆爲前聖人傳其氣象者也雖然聖人豈藉此以傳即人亦豈欲以此傳聖人乃其無爲而成不見而章者昭然森列各挾一震動萬物之概則既不能隱其所有而但覺其可見者蓋如是也以此知聖人無者自無有者自有耳民無能名不能名其無也非不能名其有也吾以其所有者觀之混元以後大率天功多而人功少故神聖抱奇詭以經營之莫非戛戛獨造者而幸而帝運未終不妨成其半而缺其半也至於堯而帝位列其未安得不以元黃補救之權盡付七十年之神力三代以上大率天文顯而人文隱故鬼神借符以發洩之庶幾躍躍欲動焉而無如天心有待依然若爲章而若爲藏也至於堯而天運當其中安得不以萬年鬱積之氣首開八百載之風流若是則成功文章正可以觀堯矣人情享已然之福因淡焉忘耳若其精神磅礴之處日月繪之山河表之則雖顓愚無識亦能指實於有形有象之中人情於淺薄之端亦難假借耳若其規模闊大之觀俯仰焉而皆呈歌舞焉而不盡則雖史冊無傳亦將共白於有色有聲之下巍巍乎其何所弗成也哉當其時木洩金淫而行不成者五秋榮春腊而時不成者四陰陽水火孰非奉天子之功者且也前乎此者判州野矣而不判幽幷置甲子矣而不置閏月若皆以開闢未竟之事盡俟諸堯而堯果能底之也元氣厚則山河鞏焉而不傷智勇深則日星祭焉而莫遁指揮成就如行所無事焉推之而功在生驅災亦知教養功在殺龍蛇不犯兵刑大地間尺寸皆功名之所在其措置之迹卒不露也但見其有之者爲獨奇而已煥乎其何所弗章也哉當其時食土飲土可慨者麟鳳有文而男女無文或々或芽可慮者金玉有文而朝廷無文茅茨砌簷孰非黯然而無章者且也

前乎此者雲鳥紀官矣而不紀玉帛河圖作卦矣而不作典謨又皆以潤色渾噩之權默望諸堯而堯果能章之也性光被則衢巷有冠裳之士德輝動則笑談成皇極之音斐然成章炫爛直歸乎淡焉甚至轉質爲文而棟顯發松雲之采轉武爲文而干戈變羽籥之觀古今來無物不沐文思之化而其張皇之神終弗傳也但見其有之者爲極盛而已豈無爲敎九功爲敷文命者乎乃天若聚羣聖經綸以供給其所有則其包舉者大也是以一氣轉洪鈞之局而苗豫其醜亦以功臣著之八荒騰復旦之華而越裳重譯亦以文德來之迄於今金石未刊江河如舊而崇論宏議卒莫出其有之之外僅能舉然遙望而嘆曰唐哉皇哉亦曾以杳駒遜其功儉樸掩其文矣乃天若設此三才萬物以發輝其所有則其涵蓋者大也是以因提疏仡盡無傳而放勳有號明三皇功德所由終鳥篆蟲書無足錄而堯典首存誌萬古文章所自始迄於今乾坤已定雲漢爲昭而想像追摹終莫解其有之之故吾是以穆然長嘆而愈信爲帝也天也要之總歸於無名而已總歸於一大而已

題是龍文百斛非大力者不能負作者才情四溢當廓宇宙以受之（侯元經）

才難不其然乎

袁枚

聖人感才難之說而深信其然焉蓋才難之說昔人亦有所感而云然也夫子上下古今而深然其說意深哉且人才何權而震動天下哉人淡漠無情亦何事不易易耳試徬徨焉心溯而神遊之上下天地可屈指者幾何人既不能以此意問之蒼茫而但覺古今來莫可必者其理本如是也宜乎三代老成人憂之久矣吾向者聞才難之說而疑其未盡然焉鬱風雲而不發既非皇天后土之心藏雷雨而不宣亦非名山大川之志若是則才亦何難耶而孰知不然也古而無才其難不見古而多才其難亦不見雖極清廟明堂之福而往往天地生之天地惜之能無對竹帛而形爲歌泣一才有一才之命其命已難一才有一才之偶其偶更難雖極留連慨慕之意而僅僅昔人知之昔人嘆之卒不能乞河嶽而廣其精華晝吾今日而深信才難之然也雖莫難於無才也而如有才國家歲進數百人誰則抱經綸而往者顯然遙望而謂深山大澤中必有懷奇負異者此亦萬不得已之情矣於是有心人見年少而金玉期之讀文章而深沉勗之及其循名而核實卒不獲一二焉夫古亦日月今亦日月何難遺世而獨立耶乃彼蒼見憐若惟恐要其才而必以物希爲貴此聖祖神宗所爲於愛惜栽培之下而深信其難也乎雖莫難於有才也而如無才國家養士數百年豈無鍾間氣而生者忽然高蹈而念萬歲千秋後必有談吾姓氏者此又無可如何之勢矣當其時或幸遇聖明而兩賢竟至相阨或生逢末世而麟虹亦爲不祥是名山之與朝廷各分其半焉夫天子求賢諸侯薦士自謂於天下人才無負矣乃鬼神護惜若有意藏其才而惟恐數見不鮮此仁人君子所爲於發憤增嘆之餘而特白其難也乎流風遺烈非才子吾誰與歸而無如其有之爲兵火之所不能傷其無之爲馨香之所不能祝於簡斷編殘而或隱或現卽其才亦自聽於元會升沉之數焉伊人難再豈其然乎知非薄待天下矣飲食歌舞微才人吾不至此而無如功名之會共山河風雨而來氣運之終隨鳳鳥河圖而去嘗俯仰張皇而求友求助卽其才亦早有飄零散落之感焉艱難鄭重其信然耶知必有爲而發矣不然帝升王降造化尙無自爲之柄憂深思切英雄豈有奪命之權若夫大雅幸存傳者益少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也況乎非常之人耶從來天地間最不難者生人而最難者生才果何故哉

驪驚古今發抒抱負乃有此筆歌墨舞之作（王鼎華）

如或知爾　二句

袁枚

詰賢者以酬知之具欲觀其所蘊也夫諸賢之不負所知夫子知之久矣設此問之固欲觀其所蘊耳今夫天時人事之交其或然或不然之數乎第設一或然者以閒其心非越思也歲月幾何人才幾何定謂漠漠終爲毋太刻歟而況乎素稱立本不與氣運同委諸蒼茫乃說者輙謂我輩幸天下之無情以自嚴

其拙吾欲有心人一雪此言以爲快不吾知之說爾居則然耳知不可必不知亦不可必風雲之事其來也忽然必謂絕少憐才此亦海待君相之意倘臨境彷徨吾恐後人笑汝拙也人知不可必自知則可必富貴迫人亦慮未能免此必欲事後始見亦未嘗非鄭重學問之心然躊躇滿志獨不令長者聞乎如或知爾爾應慮之稔矣而果將何以也幽光素鬱從無一世不發之理特達之知亦尋常事耳夫軒冕之榮泉石之樂俱非爾願吾壹不知焉獨是五百年來之事故爾俯仰上下人人有自得之奇一旦知己以國士相期天下以賢人見待則取懷而予者不僅慰生平之瀟瑟也須知此日几筵本非常局而何妨慷慨一言哉時位頓加亦無預爲相示之機意外之知在朝暮間耳夫泥古以爲時務視事而愧虛聲爾皆無慮吾壹不知焉獨是七十國中之民物爾目擊流連時時有不同之識一旦前席而待君父託以生靈談笑未終海內傳爲丰采則指揮而定者大率平時之成算也回思坐擁琴書且難再得而胡勿傾倒出之哉攬轡澄清本不慮存其願當其撫時增嘆恨不挾策陳書而況其既遇耶卽我韋布無權每自信其三年期月所爲辛苦風塵耳上下古人以何者自許下談方略以何者最先無今日何以有來年歌也有思泣也有懷天下事尙可爲也文章經濟亦非徒竊其名當其偶有遭逢尙覺欷歔感激而況其大用耶卽使尺寸未見姑大言於風雨空山亦覺英雄快心耳憂樂與斯民共之以何爲緩急功名與三代爭之以何爲短長不賦畝安得有明堂秋士能悲春女能怨古之人何獨不然乎爾荷先朝之業講明高義之日久矣周之皆之思之復之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可以想其樂境（設叔度）

使民如承大祭　　袁枚

使民如事神敬無閒於大小矣夫大祭未有不敬而使民未有不忽者也有所使者如有所承敬何閒於大小哉且取天下之人而日覆幬神明之前以惕其心天下其無不仁者乎無如神明之相對者終其身不數數也加以居高臨下之勢而心愈肆然矣不知名分之說所以待世非以待心當天下畏我之日仍爲我有所畏之日則敬之一念可以達上下而徹幽明矣夫豈特出門而已哉無事而心以事存有事而心以事往故天下有因事小而心反不小者其易忽更甚於出入也況貴賤有迴絕之數則精神自恃而遂至於疏無形而設有形以治心猶易有形而設無形以治心則難故天下有欲治人而反不自治者其警戒當深於見聞也況轉移有自我之權則任情以行而或流於慢令夫可忽者孰有如使民哉至敬者孰有如大祭哉乃仁者之有所使也如有所承也天地祖宗何可一日無此象至於民而俯而視之之時非復仰而對之之時矣仁者以爲民承我以爲受令之主我何所承以爲出令之原不可欺者愚賤與鬼神同位不敢弛者明堂與清廟同居藹動萬物不動吾心而後無動而不可也齋明盛服未嘗一日忘此心至於使民而先庚三日之候又非致齋三日之候矣仁者以爲我所使於民卽我所使於心執手足而奉之者雖無嚮福之權懾志氣而命之者恐干不敬之律蓋用羣力如用我力而後無用而不當也與民社本相依一夫一婦皆足動我仁孝之忠第方欲渙其號則不暇恭其神耳仁者雖見夫蚩蚩者皆分上帝之形以來故白叟黃童皆昭布森列之象原不分人謀與鬼謀也所以一役方興而萬靈畢集并無假於借觀幽與明無二理頤指手揮皆有關於吉凶之數第以教誨爲大君之宣則不復以觀盥爲潔齋之見爾仁者深信乎紛紛者各挾悔吝之情相伺故觸目榮懷卽上下左右之忠并不知出命與受命也所以于心不蕩而民力皆存本無關於感觸發令之時多侈于對越之際無惰君移於勢也草野則桑條有僾容郊壇則中材有偒志遺於情也仁者豈其然哉

正希先生作擅絕一時細玩之尙可移至上句得此文而後不負此題（王秋曙）

百姓足君　一句　　袁枚

以富民者富國理財之大權也養民以奉國者也百姓足而君無虞矣公胡不行徹哉有若謂臣嘗考益

世而見其民皆欣欣然曰與君王哉何其君之求貧不能也蓋以一人養萬物者其事虛以萬物養一人者其事實乃所養者已操其羸數而謂受養者獨居其絀數不特於理不順而亦於勢不順以知國於天地有與立必有與富也公之不足有與不足者也如欲足焉請觀行徹以足與百姓者朝廷大寶之流一變而錢刀再變而玉帛要皆布縷菽粟之積與爲轉移故卽戶口以驗司農而知聖世之利權不分上下國家理財之法大府必兼王府司會必兼司書不知黃冠草服之徒早與籌算則坐明堂以求水火而知元氣之周浹并無後先百姓足矣君欲不足而誰與耶騐太平之大勢必謂瘠君以肥民誠迂論也然天下未有兩富人而不助一貧人者況君也耶守望有糗糧而朝廷無養兵之費閭閻有積貯而朝廷無賑亂之費是民用半屬君用而君安得不足也夫分職以豐貨之出者其勢雖合力以俟貨之入者其勢易任十萬戶之經營謀三十年之制度因不必程能於尺寸矣談貧國之經濟徹云損上以益下誠非策也然天下未有一貧人而覆眾富人於勿問者況百姓耶叫門者治比遂於鄉鄰豈上有大典而反吝於獻報本者犧香薦之神鬼豈國有大事而乃嗇於求是民用合於君用而君安得不足也夫私於財則有司不能裒其多公於財則父老亦能益其寡豐年多蓋戶之藏取攜有一家之便知不必算及於錙銖矣五行百產物力止有此數自和氣積而菁華日昌君不知其何故百姓亦不知其何故也當其時徵取之日不見有餘而出納見之發頒之日不見有餘而會合見之甚至進必計而深宮不喜其入問錢穀而宰相不知其事勸農耕藉外史無別書而太倉紅腐乃相乘數百年爲果孰爲謀之而孰爲聚之也哉陽九百六陷虛耗氣關運自人心安而氣機悉化君不知財之可貴百姓亦不知財之可貴也當其時什一之取自郊圻始而都鄙奉均輸之詔浮費之裁自貴近始而朝廷廢鹽鐵之議卽或勞撫字者拙備科聚大禮者觸賦役食租衣稅中尙有捐除而庫錢朽貫猶流傳子若孫焉又孰爲耗之而孰爲奪之也哉其在民而君勿與乎則不如其在君也其在民而君必與乎則不如其在民也公豈以行徹爲僅足百姓耶則謬矣

此習長沙奏疏也不可作時文讀（蔡侯炯）

行之以忠　　袁枚

政以忠而後行王道所以有純心也夫政未有不行於心而能行於世者也本之以忠此王道所以大敏且古聖人法立不弊民說無疆非獨其措施者盡善也後萬物而見者政之迹先天地而凝者政之心故行其道以賓其質而本原既厚遂與氣化相終始則居無倦者尤當驗之行也披瀝火以上明堂誰無氣象而人情忽異焉則是不可欺者愚賤與鬼神同位也君子不必以法術刑名作綱才之籠絡考方策以敷教化未見施爲而人心已應焉則是默相感者風雨與朝廷協好也君子必當以至誠惻怛成至治之濃香蓋有忠爲行政者必以之而後可自有天下而皆知法以治人也自有天下而皆知禮以範人也亡何行官禮之文徒以褉世倣謨誥之迹適以疑民豈三代之不可復哉其所行者一其所以者殊也君子專靜懇摯入而與血氣爭乃出而與陰陽爭故其不知者以爲法象之張皇其知者以爲精神之流露也斯大猷所爲允升爾古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也古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也亡何封建井田不崇朝而立文章典物或數世而傳豈三古之運獨隆哉其所以者深其所行者大也君子收視返聽以夢寐爲見民之所卽以法令爲見心之端故傾之象魏者規模闊大而可觀留於人心者忠厚纏綿而莫解也斯至誠所爲動物歟仁義豈非美事而粉飾爲之是民之志氣未遠而我之形神先隔也禮樂持天下之大權而始於無競無倦刑賞馭天下之大柄而終於或泣或歌古聖人必事不能告諸臣工雖明非所加於百姓雖政行於滿物細故而愚父老猶能讀詔而知神聖之情功名原於衾影而表裏異焉是澒海之從遙未見而寸衷之得失先知也人皆可以爲堯舜而誠遇賦復之學亡人皆可以爲伊周而實心實事之臣少古聖人吁咈皆憂樂之旨雖飄悉性命之文雖政行於萬歲千秋而賢子孫猶能觀法而嘆祖宗之意若失

可使由不可使知則又鼓舞時世者有然而非其爲政之心也子欲爲政舍是其何以行之哉

字字鞭辟入裏筆意活虎生龍其劉黃岡先生之嗣音乎（秦鏡侯）

先之勞之　袁　枚

政本於身先與勞其大要也夫民以君爲身者也於其行則先之於其事則勞之而民有勿勸者哉且天下事未有以坐趨人後爲老成以苟且圖安爲得計者也況政也耶不敢不後者驕氣敷於天地而學問必前民而立不敢不安者垂法象於朝廷而精神必運物以行是以盛王之世風俗端而人心勸也子欲爲政亦知君也者抱先知先覺之權而有勞力勞心之責也哉民有耳目而觀聽獨寄之君師故影響未動於深宮流傳已播於父老蓋將望風而趨也示之以皇極光明而孝子悌弟之心始靜民有身家而作息甄陶乎神聖倘暑雨僅曉於草野風霜不上於明堂宜其穡耕而嘆也示之以貴人勤苦而耕夫織婦之氣乃平則甚矣先之勞之有必然者人主無事樂居人後何獨於政而忘之或退讓未遑而以先期後嗣或遷延鄭重而以先讓庶民不知待子孫而圖功則奕代無勤名待時雍而獻灌亦百年無風化也且煒煒者人以爲藻火之觀乎吾以爲臣民之式耳有必爭之機局神武所以前民有必立之準繩顓愚不得藉口天子之宴笑語言皆有開必先之具也人君無日不勤民勤豈獨於身而忘之或躬修元默而以不勞爲名或高養九重而以能勞爲戒不知愛血氣而不愛蒼生何以役萬物之力養元首而不養手足何以振萬物之神也且休休者人以爲黼座之樂乎吾以爲辛苦之地耳四時交迫陰陽水火之靈萬里消磨車馬河山之役聖主之聰明才力皆勞民勸相之資也京師爲首善之區望氣者先瞻丰采貢獻者先及明廷天下先之而一人後之可乎君子修身必在氣化之前化民聊落聲色以後是王身之象魏居其前而月吉之張皇存其半也是以明德在先既揭日月而行新民在後遂沐風流而化大廷爲供奉之所勞其身以爲玉食勞其力以爲冠裳天下勞之而一人安之忍乎君子經營慘淡之客涕泣下艱難之詔是顯爲宇宙任肝肩而隱爲萬姓分其痛也是以賢者任勞每宵衣而旰食愚者任逸常後舞而前歌以治內治外爲家訓以報天報祖爲孝經神鬼未窺而三百六官早如元氣之布必迎必送而無虛春秋省耕省斂而無虛歲月生甕未動而七十二國潛通風雨之心至於疏附奔走卿士亦有先後之名繇手親蠶王后亦在分勞之例古之爲政者何事不先而何日不勞也哉

或云子張子路問政都是問人臣之爲政非問天子諸侯之爲政也作者動言天子未免錯誤余云顓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夏時殷輅周冕此豈人臣之爲政乎要知泛論政體無所不包耳（自記）

上好禮　不敬　袁　枚

禮主於敬能自敬者民所敬也蓋禮卽敬中之事統其全者爲上敬卽禮中之意分其餘者爲民士可不端所學哉今夫萬物生於天而束於禮高卑名分禮之一定者也吾人知其一定而先自束焉乃遂可以束天下蓋天下見禮如見我則咸震動矣見禮如見天則愈震動矣夫習禮之具亦不過一手一足耳而遂以折萬物怠玩之氣則蹈履之學誠大也請稼請圃彼直不知禮耳夫禮也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而歸於敬者也秩序之精賢者受其大愚者受其小而天終慮紛紛者不知禮之情狀也乃設爲學士大夫以循習其經曲之數而草野抑畏之心庶有所引而歛動嚴肅之氣賢者以之自奉愚者以之奉人而望人終慮芸芸者忘其敬而無所忌也故制爲典章文物以貴重夫學者之身而萬物宴安之志遂有所鑒而自端然則上之人第恐不好禮耳誠好禮而民有勿敬者哉宇宙本漠然耳不有登降裼襲以文之冠婚喪祭以習之則樸野睢盱亦遂于古是一日無禮而上亦無以安其位故敬者禮中之精氣一遇其事而遂應者也匹夫拜跪而觀者爲之肅然況在上而能好之耶士幸生敦詩說禮之家已早挾一可尊不可卑之勢而且予之耳目使之治禮予之神明使之持禮天下遂遊於天冠地履之化而莫敢動也朝野本穆然耳制度虛設則威焉文章虛陳則又驕焉將名教雖樂孰肯先試是一日無好禮者而民亦無以定其身故莫敢不敬者民心之自然一逢其人而斂形者也野人揖讓而君子爲之改容況好之者又在上耶士幸生樂備禮明之後是又成一可貴不可賤之身而且安坐以爲好不須辛苦周旋以爲好不匱歲時天下已共起其神明師表之心而莫敢違也雖制禮之柄不無所待然定吾命而萬物之命隱然有託飭衣冠於學校而事備郊廟之文修俎豆於名山而人奉師儒之號使一身之官骸有所斂并使天下之精神有所歸其負荷豈小也哉雖習禮之人豈無所畏然端吾志而萬物之志凝然不違置威儀抑抑者於畎畝之下而禮自覺其尊使經術彬彬者對傑悍之人而彼自下其氣取天下恪恭之志以待一已與取一已恪恭之志以待他人其擇術又奚便哉民之敬上敬其禮也人可以端厥好矣

縝密而栗（郭遠青）

君子易事　器之　袁　枚

以事使觀君子不爲人用者能用人也善人事君子與君子使人皆君子用人之權也非道不說使人以器非君子胡以與此嘗謂天下之人必不可不靜而天下之人才不可不動我以無所用者靜之而紛紛者日淡矣我以無所不用者動之而落落者散布矣當其靜而無所用也不知其動而有所用方且挾尋常之見以相推測而前後迥出意外始歎其經世宰物有大權焉今夫世有君子因人所事之而望其說且望其使者也丰采衣冠誰不樂親有道第恐憐才太急而同異之見賢者不免將有揣摩求合者借是以獻其私則一日順適之樂卽爲百年氣節之憂端人碩士每難受其指揮良以素性孤高而豪傑之心刻期流露遂致片長可試者望風而不敢前則以廉恥與斯人又未必以功名與天下乃君子事易而說難也以爲有道焉勿得則勿說也及其使人也以爲如器焉何器勿可使也以天懷平淡之資侍左右者無喜亦無慍是非之之時早不容有說之之想孰知自進不能者自棄亦不能乎夫萬物之氣不嘗而後萬物之材不混却之昏夜登之明堂君子非故爲不測而第欲彼此不隨其心術短長則補於國家旁觀者遂以爲寬嚴隨地而分也以簡夷爲質之性親德輝者可近不可干是極易之中原卽有極難之象孰意獻媚不見工者獻能仍不見拙也夫大臣之顚笑貴而後朝廷之名爵賞因輕以爲遊因美以爲擅君子非故爲駭衆而第欲喜怒無私消黨援之漸良楛各肯存陶鑄之權身受者夫乃知窺伺不得而用也大下善事人之人卽可使之人似不必分其取舍君子念人不正其始何以立經濟我不盡其用何以絕貢緣事與使誠有合之而見者是以廉靖方修而反以躁進謝之事果有濟而能以貪詐用之皆由其正直和平夙裕於情性而非以忽奪忽予者爲矯情之舉天下以非道進之人又未必皆可使之人似不必曲爲成就君之念及門之俯仰趨蹌自其端而愈爲不肯朝廷之兵刑錢穀能其一而卽爲奇才事與使又有分之而見者是以請謁不行僉壬化爲志士人地相合庸愚亦作功臣要其鼓舞激揚又自有作用而遂以或憾或喜者見轉運之神於容悅中得俗士不若於疏慢中得英雄遠大之器必不登倖進之門君子以道準之而上養國體下養士禮世道人心始絕波靡之風氣天生一物必有所用天生匹夫必有所長君父之事原不待全才而辦君子以器受之而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祖宗社稷應無缺望之人才上有不好諛之臣而智巧之精神移而用之於公事朝有能用人之相而覊日之奔競亦靜而待其裁成吁此其所以爲君子歟

絕大智襟非常識見超人筆力三者具方有此文然場屋中不必如此做法（邱嶽山先生）

君子恥其　其行　袁　枚

以恥與過治言行君子損益之功也蓋言易過故恥以損之行易不及故過以益之君子之治言行也深矣哉今夫君子往矣而不盡有餘之意何悠然其未往也當其身忽而色動焉忽而神動焉若曰易盡者吾寧留之易歉者吾寧盈之以是貽譏於後人誠願也及考其異同虛實之數寡多益寡而適得其平其嫣然之意尤難沒耳何則君子者固終其身無可恥亦無過舉者也乃觀其言行之心則有畏焉滿室滿

當之懼或治以訥或勉以慎君子曰未也迎而拒之不若徐而味之意氣飛揚之所設有辱我者當慙而自退耳若尺寸未見而僅博一口之張是其自辱不已甚乎成上成下之憂或箴以敏或勵以先君子曰未也策而進焉不若縱而軼焉精神邁往之處忽而中止者慮其已甚耳若百年無幾而僅恃一身之奮發雖已甚亦何害乎故其於言也則恥之於行也則過之蓋器與材力並付天若有深意焉人乃以論辨不能爲恥其誤用可惜也夫上聖能開前而覺後愚人亦談道而著書君子有言而上附前哲既可恥下同流俗又可恥況層累曲折異呂當有快吾意者倘避實而張於虛反使聽者謂我顏厚亦志士所不屑耳入聖者尚嫌不優理豈有止境耶人乃以養安不動求無過其自畫何甚也夫居道德者卒無盈滿之憂行仁義者從無太多之患君子有行而竭吾力不能超天地之外則辛苦可過竭吾才不能出倫理之外則踐履可過況冥〻孤往鬼神豈能限以繩尺者直欲登其岸而撤其藩使萬物見其有餘斯方寸所力爭耳從來行之勢絀而言之勢優設一萬不堪之意以矯之使之赧然不發則相形終不見絀君子以爲情性不留餘味俯仰原自包羞故不計其華實而音聲乍啟早若有耳不可聞口不可道者而才華爲之消沮從來言之事易而行之事難非設一加人一等之想以振之使之猛然直前則果確未必無雖君子以爲不勝古人不足爲學不絕後人不足爲才故不限以功程而貪多務得直若至焉復進滿焉復加者血氣爲之激昂人不可以無恥而於言尤甚聽名山之虛論不覺赧生讀華士之文章代爲汗下君子又何忍以竹冊瑰玟求榮而反辱物不可以終過而於行不然慷慨任情尚不失爲豪傑中庸自命必終入於下流君子又不忍以忠孝名節留半以讓人此君子損益之功於言行尤深矣

不勝古人不絕後人四句是作者自道語（秘尚佐先生）

樂則韶舞（甲子擬墨）

袁枚

樂取乎韶所以集治之成也夫韶舞樂之極盛者也功成作之爲邦者不已集治道之大成乎今夫折衷隆古而忽動人以皋然高望之思蓋亦情之不能自禁者也夫象功昭德原有不可強之神情而欲借先朝制作之隆爲王者微心之助則古今上下試心遡而神遊之覺美善有所統宗而依違不必再決矣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而樂則何如道化與氣化同升集三朝之制度而總會於明堂其氣象差強人意也則所以陶冶而成之者原不必累黍裁篁漫卜皇王之金石元德與元音並著取萬古之聲容而品題於心目微斯人吾誰與歸也則所以決計而從之者又不僅以山鳴鳳應高談太古之笙歌樂之盛也其韶舞乎定開國之籥章凡百代宮縣皆足張皇鴻業安見均調音律不考唐虞以後之書而要其心慕而力追者必以中和爲立極斯取法乎上而晚近無可徘徊進儒生而扶大雅雖古風寥落猶將手定中聲況大器隔千年豈竟無換羽移宮之事而猶幸人往而音存者虞帝將移我情斯用之則行而此際何容謙讓樂則韶舞有斷然矣不可再者鸞景運於中天而不知氣數亦天地無心之事夫古亦日月今亦日月鳳皇百獸日具儀舞之機以待天子而其氣不應則其瑞不呈空使萬物熙熙懷而慕忠耳誠以韶舞行之則一絲竹而徵水火之皆治一干羽而驗兵刑之悉化合三才萬象而俯仰雍容相與正非偶然也然則笙師進籥而太史歌風當必有鄭重分明之意矣不敢必者慶遭逢於揖讓而不知遇合亦聖人偶值之端夫山河重秀天地再清鐘磬笙鏞必無厚薄之心以自分今古而其律未調則其神不動空使物登明堂齋齋皇皇焉誠以韶舞爲之則十一州之風化或手擊之而得於心五十載之精神或口歌之而得於志從聲希味淡而直接心源原非肄業及之也逮至琴瑟無聲而嗣響欲絕夫豈非滿志躊躇之日哉其在鴻濛之世嶰峒截竹鶯尾興歌樂或蒼茫而莫考而韶則太音未希也爾而依然想無爲於帝座蕭風如昨留一闋於人間以上古之陰陽化春秋之風雨吾風音久悖悖其有感也而此日之商定經綸更深我以大動神移之感其在官禮之朝帳羽分行息旋致辨舞亦敢失而雖稽而韶則於今可復也顧歲時而彰物采萬音同歸觀元氣以應黃鍾一奏已足薦之高天厚地貫之虞祖神宗我三王亦聽應有同心也而一旦音流簫管原旋轉夫帝升王降之天爲邦至此猶軌盛矣

寫則字虛神道韶舞實義聲徹九霄其時文中之韶舞乎（曾南村）

君子不可　受也

袁枚

明觀君子之術無以小概其大也夫君子之不可小者正以成其大也而知君子者獨不審其所受也乎今夫天下得一才人已難得一知才之人尤難此其病不在不知在知之過急也彼方落落焉遺棄一切謂宇宙自有用我之所而我偏取其素所遺棄者相與較量以爲予既已知之矣則彼或激焉而愈弗修飾深可惜也即或懼焉而轉自修飾尤可惜也夫非常之人非常之遇氣運所關在若人何憾而衡才者必無溷英豪之氣與凡濁等而後可以謀人家國事也夫世豈不甚望君子哉然而君子未易知也朝廷大猷大計天必不困之於無人可辦乃天則與之人則棄之夫不知而棄之未必終於不知也自小知之而以爲不過如是則大才遂無地以見其功天下小技小數賢者未必無細事可覩然在彼爲絕不經意在此爲概其生平夫知之而概之是永不復知也倘小知而更復一試不効則曲藝且隨地可操其短不知君子之不可小知者卽其可大受也與人之志氣能深沉不能周到故才出於奇其倜儻之過往往中才所不爲及艱鉅忽投萬物力薄不能勝一人凝然任之聲色不動遂致天下之安乃知其居恆落拓自喜者夫固以爲不足介懷而存其大度也苟責以一節之細責以百里之才則已違其分矣人之精神有專用必有疏忽故學規其本其但觀大略往往爲俗士所深訾及考其體用華流器淺無所藏而若人渾然備之本原深厚早有太平之略乃知其平日深自韜晦者夫固以爲無可動心而觀其大略也倘上與學賢爭業下復與胥吏爭長亦有所不暇矣故君子有實能其事而留以俟人則終不居其功衆人競美之地卑之無論而儕夷高曠生而已然又不能降其格以求合惟在觀者詳全之而已故資格不限奇士所以盡其才吏事不及大臣所以養其體君子有明知其失而大節足掩則亦勿求其備工拙易見之處岸然不屑而虛心積慮別有寄託又不能自言以表志惟在觀者靜察之而已故此日之英雄豪傑雖相徇以邊幅之文異日之天時人事當留意於風塵之外君聞瑣屑必譏磊落勿小知君子者無自小其身襟豁達乃識真才欲君子大受者先自大其耳目不然方且局局焉不知天地間尚有如是人物也宜其以小易大矣縱使君子知大之難猝受也而姑託於小以求知豈非用人之過哉

凡作詩無寄託者必不能佳時文亦然此種文借題自寫豈有漢臘宋䄍在其目中（姚念慈）

有教無類

袁枚

不以類狹其教師所以爲天下善也夫教所以化天下之類安有以類狹其教哉所爲師道立而善人多歟且天不擇人而生則君子亦不擇人而教有可教者而教不容已有不可教者而教愈不容已倘必高其局以立身而狹其途以取世則萬物有日分之勢而大道無終合之時又安用教爲耶昔先王憂天下之有類也而教立焉生人之初原無類人不能知赤子之賢愚而安能別先天之善惡耶自血氣變幻夫人才陰陽徬徨於局外則彼蒼斯德卽在旟旂鐘鼓之間生人之後必有類教者尚不一其門戶學者豈能一其品詣耶惟時雨不私於一物流風可及於千秋則匹夫有權亦補學校明堂之闕若是無教則已耳豈有有教而仍有類者有道之丰標颯相望而生畏欲天下之人而曰師乎師乎事已輟矣加之黑白太分或以既往咎之或以清議拒之以爲謂吾徒而來請者俱非弟子之列耶夫薄待宇宙而自處正復不厚吾寧不愿焉倘見棄者或激發而樹巢時之幟此尤世道人心之隱也叔季之流品恆歧道而分趨執天下之人而曰類我類我斯又難矣奈何衣冠峨嵯或自居前輩之典型或不喜少年之英俊夫豈行果修而上者竟無聞人之望耶夫刻期後學而吾道亦將不昌吾寧不懟焉況彼廢者或隱忍而操入室之戈此又仁人君子之憂也且夫擾然之天下賢否亦相忘耳自聖賢有教而原無類不肯失教而成一類是類原自吾教中分之也能分之而不能合之乎名山可以鑄造化不関門外之鼓歌琴瑟可以進耕

夫何惜一輩之風雨斯文宛在方將二三老成人奨進而栽培之乃欲以涇渭之嚴阻自新之路也吾其不忍矣紛然之宇宙良楛原不一耳立教者猶是人而彼此不相類受教者猶是人而前後不相類是類又在吾教中變之也彼能變而我能限之乎從異道而逃儒者其勢倍疾受之可爲股肱羽翼之才自迷途而思復者其情必艱轉之莫非民社國家之福大雅將甚深望後來有志者張皇而接續之尙復以棄取之嚴矜遴選之明也我則何心矣聞之以仁義則人或不能爲聞之以羽籥則人皆能執是心思不類而手足仍相類也君子教有精粗心無抉擇是以百家騰躍攀戶牖而同歸萬象驅馳仰洪鈞而共冀豈無高列几筵岸然不屑者而其意仍相望靡窮也夫亦何傷忠厚哉動之以三年七年則人情不動懼之以移郊移遂則人情必動是聰明不類而廉恥終相類也君子教有隆殺心無適莫是以兵農禮樂不復異其品題南北東西不復問其風俗亦有支離散棄不受裁成者而吾心仍合同而化也夫豈視同弁髦哉不然而僅擇一二人以傳道天下之欲附青雲之士者何能聲施後世也耶

王荊公六謁濓溪先生之門卒不與見後乃拗狠自恣大爲宋朝之禍讀此文方知聖人立教之苦心（聞雲中）

生而知之　次也（己未會墨）

袁枚

明乎生知之難而學知者可自慰也夫使生知易得則學知者亦不足貴矣明其爲上而學知者僅次於生知人安得勤言學乎且自天下有卓絕萬物之一境而後其稍降焉者亦非貴降焉者也人以悟境相勝耳不用力而悟與用力而亦悟其視天下俱有邈然獨先之意而第其一用力一不用力之間不得不推彼以獨尊而抑此以稍絀然後望絕於彼而情專於此乃以見人事之大有功也今夫世有生知未有廢學而自以爲知者也名物之義象數之迹焉能濟慮以倖邀乎然而上矣粹精之體未嘗離形質以自立清明之氣固已先迹象而能通當其渺慮澄觀曠然先得此際之三才萬象何嘗別有神奇乃從勇人刻厲之餘而遂覺其遺世而獨立更從爲類遞降之後而愈覺其絕迹而孤行鍾靈毓秀之時殆早有超然難拔者乎夫造物之寵眷無所專屬則人人皆有希冀聖哲之心而耳目心思因之而自啓天正欲進天下於爲學之途乃不妨生一絕類離羣者以立其極而垂其教使天下知之精不自此而終天下學之途且自此而始若曰此落落數人者固有分數之可拘而不得援以爲例者也生而知之者上也若夫世有學知未有生而一無所知者也愛敬之良聰明之用何必借力於昔人乎然而次矣取精於典籍之中既考古以求之乞靈於問辨之際更悉心而悟之及其豁然貫通迴與恆流此際之天動神移亦難分其軒輊然僅論後天之功力據其勝而未覺難回思上哲之從容居其後而不必諱形生神發之時有不得不降心相從者乎夫生人之精神苟無所恃則彼蒼直無位置斯人之處而什伯庸眾更付之何所天惟恐天下甘遜於生知之後故特假一仰觀俯察者爲擴其量而復其初使天下學之境不必因知而生天下知之境皆因學而生亦曰此孜孜爲嗜者固較諸聖人以上而微嫌不足較諸聖人以外而尙覺有餘者也學而知之者次也

心似玲瓏筆如牛弩奇才奇才（時恆軒房師）

君子學道則愛人

袁枚

推愛人之由而君子之學道宜急矣夫君子有愛人之責者也然非學道不能夫子爲君子訓之子游敢不爲君子誦之耶若謂天下未有無情於古人而能有情於今人者也士與萬物相酬豈必好言德惠而區區之情若有所由來而不能自損戕者遂略其功名之迹而推其經術之純焉今夫世所貴夫君子者非以其愛人哉乃夫子則曰此非無故而然者祖宗之法胥吏皆能通曉而明堂不肯爲者恐終以天資爲刻薄也儒者血氣未平已足傷一代和平之福經濟之說商賈亦多建立而蒼生弗敢爲者彼終以法律爲詩書也卿相本原未厚必不能開百年忠厚之基若是而君子何爲則愛人乎三代之人才必出太

學豈敎狹其途哉先王知一本同原之義明之者不數數也乃與之操縵安絃從容[illegible]以柔其氣而動其天使一念不和不能自解於琴瑟而況於及物乎故爲國培才之日卽挾一爲民請命之心也三代之英賢必聞大道豈獨善其身哉先王知邱賦刑書之作與日者必紛紛也乃與之離經辨志委曲裁成以習其事而大其才使略識詩書丰采卽不同於俗吏而況其深焉者乎故不知者以爲九年觀成之終其知者以爲三載考績之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不斷斷然歟國家牧民之官得能吏百不若得良吏一以愛之所及者大耳君子自學道以來一卷之書終日用之不能盡一篇之詩終身誦之不能忘名山俯仰所爲後樂先憂矣豈一旦臨民而昧其素志乎蓋至愛結於心而後知向者之移我情也朝廷惻恤之臣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以愛之所被者深耳君子自學道以來橋門璧水觸目而生方寸之春則古稱先舉足而抱如傷之志風雨徬徨所爲吉凶同患矣豈一日服官而取懷勿予乎蓋至愛形於色而後嘆通經之果足用也其在學古入官之君子斯時見道不見人焉然而篤情者其志未迎抱情者其神先往或哭或歌半皆爲他人父爲他人母也和氣動於精神文帝觀其丰度早大適乎刑名法術之家其在仕優則學之君子斯時見人不見道焉然而揚風扢雅隨歲月以日深詩政深文其宦情而日淡在朝在野依然讀書十年養氣十年也兵刑化爲羽籥和會播於聲詩又豈僅爲文采風流之目上覽甘棠之篇下聽輿人之誦古之遺愛古之學道者也夫子爲君子訓之偃敢不爲君子誌之

唐宋紛紛學記都是毛膚此文深情厚氣當與大山春曉並讀乃見眞讀書人心術未有不與合三代者（張少儀）

學而優則仕

袁枚

爲學者謀其仕亦仍問其學而已夫天下未有不優於學而優於仕者也子夏故爲學者示以可仕之日歟且儒者一出之後不能再處者也乃入而不見多出而徒見少則亦奚恃而皇皇也哉士不幸生三代以下負今猶不至負古負古必至於負今此亦深可畏也獨是數十年所爲何事而有餘不足之數尙不自知則君子不惜其此日之徬徨而惜其從前之盲昧夫惜之者固非禁其有情於天下也今夫學者亦何能忘仕哉然而天下之驗仕者學也則天下之驗學者卽仕也朝廷三百六十職儒生於釋菜之年自爲審擇與其他日急於求退不若平時毅於求進也故俗士未嘗究其原往往一試而輒窮於用我輩著書立說與將來建立之事尺寸相符使在朝知無其人不如在野尙有其人也故賢者深藏其器往往大用而尙餘其才此皆學之優不優故也然則學者可以自審其仕矣橋門璧水歲月最寬富貴未嘗逼人來也一日就學終身皆可仕之年一日就仕吾學無再優之望尙有多於日業尙餘於年忽欲釋褐而來是不欲形其長而適欲形其短恐亦人情之所不甘風雨名山從容俯仰者生未嘗迫我起也夫人寧可有終身不仕之心不可有一日不優之學天下亦斷無終身不優之學又豈有一日不仕之理果爾樂揭其原而經歟可綏經術見其大而精力猶多尙欲避世而去是已獲其全而人不被其半恐亦聖賢之所不許學誠優乎此則可仕之日也已兵刑錢穀皆取資於學而非學所取資迎我十年者不過卿相之榮報我百年者必在鼎彝之事誠何爲而汲汲耶且吾學之時人不禁其仕吾仕之日人已禁其學使朝廷多一不學之人孰若使朝廷多一未仕之人此際正宜自量矣然而太平數策信獻而遂信明堂誠正數言告先王而卽告君父道大於身身大於爵則亦可以慷慨從王矣而非然者世室以覆餗也社稷生靈不於仕之日分功過而於學之日分禍福著述可兼時務難窮約而其用愈深臨政不能讀書卽涉獵而其心不入誠何爲而營營耶且學以爲仕雖不優而仕亦可仕以爲學苟不優而仕則胡可況國家未必遽少一不學之人吾黨又未必遽少一不仕之人此中殊覺躊躇耳然而俎豆感其心事既有天時人事之變故誦詩讀書其精神更無餘鋭易傷之患德淳其器器淳其識則亦可以雍容紳佩矣而非然者命數其以臬石老也豈無豪傑之流不學而亦多事業不知有才不學則倉猝立功純雜與古人分半無

才不學則舉行故事功名與胥吏爭長君子以爲不學而仕與不仕同學而不優與不學同故辭僚友而不疑當大任而不動其一仕也上以報國家養士之恩下以雪處士虛聲之恥豈無迂闊之士信學而反多拘執不知誤以爲優則得於野者必失於朝不待其優則貧於身者豈當於國君子以爲吾甚愛學常願不優以留其學吾尤愛仕常願不優以重其仕故鄭重以赴功名即醞釀以成雷雨其一仕也大則竹帛表生平之經濟小則文章抒黼黻之英華學而優則仕吾願與天下學者審之

字字劖目怵心偏能多多益善乃知惜墨如金者尚屬小材　弟樹讚

寬則得衆　四句　　袁　枚

道立而治彰可約舉其要言蓋古治之隆以其有寬信敏公之道也約舉之而帝王知所法矣且皇王傳道而不傳治表裏未嘗不分體用論道而兼論治源流未嘗不合雖萬化終始渺若無端而撮其大要直可數言斷也今夫萬物相附而不相疑萬事可成而不可識隆古之風大率然矣果何道以致此事有相困而起者威力不能索也理立而效償推論之可以得本原深厚之思事有不索而獲者神靈不能刼也人定而天應歷數之可以驗風運盛衰之說有如寬與信豈欲得衆與民任敏與公未必有功而民悅然而道如是則治如是不可誣也當締造之年天意眷汜謂帝王之自有眞亦羣雄所不服乃數年而刻詐者敗又數年而失事機遂人情者亦敗後舞前歌而登封受禪者僅一人焉夫用人不過爵祿殺人不過兵何足刑消釁豪傑哉及父老攜杖而談王風史官按筆而爲實錄不得不推本於豁達爲懷推心置腹當機立斷正直無私以爲有此數大德而當年足以王矣在委裘之日寶籙初膺謂貽謀之不可負亦官家所樂聞乃誤於法術刑名者半誤於宦官宮妾者又半風雨下通而馨香上奏者僅數君焉夫老成半已凋零方冊亦皆陳迹何能遠號中興哉乃詔誥之事已頒起居之注已定莫不嘆爲法網何疏嫌疑何寡早朝宴罷嚬笑皆嚴觀其行此數十年而太平不必問矣論運會所關則治術莫大於典謨精神莫細於周禮亦汚隆屢判矣而何以前聖同心後聖同報統之於寬信敏公而後精神局量之處萬古同歸故道立而天自能降人自能升世隔千年羣辟若合謀於一室功高八表數言可取決於須臾獲輝煌之迹則正大以坐明堂之位光明以乘皇極之晉亦同茲法象矣而何以帝皇一變王覇再變驗於寬信敏公而後大小純駁之中性情自別羣道在而循之則治違之則亂聖賢不借英雄之力可以集大勳英雄不借聖賢之心不能定天下此所爲唐虞來千餘年間事可數言斷也

有手段將四句總做一氣呵成可謂力迴九象　張鴻勛

敏則有功　　袁　枚

敏以致其功帝王不息之學也蓋世無玩日愒時而能有功者敏以致之非帝王不息之學歟且天有歲功而其持宇宙也以大氣舉之王有治功而其治天下也以大力運之惟天積氣故風雨露雷四時日出而不窮惟聖法天故禮樂政刑萬幾日運而不積要皆不息之學與爲主持又可即其效以驗之也何則上古之君其氣體軼奇蓋有非常之精神而後有非常之建立也乃一念弛而水火爭其功一時怠而龍蛇敗其功安能大雖創平而垂經綸於瀛海三代之君其辛苦特甚蓋有分半之英明而即無全得之事業也故陰未寸而水功曠日未昃而田功隳安得從容垂拱而傳盛烈於子孫然則帝王何以有功乎曰敏則然矣明堂之日月視草野之居諸而倍貴進銳者易衰欲速者不達讀宵衣旰食之詔而先有好大喜功之心則嗜慾已消其精氣深宮之坐臥與萬物之作息動相關其治有張弛其心無斷續考金匱石室之藏而幷無頌德歌功之迹則勳猷即在有神明其亦開創之朝三綱肇定而五行肇分元會之精英亦貸其機於君德有全力以振之而功名之大小亦如其分量以成就敏則首出而智勇日新是以血氣消磨於闔闢而卜鼎定策尙決天人英雄受命於暮年而視學觀兵尙兼文武當其時子弟或諫其勤勞羣臣亦勸其自愛及望河山之烈而後嘆其慘淡經營之意所謂日不暇給規模宏遠者誠有以立之也

其在守成之世百產日盈而三才日耗天地之盛氣又乘其敝於君心有元神以持之而功業之高卑亦如其志氣以發現敏則居敬而性情日練是以求明問夜之心切則遠撫長駕必度越夫祖宗早朝宴罷之日多則崇論宏議不絕書於太史當其時不以寒暑分悲憫不以服食誤聰明及觀鍾鼎之文而後見其聚精會神之處所謂惟斷乃成傳爲盛事者道有以先之也蓋乾坤一廣運之匯未有優柔不決而坐致郅隆者以生人爲功而非敏不成以殺人爲功而亦非敏不斷古帝王敦敏性成原無見功之想在其意中乃七十載之松雲不老而堯典成八百年之河洛未營而周官立不然黼黻冠裳亦虛器耳何以南面無爲鬼神亦憚其丰采神器爲朝廷之柄未有躬修元默而能修大業者匹夫以手足爲功而不敏則人不能代帝王以神武爲功而不敏則天勿爲謀古聖人功成治定尙有勤敏之思迫於痌瘝故元圭可錫不在過門子泣之秋盤鼎可銘猶傳恆舞酣歌之戒不然旂常竹帛何有敏時何以先王制作風雨不蝕其奇勳此不息之學人君不易之道也

金戈鐵馬萬里橫行八股中之韓非　許靜山

因民之所　一句　　袁　枚

因民利以爲利因其所也夫民自有所利也但不知自利耳故君子利之者其名而因之者其實乎今夫創闢之說惟天地當之其餘聖人皆因人成事者也何則芸芸者滿天下矣天度其力不能養之不如勿生之愈也度君子力不能養之又不如勿生之愈也天生一民輒挾一利以俱來君利一民但還所利而使去故卒相忘於平淡也子欲惠民仍當視之民耳元會之精英附物而動精神所至貨財生焉故天下無無利之民亦無無民之利昧焉置之而川自積刑山自積德遂負此出雲降雨之天萬物之盈虛不能自主智愚之別貴賤分焉故未有君而民與利爲二自有君而民與利爲一順勢導之而春發枯槁夏發葉榮遂相傳產粟生金之術蓋民固有所利也君子曰吾乃得利之之道矣或置一人於此本無所有而我强爲羅長增高之說則不得不分己以與人奪彼以與此若其人明明抱於身而我爲付之幷使自付之則直泯其布施之迹而但推其斡轉之權又置一事於此毫無可藉而我虛設一經營慘淡之功則不得不求諸元黃以外闢諸百產之前若其事隱隱有可圖而我爲成之幷不必自成之則又沒其措置之蹤而但顯其自然之勢此無他君子之利民君子之因民耳天下寶其財而君子獨寶其氣何則君子本元氣以爲因也有河山即有飲食忽然耕鑿而鬼神不驚有手足即有衣裳忽然被服而陰陽不驚推此意以往而發洩因其源流授受因其風土但聞民有利而君子尙恐滅其數未聞民無利而君子別能增其數也非然者頒明堂之金玉出太府之錢刀不足濟一家矣況萬姓乎天下愛其貨而君子獨愛其神何則君子本神明以爲因也血氣變爲菽粟五行無功而朝廷何功男女變爲布帛百神無力而朝廷何力推此意以行而因所有以易所無因所工以易所拙人見利後君子而生故無民不利不知君子後利而生故無利非民也不然者銅山四百有六鐵山三千有九府庫且不能藏矣況頒賜乎要之宇宙有民之所即有利之所得尺即尺得寸即寸自民太恐而後以利權歸之君耳因之云者所爲領未有之將然而造可乘之機局也卒之勤者自富惰者自貧聖朝之金木土穀不能謀懷之不見錫之不聞天子之材力聰明何足惜古聖人除大害以成大利似乎創矣而實因也火本歸山水原入地不過疏氣逆以還畜生而因之之法遂大奇抑從來利外無民民外無利械宜其材器宜其俗自利太多而利源又不得不歸之君耳因之云者所爲從其已具之成數而爲之分從其可惜之散局而爲之合也是以出罔出焉天亦總窩於民而非有所加貧窶貪金君尙取利於民而寧有所賜古聖人去大弊以興大利似乎革矣而實因也陽樂治心陰禮治身不過節情性以致中和而因之之法爲大順不亦愜而不費乎

桑孔言利而漢貧德宗言利而唐貧荊公言利而宋貧其故由於不知因也作者此文可以包括平準書暨食貨志　李玉洲先生

孝者所以事君也　袁枚

移孝作忠不出家而可以事君矣蓋孝非爲事君也而事君之道卽在是焉事君者又安用出家爲哉且家有嚴君而國稱君父此孝經一書不必別言忠也世好談非獄而內視多慚及考其樹立亦薄而疎蓋必出家而圖晉君是已置其君於度外而疎遠視之又何以爲事耶何則撫愛提攜人生時未知有君也然自顯揚之日追思保抱之年不恍如昨日乎忽欲棄膝下而立功名此念已不可臨諸神鬼蓬矢桑弧人生時亦知有君也飲食則望其軒冕讀書輙勵以忠貞非我親心事乎一日棄庭訓而求竹帛卽功成必不可告諸祖宗蓋事君必有以也卽孝而已匪懈之節本乎學問然天性澹而學問始厚和樂所以識剔儀愉婉所以知諫法是固然矣卽念半生侍養誰憐國士之身萬里風雲忍負顯揚之義一言孝而舉日皆親擧日告君焉故有少年溫凊未及從王而識者早以公輔相期爲其此日之心卽可移之將來也纖疥之事必見才華然倫理明而才華不誤形聲所以察深宮志禮所以養主德又無論矣卽忠告反而早挾天王明聖之臨飲酒吹笙孰非父母劬勞之意一言孝而奉親如君奉君如親焉故有名臣忠愛發施爛然而後人取其家事論之以爲豪傑之流莫不本於至性也當其未出家之時服勞不倦非仰望庭闈實有驅馳感激之心何以至此然則孩提之愛可以獻之清廟明堂矣且吾親百年之顧大事爲人子事君之計旣得君而子以身事之父母亦以心事之也本此以垂佩委紳固知氣節不讓純臣而英雄半皆忠厚當其已出家之日夙夜靖共非甚然危明實有一喜一懼之心又何以至此然則朝廷之地可以當之執玉捧盈矣且天子馨香之祝不過欲得一純孝之人固欲其臣不以公事事之而以家事事之也本此以從容慷慨所爲忠難必爭其方寸而跬步不傷其本原古之人捐階燹屢道已備於可殺可生搢笏秉珪義祇識夫全歸全受絕裾風雨者孝子之苦心色養窮山者忠臣之變節人愼無出家而談國事也

人必有情也而後有才此篇與君子學道則愛人文均以情勝者　謝偉人

修道之謂教　袁枚

明教之所謂修其道之率性者而已蓋道雖人所共由而無修之者人不能皆率其性也本性以立教亦曰本天以立教耳今夫法象森陳必取天下而約束之鼓舞之何爲也哉知覺獨先未必彼蒼之無意而肯以其權相付君師作則必非聖人之得已而好以其事相煩與之而非有所增損之而反以爲益入奈何日習焉而弗知也吾得因性道而更明夫教耳目手足初皆自天而受之繼卽逆天而用之無如造化已隔僅爲局外之傍徨彼抱道而不知何以明何以行則纖大者未爲之定其程也彝倫綱紀始皆自性而具焉後且并性而忘焉甚至形神不浹各隨氣習爲轉移故循道而賢者過不肖者不及則復性者未爲之類其式也聖人於是起而修之從宇宙之氣數起見則一日之陰陽終身之變態也修其未具者而經綸獨闢修其已具者而質文互參使吾道中自然之度數不因運會爲升降所以勸賞刑威遂登明堂而治從下民之稟受起見則育生之血氣神聖之功名也分以修之既多設條目以宜其俗合以修之又聚爲鶯藪以觀其成使我道中自具之品節不使愚智得紛更所以敷言錫福復垂皇極之書是卽教之謂已凡人自冥其性反疑禮樂兵刑半皆粉飾其誣教也甚矣夫相勸者果非樂爲則夏楚之威何以困肌膚而變其神智歌泣之節何以隔赤子而垂爲典常蓋道無能爲有人焉經而緯之飾而文之卽修之謂耳修之數雖有增減道之數不加毫末也抑人自棄其天乃欲著書立說各立門戶其害教也又甚矣夫燦設者果有二三則卦畫於河疇衍於洛三王不能與五帝共心傳乞言而至釋奠而來天子不應與衆人同北面蓋道無不在有人焉懸之爲象著之爲經修之謂卽教之謂耳教在上則其事行教在下則其說長也若夫金木水火既在性中卽在道中修制度以調變之尚書大易所載是也動植飛潛既在道中卽在教中修法令以愛養之豳風月令所陳是也或以教爲功而開大明道或由教而入而盡性達天要歸於一貫而已

凡遇理題到眼雪亮下筆風馳使生聖門亦當在游夏之列　王次山先生

舜好問而　於民　己未會墨　袁枚

取於人以爲善廣帝執中之學也蓋問察隱揚皆以擇中也執之用之非皆取於人者歟今夫天下之理天下藏之故聖人以一中治天下莫非以天下治天下第其始取之天下而人忘之其後與諸天下而人忘之及追溯其精神之曲折而覺既有翕受又有敷施則其睿慮成而經綸出也固宜舜之大知於何見之萬物之才情俱足以平天成地而特難乎其取之也朝廷之神力皆足以崇論宏議而又難乎其運之也乃舜則問矣察矣以爲吾以耳目往則神爲不能與萬物爭功彼以耳目來則匹夫亦能爲聖賢補過好爲問察而茅茨內寧不有味乎其言之由是有善焉有惡焉舜以爲斯人缺陷之心過其機而卽息造物祥和之氣發其光而始彰爲之隱揚而芻蕘者孰不樂拜手而道之且夫中又非徒善之謂矣吾聞稍有敷陳而工拙立見言者之難也衆論雜陳而兩美難兼聽者之難也況夫海隅蒼生萬邦黎獻以爲天子聖神文武博採羣言兼綜而條貫之當必有所斟酌建立以爲諸百姓福也舜於是有執之之道而卽有用之之權從來謀天下之大功者必集天下之大慮以成之自詢訪以來中之理固隱隱其有定程矣而正恐一事投而可以決所從兩可介而何以權所重舜爲之握其紐而徐按之則分寸毫釐皆盡聽舜形而出當其時元神獨運明堂但聞琴瑟之聲大澤旁敷草野已見江河之決合天下之神明而與收與發夫又何所震驚哉建非常之事業者必本非常之識力以斷之自採擇之餘中之理固明明其有定向矣而又恐見諸心而可以協朕志見諸事而不能愜輿情舜爲之通其變而經營之則設施措置皆準情酌理而來當其時量衡律度尺寸先具於無形水火山川奇績盡成於拱手合天下之聰明而借動借靜夫何歉於從緩哉蓋至用得其神民享其福而知舜自問察隱揚以來皆莫非爲用中計也不然好自用者或失於乖宮用人者又流於察其擇也精其用也當非天下之大智孰能與於斯

此是闡中斂才就法之文恰亦如題而止　留松裔座師

天地之大　所憾　沭陽課士　袁枚

以大致憾天地之窮也夫空存其大而一無所爲徒恃其大而惟所欲爲則憾之亦宜君子曰不窮天地不足以見道嘗謂天地亦幸而無言已耳天地而有言何以一日自解於人哉不知不能天地殆有甚焉何言之力所不能爲雖子孫不敢奢望於祖父使天地不大人亦不屑憾之耳乃陰陽磅礴其權似無不可爲則尊以隆其位親以乞其憐原非萬物苛刻之求理所不應然卽物怨亦何足爲輕重果人心不平憾豈遂爲天地病哉乃燭照數計其理竟大有可疑則以靈物期之忽以不靈報之何以答海內悲歌之氣今夫有治人而無治天蒼蒼者其正色耶有平世而無平地地塊然者其主形耶天地之大也其如人猶有憾何數値萬年而後覆載亦有倦勤之時況億兆于形偶然漫不省記人所當爲天地寃也然而天運當極盛而號泣旻天擊壤地脈堯舜首啟其端則根窮元化直以開闢混茫爲遺憾之府且使人人有喜樂而無怨哀雖窮虛亦較有味乃呼籲無聞穹窿此忍心之父母而疲癃殘疾安用此覆敗之泱鈞在無心成化者或自有說焉而人窮反本偏求其故而不得祇覺夫婦之愚代天地司事亦不若是之昧昧也履后土而戴皇天此意誰能釋然乎運當剝復之交上帝亦有肘之虞況嗟哉怨暑小民吏胥無知憾又當爲天地諱也乃大體最隆配合而憂患於當代鼓於社朝廷敢顯鳴其懟則捐摘乾坤亦在孝子慈孫百世不改之例且使世間智愚覆絕而陷阱消難元黃亦覺大快乃木鳴星隕竟若同病相憐而氣盡陽衰不敢歎爲一救在事與心違者或別有所聽命焉而人則何堪忍而與之終古卽使聖人之聖代天地分勝亦雖盡付精於祭也傾西北而缺東南千古能逃物議乎竟謂造物奇嗇有限不能供人之求則萬類運安於枯淚乃飲食男女天偏淫縱一二人以召萬物不平之氣而屬者戾深其則且殺人者死王法

每稱天而誅彼水火風雷動戕百萬誰復於冥漠之中而擬問罪之條也則惟有憾之而已矣竟謂好惡與人殊意不妨反行其道則人人亦知所從違乃福善禍淫天偏表白一二事以誘生人未死之心而旋即不如其意故懟天無罰豈真兩大有容人之量想其配合不均是非倒置即自返諸清寧亦難遷怒於萬物則惟有聽其憾而已矣嗟乎萬類不齊而缺陷之端直欲列其詞以上訴百年長往而已成之事常思反其局以快心怨聲自在人間而悲憤獨鍾於豪傑狠籍悉愬造化而空名謬列爲三才恐黷艱難鬼神先造端於夫婦鈞山弋水聖人始患難於鳶魚五倫爲和氣所凝而赤子先號而後笑六經皆憂患所作而文章以多恨而始傳易人易世而不能易無憾之乾坤人無如天地何也制死制生而不能制有憾之魂魄天地又無如人何也然而人憾天地天地又將誰憾哉

鐫鑱造化恰是人人所欲說之言恐柳子厚不能代作天對也天帝見之當悔生才子矣（元敬符）

人道敏政　在人（戊午鄉墨）　袁枚

極言政舉之易而得人宜急矣夫使敏政等於敏樹者亦在人爲之也然則欲爲文武之政者可不知其故哉嘗謂治世者能恃其幾之捷而不能恃其權之孤蓋力之所任而其效神亦惟其力之所眾任而其效愈神知政與人相報之速即知人與人相需之殷矣今夫古與今不一其政上與下不一其人昧神速之機者不可與興先人之烈矜獨斷之私者不可與言王道之成故將大有爲之君聚精會神崇論宏議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憚傾耳而聽已聰胡事不舉曷令不行不崇朝而致巍巍之治功敏之效也道固然也公亦見夫地中之樹樹中之蒲蘆乎終朝之陽草木榮其春也矧勾萌之類更有易生者一培植而其機畢達一邑之惠父老從其風也況官禮之書尤有易舉者一振作而其象日昌臣於是而於人存政舉之故可深論焉且夫萬化有自然萌芽之數而萬事無一人獨逕之奇是王世澤雖存而代遠年湮之後卒不能起呵護之靈取藏書而流布四方也乃以數百年簡斷編殘忽焉培其氣沃其膏而太平之基遂根深而蒂固此豈無所爲而然耶然爲之即敏其機彰焉不爲不敏其機藏焉可知有人道之責者不可弛其力以甘於無所爲也英主聰明獨擅而三百六十之事終不能恃雄略之才廢臣工而獨擅乾綱也自得二三賢士功臣相與協其心濟其事而朝廷之業遂黼黻而輝煌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矣夫所以之人人也爵祿分而功名合求人之人亦人也風雲應而山澤通然則有爲政之心者尤當權其重以深明所在也爲政在人不即於人道地道而知其故哉聖主多勞而天嘗託名山大川以佐之故精靈鍾於而天時人事之肩已隱隱有在也苟經綸天下而馨香之祝寧不有分明鄭重之思人才難得而先王又託菁莪棫樸以儲之故養士百年而聖祖神宗之意已明明有在也苟覲揚光烈而束帛之招豈僅爲求獎風流之目臣聞文有後車之載武有伊洛之訪厥時樹人等於樹木有治世亦速於治地焉迄今良法美意尚在故府賢人君子尚在草野則夫宏茂育之奇功營神皋之德澤歌薪樵之遺詩託紀綱於聚俊人主之亟務也君身雖勞又烏可以已乎哉

高文典冊用相如（座師孫合河先生）

能盡人之　二句　袁枚

因人性以及物性一至誠之能也夫物雖異於人而所以盡其性者無異也非至誠其孰能之今夫萬物不能離誠以生不能離人以遊是萬物不特至誠性中備之即人性中亦皆備之也自我性既盡而族類之原既以盡性之性通之自人性既盡而仁愛之事即使盡性之人治之其權雖次第以相及其理自一貫而無雜何則天下之一飛一躍皆與人相通復倘物之氣已濁而人之氣亦未使其清則人且類物而何暇於謀物故男女之化未行雖欲澤物而其勢不順天下之一形一質皆與人性爲依附倘物之理雖偏而人之理已皆得其全則人自善處其物物自受惠於人故太平之象既成雖未及物而其機已通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有斷然矣溯二氣之始物未必爲人而生亦未必不爲人而生然漠焉亂之而羅列古今物亦自覺其無謂耳至誠以爲人既幸而不爲物當取之以自養物既不幸而爲物當勿取以使之自養是人性中多一智即物性中多一制人性中多一仁即物性中多一生其能事不分兩儕并不分兩境也而何勿能也覽五行之類人愛莫如物人憎亦莫如物然淡焉聽之而強弱互驅物亦自覺其甚危耳至誠以爲一家有一家之物生之息之一家安而一家之物亦安天下有天下之物遂之近之天下安而天下之物亦安是物性之盡與不盡皆人性中之功過而人性之盡與不盡亦未嘗非物性中之禍福其盡之之心或有後先而盡之之事并無後先而何弗能也且夫禮樂政刑之具皆以物爲之人但知人之功名而不知即物之功名人懷才而必見物抱能而思用性豈殊乎至誠能使物性本貴不因人性愚而反使其賤物性本拙或因人性巧而反致其工甚至人所不能治之物性即使物之性治其性而收之皆爲元氣發之皆爲精華抑洗腆玉食之奉亦皆以物爲之人但知人之忠孝而不知即物之忠孝人思効於君父物因人而思効於君父性尤同耳至誠能使人富不能使物富而人富則取物之性自應能使人和不能使物和而人和自待物之性愈厚甚至物亦不能通之物性亦取吾之性造其性而神感既徵於累世服用尚及於後人天下物數多人數少至誠不必有纖悉指畫之勞而吾性盡則天動神移取夬取離自崇朝而畢天下人知有性物不知有性至誠并不徒恃增高繼長之法而人性盡則導迎善氣不殄不殖自數世爲安當其時休美臻符瑞集萬物咸熙穰而繫思所爲事類夫贊化調元而道備夫參天貳地也與

不脫一人字不用一物字自見精理鑿鑿此之謂清眞雅正（自記）

能盡人之性　二句其二　袁枚

且鴻鈞何勿造而但名造物是物數勝人數也矧蠢蠢擾擾人立盡食土飲土物立盡陰陽生一物生一不仁是大不仁莫陰陽若而卒爲大仁者則以能生一至誠至誠治萬物如治百骸使濁氣相渾不災清氣遊神不窺各安太素其能事爲尤奇今夫縱生橫生之類必使其生者治之形隔語睽之地必以同形者及之則盡人性以盡物性自有說自古物害有逆不由人召者如今多男女古多窮奇是也人目不見雷雲神殺之狀耳不聞流金爍石之聲方謂生而已然矣不知當其初縱人爲性禍及數人縱物爲性禍及上帝故殺機逆天移星易宿殺機逆地傾西陷北殺機逆人龍蛇據陸元會之氛祲橫流鬱怒而異日深夫固其偏氣而非正性也苟非斷鼇戮黑以絕德定五行之位未必不觸維裂柱遂無古而無今抑從來物害有悉由人致者如治則悍毒爲川亂則服食爲妖是也有花供鳥使之求作於上必有羊災馬禍之事應於下方且吏不敢問矣不知當其時物性傷於人其病在國人性傷於物其病在君故上求材則臣殘木上求魚則民乾谷上求人則戰使禍山川之精神剝削畜聚而氣不散夫固傷其元而非盡其性也道在敏腥吞螟以是慚鑌百雁之鳴夫是以蠶轉颸回常一治而一亂然則盡物性至亟也乃守雌抱雄與物爲不寇不焚彼且一以自爲人一以自爲物也而何盡焉銅山鐵野三衰九僇但欲十重勿知頓空彼且知有人不知有物也而何盡焉不讀麟書之一二乃用卿禮待駒不得鳳象之四三且收諫珂爲瑞彼又不盡人性思盡物性而何盡焉嗚呼是何足與言至誠盡人性以盡物性之能哉風雨者萬物之血氣有血氣而生殺即可加草木有生而無知爲之春射以遂其生而二弓二矢因輕而揚之也金土有氣而無生爲之冬官以殺生氣而九柯十匠因美而良之也若煉火生雲煉雲生水則又以物生物矣甲刃之攻玉石之攻則又以物殺物矣且物尤可兵刑治也七十載之日鳥鳳禽驅之若凜士師之命六百禮之屏池虎兕放之亦乘將士之威性既盡尚有不則殞其五鵠則退其六者乎舉凡濕根燥母奉一聖人而力屈於鬼吉神凶之數三代無五行之志其以此哉日月者萬物之耳目有耳目而教養即可用教鈞鈴以控制其聰明何所授而不以羊負軛也烝黼栗以烝嘗其義理何所考而不以鶩代鳧也若彘鼠作詩羖牙作易則又以物教人矣月令戒樵春秋惡狩則又以人養物矣且物尤可禮樂治也賦在首系在

乎冠裳取諸蟲鴻聲離翠鷖負翎烏獸應夫黃鍾性既蟲豈無率舞習其儀歸和叶其律者乎舉凡蒸氣流烟得一聖人而大展其文章黼黻之觀王者有瑞應之圖其以此哉使人孤立於浮清沈奧之下巢窟於何倣文斷於何效是物在先而蟲之何以獨後要知八荒壽域人羣而物亦羣率其家人父子之常則夜吠安而朝飲絕召以飲食歌舞之樂惠元枵至而鶉火來甚至黃菌誕於慶雲白烏書於玉冊取自古未有之物性以盡之而已有者可知也蓋匹夫誠至而金石爲開況兼大恩大威而用者耶故雞雄斷尾象齒焚身以及金炭暴其奸形纂璽鎭其神怪似乎顧人不顧物矣不知何封非生故物卒安之若命而敢德不敢怨祇自率其水生禍發之權抑使物不解夫雷毀風吹之意享太牢且深藏聞鐘鼓且遊遁則盡之爲最難而何以盡之頗易要知抱德懷和物較人爲倍靈一龜一馬實皇王道學之宗一鳥一蟲爲才子文人之祖方且魚腸而判丙丁蟻步而起戰陣取人下極細之物性以盡之而其大者可知也夫至誠升遐而龍象爲耕況生逢日角龍儀之表耶卽有時長喙入夢淫婪見謠以至黃熊化白水之精元鳥生黑帝之裔似乎人且亂物物且亂人矣不知歸奇於正故聖人卒處之甚淡而言德不言祥幷不禁其麟翰冰萌之數鴻文有範狐死正邱食粟者知懸而巧物豈無人性者然偏鄙莫宣卒雖數言而治恐亦至誠所大恨乃共幹雙觝入聖心而莫非乃臀乃腸之事則戰血鬼車不過取手足以起元黃之變僉鬼寶毋方將坐明堂以披王會之圖蠶餌絃絕木貫果空有齒者去其角物豈無自盡其性者乃鼓鑄迴環卒從朽腐而化恐又至誠所深快故八寨九區入聖心而僅分積德積刑之半則怪石浮蠙禹貢卽爲博物之志舟鮫衡鹿周禮早兼食貨之書嗟乎水官既失誰尋夏后兩龍馬政不修無復姬王八駿聖人有志於睢麟而無其位則但識辨虹後世蟲魚之學所由始也九鼎甘心於長沒而不復歸則經傳山海天下齊諧之志所由多也遂使雲師鳥官笑七十二代玉檢金泥之后河圖鳳鳥作千百萬年深山大澤之遊世無至誠不特人所深悲當亦物所發憤而増嘆也

有意顯神通而雷電風雲萬靈畢集其學博其才大其氣盛其年少方有此文　樂行之

能盡人之性　二句　其三　　袁枚

且異哉惟世慕爲古物憚爲今人夫古物尙騖況古人乎今人尙憚況今物乎此吾所悄悄而悲者也夫人性盡厥時有枯木無枯土有石土無石民物性不盡何傷矧石赤勿奪蠻憐勿移博父自操麻壽自握物性卽盡何雖而大不然人食山海性輒止物食日月性不止問蔑盤者誰人性剝土亦化土物性傾天亦補天問浮積者誰物性尤通神鬼海飛河偃蠱憑爲欺童律物性好攻魂魄男雄女虺夢入之饕駱影甚者爲脈爲拇九關危或嬰或風十日亂離離密密燕燕涎涎長與世無極也時則有周旋五行苞植萬根痿方約繩厥名至誠以爲彼性卒不死吾能卒不窮勺者禮檢盈者智隆取陰弸陽齰劃其氣在皇極不在陰符厥施惟熙厥藏惟純合春而夏我蕭其象在明堂不在璐光馳德如雨則黃埃元牝端其本於遁水遁土遁金覩道如尺則大盡燀炫定其產於正東正西正北心爲物祖心息蟲亦息君爲物母君才雖亦才多其器所以藏身也制其術所以役精也纂其形所以憚姦也休其道所以安生也設其官所以玉成也關雎以義鳴其雄鹿鳴以仁求其羣刑威則雷藏其勢樂和則山收其聲鼓舞萬物盡矣哉或曰至誠竹纂攸存卽往可法夫誠治物如火治金爍卽不流無誠有法蠹物屠也或曰至誠臨壇吐甲雲夷授十華後卒無奇物乃僨興夫惡物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胥焚以火殺以兵或棄捐焉性愈盡今食以祿乘以軒爲報仇焉性愈不盡何奇乎含光宵練何奇乎帝牡寶蒼交鼠稽棄傷毋求子惑也雖然吾聞垂虹而生物其符伏犀而來物其形變龍在廷物其臣虎賁在練物其兵不物於物爲神必物於物爲功易稱乘龍履虎大似宮圖黔虯之說登青邱洞庭或亦想見奇功乎故曰誠匪物而涵皇物得誠而歸藏

斑斑駁駁得之於蒼崖石壁之上疑爲秦漢人所作　樂欽之

峻極於天

擬聖道之峻於極大見其大焉夫極於天者卽其發育之自下而上者也其峻也與天爲極何聖道之大而無外歟今夫天下之言境者至天而極焉然天之自爲其極而非人之能極於天也且天亦不自爲其極有上躋者天亦勿禁而勢之所到僅分得半之數則亦滯於形氣耳若磅礴鬱積任所至而休焉其何勿至歟如發育萬物之聖道是已物之形託諸地而化則受諸天故高其位而下其施者天也道獨能助其化而遂之則必溯其氣於太空而後被其澤於品彙物之生本於天而天之生物本於道故精不可見而蘊不可聞者道也天復爲表其功而見之則觀其萃而莫能亂以繁頤者觀其升而孰能限以輕清吾觀其峻也已極於天矣天下以有體爲峻者不如以無體爲峻天固於無極之中而紀以名者也渾淪萬古道極之而不知道不極而亦不知然道之所寨必無絕迹孤行兀然居上之理睹百昌咸若而知淸和純粹之氣有降之者也使天之體有所餘道隨之而亦有所餘而無如巍巍者一言天而無所復餘則道且爲天小矣而彌綸其何盡歟天下以有極爲極者又不如以無極爲極天固於無極之中而存其象者也廣漠無垠道如其峻而不知道遜其峻而亦不知然道之所達又必無沾形滯質抑然居下之理觀萬象之昭蘇而知鼓舞飛揚之機無阻之者也使天之境尙有其外道必進焉而亦溢乎其外而無如蕩蕩者一言天而不復有外則道且爲天止矣而布濩其奚窮歟且夫太虛何所依而寶之以精華之氣而乃奠其清明是道之峻無恃乎天天之峻有恃乎道聖人出而陰陽有補救之權元化有主持之力則天直虛其位以待聖道之蓄入而太素氤氳游神鼓盪幷無從探其契而測其機抑何所附麗達之於空虛之處而乃見其周流是極道之峻而借天以爲依歸卽極天之峻而取道以想像聖人出而精神周開闢之原蒼昊爲光華之象則道且直挾其力以窮上天之區域而徬徨無倚廣遠無涯又何從困以藩而拘以境蓋天之下有物天之上無物道不囿於物之中也物之外有天天之外無物道不缺於物之外也要之其峻也其極也卽其所以爲大而已

句句是從發育萬物句起義於書理不差累黍而天矯淸空直是手如白雨點矣　趙再白

春省耕而　二句　　袁枚

補助時聞春秋之觀不虛矣夫省耕省斂先王之觀於農也補不足而助不給朝廷安有虛春秋哉嘗觀先王之行事未有不始於遊觀而終於瘝恖者也故喜見農事而又有觀焉以爲農固百姓戮力自盡者耳而天子勿加意則是恩不下施而疾苦艱於上聞也爰是飭精勞躬不忘元乘天時之序遵四境之和臨幸之事起而賑恤之典聞猶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焉夫巡狩述職固以觀天下而非以觀郊圻也當其時祈穀親耕已還九廟神人之事西成東作未慰百年稼穡之心而民果相與幸曰春矣秋矣可以見天子矣且吾聞之後世君出則民費上世君出則君費先王亦安用出爲哉遣人辜委稻人趣耕惠已被矣而先王曰未也四時易於上萬姓勤於下必有疏逖望恩回首內鄕者王者雖勞可以已乎哉寡婦取利田畯至喜利莫大焉而先王曰未也民疲於寒暑之故君居於九重之宮必有萬姓熙熙暇而藏思者凡吾所以來務有以全活之於是大司農進曰民已春耕其行省耕之典民已秋斂其行省斂之典是典也豈徒娛目騁懷驅驟禾稼秔稻之地哉將必博恩廣施爲父老也雲油油矣爾若爲草宅者黍其芃矣爾若爲禽獸者於是捧布帛菽粟而拜者以萬計焉維時六氣氤氳三光淸和遠邇欣愉殊音同嘆望鑾和之音瞻玉步之光者靡不有喜色而相告曰補不足矣助不給矣而先王但以爲春然也秋然也然也歲歲行之無驕臣於是而嘆先王愛結於心仁之至也當淸問下民之朝君不甚貧民不甚賤豈有未周之隱然自春及秋天之陰陽既移民之血氣亦變先王欲振作之而又慮歸民也乃託其名於省云爾夫省卽觀之謂也不爲遊於深宮宴寢之間以明堂而尊日月乃樂遊於野老耕夫之所以天語而問桑麻誰不感激而力田乎且夫未至春秋先王亦欲源源見之所處者人樂思慕之心豈有不安之意耳

令則父子家人皆得叩君門而求水火何患乘輿之數出耶況夫草木之狀風雨之沴俱可親見而預籌之三代上所以無積貯救荒之策也當阡陌未開之日民無甚富亦無甚貧甯有豐歉之處然自春及秋水旱螟螣所及者不齊主伯亞旅所收者亦異先王欲振濟之而又不欲居功也故隱其權於補助云爾夫補助亦觀之事也名山大川五嶽而一巡車馬黃冠草服卒歲而兩見旌旗豈倘有嘆息愁恨之聲乎且夫民已足給者先王亦欲恩惠及之所慮者敬天以實不以文勤民以德不以名耳先爲權其緩急而里胥不能中飽豈非天子之亟務耶推之而上及飛鳥下及蠕動俱爲躬覽而詳悉之古聖人所以有豳風月令之書也以是爲觀宜其澤及當時聲施後世也哉

沉博絕麗時文中之子雲相如　孫右階

民事不可緩也（甲子科試鄧官題）　袁枚

儆時君以民事欲其知所務也夫國以民爲本民以農爲事欲爲國者安可付諸緩計乎今夫求治不宜太急而獨於農政不然蓋有愚賤然後有朝廷有飲食然後有愚賤人主不能親勞於農祗此籌畫之意尙紆而不迫何其昧於國計也何則事必先權其極重而餘乃可次第以圖若其事實操國家之急而勢又處於遲不及待安得不聚精會神黜百務而謀其始事必先握其全算而餘乃可從容以俟若其事實爲民命所關而時又處於計無再復安得不經營慘淡盡美善以立其經爲國之不可緩者其惟民事乎迺曾無權不能阻天下之大計而且法久廢皆以緩之一念阻之或憚於艱難之說或甘爲雜霸之謀不知民事固旦夕可成之政在速爲措置耳臣嘗過都越國而見病農之事不在商賈病粟之事不在金玉一日撫人事天時而挽其風氣舍是固別無奇策也陰陽用事不能小人主之功名而古治不復皆以緩之一念小之或請俟諸異日或請待諸子孫不知民事固有百年後興之說但非其衣食耳臣又目覽心計而知疆域之事縱橫可算川原之事指畫可成一日撫民生國計而求其治安於茲當首立規模也朝廷動言愛民而神明不到之區每作田間之累誤於一策而有雕文刻鏤之傷失其一時而無草木羣生之樂用萬物之力不能遲謀萬物之生不能早能無惻然乎君必視民事爲國事而後旰食宵衣皇古之經綸可復儒臣好談經濟而豈農重粟之外別無根本之謀神聖之精神已竭而火耕水耨未有成習深宮之享宴未終而流火清風已經數變勞逸在一夫之手足盛衰關九廟之馨香能勿動心乎君必以國事爲民事而後提綱挈紀一朝之氣象皆新謂余不信請誦豳風之詩

筆底有名貴之氣（兩江制府尹公原評）

詩云雨我　教之　袁枚

能行助以養民而教又不可緩矣夫養與教不偏廢也誦詩而見從周之意設法而爲立教之權夫孰是可緩者乎嘗謂立法務衷於本朝謀國必操其全算古之人意美法良往往史冊逸之篇什傳之誠使後人尋循其意卽以神明其意也故有行一法而萬物以生者亦有兼衆法而萬物始成者要在執其權者於流覽之餘爲之經營耳滕之助法未行豈疑助非周政歟當日鼎定岐陽都遷洛邑潤色宏業典章休明故其時士可爲農農可爲士一謳一吟雖未奉教於君子而學士大夫且採之爲一朝之實錄如今所傳大田諸詩皆是也臣嘗誦其詞矣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味其意若衷微縕綣尙欲奪風雨之和甘媚之天子考其詞乃不知忌諱反欲以先朝之軼事播爲聲謠夫公田非助法哉而何以稱爲周家之行助不行助由是可以觀矣河亳之山川雖改而章程可守何煩斷制之材西京之官禮雖成而民吏所安無事紛更之擾雖周亦助不斷斷然歟今夫周道之衰也其一在食租衣稅之事其一在人心世道之變天下之命繫於農而今日者力役重而法一變阡陌開而法再變豈知茫茫原隰皆昔之野老耕夫所留遺而頌禱者乎夫以興朝守故國之模不嫌其襲豈以孫子行祖宗之法反畏其離則何不命彼有司卽循賦役之式天下之才出於學而今日者澤宮廢而功利收其半黨庠廢而異端收其半豈知辛辛冑子皆

昔之聖祖神宗所栽培而愛惜者乎夫匹夫有子予飲食而卽予師傅豈君相有民能耒耜而不能絃歌則何不董之樂正復修風俗之書設之維何蓋庠序學校者是事必建立其迹而後鋪陳其義設之云者尋故址而立宮池焚茂草而出金石或設在官或設在國而游說之士乃不敢於道塗事必備舉其名而後損益其數教之云者驅負耒以橫經化武夫而折節或以官教或以器教而俊秀之徒乃不甘爲末技凡此教之之設皆當繼助法而行者也要之不得古人之間不可以讀書行一助法而八百年之官禮自我修明不謀百姓之全不可以治世晉其教思而七十國之人才何難成就上覽野人祝誦之篇下考列代辟雍之制爲國者雖勞又烏能已已也

格局縝密情文周摯　張有虔先生

規矩方員　二句（戊午鄉墨）　袁枚

理各有其至形下與形上可合觀也蓋離方員不能爲物外人倫不能爲人也曷不求之規矩聖人以明其至哉且設一境於天下而必欲屈萬物之材以相就何足以服萬物哉乃惟就物之形與理以合其當然而凡抱是形抱是理者遂有可遵不可越之勢則是與己以獨完遂與世以獨絕焉今夫言制器者必尊規矩言飭躬者必尊聖人其故何哉蓋以物之可勝者非其至者也矜智力而遞爲相高於何得止境焉卽幾幾有止境而背而馳之別能借一途以自立彼將各爲其至矣惟一日不可離而又一日不可勝則天亦不能生兩絕者以奪其奇事之可變者非其至者也經日月而愈進愈新於何爲定程焉卽明明有定程而虛而擬之不必降其心以相從則又何貴其至矣若終古所不變而又爲終古所共由則人必不能恃後來者以居其上然則言方員而規矩非其至乎言人倫而聖人非其至乎託體元黃之下使彼胥徒挾其刻畫之意以爲如此則是如彼則非不設一立極者以示之當亦物與人之無如何也幸而目力既竭工師具有成能而彝常之內又往往以盤錯備經者顯前人之利器焉及從回溯萬古之餘取後人之繩墨而細按之則分寸毫釐不容議增而議減夫乃知聖人爲一己較其偏全卽爲萬世任其功過也此天下範圍所由立也宅身中正之途使萬類各挾其淩厲之思以爲有象必成有境必造無庸爲吾導乎先路當又立極者所無如何也惟夫成法當遵大匠不矜奇技而秩序之精又安得不以危微早辨者見良工之苦心耶試讀惇典庸禮之書取後人之短長而悉考之則審曲面勢始覺不模而不範乃歎後人藉聖人以形其有所不到聖人亦藉後人以形其無所不到也此天下大經所由定也聖人之後亦有聖人猶之規矩之外豈無規矩然卽其後之層見疊出而無所餘者知其前之準情酌理而無不足也折矩周規聖人直以手足爲人倫之定器而庀材無待於冬官睿性何勞夫斲削自非聖人亦有人倫猶之不必規矩亦有方員然卽其外之揣形度嚮而愈以繆者知其內之殫心竭力而無可加也智員行方聖人又以人倫爲一身之輪廓而合土範金五行莫踰奇耦移風易俗三綱永不摸稜人奈何不知所法哉

清思勁筆有養由基射穿七札之勇（座師孫合河先生）

人人親其　下平　袁枚

人情洽而王道備乎天下不外於親長也蓋分言之曰天下合言之曰人人總言之曰親長各治其情而天下平又安用遠與離哉且人情淡淡而忘者其惟太平之世乎然則太平之故卽在此淡忘之中也明矣世但患無人耳人但患無情耳因其人之所樂加其情之所安雖竭神聖之力及其所成不過如是卽當其未成而其理仍自在也人苦不自知耳今夫遠孰有如天下哉離孰有如天下之平哉然吾以爲其故仍在人也天下者父子兄弟之天下耳自子遠其父而凌競日生矣弟遠其兄而風氣不古矣自昔和平之福不傷於瀛海而傷於家庭也然天下之父子兄弟者卽人人之父子兄弟耳人不離事其父而天下無離爲之事矣人不離奉其兄而天下無離奉之人矣可知忠厚之基不始於朝廷而始於門內也然

則人能親長而天下平卽在是今將使天下舍其親而親人之親舍其長而長人之長不猶遠乎者自有其親其長在也則邇甚也且世有親長而後有人有人而後有天下是各換一親長卽各換一平天下之具也而惜也親親長長者世不概見耳然合萬有不齊之人而卒知有親知有長也則或者片刻頓悟相率而修溫凊相約而奉几筵此何如景象耶吾恐有心人欲別施一經濟而已不必也豈非人人自取而有餘者哉抑使天下彼木無親而欲其親彼木無長而欲其長不誠難乎若猶是人人親其親人人長其長也則易甚矣且自有天下卽有親長是古今原無不平之天下但有不平之親長也所可畏者人但知平天下不知親長耳然合萬有不齊之人而卒樂於親親樂於長長也則或者大同有顯老幼以愛敬相將彼此以歡心相勗此何如風味耶吾知古聖人方極其措置而無以加也豈非人人歸求而自得者哉或謂先王柔天下以仁故以親長靜其氣則非也有是親卽當親有是長卽當長順之則平而逆之則不平也赤子承歡而已備明堂之事匹夫拜跪而已備禮樂之容今人忘其親長而平天下之道遂多昔人忘其平天下而親長之道遂足也以此知挽回元氣何人不操其權或謂先王習天下以禮故以親長同其風則又非也有親勿親吾心不安有長勿長吾心不安一家安之則一家平天下安之則天下平也誠求保赤君相不過父兄養老乞言堯舜亦如子弟人不能親長而昔人有平天下之事人皆能親長而昔人并無平天下之事也以此知發揮性情何日可忘其本人亦當知所求矣

不過講書理能明白洞達耳筆之夭矯則自天生（許）**評嚴**

小倉山房外集

光緒壬辰年陽月

小倉山房外集

張元方書

勤裕堂交
著易堂印

序

隨園先生古文三十卷以駢體六卷爲外集命英序之英按散行文尙矣然體裁必相題而作當諷誦昌黎黃陵廟碑柳子厚湘源二妃碑索索無味令人不得不思王楊盧駱蓋題本似詭難以質言而表啟賀謝之類無甚意義非徵典不文非耦語不莊先生于此體不多作亦不輕作存者若干古藻繽紛大氣旋轉足冠一朝英擬學李善注文選以公之于天下苦讀書不多未敢貿相妄測乃先爲之揭其立言之旨而箋釋之功姑俟諸異日常州受業門人翰林檢討李英拜撰

題隨園駢體文

飛書用枚皋典冊用相如子雲實有言衆者其誰與文章有偶體六經開權輿凡物比奇耦整散爲密疎取材各有宜載道無差殊揚馬盛西京班張冠東都典論推七子綴美稱庾徐皆伸七襄手共提璇璣樞袁公秀江東珥筆游蓬壺是古制誥才學士同中書顧以沈宋身出曳龔黃裾仕宦忽不樂買山賦閒居栽花作友朋列屋成畫圖銳揮巧匠心結構隱退廬萬卷圍一身才氣橫太虛位卑乃著作李翱言有諸詩文積三篋億萬光明珠談笑出五能罷洗卿大夫戶闢筆硯陳瓶甕楮墨儲皇皇四六文雲霞相卷舒百家入箴縷羣史供庖廚一索貫萬錢任沈飭謝俱文律一動搖宮商即奔趨詞源一沃蕩河海成灌輸趣昭事益博慮周藻相敷手持注水箭放溜決川渠思風鼓言泉造化不得拘武夫與悍卒願爲老鐵奴序傳祖十翼表啟根三謨銘志列俎豆廟碑貽璵璠以意立眞宰以氣爲匡扶彩繡赴纂組英華悉含咀花骨闢天葩綺靡亦其餘翡翠戲蘭苕鴛鴦立芙蕖纏綿風月懷曲曲相縈紆此體有正宗不收歐陽蘇何況陳迦陵碌碌竟與吳我胸無書簏我腹非冶爐冒職應付文同官笑其蕪自慚張伯松不識揚雄徒公文我獨嗜負弩充前驅敢學皇甫謐作序頌加汚乾隆己丑落燈夕館後學蔣士銓題

小倉山房外集目錄

卷之一
表
擬乞假歸娶表　爲尹太保賀平伊里表
爲莊撫軍賀平伊里表　爲黃太保賀平大金川表
代江南紳士謝　萬壽恩科表
序
鷲脰灘莊詩序　萬柘坡蘀于集序
送姚次公刺史之泉州序　許南臺悼亡詩序
卷之二
序
贈樊生序　尤貢甫出塞詩序
紅豆村人詩序　周石帆學士西使集序
繡餘吟序　送梅循齋總憲歸宛陵序
李紅亭詩集序　岳水軒詩集序
陳古漁詩概序　王郎山序（代温眘山吏部作）
卷之三
序
尹公七旬生日授文華殿大學士序　孫小玟簪花圖序

尹似村公子詩集序　竹軒小集詩序
送尹太保從兩江入閣序　瞻園小集詩序
兪楚江詩序　瞻園兩公子送行詩序
尹文端公詩集序　熊蔗泉觀察詩集序
祭文
代渤海相公祭尹太保文　祭吳桓王廟文
公祭襄勤伯鄂公文　檄吳縣城隍神文
祭盧恭人文
卷之四
書
上尹制府書　答王厚齋書
與蔣茗生書　與延綏將軍書
與雨林似村兩公子書　上台觀察書
慰蔣用菴侍御失火書　與楊蓉裳兄弟書
卷之五
啟
代許方伯爲高太恭人徵詩啟　謝金撫軍薦博學鴻詞啟
擬賀旗斯謝岱將軍啟　謝薦擢高郵刺史啟
上尹制府乞病啟　爲黃太保賀經略傅公平大金川啟

謝蘇州太守趙文山啓　賀尹太保側室張氏封一品夫人啓
謝瞻園託大中丞賜牡丹啓　爲雲華君翠袖圖徵詩啓
謝尹太保和詩啓　謝慶侍郎贈灰鼠裘啓
代請熊滌齋先生重赴鹿鳴啓　募修成仁菴疏
卷之六
碑
任勇烈公神道碑　御祭卞忠貞公墓紀恩碑
重修于忠肅廟碑　兵部左侍郎淩公神道碑
東閣大學士蔣文恪公神道碑　六營公立兩江總督尹公去思碑
餘杭諸葛武侯廟碑
墓志
莊西巖先生墓表
誥封奉政大夫江南左營遊擊孫公墓誌銘　誥封資政大夫常德府知府張公墓銘
誥封奉政大夫丹陽縣知縣魏公墓誌銘　汪君楷亭墓志銘
客吟先生墓誌銘　聰娘墓志
卷之七（補遺）
代祝兩江節相渤海公七十壽序　陳澄南修禊詩序
金賓村太守詩序　悔軒先生六十壽序
謝渤海相公元日賜鹿豕熊鴨等物及福字啓　爲章大宜人七秩徵詩啓

鄒文學呂君墓誌銘　孫微占亡妻王孺人墓誌銘
徐君禮珍墓誌銘　陳淑蘭女子詩序
劉霞裳詩序
贈儒林郎翰林院待詔厚齋項君暨姚安人合葬墓志銘
贈中議大夫孝廉隱谷孫君暨范太淑人合葬墓表
卷之八（補遺）
體親王世子詩序　思元主人詩序
陳檢討填詞圖序　宮閨雜詠序
清娛閣合刻詩序　公祝奇麗川中丞五十壽序（代）
恩賜世襲雲騎尉羅漢門縣丞陳君墓誌銘　重修錢武肅王廟記（代杭州李太守作）

小倉山房外集卷一

錢唐袁枚子才

擬乞假歸娶表

臣聞五筭徵民嘉禮首隆牉合三清論職詞臣本屬閒曹故知納幣親迎卿士可以入告越境反馬春秋不譏曠官況乃宦在婚先婁因夫貴釋褐與結褵並賦花釵與爵弁齊明長源成婚北軍供帳斂中來婦金槃迎風凡文人未有之榮皆 聖代遭逢之盛欽惟皇帝陛下兩儀合撰三皇知春秉龍德而山澤通吹鳳管而雌雄應雖上林鳴鳥無不帶雙飛即太液游魚亦各銜恩逐隊因已民無怨曠草盡繁蕪臣西浙童牙寒門白望十二歲舉茂才二十歲舉鴻博樂昏未擾即來觀國之光皐雅未歌無暇房中之奏是以十年不字三族無虞藉瑟琴乎學道之心慨兒女累風雲之氣雉朝飛而有曲雁背負以無聲茲蒙 皇上聖恩選臣爲翰林授臣爲吉士才非李白登七寶華牀學愧庾成註三商昏義采蘋采藻方陳太史之詩一陰一陽未卜家人之卦因五夜之待漏驚三星之在天愧六禮之行遲感九重之恩早賜面藥口脂於讀臘男子受之而不芳考褒衣褕翟於周官緇生讀之而有羨蓬山風冷東觀宵長簪筆則金粉飄零早朝而衣裳顛倒偶然割肉無可相遺即賜沐湯不願居外青綾被好孤熏鄭署之香黃紙緘封虛貯孺人之號偶侶疑其命隻中消笑作童真如臣者想亦媒氏所乎章相公所謂變者歟今乃故鄉冰泮下達青來或盼遊子以倚閭或布几筵而竢日鄰春衣錦豈可還鄉兒娶君亦歸當始母承筐無實已歸妹之衍期有女懷春非吉士其誰誘而況畢昏寬鵠豈宜濫列鵷行介特孤丁未敢蹈修吉禮伏求 皇上賜臣歸田之假成臣合卺之榮雙鳳闕而許借飛龍之廐三神山下輕回弱水之船取清俸以陪門五兩不過幸陰臣而非闕九十其儀將見燭撤金蓮光來天上袍披蜀襭香到人間史筆催妝銀管耀青廬之色天錢撒帳女牀聽鸞鳥之鳴當天下有道之時我皷子佩趁父母俱存之日男唯女俞明年春水生時屈指微臣來日步八磚而即至不敢迷花歌味旦以趨朝同聽轡枕

爲尹太保賀伊里盪平表

臣聞王者大一統之義春秋復九世之仇古之聖人握金鏡秉神機固將亭毒八荒廓牢六合也然神禹導河不過積石秦皇立界止於臨洮軒轅轡野之師高辛觸山之務成湯三服之伐周王飭水之誓雖智竭囊底而功止寰中未有我武惟揚窮大之界如今日者欽惟皇帝陛下一人有慶五嶽無塵海水不波問摩訶無使者吉雲干呂知中國有聖人固已絕地通天嘈囋奉律矣惟準噶爾夷部僻處西陲跳梁沙漠稽兩朝之文化煩 列聖之天心楛矢來庭則許甘松之互市赤羲報警則鳴琅鐸以專征張弛與宜德刑兼用亦以事機有待夷性難馴故也今天誘其衷神厭其德達爾扎與達瓦齊等纂弒相仍風災迭起撐犁不識敢倚天驕朝定無人自然鳥散車棱吳巴什等率眾投誠阿木爾撒納等領軍踵至或吹蠡享使或務面請兵或失鉢請除一官或燒當願當一隊國中牛馬盡向南眠天上旄頭早看星落五單于爭立是匈奴降漢之年九節度出師正回紇尊唐之日我 皇上擴覆載之仁不覬遐方於度外運照臨之智早悉此虜於日中於是牙璋先頒金玦獨斷資蔡州之伐帷發度一人計烏桓之兵屈陳湯五指從龍上驟除瀚海取灰盤指豐天山歸漢封君敝關者即加顯擢祛衣作衛鳴鏑者俾作先驅西北分兩道之兵聲動九天之上如太陽之沃霜雪所過皆消譬久旱之得雲霓歸來恐後蛇矛未拔銀鶻先奔逐窮寇而狐尾頭低草降書而羊皮紙盡但整六師而返不見一虜而還萬馬禁聲盡解鞍而就牧諸夷無事將買犢以耕耘開轅門招攘臾之臣取流沙爲附庸之國惟聖人之德大斯不怒而威亦王者之功高故有征無戰踐龍庭之草露侵春風出玉門之關花開內地伏念我

聖祖遠徼延佗河西遺種我

世宗窮搜靺鞨黑水留州凡 祖宗累年未竟之昭謀皆 皇上一日蕆成之鴻業金山擒車鼻本文皇漏網之魚渭水謁單于慰高祖平城之憾破我純纁戴我金犀飲朱提者三千人而未乾皆驛遞者六百所而更遠從此受降城下新來冠帶之民都護府中不用防秋之策禽黎呼毒望氣來庭旗鑿黃頭聞風請吏拔銅柱以掃地取金人而祭天化此醜爲孝子順孫何嫌荒服呼中國爲偈宸帝所都恨來遲臣職任兩江神馳九陛想北闕凱旋之日正南風解慍之時愧臧旻之才遍數三十六國譏朱曾之句敢增千百萬言一曲鐃歌聽策勳於太史兩階干羽願增壽於 龍顏

爲兆撫軍賀平伊里表

臣聞時不可失而知幾惟聖人功有非常而止戈惟王者歸邪星出國有降君騶虞獸來邊無烽警是以漢臣中西域而立幕府唐皇取松外而置縣官猶欲刻玉燕然鐫金青海況單極以外清維之苗率土來歸無思不服求之 邃古實所希聞欽惟

皇帝陛下八紘靜塵十洲澄鏡久已墳虛山於赤縣擁猥望於黃圖惟準噶爾部落遠恃流沙琉驕大漢屢稽貢子不供包茅我

聖祖萬乘親征掃蟾蟠之絕塞我

世宗五兵暫戢貸鳥鼠之餘魂如後漢之與南夷七擒七縱比延光之於西域三絕三通未嘗不以丹水之師須期伯禹崇墉之伐深望姬昌也今達爾扎自噬焦梨達瓦齊形同尸逐牛羊不壯知突厥之將亡魚鱉無梯識東明之不渡坐金牀以望太歲星拱北華祀頹甦而問大神巫誇漢盛是以車楞烏巴什與阿睦爾撒納等或彝大先至或嗅地旋來當是時也五犏遺孽只用箭答九寨旋風但需鞭打倚杜梁拒單于之上表則安飚必捲帳而自驚班超還疏勒而先歸則黎弇以遺漢而自剄懷皇仁者雖歌榮木譏

國事者爭棄珠玉 聖上以爲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先幾之務惟斷乃成在貞觀之拒康居雖云量力而建武之辭西域終少雄圖乃射苑竹以卜西羌推棋枰而決大策驗盾一載龍荒十重網設周陆軍歌鐵拔以党項爲前導故知吐谷之風沙假北魏爲疑兵遂抵焉耆之巢穴周道如砥漠將皆飛反首茇舍而奔者旋行如風繩行沙度而來者視道若咫收黑山四百三之部落耀朔方十八萬之旌旗雪嶺橫天上下搜而全無虜跡賢王伏地左右視而都是陪臣緊三受降城置五屬國府使漢家長無北念信中國果有聖人數武庫之兵未遺一矢計鬼方之克何有三年檄傳古莽而猶驚碑借崑崙而尚小凡魚支之鞭婆皷之樂踏封三目權扶兩頭朱蒙爲河伯外孫老胡號大宛樸父靡不分頒將士布列郊圻圖王會於明堂坐吾人於門外陳牲告廟慰

列祖在天之靈晉冊承歡加

聖母深宮之膳捷書夜至羣臣悟怯戰之非 恩旨朝頒天下以從軍爲樂臣伐吳定策既有愧於張華平蔡刊碑又有慚於韓愈願譯歸義之章從宦隗攜更歌奉 聖之樂獨鴿琴驟原中雀躍之忱聊補鐃歌之闕

爲黃太保賀平大金川表

臣聞天地生成溫肅並行之謂道皇王敷化神武不殺之謂功德至聖則股肱之効力也神化極隆則宇宙之包容者大欽惟

皇帝陛下秉神機而理百度握金鏡以御四方震旦國中金輪光湧指南車上鐵轄痕消久已四海龍居八荒蛾伏乃逆酋莎羅奔良爾吉等夜郎自大卭竹未供僰駒支漏洩之謀走黎甄翟鼓之路以爲湯升陋野巢猶可以不朝禹會塗山防風且將後至 皇赫斯怒我武惟揚街亭撤馬謖之軍巴蜀用崇文之將設金方一道從枕席行師聚米殿前早見丸泥之狀借籌闈內預知沃雪之功蓋王者之兵原不得已

而後用非常之將亦秉成訓而始行則有經略臣傅恆穆行忠許義心清尚書符星斗光頡自有旌旗干櫓戈矛賀齊則爲文書擘劍則崆峒飛雪鑄弓而太白揚眉金累爲之開山黔嶺爲之領路斬皇甫文之頭先除謀主超張須陁之栅多用奇兵百尺非關射公孫樓上千章火雉投姚襄陣中周訪之兩甄忽鳴光弼之三麾至地山形拔而不假五丁之力天網密而但求一面之開正月初六日逆酋面縛詣大軍乞降當是時也雲掩天衡日生倍璚砂能表赤大書北向之旗水尚知歸敢射南飛之雁在諸將以爲歡將入檻雞搖尾而法無可寬在　聖人以爲鳥已含環既投穢而情難盡殺蓋當日之興師也原非貪其土地人民而必置之於死故此日之受降也實不忍其懈過服罪而姑宥之以生於是廷光城下馬燧披襟回紇帳中子儀免胄媒徒僭至捧牢賞以趨蹌穢入兒啼擊蒙排而泣下儵錢寶布爭貢包茅瀹辯巴歌長廢梨木赤眉得不死之詔南人無復反之心火鼠窮郊留將軍背像元蹄外境傳露布風聲華猺聽飲至之文吹蠱相告野老讀班師之詔鼓缶而歌大凱來旋策勳告廟此皆我
祖宗在天靈爽暗靖沃氛我
皇母覆物仁慈挽回和氣故能有征無戰惟斷乃成念切顯揚式崇　徽號宣仁家法安邊寡於宋朝太姒徽音贊崙征於周代輝生寶冊喜溢彤庭臣未列銀刀空名節度願供金版上佐秋官羌女呵陵曾隸章皋之鎮夷男始艾愧無仲郢之功遙百辟之班聯心知舞蹈獻九天之春酒花滿江南

代江南紳士謝　萬壽恩科表

竊聞聖人御世八荒在壽域之中王者掄才三物重賓興之禮是以姬王受命蒸髦士於岐陽漢帝祈年辟孝廉於郡國莫不丹魚在藻翠鳳含綏然而成周辟在方隅空聞宴鎬泰元增受神冊但說呼嵩未有際　兩聖之昌期靈嚴並耀展九乾之文運沿作重書以八千歲爲春秋將五百年得名世如今日者也
欽惟
皇太后陛下如天之福開九秩於明年凡横目冒彤者靡不羣歌佛誕卽巖居穴處者久已如登春臺矣
皇帝陛下如日之升慶六旬於今歲
乃
皇上聖德謙冲孝忠維則一切有司奏行　恩賚爲而不有統於所尊禮也　詔庚寅之年開甲乙之榜黃封頒下白首懽呼惟大孝以天下養親故慶典悉遵　懿旨惟聖人以人才治國故賢書首列　恩綸淵採菁莪不羨蟠桃之色廷收杞梓益增壽木之華以多士之絃歌代雲仙之羽奏以文昌之奎壁當貢物之承筐玉戢萬隻以非常珠探九淵而愈耀枝枝丹桂飄香於玉冊筵前戢戢龍魚跋浪於老人星下於是黃髮耆艾之士莫不乘景運以同升方聞緼學之儒亦各有喜色而相告臣等生隸江東忝居文苑或彯纓擔爵世受　國恩或解綬懸車引恬鄉里捧　璽書而感泣率門子以觀光砥軒鼎之長生齊呼萬歲喜周官之大比不待三年所有感忭之忱謹以表謝

鷲脰湖北詩集序

夫金石之裁不殊而諷詠之情匪一故思綺者春榮響哀者秋感音和者風曠絲寡者翩悲引氣不齊意製相詭各家之旨斷可識矣若夫游雲無質五色兼麗昆竹久淹八風齊協徹循羣雅喉矜六藝搜仇索耦能者誰歟丙辰歲
天子張天網以羅八紘掘金鏡而闢四門子正瞭係屨而來都下過王梅沜讀其詩倜倜然覘平錦繪彯彯然履綦於槐檜研閱以瞯照含章而司契楚騷漢修殆具體焉爾乃解巾吳會弭筆燕臺仲宣履至公卿爲之擁彗子歌成洛下於焉卷舌且復負雞次以西嬉歌闕殲而晉適澄神道岸回志元祇生死多羊舌之仁悚惕電侯嬴之義其所逝也如彼其所窮也若此使之吟嘯陪軒鳴蟬映鬢脩竹寶入室共煉劉特詔張皇發揮元元本本胡盧庶焉乃昔者同登明光之殿對食大官之餐囊以弱冠之間物色世

生遂因連牆之謁通好列子七何黍谷方吹甖城氣掩東陽未睎北溟翼戢臥龍具以忍寒握蛇珠而匿耀感奇律之不采抱楸黃而莫卜與鄧康辟者比牒皆爲宰相同高允徵者連名半屬公侯其能無撫髀而嘆八騶呪叱而看三匝乎雖然珠之藏也不久不能瞩重淵之深劍之韜也易用不能致蛟龍之惜故白露之思蒹葭之隱也俎豆之馨戮蘭之敗也今梅沜內擧七緯外遊八流其藏身也銜入而蜺居其治行也春規而夏矩入則流黃體素陳焉出則烟集雲隱鑄焉宜其因情生文上符三百之旨緣隙奮筆流爲千載之觀彼夫車赫馬耀傳呼出籠而寸枝不入鄧林尺渠不登山經者何哉豈齊之遇殊而大小之報異爾或者傷　國朝諸老燦忽代謝竹垞南遊阮亭北逝不知璧不並耀駿不雙馳根斷蘇苑秀摧江波所謂長麗去而宛虹來耀靈淪而望舒晰夫固有繼之者也而況夫大雅之運豈偶然哉

萬柘坡繹子集序

夫神之所至百骸聽焉志之所壹萬物避焉故觥俞審音不聞疆雷之駭變人逕斷不見疾騎之馳士有握瓊瑜懷芬芷絕地理撥天庭抗才金碧之上弭節江湖之下慨慨元首務諧雅奏之和落落夜颺詎假繁音之會則吾友萬柘坡其人也生而驊粹第作其冠長多覩聞溺苦於學參六家之要旨窮五際之絕業遊目竹素殫心忽微故能含孕嚴徐凌轢崔蔡緜緜不見池隍爛燃起之資是歲淹夾光矜代出之色惟古於茲靈其然矣然而憶日月之標忽追縞紵之伊始時則迅秋標爽嚴鼓應節石渠廣鴻生之召郡國有文學之徵僕與柘坡解巾之郡倜儻受辭魚集龍門摩游鱗而認隊馬來西極銜長鋸以得朋所爲傾蓋於程生締蘭於謝覽也已而扶搖同志修翮五殊或翰舉於嘉禾或翰飛於粤嶺赤堇未銅齊踊躍於洪爐白鹿可尋仍渺迷於蕉葉東隅已失南金不雙宜乎鮑申跪石而吟伍員兩袂而走矣而柘坡方且得不挺心失不表色結情禹井延首舜梧考元唐隧谷之瑰奇辨封鉅大墳之原委忘陽敗之擇李扶元音於正宗空谷霜零蘭性甯其隕貴崇邱鳳鄉椒林於焉儲芳抒懷而稻其音說擧而振其采詩若干祭幾幾乎韋孫許之風變太元之氣焉且夫飄渠託綍以流韻痛知音之難也睎曠審鐘爲不調嘆逃聲之易也柘坡鄙硯散之五降美棣通於八風既煉滓以澄音亦鎔金而範貌老之臭氏槩曰繹子豈浦牟之硏磕招銅山之遺聞他日鱗鼓南郊軒宮北斂發揮韶濩洪宣陰陽則夫聲復三川力適九象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姚次公刺史之景州序

景州領定遠之軍連青齊之中走幽冀之道當德棣之衝
天子以唐代武功必資姚合漢廷黃霸亦號次公遂降璽書馳龍節命公移棨建旗建牙渤海五馬從大夫之後一鶴與先生並行所以簡賢俊重神都也夫元黃自炫者玉之奇匠石必顧者木之用故庚桑入楚風移礔礰之鄉張楷居雒俗號公超之市公以何比于之符策楊於陵之家世坐有損谷門無雜賓朔來朔來本門子之恩蔭耶出耶出爲捕盜之督郵三任繭絲一從征伐襄城劉令謂之不煩宏農桓公稱爲長者王修知變魏武以之自隨虞翊入城朝歌因而解散其吏術也若彼其武功也若此加之居句如矩在約思純比性鴻毛方義旅掌有公綽之廉史魚之直焉乾隆十六年
天子南巡公于夫爲吏七萃從戎凡申明之木壞絜之事摭秠抱機之視侯遮扞衛之儀一切供張罔不肸飾遂乃歌傳於蕎名記玉邱超授非因歲遷除拜悉從中出蓋六聚十雄之報戢方曠鷹之風馳而三公八座之交推已得州如斗大將以東阿付黔夫之守高唐覩楊子之用豈徒黃金横帶遐喜遷官白鹿夾輪將期入相而已哉然而使君活汝父老哭於碑前賢者遷官百姓爭於境上房君去而味變井泉之甘虞公歸而雲藏海石之彩未免持靴雪涕聲粟連年詔馬司州占珠合浦民之情公之德也其能已乎僕同鄉識面共事知心元武湖邊各持手版小倉峯下先築瓜廬行矣孔璋飄然賀監白雲飛而故人遊朱亭鞏而聽者稀嗟乎空山鶴本無據於樹雲芳草兰蘭終有情於臭味送花間之車駕絕海上之蜻

嬉謝爺此中祇宜飲酒茅容以外誰與交言所期抗手此時班荆他日訊雖雨絶夢或魂交君望孤雲知安石之不出我瞻紫氣卜老子之仍來

許南臺悼亡詩序

同處聽鼓應官之客夜起恆多勞有禁褰惜媛之人甚年忘老一朝白髮忽斷朱絃女牀之鸞鳥不鳴牧犢之朝飛有曲此我同寅南臺悼亡之所由作也夫人朱氏內嫻四教外嗣六珈乘几無違施鞶有訓秦嘉齊絡雅善平章樂旨潘詞應如影響佐夫爲善篤安公羨政之碑教子射科上蘭英中與之頌叔姬賢著三諸侯爭來媵之辭侯龍多七孺子爛其盈矣爾乃服帝休之草無避夕之噴坐銀鹿之兒有綬帶之樂南臺雖羣雌之粥粥偏故劍之依依神君一言敬爲蠶法白茅三復奉若金箴可謂雙棲不死之牀永臥同功之繭者矣何圖疾風吹鑪竟古主婦之災青鳥傳書遲迷上元之駕桃殳插首齊俗先驚白柰簪花吳娘共弔纏綿性在纔三盈手而纙尙牽絲殗殜病成與九萬錢而醫難爲力兼之客兒佛婢嫁未終約指彊環零星根觸金箱衿掩成君之衣補何時象笏朝同方領之縕寢苑在此在一往情深者尙且開而結轖何況三生胖合者能無腸之沸湯也乎於是天錫小名自稱獨活子瑜烏孽不許長生枕釣木以無聊服牽機而難耐難當戾日盆易高歌賦哀蟬落葉之辭寫鳳鬣戀吡之恨心非孤雁照影驚秋聲似霜鐘因風奏曉是知元寧倚杵不能濕此情波碧海成桑未必乾斯盟淚者矣僕亦譬白門通家江左德操命龐妻作黍不辨主賓文通爲張稷徵歌但遮簾幔雜佩貽來想見斯人賢淑入宮不見難禁老子婆娑夜飛蟬在照杜甫以無因世子書成向外黃而誰寄解愁有志分痛無方誦金鹿之哀詞附玉臺之小序公乎自愛休傷兒女子之情僕也誌前聊表君夫人之德

送尹宮保熱河陪宴西戎序

乾隆二十年

天子平伊里幸熱河受昆彌之降賜呼韓之宴　詔曰江南總督尹繼善厚重有體來與斯會允從觀瞻公聞命賫閣束裝青溪桓溫北伐百官祖道於南州潘岳西征同僚賦詩於金谷禮也收伏考唐太宗身幸靈州納降回紇漢武帝親臨瀚海獨當單于其時褒鄂碩佐衞霍英賢莫不司空奉贄條狼警蹕酌留犂而共醉歌槃木以宣威畏以倚漢如天有班超而後功定望君若歲見葉公而乃民和非徒冠冕河山亦且彈壓邊疆我宮保夫子黃菌誕雲紫宮執斗神化丹青草木知其名姓亭毒元氣外鬼問其起居帝愛文獻恨不處之禁中朕召德林昨日祝其夜短　皇上見戎容登賢思黃髮皤皤召洛邑之君陳徵南郊之義叔乘三皇斜谷之東張百神帝臺之樂皇人受穀衞室開聲時則神雀銜鳴歸邪贊見窮天俘玉磐地呼嵩舌人鳧趨文閣鶴列凡鵜鶘之翠壽木之華滑國之金牀條支之鳥犨木熙拔河之戲婆娑力華之山莫不騶羅布列雲動雷屯伊里者西戎一大部落也兩戒所未收八挺所未囿茲乃駭罽犇觸賜睒酣嬉比狼胧之嗔塵同觚俞之飛耳未謁天容先望星辰之色已瞻日角兼看岳瀆之神見風牧而軒鼎非遙識皋夔而堯眉可想公繡衣垂蹤探版宜躬潤之以傅說之甘霖溫之以趙衰之冬日示之以周公之狼跋耀之以尙父之鷹揚驚狀貌於王商眞爲漢相聽音聲於景略無愧唐臣洵足以艇作長城隱若敵國且夫防秋者無全策綏遠者貴定謀是以突厥入衆魏徵諫留河南西域使來班勇請加都護或治城烏壘或留郡朔方食少則充國屯田兵安則孔明撤衛凡事後之金湯皆先機之籌算公三品待漏當侯色於宸綏五日諮諏每參謀於黼座正可以定形方之訓進從戎之策安全爲散慰撫華離使一庭永空萬年無事豈止夔調御手入慶龍光酒賜銀錘史褒風度而已哉茲者野廬喙櫂元戎啟行萬里秋霜凝照於九花虬上三遜勳勒收聲於一品集中西寇折心中國大有人在東山翹首袞衣卑望公歸

小倉山房外集卷二

贈樊生序

錢唐袁枚子才

當短衣楚製之日而獨冠夏后之毋追當羔鞔幾阽之變而忽捧魯人之梡嶡吾知雖負牀之孫亦欽欽然口呿而舌橋也況夫心古雲疊道高軀玉干飾雁隅秩秩見於面目馳驅文囿駸駸欲度驊騮如君望謨樊先生者能無述焉先生秉楨鐥之雅容羅吐鳳之靈質鉤河擿洛浴素陶元凡夫五木之攻三牙之辨十祺之筮九篌之醫旁行數落之數重差夕桀之術靡不巧搆周流精心冥造信文學中茂陵之儒生九江之祝子也爾乃年周七旬身老三舍損蘭本於匹馬閟珠光於重淵登高作賦不爲大夫恢奇多僻尚淹歷里鄭綴爲儒呻吟裴氏之地王裒負戴磬折安邱之衢萃製錦之纖手暗敝紘之逸曲乾乾日稷甚矣吾衰彼夫士開不知七星王平仙識十字者或且跨天下而無靳策高足而相凌焉墨以爲明騎偶不俘升沉之數疇測之哉今夫借隱爲斷者齡天之象也養兟於枯者富媼之神也圉馬不乘方臻羈年之壽幽蘭當路雖保經時之芳假使星有少微世無處士卦名白賁占少幽入齊設九賓少稷受玎公之召堯咨四岳許由呼負黍之車呂尚早聘於莘年宣尼大兵於陳蔡將何以彰聖哲之瑰奇偉一儀之姿闕平先生明其然也自道不辱之謂貴無求之謂富屨絢冠鉢駕說人天屈後茶前無悶巾褐鴻文無範祖年翰墨之場老漁少波稻梅林霞之迹蠟屐訛而黑矣板牀銳而適然衛將論語代薪不向切奴索米空波白鷺絕頂孤松未足方其高潔也然而經師名者貌執人欽采薇多先輩之呼負笈半從遊之彥三千太學爭奉稽康五百門人都尊郭瑤雖籠山色次宗之室常青槐市春風伯起之堂斯煖無勞影質各授題門束修牽羊童蒙求我醫之霜鐘水沒終留待扣之聲仙桂巖棲自有流香之所於以蕃曳白於以變丹青於以嚌道真於以廣津逮周家宰以九兩繫邦國其四曰儒以道得民者先生之謂也豈非拔七纏之布華過九旒傳一卷之書榮勝千駟也哉兼之百篇蒼雅張籀獨善九變律貫京房尢精長君千著神淵仲翔口吞文象滿堂蝌斗龍威靈寶之書半壁金箱沮誦佉盧之字不必欽終北之神讓著躋虛之龍礅而早已爭年黃帝之兒高叱季心爲弟矣月逢長至瑞應懸弧圖應三陽禮先一飯艾歷觀賓者徹獨而來黎稍稍者黎收而拜先生在貧如客著手成春亥字親書辛盤小侑樂可知也僕當宰罍之年早知齊越每過賀春之市定訪公沙呼范雲讀秦望之碑求孔晁釋安齋之簡道尊先進心契後凋爲張饑祝千秋學趙孟作一獻沃君僎爵將取陵陽太極之泉寫我徽言亦須黃玉綠純之册

尤貢甫出塞詩序

夫審八音者以金聲冠石序百家者以箴拍續騷隋文品清商爲華夏正聲漢武置鐃歌爲軍國雅樂塞上之吟由來尚矣然而不過陰山雖歌勅勒未通西域誰解婆毗古之人未嘗奏變吼於房中寫邊聲於里耳是以賢者好遊詩多束髮從軍之句男兒作健吟到中華以外之天尤生江左名士貴州少年心事肇雲文章射策獻五角六張之賦賞類朝霞答三極七穆之文傳同平一賜上方之文綺遂待召於金門康邸河間慕才竟陵好學樂賢堂上孝綽圖形忘憂館中鄒陽首坐屛風未賦罰升酒以何辭公讌詩成泛浮瓜而自喜巾箱九案惟陸澄之能搜錦被十重祗劉峻之獨數甲戌歲

天子親謁

三陵望祭長白大蒐於塞外禮也王率八能之士厲七萃之軍贊明堂大袷之儀領異域朝天之隊生乃齊饒短服稱娖從行子春覺衣嬋媛並往奉辰杜坐寅車望木葉山經黃龍府斯時也平沙萬幕明月起而當大甲帳千燈旌雁鶩而隨地日名箕掛星辰當雪而忽明馬被霜封絲鬢侵宵而不見生以鞍爲几磨盾作書瀚袍嗚鵲之波濺研珠山之雪彈來朱鷺便唱新聲擊罷黃鹽已成樂府鵰看作字飛來大鷴之山馬助長吟嘯出流沙之玉揮毫紊而羊皮紙盡飛咳唾而眞珠帳空豈徒識醫鼠於終軍記隨兕於申子也哉雖然蒙宕者境也假說者才也才之不存境將焉附倘紘文徵弱弼歌大角三章壺哨鼓僕自詡橫吹一曲樓雲屋而材樽舉周鼎而臏絕與題不稱蒙竊惑焉生竟舐張牛弩手挾龍文行間作金鐵之鳴言外聯風雲之氣聽其音可以躍穀賓於水上充其量可以降白雪於空天直不愧游上之崔駰軍中之孫楚矣今者明駝千里送子還鄉秋駕三年遂君初服擶金鞭而示客尙帶霜痕擊銅斗以高歌恍疑羽奏北平射虎之將牛是故人野廬行炙之觴未乾殘瀝遂乃回頭沙漠擫笛江村集出塞之篇付開雕之手歌諸清夜長城之金柝如聞譜入琵琶絕域之關山在望

紅豆村人詩序

夫思王不序典論之書何點不和小山之作家庭標舉適者鮮焉然而同峯聽雨分樹看花雖弁雅之才難賓吾斯之能信吐珠於澤誰能不含似蘭斯馨願詳所洪豈有自矜月旦掀文休而勿齊孤對池塘遺阿連而不夢者乎則有張家鸑鷟穆氏醍醐號紅豆之村人爲吾家之臨汝朵縄闈宅早有奇徵騎鹿入胎翠鸞異物親愛同朵蜂之事遊若如原藪之甘唾地而文成三篇擊鉢則燭留一寸風神元定愛齊梁之音藹思芊綿追漢魏之始詩之作也僕有感焉當夫大阮西征永辭家矣遺奴落地便伴娛徒寄薩保以錦袍音塵如夢泣叩南之竹杖相見何年弟匪徒秋士悲秋兼且越人安越矣亡何僕以徵士之車折灕江之桂鳳凰城下裁抱僧虔斛斗襦中更奇康伯叔也羼需於側見乃見淵而行從此荊樹重分河梁再別雙旌萬里一面十年覽揆晚而耶罷先摧兒乳遲而摩敦亦老孤兒有曲野鋒無烟龍具爲衣馬人作伴瘴雲似墨誰送賈季之妻琴鳥皺披霜空抱王孫之飢渴雖狐有首邱之想水尙知歸而鼓無記里之聲地雖縮短飛奴不到沉沉迷錦之書小子勤哈脈脈阿子之唱僕乃百綠遐寄雙鯉星馳如逆椒鳴班荊楚地自同聲伯爲食鄭郊起渴葬之楄柎喪迎穆伯走破闕之玉節私召陽生弟於是閭闔呼車昌披稅駕身猶楚服口尙僕音見故里之枌榆恍疑前世拜祖宗之邱墓哀感旁人觀者疑返澳之文姬識者嘆承祧之趙武當是時也森秋書季子來歸晉史記陶潛隱去靈寶之成人尙早臨河之分潤無多款段籠東少游哀汝文戰再北鄧禹笑人一枝雞乾舉家鶴望弟於是重驅策蹇再撲鉛沂王粲遠遊騎馬登樓之恨元瑜書記殘羹冷炙之場嘗世味之顛頷聽河流之鬱勃記往事於龍華小刼求知音於碧海青琴身賤恩多天寒袖短堂簋不御豐燭雖明歌纂纂以星沈唱嗚嗚而雨泣人之情也其能已乎加以天性風華餘波綺麗何郎粉不離手荀令香能染衣長言則河女三章開卷則王昌十五丹心寸意驅烟墨以如飛流管青絲繞虹梁而不落量沙易竭下筆難休金鹿詞哀玉臺體豔人恐繁華流蕩君子之所勿欽我知比興溫柔宣尼之所必采嗟乎人不足而盱有餘才非患少春采華而秋落實學與年增許武未成弟之名讓宜受母之鞭所望焠掌白屋指心得師加弓之九利俟禾之三變形魚昌僕窮典誥之恢奇夷鼓青陽表樂華之族姓文章不妨放逸人品故宜謹嚴使僞者謂斂中酷類其兄後世笑僧彌雖爲其弟殿中交代有君已是替人海內文章無我當歸阿士

周石帆西使集序

四序秋佳白帝擅江山之色八音金貴霜鐘冠匏竹之聲考祀典以嶽瀆爲尊稽國風則皇華先采是以魏帝清商置令蕭家白藏名通仲長灝岸之篇越石扶風之作莫不抗絕節於高唱穆清風於妙音使者陳詩大夫隴岱山來久矣然而龍山高會謂元子之聲雌鄴下清流恨仲宣之體弱矧復潯陽九派華嶽三峯氣讓風雲何以低昂嶔岑手非天馬不能控駕齊梁苟無君子之九能雖往金方之一道石帆先生文貞學士儒林丈人五入東觀三爲祭酒曳履步星辰之上乘舟過日月之旁乾隆十七年春

天子命公祭秦蜀兩省名山大川禮也公坐箱將衣衿褶借飛龍廐馬櫂擸行入出丹鳳樓門便稱天使船非樟木豈畏蛟龍身本雲仙何愁風雨鳥欄盤羊之所黃金子午之天董仲綬不愧儒紳叔宋能爲山賦牙璋于掀鐵馬背鳴訪尺五之雲門飄丈二之圭組遡幽四扇射曉日以初開鳥機丁盤度青天而

直上蒼蒼在鬢闞古雪於峨嵋脈脈有情聽淋鈴於劍閣於是移綿州之席則鐵武留賓吹鳳嶺之笙則王喬倒舄亭公負弩驛吏占星爭迎諭蜀之相如共拜入關之李叟公乃酌元流於春澗瘞封豕於秋林築磻焚而煙墨香股縣祭而山川助一梟破鏡八殂占風九河出沒於毫端五嶺盤旋於腕下境無虛援必纂入於文樞景不空描盡雕搜於意匠摩鑾銅狄感歲月之滄桑細睇巫山寫荒唐之雲雨鐫姓名於崖上恍如委宛千言攜西海於袖中不僅韓陵片石復命　天子慶大禮之成付詩史官賡小雅之作編西使集八卷孔子稱誦詩三百使於四方先生有焉僕也三月過秦曾爲賈誼一麾入蜀未作唐蒙恨狹路之不逢羨我鞭之先著同聽鈞天之樂而師曠獨按其笙簫共遊福地之春而張華能誌其風物豈無玉笛譏清角之聲悲亦有珠林遜夜光之照遠夔關詠古愈欽杜甫之豪灞上遊軍終愧桓溫之劣少行千里譬如自偃旌旗朗讀百篇悔不早焚筆硯

繡餘吟序

繡餘吟者女弟雲扶所作也占歸妹之爻生逢第四學玉臺之體才竟無雙早爽襁褓裁聚娛而學語來依棠棣遂婉僤以南征弭節桂林之巔揚船洞庭之渚萬重山翠寫入雙蛾九曲明珠穿成一笑珮瑱而浣答子貢之三挑斂衽而陳笑丁娘之十索機絕絲絕針可稱神併歌緩歌詩將入聖繡餘之吟有自來矣爾乃珠簾落葉鏡檻啼鶯銀蒜風涼冰荷燈小或懷兄楚戍或送姊夔關思若流波舌煙器其何託心如結轆假宮商以代宣探篋笥而粉落雲牋寫蠶眠而痕留敘股結譻則女牀鸞咽揚華而織室星飛使戴尺五皂紗定呼飛將倘設十重步障兄解長圍可謂掃眉之才人不櫛之進士也已更喜留車無恙反馬初來姬姑耦新槀砧倚重三商刦扇摩覽鏡以試黍箔五日采藍詠盤中而寄伯玉紀事則姑恩有曲發言則女史成箴東廂夫壻既娖娖以成行魯國叔姬每雙雙而俱至豈非緣隨性薺福與慧兼者與所望集洗鉛情經通音義澤髮懷順傳粉道和珠多而首飾有光學積而心聲作采此時香閣助博議成書他日蘭臺爲阿兄續史將見吾家詩事六宮傳大拾之名海內女宗十哲配宣文之享

送梅循齋總憲歸宛陵序

昔龍負禹圖鳳鳴舜樂終亦潛九淵翔八表冥神霧以遊濯德輝而去何哉身不隱者道不全用不藏者仁不顯也是以祁奚請老子房學仙疏氏供帳於東都廣德懸車於沛郡莫不謝情軒冕畢志煙蘿僕竊深衣陶元浴袞若乃三休亭古萬石風高門無雜賓家有令子決獄二百朝廷就之問春秋封事一函天下以爲眞御史則我總憲梅循齋先生是也先生味道之華腴執古之醇聽張耆治麻算操夕桀之工平子知天手握銅輪之轉傳學家術撥才天庭奪東方學士之袍騎西第將軍之馬王沉見召馳驛車者五人渠牟對君數漏點者六刻試之三輔則桴鼓靜黃圖耀其九能則郊天供金版戴胄平刑不愧爽鳩之職勝之按吏更馳東海之軺

天子以爲有伯夷史魚之風使領五罿三仍之首聖無二道毀靜輪而米賊教衰臣只一心侍彤廷而神羊氣勇卿於白起何惜官乎朕於孔戡知其賢矣公亦沾沾自喜翌翌竭忠心爲肺石之函手如屈軼之草周昌負氣直壓蕭曹老瑀性剛慣夜房杜方將軒輳帝載魏蘆王風而歐陽名重後生之描書已多元忠內甘獵者之網羅無得　天子敬禮大臣護持耆舊允遂初志特予原官神武門前許挂仙人之冠服香山社日教添元老之鬚眉然猶深惜蒲輪眷留鳩杖表爲人望賜毛玠以屏風遣問星文飼承天之顏色殷鐵臥疾密勅往來賀監乞湖宸章餞送行有本末恩極初終鳳闕排筵都望潞公再起江湖野服誰知裴令三朝先生愛鍾阜之山樂秦淮之水跨沈郾之小駟乘王尼之露車雲毋自怡金貂高度一颼一脇謝莊以風月名兒半郭半郊庾銑以山池作宅黃花香淡知謙草之都焚綠墅客稀惟怪松之滿坐今復辭白下返宣州式里閭展兆域木葉未脫秋水已波散盡賜金故里之枌榆拱矣摩挲老物兒時之釣弋依然傾耳峴亭人問曲好回頭磬室上界官多雖莫孟乍歸向夢面爭王室而次宗既隱定知車避城門校得接綵衣初冠紬布織郎君於東閣通書七年忝比牌於南邦班荊朝夕送格大之勳舊作平地之神仙書錦堂開悲無從筆背征人去兩助清風

李紅亭詩序

夫才者情之發才盛則情深風者韻之傳風高則韻遠故悱惻芬芳屈子爲之祖葩華疏布建安暢其流苟非命雅之才雖語希聲之妙則有紅亭主人者雁門著姓爲宇文大呼藥之官柱下精苗居建武小長安之地兒時觀卜便已別著長箴橫經更能奪席醉六十日賦五千言久已集號烟花文成玉海矣爾乃賚田十雙入竹萬个子夫爲吏一命來南纂白學先生作黃車使者以衛風之狄濫學兒語之妖浮宰我過朝歌聆音欲駐子思搖銀珮奇服自孝子焉忍俊不禁棄位而效徐吾有妹子南超乘而來阿君無犬陳遵奪門而入投轄以還太守銜杯而勸三聽幾幾乎迷漁父於花叢埋蕭綱於酒庫藹然而人呼公子天性都豪地住中州宮商最正唱洛陽之小海自記家鄉倫大內之霓裳繩其祖武每至青溪晚雨琴河曉霜怯夜幡高引晨鳥語未嘗不憑欄而飛筆擘錦以橫箋也更有奇女自成癡人相惜記泉臺之夢帷慕來奔紈黨氏之盟盟公劉昔神君既憐去病小吏肯讓蘭芝衷甸揚徽招搖而過市法冠先引常稱娓以同車綺陌花飛迎來吉耦風窗月皛吟出雙聲紙醉金迷三百六日之光陰如夢笙清簧煖二十五郎之歌管相隨無王事之獨賢且人生之行樂宜乎一州斗大作司馬以無期三十鬆然抱羅敷而自足也尤可異者與余無撫塵之交而蒙君有巨知之賞陸機師事只有張華唐衢服膺除非白傅延之設問矜鮑昭於片詞何遜著書嬌休文之再讀微言識五雅奏登三感此心知奉貽藥石今夫遺而有光者美人之飾進而彌上者學士之才君子不重則不威修詞不誠則不立微之悔過多嫌小碎篇章孝綽陳書深戒繁華流蕩所以七子歌詩獨識高厚五君作詠不取王戎者何哉言以行者文之本也廉者德之輿也睇賭者以無檢爲宏曠佞兒者以有忮爲嫪牙春秋譏毛伯求金左氏貶蔡侯失位解父狄淫以遺紉

安已博弈而奪侯凡彼歲箴皆堪殷鑒而況狂泉雖飲當此日之時艱古瑟空操問知音之誰在乎嗟乎性自少成須至通而自然有節人誰無過務於婭而能悟何妨僕願紅亭抱德煬和去風郎雅棲其有理祓飾厥躬守士之特招執古之醞聽以入意相存偶使物情無紘暇將見三盈三虛無礙孔門之容再仕再化當知伯玉之非窺日臁中不愧北人學問紬絲海內豈徒庶子春華

岳水軒詩序

夫高軒多簪領之勞處士少江山之助天下之文章其惟幕府乎是以鄒枚游客珥筆梁園應劉才人從軍鄴下靡不序行役紀星雲奮藻含章揚華振采然兩戒者天之奧府也百年者壽之大齊也身拘魁父之邱何以盧牟六合目窮蹄涔之水亦難押綽三雍要惟口數青暂尻窮元圃者方能三駕以控齊梁七縱而窮風月哉水軒先生金佗後裔鐵券家風遺跡崇情深中篤行幼不好弄三步知方長更橫經九變復貫凡師春簽奇胲陣法九據元理六崟陰陽金布令甲之文夕桀重差之算鑄凝化聲之術含光宵練之鋒俱能游戲人間環流手上於是西雍戾止東閣欽遲招隱者羔雁成羣問政者千旄四至關吏爭迎上客諸侯齊拜下風先生濡迹匡時測交擇主爲當何作奏帝問賓王爲寄奴草函入推酷石陰德及物自覺耳鳴清談干雲聽猶齒擊適楚國則書戟一乘見哀公而文成七篇此固經世韜鈐別爲一集者也若夫分甕盤鉢對酒當歌悠揚四始之風祖述三唐之法則先生之詩有非凡所及者何也夫孔子西行不入秦地樂毅東伐未下齊城卞彬以青溪爲鴻溝陶侃棄郗城爲遠戍陳京賦北都不就宏景志沙苑未詳四海大矣九州遙矣方聞之士遠到爲難先生乃孟入西州檀來洛下五攀漢柳兩馱越裝朋岱吏而遇齊兒厭燕南而來趙北望海則浮天無岸窮河則括地成圖過劍閣嘆劉禪爲庸才登廣武笑沛公爲豎子甚至呼延外地甌脫窮邊中周虎落之烽繞羖羊頭之險凡裴秀所編闞駰所紀布靡不馳驅煙驛號召宮商宣其壯采精思加人一等也然而一身道長八口星孤藉簇符將牛目箭埋雨雪韓藏

蓬葆馬鬣何處家鄉海上蝦馬壘府參軍之恨表中春莵江東作奏之愁賓館久而醴酒清泄幕舊而蓮花落殘羹冷炙曉角清笳孤僨獨居深懷誰告而況鬖容難待烏兔先馳一林之松菊將荒半世之鐘明已銷貧悴徵在縕袯存無晚抱舒祺楹書讀否雙輪欲住則凝飫誰供百歲幾何而勞薪未息此又金壺傾汁未足寫此蕭騷紫水邇緣難以形其豪宕者矣更可異者當永恆齋宮保之領王師而西也以先生智同崔浩壯比道生奏與一銜俾隨九伐天子憐其老故未許也亡何遮住玉關廣利竟非生入牽連草索馬援不是榮歸幾乎玉石俱焚池魚其禍而卒之蹇翁馬失合浦珠還慟哭劉虞尚有將軍殘客飄零樓護還作城南禿翁此非天之所以報施善人乃郎天之所以護持詩史也今年先生六十有八矣落日已過回風可悲有情於身後之名加意於義時之作特交小子殺切編摩欲表孤花先芟枝葉將彈白雪細按徽絃燒仙丹於刼後焚餘鑄神劍而千辟萬灌收回舊刻重付新雕庶幾字字華星行行寶唾四十年之珠玉照耀人間千萬里之風花粉披紙上

陳古漁詩槪序

夫癸刀之伎神而桑林之舞合步瑟之絃妙而飄梁之韻流苟循聲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隱色以考於古足以弇雅矣若夫冰澂無畀妃豨亂呼稱以凋鎩而昧硯散肆窪之分赫其夸毗而忘重斂緩送之辨必致精疎殊會通函乖方緞學之士豈其然歟陳子古漁名毅字直方江甯人也白望塑聲青箱積學執禮器隨孔子以西行捧香爐駐神人於白下負雞次之典浮螺女之江檄奇相之神責穆王之璧將謝作筆搦錦成篇如鼓琴然則鳴廉修營而不侈號鍾濫協如協律然務箴末廣貲而不矜寫辨勞商於是烟黔雯召金絲引相其格悶易以成倒其聲滑揚而遊聞高僧乞劉勰爲師元子望嵩貲入嵩則有輕迴盥雅雨先生飛耳審音傾衿作禮以爲出石所以旌處士谷風所以應騶牙乃子士揚旌戔戔束帛其將蕪

城稱宮婳之地禹爽爲稇載之鄉三百六日騂年而增賢者如麻七十二鑽姻觀而媚行者成市陳子偏笑同一吷蚩彼三招不唱檀來小人有毋恥居盧後君子固窮屢復西遊但作北都之賦元平入幕大失宣武之歡白眼睨之自鳴擊矣誰知楚幕未營趙旗已拔雲堂說法終非天竺之宮商齋鴿留貲反指儲童之磬薩人相媒但路入迷陽卞賦枯魚趙吟窮鳥俯乃淮陰水閣韓王留乞食之臺皐橋月明梁鴻失傭書之所辛壬婦至庚癸山空公房身老於增鄉太眞裾牽於子舍不逢狗監姑作牛醫徙羌博士以無聊爲里祭酒而自得然而軒光竊好雖治枵腹之疴上池水清莫解高吟之渴元父信九州之窮地樊衢鳴一鳥而誰聽則又有制府尹望山相公採奇律於歸昌耀中黃於耳目焚山求阮瑯圖影召姿貽人以爲東閣一開滇池再顧矣不料當其未而也紅紗籠笠錢王誦羅隱之詩及其入識也如意帖籤李相掩香山之卷蓋見其骨鼻汚膺之狀貌昌披了鳥之冠巾扈栽清渠宰相似難造命朝霞貫澥山人祇可耕烟遂致吐握未終而吹噓已畢車茵欲汚而行馬先施兩禹龍門空聆蕉鹿若陳子者甯怪其感同抱玉痛甚絕絃不銜歔伯之觴但哭憤王之廟乎嗟乎身無五技將駕羊種米於何方命有三科且梁卯栁黃而誰卜通天臺迥難與投箋廣桑山遙從何問孔且入鷟上公之殘客誰敢測交而君抱高世之英聲更雖詭遇詩窮至此僕請狂言今夫驍帶伴侶乃陽五之淫詞得賓胡謄亦開元之俳謂何以一聲河滿歌遍六宮十首秦吟名傳四裔碑青修福錫持正以干纔霞賦丹城賞桓公之二姉渾峻寺人也而呈元箴之詩常何武將也而上賓王之奏任氏則因詩免役子仙則得句停刀他若金粉名倡綠林豪客新羅煕水行賈雞林獄嗷問張鷟之姓名吐谷供子昇之文集莫不目澄虛鑿鼻嗅猿荒賞才子爲良知極欽遲於訓黑將今擬古如夏忠春汝自生遲公非可惝所望敬勗光宋愛護波瀾秋鷁舉成冬心水抱九天風雪後來之清角音懸萬里桐花將老之鳳凰聲脆雉掩不得更順其風劍氣已青更加之鍛將見雅可安身苦能養氣娥娃珍琶宵索賴於坐方姹女清吟或召歌於上帝蒼天與直登方千身後之科文章有神

設柳學生前之位此日滕王之序庾信下筆欣然他時馬融之語康成吾道南矣

王郎曲序爲溫岢山吏部作

王郎者茂苑靈狸揚州舊鶴小袖禿襟之漢制闌鑣華羽之南音流激楚於陽阿聲希下里散天花於小海入滿浮橋則有岢山吏部太眞姓溫樊川第五愛吹玉尺小謫入間命入金星能知音樂王襄乞洞簫之篇高琳是浮磬之精一顧城傾三生石老瑯琊刻其佩印膩青錫以佳名數闋新歌換中書而莫惜一條牙笏立廳外以愛如留仙則雪夜掃門顧曲則金貂換酒瀰猴解帶代緊簽襆轉字催腔親持春牘惟時琴堂小謝北郭嵗荘假相風之筆測愛河之水陽爲薄怒璐光作礬之論詐入飛章沙叱刼姬之說於是奚恤阿阿以謝張步負負而悲朱公閉門泣而目腫巫臣闚信豨而思逃情之所鍾僕有感矣夫用比疎者剧以膠青飾圭璋者加之刋白以茲妙伎得遇清卿敘甚臣衣花驚郎日豈非珠澄濁水鳳棲荊榜之盛事也哉然而十年協律不爲聾俗所知三峽流泉翻以回撥見嘗屠門琴在非秦倡莫解其音苻草花香惟夏姬能留其色縱有狐環照骨水尺調鐘者亦復未探遺珠失之交臂一自神劍識於風胡人才升於吏部然後識中得月窗下生眞來則黍谷春回去則歌場燭暗衛多壯士醫鬢眉且假先生齊有盲人耳暇亦呼娘子由來知己强半前緣是以平津忤旨過六十而猶榮范傍盛名失九重之目色孫騰棄妓專寵齊宮翁須曳織稱尊漢殿或仳傕倚檻而畏士目之或哀嗣弄姿而輦祭歸之或以舞轉西曹或因歌封王爵風花舛午才命升沉借此三思遍觀一切嗟乎厭都梁而嬌皂莢別有間根嗜螺蠃而篩太牢得毋口過目亡虛聲認符拔作祥麟耳失兜元謨歸呂爲讙隘豈非是者常是有時而不行非者常非非有時而必用也乎然而國君好文難尋息士之人賢者過情甘受妖夫之鬼幸且半擲上應星辰切姐戲倡名傳文學甚至何晏愛婦人之服妹喜戴男子之冠任谷丈夫也而以脂夜有身袁公諸侯也而許羽入抱背張彤武因師愛貌得列儒林李德源與友通衾卒成名宦誰爲雄伯同上雌亭此又戲引卮言堪爲乾笑者矣今者右軍爲樂非兒輩所知宮體編成須徐陵作序丰人六首和客百篇刻劇鳥絲淋漓斑管裝成貝冊儼同梵夾之書各唱回波寫入深情之帖

小倉山房外集卷二終

小倉山房外集卷三

錢唐袁枚子才

尹公七旬生辰文華殿大學士序

夫三公爲保傅之官非高年則不能副望七十是從心之日許坐論而愈覺雍容是以尙父受璜皤皤黃髮叔孫與亮秩秩大猷龍翳九鼎之系試鈞石之能勝也瓦斜太廟之風苦陰陽之未燮也其才雖燧人刻矩以奚覓其任稱羲和浴日而彌光乃若朝扶玉杖爲君王賜燕而來　帝取金甌作臣子稱觴之用則我望山相公古罕聞焉公旄車望族桴鼓聲名戟書石渠生花旌節兩鎮西陝化洽行春東部西曹風澄坐嘯陶士行八州兼督偏江左之功深唐休璟萬里在府尤河湟之路熟雖出入三省綸扉久許其參知案遊却十年賁生欲問而不敢今年公七旬生辰奉詔先期赴闕時則青旂引道翠柳扶輪一路香焚齊獻紫霞介壽九重天笑早開黃閣迎公丹禁宣麻堂封受饌進張耆爲計相裴可引年取劉瑑之麻書不可擇日　詔補文華殿大學士百官賀於道黎幹減騶四夷聞其名契丹拱手公到先人批勅處記少年珥筆時得毋有延年避位之思劉向垂來之感乎四月八日　天子賜壽筵於第王公以下奉　勅躋堂是日也朱轂塵昏華觴錦疊當晏溫之香敘頌少內之奏臧懋還哲之鳴笳張祭遵之御蓋撤來仙樂新韶傳閬苑之音捧出蟠桃帝子拭金莖之露三貂故吏數玄字添籌八座門生赴午橋沃爵雖蓬萊仙雜雞從散錄徵名而高宮見多正可分班聯咨在首王導之鼓吹十部李穆之象笏百人史冊所书方斯蔑矣且夫臧公之相者公論　[illegible]公之來者私情也倘溫嶠內召罷領丹陽寇恂還朝遂辭河內公歸太促民借難禁　天子知之命仍督兩江宵巡後入閣伴作霖雨將酒道以迓　鑾輿如彼重冠且含光而照吳越念長途之滑賜衣賜吹綸將比德於瑾瑤箇頒瑞玉都梁十合賞黃花晚節之香如意一枝表魚水同心之樂枚空山斗冷傳盛事者如麻得信心開祝中台之晚年自憐小鷦非瑤池與燕之人且喜升堂是絲竹傳經之客獨記戰公大董道杞小舟觴我黃壤同吟紅藥卓期可卜騖逝者之如斯蟲脫自甄信後來之居上所願璣鏡百職陳揆五行生物協后土之功稽古應同天之號飲九乾之湛露服丹砂覆萬國以卿雲都無夭札將見黃銀帶重喜壽杖高躋汪氏之龍魚漸陵陽之丹溜維侯城下百歲尙擁干旄楊氏門中四葉俱爲太尉

孫小玫簪花圖序

姑蘇宋蓮女子有孫小玫焉奉舟作屋家傳櫂之歌以水爲家偷照龍宮之鏡黃玉志彝金釵貼鬢臘琢明指骨之清瓊葉補眉痕之缺凡細君琴學茂猗楷書鳳媚娘之經編法華張靜婉之箏頭銀甲靡不手操成竹思若流波於是名聲大噪於人色態出乎其類夷光過則金錢滿市遊香出而蜂蝶爭隨初七下九三挑迷蕩子之魂楚尾吳頭兩槳費中人之產洵斯波之光妓洛浦之莊姝也已爾乃捧觴自愛擁髻恆啼黃蘗生春早知心苦紅蕖出水偏惱泥污想解佩以誰投每留花而不發則有韓郞者吳中之高才生也橫塘借閒本是同鄉泛宅相從竟成吉耦奔精照夜含羞珠以俟鳳鸞女采藏看文角之簪來解抛家之髻戰季聖之巾自謂柳毅不歸與龍同老韓終既嫁煉藥長生矣亡何生受妖夫之蠱古儀禮之交地市錢空天牢星過先是小玫嘗語生曰若人侈口醮顧過醮深覘殆非佳士夫子憊者也蓋道之乎生初尤豫下是方覺服爲嘻乎眼中有鐵乃在蛾光渺覘之人裙下生鬚竟爲別風淮雨之兆蓋方榮幃辦豆同功鳥號流離楫維東翼於是小玫啞鞭輌之耳中殷士會之足下既無一尺淚有千行當酒州上捧觴戲曰生也有涯別如小死君趣辦裝妾敢不殲請前乎然而遊仙枕斷記事珠存他日補昔餘之壁歎朝遊嗟之嗁寡盼蕩子之長信寄仙人之短簪抖蟀分明幽知此意取琴數闋鳳送迨之章琴丹青別當是時也甕中紅淚煙飛燈涼江上青峯山終人去目雕弱於楚澤翩若驚鴻腸方斷於吳門恍如驚鹿水波馬之於邑飛鳥過而徘徊聽亦無如何也今者長卿遊倦駟馬入歸崔護重來桃花門鎖念娟娟之

此豸似隔千年盼粥粥之華雖竟無一可錦裙尺六記存笠澤宵中約指一雙詩在紫欽集上龍工可往將寥賓以何從桑妹爲歸問遊鱗而不答紫袈裟則紫稍入夢鸞簪板而鸚鵡呼名紺絕陰天渺雖跡矣幸而延壽構成崔徽圖在蘭葉春風之帶著紙如飛杏花春雨之鈿逡波欲活留墨淡矣將同烏鰂之魚執手奄然頗似潛英之帳望嫦娥於月裏光雖遠而長圓喚踏搖於屏風人雖在而難下僕也泛彼柏舟曾窺桃葉鬢張冬目省識春風序茲超飛爵之因緣補玉壺紫英之小傳所願輕雲再綰阿軟重逢賣卜成都便訪支機之石吹簫吳市仍呼瀨女之船

尹似村公子詩集序

舉頭見日長安爲公子之家下馬傳書江上遇梅花之使擲千行珠字有九曉龍言將編玉台之詩遂索徐陵之序若曰陽文之姿非秦鏡不能描也被舞之音惟魯鼓爲能協也臨淄交好祇有楊修劉尹生平最思元度然則表性情之幽懷寫煙巒之清光舍我其誰當仁不讓似村居士今望山相國之嗣君也榮公樂府久歌第六之郞孔鯉門庭夙稟二南之訓仲舒蘊藉夷甫鮮明目有青睛腰橫赤鞓賜浣西江之水沙家成文夢餐一樹之花芬芳滿齒甲戌二月相見於袁浦署中蓄相公督理南河時也通家誼重一見心傾對柳淚以題詩映桃波而泛月襄城君有手初握荀文若餘香尙留亡何相公四督江南似村塌來官舍書聲隔竹遙知文選之樓帽影飄風迎出樂賢之館從此珠點夕露金然曉光早燕新鶯斷霞殘雪非留連於函丈必宴賞於琴尊而似村苦志耽吟偷閒出稾或片言欲下而攢秧深蹙或一字未安而剪燭勤改雖淵聲之雨急綱才語之蜩聯反覆則錦雲不飛斟酌而繁花亂下可謂義心消似好學深思者矣雖然鄧禹之兒十三能明經者幾飛安世之侯七代乘朱輪者數人相公玉樹迸枝麒麟接趾非高懷爲鄧之彥卽期門試弁之才往往半面未終一鞭遽別惟似村生而嬴弱不能侍中長吏溫文好遊小學端門擬試表胄子之賢才玉殿揮毫取秀才之美號於是子駿得隨父任終日趨庭汲公老臥淮陽十年不召江南花落往往逢君輞川月明時時過我雖風騷之道合亦香火之緣深故也所恨潘陸才華竟遲科目藉曾家世頗患清貧況復使相還朝小侯歸第未免幽隱雪滿出突煙希紅休未封駿車待幸根同秋水而靡花之得霜先開穴其丹山而一鳳之或翔獨殺宜乎恒譚不樂平子工愁而豈無出岫之心倚竹有生寒之感然冬嶺愁雲以鬱而獨懸風定潮回笛以孤而愈脆也嗟乎萬里雲程大器不妨晚就百年歲月浮生無奈情多僕也五敍手分九回腸斷欲貫絲而相續恨倚玉以何年每折疏麻寄退心於空谷恍如殘夢歸遙寄於鈞天聊借弁言小申結轄伯顯三微接統九服扶輪龍泉鏘而青氣升泰華立而高呼避此時采筆占一門宮體之先他日清風繼三代芸香之後

竹軒小集詩序

水軒居士子猷愛竹宋玉悲秋封嘉樹以無聊倚槁梧而自得則乃滌文石召清流露稃爲茵風以掃席此中有鳴琴焉可以移情其下設象戲焉可以坐隱惟時野王二老竹林七賢稱桑苎之翁號猗玕之子傳成小語宋玉大言談稼叟之滄桑紀羊妹之歲月能餐柏葉卽是仙人雅摘蓮花都稱博士或銀鉤犯淚或岸幘顏山或唐弓楚弓爭夸射鵠或鑄鼓薛鼓各賭壺梟調絃而竹粉墜風布局而梧陰覆子歌成裊裊依然歷下之賓缶擊嗚嗚何必邯鄲之婦餐十七物飲一經程花落煎酥瓜横待戰豈特湯官五熟夸居方叢飫之胥乎勢三分觚玉吐潛虬之令也哉更喜水近燈涼秋深蟲急霜花新下芙蓉拒而更紅山骨初呈木葉脫而微瘦輕波弄月上下雙珠長風起松宮商一笛此時星聚身披三素之雲他日圖成影入九仙之鏡不有篇什曷追古風請分沈約之詩牌更倩長康之畫筆紅霞一口各吐風前青石三方永鐫池上

送尹太保從兩江入閣序

大歲星周天仍傍紫微之座冬日可愛終依黃道而歸是以伯益作火正終隨入輔良室太公爲東西大

伯者相周邦古大臣抱格天之勳佐霸晏之化者未有不始於旬宣終於坐論者也然而攝稱遺陰倚重因緣均此山河鳴是蹢龍銜燭之處同為草木髒是孔殿手植之枝分一葉之濃陰數皆前定受半生之陶鑄事豈偶然今年秋峯山相公從兩江入閣枚賦詩送行而先為之序曰公之初來江南也荷換華年八州衆督姚崇應變十事要君數白垂髫者籲仲華車下宛舌同聲者歌吉甫清風其時人但知公運物之高明而不知公成物之悠久也爾乃牙璋四至膏雨卅年竹馬兒童頭顱成雪甘棠官舍蔽芾參天元武湖波成老臣湯沐之邑紫金山色當日時釣弋之鄉官未奉魚符而望塵便服民但聞驪唱而攀轂先歎公且盛矣不居輿道大適榛粃淸領滿灑帆蘆瓠子防秋定黃河於掌上砫峒迎鸞拔青山於地中自本朝立國以來駐江之久艾物之豐間有如公者乎說者謂一時景運申公雖自開吳萬里長城廉頗豈徒用趙是以三秦地險六詔天遙金川受降元江奏凱公何嘗不鑄鳥鑾之毋親細柳之營而卒之陳湯有五日之成功汲黯無十年之不召或爽鳩之席未暖而仍賦南征或蟋蟀之寒方行而忽停北轍來如明月徹夜常圓去似春風隔年又到此非淮水所能邀留南人所敢久借者也然則韋皐為諸葛後身故享西蜀擁旄之報朱穆有冀州遺愛故受東都鐵像之祭古人所言信有徵矣至於枚之於公也三年一盼夢不到夫諸門八表停雲誰先容於細席而乃識之於弱冠揚之於王廷目是銀河別澄處鑒耳成荒市不惑鼴冒方辟睨未遑而有　詔命為師傅忽上清小謫而改官又隸蛛幪考公孫之能教攜五縣拜孔融之表薦荊一州雖雖進格於停年早退由於自薦良苗不實深負煙鋤仙桂不高有慚月斧而不知游夏之於孔氏重文學不重官階也藉提之於韓門傳詞章不傳勳業也陳留小吏但數人才東京學堂偏尊下坐假使枚尚頭簪白筆腰約銀黃則纏縶從公未必常依函丈文章銜紐亦雖迴逖風騷今陶令辭官而買山適逢麗下潘安奉母而抽身得傍晨昏此豈枚所及心哉公所曾控揣者乎於是隨衙官散高舂探鼓角之聲野徑人來落日照麻鞋之影白雲入而朱簾捲畫戟橫而彩筆飛　或花簇金鞍親來小

住或堂鎣玉佩許拜夫人或逆新而欲勉曾參之事親或禪棁以求盼商瞿之生子月落而軍門未掩知燈前尚有詩人山遊而椽闕爭看怪車後常攜隱者哀絲豪竹盡識彭宣奧旨精文定呼子慎遺醴則諸郎投轄席歌則驪馬傳籤凡此雅遊都成陳迹試問西雍多振鷺而何以偏賞閒鷗桃李遍春官而何以獨親小草豈非廣桑山上仰由尚有前生釋梵殿前法和原同香火之故哉此枚所以衢席頻驚而拈花頓悟者也茲者淸街露湛甞藩侯秩肅之朝遵渚鴻飛是元聖東歸之日公德車郵勿初試沙隄假板輿娛覽辭南國慈雲覆久風乍移而鳥雀皆驚膜拜聲多佛已過而香烟尚裊攀山高丈難刊功德之碑秋水一江半是軍民之淚枚老辭夏聚不隨魯叟西行采藥商芝終出留侯門下遙瞻東閣便觿孫宏伯過午橋長懷裴令涼州烏翅何時倒肺吹來牟首淸香只有幽蘭宛在（公題隨園句秉心蘭）雖負笈有從遊之禮而頭毛皆垂白之年驪歌聽唱於僕夫秋駕絕塵於江上尚或前緣未盡定重逢問字之車如其後會難知誓水立來生之誓

隨園小集詩序

山水以永趣也詠歌以抒情也生貴族者其性柔甫弱冠者其氣逸今日隨園公子之宴殆其人耶隨園者中山王之故府今方伯水公之官衙也有平泉之富梓澤之幽公子春嵗品藻華流屯張勝地康樂心賞最是長知李翰文枯便奏音樂時則青春受謝赤燎行權雲可妒羅風猶動絮觀青花葉招三徑之幽人妙選排當助一堂之雅奏青山橫而簾捲碧荷動而香生舉崖呼烏獸之門臨水吐鮫魚之濤鹽形似虎酒味稱龍繁膏雨譏世城中珍怪羅安成席上范致能雲霞作廚郇司農狼脂為膏乃召嚴春試車子吹比竹動交羣仙雨濕衣都成酒氣美人流目欲鬭花光曲終而紅豆亂捎舞罷而珍珠可掃更有犁軒幻人木熙侲子蠅排舞隊虱唱阿房魚以名呼鼠能口召梯雲而上出明月於懷中覆手以藏壓七星於甕下有笙歌以韻之則亭臺活矣有雜伎以眩之則風月新矣然而舉公莞爾僕獨淒其昔習鑿齒重到襄陽宮僚換盡再來鄴下涕淚潸然僕如公子之年早作隨園之客綠波[illegible]幾度寒青黃十擲入萬重桑海花曾識面石能題名而今日以安仁之鬢毛攀漢南之楊柳驚回絲竹感極山河嗟乎過眼須臾莫非陳迹知音朋盍總是前因非序不足以傳蘭亭非詩不可以贈金谷耶主之盛情頓挫行矣雖忘諸公之妙手森羅袖之可惜請看生紙兔脫容刀人賦角弓僕為嗚矣

餞楚江詩序

夫刻鵠者比肩而班倕擅巧謳謠者成俗而射稽稱工非其人則神為之滯得其道則心與大通頌于涇疊乘御隱古詩之義絕節高唱在養心苦調之人楚江山陰著姓燕北寄公賦幼年新月之篇如古人初日之對其先人早異目視之爾乃童牙五歲離民母之懷落索一飧作君舅之客潸而情瀰共相磐餘荊樹心孤誰為銜恤捐于齊釁仗健婦持家魏舒鄰居為里人管雞烏方返哺樹已摧風吁阿子以不嗟嘆遺奴之何託雖老子生於苦縣甥兒過上蔡羣未足比此孤危方斯僾唈於是資洲粟以遨遊犯風霜之爪甲或齊郊晉鄙乘遽登臨或禹穴堯峯操觚懸弔每至雲中月皎天外心歸送雁秋風聞鐘暮雨遂乃驅使煙墨精條衆芳彈琴取絃外之聲飲水辨江心之味衍波精紙書花葉以同清密子真珠化仙霞而欲去倘入鍾嶸之品不在下中即登表聖之門自居高品宜乎庶士傾心爭流仰鏡招隱者下施于子問字者束帛戔戔樂令語言全資潘岳寶融章奏半出班彪實至名歸猶歉卑矣先生方且判繇其射遺蛇其貌為詩有攬繩之迹修業無息版之時抄陸贄之方習賜人必蔭焚宋清之藥務施必援又何其懷清習之德而抱殷勤之心哉至於三倉五雅之奇雀鎖雞碑之辨搖風分蟲之事朱文綠字之章尤能奏刀沙測潤古雖今見昔翟於甕牖活冰斯於腕下此又學者之古懷風人之餘藝也今者當次初明之暮年為徐孝穆之南返賦工不賣尚四壁之蕭然詩好能飛豈三公之可易王尼露處滄海橫流管輅清談總干山立僕以雲霞之契定杵臼之交初接康成一見而欽為長者再招祖約深談而同入元中忘其才

縣勉為鳴引庶幾咽庫尋官之吏福慧偕來韻宗少文之絃遙山共響

隨園兩公子送行詩序

雲中（淡）好方騶子（牽）之吹海上琴孤忽斷成連之曲此師曠因之躑足孟嘗為之沾襟者也而況章元問字往來揚子之亭捧席橫經髫咳成之國者乎則有竹嚴鐵崖兩公子者江甯方伯水公之嗣君也公敷丹青之化表淸白之風陰德耳鳴屋漏不愧旁人目論後世其昌生合浦之雙珠比豐城之二劍為舒祺晚得而少子加憐因賈籍不凡而通齊最虞公子懷文抱質潤古雕今十二月昭明錦帶之書八千張嵌約手鈔之紙雖為其弟儀展誰優酷類其兄機雲並躍甫卿五十始遊學而公子萬里趨庭酈炎十七作州吏而公子弱年秉筆凡大行左右河水東西六詔雞關五溪蠻雨靡不遙山為酒泛月題襟加以乙乙媧思賢賢易色文選樓中蘭臺客聚江洪館上銅鉢詩成雖以賤子之不才猶辱高軒之三顧鹿銜書至華陽十賚之文水泛瓜涼兩皮三秋之宴殺張德謙風扣鐘屏鐵攝咫開花飛天口竊其學海不可量而知也擬其情膠不可剉而斷也不圖今年七月方伯全家入都孔璋行矣抗手何時洗馬愁乎悲風四起淄澠水合而簸扉忽斷其流蘭蕙香交而長鑱遽分其種秋草尚碧綺洒已霜蕭蕭馬鳴滔滔江水公子方且琴弦不御玉札頻來廣集鈔胥錄余草稿黃初金帛購北海之文章百濟樓船索雞林之重價思入聞知己心上恩波僕所以淚不知行而腸為九轉也其業師嚴恕堂秀才傷吾道之欲東感青藍之小別賦詩七首索和然賢悠揚彈素女之絲悲愴極秦青之奏嗟乎騏驥矯雲六翮雨立鳳皇振羽百鳥嘀煩物且同情人尤多感然而公等齒猶未也風無不棊之疎僕則鬢已蕭然樹有不棲之寉探懷中之珠字送江上之瓊枝高想神交雖識夢中之路張堪前輩豈無見託之言所望努力　烟霄羽儀　皇國他日車過三步休忘喬太尉之生平此時柳折一枝共唱江文通之別賦

尹文端公詩集序

夫無形者功德有象者詩書易沕者鼎鐘不朽者竹素是以八伯渺矣而朱干蒼落之音傳三象亡矣而東山零雨之篇著上有文思之后下有文命之臣凡以喜起皇風軒豎帝載非偶然也我　朝尹文端公以鈎河摘洛之才贊堯醲舜薰之化育數形督早穆清風聲漉黃麻便成甘雨其功見於天下其草焚於禁中辰告訏謨有國史在非枚所敢知也若夫四始源流五際聲韻心平愛矣情在於斯倫三接之光陰賞賚看覽分九督之餘咳潤色風花當其卷阿從遊柏梁應制戔戔裏賦而人乞驚老鳳鳴而百鳥息對天揮筆舊日成章方知從古皋夔原稱才子於今燕許尙有風人他若旌旄濕節之場三邊盤歷駐馬諷吟之地五嶽平看金石流其聲江山壯其采讀公詩者疑其生知敏性不假錘鑪者乎而不知又非也公功高百辟志在三餘督八州而迫然吟七字而自喜其精思也如其謀國其巽入也如其撥氓其綿麗也如其測交其矜嚴也如其弊吏而且箴言則油素書之愛士則傾衿禮之故能宣揚八風不差累黍吞吐四瀆兼納細流行間消瑫盾之心言外得中和之氣較彼經生尙多孤詣就論風雅已壓羣公近今以來嘆觀止矣枚卅年隅坐由也升堂一日山頹吾將安仰猶憶鼓角臨江之日牙旗捲雪之天張設肴烝爲賞休文之二句留連祖屐歲呼王儉之三公黜罷方希牙琴又奏負鞴請退刻燭重添單門沉淪而不知燕骸横奪而忘衝孔子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其公之謂乎然而王蒍喜押強韻譏天下以先楊約戒不示人懼知音之少今者大星已隕餘光尙耿於天小子幸存斯文敢隊於地望九原之人遠感二雅之道淹用是編集遺文都爲八卷歸問字元亭無復春風之座而彈琴海上依稀流水之聲知我一生報公千古嗚呼

熊蔗泉觀察詩集序

熊蔗泉先生三生哲匠一代清才當典謁之年有成章之目取璧經置座右張籍錢爲坐辛車入市中王遐翻到映日則腸胃之文可見臨風而哺啜之狀亦佳年十五舉京兆年十九補秋曹年二十軍機房行

走三輔以俟雍容鳴玉之儀七省有疇覃曳滑嚴之地當鷹鳥蝋龕內裁屈帶鮫函時從羽獵九乾之法殷令殷多所咨詢一時之公望公才隱然半宋然而香煙朝罷珠玉吟成潤古雕今含章莁藻未嘗一日忘其所好也已而有湖北臨司之命六劍具在雙旌啟行應舉記七十四縣之囚陸續賦八百餘人之刑雖雖然萬物化爲嗚嗚然四野歌焉再權方伯飲扇仁風雲雨佈其恩卿雲表其瑞雖長沙地小舞袖不能回旋而襄陽城高峯羊已至四面帖荆日久詛楚文來爲宋赤闕之金遂坐王庭之獄解甌荆渚拾翠瀟湘片玦無聲三年待放當是時也漢女行歌於撤瑱巴童隕涕於持靴緒氓私阮略之碑行路嘆房讒之馬先生罪經全需年正方剛自然匽陽之縣蘇而復上秦宮之鏡磨且益明矣不料川方乇而潮收稻乍寒而關痒機名佁蹶拜闕難行目裏消膽瞻天何處帶淵齡而後起身豈斷齒降北渚以愁生花昔靈霧婆娑生意天折天年遽裹入琴非鷗風燭嗚呼先生爲司空之文孫翰林之媚子伯兄卿佾百邑婦翁僮指千人仙桂根高明珠性耀以故陳顯立宅必容車馬旌旗游楚出行常帶琵琶箏笛虹竿雉拂地掃珍珠月氣羊毀光搖錦障遙寵柳隋花之樂遊樂宴切利之天一旦火自崑炎水流春去收聲藏熱飲嗚呼賢勞親代覺瀾乾當局能無優唱而先生居幽若素履困如寒家雖貴而道不貫形雖病而神不病王駿賢足豎君土苴關簸失明倍精音樂吹反潮之笛閒倚雕闌張却夜之旛高燒絳蠟得句則呼兒代錄扶筐而對酒當歌鼓擞回攜映內監逐王應而看齊醉邗州生祭陳壽之此非乘騎挾之車走和靜之簡著而能如是乎宜其鍾雅之韻清思紛冥移情之作流譽紆回雖茂先檳殊太冲敝歙不是過也枚與先生測交於佩觿之年即呼小友卜隣於掛冠以後並賦閒居倘六代之風潮兩人之道合一則倉山槽枕四面關雞一則佚集堂前終年鉏鼓每至錦雨冬收金壺夏鋪猶能八鷁飛觴三味及胸如驚章杯相於得一味之佳同修食譜賞半花之豔各走吟箋成松表成錦會代商五字塞帶吳起休文往作揣切飲中山元石之醇三年心醉啜白傅防風之粥七日口香方期范顏頗交舉足佩尊王亮豈料荀郎年少後

事反託鍾君非黃壤之埋公實蒼天之孤我嗚呼由盤當廷人生一世鶴來華表少別千年引號歸雲誰續廣陵之散箱餘紅豆空存記事之珠縱教美景良辰依然宴集未必虛堂幻影再接平生幸嗣子之不凡取遺文而相付杜陵衰淚半落行間宋玉招魂如來紙上慮應瑒之稿燼敢元晏之序遲鋪敘官勛當作龍門之小傳編排篇什長留鳳鳥之希聲

代渤海相公祭尹太保文

嗚呼五緯移宮天上有忽墮之星象四時成歲人間無不去之春風矧乃九服奠名七旬遐壽禹甸半縣其像箕疇全集其身已極哀榮尙何慨咤然而葬姬公於畢明主沾襟聞子產之喪路人含涕惜卿雲之易散傷冬日之難留故也而況乎位繼蕭規身經孔鑄者乎恭惟望山相公嶽分靈元黃毓粹受風后之金法調阿衡之玉鉉鉛槧隨身楊子銅車之歲蘭臺簪筆仲華哀服之年論越乘軺籍消桂序賢河導牧披靜龍堂曾西髓夫剛戎吏南緘大白賊三貂華重四屆推移入作鼎霖出膺方召萬陽壽地鄒公駐馬而風和樂陵苦梟房豹停車而味變民入樂見如月初生風聲遂聽未春先煖其持節之最久者則在西周分陝之邦與禹貢揚州之域焉是以長安三老慣說吉慶揚子一江幾成湯沐事總則沈幾應智亭毒無心才優則閣手仰成叮荼有道淮南草木知張爲福之威名殿上重聲識田千秋之恭謹無人謂鼎有　詔傷公當其赤鳥之將行頗覺蒼生之難別自知衰矣攬轡潸然而自公入閣以來五嶽無壘方趾圓顱共慶六浙駿沴別風淮雨俱消變拊龍言雍容九陛堯趨禹步扶侍七年分貢獨之香同誓法酒屈長楊之獵尙挽强弓方期恆仰中星豈料離占昃日威鳳竟翔於寥廓虛舟長往乎夜川皇上南內輟朝武宮去斧錫哀一貫竟勞　帝子之臨崩幕子年永入司勳之錄耳聞者雖無曲勝身受者應泣亞泉臭故吏情深典型人遠一門兩代半隸旌麾二水三山常陪文讌身非王濟得親公日之徹言才愧士行竟坐劉宏之此席尊前風月宛若平生鼎底鹽梅又傳衣鉢撫太尉親栽之柳常瞻阻淚

之碑託巫咸以招魂折疏麻而寄奠嗚呼哀哉服難駕素車白馬而來腸斷西州敢忘斗酒隻雞之誓哀哉尙享

祭吳桓王廟文

余年十七謁吳桓王傳心慕焉後十年宰江甯過銅井廟有美少年像挽王者是號至氣爽奐對人曰是桓王也余欷歔拜謁冀少年爲民所福而使祝讀文曰惟王值天地之雎刺爲孤露之童牙初亡姑蔑之旗便射徒林之兕先破虜將軍玉璽方收金棺遽掩有功帝室未享侯封對漕之遺兵零星一旅就消陽之舅氏涕淚于行志在復讎身先下士神亭擲戟立竽知太史之心金鼓開城解甲拜子魚之坐嗚角以招部曲戎衣而督春秋則有公瑾同年拾道南之宅喬公淑女聯吉偶之歡自覺風流私李二增有雜旗鼓敢斷三軍江有霧以皆清陣無堅而不破待豪傑如一體用降兵若故人逐奉佛之笮融功高明帝誅妖言之于吉識過茂陵甚家曲阿收軍牛渚廓清吳會奄有江東百姓以爲神自天來虎嘯風至勢必山傾地坼非埋木刊矣而乃望見兕鍪陳平冠玉再睹談笑子晉神仙三軍無雞犬之驚千里有帶漿之獻氣吞秣武避獨兒之鋒表奏漢皇迎許田之駕蓋不踰年而大勳集矣不圖大意往兵三分已定丹徒逐鹿一矢相遺劍出匣以沙埋日升東而雲掩天實爲之非偶然也夫漢家之火德方衰妖識之黃旛已死王如創業美矣君哉然觀其絕公路之手書宣昭大義問劉繇之兒子縞稀平生雖神勇之非常實深情之若揭就使許貽周室無難璽必非操莽之姦邪終見高光之孫落也而說者謂坐齊垂堂勇忘軍門未免輕同項羽死類諸樊不知伏弩軍門亦傷劉季深追銅馬幾失蕭王成敗論人古今同慨彼齊武王之沉鷙晉愴公之雍容俱未驚身亦無永歲抑又何也今者嗣貌鑄顏風雲自在端坐悒郎君之神采瑞然秋草死死討逆之旌旗可想三吳士女皆王之遺民六代靈山皆王之陳迹士官袁校幼讀史書掩卷生悲來瞻祠宇雪涕沾襟雖從隔代以執鞭欲升堂而拜母修下士天筆之表奇將軍憤

下之兒圓安寨闕之壇永錫編氓之福勿孤曾淖鑒此丹誠嗚呼千秋論交王戩少年之令尹九原若作吾從總角之英雄

公祭襄勤伯鄂公文

嗚呼徹晚含芒天星所以高上將見危授命人世所以重尸臣乃有枉矢西流赤烏夾日班超之行萬里韓拿之殺三邊海內爲之招魂天子聞而郊弔豈非犀軒直蓋光爭鐘鼎之先馬革殘屍位列雲臺之上者哉恭惟虛亭尙書殷代巫咸婁家呂伋華嶽削成於面目雷精感應於胎生受五運之金多太阿立斷得九秋之氣勁止水無波少步花磚三清受職長持玉節十部宣威謝傳領丹陽者一年陶公穆風聲於千里　天子受降伊里命公出鎮呼韓明知梨樹簡盟吐蕃雖信涇州獻簿醜奴而疑祇因王者推誠聖人無外故使甘陳爲都護時倚頗牧如長城公奉詔驅行營心突入戎裝別母有淚無言秋日從軍多霜少露蓄早已笑看金玦長辭玉關矣亡何豺狼起於轂下烽煙莽若雲來犬不左牽雞雛御突抱九地九天之智莫可施爲聽一甄兩甄之鳴長圍漸逼拳戰奚厥肘見骨而未休旗偃雷門血濺騷而尙戰短拳困拔山之手妖蠶漲捧日之心雖必死是期不去牲西頜　九重天泣鷲闡聲鼓痛甚沙場養孤兒於羽林錫高堂以胎穀刻木以像鮑信悉葬風涼臨池敘曾鼓蓋而大臣雖辱終抽光弼靴刀嗚呼痛哉白草青燐誰辨蔣侯之骨厥旌冷碧虛歸穆伯之喪一而痛登昇祿沉瓜壑假使公竟維婁質子牢籍賢于封驃騎之狼胥築韓公之中受降不過策勳雙闕圖匰一碑已耳又安能氣溯三霸而哀騰七萃也哉今日者旋頭背落鵝廷豈空鳴鏑者銷聲洗骨者讋伏終軍被害卒梟南越之頭來歙雖亡終取公孫之猾公之目可以瞑矣公之心可以安矣某等曾依麾下同沐清風過細柳之軍營尙思刁斗望周南之麥舍敢折甘棠方期式像於戎壇豈料招魂於絕域雍容裘帶洮想猶存叱咤風雲音塵不再謹以牲牢之奠聊申部曲之心黍稷非馨丹誠可鑒所冀刀弓自動即爲來享之徵轂左歸來莫作思鄉之夢哀哉尙享

儆吳縣城隍神文

晉重獻上天禁神人之雜處夏王鑄鼎除魑魅之不祥故知沈有周鑵有害者沴氛之偶乖也楚人鬼越人禨者弊俗之宜創也蠶官社之肉祇以勸民穀太陰之弓原爲射眡我　國家齋宮澄肅祀典清嚴祆正官閉女嫡足躡過科車之故氣照白日之幽嬪稱天而誅獄瀆奉三章之法惑眾者殺軍民掃五旗之擅凡夫蚍蜉赤祓鼠說蕭祥宋無忌之兒妖徐阿尼之貓鬼靡不銷聲滅迹輯羽藏鱗豈有怪巽丹朱敢坍身以傀房女悖同河伯竟娶婦以長巫風如汝吳縣隍神者何其妄也惟神血食金閶卵翼士女繩芟冢士宰執楊宮有殞睞之妖當呼申作食之或鮭蠪之崇當命方相擒之乃元妙觀旁女子沈阿雲口稱神攝病入譫語半黠半癡非因非想戶橫不枕遭獸首之驚奸變不祠受妖夫之曳花如著錦但有啼痕玉未成姻漸無華色三更吹雲白蜆嬰拂之風一夢行雲紂絕陰天之所爺娘擁眥以泣禱請神方戚鄰掩戶而駭懼招鬼瑨嚶巽矣夫五行六氣之怪聖人不言四鄰九正之蠱明時効順高在上蒲非有道之天旭旭其聲豈是無雷之國如何非類遘禍杞于午乃淫戲肆其穢疾棄位而效明逕非野合之場不夫而婚內土豈司幽之國禁部民之婺律有明刑戢左道之誅法宜加等或者繡衣乘傳漢官尙有詐稱爲知社鼠城狐冥府不無假託然而既少聰明之察終無黍稷之馨欲斬神叢先焚祆廟下官偶來吳下區此凶矜怨竪僅筆雄心拔輸撫長劍兮擁幼艾雅雞惡人毆猛氏而遊游梟敢藏賦乎女父龍官陽爲篷室之求陰作櫳寮之奪下官不忍拒也哀渠窈兆曉汝淫昏彼美人兮爲能事鬼我丈夫也不慴於天狡斗檢之斜封當斷祁之淫布今日者雨行花燭一色刀光仮子催粧桃女撒帳磬折以待權爲西門豹之揶揄嚐倣以須莫怪郭代公之幽恭

祭嚴恭人文

嗚呼同作寄公恨遭家之人少遽傷嘉偶驚少女之風多月方躍夫織阿星忽沉於織室此鰥魚所以有常開之目鄰春所以有不相之聲也而況德重金閨受公宮之四教聲留彤管歌靜女之三章者乎恭人本宏農著姓生息士名區娥嬉嬪其容莊姝表其度既懷文而抱質亦習禮而明詩我抱經學士以最後之甃作蕉脛之續初傳下逮頓起譏言或謂餘杭路遙納幣何須出境或謂爨桐日暮生稊已屬枯楊惜弄玉女清虛室兔冰人卷舌乃恭人耳聞嚴命手戴香纓慕楚國之先賢欣然筮日作盛家之少婦不復疑年壽其神識超然早已加人一等及其嫁於學士也曲號姑恩獲婦如歌得寶箴修女史執鍼問以織紝三灕三翻概散修屢之恭一燈一卷斷黑粉澤之對學士好直言而恭人進伯宗之戒學士偶入覲而恭人爲發澤之從既進稿以搖裝亦雙心而一秣曹大家所謂婦如影響焉得不賞者其恭人之謂矣虽夫黍離之什伯奇野放之歌也黑心之符義方諷世之作也從來後母絕少慈雲恭人撫春鶵之鬈婉學鳴鳩之平一爲兒爰髯治抗禿以無嫌哺女漳疑喚庫敦而共樂忽聞文伯痛甚敬姜湯液扶持冷霧清霜之際鸞棲停結掐膺洵沸之餘不因異腹而損慈溺以銜哀而致毀其病也乃其所以爲賢歟衆之不侈笳下旁求側室之婺媒惟恐潔宗勸續小邢之介婦米鹽瑣雜碩畫分明娣姒歸依齊聲延譽此又善心爲窈蓄容爲宛之明徵也已吝秋枚山妻以鄉里之親遣女奴作私覿之請蒙恭人賜之衾坐接以和顏樂飲邏未來大享慶夫人之禮而餘恩逮賤小君有竹簟之將嗚呼人何淑祉僕有感焉嘗聞媒以名通大抵奉年腁合妻因夫貴都奉輿慶首行是以高柔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元稹悲傷故劍因晚景之榮學士上充採花湘南持節雖如春夢已付輕煙而恭人齒未三旬歸纔五載假使魔鍾於後天假之年安知不滕幾珠胎班高命婦而乃乘龍於絳帳埋玉於青溪三日結縭便製諸兒之文袞一盤首蓿空勞親手之調湯病已劇而未使郎知身將殯而始聞醫至宜乎莊盆慣鼓猶迴木石之腸況復淚髮將寢忍制璿璣之淚然而福者邱里之欣德者竹素之耀數者偶然之遇緣者無懸之稱恭人丹心寸意不炫睫前遺迹崇情頗期身後故知花釵九樹原非桓孟之光青史千年裁是姬姜之壽玉棺易墜金簡難湮五時衣空三生石在學士又何必以無涯之情愛悼不駐之光陰也哉枚愧無一束之芻上作姜餘之薦敢奏九歌之曲敢招璿戶之魂靈或有知庶其來格哀哉尙享

小倉山房外集卷二終

小倉山房外集卷四

上尹制府書

錢唐袁枚子才

六月十四日公鳴八騶過五柳度隘衎相錯壇將貫隨園之蓬茅請　鸞鶴之臨幸是日也流水游龍冠簪朌盍鳥欲鳴而雞囀人含意以未申令閽瓠子防秋緒衣東指凡諸悃素宜早寫宣夫傾陽者葵藿之誠獻曝者野人之禮朱鷺晨飛於漢殿元駒夜夢於宋王鬧且爭大雲猶捧日而況新辭罷綬舊籍銀黃一椽皆颷麋之餘五畝亦大官所賜豈有寒門引被不觀河洛之圖洗耳投淵遠拒崆峒之駕者哉然而愛有餘者敬不足也心雖摯者事或乖也夫十匠九桐之說千門萬戶之奇非張華所能詳亦揚雄所未賦猶以清陽玉葉徒高八觚之基銅冒金塗未極九衢之變故驚蒼龍而時過飛翠蓋以雲翔若復降清蹕於瓜廬屈重擱於圭竇則天將倚杵奧且生猙金人捧劍而頭低玉女投壺而隱礙必致王商門小雨沾從者之衣叔子笑閽人立皆闔而語箄舍無賁所之設亥閫有穿漏之疑此其不敢者一也說者謂周王德盛蒿可爲宮唐帝心淸松生於牖是以

天子吉雲蕭寺聽雪靈巖亦復弁幹庸除粲廚移剃消焆與坎壓不礙幬湍與平燮無嫌職此類推則又僕矣夫半椽三五得目巧於空青閒士茲芻雞引繩夫臣子臨民浣濯咫尺分半皆石礦諸樣於貴詣隨園者考槃邁小陋室銘傳比王導之亭豪官非師傅學旅安之洒淸人悚然紳張黼扆則木府難川爲庚牌挾築驟則草根將嗅於甲帳雖三十爲葉茅茨不剪而重瞳是舜部民何觀此其不敢者二也倘賜水衡之錢領度支之賈亭公栽樹扁長吳材竹入司監風歸令史佛大以爲力勤民而將自封恐側洪立合盛遺不安楊烈賜橋阿稱游福果五丈旗復滄周廬之所高樹力明皇七步長而進石之鄉可資虛士此其不敢者三也若令自修越時私貢吳娃比此鮑居娟於朵殿恐引少宮富之數家無潤屋之資九伋寡高雖超子午三成士不敢號昆侖徒使孟室見尢趙椽該諸蕭艾之五何有徵射稽之四板豈謳此其不敢者四也夫黃耕白耕各有都家區士區康豈容墟屏枚離禹航之地川鍾山之英忘首邱之思冒寄公之號本非土斷雖告僕夫雖孔愉在郡卽會稽以爲家盧訒居官愛嶔昌而不返稱周非客受廛皆民然而淸問忽下於九乾巧宦有同乎三窟此其不敢者五也昔睿陵沛邑之幸本是雲龍槐眉丌壁之觀無非仙跡卽或宴戴公之山下訪杜相於樊川大抵辭輦淸塵草張荕艾未必天豚暮雞許直東廂今者沐鶴溪深母妻俱在桃源花老雞犬相將避則靈瑱誰司留則重撩雖伏豈揭篗有九梯之穴廣陵非六憬之門乎且夫舁無二上鹵路馬者有誅席設九重過公廬者必式苟降鑾軒之鑾將見聳辯於甃牆剔棘曾枝都成梟樹衆歸蝸瀆盡是帝邱紅杏進而黃紬封御香留而左扉闔豈抱李崧之宅劵將寄息夫之邱亭此其不敢者六也且夫四千僦樹十萬買鄰洗蓮同棐濯花相助黏壁分一燈之火隙楊爲隔家之春久已洽彼此鄰無入笑拙矣倘復路布甬道門開劇驂剩小人之廬弛文子之室代東鄰之蜜樹移兩家之晚工則燕雀駭樓將歸咎於連牆之士池魚波及兼抱慚於乞火之家未增景於邊探先樹怨於塍背此其不敢者七也抑又聞之鳧渚鶴洲以小爲貴雲巢瑞室惟曲斯幽倘加將作之經營定用考工之儀式九畦皆纜四雉盡參樹剪資連衢加甃祓既鉤其藝損一壑一邱之致將懸以槩改半郊半郭之風必使地上布金池中鋪錦鴻雁睨目玉帶呈圖有莊嚴界觀無瀟灑閒想此其不敢者八也或謂捨家奉佛明僧紹且結縑爲以宅易州武陵王或僞倖爲又何妨借終南之捷徑獻白雁爲司城乎不知枚刺草心般銘寔力蒲帶淵牆而後起身若斷益冠遂梟以嬖嫿形同款顴倘芰荷衣冷見日先焦竹笏風輕朝天便墮翻使蜘蛛譏隱隱雖止鱗山且移文松將變色是以抽蒲鞭寫蓬心獻邱里之言當華陽之表往州刑馬顧迎三皇之車谷口鑿門恐免萬乘之接公謀參贊室職任谷罪於君何尤愛人以德留衡門之草木卽錫福於烟霞不奪箕山未必是終南之路惟許扁石戶彌彰禹甸之風淯

答王厚齋書

昔者由余入秦弭節西極樂毅遊燕稅車金臺之二子者豈忍棄其鄉哉誠狃於名而憂夫世也別後猶奮棘軸衡流方羊躍驥促輪蟾目瞪轡馳原隰之綿錯睇巒巘之嶄絕凡海王所以孳地媼所以富玉節所以走晉金椎所以馳秦亦既覩止低徊留之方知刑馬之郊有古皇之跡負黍之壤果隱士之居古人文藻必資遊覽倘爲鄙儒終慚都士僕學非賈誼乃崇吳公之薦才劣孫宏竟對明廷之策猶不自諒以爲庶幾排金門進紫闥彈庖犧之八索調朱襄之五絃矣爾乃雛鸞未上弱水遽沉知北有樑圖南無力側身徙赤壞局影非朱門梧邱哭而仲尼之車不停汩蠡吠而文種之旌不至我獨何能無概然已而遇薦主金公之凝眷吾望星若屬握手或奉壺冰或操鼉鼓待其事竟然後拂衣寧可使兩箭貫耳請禮賢以前驅萬載又胸救范升而早退哉僕聞亭歷萎於炎夏款冬華於嚴霜窮通之靡定也呂尙使老者奮項橐使童兒矜遲速之無常也夷宛之天雖卜侯龜之兆高蒲之地終占射隼之功故匡衡對策不中經義益明繇秦揮閫無功飛鉗始學僕雖摧折亦無瞢焉倘慾自苦櫟樾獨前模繡範其身爾渝謹其洗庶幾冉翁溟池重亭天衢非覲貴於太史亦聽役於司徒耳若夫辭君王而爲鮒焦之遊衣敝裕而爲賈豈之歸則鄉楮無所題橋有志歸朱見靳用趙何益授厥下情寔非所願方今木葉欲地天風隕霜候雁督征秋河曉碧先生燕濕跳之舊飲胥梁之酒折招搖之桂召狂屈之徒唱吉蹶應呼今誰聽坐無車公知必不爲樂也嗟乎朱絲未染猶隕楊朱之涕白髮嚙指時動曾參之懷況復心旌風搖芳訊雨絕固由褐於旅巷生耕隴於斥苦涸魚噓沫而後知同池之懷越禽孤棲而後知離羣之哀夙欽德音辱貽教翰循札屑函悵然何已

與蔣苕生書

昔柯亭之竹非是遇於蔡邕庾爐之劍豈矜奇於蔡女乃過之者趾樂佩之者超屏何哉美見者情生氣求者聲應人非睽腹覩夷光而遙睇地非聾俗奏咸韶而傾耳此鄭風所以歌緇衣周易所以稱鳴鶴也若乃惠施測交而無從屈平獨立而增歎游魚欲出而瑟希雍門思悲而琴寡無所感之誰爲應之者歲秋驚廣陵見足下壁上詩烟墨猶濕粟肥將掩僕手挹口吟色然心駭絃歌應節流水可以移情同堂異鄉停雲因而增慨字尾書若生二字噫江上丈人澤邊漁父伊可懷也彼何人哉僕雖識高敬夢中之路難抱張翥瞥空之想縱有宜生切肺之義更深觀悲無介之虞於是殫深心於搜羊施沖襟於遐訪西朝執訊虛位以待季巡東海得書榜道而求孫惠愛而不見於今三年幸安亭公子紆轡白下道足下居洪都之地爲舍人之官其才藻耀其人玉立然後知足下國之良也民之秀也欽遲者方望若威而馳譽者久擬若雷雖然九州大矣八才衆矣僕雖伏江表足下鳳鳴神都僕知君君富小僕哉豈意銅山之鍾地隔而霜應晨風之鳥樹遠而聲交涿原渡海方覓孫崧北海有心早知劉備於是遐篆矜寵再寄篇什開函香生或紙怪發蠻龍未遇先投六寸之明珠師曠方驚更轉九天之淸角識麟一趾眸子自矜識鳳半毛門庭可賀所冀足下北行之日鳴騶臨況僕糞除敝廬請君子之須臾焉昔者嵇康命駕千里相思元度出都一日九詣心期既重手握自殷緬彼賢流寔其然矣足下與余豈在古人之後乎

與延綏將軍書

枚聞遺逸者逕也經略者才也蛟龍乘三春而起登虎豹臨九關而威生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粲王亮東并之勢林父獲翟舒於北狄萊子朝晏弱於東陽莫不乘風雲蹈金石蹙敵國於竟外望金湯分千里若夫欃九邊之控制論八鎭之規模防秋以全陝爲尊入關以延綏爲要產非西極不號龍駒人過陰山都名壯士角聲銜奏延陀之妖雪驚飛檄草朝成西羌之黃龍氣盡此則河湟惟唐休璟能知而安西非郭代公不可者矣皐蘭將軍浙西八俊河鼓一星戴豹皮之冠綴虎尾於背堯廟賜璧橫行十觕齊市長繩曳馳三丈大生羅弈苦竹刺而如飛黃回返刀激水瀬而不入爲賊習騎騎牛讀書故

能拔以鐵槍起家金穴蛇矛丈八奮背役以立功浴鐵三千飲白門而擲酌子陵臺畔來侯霸之車聲杜甫柴門寫嚴公之韻數容長牘爲投寄斯羣敢是問耶甲戌春二月朔

太子於京師日作捧而表開壺未投而天笑羿羊倪之箭樹折苑中躍周寶之雞勇闖殿上遂封梁公之金字賜萬歲以貂皮一陣東達變塵出塞從偏人武試亞夫之治兵背海天驕服高帝之韓將此行也東門介士兩國儲冠老者頻鳴少者齒髮莫不指韓幽而思丞相舉大樹以望將軍僕獨不然蓋有說矣夫虎飛食肉之奇豹死留皮之節尚屬武夫之伎倆雖語大雅之懷情惟念我　國家休養百年欽明四代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獻渠西至於難庫東至於開梧莫不候月歸琛占風納贐惟西戎一旅壓折爺答小醜尙存英雄爲之氣湧匈奴未滅男兒何以家爲公之聞鐘壯心投袂欲起也久矣今者旄頭夜落神雀朝飛單于生內亂之憂可汗有尋天之請旗智歸順鳥頗投明貢牛羊稱唐帝之畜生獻燕支作漢宮之顏色而且雕庫來告國維康居願作先驅　天子貝彼氈裘受其楛矢恢張貴籍編隸烏丸愛虞詡之議涼州常通右臂薄僧孺之拒悉怛坐失生羌將撤戊巳之邊防增庚戌之土斷置燭龍之州邑擬閶闔之人民鶴渭橋謁而麟閣畫十一將高昌滅而北方靖三十年誠綏邊之盛事柔遠之鴻業也所慮者其來甚忽非八柄所可維羈其義窮際非九刑所能震攝是以不樂水土則頓利思歸略失機宜則梁安中變寶晉獻塞終持銀鶻而奔契樹體盟齊鑄金枷以待羈留質子彼何愛於匹夫安設屯田或且鞠爲奧草雖依漢與依天等而受降如受敵然劉孟琰之宰萬聞班超之國五十豈無能稱操刺賢號居者勢必滿月生心推寅起事等夜龍之射闕學逢叔之違天我已垂羹彼方鳴鏑階將舞羽寇且張弧夫西域何足畏漢而平準卒以成瞽南蠻未必困唐而徐州因之盜甲然則魏徵憂國之謀江統徙戎之論詎關鐵牡水碕銅駝非所能知也不敢不告也延綏北可控五戎南可備三輔有崑門寨砦之險有清邊三族之成頤公消禍於無形練兵於不戰先知爲哲見小曰明鄧訓馭燒當恩如父子高車畏陸俟嚴若風霜氏幾延光拜城上而翛然梅錄識豐州而不動此策之上者也不然則六韜開弓三奏起戍嫖姚之兵五道係武之智九天焚老上之龍庭掃渾維之甌脫必使頭飛六角面縛三門服匿盧空珍珠帳捲然後鐫碑燕嶺桂弓扶桑乃爲大丈夫之志業耳昔者荆譙之地動文命之威搁鼓之歌殺笠染而作將軍其有意乎然而教民七年先甲三日避險尙道趨時貴近銅柱諳牆都煩筆畫琵琶蹴踘蓋是兵機或未至金城先圖方略或經營玉壘不設進門慮搖擊而內結中涓選精仗而自嬉武庫緩帶之時畫虎尾春冰之館按袍之際有銀衛鐵室之防此又豪傑之蓍龜忠臣之葆蔬蓋謀高然後陣定主信然後權專功雖成於臨時道當務於平日也僕身刖熊羆心依鹿豕倉鷹當秋而先倦老馬聞戰而不嘷至於釋歸義之三章唱婆陀之數疊鐃歌頌漢江漢美周則力有餘妍心無他讓早染毫素勒待燕然之銘若作馬曾請設裔交之位

與雨林似村兩公子書

昔東阿宋燕子之春華廬陵愛廷之淺薄郭家駙馬贈錦繡於李端蕭氏畫堂寫丹青於到溉非關公子定愛才人從古青琴最憐同調我望山宮保仗節觀河折笄訓子孝綽門內能詩者七十二人崔約書中手抄者八千餘紙丹山氣厚雛鳳爭飛湘水波清叢蘭並茂一招隱者三宿南牙恭逢雨林似村兩公子東齋初傾緗縹亞坐當恢台之孟夏均貴賤於絛佩珠耀雙丸雖分甲乙玉森兩樹共倚蒹葭與祖約談次日如失眠之客聽雙緯語終宵聞彈瑟之聲天士去而地士來世儒儁而文儒續寫長瑜之佳句則手界鳥絲看太叔之彎弓則箭穿楊葉可以測交可以樹善又豈止梨名釘坐酒號蘭生極郎主之攜情奉雅遊之盛事也乎乜何鳧飛緱氏鶴去遼城叮嚀縞紵之投惆悵河梁之別嗟乎鳥猶擇木人貴知心碌碌毛生庶平原君之高義悄悄丁牧事東平王而不歸僕豈忘情遽吟別賦哉所奈惟士無田小人有母桃花源好非漁父之家庭桂樹山空剩淮王之雞犬松風耳冷聽官鼓以驚喧蘿薜衣涼對簪纓而覺野鶴復樓遲幕府眷戀龍門不爲百里之侯轉作將軍之客是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辟疆而以萬鍾受禮有乖出處無解讒懶是以雖非情深耕煙雕別圍雪散雪歌申叔之離詞六之小山別何家之兄弟頻言指水深表僕心未得銜泥長巢君屋繩牀一挂知來者之人稀雲水千重忽夢中之路斷幸而紫羅香在雖佩聲留何處雪泥不印飛鴻之爪有時烏鵲能通銀漢之津翠被鄂君歡雖抗手黃衣塞色呼可傳書明年蓀水蓮開尚想同舟於王子他日郎君官貴莫遺行馬於門前

上台觀察書

枚聞夏后上三墳而得九辨板板非上帝之心周官操六計以馭羣才休休乃用人之道是以情在理先聖人且以爲田矣瑜不瑕掩良工乃以觀玉矣枚赤緊濫膺內丁趨走深慮萊蕪不能關絲灼不能清遠毫不能仁強宗不能拔故前者三鼎崇階五內震動恐諸葛乘問何祇之吏事不修曹公共孝子揭之辱神未嫌不意明公寬貝子之責入飛耳之談恕枚剔蹶歌耶抵觸金布枚始而驚繼而喜驚者鑒公於夏方未明之時容光必照喜者喜枚於國風好色之外餘罪無他不敢抵瀾不求道地但願陳其悃誠言一考之詩書昔李西平耶將也而營妓自隨白太傅司馬也而商婦度曲頗踰規矩雖律官箴乃其人皆功在山河名香竹素枚自澄官以來未嘗一刻忘簡書不肯一言枉訊刺待至五花判畢四郊雨甘乃放衙築酒歌猗猗笋月坐愛鄂君而流連翠被賦洛神而惆悵驚鴻事有甚於畫眉盜非同於掩耳蓋只爲詩酒閒情何瑕白璧東山女妓即是蒼生違狂無傷小德出入可耳不圖閨內之悍妻見敎閨中之妒妾包容而轉蒙大府接準長官狙伺嘻過矣夫宋蔺附芍不見削於宣尼閉關碑經翻自附於新參余中書[illegible]花而以贓敗傳元詩言兒女而以直聞張翰有小史之詩高風嶽峻盧杞無侍兒之奉醜迹風馳見何以臣徵求花粉輔國逆豎學沙門古來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在在方策僂指難陳枚所謂止當山之居下流者蓋有在矣然明公必以兩廡相期一流見待謂破老亦傷盛德朁姪何以齊心則枚[illegible]

於此時亦必咻同於他日若徒銷張令甲震耀威聞捨鐵帑而調陰私謫狀第以爲恫喝則蕭何律上不禁笙歌宓子堂前豈無琴瑟而況李元忠不以飲酒易僕射徐騎省肯以歌曲換中書人孰無情士各有志黃鵠舉矣青天廓然丈夫溺死何妨而掬游哉公幸毋以尋約之繩困奇伎之士也

慰蔣用菴侍御失火書

公子來接手書知先生名山副墨已爲六丁所收北闕巾車更爲五酉所厄噫其酷矣僕不獲執鏵將掇作公孫之侍又不能反風噀水表郭翦之心敬以殘客之危言博達人之莞爾蓋鬭火也者於水爲妃無平不陂在夏爲孝其危乃光是以梁焚浮圖武帝以爲道高魔盛發焚宣榭何休以爲黜杞新周老物晉存燎常青而不滅新圖吳就壁雖赤以何妨王敞則捧紗帽以呼事須及執韓安國對山中而笑灰寧不然先生以霜後之松筠作焚餘之主璧紅羊刼小白摆家空幸草雖存勞薪已爇未免麻邱性冷炎上心孤然而次日而遇七十二壽者神農之嘗草也歸財而燒三十六爐者冥司之懺除也造化阨人必極之於既往相風測景當覘乎其所將元冥祝融時相爲帝佚笙葵扇事豈有常子櫜彼賢於渠公乘車食肉墨子跌蹶於楚國錦衣吹笙海三棗於蘇容之朝山一飛於身毒之國動將靜轉晦與明通肸蠁之機由來久矣而況火原號聖烟亦稱祥非絜郊天庭燎華國管氏祓爟而作相嵇侯名燈以興邦豈非鼎彝調變之功離本文明之象哉先生內學七緯旁通三微子樹遇能五神闡教清談而熒惑退舍讚詞則蛟龍捧爐鬭元之度展安榻必教得所諸葛之爐雖亭院雅有精思子玉賓朋時奓過梁楊惜袍袴都是內哉方將耀山甫之將明展子培之穆行纔看熊羆識夢龍而乃眼熱年盈東壁有餘光之乞叢生禹筴西鄰非論祭之時遂致木燧作鑽而融風反過紅霞未嘒而赤舌先燒象無齒以身焚魚在池而殃及二卵之罰嚴矣三錢之府閉矣海內憐之思奉繪以留賢士林惜之願束縕以還婦誰知先生三世長者深知服食之方半生王門未領烟霞之氣一旦脫韁解紲陰鳴迎涼習桑梓若龍荒笑伊呂爲笑熊三千太學

請叔夜爲師九萬巴箋待義之染翰巡狩有典半皆應邵文帝作奏雖工不署馬周名姓笙清簧煖撥絃愛火鳳之吟炙鵾烝鳧享客闕焫人之妙幾幾乎龍叔方寸日映皆空許由一瓢風吹不動矣大以爲阮瑀不出當焚山以求之張昭不朝當燒門以脅之與其元纁作聘不如朱鳥催裝與其國主持鞭不若炎官張繖於是司烜戒令閼伯前驅百蟲將軍煥然烈瀞黃車使者爛其盈門絳雲起而捲得華方飛而升屋焚來諫草都作赤章取去易聰將鵲碧落寒山龍艷爭彩筆之光芒太乙青藜投崩成之冊府莽頭孔殿武庫存無虹蜺霓旌安公來否必使焦土無立錐之地而後文星還小謫之天譬如度尙焚營兵裁前進耿純燒舍戰乃成功蓋沉檀非爇則不香燐筆因驚而愈猛也當此之時先生無心炊累崗邱出入烟中抱德煬和姚光高坐火上亦曾憶及隨園燈宴紙醉金迷有个故人高肩火色乎所望收回餘燼不肆熱中燼卜楚焞邛烘夏變法非東瀛罷官可入京師壽祝南山高觴應歌天保皇上聖恩似海燭照常寬公卿知己如麻楊杵必助金大作頌非玉融其誰能玉牒封山得相如而輒賞將見蒸出芝菌收之桑榆燃石冷而重溫蜀非竊而再淡不必果煬齊竈西祀盤庚而早見鐵柱彈冠鳳池還汝僕與先生心期卅載賦別三年飲共燒觴痛分灼艾乃趙佗有風聞之信謂李斯在逐客之中不知僕雖禿柱之年不畏赤熛之怒突薪易徙冰繭難焦能與雞談不嫌鵝傲我以石季龍爲海鷗鳥彼尊王延壽如魯靈光射三發而皆遊許爲劍再舞而不及劉季亦猶沃焦山大受海水以皆消熒火丸空嘗刀兵而悉度早服飛霜之散何勞撤屋之防先生來書問季豹之生無念西施之網末則又不知暘谷將沉超無炊種而壽已暮非不傳薪妖烏空鳴伯姬呼而不至黠妻雖煽祅廟禱而無徵晉明燭光豈貧家之背降顏陽晚照帳行樂之無期惟有顏叔灰心稱貞縮屋高卓生女髮鬢配天而已至於傳張翰之下金昌泉叔鳴之迎境上則頗似燄戾撫影丹穴尋聲處處庚冰人人元化由欽遲之忿切致閃搶之恐深也不然僕學幻有年隱形無術崗陵非軔歌之地何必回車稽呂雖千里之遙尙將命駕豈有麾左師之短策過華臣之門而必奔撇三輔之長裾當季長之室而不入者哉小舒結轖折此疏騃寫成父之賀書替君解嘲當陸渾之高詠一笑臨風

與楊蓉裳兄弟書

粲粲門子方深三年之思采采蘭訊頻有十行之寄想足下昆季菲枕圖史自成馨逸煙霞資其饜飫元儒養其惠心起居康娛故多勝也承示詠懷錢塘金陵姑蘇各二百韻伯歌季舞人據一邦銀湧金鳴光生五字鴻文無範鳳德有朋盛矣哉關西華族其有河東薛氏之風乎夫欽啟者窘於篇縱獵者嗇於典麗喑者弱於氣偃息者殫於力多文爲富鑄古惟艱而諸君極亭伯之紛醲李茂先之詳贍鱗鱗雲起華擬逐分郁郁香案插山鼎峙足使楚豔齊諧僑護坐見志例簡越紀厥詳雖臧晏數三十六國東王拔千二百騎未能抗子長足啟予然而寡者衆之所歸也約者博之所極也照乘有珠何必谷量牛馬啟巂得倫矣須冶扇錘爐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爲祝詞曰達而勿多也陸機云考日者尙省愜心者貴當劉勰云富於萬篇貧於一字凡茲明訓粲若列星良以言少則理顯詞繁則耳聒闊幅裁衣何如撏布而割疊雞供饍不若取泪以釜自爨彰成於皇覽而三都兩京鮮傳抄矣風土記於米侯而郡志方言成旋資矣漢廷徐樂只載一書晉掾阮咸僅傳三語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諸君抱竹素之緊當關塡饒之唱於當稚齒之英時對惠山之平嫁故宜棄膚扶髓斂志宿微狐窩神劣窮追道岸不必飾晉郊以示衆篩秦碑而務博也顧鄧將軍捐棄故技更受要道僕亦竊比於子桓焉且夫擣米成丹是賴結少年之獻指心爲師乃遵明老來之悟才惟放也而後收之不枯氣惟雄也而後攝之愈密能取淡於濃則清泉皆沆瀣矣果得平於險則拳石亦華嵩矣諸君研閱不休必悔少作縱橫既倦定入康衢譬如芬芳滿林賞心者不過一枝之秀元黃錯采適意者乃在半璧之服謝艾雖繁詞不可芟王濟雖略人不能益此則學海之回瀾文心之涯境也已傳不云乎龍生九子應龍好飛蝸吻好望今飛者健士望者老夫企予之私聊寄一笑

二三君子試味我言

小倉山房外集卷四終

代許方伯爲高太恭人徵詩啟

錢唐袁枚子才

夫卬卬者樛嵏之慕奕奕者甘泉之章不乎大夏入仰徵於昭明有融門標棹楔此固輿門之母範青史之女宗也然而三心五聽舉不則光微寂暢單鳥巢孤則室毀安得如幾如式有守有爲如高母丁太恭人者乎恭人居齊女之門爲吳娃之冠椒花作頌久著風華金井微行從無亂步贈公磐石先生好義有殷勤之意待年當婌變之期爲戲香纓聘來夕室助遂氏之鐙誦師岱之琴揭衡但笑于房齊妙不聞于室若華刻玉莫辨姬姜銀鹿弄兒儼如桃杪此非行修于女公子之時而誠格于君夫人之處者其孰能與于斯乎生觀察于六年贈公遽卒當是時也枚皐依母吳市韓莽陵賈分家越裝星散二升鹽荚愁晉子之飡多千里靈輀苦休夫之路遠元昆蛸孟各自爲巢餘子公行牛皆呂鉅晉晉小子八禩衣單瑱項蕭辰三隅煁冷亡篝辔而欲哭坐蕖室以無言古之人雖姜氏稱其盛姬姒稱方茲攀獨殆有同焉恭人乃倚竹忘寒茹荼耐苦韓踏延譆殽教楹聲道此子也才可受折箆之教而無父何怙空瞻檎木而趨于趨戲細德之險微延經師以程督惡弃蹻紛長捐翻首之華象揥蓛釵時睽麻衣之雪煩撋私服綠手三盌總紀朝婺川梁一笴男餰女布共暗鼓以經營鄰絡秦簪雜背盪而上下卒能維燮侮甬眞冷沖人放仗塔邊五百道小夫人之乳武功爵上一萬戶大呼藥之官眞足告皇辟于九泉慰威姑而一笑也已更可異者谷永餘貲原有萬金張博負人竟無一報在凡情必挾趙氏之孤崇秦城之壁而恭人截髮置酒數雅陳嗣念先子之交情燒下手之空券遂使鄉傳市義而馮驩稱高人爭報恩而宋清轉富可謂雖亭吹航靈之風女次洗金銀之氣者矣觀察五命賜則一麾出巡駐馬洪都褰帷白下凡十部宣風之雅化皆三遷剪子之貽謀雖石養嗣空有淚尚鄭菜水而漓阿丌表無人不仰慈雲求官共南畿樹聯家醫飫闒穆行敬閫徵言占鷄序以先行喜鳳毛之蔚起當年平視識周家絡秀之賢此日欽遲拜晉國成風之廟伏願方聞之士奔雅之才各振霜毫大賚金管斫三湘舜竹雲委千行探龍威禹書文成三篋庶幾彤管香遺因風力之吹揚玉女峯高得奎光之照耀補周官陰禮懸于王宮並張華女箴垂爲內則

謝金撫軍薦舉博學鴻詞啟

公薦　本朝鴻博停五十七年廩生袁枚裁二十一歲奇才應選卓識冠時臣所特薦止此一人枚聞命驚疑心顏罔措伏念非常之科盛名難副顧問之職童子何知昔王修表高柔於早歲何點識邱遲於幼年大抵獎借齒牙策其上進未必刻雕朽鈍揭於王廷我德山中丞西州叔子洛下吳公金奏識微玉容領度永朝東海先退者定是踰繩星拱北辰最近者莫如奎璧超文子舉七十餘家豈徒管庫崔祐甫除八百餘吏不避親知栽桃李而旁及葑菲取絲麻而不遺菅蒯於蒼鳥奉飛之日作一變已足之竟在萬人如海之中爲國士無雙之譽伏念枚浙東之鄙人也才識妃豨學辨甄盎微軀數奚未作州糟販臭賣蛙難逃都士坐帘後七車而不敢問山河兩戒以茫然雖聰忌見濤于偶然三問三答而子晉對師曠業已五稱五窮當陸遜入幕之時正耿弇北上之歲南朝甲族初入鈴曾東海孝廉裁過牛世就使十行俱下頸亦無多公然三策明廷問時何對愛費禪而許驂乘蜀郡難看齊王賦而說華年江東傾耳定使彼都人士爭傳賤子之姓名滿殿侯王來問微君之甲子欲辭似怯將赴先慚枚又聞君子之惠人也公薦與私財不並儒生之受惠也感恩與知己難兼是以顯榮舉士便號南金晏子脫驂不共天祿公乃長府資錢監河貸粟奴星衛道計吏呼船依關張節度之旌旂聚樣謹行人之風露鄭莊千里不必齎糧方朔一囊無勞索米豈非律吹過暖槽刻失眞者乎茲者夫于樾高長安日遠作元庭禮陳於方物之前署行義年副以尙書之表秋風匹馬難搞三鑑之書方寸奮私檢點五行之志肩提謝公之手十萬當中入非貝叙之才五千難酬枚惟有玉海尋淮金大進領學書生紙兌脫容刀敢云劍掘豐城一出而四方照耀

所冀種李連柯命舞而雙翅翻飛公非殷翼之孫謀致人於九天之上我是巨公之散負重恩如五嶽之高

撥貴旗斷謝岱將軍啟

枚初離省舍便領雷封雖有愛民之心未知事上之道本月二十日公麾下役張升徵李氏之租囚周家之子移宮換羽意欲何爲富爵毋刁志在恫喝枚已得其情略詰其故而升罔知尺一任意偶張莫敎趾高伯珪疑大坐獄之鄉亭盡殿殺害之金布安存此枚所以不及上聞遽加杖決也然而承符手力律雖不判尊卑而奉使軍丁罪合先爲上請魏絳戮揚干之僕六騶皆驚秀實誅郭令之兵一軍盡甲乃嶷明公海恩不形顏過於寬始懲破柱之風俾識禁廉之分纔赦如絃之直以全傳棧之材人謂枚先有不耐一官之意而後動於刑枚知公原有不屈一夫之心而敢行其志圖丁支主人之荆棘方欲居功子孫鞭祖父之家奴自知小過念前愆而莫贖圖自新之有期從此中公惠以報私恩依然執法而得下情以白執事合擬須臾庶在野免銅拔之歌亦爲公膽銀刀之隊

謝薦擢高郵刺史啟

枚五年驥櫪四任專城以季䄂之下中任尹賞之煩劇醫諂朽木蒙大匠以包容自笑駑駘並香萁而惕息六月十一日聞高郵州缺以枚表薦伏念枚一級官階九牛難挽三刀吉夢五夜無徵遽加不次之遷恐負無終之責況邗溝孔道驛社災區驛過如星鴻飛滿野弦高之牛十二難犒行人子孕之粟一鍾符饋餓者數江南赤緊之任豈乏老成川浙西佔畢之儒恐乖人望官雖遜而意怯福驟至而驚多在明公抱有造之心輪囷不棄在末吏戴無顏之恰僅使升高攬鏡照影公然大夫納手捫心得無小過偷薦翳之意追之不及則推袁之表意實難安惟望明公賜以錘鑪完其銜轡頗使君房之令申侔有遵循道卓子康之官僚助其不及雖非勉錦初學裁邊但國張弓倍加殫厲庶幾符文辭法就辨無訛送往事居藂言不起得下以蠶當官之職而上以報知己之恩

上尹制府乞病啟

枚歷官有年奉職無狀崇明公恩勤並至薦擢交加雖停年之資格難回而知己之深恩未報人雖草木必不謝芳華於雨露之秋水近樓臺益當効涓滴於高深之世不意本月三日故里書來慈親臥病枚違養之餘已深踧踖得信之後愈覺驚疑伏念枚東浙之鄙人也世守一經家徒四壁對此日琴堂之官燭憶當年丙舍之書鐙授稚子之經劃殘荻草具先生之饌撤盡環釵餘膽能含斷機尙在未嘗不指齧心痛目與雲飛自系　丹陛之恩得奉板輿之樂春暉寸草發志八年然而萱愛家鄉種河陽而不茂筍生冬日嫠梓里之元材容秋之蓴菜香時堂上之魚鮓返矣枚欲再行迎養則衰年有誌難涉關河倘遠訊平安則隔坐無人誰調湯藥在親闈喜少懼多之日實人子難進易退之時瞻望鄉關何必營勞夫人情於日暮顚唐之際願子孫侍側而能各精神儒生於方寸昏亂之餘雖是夜辦公而必多殺脞在朝廷無枚數百無未必遽少人才在老母撫枚三十年原爲承歡今日情難股於報　國志已決於辭官銷養之一旨固須臾所難緩而終之一字非人子所忍言日高堂之年齒未符或恐事違成例太府之遭逢難再未免官愛江南茲當五內焚如忽爾三秋焙作思歸無路得疾爲名伏願明公念枚烏鳥情深允其養親之素志憐枚犬馬力薄准以乞病之文書實緣依戀晨昏退而求息非敢膏育泉石借此鳴高得嶺家搖有人富則星馳就道或老人見子頓減沉痾則故吏餞恩還思努力此日得歸膝下皆仁人之曲體顧生他年重調軍門如嬰兒之再投慈母

歐蘇非四六正宗也爲公牒文字正自不得不爾

爲黃太保賀經略傅公平大金川啟

蓋聞射鵰無力難彎滄海之弓洗甲有心誰挽銀河之手福不宏者不足以成大事量不遠者不可以語

武功故事梟度鐵嶺而南番降馬隆到涼州而樹機破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息兵唐叔搏兕徒林而太甲靖亂大抵功因將立臣爲主生飛龍服皂於黃靈赤文候日於堯屋恭惟經略忠勇公閣下識窮兩戒學通四夷蕭何昴宿之精傅說中闕之祠皇上以金川不順前帥無功命亞夫代灞上之軍假王導以安東之節當是時　天子有憂邊之色三軍無報捷之書公以鄧禹之英年抱終軍之逸氣加柱天都部領百保鮮卑歷及望皇謂督師之始梟鳴牙上卜取賊之功霸乃爲烏角過青岡渡桃關走天射馬雖容足車不雙行殷武伐荊蠻誰能罙入番侯討楊太除是飛來公遣張綱之衝車破公孫之鐵檻製宣王之軟履曳朱泚之雲橋誘彼馬入搜其龍戶一鼓作氣三刻踰溝其攜貳也如蠶汜蠹塗其奪衆也如決流抑隊我御未爲鵝鸛彼軍將化蟲沙人方疑荀罃之取偪陽何其難而魏舒之降鼓子何其易也不知黑龍噓氣代公之草檄方成飛鳶墮溪伏波之毒淫雖受飲摩訶之地汁拜井無靈唼頞上之弓絃蘆沙自壯而且九折叱王尊之馭三更襄鄧艾之綿牽走卒以爲師謙能下士射酒樽而不動忠可忘身肉非黃羊不畏汝剽金雖如粟豈入我懷非有動心忍性之功其能有熙天耀日之烈乎正月初六日金川酋詣大軍乞降公稱　詔書許其不死於是雪夥降旗之上花迎銜璧之人葉鑄多羅手牽玉象捧盤上表織錦陳詩公即洞開重門雍容免胄釋蔡州之牙卒用孟獲之軍入頃山不租十妻不算此秦王之誓言也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此宋公之盟約也昇銅柱以千年定天山於三箭元旗返旆白馬還朝荀淩二十之年威儀可想蔡茂三公之服士女爭看解去兜鍪重含雞舌入戰八克爲隴右所希聞七縱七擒實南夷所心服昔劉方之征林邑殺象享軍萬歲之渡蜻蛉仆碑應讖以彼奇功方斯蔑矣　天子禮頒異數恩錫非常復章綬以蜀錦之袍賜房喬以黃銀之帶金釵兩杜詔飾盤龍寶劍椎成署頒陳寵水晶壓好分崔浩以開甘纖鼓聲希探李晟之安否某一官榮立萬里梟超寫孫歆露捷之書慚無健筆讀魏絳和戎之奏如接英風祝天上之貪狼年年斂角願中丞金枝玉葉堯非舜華黃菌誕靈帝桑捧日心如明月不遺小草於胸中氣作陽春能速百花於天上凡平泉之一水一石皆會稽之遺體遺神是以二柰嚴分三桃綺列青靈苦竹白馬甜榴莫不瑞應金香花生旄節牡丹者公所手植曉園者也鋒韓初捲黃蜂報與春知國色將酣青帝親爲裝束映緋袍之色帶霜顆鸞分燕寢之香煎酥贈客茲者移三江甘雨爲百粵慈雲滿地落英攀行旌而不得一叢深色擁畫檻以啼紅公不忍爲節度之棄除又不能作沉香之遺帶未免留迷光景倚遍闌干枚非平原侍郎學惜春御史絮雲一朵動杜牧之清狂金帶十圍想魏公之風度願封嘉樹永拜甘棠敬以詩呈拚將命乞且喜移當春日蝶隨香以借來但恐遷到賈家花有知而必惱乃蒙明公遺貽尺素別搆雙株如嫁叔姬贈媵侍而旁兼列國疑降王母吹雲璈而偕集羣仙教件高人較勝唐宮之貶許親文士還同洛陽之花枚求則得之不負夢傳宋筆心乎愛矣奚須裹賴衣襟愧曾子之洗繭香未詳鹿醢笑武羅之種芍藥考說雲和平分富貴之恩深三嗅罄香而泣下願爲欒鹿銜瑞池壽木之華看到子孫當佛國菩提之樹

爲霞華君翠袖圖徵詩啟

余與霽魚薛君通家三代睽隔廿年變其藻繪颯發逸情塵上時呼阿戎與語幾下孔融之拜客秋小病枯蘇薛君猶纏而至曰比日思一聞寫先生其有意乎余笑而從焉則有汝南碧玉東海蘭芝桃葉霧之鬟披蘋雲之髻靡顏膩理目騰光以流波碧襦紫帶眉橫山而起黛始則情疏笑淺煙視媚行繼乃承顏接詞華胥風語吐如蘭之氣序小謫之由方知賈人未出甘陵冊母先居苦縣不覺爲之於邑也當其千金受聘一車鹿背伴著華之玉宿金絲之帳戴石家之釵棲披湘娥之翠裙可謂花飛席上珠墜懷中矣亡何李繇家破杜秋彌零柳溷齒長琴寄遠去銀瓶落井雪燭啼紅楊枝無力以從風蕉葉有心而捲雨命之窮也天覺如何辭君以帷幕之微作庚桑之宿狄斜大道幾任香車小市長陵別開娃館三妻同濫方共裕於盛公二子況洞垣嘗質於施氏於是與儻作約守口如瓶待嫦下堂關扉以土取晨星而作心

賀尹太保側室張氏封一品夫人啟

昔成侯命婦祥徵太傅之家魯國成風聘列小君之號大抵升祿衣於翟茀坐側室以魚軒亦義非自今而事降往古矣然而銀鐶早退芙珥誰探宗人獻禮而無從司馬欲弁而不敢呼爲內子杜佑招匹嫡之嫌喚作尙書王導僅私情之寵豈有小星替月親銜玉帝封章錦瑟乘龍傳作金堂佳話者乎我宮保夫子朱紱不倜玉軫頻拋兩江無怨曠之民一室少相非之色有姬張氏三商待漏五夜抱衾早朝則蕭護宮袍衙散而扶持湯沐具百人之膳飫絡秀延賓宋五廟之蘋蘩季蘭尸祭君姑道孝民母稱賢上天寶回文之頌使公卿九奏以聞寫安公德政之碑在金石一人而已於是珠胎繞膝玉樹盈庭廣成君女入青宮武昌侯兒通丹禁尚已推尊房老權攝女君燾然而吉人心小沃盥依然夫子官清織蒲如故皇上引伏波爲外戚呼宇文爲親家以爲朕不正其名何以平章吉禮卿不胖其合亦雖燮理陰陽況定子馳名專房已久樊英雖老答拜何妨於是董振禮絺擇人勅下命婺娘之朵伴列輿慶之首行當皇太后萬壽之辰爲新夫人入朝之始斯時也絮椒房命領隊嵩呼曹髻女官聞鐘雲集夫人六珈未備假戚里以成妝九拜初嫺詣天墀而習禮班方排乎翠玉影忽下夫驚鴻共指碩人問是誰家命婦知爲尹姑尙疑繼娶元妃盤鑑初搖便染香煙之氣花鈿歸餌猶沾湛露之光霞母傾衿齋娘領手較之頻封少室侯號雖亭餉阿杜以金釵賜司徒以石窌彼雖矜寵此更恩榮昔公母徐太夫人班亞宋子位比叔隗亦蒙先帝之恩加褒衣之賜一則母因子貴一則婦以夫尊兩代偏絃雙彈高調兒居坤位婦繼姑恩枚久列宮牆與聞絲竹唱榮華之樂記畫錦之堂從此白髮彭宜拜後堂而甘心屈膝絳紗韋誰將借老而初學齊眉祝西園老圃之花晚香秋滿壯世上朝雲之色少女風高

謝瞻園託大中丞賜牡丹啟

亭必葺王儉以公府爲家方之古人寔無慚德枚半椽半杙廟乃知音一壑一邱見貂心君無令名而食于耤圃愁君子而詠及斯于乃蒙霽應霜鐘字頒雲篆奧旨內誥精文外昭同是蛻光而龍驁之獨朋海均爲鮑奏而麟皮之鼓郊天且貂　手雲中希心物外棄蟬飲水仙人笑其無求小鳥鳴春老鳳聞而颯答啟獻奇礧之石補缺華林請修寶墨之亭永鐫公作（公索假山石故及之）

謝慶侍郎贈灰鼠裘啟

僕聞火鼠出於窮郊非太平不至毳裘共於朋友惟賢者爲能侍郎奕世貂蟬英年豹變作防邊之都護權司市於甘松洞中機宜克宣威德一言得當三軍晏眠南夷悅而賓布來西域通而吉光獻白狼射罷紅爐酒濃立天山雪中狂歌無偶想洛陽城下偃臥有人乃以一領見貽尺書借至黑比純灰之潔輕同鵝鷺而溫僕侯本陽虛客非陰重蟋蟀方鳴於牀下鷫鸘忽來自雲中間厚往之心一毛拔不辱先施之德三英粲兮從此立狐貉者而無慚臥牛衣中而何泣不愛不惱輕冰小雪之天半曳半披古潮寒潭之釣蹟在身而非挾谷吹律以常暄負曾交九尺四之身敢云副是腰腹遲晏子三十年之訓直將傚過今生

代請熊滌齋先生重赴鹿鳴啟

蓋聞地轉風輪九千里之河清可俟春回鶯榜六十年之科第難逢當京兆之秋闈有中朝之人瑞伏惟長明燈古借聖火以齋明顯腹輅存先龍車而領路也然考據冒於定保徵鐵錄於文昌大都虎賁儀入晨星嘆逝劉叟則麻衣猶著希羽或白首初來未有鳴鹿聲中重周花甲金紫背上再領仙班者惟我滌齋先生世守一經門標六闋蔡謨清流之望賀循達禮之宗重霧法會戲會弁以接天顏道啟蓬萊聚竹馬而窺鴻寶出入五省經歷三朝解組文園休神家衖無落地不飛之雛鳳秘笏盈牀有乘風欲跨之龍魚紅塵滿口開尊里第揚於陵看上下門生冠冕人倫夏太初如商周法物嚴進玉瑵傍紋金鳳宮焚香

艷擁上遊遙領湘水以瀟灑蟬蛻中宛轉印來粉爪妝臺寶鏡之背寫出丹青露葉風枝之態兩美旣合久假不歸外婦私夫厥風古矣論者謂堵狗叢牛茅鴟賦作新特使故雄讀畔寄豭與逃嫁同辜未免蚩儓貽譏莊士不知苟遠而道卽媧皇煉石之心怨偶曰仇豈黃帝婚姻之意是以嫦娥叛婿許住月宮太白竊妻上通星象娵訾嫁叔方見美於公羊宋姚實㜽竟阻攻於孔子女華比於元聖棄暗投明戮首昵於重瞳因兄背父明珠抵雀不如拾而藏之者之積德深也采凰隨鴉不如解而離之者之爲功大也與其伴寶娟牙耶芝焚蕙歎孰若與披香博士璧合珠聯凡人間冒禮之嫌或彼蒼補過之事乎不然著狗曲談經餌牛接律必欲辱才人於厮養冠燕婉以戚施石苟能言天將何對昔女丸與少年苟合成仙歌曰殆道無私有翅不飛其靈華之謂矣薛君恐玉顏不再嬌啼疑沉命敬君秉筆爲判娘寫照山花寶髻都非倚市之妝石竹羅衣大有驚鴻之態爰題綺語遠寄倉山疑是妝成乍來鏡裏恍聞環響如隔簾閒之子修容于卿何事痴人相惜舍我其誰爰以南嶽地仙之圖爲眞眞作傳更將河東紅淚之絹代灼灼乞詩

謝尹太保和詩啟

昔楊素官尊酬唱有詩道衡數首香山老去往來只裴中令一人是非吏隱爭名詩豈競色也蓋天樂難於孤奏偏絃不可獨張支遁升堂必使法虔侍講崔延臨陣先教僧起高歌遂古以來理固然矣而況乎解帶傳珠抽衣受寶者乎望山相公進則憂國退乃樂天答賀雪之章卽版並入種丹靑之化兩戒無塵起予者商賞知言之選約我以禮加狂簡之裁得奏元霜定酬白雪予爲天馬傳箋之驛遞常勞思湧秋泉籠墜之辭紗廚滿壁非石鼓待扣桐魚律是黃鍾偏應牛鐸雖秦武斸孟賁之力未免絕臏而齊桓飾石璧之裝頓增高價玆者平泉小葺秋士偶來方裏而圓甌法濟于之謎內高開而廣廈知腹蟹之安民通衢內之泉河流德水樹賓迎之木館號翹才而山廊從路而晴雨其人雙啟聰而卷舒由我昭子雖鄙

將軍之大樹歲歲開花

謝蘇州趙太守啟

蓋聞月犯軒轅婥徵於天象宵擁衾枕心動於星辰歎欽何辜遇人不淑猶之肱沙思水空泣鮫綃獻火翼猳雖昇淨域從來錄事都知之號頗少回黃轉綠之期若乃匽湢荇英仍登蔎席猥臈祿國忽被冠裳律吹谷以成暄絮沾泥而起舞洵可稱爲生佛喚作大公恭惟文山太守亞節關中班春吳下子尋嶽峻擘玉女之窗盃九派江清渡洛神之羅襪我靜若鏡賓至如歸雖風翔華堂太守竟無目色而維摂旅夜相公深護才人則有女號青琴耶名白石偶過長陵小市迎來沖壁香車純翠其容虔假其性含睇宜笑遨寶魅光玉炉坐於帳中花羞落於庭下自作婁瑛飽矣情如穆羽調矣三宿空桑法喜維摩之戀一枝華豔紅稍辭樹之條其能無天花染衣黃玉赤鼻也哉可奈犀雛驪鳥翅不留仙拔宅必般挈眷力彈藍縷忘乞漿之路桃源迷再訪之津遂乃髮墜黃鄉釵飛白鳳身蹤螢火骨瘦香桃金輪之呪無靈玉指之環有淚樓羅歷日印龍子以無多芳訊疏麻託雁奴而莫寄山河滿目潘岳西征尊俎呼舟李膺南退忽以微之之小作爲阿軟之再逢數華年則星已重周藏團扇而字猶未滅哀其窈窕蝶覷橫陳僂已覩侯守孔子閉房之記卿須解脫歌獨孤散雪之章但願蓮出汚泥珠潛濁水桐成琴瑟不負鳳鳥曾棲劍躍龍津何必司空自佩於是敢黛黛之在爲鳩鳥之媒易孝綽之名妹作李波之小妹適有戴若思者吳之振奇人也相對陰諧絕忘細覊遂乃甘爲眉匠永結心衣挽玉臂以救封勸鏡臺之早定然而華嚴刼重雖轉風輪秦獄冤深誰搖酒樹說三車之法似有前因許一月之奔終需陰訟遂乃輸情白牒獻狀黃堂太守下蕭臨州之符急如星火作李元紘之判重若南山浴蠶女於甘淵蘭渭始滋放崇雙於北海涇渭永清從此婦婿夫夫雙心一秣朝朝暮暮止夢嚴妝舊辭濤自製之箋作庾亮娖子之案取桑女望夫之石刻阮公遺愛之碑

攜幕之時正賜宴簪花之日未見之禧六非叔向其誰知升歌之曲三須穆子之在坐康成孫號小同文于恰合絳紗手書玄字甲子何多且喜賀舉侍郎是通家之子姓青宮太保晴晚学於名鶴阮秀儒林丈人峯峻李璞前擬金字牌高月輪之老桂重開湯餅之殘牙更健難矣此翁晚嬋皓齒龐眉負想當日風流東塗西抹黃花香晚翻同桃李爭春燒尾魚歸定過龍門欲笑倫有宮中故妓還識公無若看池上紅裙久先某等伏願先生蒲輪早降法酒同傾細說開元勝似白頭宮女摩挲銅狄爭看綠髮仙人廷臣之仁廟詩篇僧存否採僅之金花帖子銜押依然將見樂閬東塔雲見南宮鵠立銀袍聞杖響而一齊回首笙吹普燭勸公醉而三百行觴他年玉筍班中誰似先生福壽明歲瓊林會上再看老子婆娑

募修成仁菴疏

成仁菴者金陵南門外一寶剎也鄰方孝孺之祠厥名有自近雨花之岸勝豈無涯余記洛陽之伽藍發楚人之乎府知其羅光造久宣榭炎餘金色消沉空有祇園之號化生震動徒生靈殿之嗟鑑堂上大小住有年大修無力懸禪堂之穿漏佛頂星明擬伽葉之飄零經幢苔綠無花可散來鹿女以難行有樹將移呼撼神而不動不得已而抱盂鉢走天涯騰手入閭自稱募者將錢縈社何且稱神徙鼎入齊能無用衆擎爲山於平地一簣先施則造塔於諸天合尖有日伏願大宰官身諸善男子憐其苦行結此勝緣以六百萬蟾魏徵之故居勝一千緡造戴逵之新宅或頒仁粟甚或獨操或飽義漿聲施無從分八功之水流爲大川合千燈之光混成一色庶幾法鼓將沉而更震梵蓮已落而重開自見九級纔成豈慮百人瓢裂嗟乎鑄凝有術佛不如仙大會無遮僧能助衆忍使華嚴宮闕空存十笏阿蘭要非捌十慈悲誰助一流黃鐵當仁不讓諸君須捆載而來有志未成菩薩亦倚門而望

小倉山房外集卷五終

小倉山房外集卷六

贈提督任勇烈公神道碑

錢唐袁枚子才

山西出將應運生祈父之才巴蜀從軍從古落大星之地故知玉粲之瑟其璪猛也沉檀之貴其香焚也苟推轂於凶門必立懂於天下乃若兩軍未愁方交河山之綏三鼓不上竟葉宜陽之郭觥觥將軍今得之勇烈公矣公姓任名舉字漢沖大同人也毅而能擾剛而不殺受風后之金法作楊公之鐵星年十七應募爲兵均服振振勇可習也戎容暨暨望之威如中雍正二年進士選陝西柏林守備從征巴里坤有功調寧夏都司大傀異災編氓戢爲公散所稟假瓊其損瘠無穢虐士高築哀邱上游嘉之擢固原遊擊會提督標同文耀等作亂半夜譽狠一軍跆藉諸將征伀者伏偰澼者逃公手持戚械馬東股縉解刀授妻登樓發矮越王闔十闔門不辱之孔子反乘墮拜衛侯逝之義賊有攀垣上者公斬而擲之頭墮半空路落羣醜寇來不上我武維揚追其奔逸提兵巷戰以五十健兒當百千虓虎立當前疾呼彼下風子產戶盜成列而行葉八卦之羅兌胄而進卒能嚴關鐵壯解放銀刀城中敗掠哭聲殷天公下令曰掠民財者許昏夜投繳過限者誅契箭一傳華言三就爭還趙璧皆歸楚弓當燈撥焚杆之餘爲翔旖雲轍之取雖地名回洛刀號定秦不是過也固原平

天子召見曰爾才大可用惜朕知之晚也命王常之位與諸將雕旂許摩訶之蝮道鷗尾發威虎將名聰龍光龍大會金川苗反　天子諭以方略即擢西鳳協副將馳驛赴營尋遷重慶總兵當是時總督張廣泗與經略訥親不相中也公柴立無阿危事不敢陳運糧之累作益兵之請當事者銜之命攻昔嶺拔山而進公望昔嶺險絕惟迤南一溝可通苗卡乃命別將佯言攻嶺而身率精兵從僻道入方督苗兒以渡河怒猱雲梯而下宋人非著翅內是飛仙驚紫紹之壁龍横行七跡信數曾之地虎雄入九里奪取其卡賊大懼復築色兒力城壘石而守公分兵從木達不多兩山攻之烏欄爲絕白羽轟飛然雖賊巢剗其崖已三十里矣公請以步步圍城法逼之不半月苗可叵平經略不許剋期命進公明知道中孤虛開山有日龍頭天窟冒險無功而棄已卜戰窩焦還營路斷遂攀梁麓而上果受飛礮之災乃北向叩頭曰臣今以死報國矣薨年四十有六嗚呼痛哉酸聚壇高臧洪首献鼓弧旗拔老叔先登方期巢既蜻蛉萬歲仆碑而進豈料蒼梧南越千秋一奮而亡國有人爲誰之咎也然而公始則聲雲斷指繼乃公孫洞胸小白未假大黃猶射乂典韋臨危之戟橫貫數人衝張遼已出之圍再呼殘卒浼色黃衫蓋棺之衣早備元纁新舊歸元之面如生可以謂之勇矣可以謂之烈矣事聞　天子賜諡加提督銜祀昭忠祠蔭其子郵其家公之恩禮世襲榮之公之苦心入未識之令夫將墜鳶飛者若黽也十步九計者老將也死綏者節之小活國者忠之大不偶者命之隻發威者器之宏以故或遭兩驂於左拒或帥七萃於敖前芈羌易驕營平違詔邯鄲雖下武安不行公雖氣湧如山亦識垂堂有戒肯捨不貲之身作齒莽之報哉而無如二憾方構十全無衛甘凌罔忍盾舞雖分渾濬爭功風利不泊哥舒受逼慟哭出闕周處無援孤軍殉節古英雄之入處亢屯之地急繙其怒授命如毛成仁慷慨之場不死無名之所直以瞑目畢見天之志茹劍有含飴之甘豈徒沾沾然覓高國於生前卜鼓吹於死後而已耶在易象曰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勇烈公有焉初公以川兵恇怯紀律不嚴乃變其徽章廣招梟俊曲轅翻服增羆闔狗附之防展帶鮫函有火正壇丁之號帶其斷作三日之狗傳其弓作一軍之觀故能九上九下兵如刺蜚三遂三郊士無縮甲及公之亡也山河子弟猶張呂氏之旗百保鮮卑空哭房公之馬坡鷲風落地慘彭亡覘黑蛸以夢將軍騎赤牛而思都尉其能無殤而生哀守陴塹哭也哉公重仁賤義舒隆就獄校尉高官鼂屯戊己袁安故綬不具丙丁至於熱左氏相斫之習通呂覽嚙齧之易執鞭如上馬磨盾即賦詩則又盡臣之雅懷介夫之餘事倘長子承恩年八歲　天子即召見擢侍衛次子承緒亦補京口守備以某年月日葬公於城東木坡寺之賜塋三矣入祠焉日中而笠機合而封元甲負土吾封讀祭固知廬山九仞雖銘上將之功石馬千年尚作勤王之狀

銘曰人誰不死鬼獨稱雄一日碧血千年白虹任公挺生熊姿豹狀兩目眈眈彧稍閣上初擒鵰茖長鯨息浪再討蚓支崆峒劍仿玖既入險乾離用壯克敵致果輿尸歸葬事聞於朝璽書褒愉司勳銘功太常給像帑施四鞹銘旌三丈　聖主之恩忠臣之榮

御祭卞忠貞公墓紀恩碑記

乾隆十六年三月朔

天子南巡狩至於攝山命經筵講官刑部侍郎錢陳羣以少牢祭晉故驃騎將軍卞公之墓其裔孫某屬江寧令袁枚紀事於碑枚謹按忠臣不邀賞於異代而盡節望人不責報於幽壤而加恩誠以節不可改謂之忠禮不可廢謂之典死有萬端祇疆場之功大祀有七典惟忠孝之道光昔東晉堙替潘驛騷蘇子冠軍歷陽跋扈蠢鉏發大難之端而不知爲計徐稱抱化之智而不用嚴謀遂致禍起微言變生肘腋其時犬戎長狄分裂中原尺鏞仞將半招烏合而且雷池一步阻外諸侯之援白門三重撤小丹陽之戍親聽之矢漸逼勝虔之幡不靈凡覩白書空白矜清貫者不能捍與代戈談元曉賊王茂宏標舉海內不握子卬之節爲士行搖動義旗幾失桓文之勳惟公身居要國志奉扆王単孤轄先旗折吏進郤克中矢猨桴未停裕傷張目猶視金鼓一震背創盡裂流元黃之血爲蒼生分痛決鵝鸛之悲爲國家隕身章子何知執干戈爲盟兜母氏含笑喜兒孫作國殤剖中五石生則常含塚內空拳死而猶提海內猶之朝野惜之古有社稷臣公之謂矣然而神仙羽化尙戀冠巾烈士魂歸常依弓劍銅駝星散誰知司馬之諸陵碧樹銷沈何識將軍之古墓　皇上思棟樑於前代賀馬骨於灰塵特命大臣刑牲讀祭濺九乾之雨露直達窮泉照兩曜之衣冠無流浙日月照幽光而魚大荊桓翳千載而彌馨枚守土有年忠上參昇之表下馬猶拜未毀何點之觴見周武封比干同爲舞蹈喜漢廷祭楊震不愧犧牲嗟乎白骨一抔埋國內山川之色黃封三錫勵古今臣子之心嗣孫某世系蟬嫣不比熊光哭墓　君恩爲契應同武子銘鐘爰勒貞珉式彰盛典傳諸奕葉鑒此哀榮

重修于忠肅廟碑

在昔玉璽離天之際金甌墜地之辰必有再造元黃重扶日月者斷鼇足以奠三靈挽銀河而清八表是以少康纂統仗有夏之靡臣宣王中興倚成周之方叔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然而賽於大常祭於太烝者國家報功之典也畫入丹青祀爲宗布者後世褒忠之禮也豈有建熙天耀日之勳而弓藏東山負紫獄黃靈之冤而廟杇西湖其何以鎮撫神祇光昭星斗此我滋師莊大中丞所以有重修于廟之舉也正統十四年公爲兵部右侍郎天子非穆王而征犬戎聽朝恩之幸河內賈驪山之禍應豆田之謠晉秦加公總督軍務當是時也三邊烽火光照甘泉七萃蟲沙煙消鼯脫串息之北門不啟瑯琊之南渡儻然遂仗則武庫中稱勤王則紙爲信斷哭迎鸝鴿雖回野井之君殿蹙背膠反滬辟王之走加以大風遺擘麻起奇邸小醜營魂驛驟碧海也先以爲江上投鞭早無建業夢中俯瞰跡破長安矣公乃手揮日光泣問天語鴛勾羣懸張皇六師宰琵琶已起之禍鄭藏斷將馳之斛劉超要子徙入宮中王衍車牛獨費都下紛中行說以除其姦焚洛口倉以絕其粟九門列陣持暨弧先登八鐵開關使老羸臥道三郊三遂旌旗爭桑火之光五甲五兵號令聯風雲之氣而且口授韜略耳聽羽檄百函飛馳五版並入廢忘受命及關而邪縣賴將劉安運糧臨河而舟車悉備贊皇易三十六節度奉令貫行桑公揮一十五將軍塵毛傷伏故能東擒孫恩南殲戰虎西誅雕韋北懾呼韓其大旨以爲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也社稷爲重君爲輕惟戰止戰遂鴻所以盟契丹賽君有君出單所以守郎邪衡立太子以絕寇謀則趙王返矣倘盟龍門以求脅降則就戮膊矣公抱衛元損賀之心作獒拏不納之狀借斬賽設祠之說爲較賜拔舍之迎不聞

國論服崑五求同顧而果使寧塞鼎返大歷鑰還日乃再中天成兩旦父老伏地重睹故土鑾音鮮卑禁聲逐出家兄皇帝天生李晟原為唐室非為德宗也然而嬀舜雖聞於海內勤勞不出於口中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瓜廬一室儉若布衣劉宏以至尊豪塵撤嘗紈絲竹陶侃以暮年辭龍上羽蓋旛旗公之勳子儀似之公之謹子房擬之亡何案微動於中天赤眚生於御座壬人行險乙夜貪功妖似許龍迎海西於吳郡忠非伊尹返太甲於桐宮以有功之誅飾無名之賞以干奴之共膽搖一柱之擎天非叔申政立則鄭伯為歸乃衛侯還宮而元咺先殺何必血流三丈心趣百同而早已地起愁雲天飛冤雪及至斃豈敗露遺祭鬮西虜馬臨江方思道濟嗚呼晚矣說者謂北征非敗遊之比迹類宋襄太叔有竊位之心事同扶蘇而公但佐目夷守國不動叔武迎兄者何耶不知原繁不貳乃拒厲公忠之至也崇穀負書不徇楚雖臣之則也時平則先鋮長世亂則先有功英宗寵用中涓形同欺魄羲轅天下雕琢大臣縱無也先宗社未必不亡也景泰以元二之災年際靖康之厄邏朝中麵索半已披猖左右汪黃豈無交訌而獨能假茂宏以安東之節侍伯紀為端右之才從善如轉圜受諫如流水禁門鎖鑰鄭侯到而後開空紙文書蘇綽批而即下一則以刑餘為周召一則以閫外付夷吾一則以羣困之金湯擲同破甑一則以孤危之朽索馭定飛黃衔高祖之有靈問神器之誰屬且夫乘楚車而祭許不嘗謂之失位受秦幣而夷吾返國已辱先君元聖西歸苦讒忠干繼統赤符受命不憂成帝復生英宗既曳青衣雖乘黃屋而乃齊侯似鼠甘晝伏以宵行衛國如棋竟朝更而暮置追憐蝎相忍斲尸臣獨不念五國冰霜棺歸朽木六宮妃后灰酒南風者彼何人斯獨非景壓之主耶若公者可謂德茂安劉功參微管者矣說者謂景泰情私七閏器改春坊公竟無羽翼之扶坐視懸懷之廢者何耶不知禹闔授啟非夏后之薄賢宋禍傳殤是公羊之論正賢如東海猶叫殿以而降爵孝似季班終為奪宗而受禍他若玉玦手擬乞師叔為奴金翅鳥飛食小龍無算者固無論矣夫手擊江表而授之仲謀者不過子紹封侯豈坐鎮天樞而翻可中宗者反使田榮奪

市平公黃禮未著書浦何爭震作長男自按乾方而定位星明少海應隨帝座以移宮倫必故劍之求而拾吾君之子是不諒入只反易天明也公曾為之哉說者又謂公有迎立襄王世子之謀雖毛明鈞黨事原烏有而臆言風聽謗豈無徵不知大臣者以安社稷為容悅者也國無與主且熏丹穴求若朝有元良當抱孟侯擁社假使公見鼎湖之龍欲墮大庭之璧未埋竟欲遠奉晉安近迎河邸亦何嘗非社稷臣事而況踐滕不論輪獄無聲乎說者又謂公身領九軍夜司三鑿何以尹亡環列門失倉琅使產祿遽入北軍亮晦得竊星象不知公能以中周虎落之威隄防北虜何難以擁鐸拱稽之衛設警南宮所以不為者射生五百慮太上之馬驚植璧三壇禱元孫之病愈故也不然以景帝之雄猜而沙邱主父探鷇無聞黔邸羅王摘瓜未唱生金晃頒於姑洗樂作停擣於黃門謂無人於穆公之側而能如是乎又說者謂章慶諸賢以周昌擁衛之心受子諒朝堂之杖帝雖暴抗公合維持是則姬公雖遜責君奭之模稜先主西行笑孔明之坐視沃心匪易膽口何難嗟乎非三代以下少完人實一孔之儒多目論也吾浙西有伍相祠東有岳王廟皆公鄰也校以為白馬銀濤三吳竟沼紅羊黑劫二聖安歸自有公而後知魚水君臣不須死諫南朝天子原可生還使二公地下相逢爺當恐生江上之潮而淚灑南枝之柏矣我滋圖大中丞章志貞教崇禮明經易棟宇之摧頹表神旗之舄奕將刊元石追命鯫生嗚呼與其築馨焚椒奠四時之俎豆曷若崇論宏議揚萬古之蜉蝣用是敬洗孤崖增立表忠觀之碣溯染大筆竟賢謝太傅之碑

兵部左侍郎彭公神道碑

公諱如煥字榆山松江上海人也生而孤弱瘠若植鰭長更矜莊宴如覆杵賦癸棋於七歲辨燈蓋之四聲弱冠為督學韓城張公所知舉陸遜為茂才置班彪於幕府文章傳世風行謝閣宮貴逾入日照雖避
康熙乙未登銀榜入玉堂
聖祖命習 國書與修 三朝國史隨官槐館肆業木之聲歌元龜翠鳩紀鑑螢之譜牒公特立不歆惝爐獨對答帝邱之問辨夏熾之儀凡 朝廷有大典禮大詔誥必召而付焉河圖四十六串梁甫七十二封俱能口吐神珠胸藏冊府雍正元年遷侍講督湖北學政公古尺獨攜燕犀孤照楚國才拔漢江風清舉楊可鑱為賈生以其曾祖謝熊忠明代故也辟陶潛之孫子聽請無聞拒李紳之私書憸臣不悅有劾奏者
世宗特旨褒公授揚吏部主政周武封殷比干之後晉侯賞舉郤缺之功主聖臣賢於斯為盛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八翼鳳飛九乾鷺沃賜鬲焉以銅鐃因其薦舉人才飲忠話以銀鏈為其心如金石公無思不罪有得必告議歸州之水程論河南之開墾請增官渡請賑流庸 制曰可於是淚平三峽房塞汾澮士定五旗不差主辦汲黯有開倉之便王珪無按繪之征十二年以母憂去位十三年 世宗晏駕公鳳木方悲龍髯遽泣翔禽切下松柏為之不春旭日西沉吳稜因而憔悴甚沈約之腰圍減瘦元識之肩頭不伸甚於此矣乾隆元年 今天子即位遷兵部右侍郎典試江西其時浙之北新關擾人斂布罪窩不通公還朝劾奏 天子是之建封入覲除宦市之鴟張蕭嶷變民平荊州之橋格四年充會試總裁校此科進士也退之為宣公所知孫逖得顏卿而笑馬首無嘆龍門獨高六年公以養親乞歸奉 旨給假不必開缺若需奉養再行奏聞虛左席以嚮杳假銀青為誓約一時中貴半趨下風供帳東都送疏仲翁而賦謝舉頭天外望班景倚如登仙長安之日雖遙太行之雲已近到家上書乞恩解職朝廷使侯官如自然翹望公來先生以孝子為慈烏終身孔晴於是觀樂歆崔郊之帽興論浣石奮之裙頌作人兒事親之日果永身為國老居鄉之禮尤尊然而 聖意欽遲
天語屢降寄上尊之酒頒赤側之錢華黍歌終驚開泮路斑衣舞罷梓到吹綸承歡則三河鯨波上壽則萬釘寶帶曾參祿厚已看鍾鼎同甘耿況年高更曳金章侍疾堂上百歲東前八騶杳君何亢安親為上人倫之盛海內榮之十二年封公即世公當不毀之年极鑿喪之哭風吹欲倒溢米不發遂患脇痛次年

八月四日竟以不起享年六十有八嗚呼痛哉公初以匪我之哀忠而頭辭位繼以聲盤之永啜泣血危身能極生榮更兼死孝可謂賢矣子應嗣乾隆進士扶櫬葬於先塋禮也枚出大賢之門熟長者之教見公謙常傴身儉不逾下白圭無玷赤紱有光與裴綽談如聞古瑟共蘇頲坐已入青雲魏舒先行後言人不知其去位蕭嵩當寵辭祿帝自解於獸卿老子猶龍不見雲中之尾望人如杜能忘物外之天方擬玖陛乍辭星冠重耀而不謂月蝕東壁鄴侯仙歸雖遇西年謝公化魏徵亡則朕失一鑑奚斤老而誰說三朝宜乎四野停舂九重撤樂而況侯苞侍側親傳揚子之書子貢築場手植孔陵之樹者乎乃為銘曰

華蓋一嶽文昌一星扶我景運揚於王廷正色立朝能無奕傾親已高年 帝方大用公乃瞿然審所輕重為子者一為臣者衆周暢于騖黔婁心劬念川丹墀顧歸家巷 天子曰俞允汝南還毋憂毋必惟汝父是似公拜稽首臣不能離左右父病雖痊曦曙雖久願別簡賢臣死不朽嗚呼父既委化子亦考終不闕不離一年之中風在位者知所適從人以為孝 帝以為忠

東閣大學士蔣文恪公神道碑

昔軒轅撫運而感大風伊尹乘舟而過日月陶子生五歲而佐禹金提建爵楊以輔殺此皆行世應期元良合德者也是知天地泰交山澤通氣鼎梅朽鼓神化丹青蒼牙通靈昌之成五期有數亦伏表翼星之兆一柱承穹璣玉嬰環非漢唐之壞質雲師火正本岳瀆之神祇吾於座主蔣文恪公見其人矣公諱溥字質甫一字恆軒大學士文肅公廷錫之長子也翼九宗五正代作尸臣漢四姓小侯爵歸門子公生而泰表戴干眉目如畫入市疑璧吹風欲仙穀彼絺絺展金屏之四禁佩其象揥開鉦函之九羊十三歲
世宗召見奇之說文侯之命識丁鴻不凡誦傅說之言嘆蘇變有子己酉 欽賜舉人庚戌成進士殿試時
上親擢為第四選入翰林文肅公叩頭辭讓 上曰朕從未見爾子筆迹暗中衡鑒非所辭也以紅休之

封待綠車之幸月昇東海早掩星光雲近太陽自然金色隨召入南書房行走辨成王之舜冠荅平原之對非釋顯節陵之冊文記乾德年之宮鏡俱能學古有識數典無訛與文端公先後侍直談遷共事瑣瑣同僚延年孝忠坐臥不當舊處夏侯續學篡修能繼前人

今上登極累遷吏刑兩部侍郎公奏寬科比以廣擢遷添司曹以免推諉　制曰可於是謝笑顰嚬不呼平配潘詞樂旨朗是刑書出署湖南巡撫五申統律十部宣風平八索以成人操六轡而觀義耀空倉穀被隙地桑燋消耒子之錢陂得攝流之法乘韋輅以開山治同熊繹入國門而免胄人愛蔡公尋遷戶部尚書軍機房行走召幾叔於南郊爲杏亮宋使咎單爲圻父將理陰陽命協辦大學士仍兼戶部尚書當是時也鄭武公再世司徒韋元成一門宰相爲車入殿鈴鼓不張非膜受彤弓則詩懷盤鑑人以爲入主之恩至矣人臣之榮極矣而不知公出則扈蹕乘夏縵以犯風霜入則持籌掌年盆而算姟極計誤晨告五夜覽忠排比天章萬行勞目靖共九賦無羔羊之閒庭唱三雍有卷阿之奏匪恩歷已所在心驚大義滅親吏逐家難雖蔡叔不赦歐刀自有國法而揭於既裂跳行終竟心傷以致齊丈悴盧楊彪病瘦盈實投東閣大學士之命再下而公之病已深矣然　皇上望公之速痊也頒珍藥召良醫免償貸金加公子欙侍講張禹假歸賜上尊貽穀王猛有疾禱名山大川兩降　綸綍三加爲服扶床捧日伏枕捫天幾乎翳璧以窺呂覽加紼而封內吉問桓榮之病侯王相率步行安景仁之心西州禁閘車聲節終之禮冀古羅今谷蔭之情隆天崩地亡何馬肝之石不驗東生之散無效　上聞公遺表雪涕罷朝命依前大學士蔣廷錫例柩歸時凡文武官在二十里內者但向靈前奠酒一切郵典悉從優渥較之武宮問訃而去箭柳北轉以納棺投絲沉之瓜傷彥升之逝發元中之卒治去病之塋者雖哀榮相似而矜寵尤深公侍總纂者六預殿試卷者八總裁會試者三典試浙江分校禮闈者各一故自公已未分校迄士也嗚呼痛哉昔呂虔附不遇桓公則荊州老從事耳宮騎已遠雖然宗登夫子之坍桃李雖多將執紼爲門生之長親

見公靖共六察遊戲三餘彈指蘭闕傾衿進接八音濫耳偏古樂之先知五色稍心必黃中之獨辨兼之風神元定容止詳華雅思淵含清襟蘭郁寬安不肯銅吏張歐未嘗按人涅潛爭功唐彬不至鄧吳受賞置復無言顧雍侯封三日而家人不知曹參日飲亡何而海內寧一可謂八眩之望相三古之侯鯖也已說者疑公閣手仰成觀空署白與謀輔志未有開焉不知房杜無功蕭曹無政問相公賢否視天下安危當今神雀來而退夷賓當東見而五穀熟禹黎氏絕天人之交百神受職應上公通雨暘之事萬物丸蘭舜琴栽鼓黃河已清湯陑未升白環盡貢皆　主之聖也即公之功也又說者疑公手多傾視門有雜賓王陽服飾鮮明劉旴用財過濫則又不知體大者迹疎內詳者外略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億兆之都不能平以準日月含蟲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江河藏魚龍之孳方成潤物之功碁祿萬鍾原爲德貲卿備百邑不伺苛廉以放陶士行僮指千人大勳卓衛杜黃裳賂遺爲惜中興赫然公以黃散之門風視赤側如土芥金花銀燭羊公愛客之心豪竹哀絲謝傅中年之感門張燭尾合表徽章鬢映貂蟬益增華采蓋其高掌遠蹠開國承家原非苦節之貞自有甘臨之吉也而況綺羅雖盛幾曳夏侯之衣束帛無多半賓長沙之庫身非債帥道殊成行時見烰人停炊告急所謂清其本而華其末豐其外而儉其中者公之謂也彼太尉之府若乞兒東閣之餐惟脫粟者其兄當公一吠也哉公酷愛吟詩別無他嗜拔一品服坐九花虬押金管之籤落雲藍之紙逸情飆發藻思泉流往往　天子領顧詞臣避席羨時年五十四初娶汪氏再娶陳氏三娶王氏俱誥封夫人子六人長棚官兵部侍郎次賜舉江安糧道餘俱以官職世其家以某月日葬歲山賜塋嗚呼公今在望誰爲復士之將軍宰樹長青我是種松之弟子

銘曰百辟論才三公重器器思恢宏謨才繩使大哉夫子淵乎莫窺地厚物栽海深水歸贊堯光被佐舜無爲存神過化成功巍巍保合太和率循大卞翠鳳含綏黃龍馭輪轄簪來宋憹其盈門金紫侍疾賢子令孫紆朱萬石朱輪十人已畢臣力未盡　君恩哲人怛化卿月隳殿旌搖風夷槊隕箱祈進家大毫

姑書亡表於元石永鐫貞陽

六營公立兩江總督尹公去思碑

夫聖相道行安民必用武健兒性直知感莫如兵古之人戾念其軍師者或銘謝城之功上鄜閣之頌建欒公之社拜石相之祠莫不孝處藻荷腐揚在當時爲詠歌傳後世爲豎碣況乎深識九變妙祭六術義路霜肅仁風澤宣十年有積貯之糧千里無拾遺之事如今大學士望山尹公者能不謳思哉公之督兩江也以端右之才敷塞晏之化沉幾應智潛迹匡時常以活國爲首謀撫軍爲餘事丈人律重君子營高樹六根以爲籬筋三殿而雞鼓早已師不陵正旅不逼師七萃帖然兩驂馴若矣每至霜落演獵劉之禮迹入有介胄之告公則朱旗爛空元甲耀體募僧膽答招曳落河罰必當功賞無遺訓之如子弟教之以詩書辨騺鐸而瑕閧無訛教步伐而跳踴應節爲鵝爲鸛先偏後伍之彌縫如火如荼八陣六花之出沒洸洸乎祓盧之帥略細柳之軍容焉雖然可久者賢人之德也可大者賢人之業也土狹則草木不長資淺則功德不茂倚河東借寇不過一年僕射稱周僅止三日公亦不能勾章歷張皇六師闢乃開府卅年持節四次戎容整肅嚴鬣皤皤觶角吹鞭牛是軍門算帶奇材劍客無非竹馬兒童恩以樹而愈深政以習而彌簡故劍不必試箭元刀不必詢楊僕揚威不必畫干櫓識面不必去兜鍪凡夫水犀陸隊野戍村烽華扶咬齒之防弩父亭公之設莫不綱渠瀾於有睹塞境碻以夾疾陳洗星芒爍兎海霧銅駝無恙鐵牡常關民之慶也公之力也今年

天子南巡公念毛馬而頒承華或缺特奏廣厦人之額備騎士之需　天子制曰可於是吳驂走綫增渠黃山子之材楚騎追風駛橫水明光之甲使樓船燦雲霞之色旌頭儀仗之形可謂石畫無方羅纏悉貫者矣九月初六日補文華殿大學士入都抗手六軍雨泣熊羆之士焚香九鎮金鏑韜略之書召祭茂於荊州稚帷望斷登仲華於太傅部曲心抓某等或大父童孫累世同依麾下或三貂八座起家半在轅

門每懷憑公遙贈大樹感忠子重使望旌旗爰紀五事於郭沖書數行於孫綽雖福堂垂範明知非郭丹之心而冒禁刊碑終難忘阮略之德乃爲頌曰

穆穆尹相克佐隆平秉鞭作牧久鎮金陵能翻七德以佐三督吁荼萬物鼻牟準能常羊之維奉令貫行陵水經地威熠旁達智可聲崇勇常設爵隊兩銀刀歌臉鐵拔組練三千蛇矛丈八罔敢籠東而不操刺神偉爲突厥動隆隆下鉄藏鍔繡楯歛鋒闞公署玆玉燭消虹受公平章金甲春農冒彤有慶橫草無功一朝枚卜遜矣旋麾登於九乾匪我能私凡我同袍含甘吮滋彼葭又茁甘棠生枝公歸不復如之何勿思

餘杭諸葛武侯廟碑

餘杭宋村有諸葛武侯廟或曰臺駘實沉屬晉室之古江漢沮漳爲楚邦之望武侯功在西川廟留南國何也余曰子但知侯之有功於蜀而不知侯之有德於吳乎當夫本初兵敗當塗愈張劉表身亡長江無主佐誅者鄭爲哭國趙本孱王開有晉兵驚同秦擧張昭計將乞食文表志在迎降惟侯道降巾幗笑揮羽扇激昂事理捭闔議鋒借籌定覆楚之謀踏海指帝秦之想於是東風一而燹盡餘皇旗蓋三分永成鼎足善用吳以敵魏北者公之所以忠於漢謀也通蜀以保江東者公之所以善爲吳計也以爲漢賊在魏而不在吳兩國宜和而不宜離逆順之理應爾亦脣齒之勢昭然惜乎絡奴不達虎將自矜子明靡警之雄何知鎮計伯言自論之士但貪近功當壽長威震荆襄之時正阿瞞議遷許下之日不乘此連環犄角電掃飈馳分南北之兩朝作東西之二帝而乃謀同索虜知等豎瓶婚姻生鬩斗之仇敵博失梟棋之智一則稱臣納貢埔火乞降一則喜氣忿兵虓亭撓敗何其愚也侯獨追懷大計遠慮前非專書則便許通和踐祚而旋思報聘念桓奔齒肯寄腹心及至劍閣不支陰平深入絕不聞輕舟來救驅南國之兵發甲疾趨列西陵之火視同舟爲胡越等一室於鄰郕者豈不以劍閣既沉脣與金陵之輿騎洛江難斷

何關建業之重輕乎然而王濬樓船即用益州之眾張華棋局先收杜預之言勢有類於[illegible]鍼取成事竟符於并韓覇魏然後知公之經營梁益即所以聯絡武昌也締造巴渝原勿異周旋吳會也假使天星不動火非長明食少無妨鞠躬如故則竭司馬懿底之智雖當木牛渭上之兵不徒孫郎之宗社未敢覬覦而且魏武之山河無暇窺奪矣然則侯之廟豈徒俎豆於吳邪侯之功兼可烝嘗於曹社吳人思桓王之創業感大帝之垂基惜其孫子驕淫君臣疏忽而侯之良謀偉算親仁善鄰規模如是之宏也是以歲時膢臘霜露星河傚欒公立社之文作朱邑桐鄉之祭亦天良之不容泯者尚何疑哉尚何疑哉余既爲釋立廟之故而又爲迎神之曲使歌以祀侯其詞曰

謂是侯廟兮吾民喜謂非侯廟兮吾民悲民亦何知侯之忠吳與忠漢兮而但欲奉侯以爲歸廟前兮有桑童童兮蟠穹蒼廟後兮有柏參青天兮黛色村之覡兮鑄銅鼓村之巫兮巴渝舞味淡泊兮陳稷黍侯勿獨思兮享此土福我民兮萬萬古

此吾鄉吳慶伯先生文也勒石者嫌其過長屬余傚鄭亞改義山序一品集故事

莊西麓先生墓表

乾隆二十一年莊西麓先生卒於江甯其子經畬與機將葬以墓表爲請枚謹按先生諱構棨字西麓其先由金壇徙毗陵父令輿官翰林公其季嗣也櫄重三荆行居四括生而愉定長吏術通讀父書則每句呼諸尚兄喚而隔牆整巾太史異其至性命侍長安花磚歸晚手進烹雖玉漏晨趨門應題鳳見長幾而輒喜知阿恭之最賢夫人楊氏來歸生經畬而遽卒公裁二十六歲下燕華元上師楊東宝無紵視庭有斷紋竟使鏡檻罷春繩牀臥雪犢子愧朝飛之曲伯奇絕野放之歌已而太史假歸公率經畬柔色以溫無形而視伏臘[illegible]於戶外湯藥聽呼侍文若於膝前起居扶杖宮錦一襲板輿廿年孝致春烏祭生福草回者幾海內人倫之盛識者歎先生色養之難俄而經畬舉於鄉成進士太史椿萱猶無恙也攝范滂之硯代有傳人生苫越之兒功歸名父亡何太夫人奄逝終七太史捐館公搘受縗衣詩懷道豆四方覯詩一日解賢十年經畬知建德縣事調盱眙公含飴栽暇便問平反皆賊小閉代稽荒政卒能布麟趾之格活鳥沒之民大府於是轉平陵之薛叢換鉅鹿之尹賞公之教也癸酉秋經畬抱飲章之痛雖非上測已受平鐫而公生旨不驚馬失更喜今年

天子南巡大府命經畬辦供張事奏請復官迎公於盱眙之人飲水思源登枝尋本莫不縣儀布路邑子刊碑樹喬梓以當甘棠進壽觴而佐秩膳爲民作爹封公居大父之行似佛留轉合郡有焚香之送居白下兩月疾終於三堂年六十有九嗚呼痛哉趙藪卿聲名方盛所怙先亡李日知封誥重來高堂不見服衰而登夏屋遺命殷然（經畬留差局守制）憑几而顧虞書先靈聞否宜乎垂髫戴白者舉首過喪贈視題楨者名流巷集驪鳴江左爭號武子之靈山折武當齊悼文公之阤更可異者經畬捧檄蘇州得信歸來以六月二十七日解征驂而公以六月二十八日昇淨域訣猶生之面於千里之遙假半日之程慰終天之恨故能恐報 國恩蔽條家事考終協吉恒化無違以覲歸父身遺空悲括髮黔婁心動栽得承衾者直不可同年而語矣公友愛尤篤常在官舍嘆曰見吾昆季如見先人於是劉基臥內借寢弟以晏眠傅昭席中尾其兄而扶曳蒙之哺姪兩乳流潼鄧攸撫孤含飯滿口雖穿漏之屋無多寄公之席俏定即欲招士龍於日下就鶚[illegible]於岐州宰樹將封荆枝尚擬填篪未奏薤露先聞非愛結於心義形於色者其能與於斯乎其行己也踐綱九接人也用繩仍然濡其志皎然潔其衷九宮賦其餒銀三族欽其方格故經畬紹緒十年家無隙畜借公璜市南之宅皆桂臥旗受辟陽騶嗣之餘聊供盜米此又清白傳家之明驗也然而胸麥若海意行似天捧傀儡之康娛策扶老以流憩潘瓊酒債立滿門前崔立書聲[illegible]聞松下凡鄉里之殷兄張丈故人之桂子椿兒靡不糟投井中履交戶外少時射策事精儒對晚課諸孫親爲題詒楊遲彥之食不許嗶嘗王方平之麻珠非易得操之已熟疾乃不對聲含珠勝[illegible]之將臨猶鼎振鐸鳴而未已可明有覺德行無忝胎謀者矣枚竊丈人之行未揭鳳眉兩長者之風長傾飛耳拙絲萬翮俱得片端揚水九洞初揭一勺取楚國先賢之傳刊化雲元石之文賜卜可貞幽光不勸

誥封奉政大夫江南左營遊擊署城守副將加三級孫公墓誌銘

公諱品字儷倫號立之浙之仁和東里人也江東望族本袁[illegible]籍組之家浙右入門多天閣纓緌之寄公生而穎異長更聰强聆絳灌無文乃甘陳擊武龍泉太阿是王彥深之知己清風明月爲謝希逸之飲徒凡郤穀詩書軒轅營陣許商算法猿女劍篇莫不心領元關手擲道器雍正四年宮保李敏達公總制浙江見而奇之舉陸遜於茂才不勞三辟拔于儀爲武舉首冠一軍愛其端右之才爲置虛左之席祖元子蓮花幕內惟有郗超房次律曳洛河中誰當劉秩俄而李公調直隸總督攜以北行乾隆元年補督標千總公領銀刀歌銅拔手爲天馬舌如電光耿耿是丞相之肩隨朋號爽吾之目未免神鋒雖犯顏色未鋤遂致赤舌燒城青蠅集鼻寵遷遞者八人諳田單者九子蛇矛未折魚服先囚公自表赤心鄉舉盧而六子盡赤再投銅甌訴飲章而五版並馳卒能開九棘之門封三錢之府玉焚不碎金爍彌光後制府孫文定公察其通明命爲等教公洪鐘待扣鳴矢當弦策類姚崇分捕蝗爲十道智同韓滉勤負米於一盤識甫變爲五百乘之才拔卜商於十三行之後擢楊村守備水大鱗舒風高鷹展築砌用位置無方略之差甲冑弓刀彩暈有文繡之色十年

聖駕幸五臺山公扈從梃栢動中機宜張設艾旗不差尺寸練兵則如荼如火布陣則爲鵝爲鸛 天子有鴈門細柳之恩加火鑑大鱗之賜其年朱家峪口米賊風聞西蜀金川蚨徙草竊公乃靖羣盜之亂於廣陵逞姚豹之權於譙郡楚獄無濫下袁氏之祚長長社不驚服張遼之才大列一等功加一級遷督標左營都司十四年 天子南巡兩江總督黃文襄公奏請來南其時江淮草木盡爲福之威名白下樓船舉士治之號令公亦感舊五內愛惜分陰鬱悒不歇吹鞭厭聽執問事之杖巡六合之城候啟明之星呼七萃之士以公爲丁都護能於席上橫刀以公爲陳元康能於盾頭磨墨以公爲太史子義能以章奏達天以公爲臧尹安之能以手板畫地而且分甲乙而射丁侯之策顏息志眉呼庚癸而答申叔之求子襄甚口景陽楯表暗合風雲唐邕唱名不持文簿果使皇人受穀鞏舍交懽文閭有光環貝無誤文襄大悅題署督標左營遊擊攝城守營副將賦一乾鐵張六鈞弓法同徙木之誠應比鑄銅之遺嗔溫嶠輿之乾鼻威振六軍聞甘興霸之鈴聲風清一郡十九年 王師征伊里公請於襄勤伯鄂公願執殳戈從征玉塞公許之而未果也伏波據鞍之際每顧盼而自雄東阿赴國之心雖未行而已壯二十年 天子再舉南巡之典制軍尹太保以公本王筠之舊手兼翻蹋之時才命乘餘皇從巡瓠子公出則罪忠入則造膝無事不咨於心有策必成於手伏弢咯血武侯抱疾以行槊馬爭舟慶忌短衣而往忽遭陽侯之厄遂覆周氏之汪春秋四十有九嗚呼痛哉水關荆門吳漢莫援於馬尾風驚鄴下杜畿竟溺於膠船望壓詞之載沉載浮斬蛟不起求丑父而三入三出援手何從空歸褒老之尸虞歌引路盼斷將軍之樹秋月飛霜八月二日公子成信扶柩歸於杭州禮也公銳志功名死勤王事易人之所難敢人之所畏廉可以不知白擇忍可以不寄青泥智可以偃衡强才可以舉牟天下崔悛作到滿坐禁聲太初發言疑縱避位暇中有鐵常森武庫之兵帶上無鞭自縛南山之虎臥鎮條而作猱舞毀舟楫而聽雞鳴方擬八翼沖霄一心捧日而卒之雖才厄於天命羸表格於停年壽不越五旬官不過三品劉鄩十步九計而竟少成功鬭四逢八當而轉傷非命三呼蒼兕兩醫之游靡無憑一夢黃魔九原之丈人不救 帝方倚用天不假年尹太保以爲許穆卒師羣加侯禮紹宗溺水享配廟廷請於朝准陣亡之例蔭其嗣爲郎署之官然則公之亡也又豈止法孝直之卒丞相悲哀李將軍之亡老幼流涕而已耶以某年月日葬於武林門外之西山乃爲銘曰

季家普濟入粗入細翁歸尹君能武能文奕奕我公與二人同如何不弔鍼頂噬凶豈龍工可往未去衣

毀豈持衰不謹劍躡龍堂我申其故溺人必笑惟臣心之似水故表明於昔昊

常德府知府張古香墓志銘

夫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賢皆隣說學之吏毋害稽古之儒絕俗四者非本而雖知寔驗之有遂是以先王端本於庠序非進士不使治民舉人莞爾於絃歌必讀書然後爲學如吾友張古香者誠其選矣公諱開士字鈇綸浙之仁和人五世孃僚一門穆行恭同機汜夏日行陽惠似黔敖殺年施粥此爲仁不富世濟其美之效也公生而孤露幼有異徵應劭縣弧神光照社虞延墮地白氣升天陸太夫人育而教之以席爲門編蒲作筆澤四經頌學治八索以披圖忘寢有承宮之苦不知馬足有宋穆之專累冥恂腸胃欲流詣微則雷起不入余常同寓帝里見攬草編雞屆元辰依舊申旦不覺嘆曰溺苦於學乃至是乎公方以家少通書朋無都養復假館於劉智海借冊於元行沖將瓜鎖心把卷升屋不自覺其綿揺也乾隆（缺字）三壬戌進士無須覓覺奪樊川之五名高窺慧悲步芳林之十哲

天子召見授銅陵知縣銅陵者江南凋劫之鄉皖上梟雌之地也公解巾赴郡露冕班春土辨五施杜松蚖蓄飲鬐山開九例鬱棲陵梟無荒文翁入都常餘博士何武到郡先詣學宮邑大災公請賑於巡撫范公范有雖色公稍印再拜額乞骸骨范驚許之蕭育是杜陵男子言龍拂衣汲黯非河內使臣便宜從事時簡親王總督兩江聞之獎慰奏調桐城邑之人者艾檜齡宿粟祖道崔戎離華合郡封軋楊君去繫類年發粟未足方斯遺愛元此謳思桐城盜張六詔誘某劫叔韓誣爲魁公超雪之六詔臨刑悔曰毋若某之味心以陷人也西市轉佛囚死元以心甘東海覆盆民懽呼而天雨不圖此日重見京風仙若祭稻徵芒鞭絲見鐵履田而起彊士拔延而尉弱宗都可編作州書亚爲縣譜大學士張文和公桐人也謂鄂相國曰君鄉張明府今之龔黃爲公門下得人賀矣調南陵擢宿州知州時黃河灌城黑輪卷虞竄居樹上屋隱蓋中公大籲國人曰程奇樂流扇廢汎舟之役渾嚴設續命之湯賑救未頒發棠[illegible]負符乍下振與先空昇疫者於公堂陰賜入於樹下不顧上池藥貴長府錢帑有爲後慮者公慨然曰苟活民雖破吾

家吾之願也居亡何　天子發水衡百萬治河公感激發憤乃乘皮船渡木罌排梗淤瀹畝澮壬尊立水三版不沈史起鑿渠一鍤盡禱至今鴻陂媚帝響堁宜禾竟障浮山無憚息壤公有力焉兩江總督高傅高公兩薦公可大守　天子授常德府知府　詔甫下而太夫人卒公本純孝至是毀哀春食旨不甘實無一溢推九風吹即倒何待三年終服葬親竟以不起年五十九嗚呼痛哉公以叔寶之神清衛仲宣之體弱幼而學也鐵撾竹素都爲嘔血之由壯而仕也殺賊風螟盡是傷生之物加以食無適栄衣半穿空精久消亡年登大董一旦觸咳泣血遽餞厥瞽其何以取目痛離收魂北極也哉然而九重方召陽城半途捐館鴟音未迎羊祜何處刊碑諺人云亡海內痛之子敬持秀出班行潛躬昧道有趙衰之文少逃之孝以某月某日葬公於留下安樂山禮也大夫之墓樹欒此日我思隨會歸耶之旁立廟他年人祀叔孫銘曰

旣友古香實恕在衿少不否遺待人還金義心清倚聲吹士林及腰銀艾公然健者能治六雄以終五馬山宙　明試爲奇雅曾賑姑執救民水火移牧和州公曰不可命重在民爵輕在我殿持玉尺平章人文捧出明珠光於天門有弟樂棻班侗好逸代公主進不傷折閱有增悟借實惟我甥先公但化公雖爲情傷哉死矣嘗欲收陶寶室未居白骨先寒我爲立傳再銘華表彼徐劉寬兩碑更好

誥封奉政大夫丹陽縣知縣魏公墓誌銘

魏氏白云初從龍而籍者曰寔職公爲內府總管賜姓魏氏起家部縣紫宝金冥翡翡之裔初與畢萬之宗遂大傳至嗣多官達衡司與　本朝相國文毅公爲同支昆弟門標六閥坐列三貂爭雕鶚而叱嬰鼓吹有曲奏方聲而序勳格班劍傳家再傳燕貽公生三子公其長嗣也諱肯琭字長瑜黃菌誕對降生不凡白虹觸天自他有耀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即負寰佩契班符之九赤執東象之玉文饑斥邪蓋衣除缺雍正五年宜定太守龔華薦公世宗召見發江南以知縣用初攝寶山即攝異政無豚不飾爲鈔無亂泉隨邑宰爲甘鹹魁與督郵共來去邑有藏眞珠爲奴竊者捕急奴縊前令繫主於獄公曰珠不得獄難定也乃僞賈人買珠於奴家寛始雪祟龜治獄先辨屠刀崔琰鞭絲能看鐵牙俱平嚴棘共此神明居官三月遭父憂當是時　天子絕告甯之典朝官有墨經之文邑民借寇援此牽衣大吏留晃爭爲上疏公滯方進之奪情慕薛修之終服齊衰不脫星見猶奔服闋來江　補丹陽事時郡苦旱多火災公請天三日甘雨自零禜酒牛巡融風自息任延至而娶妻者二千戶劉昆六而學禮者五百人前令某以贓敗大府檄公鞫治公以爲刑不上大夫也爲具款之慧得其實俄而某託於上曰是魏君之文致也代閉恥門反開怨府鄭以救公而致怒黠乃好揭而弗知會與秉政者有嫌竟以讞獄非法罷官而某卒置丹書雖逃金布公非嫌閃乃爲善之近名彼自崖柴終陷文而不活雲成翻手幻景須臾日出當心慈航已覆或勸公委蛇其道賞復職者公笑曰升沉命也遇合時也安有屈其身兼妖其道者哉孟敏破甑墮而勿看王睎執官忠之閑熟遂先期誓墓決志歸田其時嘱公者婁帷歲公者繪像盤中劃耳爭鳴張軌之窮鼓打紈如雛挽鄧侯之去雖戴白垂髫滿地皆依馮異而千秋爲歲何時再見張綱古人乾時之戰以敗爲勝明夷之用處困而亨公之謂矣且夫不有合於人者必有合於天不有得於身者必有得於子故臧僖伯之家有後亦欒武子之德在人未十年公第二子廷會尹吳縣刺海州長子廷觀官新淦迎綵輿來金陵四子廷璇尹無錫公乃一條帶水朝東海而暮江南四領斑衣別中男而逢季子作傳餐之陸賈飲十日而未更似問安之子儀領諸孫而不識雖薛家三鳳爭長河東謝氏一門稱雄江左未足方斯榮盛擬此清華二十一年春遊姑蘇登惠山還卅滑淮遂卒抵浦逝命勿設魂衣勿營佛事列妥典居貧位自有神交取堯典置棺中即爲殉物嗚呼公之德也不稱其官公之亡也乃麗於路或者迎宰公喪之車傑倆下笨中藥白香山之仙籍原在海

上乎不然而何以滕公四馬過滕室以悲鳴謝傅雙輪望高城而不入也年六十六子廷觀等扶柩歸葬柏鄉禮也公神采月和起居爾儉讀鹿鳴之詩而兄弟不忍獨食筮白賁之封而邱園常自幽探忘賢而賢與心期任性而性與道會善評書畫得訢附人能爲文章成軋稟稿戚里師之友朋敬之莫不見子將而變服爲楊綰而減騶諸子朝守義方克稱遺愛伏蹈爲人作父自問何如王尋以默名兒都遵此意枚情同分子謬歷通家貽我徵言常對三筵得公妄語兒賭一綠往年獨拜牀前早荷牛心之炙今歲重逢吳下便成金玦之傷一束生芻漬無酒氣千尋元石淚爲碑文以某年月日塟於某銘曰

如春風起如方輪止厖襰拯人巢原仆己公溺子產不爲牛尾彼乃要離蛛壁之縣貧天與直后土與理未竟其施以遺其子其子振振蘭茁其芽集於東南分張鱷牙公來就養含飴玩花一朝委化三萬繦麻華表穹隆鋤鈇辟邪我書五屑非爲公家欲告後人厲假不遐彼陰德獲報乃如是耶

汪君楷亭墓志銘

君諱孟翊字楷亭一字慵園唐越國公後也世居徽歙五世祖某遷揚州君有夷姤之至性醇粹之妙德三年聰合咳而能言九歲知方梗其有理凡江總修心之賦公叔崇厚之論靡不學於古訓祓飾厥躬二十一歲補博士弟子當是時君父與三公以介特之身任禹英之業頻年綿纍綠灼多乩君屢試不第笑曰賈山涉獵不爲純儒子貢廢舉亦稱賢士說時審己安親爲上遂乃棄數之儀將轉勢之折閱耤夙沙之餘衝得孔氏之雍容與三公雙轉聯育八旬爲樂家中列肆伴賢貸以承懽掌上徵歌坐閒賓而上壽門以內忻忻如也友于兩弟穆若清風仲海季江時聞娛宴侮臧甬後絕無讕言而且分漆室以餘光貸監河以仁粟啜汁者麻集待炊者蝟至陽陵君論君子之富曰惠人不假不責食人不使不役君庶幾焉乾隆二十二年　天子南巡兩江總督尹文端公命君佐其族敬亭公辦治行營君準考工之古經權將作之大匠揆星置槷處事最功疏淵水之衍掞生白浪運開山之劍樹走青牛煩則而怪峯呈長隊騎

而君雙袂　乘輿三至君三供張　天子有文綺御羹之賜道潤榮之一時從官僕僕挿手君能頤分殊事折衷測交梲飯佐其豐哈膚金供其行理李元忠絹受一匹必志五牛劉寅客日含千函寬用斗藉人尤感其義而服其藥也君娶余季父第四女爲繼室伉儷甚篤三十六年妹以娩難亡君神傷不已烈火生牙呼癸年餘頹潰而卒嗚呼痛哉君素無膾口之非竟殞噬膚之慘舌雖存而腸解飲食若流齒未缺而唇亡含珠雖殞斯人斯疾何罪何辜此冉耕所以有共首之歎伯符所以有換饑之慎也余與君外託葭莩之戚內懷金石之誼笠日賓婿曾幾何時步尉簪參爲歡未諜綃記齊諧語怪疑古寺之鬼青隋苑行春觴大隄之花縱白日如昨黃壚已遙事斷前期天數後死其能無子桑一慟秦失三號也哉君卒年六十有二初娶陳氏繼袁氏子延嘗附貢生女適張氏以某年某月某日瘞某銘曰

陰陽於人如父使子非理相加無受而已君以藥人而得惡疾及君無身吾懸如一山耶樹耶宰如者甚耶我爲之銘前定者數耶

客吟先生墓誌銘

夫不朝海若而滄浪之水清不入鄧林而會稽之竹美豈非蒼麟元豹隱見自殊夫不踰肩羽毛互異哉若乃定性於大湫之天凝神於寂波之表襮舉千里冰襟一生則我客吟先生殆其人歟先生姓汪名綱字可舟晚自號客吟居士唐越國公後也有小心精潔之素篤行深中之雅辞聲四五之間頗知自處子野三十以後不復諧人與古爲徒清曠若鏡海內載虹橋之馬骨持鳳尾之觴尊踵門而請益者如龍魚之趨大壑也乾隆十六年秋見訪隨園輈之入座踞屑欲飛超宗見人不衣自綏相與辨題趣之新故析元儒之異同酒獻三巡譚終十反猶未知其能詩也已而一篇跳出八風齊鳴金絲引和雲霞凋色藝嘗舉酒淮陽吹籥吳市北聲燕筑南採禹書悠悠有感於山河歷歷盡交於烟霧秋竹積雪春風搖波未足比其遒峭也楚江觀察黃公相與有舊強聘同行先生食武昌之魚折漢南之柳較之他處尤數數焉入

驚軍客爭挹音塵吏敬參軍來探喜怒而先生履朱門如蓬戶狎貴介如海鷗譬之神羊遊行不能觸也雪巢供奉鳥可褻也簿書箏束游目如盲騎唱雷喧飄風過耳避華堂之絲竹偷漁歌泛洞庭之水雲自擊香草可以想其志之潔行之芳矣晚年歸里值揚州有風爽之變歲司鳩羽不無增嘆家食緯蕭動致頗領先生雖履道偶乖而遇風知退竹有低頭之葉梅無仰面之花謝氏青山不少登高之賦鄂君翠被仍多緣情之作三十五年除夕前一日自邗江襆被而至曰舸大不適將游武昌余留先生畢正臘乃行倜然不可適楚飛湛盧之劍風雲亦驚彈琴去張翰之舟家人不覺五花之夢千里湘妃之簀一牀以九月九日卒於武昌年六十有九嗚呼痛哉才子不歸空啼鸚鵡騷人長往半在瀟湘雖古迹之傳聞亦此離之遭際若先生則瀟灑日月游戲人間可以掩衡泌而鴻居厭推車之蟬蛻矣而何以湯火居心雨雪促駕揚舲陋洲但化穎年遊尋墮淚之碑自走招魂之處豈其中有不能自克者耶莫非命也其奈公何先生娶熊氏長子大奋次子大宗扶柩歸瘞請銘於余余與先生久託知音敢辭不敏故知騎歸黃鶴還假羽客之龕宅掩青松即是幽人之家

銘曰以客吟以客死誰非客君獨爾客自去吟自存千萬春知其人

聽娘墓志

戊辰正月予銜大府泊胥江宿主人唐靜涵家集吳市之小星作魯莊之大閱招魚作媵呼雉爲媒於是羅襦門排光妓階列車如流水爭來衒玉之妝袨若交舉絕少繫紗之臂則有清臞窺牖綺語隔閤者月乍入而室明珠旁懸而星避主人謂予曰此吾家侍婢方聽娘也君以爲妹乎則渠之目色嚢絲非一日矣夫擇木者鳥也而木之擇鳥尤先憶雲者泥也而雲之憶泥更巧思飛獲羽久經鴆鳥陰謀出手得虞何必神叢再博古有遇披香之博士識陽綠之少年者殆其人歟予聞而感焉如蝴木之脉抽膓漢皋之逢解珮也爾乃相招以文無相貽以瞥頁丹心寸意鶴唱鶯和碧海青天寶詞白水馳而加景賞名夜從之舊泛可同舟酌送初飛之雉而無知事有難言者何也一江淚闊女牆怔忪五兩帆空儒門淡泊故雄肉在旐李叔量許僞亡新特將行東郭妻詛將孤入阻之者伊戾讒諂力過輕車黠之者渤敢生心忍擯中路聽娘書能決將水齊知歸夫愛子南討憐李邪有換羽移宮之術八風皆平無判娶別子之嫌一波不起一則心驚法喜小行耶初入華鬘一則身侍征西大將軍冥爲田舍性如和璧觸手成溫香豈湘蘭隔牖送枕藏浮雲三生聯腸臂之情樹得靈檀百事慰從心之願此因氤氳大使坤扇能牽亦由紅拂英雄神光獨注故也自此以後余解秣陵之組退隱嶺之山走函谷之關渡黃流之水聽娘無車不共有樂皆雙沛酋宜麤煩擱阿錫蘉調撰手便是齋撰衣試神針都成鶼鰈侍疾則肩愁滿鏡言雖而淚落漣珠或玲瓏歌金縷之詞或檐櫳折琉璃之筆愛園林之春早笑折花來因夜讀之更深愁攜燈去合宅之花姑竹母盡說柔儂仙爾之龍媼雅娘聲繁采伴雙棲甌脫飛沙破粉以彌妍並坐餘皇白浪淌裙而共拭猶將家行三之妹試華清第二之湯沃雪雖消凝脂尚在亡何消耶之社未毀織室之星已災巫舞宛邱太姬無子嬋嗚茂苑齊女工愁翔鳳有房老之稱雲容少天師之藥好孕恐育枚皐在而祺祝官亡弔夢歌離亢父召而靈妃步去蓋至於陽斷蘭宅胥瘦香桃聽娘亦自傷其終不起矣然而更衣既久耶性深知緩體沈晨妝必廝勢湯強進愿生大婦之愁簪珥分頒預作諸姬之別倩人寫貌眉小缺而猶嗔借女承衾手猶扶而不捨一枝紅墜七夕霜飛乾隆壬辰孟秋卒於隨園年四十九嗚呼痛哉韋皋老矣令生未必重逢紫玉奄然往事何堪追憶二十年前之夢雨三千里外之啼痕彼蠶眠鏡縁絲在奈如月蝕搜搔光沉離鏡宗春多不少黃花續命而巫山雲散水無絲樹亦房不能王相寵亡遁釋梵天人之寺且學代公碧玄勒館陶仙子之銘以某月日窆於倉山之西與夫子同塋降女君數武禮也所願仙雲一片長護帝鳳之山黃土千年燒作鴛鴦之瓦

小倉山房外集卷六終

小倉山房外集卷七　補遺

代祝兩江節相渤海公七十壽序

錢唐袁枚子才

蓋聞福者備也爲大順之統名壽者酬也乃至德之協應在昔金提力牧之佐雄陶方回之臣靡不班序顯毛榮膺大耋者何哉良以麟鳴遊聖鳳和歸昌含元甲之圖應中黃之讖小天景運生其間者算自長古帝耄明際其盛者道自合　朝廷雨露即臣子之丹砂也宰輔精神皆國家之元氣也則有赤霄冒頂素手擎天𧓍龍作[illegible]方之臣汝鳩司北門之曾白神薦祉備九德以宮陰陽萬物棣通先八荒而開壽域者其惟我渤海相公乎公以旄車之世族降河嶽之星精繡襦經幰口成銘頌履絢冠鉢智械入天泗水分符海陽輟轂遐知幽邑再守榆林既觀察於河西遂提刑於山左當是時也任延年少騎小駟以巡鄉羊續官清衣布袍而問俗夜無桴鼓合郡安眠路見桑麻使君便笑但招竹馬呼童子之迎不事喬參希長官之賚公之志桐鄉渤海皆可終身若無翡乎三圭之爲重侯九命之稱高將也然而感廷三載已多明試之功漢詔六條自有課最之舉臣如明月既鍊魄於金門　帝有景風自吹來於天上遂乃戴雀弁握牙璋攏屏藩衆少府東織西織進堯舜之衣裳寧鄉狹鄉察楚吳之山賦理賑則澤鴻換色款闢則英蕩宣風開府皖江軍民有喜色而相告宣防袁浦蛟魚聽號令而知歸著手成春無思不服　天子視公如龍門之砥柱故命爲側府而仍理河渠信公爲南國之甘棠故官拜平章而仍持旄節蓋公之遭際有得之於天者焉公之操修有信之於己者焉今夫日行黃道豈免躔度之訛星傍紫微尙有繪離之忒公乃半生赤紱總是恩光一路青雲從無蹶躓執江南之壞奠不以珍怪爭長顧北河之夫錢解以恢台見賞同斷獄也獨信臬蘇同薦人也不疑謝陳便宜之疏朝上而夕行除科比之條奏未終而　詔下三山開府獨攜綮於荊襄一日登朝便參謀於樞密觀　慈寧之萬壽領袖班聯居柏梁之首賡矢音丹陛長子唱鐃歌而返齊像凌煙少君歌鹿鳴而來策名京兆志龍則銘鐘未盡紀勛則列笏難書猗歟盛哉古之名臣未嘗有此然而公抱姬旦躬竭如畏之忱屏魏其沾沾自喜之意耳鳴陰德坐薦謙衷脫帶嘗以腰舟過人不肯附影刺閨判事高柔常纏抱文書鋒枕傳曾蘇綽必手兼朱墨胥爲牧令能飭苟煩胥采封非自張施帖及閻札條於賓位辟召英賢圖廉惻於屏風協和寅好百僚禮絕偏折節於儒生一品集成尙傾心於文史四時無燕居之樂終朝吹露冕之風乘馬三年不知牝牡封侯數日忘告妻孥惟其秉負也誠故其感應也速不知者以爲隅燭獨對季鄴侯結主之緣深其知者以爲昏夜焚香趙清獻格天之道大歲逢冬仲壽屆古稀　天子以正月十二日爲公豫慶於京師禮也臣思述職上計吏之封章朕欲見卿僱錄市於日下爰調大膳春滿梅花節近上元燈排火樹卿雲與佛雲一色文露與武露齊濃帝座星明大庖早具湯丞官廚上頓方酣九曲明珠穿甝襦衣之婦萬釘寶帶頒來侍御之臣帽結紅絨似黃人之捧日裘飄狐腋耐青女之飛霜王會圖成雕馬每牛俱賜鈞天樂奏晳陽儀伯同歌依龍光者一月有奇頌名世者五百餘歲車回北闕尙帶香煙信到南邦爭傳士女以歲星之舊地拱卿月之新輝嘉禾望氣以穰成德水未霜而波靜凡此編氓之福皆由仁壽之徵而公方且雪鬢不知冰襟如故料量民隱謝絕笙絃高侍中之聽强几杖虛設裴晉公之風貌海鶴同清當攬揆之時赴巡河之役在元老以爲稱觴事小乘傳篆而四牡仍驅在蒼生以爲愛日心長過冬至而一陽始展某等行居子姓身隸耕籍逢申伯之生辰祝魯侯之燕喜未必邳州進酒韓稜隔千里而有醉容且喜祝史陳詞范武受徽言而無慚色敢張翌邸聊當悝鐘義不取諛文皆從實此日金甌十二橫陳寶錦之堂他年銀管三千再記杖朝之事

陳溁南修禊詩序

夫芳晨不暌天音朝今彥豈殊乎往哲一邱一壑或友或朋如鏡含霜如水受月是以不學子晉而事同洛濱之游偶聚子桓而興同漳川之賞皆所以追繡襲林步趨逸軌也溁南陳子以永和之賢生上巳之日陶元浴素樹善測交探金虎之文志在幽履讀蘭亭之序心希古歡遂乃仿鄭風作祓禊厭賓介藉絪馮揚觶若流闢水使曲同同之鳥熒熒之花高堂青龍之才張堪白馬之譽嚴助聊蒼之學孔晁案宙之篇俱足抒寫景光自成謦逸流黃體素佾嗜因之作書脊練朝虹愷之寫而入畫縱移山陰於茂苑起晉賢於九原匪其笑矣又何加焉僕也於越鄙人楚國殘客偶傾衿於半面遂圖形於九仙命作荒言聊爲小引明知風簫偶過未諧雅奏之音或者木柷先鳴亦是同聲之曲

金賢村太守詩序

賢村先生東晉名流西豪望族夷吾澤四經之學彥和標七觀而談金心在中早擅鴻儀之翰銀手如斷遂歌鹿鳴之章以司民協孤終以上計得課最牽絲江左傾蓋金陵驟見子皮抒心元度館人竊歷之事能教返壁山中鮑生換馬之談遍背踏閭燈下除非賈至許見璐英直索紫雲不嗔杜牧此非聆音識曲送抱推襟者不能若是之好余也已而一麾出守黃鶴樓高萬里班春夜郎國小可憐蕉土新宮有不戒之虞趙以飲章故印竟攫拏而去捨二千石作六一翁在他人必且五噫歌成四愁交作矣而先生逌然安雅不廢嘯歌清俸無多但買仙眉瓊葉歸雲有引惟聞梵宇清聲跳李文子之三躬三通遷伯玉之再仕再化樂大天上張筠地仙不是過也於是飲是飯於霜潭解慍興於紫渚遣洛浦走螺磯寓秦淮訪蔣徑當七夕牽牛之夕來諸姬驂馬之妝聚楞嚴十種之仙作刀跡八風之奏時則大劍淳底月墜花間雲可妬羅風停吹雲散讌妃之步魚妯爭迎撥火鳳之絃雁奴驚起或班排阿誇私說兒夫或女符提婆乾呼阿嫻或珠飛纓絡舞出前溪或研緊箏篌歌騰小海以殿春佐午子使翔舒戲鸞翔雙珮繞而宮徵出於燈闌千燈張而銀河落於樹上先生則手拋紅豆暗記樂章耳聽回飈遙知鼓節雨室如一公然張稷通家大會無遮何必王琨避面迨至星沉三李而盆雞將屆呂其間孔熙金訶而稚女尙變娩而笑有是

哉此樂令人忘死至今使我移情可謂京洛之雅遊夷門之大會也已可奈地隔燕吳家分南北孔璋行矣公幹淒然小別三年空贈繞朝之策相思數字忽來蘇武之書長姜先亡說少姜而於邑道南無宅借公瑾以爲樓翠羽拾來想華鈴碭環之舊影詩泥封寄讀圖雲散雪之新篇雖元晏病風已枯半體而安仁感舊尙富千言爲金海之全編索玉臺之小序嗟乎言者心之聲也心不醇粹則聲浮文者情之著也情不鮮媚則文敝少登臨之境者雖素有殷勤之意者好麗先生心波浩漢情岳干霄非側氏而記其鑑鑑愛童蒙而拾其香草能爲蠻語巧奪舌人好作音臣時夸耳學加以三吳弭節百粵觀風湘水濯其清襟黔山催其險句以拔香之博士衆文陣之雄師倘入儒林定非豁刻就升天界也入華蠶賈生養空以遊德機常活龍叔背明而坐方寸皆虛故能六管揚風三英飛彩歌雖弔步霜天開清角之聲流景紆雲煙霧掩明珠之色鼓宮宮動喝月月行又何必飾泥沱以蛾眉假荒言爲前馬哉然而關本顯詳所湛蹞歸强半先鳴劉繇高才猶獻書於休文車下東阿貴介乃求序於仲卿夢中況僕與先生笙磬同音雲龍並駕如驂從靳以蚓投魚香火因緣喜靈山之有分白頭期限傷老物之無多持贈聯襟之遊音塵不再信後傳今之作揚榷何辭敢竭江淹將盡之才大署巢父長留之卷此日文章付我勝託妻孥他年泉路逢君再同賡唱

梅軒先生六十壽序

梅軒先生以仲冬之暢月爲花甲之良辰摘綏山之桃而勿採皮蠶飛之經而勿誦乃賜袁枚而韶之曰明知壽言非古也然而相觀局外消臆瞭然乞言山中切入不媚子寧視余之攬揆而瞿瞿然寧乎伏思枚與先生雖吏隱之途分實淄澠之味合臚言風聽側聞長者之徽音奮筆篤思頗記賢人之逸事與其橫陳於胸臆曷若布寫於屏風謹拜手稽首而爲序曰才非官也而才高則官自尊德非年也而德厚則年自劭鄙爲但期文學竟冠通侯顏含不信書龜偏登大耋此非志願有限休徵相逼以來實由操執恢

宏造物因材而篤也先生生而孤露以庶爲門長卽横經將游作銀艱嫺殘之芋子含辛嫆折慈母之簍霜天課讀荼蘗勵志之詩江總修心之賦基於此矣登賢書之籍爲國子之師擠嗚道宣翼綷元化攝子陽之五縣走章丹之八州初涖三湘再臨兩晉斷絕尺一禁止梁游桴鼓無所發聲澤民不敢厭饜凡諸批牒排比成書枚受而讀之不覺嘆曰子產爲政莫如猛也魯非察獄必以情也仁有所閡則以術濟之律有所窮則以意通之耆霜緊霍常照徹於五聽之餘息子孀孀必安置於萬全之地謝太傅稱陶公用法恆得法外意先生殆不愧家風者乎古人勅郭丹之事永署黃堂頒侯霸之文編爲令甲良有以也擢守淮陰旋遷白下送者持靴不去迎者挾轂爭先先生亦復襜帷沾襟留詩賦別所謂賢者使人不能忘己而已亦不能自忘於人焉先是淮有實沈大湫之神作沉竈産蛙之厄先生平其斂陷疏厥原防丑入波濤扶持梟散王尊立水奪赤子於龍宮柬勵射潮麗黃熊於寢外卒使城留三板炊滿千村　召對九重漏下六刻百辟動容而觀敷奏　一人前席以問生靈遂蒙簡在之知大有非常之用　天子不欲置汲黯於遠也故將赴淮陽而仍留近地又恐用馮唐之遲也故甫遷觀察而遽轉屏藩一歲之中章服屢換半里之內官舍三遷人但見其雲路搏風九萬里之扶搖太速而不知其仁必及物二十年之積累良多先生方且不損不加如愧如讓早鋤其色有睟其容闔門績紡敬姜自有家風散髻斜簪王倫依然儒者所到處一池之泉古跡必復一亭之月舊景重新短碣豐碑皆典秩明禋之式三巖五宿有義漿仁粟之供財刀布以救生徒稅束薪而炙筆硯讀書勞舉不廢賓筵呵殿聲希朗閒吟詠至於今雖秩居二品車擁八騶而往往依念桐鄉好談京兆者其故何哉蓋道行於獨任與肘無人效著於當年終身懷惠古之君子易地皆然然而枚所怵耳而傾心者猶不在是也今夫君子表微陽善不如陰德哲人制行與義卽以爲仁自梟俊風高而恢台之意少亦非遼路失而趨進之道乖先生籤錄上官頗遺細案迷留下祭不諱風情似若徐邈爲通展禽非介矣而孰知小可略而大不踰外雖夷而中甚峻毛仲容滿不能致者惟宋璟一人江殿秋移所必遊者是僧且諸辯此非勇過夏育行若伯夷者而能若是哉枚空山老矣一個陳人野服蕭然半廛奥草先生絕無介紹早來雲外之車略得公餘便速幽人之駕復訪文字未識面而手已傳抄造膝清談乍脫口而心先莫逆此又牙琴之知遇辞劍之遭逢也已玆者白頭介壽赤被斯皇千里生祠齊進狄公之酒一園絲竹爭歌衛武之詩家居東海瑯琊仙山最近署有清熙古井聖水常春竊自比於鶴舞猿吟敢私獻其頌宣五奏公如黃菊勉旃晚節之彌香我亦蒼生願視慈雲之永覆

謝渤海相公元旦賜鹿豕鵝鴨等物及福字啓

大喈元日羣歌燮理之功春滿軍門敢忘起居之禮歲逢甲午律應東風出臥雪之蓬廬作向陽之草木手板投衆官以後吏隱遂分荷衣拜嵩嶽之前山林入野蒙相公温言婉下異貺遙頒蘩剷囷傾半是華堂之餼色招香引都非邱里之珍覿若嘉賓賜之鳴鹿憐其傲態件以肴鵝特豚饋食之牲可以薦諸祖考泛水呼名之鴨兼堪寫入詩歌鄰里叩門爭看物來相府妻孥動色喧傳恩到貧家更有福字一箋爲老母今秋九十之慶枚伏思福也者求之在己而降之自天者也

天子爲九重福主錫之以與相公相公爲一路福星分之以與士女雲箋紙好光生柏葉之華煙墨香濃秀奪梅花之色北堂懸而慈筆永護白髮對而笑口常開不特此也公之愛士人盡知之公之用心誰能及之綺南衙筐篚育敎使者頒來則空谷煙雲頓作材官輸勞公慮擾山中之白鶴特交車後之蒼頭如取如攜宛然父子家人之意式飲式食剛在椒盤春酒之天如此曲體人情纖微必到自見平章軍國雨露皆周物有盡而意無窮年漸衰而恩難報所有銜結之忱理合肅啓佈謝

爲章太宜人七秩徵詩啟

蓋聞甘泉畫象金母爲昭懷清築臺巴婦有耀翠娥元鑒始於提甕彤管絳紗孝稱於漢晉何承天夙承母教夏侯氏尤明詩儀皆所以觀地道之成立女宗之式也矧璇宮夜織坐少廣者七十年天姥朝遊獲群麟者三四代豈可使雲仙彩仗競奏靈璈我黻儒林反無法曲者乎恭惟章母黃太宜人系原江夏配適河間年甫及笄禮成合卺勖帥以敬循循帥氏之箴參和爲仁媞媞碩人之德産寶家五桂剩崔氏雙鴻我封翁樸菴先生一覽方尖三珠增痏遽赴玉樓之召竟貽漆室之憂其時堂上尊章俱無恙也太宜人瓊環暫撤學嬰兒之事紹概散晨餐作季蘭之尸祭外則涵胥栽漆園林極土化之宜內則設鍵安橫門戶有金城之固少儀訓子機聲與夜課齊清吉禮嫁姑束帛與儷皮不忒爲先靈卜兆窆禮備三虞爲戚友饋壺飧河潤九里一門春滿七族風肅慰予伶俜受小郎臨終之託彌甥孤露從嫦孀拔宅而歸太宜人哺以鴬履助其貧窮卒使阿宜阿買列官階王悅王琦竟成宅相此豈昔之分鑲轢釜別室銅盤者所得媲其懿範也哉我淮樹太守奉三遷之慈訓宣十部之仁風隴右姑臧屢知赤緊京江白下再守黃圖比清識而水鏡無光吐赤誠而朝霞失色平章究政開汲長孺之倉協濟鄰封貸秦穆公之粟擒小劫拔出萑苻懷磚巨豪散歸耆牧決獄則諸囚禱佛一時之狴犴無冤輿氓則損俸延師數郡之菁莪鬱起以故李憲三生之祀黃昌兩日之歌業已大府頎衿闔閭頷手而太宜人猶欿然其未足也淮樹每遷一官必申一戒每平一獄輒加一餐定省之餘詢何以報　聖主含飴之暇計何以澤覃泥受鸞翟封誥而身服七升之布居甕堂丙舍而廚捐五鼎之牲輿櫬恐庇於賢雲備甫都飲其德水宜其壽隨年茂慶與善俱以丁酉暮春爲古稀華旦時則花明瑞室月在高樂鄒母當筵依然絲鬢崔邠側幄親捧朱輪仲海季江四世之孫曾玉立前麟後鳳百年之棹楔風高古之人雖馮親上殿苟世從官象輿婉僤于西清冠帔頻頒於北闕洗其榮寵何以加茲某等誼屬葭莩情深邱里目覩柔嘉之則耳聞聖善之風敢贊旂檀代揚奇馥願將閫範略舉梗端伏望當代之儒林文人文貞學士不靳瓊瑤各賜琳琅或宣照於五聲或宏鋪於七體借文昌遺耀增寶婺之星光假書帶芬芳寫蟠桃之花色庶幾垂諸方策卽南唐女憲之書播入管絃續樂府譜人之曲

鄒文學呂君墓誌銘

君呂姓名揚廷字對宸江蘇常州人也生卽風神愉定有顏淵度毅之仁仲弓含澤之智白賁沃若黃流瑟然年十九爲博士弟子二十二肄業成均鄭綏爲儒吽吟裘氏之地仲舒好學不窺廣川之園凡十祺之變三象之音九據之章七調之曲靡不窮穴名理淵通妙鑑應南北鄉試不售遂佐周君某爲政陽高王壽炎書而舞班超投筆以行招我以弓視道若尺其時有火速軍餉應運會城者路苦盤陟人相愕眙君勇任之以三十須臾行七百郵遞鼕虎墜澗攀枝登崖卒使龍節如期魚符應刻古之人雖子反乘壇欒枝斷轂卞莊子之怒目於蒸怯威太史慈之通章計吏奪氣不是過也同里友吳啟文病於榆社署中君從陽高騎馬視之始而稱藥羹饘長纖而扶轎送歸元伯或勸君應秋試者君泫然曰科第命也友朋義也吾不以彼易此矣其篤行深中飭飾類是孰閒居有繩直之心渦雖無介混之色渊交隴倚魁之行樹善記昔席之言蟄厖褫以拯人岵集原而跟止以故邱里稱其風者莫不證岑鼎於展禽誓要言於虞寄兄弟五人杜欽以小官最著學生一坐庾乘以末位稱尊傳曰上交下交銀手如斷其君之謂歟以乾隆四十三年卒其子府學生星垣秀出班行家傳緗袠庶乎潘子之後有尼夏侯之學傳建進遷陳詞乞予誌墓予思夫平子南陽之德深刻碑陰康成北海之風大書瓦屑亦文人之職役孝子之終事也乃仿南朝宗氏慕碣牒其世系妻女年齒葬所如左而爲之銘曰

墨有光夜方起人有名死未已亢其宗更有子我銘幽逝者喜

孫淵如亡妻王孺人墓志銘

孫薇省秀才詩才傀詭能爲昌谷玉川家數予愛偉之今春二月以其亡妻王孺人事狀及詩索予銘幽予讀其樂府諸篇哀感頑豔丁當清逸故知完山之鳥無異吭之鳴雲和之笙有雙管之奏宛其死矣士也堅姿彤管既淹元石斯鐫謹按孺人姓王名采薇宜黃令光燮公女也有天紹之麗姿偏怡之修美天

女九相爨芸三絕年十九歸秀才秀才故食貧者賦感婚時以帛拜代香纓繻入不槃於心能勵其色守成湯嫁妹之戒損夏禹修容之粉調言裝巢和之器治乾餱饋食之籩威姑以下愉愉如也每至玉女沙涼金蟲燈小釵橫三鬟髻安半蟬繻入禁、衙濕之香展排比之卷或抽觴以聲韻或論古而交謫謡蠻飛之篇月王母心驚成蠻鑑之圖齊南海紐貝秀才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匪云嘉耦直是吟朋且其神識尤異儕嘗讀王章傳曰牛衣妻自賢奈汕仲卿上書終是恇怯女兒又對落英嘆曰人當如槿早謝慮有憐者何俟類侵才拾恆幹耶味其言直以形骸爲桎梏晝夜爲一致朵雲留影曇花變空宜其拂衣行矣便登女嬃之邱執手奄然離魂靈妃之步病成解佩怨失嫦娥年二十有四秀才開華鏡之故匣見都膚之舊痕哀思夕流憤泉朝湧遂乃詣宛若請神君執鬼中玩仙蝶知孺人故是兜率宮掌書者雖迹涉幽渺莊士不言然浴羲女於甘淵奔純狐於月窟乃自古記之秀才鍾情語怪以妄慰悲當亦君子所不廢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原銘曰

驚女鹿佑楚客問天緣何彼姝以此名焉宜其奄忽離瑜復位當景收蘭臨華罷翠憎憎孫楚盤行索妃歌離弔夢有淺漣漪棱娥臺高玻瓈魂杳定有青鸞集此華表

徐君禮珍墓誌銘

夫百卉具腓而含芳之蘭先隕朝陽方盛而棲鳳之桐早凋秀實雖兼才命兩舛此哲人所以有沉脽之嘆愍臣所以有火色之嘆也吾於亡友徐君有深惻焉君諱維行字禮珍一字芷泉代爲著姓家於浙中遠祖諱講者宋乾道間以侍御史出守平江愛玩洞庭之幽遂爲堂里之下二十傳至號蓀公生四子君其次也執笄膺揭即已岐嶷束髮受經史加倜儻木中生之小心精潔慕莊周之抱德煬和如切如磋開詩聞禮睦三昆而既翕合七族以宣仁或立文翁之宗親炙笙研或拾周瑜之宅安宿賓朋或共建宗祠司廟役賦功之事或首襄荒政竭義漿仁粟之供凡邱里所錯擬者能以身先之用流所辟倪者必以智決之長兒西園先與余交招遊石公小住君舍如彼然明一言稱善遂爲伍舉兩度班荊嘗共作六日之留通一家之好時則露凝夜燭風静晨烏菜甲庖丁終宵覓其仲霜季雪排日娛賓余心感焉如繫戴石而君猶殷殷其未艾也次年拕支硎之小艇衝春餘之墜歡崇娣臨波濟尼在坐月白勝水人嬌當花至今王侍中之才語嬋嫣孔北海之音情頓挫余雖老矣何敢忘諸不圖龍華之會未終香火之緣已盡明涅入戾夢厲生災以庚子七月病篤召其弟心梅屬曰修短數也我無所恨然頗貪沒世之名必藉傳人之筆汝其爲我持暨乞墓銘於簡齋先生乎語畢而逝年三十有二嗚呼痛哉人之生也輕同聚沫人之死也速甚驚飆青曾黃須之推移蒼丙斯彌之變化彭殤同盡顏冉何悲然而元相臨終遺文盡交白傅荀郎雖少後事竟託鍾君亦可謂神理之無差交情之素定者矣以某年月塟於某余不能將遐馬賢親爲緩毛所賢名在月中仍復闕侯之位背留檻下水昌晏子之家

銘曰咸池五車氣通其區降此淑靈實生士夫情情徐君躋循不爭神出五寸志入四行可以測交可以樹善語笑未終大風吹斷楚辭論爭周鼎沉沙衡星噴冥雖掩光華我欲撦劍弔君之墓不挂輕嶋挂君隴樹

陳淑蘭女子詩序

蓋聞天章有七襄之製知織女原近文昌璇璣迴八角之文淚閨秀能通河洛倘但稱針博士而竟乏思功或喚作女大家而徒知陰教是則夜來善繡大抬知書不無遺憾矣若金陵女士陳淑蘭則不然前其早辨四聲工傳三絕銀缸五夜牙管一雙洒華鈿爲辱金僧詩臂作膏沐拂來十指春浮二月花光寫入雙蛾秀奪六朝山黛當夫紡磚月墜鏡檻風低茗浮鮑氏之香絮散謝家之雪往往流連光景陶寫風情揮毫而玉釧微鳴舒紙而粉痕輕落直可傚左芬於晉代追三妹於劉家然而使有感焉尤有幸焉從古星來天上不息無才仙謫人間最愁失偶倘或戚施枉配茵溷空嗟[illegible]

夜炳不無淒緊之音意滋侵晨飛傾少風華之色矣而孰知所適鄧十郎者亦白門之佳士也詞標黃絹曲譜烏絲分涼作荷粲之憐入室下樊英之拜淑蘭一朶常攜素手同看蘭竹爲枝能使全家綵綠雞鳴齊而郎起香沉水而妾歌盤韻雙聲吟閑戶外唱了利女曲在盤中刻燭拈題競賭八叉之韻拔釵沽酒爭爲一字之師雖秦嘉之詠素琴倘慙薄報而高柔之服賢婦敢不終身真可使蘇蕙羨其聲華薛媛慕其福慧也已且又久著緗銘慣裁花骨不藉研神之記自成手狎之文字字生芒泯盡陷樂之迹絲絲入扣稍生彤管之煒非白傳之什不吟卿眞知已惟士安之序是求女亦門生遺我一緘緗詩兩首作香閨之潤筆求駢體之擅場俊也霜雪爲頭久傷才盡珠璣滿目又覺情生製作垂簾出入樂聲花之拂加添閒幅分明當錦緞之貽報以數行弁諸卷首庶幾此日讀霧飛之篇目王母驚心他年獻南海之鑑繫唐宮勳色

劉霞裳詩序

夫雲霞雖色有論畫工之巧蘭蕙吐氣能奪迷迭之芬天所相者人不能爭中所無者外不能襲是以杜驪早聰勝於句子之晚研也高鳳溺苦不如枚皐之夙悟也梁簡文云斯文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劉生霞裳殆其人歟霞裳者山陰劉念臺先生之五世孫也產自清門羊舌之族木大生於息土仲容之姣無雙楊收四聲早辨神曰陸雲十六便舉茂才秀出班行獨師懷抱以虔儇之逸性當慘綠之少年未免粉白修容膠青刷鬢璐光奪瑁粥粥爭迎顧協晚婚綏綏求配摩登攝去將阿難戒體摩登裂譙測交與羋甚私情款狎終日酖醄於酒肆一船橫遨於秦淮絕學捐書還蘭變鮑致禮法之士飛言如雨而霞裳適然不顧也以爲日月含蝕烏之瑕不妨麗天之景圭璋無瑱瑜之匿斯爲前席之珍古之人忽細德之險微作風雲之奇闢賈逵通倪借稅便行元季沉酣負玩濾走思話自纓腰鼓征西好佩香囊凡此儻蕩倜張夫亦何傷於吾士乎則有旅餘主人張三昧之燕騎兩家之騶招余白色彼此心傾問字則肯作侯莒遊山則願爲倚裝乃擔簦遂隨負笈從征台宕訪春匡廬觀瀑黃海水嶺洞庭聽仙奏於幔亭侯初騎於衡嶽當是時也江中潮起似答吟聲馬上花飛欲催綺語對奇峯而筆健折芳草以情深或弟子儀言請更一字或先生低首爲賞數聯道衡爲文使頓錯揃摭仲宣招官招彥昇酌商取聰明智慧於陸谷口中學杜指鈎絃於師襄手上五年來汕汕焉覓覓焉其聆音識曲投色知心雖莊惠濠梁鍾牙流水無以過也今年春從二萬里而還有三百篇之製清詞雲委藻思泉湧振斂絃之逸曲鏘韶鏈之雅調余勸其板而行之霞裳蹙然辭謝不敏余曉之曰昔崔贈舉世重其風流致才華見沒良可惜也子以輕測異卷之姿加旭歷銳銀之學余豈不知似川方至如日在東方將奏遙經於鈞天何必遠英聲於早歲哉然而休文遲暮才盡王筠元則門牆最憐雕武趁予夜燭助爾晨燈好東招縞同爲商榷庶幾刻而出水百卉飲華雖鳳鳴霄漢流傾耳此日波瀾莫二杜陵識所由來他年秋夕諸篇元相存爲少作

贈儒林郎翰林院待詔厚齋項君暨姚安人合葬墓志銘

君諱廷櫆字敬東號厚齋祖盤菴公由徽遷杭不受耿逆僞命殁祀西湖父文淞公州司馬棠樸清尚道迹崇情賦江總之修心佩朱穆之崇厚因知兆楊環之休衍何辭之慶矣君生而恬定長更衛齊蔡談通明人呼則佰君游偶傷世號學童八歲時父體不豫私禱吳山神廟祈以身代病果得瘳童子何知至誠則動元穹雖邈有聽斯卑弱冠補弟子員英聲揮綽庶士碩風見者以公輔期之先是文淞公逆入之見學陸賈出裝愛子之心爲薛包分產君道當分易折枝披自傷當在趨時不在歲司楨羽金能自化何必貴收薛中於是盡合許武所分助以南中奮費道禹蒸布迨年盈志入四行神出五寸遂振白圭之裔業法孔氏之雍容焉然而燕雀所賀非鴻鵠所欣也孰爲所甘非志士所願也君以爲華身不如華國多積尤貴多文檢西笑之心作北征之賦乃以家事交其兄端友公而已則由鄉貢入太學從稜一到拳坐禁蹬立太初將臨名流拂席或寅剌走謁或致書結納華以爲蔡公儒林之亞賀生通禮之宗非君莫屬若

庚午舉順天鄉試甲戌補翰林院待詔方領矩步久著風規玉府木天更嫻掌故以詩受知於愼郡王東平辟士特取吳良梁孝延賓最高枚叔於此一應觀翰音之登慶茅茹之拔矣不意遂山路遠風雪易侵長安久居金貂就耗丙子春以事罷歸公業遊一山園半蕪忘夫邱亭侯名空宮君以爲青蚨可去而復還荊樹易凋而難茂覓學繆形之閉戶不問馳諠之治裝決意小輿空拳搏戰漸看珠熟不怯錢荒曾太夫人年耋臥病君奉佛爲醫因心惻藥上池飲而穀食安咳華榮而蘭芽茁逞玉萱宜以壽終而君年亦將耆矣遂乃路遊東粵論著桓寬爲鹽商錄出納之資爲內府核竄虧之數雖韓嬰精悍公綽聰強不是過也已而還鄉訓子顧已尋涯啟樊重之居大開瑞室做君卿之俠招致淸流則有杭菫浦吳西林王逃堂汪西灝諸君大雅扶輪升堂接踵酒餚胥鄉詩牒晨飛旗鼓相當珠璣亂灑奉夏侯以四馬百人之食但覺其豪留春申於一翕五散之間各行其樂蘭亭諸彥盡文陣雄師金谷主人爲騷壇領袖余以己亥之春掃墓望湖亦得送抱推襟與分一席焉王楊繼逝傷李嶠之獨存羣紀齊交欣孔融之有幸故鄉金蘭之譜煙霞之交微斯人其誰與歸君雖身在邱樊而心存輦轂道小草雖微都知向日華峯在下誰不尊天以故陳咸思入都中楊僕恥居關外 皇上南巡江浙君兩袪高蹶星夜迎 鑾迷路所謂龍光必照恭逢乾隆五十年正月四日 皇上舉行千叟宴禮君年逾花甲應 詔赴都當是日也萬春始華千齡方日百神萬祉五老來朝散太極之飛泉開八荒之壽域君得與濟濟耆英皤皤元老層足北闕樂聽九韶酒斟百末鶴髮羅乎丹陛鳩杖錯於彤庭朵殿香烟歸猶未散 天家頒賜匹不能勝 皇上賞文綺雕盤奇珍無算 欽定所與詩刪入 荷蒙盛典昔桓榮陳車服於庭前孝示子弟韓弦寫姓名於屏上許作詩人以古較今於斯爲盛君疾惡如風赴義若熱蔭暍人於樹下見善必先回寒谷於律中惟力是視在衢州有孕婦不能論績者在京師有僕人不能遣娶者君傾囊助之劉翊舍其車馬不告姓名趙憙濟及婦人同聲稱祝君之陰德耳鳴皆此類也癸化之年纔六十有八遺命喪葬悉從儉約祇許作夾之

杼水供茅君之虛位而已嗚呼君翬翟之思未終槃槃之才乍展崔駰巨儒位終邑宰管輅絕學官止府丞命之所存數雖殞也然而信義孚於人忠誠格乎物辨岑鼎者必取信於展禽作誓言者多要盟於處寄朵朵蘭飢當騁適賓蛇蛇碩言聆音識曲令雖九原不作五噫空歌而聞風追溯者誰不對酒而懷公榮臨風而思元度哉夫人姚氏雲臺望族東里名媛凡浣石建之中衣勝姜肱之大被炊黔敖之粥指子敬之困莫不贊自閨闈助之聲珥稱班昭女誡作顏氏家箴有脊有倫如幾如式先君一年卒子墉秀出班行跂心聖籍通五際微言識六家要指可謂潘氏之門有尼夏侯之學傳建矣以某年某月某日奉柩合葬於某原禮也嗚呼武擔山上任文公何日歸來靈芝宮中王平甫此時復位

銘曰文饒孝讓號張曾子君懷至性孩提如此賜不受命商可言詩遠聲聞兆金躍爐馳騁宦而能施學如不及盲禿傴尪皆君所活身雖逝矣情尙蟬嫣其纍禁綫其容簡蓮化亭神窟石秀土與荒生牖草青帶芊芊

贈中議大夫孝廉隱谷孫君暨范太淑人合葬墓表

夫熱中者務進矜神者主守慕古者絕俗兼愛者喪我四者殊轍折中難矣若不夷不惠非仕非隱消名聲於士林厚澤沾乎鄉邑所謂得天獨全與道大適者我隱谷孫君其人也君諱宗源字粟忱一字隱谷杭州仁和人幼而岐嶷長多閱歷少與兄宗溥才名並馳躍豐城兩劍飛平輿二龍兄既入翰林官給諫君亦登賢書上春官不第罷歸當是時君以蘭成射策之年受淸上書之歲舉頭見日呵氣生雲孰不思三沐三熏再接再厲而君志在幽尋意薄軒冕停計偕之車占肥遯之卦以爲四科尙德德施三旌不換居卑習退所以厚生推解可以樹善何必戀此微名致疎祿者乎蘇而復上哉於是陳撰五行炊爨萬物因其增餘立其畔序范蠡能謀秋儲藏蓄不數年而倉實降心研桑側目矣然能聚而不能散者猶賦之行也能散而不知道者乃是之民也君以爲萬善所先天倫之事百年雖得孝養之爲於是廣編孃之居潔君魚之饌仲江季海環侍無方北雁晨鳧應念即得太夫人病臥君親嘗湯藥室投爨有鑒誦禮三年哭幾滅性幸封翁之常健也乃與同志以博歡心極宴嬉以永愛日凡三儲五器之客雖箇矣殿之賓及冠竹皮帶楊具善恪五妙彈棋者莫不摘裾連袂酒賦琴歌薔所以養賈參之志而成孟公之名者其在斯時乎且又義重輕財惟緩急倘非內疑而不殊戚里待之舉火乙亥歲大祲出粟千石飢民免溝壑魄失威大吏請旌於 朝君瀟然然於己其友陳明府廷獻宦遊雲南君代爲治裝資其捧檄旋以憂歸貧不能償君尋自焚詞成與廉吏不負鮑子之金償我素心速燕四文之券疎戚吳某寄食於君齒猶未也而君爲營美櫬曰使及其身親見之安死後之心豫內何害慰老人之志引養酬長僕因之有感矣夫君子在上則美其政在下則美其俗其假人也不德不責其食人也不使不役是以周尊九畿漢重八廚子夏賢仁齊桓長宿義散貲錢郭伋因之稱英雄也嗚乎酒樊宏所以頒錫德也彼夫穴管之兒眠鋌之流高距台衛終歸隴斷魚魚逐隊蹶蹶稱廉何曾有益蒼生壽閒之形管也哉方知尊不在官賢不需位蕭育學官是杜陵男子蘇純僑士號三輔大人君之謂矣所嘆者善人是當生而無慚造化無心奪之偏速君雖持粱刺肥何曾饜其爛蒸青之赤爵亦足保其谷神乃精神凋耗而體不能充服散雜投而藥終無效疾深三豎形敝五倉竟以不起嗚呼痛哉元髮歸泉垂髫扶柩霸春不相逢露空歌說者求其故而不得乃疑君爲善近名秣民所附得毋哀叔洩天而有終伍胥逆行而生災乎余謂君逸情雲上陰德耳鳴牛雖有涯死而不朽斯則壽之大者又何必與元鶴齊年共鼠椿爭歲耶夫人范氏即母太夫人姪也鐘瑾母妻季齊姑妹兩重甥舅一脈心情洗手作羹供張榕樂和衣侍疾親滌灌腧君既殁奉事封翁扶箴林下忘西河之傷含飴花間看諸孫之長折受立教拾芥成名奉繡佛以淸齋誦般若而終老君之得成夙志夫人與有力焉先是君好廣置書籍排鄴架於杖堂中有嫏嬛祕笈俗山涵書會 朝廷開四庫館令嗣仰首獻一百餘種 天子嘉之 御題乾道書原本還付珍藏賞佩文韻府全部以彰龍錫王

氏兒賢守江左青箱之學班家恩重 賜內庭冊府之書倘非燕翼貽謀安得龍光照耀嗚呼榮哉君以單恩贈中議大夫子三人伯曾鬆迎可運同衛曾甲午舉人候補中書餘曾國學生孫某以某年某月某日與夫人合葬於某

小倉山房外集卷七終

小倉山房外集卷八

錢唐袁枚子才

禮親王世子詩序

世子以天孫雲錦之才兼淮南食時之敏清襟蘭郁逸藻雲飛德無常師詩兼衆體詠物則明珠九曲上手能穿弔古則夏鼎千年即聲欲起或題畫而烟雲都生紙上或懷人而珠環盡落風前豈徒河間綠綾且使東阿却步所謂星分少海定有奇光筆洗銀河自饒仙氣福慧所鍾非偶然矣乃復禮士親賢攜離請益鈞天雅奏空谷傳來不棄芻蕘教之加墨枚久居物外忽聞緱嶺之笙翹企層霄覺聽賓雲之曲回環維誦齒頰生香已爲老子之歸觚敢不冥臣之蹈足謹遵龍命恭綴小言以莛則鐘將蠡測海此日鵬開八秩强作江郎才盡之文何時夢入九重來賦梁苑初升之月

思元主人詩序

山中鳳好天上書來捧碧海之紅珠珊瑚尚濕解王孫之雜佩漢璧猶溫大恩既已以心驚藻沐開函而下拜方知主人爲高陽之鞠子木帝禹之精苗翠鳳樓桐丹魚在藻年方弱冠早登蕭氏文樓思若流波不數魏家典論或舉唐宮進士作賦千篇或學魯國諸生誦詩三百詠物則絲絲入扣歌風而飄飄凌雲偶託卮言以儒爲戲時參妙諦著手成春無一言不深入元中無一字肯寄人籬下測大瀛之派波瀾自異入閬披帝女之桑枝葉都非凡卉所謂羲車五色雲蓋千層江漢水深風雲大闊未足方其腴麗也更復飛耳審音傾衿禮士以謙虛爲坐隱衆賢百家奔走卒爲神師不遺千里憐長途之老馬來弃詡於空山伏念枚輟閣蘭賦偶虔筆先赴京兆鹿鳴之宴尚待明年試乾元鴻博之科已周花甲方掩扉以終老忽大任之相加有若五鳳樓成修補命縫茅之陋九天樂奏唐歌招壤之氓其能無忝愧於顏知難而退哉然而投瓊太重結草無期龍命既宣辱辭更妄此日嗚呼必諾敢逃聲於才曠門前何時著翅飛來得隅坐於鄒枚席上

陳檢討塡詞圖序

塡詞圖者前數其年先生遺像其從孫鑒之中丞所爲刻也先生太邱世德岳珂原少保之孫驚座家聲森過是黨人之子伯始少聞庭訓元方早負時名氣得春先恐爭花發響韻則解呼雌霓揮毫而慣賦雄風浸淫百家足抗班香宋豔錘爐五典能兼樂旨潘詞恭逢我聖祖仁皇帝立賢無方求才若渴掩八紘而取俊闢四門以達聰特開博學之科許入鴻文之館先生彈冠拜命簪筆登朝折紅杏於瓊林花皆富貴聽笙簧於上苑鳥亦聰明撥大而色煥雲霞擲地而聲流金石高文典冊九霄傳司馬之詞章風語華言舉世誦香山之樂府未免國風好色我輩鍾情李翰文枯便奏音樂最文修史旁列紅妝或吟罷而即令傳抄或曲終而重爲按拍流目送笑有美一人嚼徵含商數其三弄開第孝侯之里遮山青入眉邊浮家少伯之湖春水綠漸幾色傾耳當筵樊素一串歌喉數他記曲韋娘幾升紅豆恩磨卿手釵掛臣冠眞可謂風流人豪自成驛逸者矣則有技擅虎頭巧超周昉者爲寫傾城顏色兼傳名士風流一則長鬚飄蕭拈花微笑一則雲鬟窈窕對酒當歌有睇其容美矣麗矣呼之欲活是耶非耶疑霜衣昭陽瀛洲十八士之數玲瓏指爪宛覺裴第三叠之圖於是廣召名流各加題品傳諸好事同作解人觀駁錦綱皆一榜登龍之彥筆歌墨舞聚 三朝吐鳳之才百斛珠璣爭飛紙上六朝金粉半塞行間豈非希世之丹青傳家之墨寶也哉中丞本高陽之後世有通侯生通德之門出而開府當燕寢凝香之際欲賦閒情抱芬芳悱惻之懷難忘祖德集羣賢之佳什遂甲比以成書因後進之同科乃郵筒而問序（枚）弱齡弄翰即慕蘭成老去看花常懷騎省當 聖主登幾之日即鄒生入洛之年 盛典再逢公車被召遲公五十七載勝黃之 恩詔重看徵士百八十人慘緣之少年得與當時陳實渺矣晨星此日袁宏公然碩果辱教弁首卷中影照驚鴻竊喜游題紙尾偏叨附驥嗟乎名流何限書不乏香人詞客有盡孔融也然識我指點吹簫仙子揣量題帕神情不愛才盡江淹只恨生遲杜牧欣圍扇親放翁之貌老眼頻揩似眉山題太白之眞音塵若接假使操絃度曲恐難分絳樹之雙聲若數尉禮論文喜早竊南豐之一瓣

宮閨雜詠序

宮閨雜詠者邵明府無恙先生所作也先生劉與才長愛嬰身短以淵古雕今之筆寫芬芳悱惻之懷追結古歡工爲才語拾鉛華於彤管遷次就班散煙黛於香奩無徵不信千稽弧史旁及稗官意茗雲飛但顧佳人再得葩華辭不能教逝者重生妙手白描隱隱呼之欲活音塵若夢姍姍怪其來遲較王母之從仙已過千倍考劉向之列傳史極千秋尤奇者褒牝雞爲樛木儷元妻於湘君南子因拜聖傳名敬母以生賢換局哀其窈窕輒神往而由致觸繽紛有過差亦心憐而巧爲開脫華言風語寵柳驕花萬古蛾眉一齊膜拜韓愈曰和者好紛有殷勤之意者好麗其作者之心情乎揚雄云綠衣三百色如之何其編排之人數乎一時目論者動謂貴賤雜屬貞淫奪位蘋莘與姬姜並列公櫚借姦冕齊登鸞之蘇峻與唐堯何堪對坐法與諧江渝定喚移床未免擬人失倫歌詩不類不知宣聖采風鄘衛與周南相繼武梁畫象萊妻與瞽母偕描歎喜海中人天同隊虹霓屏上姹女紛來換歎初生都是媧皇苗裔考其世系誰非堯母門楣五陳宏開八風並奏此詩教之所以爲大也至若天女摩登地示宮嫗如來之妻法喜昴宿之孺梁清太元賦之清要承弋眞語篇之靈猶宛得娟娟此豸全附晃言槪川刪除具欽卓識頌崇先生遺使索我弁言嗟哉賜也賢乎老夫衰矣春蠶未死剩有餘絲蟾魄將沉空留殘照一日深情帖下士女圖來恍若羅神排門翠鈐窺唐手披靈笈儼金屋之裝成目炫花箋似仙裾之留住因之望古遙集忽俊不禁雖國風之好已終而見獵之心忽動應披箐藥再作搜羊獻貺荀嬪叙等六十人合周天之數以多爲貴足張娘子大軍美不勝收畫點應初小說（凡北里志妝樓記情史豔史等書美人不下三千）恐師丹善忘不無滄海遺珠而束晳補亡或者彼姝知我

清娛閣合刻詩序

夫合璧必須雙璧偏絃不可獨張當天下有道之時我綏子佩喜家室和平之日鼓瑟吹笙典籍所傳人風可愛然而星名織女不近文昌鳥號鳴鸞或隨鳴鳳盤中伯玉後無嗣響之音大壤王郎轉有不平之歎得毋兩美不許齊眉天豈無情人偏有憾乃余讀清娛閣合刻而有異焉合刻者京江張舸齋居士與其室鮑芷香夫人所作也一則江夏黃童天資超絕一則宋家若藹質性靈明未納幣而風里稱才已結縭而房中有曲女兮說兆士也婆娑或吐石含金共作雙聲之奏或鈎心鬬角爭爲一字之師拈毫則雙管雲飛聯句而並頭花發既切磋於枕上遂偕老於詩中眞可謂異曲同工雙烟一氣者矣雖然言者心之聲也詞者意之表也偷片時目反則眉飛黛濃拋六藝情乖則宮商不應作者俱能含章司契抱德煬和夫鱗而樊禮分源婦淑而拔釵款客規謂美鑄人游蹤世城中勸散義餞名播金蘭簿上當其茶烟濕鬢梨雨催妝邀月圍棋折花射覆（皆詩中語）問字於掃眉才子妻即先生徵文於坦腹郎君婿眞吟佇寄遠則裝棉恐後當歌則得句爭先（亦詩中語）若非福與慧兼才同情摯者其能兩集編成三公不易也哉僕桑榆之景暮矣通家之誼久矣初與步江居士尋盟聯交繼與雅堂省郎紀羣作友今歲再遊天台班節京口又得見蔡氏文姬劉家快婿變牙並奏孔翠齊翔是有緣焉何其幸也更蒙推許屬綴題詞嗟乎文通夢中之筆久被郭璞追還玉臺新詠之篇敢不徐陵作序

公祝奇麗川中丞五十壽序（代）

蓍闕兩戒山河江左是歲星所照百年上壽五旬當受爵之初況開府之邦三吳勝地神明之頌萬口同聲則凡身受陶鈞耳親提命者其敢不寫雲錦於屏風奏雲璈於燕寢也哉恭惟麗川中丞閣下氣在斜晉錢鎔丹水年甫弱冠便簪上苑之花官欽秋曹歷擢祥刑之譽內騰郎省外作監司蓋帷則劍閣高開

揚旆而桂林風暖江南有福扇仁風者將及十年桴鼓不驚持節鉞者又過三載公之雄才大略人盡知之公之行事居心伊誰諒之今夫聰明者每失之刻公正者或流於迂斷敏者待物少寬幹辦者操心多躁公則容光必照何須察察為明著手成春不肯沾沾自喜愛惡必形於色使百僚知所從違成見不挂於懷故方寸毫無適莫案牘似秋來之葉風掃皆空吏胥蹈冰上而行心皆自怯獄無小大必與平廉官有賢聲都膺特薦憫東征運糧之卒合賞棉衣坐南衙清德之堂別張賓館劉宏不設從事而澄鑒如神包公洞開重門而關節不到繫詞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公之謂矣尤奇者今秋黃河水決高堰堤危公駕一臨而風伯回輪蛟龍避道適有雲南運銅數巨艦沉入波中頃刻金精變成銅壩抵當風浪得下芻茭公乃捐俸以祀馮夷之神撈銅而免滇員之累亦可想見人天協應福德兼隆之明效焉且夫處脂膏而不潤人笑君魚入寶山而空回誰為王烈年盈有例猶較何妨公乃身署鹽官心遊雪嶺秋毫無染牛菽自甘凡在旁觀都嫌太過直至淮西事發而牛奇章濟上無名都護賕聞而宋廣平殿前獨對然後知公之高掌遠蹠燭照幾先此豈中才以下所能企及者哉然而公猶慊慊然不自滿足也大行不加鶴本色書生之印小詩必錄藏故人殘稿之詩（謂慕友侯秋漁遺稿交閱圖入詩話）屈八騶而痾訣黃堂聞風者皆為泣下（謂馮太守）因遺孤而時遺白鏹感恩者直到泉臺（公待孫寄塵撫軍遺孤最厚）貽詒傳家義方垂訓都下郎君之薪水俱有章程階前執事之紀綱半通文墨求賢若渴布衣皆與平交觀過知仁相士都從格外裘輕帶緩苛禮全除風韻華言拈花微笑諸葛君之張殿設羅飛是經綸謝征西之置履裁裙縱教得所至於取沐偏溪邊之箭射必穿楊裂風輪海外之燈光能奪月拈一韻而風人擱筆餽一藥而貞疾頓瘳此又名臣游藝之餘情菩薩神通之末節也已今者嶽降台星值賴衰可愛之冬日鑄添海屋折王晉曾賦之梅花（公有和高梅詩九首）某等身隸栟櫚銜參鈴閣或遙離千里批牒常頒或近侍崇轅光風時接見王丞相而人人意滿對樂彥輔而個個神清池中欲躍神魚境內皆生福草分大賢之仁壽活全省之蒼生恐傾東海之觴難效麥邱之祝敬陳皇覽當作俚鐘義不取諛事皆徵實此日立言立功立德盛普十二金纔他年杖鄉杖國杖朝再付三千銀管

恩賜世襲雲騎尉羅漢門縣丞陳君墓誌銘

嘗鐵雨金風之處獨標碧血為國殤以哦松射鴨之官忽作鬼雄於海島人斯忠矣典亦隆焉公陳姓諱聖傳浙之山陰人曾祖理慕蘇桓公號大人有何比干之陰德官廣西司獄因寄籍焉祖廷綸官按察使父齊賢官江西廣饒九江道公幼而徇通長允惟定以乾隆壬午舉人得鹽場大使候補福建兩充同考官助朱衣之點莫濫齊竽拔毛穎之錐共推秦鑑秩滿例轉知縣忤上官意調補順昌丞仁風不墜中牟馴競說魯恭獄鳳偶棲蒲亭頗聞仇覽中丞徐公命權知樂縣事年餘仍調臺灣丞駐劄羅漢門檻可觀魚方躊躇波於碧海傲寶劍竟招殺氣於蠻疆孰不數月而林逆之難作焉時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也公奉委守斗六門斗六門者臺北要區賊攻甚力公以枳棘一枝困藩籬於絕域赤棒一挺擋戈戟於千山契節傳呼華冒三就築公冤胄民見面而心安子產成列盜聞風而氣奪我心匪石眾志成城十一月朔賊大至豺牙宓厲雪刃如林廼毒潛吹黑雲壓地公本書生慷慨作名士指揮挺丈八之矛鳴兩甄之鼓懸旌力小操表綴以臨城麾子才高變徵而誘敵怒喝則雲中雁落橫揮而刀上毛生激以義聲空拳皆為明鏑濫之死地爲合繼作鷹揚盜寇來而卻走者數矣無如短袖難舞危條易風以弁壅木刊之餘當蟻聚蜂屯之眾紙鳶信絕銅馬鳴張正月二十一日賊又至公自知眾寡不敵乃鳩村民百餘分為兩翼以便夾攻離一個宜僚足當五百而孤身楊僕難召千夫矢射營中王翦焉能安坐瘡生啞口馬援不負生蹤振臂而瘡病雖與飲血而鼓聲忽死或勸公退公叱曰吾祖父世受　國恩此我報恩死義時也與僕隨累馳二騎直入賊營大呼我縣丞陳某特來諭汝降也賊怒橫加矢石遂遇害於滸仔背莊公死時距王師平臺又十閱月矣嗟乎公之節人猶得之公之心或未諒之當夫矢盡道窮勢孤援絕棄城而走誰能遽責張巡赴敵而亡亦足追風周處而乃頭可斷而氣尚雄口將閉而聲更厲不肯俗隸塞責尚思操刺成功當時文紀入張嬰之壘昌黎伏廷湊之軍皆以捐命妖巢取功虎穴使蛾賊稍為天誘狗奴不復崖柴則醜類無迷復之凶神望有包荒之量不勞　天兵於萬里全安海國之蒼生公之功不世出矣無如事合前人而成敗異也氣吞小醜而聲勢孤也叱馭聲高初效霽雲斷指致身事畢終為溫序銜鬚嗚呼痛哉公嘗遊會稽山遇道士授一古鏡曰爾生平事業可於此鑒之後官閩中嘗對鏡嗟吁及渡海謂家人曰吾明年其死於難乎家人駭問終不明言是則張悌不去軍中前期早定郭璞自知死日正命焉難春秋五十有九賊平事聞　天子賜葬祭世襲雲騎尉村人張啟感公生能愛民死能盡節為石函斂公首加碣標識故事後得歸元焉嗚呼千里歸來某卿之髮尚動一靈不泯先軫之面如生元配邵氏繼配祝氏例封宜人子煥潤以某年月日葬某銘曰

茫茫海外戩戩陳公原圖保障遽起兵戎倜然神勇絕不恇忪鳴鞭集眾投筆彎弓微風大隧射隼高墉先庚未備後甲誰從以死報國含笑從容惜哉著述散失波中賴有　聖恩恤典優隆千秋蕤櫻鑒此孤忠

重修錢武肅王廟記（代杭州李太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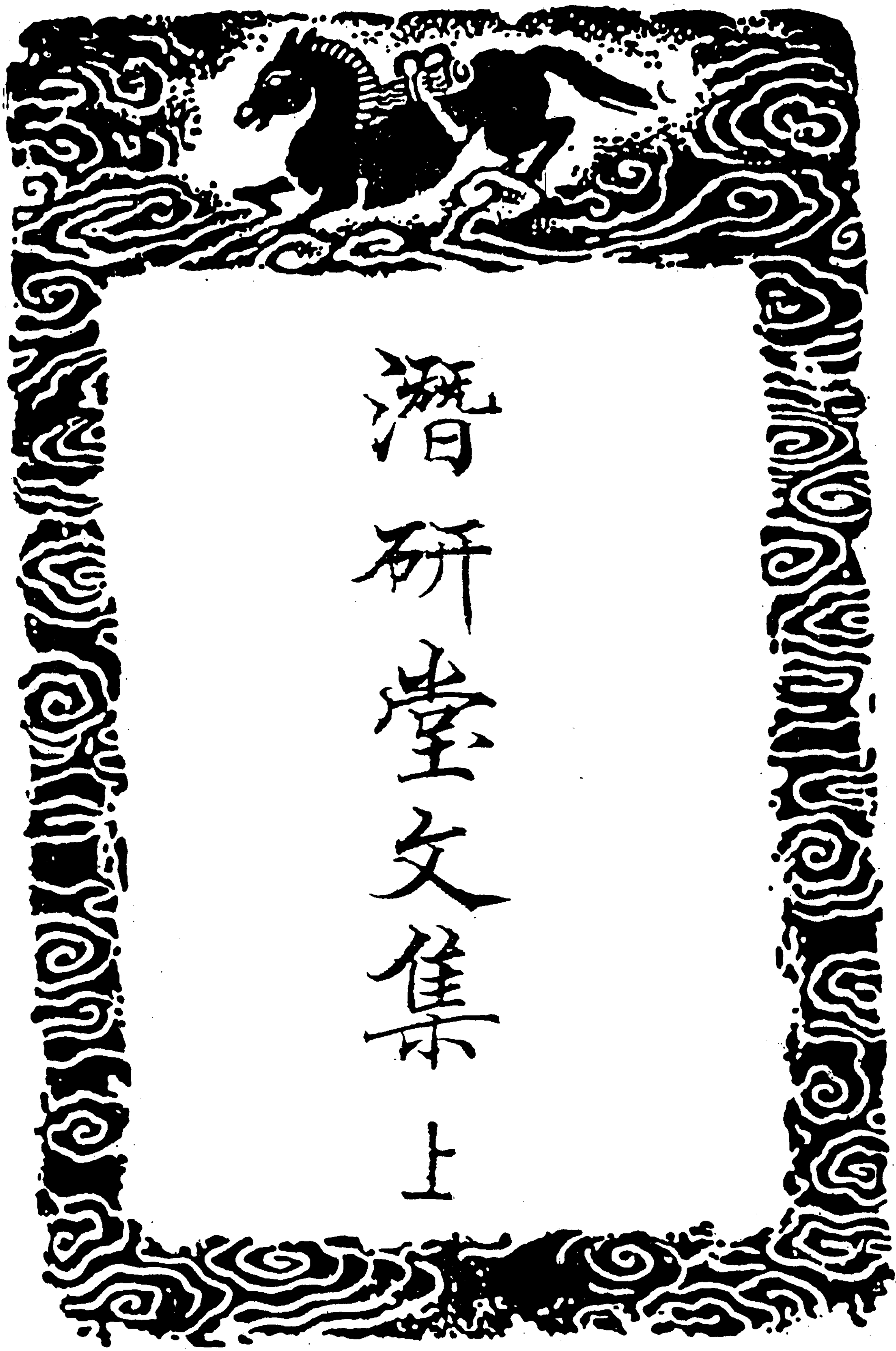
乾隆五十七年亨特承之詔與敬修東府錢武肅王廟將王子孫文穆恭懿諸王像配焉　聖朝敕封賜祭諸大典都已詳載矣今年守杭州是王發祥之地而祠廟頹侵日光穿漏尤非所以宣　國恩慰民望也謹葺治宏整而為文以記曰惟王抱雲挺八荒之志退守方隅以保障兩越之功思留桑梓金虎嘯而風飆動玉虹起而雷霆消州領十三世傳一百子南大也楚國君我然當其時十日並出不見太陽八王興兵誰為共主外多銅馬大伐之寇內貫高蒯徹之謀王雖龍起臥安收功宜欲而卒無雨廣川少一成其何以整頓山河創垂基業也哉迹其始末有不可及者七焉王際夕鼓琴戍醒長夜深宮易曦資省

青紹釋枕稽陳耳爾銅丸之響包山枚築身甘遐戲之勞能作詩歌斥為餘事甚將竟竹不以示人知天步之艱難勉妻萌之不作其勤儉有如此者王神勇超羣當錢立斷或入海而捻徐約或揮袖以斬漢宏或假八百以誑黃巢或擁兩滷而備行密弓張弛弩江潮避威文祭靈山海神借地絕域之蠻王受冊羅平之妖鳥殲齒今至今百會亭高者謀可想三峯石立羅剎猶驚其雄略有如此者王館號招賢殿名握髮四方之士蓮狹來歸一技之能錄必采沈崧諸兩度月宮之到羅隱比千年河水之清胡岳而銀光駕呼奇士何達障留戰馬爭憐將軍較之毀圖依恒宣武於褒陽晉寧投公孫度於海外事相仿也禮更隆焉其用賢有如此者王際留辭嬌撥拔忠恤忠義類滑春服又與冬衣既建石塘還加竹籠田撈封草通水利於五湖風送珠船宿南濮於四鎮聞諷而魚租退隱捐於使宅而雞籠除於江中轄簪右之山觀羅城之水以老夫之灑遞作赤子之扶扶世為躑血以事干戈我且閉關而修鬻繩繩晉君惟効忠於主徐偃王不忍鬬其民其惠下有如此者王鞏世英雄依然本色少年負販不惱擲掩拜老嫗於車前德喚婆留當筵自唱吳音於酒肆歎息內苑宮闈石鏡重看王者之冕旒宜矣金釵分散鄉村之父老醉然厚待故人那有影涉沉沉之歎衿儕妃子笑唱花開緩緩之歌相披錦以生花劍倚天而吐氣其豪宕有如此者王生有紅光空谷闡甲馬幼能指肇兒為隊伍猶決勝負如神明練櫞船則甲滿五千畜海馬則廐盈三萬假使大人虎變倫父鷹揚乘兒以定中原按黃圖而取天下作羅蔑尊周之舉必爲兼雄斬勸而還上可悲創業之少康下可作中興之夏后乃王乃守老聃之知足學子產之惠人不墳西湖以待眞主偶得國寶便獻中朝雖風雲遠欲其非無塵陳之才而根本深謀自愛桓沖之計稱臣納貢虛而與之委蛇近交遠攻坐以觀其成敗惟承順得四境之安乃專節行一王之制其識量有如此者王家有賢嗣門無雜賓孔昭孔惕門詩闡禮衛青三子雖襁褓皆侯桓慶一詠象笏皆滿夢綵綸之國宅兆微與世譽纓張於山以對門尤見天家恩寵爵無篡弒故能乘鯨之邦周有遺民尚愛甘棠之樹以小事大本于與氏之

名言納土如歸得忠懿王之繼志較之僞唐兩姓傀儡檀來西蜀十年遽呼流入馬氏之衆駒棧關歸家之九龍帳空判若天淵誰爲妍醜其家法有如此者嗟乎五剎泡影國祚幾時十國沙蟲音塵若夢惟王壽享喬松名高渤海石床奉佛銀鹿弄孫天寶紀元而當時不以爲僭雞豚徵稅而至今猶諒其心三節還鄉而熙綸大沛一龍避道而晚節彌謙玉帶名馬所好存焉鐵券金章榮施極矣然而漢帝還鄉魂猶戀沛留侯封爵心尙思韓王生於臨水里之鄉廟在表忠觀之側謹以某月某日興工以某月某日告竣較會稽棟梁尤加於飾嗚呼丹青式煥何如鸞手之寫生袞冕端臨尙覩龍神之不俾讀蘇子贈之文尙嫌其簡覽皮光業之碣又苦其繁乃爲銘曰

唐帝祚終大王風起武肅桓桓天人來矣日角殊形星衢異體有能有爲知己知彼能鬬不過得當便止地建勛州河開德水鐵亦知時鼓能記里宇浮斗牛田生仙米河東竇融西涼張軌一榱忠純九重恩禮才大志小終身歡喜寵極五朝澤流千禩　聖主南巡遣官致祭刻冊奉牲壇非泰厲昭示來茲安行仁義世世子孫衎思罔替

小倉山房外集卷八終



潛研堂文集

上

潛研堂文集五十卷
詩集十卷
續集十卷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景印潛
研堂全書本原書板
匡高營造尺五寸八
分寬四寸三分

潛研堂文集序

古之以別集自見者多矣而多不傳傳矣而不能久傳且久矣而或不著其傳而久久而著者數十家而已其故何哉葢學有純駁淺深而文又有工拙之不等也古之神聖賢人作爲六經之文垂萬世之教非有意于爲文也而文之工侔于造化諸子百家皆竊取一耑以有言而言之有用者固多言之偏致爲流弊者亦多矣自辭章之學盛士乃有志于文章顧不知文所以明道而徒求工于文工之甚適所以爲拙也雖然有見于道矣有見于經矣謂不必求工于文而率意言之則又孔子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者葢聖門言語文學必分二科以是衡量古今其能兼擅者尠矣乃若少詹事曉徵先生庶幾無媿于古之能兼文學言語者乎先生始以辭章鳴一時既乃研精經史因文見道于經文之舛誤經義之聚訟而難決者皆能剖析源流凡文字音韻訓詁之精微地理之沿革歷代官制之體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實年齒之紛緐古今石刻畫篆隸可訂六書故實可裨史傳者以及古九章算術自漢迄今中西厤法無不瞭如指掌至于累朝人物之賢姦行事之是非疑似難明者大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斷

其當否者皆確有定見蓋先生致知格物之功可謂深矣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藝成名者罕合衆藝而精之始未之有也若先生于儒者應有之藝無弗習無弗精其學固一軌于正不參以老佛功利之言其文尤非好爲古文以自雄壇坫者比也中有所見隨意抒寫而皆經史之精液其理明故語無鶻突其氣和故貌不矜張其書味深故條鬯而無好盡之失法古而無摹仿之痕辨論而無詬詈攘袂之習淳古澹泊非必求工非必不求工而知言者必以爲工俾學者可由是以漸通經史以津逮唐宋以來諸大家之文其傳而能久久而愈著者固可必也玉裁寓居姑蘇者十餘年先生方主講紫陽書院幸得時時過從請謚而天不慭遺捐館已三年矣所著書多栞行于世生平于元史用功最深惜全書手稾未定文集尤士林所仰望今同志梓成瞿子鏡濤請序于予追念疇昔感傷宿艸絫欷言之媿無以發先生之蘊也集凡五十卷分爲十四類者先生所手定也嘉慶十一年歲次丙寅九月金壇後學段玉裁拜撰

潛研堂文集目錄

卷一　賦　頌　奏摺
御試石韞玉賦
御試瑾瑜匿瑕賦
御試江漢朝宗賦
聖母
皇太后七十萬壽頌（并序）
萬壽頌（并序）
聖駕巡幸天津頌（并序）
翰林院謝
賜淳化閣帖摺
卷二　論
春秋論　春秋論二
大學論上　大學論下
皋陶論　馮煖論
鼂錯論　何晏論
梁武帝論　王安石論
洛蜀黨論　張浚論
輪回論
卷三　說

中庸說　履卦說
冕衣裳說　禘嘗說
閏月說　古同音假借說
古今方音說　納音說
星命說　晦之字說
卷四　答問一
易
卷五　答問二
書
卷六　答問三

詩
卷七　答問四
三傳
卷八　答問五
三禮
卷九　答問六
論語　孟子
唐初刪定五經正義　古以八音應八風
七經緯不載于漢蓺文志
卷十　答問七
爾雅　廣雅
卷十一　答問八
說文
卷十二　答問九
諸史
卷十三　答問十
諸史
卷十四　答問十一
算術
卷十五　答問十二

音韻
卷十六　辨　攷
太陰太歲辨　秦四十郡辨
衞文公非宣姜子辨　李之才邵堯夫問答辨
秦三十六郡攷　漢百三郡國攷
華嚴四十二字母攷　嘉靖七子攷
卷十七　箴　銘　贊　襍著一
名箴　文箴
敧器銘　座右銘
座右銘二　竹鎮紙銘

書局硯銘　圓硯銘
筆管銘　木榻銘
佩硯銘　漢瓦當硯銘
張芑堂著書硯銘　棊盤銘
棊盤銘二　鏡銘
雙節門銘　晉億世典人甎銘
古甎井字硯銘爲蕭山王畹馨作
爲瞿蔭生作鈕匪石所贈晉太康甎硯銘
朱文公三世像贊
錢氏先賢贊
周泉府上士字　宋太史令樂之
宋孝子延慶　陳散騎常侍永安縣侯
道戢　唐右武衛將軍巢國公
九隴　唐考功郎中起
唐吏部尚書徵　唐中書舍人翊
唐六如像贊　程孟陽先生像贊
黃陶菴先生像贊　策問四道
原孝上　原孝下
正俗　辨名
讀大學　讀大學二

論子思子　鏡喻
弈喻　兩馬
記生朝

卷十八　襍著二

擬續通志列傳凡例　續通志列傳總序
記建炎官印　記趙居廣畫
記琉璃廠李公墓志　清涼寺題名
虎邱山石觀音殿題名

卷十九　襍著三

鄞縣志辨證

文種非鄞人　王鄞
王脩非鄮令　管公明墓
小江湖非西湖　奉化郡
賀知章朝英集　唐有兩徐浩
孔戣奏罷海味　甬橋非甬水橋
張知白　王鄞江墓志不足信
陳瓘攝倅明州　大觀圖經
汪氏三世官位不足信
婁寅亮上疏年月　王大翁墓
朱文公未嘗至鄞　豐稷功德院

觀文府　陳礦
陳槩　陳德剛事不可信
陳著　王厚齋生卒年月
蔣曉非蔣猷曾孫　袁桷上王淡寧書
豐寅初　王磐奏從祀事
鄭珞

卷二十　記一

崇實書院記　海鹽縣瑞麥記
虎邱刱建白公祠記（代）
饒陽縣新建文昌閣記

重建集仙宮玉皇殿記
陸氏義莊記　集僊宮訪碑記
菩提寺記　游茅山記

卷二十一　記二

封一品夫人張太夫人祠堂記
謚都李氏宗祠記　錢氏祠堂記
張氏墓廬記　半硯齋記
蓉鏡堂記　石鼓亭記
可廬記　芥舟山房記
抱經樓記　放生池古泉記
五硯樓記　西谿別墅記

卷二十二　紀事

記侯黃兩忠節公事　記加徵省衞運軍行月糧始末
記湯烈女事
記先大父逸事

卷二十三　序一

山東鄉試錄序　湖南鄉試錄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河南鄉試錄序
送李素伯之任恩平序
送俞楠園教授蘇州序

贈邵冶南序　贈談階平序
述庵先生七十壽序

卷二十四　序二

易稽覽圖序　周易讀翼揆方序
古文尚書攷序　虞東學詩序
詩經韻譜序　左氏傳古注輯存序
春秋體例序　儀禮管見序
臧玉林經義襍識序　釋車序
經籍籑詁序　小學攷序
說文新附攷序　史記志疑序

漢書正誤序　後漢書年表後序
三國志辨疑序　東晉疆域志序
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序
西魏書序　二十四史同姓名錄序
廿二史攷異序　泰山道里記序
奉賢縣志序　中興學士院題名序

卷二十五　序三

寶刻類編序　郭允伯金石史序
天一閣碑目序　關中金石記序
山左金石志序　金陵石刻記序

老子新解序　淮南天文訓補注序
盧氏羣書拾補序　世緯序
重刻太上感應篇箋注序
嚴久能娛親雅言序　醫語序
毛稼軒地理書序　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卷二十六　序四

重刻河東先生集序　重刻孫明復小集序
蘇詩合注序　黃崑圃先生文集序
味經窩類藁序　紀曉嵐烏魯木齊雜詩序
習庵先生詩集序　李南澗詩集序

甌北集序　炙硯集序
春星艸堂詩集序　張鶴泉文集序
半樹齋文藁序　吳香巖十國宮詞序
晚香樓詩序　滌硯圖題咏序
鄭康成年譜序　歸震川先生年譜序
鉅野姚氏族譜序　吳興閔氏家乘序
平江袁氏家譜序　周氏族譜序
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序
王鶴谿祖德述聞序

卷二十七　題跋一

跋誠齋先生易傳　跋程氏周易古占法
跋周易本義咸淳本　跋薛季宣書古文訓
跋胡氏詩傳附錄纂疏
跋春秋左氏傳宋本　跋春秋繁露
跋春秋繁露二　跋范氏穀梁集解
跋儀禮集說　跋禮記纂言
跋大戴禮記　跋逸周書
跋爾雅疏單行本　跋四書纂疏
跋經典釋文　跋經典釋文二
跋羣經音辨　跋說文解字

跋徐氏說文繫傳　跋汗簡
跋龍龕手鑑　跋古文四聲韻
跋復古編　跋吳棫韻譜
跋平水新刊韻畧　跋方日升韻會小補
跋荀子　跋呂氏春秋
跋呂氏春秋二　跋淮南子
跋論衡　跋釋名
跋抱朴子　跋潛虛

卷二十八　題跋二

跋漢書　跋漢書古今人表

跋後漢書　跋三國志
跋北齊書　跋南北史
跋唐書直筆新例　跋新唐書糾謬
跋唐書釋音　跋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譌
跋資治通鑑　跋通鑑釋文
跋通鑑總類　跋續資治通鑑長編
跋宋史　跋宋史二
跋柯維騏宋史新編　跋陳黃中宋史藁
跋隆平集　跋宋太宗實錄
跋九朝編年備要　跋九朝編年備要二

跋大金國志　跋元名臣事畧
跋元秘史　跋元聖政典章
跋元氏畧　跋通典
跋唐大詔令　跋皇祐新樂圖記
跋大金集禮　跋職官分紀
跋宰輔編年錄　跋翰苑羣書
跋麟臺故事　跋中興學士院題名
跋兩房題名錄　跋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

卷二十九　題跋三

跋水經注新校本　跋方輿勝覽

跋元大一統志殘本　跋元混一方輿勝覽
跋乾道四明圖經　跋新安志
跋三山志　跋吳郡志
跋雲間志　跋會稽志
跋剡錄　跋寶慶四明志
跋開慶四明續志　跋景定建康志
跋咸淳毗陵志　跋至元嘉禾志
跋齊乘　跋楊譓崑山郡志
跋玉峯志　跋韓浚嘉定縣志
跋朝鮮史畧　跋長春眞人西游記

跋文淵閣書目　跋道藏闕經目錄
跋王氏世譜

卷二十　題跋四

跋星經　跋秦九韶數學九章
跋太平御覽　跋武經總要
跋重修政和證類本艸
跋太乙統宗寶鑑　跋辥尙功鐘鼎彝器款識
跋隸續　跋石刻鋪敘
跋金石文字記　跋百川學海
跋蓺圃搜奇　跋夢谿筆談

跋避暑錄話　跋能改齋漫錄
跋茗谿漁隱叢話　跋揮麈後錄
跋金佗稡編　跋困學紀聞
跋山房隨筆　跋南邨輟耕錄
跋水東日記　跋宛委餘編
跋義門讀書記

卷三十一　題跋五

跋陶淵明詩集　跋庾子山集
跋栁河東集　跋李衞公集
跋溫飛卿詩　跋笠澤叢書

跋徐夤釣磯文集　跋東坡詩集
跋北山小集　跋孫尙書大全集
跋渭南文集　跋史彌寧友林乙藁
跋滏水文集　跋遺山集
跋雪樓集　跋清容居士集
跋漢泉漫藁　跋道園類藁
跋金華黃先生集　跋倪雲林詩集
跋陶學士集　跋江雨軒集
跋匏翁家藏集　跋弇州四部藁
跋弇州山人續藁　跋弇州山人續藁二

跋徐氏海隅集　跋歸太僕集
跋方望谿文　跋元詩前後集
跋太倉文畧

卷三十二　題跋六

跋宋拓鐘鼎款識　跋石鼓文宋拓本
跋元儒婁先生碑　跋西嶽華山碑
跋王稚子闕　跋太室石闕銘
跋高陽王湜墓志　跋阿彌陀像文
跋祠部員外郎裴道安墓志
跋荊州法曹參軍趙思廉墓志

跋元靖先生李君碑　跋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
　司空王公神道碑　跋太常丞溫佶碑
跋尊勝陀羅尼經　跋錢本艸
跋吳壽陽長公主墓志
跋高陽許氏夫人墓志
跋范忠宣公除右僕射告
跋東坡書醉翁亭記　跋黃山谷書范滂傳
跋鳳墅法帖　跋鳳墅法帖二
跋鳳墅法帖三　跋朱文公帖
跋辥氏義豐堂帖　跋方正學谿喩艸藁摹本

跋王濟之墨蹟　跋竹園壽集卷
跋吳匏庵贈衍聖孔公襲封還闕里詩序
跋楊忠愍公獄中與鄭端簡手簡
跋楊忠愍公壽徐少湖先生序藁
跋袁氏清芬世守冊　跋袁胥臺父子家書
跋王雅宜書洛神賦杜陵內史補圖
跋袁氏先世石刻五種
跋文壽承休承書　跋錢功父書後赤壁賦
跋王荆石札　跋黃陶庵札
跋張晉江札　跋渤海藏眞帖

跋曾明淨書心經及法華經序
跋陳文貞公詩卷　跋汪退谷手書瘞鶴銘攷
　艸藁　跋汪退谷手書戶部呈藁
跋袁氏貞節堂卷
卷三十三　書一
與友人論師書　與戴東原書
與段若膺書　與段若膺論尙書書
荅孫淵如書　荅李南澗書
與一統志館同事書　與晦之論爾雅書
與友人書　與友人書

復倪敬堂書
卷三十四　書二
荅袁簡齋書　再荅袁簡齋書
三荅袁簡齋書　荅大興朱侍郎書
與孫淵如書　荅盧學士書
荅盧學士書二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二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三
卷三十五　書三
與徐仲圃書　荅談階平書

再與談階平書　與姚姬傳書
與孫鳳陽書　鄞縣志局與同事書
荅王西莊書　與洪稚存書
與洪稚存書二
又荅洪稚存書　荅洪稚存書
卷三十六　書四
與戴東原書　與謝方伯論平水韻書
與談階平書　荅孫淵如觀察書
與馮星實鴻臚書　與邱艸心書
荅嚴久能書　荅周松靄同年書

與程秀才書
卷三十七　傳一
內大臣一等公諡忠勇佟公傳（史館作）
都統贈一等伯傅公傳（史館作）
陳忠愍公家傳　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尙
書王公傳　內閣侍讀嚴道甫傳
卷三十八　傳二
嚴先生（衍）傳　閻先生（若璩）傳
胡先生（渭）傳　萬先生（斯同）傳
陳先生（祖范）傳　惠先生（士奇）傳

王先生（懋竑）傳
卷三十九　傳三
惠先生（棟）傳　江先生（永）傳
戴先生（震）傳　溉亭別傳
卷四十　傳四
汪南有傳　李靜叔傳
奚孝子傳　周山人傳
方節婦傳　夏烈女傳
施節婦傳　節行錢孺人傳
吳孝婦傳

卷四十一　碑
紀王廟碑　甘肅提刑按察使司按察
使宋公神道碑　鎮守江南狼山總兵官左
都督前提督廣西全省軍務總兵官許公神道
碑　封資政大夫大理寺卿加
十四級王公神道碑
詹事府詹事盧公神道碑
宗人府丞曹公神道碑
卷四十二　墓志銘一
巡撫福建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太

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莊公墓志銘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秦文
恭公墓志銘　　詹事府詹事盧公墓志銘
工部左侍郎汪公墓志銘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湖廣總督世襲二等輕車都
尉畢公墓志銘

卷四十三　墓志銘二

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先生墓志銘
翰林院侍讀邵先生墓志銘
虛亭先生墓志銘　　中書舍人吳君墓志銘
翰林院檢討毛君墓志銘
封榮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二級前翰
林院庶吉士內閣典籍尹公墓志銘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君墓志銘
李南澗墓志銘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
講學士邵君墓志銘

卷四十四　墓志銘三

山東曹州府桃源同知彭君墓志銘
湖北荊宜施道前翰林院修撰陳公墓志銘
贈儒林郎刑部雲南司小京官加一級補瓢韓先

生墓志銘　　內閣中書舍人邵君松阿
墓志銘　　顧桐井墓志銘

卷四十五　墓志銘四

封通議大夫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翰林
院侍讀學士加三級陸公墓志銘
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晉贈奉政大夫刑
部河南司主事加二級馮君墓志銘
贈奉政大夫黃松石先生墓志銘
何桐蓀墓志銘　　布衣臧君墓志銘
嚴半庵墓志銘　　郭肎構墓志銘
孝廉蔣君墓志銘　　稽靜閣墓志銘

卷四十六　墓志銘五

國子監學正戴先生墓志銘
優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楊君墓志銘
孝廉胡君墓志銘　　孝廉范君墓志銘
張蔚園墓志銘

卷四十七　墓志銘六

廣東雷州府知府馮公墓志銘
山西分守冀寧道沈公墓志銘
大理府知府張公墓志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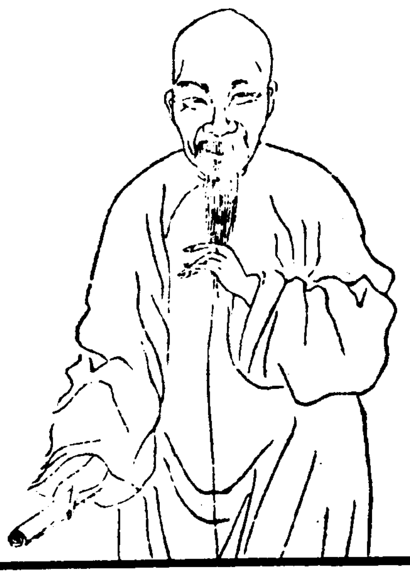
淩竹軒墓志銘
卷四十八　墓志銘七
鈍閑詩老張先生墓志銘
舅氏沈君墓志銘　徐艮輔墓志銘
西沚先生墓志銘　鶴谿子墓志銘
瞿封翁墓志銘　陸淞園墓志銘
敬亭弟墓志銘
卷四十九　墓志銘八　墓表　墓碣
封一品夫人熊太夫人墓志銘
廣西按察使馮公妻封淑人王氏墓志銘

王太宜人墓志銘　邢孺人墓志銘
張太孺人墓志銘　候選州判李君墓表
贈孺林郎翰林院檢討曹君墓表
黃氏先塋表　贈儒林郎董君墓表
盛涇先塋之碣　布衣陳君墓碣
卷五十　家傳　行述　祭文
先大父贈奉政大夫府君家傳
先考贈中憲大夫府君家傳
錢處士行狀　先考小山府君行述
亡妻王恭人行述　祭座主錢文敏公文

祭外舅虛亭先生文　祭衛伯恭文
祭蔣秦樹編修文　祭朱太翁文
祭亡妻王恭人文

潛研堂文集目錄終

竹汀先生小象



後學陳詩庭敬寫

潛研老人自題像贊
官登四品不為不達歲開
七秩不為不年插架圖籍
不為不富研思經史不為
不勤因病得閑因拙得安
亦仕亦隱天之幸民

子壻瞿中溶敬書

潛研堂文集卷一

嘉定錢大昕

賦

御試石韞玉賦

伊荊山之奇珍韜光華於巖隙外皎若以騰輝內溫如以含澤紀瑤琨於禹貢質可配乎精鏐徵繅藉于周官禮必先以束帛懷寶五都之市元璐白珩程材六瑞之司黃琮蒼璧飄來瓊佩猶含石氣之青捧出瑛盤若帶巖間之赤追琢效玉人之技共知價重乎連城菁華標地產之奇詎識秀鍾乎盤石爾其連岡崱屴彌望孱顏

磊磊巖端似繁星之密布離離嶺上點翠黛而迴環因天施而地生發奇光於磽确況沐日而浴月煉秀禾於堅頑碧磴延緣似有藍田之種丹梯杳窱渾如羣玉之山鏗爾有聲似瑤艸琪花之羅生其側介如不易儼珊瑚碧樹之錯列其間迺有磻溪之侶搜瓌異于堅珉和氏之倫拭瑤華于塵坋一拳獨秀疑玉樹之森森五色遙含辯青肪以隱隱乍認白虹之氣頓教磊落增明未開翠壁之緘早識文章獨韞含章在我匪一夕與一朝待價何心猶若遠而若近則見夫浮光的皪麗質陸離方太璞尚完之始在良工未琢之時石骨峻嶒如映浮

筠之色峯頭犖确將成委粟之姿圭角未分醞釀全溢乎土脈光芒不揜刻雕奚假乎人爲譬碕岸之懷珠波光互映類精金之在礦沙際堪披於焉瑞彩遙騰晶光上燭悉工人之手壁合環聯入賈客之囊懸黎結綠剖璠璵於璞內溫潤無雙探琬琰於雲根傳觀不足異采溢於座右他時什襲交珍寶氣蘊于空山此日千巖增絢彼夫詞藻之姿雲何殊縣圃之積玉稽士衡之高文洵斯言之足錄我

皇上璇璣在握玉燭同輝瑾瑜畢升于魏闕蒲穀齊列於金扉遂使被褐懷玉者席珍以聘守貞抱璞者接踵

咸歸貞瑚璉之良材既闢門而登玉府挾瑤玫之麗質亦稽首而進

形闈空乎嘉應咸臻遠致昆田之瑞遊河紀績上追刻玉之徵也哉

御試瑾瑜匿瑕賦（以隱惡揚善執其兩端爲韻）

伊瑾瑜之上珍拭奇光於塵坋既皎潔以弗渝洵文章之獨蘊種出藍田之圃形磊落以生輝採來羣玉之林體空明而不隱廉而不劌類志士之堅貞質有其文似幽人之端謹夫其內好晶瑩瓊華錯落雖內美之常含或微疵之可索當望氣之始瑕仍不掩其瑜在懷寶之

夫愛亦能知其惡此猶相六閑之神駿非無泛駕之驊騮薛五齊之甘醇不少畱餘之糟粕苟能葆章相之粹固應敵和氏之兼城卽使露節角之乖豈遂等荊山之抵鵲爾其溫如中潤璱兮外揚圭角未融若猗虧乎完璧光芒不損曾何累乎截肪剖自層巖小減五都之價韜諸錦匣終全徑寸之光惟什襲之是賴寧一眚之足妨蓋以負大美者詎少小疵利成器者非皆盡善瑕如不揜都成球琪之材玷尚可磨亦中珩璜之選倘懸稼之在握玦何患其纖纖藉太璞之猶完佩奚嫌於琄琄比大圭之縝密縱曰弗如授工人以雕鐫詎云不腆徒

見其品重瑤琨禮分裼襲與璧琮之邸而偕陳配朱綠之繅而齊執寸長足錄底同燕石之唯奇貨可居那致荊人之泣但堪韞櫝以深藏無事索瘢之紛集乃知細故有弗棄一得所不遺抱盈尺于懷中共知皎若指纖瑕於璞內毋遽舍其校短量長斯稱庀材之能事納汙藏疾益徵取善之無私也我

皇上玉燭齊明璇樞常朗闢四門以旁攬無非東箭南琛占一技以必庸不讓細流土壤儲玉筍清華之選務去僞以崇貞搜圭璋特達之姿咸羣雙而少兩是以席珍者詒

闖彼褐者彈冠擬琬琰之純良詎韜光于牖下媿珷玞之菲陋亦待獻于
朝端美在其中願磨礱以自效人無求備欣瑕垢之胥寬洵樂育之隆軌超五三而不刊

御試江漢朝宗賦（以予乘四載隨山刊木爲韻）

溯平成於禹績稽作乂乎夏書始兗冀以施功慶九河之旣道繼荊揚之奏效導二瀆以歸墟承北闕之其谷饑溺皆思由己作南條之永賴黎庶咸頌徯予萬里分趨洵淵源之獨遠雙江合注知容納之有餘派旁會乎沱潛如小侯之覲方伯勢全趨于溟渤若列服之集爻閭原夫江流之伊始實自岷山而上承乍濫觴之可測俄駭浪之時與合洛沫之羣流迴環西蜀過荊門之萬壑控引東陵疏九派於尋陽洪濤畢滙指一帆於夏渚巨艇遙乘若夫導漾之文亦與導江相類流經襄雍之間源有東西之異名同天漢疑靈脈之遙通歌聽滄浪悟濯纓之有自漢儒釋彭蠡之義合南北中江而成三禹貢志嶓冢之名配江淮河水而爲四於焉滔滔下注脈絡攸分浩浩爭趨會歸有在向夏口而合流指海門而下逮晴川樹外乍合雙虹大別山前遙疑孤黛作壯觀於維荊佐神功于厚載非同涇渭之入淸濁懸殊亦如河泲之交源流相配緊二川之浩瀚赴巨海之渺瀰儼辰居而星拱若形動而影隨注焉不盈混水天而如一虛而善受應潮汐以不移納百谷而常尊自具廓如之量合雙流而畢赴羣歌沔彼之詩徒見夫澄波朗澈激瀋瀉淩從三澨以東流遙趨貝闕自九江而南望似拱神山春朝夏宗百川祇承乎海若江永漢廣四瀆原視乎侯班惟大瀛翕受之宏細流不擇故羣神懷柔之應奔赴無艱而要惟神禹功存利濟績懋隨刊乘楯樏而力瘁籌疏瀹而心殫表南紀之封圻具區雲夢定衡陽之貢賦礪砥砮丹此紀滌源之功錫圭首推夏后而辨川浸之目職方猶載周官也我
皇上德洽四瀛惠孚九服人經鞮譯測海水而來同量擬滄溟納勺涓而並蓄柔遠而鰈鶼入貢共欣六宇傾心搜才而杶幹咸登奚止十年樹木聽農歌於江左省方則萬戶桑麻拂柳色於漢南轉漕則千帆艫舳治臻無間長希媯氏之蹤波紀不揚永禱箕疇之福

頌

聖母皇太后七十萬壽頌（謹序）

臣聞之（左傳）慈者（禮記）德之基也（易）福者備也（禮記）百

順之名也（禮記）聖人治天下（孟子）始于事親（孝經）德盛
而敎尊（禮記）禮樂明備（禮記）故得萬國之歡心（孝經）孝
以事親（孝經）綏以多福（詩）壽考萬年（詩）吉孰大焉（左傳）
惟稽古（書）周之有懿德也（左傳）時維姜嫄（詩）爰及姜女
（詩）太姒嗣徽音（詩）咸有一德（書）垂裕後昆（書）美矣盛矣
（禮記）惟
清緝熙（詩）
世德作求（詩）宣重光（書）
皇則受之（書）兢兢業業（書）所其無逸（書）庶政惟和（書）萬
國咸寧（易）自生民以來（孟子）盛德大業（易）於斯爲盛（論

語）臣聞之（孟子）立愛自親始（禮記）愛敬盡于事親（孝經）
而民是則之（左傳）是以天下和平（孝經）光被四表（書）無
遠弗屆（書）其所因者本也（孝經）
聖人在上（左傳）順乎
親有道（禮記）先
意承
志（禮記）夙夜匪懈（詩）質明（儀禮）至于
寢門外（禮記）而請
安（左傳）穆穆肅肅（爾雅）廱廱優優（爾雅）愉愉如也（論語）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禮記）問所欲而敬進之（禮記）

皇帝清問下民（書）時邁其邦（詩）
安車（周禮）重翟（周禮）必敬視之（禮記）而敬扶持之（禮記）
慈和徧服（左傳）慶賜遂行（禮記）俾萬姓咸曰（書）
皇建其有極（書）以孝治天下（孝經）大之至也（左傳）二十
有六年（春秋）冬十有一月（春秋）己未（春秋）
萬壽無疆（詩）率土之濱（詩）無不欣說（禮記）是歲也（左傳）
正月之吉（周禮）日月之行（書）如圭如璧（詩）以會天位（周
禮）水火金木土（書）纍纍乎端如貫珠（禮記）太史謁之
天子曰（禮記）天垂象（易）曰休徵（詩）天之所欲（左傳）以介
景福（詩）大有慶也（易）中冬（周禮）

天子帥三公九卿大夫（禮記）擇吉日（禮記）式昭
德音（左傳）
恭作肅（書）德之本也（易）德言盛禮言恭（易）恭而安（論語）
天之道也（禮記）謂之
懿德（左傳）德之盛也（易）含章可貞（易）以懿文德（易）是以
自天祐之（易）吉大來也（易）禮儀既備（詩）執爵于
太寢（禮記）習舞（禮記）必
躬親之（禮記）重巽以
申命（易）大賚于四海（書）
命祀山林川澤（禮記）羣神羣祀（左傳）養老（禮記）舉賢才

（論語）省刑罰（孟子）出輕繫（禮記）賞公卿大夫于朝（禮記）
澤潤生民（書）樂以天下（孟子）至矣哉（易）
徽柔懿恭（書）含萬物而化光（易）
天子之孝（孝經）光于四海（孝經）自今以始（詩）
壽考維祺（儀禮）乃承敘
萬年（書）受天之慶（儀禮）非
至德其孰能如此乎（禮記）敢再拜稽首（左傳）而作詩曰
（左傳）至哉
坤元（易）悠久無疆（禮記）純德孔明（禮記）則篤其慶（詩）恭
儉莊敬（禮記）愉豫愷康（爾雅）以祉元吉（易）降之百祥（易）

其一
令德憲憲（詩）俔
天之妹（詩）長發其祥（詩）本支百世（詩）惟
皇作極（書）
大孝不匱（禮記）乃位乎天德（易）而天下治（書）其二
昧爽而朝（禮記）肅肅雝雝（禮記）問衣燠寒（禮記）必有婉
容（禮記）冬溫而夏凊（禮記）
令德孝恭（書）以天下養（孟子）萬福攸同（詩）其三
宜慈惠和（左傳）照臨下土（詩）惠此京師（詩）以穀我士女
（詩）
親舉玉趾（左傳）以祈甘雨（詩）歲則大熟（書）有稷有黍（詩）
其四
中春
節
后（周禮）親東鄉躬桑（禮記）分繭稱絲（禮記）以爲黼黻文
章（禮記）雝雝在
宮（詩）臨之以莊（論語）恭儉惟德（書）萬民所望（詩）其五
觀民設教（易）
天子巡守（禮記）爲
帷宮設旌門（周禮）亦右

文母（詩）萬邦黎獻（書）拜手稽首（書）惟曰欲至于
萬年（書）以介
眉壽（詩）其六
析支渠搜（書）我武惟揚（書）來獻其琛（詩）有圭璧金璋（禮
記）推而放諸西海（禮記）莫敢不來王（詩）四方來賀（詩）降
福無疆（詩）其七
正月上日（書）履端于始（左傳）日月星辰（禮記）協用五紀
（書）卜云其吉（詩）介以繁祉（詩）
身其康强（書）
令聞不已（詩）其八

日在北陸（左傳）律中黃鐘（禮記）在璇璣玉衡（書）以正仲
冬（書）冬爲安寧（爾雅）上下和同（禮記）
眉壽萬年（儀禮）福祿來崇（詩其九）
令月吉辰（儀禮）備物典策（左傳）溫溫其
恭（詩）好是
懿德（詩）。宜昭義問（詩）下土之式（詩）
大孝尊
親（禮記）孝思維則（詩其十）
芃芃棫樸（詩）以薪以蒸（詩）旁求俊乂（書）以其彙征（易）番
番黃髮（書）其在

朝廷（禮記）乃審厥象（書）三壽作朋（詩其十一）
京師之野（詩）周道如砥（詩）羣黎百姓（詩）百辟卿士（詩）乃
賡載歌曰（書）
純嘏爾常矣（詩）萬有千歲（詩）是以有慶矣（詩其十二）
大君有命（易）其出如綸（禮記）行
慶施惠（禮記）降德于衆兆民（禮記）懷柔百神（詩）宜民宜
人（詩）永錫爾類（詩）怡懌悅欣（爾雅其十三）
溥天之下（詩）小大稽首（詩）式歌且舞（詩）以介
眉壽（詩）如日月之照臨（書）悠遠則博厚（禮記）於萬斯年
（詩）克昌厥後（詩其十四）

萬壽頌（謹序）

臣聞神禹之演疇壽先五福成周之肆雅祝取九如日
升月恆道有常而可久春溫秋肅歲以行而彌增丹書
傳敬義之箴其量百世梓材告和懌之用欲至萬年純
嘏爾常式集駢蕃之祉至誠無息允協悠久之徵欽惟
我
皇上文武聖神純粹中正法
天行之至健承
祖烈之重光歲月日時在璣衡以齊政作訛成易揮縕
瑟以阜財一日萬幾之克勤有嚴有翼六府三事之允

治惟修惟和土階茅茨崇古皇之克儉祈寒暑雨軫兆
姓之其咨飭官方則曰清曰慎曰勤錄人才則有猷有
爲有守軒鏡之懸常朗妍媸莫逃其形玉衡之握無私
輕重悉如其分金隄順軌底績遵乎宣房木鳳銜書和
氣宣於嘉石天幬地載道已契乎奉三右徵左宮氣眞
協乎吹萬肅
兩郊之盟薦蒼璧黃琮展
太室之明禋雞彝龍勺上辛祈穀不愆啓蟄之期吉亥
親耕其拜康年之賜方社則上分五色聿薦馨香成均
則禮肅二丁載頒簠簋溯豳岐之剏造展祀陪都紹堂

構之燕貽告成
原廟至誠所感必
躬必親萬福攸同如幾如式若乃
璇闓星拱尊極寰中
玉冊霞明養隆天下捧椒觴而上壽敷天之愛日呈暉
按
鳳輦以徐行大地之慈雲普蔭翻梵文之祕藏智果長
春寫金字之眞經福田無量永錫爾類丕宣愷悌之功
時邁其邦同上延洪之祝加以
聖由天授敬乃日躋包六藝而鈎元貫三才而共轂闡

河洛先天之祕允執其中契羲軒宰世之原克明其德
經筵發論探赤水以得珠史鑑製評然燭龍而照夜殷
盤夏訓詞吐爲經孔思周情文成有法大宮細徵括風
雅頌之全茹古含今超唐宋元之作運腕極臨池之妙
龍鳳盤拏會心得寫物之工雲煙縹緲翠珉勒就百僚
奉爲奇珍綈錦裝成
三殿傳爲祕寶文思既洽武德丕昭殿前獻頡利之俘
渭上起呼韓之邸刻和闐之寶甕陳向
彤廷受大宛之名駒牽來上苑收三十六國之封畛列
戊己而開屯拓二萬餘里之廣輪

命羲和而揆日九山九澤德不距乎祇台四極四和量
總包乎任宥
一人有慶展也大成萬國咸寧巍乎盛烈洵生民以來
未有而自天之祜以市也迺者歲在上章月惟南呂紀
金穰之上瑞物始由庚慶稽事之成功秋當平秩計
膺圖之歲逾三十而五居其中溯誕
聖之初周六旬而數將復始近中秋之三五謙而不盈
驗瑞莢之十三滋而益長虹流昴貫長生應首出之符
璧合珠聯上元啟昇平之運冐茆於卯海宇之丕冐無
疆悉新於辛

聖德之日新不已以實心行實政陋封禪之七十二君
惟
大德享大年擬天皇之萬八千歲適以元日之吉
大宴在廷三巡之湛露方瀼六出之瑞霙旋降數滂洋
之
闓澤宣寬大之
詔書藏富於民譽髦斯士紓下勿問元吉大賚而除稳
稭之征鼎養是以大亨闢門而進詩書之彥擊壤而歌
帝力鑿井耕田拔茅而集天衢承筐鼓瑟周官之典三
物何以尚茲漢詔之賜半租方斯蔑矣仲春諏日

法駕啟行
親謁
山陵聿懷謨烈瞻羹墻而永慕謂爲不忘撫雨露之旣
濡丕承無斁遂移
星罕載
幸天津淀合東西一輪圓鏡漕分南北兩岸長虹慶川
后之懷柔式崇廟貌嘉畿民之敦樸屢布
綸音黃小丁中登春臺而胥樂比閭里鄰蠲夏諺之以
休於焉槐棘臣鄰蕃宣岳牧或列班聯於臺省或安作
息於閭閻競效謳歌願將芹曝

皇上謙撝自挹孝治益光方物聯情禁庶僚之進奉經
壇祝
嘏戒薄海之繁文崇
徽號於
慈寧敬竢
八旬之雋慶承
鴻庥於長樂廣推來歲之恩膏道大難名眞在羲黃之
上功高不宰羣游亭育之中循花甲以方周肇啟億兆
京垓之算祝椿齡之長茂莫竟
祿位名壽之崇臣智昧扣槃才慚測管西清侍直叨教

養以卄年北斗陳觴效鋪揚於三頌敬拜手稽首而作
頌曰
維
天祐
聖長發其祥六宇率俾五位當陽璇樞在握玉燭垂光
慶以善積福因德昌莊敬日強幾康時敕奉三以治建
五有極惟精惟一有孝有德動與天合言爲世則日昃
忘食夜分求衣允執一中其勤萬幾提綱挈領謹小愼
微量包無外明燭靡遺昭事
上穹祗承

列聖繼志述事盡性至命八方在宥四時爲柄率
祖攸行受天之慶文經武緯內安外攘析支丕敘氐羌
來王占星柳穀步地亥章以守兼剏其道大光粵歲在
庚正秋惟仲西成稼同南呂律中靈旣川增歡聲雷動
有開必先奇祥來送孟陬獻歲
錫宴廷臣開泰始吉重巽以申賜租免賦劭農勸民俱
遊化日同戴陽春鄉會重開俊造畢集文思光被德廣
所及
巡行郊甸省耕原隰春臺熙熙東風習習恭儉惟德敦
樸爲先貢琛是卻進表勿宣

慈闈展孝介祉永綿敬舉大慶以待來年惟睿作
聖惟謙受益四方來賀
一人有慶近自三輔遠洽重譯士抃於朝民歌於陌甲
子六十造自軒轅萬有千歲如環無端
至人建極乾隆紀元元會遞演隸首莫殫乾生坤成咸
速恆久既受多祉克昌厥後宣尼有言曰仁者壽（小臣）
作頌拜手稽首

聖駕巡幸天津頌（謹序）

臣 聞放勳刻玉之年游河紀瑞文命錫圭之日首冀施
功時邁其邦裒對者先於畿甸徧爲爾德不忘者及於

海隅是訓是行而近天子光一游一豫而爲諸侯度觀
無非事式昭巡守之經動惟厥時斯致頌聲之作欽惟
我
皇上仁孚九有惠洽四瀛柔遠能邇而覲厥成府修事
和而所無逸暴者
巡吳越度江淮閱浙海之奫淪議柴塘之興築察黃運
之形勢審湖河之瀦宣不辭撬欙之勤永奏乂安之績
維時赤縣慶望青旂父老陳華祝之詞黎庶愜嵩呼之
願獨津門之要郡爲
輦路之未經展義之典僉稽望

孝之忱彌摯夫其星分箕斗地錯長蘆前引清滄後連
通潞拱神京而作臂扼運口而爲喉昔建衛而開屯久
稱重鎮今建郡而比輔式啓營田上腴滋華實之毛沃
野薜墳壚之色海濱廣斥通鹽筴于青齊水道灌輸寫
尾閭于渤碣飛帆轉粟近接遼陽巨浪乘風遙通江表
南北漕之脈絡適會其衝東西淀之停瀦獨承其委稽
禹貢則徒駭鬲津之派厥由逆河以同歸攷職方則滹
沱涞易之川咸自直沽而下達四封繁庶集河北之舟
車萬派朝宗實京東之鎖鑰湖
六巡之盛軌

祖德長留跋
九重之惠臨民情倍切乃者歲籥臨於疆圉月律中乎
夾鐘占星則節過春分省畊則人歌夏諺入神案衛扶
玉軑以雲行
萬乘首途建金支而霞起翔赤螭于聖水迓青虬于酈
亭紫泉之瀶凝甘白溝之河派綠路通趙北界銀漢于
中央波暖燕南垂宛于一帶
天子乃御安福之舫出廣惠之橋循玉帶之縈泗沂中
亭之屈曲淀名掘鯉鏡面晨指河號牝牛穀紋春皺襲
濤聲于苑口塘灤湖承矩之遺落帆影于蘇橋沿襲證

倉山之集揚芬港上絲徧垂楊格淀隄旁青迴芳艸于
是移星罕
駐天津行殿花明三春綺簇周廬晨啓七萃雲屯廛肆
鱗分經三條之廣陌畛畦星列環万頃之平疇合蔀屋
以臚歡仰
楓宸而飫德天之大也就如日而瞻如雲民胥樂兮鼛
乎鼓而軒乎舞由是霓旌細轉芝蓋晴飛載出郭門言
臨海上三山玉峙而如覩萬里碧澄而不波五福之啓
閉以時節宣有序衆流之會歸斯在翕受無私慶賜遂
行

絲綸疊下減經行之賦額穗秸家增除閭郡之正供倉
箱戶積鹽引則寬其期會熬波盈猗頓之家民逋則免
其催科擊壤謳伊祁之力錫朱提于衛士增月給于烝
徒益下之道大光入疆之慶具舉以至建牙大吏數奉
咨詢守土諸臣咸承轉對優加品秩嘉趨事之勤湔滌
瑕疵示包蒙之度賜帛賜肉尚齒而禮高年采藻采芹
增額而升秀士闓扉艸長吹寒谷而生春嘉石霜溫潤
枯荄而滋液凡茲蠕動蜎飛之族盡入和風甘雨之中
民氣大和神庥丕應效懷柔于海若題牓而光燭奎文
崇報饗于淀神立廟而誠通肸蠁詠來遊于雅什紀䞐

爾常紀同律于虞書安民則惠于時
湛恩洽
鑾輅迴鼓車引而菖葉縈旌櫂歌興而杏花拂艦風微
遠岸帆移丁字之沽柳映長隄波定筐兒之港紅門朝
啓流新絲于鳳河翠蓋遙臨試合圍于需旅遂旋
清蹕祇覲
璇宮時甫浹乎兩旬惠已周乎萬彙天惟行健承
皇祖之貽謀
帝有恩言慰下民之仰望
天子所至稱幸戴德眞溢于邦畿

王者之舉必書紀盛宜鐫于金石臣起家獻賦備職記
言際右序之昌期仰省方之茂典淸風肆好慚無吉甫
之篇方岳四巡敢擬崔駰之頌其詞曰
若稽古皇觀民設教四載爰乘九水是導我
皇之德地載天幬全付六宇既宅四隩體元之長育物
以仁遠至邇安敬天勤民惟三十二載丁亥之春
詔下三輔式舉時巡滄瀛之東衆水所會沽之渤海廣
大無外百川噓噏六氣沉瀣雲夢可吞具區何隘九十
九澱七十二沽潮白南注漳衛北趨桑乾拒馬涿易薊
泃北條之水茲焉委輸析木之津上應天漢曰三會口

水土豐衍四民輻輳百貨充羨古立鎮屯今建郡縣我
皇狂御會莅虹旓
皇繩厥武令辰是涓法從雷動屬車星駢巽命爰申敦
樸爲先乃臨淸淀一碧千頃自西而東引綱挈領子牙
之河異流同騁虹隄隔之宜分勿併乃閱海河五牐相
承時其蓄洩歲以豐登乃觀滄溟洪濤不興澄波珠映
瑞氣雲蒸水利既成水患以去昔也沮洳今也沃土鹽
鹽之饒匪煎匪鬻漉沙積雪三倍云取
大君有命藏富于民
車駕所過賜復惟均異粻優老挾纊勞軍肆眚宥罪與

民更新岳牧守令加秩承脊博士弟子增額示勸興禮
壬林神人幽贊
德廣所及三五同貫
帝庸作歌玉振金聲文成訓誥言爲箴銘堯民耕鑿禹
甸平成河海淸晏億萬千齡

奏摺

翰林院謝
賜淳化閣帖摺
欽惟
皇上治煥堯文學探羲畫闡圖書之祕奧理統其宗究
篆籀之源流藝通乎道芝英薤葉淳古淵斯遡之遺鐵
畫銀鉤臨摹遍鍾王之迹妙兼八體波磔恐中準繩帖
寶三希摹勒不差苗髮復以法書之刻彙於淳化之初
冊府流傳蓺林珍祕金壺浮瀋刊枉潭絳鼎汝之先銀
錠成紋備有章艸眞行之體自嘉祐以後兩府之頒賚
已稀若大觀重摹十卷之全神浸失唯畢士安之賜本
爲蘇子容之家藏紙墨無雙品題第一久列
石渠之寶笈
申命東觀之詞臣編次裝池鈎摹上石乃因王侍書之
排類踳駁良多重以劉次莊之釋文沿譌滋甚元章長

睿議論或刻而未公樓鑰姜夔攷證縱勤而鮮當參伍
旣臚衆說折衷爰定
一人證史傳而爵里具詳按時代而後先攸序登禹書
于簡首功泝辛壬列頡篆于卷端文徵戊己道隆萬世
魯司寇不繫以官臣無貳心魏太傅必正其實辯永師
之遺蹟詎宜溷于右軍認李監之題碑何乃目爲秦相
褒貶寓春秋之旨論世可以知人次第易甲乙之籤訂
譌斯能存是發凡起例體裁壹稟
皇言沿波討源題識並歸
聖藻于焉鐫之翠琰不徒誇夾雪之奇崩以滌藤洵已

冠銘心之品龍跳虎臥結體則肥瘦適中豕亥烏焉攷文則偏旁無誤敞文軒而砌石如啓羣玉之山染
御翰以摛詞眞挹帝鴻之海儲藏
三殿鐵網咸得珊瑚
班賞百僚斗室儼懸虹月猶念天祿校書之地玉署儲材成均選士之林金臺首善竝
頒琅琬俾作楷模捧出
彤墀忝露連珠之字裝開錦匣折釵屋漏之痕瞻星漢之爲章如游瀛島添壁門之嘉話不數鴻都臣等法昧

攙鎗技唵縈蚓開函盥手頌
至化之還淳珥筆論思欣
湛恩之偏渥用心正則筆正願砥礪夫同官覩
天文與人文庶化成乎多士臣等無任感激榮幸之至

潛研堂文集卷一

門人袁廷檮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二

嘉定錢大昕

論

春秋論

春秋褒善貶惡之書也其褒貶柰何直書其事使人之善惡無所隱而已矣曰崩曰薨曰卒曰死以其位爲之等春秋之例書崩書薨書卒而不書死死者庶人之稱庶人不得見於史故未有書死者此古今史家之通例非褒貶之所在聖人不能以意改之也魯之桓公宣公皆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公其死也書薨無異詞文

姜淫而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夫人其死也亦書薨書小君無異辭書薨者內諸侯與小君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不奪之也然猶可曰此爲君諱爾公子遂之弑其君之子季孫意如之逐君皆大惡也其死也亦書卒無異辭書卒者內大夫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不奪之也然猶可曰此爲宗國諱爾吳楚僭王之君也鄭伯寤生射王中肩者也宋公鮑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爵其死也書卒皆無異辭書卒者外諸侯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亦不奪之也弑逆之罪大矣以庶人之例斥之曰死可乎曰不可是諸人者論其罪當肆諸市朝僅僅

夷諸庶人不足以蔽其辜論其位則彼固諸侯也大夫也夫人也未嘗一日降爲庶人而我以庶人書之非其實矣紀其實於春秋俾其惡不沒於後世是之謂褒貶之正也後之學春秋者乃有書死之例其說本於檀弓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史家未有書君子之死曰終者而獨書小人之死吾不知其何義也古書未有以死爲貶詞者以舜之聖而尚書曰陟方乃死死果不美之名乎孔子曰予死於道路乎又曰予殆將死也孔子肎以小人自居乎死而不朽謂之令終尚書謂之考終命否則徒死而已檀弓之言與曾子啟手足之意相近非爲

紀事者言之也顏子大賢也而論語書之曰死且屢書不一書莊子老氏之徒也而其書有曰老聃死皆非貶詞也褒善貶惡之義莫備於春秋謂春秋之法有所未備而以意補之豈後儒之識能加孔子之上乎哉或曰先儒所重者善善惡惡之大義自我作古不必因乎春秋曰人之善惡固未易知論人亦復不易班固以上中下九等品古今人後世猶且嗤之況以死與卒二者定君子小人之別其權衡輕重果無一之或爽乎揚雄之仕於莽於去就固不無可議然方之劉歆甄豐之徒何如方之莽操懿裕之徒又何如有王者起而定其罪輕重必有別矣操懿尚不能槩以死書之何獨責於雄哉後漢之名臣曾仕莽者不少執此例而充類至盡史之得書卒者少矣有書有不書是爲同罪而異罰後人求其說不得則上下其手壹以法吏舞文之術行之此又非作者之意也稽之於古書死未足爲貶詞即以其例求之則予奪之際殊未得其平而適以啟後人之爭端故曰明乎春秋之例可與言史矣

春秋論二

昔唐吳兢撰天后本紀次高宗下而沈既濟非之以爲當合於中宗紀且引春秋書公在乾侯之例請每歲書

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所以正名而尊王室也當時議竟不行至紫陽綱目出始采其說每歲首書帝所在又嫌於用武氏紀元乃虛引嗣聖年號自二年訖二十一年至神龍反正而止於是唐無君而有君中宗無年號而有年號後儒推衍其例以夏少康始生之歲爲元歲而夏之統不中絕又有議引漢孺子嬰居攝之號而黜王莽紀元以存劉氏之統者此亦極筆削之苦心而稱補天之妙手矣謂如此而合於春秋之指則愚竊未敢以爲然也魯昭公之出也魯未嘗立君魯之臣民猶君之也若齊若晉猶以諸侯之

禮待之也昭雖失國而未失位故生稱公葬稱我君自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皆昭在位之年也非春秋強加之也昭之喪至自乾侯而嗣君始卽位於柩前明乎魯人猶公之也公之號未替故春秋據實而書之非已降而虛尊之也昭公之在外者七年而歲首書公在者三其始居於鄆鄆本魯地則猶在國也故不曰公在鄆也乾侯非魯地則謹而書之猶襄公二十七年書公在楚也此亦方策之例非春秋之特筆也唐之中宗尊號已去此山陽公陳留王之類也武氏篡奪已成其紀元也猶晉泰始宋永初之類也沈氏欲以春秋昭公之事例之是不然矣或曰武氏雖篡唐之臣民未嘗忘唐也緣臣子之心而書之奚爲不可曰漢之亾其臣民亦未忘漢也今有編漢魏之年者改黃初二年爲建安二十六年歲首書曰帝在山陽邸以爲緣故臣之心而書之可乎不可乎頃在京師優人有演南陽樂傳奇者諸葛武侯臥病五丈原天帝遣華佗治之病卽已無何遂平魏吳誅其君及司馬氏父子觀者莫不拊掌稱快唐中宗嗣聖紀元之有二十一年此南陽樂之類也或曰晉之東也河西張氏稱建興者至四十餘年唐之亾也河東鳳翔稱天祐者二十年古之人固有虛稱年號而無其實者矣曰史者紀實之書也當時稱之吾從而奪之非實也當時無之吾強而名之亦非實也建興天祐之君已亾其紀年已替然一方固猶稱之矣河西之人知有建興不知有建武太興也河東鳳翔之人知有天祐不知有開平貞明也敘一國之事用其本國之元自古良史之法固如此嗣聖紀元止一年耳自二年以至二十一年皆後人強名之而非其實也非史法也自古以擁奪而立國者多矣幸而統一寰宇則不得不純以天子之制予之要其篡奪之惡自不可揜不係乎年號之大書與否也若云絀其年號以貶之則書其年號者卽爲褒之也如晉如隋又何褒焉武氏之惡極矣後世小夫婦人無不醜之不待絀其紀元而後亂臣賊子懼也紀嗣聖之年不能不紀武氏之篡唐祚之中絕非後人之筆得而存之也審矣彼中宗者以嫡嗣而承大統不能防閑其母使國祚移於外家此唐之罪人也論春秋之義當在貶斥之例唐之臣子不得已而以中興稱之後之論世者無故而虛加以尊號者廿年是亦不可以已乎旣濟唐臣惡周之廁唐而爲中宗諱尚爲有說後儒遂以爲春秋之例如此是誣經也

大學論上

昔孔子告曾子一以貫之之道後世尊之以曾氏爲得孔子之傳禮記大學一篇漢唐諸儒皆不詳何人所作朱子疑其出自曾氏第於古無所攷學者猶疑信參半然予讀大學書與忠恕一以貫之之旨何其若合符節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荅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古之治天下國家者未有不先治其身者也身之不治而求治於

民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非忠恕之道也天子以至庶人其分不同而各有其身卽各致其修身之功故不曰治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德者人之所同有也以一人治天下不若使天下各自治其身故曰與國人交天子之視庶人猶友朋也忠恕之至也天子修其身於上庶人修其身於下不敢尊己而卑人不敢責人而寬己不以己之所難者強諸人不以己之所惡者加諸人夫然故施之於家而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無辟也施之於國與天下而上下前後左右無拂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一人之身盡天下之情絜矩之道卽修身之道也由身推之而至於家由家推之而至於國由國推之而至於天下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忠恕而已矣大學之功始於致知格物物有本末格物者格此物也致知者知本之謂也自忠恕之道不講而治與道分本亂而求末之治所由與唐虞三代之治異矣

大學論下

大學論平天下至於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帝王之能事畢矣然而所好之不可不愼也民之所好者利而上亦好之則必至奪民之利利聚於上而悖出之

患隨之矣夫利之爲言賴也上下所賴以用者惟財而財之源出於土有人而土可治土治而出賦稅以奉上財用於是乎不竭有小人者刱爲理財之說謂可不加賦而國用足也於是陰避加賦之名陽行剝下之計山海關市之利籠於有司日增月益曰吾取諸商賈非取諸民也然商亦四民之一上之取於商者逾多則貨益昂而民之得貨益艱商未病而民已病矣又刱爲節用之說謂吏俸可減也簿書期會之間小有違失可奪其俸以示儆也大吏無以自給則取之小吏小吏無以自給則仍取之民雖不加賦較之加賦殆有甚焉大學一

篇極言以利爲利之害初無一言及於理財朱文公釋此章之意云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正謂同好惡之君子當好仁而不可好利耳天下之財自足供天下之用財者天之所生上與下共之者也上不多取於下則下不覬覦於上上下各安其欲而無自利之心吏不貪殘國無姦盜此久安長治至易至簡之道也聖人豈有它謬巧哉

皐陶論

蘇子瞻曰當堯之時皐陶爲士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嚴而樂堯用刑之寛此非堯與皐陶之言也蘇氏以意度之而後人多稱之甚矣蘇氏之失言也記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夫所謂盡心焉者準乎情酌乎理而斷之以法審之於用法之先而持之於定法之後殺之法當殺也非有司所得而殺也宥之法當宥也非天子所得而宥也天子以三尺法付之士師而士師卽奉斯法以從事一出一入民之生殺繫焉法當殺而故出之是之謂縱法當宥而故入之是之謂濫天子之不可以縱姦而士師之不可以濫殺也夫人而知之矣且以堯之聖而舉皐陶以爲士師非以其用法之公而當乎如其公而當也皐陶曰殺之堯亦曰殺之而天下不病堯之好殺皐陶曰宥之堯亦曰宥之而堯亦不咎皐陶之好名孟子不云乎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王者之民皡皡如也若夫畏其臣而樂其君此叔季之事非至治之世所宐有也古之稱執法者莫如皐陶皐陶而曰殺之必其法之不得宥者也而堯乃骫法而宥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皐陶亦可辭士師而去矣或曰皐陶非不知其可以宥也欲恩之出於上耳夫恩出自上非大公之治也帝王之治天下如天地然春溫秋肅造物不居其功賞慶刑威朝廷不矜其斷惟無私而已矣人有罪而殺之可矜而宥之皐陶之仁卽堯之仁也士師得其職而天下無冤民天子之仁孰大於是顧沾沾焉侵有司之權活數人之命以市恩於天下曾謂堯之聖而爲之哉欲恩之出於己而委怨於有司是上賊下也計恩之必出於上而鍛鍊周內以入人之罪四海之大其麗於法者多矣天子雖甚聖神安得人人而平反之是下賊上也上下之間以術相欺刑罰之不中必自此始矣故曰此蘇氏之失言也或曰蘇氏之言蓋有所本矣記云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非宥

之三而何曰周禮有三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秋官司刺掌之矣大司寇告獄成其合於三宥者三公與司寇先平斷之而後稱王命以宥之耳非有司欲殺之而王特宥之也若夫文王世子所云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者乃公族有罪之法固不可援以爲證也

馮煖論

古之爲大臣者公耳忘私國耳忘家君推誠以任下臣盡力以報上循乎理之所當然而未嘗求餘地以爲藏身之固以故功成名遂而身益安予讀戰國策見馮煖爲孟嘗君謀三窟事何其識之鄙而謬也夫孟嘗君之於齊有公族之親有相之尊不務治國愛民爲先而徒招致任俠姦人爲之食客欲假其譎詐要譽一時以長享薛邑之奉此其識量凡近固難以古大臣之義責之而士之能以古人自待者亦安肎畱門下幸舍與雞鳴狗盜者比肩然則煖之依附孟嘗君而爲之謀三窟也固無足怪雖然其所爲謀者則已左也夫相齊而不能自安以讒謗之身而守區區之薛雖得民何益秦齊之讎也不容於齊而求之秦秦未信也而齊之疑滋甚傳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春秋以降強臣之據大都而覆

其家者何可勝數曲沃晉之宗廟在焉而欒氏以亾吾未見立廟之可以存薛也設有讒人交構其間而聲其罪以責之則市義之名已非人臣之義而貳於它國罪且不容誅或援大夫不得祖諸侯之禮將以立廟爲僭有是三者孟嘗君且重得罪於齊又安得以一日高枕而臥乎大臣之道禍福當置之度外別無自全之策仕而營三窟未有能免者也戰國之際法網尚疎故孟嘗君幸而得免而後人以爲煖之力豈不謬哉

鼂錯論

漢文帝時鼂錯上書請以術數教皇太子拜太子家令太子家號錯爲智囊及景帝卽位錯益貴用事謀侵削諸侯吳楚兵起以誅錯爲名錯竟要斬東市烏呼景帝可謂失刑矣雖然錯固有以致之也古之人君於其臣也尊之信之禮貌以待之故臣不挾術以干君君亦不忍徇利而棄臣春秋以降主益替臣益驕於是始有倡爲刑名之學以救時之獘以尊君而抑臣者商鞅以之強秦而卒以自亾秦人用鞅之法并天下愈益任法蒙恬李斯皆將相久任事秦以法誅之若刲羊豕然古之能尊其君未有如秦者也秦以胥吏僕隸待其臣而臣於秦者亦盡頑頓無恥無有與上同休戚者商鞅之法

不獨自亾而終以亾秦矣漢文寬仁待下而鼂錯以刑名進錯知帝不能盡用因請以術數教太子葢知太子之猜忌而投其所好也天子在而自結太子錯自此見輕於太子矣吾聞以仁義治天下未聞以術數治天下以術數者好殺而不信其臣者也錯之對策擬漢文以五帝謂羣臣莫能及而勉以躬親其事葢導其君以驕也君驕而侵臣之職於是乎任法而不任臣以臣爲不足任也故殺之而不悔此錯之所謂術數矣錯之說不用於文而用於景錯欲傾諸大臣而中之以法而景帝乃卽以此術殺錯何也吳之反謀非一日矣帝之與錯謀吳非一日矣帝之所忌者惟吳而錯欲因以謀楚趙諸國則非帝本意也帝方倚錯爲智囊而錯謂非侵削諸侯則天子不尊而宗廟不安帝之排衆議而任錯將以制七國也七國反錯無以制之帝知錯之不足任也而誅錯之謀成矣且錯之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噫漢之羣臣舉不可信錯獨可信乎將兵者不可信居守者又可信乎使天子將不可信之臣以行而天子亦安肎留不可信之臣以守此一議也景帝固疑錯之有異志矣不然要斬極刑也孥戮慘法也果用爰盎之計殺一錯可以謝七國何忍加以要斬且幷其父母妻子同產盡置之重辟哉錯謂羣臣不可信故誅錯以安軍中諸將之心此景帝之術數卽錯所教也禮有議貴議能之例而法家纖之惡其法不立也法在必行錯所受申商之學如是庸詎知適以自禍也是故任刑之君常至於亂國任法之臣常至於殺身鞅斯慘礉而秦速亾蕭曹清靜而漢後滅錯之不幸見誅漢之幸也不然以景帝之猜忌而錯以刻深輔之幾何其不爲亾秦之續矣

何晏論

昔范甯之論王輔嗣何平叔也以爲二人之罪深於桀紂晉書旣載其文又以崇儒抑俗稱之烏呼甯之論過矣史家稱之抑又過矣方典午之世士大夫以清談爲經濟以放達爲盛德競事虛浮不修方幅在家則喪紀廢在朝則公務廢而甯爲此論以箴砭當世其意非不甚善然以是咎嵇阮可以是罪王何不可史載平叔爲尚書奏言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愼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是故人君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不聽遠佞人而弗近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後世法予嘗讀其疏以

爲有大儒之風使魏主能用斯言可以長守位而無遷廢之禍此豈徒尚淸談者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乎若夫勸曹爽黜司馬懿此平叔之忠於公室也爽固庸才不足與斷大事不幸爲懿所害魏之國是去矣輔嗣位雖未顯而見知於平叔尤深當亦非屢以浮譽重者甯柰何不攷其本末而輒以膏粱傲誕利口覆邦誣二人者哉自古以經訓顓門者列於儒林若輔嗣之易平叔之論語當時重之更數千載不廢方之漢儒卽或有間魏晉說經之家未能或之先也甯既志崇儒雅固宜尸而祝之顧誣以罪深桀紂吾見其蔑儒未見其崇儒也論

者又以王何好老莊非儒者之學然二家之書具在初未嘗援儒以入莊老於儒乎何損且平叔之言曰鬻莊軀放元虛而不周於時變若是其不足乎莊也亦毋庸以罪平叔矣陳壽之徒徒以平叔與司馬宣王有隙而輔嗣說易與王肅父子異晉武肅之外孫也故傳記於二人不無誣辭而甯復倡爲大言以詆之恐後人惑於其說爰著論以駁其失焉

梁武帝論

治國之道如養生然養生者不能保身之無病而務求醫以藥之治國者不能必政之無失而務納諫以救之是故血氣之強壯非不可恃也而諱疾而不愼者身雖強必夭人民之富庶非不可恃也而拒諫而自矜者國雖安必亾昔梁武帝以雄才手定大業在位四十餘年修禮正樂祥瑞畢臻迹其生平無大失德而終於國破身亾爲天下僇史臣以爲耄年委事權倖之故夫權倖之臣必乘人主之昏怠淫侈始得售其姦武帝博通經史洞盡物情不可云昏三更理事日昃就食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不可云怠布衣皁帳食無鮮腴五十外便斷房室不可云淫與侈且其時所稱權倖者不過朱异耳以言乎倖既非閥籍之倫以言乎權亦非梁竇之亞侯

景之納降出自帝意而异特贊成之故帝終不以是咎异謂一异足以亾梁非篤論也然則梁何以遽亾曰梁之亾亾於拒諫而自滿也方剏業之始沈范周徐大都非骨鯁之彥護前之失休文已早識之及臨御日久舊臣彫落以爲天下皆莫已若也而惡人之讜言讜言不至於前則所用者皆容悅諂諛之徒無有爲梁任事者而梁之亾形成矣觀於賀琛之諫非甚激切而武帝口授主書詰讓幾二千言曰貪殘曰姦猾則詰其主名曰深刻曰煩費則窮其條目必使之謝過不敢復有指斥而後已烏呼武帝豈誠以長吏爲無一貪殘百司爲無

一深刻朝廷無一妨民費財之事也哉不過塗飾一時耳目以箝諫者之口謂可欺天下後世爾且其言曰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正賦之外別有私蓄要皆國家之物帝與宮人非能辟穀豈有不食國家之食之理以是推之多見其僞而已矣夫琛所陳四事者雖中當時之弊猶不至於亾也病在自以爲是而惡人之言言事於人主之前人情之至難也引而進之猶懼其弗言責而怒之誰復爲言者以四海之大百司之衆無一人能爲朝廷直言而國不亾者未之有也何也正

人者朝廷之元氣也無直言則正人之氣不伸而夸毘體柔之徒進而用事虛美熏心實禍閉塞識者知有土崩之漸而宴然猶以爲金甌無缺也當此之時雖無侯景亦不免於禍何也元氣衰則百病皆得而殺之不必癰疽之能殺其身也雖然以武帝之聰明才略豈不知爲其身與其國計特以自信太過視諫諍之言皆浮而不切於務徒足以損己之名故拒之甚力也庸詎知禍之一至於斯哉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自納諫始

王安石論

世稱王安石誤用周禮而宋以亾非也安石曷嘗用周禮哉記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禮者周官也曲禮者儀禮也晉韓宣子觀易象與魯春秋而知周禮之盡在魯安石立經義法廢儀禮春秋不用至詆聖人之經爲斷爛朝報而驅士大夫以習其所爲新經義者其妄且誕如此安知所謂周禮哉所以尊周禮者將以便其新法也六官之中大綱細目無所不備獨取泉府一官以證其青苗市易之法安石曷嘗用周禮哉安石之入對也勸神宗每事當以堯舜爲法而譏唐太宗所爲不盡合法度可謂責難於君矣及觀其詩有云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而其子雱遂亟稱鞅爲豪傑之

士夫鞅之所爲三尺童子恥之安石將以經術致君堯舜而稱鞅不置何爲乎安石平生好爲大言欺當世一旦得君欲去舊臣及異己者而惟其所欲爲於是乎亟變法令而以富強之說進又以爲不託於聖人之法則無以堅人主之信而箝異己者之口此卽商鞅之挾三術以鑽孝公者也其託於用周禮者安石之僞也予嘗論安石之學出於商鞅而鞅之法專而一安石之法繇而紛則才已不逮鞅自言其治之不如三代而安石藉口講學動必稱先王以掩其言利之名則鞅猶不若是之詐也此所以敗壞決裂不如鞅之尚有小效也范純

仁申中書狀謂其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蓋切中安石之病後之人重其文辭因欲末減其誤國之罪如公議何

洛蜀黨論

元祐之初東坡在翰林伊川在經筵海內方拭目望其登進伊川起自田間資望尚淺於經筵欲復坐講之制儀以師道自居固難久於其任矣蘇與程雖志趣不同亦斷無妒賢疾能之意乃以枉亟市叔孫通之謟深恨切齒而其徒朱光庭等羣起而攻之當時溫申兩公初

更新法熙豐憸人屏居散地窺伺釁隙而光庭首摘東坡試館職策問以謗訕先朝爲詞此蔡卞章惇意中欲言而未敢言者而光庭首先及之其心特欲爲師報怨而紹述之禍卽此一言啟之卒之兩敗俱傷幷其師亦人於黨籍而不復振譬諸鄉人有怨其鄰者持火往爇之而不虞燎原之餤延及己之室廬祠宇而靡有孑遺也光庭之無遠慮未足深咎盛德如伊川何未聞出一言以沮之邪明道以忤王安石見黜乃言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豈可專咎安石東坡之於伊川不過口舌譏誚在大度者正可置之勿論何遽視爲不解之仇也明道尚寬於安石而伊川不忍於東坡毋乃量之未廣也乎夫摭語言文字之失陷人於罪縱使幸而得逞如吳處厚之於蔡確猶爲士論所薄況洛蜀之隙其端至微而光庭與賈易首先攻蘇以致朋黨之說牢固而不可解久之爲姦臣藉口遂成一網打盡之局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夫樹黨以攻蘇者程氏門人爲之蜀黨之名亦賈易輩加之也以誹謗爲罪則必以紹述爲功光庭輩不過借此名目蘄於必去蘇氏非欲翻元祐之案而其禍乃至如是之烈吾讀李氏續通鑑長編攷兩家交惡始末未嘗不三歎息也

張浚論

昔子路問夫子以行三軍則誰與而夫子荅之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夫兵者凶器故戰爲聖人之所愼必有素定之謀而後爲之而必成有其志而無其時弗居其位可也有其時而無其才弗任其事可也豈有託忠義之名驅不教練之卒任不素習之將而僥倖於一試者哉宋之張浚志廣而才疏多大言而少成事迹其生平用兵有敗無勝此聖人所譏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而史家曲爲稱贊至以諸葛武侯相況何其擬之不於倫邪武侯於隆中問荅已謂曹操難與爭鋒欲收荊益以

爲根本旣而卒如其言及後主之世前後出師鞠躬盡瘁益審乎己之智謀足以制敵而不制於敵卽未能一舉吞魏亦必無失地慼國之慮故任其事而不辭耳浚早年爲汪黃所引專攻李綱本非公論所與逮苗劉之變與師勤王致位樞密遂幡然以功名爲己任其始欲經略關陝意非不善也乃有李彥仙而不能救有曲端而不能用富平一敗五路盡失不得已爲保蜀之計旣而撒离喝入興元又不能固守俟其糧盡引退靦然以收復論功其進退無據亦已甚矣淮西之役旣奪劉光世兵權乃疑岳飛而不用欲以輕躁喜事之呂祉盡護

諸將鄜瓊旣畔資糧盡空淮西之未失者特其幸耳隆興之初金主新立彼雖有釁我實無謀以垂暮之年驅難御之將傾國大舉裁得兩縣便卽潰敗此豈有老謀勝算者哉吾謂浚之無謀不待潰敗之時知之當其出師之始而已知之何也古之克敵者量力而進如善博者非勝弗投也桓溫嘗滅蜀矣劉裕嘗滅燕與秦矣不聞請移蹕以壯其聲勢也卽諸葛之北伐亦何嘗請後主幸漢中哉浚初經略陝西則請幸武昌矣其後用兵淮泗則又請幸建康矣武昌之議幸而不用建康之與臨安均爲偏隅浚旣志在恢復而猶必假主威以作將士之勇此其氣已怯其號令必不嚴固不待臨陳而知其無能爲矣彼特見澶淵之役以天子自將成功而不知眞宗全盛之時思陵播越之後事勢迥殊彼方畏金如虎而我欲借其虛名以當孤注之擲亦見其惑矣靖康之恥臣子一日不可忘身爲大臣自量無戡亂之才毋寧避位以俟能者否則竭生民之膏脂糜生民之血肉有損於邦國無益於君親況乎建議移都雖曰責難於君實欲分己之咎此尤無策之甚者未可以其負一時盛名而隨聲附和也

輪迴論

嗚呼始爲輪迴之說者誰乎其欺天誣神驅斯世而入于禽獸者乎夫天地之生人與生物同而人獨靈于萬物者以其有人倫也五倫以孝爲先人無愚不肖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以其身爲父母之身也故終其身而不敢忘父母自有輪迴之說而有今生之身有前生之身又有前乎前生之身推之至于無可窮皆卽我之身卽各有父母身死之後又有來生之身又有後乎來生之身亦推之至于無可窮亦卽我之身而又各有父母於是乎視父母如路人不以爲恩而轉以爲累必出家學佛而後可免于輪迴之苦此其惑人計甚狡而言甚巧矣而人之習其教者昧其可孝可弟之心甘爲不孝不弟之事靡然從之千有餘年而不悟可不爲大哀乎夫生死者人之常猶草木之春榮秋落也形神合而有身若色香合而爲花未聞花落而香留安得身亾而神在自衆庶悔生方士以長生誘之久而不驗釋氏後入中國乃謬悠其詞以爲形有去來神無生滅不受吾法卽墮輪迴之苦驟聽之似亦導人爲善而不知其教人以不孝不弟之爲禍烈也或曰神氣歸于天形魄歸於地形與神既非一物則神亦可不滅曰始死之際魂魄相

離雖有升降之殊終無久而不散者先王知鬼神之情狀故制祭祀之禮使有所歸而不爲厲承祭者必其子孫子孫與祖父氣相嬗也非其族弗祭氣不屬也若如釋氏所言昔爲張甲之父今爲李乙之子風馬牛不相及矣何以祭爲易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禍福皆人所召而作不善者禍及其身甚則及其子孫感應之理昭然可信也今其言曰前生作惡今生受苦是張甲之惡移禍於李乙之家傎到孰甚焉此非導人爲善乃勸人爲惡耳且輪迴之權誰實司之將穹蒼自主之耶抑將設官分曹具簿籍置胥徒一一校其違失視下界官司繁劇且百倍耶此其說難以欺三尺童子而世之粗讀儒書者亦或夋聽而深信之是誠何心哉先儒言老氏近於楊釋氏近於墨以予觀之釋氏亦始終爲我而已惡覩所爲兼愛者彼其棄家而學道并父母亦不暇顧而唯求己之不入輪迴是視己重於父母也就使果證上乘亦唯一己得大自在於衆生何與焉一生受人供養自覺素餐乃借普度衆生爲辭以誑惑檀越詭言兼愛實則爲我也楊之爲我不肯損己以利天下而釋則并取天下之利墨之兼愛猶曰施由親始而釋則視親平等是其害尤甚于楊墨也

聖賢之求道以明人倫也棄人倫以求道則非吾所謂道聖賢之存心存其孝弟之心也舍孝弟以言心則非吾所謂心人生天地間只有見在之身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身存則道存身沒則名存名存道亦存也前生後生於吾何與安有輪迴之患哉本無輪迴而輒自恐怖是爲妄想以輪迴恐怖人是爲妄言蔑倫之人天所不祐忘親而求免墮落乃眞墮落也雖日談心性奚益且夫田鼠爲鴽爵入大水爲蛤物或有之唯人獨否人所以異於禽獸也自有輪迴之說而人且入于畜生矣畜生亦轉而爲人矣人雖甚不肖豈有甘心儕于禽獸

者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出家者并父母而遠之其知識亦何異於禽獸哉吾故曰是不足與深辨也去其輪迴之想可矣

潛研堂文集卷二　　門人袁廷檮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三

嘉定錢大昕

說

中庸說

中庸之義何也天地之道帝王之治聖賢之學皆不外乎中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堯之傳舜曰允執其中而舜亦以命禹洪範九疇天所以錫禹也五居九疇之中故曰建用皇極皇極者大中之謂也孔子作易十翼彖傳之言中者三十三象傳之言中者三十其言中也曰正中曰時中曰大中曰中道曰中行曰行中曰剛中曰柔

中剛柔非中也而得中者无咎故嘗謂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子思述孔子之意而作中庸與大易相表裏其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言其體也曰君子而時中言其用也此堯舜以來傳授之心法也堯舜以來言中不言庸孔子之言中庸何也曰說文庸从庚从用庸之言用也中者天所命之性而用之在人自天言之謂之中傳曰民受天地之中是也自人言之謂之中庸唐虞相傳皆曰執中而孔子申之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然則中庸卽執中之義矣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中無定體而執中莫

如隨時時中者中之用也雖然時中惟聖者能之而擇中而執之則人皆可勉中之所在善之所在也故亦謂之擇善聖人之教人也欲使知愚賢不肖之倫去其過不及而歸於中故示之以從入之方曰擇乎中庸擇也者能不能未定之詞也擇之而得之得之而固執之久之而無時之不用其中此之謂時中此之謂依乎中庸矣然則何以復言中和曰未發爲體已發爲用發而中節者合乎時者也天有四時順其序謂之太和人有七情中其節謂之中和中以和爲用非時則不和故博雅訓庸爲和而中庸一篇首言致中和中和卽中庸也以道體言之曰中和以入道言之曰中庸言固各有所當已然則先儒何以訓庸爲常曰凡物之失其常者不可以用其可常用者皆中道也一人之身其分子臣弟友其境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位不同而各有常然之道常然者合乎時者也時然後行謂之庸德時然後言謂之庸言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其位者時中之用也在易六爻之位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然而當其用者三四有時而吉失其用者二五有時而凶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者也乾之用九戒之以天德不可爲首懼其過剛而失中也坤之用六戒之以永貞懼其

過柔而失中也六十四卦不外乎時中而乾坤特言其用故曰易與中庸其理一而已矣

履卦說

履象上天下澤天極其尊澤較地而逾卑上下各安其位而無覬覦之心此守成極盛之象也五居尊位四陽輔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具大有爲之資無自暇逸之志宐乎利有攸往矣而夬履之厲聖人惕然戒之何哉陽健於上陰說乎下有將順而無匡救孔子所謂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若是者雖正亦危況未必皆正乎兌之義主乎說以一陰加二陽之上二陽不能說君而六三一陰獨專之上下相說說且不解上不知其眇且跛也而委以視履之柄下亦忘其眇且跛也而矜其視履之能力少任重窮大失居非干覆餗之刑卽致負乘之寇不特自詒伊慼抑且禍及國家矣故於象有不咥人之戒而於六三著咥人之凶

冕衣裳說

論語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又云見冕者與瞽者魯論冕皆作絻按士喪禮衆主人免於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先儒以爲免象冠廣一寸用麻布爲之免亦作絻齊衰服之重者絻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

而五服統之矣先言齊衰後言絻言之序也古者冕絻二字多相亂說文冕或作絻管子衣服緷絻盡有法度荀子乘軒戴絻卑絻黼黻史記禮書郊之麻絻文選注引大戴禮絻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是冕之訛爲絻也論語冕衣裳者是絻之訛爲冕也包咸乃以冕爲大夫之服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非助祭於公無服冕之時且不獨大夫也天子視朝以皮弁田獵以冠弁諸侯視朝以元冠非朝覲祭祀會同不冕也夫子不助祭於公何爲見冕衣裳者乎經以冕衣裳與齊衰與瞽者竝舉則冕之爲絻審矣古論又作弁弁亦大夫士之祭

服非燕居之服惟周禮司服職云凡弔事弁經服注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此以弁衣裳與齊衰同言意者其弁經乎弁之與絻制雖不同其爲凶服一也

禘嘗說

宗廟之禮莫重乎禘嘗禘嘗皆時祭也四時皆祭而春秋爲大故祭統謂之大嘗禘禮家恆以禘嘗與郊社竝言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祭統云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郊特牲篇首亦先言郊社稷次及禘嘗禘嘗之義大矣郊社禘嘗之祭歲常行之故禮家以是爲大而三年五年之禘祫不及焉爲其不常舉也祭義郊特牲皆稱春禘秋嘗而王制祭統則云春礿而夏禘周官大宗伯詩小雅又有祠禴而無禘漢儒彌縫其義以春禘爲夏殷之禮又或破禘爲禴以予攷之禘者大祭之名不必拘於一時時祭以禘嘗爲大而禘有樂嘗無樂則禘又大於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賚孤子於春祠行之故曰春禘亦或於夏禘行之夏之始可以承春故也一歲之中惟禘嘗爲大其它二祭則禮差省矣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孚乃利用禴先儒以禴爲祭之薄者蓋禴而不行

禘禮者也中庸稱武王周公之達孝先言春秋修其祖廟後言禘嘗之義則春禘秋嘗固周制矣而以爲夏殷之制其不然乎說中庸者或以禘爲三年大祭證以祭義祭統郊特牲諸篇之文知其爲時祭無疑

閏月說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所謂歸餘者謂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非歲終之謂也何以言之春秋經傳書閏月者九襄九年閏月杜氏謂門五日之誤其餘八閏惟成十七年閏月昭二十二年閏月傳文上有十二月其在歲終無疑（襄二十八年經書十有二月甲

（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休云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但經傳無明文何以意推之今不取）若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傳在冬十一月之後則未知其在十一月與十二月與僖七年閏月惠王崩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哀十五年閏月渾良夫與太子入經傳皆上有冬字則未知其在十月與十一月與十二月與文元年閏在三月昭二十年閏月殺宣姜傳文上有八月下有十月故孔氏以爲閏在八月後此兩閏不在歲終傳有明文也然則春秋何以譏閏三月曰漢志文公元年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此據三統歷言之也杜預云於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置閏此據長歷言之也漢志謂失之前杜氏謂失之後兩說不同要非以其不在歲終而譏之也然則秦漢何以書後九月曰此秦法非古法也秦法應置閏者置之歲末漢初猶因之蓋傅會左氏歸餘於終之文而失之者也謂爲秦法有徵乎曰漢人固言之矣續漢志延光二年尚書令忠上奏謂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爲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是也

古同音假借說

漢人言讀若者皆文字假借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卽以說文言之鄦讀若許詩不與我戍許春秋之

許田許男許沖上書闕下不必从邑从無也𨞛讀若薊禮記封黃帝之後於薊漢書地理志有薊縣不必从邑从契也璹讀若淑爾雅璋大八寸謂之琡卽淑之譌不必从玉从壽也珣讀若宣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不必从玉从旬也赹讀若煢詩獨行煢煢不必从走从勻也𧼮讀若匍詩匍匐救之誕實匍匐不必从走从咅也丮讀若戟春秋傳公戟其手不必作丮也檷讀若柅易繫於金柅不必改爲檷也勼讀若鳩書方鳩僝功不必改爲勼也慴讀若疊詩莫不震疊不必改爲慴也奡讀若傲書無若丹朱傲不必改爲奡也橾讀若藪攷工記以其圜之阞捎其藪不必改爲橾也𡲶讀若僕孟子僕僕爾亟拜不必改爲𡲶也闟讀若闒漢書闒入字不必改爲闟也妿讀若阿史記阿保字不必改爲妿也䇂讀若愆今經典辠䇂字皆作愆刱讀若創今經典刱業字皆作創亼讀若集今經典亼合字皆作集羍讀若達今詩正作達䍿讀若皇今周禮正作皇翇讀若紱今周禮作帗帗與紱亦同也芮讀若汭詩芮鞫之卽韓詩作汭是芮汭通也瞿讀若句春秋鸜鵒說文作鴝鵒是瞿句通也雁讀若鴈今經典雁鴈亦通用也說文又有云讀與某同者如莫讀與蔑同今尚書莫席正作蔑字㞢讀與

孨同今春秋嵒北正作孨字卟讀與稽同今尚書卟疑正作稽字雀讀與爵同攸讀與施同今經典鳥雀字多用爵敷攸字皆用施𢍰讀與隱同孟子莊子皆有隱几字不作𢍰以是推之許氏書所云讀若云讀與同皆古書假借之例假其音幷假其義音同而義亦隨之非後世譬況爲音者可同日而語也近時尊信說文者知分別部居之不可雜欲取經典正文悉改而從許氏之體是又未諭許君通假之例矣

古今方音說

古今之方音不相遠也定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端母則詩麟之定定之方中殿天子之邦其濫觴也斷有徒管都管二切檮有倒音鈍與頓通訂本徒鼎切而今讀爲丁定切非端定之合乎羣母之仄聲北人讀如見母則詩叔善射忌良士瞿瞿是也卷有拳音厥有橛音其有基音非見羣之合乎澄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知母古書中與仲通著卽箸字又有張略直略二切非知澄之合乎竝母之仄聲北人讀如邦母春秋紀子帛卽紀子伯吳越春秋帛喜卽伯嚭尚書於變或作於卞比有必履毗至二切背有補妹蒲昧二切敗有北邁薄邁二切非邦竝之合乎從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精母則詩其車既

載禮虛坐盡後是也穧有子計在詣二切漸有慈染子廉二切踐讀如翦曾讀如層非精從之合乎定母之平聲北人讀如透母則詩蠶月條桑始之矣子之湯兮湯讀如蕩徹彼桑土土讀如杜佛書國土淨土皆讀杜音他有駝音墮有妥音非透定之合乎竝母之平聲北人讀如滂母史記抱之山中抱卽拋字番有婆潘二音吳人呼髀爲翻非滂竝之合乎從母之平聲北人讀如清母則古書造次從容之類又不一而足也

納音說

六十甲子納音所屬五行沈存中筆談陶九成輟耕錄皆箸其說然所引者僅唐以後之書又多傅會難信予蓄疑有年適讀抱朴子云按玉策記及開名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己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戌屬丙巳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與土也三言得之者徵與火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也玉策記開名經乃漢魏人所撰始知納音果是古法而所謂一言三言五言七言九言得之者猶未曉其何義丁酉冬至前五日偶往婁東舟中攜抱朴內篇反覆思之忽得其解蓋納音之原實出於納甲納甲者以十干配八卦乾納

甲壬坤納乙癸震長男而納庚巽長女而納辛坎中男而納戊離中女而納己艮少男而納丙兌少女而納丁又以十二支配八卦乾納甲子壬午坤納乙未癸丑震納庚子午巽納辛丑未坎納戊寅申離納己卯酉艮納丙辰戌兌納丁巳亥京君明干令升之徒用以說易春秋傳周史筮陳敬仲得觀之否知其當代姜姓有國先儒謂六四辛未未爲羊巽爲長女故曰姜則布干支於八卦古法已有之矣納音者又以六十甲子配五音三元運轉還相爲宮而實以震巽坎離艮兌六子所納之干支爲本五音始於宮宮者土音也庚子庚午辛丑辛

未戊寅戊申己卯己酉丙辰丙戌丁巳丁亥乃六子所納之干支故爲五聲之元於行屬土於音屬宮所謂一言得之者也戊子戊午己丑己未丙寅丙申丁卯丁酉甲辰甲戌乙巳乙亥於行屬火於音屬徵戊至庚己至辛丙至戊丁至己甲至丙乙至丁相隔各三位故曰三言得之也丙子丙午丁丑丁未甲寅甲申乙卯乙酉壬辰壬戌癸巳癸亥於行屬水於音屬羽丙至庚丁至辛甲至戊乙至己壬至丙癸至丁相隔各五位故曰五言得之也甲子甲午乙丑乙未壬寅壬申癸卯癸酉庚辰庚戌辛巳辛亥於行屬金於音屬商甲至庚乙至辛壬至戊癸至己庚至丙辛至丁相隔各七位故曰七言得之也壬子壬午癸丑癸未庚寅庚申辛卯辛酉戊辰戊戌己巳己亥於行屬木於音屬角壬至庚癸至辛庚至戊辛至己戊至丙己至丁相隔各九位故曰九言得之也土之音至微火水則稍有音矣金木則音漸著矣土一火二水三金四木五此五音由微而著之序也數始於一言一言者宮也土音也乃以爲音母隔八位而復得本母三八二十有四而嬗於金以商爲母金嬗於火以徵爲母火嬗於水以羽爲母水嬗於木以角爲母其相生遞轉之序皆與宮音同凡六十甲子再終百有二

十而復於始還相爲宮循環無端要皆本於納甲而用六子不用乾坤猶之八卦方位以震兌坎離居四正而乾坤退居無事之地也沈存中所推娶妻生子隔八相生之說蓋已略見一斑而未明乎立法之原意謂數必自甲子始不知其實始於庚子午也於易蠱之彖曰先甲後甲巽之五曰先庚後庚甲者納甲之始庚者納音之始也誰謂納音非古法哉若陶九成所引諸說支離穿鑿不合於古儒者所不道也

星命說

中丞汪公稼門今年五十有八公生於乾隆癸亥月甲

寅日己巳時癸酉術者言現行申運申寅巳相刑又直庚申歲恐不利公雖不信而未免見諸吟詠郵筒遠寄予因憶庚辰春與朱石君先生同事禮闈石君好談命詗予八字予辭之曰頃新安友言現行巳運巳爲祿堂又犯三刑來年辛巳必無幸矣石君曰八字當論大局刑衝未足爲病足下不久當遷官斷無意外慮也已而果如石君言今忽忽又四十年三刑之不驗予既親試之矣願公之勿介意也昔呂才祿命篇但論年月李虛中輩始論日時較之古法爲密然以四海之大生齒日緐而八字之變不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則年月日時

之相同者多矣八字同而智愚貴賤必有大不同者豈子平膠固之術所能前知而槩論乎由月起運其理本屬難信就令可信亦當以十年爲一運謂一字管五年者術家孟浪之談也公於戊運既利而戊申納音亦土也歲直庚申土金相生何不利之有聖賢知命而又能立命故不爲禍福所動公誠內省不疚出其所學以仁壽斯民享大年膺多福固分內事耳子平淺術本不足道卽以其術推之亦無不利故書以復公願公之勿介意也

晦之字說

吾弟大昭更其字曰晦之請予爲之說且告曰古之爲字所以表德也人之材質剛柔靜躁不能無偏善學者能救其偏而復於中名之於字也亦然有以相承爲義者由之字路啟之字開是也有以相反爲義者哆之字斂黑之字晳是也唐宋大儒如昌黎考亭之字皆若慊然不自足於其名而欲斂退以藏其用者古人之不務夸如此今吾名大昭而字以宏士吾懼其近於夸也故更之予曰甚矣晦之之善學也學以明天下之理天下之理有所知必有所不知因其所知而及其所不知雖晦明也強其所不知以爲知久之遂以爲無不知雖明

晦也揚子雲之擬易論語王介甫之新經義字說皆以古聖賢自待矣後之人亦嘗許之否乎夫一人一家之書豈足以盡天下之理而欲強天下之人從己自信愈堅而其蔽愈甚向之所夸者適足以滋謗爾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豐之卦內明外動恃一己之智以爲天下莫己若而動而多悔人所共見己莫之見焉此未知用晦之義也晦之勉乎哉有晝無夜百物奚以生有朔無晦歲功奚以成有作無息人心奚以寧水自以爲無滓而泥沙點之鏡自以爲無欺而塵埃掩之勿逐物而汝汝勿墮行於冥冥亟返吾樸善藏爾名晦之曰有是哉

請述以爲座右之銘

潛研堂文集卷三　　門人袁廷檮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四

答問

嘉定錢大昕

問坤文言葢言順也本義云順當作愼然否曰以愚所聞馴與順古文相通象傳之馴致與文言之順其義一也攷尚書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先儒訓若爲順而史記舜本紀云誰能馴予工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又五品不遜先儒亦訓爲順而史記引其文云五品不馴是馴與順本一字矣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而易馴致字徐邈亦讀爲訓訓者順也漢人書乾坤字皆作巛馴順訓並从乾巛之巛得聲周官土訓先鄭司農亦讀爲馴北方人讀馴如訓之平聲此古音之僅存者順與馴義同而音亦相近不當破順爲愼也蒙六三象傳云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女以從一爲順見金夫而不有躬是爲不順本義破爲愼亦非經旨

問虞仲翔解虎尾虎視虎變皆以坤爲虎識俗儒以兌爲虎之失何也曰卦位坤在西南未申之間於天文參爲白虎正當實沈申方管輅傳亦云申未爲虎漢儒據禮記左蒼龍右白虎震爲龍則兌當爲虎然於天文未密故仲翔譏之

問履九四愬愬終吉諸儒皆以恐懼釋之馬融本作虩虩似亦通曰說文引易履虎尾虩虩訓爲恐懼則漢儒固皆作虩矣震來虩虩荀慈明本亦作愬愬愬虩義同公羊傳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注愬者驚貌

問大畜彖傳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鄭康成以日新絕句其德連下句與王輔嗣異何也曰二讀俱通以大有彖傳例之則鄭較長劉邠問管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爲同不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爲輝日中爲光是輅亦從鄭讀也王輔嗣雖以其德二字連上句然其傳云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榮而隕者薄也夫能輝

光日新其德者唯剛健篤實也與鄭義亦不相遠陸德明釋文以大畜剛健爲句篤實輝光爲句日新其德爲句則失輔嗣之旨矣漢書禮樂志輝光日新晉張華四箱樂歌濟我王道輝光日新皆與鄭合

問豐上六闃其无人說文無闃字蓋漢儒附益之字曰孟喜本作窒許君偁易主孟氏故不別出闃字虞仲翔訓爲空仲翔世習孟氏易當亦用窒字窒本訓塞反訓爲空猶亂之訓治徂之訓存也列子黃帝篇至人潛行不空注云一本空作窒莊子達生篇引此文亦作窒是窒有空義也或曰闃當爲窩說文窩空貌

問豐其屋天際翔也諸家本各不同說亦互異未審宜何從曰李鼎祚集解據孟喜本際作降翔作祥云天降下惡祥也鄭康成王肅本並作祥蓋漢儒相承之本如此際降字形相涉故本或爲際鄭讀爲瘵訓病雖與孟本異而意猶不甚遠王弼改爲翔疏家申之以爲如鳥之飛翔於天則失之甚矣

問渙羣之義曰呂氏春秋嘗引斯爻而說之曰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呂氏去古未遠傳授當有所自孔子云寬則得衆又云羣而不黨孟子云得道者多助白虎通曰君之爲言

羣也六四居大臣之位以進賢爲己任旁求俊乂聚之於朝所謂其心休休如有容者故有元吉之占且拔茅征吉泰之所以吉亨也勿疑朋盍簪豫之所以志大行也朋黨之議皆起於叔季之世聖人處渙散之時以收拾人心爲本而先散其羣毋乃蹈商王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之覆轍乎伊川言君臣同功所以濟渙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與呂覽義亦相近蘇氏云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未合易旨

問耒耨之利注家訓耨爲耘詞意似不倫曰耨與耒皆田器之名說文作槈或作鎒訓爲薅器詩庤乃錢鎛毛

公訓鎛爲鎒世本垂作耨釋器斪斸謂之定李巡云鋤也廣雅定謂之耨然則鎛也定也斪斸也鋤也槈也一物而異名也呂氏春秋任地篇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云耨所以耘苗也馬融注易訓耨爲鋤亦指器名

問八卦方位何以有先天後天之殊曰說卦傳孔子所作其言曰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唯不見坤兌二方兌爲正秋則必正西方矣坤介於離兌之間亦必位西南矣伏羲畫卦以來蓋已有之伏義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東巽東南之位必出於伏羲不當別有方位也漢唐以前儒家與方士均未有言先天圖者宋初方士始言之而儒家尊信其說欲取以駕乎文王孔子之上毋乃好奇而誣聖人乎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各自相對本無方位之可言後儒援天地定位四語傅會先天之說尤爲非是夫天高而尊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信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傎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

問乾健坤順坎陷離麗兌說皆取諧聲而震巽艮獨否何也曰古書皆以音見義古讀動如董故說文東訓動震動或作振董（見周禮注）以動訓震取同位之雙聲也彖象傳以巽與實合韻入與納通納亦與內通巽可協實亦可協入矣艮从目从匕亦當兼取匕聲古音支眞兩部相近如振恒爲榰恒祇敬爲振敬之類垠鄂亦作沂鄂則艮止音亦相近也

問雜卦屯見蒙雜之義曰說文屯从屮貫一一地也屮艸木初生也艸木初出地上故有見義古書蒙與尨通詩狐裘蒙戎春秋傳作尨茸蒙伐有苑鄭亦訓蒙爲尨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或以雜文爲蒙故蒙有雜義

問升之爲不來何也曰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猶天也故不來爲上升之義

問春秋內外傳占筮之法曰春秋之世三易尚存其以周易占者一爻變則以變爻辭占如觀之否歸妹之睽明夷之謙之類是也數爻變則以彖辭占如艮之八屯貞悔豫皆八是也六爻皆不變亦以彖辭占泰之八是也以爻辭占稱九六以彖辭占稱八九六八之名惟周易有之若雜以它占則否千乘三去射其元王不云蠱之八復之八者非周易繇詞也

問不變之卦不云七而云八何曰惠氏棟嘗言之蓍圓而神七也卦方以知八也六爻易以貢九六也七七四

十九蓍之數八八六十四卦之數九六變成三百六十四爻之數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從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者筮之數未成卦也（熊朋來云七八皆不變爻何以筮言七而專言八曰七七蓍數也八八卦數也惠氏說蓋本於此）

問卦變之說漢儒謂之之卦諸家所說各殊願聞其審

曰虞仲翔說易專取旁通與之卦旁通者乾與坤坎與離艮與兌震與巽交相變也之卦則以兩爻交易而得一卦乾坤者諸卦之宗復臨泰大壯夬陽息卦姤遯否觀剝陰消卦皆自乾坤來而諸卦又生於消息卦三陰

三陽之卦自泰來者九恒初四易也井初五易也蠱初上易也豐二四易也既濟二五易也賁二上易也歸妹三四易也節三五易也損三上易也自否來者九益初四易也噬嗑初五易也隨初上易也渙二四易也未濟二五易也困二上易也漸三四易也旅三五易也咸三上易也二陰二陽之卦自臨來者四升初三易也解初四易也明夷二三易也震二四易也自遯來者四无妄初三易也家人初四易也訟二三易也巽二四易也自大壯來者四大畜上四易也睽上三易也需五四易也兌五三易也自觀來者四萃上四易也蹇上三易也晉五四易也艮五三易也臨二之五爲屯觀上之初亦爲屯臨初之上爲蒙觀五之二亦爲蒙故不從自臨觀來之例於屯曰坎二之初於蒙曰艮三之二也遯二之五爲鼎大壯上之初亦爲鼎遯初之上爲革大壯五之二亦爲革於例不當從遯大壯來而仲翔於鼎曰大壯上之初於革曰遯上之初失其義矣愚謂鼎蓋離二之初革蓋兌三之二也臨初之五爲坎觀上之二亦爲坎遯初之五爲離大壯上之二亦爲離臨二之上爲頤觀五之初亦爲頤遯二之上爲大過大壯五之初亦爲大過此四卦亦不得從臨觀遯大壯來之例中孚小過二卦

則非臨觀遯大壯所能變且頤大過中孚小過與坎離乾坤皆反復不衰之卦故別自爲例於頤曰晉四之初於大過曰訟三之上於中孚曰訟四之初於小過曰晉三之上而仲翔於大過仍取大壯五之初於頤兼取臨二之上又於坎云觀上之二於離云遯初之五皆自紊其例也一陰一陽之卦仲翔說易未及之今依其例理而董之則復初之二爲師初之三爲謙剝上之五爲比上之四爲豫姤初之二爲同人初之三爲履夬上之五爲大有上之四爲小畜每卦當各生二卦也而仲翔於謙云剝上之三（蔡景君說）於豫云復初之四於比云師二之

五此別取兩象易爲義其注大畜云萃五之二成臨於豐云噬嗑上之三於旅云賁初之四亦兩象易也睽本大壯上之三而仲翔注繫辭益取諸睽又云无妄五之二亦自紊其例也

問鄭康成以爻辰說易今其書不傳惟見於詩禮正義所引如比之初六辰在未上直東井坎六四辰在丑上直斗及天弁中孚六四辰在丑上直天淵困九二云初六辰在未上直天厨皆援天文以取象可引伸其說否

曰鄭氏爻辰之例初九辰在子頤初云舍爾靈龜子爲天黿黿者龜屬也同人初云同人于門隨初云出門交

有功節初云不出戶庭子上直危危爲蓋屋故有門戶之象節九二不出門庭二亦據初故云門也明夷初云三日不食子爲元枵虛中也故有不食之象九二辰在寅泰二云用馮河寅上直天漢雲漢天河也九三辰在辰大壯三云羸其角辰上直角也九五辰在申萃五云大人虎變申上直參參爲白虎也上九辰在戌睽上云見豕負塗戌上直奎奎爲封豕也初六辰在未小過初云飛鳥以凶未爲鶉首也六二辰在亥上直營室營室爲淸廟萃渙之彖辭皆云王假有廟謂六三也六四辰在丑大畜四云童牛之牿丑上直牽牛也上六辰在巳小過上云飛鳥離之巳爲鶉尾也小過六爻惟初上有飛鳥之象此其義也解上云公用射隼巳上直翼翼爲羽翮有隼象也此皆可以爻辰求之者也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

潛研堂文集卷四　　門人袁廷檮校字